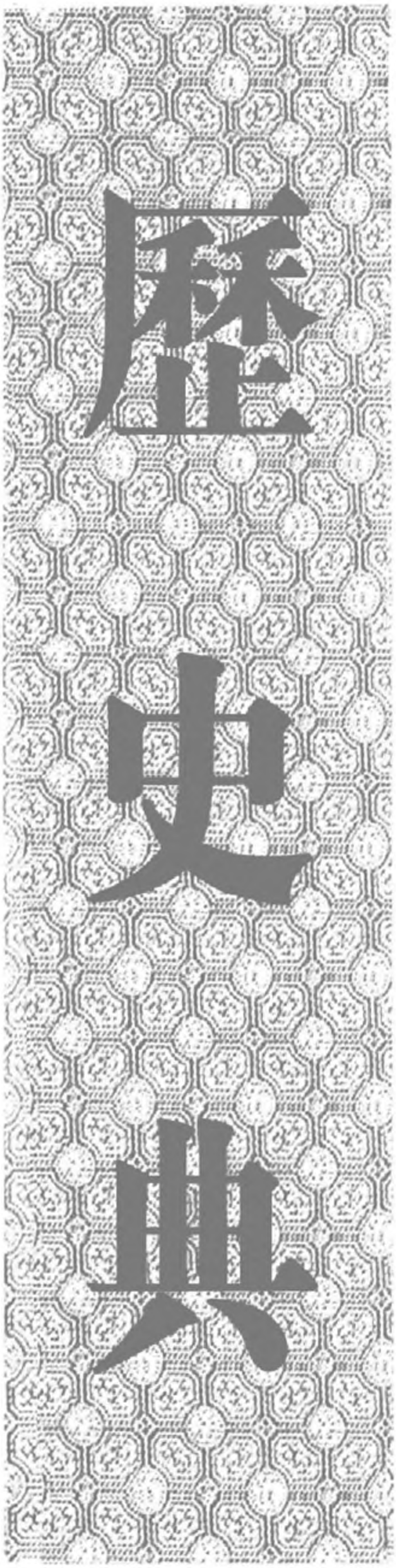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歷史典

編年分典



中華大醫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隋唐五代總部／《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25-5096-8

Ⅰ. 中… Ⅱ. ①中…②中… Ⅲ. ①百科全書—中國②中國—古代史：編年史—隋唐時代③中國—古代史：編年史—五代(907～960) Ⅳ. Z227 K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57949 號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
隋唐五代總部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排版：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九七·五 字數：三〇〇〇千字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5325-5096-8/K·1165
定價(全二冊)：六九〇圓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杰　姜學中　王興康
工作人員：趙含坤　崔望雲　宋陽　王雪飛　王霞　呂健　郭子建　占旭東　張旭東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上海市《中華大典·歷史典》工作小組

組　長：王興康
組　員：呂健　占旭東　張旭東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輯部

負責人：呂健
工作人員：占旭東　張旭東

《編年分典·隋唐五代總部》

責任編輯：李劍雄

也。母曰李太后。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

乾祐元年、遼天禄二年（戊申、九四八）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正月庚辰，太傅杜重威伏誅。

《遼史》卷五《世宗紀》　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

蕭翰，遷劉哥於邊，罰盆都使轄戛斯國。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内都點

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

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甲申，羣臣上表請聽政，詔答不

允，凡四上表，從之。

丁亥，帝於萬歲殿門東廡下見羣臣，尊母后爲皇太后。

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卒。

庚寅，以前晉州留後劉在明爲鎮州留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檢校

太尉。

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於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

《資治通鑑》卷二八七　癸巳，大赦。

吴越内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吴越王弘俶惡其反覆，

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

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

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

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〇《高祖紀下》　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遣人

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以兵部侍

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司徒詡爲禮部侍郎。

丁未，以光禄卿李式爲尚書右丞，以禮部侍郎邊歸讜爲刑部侍郎，以刑

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

三月甲寅，帝始御廣政殿，羣臣起居。

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清王高行周進封鄴王，北京留守、檢校

太尉、同平章事劉崇加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史弘肇並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

致仕。

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

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守太保，進封魯國公。

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虢國公安審琦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兗

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彦卿加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許州

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信加檢校太師。

壬戌，以宰臣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

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

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戊辰，靈州節度使、檢校太師、

同平章事馮暉加兼侍中，河陽節度使武行德、滄州節度使王景、華州節度使

侯章、晉州節度使王晏，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

庚午，涇州節度使史懿、潞州節度使常思、同州節度使張彦威、延州節度

使高允權，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郭從義、邢州節度使

薛懷讓，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前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王饒爲鄜州

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徵趙匡贇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略】癸

酉，至長安，【略】殺守門者，【略】思綰遂據城。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甲戌，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

尉、同平章事王守恩爲永興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滑州節度使、檢校太

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以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陝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皓配流鄜州，坐爲劉崇所奏故也。

丙子，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弘、安州節度使楊信，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部署如故。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並加檢校太師。

丁丑，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罷免，勒歸私第。

《遼史》卷五《世宗紀》 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且賀，兼奉蠟丸書，議攻漢。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關。

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甲申，王景崇奏，趙思綰叛，見起兵攻討。

丁亥，幸道宫、佛寺禱雨。

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弘倧加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守中書令，以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

庚寅，宰臣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並進封開國公。

辛卯，削奪李守貞在身官爵。

甲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王仁裕爲户部尚書，以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范質爲户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並依前充職。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戊戌，以宣徽南院使扈彦珂爲左金吾上將軍。

庚子，以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太傅劉承贇爲徐州節度使。

甲辰，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爲右金吾上將軍，以皇城使李暉爲宣徽南院使。

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復入於本州。

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

《册府元龜》卷二六《感應》 丙辰，以久旱，幸道宫、佛寺禱雨，是日大澍。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己未，回鶻遣使者來。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彦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彦復書招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丁卯，前翰林學士徐台符自幽州逃歸。

乙亥，河決滑州魚池。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庚辰，以内客省使王峻爲宣徽北院使，依前永興城下兵馬都監。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時廷翰殺本州刺史何行通，自知州事，故有是命。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舊五代史》《隱帝紀上》 甲申，以皇弟、右衛大將軍承勳爲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豐州節度使郭勳加檢校太師。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舊五代史》《隱帝紀上》 辛卯，永興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得王景崇報，有兵自隴州來，欲投河中，追襲至鄜城。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歸命，從誨嘗拒朝命，至是方遣牙將劉扶詣闕請罪。

丙申，鎮州奏，節度使劉在明卒。

戊戌，以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爲鎮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李暉爲河陽節

度使，以相州節度使王繼弘爲貝州節度使。

壬寅，荆南高從誨貢奉謝恩，釋罪。

丙午，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守恩爲西京留守。

七月戊申朔，相州節度使王繼弘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訛言聞。

壬子，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

乙卯，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尊號，獻舞名并歌辭，舞曲請以「觀德」爲名，歌辭不録。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丙辰，禁捕鸂鶒。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庚申，樞密使郭威加同平章事。

辛酉，滄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彦徽來奔。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没其家。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乙丑，以宣徽北院使王峻爲宣徽南院使，以内客省使吴虔裕爲宣徽北院使。

戊辰，以遂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爲澶州節度使，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

庚午，故兵部尚書李懌贈尚書左僕射。

《遼史》卷五《世宗紀》　壬申，皇子賢生。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蜀主許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乙亥，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與八作使王繼濤領部下兵同赴鳳翔，時王景崇拒命故也。

八月己卯，以華州節度使侯章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上將軍扈彦珂爲華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高祖鎮河東，皇弟崇爲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

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

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

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爲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

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癸巳，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閻州防禦使劉詞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吴越國王錢弘俶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癸卯，郭威奏，今月二十三日，大軍已抵河府賊城，至二十六日，開長連塹畢，築長連城次。

九月戊申，侯益部曲王守筠自鳳翔來奔，言益家屬盡爲王景崇所害。

壬子，郭威奏，破河府賊軍於城下。

甲寅，故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贈太尉。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後改爲獻納函。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爲隰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乙丑，雪。

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於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

壬申，郭威奏，得郭從義報，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彦從率兵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

詔升河中府解縣爲解州。

十月丙子朔，山陵使竇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從之。

丁丑夕，歲星入太微。

戊寅，趙暉奏，破王景崇賊軍於鳳翔城下。

《遼史》卷五《世宗紀》　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以中臺省右相牒蝶爲南京留守，封燕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甲申，吐番遣使獻方物。

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停任，坐檢田受請託也。

丁亥，中書舍人張誼責授房州司户，兵部郎中馬承翰責授慶州司户，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彦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

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

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

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

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内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庚申，大行皇帝靈駕進發。

辛酉，荆南奏，節度使高從誨卒。

壬申，葬高祖皇帝於睿陵。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章事。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辛巳，南漢主以内常侍吴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癸未，史弘肇獻錢萬緡、馬二十匹以助軍討叛。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戊子，思謙進屯散關。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彦舜等逆蜀兵於玉女潭。

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隱帝紀上》　奉高祖神主於西京太廟。

辛卯，羣臣上表，請以三月九日誕聖日爲嘉慶節，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韓〕保貞亦不敢進。

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丁酉，罷守本官。

乾祐二年、遼天禄三年（己酉、九四九）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正月乙巳朔，大赦。

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

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四日夜，賊軍偷斫河西寨，捕斬七百餘級。

《遼史》卷五《世宗紀》　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庚申，肆赦。内外官各進一階。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二月丙子，蠲民紐配租。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丁丑夕，大風。

乙酉，以前房州刺史李筠夫爲鴻臚卿。

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達，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

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奏，至峒峿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

戊戌，大雨霖。

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撰高祖實録。

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内指揮使劉鈞爲汾州防禦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己未，以歸德牙内指揮使史德琉領忠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四月丙子，以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留後王保義爲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

丁丑，潁州獻紫兔、白兔。

辛巳，太白經天。

辛丑，幸道宫禱雨。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吴虔裕引兵横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期、鄭賓。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爲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嶼爲右神武統軍。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遜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

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遷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覩蝝生彌亘數里，一夕並化爲蝶飛去。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李〕守貞將士降者相繼，〔郭〕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辛酉，兗、鄆、齊三州奏蝝生。

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内都指揮使常彦卿爲虢州刺史。

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

己巳，湖南奏，蠻寇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於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乙亥，潁州獻白鹿。

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鐫勒畢，無故中斷。詔别令斲石鐫勒。

《遼史》卷五《世宗紀》 以敞史耶律胡離軫爲北院大王。

己卯，惕隱頹昱封漆水郡王。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滑、濮、澶、曹、兗、淄、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中使致祭於所在川澤山林之神。

壬午，月犯心星。

辛卯，回鶻遣使貢方物。

丙申，改商州乾元縣爲乾祐縣，隸京兆府。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辛亥，湖南奏，析長沙縣東界爲龍喜縣，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綰酌别，因執之，并常彦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丙辰，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府羅城，李守貞退保子城。

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自今月三日授華州留後，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

日夕，有部曲曹彦進告，思綰欲於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路，云俟夜進途。臣尋與王峻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軍，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趙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

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

丙寅，以權涼州留後折逋嘉施爲河西軍節度留後。

丁卯，前洛州團練使武漢球卒。

戊辰，永興軍節度使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同平章事，徙華州節度使。

〔八月〕壬午，西京留臺侍御史趙礪彈奏，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去年五月後來，每稱請假，俱是不任拜起。詔延等宜以本官致仕。

甲申，以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加兼侍中，潞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副都署常思加檢校太師，以右散騎常侍盧撰爲户部侍郎致仕。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丙戌，郭威使來獻俘。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馬希廣【略】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略】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辛卯，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官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詔：「起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散官；　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擬縣令。」

癸巳，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張沆爲禮部尚書。

乙未，宣徽南院使、永興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府行營兵馬都監吴虔裕，並加檢校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

《遼史》卷五《世宗紀》　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

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彦澄、推官姜嶠、少尹崔淑並免居官，坐不隨府罷職。

己酉，以右千牛上將軍孫漢贇爲絳州刺史，禮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事王松停見任。

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蘇逢吉加守司空，蘇禹珪加左僕射，楊邠加右僕射，依前兼樞密使。

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立卒。

癸丑，三司使王章加邑封。

乙卯，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師，襄州安審琦加守太傅，兗州府符彦卿加守太保，北京劉崇加兼中書令。

丁巳，澶州李洪信移鎮陝州，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澶州節度使。

己未，許州劉信加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魯國公，鄆州慕容彦超、青州劉銖並加兼侍中。

辛酉，靈州馮暉、夏州李彝殷並加兼中書令。

癸亥，鎮州武行德、鳳翔趙暉並加檢校太師。

乙丑，晉州王晏、同州張彦贇、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並加檢校太師。

十月庚午朔，契丹入寇。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甲戌，皇弟、興元節度使承勳加檢校太師。

丙子，相州郭謹、貝州王繼弘、邢州薛懷讓並加檢校太尉。

庚辰，安州楊信、鄧州劉重進加檢校太師，河陽李暉加檢校太傅。

壬午，兩浙錢弘俶加守尚書令，湖南馬希廣加守太尉。

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高祖實録》二十卷上之。

丙戌，荆南高保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李建

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王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岐國公，豐州郭勳進封虢國公。

十一月壬寅，鄜州留後王饒加檢校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癸丑，以吳越國王錢弘俶母吳氏爲順德太夫人。

乙卯，以大府卿劉皞爲宗正卿。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戊午，威至邢州。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隱帝紀中》　十二月庚午朔，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瞻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廢朝二日。

辛未，日暈三重。

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録，詔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以禮部尚書張沆復爲翰林學士。

壬午，皇帝二十一姊、永寧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　楊邠爲政苛細。

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

趙暉急攻鳳翔。

癸巳，未明，「公孫」輦、「張」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

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

乾祐三年、遼天禄四年（庚戌、九五〇）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正月己亥朔，帝不受朝賀。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丙午，郭威進添都馬。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暉加兼侍中。

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荻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赴之。

庚戌，前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除名，流登州沙門島。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壬子，趙暉獻鹹俘。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癸亥，以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遼史》卷五《世宗紀》　二月辛未，泰寧王察割來朝，留侍。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麴溫門閭。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辛巳，青州奏，郭瓊部署兵士，自海州迴至當道。

甲申，樞密使郭威巡邊迴。

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爲帥。

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贇爲左驍衛上將軍。

《遼史》卷五《世宗紀》　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趙延嗣、張福等來賀南征捷。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己亥，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

李暉等三十三人徇于市，給衫帽放還本土。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

《新五代史》卷一〇《隱帝紀》　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戊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帝初舉樂。

壬戌，鄴都高行周移鎮鄆州，兗州符彥卿移鎮青州，並加邑封。

甲子，西京留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並進邑封，鄆州慕容彥超移鎮兗州。

四月戊辰朔，邢州薛懷讓移鎮同州，相州郭謹、河陽李暉並進邑封。

庚午，府州折從阮移鎮鄧州。

辛未，故深州刺史史萬山贈太傅。

壬申，華州劉詞移鎮邢州，安州楊信移鎮鄜州，貝州王令温移鎮安州，並加邑封。以鄜州留後王饒爲華州節度使，以其來朝故也。

丁丑，尚食奉御王紹隱除名，流沙門島，坐匿軍營女口也。

辛巳，以宣徽北院使吴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鄴都留守，依前樞密使。

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爲團練州。

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王仁裕罷職，守兵部尚書。

庚寅，以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尚書工部侍郎李穀爲陳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揮使。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甲午，以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爲右衛上將軍。

五月戊戌朔，帝御崇元殿受朝。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爲本州團練使。

庚子，郭威辭行。

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

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閤。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横，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銖不自安。

庚戌，銖入朝。

辛亥，以瓊爲潁州團練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甲子，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

閏月癸巳，京師大風雨，壞營舍，吹鄭門扉起，十數步而墮，拔大木數十，震死者六七人，水平地尺餘，池隍皆溢。

乙卯，司天臺上言，鎮星逆行，至太微左掖門外。

六月庚子，以國子祭酒田敏爲尚書右丞。

七月庚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

乙亥，滄州奏，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奏，溝河泛溢，州城内水深七尺。

丙子，帝御崇元殿，授皇太后册，命宰臣蘇逢吉行禮。

辛巳，三司使奏：「州縣令録佐官，請據户籍多少，量定俸户：縣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户月出錢五百，並以管内中等户充。録事參軍、判司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户與免縣司差役。」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爲夔王，仁贊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

己酉，立子玄喆爲秦王，玄珏爲褒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晉李太后在建州，卧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

戊午，卒。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辛酉，給事中陶穀上言，請停五日内殿轉對，從之。

壬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爲御史中丞，邊蔚爲兵部侍郎。

《遼史》卷五《世宗紀》　九月乙丑朔，如山西。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馬希萼表請别置進奏務於京師。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册府元龜》卷一六〇《革弊二》　甲申，詔：「諸道州府自行軍、副使已下，至令、録、佐、掾，不得於本部内影庇人户，名爲伏事。」自是州縣舊舍職役人除籍放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十月己亥，帝狩於近郊。丙午，湖南馬希廣遣使上章，且言荆南、淮南、廣南三道結搆，欲分割湖湘，乞聊發兵師，以爲援助。時朝廷方議起軍，會内難，不果行。丁未，兩浙錢弘俶加諸道兵馬元帥。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卒。癸丑，以前同州節度使張彦贇爲相州節度使。辛酉，月犯心大星。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乙丑，永州唐將軍祠贈太保，從湖南請也。己巳，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未，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將兵屯澶州。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史〕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辭不見。

丙子旦，〔楊〕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王〕章於東廡下。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日將午，載楊邠等十餘尸，分暴於南北市。

是日，帝遣腹心齎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害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

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得密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齎所受密詔，馳至鄴都。郭威得之，即召王峻、郭崇、曹英及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

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

郭威以衆南行。戊寅，鄴兵至澶州。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己卯，吴虔裕入朝。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

辛巳，帝之小豎驚脱自北迴。

壬午，鄴軍至封丘。慕容彦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慕容彦超以大軍駐於七里郊，掘塹以自衛，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餉軍。癸未，車駕勞軍，即日還宫。

甲申，車駕復出，幸七里店軍營。

彦超輕脱，先擊北軍，郭威命何福進、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彦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吴虔裕、張彦超等相繼而去，慕容彦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兖州。是夜，帝與宰臣從官宿於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

乙酉旦，帝策馬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而崩。

是日，周太祖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翌日至晡方定。

後周太祖部（起公元九五〇年，迄公元九五四年）

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太祖紀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

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謚爲章德皇后。

乾祐三年、遼天禄四年（庚戌、九五〇）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十一月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

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

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贊即皇帝位。

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辛卯，河北諸州馳報，契丹深入。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羲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下》　十二月甲午朔，郭威領大軍北征。

丁酉，以翰林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

壬寅，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牽引。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

乙巳，遣前淄州刺史陳恩讓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

《資治通鑑》卷二八九　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皋、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

丙午，希萼命内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

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

戊申，賜希廣死。

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温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

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

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渡河，館于澶州。

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黄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

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

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

己未，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

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

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歸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廣順元年、遼應曆元年（辛亥、九五一）

《遼史》卷五《世宗紀》　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宫，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太祖紀一》 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啓攢塗日，服初服，輴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

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

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宮苑使。

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

丙子，帝赴太平宮，爲漢隱帝發喪，百官陪位如儀。

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太祖紀一》 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

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

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並加同平章事。

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

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

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戊子，有司上言：「准赦書，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

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二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户部侍郎范質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户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羲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爲右監門上將軍。

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復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贇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爲左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己亥，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將軍。

庚子，故吴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

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

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羲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

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

甲辰，楚王希尊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

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爲户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工部侍郎充職。以户部侍郎韋勳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户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以祕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爲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

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皞爲衛尉卿。

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爲祕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户部侍郎顔衍爲尚書右丞。

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黄澤路。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爲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太子太師致仕。

辛未，幸南莊。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楚王希尊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

希尊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

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尊醉未醒，左右不敢白。

癸酉，始白之。希尊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彦超克徐州。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册府元龜》卷八一《慶賜三》　丁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諸軍都較鞍馬、金玉帶、衣服各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屨，放歸本土。

《册府元龜》卷八一《慶賜三》　辛巳，大赦内外見任文武職官，致仕官及諸軍將較，并與加恩。其前任京官、幕職、州縣官，至合授官日施行。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午，宴羣臣於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

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爲宗正卿。

己丑，幸南莊。

庚寅，唐故郇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

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户，其本官當行朝典。」

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就淮北羅易餱糧，時淮南饑故也。

甲午，以夫人董氏爲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册命。

《册府元龜》卷一一八《明賞二》　乙未，以前景州刺史姚武爲申州刺史，前乾州刺史張昭瑀爲博州刺史，前遼州刺史劉洪爲衛州刺史，前萊州刺史符彦熊爲耀州團練使，前淄州刺史藥元福爲陳州刺史，皆以平徐方預軍功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己亥，改侍衞馬步軍軍額。馬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爲虎捷。

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

甲辰，相州張彦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李筠移鎮相州。

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卒。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蜀通奏使高延昭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戊申，幸南莊。

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

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壬子，兗州慕容彦超獻龍鳳鞍轡御馬、縑帛，賀册德妃。高保融又貢端午銀絹、青于扇等。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禄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敍之高低，又患禄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效。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禄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禄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禄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

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耨姑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裹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産馬三十匹，土産漢馬十匹。

庚申，帝爲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輟視朝三日。

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

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

《遼史》卷五《世宗紀》　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于汴。

詔州縣録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甲子，鎮州武行德來朝，獻粟二萬石。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戊辰，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

己巳，遣左金吾衞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

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

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磑已經籍没者，並給付罪人骨肉。

壬午，幸南莊。

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彦勍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

丙戌，宰臣馮道爲四廟册禮使。

《册府元龜》卷一二四《修武備》　戊子，河陽李暉言奉詔置水軍五百。詔諸州於州兵内選勇壯并家屬赴京師。

《遼史》卷五《世宗紀》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册。即遣燕王牒蟨、樞密使高勳册爲大漢神武皇帝。

南唐遣蔣洪來，乞舉兵應援。

《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太祖紀二》　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

甲午，百僚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永壽節，從之。

己亥，太常少卿劉悦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

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

壬子，幸西莊。

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

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

丁巳，以尚書左丞顔衎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

鄴兼樞密副使。

七月辛酉朔，帝被衮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册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

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

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祕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户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閤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

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録》三十卷、《少帝實録》二十卷上之。

丙子，幸宰臣王峻第。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戊寅，幸王峻第。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甲申，慕容彦超上章謝賜西京興教坊第一區，長男衙内指揮使繼勳遥領明州刺史，次男繼雲轉官。進絹千疋、絲三千兩，别進永壽節祝壽絹二千疋。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戊子，永壽節，帝御廣政殿，百寮進酒上壽。班退，賜衣服、分物有差，羣臣赴相國寺齋設。

《舊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二》　己丑，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

《册府元龜》卷二一《帝梓宫發引，帝詣太平宫臨奠，詔羣臣出祖於西郊。

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宫發引，帝詣太平宫臨奠，詔羣臣出祖於西郊。

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傷人，市民殺之。

乙未，幸班荆館。

《册府元龜》卷三一《奉先四》　庚子，賜册太廟使及行事官綵帛銀器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二》　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歸葬於華陰故里。

乙巳，幸西莊。

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弘移鎮河陽，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中扈彦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彦超移鎮晉州。

丙辰，尚食李氏等宫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人，尚宫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

戊午，故夫人柴氏追立爲皇后。

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宫起居漢太后。

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

《遼史》卷五《世宗紀》　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

癸亥，祭讓國皇帝于行宫。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年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二》　甲子，以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爲太子少保致仕。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卯，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

戊辰，如南京。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二》　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吴越國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

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

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户，坐代父草制也。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

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

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

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

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黥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

丙戌，至衡山。

《冊府元龜》卷六九《審官》　丁亥，以司封員外郎桑能爲鳳翔少尹，殿中侍御史竇元靖爲京兆少尹，司門員外郎宋曙爲陸渾令，工部員外郎易弼爲贊善大夫，右補闕高守瓊爲登封令。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

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以刑部侍郎司徒詡爲户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張煦爲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吕咸休爲左散騎常侍。

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

辛丑，荆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僞節度使馬希萼、遷於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爲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

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

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

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乙卯，荆南奏，淮南遣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

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

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

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彦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

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莊以餞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内侍吴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

丙寅，吴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甲戌，日南至，羣臣拜表稱賀。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乙亥，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甲申，葬故貴妃張氏。

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宫安置，應屬徽陵莊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遷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

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

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

乙未，幸西莊。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彦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

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甲辰，漢遣使獻弓矢、鞍馬。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乙巳，〔王峻〕引兵趣晉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戊申，鄆州奏，慕容彥超據城反。

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壬子，鐵驪、鼻骨德皆來貢。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關市》　甲寅，相州李筠乞除放黄澤關商税課利，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廣順二年、遼應曆二年（壬子、九五二）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

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壬戌，太尉忽古質謀逆，伏誅。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乙丑，故控鶴指揮使郭超贈鎮海軍節度使。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卯，復遣使來貢。

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爲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

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于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

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方物。

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

戊寅，徐州部送沭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

《册府元龜》卷一二八《明賞二》　二月丁亥朔，以晉州巡檢使、前密州防禦使王萬敢爲復州防禦使，晉州節度副使、領忠州刺史馬延翰自檢校刑部尚書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皆奬拒并寇城守之功也。

戊子，龍捷右第五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領連州刺史史彥超加太保，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虎捷第五軍指揮使、檢校司空、領秀州刺史何徽加司徒，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户，亦以固守晉州之功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

辛卯，太白經天。

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

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嵐軍。

癸卯，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

《册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戊申，以兗州兵士數百人先在金州屯戍，其家口仍在本城中，勑就金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壬子，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乙丑，故控鶴指揮使郭超贈鎮海軍節度使。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卯，復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戊辰，以内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爲樞密副使。

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己卯，宴羣臣於永福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辰，詔：「西京莊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園等四司，所管諸巡繫税户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宫並停廢。應行從諸莊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甲申，以耶律撻烈爲南院大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

丁亥，詔停蔡州鄉軍。

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羣臣禱雨。

癸巳，制削奪慕容彦超在身官爵。

甲午，高麗國册使、衛尉卿劉皞卒。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乙未，供奉官蓋繼明自樂壽來言：「齊州兵作亂之日，只有鎮州雄勝都頭楊肇、十將李鐸二人部署兵士登城守禦，遂保安城池。」詔褒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己亥，鐵驪進鷹鶻。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丁未，潞州襄垣縣民張紹先等八人，詣闕獻羊酒，以除放去年殘稅謝恩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兗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

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

庚申，車駕發京師。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子，次成武，宴從官、朝覲藩師於行宮。

《册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乙丑旦，次金鄉曹英送賊黨文懷美三人至行在，賜袍帶釋之。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戊辰，至兗州城下。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彦超，城上人語不遜。

庚午，命諸軍進攻。

《册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癸酉，賊散員都將周延嗣歸順，自是賊黨相繼來奔，皆有所賜。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彦超，夷其族。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子，以兗州平，從臣詣行宮稱賀，賜宴而罷。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壬午，曲赦兗州管內罪人。

癸未，詔兗州降爲防禦州，仍爲望州。

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

丙戌，車駕還京。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亥，平兗州廻，次鄆州。高行周進錢絹，請開宴。

戊子，宴從臣將校於行宮。

壬辰，次澶州。

癸巳，世宗進奉，請開宴。帝召從官將校，奏樂，午時宴罷。

甲午，帝在澶州宴從官將校。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乙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

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

己亥，帝至大梁。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朝一日。

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僞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欲謀嚮化，帝甚嘉之。

癸卯，德妃董氏薨。

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未，命烈離董。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辛亥，以朔方軍衙內都虞候馮繼業復起爲朔方軍兵馬留後。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壬子，以故虎捷左第三都指揮使景進贈靜江軍節度使，故虎捷第七都指揮使杜珣贈武清軍節度使，皆軍興兗州時，没于王事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甲寅，幸舊宅，爲德妃舉哀

故也。

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僚，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

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爲節鎮。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爲陳州節度使，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晉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六六《發號令五》　戊辰，詔：「河東接界沿山諸州關塞山路，止絶向北商賈往來。」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乙亥，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謀亂就執。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爲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

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爲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韋勳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邊歸讜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爲户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

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衡，凡三上章，詔不允。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己丑，眉古得、婁國等伏誅，杖李澣而釋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寅，潁州奏，先於淮南俘獲孳畜，已准詔送還本土。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

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甲午，詔止絶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申，宴羣臣於永福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謀作亂。

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當以部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即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

《資治通鑑》卷二九〇　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

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戊午，詔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歲以爲常。

壬戌，獵炭山。祭天。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

契丹寇邊。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璨爲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爲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不得入北界俘掠。

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内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

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爲相州留後。

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於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庚辰，敵烈部來貢。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姊追封福慶長公主。

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十月甲申朔，漢遣使進葡萄酒。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彦超爲河陽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王〕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得以器械進貢。」

《册府元龜》卷九七七《降附》　辛卯，契丹釣臺鎮將王彦、鎮都將盧曉文、招收軍使王瓊等八人來奔。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

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

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

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

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葬德妃，廢朝。

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

己亥，升鉅野縣爲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十一月癸丑朔，視朝。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甲寅，兩浙錢弘俶遣判官貢奉御衣、犀帶、金銀裝、兵仗、金銀器、綾絹、茶、香藥物、祕色甆器、鞍屜、海味、酒等。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

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爲殿中監。

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

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己巳，地震。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

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安州節度使。

癸酉，青州符彦卿移鎮鄆州。

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於繕治甲冑，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所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户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黄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

丙子，詔曰：「應内外文武官僚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

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漢兵圍晉州。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丙戌，回鶻及轄戛斯皆遣使來貢。

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脩塞。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戊子，邠州侯章罷鎮至闕，獻馬百匹、絹五千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繫囚。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

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

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

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己亥，宴于廣政殿。

壬寅，幸西園，召從臣射，申時還宮。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甲辰，獵于近郊。祀天地。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開封府事。

《册府元龜》卷一七九《姑息四》　戊申，以左千牛衛將軍歐弘練爲嘉州刺史，京兆少尹張仲荀爲渝州刺史，竝放歸本道。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亥，明王安端薨。

廣順三年（癸丑、九五三）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

甲寅，賜羣臣射於內鞠場。

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自餘猶不服，方討之。」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甲子，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温進開宴絹五百疋、教坊二百疋，不納。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乙丑，敕：「悉罷户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丁卯，户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

己巳，幸南莊。

庚午，以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爲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

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

辛巳，幸南莊。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閏正月壬午朔，漢以高模翰却周軍，遣使來謝。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于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行軍司馬何敬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

丙戌，迴鶻遣使貢方物。

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

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

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

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

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

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

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録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

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爲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

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

庚申，遣將作監李瓊知陝州軍州事。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王〕峻於別所。

甲子，貶峻商州司馬。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

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交割軍府與副使張圖。

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真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奔潰。

壬申，鳳翔少尹桑維翰授鄧州長史。

癸酉，以户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太子詹事。

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太祖紀三》　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來貢，因附書于漢，詔達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以相州留後白重贇爲滑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爲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爲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爲同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于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爲内客省使。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温玉有隙，温玉壻魏仁浦爲樞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

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爲慶州刺史。

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顔衍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爲户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職。祕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

癸巳，大風雨土。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于廣政殿。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酉，漢遣使進毬衣及馬。

庚子，觀漁於神德湖。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

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四月甲寅，禁沿邊民鬻兵仗與蕃人。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丁巳，鳳翔節度趙暉進奉錢絹請開宴，不納。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庚申，鐵驪來貢。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乙丑，幸城南園，賜酒食，申時還宮。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丙寅，宋州節度使常思入朝，獻縑銀匹兩各二千五百，大絁綾五百匹。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宋州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彦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絹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壬申，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進請開宴錢一百萬，不納。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

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彦欽勒歸私第。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甲申，宴于廣政殿，宋州常思獻上壽金、酒器，同州薛懷讓獻銀五百兩，馬五匹。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乙）〔己〕丑，宴在京文武將相于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脩國史。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户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

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爲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爲左武衛上將軍。

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彦筠爲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爲尚書右僕射致仕。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丁卯，應天皇太后崩。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

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没城邑。

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

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

丙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爲太子太師致仕。

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彦成爲右金吾上將軍。

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爲陝州留後。

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

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爲太子賓客。

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爲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昫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爲刑部侍郎充職。

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

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疏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

戊戌，衛尉少卿李温美責授房州司户參軍。

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爲司天監。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乙巳，永壽節，太祖御永福殿，羣臣上壽，賜將相大臣、禁軍大將等衣有差。羣臣赴僧寺齋會。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丙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八月戊申，邢州節度劉詞獻開宴錢，不納。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己酉，幸南莊。

《册府元龜》卷一七四《修廢》　辛亥，敕漢睿陵、穎陵今後宜係鴻臚寺。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壬子，以生日，釋囚。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甲寅，宴文武將相於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丙辰，内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漢遣使求援。

三河烏古、吐蕃、吐谷渾、鼻骨德皆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

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爲邢州留後。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丙寅，宴羣臣於永福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丁卯，河決河陰，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

癸酉，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端明殿學士。

甲戌，潭州王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珓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珓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逵取便安置。

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卒。

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爲戍兵所害。」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庚子，漢遣使貢藥。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爲名，輒有率斂。

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彦成卒。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命太師唐骨德治大行皇太后園陵。李胡子宛、郎君稚幹、敵烈謀反，事覺，辭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華割、郎君新羅等，皆執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

甲寅，以前光禄卿丁知浚復爲光禄卿。

丙辰，幸南莊、西莊。

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責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雞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爲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庚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

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上言地震，鄴都尤甚。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十一月戊寅，涇州節度使史懿朝見，獻駝馬二百，銀千兩。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癸未，党項使吴怙磨五等來。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辛卯，勅膳部員外郎劉表微往兗州開倉，減價糶粟，以水害稼救饑民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爲濟州刺史。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丑，謚皇太后曰貞烈，葬祖陵。漢遣使

來會。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户已上爲望縣，二千户已上爲緊縣，一千户已上爲上縣，五百户已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户爲中下縣。」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癸卯，鄭州防禦使王萬敢獻助郊祭絹二千疋。

《册府元龜》卷一六八《却貢獻》　甲辰，兩浙回使、千牛大將軍賈延勳，副使、大府少卿李玭等，千牛將軍安崇贊，獻犀牙綾絹，不納。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丙午，單州刺史劉禧言：「倉州充給歲餘軍糧外，有大麥六萬石，欲開倉官糶以濟貧民。」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戊申，雨木冰。

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

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内人户，舊請鹽鹽徵價，起今後並停。

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

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

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爲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北漢將喬贇入寇，擊走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己巳，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於亳州，虚憑紐配故也。

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

癸酉，帝宿齋於崇元殿，爲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

甲戌，宿于太廟。

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宫乘步輦至廟庭，被衮冕，令近臣翼侍陞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宫。

顯德元年、遼應曆四年（甲寅、九五四）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戊寅，罷鄴都。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内外兵馬事。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民。

丙戌，以澶州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廓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爲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逵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彦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

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贇、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己丑，華割、嵇幹等伏誅，宛及罷撒葛皆釋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

《新五代史》卷一一《太祖紀》　壬辰，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

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

後周世宗部（起公元九五四年，迄公元九五九年）

顯德元年、遼應曆四年（甲寅、九五四）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一月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丙申，内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位。」羣臣奉帝即皇帝位。

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聽政，凡三上。

壬寅，帝見羣臣於萬歲殿門之東廡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禄大將軍楊袞，舉兵南指。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庚戌，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援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丙辰，漢遣使進茶藥。幸南京。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蜀人皆惡之。

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上。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紀四》　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柏谷入寇，帝召羣臣議親征。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晉州東北邀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贇，鄭州防禦使史彦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彦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

辛巳，大赦。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

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

乙酉，車駕發京師。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庚寅，至懷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壬辰，至澤州。

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袞大戰於高平，賊軍敗績。

是夕，帝宿於野次。

甲午，次高平縣。

戊戌，車駕至潞州。

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夔州節度使樊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并諸將校七十餘人，並伏誅。

庚子，以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職並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贇爲鄜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史彦超爲華州節度使，賞高平之功也。

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彦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行營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爲行營都虞候。以華州節度使史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

四月乙巳，太祖靈駕發東京。

《冊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丙午，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乙卯，葬於嵩陵。

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以忻代招收指揮使秦珣爲

丙辰，僞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

丁巳，幸柏谷寺。

《冊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戊午，僞遼州刺史張漢超待罪於

行闕，命釋之，仍賜衣服鞍馬器備等。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辛酉，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

歸順。

壬戌，制立衞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

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僞刺史安彥進。

癸亥，僞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

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晉國長公主。

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馮道薨。

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於太廟。

《冊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丁卯，僞憲州刺史韓光愿見，皆賜

資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

罪外並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

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大將楊耨姑，以城歸順。詔授

李勍忻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還于朗州，以周行

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乙亥，以尚書右丞邊歸讜守本

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尚書户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

丁丑，觀兵於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

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於太原城下。

庚辰，以前中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遣符彥卿、郭從義、

向訓、白重贇、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

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

《冊府元龜》卷一二八《明賞二》　乙酉，

歸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

《冊府元龜》卷二五《符瑞四》　是夕月重輪。

辛卯，世宗親征河東，午後慶雲見於西南。既晡，風雲雨雹起于東北。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

三千赴之。

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辛丑，升府州爲節鎮，以永安軍

爲軍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扆爲節度使。

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

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

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求。」

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乙巳，車駕至潞州。

癸丑，帝發潞州。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癸亥，撻烈獻所獲。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甲子，至鄭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乙丑，幸新鄭縣。

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户帛有差。

庚午，帝至自河東。

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右監門衞率府副率。

《冊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甲戌，宴文武百僚於永福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衞王符彥

卿進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彦超移鎮許州，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典軍如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加檢校太尉，鄜州白重贇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

丙子，以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

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吴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

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鄜州留後。

庚辰，幸南莊。

辛巳，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鄧州侯章，並加兼中書令。

癸未，湖南王進逵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並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鎬爲河中節度使，加檢校太尉。

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並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巒，並加檢校太尉。

壬辰，百僚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從之。

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咸，並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賓客。

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

丙申，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劉温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

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卒。

八月壬寅朔，以宣徽北院使吴延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尚書右丞邊歸讜爲尚書左丞充職。

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

乙巳，以吏部侍郎顔衎爲工部尚書致仕。

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卒。

《册府元龜》卷三四《崇祭祀三》 丁未，以風雨時若，遣官分祭羣祠。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己酉，前澤州刺史李彦崇責授右司禦副率。

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留後。

癸丑，以吴越國内外都指揮使吴延福爲寧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俶之請也。以太子少師宋彦筠爲太子太師致仕。

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爲國子祭酒。

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燕國大長公主。

丁巳，以户部郎中致仕景初爲太僕卿致仕。

己巳，華州鎮國軍宜停，依舊爲郡。

庚午，以給事中劉悦、康澄並爲右散騎常侍。

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煦爲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沖父爲工部侍郎。

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爲皇建禪院。

甲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

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島，坐監雍兵倉，縱吏卒掊斂也。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乙未，天清節，帝御廣政殿，宰臣率文武百寮上壽如儀，頒賚有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丙申，漢爲周人所侵，遣使來告。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裔、左僕射致仕楊凝式並爲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爲太子太師致仕。

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於寧陵縣，坐盜掠商船不捕獲也。

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

丙午，以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爲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王饒爲相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王晏爲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爲徐州節度使。

戊申，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坤爲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爲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

詔安、貝二州依舊爲防禦州，其軍額並停。

壬子，以今上爲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

戊午，監修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於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録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唯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略，皆係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録，每當修撰日歷，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略之文，職業免疏遺之咎。」從之。

己未，供奉官郝光庭棄市，坐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也。是日大閱，帝親臨之。

《冊府元龜》卷四九二《蠲復四》　癸亥，帝謂侍臣曰：「昨諸道户民有詣闕訴水災者，因遣使按之，令睹奏報。有此舊額出剩者，今歲豐熟，必可輸納。或他時小有不稔，便因編氓所撿出頃畝，宜令三司補舊額外與減一半。」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絶，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冊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十一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仗衛如儀。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贊爲兵部尚書致仕。

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

乙酉，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庚寅，日南至，帝不御殿，文武百寮詣閤拜表稱賀。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乙未，以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勗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

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河隄。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十二月辛（酉）〔丑〕朔，謁祖陵。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　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致仕。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庚午，漢遣使來貢。

顯德二年、遼應曆五年（乙卯、九五五）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録，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乙未，詔：「應逃户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内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户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户，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内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内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彥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庚申，漢遣使請上尊號，不許。

壬戌，如裹潭。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

《册府元龜》卷四九七《河渠二》壬午，李穀治河堤迴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壬辰，尚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丙申，以〔趙〕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四月己亥，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仗衛如儀。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己酉，周侵漢，漢遣使求援。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庚戌，以内客省使李彥頵爲延州留後。

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癸丑，命郎君蕭海璋世爲北府宰相。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戊午，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

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温叟爲太子詹事。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辛未，迴鶻遣使貢方物。

《新五代史》卷一二《世宗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爲户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爲刑部侍郎。

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渥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也。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甲〕午，斬之於崇禮門。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丙申，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六月庚子，上親録囚於内苑。

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

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

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丙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爲邢州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戊午，以翰林學士、給事中竇儀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州府，

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是隨幕已曾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

辛酉，廢景州爲定遠軍。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癸亥，以前延州節度使袁巒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咸爲鄧州節度使。

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

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卒。

《册府元龜》卷三四《崇祀三》　丙子，帝謂侍臣曰：「朕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近代以來，急於戎事，祭祀之禮，幾如墜地。且牲牢之具，簠簋之數，蓋主誠信；誠信不至，神何享焉！今後宜令所司各舉其職，務在豐潔。」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八月丁酉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如儀。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減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圜丘、方澤及太廟即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

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判三司，加銀青光禄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開國伯。

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送同州沙苑監、衞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飲齕之性。」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甲寅，内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已下數爵而止。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王景等敗蜀兵，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庚（子）〔申〕，太子太師致仕趙暉卒。

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附《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關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

九月丙寅朔，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庚辰，漢主有疾，遣使來告。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癸未，以太子賓客趙上交爲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詡並爲太子賓客。

乙酉，詔文武百僚，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己丑，天清節，帝御廣政殿，文武百僚上壽。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闕。

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交等二百人至闕。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

閏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於黄花谷，擒僞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

癸丑，秦州僞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降，詔以玭爲鄯州刺史。

甲子，祕書少監許遜責授蔡州别駕，坐先假竇氏圖書隱而不還也。

十月庚午，召近臣射於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

辛未，成州歸順。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壬申，女直來貢。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

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亥，謁太宗廟。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庚寅，南唐遣使來貢。

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册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彦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

己亥，諭淮南州縣。

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新五代史》卷一二《世宗紀》　戊申，王景克鳳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

壬子，潞州奏，破河東賊軍於祁縣。

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獲僞命節度使王環。

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内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

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

己未，邢州奏，河東劉崇死。

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賊於來遠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十二月乙丑朔，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世宗紀二》　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

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

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

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顥。

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

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於壽州城下。

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

己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於山口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巳，漢遣使來議軍事。

顯德三年、遼應曆六年（丙辰、九五六）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

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卒。

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僞鳳翔節度使王環至闕。詔釋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大將軍。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丙辰，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乙卯，車駕渡淮。

丙辰，至壽州城下，營於州西北淝水之陽，詔移正陽浮橋於下蔡。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庚申，耀兵於城下。

壬戌，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於渦口，斬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

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於路左，坐橋道不謹也。

朗州節度使王進逵奏，領兵入淮南界。

戊辰，廬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於盛唐，獲都監僞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

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

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

乙亥，今上繫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帝詢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

《册府元龜》卷一四〇《旌表四》 庚辰，贈故右金吾衛將軍蕭處仁漢州防禦使。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敍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吴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脩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

丁亥，壽州城内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奔。

庚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

辛卯，今上表僞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降，獲糧草二十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癸巳，吴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彦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彦洪帥兵民萬人奔吴越。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

南漢甘泉宫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

光舒黄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

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嵩，舉州來降。

《新五代史》卷一二《世宗紀》 庚子，内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彦爲竹龍都部署。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

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

辛亥，賜江南李景書。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吴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吴越遷者以告，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以爲疑。」唐兵登岸，徑薄吴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吴越兵，斬首萬級。

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吕彦琦等爲使，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

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脩，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頵、王

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彦銖攻之不克，聞吴程敗，乙卯，引歸。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四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爲秦德爲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爲壽州城下水砦都部署。

己巳，車駕發壽春，循淮而東。

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於常州。

乙亥，駐蹕於濠州城下。

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於州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斬首五千級。

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

丁亥，車駕發濠州，幸渦口。

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王江，俘斬千餘級。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酉，謁懷陵。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辛丑，自淮上還，次宿州，宴從官于行宫。

丁未，次宋州。東京文武百寮來見於路左，是日宴於行宫。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

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温卒。

戊午，以江南僞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太府卿。

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卒。

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犯者擒捉送官。」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朝會二》　六月壬戌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仗衛如儀。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爲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爲隴州防禦使，遥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

丙寅，許州王彦超移鎮永興軍，鄧州田景咸移鎮鄜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紘並停任，坐鞫獄失實也。

丁卯，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陶穀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並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爲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爲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

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問輕重，並不窮問。

戊寅，以右衛上將軍扈彦珂爲太子太師致仕。

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爲鳳翔節度使。

戊子，升贍國軍爲濱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砦，王師不利。

七月辛卯朔，以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

丁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爲禮部尚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明爲大理卿。

庚子，盧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奏，破淮賊千餘人於州界。

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奏，敗淮賊二千人於州界。

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

辛亥，皇后符氏薨。

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移鎮涇州，張澤移鎮河中。

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爲鄧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

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爲舉官累也。

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曆上之，命曰《顯德欽天曆》，上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

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於下蔡。

己卯，工部侍郎王敏停任，坐薦子壻陳南金爲河陽記室也。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〇《旌表四》 九月辛卯，贈故濟州刺史李實睦州防禦使，贈故蘄州刺史解行德明州防禦使，贈故引進使王演太府卿，皆以淮甸之役歿於王事故也。

《新五代史》卷一一二《世宗紀》 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尚書户部侍郎、樞密副使。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癸丑，天清節，賜文武臣寮衣有差，宰臣率百官詣廣政殿上壽如儀。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戊午，謁祖陵。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於懿陵。

癸亥，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廬州行營副部署。

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號州教練使，坐棄郡逃歸也。

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苟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役人，並須人材俊利，身言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濫，勒本司關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餘從前後格敕處分，仍每年祇得一度奏補。」

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時有司請爲后立別廟，禮也。

己巳，詔：「漳河已北郡縣，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户煎鍊。」

壬申，以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宇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

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於盛唐，斬二千級。

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

丙子，襄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甲申，宣授今上同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彦超卒。

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辛卯，宴於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壬寅，鼻骨德來貢。

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於下蔡，奪米船十餘艘。

《册府元龜》卷四三五《獻捷二》 壬子，黄州刺史司超上言，敗淮寇千餘衆於麻城縣北。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丙辰，吴越王錢俶進銀五千兩、綾一萬疋，又進天清節金花銀器千五百兩，又御服、金帶、錦綺綾羅等。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十二月己未朔，謁太祖廟。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紀三》 以給事中張鑄爲光禄卿，訴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祕書監，判光禄寺事。

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

壬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

發陳、蔡、宋、亳、潁、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

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贈右補闕，男士衡賜學究出身，獎廉吏也。

癸(亥)〔未〕，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録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録。

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塹山北。

顯德四年、遼應曆七年(丁巳、九五七)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内客省使段恒爲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

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録及梁、唐二末主實録。伏以撰《漢書》者先爲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歷試之績，並在隱帝朝内，請先修隱帝實録，以全太祖之事功。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於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録。其清泰帝實録，請書爲廢帝實録。」從之。

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五千人於壽州北。

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

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爲司農卿。

辛酉，詔每遇入閤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

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於黄蓍砦。

《册府元龜》卷一三四《念功》　壬戌，詔諭淮南招討使李重進、都監向訓、廬州行府劉重進等，令於淮南管内戰陣之處，收其骼骨，悉埋瘞之。

《册府元龜》卷六六《發號令五》　癸亥，禁内外職官薦遊客于縣鎮干求財帛者。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議者以唐援兵尚强，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

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悦。

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圖。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未，駐蹕潢河。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内外都巡檢。

乙亥，帝發大梁。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庚辰，帝南征次陳州，宴從官於行宫。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乙酉，帝至下蔡。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三月戊子朔，宴文武從官於行宫。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己丑夜，帝渡淮，抵壽春城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庚寅旦，帝率諸軍駐於紫金山下，命令上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砦，斬獲數千，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砦來降，降其衆萬餘人。

翌日，盡陷諸砦，殺獲甚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縝、前湖南節度使邊鎬，其餘黨沿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沿淮北岸追賊。及晡，馳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帛器仗不可勝數。

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搆浮梁於淮上，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皆紫金山之潰兵也。

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即命屯鎮淮上。

己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

翌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

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

庚戌，詔移壽州於下蔡，以故壽州爲壽春縣。是日，曲赦壽州管内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凡有過犯，並從釋放。應歸順職員，並與加恩。

辛亥，以僞命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是日，劉仁

贈卒。

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以江南僞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使周延構爲衛尉卿，以江南僞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以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爲鴻臚卿，賞歸順也。

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

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四月戊午朔，還上京。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丁卯，次園鎮，宣文武從官及迎駕百寮置酒行宮。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己巳，至大梁。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帝之克秦、鳳也，以蜀兵數千爲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痹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

丁丑，斬內供奉官孫延希於都市，御廚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並停職。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辛巳，射殺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册爲皇后。

癸未，故皇子贈左驍衛大將軍誼再贈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贈左武衛大將軍誠再贈太傅，追封吳王，故皇子贈左屯衛大將軍誠再贈太保，追封韓王。故皇弟、贈太保侗再贈太傅，追封郯王，故皇弟、贈司空信再贈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樂安公主追册莒國長公主，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册梁國長公主。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再贈右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千牛衛將軍悊再贈

右武衛大將軍。

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團結爲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

己丑，以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

辛卯，以端午賜文武百僚衣服，書始也。

癸巳，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丙申，斬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於本郡。

丁酉，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今上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

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韓令坤爲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檀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並典軍如故。

己亥，以左神武統軍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趙晁爲河陽節度使，以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

辛丑，宰臣范質、李穀、王溥並加爵邑，改功臣。樞密使魏仁浦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

《册府元龜》卷三七《頌德》　癸卯，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知詔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奏，相次殺敗賊，獲戰船三十艘。

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

《册府元龜》卷一三一《延賞二》　甲寅，以江南僞命前壽州衙内都指揮使劉崇讓爲簡較太保、懷州刺史。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六月丙辰朔，周遣使來聘。南唐遣使來貢。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丁巳，前濠州刺史齊藏珍以罪棄市。

己未，以責授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紫。

辛酉，西京奏，伊陽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詔勿禁。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乙丑，蜀主加〔李〕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

丁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端明殿學士，依前禮部侍郎。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乙酉，詔在朝文資官再舉堪爲令、録、從事者各一人。

七月丁亥，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

《册府元龜》卷一三三《褒功二》　己丑，賜宰臣李穀《親征圖》一面，其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壬辰，以刑部尚書王易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爲左衛上將軍致仕。

甲辰，詔曰：「準令，諸論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者。州縣爭論，舊有釐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辭，入務而即便停罷，强猾者因兹得計，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訴陳辭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

己酉，司農卿王敏卒。

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罩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

丙辰，以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司徒詡爲太常卿。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己未，周遣使來聘。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膽力堪爲軍職者一人。

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沖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

乙亥，宰臣李穀罷相，守司空，加食邑實封。穀抱疾周歲，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請。以樞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

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蜀迴，蜀主孟昶寓書於帝。

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樞密使王朴皆丁內艱，並起復舊位。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爲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

己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端明殿學士，依前禮部侍郎。

《册府元龜》卷二《誕聖》　丁未，天清節，百辟上壽如儀，賜内外臣寮衣有差。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庚戌，宴百寮于廣德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十月丙辰，賜京城内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爲名。

戊午，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並許應詔。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庚申，獵于七鷹山。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壬戌，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

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

戊辰，詔取月内車駕暫幸淮上。

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點檢。

壬申，駕發京師。

《册府元龜》卷一一《宴享三》　丙子，南征，至宋州，宴從官於行宫。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壬午，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

十一月癸未朔，以内客省使督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

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丁亥，至濠州城西。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戊子，親破十八里灘。

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砦，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

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於李景，從之。

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於渦口，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寇，晝夜不息，沿淮城柵，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勢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月城之上。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辰，宴從官於行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巳，詔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辰，宴從官於行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丁巳，詔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

己未，至清口。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僞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

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

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漣水歸順。

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 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

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

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又宴從官於行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紀四》 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

丁丑，泰州平。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巳，還上京。

顯德五年、遼應曆八年（戊午、九五八）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從臣詣行宮稱賀。

乙酉，降同州爲郡。右驍衛將軍王環卒。

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亥，宴於行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戊子，詔：「諸道幕職州縣官，並以三周年爲考限，閏月不在其內，州府不得差攝官替正官。」云。

己丑，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知揚州軍府事。

庚寅，發楚州管內丁壯，開鸛河以通運路。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大臣，貶維州録事參軍。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

丁未，克之。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二月癸丑朔，又宴于行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甲寅，僞命天長軍使易贇以城歸順。

戊午，車駕發楚州南巡。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申，至高郵縣。

《册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辛酉，僞天長軍使兼雄州刺史易贇及監軍使周暉已下詣行宮見。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癸亥，宴於行宮。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乙丑，駐蹕潢河。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丁卯，駐蹕於廣陵，詔發揚州部内丁夫萬餘人城揚州。

戊辰，遣使祭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温等墓。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午，在揚州，宴於行宮。

《册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壬申，吴越王錢俶進御衣、犀帶、綾絹、白金、香藥等，又進供軍稻米二十萬石。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癸酉，幸揚子渡觀大江。

乙亥，黄州刺史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人，擒僞舒州刺史施仁望。

丙子，隰州奏，河東賊軍逃遁。

三月壬午朔，幸泰州。

丁亥，復幸廣陵。

辛卯，幸迎鑾江口。遣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率舟師至江島以觀寇。

癸巳，帝臨江望見賊船數十艘，命今上帥戰棹以追之，賊軍退去，今上直抵南岸，焚其營柵而迴。

甲午，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爲左領軍上將軍。

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於東沛州。

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陳情，兼貢羅縠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

丁酉，荆南高保融奏，本道舟師已至鄂州。

戊戌，兩浙錢俶奏，差發戰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已泊江岸，請師期。

己亥，今上率水軍破賊船百餘隻於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蘄、黄等四州來獻，且請以江爲界。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子，以江南内附文武從官稱賀，宴于行宮。

辛丑，宴於瓜步行宮，江南、兩浙朝貢使皆預焉。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

癸卯，詔吴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

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

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

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

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温等墓並量給守户。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

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四月壬子朔，駐蹕揚州，江南遣使進買宴錢二百萬，仍遣伶官五十人俱來。

癸丑，召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己以下宴於行宮，江南僞臨汝郡公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甲寅，南京留守蕭思温攻下沿邊州縣，遣人勞之。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

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劾弛慢也。

戊午，以前延州留後李彦顒爲滄州留後。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己未，次泗州，宴從官於行宮。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

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内城，官府廬舍幾盡。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甲子，至宿州，宴從官于行宮。

戊辰，至宋州，東京文武百官來迎。

翌日，宴百官於行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壬申，至自淮南。

癸酉，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府事。

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準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子，幸迎春苑玉津園，宣教坊樂，至暮還宮。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廬舍府署延燒殆盡。

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

《冊府元龜》卷一一二《修武備》　壬午，賜淮南行營招收馬步軍軍號，馬軍曰雄健，步軍曰武健。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丙戌，命端明殿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丁亥，宴文武於廣政殿，廻鶻、達靼進奉使亦預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爲平盧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壬辰，帝謂侍臣曰：「向來御厨造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羣臣食物，並須類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別。」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癸巳，以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爲相州留後。

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名額，東二門曰寅賓、延春，南三門曰朱明、景風、畏景，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元德、長景、愛景。

辛丑，幸懷信驛。

《冊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癸卯，幸造船務。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爲幕職令録一人。

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

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穀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匹。賜江南世子李弘冀器幣鞍馬等。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

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定雅樂。

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蕭思温請益兵，乞駕幸燕。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減半，餘人依舊。」

癸酉，禘於太廟。

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録》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帛有差。

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

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爲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

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户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萼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致仕。

《新五代史》卷一二《世宗紀》　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彦卿市銅于高麗。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册定《大周刑統》，奉勅班行天下。

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

《冊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庚寅，放江南天輝、拔山、長劍兵士七百餘人歸江南。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閏月壬子，廢衍州爲定平縣，廢武州爲潘原縣。

《冊府元龜》卷一六九《納貢獻》　癸丑，吴越王錢俶遣使朝貢，進銀五千兩、絹二萬疋、銀器三千兩、細衣段二千連，又御衣、盤龍犀帶等。

《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申，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壬戌，河決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

辛(丑)〔未〕，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

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於西山下，斬首五百級。

八月庚辰，延州奏，澆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

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己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卒。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壬辰，命西上閤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吴越，賜吴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庚子，命殿中侍御史張藹於京城四面按行稻田之地。

《册府元龜》卷四九五《田制》　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

九月丁巳，以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並放歸江南。

甲子，賜江南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二十頭；賜兩浙錢俶羊五千口，馬二百匹，橐駝二十頭。

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於玉津園。

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使貢方物。

壬申，天清節，羣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丙子，幸造船務及玉津園。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十月己卯，以户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於巴、邛故也。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辰，宴文武百僚及諸道進奉使於廣德殿。

《册府元龜》卷四九七《河渠二》　戊寅，以工部郎中何幼沖爲司勳郎中，充關西渠堰使，仍命於雍、耀之間疏涇水以溉稻田。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丙戌，邠州李暉移鎮鳳翔。

戊子，幸迎春苑。

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

《册府元龜》卷四九五《田制》　庚寅，命殿中侍御史張藹於鄭州界制置稻田。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壬辰，帝狩於近郊。

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卒。

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並歸江南。

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並放歸農。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丙申，宴于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丁酉，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户爲團，團置耆長三人。

《册府元龜》卷六一《立制度二》　癸卯，鑄奉使印五十面。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己未，昭義李筠奏，破遼州長清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酉，漢遣使來告周復來侵。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甲子，帝狩於近郊。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十二月丁丑朔，朗州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舊有田二萬頃，久爲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開，其路復通。

《册府元龜》卷四九七《河渠二》　戊寅，以工部郎中何幼沖爲司勳郎中，充關西渠堰使，仍命於雍、耀之間疏涇水以溉稻田。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坐擅殺降軍四人也。

《册府元龜》卷一六七《招懷五》　庚辰，江南生辰國信使曹翰辭，上令齎璽書以賜李景。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乙酉，宴于廣政殿。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北面招討使。

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爲昭武、文州都招討使，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五》　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録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户宜停。

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搉稅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

壬辰，詔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内祇直户法二曹，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蕃判官並省。

甲午，帝狩於近郊。

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爲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爲滑州留後。

己亥，詔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當直者仍赴晚朝。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彦儔爲招討使。

顯德六年、遼應曆九年（己未、九五九）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

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己）〔乙〕卯，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爲左散騎常侍。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庚申，帝命諸將大射於鞠場，既而宴于講武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辛酉，女真國遣使貢獻。

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爲部曲所殺。

《册府元龜》卷四九七《河渠二》　甲子，命侍衛都虞候韓通往河陰按行河堤。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乙丑，賜諸將射於内鞠場。

戊辰，幸迎春苑。

甲戌，詔：「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開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

乙亥，詔：「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並所試文字奏聞，候勅下放榜。」云。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庚辰，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濬汴河。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壬午，濠州上言，淮宣出糴省倉陳麥，以利饑民。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甲申，發滑、亳二州丁夫濬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

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各支半俸。

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爲尚書吏部侍郎充職。詔升湖州爲節鎮，以宣德軍爲軍額，以湖州刺史錢俶爲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請也。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倣此。

《册府元龜》卷九七《禮賢》　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爲右補闕，仍賜衣一襲、烏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匹。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辛丑，幸迎春苑。

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責授右贊善大夫，坐舉官不當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三月丁未，幸造舡務。

《新五代史》卷一二《世宗紀》　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

庚申，王朴薨。

《册府元龜》卷一〇六《惠民二》　壬戌，楚州上言，詔准煑粥以救饑民。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内幸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爲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昝居潤爲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部署。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飢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

《册府元龜》卷一一四《巡幸三》　辛未，幸造船務。

壬申，宴於廣政殿。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癸酉，詔廢諸州銅魚。

甲戌，車駕發京師。

《册府元龜》卷一一一《宴享三》　四月，帝北伐，戊寅，至澶州，宴從官于行宫。

癸未，賜博州天平節度使李仲進見於路左。是日宴于行宫。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丙戌，周來侵。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

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

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

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温爲兵馬都總管擊之。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己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辛丑，至益津關。

壬寅，宿於野次。

癸卯，今上先至瓦橋關，僞守將姚内斌以城降。

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

五月乙巳朔，帝駐蹕於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彦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户一萬八千三百六十。

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皆以爲未可，帝不聽。是夜，帝不豫，乃止。

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僞命刺史李在欽來獻，斬於軍市。

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於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詔發濱、棣二州丁夫城霸州。

庚戌，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出土門，入河東界。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辛亥，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

壬子，上自雄州南還。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癸亥，如南京。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翊卒。

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破河東賊軍於百井，斬首二千級。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辛未，周兵退。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甲戌，上至自雄州。

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僞刺史張丕旦。

丙子，以皇女薨輟朝三日。

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暉卒。

鄭州奏，河決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發近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

庚辰，命宣徽北院使曾居潤判開封府事。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

立皇子宗訓爲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爲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　丁亥，以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彦超移鎮鳳翔。

戊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詔釋之。

己丑，宰臣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以樞密使魏仁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充樞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爲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依前忠武軍節度使。

辛卯，以宣徽北院使、判開封事曾居潤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

癸巳，帝崩於萬歲殿，聖壽三十九。

後周恭帝部（起公元九五九年，迄公元九六〇年）

顯德六年、遼應曆九年（己未、九五九）

《新五代史》卷一二《恭帝紀》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恭帝紀》　六月甲午，内出遺制，命帝柩前即皇帝位。是日，羣臣奉帝即位而退。

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於霸州北。

戊戌，文武百僚、宰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

壬寅，文武臣僚上表，請以八月四日爲天壽節，從之。

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以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以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曾居潤爲橋道頓遞使。

七月丁未，以户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

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

乙卯，右拾遺徐雄奪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虚破户也。

丁巳，百僚釋服。尚輦奉御金彦英，本東夷人也，奉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故及於罪。

庚申，以邢州節度使王仁鎬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彦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左武衛上將軍吴延祚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致仕。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恭帝紀》　丙寅，制大赦天下。

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獻辭，舞曰《定功之舞》。

八月甲戌朔，以光禄卿致仕柴守禮爲太子太保致仕。

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從之。

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彦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

壬午，山陵使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

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並加階爵。

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扆，並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留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爲延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戊子，罷蜀；庚寅，立皇弟宗讓爲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爲紀王，熙誨爲蔚王。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恭帝紀》　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尚書，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吴延祚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吴延祚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左武衛上將軍致仕。

乙未，以隴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留後。
戊戌，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晉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並加檢校太傅。
己亥，前司空李穀加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以前太傅、少卿朱渭爲太僕卿致仕。
辛丑，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史佺卒。
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謚曰武宣。
《舊五代史》卷一二〇《恭帝紀》　壬子，前滄州留後李彦頵卒。
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户。
丙辰，以三司副使王贊爲内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
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除名，流沙門島。
甲子，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職；以尚書户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華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紫。以翰林學士、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部郎中、知制誥充職，仍賜金紫。是日，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並加柱國，賜金紫。
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舒國公，户部尚書李濤進封莒國公，以太子詹事劉温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
《新五代史》卷一二《恭帝紀》　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
《舊五代史》卷一二〇《恭帝紀》　十月癸酉朔，以司農卿致仕李鍇爲太僕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遂爲將作監致仕。
丁亥，太子太師薛懌讓封杞國公。
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進貞惠皇后廟歌辭。
丁酉，世宗皇帝靈駕發引。
戊戌，以前相州留後王暉爲右神武統軍。
辛丑，江南國主李景來告，世子弘冀卒，遣御廚使張延範充弔祭使。
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於慶陵，以貞惠皇后劉氏祔焉。
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師致仕白文珂卒。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
《舊五代史》卷一二〇《恭帝紀》　丙辰，日南至，百僚奉表稱賀。
戊午，廢兗州廣利軍，依舊爲萊蕪監。
壬戌，升鳳州固鎮爲雄勝軍。
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
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録，從之。
甲戌，改萬歲殿爲紫宸殿。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戊寅，還上京。
庚辰，王子敵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蕭達干等謀反，事覺，鞫之。
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黨事敗。
《舊五代史》卷一二〇《恭帝紀》　甲午，西京奏，左屯衛上將軍致仕李萼卒。
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賑給諸州遭水人户。
《遼史》卷六《穆宗紀六》　丙申，召羣臣議時政。

顯德七年、遼應曆一〇年（庚申、九六〇）

《舊五代史》卷一二〇《恭帝紀》　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
《宋史全文》卷一　壬寅，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都下驩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内庭晏然不知。

史表

《隋唐之際月表》

清黄大華撰

《序》　昔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司馬貞謂：　擾攘僭篡，運數又促，故以月記事而名表也。讀書至隋、唐之際，其大勢適與之同。秦始皇以東幸而陳涉發難，隋煬帝亦以東幸而羣盜蜂起。隋之得天下也，易於秦，其失也，若出一致。隋之昏暴，實甚於秦。秦滅六國，故趙武臣、田儋、韓廣、魏咎之徒皆假復仇爲名，若竇建德、李密諸人直以草野細民犯上作亂，而史臣猶無貶詞，所以惡隋也。考《史記》月表，國至多不過二十有一，時至久不過八年，傳襲既久，舛誤實多。今隋、唐之際，盜竊名號、稱兵擾民者，不下百二十餘人。自大業七年王稱、竇建德等起兵，而後紛紛擾擾十餘年無寧日。至貞觀初，始次第削平，其難易又微判焉。爰變太史公之例，采《隋書》、《唐書》作直表，以便觀覽。夫羣雄之起，爲王者驅除，若漢以亭長，唐以上公。此君子所以有無土不王之慨也。

光緒三十三年長至日，武昌黄大華鞠友氏譔。

《隋唐之際諸僭竊姓氏》

姓氏	地域	起事年月	滅亡年月
竇建德	漳南	辛未十	辛巳五
張金稱	河曲	丙子十二	辛巳五
高士達	清河	辛未十	丙子十二
張青特	濟北	辛未十	丙子十二
孟海公	曹州	癸酉二	辛巳四
劉黑闥	洺州	癸酉二	辛巳二
徐圓朗	兗州	辛巳七	癸未正
徐師順	任城	丁丑正	癸未正
王簿	長白	辛未十	己卯三
孟讓	同上	癸酉十	丁丑三
左才相	同上	乙亥十一	
翟讓	翬	丙子十	丁丑
李密	翬	丙子十	戊寅十
張善相	伊汝	己卯正	
王德仁	上黨	甲戌十一	戊寅五
郝孝德	黎陽	癸酉三	丁丑
周法明	永安		辛巳五
元寶藏	武陽		
李文相	黎陽		
張昇	清河		
趙君德	清河		
封民瞻	平原		
李士雄	長平		
劉興祖			
李景	臨渝	癸酉十	己卯九
房山基	同上	癸酉十	己卯九
崔伯駒	潁川	癸酉十	
方獻伯	譙		
杜伏威	歷陽	乙亥十一	辛巳十一
輔公祏	丹陽	丙子十二	壬午十
沈覓敵	同上	丁丑十二	甲申
李子通	海陵		壬午正
林士弘	豫章		
張善安	豫章		
楊世略	循潮		

| | | |

彭孝才	東海	癸酉九	
呂明星	東郡	癸酉十	亡
楊仲緒	北平	乙亥二	亡
司馬長安	河西	甲戌十一	亡
顏宣政	齊郡	乙亥正	亡
張子路	盧江	丁丑三	亡
李通德	盧江	丁丑三	亡
翟松柏	靈邱	丙子正	
魏騏驎	彭城	乙亥十	
孫華	馮翊	丙子七	丁丑九
盧公暹	蒼山	丙子二	
趙萬海	高陽	丙子八	
荔非世雄	安定	丙子九	
房憲伯	汝陰	丁丑四	
康老和	張掖	丁丑十一	
楊仲達	豫州	庚辰十	
賀拔行威		壬午五	
汪華	新安	辛巳九	
梅知岩	宣城	癸未三	
李義滿	平陵	己卯三	
綦公順	青萊	己卯三	
淳于難	文登	辛巳九	
田留安	章邱	壬午五	
蔣善合	鄆州	辛巳六	
臧君相	海州	辛巳六	
殷恭邃	舒州	壬午正	
王要漢	汴州	壬午二	
周文舉	淮陽	壬午二	
冉安昌	巴東	壬午四	
鄧文進	廣州	壬午四	
苗海潮	永嘉	癸未三	
左難當	涇州	癸未二	
邵江海	岐州		
張長懋	五原	戊寅四	
周洮	上洛	戊寅正	
時德叡	尉氏		
蔣弘度	東海	丁丑九	
何潘仁	盩厔	丁丑九	
邱師利	鄖	丁丑九	
李仲文	鄖	壬午正	
王摩沙		丁丑九	
白玄度	土門		

《隋唐之際月表》

隋大業七年辛未

十月，鄒平民王簿據長白山起兵。漳南人竇建德起兵。鄗人張金稱起兵河曲。蒲人高士達起兵清河。

九年癸酉

正月乙未，平原李德逸起，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娑劫掠隴右。杜彦冰、王潤陷平原。

二月，濟北韓進洛聚衆爲盜。丙子，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三月庚子，北海郭方預起兵，自號盧公。平原郝孝德起兵。王簿、孟讓起兵齊郡。河間格謙起兵。渤海孫宣雅起兵。

五月，濟北甄寶車聚衆爲寇。

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八月壬寅，宇文述破平之。

七月癸未，餘杭劉元進反。

八月癸卯，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反。乙卯，陳瑱陷信安。

九月，濟陰吴海流、東海彭孝才反。庚辰，梁慧尚陷蒼梧。東陽李三兒、向子。齊人孟讓、王簿據長白山。章邱杜伏威、臨濟輔公祏掠江淮。渤海

十月，吕明星犯東郡，郎將費青奴斬之。壬辰，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

格謙稱燕王，孫宣雅稱齊王。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

十二月，扶風向海明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甲戌

正月，扶風唐弼自稱唐王，推李弘爲天子。

四月，彭城張大彪作亂，保懸薄山，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

五月，宋世謨陷瑯琊郡。延安劉伽論反，稱皇王，建元大世。

六月，鄭文唯、林寶護陷建安。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十一月）。

十一月，司馬長安陷長平。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

十二月，孟讓掠盱眙，據都梁宮，王世充破之。齊郡左孝友、涿郡盧明月反，張須陀破之。

十一年乙亥

正月，顏宣政犯齊郡，高建毗破之。上谷人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魏

二月，楊仲緒犯北平，李景破之。

刁兒自稱歷山飛。

五月，司馬長安陷河西郡。

七月，淮南張起緒反。

十月，彭城魏騏聚衆爲盜。盧明月寇陳、汝間。

十一月，王須拔陷高陽。左才相兵起。李子通據海陵，自稱吳王，建元

明政。

十二月，譙人朱粲自稱楚帝，建元昌達。絳郡敬盤陀、柴保昌作亂。

十二年丙子

正月，雁門翟松柏起兵於靈邱。

二月，東海盧公暹據蒼山。

四月，甄翟兒復號歷山飛，寇太原。

七月，馮翊孫華舉兵。高涼通守洗珣徹舉兵。

八月，趙萬海寇高陽。

九月，東海杜伏威、沈覓敵舉兵。安定荔非世雄舉兵。

十月，翟讓、李密起兵。

十二月，鄱陽操師乞稱興王，建元始興。鄱陽林士弘稱皇帝，國號楚，建元

太平，據江南。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王世充擊格謙，斬

之，高開道收其衆，掠燕。羅藝起兵涿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王世

充破盧明月於南陽。

十三年丁丑

正月壬子，杜伏威陷歷陽。丙辰，渤海竇建德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

弘化劉迦成聚衆爲盜。魯郡徐圓朗舉兵。

二月壬午，朔方梁師都據郡反，建元永隆。戊子，王子英陷上谷。己丑，馬

邑校尉劉武周稱定楊可汗，建元天興。庚寅，李密、翟讓陷興洛倉，稱魏

公，建元永平。

三月，流人蒲城郭子和起兵榆林，稱永樂王。戊午，廬江張子路反，陳稜討

平之。丁丑，李通德寇廬江，張鎮破之。郭子和建元丑平〔一作正平〕。

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己丑，孟讓入東都，合于

李密。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丁酉，房憲伯陷汝陰。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起義師於太原。

七月丙辰，武威李軌稱涼王，建元安樂。李文相陷黎陽倉。

十月丁亥，太原楊世略反。丙申，羅令蕭銑以縣反，稱梁王，建元鳴鳳。

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師，立代王侑爲皇帝，改元義寧。乙亥，張掖康老

和反。

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丁亥，桂陽曹武徹反，建元通聖。乙巳，張善

安陷廬江。李密殺翟讓。李弘被殺，唐弼爲薛舉所滅。

隋大業十四年戊寅，即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丙辰，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

立秦王浩爲皇帝。

正月戊午，周洮降。

四月己卯，張長懋降。

五月甲寅，王德仁降。吳興郡守沈法興據丹陽。樂安盧祖尚據光州。寧

長真降于蕭銑。唐王即皇帝位，建元武德。庚午，隋越王侗立爲皇帝，

改元皇泰。

八月辛巳，薛舉卒，子仁杲立。甲申，巖州刺史王德仁舉兵。

九月辛未，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皇帝。竇建德改元五鳳，國號夏。

十月己卯，李密降于唐。宇文化及建元天壽，國號許。

十一月，竇建德敗王須拔于幽州，須拔亡入突厥。己酉，薛仁杲被執，降于

唐。高開道陷漁陽，稱燕王，建元天成。竇德建破魏刁兒。

唐武德二年己卯

正月丙辰，張善相降。己巳，楊士林降。

二月，宇文化及爲竇建德所殺。

三月甲戌，王簿降。丁酉，李義滿降。

四月，綦公順降。乙巳，隋王世充廢越王侗，自稱皇帝，建元開明，國號鄭。

五月庚辰，李軌降。朱粲敗，降于王世充。

七月壬申，徐圓朗降。

九月，李子通稱皇帝于江都，國號吳。沈法興自稱梁王于毗陵，建元延康。

丁丑，杜伏威降。沙門高曇成稱皇帝，改元法輪，爲高開道所殺。

三年庚辰

四月，劉武周亡入突厥，苑君璋有其衆。封劉孝真爲彭城王。

十月，楊仲達降。李子通滅沈法興。

十二月，賀拔行威反。羅藝以幽州降。

四年辛巳

二月，竇建德執孟海公，殺之。稽胡劉伯成敗亡。

四月，張青特降。

五月壬戌，執竇建德，斬之。戊辰，王世充降。庚午，周法明降。

六月，蔣善合、臧君相降。

七月甲戌，劉黑闥反于貝州，建元天造。徐圓朗反，自稱魯王。

九月，盧祖尚降。淳于難降。汪華降。

十月，蕭銑降。

十一月，李子通降。

五年壬午

正月，殷恭邃降。楊世略降。劉元進降。王摩沙反，建元進通。

二月，王要漢降。周文舉被執。

四月，冉安昌降。寧長真降。鄧文進降。

五月，賀拔行威降。田留安降。

七月，馮盎降。

十月，林士弘卒，其衆遂散。

六年癸未

正月，執劉黑闥，斬之。

二月，執徐圓朗。

三月，苗海潮降。梅知岩降。左難當降。

八月，輔公祏以淮南反，僭元天明。

七年甲申

正月，執高開道。

二月，執輔公祏。

唐太宗貞觀元年丁亥

五月，苑君璋降。

八月，馮盎遣子入朝。

二年戊子

五月，梁師都爲其下殺之以降。

《隋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高祖開皇元年壬寅　二月，篡位。

〔太師〕李穆　二月，拜。

〔太傅〕竇熾　二月，拜。

〔太保〕

〔太尉〕于翼　二月，拜。

〔司徒〕

〔司空〕

〔尚書令〕

〔左僕射〕高熲　二月，拜，兼納言。九月，督師伐陳。

〔右僕射〕趙煚　二月，拜，尋遷陝州刺史。

趙芬

〔納言〕蘇威　二月，拜，領太子少保。

柳機

〔內史監〕虞慶則

〔內史令〕李德林

〔吏部尚書〕虞慶則　遷內史監。

韋世康　十二月，拜。

〔禮部尚書〕韋世康　十二月，遷吏部。

〔兵部尚書〕元巖

〔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爲刑部）

元暉

〔度支尚書〕（開皇三年改爲民部）

楊尚希

〔工部尚書〕長孫毘

二年癸卯

〔太師〕穆

〔太傅〕熾

〔太尉〕翼　五月，拜。

〔左僕射〕熲　二月，班師。

〔右僕射〕芬

〔納言〕威　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少保如故。

機

〔內史監〕慶則

〔內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辛彥之

〔禮部尚書〕巖　正月，出爲益州刺史。

元暉。

蘇孝慈　六月，拜。

〔都官尚書〕暉　遷兵部。

皇甫績

〔度支尚書〕尚希　出爲行臺尚書。

長孫平　五月，拜。

〔工部尚書〕毘

賀婁子幹　十月，拜。

三年甲辰

〔太師〕穆

〔太傅〕熾

〔太尉〕翼　五月，卒。

〔左僕射〕熲

〔右僕射〕芬

〔納言〕威　兼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

機

〔內史監〕慶則

〔內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世康

〔禮部尚書〕牛弘
〔兵部尚書〕孝慈
〔刑部尚書〕續
　蘇威　十二月，改民部。
　袁聿修
〔民部尚書〕平　改工部。
　蘇威　十二月，拜。
〔工部尚書〕子幹
　長孫平

四年乙巳

〔太師〕穆
〔太傅〕熾　八月，卒。
〔左僕射〕熲
〔右僕射〕芬　出爲蒲州刺史。
　虞慶則　四月，拜。
〔納言〕威
〔内史監〕慶則　四月，遷僕射。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世康
〔禮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孝慈
　楊尚希
〔刑部尚書〕聿修
　劉仁恩　四月，拜。
〔民部尚書〕威
〔工部尚書〕平

五年丙午

〔太師〕穆
〔左僕射〕熲　三月，兼領軍大將軍。
〔右僕射〕慶則　加上柱國。
〔納言〕威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世康
〔禮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尚希
〔刑部尚書〕仁恩
〔民部尚書〕威
〔工部尚書〕平

六年丁未

〔太師〕穆　八月，卒。
〔左僕射〕熲
〔右僕射〕慶則
〔納言〕威
〔内史令〕德林
〔内史監〕晉王廣　雍州牧兼。
〔吏部尚書〕世康
〔禮部尚書〕弘　遷太常。
　楊尚希　十月，拜。
〔兵部尚書〕尚希　十月，遷禮部。
〔刑部尚書〕仁恩
〔民部尚書〕威
〔工部尚書〕平

七年戊申

〔左僕射〕熲
〔右僕射〕慶則
〔納言〕威　四月，改吏部。
　衛王爽　七月，卒。
〔内史監〕廣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世康　出爲襄州總管。

蘇威　四月，拜，兼國子祭酒。
〔禮部尚書〕尚希
〔刑部尚書〕仁恩
〔民部尚書〕威　四月，遷吏部。
張暕
〔工部尚書〕平
八年己酉　十月，伐陳。
〔左僕射〕熲　十月，充元帥府長史，伐陳。
〔右僕射〕慶則
〔内史監〕廣　十月，拜行軍元帥，伐陳。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威
〔禮部尚書〕尚希
〔刑部尚書〕仁恩　十月，改行軍總管，伐陳。
〔民部尚書〕暕
〔工部尚書〕平
九年庚戌　正月，陳平。
〔太尉〕晉王廣　四月，并州總管加。
〔司空〕觀王雄　七月，拜。
〔左僕射〕熲　四月，還朝。
〔右僕射〕慶則　正月，還右衛大將軍。
蘇威　閏四月，拜。
〔納言〕楊素　六月，拜。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威　閏四月，還僕射。
〔禮部尚書〕尚希
盧愷　六月，拜。
〔刑部尚書〕宇文弼　四月，拜。
〔民部尚書〕暕
〔工部尚書〕平
楊異　四月，拜，兼國子祭酒。
〔禮部尚書〕尚希
〔刑部尚書〕仁恩
〔民部尚書〕威　四月，遷吏部。
張暕
〔工部尚書〕平
八年己酉　十月，伐陳。
〔左僕射〕熲　十月，充元帥府長史，伐陳。
〔右僕射〕慶則
〔内史監〕廣　十月，拜行軍元帥，伐陳。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威
〔禮部尚書〕尚希
〔刑部尚書〕仁恩　十月，改行軍總管，伐陳。
〔民部尚書〕暕
〔工部尚書〕平
九年庚戌　正月，陳平。
〔太尉〕晉王廣　四月，并州總管加。
〔司空〕觀王雄　七月，拜。
〔左僕射〕熲　四月，還朝。
〔右僕射〕慶則　正月，還右衛大將軍。
蘇威　閏四月，拜。
〔納言〕楊素　六月，拜。
〔内史令〕德林
〔吏部尚書〕威　閏四月，還僕射。
〔禮部尚書〕尚希
盧愷　六月，拜。
〔刑部尚書〕宇文弼　四月，拜。
〔民部尚書〕暕
〔工部尚書〕平
楊異　四月，命。
十年辛亥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威　巡撫江南。
〔納言〕素　七月，還内史令。
〔内史令〕德林　四月，出爲懷州刺史。
楊素　七月，拜。
〔禮部尚書〕愷
〔刑部尚書〕弼
〔民部尚書〕暕　出爲揚州司馬。
〔工部尚書〕異
十一年壬子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威
〔内史令〕素
〔吏部尚書〕盧愷
〔禮部尚書〕愷　攝吏部。
〔刑部尚書〕弼
〔工部尚書〕異　出爲吳州總管。
蘇孝慈　二月，拜。
十二年癸丑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威　七月，免。
楊素　十二月，拜。

〔内史令〕素　十二月，遷僕射。
　蜀王秀
〔吏部尚書〕愷　七月，除名。
〔禮部尚書〕愷　七月，除名。
〔刑部尚書〕弦
〔工部尚書〕孝慈
十三年甲寅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素
〔内史令〕秀
〔吏部尚書〕韋世康　正月，拜。
〔刑部尚書〕弦　出爲并州刺史。
　李圓通
〔工部尚書〕孝慈
十四年乙卯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素
〔納言〕蘇威　七月，拜。
〔吏部尚書〕世康
〔刑部尚書〕圓通
〔工部尚書〕孝慈
十五年丙辰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素
〔納言〕威
〔吏部尚書〕世康　十月，出爲荆州總管。
〔刑部尚書〕圓通　出爲并州刺史。
〔工部尚書〕孝慈
　楊達　四月，拜。
十六年丁巳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素
〔納言〕威
〔工部尚書〕達
十七年戊午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素
〔納言〕威
〔工部尚書〕達
十八年己未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右僕射〕素
〔納言〕威
〔兵部尚書〕柳述　黄門侍郎攝。
〔民部尚書〕斛律孝卿
〔工部尚書〕達
十九年庚申
〔太尉〕廣

〔司空〕雄
〔左僕射〕熲　八月，免。
〔右僕射〕素
〔納言〕威
〔内史監〕豫章王暕　六月，拜。
〔吏部尚書〕牛弘　九月，拜。
〔兵部尚書〕述
〔刑部尚書〕薛胄　八月，下獄出爲刺史。
　李圓通
〔民部尚書〕孝卿
〔工部尚書〕達
二十年辛酉　十月，廢太子勇。
〔太尉〕廣　十月，立爲太子。
〔司空〕雄
〔右僕射〕素
〔納言〕威
〔内史監〕暕
〔吏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述
〔刑部尚書〕圓通
〔工部尚書〕達
仁壽元年壬戌
〔司空〕雄
〔右僕射〕素　正月，遷左。
　蘇威　正月，拜。
〔納言〕威　正月，遷僕射。
〔内史監〕暕　出爲揚州總管。
　晉王昭　正月，拜。
〔吏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述
〔刑部尚書〕圓通
〔工部尚書〕達
二年癸亥
〔司空〕雄
〔左僕射〕素
〔右僕射〕威
〔納言〕楊達　十月，拜。
〔内史監〕昭
〔吏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述
〔刑部尚書〕圓通
〔工部尚書〕達　十月，遷納言。
三年甲子
〔司空〕雄
〔左僕射〕素
〔右僕射〕威
〔納言〕達
〔内史監〕昭
〔吏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述
〔刑部尚書〕圓通
〔民部尚書〕韋沖　九月，拜。
四年乙丑　七月，帝崩，太子廣即位。
〔司空〕雄
〔左僕射〕素
〔右僕射〕威
〔納言〕達
〔内史監〕昭
〔内史令〕楊約
〔吏部尚書〕弘

〔兵部尚書〕述　八月，除名，徙龍川。
　李圓通
〔刑部尚書〕圓通　遷兵部。
〔民部尚書〕沖
煬帝大業元年丙寅
〔司空〕雄　七月，拜太子太傅。
〔左僕射〕素　二月，遷尚書令。七月，加太子太師。
〔右僕射〕威
〔納言〕達
〔内史令〕約　免。
　蕭琮
〔吏部尚書〕弘
〔禮部尚書〕崔仲方　十一月，拜。
〔兵部尚書〕圓通
〔刑部尚書〕宇文弼　正月，拜，出巡河北。
〔民部尚書〕沖，五月，卒。
　崔仲方　十一月，遷禮部。
　李子權
二年丁卯
〔司徒〕楊素　六月，拜。七月，卒。
〔尚書令〕素　六月，拜司徒。
〔右僕射〕威
〔納言〕達
〔内史令〕琮
〔吏部尚書〕弘
〔禮部尚書〕仲方
〔兵部尚書〕圓通　五月，免。
　段文振　十月，拜。
〔刑部尚書〕弼　出爲泉州刺史。
　梁毘　正月，拜。
〔民部尚書〕子權
　楊文思　四月，拜。
〔工部尚書〕衛玄
三年戊辰
〔右僕射〕威　七月，免。
〔納言〕達
　楊文思　九月，拜。
〔内史令〕琮　七月，免。
〔吏部尚書〕弘
〔禮部尚書〕仲方　免。
　宇文弼　四月，拜。七月，被殺。
〔兵部尚書〕文振
〔刑部尚書〕毘
〔民部尚書〕文思　九月，遷納言。
〔工部尚書〕玄
四年己巳
〔納言〕達
　文思
〔内史令〕元壽
〔吏部尚書〕弘
〔禮部尚書〕楊玄感　正月，拜。
〔兵部尚書〕文振
〔刑部尚書〕毘
〔民部尚書〕長孫熾　正月，拜。
〔工部尚書〕玄　正月，遷右武候大將軍。
　宇文愷　二月，拜。
五年庚午
〔納言〕達
　文思
〔内史令〕壽

〔吏部尚書〕弘
〔禮部尚書〕玄感
〔兵部尚書〕文振
〔刑部尚書〕毘
〔民部尚書〕熾
〔工部尚書〕愷

六年辛未
〔納言〕達
　文思　遷户部。
　蘇威
〔内史令〕壽
〔吏部尚書〕弘　十二月，卒。
〔禮部尚書〕玄感
〔兵部尚書〕文振
〔刑部尚書〕毘　十月，卒。
〔民部尚書〕熾　十月，卒。
　楊文思
〔工部尚書〕愷

七年壬申
〔納言〕達
　威
〔内史令〕壽
〔禮部尚書〕玄感
〔兵部尚書〕文振
〔民部尚書〕文思　卒。
　樊子蓋　五月，拜。
〔工部尚書〕愷

八年癸酉
〔納言〕達　五月，卒。
　威
〔内史令〕壽　五月，卒。
〔禮部尚書〕玄感
〔兵部尚書〕義臣
〔刑部尚書〕玄
〔民部尚書〕子蓋　七月，卒。
　韋津

九年甲戌
〔納言〕威　十月，加開府儀同三司。
〔禮部尚書〕玄感　七月，舉兵反。
〔刑部尚書〕玄
〔民部尚書〕子蓋

十年乙亥
〔納言〕威
〔刑部尚書〕玄
〔民部尚書〕子蓋

十一年丙子
〔納言〕威
〔禮部尚書〕楊義臣
〔刑部尚書〕玄
〔民部尚書〕子蓋

十二年丁丑
〔納言〕威　五月，除名。
〔禮部尚書〕義臣
〔刑部尚書〕玄
〔民部尚書〕子蓋　七月，卒。
　韋津

十三年戊寅　十一月，李淵入京師，遥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是年爲〔義寧元年〕。

義寧元年
〔刑部尚書〕玄　十一月，罷。

〔民部尚書〕津

少帝義寧二年己卯　三月，宇文化及弑帝于江都。五月，李淵篡位，隋亡。

《新唐書・宰相表》

宋歐陽修、宋祁撰

卷六一《宰相上》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爲職業則一也。作宰相表。

年號	宰相					
	三師	三公				
武德元年戊寅			六月甲戌，趙國公世民爲尚書令，相國長史裴寂拜尚書右僕射，知政事；相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隋民部尚書宋國公蕭瑀、相國司録參軍竇威並爲内史令。庚辰，世民封秦王。癸未，世民爲西討元帥；壬辰，爲雍州牧。辛丑，威薨。將作大匠襲陳國公竇抗本官兼納言，黄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八月己丑，世民爲西討行軍元帥。戊申，文靜除名。十月，抗罷爲左武候大將軍。			
二年己卯			正月甲子，叔達兼納言。十月己亥，黄門侍郎、涼州總管楊恭仁遥領納言。			
三年庚辰			三月甲戌，中書侍郎封德彝兼中書令。			
四年辛巳			正月，德彝判吏部尚書。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			
五年壬午						
六年癸未			四月癸酉，德彝爲中書令；恭仁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瑀爲尚書右僕射；寂爲左僕射。			
			四月甲寅，世民爲益州道行臺尚書令。			
			十月己丑，齊王元吉爲司空，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			
			十月甲子，世民領左、右十二衛大將軍。			

七年甲申	八年乙酉	九年丙戌	貞觀 元年丁亥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十二月庚午，太子詹事裴矩檢校侍中。	十一月辛卯，矩罷判黄門侍郎。 庚子，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 癸卯，世民加中書令，元吉加侍中。	六月癸亥，世民爲皇太子。 七月辛卯，太子右庶子高士廉爲侍中，左庶子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尚書左僕射。恭仁罷。 癸巳，士及爲中書令，德彝爲尚書右僕射。 十月庚辰，叔達、瑀坐事免。	六月辛丑，德彝薨。 壬辰，太子少師蕭瑀爲尚書左僕射。 七月壬子，吏部尚書長孫无忌爲尚書右僕射。 八月，士及檢校涼州都督。 戊戌，士廉貶爲安州大都督。 九月辛酉，御史大夫杜淹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士及罷爲殿中監。 十二月壬午，瑀罷。	正月辛亥，兵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監東宫兵馬事。无忌罷。 庚午，刑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 三月壬戌，靖爲關内道行軍大總管。 七月戊申，玄齡兼太子詹事。 十月庚辰，淹薨。 十二月壬辰，黄門侍郎王珪守侍中。	二月戊寅，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尚書右丞魏徵爲祕書監，參豫朝政；靖爲兵部尚書。 八月，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 十二月癸未，加晦罷。
					正月辛未，寂免。

四年庚寅	二月甲寅，珪爲侍中；太常卿蕭瑀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爲中書令；民部尚書戴胄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 七月癸酉，瑀罷爲太子少傅。 八月甲寅，靖爲尚書右僕射。 十一月壬戌，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豫朝政。								
五年辛卯									
六年壬辰	三月，君集以喪罷。 五月，徵檢校侍中。 十月，君集起復。								
七年癸巳	三月戊子，珪罷爲同州刺史。 庚寅，徵爲侍中。 六月辛亥，胄薨。								
八年甲午	十月丙寅，詔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十一月辛未，靖罷爲特進。 十二月辛丑，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								
九年乙未	七月辛巳，恭仁罷爲雍州牧。 十一月壬戌，特進蕭瑀參豫朝政。								
十年丙申	六月壬申，彥博爲尚書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爲侍中，參豫朝政；魏徵罷爲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十二月，瑀罷爲岐州刺史。								
十一年丁酉	六月甲寅，彥博薨。								
十二年戊戌	七月癸酉，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尚書右僕射。 八月戊寅，君集爲吏部尚書；壬寅，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								

十三年己亥	正月，玄齡爲太子少師。 十一月辛亥，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二月壬申，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
十四年庚子	十二月，君集還。
十五年辛丑	
十六年壬寅	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九月丁巳，徵罷爲太子太師。
十七年癸卯	四月乙酉，君集誅。 丁亥，師道罷爲吏部尚書。 己丑，特進蕭瑀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世勣爲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 六月丁酉，士廉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 七月丁酉，玄齡以母喪罷。 八月庚戌，工部尚書張亮爲刑部尚書，參豫朝政。 十月丁巳，玄齡起復。
十八年甲辰	八月丁卯，洎爲侍中，文本爲中書令，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 九月，黄門侍郎褚遂良參豫朝政。 十一月甲子，世勣、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十九年乙巳	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三月壬辰，楊師道攝中書令，无忌攝侍中。 四月丁未，文本薨。 十一月丁亥，師道貶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庚申，洎賜死。
二十年丙午	三月己丑，亮誅。 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十月，貶商州刺史。 七月戊午，无忌爲司徒，玄齡爲司空。 七月丁酉，玄齡以母喪罷。十月丁巳，起復。

二十一年丁未	二十二年戊申	二十三年己酉	永徽元年庚戌	二年辛亥	三年壬子	四年癸丑
正月壬辰，士廉薨。 三月戊子，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十月癸丑，遂良以父喪罷。	正月庚寅，周薨。 己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丙午，无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三省事。 二月，遂良起復。己卯，仁師除名，流于連州。 九月己亥，遂良爲中書令。	五月戊午，勣貶疊州都督。 庚午，行成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季輔兼中書令，禮部尚書于志寧爲侍中。 癸巳，檢校洛州刺史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 九月乙卯，李勣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正月丙午，行成爲侍中。 十月戊辰，勣罷僕射。 十一月，遂良貶同州刺史。	正月乙巳，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己巳，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季輔爲侍中，志寧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正月己巳，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辛巳，節爲侍中，奭守中書令，兵部侍郎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乙丑，行成兼太子少傅，季輔兼太子少保，志寧兼太子少師，節兼太子詹事。 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乙酉，節流桂州。 九月甲戌，遂良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選事。 壬戌，行成薨。 十一月癸丑，兵部尚書崔敦禮爲侍中。 丁巳，奭爲中書令。 十二月庚子，季輔薨。
七月癸卯，玄齡薨。	六月癸未，无忌爲太尉。 九月甲寅，荆王元景爲司徒，吳王恪爲司空。					二月甲申，荆王元景、吳王恪賜死。 己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勣爲司空，徐王元禮爲司徒。

五年甲寅

六年乙卯

顯慶元年丙辰

二年丁巳

三年戊午

四年己未

五年庚申

六月癸亥，奭罷爲吏部尚書。

五月壬辰，瑗爲侍中，濟爲中書令。

七月乙酉，敦禮爲中書令；中書舍人李義府守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九月庚午，遂良貶潭州都督。

十月癸丑，敦禮檢校太子詹事。

正月甲申，志寧爲太子太傅，瑗、濟並罷太子賓客。

三月丙戌，户部侍郎杜正倫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癸未，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敦禮薨。

三月癸丑，義府兼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仍太子賓客；正倫兼度支尚書。

八月丁卯，瑗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

辛未，衛尉卿許敬宗爲侍中。

九月庚寅，正倫兼中書令。

十一月乙酉，正倫貶横州刺史，義府貶普州刺史。

戊子，敬宗權檢校中書令。

戊戌，敬宗爲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兼侍中。

四月丙辰，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乙丑，守黄門侍郎許圉師兼檢校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戊辰，志寧免。

五月己卯，圉師爲中書侍郎、同三品。

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同中書門下三品，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

八月壬子，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九月癸卯，茂將兼左庶子。

十月甲辰，圉師兼右庶子。

十一月丙午，圉師爲左散騎常侍，檢校侍中。

戊午，茂將薨。

癸亥，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丁卯，承慶免。

四月戊辰，无忌爲揚州都督，黔州安置。

龍朔 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三年癸亥	麟德 元年甲子	二年乙丑	乾封 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四月庚辰，雅相爲浿江道行軍總管。	二月甲戌，雅相薨。 丙戌，敬宗爲右相；圉師爲左侍極，檢校左相。 七月戊戌，義府以母喪罷。 八月壬寅，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仍知西臺事。 九月丁丑，義府起復。 十月庚戌，西臺侍郎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 十一月辛未，圉師貶爲虔州刺史。	正月乙丑，義府爲右相。 四月戊子，義府流于繡州。	八月丁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十二月丙戌，儀被殺。 戊子，祥道罷爲司禮太常伯。太子右中護樂彦瑋檢校西臺侍郎，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政事，尋同東西臺三品。	三月甲寅，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 四月戊辰，彦瑋、處約並罷。左侍極陸敦信檢校右相。 十月壬戌，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爲大司憲兼知政事，檢校太子左中護。	四月庚戌，敦信罷爲大司成。 七月庚午，仁軌兼右相，檢校右中護。 八月辛丑，德玄薨。 十二月癸酉，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武、戴至德，東臺侍郎李安期，司列少常伯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 八月辛亥，安期罷爲荆州大都督長史。

總章
元年戊辰
正月壬子，仁軌爲遼東道行軍副總管兼安撫大使、浿江道行軍總管。
四月辛巳，武薨。
十二月甲戌，恪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是歲，勣加太子太師。

二年己巳
二月辛酉，文瓘爲東臺侍郎，右肅機李敬玄爲西臺侍郎，並同東西臺三品。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
元年庚午
正月丁丑，仁軌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
三月壬辰，敬宗以特進致仕。
四月己酉，敬玄以喪免。
七月戊子，敬玄起復。
閏九月甲寅，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
十月乙未，仁本罷爲左肅機。

二年辛未
恪爲侍中，立本爲中書令。

三年壬申
二月己卯，恪薨。
十月，文瓘爲大理卿。
乙亥，至德爲户部尚書，敬玄吏部侍郎，處俊中書侍郎。
十二月，劉仁軌爲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年癸酉
十月壬午，立本薨。

上元
元年甲戌
二月壬午，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

二年乙亥
八月庚子，文瓘爲侍中，處俊爲中書令，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仁軌爲尚書左僕射，至德爲右僕射，敬玄爲吏部尚書。

儀鳳
元年丙子
三月癸卯，黄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月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
六月癸亥，黄門侍郎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庚寅，敬玄爲中書令。
十二月丙午，恒爲河南道大使，元超河北道大使。

九月丙申，徐王元禮薨。
十二月戊申，勣薨。

二年丁丑	三月癸亥，處俊、智周爲太子左庶子，義琰爲右庶子。 四月，太子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辛亥，仁軌爲洮河軍鎮守使。					
三年戊寅	正月丙子，敬玄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 九月癸亥，文瓘薨。 十一月壬子，恒薨。					
調露 元年己卯	正月庚戌，至德薨。 四月辛酉，處俊爲侍中，元超檢校太子左庶子。 十一月戊寅，智周罷爲御史大夫。					
永隆 元年庚辰	四月戊辰，中書侍郎王德真，黄門侍郎裴炎、崔知温，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丁巳，敬玄貶衡州刺史。 己巳，大安貶普州刺史。 九月甲申，德真罷爲相王府長史。					
開耀 元年辛巳	三月辛卯，仁軌兼太子少傅，處俊罷爲太子少保。 七月甲午，仁軌罷左僕射，以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閏七月丁未，元超、知温並守中書令，炎爲侍中。					
永淳 元年壬午	四月丙寅，仁軌爲京副留守，元超、炎留輔皇太子。 丁亥，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祕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 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十月丙寅，黄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弘道 元年癸未	三月庚子，義琰以銀青光禄大夫致仕。 癸丑，知温薨。 四月壬申，待舉檢校太子右庶子，正一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辰，元超罷。 十一月戊申，炎、正一、景先兼於東宫平章事。 十二月甲戌，仁軌罷爲左僕射、京師留守。炎爲中書令。 戊寅，景先守侍中，長倩兵部尚書，待舉左散騎常侍，玄同黄門侍郎，並同中					
	十二月庚午，韓王元嘉爲太尉，霍王元軌爲司徒，舒王元名爲司空。					

		書門下三品。 癸未，正一罷爲國子祭酒。	
光宅 元年甲申		正月癸巳，左散騎常侍韋弘敏爲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丁丑，檢校豫王府長史、太常卿王德真爲侍中。中書侍郎、豫王府司馬劉禕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閏五月甲子，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午，承嗣罷爲禮部尚書。 十月丁亥，鳳閣舍人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鴦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 丙申，炎被殺。 丁酉，景先貶辰州刺史，弘敏貶汾州刺史，景諶罷守司賓少卿。守右史沈君諒、著作郎崔謇並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一月丁卯，待舉罷爲左庶子。鸞臺侍郎韋方質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垂拱 元年乙酉		正月戊辰，仁軌薨。 庚戌，味道守內史、同三品。 二月乙巳，承嗣同鳳閣鸞臺三品。君諒罷。右肅政臺御史大夫韋思謙、秋官尚書裴居道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三月辛酉，承嗣罷，謇使河北，罷。 四月丙子，味道貶青州刺史。 五月丙午，居道爲內史。 丁未，德真罷爲同州刺史，其日流象州。 己酉，冬官尚書蘇良嗣守納言。 壬申，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 七月己酉，玄同自文昌左丞遷鸞臺侍郎。 十一月癸卯，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	
二年丙戌		三月丙辰，玄同爲地官尚書。 十一月丙辰，元嘉自殺，元軌流黔州。	

四月庚辰，長倩爲内史。 五月丙午，居道爲納言。 六月辛未，良嗣守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守文昌右相。 己卯，思謙守納言。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	載初 元年己丑	天授 元年庚寅
三月乙丑，思謙以太中大夫致仕。 四月壬戌，居道爲納言。 五月丙寅，夏官侍郎張光輔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庚午，禕之被殺。 八月壬子，玄同兼檢校納言。 十二月壬辰，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				
九月丁卯，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騫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丙辰，光輔爲諸軍節度，長倩爲後軍大總管，討越王貞。 十二月己亥，味道被殺。				
二月甲寅，方質守地官尚書。 三月甲寅，本立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 甲子，光輔守納言。 癸酉，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光輔守内史。 五月丙辰，待價爲安息道行軍總管。 七月丙子，待價流繡州。 戊寅，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八月甲申，光輔被殺。 閏九月甲午，玄同被殺。 十月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一月戊子，承嗣爲文昌左相，長倩爲文昌右相，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良嗣爲特進，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文偉守内史，鳳閣侍郎武攸寧納言，居道爲太子少保。 甲午，方質流于儋州。 三月丁亥，良嗣薨。 四月丁巳，履冰被殺。				
七月辛巳，元名流和州。		正月丁巳，元名爲司徒。		

		二年辛卯	八月甲寅，居道下獄死。 九月丙戌，給事中傅游藝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司賓卿史務滋守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納言。 十月甲子，秦客貶遵化尉。 辛未，文偉貶珍州刺史。
	長壽 元年壬辰		一月庚子，務滋自殺。 五月丁亥，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 六月庚戌，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癸卯，長倩爲輔國大將軍。 八月戊申，攸寧罷爲左羽林衛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爲司禮卿，兼判納言事。 九月壬辰，游藝自殺。 癸巳，攸寧守納言，冬官侍郎裴行本，洛州司馬狄仁傑守地官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被殺。 壬戌，思晦被殺。
		二年癸巳	一月庚子，夏官侍郎婁師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乙卯，昭德爲夏官侍郎。
			一月戊辰，夏官尚書楊執柔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庚午，知古貶江夏令，行本流嶺南，仁傑貶彭澤令。 庚辰，司刑卿李游道爲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二月戊午，秋官尚書袁智弘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戊寅，承嗣罷爲特進，攸寧罷爲冬官尚書，執柔罷守地官尚書。 基、秋官侍郎崔元綜、夏官侍郎李昭德、權檢校天官侍郎姚璹、守容州都督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辛巳，營繕大匠王璿守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九月辛丑，璹罷爲司賓少卿。 癸丑，游道、智弘、神基、元素、璿並流嶺南。

九月癸丑，文昌右丞韋巨源，秋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司賓卿豆盧欽望守內史。	延載 元年甲午	萬歲登封 元年乙未
二月甲午，師德爲秋官尚書，充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 三月甲申，昭德爲檢校內史，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四月壬戌，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 七月癸未，嵩岳山人武什方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什方乞歸山，遣之。 戊辰，孝傑爲瀚海道行軍總管。 己巳，姚璹守納言，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爲鸞臺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檢校鳳閣侍郎，洛州司馬杜景佺 戊寅，元綜流于振州。 九月壬寅，昭德貶南賓尉。 十月壬申，文昌右丞李元素守鳳閣侍郎，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正月戊子，欽望貶趙州刺史，巨源鄜州刺史，景佺溱州刺史，味道集州刺史，元方綏州刺史。 丙午，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 二月丙辰，允元薨。 七月辛酉，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
一月甲寅，師德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 三月壬寅，孝傑免。 四月癸酉，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庚子，師德貶原州司馬。 七月辛亥，璹爲榆關道安撫副大使。 九月庚申，并州長史王方慶爲鸞臺侍郎，殿中監李道廣，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己卯，方慶爲鳳閣侍郎。	萬歲通天 元年丙申	

神功
元年丁酉

正月壬戌，元素、元亨被殺。
甲子，師德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四月癸酉，前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王及善爲內史。
五月癸卯，師德爲清邊道行軍副大總管。
六月己卯，尚方少監宗楚客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戊子，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道廣兼檢校洛州長史。
辛卯，師德安撫河北。
七月丁酉，承嗣、三思並罷。
八月丙戌，璿罷爲益州長史。
庚子，仁傑兼納言，三思檢校內史，欽望自太子宮尹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
九月甲子，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戊寅，仁傑爲河北道副元帥，檢校納言。
庚戌，師德守納言。
十月癸卯，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閏十月甲寅，仁傑爲鸞臺侍郎，景佺爲鳳閣侍郎，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聖曆
元年戊戌

正月丙寅，楚客罷爲文昌左丞。
丁亥，道廣罷爲汴州刺史。
二月乙未，欽望罷爲太子賓客。
三月甲戌，師德爲納言。
四月辛丑，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
七月辛未，景佺罷爲秋官尚書。
八月甲午，方慶罷爲麟臺監，修國史。
庚子，三思檢校內史，仁傑兼納言。
九月甲子，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戊寅，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檢校納言。
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癸卯，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臺少監監修國史、知鳳閣侍郎李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二年己亥 臘月戊子，檢校左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魏元忠爲鳳閣鸞臺平章事。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二月庚申，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三月甲戌，師德爲納言。 四月壬辰，魏元忠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師德副之。 壬寅，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 八月庚子，再思罷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及善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太子宮尹欽望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 丁未，師德薨。試天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戊申，三思爲内史。 九月庚辰，及善薨。	久視 元年庚子 正月戊午，頊貶琰川尉。 壬申，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 丁酉，狄仁傑爲内史。 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爲納言。 二月乙未，欽望罷爲太子賓客。 三月癸丑，元忠兼洛州長史。 辛未，嶠守鸞臺侍郎兼修國史。 甲戌，頊加左控鶴内供奉。 六月丁亥，元忠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 閏七月己丑，嶠罷爲成均祭酒。守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庚戌，元忠爲隴右諸軍州大總管。 九月辛丑，仁傑薨。 十月辛亥，元忠爲蕭關道行軍大總管。 丁巳，巨源罷爲地官尚書。文昌右丞韋安石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長安 元年辛丑 二月己酉，鸞臺侍郎李懷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三月己卯，元崇爲鳳閣侍郎。

丙申，錫流循州。 四月癸丑，元崇往并州以北檢校諸軍州兵馬。 五月丁丑，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丙申，天官侍郎顧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六月庚申，元崇兼知夏官尚書事，夏官侍郎、右奉宸内供奉李迥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七月壬午，味道充使往幽、平等州按察兵馬。 甲申，懷遠罷爲秋官尚書。 十月丙寅，元忠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羣牧大使。 十一月壬申，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 甲午，元崇加相王府長史，安石加檢校太子左庶子。	三月丙戌，迥秀充使山東諸州安置軍馬并檢校武騎兵。 五月，元忠爲安北道行軍副元帥，尋授并州道行軍大總管兼宣勞使、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并州事。 十月甲辰，琮薨。 甲寅，元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味道、迥秀、安石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二月甲午，元忠爲安東道安撫使。	閏四月庚午，嶠兼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丁丑，安石爲神都留守，判天官、秋官二尚書事。 己卯，嶠知納言事。 五月戊戌，元忠兼左庶子。 七月壬寅，正諫大夫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庚戌，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九月丁酉，元忠貶高要尉。	正月壬子，天官侍郎韋嗣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 壬申，敬則致仕。 三月己丑，嗣立檢校汴州刺史。
	十一月甲子，相王旦爲司徒。	四月庚子，相王旦罷。	

己亥，貶味道坊州刺史。夏官侍郎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休璟行右庶子。

四月壬戌，安石知納言事，嶠知内史事。

六月辛酉，元崇罷爲相王府長史，一事以上並同三品。

乙丑，天官侍郎崔玄暐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嗣立追赴宮所。

丁丑，嶠爲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

壬午，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七月丙戌，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守内史。

甲午，楚客貶原州都督。

八月甲寅，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

庚申，休璟兼幽營二州都督、安東都護。

辛酉，元崇兼知春官尚書。

庚辰，元崇爲司僕卿。

九月壬子，元之知羣牧使，兼攝右肅政臺御史大夫、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十月辛酉，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權檢校左臺大夫。

甲戌，判秋官侍郎張柬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乙亥，嗣立檢校魏州刺史。

壬午，懷州長史房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一月丁亥，天官侍郎韋承慶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休璟行右侍郎。

癸卯，嶠罷爲地官尚書，監修國史。

丁未，玄暐兼檢校太子右庶子。

十二月丙辰，嗣立罷爲成均祭酒。

神龍元年乙巳

正月甲辰，司刑少卿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丙午，安國相王爲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

庚戌，玄暐守内史。左羽林將軍敬暉、檢校左羽林將軍桓彦範並爲納言。

柬之爲天官尚書，恕己爲鳳閣侍郎，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二月甲寅，再思爲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罷爲豪州刺史，韋承慶貶高要尉，融除名，流高州。

正月丙午，安國相王爲太尉。

二月丙寅，梁王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丁卯，右散騎常侍武攸暨爲司徒。

辛未，安國相王讓太尉、同三品。

甲戌，太子少詹事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安石罷爲守刑部尚書。

三月己丑，恕己守中書令。

四月辛亥，恕己爲中書令，彦範爲侍中，柬之爲天官尚書。

丁卯，元忠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未，暉爲侍中。

甲戌，元忠爲兵部尚書，安石爲吏部尚書，懷遠爲左散騎常侍，休璟自涼州入爲輔國大將軍，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再思檢校揚州大都督。玄暐爲特進，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欽明守刑部尚書。

乙亥，柬之爲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甲午，安石兼檢校中書令。玄暐罷爲博陵郡王，柬之罷爲漢陽郡王，恕己爲南陽郡王，暉罷爲平陽郡王，彦範罷爲扶陽郡王，元忠兼侍中。

庚子，懷遠爲左散騎常侍。

甲辰，休璟爲尚書左僕射，欽望自特進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癸亥，欽望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

中書令。

七月辛巳，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欽望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

九月癸巳，巨源罷爲禮部尚書。

十月丁未，休璟爲京留守，仍判尚書省事。

辛未，元忠爲中書令，再思行侍中。

二年丙午

正月戊戌，守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中書門下章事。

二月乙未，禮部尚書韋巨源守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甲辰，安石罷爲户部尚書。户部尚書蘇瓌守侍中。

戊申，休璟致仕。

四月己丑，懷遠致仕。

六月戊寅，貶暉爲崖州司馬，彦範瀧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

七月丙寅，元忠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事。嶠守中書令。

丁丑，三思、攸暨罷。

辛未，懷遠復爲同中書門下三品。流暉于嘉州，彦範于瀘州，恕己于環州，玄暐于古州，東之于瀧州。 八月丙子，欽明貶申州刺史。 九月戊午，懷遠薨。 十月癸巳，瓌爲侍中。 十二月丙申，欽望爲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軍國重事。元忠爲尚書左僕射。	七月壬戌，嶠爲中書令，巨源爲吏部尚書，元忠加特進。 八月丙戌，元忠以特進致仕。 九月丁酉，惟謙罷爲國子祭酒。行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僕卿，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黄門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辰，至忠行中書侍郎。 辛亥，再思爲中書令，巨源、處訥爲侍中。瓌罷爲行吏部尚書。	七月癸巳，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壬寅，巨源爲尚書左僕射，再思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戊午，楚客爲中書令，至忠守侍中，太府卿韋嗣立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兼檢校吏部侍郎崔湜，守兵部侍郎趙彦昭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寅，禮部尚書韋温爲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丙戌，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 六月癸卯，再思薨。 八月乙酉，嶠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安石自特進爲侍中，至忠爲中書令。 九月，巨源爲都留守。 戊辰，瓌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甲戌，欽望薨。 十二月壬辰，前右僕射、同三品、宋國公致仕唐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景雲元年庚戌

二年辛亥

六月壬午，工部尚書張錫、刑部尚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侍郎崔湜、中書侍郎岑羲、吏部尚書張嘉福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温總知内外兵馬。

甲申，相王參謀政事。

壬辰，嘉福持節河北道巡撫，羲持節河南道巡撫，處訥持節關内道巡撫。

庚子，巨源誅。

辛丑，朝邑尉劉幽求爲中書舍人，苑總監鍾紹京爲中書侍郎，並參豫機務。

壬寅，紹京、黄門侍郎李日知、殿中監平王隆基並同中書門下三品。至忠貶許州刺史，嗣立宋州刺史，彦昭絳州刺史，湜華州刺史。處訥、楚客、温誅。

癸卯，隆基同中書門下三品。紹京行中書令。嘉福誅。

乙巳，紹京罷爲户部尚書。

丙午，太常少卿薛稷爲黄門侍郎，參豫機務。

丁未，隆基爲皇太子。

戊申，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嗣立、至忠爲中書令；彦昭爲中書侍郎，湜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癸丑，兵部尚書崔日用行黄門侍郎，參知機務；稷爲中書侍郎。

丁巳，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兼太子左庶子，璟兼右庶子。義罷爲右散騎常侍。

壬戌，湜罷爲尚書左丞，錫貶絳州刺史，至忠爲晉州刺史，彦昭爲宋州刺史，嗣立爲許州刺史。

丙寅，元之兼中書令，璟爲尚書左僕射。嶠貶爲懷州刺史。

丁卯，休璟致仕，仁亶罷爲左衛大將軍。

己巳，日用罷爲雍州刺史，稷罷爲左散騎常侍。

八月癸巳，談罷爲蒲州刺史。

十一月戊申，元崇爲中書令兼兵部尚書。

壬子，安石罷爲太子少保，璟罷爲少傅。宋王成器爲尚書左僕射。

正月己未，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説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甲申，璟貶楚州刺史，元之申州刺史。

丙戌，韋安石爲侍中，幽求罷爲户部尚書。

四月甲申，安石爲中書令。

六月甲申，安國相王罷參謀政事，加太尉。

十一月己巳，宋王成器爲司徒兼揚州大都督。

四月甲申，宋王憲讓司徒爲太子賓客。

年號	宰相
先天 元年壬子	辛卯，日知守侍中。 庚戌，安石加開府儀同三司。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左臺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庚午，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九月乙亥，懷貞守侍中。 十月甲辰，日知罷爲户部尚書，元振罷爲吏部尚書，説罷爲尚書左丞，懷貞罷爲左臺御史大夫，安石罷爲特進。中書侍郎陸象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開元 元年癸丑	正月壬辰，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 乙未，竇懷貞、户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六月癸丑，羲爲侍中。 壬戌，知古爲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乙亥，懷貞爲尚書右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 八月庚戌，湜檢校中書令；幽求守尚書右僕射，懷貞守左僕射，並同三品；知古守侍中。 戊午，幽求流于封州。
三師	
三公	八月己酉，宋王成器爲司空。 八月壬寅，宋王成器爲太尉，申王撝爲司徒，邠王守禮爲司空。 九月丙寅，宋王憲罷爲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甲寅	正月己卯，懷慎檢校黃門監。 甲申，和戎、大武諸軍節度使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 五月辛亥，知古罷守工部尚書。 七月，訥除名。	三年乙卯	正月癸卯，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	四年丙辰	正月丙申，懷慎檢校吏部尚書。 十一月己卯，懷慎去官養疾。 丙申，尚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閏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罷爲開府儀同三司，乾曜罷爲京兆尹。 爲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五年丁巳		六年戊午		七年己未	
八年庚申	正月辛巳，頲罷爲禮部尚書，璟罷爲開府儀同三司。京兆尹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張嘉貞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年辛酉	九月癸亥，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年壬戌		十一年癸亥	二月己酉，嘉貞貶幽州刺史。			

十二年甲子	癸亥，説兼中書令。 四月甲子，説爲中書令，吏部尚書王睃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己丑，睃持節朔方節度使，兼知河北、河東、隴右、河西兵馬使，六月巡邊。 十二月庚申，睃貶蘄州刺史。											
十三年乙丑		十一月壬辰，説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十四年丙寅		四月丁巳，户部侍郎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庚申，説罷爲尚書右丞相。 九月己丑，磧西節度使杜暹檢校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五年丁卯												
十六年戊辰		十一月癸巳，河西節度使蕭嵩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七年己巳		六月甲戌，元紘罷爲曹州刺史，乾曜罷爲左丞相，暹罷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嵩爲兼中書令；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郎，户部侍郎宇文融爲黄門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卯，光庭兼御史大夫。 九月壬子，融貶汝州刺史。										
十八年庚午		正月辛卯，光庭爲侍中。四月乙丑，兼吏部尚書。										
十九年辛未												
二十年壬申		十二月壬申，嵩爲兵部尚書。										
二十一年癸酉		三月乙巳，光庭薨。 甲寅，尚書右丞韓休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丁巳，嵩罷爲右丞相，休罷爲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裴耀卿守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檢校中書侍郎起復張九齡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十二年甲戌		五月戊子，耀卿爲侍中，九齡爲中書令，黄門侍郎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 七月甲申，九齡爲河南開稻田使。 八月，耀卿爲江淮以南回造使。
二十三年乙亥												十一月壬寅，林甫爲户部尚書。
二十四年丙子												七月庚子，林甫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壬寅，耀卿罷爲左丞相，九齡罷爲右丞相。林甫兼中書令，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守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二月丙寅，仙客知門下省事。
二十五年丁丑												
二十六年戊寅												正月乙亥，仙客守侍中。 正月壬辰，林甫持節遥領隴右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二月乙卯，仙客遥領河東節度使。 五月乙酉，林甫遥領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判涼州事。
二十七年己卯												四月己丑，林甫爲吏部尚書，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
二十八年庚辰												十一月，仙客罷節度使。
二十九年辛巳												
天寶 元年壬午												七月辛丑，仙客薨。 八月丁丑，刑部侍郎李適之爲左相。 壬辰，林甫爲尚書左僕射，適之兼兵部尚書。
二年癸未												
三載甲申												
四載乙酉												
五載丙戌												四月庚寅，適之罷爲太子少保。 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戊申，慶王琮爲司徒。
												六月庚子，忠王浚爲皇太子。
												十一月庚戌，邠王守禮薨。 辛未，宋王憲薨。

六載丁亥	三月甲辰，希烈爲左相兼兵部尚書。										
七載戊子											
八載己丑											
九載庚寅											
十載辛卯	正月丁酉，林甫遥領單于、安北副大都護，充朔方節度等使。										
十一載壬辰	四月丙戌，林甫罷都護。 十一月乙卯，林甫死。 庚申，御史大夫判度支事、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十二載癸巳	十二月戊子，希烈爲祕書省圖書使。										
十三載甲午	八月丙戌，希烈罷爲太子太師。文部侍郎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										
十四載乙未											
至德 元載丙申	六月丙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子，憲部侍郎房琯爲文部尚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門下平章事。 庚午，見素、琯、渙赴靈武。 八月庚子，見素爲左相，蜀郡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甲寅，憲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午，渙爲江南宣慰使。										
二載丁酉	正月甲寅，圓自蜀來。 三月辛酉，見素罷爲左僕射，冕罷爲右僕射。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爲左相。 五月丁巳，琯罷爲太子少師。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平章事。 八月甲申，渙罷爲左散騎常侍、餘杭郡太守。鎬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 十二月甲寅，晉卿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午，圓爲中書令，麟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卿行侍中。										

乾元 元年戊戌		二年己亥				
五月戊子，鎬罷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乙未，圓罷爲太子少師，麟罷爲太子少傅。太常少卿王嶼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甲午，兵部侍郎吕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 乙未，晉卿罷爲太子太傅，嶼罷爲刑部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李峴爲吏部尚書，中書舍人李揆爲中書侍郎，户部侍郎第五琦，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辛巳，峴貶蜀州刺史。 七月辛卯，諲以母喪罷。十月壬戌，起復。 十一月庚午，琦貶忠州刺史。 十二月甲午，諲充勾當度支使；丙午，爲黄門侍郎。				
上元 元年庚子		二年辛丑		寶應 元年壬寅		廣德 元年癸卯
五月丙午，晉卿爲侍中。 壬子，諲罷爲太子賓客。		二月癸未，揆貶袁州長史。河中節度使蕭華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己未，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辰月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户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丙寅，載行中書侍郎，勾當轉運租庸支度使。		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壬子，雍王适兼中書令。 十月壬辰，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十二月乙未，晉卿罷爲太子太保。檢校禮部尚書李峴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遵慶罷爲太子少傅。
上元 元年庚子		二年辛丑		寶應 元年壬寅		二年甲辰
三月甲戌，楚王俶封成王。 五月庚寅，俶爲皇太子。 八月丙辰，光弼爲侍中，子儀兼中書令。		正月辛巳，光弼加太尉兼中書令。 閏四月丁卯，河東節度副大使王思禮爲司空。		三月戊戌，光弼罷太尉，復兼侍中。 五月庚子，光弼復爲太尉。思禮薨。		正月乙卯，雍王适爲皇太子。 癸亥，峴罷爲太子詹事，晏罷爲太子賓客。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黄門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卯，鴻漸加莊宅使；四月甲午，爲中書侍郎。
				正月壬午，李輔國爲司空；十月壬戌，死。		四月壬午，朔方行營節度使、尚
				六月癸未，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爲司空兼兵部尚書。		七月乙酉，光弼薨。 九月辛亥，子儀爲太尉，抱玉爲司徒。甲寅，子儀讓，罷之。 十二月乙丑，子儀爲尚書令。辛未，

	八月丙寅，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道行營節度事。 壬申，縉罷侍中；甲午，兼東都留守。	永泰 元年乙巳	八月庚辰，縉爲河南副元帥。	大曆 元年丙午	二月壬子，鴻漸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尹，持節山南西道、劍南東川西川、邛南、西山等道副元帥，仍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	二年丁未	六月丙戌，鴻漸自劍南追至。	三年戊申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太保僕固懷恩爲太保。		九月丁酉，懷恩死。						
子儀讓罷之。	三月丙午，抱玉讓司徒。						閏六月己酉，子儀爲司徒。 庚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司空，兼檢校尚書左僕射。	

	二月乙卯，鴻漸讓山、劍副元帥。 六月戊申，縉罷副元帥、都統行營節度事。 十一月壬申，鴻漸罷。 癸酉，載權知門下省事。 丙子，尚書左僕射裴冕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戊戌，冕薨。	四年己酉						
	四月庚申，縉至自太原。	五年庚戌						
		六年辛亥						
		七年壬子						
		八年癸丑						
	二月戊申，承嗣爲太尉。	九年甲寅						

十年乙卯

十一年丙辰

十二年丁巳

三月辛巳，載誅，縉貶括州刺史。
四月壬午，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己巳，縉薨。

十三年戊午

十四年己未

三月丁未，前淮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本官同平章事。
閏五月甲戌，袞貶河南少尹。河南少尹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甲辰，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壬午，琳罷爲工部尚書。

建中元年庚申

六月甲午，祐甫薨。

二年辛酉

二月乙巳，炎爲中書侍郎，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庚申，永平軍節度使張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炎罷爲左僕射。

三年壬戌

四月戊寅，鎰罷爲鳳翔節度使。
十月丙辰，吏部侍郎關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癸未，承嗣死。
閏五月甲申，子儀加尚父，兼太尉、中書令。
六月己亥，平盧淄青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正己爲司徒，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寶臣爲司空。

正月戊辰，寶臣死。
六月辛丑，子儀薨。
七月庚申，檢校右僕射侯希逸爲司空，是日卒。
壬午，幽州隴右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司空兼中書令朱泚爲太尉。
八月辛卯，正己死。

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二年丙寅	三年丁卯
十月丁巳，户部尚書蕭復爲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爲刑部侍郎，京兆府户曹參軍、翰林學士姜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癸巳，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爲中書令、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慈隰行營兵馬副元帥。 十二月壬戌，杞貶新州司馬。	正月癸酉，播罷爲刑部尚書。 丙戌，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復爲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 四月甲寅，公輔罷爲左庶子。 六月己酉，李晟爲中書令。 癸丑，從一爲中書侍郎，翰爲門下侍郎。 甲寅，朔方節度使、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渾瑊爲侍中。 丙辰，忠臣誅。 八月癸卯，瑊爲河中、同絳、陝虢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 丙午，瑊兼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 十月辛丑，檢校司徒李勉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乙丑，復罷爲左庶子。 十二月己卯，勉加太清宮使，翰加太微宮使，從一集賢殿大學士。	四月丙戌，瑊爲河中招撫使。 六月辛卯，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卯，河東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馬燧兼侍中。延賞罷爲左僕射。 九月辛亥，從一罷爲户部尚書。	正月壬寅，翰罷爲太子賓客。吏部侍郎劉滋爲左散騎常侍，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癸丑，映判兵部，勉判刑部，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户部、工部。 十二月丁巳，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 庚申，造罷爲右庶子。	正月壬寅，尚書左僕射張延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丁未，晟爲太尉。

	壬子，滋罷守左散騎常侍，映貶夔州刺史。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年戊辰	七月庚戌，珙爲邠寧慶副元帥。								
	三月辛亥，燧罷副元帥。	五年己巳	二月庚子，御史大夫竇參爲中書侍郎，大理卿董晉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丙戌，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甲辰，泌薨。								
	七月壬申，延賞薨。										
	八月己丑，渾罷爲散騎常侍。										

十四年戊寅 四月丁丑，損爲脩八陵使。 七月壬申，宗儒罷爲太子右庶子。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損爲門下侍郎。	十五年己卯 十二月辛未，瑊薨。	十六年庚辰 九月庚戌，餘慶貶郴州司馬。 庚申，太常卿齊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七年辛巳	十八年壬午	十九年癸未 三月壬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己未，抗罷爲太子賓客。 閏十一月丁巳，損薨。 十二月庚申，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十年甲申	永貞 元年乙酉 二月辛亥，吏部侍郎韋執誼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丙戌，佑檢校司徒。 庚寅，郢爲刑部尚書，珣瑜爲吏部尚書，執誼爲中書侍郎。 七月乙未，郢罷守刑部尚書，珣瑜罷守吏部尚書。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 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未，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癸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丁酉，貶薨。 戊戌，滋罷爲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十一月壬申，執誼貶崖州司馬。 十二月壬戌，中書舍人鄭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和 元年丙戌	二年丁亥	三年戊子	四年己丑	五年庚寅	六年辛卯	七年壬辰	八年癸巳	九年甲午
十一月庚戌，餘慶罷爲河南尹。	正月乙巳，黄裳罷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中節度使。 己酉，御史中丞武元衡爲門下侍郎，中書舍人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酉，元衡兼判户部；十月丁卯，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九月庚寅，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于頔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丙申，户部侍郎裴垍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綑爲門下侍郎。 戊戌，吉甫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二月丁卯，綑罷爲太子賓客。給事中李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丙寅，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庚申，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辛未，德輿罷爲禮部尚書。	二月癸卯，絳罷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己丑，户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壬申，藩罷爲太子詹事。		三月甲子，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己巳，至自西川。	六月壬寅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爲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庚申，垍罷爲兵部尚書。			十月丙午，吉甫薨。
								十二月庚戌，弘靖守中書侍郎。
								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癸巳，佑爲太保致仕。		
							二月丁酉，頔貶恩王傅。	
								四月丁未，佑爲司徒。
								九月庚寅，頔守司空。

十年乙未	十一年丙申	十二年丁酉	十三年戊戌	十四年己亥	十五年庚子
六月癸卯，元衡爲盜殺。 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己巳，弘靖罷檢校吏部尚書、河東節度使。 二月乙巳，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貫之爲中書侍郎。 八月壬寅，貫之罷爲吏部侍郎。 十二月丁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王涯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丙辰，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彰義節度、淮西宣慰處置使，户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丁未，逢吉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十月甲戌，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鄘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戊寅，鄘至。	三月戊戌，鄘罷爲户部尚書。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辛丑，夷簡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八月壬子，涯罷爲兵部侍郎。 九月甲辰，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工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使各如故。	四月辛未，异薨。 丙子，度檢校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 七月丁酉，鎛守門下侍郎，河陽節度使令狐楚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酉，宣武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同平章事韓弘兼中書令。 十二月己卯，羣罷爲湖南觀察使。	正月壬午，鎛罷度支。 閏月丁未，鎛貶崖州司户參軍。 辛亥，楚爲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蕭俛、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段文昌並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丁卯，楚罷爲宣歙觀察使。 八月戊戌，俛爲門下侍郎，御史中丞崔植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守司徒。					九月戊午，檢校左僕射、河東節度使裴度守司空。

年號						
長慶 元年辛丑	正月壬戌，俛罷爲尚書右僕射。 二月壬午，文昌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杜元穎守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丙寅，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壬寅	二月辛巳，植罷爲刑部尚書。工部侍郎元稹守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穎爲中書侍郎。 三月戊午，度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播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六月甲子，度罷爲尚書左僕射，稹罷爲同州刺史。兵部尚書李逢吉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寅，夷簡分司東都。					
三年癸卯	三月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復判户部。 十月己丑，元穎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庚寅，僧孺爲中書侍郎。					
四年甲辰	五月乙卯，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丙申，度同平章事。 乙酉，逢吉爲尚書左僕射。					
寶曆 元年乙巳	正月乙卯，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昌節度使。 辛酉，程守中書侍郎，易直守門下侍郎。 七月庚午，易直罷度支。					
二年丙午	二月丁未，裴度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丙申，度判度支。 九月壬午，程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					

三師						
		三月戊午，度守司空。 十二月庚寅，弘卒。				
三公		八月癸卯，度守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六月丙申，橫海軍節度使李光顏守司徒。	二月丁未，度守司空。	九月戊寅，光顏卒。	

	大和 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	三年己酉	四年庚戌	五年辛亥	六年壬子	七年癸丑
	十一月甲申，逢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庚戌，兵部侍郎、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申，度兼門下侍郎，易直尚書右僕射。	十月癸酉，易直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壬申，處厚薨。 戊寅，兵部侍郎、翰林學士路隋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甲戌，吏部侍郎李宗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己酉，元穎貶邵州刺史。	正月辛卯，牛僧孺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丁未，度平章軍國重事。 己酉，隋爲門下侍郎，宗閔爲中書侍郎。 七月癸未，尚書右丞宋申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壬午，度爲司徒兼侍中、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太子右庶子。 乙丑，僧孺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己酉，隋爲門下侍郎，宗閔爲中書侍郎。	十二月乙丑，僧孺爲中書侍郎。	二月丙戌，兵部尚書李德裕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乙亥，宗閔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興元節度使。 七月丁酉，德裕爲中書侍郎。 壬寅，尚書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涯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年，隋爲太子太師。
			十一月乙巳，智興爲太傅。	六月己巳，檢校司徒、平章事李載義守太保。			
		九月甲午，武寧軍節度使王智興守司徒。		六月丁未，度守司徒。 九月壬午，度爲司徒。			
		正月癸未，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守司徒。 丙寅，重胤卒。					

八年甲寅	九年乙卯	開成元年丙辰	二年丁巳	三年戊午
三月戊午，涯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 十月庚寅，李宗閔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甲午，德裕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	四月丙申，隋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鎮海軍節度使。 戊戌，浙西觀察使賈餗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壬寅，宗閔貶明州刺史。 七月辛亥，御史大夫李固言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丁卯，固言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 己巳，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乙亥，涯兼諸道鹽鐵榷茶使。 庚子，度兼中書令。 十一月甲子，訓斬首於昆明池。尚書右僕射鄭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丑，元輿、餗爲仇士良所殺。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平章事。	正月甲子，覃兼門下侍郎，石爲中書侍郎。 四月甲午，李固言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兼鹽鐵使。 丙申，固言判户部。五月己巳，罷。 八月己酉，覃兼國子祭酒。石罷度支。	四月戊戌，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戊申，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十一月壬戌，石罷鹽鐵使。	正月戊辰，户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楊嗣復，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丙子，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 三月庚午，覃爲太子太師。 四月丙申，珏罷户部。 七月戊辰，嗣復罷鹽鐵使。
	七月癸酉，智興卒。 十一月癸丑，載義守太傅。		四月庚申，載義卒。	
	五月辛未，涯爲司空。 十一月乙丑，仇士良殺涯。			

九月己巳，夷行爲門下侍郎，珏、嗣復爲中書侍郎。 十二月辛丑，度守司徒兼中書令。 丙午，覃罷太子太師，五日一入中書。	四年己未	閏正月己亥，度來朝。 五月丙申，覃罷爲尚書左僕射，夷行罷爲吏部侍郎。 七月甲辰，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壬午，嗣復爲門下侍郎，鄲爲中書侍郎。	五年庚申	二月癸丑，珏兼户部尚書，嗣復兼吏部尚書，鄲兼禮部尚書。 五月己卯，珏爲門下侍郎。嗣復罷，守吏部尚書、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崔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庚午，珏貶太常卿。 九月丁丑，淮南節度副大使、檢校右僕射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辰，珙爲中書侍郎。	會昌 元年辛酉	三月甲戌，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癸亥，鄲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
					二年壬戌	正月己亥，夷行爲尚書左僕射，珙爲尚書右僕射。 二月丁丑，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李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三月丙申，紳權判度支。 六月，夷行罷爲太子太保。 七月，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癸亥	二月辛未，珙罷守尚書右僕射。 五月壬寅，紳爲門下侍郎。 戊申，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崔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戌，紳爲尚書右僕射。
閏七月壬戌，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駙馬都尉杜悰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淮南	四年甲子					
三月丙戌，度薨。				正月己亥，李德裕爲司空。		六月辛酉，德裕爲司徒。
八月戊申，德裕守太尉。						

節度使。 八月庚戌，讓夷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鉉兼户部尚書，悰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五年乙丑	正月己未，德裕加特進。 五月壬戌，鉉罷爲户部尚書，悰罷爲尚書右僕射。 乙丑，户部侍郎判户部李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户部。 七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鄭肅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年丙寅	四月丙子，德裕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 辛卯，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讓夷爲司空兼門下侍郎。 五月乙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肅本檢校官、荆南節度使。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回爲門下侍郎，敏中爲中書侍郎。	大中 元年丁卯	三月，商檢校兵部尚書、武昌軍節度使。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丙申，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	二年戊辰	正月丙寅，敏中兼刑部尚書，元式兼户部尚書，琮兼禮部尚書。 己卯，刑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庚戌，敏中、琮爲門下侍郎，植、墀爲中書侍郎。 十一月壬午，琮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三年己巳	三月，墀兼刑部尚書，敏中爲尚書右僕射，植檢校禮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 四月乙酉，御史大夫崔鉉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墀檢校刑部尚書、東川節度使，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年庚午	六月戊申，扶薨。户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守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八月庚戌，罷判。 十月辛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年辛未	三月甲申，敏中爲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

兵馬都統制置使，并南北路供軍使兼邠寧慶等州節度使。 四月乙卯，鉉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龜從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十月戊辰，户部侍郎判户部魏謇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	六年壬申	正月癸巳，綯兼户部尚書。 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 十二月壬午，謇爲中書侍郎。	七年癸酉		十一月乙酉，休罷使。 十二月癸巳，謇罷户部。	八年甲戌	二月甲戌，鉉爲尚書左僕射，綯爲門下侍郎，謇兼禮部尚書，休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 七月丙辰，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九年乙亥	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鄭朗守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戊子，休爲檢校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綯爲尚書右僕射，謇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朗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十二月壬辰，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年丙子	二月辛巳，謇爲檢校户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十月，鄴罷度支。 壬申，朗罷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 十一月己未，慎由爲中書侍郎、禮部尚書，鄴爲工部尚書。	十一年丁丑	正月戊戌，户部侍郎、判度支劉瑑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二月壬申，慎由罷爲檢校禮部尚書、劍南東川節度使。 四月戊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 己酉，鄴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瑑爲工部尚書。	十二年戊寅
十月，敏中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邠寧慶等州節度使。		四月甲辰，敏中檢校司徒、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五月丙寅，璩薨。 十月癸巳，孜爲工部尚書。 十一月己未，綯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甲寅，兵部侍郎、判户部蔣伸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十三年己卯	三月甲戌，伸罷户部。 八月癸卯，鄴爲門下侍郎，伸爲中書侍郎，並兼兵部尚書。孜爲尚書。 十一月戊午，鄴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酉，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咸通 元年庚辰	九月癸酉，孜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伸兼刑部尚書，審權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戊申，敏中爲中書令。 十月己亥，孜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户部尚書、判度支畢諴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辛巳	二月，尚書左僕射、判度支杜悰本官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庚戌，敏中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鳳翔節度使。
四月癸巳，誠罷爲兵部尚書。 五月己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子，審權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鎮海軍節度使。 閏六月，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確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悰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 十月，收爲中書侍郎。	四年癸未	正月己酉，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河中節度使。 二月庚子，審權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誠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 七月，夏侯孜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壬午	二月庚子，悰守司空。 十月丙申，悰爲司徒。	正月庚辰，撫王紘守司空。
三月己亥，確爲中書侍郎。	五年甲申	八月丁卯，孜爲司空。		十二月癸亥，福王綰爲司空。	二月庚戌，敏中還。福王綰薨。	八月丁卯，孜爲司空。

四月，兵部侍郎、判户部蕭寘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戊戌，伸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八月乙卯，收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確兼工部尚書，寘爲中書侍郎。 十一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年乙酉	十月壬申，收檢校工部尚書、宣歙池觀察使。 十一月戊辰，確爲門下侍郎，巖兼刑部尚書，商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七年丙戌	七月甲子，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駙馬都尉于琮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確兼吏部尚書，巖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商兼刑部尚書。	八年丁亥		九年戊子	六月癸卯，商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荆南節度使，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劉瞻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瞻爲中書侍郎。	十年己丑	正月戊午，確加尚書左僕射，巖加右僕射，瞻兼刑部尚書。 三月，確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鎮海軍節度使。 四月丙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駙馬都尉韋保衡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丙辰，瞻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 十一月辛亥，禮部尚書、判度支王鐸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庚寅	四月癸卯，巖檢校司徒、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鐸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十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劉鄴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 鐸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十二年辛卯	二月丁巳，琮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保衡爲右僕射，鐸爲尚書左僕射，鄴爲中書侍郎。以刑部侍郎、判户部趙隱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壬辰
十一月戊戌，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河中節度使。		十月，保衡爲司空，鐸爲司徒。																

	十四年癸巳	乾符 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三年丙申	四年丁酉	五年戊戌
	十月，保衡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十一月庚辰，鄴兼户部尚書，尋爲門下侍郎。隱爲中書侍郎。	二月癸丑，隱檢校兵部尚書、鎮海軍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兼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乙未，坦薨。刑部尚書劉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未，瞻薨。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丙辰，鄴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盧攜，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彦昭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攜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畋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吏部尚書李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彦昭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攜兼工部尚書。		正月，畋兼兵部尚書，攜兼刑部尚書。 閏二月，彦昭罷爲太子太傅。王鐸檢校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攜兼户部尚書。	五月丁酉，畋、攜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東都留守、判户部鄭從讜爲户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吏部侍郎崔沆爲户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空，判東都尚書省，都畿汝防禦使。蔚檢校司
	八月乙卯，保衡爲司徒。 九月癸亥，保衡貶賀州刺史。	十一月，儆爲司空。	五月，儆薨。	六月乙丑，撫王紘爲太尉，未幾，紘薨。	正月丁丑，彦昭爲司空。 六月癸酉，鐸爲司徒。	

	尚書，沆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從讜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鐸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廣明元年庚子	二月壬子，從讜檢校司空兼平章事、河東節度行營招討等使。 六月丙午，攜兼兵部尚書。 十二月甲申，攜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子，黄巢殺琢、沆。			
中和元年辛丑		正月壬申，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遘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澈兼禮部尚書。 己卯，太子少師王鐸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徽罷爲兵部尚書。 四月戊寅，澈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遘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鐸兼侍中。 六月戊戌，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京城西面行營都統鄭畋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京城四面行營都統，鐸守司徒兼太子太保。 七月庚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畋罷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澈爲檢校兵部尚書、鄂岳觀察使，遘兼户部尚書，昭度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二年壬寅		正月辛亥，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兼指揮諸軍兵馬收復京城及諸道租庸等使，權知義成軍節度使。 二月，遘判度支，鐸兼判户部。 己卯，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遘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五月，昭度兼吏部尚書，遘爲尚書左僕射。		
三年癸卯	正月乙亥，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義成軍節度使。 五月，東都留守、檢校司空兼侍中鄭從讜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昭度爲門下侍郎，檢校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二月，建王震守太保。	
			二月己卯，畋爲司空。	五月，畋爲司徒，從讜爲司空。 七月，畋罷爲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

四年甲辰	十月，澈加尚書右僕射，昭度加左僕射，並兼門下侍郎。					
光啓 元年乙巳	三月，澈爲尚書右僕射，昭度加左僕射，並兼門下侍郎。					
二年丙午	三月戊戌，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緯爲中書侍郎，讓能爲工部尚書。					
三年丁未	三月癸未，澈伏誅。緯爲門下侍郎，讓能爲中書侍郎。 六月，緯兼吏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讓能兼兵部尚書，昭度兼侍中。 九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文德 元年戊申	二月，讓能爲尚書右僕射，緯爲左僕射，濬爲中書侍郎。 四月，昭度守中書令，讓能爲尚書左僕射，濬守户部尚書。 六月，昭度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劍南西川節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 九月，緯兼國子祭酒。					
龍紀 元年己酉	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濬兼吏部尚書，崇望爲中書侍郎，讓能兼門下侍郎。 十一月己酉，崇望兼吏部尚書。					
大順 元年庚戌	五月，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					
二年辛亥	正月庚申，緯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濬罷爲檢校尚書右僕射、鄂岳觀察使。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御史中丞徐彦若爲户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崇望判度支。 二月，崇望爲門下侍郎，昭緯、彦若並爲中書侍郎。	正月庚申，緯遷。	八月，昭度爲太保兼侍中。	二月，昭度兼中書令。 四月，昭度守中書令。	十一月戊午，緯爲太保。	
			三月，從讜爲太子太保。 癸未，遘伏誅。 壬辰，昭度爲司徒。	四月，緯爲司空。	三月，緯爲司徒，讓能爲司空。 十二月戊午，讓能爲司徒。	

		景福元年壬子	二年癸丑	乾寧元年甲寅
十月，崇望爲尚書右僕射。 十二月，昭緯兼吏部尚書，彦若兼兵部尚書。	二月，崇望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 三月，户部尚書鄭延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昭緯爲門下侍郎。	正月，彦若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 六月，昭緯爲尚書左僕射，延昌兼刑部尚書。 九月壬辰，檢校司徒、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兼門下侍郎，御史中丞崔胤爲户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昭緯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二月，延昌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磎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延昌罷爲太子少傅。御史大夫徐彦若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胤爲中書侍郎。 戊午，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磎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申，磎罷爲太子少傅。御史大夫徐彦若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綮爲太子少師，昭度太保致仕。	正月己巳，給事中陸希聲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乙未，李磎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 三月，胤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護國節度使。磎罷爲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鎮國節度使。 子少師。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希聲罷爲太子少師，昭度太保致仕。 六月癸巳，吏部尚書孔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彦若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七月庚申，京兆尹、檢校司徒兼户部尚書、判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嗣薛王知柔權知中書事及隨駕置頓使。 甲子，崔胤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昭度爲太傅。	二月，昭度守太傅。	八月辛丑，河東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克用守太師兼中書令，充邠寧
	四月，讓能守太尉。	九月，讓能貶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户參軍。 昭度守司徒。 十月，讓能賜死。		六月癸巳，孔緯爲司空。 九月丙辰，彦若爲司空。 癸亥，緯薨。

辛未，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八月壬子，昭緯罷爲尚書左僕射。搏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判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 九月，胤判户部。 十月，京兆尹孫偓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户部。	三年丙辰	
五月，偓爲兵部侍郎。 七月乙巳，胤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武安軍節度使。偓爲中書侍郎，判户部。 丙午，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甲寅，搏檢校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威勝軍節度使。 戊午，扆爲中書侍郎，判户部。 乙丑，國子監《毛詩》博士朱朴爲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乙未，崔胤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酉，扆貶峽州刺史。 己亥，朴判户部。 戊申，偓爲門下侍郎兼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 十月壬子，偓兼禮部尚書，持節鳳翔四面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 戊午，王搏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癸卯，朴爲中書侍郎。	四年丁巳	光化 元年戊午
四面諸軍行營都統。		
三月，彦若兼侍中、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使。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天復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正月丁未，胤罷守吏部尚書。兵部尚書陸扆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彦若兼門下侍郎。	四月，遠兼吏部尚書。 六月丁卯，崔胤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九月乙巳，彦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清海軍節度使。 丙午，遠罷爲兵部尚書。 戊申，刑部尚書裴贄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扆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	二月，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裴樞爲户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扆兼兵部尚書，贊兼户部尚書。 十一月辛酉，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兼判三司。 丁卯，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甲戌，胤、樞罷，並守工部尚書。	正月丁卯，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 四月，光啓罷爲太子少保。 五月庚午，貽範以母喪罷。 六月丙子，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亥，貽範起復，守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
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韓建守太傅、兼中書令。	十一月，彦若爲太保。			
	十一月，溥爲司空。	六月，溥罷爲工部侍郎。	正月，胤爲司空。	

三年癸亥	天祐 元年甲子	二年乙丑	三年丙寅	四年丁卯	
正月乙巳，胤罷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判左三軍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損判右三軍事、判度支。 閏四月乙卯，損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遠兼兵部尚書，樞爲尚書右僕射。 辛巳，禮部尚書獨孤損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贊罷爲尚書左僕射。 乙未，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裴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丙子，胤兼侍中。檢爲全忠所害。溥罷爲户部侍郎。 二月甲戌，宸貶沂王傅，分司東都。 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以太尉、中書令梁王朱全忠守太師、兼中書令，充諸道兵馬副元帥；四月己卯，判元帥府事。 辛未，兼判八月庚辰，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建守司徒。	正月壬子，崔胤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使如故；六軍十二衛事。 二月庚辰，胤守司徒。宣武宣義天平護國軍節度、晉絳慈隰觀察處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制置等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梁王朱全忠守太尉、中書令，充諸道兵馬副元帥；四月己卯，判元帥府事。 八月庚辰，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建守司徒。 三月丁未，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 十一月辛巳，全忠進封魏王，授相國，總百揆。 十二月丁酉，全忠爲天下兵馬元帥。 癸卯，璨爲司空。 癸丑，璨貶登州刺史。	三月甲子，樞罷爲尚書左僕射。 戊寅，損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靜海軍節度使，禮部侍郎張文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申，吏部侍郎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户部，文蔚爲中書侍郎、判度支，璨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遠罷爲尚書右僕射。 十二月癸卯，璨爲司空、諸道鹽鐵轉運使；癸丑，貶登州刺史。	三月戊寅，全忠爲諸道鹽鐵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 閏十二月丙寅，建削奪官爵。	

表一

丁卯　凡五國梁、晉、岐、淮南、西川。五鎮。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惟晉、岐、淮南稱唐天祐，西川稱唐天復，餘並奉梁正朔。

〔梁〕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廢唐帝爲濟陰王。

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

〔岐〕四月，岐王李茂貞開府。

〔西川〕稱唐天復七年。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吳越〕梁四月，以錢鏐爲吳越王。

〔湖南〕梁四月，以馬殷爲楚王。

〔荆南〕梁四月，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

戊辰　西川稱蜀。

〔梁〕二年二月，梁主晃弒濟陰王。

〔晉〕稱唐天祐五年。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嗣。

〔淮南〕稱唐天祐五年。五月，張顥、徐温弒其節度使楊渥。温復攻顥，殺之。七月，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蜀〕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

己巳

〔福建〕梁三年四月，以王審知爲閩王。

庚午　淮南稱吳。

〔吳〕稱唐天祐七年。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

〔湖南〕梁四年六月，以楚王殷爲天策上將軍。

辛未

〔梁〕乾化元年。

〔蜀〕永平元年。

〔嶺南〕梁三月，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壬申

〔梁〕二年六月，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

〔吳〕稱唐天祐九年。七月，以徐温領鎮海節度使。

癸酉

〔梁〕梁主瑱乾化三年二月，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

〔蜀〕三年六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十月，立子宗衍爲太子。

〔荆南〕梁六月，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甲戌

乙亥

〔梁〕貞明元年。

〔嶺南〕冬，廣州始與梁絶。

丙子

〔蜀〕通正元年。

丁丑　嶺南稱漢。

〔吳〕稱唐天祐十四年。五月，徐温徙治昇州。

〔蜀〕天漢元年。

〔漢〕乾亨元年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戊寅　六國梁、晉、岐、吳、蜀、漢。四鎮。吳越、湖南、荆南、福建。

〔吳〕稱唐天祐十五年。七月，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蜀〕光天元年六月，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漢〕二年十月，越改國號漢。

己卯

〔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蜀〕乾德元年。

庚辰

〔吳〕二年五月，吳王隆演卒，弟溥嗣。

辛巳

〔梁〕龍德元年。

〔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

壬午

癸未　五國唐、岐、吳、蜀、漢。四鎮。吳越、湖南、荆南、福建。

〔唐〕梁龍德三年。

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

稱唐天祐二十年。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閏四月，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八月，梁遣王彦章、張漢傑攻鄆州。十月，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彦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加李嗣源中書令。

〔吳〕三年冬，吳遣使如唐。

〔吳越〕梁二月，以錢鏐爲吳越王。

〔湖南〕冬，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荆南〕冬，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十二月，還鎮。

〔岐〕正月，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二月，以李茂貞爲秦王。四月，唐秦王李茂貞卒。

〔唐〕二年二月，立夫人劉氏爲后。

甲申　岐降唐，四國唐、吳、蜀、漢。四鎮。吳越、湖南、荆南、福建。

五月，唐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

〔吳越〕冬，入貢于唐。

〔荆南〕三月，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乙酉

〔唐〕三年九月，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十二月，以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蜀〕咸康元年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漢〕白龍元年二月，遣使如唐。漢主改名龔。

〔福建〕冬，閩主審知卒，子延翰嗣。

丙戌　蜀亡，閩建國，四國唐、吳、閩。三鎮。吳越、湖南、荆南。

〔唐〕四年。

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二月，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四月，伶人郭從謙入洛陽，李嗣源監國。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唐主嗣源立。

〔吳越〕寶正元年。

〔福建〕二月，唐以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丁亥

〔唐〕二年正月，唐主更名亶。二月，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吳〕乾貞元年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

〔湖南〕五月，唐以馬殷爲楚國王。

〔福建〕五月，唐以王延鈞爲威武節度使。

戊子

〔漢〕大有元年。

〔荆南〕唐三年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福建〕唐三年八月，以王延鈞爲閩王。

己丑

〔吳〕太和元年十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吳越〕四年七月，唐削錢鏐官爵。

〔荆南〕唐四年七月，以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

庚寅

〔唐〕長興元年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八月，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湖南〕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

辛卯

〔吳〕三年十一月，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

〔吳越〕六年二月，唐復錢鏐官爵。

〔福建〕唐二年四月，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六月，閩作寶皇宮。

壬辰

〔唐〕三年二月，初刻《九經》，版印賣之。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八月，以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十一月，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吳〕四年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
〔吳越〕七年三月，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湖南〕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
〔荊南〕二月，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癸巳

〔唐〕四年二月，唐以孟知祥爲蜀王。五月，立子從珂爲潞王。十一月，唐主從厚立。
〔吳〕五年五月，吳徐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吳越〕七月，唐以錢元瓘爲吳王。
〔福建〕閩主王延鈞龍啓元年正月，閩主延鈞稱帝，更名璘。

甲午　蜀建國，五國唐、吳、漢、閩、蜀。三鎮。吳越、湖南、荊南。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
　唐主從珂清泰元年正月，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出奔。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以康義誠伏誅，夷其族。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吳〕六年正月，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爲池州副使，尋復召之。五月，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京）〔景〕遷江都輔政。
〔吳越〕正月，唐以錢元瓘爲吳越王。
〔楚〕正月，唐以馬希範爲楚王。
〔南平〕正月，唐以高從誨爲南平王。
〔蜀〕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正月蜀主孟知祥稱帝。七月，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乙未

〔吳〕天祚元年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
　十月，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南平〕荊南梁震退居土洲。

〔福建〕永和元年二月，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爲后。十月，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十一月，李倣伏誅。

丙申　唐亡晉興。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唐三年五月，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迎降，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
〔福建〕通文元年正月，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爲后。

丁酉　吳亡，南唐代吳。
〔晉〕二年四月，遷都汴州。
〔閩〕二年六月，閩作白龍寺。
〔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正月，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四月，徐知誥更名誥。七月，徐知誥殺其主之弟歷陽公濛。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爲讓皇。

戊戌

〔蜀〕廣政元年。
〔閩〕三年十一月，晉册閩主昶爲閩國王，不受。
〔南唐〕二年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十一月，故吳主楊溥卒。
〔湖南〕晉三年九月，楚王夫人彭氏卒。

己亥

〔閩〕四年七月，閩主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閩主曦永隆元年。
〔南唐〕三年正月，唐主誥復姓李氏，更名昇。
〔吳越〕晉四年八月，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卒。
〔湖南〕晉四年四月，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

庚子

〔閩〕二年十二月，晉以閩王曦爲閩國王。
〔吴越〕晉五年十月，加吴越王元瓘尚書令。
〔湖南〕晉五年二月，楚平羣蠻，立銅柱於溪州。

辛丑

〔漢〕十四年十二月，漢主龔更名襲。讀若儼。
〔閩〕三年正月，閩以王延政爲富沙王。七月，閩王曦自稱大閩皇。十月，閩主曦稱帝。
〔吴越〕晉六年八月，吴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壬寅

〔晉〕七年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漢〕十五年四月，漢主龔殂，子玢立。
漢主玢光天元年。
〔南唐〕六年八月，唐行昇元條。

癸卯

〔晉〕晉主重貴仍稱天福八年。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
〔漢〕二年三月，漢晉王弘熙弑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南漢主晟乾和元年。
〔閩〕五年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閩主曦立尚氏爲貴妃。
殷主王延政天德元年。
〔南唐〕二月，唐主昇殂，唐主璟立。
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
〔湖南〕十二月，楚作九龍殿。

甲辰　閩亡。

〔晉〕開運元年。
〔閩〕六年三月，指揮使朱文進弑其主曦而自立。閏十二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乙巳　殷改稱閩而亡。

〔閩〕三年正月，殷改國號曰閩。八月，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十月，唐以王延政爲羽林大將軍。

丙午　四國晉、南唐、漢、蜀。三鎮。吴越、湖南、荆南。
〔晉〕三年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湖南〕八月，晉以楚王希範爲諸道兵馬元帥。

丁未　晉亡漢興。

〔漢〕漢高祖劉知遠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彦澤，景延廣自殺。契丹廢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黄龍府。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二月，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三月，契丹德光發大梁，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四月，契丹耶律德光死于殺胡林。五月，晉以劉崇爲北都留守。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吴越〕六月，吴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倧嗣。
十二月，吴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倧，而立其弟弘俶。
〔湖南〕五月，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七月，楚王希廣以其兄希尊守朗州。
〔荆南〕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于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戊申

〔漢〕乾祐元年正月，漢主更名暠。漢主暠殂，周王承祐立。
〔吴越〕正月，吴越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
〔荆南〕十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己酉

〔漢〕隱帝承祐仍稱乾祐二年。二月，契丹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九月，漢加郭威侍中。
〔湖南〕八月，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庚戌

〔漢〕三年，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五月，郭威赴鄴。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弑其主承祐。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南漢〕以宮人爲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

〔湖南〕七月，馬希萼以羣蠻攻潭州。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十一月，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辛亥　五國周、北漢、蜀、南漢、南唐。三鎮。吳越、湖南、荆南。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周主威弒漢湘陰公主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

〔北漢〕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正月，漢劉崇稱帝于晉陽（是爲北漢）。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二月，契丹遣使如北漢，册命其主，崇更名旻。

〔吳越〕二月，周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吳越奉其廢王弘倧居東府。

〔湖南〕二月，楚遣使入貢于唐，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爲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唐以邊鎬爲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十二月，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壬子

〔湖南〕周二年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劉言奉表于周。

癸丑

〔周〕三年三月，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九經》版成。

〔湖南〕周正月，以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六月，王逵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八月，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甲寅

〔周〕顯德元年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三月，周立符氏爲后。

〔北漢〕七年十一月，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吳越〕七月，周加吳越王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湖南〕五月，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

乙卯

〔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榮仍稱顯德二年。

丙辰

〔湖南〕周三年二月，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七月，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

丁巳

〔北漢〕天會元年。

戊午

〔南漢〕十六年八月，南漢主晟殂，子鋹立。

主鋹大寶元年。

〔南唐〕中興元年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己未

〔周〕六年六月，周主立其子宗訓爲梁王，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庚申　新大國一，宋。舊小國四，北漢、蜀、南漢、南唐。三鎮。吳越、湖南、荆南。

〔周〕恭帝宗訓元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

周正月，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北漢〕孝和帝劉鈞天會四年。

〔蜀〕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年。

〔南漢〕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年。

〔南唐〕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

〔荆南〕七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辛酉

〔南唐〕宋二年二月，唐徙都洪州。八月，唐主景殂，子煜立于金陵。

壬戌

〔宋〕三年十月，宋主匡胤還鄭王宗訓于房州。

〔南唐〕後主煜元年。

〔湖南〕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荆南〕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沖嗣。

癸亥　五國宋、北漢、蜀、南漢、南唐。一鎮。吳越。

〔宋〕乾德元年正月，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沖以荆南降。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十月，以高繼沖爲武寧節度使。

甲子

〔宋〕二年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彦儔死之。

乙丑　四國宋、北漢、南漢、南唐。一鎮。吳越。

〔宋〕三年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宋劉光義、曹彬取蜀五州。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三月，宋兩川軍亂。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丙寅

〔宋〕四年十二月，宋兩川平。

〔北漢〕十二月，北漢取宋遼州。

丁卯

〔宋〕五年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三月，五星聚奎。六月，宋以周保權爲右羽林將軍。

戊辰

〔宋〕開寶元年八月，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十二年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爲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

己巳

〔宋〕二年二月，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四月，契丹復救北漢。閏五月，宋主引還。

〔北漢〕二年閏五月，郭無爲伏誅。

庚午

〔宋〕三年九月，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十月，克賀、昭等州。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拔韶州。

辛未　三國。宋、北漢、南唐。

〔宋〕四年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壬申

〔南唐〕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癸酉

〔宋〕六年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五月，宋武寧節度使高繼沖卒。

甲戌

〔宋〕七年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彦華等拒戰，敗走。

〔南唐〕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吳越〕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乙亥

〔宋〕八年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獲其都虞候朱令贇。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吳越〕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丙子

〔宋〕九年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黨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契丹救之。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十一月，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十二月，大赦，改元。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

〔吳越〕二月，吳越王俶來朝。

丁丑

〔宋〕二年二月，帝更名炅。

戊寅

〔宋〕三年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爲淮海國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己卯

〔宋〕四年正月，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二月，帝自將伐漢。三月，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大敗之。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取漢岢嵐軍。漢城降州，威勝軍使解暉等攻破之。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徙太原民于并州。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爲彭城郡王。

庚辰

〔宋〕五年三月，魏公劉鋹卒。

乙酉

〔宋〕雍熙二年九月，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戊子

〔宋〕端拱元年二月，改封錢俶爲鄧王。八月，卒。

辛卯

〔宋〕淳化二年十月，彭城公劉繼元卒。

右周嘉猷《五代紀年表》，綜五代之廢興而紀以甲子，爲唐末《表》又分國紀年，爲晉、蜀、吳、吳越、楚、南漢、閩諸《表》，與唐末《表》互爲經緯，總稱《五代紀年表》。考唐末《表》，紀年虛實未分。若唐亡於天祐四年，而晉、岐、淮南諸國仍奉正朔不衰。又天復無七年，而西川稱之。皆不加識別，易滋疑誤，故今一例加稱唐以別之。又《表》紀各國之年，詳略不均，斷續非一。如梁開平二年迄四年，晉、岐、淮南悉紀唐年，四年以下不復悉紀，迄貞明元年而復紀，嗣後又多闕略。必以有事而始紀年，則晉、岐諸國固多無事也。必按年悉紀，則又闕漏皆是。今綜全《表》紀年之例，而定有事者紀年，無事則闕，以免牴牾。又《表》於政治區域分更之年，必合計之。若於丁卯年之下，著凡五國五鎮，然於國鎮不加別白，故今於國鎮之下，爲之補注。又《表》既區爲國鎮，國則各別紀年，鎮則奉中朝之正朔，故稱月而不年。今《表》於中朝之年多闕，則諸鎮所稱之月不知爲何年之月矣，故今各加所奉之年以明之，餘則一存其真焉。

表二

〔晉〕

己丑　唐懿宗咸通十年十月，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九年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十年二月，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于鹿塘，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

庚寅　十一年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戊戌　僖宗乾符五年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庚子　廣明元年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七月，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辛丑　中和元年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州。

壬寅　二年二月，李克用寇蔚州。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癸卯　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揆，巢之弟也。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甲辰　四年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汴州驛名。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

乙巳　光啓三年二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丁未　光啓三年二月，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己酉　昭宗龍紀元年六月，李克用拔磁、洺，殺孟方立。

庚戌　大順元年正月，李克用拔邢州。二月，李克用攻雲州。五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辛亥　二年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户。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十月，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

壬子　景福元年二月，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三月，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鎔擊敗之。冬，以李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

癸丑　二年正月，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七月，王鎔救邢州，克用敗之，復與連和。九月，克用攻邢州。

甲寅　乾寧元年二月，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五月，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十二月，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乙卯　二年正月，李克用入幽州。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

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

七月，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

十一月，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于吾家。」

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

丙辰　三年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

丁巳　四年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戊午　光化元年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洺、邢、磁州。八月，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己未　二年八月，李克用拔潞州。

庚申　三年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

壬戌　天復二年三月，汴兵圍晉陽。

丙寅　昭宣帝天祐三年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蜀〕

辛丑　唐僖宗中和元年五月，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黄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遂克鄧州。

癸卯　三年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

八（部）〔都〕將各以其衆散去。

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

甲辰　四年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爲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等各帥其衆與之俱。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王建與張造帥衆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爲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丙午　光啓二年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

邠岐兵追逼乘輿，鉦鼓之聲聞于行在。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關。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攝折矣，王建披上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攻散關，不克。

三月，帝至興元。

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遥領壁州刺史。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

四月，田令孜自爲西川監軍。

令孜薦楊復恭爲中尉，自除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

丁未　三年三月，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説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

噬，皆無雄材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禽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皆從之。

閏十一月，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彦朗畏之，數遣使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己，謀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于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鐵，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羅拜，曰：「令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彦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羅拜，曰：「令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彦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

庚申　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絶。建以成都尚强，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請據邛州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彦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

十二月，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削陳敬瑄官爵。

敬瑄、令孜聞韋昭度至，治兵完城以備之。詔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使。

己酉　昭宗龍紀元年正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兵救之，大敗。

庚戌　大順元年正月，王建攻邛州。九月，建克邛州。

以張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引兵還成都。

十月，取蜀州。

辛亥　二年三月，復陳敬瑄官爵，詔顧彦朗、王建罷兵。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故有是命。

四月，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八月，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十月，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楊守亮執中使，寇梓州，王建遣兵救之。

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卒，以其弟彦暉代之，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因而奪之，使守厚將兵攻梓州。彦暉求救于建，建遣其將華洪等救之，而密謂諸將曰：「汝等破賊，彦暉必犒師，因報宴而執之，無煩再舉矣。」洪等攻守厚，走之。彦暉犒師，及將報宴，王宗弼告之，彦暉以疾辭。

壬子　景福元年七月，王建圍彭州。

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説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側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内，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毋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過狀以白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于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癸丑　二年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二人，朝廷不許。建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

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幾恐失於轂中。」

甲寅　乾寧元年五月，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乙卯　二年十二月，王建遣兵擊東川。

丙辰　三年五月，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

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以趙武爲黔中留後，存爲萬州刺史，知存不得志，使人詗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蹴。」汭曰：「存將逃，先匄足力也。」遣兵襲之，存棄城走，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伯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脩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後遇强敵諸將所憚者，宗播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丁巳　四年二月，王建遣華洪將兵攻東川。

建更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建將兵五萬攻東川，茂貞表其罪，故貶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宣諭使李恂至梓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代，圍覃王于奉天。韓建移書茂貞，覃王乃得歸。

九月，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十月，王建克梓州，顧彦暉自殺。

初，建與彦暉五十餘戰。蜀州刺史周德權言于建曰：「東（建）〔川〕羣盜，多據州縣，彦暉皆嗤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彦暉勢益孤。至是，建攻梓州益急，彦暉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滌爲留後。

壬戌　天復二年八月，王建取興元。九月，取洋州。

十月，取興州。

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建忌之。王宗佶等疾其功，構以飛語。建召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建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

癸亥　三年八月，進王建爵爲蜀王。十月，取夔、忠、萬、施四州。

甲子　天祐元年二月，王建遣兵迎車駕。

朱全忠逼上遷都洛陽，上遣閒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五月，趙匡凝攻夔州，不克。

匡凝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絚絶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鑰峽」。

六月，李茂貞、李繼徽、王建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並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合兵討全忠。建賦斂重，人莫敢言。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而後言之。建愧謝，自是賦斂稍損。

乙丑　昭宣帝天祐二年八月，王建取金州。

丙寅　三年十月，王建立行臺。

建始立行臺于蜀，建東向舞蹈，號痛言曰：「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吴〕

癸卯　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合肥人。

淮南押牙楊行愍，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爲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勔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季章爲騎將。

丁未　光啓三年四月，宣州觀察使秦彦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初，吕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

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皆以其衆歸之。會秦彦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彦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行密即行慇也，高駢改其名。

八月，秦彦遣兵擊楊行密，大敗而還。

彦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于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彦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秦彦殺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彦與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爲内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十月，楊行密克揚州。

廣陵城中無實，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官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彦、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爲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蠲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彦、師鐸引兵與合。

閏十一月，楊行密斬吕用之。

戊申　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彦、畢師鐸、鄭漢章。二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儒自稱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

八月，楊行密圍宣州。

己酉　昭宗龍紀元年六月，以楊行密爲宣、歙觀察使。

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禽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温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鍠將周本，勇冠三軍，行密以爲裨將。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朱全忠與鍠有舊，遣使求之，袁襲勸行密斬首遣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吾成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

庚戌　大順元年二月，楊行密取潤州。

以楊行密爲寧國軍節度使。

辛亥　二年正月，孫儒攻宣州。

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轉戰而南，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將李神福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五月，孫儒遣兵據滁、和，楊行密攻克之。十二月，孫儒攻宣州。

錢鏐以兵食助行密。

壬子　景福元年二月，楊行密取常、潤州。四月，取楚州。六月，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

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禽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摇，安得不敗！」行密悦，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頵禽斬之，傳首京師。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

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閒，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

鹽易民布帛，掌書紀高勛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癸丑　二年七月，楊行密克廬州。八月，取歙州，以陶雅爲刺史。

雅寬厚得民。

十月，取舒州。

甲寅　乾寧元年十一月，楊行密取泗州。

乙卯　二年三月，楊行密取濠州。

掠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爲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四月，取壽州及漣水。

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兵朱全忠。數萬攻之。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

丙辰　三年五月，楊行密取蘇州。

常熟鎮使陸郢以城應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資，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泣曰：「及百口在錢公鏐。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止之。

丁巳　四年十月，朱全忠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爲惑衆，斬之。瑾以五千騎引度趣其中軍，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瑾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皆爲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全忠不能與之爭。

辛酉　天復元年十月，楊行密遣兵攻杭州，禽其將顧全武。

壬戌　二年三月，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宣諭江、淮，書御札賜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

五月，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昇州。楊行密攻宿州，不克。

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

十月，楊行密建制敕院。

癸亥　三年八月，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

初，田頵破馮弘鐸，詣廣陵謝行密，求池、歙爲巡屬，不許，怒而歸。頵兵強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頵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頵通謀。行密乃詐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體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

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顒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顒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顒聞之，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頵。

初，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濛以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奔還城守，濛引兵圍之。頵率敢死士數百出戰，濛擊斬之，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里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以李神福鎮宣州，神福以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

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牙推沈文昌善爲文，皆擢用之。遣錢傳瓘歸杭州。

甲子　天祐元年三月，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復遣李神福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岳鄂，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八月，楊行密以劉孝爲招討使，子渥爲宣州觀察使。

李神福、臺濛卒。行密以存、渥代之。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乙丑　昭宣帝天祐二年正月，楊行密克潤州，殺安仁義。二月，劉存拔鄂州，執杜洪。

仁義勇決得士心，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至是，城陷見殺。

十月，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

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周隱召渥。隱性蠢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好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顥密言於行密曰：「王出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詣隱取牒，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薨，諡武忠，李儼承制以渥爲節度使。

丙寅　三年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奔杭州。

九月，楊渥取洪州。

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於蘆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

〔吳越〕

癸丑　唐昭宗景福二年九月，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鎮海軍本置于潤州，今以命鏐，移于杭州。

僖宗乾符五年戊戌十二月，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

中和元年辛丑九月，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黃巢。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爲杭州刺史。

二年壬寅八月，劉漢宏既降，以爲浙東觀察使。漢宏遣弟漢宥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並浙西，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光啓二年丙午，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

三年丁未正月，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三月，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十二月，鏐取潤州。

昭宗景福元年壬子四月，以錢鏐爲武勝軍防禦使。

乙卯　乾寧二年五月，制削奪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六月，鏐遣其將顧全武討董昌。

二月，昌僭號于越州。鏐遺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以狀聞。

丙辰　三年五月，董昌去帝號。

昌使人覘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全武進

兵越州，昌出戰而敗，全武圍之。昌始懼，去帝號。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全武攻越州，克其外郭，昌猶據牙城拒之。鏐遣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鏐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十月，以錢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領浙東。改威勝曰鎮東。

戊午　光化元年九月，錢鏐克蘇州。

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乃降，贏兵不滿百人。鏐詰之，對曰：「裴義不負楊公。行密。」鏐善其言，全武亦勸宥之。

辛酉　天復元年十月，楊行密遣兵攻杭州。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攻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追，暮遣贏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禽。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先塋，又使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壬戌　二年五月，進錢鏐爵爲越王。

甲子　天祐元年四月，更封爲吳王。

〔楚〕

甲寅　唐昭宗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訥。

建鋒、殷引兵至醴陵，處訥遣其將蔣勛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矣。」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殺處訥，自稱留後。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昭宗景福元年，楊行密斬孫儒，儒衆多降于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比至洪州，衆十餘萬。

乙卯　二年四月，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

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丙辰　三年正月，蔣勛據邵州，劉建鋒遣馬殷擊之。

四月，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爲留後。

建鋒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馬忽醍醐，傷髀。時殷攻邵州未下，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至，佶肩與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廳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九月，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殷以高郁爲謀主，而畏楊行密、成汭之强，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仇，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敵矣。」殷從之。

丁巳　四年二月，張佶克邵州，擒蔣勛。

戊午　光化元年三月，以馬殷知武安留後。

時湖南管內，多爲羣盜所據，殷得潭、邵二州而已。

庚申　三年十月，馬殷克桂州。

靜江軍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殷，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璠掠縣民耕牛，宰犒軍，縣民怨之，爲瓊鄉導，以襲秦城，禽可璠，遂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

癸亥　天復三年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

楊行密遣使詣殷，言全忠跋扈，請絕之。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絕也。」殷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于全忠，全忠遣兵屯灄口，令荆南成汭、武貞雷彦威與殷出兵救之。汭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饒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

聽而行。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大掠而去。將士聞之，皆無鬬志。神福聞汭將至，自乘輕舟覘之，還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逆擊，破之，汭赴水死。彦威狡獪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甲子　天祐元年十二月，楊行密遣馬賓歸長沙。

賓性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賓固辭，行密固遣之。賓至長沙，殷議入貢，賓曰：「楊王地廣兵强，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南漢〕

甲寅　唐昭宗乾寧元年十二月，以劉隱爲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隱居喪，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刺封州。

丙辰　三年十二月，以劉隱爲清海行軍司馬。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據境拒之。封州刺史劉隱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庚申　光化三年九月，以徐彦若爲清海節度使。

辛酉　天復元年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彦若卒，彦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

甲子　天祐元年十二月，以劉隱爲清海節度使。清海節度使崔遠赴鎮，畏隱不敢前。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閩〕

辛丑　唐僖宗中和元年八月，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信用之。

乙巳　光啓元年正月，王緒陷汀、漳二州。八月，王緒前鋒將禽緒，奉王潮爲將軍。

丙午　二年八月，王潮陷泉州。

潮拔泉州，聞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悦服。王緒自殺。

辛亥　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福建觀察使陳巖卒。

巖疾病，遣使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

癸丑　景福二年五月，王潮取福州。

范暉驕侈，失衆心。潮以從弟彦福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經年不下，白潮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彦福等懼，親犯矢石急攻之。城中食盡，暉棄城走，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暉，厚撫其家。汀、建州降，羣盜皆潰。

十月，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甲寅　乾寧元年十二月，黄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兵擊破之。

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税，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丙辰　三年九月，以王潮爲威武軍節度使。

丁巳　四年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

潮以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而命審知知軍府事。

戊午　光化元年十月，以王審知爲威武節度使。

《五代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梁

太祖開平元年丁卯　即唐昭宗天祐四年。四月，朱温篡位，都汴梁。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　唐相。五月，由中書侍郎改門下侍郎命。

楊涉　同上。

薛貽矩　唐御史大夫。五月，改中書侍郎命。

韓建　平盧節度使。六月，守司徒命。

〔崇政院使〕（即唐樞密院之職，唐用宦官，梁用朝士。）

敬翔　四月，由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改任，尋加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

〔國計使〕（太祖置建昌宮使，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太平、護國四鎮財賦隸之。乾化三年，改國計使。）

〔建昌宮使〕博王友文　四月，命，兼開封尹。

〔租庸使〕（廢唐度支、户部、鹽鐵使，置租庸使。）

〔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　四月，河南尹、判領河陽節度使。

〔馬步軍都指揮使〕均王友貞　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李思安　代懷貞攻潞州。

〔行營都招討使〕

〔行營招討使〕康懷貞　攻晉潞州，無功。七月，貶行營都虞候。二年戊辰　正月，晉王李克用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　二月，加侍中。

文蔚　三月，卒。

涉　四月，罷爲右僕射。十一月，復命。

貽矩

于兢　四月，吏部侍郎，改中書侍郎命。

張策　四月，翰林承旨，改刑部侍郎命。十一月，罷。

〔崇政院使〕翔

〔建昌宮使〕友文

〔判六軍諸衛事〕宗奭

〔馬步軍指揮使〕友貞

存節　出爲絳州刺史。

劉鄩　左龍虎統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招討使〕知俊　六月，叛附于岐。

楊師厚　三月，攻潞州。六月，移討劉知俊。

朱友謙　六月，討劉知俊。

王檀　九月，攻潞州。

四年庚午　十一月，成德、義武叛附于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貽矩

兢

光逢

曉

〔崇政院使〕翔
〔建昌宮使〕友文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友貞
鄠　出爲永平節度使。
袁象先　左龍虎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招討使〕師厚　八月，伐岐。
〔行營都招討使〕王景仁　十一月，伐趙。
韓勍　十一月，副景仁。
乾化元年辛未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貽矩
競
光逢
曉
〔崇政院使〕翔
〔建昌宮使〕友文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友貞
象先
〔行營都招討使〕景仁　正月，敗績，與勍並罷歸。
〔行營招討使〕師厚　正月，改都招討，代景仁伐趙。
二年壬申　六月，鄠王友珪弒其君溫而自立，改明年元曰鳳曆。河中節度朱
友謙不受命，附于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貽矩　司空。五月，卒。
競
光逢
曉
敬翔　六月，崇政院使，改中書侍郎命。
李振　六月，由户部尚書還。
三年癸酉　二月，均王友貞討友珪，誅之，遂即位。不改元，仍都汴梁。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競
光逢
曉　二月，爲亂兵所殺。
翔
姚洎　九月，御史大夫，改中書侍郎命。
〔崇政院使〕振
〔國計使〕宗奭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友貞　二月，起討友珪，遂即帝位。
象先　佐均王討賊，進鎮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
馬步諸軍事。
〔行營都招討使〕師厚
〔行營招討使〕王景仁　十二月，伐吳。
四年甲戌　四月，武寧節度蔣殷反，討平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競　司空。四月，貶萊州司馬。
光逢
翔
洎
〔崇政院使〕振
〔國計使〕宗奭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象先
〔行營都招討使〕師厚

〔行營招討使〕景仁　正月，敗還。
　牛存節　九月，討蔣殷。
末帝貞明元年乙亥　三月，天雄軍亂，節度賀德倫降于晉。六月，晉人取魏州、德州。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光逢　右僕射。三月，以太子太保致仕。
　翔
　洎
〔崇政院使〕振
〔國計使〕宗奭
〔租庸使〕趙巖　户部尚書，領租庸使。
〔判六軍諸衛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象先
〔行營都招討使〕師厚　三月，卒。
〔行營招討使〕存節　二月，拔徐州。
〔開封尹〕劉鄩　三月，拒晉。
二年丙子　三月，晉人取衛州。七月，取相州，安國節度閻寶降。九月，取滄州。橫海節度戴思遠遁，遂取貝州。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洎
　趙光逢　司空。八月，復命。
　鄭珏　十月，禮部侍郎，改中書侍郎命。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衛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象先
〔行營招討使〕存節　二月，卒。
〔開封尹〕劉鄩　三月，拒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洎
　趙光逢　司空。八月，復命。
　鄭珏　十月，禮部侍郎，改中書侍郎命。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衛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象先
〔行營招討使〕瓌　八月，卒。
　王瓚　八月，代瓌。十二月，召還。
　霍彦威　十二月，代瓚。
六年庚辰　四月，河中節度朱友謙襲殺同州節度程全暉，復附于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珏
　頊
　李琪　四月，尚書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衛事〕宗奭
〔馬步軍都指揮使〕象先
〔行營招討使〕瓌　出爲平盧節度使。
〔行營招討使〕瓌
五年己卯　十二月，晉人取濮陽。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珏
　頊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衛事〕宗奭
〔行營招討使〕瓌　八月，卒。
　王瓚　八月，代瓌。十二月，召還。
　霍彦威　十二月，代瓚。
六年庚辰　四月，河中節度朱友謙襲殺同州節度程全暉，復附于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珏
　頊
　李琪　四月，尚書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行營招討使〕彥威
劉鄩　六月，討朱友謙。
龍德元年辛巳　三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討平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珏
頊
琪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行營招討使〕彥威　五月，兵敗謫官。
鄩　五月，敗還，酖死。
戴思遠　五月，代彥威。
二年壬午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珏
頊
琪
〔崇政院使〕振
〔租庸使〕巖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行營招討使〕思遠
三年癸未　四月，晉王李存勗即帝位，改國號唐。閏四月，唐人取鄆州。十月，入汴，梁主自焚，國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十月，國亡自殺。
珏　十月，降唐，貶萊州司户。
頊　十月，降唐，貶登州司户。

隋唐五代總部・史表・《五代將相大臣年表》

琪　罷爲太子少保。
〔崇政院使〕振　十月，降唐，族誅。
〔租庸使〕巖　十月，族誅。
〔判六軍諸衞事〕宗奭　十月，降唐，復名全義。
〔行營招討使〕思遠　四月，兵敗貶官。
王彥章　五月，代思遠。八月，召還，戰没。
段凝　八月，代彥章。十月，降唐。

唐

莊宗同光元年癸未　即梁龍德三年。四月，即帝位于魏州。十月，滅梁。十一月，遷都洛陽。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　行臺左丞相。四月，改門下侍郎命。
盧程　行臺右丞相。四月，改中書侍郎命。八月，罷。
趙光胤　十一月，尚書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韋説　十一月，禮部侍郎命。
〔樞密使〕（兼用宦官。）
郭崇韜　四月，由中門使遷兵部尚書，拜樞密。十一月，加侍中，領成德節。
張居翰　宦官。四月，命。
〔三司使〕（初名租庸使，長興元年改。）
〔租庸使〕張憲　四月，命。十月，遷東京副留守。
豆盧革　十一月，宰相判。
孔謙　副。
〔判六軍諸衞事〕（副使附。）
魏王繼岌　四月，拜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十月，改東京留守。
濟王張全義　十月，降，復拜河南尹，判六軍。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李存審　盧龍節度使。
〔副都總管〕李嗣源　天平節度使。
〔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
〔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二年甲申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光胤
說
〔樞密使〕崇韜
居翰
〔租庸使〕革　正月，解。
王正言　正月，命。八月，解。
謙　八月，遷正使。
〔判六軍諸衛事〕全義　加尚書令。三月，解。
繼岌　三月，復判。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存審　五月，卒于鎮。
〔副都總管〕嗣源　六月，徙宣武，兼都總管。
〔行營都統〕李嗣源　四月，討楊立于潞州。六月，賊平。
〔部署〕元行欽　副嗣源討楊立。
三年乙酉　九月，伐蜀。十一月，蜀平。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光胤　四月，卒。
說
〔樞密使〕崇韜　九月，充招討使，伐蜀。
居翰
〔租庸使〕謙
〔判六軍諸衛事〕繼岌　九月，拜都統，伐蜀。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嗣源　二月，徙成德。十二月，還朝。
〔行營都統〕繼岌　九月，伐蜀。十一月，蜀平。
從謙所弒。四月，嗣源篡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七月，流陵州，尋賜死。
說　七月，流合州，尋賜死。
鄭珏　五月，太子賓客，改中書侍郎命。
任圜　五月，工部尚書，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崇韜　正月，爲魏王繼岌所殺。
居翰　四月，罷。
李紹宏　宦官。二月，命。四月，罷。
安重誨　四月，命。
孔循　五月，命。
〔租庸使〕〔謙〕　四月，伏誅。
任圜　五月，宰相判。
〔判六軍諸衛事〕繼岌　四月，旋師自殺。
朱守殷　四月，河南尹判，加平章事。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嗣源　二月，討趙在禮于鄴。三月，兵變，還入洛，遂篡位。
〔行營都統〕繼岌　四月，自殺于渭南。
〔都招討使〕崇韜　正月，被殺。
二年丁亥　二月，西川節度孟知祥殺都監李嚴。十月，宣武節度朱守殷反，討平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珏
圜　六月，罷爲太子少保。
馮道　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崔協　正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重誨　正月，加侍中。
循　正月，加同平章事。
〔租庸使〕圜　五月，解。
孟鵠　五月，副使權判。
張延朗　十月，宣徽判。
〔判六軍諸衛事〕守殷　正月，出鎮宣武。

宋王從厚　正月，河南尹判。
石敬瑭　保義節度，二月，兼副使。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石敬瑭　十月，命六軍副如故。
〔招討使〕劉訓　二月，伐高季興。
三年戊子　四月，義武節度王都反。八月，慶州防禦竇廷琬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珏　三月，罷爲左僕射。
道
協
王建立　成德節度。三月，改右僕射命。十一月，罷。
〔樞密使〕重誨　四月，兼河南尹。
循　三月，出鎮忠武。
范延光　二月，命。四月，出鎮成德。
〔租庸使〕延朗　三月，解。
王建立　三月，宰相判。十一月，出鎮平盧。
〔判六軍諸衛〕從厚
敬瑭　四月，出鎮天雄。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敬瑭　四月，鎮天雄。
康義誠　領河陽節，代敬瑭。
〔招討使〕王晏球　四月，討王都。
四年己丑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改門下侍郎命。
協　二月，卒。
趙鳳　三月，兵部侍郎，改門下侍郎命。
〔樞密使〕重誨
敬怡　二月，卒。
〔判六軍諸衛事〕從厚　四月，出鎮太原。
秦王從榮　四月，河南尹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義誠　出鎮山南東道。
〔招討使〕晏球　二月，賊平。
長興元年庚寅　九月，東川節度董璋反。十月，西川節度孟知祥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鳳　三月，出鎮安國。
李愚　三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重誨　二月，罷鎮河中。四月，被殺。
延光　九月，加同平章事。
趙延壽　四月，命。
〔三司使〕延朗
孟鵠　五月，命。
〔判六軍諸衛事〕從榮
石敬瑭　東川還，仍拜副使。
〔都招討使〕敬瑭　二月，無功引還。
〔招討使〕魯奇　正月，戰没。
三年壬辰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愚
〔樞密使〕延光
延壽　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司使〕鵠　十二〔月〕，出鎮忠武。
馮贇　十一月，宣徽判。
〔判六軍諸衛事〕從榮
敬瑭　十一月，出鎮太原，改蕃漢馬步軍總管。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石敬瑭　十一月，命出鎮太原。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康義誠　十二月，命。
四年癸巳　十一月，帝殂，子宋王從厚即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愚
劉煦　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延光　九月，加侍中。十月，出鎮成德。
延壽　九月，加侍中，出鎮宣武。
朱弘昭　九月，命。
馮贇　十月，命。
〔三司使〕贇　十月，遷樞密。
孫岳　十月，命。十一月，被殺。
王玫
〔判六軍諸衛事〕從榮　八月，拜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舉兵犯闕，被殺。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敬瑭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義誠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
閔帝應順元年甲午　二月，潞王從珂反于鳳翔。三月，帝出亡，被弒，從珂篡位。改是年爲清泰元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五月，出鎮匡國。
愚　十月，罷守左僕射。
煦　十月，罷守右僕射。
盧文紀　七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姚顗　八月，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張延朗　十二月，雄武節度，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弘昭　正月，加中書令。四月，自殺。
贇　三月，自殺。
郝瓊　四月，命，未幾罷。
韓昭胤　五月，命。
范延光　五月，命。
劉延朗　副，五月，命。
〔三司使〕玫　四月，改宣徽。
劉煦　四月，宰相判。十一月，罷。
張延朗　十二月，宰相判。
〔判六軍諸衛事〕康義誠　正月，判。四月，族誅。
雍王重美　六月，河南尹判。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敬瑭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義誠　三月，討潞王從珂，叛降。四月，族誅。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洪實　三月，被殺。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遇
〔都部署〕王思同　二月，討潞王從珂。三月，敗還。
藥彥稠　副思同。三月，敗還。四月，誅。
〔都招討使〕康義誠　三月，討從珂，叛降。
末帝清泰二年乙未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紀
顗
延朗　判三司。
韓昭胤　四月，樞密使，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出鎮。
馮道　十二月，拜司空。
〔樞密使〕昭胤　四月，遷平章。
延光　二月，出鎮宣武。
趙延壽　三月，命。
劉延皓　四月，命。七月，出鎮天雄。
房嵩　九月，命。
延朗
〔三司使〕延朗
〔判六軍諸衛事〕重美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敬瑭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宗審虔
〔行營都統〕石敬瑭　北面總管，拒契丹。
　張敬達　副敬瑭。
三年丙申　五月，石敬瑭反于太原。十一月，契丹册爲皇帝，遂入洛。唐主自焚，國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十一月，降晉，仍舊任。
　文紀　十一月，降晉，改吏部尚書。
　顗　十一月，降晉，改刑部尚書。
　馬胤孫　三月，翰林學士，改中書侍郎命。十一月，降晉，除名。
〔樞密使〕延壽　九月，督師潞州。十一月，降于契丹。
　嗣　十一月，降晉，除名。
　延朗　十一月，降晉，被殺。
〔三司使〕延朗　十一月，降晉，被殺。
〔判六軍諸衛事〕重美　十一月，自焚。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敬瑭　五月，移鎮天平，不受命，舉兵反。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
〔行營都統〕敬達　五月，改太原四面都部署，討石敬瑭。十一月，爲楊光遠所殺。
　楊光遠　副敬達。十一月，降晉。

晉

高祖天福元年丙申　即清泰三年。十一月，石敬瑭僭位于太原，尋入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瑩　十一月，河東節度判官，擢門下侍郎命。
　桑維翰　十一月，河東節度掌書記，擢中書侍郎命。
　馮道　十二月，仍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命。
〔樞密使〕（天福四年廢，開運元年五月復置。）
　桑維翰　宰相兼。
〔三司使〕（高祖初分户部、鹽鐵、度支爲三使，歲餘，復合爲一。）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楊光遠　唐降將。十一月，命。
〔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二年丁酉　二月，安遠節度盧文進叛，降吴。三月，遷都汴梁。六月，天雄節度范延光、東都巡檢張從賓反。七月，義成軍亂，安州將王暉殺節度周環。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瑩
　維翰
　李崧　正月，兵部侍郎，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維翰
　李崧　宰相兼。
〔三司使〕劉審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　六月，出討范延光。
〔都部署〕楊光遠　六月，討范延光。
三年戊戌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瑩
　維翰
　崧
〔樞密使〕維翰　十月，解。
　崧　十月，解。
　劉處讓　十月，命。
〔三司使〕審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　九月，出鎮天雄。
　劉知遠　九月，代光遠領忠武節。
〔都部署〕光遠　九月，延光降，罷兵。
四年己亥　三月，靈州戍將王彦忠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八月，守司徒，兼侍中，崇知中書印。
　瑩
　維翰　閏七月，出鎮彰德。

崧
〔樞密使〕處讓　四月，丁母憂，廢樞密院。
張從恩　副，正月，命。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知遠　三月，加同平章事。
五年庚子　五月，安遠節度李金全叛降南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瑩
崧
和凝　九月，翰林承旨，改中書侍郎命。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知遠　三月，遷鄴都留守，指揮如故。
六年辛丑　十月，山南東道節度安從進反。十二月，成德節度安重榮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瑩
崧
凝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知遠　七月，徙鎮太原。
杜重威　副，八月，命。加同平章事。
〔都部署〕高行周　十一月，討安從進。
〔招討使〕杜重威　十一月，討安重榮。
七年壬寅　六月，帝殂，從子齊王重貴即位，不改元。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加太尉。
瑩　正月，加侍中。八月，改中書令。
崧
凝
〔三司使〕董遇
李崧　宰相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重威　正月，出鎮恒州。
景延廣　七月，加同平章事。
〔都部署〕行周　七月，克安州，從進自焚。
〔招討使〕重威　正月，克鎮州，重榮伏誅。
八年癸卯　十二月，平盧節度楊光遠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瑩　三月，出鎮晉昌。
崧
凝
桑維翰　八月，拜侍中。
〔三司使〕崧
劉遂清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延廣
出帝開運元年甲辰　正月，契丹入寇，帝北征。四月，還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六月，出鎮匡國。
維翰　五月，改中書令兼樞密使。
崧
凝
劉煦　七月，司空兼門下侍郎命。
〔樞密使〕桑維翰　五月，宰相兼。
〔三司使〕遂清
劉煦　宰相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延廣　四月，加侍中，出爲西京留守。
高行周　四月，命領歸德節。
〔都部署〕高行周　三月，拒契丹。
張從恩　五月，拒契丹。
李守貞　六月，討楊光遠。十一月，青州降。
〔招討使〕劉知遠　正月，拒契丹。八月，改都統。
杜重威　副知遠。八月，改都招討，拒契丹。
二年乙巳　正月，復北征。四月，還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煦
維翰　十二月，罷爲開封尹。
崧　十二月，守侍中兼樞密使。
凝　八月，罷守右僕射。

馮玉　八月，樞密使，改中書侍郎命。
趙瑩　十二月，拜中書令。
〔樞密使〕維翰　十二月，罷。
馮玉　二月，命。八月，遷平章。
李崧　十一月，宰相兼。
〔三司使〕煦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行周
李守貞　代行周，領天平節。
〔都統〕劉知遠
〔都招討使〕重威
〔都部署〕從恩　正月，改東都留守。
田武　二月，拒契丹。
三年丙午　六月，契丹入寇，遣李守貞等拒之。十二月，守貞及杜重威、張彥澤叛，降契丹。彥澤遂犯闕，帝出降，國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煦　十二月，降契丹。
瑩　同上。
崧　同上。
玉　同上。
〔樞密使〕崧
〔三司使〕煦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守貞　出禦契丹。
〔都統〕知遠
〔都招討〕重威　十月，復命。十二月，降契丹。
〔都部署〕李守貞　六月，拒契丹。十月，改兵馬都監。十二月，降契丹。
高行周　十二月，屯澶州。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知遠
〔排陣使〕張彥澤　十二月，降契丹。
丁未　三月，契丹北還，留蕭翰守汴京。五月，翰遁。六月，劉知遠入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煦　二月，罷。
瑩　正月，契丹遣隨晉帝北徙，後仕契丹。
玉　同上。

趙延壽　契丹命爲大丞相、樞密使。三月，北還。
馮道　正月，入朝，契丹命。
張礪　二月，契丹命。三月，北徙。
和凝　同上。
〔樞密使〕崧　正月，契丹命。三月，北徙。
〔三司使〕煦　二月，以病罷爲太保。

漢

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　二月，劉知遠即帝位于太原。六月，入都汴梁，不改元。閏七月，天雄節度杜重威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蘇逢吉　河東節度判官。三月，擢中書侍郎命。
蘇禹珪　河東觀察推官。三月，擢中書侍郎命。
竇貞固　九月，吏部尚書，遷司空兼門下侍郎命。
李濤　九月，翰林學士，遷户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楊邠　右都押牙。三月，命。
〔樞密副使〕郭威　都孔目官。三月，權副使。六月，實授。
〔三司使〕王章　兩使都孔目官。三月，權。六月，實授。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　三月命。十一月，遷馬步軍副都指揮。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劉信　三月命。十一月，遷馬步軍都指揮。
〔行營都部署〕高行周　七月，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降。
乾祐元年戊申　正月，帝殂，子周王承祐即位，不改元。三月，護國節度李守貞反。四月，永興將趙思綰，七月，鳳翔巡檢王景崇叛，並附于守貞。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固　正月，受顧命。
逢吉
禹珪
濤　三月，罷。
馮道　二月，拜太師，奉朝請。
楊邠　四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命。
〔樞密使〕邠　受顧命。四月，遷平章兼樞密。
〔樞密副使〕威　受顧命。四月，遷正使。七月，加同平章事。八月，出討

三叛。

〔三司使〕章　四月，加同平章事。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　受顧命，加同平章事。

信　領忠武節，加同平章事。二月，遣之鎮。

〔行營都部署〕郭從義　四月，討趙思綰。

白文珂　四月，討李守貞。

趙暉　討王景崇。

郭威　八月，討三叛，充招慰安撫使，諸軍盡受節度。

隱帝乾祐二年己酉　十月，契丹入寇。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固　八月，進司徒。

逢吉　八月，進司空。

珪禹　八月，進左僕射。

邠　八月，進右僕射。

〔樞密使〕邠

威　八月，班師還京，加兼侍中。十月，出拒契丹。

〔三司使〕章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　八月，加兼中書令。

〔行營都部署〕威　七月，賊平，班師。

從義　五月，思綰降。

文珂　七月，河中破，守貞自焚。

暉　十二月，景崇自焚。

三年庚戌　十一月，天雄節度郭威反。飛龍使郭允明弒帝，威遂入汴，遣使迎立漢陰公贇，未至，殺之，國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固

逢吉　十一月，自殺。

禹珪

邠　十一月，自殺。

〔樞密使〕邠　十一月，被殺。

威　二月，還京。四月，出鎮天雄，樞密如故。十一月，舉兵反。

王峻　十一月，命。

〔副樞密使〕范質　十一月，命。

〔三司使〕章　十一月，被殺。

李穀　十一月，權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　十一月，被殺。

王殷　十一月，命。

周

太祖廣順元年辛亥　正月，郭威篡位，劉崇稱帝于太原。十二月，泰寧節度慕容彥超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道　正月，拜中書令。

竇貞固　正月，進侍中。六月，罷。

蘇禹珪　正月，進司空。六月，罷。

王峻　正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命。

范質　六月，副樞密使，改中書侍郎命。

李穀　六月，户部侍郎，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王峻　正月，還平章，仍兼樞密。十一月，充行營都部署，拒北漢。

〔副樞密使〕范質　六月，還平章，仍參知樞密事。

翟光鄴　六月，宣徽兼。

〔三司使〕李穀　户部侍郎判。六月，還平章，仍判三司。

〔殿前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殷　正月，留守鄴都，指揮如故。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郭崇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曹英　十二月，討慕容彥超。

〔行營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曹英　十二月，討慕容彥超。

〔部署〕

二年壬子　五月，東征兗州。六月，還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峻

質
穀
〔樞密使〕峻　正月，還京。
〔副樞密使〕質
光鄴　三月。
鄭仁誨　三月，命。
〔三司使〕穀
〔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殷
〔侍衞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崇
〔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英
〔都部署〕英　五月，克兗州，彦超自焚。
三年癸丑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峻　二月，貶商州司馬。
質
穀
〔樞密使〕峻　二月，貶。
〔副樞密使〕質
仁誨　三月，出爲鎮寧節度。
王仁鎬　三月，命。
〔三司使〕穀
〔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殷　十二月，入朝被殺。
世宗顯德元年甲寅　正月，帝殂，養子柴榮即位。三月，出拒北漢。六月，
還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　四月，
質
穀
王溥　正月，端明殿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景範　五月，樞密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樞密使〕鄭仁誨　正月，命，加同平章事。五月，進兼侍中。
〔副樞密使〕仁鎬　正月，出鎮永興。
魏仁浦　正月，命。七月，還正使。
〔三司使〕穀
景範　五月，宰相判。
〔殿前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張永德
〔殿前都虞候〕趙匡胤　四月，命。
〔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進
〔侍衞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　三月，
韓令坤
〔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何徽　三月，誅。
〔都部署〕符彦卿　三月，拒北漢。
二年乙卯　五月，伐蜀。十一月，伐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
穀　十一月，充淮南行營都部署，伐唐。
溥
範　八月，父喪解職。
〔樞密使〕仁誨　十二月，卒。
仁浦
〔三司使〕範　八月，解。
張美　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
〔殿前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永德
〔殿前都虞候〕匡胤
〔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
〔侍衞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
〔招討使〕王景　七月，伐蜀。十二月，還。
〔都部署〕李穀　十一月，伐唐。
三年丙辰　正月，帝伐唐。五月，還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
穀

溥

〔樞密使〕仁浦

〔副樞密使〕王朴　九月，命。

〔三司使〕羣

〔殿前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永德　十二月，還都點檢。

〔殿前都虞候〕匡胤　十月，兼都指揮。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袁彦

〔行營都招討使〕李重進　正月，代毅。

〔都部署〕袁彦　三月，伐唐。

武行德　濠州都部署。四月，伐唐。

〔招討使〕向訓　沿江招討使。四月，伐唐。

四年丁巳　二月，復南征。四月，還京。十月，復南征，盡得江北之地。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

毅　進司空。八月，罷守本官。

溥

〔樞密使〕仁浦

〔副樞密使〕朴　八月，檢校太保，還正使。

〔三司〕美

〔都點檢〕永德

〔殿前都虞候〕匡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袁彦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繼勛　七月，貶右衛大將軍。

五年戊午　四月，還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

溥

〔樞密使〕仁浦

朴

〔三司使〕美

〔都點檢〕永德

〔殿前都虞候〕匡胤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繼勛

六年己未　三月，北征契丹。五月，還京。六月，帝殂，子梁王宗訓即位，年七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　六月，參知樞密。

溥　同上。

魏仁浦　六月，命。

〔樞密使〕仁浦　六月，還平章，仍兼樞密。

朴　二月，卒。

吳延祚　六月，命。

〔三司使〕美

〔都點檢〕永德　六月，出鎮鎮寧。

〔殿前都虞候〕匡胤　六月，兼都點檢。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　七月，

韓通　副。六月，命，加同平章事。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彦

〔部署〕韓通　陸路部署。四月，伐契丹。

趙匡胤　水路部署。四月，伐契丹。

七〔月〕〔年〕庚申　正月，趙匡胤篡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　正月，仕宋。

溥　同上。

仁浦　同上。

〔樞密使〕延祚　正月，仕宋。

〔三司使〕美

〔殿前都虞候〕匡胤　正月，篡位。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通　正月，謀討匡胤，不克，死之。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彥

隋唐五代總部・隋唐五代史表・《五代將相大臣年表》

《五代諸國年表》

清萬斯同撰

丁卯

〔梁〕太祖朱全忠開平元年　四月，篡位。

〔晉〕晉王李克用天祐四年　仍用唐昭宗年號。

〔吳〕吳王楊渥天祐四年　仍用唐昭宗年號。

〔蜀〕蜀王王建天復七年　仍用唐昭宗年號。九月，僭稱帝。

〔漢〕廣州節度使劉隱開平元年　奉梁正朔。

〔吳越〕吳越武肅王錢鏐開平元年　唐封吳王，梁加封吳越王，奉梁正朔。

〔楚〕楚武穆王馬殷開平元年　梁封，奉梁正朔。

〔閩〕閩王王審知開平元年　梁封〔奉〕梁（封）正朔。

戊辰

〔梁〕二年

〔晉〕五年　正月，克用卒，子存勗嗣王位，仍用天祐年號。

〔吳〕五年　五月，爲張顥、徐溫所弒，弟隆演嗣王位，仍用天祐年號。

〔蜀〕高祖武成元年

〔漢〕二年　梁封南平王。

〔吳越〕二年　鏐自稱天寶元年。

〔楚〕二年

〔閩〕二年

己巳

〔梁〕三年

〔晉〕六年

〔吳〕六年

〔蜀〕二年

〔漢〕三年

〔吳越〕三年　天寶二年。

〔楚〕三年

〔閩〕三年

庚午

〔梁〕四年

〔晉〕七年

〔吳〕七年

〔蜀〕永平元年

〔漢〕四年

〔吳越〕四年　天寶三年。

〔楚〕四年

〔閩〕四年

辛未

〔梁〕乾化元年

〔晉〕八年

〔吳〕八年

〔蜀〕二年

〔漢〕乾化元年　梁封南海王。三月，卒，弟襲襲職。

〔吳越〕乾化元年　天寶四年。

〔楚〕乾化元年

〔閩〕乾化元年

壬申

〔梁〕二年　六月，爲子友珪所弒。

〔晉〕九年

〔吳〕九年

〔蜀〕三年

〔漢〕二年

〔吳越〕二年

〔楚〕二年

〔閩〕二年

癸酉

〔梁〕三年　二月，友珪伏誅，末帝友貞立，不改元。

〔晉〕十年
〔吳〕十年
〔蜀〕四年
〔漢〕三年　梁封南海王。
〔吳越〕三年
〔楚〕三年
〔閩〕三年

甲戌

〔梁〕四年
〔晉〕十一年
〔吳〕十一年
〔蜀〕五年
〔漢〕四年
〔吳越〕四年
〔楚〕四年
〔閩〕四年

乙亥

〔梁〕末帝貞明元年
〔晉〕十二年
〔吳〕十二年
〔蜀〕六年
〔漢〕貞明元年
〔吳越〕貞明元年
〔楚〕貞明元年
〔閩〕貞明元年

丙子

〔梁〕二年
〔晉〕十三年
〔吳〕十三年
〔蜀〕通正元年
〔漢〕二年
〔吳越〕二年
〔楚〕二年
〔閩〕二年

丁丑

〔梁〕三年
〔晉〕十四年
〔吳〕十四年
〔蜀〕天漢元年
〔漢〕高祖乾亨元年　八月，襲僭帝號，改元。
〔吳越〕三年
〔楚〕三年
〔閩〕三年

戊寅

〔梁〕四年
〔晉〕十五年
〔吳〕十五年
〔蜀〕光天元年　六月，建卒，子衍立。
〔漢〕二年
〔吳越〕四年
〔楚〕四年
〔閩〕四年

己卯

〔梁〕五年
〔晉〕十六年
〔吳〕武義元年　四月，隆演即吳國王位，改元。
〔蜀〕後主乾德元年
〔漢〕三年
〔吳越〕五年
〔楚〕五年

〔閩〕五年

庚辰

〔梁〕六年

〔晉〕十七年

〔吳〕二年　五月，隆演卒，弟溥立。

〔蜀〕二年

〔漢〕四年

〔吳越〕六年

〔楚〕六年

〔閩〕六年

辛巳

〔梁〕龍德元年

〔晉〕十八年

〔吳〕睿帝順義元年

〔蜀〕三年

〔漢〕五年

〔吳越〕龍德元年

〔楚〕龍德元年

〔閩〕龍德元年

壬午

〔梁〕二年

〔晉〕十九年

〔吳〕二年

〔蜀〕四年

〔漢〕六年

〔吳越〕二年

〔楚〕二年

〔閩〕二年

癸未

〔梁〕三年　十月，唐師入汴梁，友貞自焚，國亡。

〔晉〕同光元年　四月，稱帝，改元。十月，滅梁。

〔吳〕三年

〔蜀〕五年

〔漢〕七年

〔吳越〕三年

〔楚〕三年

〔閩〕三年

癸未

〔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

〔吳〕順義三年

〔蜀〕乾德五年

〔漢〕乾亨七年

〔吳越〕同光元年　奉唐正朔。

〔楚〕同光元年　奉唐正朔。

〔閩〕同光元年　奉唐正朔。

甲申

〔唐〕二年

〔吳〕四年

〔蜀〕六年

〔漢〕八年

〔吳越〕二年　繆自稱寶大元年。

〔楚〕二年

〔閩〕二年

乙酉

〔唐〕三年

〔吳〕五年

〔蜀〕咸康元年　十一月，唐師克成都，衍出降，國亡。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漢〕白龍元年

〔吳越〕三年　寶大二年。

〔楚〕三年
〔閩〕三年　審知卒，子延翰立。十二月，被弒，弟鏻立。

丙戌
〔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　四月，帝被弒，李嗣源篡位。
〔吳〕六年
〔漢〕二年
〔吳越〕天成元年　鏐自稱寶正元年。
〔楚〕天成元年
〔閩〕天成元年

丁亥
〔唐〕二年
〔吳〕乾貞元年　十一月，稱帝。
〔漢〕三年
〔吳越〕二年　寶正二年。
〔楚〕二年
〔閩〕二年

戊子
〔唐〕三年
〔吳〕二年
〔漢〕大有元年
〔吳越〕三年　寶正三年。
〔楚〕三年
〔閩〕三年

己丑
〔唐〕四年
〔吳〕太和元年
〔漢〕二年
〔吳越〕四年　寶正四年。
〔楚〕四年
〔閩〕四年

庚寅
〔唐〕長興元年
〔吳〕二年
〔蜀〕七月，董璋反。九月，孟知祥反。
〔漢〕三年
〔吳越〕長興元年　寶正五年。
〔楚〕長興元年　十一月，殷卒，子希聲立。
〔閩〕長興元年

辛卯
〔唐〕二年
〔吳〕三年
〔漢〕四年
〔吳越〕二年　寶正六年。
〔楚〕二年
〔閩〕二年

壬辰
〔唐〕三年
〔吳〕四年
〔蜀〕五月，孟知祥滅董璋，盡有兩川之地。
〔漢〕五年
〔吳越〕三年　四月，鏐卒，子元瓘立。
〔楚〕三年　希聲卒，弟希範立。
〔閩〕三年

癸巳
〔唐〕四年　十一月，殂，子從厚立。
〔吳〕五年
〔蜀〕二月，唐封知祥爲蜀王。
〔漢〕六年
〔吳越〕文穆王長興四年
〔楚〕文穆王長興四年

〔閩〕惠帝龍啓元年　正月，僭帝號，改元。

甲午

〔唐〕愍帝應順元年　三月，被弒，潞王從珂篡位，改元清泰。

〔吴〕六年

〔後蜀〕高祖孟知祥明德元年　正月，僭帝位。七月，卒，子昶立，不改元。

〔漢〕七年

〔吴越〕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楚〕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閩〕二年

乙未

〔唐〕廢帝王從珂清泰二年

〔吴〕天祚元年

〔後蜀〕後主明德二年

〔漢〕八年

〔吴越〕清泰二年

〔楚〕清泰二年

〔閩〕永和元年　十月，鏻被弒，子昶立。

丙申

〔唐〕三年　十一月，晉兵犯闕，從珂自焚，國亡。

〔吴〕二年

〔後蜀〕三年

〔漢〕九年

〔吴越〕三年

〔楚〕三年

〔閩〕康宗通文元年

丙申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十一月，篡位。

〔南唐〕天祚二年

〔後蜀〕明德三年

〔漢〕大有九年

〔吴越〕天福元年　奉晉正朔。

〔楚〕天福元年　奉晉正朔。

〔閩〕通文元年

丁酉

〔晉〕二年

〔南唐〕三年　十月，禪位于唐。

南唐烈祖李昇昇元元年　十月，篡位。

〔後蜀〕四年

〔漢〕十年

〔吴越〕二年

〔楚〕二年

〔閩〕二年

戊戌

〔晉〕三年

〔南唐〕昇元二年

〔後蜀〕廣政元年

〔漢〕十一年

〔吴越〕三年

〔楚〕三年

〔閩〕三年

己亥

〔晉〕四年

〔南唐〕三年

〔後蜀〕二年

〔漢〕十二年

〔吴越〕四年

〔楚〕四年

〔閩〕景宗永隆元年　六月，昶被弒，叔父延羲立。

庚子
〔晉〕五年
〔南唐〕四年
〔後蜀〕三年
〔漢〕十三年
〔吳越〕五年
〔楚〕五年
〔閩〕二年
辛丑
〔晉〕六年
〔南唐〕五年
〔後蜀〕四年
〔漢〕十四年
〔吳越〕六年　八月，元瓘卒，子佐立。
〔楚〕六年
〔閩〕三年
壬寅
〔晉〕七年　六月，殂，從子重貴立，不改元。
〔南唐〕六年
〔後蜀〕五年
〔漢〕殤帝光天元年　三月，襲卒，子玢立。
〔吳越〕忠獻王天福七年
〔楚〕七年
〔閩〕四年
癸卯
〔晉〕八年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
〔後蜀〕六年
〔漢〕中宗應乾元年　三月，玢被弒，弟晟立，改元乾和。
〔吳越〕八年
〔楚〕八年
〔閩〕五年　延羲弟、富沙王延政據建州稱帝，國號殷，改元天德。
甲辰
〔晉〕末帝開運元年
〔南唐〕二年
〔後蜀〕七年
〔漢〕乾和二年
〔吳越〕開運元年
〔楚〕開運元年
〔閩〕六年　天德二年三月，延羲爲其下連重遇所弒。
乙巳
〔晉〕二年
〔南唐〕三年
〔後蜀〕八年
〔漢〕三年
〔吳越〕二年
〔楚〕二年
〔閩〕三年
丙午
〔晉〕三年　十二月，契丹入汴梁，重貴出降，國亡。
〔南唐〕四年
〔後蜀〕九年
〔漢〕四年
〔吳越〕三年
〔楚〕三年
〔閩〕四年　爲南唐所滅，國亡。
丁未
〔漢〕高祖劉知遠天福十二年　二月，契丹北還，知遠即位于太原，不改元。六月，入汴。
〔南唐〕保大五年

〔後蜀〕廣政十年

〔漢〕乾和五年

〔吳越〕　六月，佐卒，弟倧立。十二月，被廢。

〔楚〕　二月，希範卒，弟希廣立。

戊申

〔漢〕乾祐元年　正月，殂，子承祐立，不改元。

〔南唐〕六年

〔後蜀〕十一年

〔漢〕六年

〔吳越〕忠懿王乾祐元年　正月，倧弟俶立，奉漢正朔。

〔楚〕乾祐元年　奉漢正朔。

己酉

〔漢〕二年

〔南唐〕七年

〔後蜀〕十二年

〔漢〕七年

〔吳越〕二年

〔楚〕二年

庚戌

〔漢〕三年　十一月，郭威犯闕，帝被弒，國亡。

〔南唐〕八年

〔後蜀〕十三年

〔漢〕八年

〔吳越〕三年

〔楚〕三年　與兄希萼戰敗，被殺，希萼立。

辛亥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正月簒位。

〔北漢〕世祖劉旻乾祐四年　正月，即位于太原，不改元。

〔南唐〕保大九年

〔後蜀〕廣政十四年

〔漢〕乾和九年

〔吳越〕廣順元年　奉周正朔。

〔楚〕保大九年　稱臣于南唐，奉其正朔，尋被滅，國亡。

壬子

〔周〕二年

〔北漢〕五年

〔南唐〕十年

〔後蜀〕十五年

〔漢〕十年

〔吳越〕二年

癸丑

〔周〕三年

〔北漢〕六年

〔南唐〕十一年

〔後蜀〕十六年

〔漢〕十一年

〔吳越〕三年

甲寅

〔周〕世宗顯德元年　正月，殂，養子柴榮立。

〔北漢〕七年　旻卒，子承鈞立，不改元。

〔南唐〕十二年

〔後蜀〕十七年

〔漢〕十二年

〔吳越〕顯德元年

乙卯

〔周〕二年

〔北漢〕睿宗乾祐八年

〔南唐〕十三年

〔後蜀〕十八年

〔漢〕十三年

〔吳越〕二年

丙辰

〔周〕三年

〔北漢〕九年

〔南唐〕十四年

〔後蜀〕十九年

〔漢〕十四年

〔吳越〕三年

丁巳

〔周〕四年

〔北漢〕天會元年

〔南唐〕十五年

〔後蜀〕二十年

〔漢〕十五年

〔吳越〕四年

戊午

〔周〕五年

〔北漢〕二年

〔南唐〕交泰元年　五月，去帝號，奉周正朔。顯德五年。

〔後蜀〕二十一年

〔漢〕後主大寶元年　八月，晟卒，子鋹立。

〔吳越〕五年

己未

〔周〕六年　六月，殂，子宗訓立。

〔北漢〕三年

〔南唐〕六年

〔後蜀〕二十二年

〔漢〕二年

〔吳越〕六年

庚申

〔宋〕太祖建隆元年　正月，周主禪位于宋。

〔北漢〕天會四年

〔南唐〕建隆元年　奉宋正朔。

〔後蜀〕廣政二十三年

〔漢〕大寶三年

〔吳越〕建隆元年　奉宋正朔。

辛酉

〔宋〕二年

〔北漢〕五年

〔南唐〕二年　六月，璟卒，子煜立。

〔後蜀〕二十四年

〔漢〕四年

〔吳越〕二年

壬戌

〔宋〕三年

〔北漢〕六年

〔南唐〕後主建隆三年

〔後蜀〕二十五年

〔漢〕五年

〔吳越〕三年

癸亥

〔宋〕乾德元年

〔北漢〕七年

〔南唐〕乾德元年

〔後蜀〕二十六年

〔漢〕六年

〔吳越〕乾德元年

甲子

〔宋〕二年

〔北漢〕八年

〔南唐〕二年
〔後蜀〕二十七年
〔漢〕七年
〔吳越〕二年

乙丑

〔宋〕三年
〔北漢〕九年
〔南唐〕三年
〔後蜀〕二十八年　正月，宋師克成都，昶出降，國亡。
〔漢〕八年
〔吳越〕三年

丙寅

〔宋〕四年
〔北漢〕十年
〔南唐〕四年
〔漢〕九年
〔吳越〕四年

丁卯

〔宋〕五年
〔北漢〕十一年
〔南唐〕五年
〔漢〕十年
〔吳越〕五年

戊辰

〔宋〕開寶元年
〔北漢〕十二年　承鈞卒，養子繼恩立。九月，被弒，弟繼元立。
〔南唐〕開寶元年
〔漢〕十一年
〔吳越〕開寶元年

己巳

〔宋〕二年
〔北漢〕英武帝天會十三年
〔南唐〕二年
〔漢〕十二年
〔吳越〕二年

庚午

〔宋〕三年
〔北漢〕十四年
〔南唐〕三年
〔漢〕十三年
〔吳越〕三年

辛未

〔宋〕四年
〔北漢〕十五年
〔南唐〕四年
〔漢〕十四年　二月，宋師克廣州，鋹出降，國亡。
〔吳越〕四年

壬申

〔宋〕五年
〔北漢〕十六年
〔南唐〕五年
〔吳越〕五年

癸酉

〔宋〕六年
〔北漢〕十七年
〔南唐〕六年
〔吳越〕六年

甲戌

〔宋〕七年
〔北漢〕廣運元年

〔南唐〕七年　九月，宋師來伐。閏十月，去開寶年號，以甲子紀年。
〔吳越〕七年
乙亥
〔宋〕八年
〔北漢〕二年
〔南唐〕乙亥年　十一月，宋師克金陵，煜出降，國亡。
〔吳越〕八年
丙子
〔宋〕九年　十月，殂，弟匡義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北漢〕三年
〔吳越〕九年

太平興國元年
丁丑
〔宋〕二年
〔北漢〕四年
〔吳越〕二年
戊寅
〔宋〕三年
〔北漢〕五年
〔吳越〕三年　入朝，獻地于宋，國亡。
己卯
〔宋〕四年
〔北漢〕六年　宋師入太原，繼元出降，國亡。

《吳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唐昭宗天復二年壬戌　三月，天子命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封楊行密吳王，承制行事。（武義元年，始建吳國。）

〔吳王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以下省稱吳王。

楊行密　先是景福元年壬子，唐命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乾寧二年乙卯，加檢校太傅，封弘農郡王。是年三月，加東面諸道行營都統、中書令，進封吳王，承制行事。

〔諸道行營副都統〕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淮南節度副使〕馮弘鐸　四月，授。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朱瑾　領平盧節度使。

李承嗣　領鎮海節度使。

〔宿衛將帥〕楊渥　牙内諸軍使。

張顥　左牙指揮使。

徐温　都知兵馬使。

李神福　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將帥〕

三年癸亥

〔吳王〕行密　八月，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遣使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連兵反。九月，行密誘延壽，殺之。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同平章事。正月，承制命。

〔淮南節度副使〕弘鐸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李神福　正月，遷行軍司馬。

〔行營將帥〕李神福　正月，鄂岳行營招討使，伐武昌節度使杜洪。五月，大破荆南成汭軍，汭投江死。七月，還師討田頵。十一月，頵敗死。

王茂章　八月，潤州行營招討使，討安仁義。

天祐元年甲子　四月，天子遷都於汴梁。八月，朱全忠弒之，立太子柷。

〔吳王〕行密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福神　卒。

〔宿衛將帥〕渥　八月，出爲宣州觀察使。

顥

温

〔行營將帥〕福神　三月，復伐杜洪。八月，得疾還，尋卒。

茂章

劉存　八月，鄂岳招討使，代神福伐杜洪。

哀帝天祐二年乙丑

〔吳王〕行密　十一月，卒，子渥襲位。

楊渥　十月，授淮南留後。十一月，承制拜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侍中、弘農郡王。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宿衛將帥〕顥

温

李簡　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襲宣州觀察使王茂章。

〔行營將帥〕茂章　正月，克潤州，執安仁義，即以茂章爲潤州團練使。

存　二月，克鄂州，執杜洪，即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陶雅　正月，西南招討使，救睦州陳詢。八月，拔婺州，即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十二月，取睦州。

三年丙寅

〔吳王〕渥　八月，領鎮南節度使。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宿衛將帥〕顥

温

簡　正月，茂章奔錢鏐。
〔行營將帥〕雅　正月，還歙州。失婺、睦二州。
秦裴　四月，西南行營都招討，擊鎮南留後鍾匡時。九月，拔洪州，執匡時，即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四年丁卯　四月，朱全忠篡帝位，唐亡，吳仍稱天祐年號。
〔吳王〕渥　十二月，解鎮南節度使。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宿衛將帥〕顥　正月，與徐温作亂，殺王左右十餘人，遂專朝政。

温

〔行營將帥〕劉存　五月，西南面都招討使，伐楚馬殷。六月，兵敗被執，與岳州團練使陳知新俱死，遂失岳州。
五年戊辰
〔吳王〕渥　五月，爲張顥、徐温所弒，立其弟隆演。
楊隆演　五月，授淮南留後。七月，進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郡王。
同平章事、弘農郡王。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宿衛將帥〕顥　五月，弒君。尋爲徐温所殺。
温　既殺張顥，進左右牙都指揮使，崇統軍府事。
周本　步軍都指揮使。八月，侵吳越。
〔行營將帥〕陳璋　池州團練使。九月，充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援常州。
六年己巳
〔吳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承嗣　出爲楚州刺史。

隋唐五代總部・史表・《吳將相大臣年表》

徐温

〔宿衛將帥〕温　三月，爲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
本　四月，攻蘇州，敗還。
〔行營將帥〕周本　六月，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禦撫州刺史危全諷兵。
七月，擒全諷，并拔袁州。
米志誠　行營都指揮使，拒楚師。
七年庚午
〔吳王〕隆演　二月，岐王李茂貞承制加隆演中書令、嗣吳王。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温　遷行軍司馬。五月，兼内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
八年辛未
〔吳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七月，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司馬如故。
九年壬申　六月，梁鄂王友珪弒其君昱而自立。
〔吳王〕隆演　七月，加太師。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七月，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司馬如故。
〔宿衛將帥〕徐知訓　温子，牙内都指揮使。
〔行營將帥〕柴再用　都指揮使。攻宣州觀察使李遇，遇出降，被殺。
十年癸酉　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誅友珪，自立于汴梁。
〔吳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宿衛將帥〕知訓
〔行營將帥〕李濤　三月，行營招討使，侵吳越。
吕師造　八月，水陸行營應援使，救鄂州。
十一年甲戌
〔吳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宿衛將帥〕知訓
〔行營將帥〕柴再用
其城。
米志誠　同上。

十二年乙亥
〔吴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八月，遷水陸馬步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
守侍中，封齊國公，出鎮潤州。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徐知訓　兼内外馬步諸軍副使。八月，改内外馬步
都軍使，領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代温秉政。
〔宿衛將帥〕知訓　四月，都指揮使，討袁州刺史劉崇景。五月，拔
四月，遷行軍副使。

十三年丙子
〔吴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知訓

十四年丁丑
〔吴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五月，移鎮昇州。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知訓

十五年戊寅
〔吴王〕隆演
〔諸道行營副都統〕瑾　六月，殺徐知訓，尋自殺。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温
〔淮南節度行軍副使〕知訓　六月，爲朱瑾所殺。
徐知誥　温養子。六月，拜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
〔行營將帥〕王祺　正月，行營都指揮使，擊虔州刺史譚全播。六月卒。
劉信　虔州行營招討使，代祺。十一月，拔虔州，執全播。
陳璋　東南面應援招討使，侵吴越。
按：以上見馮氏伏跗室所藏稿本，爲廣雅本所無

高祖武義元年己卯　四月，楊隆演始建吴國，改元，置百官。按：廣雅本於年號前不冠帝號，於四月下作「楊隆演僭稱吴王」，以下無。
〔將相〕徐温　四月，拜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兩
軍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鎮金陵，開大都督府。按：廣
雅本於「都督中外諸軍事」下作「太尉、中書令、東海郡王，鎮金陵。」
〔將相〕徐知誥　四月，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兼知内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
練使。按：廣雅本無「仍領江州團練使」字。
〔相〕嚴可求　四月，拜門下侍郎。
駱知祥　四月，拜中書侍郎。
〔内樞使〕（即樞密使，避楊行密諱故改。）按：廣雅本無此注。
王令謀　四月，命。
〔翰林學士〕殷文圭按：翰林學士一級稿本無，見廣雅本。
沈顔

二年庚辰　五月，王卒，弟丹陽郡公溥代立。按：廣雅本「王卒」作「隆演卒」，無「丹陽郡公」字。
〔將相〕温　七月，領金陵尹。
〔將相〕知誥
〔相〕可求
知祥
〔内樞使〕令謀
〔翰林學士〕文圭按：廣雅本無。
顔同上

睿帝順義元年辛巳　梁龍德元年。按：廣雅本於年號前不冠帝號，稿本不附梁年。
〔將相〕温　十一月，加太師。
〔將相〕知誥　十一月，加同平章事，領江州奉化軍節度使。按：廣雅本無「領江州奉化軍節度使」銜。

〔相〕可求　十一月，加右僕射。
知祥　卒。按：廣雅本無「卒」字。
〔內樞使〕令謀
二年壬午
〔將相〕溫
〔將相〕知誥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三年癸未　十月，唐滅梁。唐同光元年。按：稿本不附唐年。
〔將相〕溫
〔將相〕知誥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四年甲申
〔將相〕溫
〔將相〕知誥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五年乙酉
〔將相〕溫
〔將相〕知誥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六年丙戌　唐天成元年。按：稿本不附唐年。
〔將相〕溫
〔將相〕知誥　三月，加侍中。
〔相〕可求　三月，同平章事。
〔內樞使〕令謀
乾貞元年丁亥　十一月，王即皇帝位。按：廣雅本作「溥僭稱帝號」。
〔將相〕溫　十月，卒於金陵。
徐知誥　太尉兼侍中、同平章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按：廣雅本無「諸道都統」字。
〔將相〕知誥　十一月，代溫輔政。按：廣雅本無「輔政」字。
徐知詢　侍中、諸道副都統。按：廣雅本無。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二年戊子
〔將相〕知誥
〔將相〕知詢　鎮金陵。按：廣雅本無。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太和元年己丑
〔將相〕知誥　十二月，加兼中書令，領寧國軍節度使。按：廣雅本作「十一月」誤，當從稿本。又，無領銜。
〔將相〕知詢　十一月，入朝，加中書令。按：廣雅本無。
〔相〕可求
〔內樞使〕令謀
三年庚寅　唐長興元年。按：稿本不附唐年。
〔將相〕知誥
〔將相〕知詢按：廣雅本無。
〔相〕可求　十月，卒。
徐景通　知誥子。十月，兵部尚書、參知政事。
〔內樞使〕令謀
宋齊丘　中書侍郎兼。
三年辛卯
〔將相〕知誥　十一月，加鎮海寧國兩軍節度使兼金陵尹，出鎮金陵，仍總錄朝政。按：廣雅本無「加鎮海寧國兩軍節度使」銜。
〔將相〕徐景通　十一月，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廣陵輔政。按：廣雅本無「軍事」之「事」字及「輔政」字
〔相〕景通　十一月，拜司徒。

王令謀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按：廣雅本無兼職。

宋齊丘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十一月，並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兼職。

〔內樞使〕令謀　十一月，同平章事，使如故。

齊丘　二月，加右僕射致仕。十一月，平章兼內樞使。

四年壬辰

〔將相〕知誥　十一月，拜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節度使，諸道都統如故。辭丞相、太師不受。按：廣雅本於知誥下作「封東海王」，誤。

〔將相〕景通

〔相〕令謀

〔內樞使〕令謀

齊丘

五年癸巳

〔將相〕知誥　十一月，進封東海王。按：廣雅本封東海王在四年。

〔將相〕景通

徐知詢　九月，封東海郡王，出爲鎮南節度使。按：廣雅本無。

〔相〕令謀

齊丘

〔內樞使〕令謀

齊丘

六年甲午　唐應順元年，清泰元年。按：稿本不附唐年。

〔將相〕知誥　十月，拜大丞相、尚父，加九錫，辭不受。按：廣雅本無「十月」以下字。

〔將相〕景通　十一月，赴金陵，爲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

徐景遷　十一月，拜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知政事，代兄景通鎮廣陵。

廣陵。

〔相〕令謀　十一月，加司徒。按：廣雅本「十一月」作「閏正月」。

齊丘　七月，徐知誥召赴金陵，改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按：廣雅本作「閏正月加司空」。

〔內樞使〕令謀

齊丘

天祚元年乙未

〔將相〕知誥　十月，加尚父、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按：廣雅本「封」字作「爵」，無「尚父、大丞相」及「備殊禮」以下字。

〔將相〕景通

景遷　三月，加太尉、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按：廣雅本作「三月，同平章事。」

〔相〕令謀

齊丘按：稿本無。

〔內樞使〕令謀

齊丘按：稿本無。

二年丙申　石敬瑭篡唐，改天福元年。按：稿本無「石敬塘」以下字。

〔將相〕知誥　正月，開大元帥府。

〔將相〕景通　正月，拜太尉、副元帥。

景遷　加太保。六月，以病移金陵。按：稿本無「加太保」字。

徐景遂　六月，拜門下侍郎、參知政事，代兄景遷鎮廣陵。

〔相〕令謀

齊丘按：稿本無。

〔內樞使〕令謀

齊丘按：稿本無。

三年丁酉　十月，禪位于唐。按：廣雅本無「于唐」字。

〔將相〕知誥　正月，建齊國，立宗廟社稷，設左右丞相以下官。十月，簒位。按：廣雅本無「建齊國」字，「立」作「建」，稿本無「左右」字。

〔將相〕景通

景遂

〔相〕令謀　九月，卒。按：廣雅本無「九月卒」字。

齊丘　改齊國左丞相。按：稿本無。

〔內樞使〕令謀

齊丘按：稿本無。

《南唐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烈祖昇元元年丁酉　十月，徐知誥篡位。按：廣雅本接「改名昇」三字，稿本此三字繫二年下，當從稿本。即吳天祚三年，晉高祖天福二年。按：稿本無。國號大齊，都金陵。按：廣雅本無。

〔宰相〕宋齊丘　正月，拜齊國左丞相。十月，加大司徒。按：稿本無。

徐玠　正月，拜齊國右丞相。按：稿本無。

張延翰　十月，右僕射、同平章事。按：稿本無「十月同平章事」字。

張居詠　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按：稿本無「十月，同平章事」字。

李建勳　十月，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稿本移「十月」於「侍郎」下，廣雅本無「並同中書門下」字。

〔內樞史〕周宗　正月，命。

周廷玉　正月，命。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吳王景通按：稿本作「吳王璟」，考「景通」爲齊王更名，事在二年，當從廣雅本。　十月，太尉、尚書令、諸道副元帥、判六軍。

〔翰林學士〕按：稿本無。

〔勤政殿學士〕按：稿本無。

二年戊戌

〔宰相〕吉王景遂　正月，侍中、判尚書都省。

齊丘按：稿本名次建勳後。　七月，左丞相、同平章事，尋罷政。按：廣雅本無「七月」以下字。

玠按：稿本無。

延翰

居詠

建勳

〔內樞使〕宗

延玉

〔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景通　改名璟，稿本無。改封齊王。廣雅本無。

三年己亥　二月，改國號大唐，復姓李，改名昇。按：廣雅本無「二月」以下字。

〔宰相〕景遂

齊丘　不豫政。按：稿本無。

延翰

居詠

建勳

〔內樞使〕宗

〔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璟　四月，拜兵馬大元帥、守太尉、録尚書事、昇揚二州牧、判六軍。

四年庚子

〔宰相〕景遂

齊丘按：稿本無。

延翰　十二月，卒。

居詠

建勳

〔內樞使〕宗按：稿本下作「四月，出爲奉化節度使」，廣雅本無。

杜業　兵部尚書兼。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衛事〕璟

五年辛丑

〔宰相〕景遂

齊丘按：稿本無。

居詠

建勳　七月，罷。

〔內樞使〕宗按：稿本無。

業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衛事〕璟

六年壬寅

〔宰相〕景遂　二月，改領中書門下省。

齊丘　二月，判左丞相、太保、尚書省。四月，罷。按：稿本名列第三，廣雅本作「判尚書省，尋復罷政」。

居詠

徐玠　五月，拜司徒、侍中。按：廣雅本無。

李建勳　復任。按：廣雅本無。

〔內樞使〕宗按：稿本無。

業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璟　三月，總決三省事。按：廣雅本無「三月」以下字。

〔神武統軍〕常建按：廣雅本無。

元宗保大元年癸卯　二月，唐主殂，子璟即位。

〔宰相〕景遂　七月，拜兵馬元帥。

齊丘　三月，拜太保、中書令。十二月，罷政。按：廣雅本無「政」字，稿本無「二月」以下字。

名列第五。

〔宰相〕宗按：稿本無。

居詠

玠　五月，卒。按：廣雅本無。

建勳　四月，出爲昭武節度使。按：廣雅本無。

周宗　三月，拜侍中。

〔內樞使〕宗　三月，拜侍中。按：稿本無。

陳覺　十二月，左遷少府監。按：稿本無。

〔內樞副使〕魏岑

查文徽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璟　二月，即帝位。

燕王景遂　七月，拜太尉、中書令、諸道兵馬元帥、判六軍。

〔副元帥〕鄂王景達

〔神武統軍〕建按：廣雅本無。

〔翰林學士〕馮延巳按：稿本無。

游簡言　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同上。

二年甲辰　晉開運元年。按：稿本無晉年。

〔宰相〕宗　正月，出爲鎮南節度使。按：廣雅本無「正月」以下字。

居詠　正月，出爲鎮海節度使。同上。

齊王景遂　正月，總決庶政。按：廣雅本無。

〔內樞副使〕岑

文徽　十二月，改江西安撫使，伐閩。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遂

〔副元帥〕景達

〔神武統軍〕建　七月，出爲武昌節度使。按：廣雅本無。

賈崇同上。

〔翰林學士〕延巳按：稿本無。

簡言同上。

常夢錫同上。

三年乙巳　二月，大舉伐閩。八月，克建州，執閩主王延政以歸。按：廣雅本無「二月」以下字。

〔宰相〕宗按：稿本無。

居詠同上。

景遂按：廣雅本無。

〔內樞副使〕岑

陳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遂

〔副元帥〕景達

〔神武統軍〕崇按：廣雅本無。

四年丙午　十二月，晉亡。按：稿本作「契丹滅晉」。

〔宰相〕宗　正月，出爲鎮南節度。按：稿本無。

居詠　正月，出爲鎮海節度。同上。

宋齊丘　正月，拜太傅、中書令，不豫政。同上。

景遂按：稿本名次第一，廣雅本無。

李建勳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馮延巳　中書侍郎。正月，並同平章事。

杜昌業　十月，吏部尚書、判都省事。按：廣雅本無。

〔內樞副使〕岑　八月，安撫漳、泉二州。按：廣雅本無「八月」及「二州」字。

覺　六月，宣諭福州李弘義入朝，不克，遂擅兵進討。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遂
〔副元帥〕景達
〔神武統軍〕崇按：廣雅本無。
五年丁未　漢天福十二年。按：稿本無漢年。
〔宰相〕齊丘　八月，出爲鎮南節度。按：稿本無。
景遂　正月，立爲皇太弟。按：稿本名列第一，廣雅本無。
建勳
延巳　四月，罷爲太弟少保。按：稿本作「太子少傅」。
昌業　吏部尚書、判省事。按：稿本無「吏部」以下字。
〔内樞副使〕岑　四月，罷爲太子洗馬，旋復任。
覺　三月，兵敗，流蘄州。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遂　正月，立爲皇太弟。
〔副元帥〕景達　正月，還兵馬元帥、判六軍。
燕王弘冀　正月，拜副元帥。
〔神武統軍〕崇按：廣雅本無。
六年戊申　改元乾祐，正月，漢主卒，子承祐立。按：稿本無「改元」以下字。
〔宰相〕建勳
昌業
〔内樞副使〕覺　復任。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七年己酉
〔宰相〕建勳
昌業按：廣雅本無。
〔内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八年庚戌　十月，周郭威篡漢。接稿本無。十二月，楚武平節度使馬希萼弒其君，希廣自稱楚王，遣使來歸。按：廣雅本無。
〔宰相〕建勳
〔内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九年辛亥　周廣順元年。按：稿本無周年。九月，楚人廢其君希萼，命湖南安撫使邊鎬討之。十月，鎬入潭州，湖南平。是歲正月，郭威篡位。按：廣雅本無。
〔宰相〕建勳
常夢錫　户部尚書、判都省事。按：廣雅本無。
〔内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十年壬子　十一月，楚朗州刺史劉言盡據楚地。按：廣雅本無「十一月」以下字。
〔宰相〕建勳　出爲鎮南節度使。按：廣雅本無「使」字。
夢錫　貶饒州團練副使。按：廣雅本無。
馮延巳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徐景運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
孫晟　三月，右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内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十一年癸丑
〔宰相〕延巳　三月，復拜。按：稿本「拜」作「任」。
嚴續　中書侍郎、知都省事。按：廣雅本無。
〔内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神武統軍〕劉仁贍　六月，命。按：廣雅本無。
十二年甲寅　正月，周主卒，養子榮立，改元顯德。按：稿本無「正月」以下字。
〔宰相〕延巳

續按：廣雅本無。

〔內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神武統軍〕仁贍按：廣雅本無。

十三年乙卯　十一月，周師來伐。按：廣雅本作「六月」誤，當從稿本。

〔宰相〕延巳

續　二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游簡言　禮部侍郎、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按：廣雅本無。

〔內樞副使〕覺按：廣雅本無。

〔內樞使〕殷崇義　十一月，吏部尚書、知院事。按：廣雅本繫此於十四年，誤，當從稿本。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神武統軍〕仁贍　四月，出爲清淮節度使。按：廣雅本無。

劉彥貞　代仁贍。十一月，出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同上。

十四年丙辰　正月，周主將南伐。二月，上表稱臣于周。揚、和、滁、太、舒、光、蘄七州皆失。五月，周主北還，棄諸州不守。按：廣雅本無「正月」以下字。

〔宰相〕延巳

續

簡言按：廣雅本無。

〔內樞使〕崇義按：廣雅本作「十一月命」，誤，當從稿本，改繫上年。

〔內樞副使〕覺　三月，充監軍使，拒周師。按：廣雅本無。

李徵古按：廣雅本繫此於十五年。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三月，出拒周師。按：廣雅本無「三月」以下字。

〔副元帥〕弘冀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覺　三月，敗還。按：廣雅本無「三月」等字。

徵古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三月，敗還。按：廣雅本無「三月」以下字。

〔副元帥〕弘冀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覺　三月，立爲皇太子。

〔江南西道元帥〕晉王景遂　三月，拜太尉、尚書令、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按：廣雅本無「三月」以下字。

〔諸道元帥判六軍諸衞事〕景達

〔副元帥〕弘冀

〔翰林學士〕夢錫　卒。按：稿本無。

周世宗顯德六年己未　中興二年六月，周主卒，子宗訓立。按：稿本無「中興」以下字。

〔宰相〕弘冀　九月，卒。

吳王從嘉　九月，拜尚書令、知政事。

南伐。

簡言按：廣雅本無。

鍾謨　禮部侍郎、知都省事。十月，流饒州，旋賜死。按：廣雅本作「禮部侍郎、判尚書省事。冬，貶國子司業。」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魏岑按：廣雅本無。

唐鎬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　中興三年正月，周主禪位於宋。按：稿本無南唐年，廣雅本無「主」字。

〔宰相〕從嘉

簡言按：廣雅本無。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岑按：廣雅本無。

鎬

二年辛酉　中興四年二月，遷都洪州，是謂南都。六月，唐主殂，太子從嘉即位，復都金陵，不改元。按：稿本無南唐年，廣雅本無「復都金陵」字。

〔宰相〕從嘉　二月，立爲皇太子，監國金陵。六月，即帝位。

嚴續　六月，右僕射，進司空、同平章事。按：稿本無「右僕射進」四字，名列第三。

簡言　進吏部尚書、知都省事。按：廣雅本無「進」字「都」字。

〔內樞使〕崇義　輔太子守金陵。按：廣雅本無「輔」以下諸字。

〔內樞副使〕岑按：廣雅本無。

鎬　三月卒。按：廣雅本無「三月卒」字。

〔副元帥〕韓王從善　十月，拜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按：廣雅本無。

三年壬戌

〔宰相〕續按：稿本名次第二。

簡言

〔內樞使〕崇義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乾德元年癸亥

〔宰相〕續

簡言　七月，進右僕射，判都省事。按：廣雅本無「七月」以下字。

〔內樞使〕崇義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二年甲子

〔宰相〕續

簡言

〔內樞使〕崇義

朱巒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三年乙丑

〔宰相〕續　五月，出爲鎮海節度使。按：廣雅本無「使」字。

簡言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陳喬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朱匡業　正月，命。同上。

四年丙寅

〔宰相〕簡言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喬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匡業　十月，卒。同上。

五年丁卯

〔宰相〕簡言

〔內樞使〕崇義

〔內樞副使〕喬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開寶元年戊辰

〔宰相〕殷崇義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

簡言

〔内樞使〕崇義　三月，拜平章。

〔内樞副使〕喬　遷正使。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二年己巳

〔宰相〕崇義　罷爲潤州節度。按：稿本作「出爲鎮海節度使」。

簡言　三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卒。按：廣雅本「三月」作「二月」，誤，當從稿本。

〔内樞使〕喬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三年庚午

〔内樞使〕喬

〔副元帥〕從善按：稿本無。

四年辛未

〔内樞使〕喬

〔副元帥〕從善按：廣雅本無。

五年壬申　二月，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樞密院爲光政院。

〔内樞使〕喬　二月，改光政院使。

〔副元帥〕從善　二月，降封南楚國公。閏月，入貢于宋，留不遣。按：廣雅本無。

六年癸酉

〔宰相〕殷崇義　四月，司空、知左右内史事。按：廣雅本不記月。

〔光政院使〕喬

七年甲戌　九月，宋師來伐。閏十月，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

〔宰相〕崇義

〔光政院使〕喬

〔副元帥〕皇甫繼勳按：廣雅本無。

〔勤政殿學士〕鍾蒨按：稿本無。

八年乙亥歲按：稿本無「八年」字。十一月，宋師克金陵，唐主出降，國亡。

〔宰相〕崇義　十一月，出降。

〔光政院使〕喬　十一月，殉難。

〔光政院副使〕張洎按：廣雅本無。

〔副元帥〕繼勳　十一月，被戮。按：廣雅本無。

〔勤政殿學士〕蒨　十一月，殉難。按：稿本無。

《蜀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唐昭宗天復七年丁卯　九月，王建僭稱帝號。

〔宰相〕王宗佶　九月，拜中書令。

韋莊　九月，拜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

〔内樞密使〕唐道襲　九月，命。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張格按：稿本無。

王鍇同上。

〔行營將帥〕

武成元年戊辰

〔宰相〕宗佶　二月，拜太師，罷政。尋被殺。

莊　正月，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格　二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内樞密使〕道襲

〔翰林學士〕格　二月，拜平章。按：稿本無。

鍇同上。

二年己巳

〔宰相〕莊

格

王鍇　八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内樞密使〕道襲

〔判六軍諸衛事〕太子宗懿　八月，拜，故名元膺。按：稿本作「太子元膺八月判」。

〔翰林學士〕鍇　八月，拜平章。按：稿本無。

三年庚午

〔宰相〕莊　七月，卒。

格

鍇

周庠　十二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庾傳素　同上。

〔内樞密使〕道襲　三月，出爲興元節度使。按：廣雅本無「使」字。

鄭頊　甫命，即罷。

潘炕　三月，命。

〔判六軍諸衛事〕元膺

永平元年辛未

〔宰相〕格

鍇

庠

傳素

〔内樞密使〕炕　十二月，出爲武泰節度使。按：廣雅本作「出爲節度」。

潘峭

〔判六軍諸衛事〕元膺

〔行營將帥〕王宗侃　都統。三月，伐岐。按：稿本移「都統」於三月下。

王宗佶

王宗賀

唐道襲　俱招討使，伐岐。按：廣雅本無「俱」字。

二年壬申

〔宰相〕格

鍇　閏四月，罷爲兵部尚書。

庠

傳素

〔内樞密使〕峭

道襲按：稿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元膺

〔翰林學士〕毛文錫按：稿本無。

三年癸酉

〔宰相〕格

鎖　四月，復拜。
庠
傳素
〔內樞密使〕峭　七月，罷，旋復任。
道襲　二月，命。按：廣雅本無。七月，罷爲太子太保。按：稿本作「旋罷爲太子太保」。
〔判六軍諸衛事〕元膺　七月，作亂，被殺。
唐文扆　宦官。
〔翰林學士〕文錫按：稿本無。
四年甲戌
〔宰相〕格
鎖
庠
傳素
〔內樞密使〕峭　八月，出爲武泰節度使。按：廣雅本作「出爲節度」。
毛文錫　八月，禮部尚書判。
〔判六軍諸衛事〕太子宗衍　正月判。
文扆
〔行營將帥〕王宗範　十一月，招討，拒南詔，大捷。按：廣雅本無「招討」字。
王宗播
王宗儔　並同上。按：廣雅本無此三字。
五年乙亥
〔宰相〕格
鎖
庠
傳素
〔內樞密使〕文錫
〔判六軍諸衛事〕宗衍
文扆
〔行營將帥〕宗播　同上。按：稿本無「同上」字，名列第二。
王宗綰　八月，行營都制置使，伐岐，拔階、成、秦、鳳四州。按：廣雅本無「行營都制置使」銜，稿本名列第一。
王宗瑤　同上。按：稿本作「俱招討伐岐」。
通正元年丙子
〔宰相〕格
鎖
庠
傳素
〔內樞密使〕文錫　八月，兼文思殿大學士。
〔判六軍諸衛事〕宗衍
文扆
〔行營將帥〕宗播按：稿本無。
宗綰　八月，伐岐，拔隴州。按：稿本作「八月，都招討，伐岐」。
劉知俊按：廣雅本無。
王宗儔同上。
唐文裔　俱招討。同上。
天漢元年丁丑　改國號漢。
〔宰相〕格
鎖
庠
傳素　八月，罷爲工部尚書。
〔內樞密使〕文錫　八月，貶茂州司馬。
庾凝績　八月，翰林承旨，權判。十月，真授。按：廣雅本無「翰林承旨」字。
〔判六軍諸衛事〕宗衍
文扆
〔行營將帥〕王宗侃　七月，東北面都招討，伐岐。按：廣雅本無「東北面都招討」字。
知俊　岐降，將西北面都招討，伐岐。十二月，被殺。按：廣雅本無「西北面招討，伐岐」字。

桑弘志按：廣雅本無。

王宗弘　俱招討。同上。

光天元年戊寅　復國號蜀。六月，建卒，子衍即位。

〔宰相〕格　六月，貶維州司户。

鍇

庠

傳素　七月，復拜。

〔内樞密使〕凝績

宋光嗣　宦官。五月，命。

〔判六軍諸衛事〕宗衍　六月，即位。按：廣雅本作「六月」，誤，當從稿本。

文扆　五月，被殺。按：廣雅本無。

崔延昌　五月，權判。六月，解。按：廣雅本作「八月解」，誤，當從稿本。

宋光嗣　六月，判。九月，解。按：廣雅本無。

王宗弼　九月，命。

〔行營將帥〕宗侃

王宗弼　五月，召還。

乾德元年己卯

〔宰相〕鍇

庠

傳素

〔内樞密使〕光嗣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行營將帥〕王宗播　三月，都招討，伐岐。按：廣雅本無「都招討」字。

二年庚辰

〔宰相〕鍇　六月，判六軍諸衛事。按：廣雅本無「六月」以下字。

庠　六月，出爲永平節度使。按：廣雅本無「永平」及「使」字。

傳素

〔内樞密使〕光嗣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行營將帥〕王宗儔　十一月，都招討，伐岐。按：廣雅本無。

王宗昱同上。

王宗晏同上。

王宗信　俱招討。同上。

三年辛巳

〔宰相〕鍇

傳素

〔内樞密使〕光嗣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行營將帥〕王宗儔　十一月，伐岐。按：稿本無。

四年壬午

〔宰相〕鍇

傳素

〔内樞密使〕光嗣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五年癸未

〔宰相〕鍇

傳素

〔内樞密使〕光嗣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六年甲申

〔宰相〕鍇

傳素

許寂　七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作「七月拜」。

張格　十二月，復拜。

〔内樞密使〕光弼

景潤澄　宦官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徐延瓊　十二月，拜京城内外馬步都指揮使。按：廣雅本無。

〔翰林學士〕李昊按：稿本無。

咸康元年乙酉　九月，唐師來伐。十一月，衍出降，國亡。

〔宰相〕錯　傳素　寂　格　十一月，並出降。

〔内樞密使〕光嗣　十一月，爲王宗弼所殺。

潤澄　同上。

〔判六軍諸衛事〕宗弼　十一月，降，伏誅。按：廣雅本無「伏誅」字。

延瓊按：廣雅本無。

〔翰林學士〕昊按：稿本無。

〔行營宰相〕王宗勳　十月，招討，禦唐師，敗還。按：廣雅本無。

王宗儼同上。

王宗昱　並同上。同上。

《後蜀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明德元年甲午　閏正月，孟知祥僭稱帝號。七月，知祥卒，子昶代立，不改元。按：廣雅本「閏正月」作「正月」，誤，當從稿本。又稿本作「七月卒，子昶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廣雅本作「宰相」。

趙季良　二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月，與王處回、李仁罕、趙廷隱、張公鐸、侯洪寔同受顧命。九月，進司徒。按：廣雅本作「閏正月，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下無。

〔樞密使〕王處回　二月，命。

「閏正月命」，以下無。

〔判六軍諸衛事〕孟昶　二月，判六軍。七月，立爲皇太子，旋即位。按：廣雅本作「閏正月判」，無「六軍」二字。

〔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同上。

〔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同上。

李仁罕　二月，命領武信節度使。九月，加中書令、判六軍。十月，被殺。按：廣雅本作「九月判，尋被殺」。

趙廷隱　十月，命，仍兼侍中，改領武德節度使。按：廣雅本作「副，九月命」，以下無。

〔左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按：廣雅本無。

趙廷隱　二月，命，領保寧節度使。九月，加侍中兼六軍副使。十月，遷衛聖。

〔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按：廣雅本無。

張業　二月，命，領寧江節度使。九月，加檢校太尉。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按：廣雅本無。

張公鐸　二月，加檢校太尉，領保寧節度使。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按：廣雅本無。

李肇　三月，命，領昭武節度使。九月，加侍中。十月，免。

侯弘寔　副使。二月，命。十月，遷正使。

隋唐五代總部・史表・《後蜀將相大臣年表》

二年乙未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毋昭裔　四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作「四月拜」。

〔樞密使〕處回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右匡聖都指揮使〕業按：廣雅本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同上。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弘寔同上。

三年丙申　正月，石敬瑭篡位。按：廣雅本無「正月」以下字。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樞密使〕處回

〔樞密副使〕韓保貞按：稿本無。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右匡聖都指揮使〕業按：廣雅本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同上。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弘寔同上。

四年丁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樞密使〕處回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右匡聖都指揮使〕業按：廣雅本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同上。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弘寔同上。

廣政元年戊戌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張業　正月，右僕射、同平章事。

〔樞密使〕處回　兼領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兼領」以下字。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右匡聖都指揮使〕正月，入相。按：廣雅本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同上。
〔奉鑾肅衙都指揮使〕弘寔　出爲寧江節度使。同上。
二年己亥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按：廣雅本無。
三年庚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四月，判户部。
　昭裔　四月，判鹽鐵。
　業　四月，判度支。
〔樞密使〕處回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按：廣雅本無。
四年辛丑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二月，加檢校官，解節鎮。按：廣雅本無「二月」以下字。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　二月，加檢校官，解節鎮。按：廣雅本作「判軍」。
　軍」，無「二月」以下字。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　二月，加檢校官，解節鎮。按：廣雅本無。
五年壬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按：廣雅本無。
六年癸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按：廣雅本無。
七年甲辰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復領保寧節度使。按：廣雅本無「復領」以下字。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按：廣雅本無。
八年乙巳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衙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公鐸　九月，卒。按：廣雅本無。
　安思謙同上。
九年丙午　十二月，契丹入汴，晉亡。按：廣雅本無「十二月」以下字。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良　八月，卒。按：廣雅本無「八月」字。
　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思謙按：廣雅本無。
十年丁未　復得秦、成、階、鳳四州。按：廣雅本無「復得」以下字。正月，劉知遠即帝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
　業
〔樞密使〕處回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按：廣雅本作「判軍」。
〔左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按：廣雅本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思謙同上。
十一年戊申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
　業　七月誅。
　李昊　七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作「七月拜」，無官銜。
　徐光溥　七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罷。按：廣雅本作「七月拜，十二月罷」。
〔樞密使〕處回　七月，罷。
　高延昭　七月，通秦使、知樞密院事。按：廣雅本作「七月命」，以下無。
　王昭遠　同上同上。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隱　七月，罷，爲太傅，封宋王致仕。按：廣雅本作「判軍。七月罷」，以下無。
〔左匡聖都指揮使〕漢韶　遷捧聖。按：廣雅本無。
　思謙　領保寧節度使。同上。
〔右匡聖都指揮使〕李廷珪　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上。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思謙　遷左匡聖。按：廣雅本入判軍一級，作「奉聖控鶴馬步軍都指揮」，無「遷左匡聖」字。
　李廷珪　出爲永平節度使。按：廣雅本無。
　孫漢韶　兼中書令。同上。
十二年己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
　昊
〔樞密使〕延昭
　昭遠
〔左匡聖都指揮使〕思謙按：廣雅本與上年同，下作「有罪誅」。考《通鑑》正月甲寅，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未嘗誅也，當從稿本，下並同。
　廷珪按：廣雅本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同上。
十三年庚戌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
　昊
〔樞密使〕延昭
　昭遠
〔判六軍諸衛事〕秦王玄喆　八月，判六軍。按：廣雅本無「八月」字。
〔左匡聖都指揮使〕思謙
　廷珪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
十四年辛亥　正月，郭威篡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
　昊
　范仁恕　九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作「九月拜」，以下無。
〔樞密使〕延昭　四月，解職。按：廣雅本作「辭位」。
　昭遠
　伊審徵　四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按：廣雅本作「四月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左匡聖都指揮使〕思謙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廷珪同上。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
十五年壬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
　昊

仁恕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左匡聖都指揮使〕思謙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廷珪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孟貽業
十六年癸丑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
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左匡聖都指揮使〕思謙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廷珪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孟貽業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是歲」以下字。
十七年甲寅　是歲，分禁衛爲十軍。按：廣雅本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
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孟貽業
〔左匡聖都指揮使〕思謙　二月，誅。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廷珪　遷捧聖。
高彥儔　領武定節度使。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漢韶　三月，解職。
李廷珪　領保寧節度使。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貽業
十八年乙卯　周師來伐，拔秦、成、階、鳳四州。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
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領武泰節度使。按：廣雅本無「領武泰節度使」以下字。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左匡聖都指揮使〕彥儔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廷珪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貽業
十九年丙辰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
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李廷珪　三月，命。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左衛聖諸軍都指揮使〕趙思進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趙崇韜
〔左匡聖都指揮使〕彥儔　遷右奉鑾。
呂彥珂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廷珪　三月，遷衛聖。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貽業
〔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高彥儔
二十年丁巳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裔按：廣雅本無。
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廷珪　六月，解職。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左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思進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

〔左匡聖都指揮使〕彦珂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貽業

〔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彦儔

二十一年戊午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左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思進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韓保貞同上。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

〔左匡聖都指揮使〕彦珂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貽業

〔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彦儔

二十二年己未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八月，領武信節度使。按：廣雅本無「八月」以下字。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左衛聖諸軍都指揮使〕保貞　遷奉鑾。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貽業

韓保貞

〔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彦儔　出爲寧江軍都巡檢使。

二十三年庚申　正月，趙匡胤即帝位。按：廣雅本無。宋太祖建隆元年。按：稿本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仁恕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保貞

二十四年辛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歐陽迥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保貞

二十五年壬戌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迴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正月，立爲皇太子。按：廣雅本無「正月」字。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按：廣雅本以下並無。

〔奉鑾肅衛都指揮使〕保貞　出爲峽路都制置使。

二十六年癸亥　乾德元年。按：稿本無「乾德」以下字。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迴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按：廣雅本無。

二十七年甲子　十一月，宋師來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迴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昭遠　十二月，出拒宋師，戰敗被擒。按：稿本「十二月」作「十一月」，誤。又「被擒」作「被執」。

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右衛聖諸軍都指揮使〕崇韜　領武定節度使。十一月，出拒宋師，戰敗被執。按：廣雅本無。

二十八年乙丑　正月，克成都，昶出降，國亡。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昊　正月，降宋。

迴　同上。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審徽

〔判六軍諸衛事〕玄喆

《南漢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乾亨元年丁丑　八月，劉龔僭稱帝號於廣州。按：稿本年號作「乾貞」，誤，又無「僭」字。廣雅本無「於廣州」字。梁末帝貞明三年。（始號大越乾貞二年，改漢）

〔宰相〕趙光裔　兵部尚書。

楊同潛　兵部侍郎。

李殷衡　禮部侍郎。按：稿本於此有「八月，並同平章事」，廣雅本移下。

倪曙　工部侍郎。八月，並同平章事。按：稿本無。

〔樞密使〕

〔判六軍諸衛事〕

〔行營將帥〕按：廣雅本無。

二年戊寅

〔宰相〕光裔

洞潛

殷衡

曙按：稿本無。

三年己卯

〔宰相〕光裔

洞潛

殷衡

曙按：稿本無。

四年庚辰

〔宰相〕光裔

洞潛

殷衡按：廣雅本無。

曙按：稿本無。

五年辛巳　梁龍德元年。按：稿本無梁年。

〔宰相〕光裔

洞潛

〔行營將帥〕蘇章　左右街使。三月，率水師救封州，大敗楚兵。按：廣雅本無。

六年壬午

〔宰相〕光裔

洞潛

曙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尚書」以下字。

七年癸未　十月，唐滅梁。唐同光元年。按：稿本無唐年。

〔宰相〕光裔

洞潛

八年甲申

〔宰相〕光裔

洞潛

白龍元年乙酉

〔宰相〕光裔

洞潛

二年丙戌　唐天成元年。按：稿本無唐年，廣雅繫此於三年下，誤，今改正。

〔宰相〕光裔

洞潛

三年丁亥

〔宰相〕光裔

洞潛

大有元年戊子

〔宰相〕光裔

洞潛

二年己丑

〔宰相〕光裔

洞潛

三年庚寅　唐長興元年。按：稿本無唐年，廣雅本繫此於四年，誤，今改正。

〔宰相〕光裔

洞潛

〔行營將帥〕梁克貞　九月，伐交州，克之，執節度使曲承美，遂破占城，取其寶貨以歸。按：廣雅本無。

李守鄘　同上。同上。

四年辛卯

〔宰相〕光裔

洞潛

五年壬辰

〔宰相〕光裔

洞潛

六年癸巳

〔宰相〕光裔

洞潛

七年甲午　唐應順元年，清泰元年。按：稿本無唐年，廣雅本繫此於八年，誤，今改正。

〔宰相〕光裔

洞潛　病歸，按：稿本繫此於八年，則以八年爲唐清泰元年而誤，今改從廣雅本。明年卒。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秦王弘度

八年乙未

〔宰相〕光裔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九年丙申　十一月，晉石敬瑭篡位，改天福元年。按：廣雅本繫此於十年，承上繫唐年，差一年而誤，今改從稿本。又廣雅本無十一月，稿本無晉及改元字。

〔宰相〕光裔

劉濬　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行軍將帥〕孫德威　四月，侵楚蒙、桂二州。按：廣雅本無。

十年丁酉

〔宰相〕光裔

濬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十一年戊戌

〔宰相〕光裔

濬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行營將帥〕交王弘操　十月，救交州，皎公羨敗没。按：廣雅本無。

十二年己亥

〔宰相〕光裔　卒。

趙損　光裔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光裔子」以下字。

濬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十三年庚子

〔宰相〕濬按：廣雅本無。

損　卒。

王定保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卒。按：廣雅本繫此二人於十二年，於定保下無官銜，作「俱本年卒」。考定保爲相，在庚子十二月損卒以後，損亦不卒於己亥，故今從稿本訂正。

王翻按：稿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十四年辛丑

〔宰相〕翻按：稿本無。

濬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光天元年壬寅　三月，龔卒，子玢代立。

〔宰相〕晉王弘熙　三月，輔政。

翻按：稿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濬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度　三月，即帝位，改名玢。按：稿本「即帝位」作「襲位」。

晉王弘熙　三月，拜兵馬元帥、知政事。

〔行營將帥〕越王弘昌　七月，討循州賊張遇賢，敗績。按：廣雅本無。

乾和元年　癸卯三月，晉王弘熙弒玢而自立。

〔宰相〕弘熙　三月，篡位，改名晟。

越王弘昌　三月，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按：廣雅本無「三月」以下字，祇作「輔政」二字。

循王弘杲　兵馬副元帥、參預政事。五月，被殺。按：廣雅本無。

翻按：稿本無。

濬按：廣雅本無。

〔判六軍諸衛事〕弘熙　篡位。

越王弘昌　兵馬元帥。

循王弘杲　副元帥，尋被殺。按：稿本無「尋被殺」三字。

二年甲辰

〔宰相〕弘昌　三月，被殺。按：廣雅本作「夏被殺」，誤，當從稿本。

翻按：稿本無。

濬按：廣雅本無。

陳偓　三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繫此於三年，誤，當從稿本。又廣雅本僅作三月拜，無官銜。

〔判六軍諸衛事〕弘昌　被殺。

三年乙巳

〔宰相〕翻　被殺。按：稿本無。

陳渥

四年丙午　十二月，契丹滅晉。按：廣雅本無月數。

〔宰相〕偓

五年丁未　二月，劉知遠即位。按：廣雅本無月數。

〔宰相〕偓按：廣雅本無。

六年戊申

〔宰相〕偓按：廣雅本無。

〔行營將帥〕吴恂　巨象指揮使。按：廣雅本無。

吴懷恩　内常侍。十二月，侵楚賀州，克之，復克昭州。同上。

七年己酉

〔宰相〕偓按：廣雅本無。

八年庚戌

〔宰相〕偓　是歲，以宫人盧瓊仙、黄瓊芝爲女侍中，參決政事。按：廣雅本無。

九年辛亥　正月，郭威篡位。

〔行營將帥〕吴懷恩　西北面招討使。十一月，侵楚桂州，克之，遂下梧、連等九州，盡有粤西之地。按：廣雅本無。

潘崇徹　内侍監丞。十二月，侵楚郴州，克之。同上。

十年壬子

十一年癸丑

〔宰相〕盧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按：廣雅本無。

十二年甲寅

〔宰相〕膺按：廣雅本無。

十三年乙卯

〔宰相〕膺按：廣雅本無。

十四年丙辰

〔宰相〕膺按：廣雅本無。

十五年丁巳

〔宰相〕膺　十二月，卒。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龔澄樞　宦官。按：稿本無。

陳延壽　宦官。同上。

大寶元年戊午　八月，晟卒，子鋹代立。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二年己未

〔宰相〕鍾允章　尚書左丞、參政事。十一月，被殺。按：廣雅本繫此於乾和十五年，作「左丞、參政事」。考《通鑑》，允章於己未年始由中書舍人擢尚書右丞、

參政事，廣雅本誤，今從稿本。惟稿本作尚書左丞，「左」或「右」字之誤。

龔澄樞　宦官。十一月，授龍虎觀軍容使、内太師、總軍國事。按：廣雅本無。宋太祖建隆元年。按：稿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三年庚申　正月，宋太祖即位。按：廣雅本無。

〔宰相〕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四年辛酉

〔宰相〕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五年壬戌

〔宰相〕李托　宦官。十二月，授六軍觀軍容使、内太師、總軍國事。按：廣雅本祇作「内大師」。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六年癸亥　宋乾德元年。按：稿本無宋年。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七年甲子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八年乙丑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按：稿本無。

〔行營將帥〕廷琄　六月，被讒賜死。按：稿本無。

九年丙寅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按：稿本無。

十年丁卯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十一年戊辰　開寶元年。按：稿本無開寶年。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十二年己巳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十三年庚午　九月，宋師來伐。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行營將帥〕邵廷琄　招討使。九月，拒宋師。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行營將帥〕伍彥柔　九月，拒宋師，敗没。按：廣雅本無。

潘崇徹　都統。

李承渥　都統。

盧枝　招討使，拒宋師。

郭崇岳　招討使，並九月拒宋師。

十四年辛未　二月，克廣州，鋹出降，國亡。

〔宰相〕托

澄樞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澄樞按：稿本無。

延壽同上。

〔行營將帥〕崇徹　正月，降宋。按：廣雅本無。

承渥同上。

枝同上。

崇岳同上。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　四月，朱全忠篡位。五月，封吳王錢鏐爲吳越王，仍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及兩浙觀察處置營田招討安撫鹽鐵制置發運等使，奉梁正朔。

〔行軍司馬〕王景仁　兩浙行軍司馬，領寧國軍節度使。

〔節度副使〕成及　鎮海軍節度副使。

〔行軍副使〕杜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錢傳瓘　內牙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十月，梁授檢校司空。

〔內牙統軍使〕

〔內牙都監使〕

〔內牙指揮使〕錢鏢

開平二年戊辰　六月，梁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王自稱：

天寶元年

〔行軍司馬〕景仁　八月，使梁，遂留不遣。

〔節度副使〕及　九月，梁命領保大節度使、同平章事。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瓘

〔內牙指揮使〕鏢

開平三年己巳　四月，梁授王守太保。

天寶二年

〔行軍司馬〕馬綽　兩浙行軍司馬，梁累加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節度副使〕及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瓘

〔內牙指揮使〕鏢　二月，出爲湖州刺史。

錢傳珝　鎮海軍內牙先鋒指揮使。

開平四年庚午

天寶三年

〔行軍司馬〕綽

〔節度副使〕及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瓘

〔內牙指揮使〕傳珝

乾化元年辛未　四月，梁授王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

天寶四年

〔行軍司馬〕綽

〔節度副使〕及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瓘　七月，梁授司徒。

錢傳球　土客諸軍都指揮使。

〔內牙指揮使〕傳珝

乾化二年壬申　七月，梁册王爲尚父。

天寶五年

〔行軍司馬〕綽

〔節度副使〕及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珝

乾化三年癸酉

天寶六年

〔行軍司馬〕綽

〔節度副使〕及　六月，卒。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兼鎮海軍節度副使。

〔內牙指揮使〕傳珝

乾化四年甲戌

天寶七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錢傳瓘　鎮東軍親從都指揮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
錢傳球　鎮海軍上右廳都指揮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
〔內牙指揮使〕傳珣
錢傳琰　鎮海軍節度上押衙，充安國衣錦軍親從副指揮使兼兩直都虞候。
錢傳瓀　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上直都知兵馬使。
末帝貞明元年乙亥
天寶八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錢傳瓘　梁授鎮海軍節度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梁加檢校太保。
傳瓘　梁加檢校司徒。
傳球　同上。
〔內牙指揮使〕傳珣　梁加檢校司空。
傳琰　梁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傳瓀　同上。
貞明二年丙子　七月，梁加王諸道兵馬元帥。
天寶九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正月，梁命領涇源節度使。
傳瓘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瓘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傳琰
傳瓀
貞明三年丁丑　十月，梁加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天寶十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傳瓘　六月，梁加檢校太尉。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瓘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四月，梁加檢校太保。
傳琰
傳瓀
貞明四年戊寅
天寶十一年
〔行軍司馬〕綽　三月，梁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行軍副使〕建徽　八月，梁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傳瓘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瓘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傳琰
傳瓀
貞明五年己卯
天寶十二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傳瓘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瓘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傳瓘
貞明六年庚辰
天寶十三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傳瓘　梁加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瓘　出爲明州刺史。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傳瓘
龍德元年辛巳
天寶十四年
〔行軍司馬〕綽
〔行軍副使〕建徽
傳瓘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傳瓘　出爲湖州刺史。
龍德二年壬午
天寶十五年
〔行軍司馬〕綽　八月，卒。
〔行軍副使〕建徽　兩浙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傳瓘　正月，梁加兼侍中。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劉仁杞
龍德三年癸未　二月，梁封王吳越國王。始建國，置百官。
天寶十六年
〔丞相〕傳瓘　二月，鎮海、鎮東兩軍留後，總軍府事。
建徽　十二月，拜左丞相。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球
〔內牙統軍使〕
〔內牙都監使〕
〔內牙指揮使〕傳珣
仁杞
唐莊宗同光二年甲申　唐仍封王吳越國王，奉唐正朔，自稱：
寶大元年
〔丞相〕傳瓘　唐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球
〔內牙指揮使〕傳珣　出爲明州刺史。
仁杞
陸仁章　內牙指揮使。
同光三年乙酉
寶大二年
〔丞相〕傳瓘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十一月，唐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
傳球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明宗天成元年丙戌
寶正元年
〔丞相〕傳瓘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琳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天成二年丁亥
寶正二年
〔丞相〕傳瓘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琳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天成三年戊子
寶正三年
〔丞相〕傳瓘　閏八月，唐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琳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天成四年己丑　九月，唐削鏐王爵，以太師致仕。
寶正四年
〔丞相〕傳瓘　二月，唐授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琳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長興元年庚寅
寶正五年
〔丞相〕傳瓘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傳琳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長興二年辛卯　三月，唐復鏐王爵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俱如故。
寶正六年
〔丞相〕傳瓘
建徽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內牙指揮使〕仁杞
仁章
長興三年壬辰　三月，王殂。是爲武肅王，子傳瓘立，去國儀，用藩鎮制，不改元。七月，唐加元瓘守中書令，餘官如故。
〔丞相〕傳瓘　四月，改名元瓘，襲王位。
建徽　四月，出爲昭化節度使。
曹仲達　四月，權知政事。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內牙指揮使〕仁杞　四月，出爲湖州刺史。
仁章　四月，出爲衢州刺史。
戴惲
章德安
長興四年癸巳　七月，唐封元瓘爲吳王。
〔丞相〕仲達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愍帝應順元年甲午　正月，唐封元瓘爲吳越王。
末帝清泰元年
〔丞相〕仲達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清泰二年乙未
〔丞相〕仲達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三月，唐加守太師。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清泰三年丙申
晉高祖天福元年　十二月，授王天下兵馬副元帥。
〔丞相〕仲達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天福二年丁酉　四月，晉封元瓘爲吳越國王，復建國置百官，奉晉正朔，不改元。
〔丞相〕曹仲達　丞相。四月，命。
沈崧
皮光業　並同上。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傳球　三月，被殺。
〔內牙統軍使〕仰仁詮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錢弘倧　內牙指揮使、檢校司空。
天福三年戊戌
〔丞相〕仲達
崧　二月，卒。
光業
陸仁章　保大節度使，同參相府事。
〔內牙統軍使〕仁詮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弘倧
天福四年己亥　十月，晉授王天下兵馬元帥。
〔丞相〕仲達
光業
仁章　九月，卒。
〔內牙統軍使〕仁詮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弘倧
錢弘俶　內牙指揮使、檢校司空。
天福五年庚子　三月，晉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丞相〕仲達
光業
仰仁詮　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
錢弘佐　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
〔內牙統軍使〕仁詮　二月，將兵救閩王延政。四月，敗還。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錢弘佐　十二月，命。
〔內牙指揮使〕惲
德安
弘倧
弘俶
〔內牙都監使〕薛萬忠　二月，將兵救閩。四月，敗還。
天福六年辛丑　三月，晉加王尚書令。八月，王殂。是爲文穆，王子弘佐立。

十一月，晉封弘佐爲吴越國王，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丞相〕弘佐　八月，襲王位。

仲達

光業

仁詮　六月，卒。

林鼎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弘佐　八月，襲王位。

闕璠

胡進思

〔内牙指揮使〕惲　八月，被殺。

德安

弘倧

弘儇

李文慶

天福七年壬寅

〔丞相〕仲達

光業

鼎

〔内牙統軍使〕璠　十月，遷内牙上統軍使。

進思　十月，遷内牙右統軍使。

〔内牙指揮使〕弘倧

弘儇

德安　七月，遷内牙上都監使。

文慶　七月，遷内牙右都監使。

天福八年癸卯

〔丞相〕仲達　十一月，卒。

光業　二月，卒。

鼎

郭師從　浙西營田副使，同參相府事。

〔内牙上統軍使〕璠

〔内牙右統軍使〕進思

〔内牙指揮使〕弘倧

弘儇

〔内牙上都監使〕德安　七月，貶處州。

〔内牙右都監使〕文慶　七月，貶睦州。

〔内牙都監使〕杜昭達

水丘昭券

出帝開運元年甲辰

〔丞相〕鼎　正月，卒。

師從

元德昭

吴程

〔内牙上統軍使〕璠

〔内牙右統軍使〕進思

〔内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　十一月，命。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錢弘儇

〔内牙指揮使〕弘倧　十一月，出爲東府安撫使。

弘儇

〔内牙都監使〕昭達

昭券

開運二年乙巳

〔丞相〕德昭

程

〔内牙上統軍使〕璠　出爲明州刺史。十一月，被殺。

〔内牙右統軍使〕進思　出爲湖州刺史，留任。

〔内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　十一月，安置東府。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弘儇

〔内牙指揮使〕弘儇

〔内牙都監使〕昭達　十一月，被殺。

隋唐五代總部・史表・《吴越將相大臣年表》

昭券
程昭悦
開運三年丙午　三月，晉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丞相〕德昭
程
〔内牙右統軍使〕進思
〔内牙統軍使〕張筠　十一月，將兵救閩。
趙承太　十一月，將兵救閩。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弘倁　十二月，出爲湖州刺史。
〔内牙指揮使〕弘俶
諸温
〔内牙都監使〕昭券
昭悦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　五月，晉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六月，王殂，是爲忠獻王，弟弘倧立。八月，漢封弘倧爲吴越王，奉漢正朔。十二月，統軍使胡進思廢之而立其弟弘俶。
〔丞相〕德昭
程　十二月，出爲福州威武軍節度使。
錢弘倧　丞相。三月，命。六月，襲王位。
錢弘俶　七月，同參相府事。十二月，襲王位，改名俶。
〔内牙右統軍使〕進思
〔内牙統軍使〕筠
承太
〔内牙諸軍都虞候〕錢弘億
〔内牙指揮使〕弘俶　三月，出鎮台州。
温
何承訓
斜滔
〔内牙都監使〕昭券　十二月，爲胡進思所殺。
昭悦　二月，伏誅。
乾祐元年戊申
〔丞相〕德昭
錢弘億　正月，命。
〔内牙右統軍使〕進思　三月，死。
〔内牙諸軍都虞候〕弘億　正月，拜丞相。
〔内牙指揮使〕温
承訓　二月，伏誅。
滔
末帝乾祐二年己酉　三月，漢封俶爲吴越國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
〔丞相〕弘億　七月，出爲明州刺史。
德昭
裴堅
〔内牙指揮使〕温　十月，有罪免。
滔　五月，有罪免。
乾祐三年庚戌　三月，漢加王守尚書令。
〔丞相〕德昭
堅
吴程　丞相，復命。
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　三月，周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奉周正朔。
〔丞相〕德昭
堅
程
廣順二年壬子　二月，周授王天下兵馬元帥。
〔丞相〕德昭
堅　九月，卒。
程
吴延福　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
廣順三年癸丑
〔丞相〕德昭

程
延福
世宗顯德元年甲寅　七月，周加王天下兵馬大元帥。
〔丞相〕德昭
程
延福
顯德二年乙卯
〔丞相〕德昭
程
延福
世子惟濬　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土客諸軍事。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錢惟治
顯德三年丙辰
〔丞相〕惟濬
德昭
程　二月，督師伐南唐。三月，兵敗奪官。
延福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路彦銖　二月，伐南唐。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　二月，伐南唐。
顯德四年丁巳
〔丞相〕惟濬
德昭
延福
吴程　丞相，復命。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彦銖
顯德五年戊午
〔丞相〕惟濬
德昭
程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上直都指揮使〕可遷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　四月，宋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奉宋正朔。
〔丞相〕惟濬　六月，宋加檢校太保，充兩浙土客諸軍節度使。
德昭
延福　七月，有罪除名，配外郡。
程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上直都指揮使〕孫承祐　九月，伐南唐。
建隆二年辛酉
〔丞相〕惟濬
德昭
程
〔内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上直都指揮使〕承祐
建隆三年壬戌
〔丞相〕惟濬
德昭
程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上直都指揮使〕承祐
乾德元年癸亥
〔丞相〕惟濬　十一月，加檢校太尉。
德昭
程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上直都指揮使〕承祐
乾德二年甲子
〔丞相〕惟濬
德昭
程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承祐　十一月，將兵會宋師伐蜀。
乾德三年乙丑
〔丞相〕惟濬
德昭
程　八月，卒。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承祐
乾德四年丙寅
〔丞相〕惟濬
德昭
鮑修讓　上直諸軍都鈐轄使，同參相府事。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宋授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太尉，仍兼牙職。
〔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承祐
乾德五年丁卯
〔丞相〕惟濬
德昭
修讓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承祐
開寶元年戊辰
〔丞相〕惟濬
德昭　三月，卒。
修讓
沈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承祐　十月，輔世子惟濬入朝于宋。
開寶二年己巳
〔丞相〕惟濬　加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營田發運等使。
修讓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錢惟演
〔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承祐　出爲兩浙制置使。
開寶三年庚午
〔丞相〕惟濬
修讓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開寶四年辛未
〔丞相〕惟濬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開寶五年壬申
〔丞相〕惟濬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開寶六年癸酉
〔丞相〕惟濬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開寶七年甲戌　十月，王帥師伐南唐。
〔丞相〕惟濬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鎮國都指揮使〕王諤　十月，伐南唐。
〔親從都指揮使〕凌超
〔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　並同上。
開寶八年乙亥　五月，還國。
〔丞相〕惟濬
虎子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鎮國都指揮使〕諤
〔親從都指揮使〕彥滔
〔鎮武都指揮使〕超
開寶九年丙子　正月，王入朝于宋。
〔丞相〕惟濬　加同平章事。
虎子
崔仁冀　丞相。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正月，還國。
惟演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丞相〕惟濬　加兼侍中。
仁冀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太平興國三年戊寅　二月，王入朝于宋。五月，獻地國亡。
〔丞相〕惟濬
仁冀
〔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惟治
惟演

《北漢將相大臣年表》

清萬斯同撰

世祖乾祐四年辛亥　正月，劉旻稱帝於太原，仍用乾祐之號。六月，契丹册帝爲大漢神武皇帝。十月，帝自將侵周晉州，敗績。

〔宰相〕鄭珙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正月，命。五月，使契丹卒。

趙華　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正月，命。

〔樞密使〕

〔宣徽使〕陳光裕

〔禁衛大帥〕劉承鈞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原尹。二月，充招討使，侵周晉州，敗績。

周晉州，敗績。

張元徽　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年壬子

〔宰相〕華

〔宣徽使〕光裕

〔禁衛大帥〕承鈞

元徽

六年癸丑

〔宰相〕華

〔宣徽使〕光裕

〔樞密副使〕王延嗣

〔禁衛大帥〕承鈞

元徽　前鋒都指揮使。二月，伐周。一級下，不另署官銜。稿本無「前鋒」等字，僅作「二月，伐周，敗没」。按：廣雅本名列禁衛帥

七年甲寅　二月，帝自將伐周，敗績。五月，周主自將圍太原，尋解去。十一月，帝殂，子承鈞立，不改元。按：廣雅本「帝殂」作「旻殂」。

蔚進　侍衛都指揮使。

劉繼文　侍衛親軍使。按：廣雅本無「侍衛親軍」，名列蔚進下，不另署官銜，居張元徽前。稿本無。

〔宰相〕華

〔宣徽使〕光裕

〔樞密副使〕王延嗣

〔禁衛大帥〕承鈞

白從暉　行軍都部署。二月，伐周，敗還卒。按：廣雅本名列禁衛軍一級下，不另署官銜，居張元徽前。稿本無。

元徽

〔樞密使〕延嗣　三月，從征，敗没。

〔禁衛大帥〕承鈞　十一月，襲位。

睿宗乾祐八年乙卯按：廣雅本無「睿宗」字。僅作「二月，伐周，敗没」。按：廣雅本名列禁衛帥

〔宰相〕華

〔宣徽使〕光裕

〔禁衛大帥〕繼文按：廣雅本作「侍衛親軍使」，名列蔚進下。

進

九年丙辰

〔宰相〕華

〔宣徽使〕光裕按：廣雅本無。

〔禁衛大帥〕繼文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天會元年丁巳

〔宰相〕華

衛融　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樞密使〕段常　正月，命。

〔禁衛大帥〕繼文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二年戊午

〔宰相〕華

融

〔樞密使〕常

〔宣徽使〕盧贊

〔禁衛大帥〕繼文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三年己未

〔宰相〕華
融
〔樞密使〕常
〔宣徽使〕贊
〔禁衛大帥〕繼文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四年庚申　宋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帝自將救李筠于潞州。五月，還。按：稿本無「宋太祖」以下字。
〔宰相〕華
融　四月，使李筠軍前，爲宋人所執。
趙弘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樞密使〕常
〔宣徽使〕贊　四月，出監李筠軍，敗没。
〔禁衛大帥〕繼文　十二月，使契丹，被留。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五年辛酉
〔宰相〕華
弘
郭無爲　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
〔樞密使〕常
〔禁衛大帥〕劉繼元　大内都檢點。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六年壬戌
〔宰相〕弘
無爲按：廣雅本無。
〔樞密使〕常
〔禁衛大帥〕繼元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郝貴超　馬軍都指揮使。
七年癸亥　宋乾德元年。
〔宰相〕弘　七月，兼樞密使，尋出爲汾州刺史。十月，同平章事。按：稿本無「十月」以下字。
無爲　十月，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按：廣雅本作「七月，左僕射兼樞密使」。
張昭敏
〔樞密使〕常　七月，出爲汾州刺史，尋賜死。
郭無爲　宰相兼。按：廣雅本無「宰相兼」字。
〔禁衛大帥〕繼元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貴超
八年甲子
〔宰相〕無爲
昭敏
〔樞密使〕無爲
〔禁衛大帥〕繼元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貴超
九年乙丑
〔宰相〕無爲
昭敏
〔樞密使〕無爲
〔禁衛大帥〕繼元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貴超
十年丙寅
〔宰相〕無爲
昭敏
〔樞密使〕無爲
〔禁衛大帥〕繼元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貴超

十一年丁卯

〔宰相〕無爲

昭敏

〔樞密使〕無爲

〔禁衛大帥〕繼元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貴超

十二年戊辰　七月，承鈞卒，養子繼恩立。九月，盜殺繼恩，弟繼元立。宋開寶元年。按：稿本無「七月」以下字。

〔宰相〕無爲　七月，加守司空。

昭敏　被殺。

〔樞密使〕無爲

〔禁衛大帥〕繼元　九月，襲位。按：廣雅本名列蔚進下。

進　出守代州。

劉繼欽　大內都檢點。

十三年己巳　二月，宋主自將圍太原。閏五月，解去。按：稿本無「二月」以下字。按：稿本作「五月」誤。

〔宰相〕無爲　閏五月，伏誅。按：稿本無「二月」以下字。

〔樞密使〕無爲

〔宣徽使〕馬峯　南院。

范超　北院。

〔禁衛大帥〕繼欽

十四年庚午

〔宰相〕劉繼文　正月，契丹命爲平章事，尋出爲代州刺史。按：廣雅本「命」作「令」。

僧繼顒　太師兼中書令。十二月，命。

〔宣徽使〕李匡弼　正月，契丹命，尋出爲憲州刺史。按：廣雅本移「契丹」於「正月命」上，名列第三。

峯

超

〔禁衛大帥〕繼欽

十五年辛未

〔宰相〕繼顒

〔樞密使〕高仲曦

〔宣徽使〕峯

超

〔禁衛大帥〕繼欽

十六年壬申

〔宰相〕繼顒

〔宣徽使〕峯

超

〔禁衛大帥〕繼欽

十七年癸酉

〔宰相〕繼顒　卒。

李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宣徽使〕峯

超

〔禁衛大帥〕繼欽　十二月，被殺。

廣運元年甲戌

〔宰相〕惲

〔宣徽使〕峯

超

二年乙亥

〔宰相〕惲

〔宣徽使〕峯　遷樞密副使。

超

三年丙子　八月，宋師來伐。十月，還。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宰相〕惲

〔樞密副使〕峯

〔宣徽使〕超
四年丁丑
〔宰相〕惲
〔樞密副使〕峯
〔宣徽使〕超
五年戊寅
〔宰相〕惲
〔樞密副使〕峯　致仕。
〔宣徽使〕超
〔禁衛大帥〕郭萬超　馬軍都指揮使。
六年己卯　正月，宋師來伐。四月，宋主自將圍太原。五月，繼元出降，國亡。
〔宰相〕惲
〔宣徽使〕超　五月，叛降宋。
〔禁衛大帥〕萬超　五月，叛降宋。按：廣雅本「萬超」作「万超」。

雜録

備録

《稽古録》　宋司馬光撰

卷一四　隋文帝開皇九年

春，襄邑公賀若弼拔京口，新（議）〔義〕公韓擒虎拔南豫州，所向皆克。賀若弼與戰於蔣山，大破擒之。韓擒虎入建業，陳主以蕭摩訶爲都督以拒隋，陳主逃于井，就獲之，遂滅陳。

臣光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取國；然率贏弊之衆，當强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内而恃外者耶？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晉井，不亦宜乎！

詔天下偃武脩文，兵非禁衛。邊防皆停罷，悉毁民間甲仗。

十年

春，帝幸并州。

秋，遣柱國韋洸、上開府王景巡撫嶺南，百越皆服。

冬，江南高智慧等所在作亂，攻陷郡縣，詔内史令楊素討平之。

十一年

春，以臨潁令劉曠政績尤異，擢爲莒州刺史。

帝勤於政治，令行禁止，資性節儉，天下化之，丈夫不衣綾綺，無金玉之飾，衣食滋殖，倉庫盈溢，故能削平海内，四夷賓服。

十二年

十三年

春，帝幸岐州。

初營仁壽宫。楊素督役嚴急，死者甚衆，帝初怒，獨孤后爲之言，乃喜。

甲寅十四年

夏，太常牛弘等議定新樂，始頒行之。

秋，關中旱，饑，帝率户口就食洛陽。

冬，帝東巡。

十五年

春，以旱親祀泰山，以謝愆咎；還，幸仁壽宫。

十六年

冬，帝幸長春宫。

十七年

春，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蠻，克之。

帝幸仁壽宫。

上柱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

夏，頒太史令張胄玄新曆。

夏，桂州人李世賢反，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

秦王俊坐奢侈，免官就第，以憂薨。

冬，慶則以罪誅。

十八年

春，帝幸仁壽宫。

高麗王元寇遼西，詔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擊之；會糧運不繼，士卒疾疫，元惶恐謝罪，乃班師。

帝以宗女妻東突厥都藍可汗弟染干，都藍怒而叛，詔蜀王秀擊之。

十九年

春，帝幸仁壽宫。

夏，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史萬歲擊破之。都藍攻染干，染干來奔。冬，帝

立染干爲啓民可汗，處於河南夏、勝之間，發兵擊都藍，都藍爲其下所殺，達頭代立，國内大亂，逃奔漠北。

二十年

夏，突厥達頭犯塞，晉王廣擊破之。

太子勇失愛於帝及獨孤后，晉王廣矯自脩飾，帝后皆愛之，廣乃與楊素陰謀譖毀太子。冬，廢太子勇爲庶人，以晉王爲太子。

帝晚年猜忌苛細，誅夷功臣甚衆，人皆危懼。

仁壽元年

春，突厥達頭寇恒安，敗柱國韓洪。

夏，僕射楊素以帝不悦文學，希旨奏廢太學及州縣學。

冬，楊素與突厥啓民共擊達頭，大破之；達頭奔吐谷渾，啓民悉有其衆。

二年

春，帝幸仁壽宫。

秋，獨孤后崩。

河南、北水。

冬，詔楊素、蘇威、牛弘等脩定五禮。

太子及楊素譖蜀王秀，廢爲庶人，幽之深室。

三年

冬，河南水。

漢王諒有寵於帝，爲并州總管，自蒲、絳以東，黄河以北，至于滄海，皆屬焉，仍許以便宜行事，不拘律令。太子廣惡之。

甲子四年

春，帝幸仁壽宫。

夏，帝疾甚。太子與妃嬪亂，帝怒，召勇，欲復立之，太子使庶子張衡入侍，帝尋崩。

秋，漢王諒反於并州，兵曹裴文安説諒直趣長安，諒不從。煬帝使楊素擊誅之。

冬，煬帝幸洛陽，徙其城稍西作洛陽宫，以爲東都。

煬帝廣大業元年

春，立后蕭氏及太子昭。

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都。發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達于淮。造龍舟、鳳艗數萬艘。秋，帝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二年

春，東都成。

夏，帝自江都還入東都。

秋，太子昭薨。

司徒楊素薨。

是歲，天下户八百九十餘萬，口四千六百餘萬。

三年

春，帝還長安。

夏，復出北巡，鑿太行山爲御道。帝次榆林，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賀若弼等坐誹謗誅。

發男丁百餘萬築長城，死者十五六。

秋，帝出塞，幸啓民牙帳。召高麗王不至，始議伐高麗，遂自樓煩關而還。

營晉陽宫。

四年

春，發河北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帝幸五原，出塞巡長城。

秋，發民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帝親祠常山，河北道郡守畢集。

突厥啓民可汗死，子始畢可汗立。

五年

春，帝自東都還長安，復西巡河右。

夏，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

吐谷渾主伏允保覆袁川，帝分兵圍之，伏允遁，降其民十餘萬；還遇風雷，士卒死者太半。

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地數千里。

秋，帝入長安。
冬，復幸東都。

六年

春，作（舟艦）〔角艦〕大戲於端門街，以誇示四夷來朝貢者，絲竹之聲聞數十里，錦繡珠玉填溢城郭，所費鉅億萬。
帝還幸江都。

七年

春，帝自江都御龍舟，泝通濟渠達于河，自河入永濟渠，幸涿郡。詔發兵運糧，將伐高麗。民苦征役，始爲盜賊。

八年

春，帝分軍爲十二道，親伐高麗，甲士一百一十三萬，餽運者倍之，旌旗亘千里。遂度遼水，進圍遼東。秋，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敗于薩水，九軍並陷，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行四百五十里，存者百無二三。乃班師，歸東都。

九年

春，復發兵伐高麗。以代王侑守西都，越王侗守東都。夏，帝度遼，遣宇文述等趨平壤。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濟河，攻東都，衆十餘萬，帝乃還軍，遣宇文述等乘傳發兵擊之。兵部侍郎斛律斯政亡入高麗。玄感西趨關中，宇文述等追斬之。帝幸博陵。是時，盜賊所在蠭起，攻陷郡縣，不可勝紀。

甲戌十年

春，帝復征高麗，百道俱進。秋，次懷遠鎮。時道路阻絶，軍多失期，高麗亦困弊，乃因送斛律斯政以降。
冬，帝還長安。召高麗王入朝，終不至。
帝復幸東都。

十一年楚朱粲昌達元。

春，突厥始畢來朝。
帝幸太原。秋，巡北塞。帝以始畢寢盛，欲以宗女妻其臣叱吉，立爲南面可汗，叱吉不受。突厥圍帝於鴈門，郡縣赴救，突厥解去。冬，還東都。
賊帥李子通掠淮南，稱楚王。朱粲據漢南，稱楚帝。

十二年

秋，幸江都，使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等奉越王侗守東都。
冬，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奉使河東，黜陟討捕，因以爲太原留守。
恭帝侑義寧元年梁蕭銑鳴鳳、涼李軌安樂、秦薛舉泰興、魏公李密、劉武周天興、夏竇建德丁丑元。

春，冀賊竇建德自稱長樂王。
馬邑人劉武周據郡稱帝。
東郡賊李密陷洛口倉，稱魏公，河南州郡多附之；煬帝使將軍王世充擊之，不克。

夏，金城校尉薛舉起兵，據隴西，稱帝。
晉陽留守唐公李淵起兵。
秋，武威人李軌起兵據河西，稱帝。
李密陷黎陽倉。
唐公西渡河，取馮翊。
冬，岳州校尉董景珍等立羅川令蕭銑爲梁王，荆、楚皆附之。
唐公入長安，立代王侑爲帝，尊煬帝爲太上皇。唐公爲丞相，總録萬機，進爵爲王。

薛舉使子仁杲寇扶風，唐公子世民擊走之。
濟郡賊杜伏威、輔公祏渡淮，陷洛陽。

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越王侗皇泰、夏五鳳元。

春，宇文化及弑煬帝。越王稱帝。李密擊化及走之。王世充殺元文都，因擊破密。密來降，尋死。化及稱帝。
夏，受隋禪。

臣光曰：文帝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頓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才以守之，則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强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爲人，窮侈極欲，連兵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而遊幸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

善之基乎？

秋，薛舉卒。

冬，秦王世民平隴西。

蕭銑稱帝。

二年鄭王世充開明、吳李子通明政元。

春，寶建德滅宇文化及。

朱粲降，復叛。

夏，安興貴擒李軌。王世充弒越王，自立。

劉武周陷并州、晉州，關中震駭。

秋，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冬，寶建德陷黎陽，盡據有北地。

杜伏威及涿州賊羅藝請降。

三年吳王杜伏威元。

春，上幸蒲州。

寶建德稱夏王。

夏，秦王擊破劉武周將宋金剛，并、晉皆平，武周走入突厥而死。

秋，秦王擊王世充，河南州郡多降。

冬，寶建德攻羅藝，圍幽州，不克。

懷遠賊帥高開道降。

四年

春，秦王圍洛陽，寶建德將兵十萬救洛陽。夏，秦王擒建德於虎牢，王世充降，河南、北悉平。

秋，建德餘黨劉黑闥起兵漳南，河南、北多應之。

冬，李靖自夔州水道襲蕭銑，克之。江、漢、嶺外悉平。

高開道復叛。

五年夏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

春，秦王破黑闥於洺水上，黑闥亡入突厥；還兵，斬兗州賊徐圓朗。

夏，黑闥復引突厥入寇，河北皆應之。

秋，突厥圍并州，太子建成及秦王擊卻之。冬，太子討黑闥，斬之。

杜伏威、羅藝入朝。

六年宋輔公祏天明元。

秋，突厥寇朔州，太子、秦王屯并州以備之，三月罷。

輔公祏反，稱帝。

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

甲申七年

春，高開道爲其部將所殺。

李靖討斬輔公祏，江東悉平。

秋，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至豳州，秦王以百騎往，面數其負約，不戰，約和而退。

八年

秋，突厥頡利寇朔州，將軍張瑾禦之，不利。秦王出屯蒲州，突厥退。

九年

太子、秦王、齊王元吉皆有寵，教、令與詔勅並行，太子以秦王功高，與齊王謀殺之。夏，秦王射殺太子及齊王於殿中。詔以秦王爲太子。

幽州都督盧江王瑗反，誅。

秋，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

突厥頡利自涇州入寇，至便橋，太宗親以數騎往責之，結盟而退。

卷一五　唐太宗世民貞觀元年

春，涇州都督李藝反，統軍楊岌討斬之。

分天下爲十道。

突厥部落離散，國中大雪，六畜多死，或勸帝擊之，帝不許。

二年

春，關中饑，民多賣子者，詔出御府金帛贖之。

右衛將軍柴紹擊延安賊帥梁師都，斬之，以其地爲夏州。

秋，放宮人數千，使還家。

遣使拜薛延陀君長夷男爲真珠可汗，頡利始懼，請稱臣、尚主。

三年

春，司空裴寂流靜州。

夏，太上皇徙居太安宮，上始聽政於太極殿。

突厥頡利可汗舉兵攻突利，突利來告急。冬，詔李靖、李勣將兵二道伐

突厥，突利率衆來奔。

四年

春，李靖以驍騎三千，自馬邑直抵惡陽嶺。頡利大驚，遁入鐵山，請舉國內附；靖乘其無備，襲之，俘斬十餘萬。頡利奔沙鉢羅部，追擒之以獻。於是大漠以南皆爲州縣，屬於唐。以突利爲順州都督。

五年

西域諸國因高昌王文泰上書請入朝，上許之，祕書監魏徵諫，乃止。

六年

党項羌三十萬口請内屬。

七年

甲午八年

冬，右僕射李靖以疾辭位。

吐谷渾數盜邊，詔李靖、侯君集討之。

吐蕃贊普始遣使入貢。

九年

夏，太上皇崩。

李靖、侯君集大破吐谷渾於牛心堆，追至破邏真谷。吐谷渾可汗伏允自殺，其子順來降，立以爲可汗。冬，順爲國人所殺，國内亂；詔侯君集復將兵往定之，立其子諾曷鉢。

十年

夏，文德長孫皇后崩。

十一年

春，房喬上新律令及新禮。

上如洛陽。

夏，詔以宗室、功臣爲襲封刺史，倣古諸侯。

十二年

春，上自洛陽過砥柱，觀鹽澤，道蒲州歸。

突厥既亡，薛延陀東遷，盡有漠北之地，勝兵二十萬；上拜其二子爲小可汗，以分其勢。

十三年

春，停襲封刺史。

上幸九成宫。

突厥突利弟結社率作亂，夜襲御營，入四重幕，折衝孫武開擊斬之。

秋，立頡利族人思摩爲突厥可汗，使建牙於河北之外，諸胡在河南者，皆使從出塞。

十四年

高昌王文泰恃遠驕倨，春，詔吏部尚書侯君集擊之。秋，軍至磧口，文泰病死，子智盛請降，以其地爲安西都護府。

吐蕃擊破吐谷渾，冬，進寇松州，詔侯君集擊之。吐蕃懼，遣禄東贊入謝。

十五年

春，上幸洛陽。將以明年封泰山，夏，彗星見，而止。

薛延陀可汗夷南遣子大度設屯白道川，將攻突厥，詔李勣討之。

冬，上還長安。

大度設走，李勣追破之於諾真水，夷南懼，謝罪，請與突厥和親。

十六年

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建武，立其弟子藏而相之。

十七年

春，魏徵卒。

齊州都督齊王祐謀反，賜死。

魏王泰陰結朝臣，謀代太子承乾，太子懼，與侯君集謀攻大内，事覺。

夏，廢太子爲庶人，徙黔州，徙魏王於鄖鄉。

立晉王治爲太子，既又欲立吴王恪，長孫無忌固爭，乃止。

甲辰十八年

冬，上幸洛陽。高麗蓋蘇文數侵伐新羅，上遣使諭解之，蓋蘇文不奉詔，上怒，欲自征之，羣臣諫，不聽；詔發天下甲士十萬，皆會平壤。

故太子承乾卒於徙所。

十九年

春，上自將征高麗，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夏，拔蓋牟及白巖城，高麗高延壽等以衆十餘萬降。秋，攻安市城，不拔，班師。

薛延陀拔灼寇夏州，兵敗，爲回紇所殺。

二十年

春，上自并州還長安。

秋，詔江夏王道宗及李勣等出塞，討薛延陀餘黨，皆滅之。鐵勒諸部及回紇等十三姓來降，置六都督府、七州以撫之。北荒悉平。

上幸靈州。

冬，還長安。

二十一年

春，詔以來年封禪，會山東大水而止。

夏，上幸翠微宮。

冬，詔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等討焉耆。

二十二年

春，上幸玉華宮。

秋，房喬卒。

冬，上還長安。

阿史那社爾拔焉耆，虜其王訶黎布失畢。

建安西都護於龜茲，兼統于闐、疎勒、焉耆，謂之四鎮。

二十三年

夏，上幸翠微宮。

李靖卒。

上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政。太子還長安，即位。

秋，以李勣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高宗治永徽元年

春，右驍衛郎將高侃擊突厥餘寇車鼻可汗，虜之。分突厥地，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以統之。自是，北邊無寇三十餘年。

冬，西突厥賀魯擊射匱可汗，滅之。

二年

秋，西突厥賀魯寇庭州，詔左武（侯）〔侯〕大將軍梁建方發回紇五萬擊之。

三年

春，梁建方大破西突厥於牢山。

秋，立陳王忠爲太子。

冬，魏王泰卒於徙所。

四年

春，駙馬都尉房遺愛、柴令武、寧州刺史薛萬徹謀反，伏誅。

荆王元景、吴王恪賜死。

江夏王道宗流象州。

甲寅五年

春，上幸萬年宫。

夏，山水暴漲，犯寢殿。

秋，帝還長安。

六年

禮部尚書許敬宗、中書舍人李義府勸上立武昭儀爲皇后，太尉長孫無忌、僕射褚遂良切諫，司空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羣臣何敢與知？」秋，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令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爲皇后。

顯慶元年

太子忠以非皇后子，廢爲梁王，立代王弘爲太子。

秋，左衛大將軍程知節擊破西突厥賀魯，至怛篤城而還。

侍御史王義方劾中書侍郎李義府，義方坐貶。

二年

春，上行如洛陽。

詔左屯衛軍蘇定方擊賀魯。

秋，李義府、許敬宗譖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桂州都督褚遂良謀反，皆貶遠州刺史。

三年

春，上還長安。

蘇定方擒賀魯，分其地置二都護府，以故突厥小可汗彌射、步真分領之。

四年

夏，許敬宗誣長孫無忌謀反，上徙無忌於黔州，侍中于志寧亦坐免。

冬，上行幸東都。

許敬宗、李義府使人即貶所殺長孫無忌及韓瑗、褚遂良，皆以反法籍其家。

五年

春，上幸并州；夏，還東都。

秋，廢陳王忠爲庶人，徙黔州。

蘇定方破百濟，虜其王義慈，分其地三十七郡爲五都督府。

龍朔元年

夏，詔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兵部尚書任雅相，三道伐高麗。

二年

春，上幸同州。

蘇定方破高麗於葦島，圍平壤，不克。

夏，上還長安。

初作大明宮含元殿成，上徙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

三年

春，右相李義府坐贓流嶲州。

上自顯慶以後，苦風疾，政事皆委之武后，時人謂之「二聖」，上寖不能制，內甚忿之。

甲子麟德元年

冬，上與西臺侍郎、同三品上官儀密謀廢武后，后知之，上急歸罪於儀而殺之，又殺故太子忠。自是，上每聽朝政，武后常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

二年

春，上幸東都。

皇后上書請封禪。

冬，行幸泰山。

乾封元年

春，上封泰山，禪梁甫；夏，還洛陽。

高麗相蓋蘇文卒，其子男生襲位，其弟男建、男産攻之，男生自拔來歸。

冬，詔李勣將兵擊高麗。

二年

總章元年

春，李勣渡遼，拔安市城，高麗遺男産入朝，勣進圍其王城；秋，拔之，虜高麗王藏及男建，悉定其地一百七十城、六十九萬餘户，置安東都護府以治之。

二年

冬，李勣薨。

咸亨元年

春，吐蕃擊破吐谷渾，夏，陷白州等十八州及安西四鎮。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討之。秋，吐蕃將論欽陵大破仁貴於大非川，遂滅吐谷渾，吐谷渾可汗諾曷鉢以餘衆入居靈州。

二年

春，上幸洛陽。

三年

冬，還長安。

四年

甲戌上元元年

高麗、百濟既亡，新羅寖强，不受制；春，詔同三品劉仁軌擊之。

秋，上始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又加祖宗謚號。

冬，上幸洛陽。

二年

春，劉仁軌破新羅於七重城，新羅王法敏降，上赦之。

上疾甚，欲使天后攝政，同三品郝處俊、中書侍郎李義琰諫，乃止。

夏，太子弘薨，廟號義宗；立其弟雍王賢爲太子。

儀鳳元年

夏，上還長安。

二年

吐蕃强盛，其地北際松、涼，南及嶲、茂，方萬餘里，數爲寇於邊。詔左僕射同三品劉仁軌、中書令李敬玄更將兵討之，皆不克。

三年

秋，吐蕃破李敬玄於青海，虜副大總管劉審禮，圍敬玄於承風嶺；將軍黑齒常之擊破之。以常之爲河源軍使，吐蕃由是不敢犯塞。

調露元年

春，上幸洛陽。

西突厥蔚延都支及遮匐反；秋，吏部侍郎裴行儉襲虜之。

冬，北突厥德温傅及奉職反，單于府二十四州皆應之，詔裴行儉將兵三十萬討之。

永隆元年

春，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殺其可汗泥熟匐，虜奉職而還。

秋，吐蕃寇河源。

太子賢自疑非天后子，天后惡之，乃廢賢，立其弟英王顯爲太子。

冬，上還長安。

開耀元年

突厥餘衆復奉德温傅以反，其族人伏念自立爲可汗以應之；秋，詔裴行儉討之。行儉多縱反間，伏念執德温傅以降。

永淳元年

夏，上幸東都。

秋，吐蕃寇柘、松、翼諸州。

突厥骨篤禄收餘衆反，寇北邊。

弘道元年

春，突厥寇定州、嫣州，圍單于都護府，又寇蔚州、嵐州。

冬，上崩。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

中宗即位，尊天后爲太后。

太后欲謀革命，乃自臨朝稱制。

甲申則天后嬰光宅元年

春，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徙於均州；立其弟豫王旦爲帝，常居別殿，不得與政事。

故太子賢卒於巴州。

秋，骨篤禄寇朔州，詔將軍程務挺擊之。

柳州司馬徐敬業罪狀太后，起兵廣陵，太后使將軍李孝逸擊斬之。

侍中裴炎勸太后歸政，太后斬之。於是大開告密之門，賞以官爵，使酷吏來俊臣等治之，羣臣族滅者，不可勝紀。

垂拱元年

春，還廬陵王於房州。

二年

春，初置銅匭以受吏民章奏。

冬，同三品武承嗣譖李孝逸，流儋州。

三年

秋，骨篤禄寇朔州，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走之。

四年

春，作明堂。

夏，武承嗣使人詐爲寶符獻之，太后始稱聖母神皇。秋，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欲誅諸武，尋敗死；其父豫州刺史越王貞亦起兵，太后使内使岑長倩擊誅之。遂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唐之宗室，相繼夷滅殆盡。

永昌元年

秋，内史張光輔棄市，納言魏玄同賜死；冬，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誅；皆酷吏周興所誣也。

天授元年

冬，初以十一月爲正月。

秋，沙門法明僞造《大雲經》上之，云神皇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太后始自稱大周聖神皇帝，以睿宗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封兄子承嗣、三思等爲王。

二年

秋，鳳閣舍人張嘉福、洛陽人王慶之上書，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同三品岑長倩請治嘉福等罪。冬，長倩坐事誅。

突厥可汗骨咄禄卒，其子幼弱，弟默啜自立爲可汗。

長壽元年

冬，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四鎮之地。

王慶之上書不已，鳳閣侍郎平章事李昭德收慶之，杖殺之，餘黨始息。

二年

春，復置安西都護府。

或譖皇嗣妃劉氏，妃坐賜死。又譖皇嗣左右謀反，太后使來俊臣推之，皆自誣服。太常工人安金藏自刳腹出五藏，以明皇嗣不反，太后乃命停推。

秋，太后自稱金輪皇帝。

甲午延載元年

秋，鑄天樞。

天册萬歲元年

春，太后自稱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明堂火。

萬歲通天元年

冬，太后封嵩高，禪少室。

王孝傑及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孝傑不利。

更造明堂成。

夏，營州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詔將軍張遇擊之。秋，遇敗没於黄麞谷，又詔大將軍武攸宜擊之。

吐蕃寇涼州，殺都督許欽明。

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冬，陷冀州。

神功元年

春，王孝傑兵十七萬及契丹戰于東峽石，孝傑敗死。

夏，鑄九鼎成。

詔大將軍武懿宗將兵二十萬討契丹，不克，契丹遂陷趙州。突厥默啜與奚合兵襲擊孫萬榮，破斬之。

冬，誅僧薛懷義。

聖曆元年

春，太后用平章事狄仁傑言，迎廬陵王還洛陽。

默啜請薦女，太后使武延秀往受之，默啜怒曰：「安用武氏子！」秋，發兵寇媽、檀，陷趙、定二州。乃立廬陵王爲太子，以討默啜；默啜悉阬趙、定民，亡去。

二年

春，封皇嗣爲相王。

初置奉宸府。

吐蕃贊普器弩悉弄殺其相論欽陵，夏，欽陵弟贊婆率所部三千五百帳來降。

久視元年

秋，内史狄仁傑薨。

冬，復以正月爲十一月。

長安元年

春，改元大足。

秋，太子長男邵王重潤爲司衛少卿張易之所譖，自殺。是時易之及弟昌宗得幸太后，勢傾海内，中外疾之。

冬，太后幸長安。

二年

春，默啜寇鹽、夏州。

三年

冬，太后還東都。

甲辰四年

冬，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太后有疾，羣臣莫得進見，唯張易之兄弟常侍左右，陰引黨援以自固。

中宗顯神龍元年

春，柬之及平章事崔暐、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範、袁恕己、大將軍李多祚，以羽林兵誅張易之等。太后傳位於太子，徙居上陽宫。以恕己同三品，暉、彦範爲納言。尊太后曰則天皇帝，復國號曰唐。立皇后韋氏。韋氏及帝女安樂公主、上官昭容干預政事，黨於諸武，武氏權復振，共譖柬之等。夏，封柬之等爲王，罷其政事，尋又出爲刺史。

冬，太后崩，遺制去帝號。

二年

春，駙馬都尉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以反法誅之。

置員外官二千餘人。

秋，立子重俊爲太子。

武三思復譖張柬之等五王，流嶺南，殺之。

冬，帝幸長安。

默啜寇靈州，敗大總管沙吒忠義，死者三萬，遂寇原、會州。

景龍元年

夏，以宗女妻吐蕃。

安樂公主欲上廢太子重俊，立己爲皇太女。

秋，太子與李多祚以羽林兵誅武三思，攻玄武門，不克而死；上以太子首祭三思。

二年

春，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漠南。

冬，突騎施可汗娑葛攻安西都護吕守素、牛師奭，殺之，入寇邊州。

置東西都四銓，斜封墨勅，濫官不可勝紀。

三年

春，上與大臣觀宮女大酺。

以郭元振爲安西都護。

秋，娑葛請降。

冬，上祀南郊，皇后爲亞獻。

默啜擊娑葛，虜之；其將蘇禄收餘衆，自立爲可汗。

睿宗旦景雲元年

夏，韋后與安樂公主鴆殺中宗，立温王重茂爲帝，韋后臨朝稱制；又欲殺相王及太平公主，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與前朝邑尉劉幽求等勒兵入宮，誅韋后、安樂公主及韋、武親黨。少帝傳位於相王。相王即位，將立太子，長子宋王成器以隆基有功，固讓，上從之。

秋，譙王重福謀反，伏誅。

悉停斜封墨勅官。

二年

春，默啜請和，許之。

太平公主尊寵用事，宰相多出其門，忌太子英武，常欲害之，悉復斜封墨勅官。上用平章事張説言，使太子監國。

夏，置十道按察使。

玄宗隆基先天元年

夏，追尊天后爲天后聖帝。

幽州都督孫佺擊奚酋李大酺於泠陘，敗没。

太平公主使術人言帝座有災，太子當立。秋，睿宗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唯大刑政，乃自決之。

開元元年

春，詔河北諸州治兵備突厥。

太平公主將作亂，秋，帝與同三品郭元振等誅之，及其黨與。太上皇徙居百福殿，政事皆決於帝。

冬，帝幸驪山講武，以同州刺史姚崇同三品。

甲寅二年

春，默啜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寇北庭，將軍郭虔瓘擊破之；同俄死，火拔頡利來降。

秋，同三品薛訥擊奚、契丹於瀔河，不利，奔還。

作興慶宮。

吐蕃寇洮、蘭、鄯州。冬，隴右防禦使薛訥大破吐蕃，殺獲不可勝計。

三年

春，立子〔瑛〕爲太子。

西突厥十姓：五咄六啜、五弩失畢五俟斤，相繼來降。

四年

夏，太上皇崩。

默啜擊九姓拔曳固，破之；恃勝輕歸，拔曳固散卒追斬默啜。骨篤禄子闕特勒殺默啜諸子，立其兄小殺，用暾欲谷爲謀主，突厥復振。

回紇、同羅、霫、勃曳固、〔僕固〕五部來降。

冬，改天后聖帝號爲則天皇后。

五年

春，上幸東都。

六年

冬，上自東都還長安。

契丹王娑固爲其臣可突干所逐，奔營州，都督許欽澄與奚王李大酺合兵

擊可突干，不勝，娑固、大酺皆死；可突干立娑固從弟鬱干爲王。

七年

八年

秋，突厥俾契苾部落以歸；冬，朔方道總管王晙請西發拔悉密，東奚、契丹，掩襲其庭。拔悉密貪利先期至；小殺用暾欲谷謀，盡擊滅之；因入寇涼州，盡有默啜之衆。

九年

秋，開府儀同三司姚崇薨。

十年

春，上幸東都。

秋，安南賊帥梅叔焉陷安南都護，詔内侍楊思勗討平之。

慶州降胡康願子反，朔方節度大使張説討斬之；遷降胡五萬於許、鄧諸州，空朔方之地，省鎮兵二十萬。

詔非至親毋得出入諸王、公主、外戚之門。

十一年

春，上自東都幸潞州，宴父老，給復五年，遂幸并州，以并州爲北都。中書令張説勸上修漢武故事，祀后土於汾陰，尋還長安。

甲子十二年

秋，皇后王氏坐與弟駙馬都尉守一爲厭勝，冀有子，廢爲庶人。

冬，上幸東都。張説請上封禪，從之。

十三年

春，初置骕騎，分隸十二衛。

冬，上東巡，登封泰山，降禪社首。

是歲，青、齊斗米十五錢。

十四年

夏，岐王範薨。

十五年

春，吐蕃將悉諾邏寇甘州，涼州刺史王君㚟敗諸大非川。

秋，悉諾邏陷瓜州，執刺史。

突騎施蘇祿寇安西四鎮。

王君㚟擊吐蕃於肅州，回紇邀擊，殺之。蕭嵩代君㚟爲都督，縱反間於吐蕃，贊普召悉諾邏殺之。

冬，上還長安。

十六年

秋，吐蕃寇瓜州，刺史張守珪敗之。

鄯州都督張志亮破吐蕃於渴波谷，涼州將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

十七年

春，朔方道總管信安王禕拔吐蕃石堡城，置振武軍。

十八年

夏，契丹可突干殺其王邵固，叛從突厥，奚衆亦叛。奚王魯蘇來奔。

冬，吐蕃來請和親，許之。

十九年

冬，上幸東都。

二十年

春，幽州刺史趙含章及信安王禕擊奚、契丹，奚王李詩瑣高降，契丹可突干走。

冬，渤海靺鞨王大武藝叛，寇登州，殺刺史，詔以其弟門藝爲將軍，及將軍蓋福發幽州兵擊之，遇大雪而還。

上幸潞州、北都，過祠晉上，還長安。

二十一年

春，契丹可突干寇幽州，幽州將郭英傑將降奚追之，至都山，可突干引突厥兵來會戰，奚人復反，英傑敗死。

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採訪使。

甲戌二十二年

春，上幸東都。

黄門侍郎李林甫諂事武惠妃，得平章事，内結宦官妃嬪，伺候上意，每言輒稱旨，朝士有不因其力而進者，百方排去之，朝野側目。

秋，薛王業薨。

幽州刺史張守珪誘契丹將過折殺可突干以降。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冬，上自東都還長安。
上欲以河西節度使牛仙客爲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固爭，上怒，以九齡爲右相、侍中裴耀卿爲左相，皆罷政事；以李林甫爲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三品。
二十五年
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吐蕃，破之青海上，吐蕃遁走；自是，朝貢遂絶。
武惠妃與李林甫共譖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謀反，皆賜死。
冬，開府宋璟薨。武惠妃薨。
二十六年
春，鄯州都督杜希望擊吐蕃，拔新城，置威戎軍。
秋，立忠王亨爲太子。李林甫請立惠妃子壽王瑁，上以亨年長，且仁孝，故立之。
益州長史王昱擊吐蕃，不勝，僅以身免。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春，吐蕃安戎城及維州皆來降。
初以營州胡人安禄山爲營州都督、平盧軍使。禄山巧佞，善事人，賂往來使者，皆稱其賢；上以問李林甫，林甫順旨，亦譽之，禄山由是有寵。
二十九年
冬，寧王憲薨。
吐蕃寇鄯州，陷振武軍。
天寶元年
春，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平盧軍節度使安禄山始入朝奏事，上大悦之。
突厥將左殺攻登利可汗，殺之。
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使拔悉密、回紇、葛邏禄三部攻左殺，破之，國内大亂，其衆多降。
轉運使韋堅開廣運漕。
二年
甲申三年
春，更名年曰載。
秋，拔悉密葉護擊斬左殺，突厥由是遂亡。頃之，回紇擊拔悉密及葛邏禄，皆滅之。詔拜回紇王頡利吐發爲懷仁可汗。
以安禄山爲范陽節度、河北采訪使。是時楊妃方有寵，勢傾天下，禄山自請爲妃養子，故寵幸無比。
四年
秋，册拜楊妃爲貴妃，兄弟姊妹皆貴幸，諸屬州縣，嚴於詔令。
奚、契丹叛。
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攻吐蕃石堡城，不利。以王忠嗣爲河東、朔方、隴右、河西節度使。
五年
春，李林甫構太子妃兄刑部尚書韋堅，云與皇甫惟明謀立太子，皆坐死，太子離婚。
是時内寵太盛，賞賜無度，上不欲取於左右藏，户口色役使王鉷歲進額外錢百億萬，民咸受其弊。
六年
冬，李林甫及御史中丞王鉷誣户部侍郎楊慎矜謀反，其兄弟皆坐誅。
初，太子立非林甫意，故林甫數起大獄，欲以危太子；太子孝謹，故讒間不能行。
七年
夏，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置神武軍。先是，王忠嗣不肯力攻石堡城，曰：「吾不以一官易數萬人命，吾不失黔州上佐。」上以翰代之，果殺數萬人。
八年
九年
十年
春，詔安禄山兼河東節度使。
夏，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六萬，擊雲南蠻王閣羅鳳，戰于瀘川，仲通

大敗，死者不可勝計。

楊氏奴與廣平公主爭道，鞭及公主衣。

十一年

春，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率麾下叛歸漠北。

夏，李林甫譖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賜死，以貴妃從兄楊國忠代之。

安祿山擊奚、契丹於吐護真永，不勝，僅以身免。

冬，李林甫薨。以楊國忠爲右相，兼吏部尚書。國忠兼四十餘使，四方之餉遺，積縑至三千萬匹。

十二年

楊國忠惡安祿山，言其必反，上使宦者輔琯琳視之，琯琳受祿山金，歸盛言其忠，國忠又曰：「試召之，必不來。」上召之而來，上由是益親厚之。

甲午十三年

春，祿山歸，恐國忠奏留之，日行三四百里，反謀益露。人有告者，上輒縛送與之。

北庭都護程千里擒阿布思，斬之。

夏，楊國忠大發兵，使劍南留後李宓擊雲南蠻閣羅鳳，宓全軍敗沒。是歲，天下户九百餘萬，口五千餘萬。

十四年

冬，安祿山反；詔北庭都護封常清、開府高仙芝禦之。祿山濟河，陷東都，常清兵敗，與仙芝退保潼關；監軍邊令誠譖二人，殺之。以太子太保哥舒翰代守潼關。

常山太守顔杲卿及弟平原太守真卿起兵討祿山，河北十七郡皆應之。

肅宗亨至德元年

春，祿山自稱燕帝。

朔方郭子儀、范陽李光弼破賊將史思明於常山。

哥舒翰出戰，敗於靈保。

玄宗幸蜀，軍士殺楊國忠及楊妃。

太子北收兵於靈武。秋，太子即位，尊玄宗爲上皇；（後）〔遂〕幸彭原，召子儀、光弼詣行在。河北皆陷於賊。平章事房琯兵敗於陳濤斜。

二年

春，安祿山子慶緒弒祿山，自立。

上幸鳳翔。

河東李光弼破賊於太原。

永王璘謀反，誅。

夏，郭子儀敗於清渠，退保武功。

秋，廣平王俶、郭子儀、回紇葉護等克復長安。

冬，克洛陽。安慶緒奔鄴。上及上皇還長安。

史思明降。

乾元元年

夏，立皇后張氏。

罷採訪使。

李光弼陰謀誅史思明，不果，思明復叛。

秋，以上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

冬，立子豫爲太子。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攻陷魏州。

二年

春，思明大破子儀等於相州；諸將皆奔還本鎮，子儀退保東都。思明殺安慶緒，自稱燕帝。秋，觀軍容使魚朝恩譖子儀，召還，以李光弼代之。思明濟河，滑汴帥許叔冀迎降；光弼棄東都，保河陽；思明進攻河陽，光弼擊却之。

大饑。

上元元年

宦官李輔國用事，間構上皇，云有異圖；秋，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貶逐其左右。

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沁水上，遂拔懷州。

淮南帥劉展作亂，陷揚、潤、昇等州。

二年

春，平盧將田神功討展，斬之。

李光弼兵敗於北邙，退保閿喜。

賊復陷河陽、懷州，京師戒嚴；會史思明子朝義弒思明，自立。

夏，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劍南崔光遠討斬之。
秋，李光弼復出屯河南。
詔去年號，建子爲正。

寶應元年

夏，復年號及正月。
上皇及上相繼崩。張后謀立越王係，宦官李輔國、程元振執誅之。代宗即立，以輔國驕恣，陽尊爲尚父，實奪其權，以元振代之，元振驕恣尤甚。
冬，史朝義誘回紇登里可汗入寇。朔方帥僕固懷恩女爲登里妻，懷恩說登里與同討賊，遂自太原南踰河，克東都。朝義走死平州，河南地悉平。懷恩恐賊平寵衰，乃請以賊降將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嵩分帥河北，皆自元光擊吐蕃，破之。除吏，擅其兵威，朝廷不能制。
吐蕃陷秦、成、渭州，悉亡隴右之地。

代宗豫廣德元年

春，誅平章事來瑱。
河東帥辛雲京譖僕固懷恩，懷恩怨憤。
秋，吐蕃自涇州入寇，犯長安。冬，上幸陝，免程元振官，起郭子儀爲副元帥，吐蕃望風遁去，上還長安。
懷恩自汾州奔歸靈武。

甲辰二年

春，以子儀爲河東副元帥，鎮河中。
立子适爲太子。
秋，李光弼薨。
冬，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寇京畿；詔郭子儀屯奉天；懷恩等不戰而退。
時，魚朝恩及平章事元載恃寵弄權，故方鎮多怨叛。

永泰元年

夏，劍南嚴武卒。
秋，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詔郭子儀屯涇陽。會懷恩卒，吐蕃、回紇爭長；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大破之，俘斬六萬。
冬，劍南將崔寧殺其帥郭英乂，劍南亂。

大曆元年

春，初令轉運使劉晏、第五琦分治天下財賦。
夏，初稅青苗。

二年

春，同、華帥周智光反，誅。
秋，吐蕃寇靈州及邠州，郭子儀屯奉天，擊吐蕃，破之。

三年

夏，幽州將朱希彩殺其將李懷仙而代之。
瀘州守將楊子琳作亂，襲陷成都，府兵擊走之。
秋，吐蕃寇靈州，郭子儀屯奉天，靈州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冬，割邠寧隸朔方軍。

四年

秋，大水。
魚朝恩驕恣，與元載不協，上亦惡之。

五年

春，罷朝恩觀軍容使，朝恩自殺。
湖廣將臧玠殺都團練使崔(瀾)〔瓘〕，據潭州反。

六年

夏，旱，米斛萬錢。
元載專權，士庶疾怨。殿中侍御史李少良言載陰事，載奏殺之。

七年

春，回紇使者劫掠坊市，又以兵犯宮城門，慰諭乃止。
秋，幽州軍亂，殺朱希彩，以衙將朱泚代之。
廣州將馮崇道、桂州將朱濟作亂，陷十餘州，嶺南帥李勉討平之。

八年

春，昭義帥薛嵩卒，軍衆立其弟粵。
夏，城奉天以備胡。
秋，吐蕃寇靈州。
廣州將哥舒晃殺其帥吕崇賁。
冬，吐蕃十萬寇邠、涇，涇原帥馬璘及郭子儀將渾瑊擊破之。

甲寅九年

春，澧州刺史楊猷擅將兵至鄂州，詔以猷爲洮州刺史。時淄青帥李正己、魏博帥田承嗣、成德帥李寶臣、山南東道帥梁崇義，各繕兵治城，略無寧日，聞朝廷修一城戍，則怨怒有辭，上性寬柔，常爲之罷役，曲意從之。

十年

春，昭義將裴志清逐薛嵩，以其衆歸田承嗣。

朱泚入朝，因請留防秋，以其弟滔代之。

田承嗣陷磁、相、洺、衛四州。

河陽、陝州軍亂。

詔諸道討田承嗣。

秋，吐蕃寇隴州，鳳翔帥李抱玉擊却之。

朱泚出屯奉天。

冬，李寶臣及昭義帥李承昭，破魏博將盧子期於清水，擒之。

江西帥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

十一年

春，劍南帥崔寧大破吐蕃。

夏，汴宋留後田神玉卒，其將李靈耀叛歸田承嗣。

冬，淮西帥李忠臣、滑州帥李勉、河陽帥馬燧擊破魏博將田悦於汴州，靈耀走，追獲之。

十二年

春，李正己將攻田承嗣，承嗣懼，請罪，詔復其官。

元載坐贓賄誅，平章事王縉貶括州。

夏，以太常卿楊綰、禮部侍郎常袞同平章事，綰尋薨。

增百官俸。

冬，崔寧破吐蕃於西山。

十三年

春，回紇寇河東，代州刺史張光晟擊破之。

十四年

春，田承嗣卒，兄子悦代之。

汴宋將李希烈逐其將李忠臣。

夏，帝崩，太子即位。

常袞貶潮州。

加郭子儀尚父。

冬，崔寧入朝。

吐蕃反，南蠻寇劍南，詔徙荆南帥張延賞鎮劍南。

立子誦爲太子。

回紇相頡莫賀殺其可汗移地健而代之。

德宗适建中元年

春，平章事楊炎譖劉晏，貶忠州，尋殺之。

涇州將劉文喜反，別將劉海賓斬之。

上母沈氏，遇亂不知所在；秋，遥尊爲太后。

冬，詔還吐蕃俘囚，與和親。

二年

春，李寶臣卒，子惟岳及田悦、李正己俱反。時，上欲矯肅、代姑息之弊，方鎮皆懼，故反。

夏，郭子儀薨。

秋，田悦圍邢州。

李正己卒，子納自立。

梁崇義反，淮西帥李希烈討斬之。

平章事盧杞譖楊炎，賜死。

冬，河東帥馬燧救邢州，田悦敗走。

三年

春，朱滔敗李惟岳於東鹿。惟岳將王武俊殺惟岳以降；馬燧敗田悦於洹水，遂圍魏州。夏，滔、武俊以賞不滿意，復與悦合，擊破燧兵。詔鳳翔帥朱泚還京師。

秋，詔李希烈討李納，希烈潛與賊通。

冬，滔、悦、武俊、納、希烈皆稱王。

四年

秋，李希烈圍東畿帥哥舒曜於襄城。

冬，涇原兵作亂，入京城，上幸奉天，亂兵立朱泚爲秦帝。

鳳翔將李楚琳殺其帥張鎰。
朱泚攻奉天，都盧候渾瑊禦之，朔方帥李懷光破賊於醴泉，泚乃退。
盧杞貶新州。
李希烈陷襄城，取汴、宋。
甲子興元元年
春，李懷光叛，與朱泚合。
上幸梁州。
夏，田承嗣子緒殺田悅而代之。
王武俊等去王號，與昭義李抱真及馬燧擊破朱滔於涇城，李納亦歸款。
神策將李晟克長安，朱泚走死涇州。
李希烈稱帝，殺宣慰使顏真卿，既而兵數敗，乃自汴州走還蔡州，汴、滑皆平。
貞元元年
春，希烈陷鄧州。
夏，朱滔卒，以其將劉怦代之；怦尋卒，子濟復代之。
上自幸奉天後，復行姑息之政，又欲赦李懷光，馬燧固爭，請一月平之。
秋，懷光爲其下所殺。
二年
春，山南帥樊澤破李希烈將杜文朝，擒之。
夏，淮西將陳仙奇斬希烈以降，別將吳少誠復殺仙奇。
秋，吐蕃將尚〔結〕贊大舉入寇，至好畤，李晟遣將邀之，敗諸汧陽。
冬，吐蕃陷鹽、銀、夏州。
三年
春，轉運使韓滉卒。
平章事張延賞以私怨，罷隴右等道副元帥李晟兵柄，拜太尉、中書令。
夏，侍中渾瑊及尚結贊盟於平涼，結贊伏兵劫之，瑊逃，得免，吐蕃掠鹽、夏而去；秋，又掠涇、隴。自是，涇州西門之外，皆爲虜境。
四年
春，福建軍亂，逐觀察使吳詵。
涇原帥劉昌築連雲堡，隴右帥李元諒築良原城，涇、隴由是稍安。

吐蕃寇邠、寧。
冬，以咸安公主妻回紇骨咄祿可汗。
五年
春，劍南帥韋皐説南詔蠻王異牟尋，始去吐蕃内附。
中丞竇參同平章事。
冬，韋皐使其將曹有道及南蠻擊破吐蕃於故鶴州。皐在劍南，屢破吐蕃，吐蕃氣稍挫。
回紇骨咄祿可汗卒。
六年
春，成德將趙鎬以棣州歸李納，王武俊攻之，納以州還武俊。
夏，回紇忠貞可汗爲其弟所殺，國人殺弟，立其子。
冬，吐蕃攻北庭，回紇救之，回紇兵敗於北庭，遂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奔西州。
七年
春，義武帥張孝忠卒，子茂昭代之。
秋，回紇殺楊襲古，安西路遂絶，然西州猶固守。
八年
春，汴宋帥劉玄佐卒，軍中立其子士寧，新帥吳湊不敢之官而還。
夏，竇參貶郴州，以兵部侍郎陸贄同平章事。
李納卒，子師古代之。
九年
春，初税茶。
詔城鹽州，由是邊患稍息。
夏，韋皐大破吐蕃，得堡柵五十餘。
秋，李晟薨。
冬，宣武將李萬榮逐其帥劉士寧而代之。
甲戌十年
春，南詔異牟尋破吐蕃於神川，得城堡一十六。
劉濟弟濰率其衆歸朝。
夏，李抱真卒，以衙將王虔休代之。

秋，欽州蠻黃少卿反，陷欽、橫、潯、貴四州。

度支使裴延齡以巧佞得幸於上，陸贄極言其姦。

冬，贊罷相，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

夏，裴延齡譖陸贄，貶忠州。上欲以延齡爲相，諫議大夫陽城欲裂其麻，

坐改國子司業。

劉濟擊奚王啜利，破之。

河東帥李自良卒，以司馬李説代之。

秋，侍中馬燧薨。

冬，橫海將程懷信逐其帥程懷直而代之。

十二年

夏，田緒卒，子季安代之。

初以中官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軍中尉。上自漢中還，稍稍罷諸

宿將，不令典兵，而以中官代之。

秋，李萬榮卒，以東都留守董晉代之。

裴延齡卒。

十三年

夏，韋皐破吐蕃，克隴州。

上自陸贄罷相之後，事無大小，皆自決之，宰相奉行文書而已，然所詢謀

倚信者，皆纖邪之人，裴延齡及京兆尹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等，毀譽任情，

賞罰益紊焉。又令中官掌宮市，强買人物，京師苦之。

十四年

夏，長武城軍亂，逐神策行營帥韓全義，都虞候高崇文遏定之；以崇文

爲長武兵馬使，全義鎮夏州。

十五年

春，董晉卒，宣武軍亂，殺司馬陸長源，以宋州刺史劉逸準爲帥。逸準尋

卒，以衙將韓弘代之。

秋，陳許帥曲環卒。吳少誠遣兵攻掠臨潁，圍許州。詔十六道軍討之。

朔方等道副元帥渾瑊薨。十六道軍不相統壹，自潰於小殷水。

十六年

春，以韓全義爲淮西招討使，諸軍皆屬焉。全義無將略，以賄結中官得

之。夏，諸軍潰於五樓，全義退保陳州，河陽、宣武軍皆逃歸。

徐、泗帥張建封卒，軍中立其子愔，詔淮南杜佑討之，不克。卒以愔爲留

後。又復吳少誠官爵。

十七年

春，韓全義班師，上不知其敗，而以招降吳少誠爲功，寵賜甚厚。

或告浙西觀察使李錡謀反，上執送錡，燒殺之。

王武俊卒，子士真代之。

秋，吐蕃陷麟州、鹽州，大掠而去。

韋皐大破吐蕃於雅州。

十八年

春，韋皐遣其將陳洎擊破吐蕃，拔七城，圍維州，吐蕃相論莽熱救之，皐

擒莽熱以獻之。

十九年

秋，韋執誼譖左補闕張正一等，皆坐貶。時棋待詔王叔文得幸於太子，

與執誼及朝士陸淳、吕温、韓曄、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結爲死友，疑正一言

其朋黨，故毀逐之。

甲申二十年

春，昭義帥李長榮卒，以衙將盧從史代之。上每除節度使，常遣中使探

其軍情，所附者用之；從史陰賂中使，奏云爲軍情所附，用之。

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誦永貞元年

春，德宗崩。順宗即位，疾不能視朝。以韋執誼爲平章事，王叔文爲翰

林學士，待詔王伾爲散騎常侍；相與建置朋黨，勢傾海内。

夏，立子純爲太子。

程懷信卒，子權代之。

王叔文等謀奪中官兵權，中官俱文珍等與韋皐共請使太子監國。秋，詔

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叔文、伾、執誼皆貶死。

韋皐卒，副使劉闢代之。

憲宗純元和元年

春，太上皇崩。

劉闢求領三川，發兵攻陷東川；平章事杜黄裳薦高崇文，使討之。

靈夏楊惠琳反，衙將張承金討斬之。

夏，李師古卒，弟師道代之。

秋，高崇文擒劉闢，兩川皆平。

二年

秋，浙西李錡反，衙將張子良等討擒之。

三年

夏，黄少卿降，赦之。

秋，以山南東道帥于頔同平章事；頔跋扈日久，德宗優容之，聞上英武，懼而入朝。上初即位，杜黄裳曰：「貞元中，節度使皆出於軍士與中使之心，陛下必欲天下治，宜稍裁以法度。」上從之，故藩鎮稍可制御。

四年

春，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立，請獻德、棣二州，許之。

夏，度支使李巽卒。巽善治財賦，過於劉晏。

冬，王承宗獻德、棣，襲薛昌朝，虜之。詔中尉吐突承璀討承宗。

立子寧爲太子。

吴少誠卒，以申州刺史吴少陽代之。

五年

盧從史建議討王承宗，而陰與之通；夏，衙將烏重胤執從史以聞。吐突承璀久無功；承宗因言爲從史所賣，乞昭洗，詔許之。

秋，劉濟子總弑濟而代之。

冬，易定張茂昭舉族入朝，詔左庶子任廸簡代之。

六年

夏，詔以天寶以來，中原宿兵至八十餘萬，内外官萬員，財賦日寡，廩給日多，悉令詳定減併。

冬，太子寧薨。

七年

立子恒爲太子。

秋，田季安卒，子懷諫代之，年十一。冬，魏博軍亂，逐懷諫，以衙將田弘正代之；弘正因獻籍請吏，上令中書舍人裴度宣慰之，軍中大悦。

八年

春，于頔坐事貶恩王傅。

秋，併天威入神策軍。

冬，振武軍亂，逐其帥李進賢；詔夏州張煦代之。

甲午九年

秋，吴少陽卒，子元濟自領軍務，出兵攻掠鄰境；上用平章事李吉甫策，不授節鉞，以山南東道帥嚴綬爲招撫使，合諸道兵討之。吉甫尋卒，上以軍中事委平章事武元衡及中丞裴度。李師道、王承宗屢請赦元濟，上不許。

十年

夏，師道、承宗使賊殺武元衡，並擊傷度。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心，上怒曰：「如此，姦計得行！」即拜度平章事，討淮西益急。秋，師道復遣賊入東都謀亂，留守呂元膺討誅之。嚴綬爲元濟所敗，以韓弘爲淮西都討，代之。

十一年

春，詔河東、河北軍討王承宗。

王太后崩。

夏，唐鄧帥高霞寓爲元濟所敗，朝議多欲罷兵，上曰：「豈可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但當議討賊方略耳。」又貶將相請罷兵者數人，羣臣乃不敢言。

冬，易定帥渾鎬爲王承宗所敗。

黄巒陷巖州。

十二年

夏，以國用不足，罷討承宗諸軍。上亦厭兵，欲赦元濟，裴度以爲不可。

秋，以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平章事李逢吉欲沮度事，上罷逢吉相，專任度。度至，悉罷監軍，督諸將進戰，屢捷。冬，唐鄧帥李愬夜入蔡州，擒元濟，淮西悉平。

十三年

春，程權請罷鎮，入朝。

王承宗納二子及德、棣二州以自贖，上許之。

李師道請獻三州，既而悔之；秋，詔忠武等五鎮討之。

户部侍郎皇甫鎛同平章事。時上稍驕侈，鎛以聚斂得幸。

冬，靈、夏、平涼三道大破吐蕃，克復原州。

十四年

春，淄青將劉悟殺李師道以降。分十三州爲淄青、鄆濮、沂海三道。

夏，詔諸州兵皆屬刺史，罷其鎮將。

皇甫鎛譖裴度，出鎮河東。

秋，沂州軍亂，殺其帥王遂，詔棣州刺史曹華代之。

韓弘入朝，爲中書令。

田弘正朝，請留，不許。

十五年

上服金丹，多躁忿；春，中官陳弘志弒上。

穆宗即位。

貶皇甫鎛崖州。

尊母郭妃爲太后。

冬，王承宗卒，軍中立其弟承元；承元請帥，詔以田弘正代之，徙承元鎮義成。

吐蕃、党項寇涇州。

吐蕃又寇雅州。

穆宗恒長慶元年

夏，劉總納地，請爲僧。分范陽爲二鎮。

以帝妹太和公主嫁回紇登囉可汗。

秋，范陽將朱克融囚其帥張弘靖，又襲瀛、莫，取之。

成德將王廷湊殺田弘正。

魏博帥李愬卒，詔弘正子布代之。

王廷湊圍深冀帥牛元翼於深州；冬，以裴度爲幽、鎮招討使，督諸將討之。

滄德帥杜叔良敗於博野，以鳳翔帥李光顔代之。朝廷力不能兼討兩賊，乃以朱克融不殺張弘靖赦之，專討王廷湊。

二年

春，魏博軍亂，田布自殺，衙將史憲誠代之。

以國用匱竭，並赦王廷湊；廷湊逐牛元翼，而取其地。

武寧副使王智興逐其帥崔羣。

秋，宣武將李（愿）〔弈〕逐其帥李愿；詔韓弘弟充鎮宣武，討平之。

冬，上有疾，立子湛爲太子。

韓弘薨。

三年

甲辰四年

春，上崩。上喜宴遊，爵賞多濫，以崔植、元稹、李逢吉爲相，而踈裴度，是以再失河朔，憲宗之業衰焉。

初，上（敬宗）即位，年十六。李逢吉譖户部侍郎李紳，貶端州。

尊母王氏爲太后。

敬宗湛寶曆元年

秋，昭義帥劉悟卒，子從諫求爲留後。僕射李絳請除近澤潞將帥代悟，令倍道之官；李逢吉及樞密使王守澄固請以節鉞授之。

二年

春，詔興元帥裴度同平章事，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不聽。

夏，橫海帥李全略卒，子同捷代之。

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以都將李載義代之。

冬，軍將蘇佐明等弒上，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誅之，立江王昂。敬宗輕佻，遊戲無度，故及於禍。

文宗昂大和元年

夏，徙李同捷鎮兗海，以天平帥烏重胤代之。同捷不受詔；冬，詔諸道討之。

上初即位，恭勤庶務，以裴度、韋處厚爲相，頗革兩朝弊政；既而多疑少決，中外失望。

二年

秋，王智興攻李同捷，拔棣州。

王廷湊謀取滄景，數出兵侵鄰道，以沮撓官軍；冬，詔諸軍討廷湊。魏博將亓志紹爲廷湊所誘，以其衆作亂，義成帥李聽擊破之。

三年

夏，橫海帥李祐破李同捷，斬之。

史憲誠入朝，詔李聽代之，分澶、相、衛三州爲別鎮。聽至館陶，魏博軍亂，殺憲誠，逐聽，立衙將何進滔。秋，詔授進滔節鉞，仍赦王廷湊。

冬，南詔蠻反，陷戎、嶲、邛、雅四州，及益州外郭，大掠而去。

四年

春，興元軍亂，殺其帥李絳；詔右丞温造代之。

秋，裴度以病出鎮襄州，平章事牛僧孺、李宗閔惡之也。僧孺、宗閔素與義成帥李德裕有隙，爭植朋黨，迭相傾軋，上不能治而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五年

春，范陽將楊志誠逐其帥李載義；上用平章事牛僧孺言，以志誠代之。

上患中尉王守澄專權，陰與平章事宋申錫謀去之；守澄用其客鄭注謀，誣申錫與上弟漳王湊謀反，貶申錫開州。注始用事，衣冠往往附之。

六年

冬，立子永爲太子。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西川帥李德裕請乘釁取之，牛僧孺曰：「得一維州，而失大信；若吐蕃因此名以入寇，悔將何及？」詔悉縛還贊普，贊普烹之。由是德裕怨僧孺益甚。

七年

春，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牛僧孺、李宗閔皆罷相。

甲寅八年

春，上有風疾，鄭注始以醫得見，因薦其黨李訓，訓善講《易》，上悦之。

范陽將史元忠逐其帥楊志誠而代之。

上欲授李訓、鄭注官，李德裕言訓、注奸邪，訓、注乃薦興元帥李宗閔爲相；以德裕鎮浙西。

王廷湊卒，子元逵代之。

九年

夏，李德裕、李宗閔皆坐事貶。

上以中官太盛，元和弑逆之黨，尚在左右，畏而惡之，陰與李訓、鄭注謀誅之。秋，以注鎮鳳翔，以訓同平章事；罷王守澄兵柄，酖殺之；中官禁軍，畏之側目。冬，訓詐爲甘露降，謀伏兵誅中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訓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並鄭注凡十二族，京師大駭。以僕射鄭覃、户部侍郎李石同平章事。於是中官益橫。劉從諫三表請王涯等罪名，中官稍沮。

開成元年

秋，鄜坊帥蕭洪坐詐稱蕭太后弟，賜死。

二年

三年

春，仇士良使盜擊傷李石，石懼，求罷相，出鎮荆南。

是時，楊嗣復、陳夷行、李珏、鄭覃爲相，互相詆斥於上前，上亦不能有所是非也。

秋，莊恪太子永以憂薨，楊賢妃欲立安王溶，李珏非之，乃止。

四年

春，中書令裴度薨，遺表以儲嗣未定爲憂。

金吾將軍蕭本、泉州人蕭弘坐詐稱太后弟，流嶺南。

鄭覃、陳夷行坐與楊嗣復、李珏不叶，罷相。

秋，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爲太子。

五年

春，上有疾，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爲太弟，廢太子爲陳王。

上崩，武宗即位，誅陳王及楊賢妃、安王。

秋，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謀廢立，不克而死。

楊嗣復貶潮州，李珏貶昭州。

復以華州刺史陳夷行、淮南帥李德裕同平章事。

冬，何進滔卒，何弘敬代之。

武宗遷會昌元年

秋，幽州將陳行泰殺其帥史元忠；冬，雄武軍使張仲武討誅之。以張仲武鎮幽州。

二年

春，回紇薛特勒可汗死，黠戛斯大破回紇，焚蕩殆盡。烏介可汗却太和

公主，南渡漠。上用李德裕策，慰撫之。

秋，回紇將赤心踈幽州，張仲武擊破之，別將溫沒斯殺赤心以降。

烏介侵掠振武，詔河東劉沔及張仲武討之。

三年

春，河東將石雄大破烏介，奪公主以歸；烏介奔室韋。

夏，劉從諫卒，弟子稹求節鉞，李德裕請討之，羣臣多言不可。上用德策，遣使諭魏鎮，以澤潞與河北不同，不當承襲，令與諸軍討之。二鎮皆聽命。

秋，李宗閔貶郴州。

甲子四年

春，河東將楊弁逐其帥李石，上遣使視之，還言弁有十五里光明甲，李裕知其詐，言於上曰：「寧赦劉稹，不赦楊弁。」上從之。監軍呂義忠斬以獻。

秋，昭義將郭誼斬劉稹以降；詔以誼首爲稹畫反計，並誅之。

冬，牛僧孺貶瑞州。

五年

春，王太后崩。

上好神仙術，道士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上曰：「朕聊欲與之談道滌耳。至於軍國政事，當問卿及次對官，雖百歸真無能惑也。」

夏，詔廢天下寺四千餘所，省僧二十六萬餘人。

六年

春，上服方士藥得疾，不能言；立光王忱爲太子。上崩，宣帝即位，尊母鄭氏爲太后，以翰林學士白敏中同平章事，李德裕出鎮荆南。德裕用久，白敏中及朝士等多疾之，宣宗亦惡其權盛，故罷相。

宣宗忱大中元年

春，復天下佛寺及僧尼。

夏，蕭太后崩。

拜黠戛斯爲英武可汗。

上性明察，勤於政理，重惜官爵，未嘗輕授，貴戚倖臣犯法，絲毫無借，是中外肅然；常曰：「高祖、太宗之法，朕安敢專之？」

二年

春，李德裕貶潮州。

夏，太皇太后郭氏崩。

回紇烏介可汗死，弟遏捻代之，黠戛斯攻破之以歸；其甥龐勒先奔磧西，自稱可汗，歲時朝貢，無復昔時之盛。

三年

春，吐蕃相論恐熱以秦、原、威三州及石門等七關內附；詔涇原帥康季榮、靈武帥朱叔明、邠寧帥張君緒出兵應援，悉定其地。

夏，張仲武卒，子直方代之。

秋，吐蕃維州內附。

李德裕貶崖州。

幽州軍亂，逐其帥張直方。

四年

秋，以幽州衙將張允伸爲節度使。

五年

夏，户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先是，累朝非上有意，羣臣無敢請立太子者，謩獨首以爲言，且泣，上甚感之，然不能用。

秋，吐蕃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內附；詔置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於是盡復河、湟之地。

六年

夏，以轉運使裴休同平章事。太和以後，轉運使非其人，姦吏盜竊沈溺，歲漕江、淮米四十餘萬石，入渭者什無三四，大廩劉晏之法；休作漕法十餘，歲漕入渭者一百二十萬石，更無敗溺。

七年

甲戌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春，平章事令狐綯惡魏謩切直，譖之，謩出鎮西川。

王光遠卒，詔其子紹鼎代之；秋，又卒，弟紹懿代之。

十二年
夏，林邑蠻寇安南。時都護李涿侵刻羣獠，故獠引蠻入寇，攻掠州縣。
十三年
秋，上寢疾，大臣莫得見；遺詔內樞密使王歸長等，立少子夔王。上崩，左軍中尉王宗實立長子鄆王濯爲帝，誅歸長等，尊帝母晁氏爲太后。
党項寇邠寧，以翰林學士（渾）〔畢〕誠鎮邠寧，諭降之。
懿宗淮咸通元年
春，令狐綯坐招權，罷相。
浙東賊裘甫攻陷州縣，觀察使王式討平之。
上奢侈無度，崇尚佛教，嬖倖用事，忠諫被誅，軍旅數起，百姓愁怨，唐室由是遂衰。
二年
秋，林邑蠻攻陷安南；詔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及江西、湖廣兵擊之，連年不克。自是，諸道發兵不絕，天下騷動矣。
三年
春，分嶺南邕、廣爲東、西道。
秋，武寧軍亂，逐其帥温璋。初，王智興召募頑獷數千人爲衙兵，驕不可制，節度使田牟親爲之把板唱歌，日費萬計，猶喧訴無厭，憚璋嚴而逐之。詔王式鎮武寧；以兵赴鎮，悉收掩衙兵，誅之。
四年
甲申五年
夏，林邑蠻寇邕管；詔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會諸道兵，討之。
六年
夏，高駢大破林邑蠻於邕州，遂復安南諸州。
冬，太皇太后鄭氏崩。
上好奉佛，於禁中親爲贊唄，以栴檀爲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其餘奢靡皆此類。
七年
春，王紹懿卒，詔紹鼎子景崇代之。
八年
冬，南詔蠻陷嶲州。
武寧軍士戍桂州者，過期不得代，因作亂，推判官龐勛爲主，掠潭、湘，北還徐州；淮南將李湘白其帥令狐綯，請邀擊之，曰：「若過淮，與徐軍合，則不可制。」不從。
九年
秋，龐勛陷徐州，殺其帥崔彦曾，散庫財，募兵至十萬，遂圍泗州，表求節鉞；詔諸道兵討之。冬，勛遣兵陷徐、和、濠三州，淮南皆被其害。
十年
春，徐、泗招討使康承訓督兵七萬討龐勛，屢爲勛所敗；秋，招討使馬舉代之。賊宿將張玄稔降，與舉合攻徐州，勛走死渙水中。
沙陀朱耶赤心討勛有功，以爲振武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何弘敬卒，子全皞代之。
十一年
春，翰林學士韋保衡同平章事，上愛女同昌公主婿也。
魏博將韓允忠殺其帥何全皞而代之。
秋，同昌公主薨，暨官皆族誅；平章事劉瞻、京兆尹温璋諫，上怒，瞻貶康州，璋貶振州，自殺。
冬，南詔蠻驟信衆二十萬寇劍南，圍成都；詔神策將顏慶復等救之，蠻兵遁去。
十二年
夏，平章事路巖出鎮西川，尋流嶺南，賜死；韋保衡譖之也。
十三年
春，張允伸卒，平州刺史張公素逐其子簡會而代之。
國子司業韋殷裕表論郭淑妃弟敬述陰事，上怒，杖殺殷裕，籍没其家。
冬，李國昌子克用殺雲州刺史段文楚而代之；詔國昌召克用還，國昌不奉詔。
十四年
春，詔張公素及河東崔彦昭討之。
秋，上崩，子普王儇立，年十二，尊母王氏爲太后，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用事。

韋保衡貶賀州，尋賜死。

冬，幽州將李茂勳逐帥張公素而代之。

驃信復寇劍州。

甲午僖宗儇乾符元年

春，以天平帥高駢鎮西川，討驃信，驃信至新津而還。

諸軍討李國昌父子久無功，代北咸被其害；冬，詔靈武帥李鈞招諭之。

韓允忠卒，子簡代之。

二年

夏，長垣賊帥王仙芝陷濮州；天平帥李鐘討之，不克。是時，上幼弱，政事出於羣下；南衙、北司，互相乖戾；選任非材，賞罰散亂，因之饑饉，徐、兗、江、淮，盜賊羣起，州縣莫能制。

三年

王仙芝陷曹州，詔將軍齊克讓鎮兗海以討之。仙芝引兵入陳、許、襄、鄧，虜人爲兵，衆號三十萬；又陷汝州，攻唐、鄧、安、黄諸州，皆閉城拒守；所過殘滅，邑落無遺。

四年

春，以平盧帥宋威爲招討草賊使。

寇句賊帥黄巢攻陷鄆州，逐其帥薛崇。

〔夏〕，李茂勳請致仕，子可舉代之。

秋，黄巢自沂、海趣潁、蔡，與王仙芝合，攻陷隨州。

李國昌寇雲、朔，詔河東、幽州、昭義三鎮討之。

冬，王仙芝攻江陵，陷外郭。

五年

春，李國昌陷遮虜軍。

王仙芝攻洪州，宋威擊斬之，其將尚讓收餘衆歸黄巢；詔平章事王鐸爲都統，討之。巢陷虔、吉、饒、信州，自浙東西道陷福建諸州。

秋，李國昌陷岢嵐軍。

冬，李克用破河東帥崔季康，詔司馬康傳圭代之。

六年

春，河東軍亂，殺崔季康、昭義帥李鈞於洪谷，鈞死。

黄巢陷桂州、廣州，求天平節鉞。平章事鄭畋請以廣南授巢，盧攜曰：「浙東帥高駢智勇無雙，使統諸軍，賊不足平。」夏，畋、攜皆坐上前忿爭，罷相。冬，以高駢爲江西招討使，復以攜爲相。

廣明元年

春，河東軍亂，殺康傳圭，詔平章事鄭從讜代之。

黄巢軍大疫，遂掠湖南、江西，陷潭州，殺王鐸將李係；鐸奔襄陽，詔以高駢代之。

夏，李可舉與吐渾赫連鐸大破李克用，克用父子奔達靼。

高駢將張潾屢破黄巢，巢請降。駢奏罷諸道兵，巢遂擊殺張潾，引兵北渡。駢嚴兵自固，巢遂陷東都，破潼關；上幸興元，巢入長安，自稱齊帝。

中和元年

春，河中將王重榮逐其帥李郁而代之。

鳳翔帥鄭畋破賊將尚讓於龍尾陂，傳檄藩鎮，王師復振。

李克用寇太原。

秋，上幸成都，復以王鐸爲都統。

昭義將孟方立據邢州，稱留後。

鄭畋病，赴行在。

二年

春，諸道援兵集長安，義武帥王處存先入城；賊僞遁去，還擊處存，敗之，賊因屠長安。

秋，賊將朱晃以同州降。

冬，韓簡攻天平帥曹全晟，殺之。

詔赦李克用，使之討賊。

王鐸崇卒，子鎔代之。

鄭畋薨。

三年

春，魏博將樂彦貞殺韓簡而代之。

夏，李克用及諸軍大破黄巢，克長安；巢南走，轉掠鄧、許、汴、洛、徐、兗等州，春陵人以充糧食。淮西帥秦宗權降賊。

秋，以克用鎮河東，朱晃鎮宣武。

冬，雁門帥李國昌卒。

忠武將鹿晏弘陷興元。

甲辰四年

夏，李克用會關東諸軍討黃巢，大破之。巢走死泰山。

秦宗權稱帝。

李克用還過汴，朱晃謀殺之，不果，朝廷和解之。

秋，官軍拔興元。

冬，鹿晏弘陷許州，殺周岌，秦宗權擊殺之。

光啓元年

春，上還長安。時藩鎮跋扈，朝廷所制，惟關內、三蜀而已。

杭州刺史董昌殺浙東帥劉漢宏。

夏，幽州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田令孜與王重榮爭鹽池，率邠寧帥朱玫以討之，李克用救重榮；冬，令孜軍敗。

上幸鳳翔。

二年

春，朱玫反。上幸興元。夏，玫立襄王熅爲帝。赦克用、重榮，使討賊。

秋，李全忠卒，子匡威代之。

冬，詔朱晃兼鎮義城。

邠寧將王行瑜殺玫降，熅走死河中。

秦宗權、孫儒逐河陽帥諸葛仲方。

三年

春，浙西將劉浩殺其帥周寶。

上還鳳翔。

夏，淮南將畢師鐸殺其帥高駢，迎宣州帥秦彥爲帥。

秦宗權圍汴州，天平帥朱瑄、兗海帥朱瑾救之，宗權走。

河中軍亂，殺王重榮，以兄重盈代之。

冬，廬州刺史楊行密攻拔揚州，彥、師鐸走歸孫儒。

文德元年

春，上還長安。

樂彥貞卒，衙將羅弘信代之。

立壽王曄爲太弟。

上崩，〔昭宗即位〕。

河南尹張全義逐河南帥李罕之，罕之引河東兵攻全義，朱晃擊卻之，遣其將丁會鎮河陽。

孫儒陷揚州，楊行密走宣州，朱晃拔蔡州，斬秦宗權。

昭宗曄龍紀元年

春，壁州刺史王建攻西川帥陳敬瑄。

夏，邢（洛）〔洺〕帥孟方立卒，弟遷代之；李克用使李罕之攻遷，朱晃使大將王虔裕擊卻之。

杭州刺史錢鏐攻拔潤州，殺劉浩。

大順元年

春，李克用虜孟遷，又攻雲州帥赫連鐸，鐸與朱晃、李匡威同請討之。

夏，以平章事張濬爲招討使，討克用；克用擒澤潞帥孫揆，殺之。冬，克用將李存信敗濬於陰地，遂拔晉、絳，掠河中；朝廷震恐，詔復克用官，貶濬連州。

二年

春，宣武將龐師古攻魏博，拔十縣。

孫儒圍楊行密三年不克，其衆執儒以降行密，行密復入揚州。

夏，王建克成都，殺陳敬瑄而代之。

詔中尉楊復恭致仕，復恭擁兵不受詔；詔天威軍使李順節討之。復恭奔商州。

朱晃攻武寧帥時溥，破之。

景福元年

夏，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誘李順節斬之。

冬，楊復恭走依興元帥楊守亮；鳳翔帥李茂貞、邠寧帥王行瑜、鎮國帥韓建等請討守亮，上不許；李茂貞擅出兵攻拔興元，以其子李繼密鎮之。楊復恭、守亮走死乾元。

二年

春，克用攻鎮州；李匡威救之，弟匡籌自立，而逐匡威，死於鎮州。

夏，朱晃拔徐州，殺時溥，以其將龐師古守之。
秋，置鎮海軍於杭州。
李茂貞求兼興元，上不許，發禁兵討之，不利；茂貞逼京師，上殺平章事杜讓能，而以興元授之。
甲寅乾寧元年
春，李克用拔邢州，殺其帥李存孝，使其將馬師素守之。
夏，孫儒將劉建鋒陷潭州，自稱湖廣節度使。
李克用拔雲州，執赫連鐸，使其將薛志勤守之；冬，又拔幽州，使幽州將劉仁恭鎮之。李匡籌走死於景城。
二年
春，王重盈卒，子珂代之。
浙東帥董昌自稱羅平王。
平章事崔昭緯召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使舉兵詣闕，殺平章事韋昭度、李谿。秋，李克用舉兵討二鎮；邠、岐兵謀劫上，上幸南山，踰月而還，詔克用先討行瑜；冬，拔邠州，斬行瑜。
三年
夏，湖南軍亂，殺劉建鋒，邵州刺史馬殷代之。
鎮海帥錢鏐攻斬董昌；詔鏐兼鎮兩浙。
李克用攻魏博，不克。
秋，李茂貞舉兵向闕，上將幸河東，至渭北，韓建迎上幸華州，茂貞遂焚長安。冬，茂貞謝罪，請修官闕，許之。
四年
春，朱晃拔鄆州，殺朱瑄；又拔兗州，朱瑾奔淮南。於是河南諸州，多爲晃所有。
韓建以親王典禁兵，惡之，乃囚諸王，悉散禁軍二萬餘人；秋，盡殺諸王，立皇子裕爲太子。
冬，朱晃使其將龐師古攻楊行密，行密使朱瑾擊擒之。
劉仁恭大破李克用於安塞。
光化元年
春，劉仁恭逐滄景帥盧彥威，以其子守文代之。
夏，立皇后何氏。
宣武將葛從周攻李克用邢、洺、磁三州，取之。
秋，上還長安。
羅弘信卒，子紹威代之。
李罕之據澤、潞，降於朱晃。
二年
春，劉仁恭將兵十萬，屠貝州，進攻魏州；朱晃使其將張存敬、葛從周救之，與羅紹威大破仁恭於內黃。
夏，宣武將氏叔琮攻河東，不克。
陝州將李璠殺其帥王珙而代之；冬，別將朱友謙殺璠而代之，遂以陝歸朱晃。
三年
夏，王建攻拔梓州，殺其帥顧彥暉；詔建兼鎮兩川。
秋，朱晃合三鎮兵攻王鎔，鎔請和；晃遂逐易定帥王郜，以易定將王處直代之。
平章事崔胤抑損宦官；冬，中尉劉季述幽上於東內，立太子裕爲帝；神策將孫德昭攻季述，斬之。
天復元年
春，上返政，廢太子爲德王。
朱晃攻河中，王珂降之。
是時，中尉韓全誨善於李茂貞，崔胤陰結朱晃，欲悉誅宦官。冬，全誨劫上幸鳳翔，胤趣晃迎鑾駕；晃進攻華州，韓建降之，遂入長安，進至鳳翔。上詔晃還鎮，晃退攻邠寧帥李繼徽，取之。
二年
春，河東將周德威攻磁、隰；宣武將朱友寧擊破之，遂進拔汾州，圍晉陽，不克而還。
夏，朱晃以兵五萬，自河中進圍鳳翔；冬，宣武將孔勍襲鄜坊帥李周彝，取之；於是茂貞大懼，斬韓全誨等，與晃和親。
三年
春，上還長安，盡誅諸宦官。

平盧將劉鄴拔兗州。

夏，楊行密攻鄂岳帥杜洪，荊南帥成汭救之，汭敗死。

朱友寧攻平盧帥王師範，楊行密救之，殺友寧。朱晃復遣將楊師厚攻師範；冬，師範降。

李茂貞逼京師，晃屯河中。崔胤募六軍，晃惡而殺之。

甲子 哀帝祝天祐元年

春，朱晃逼昭宗遷都洛陽，悉坑衛士。李茂貞與邠寧帥楊崇本侵擾關中，秋，晃自討之，陰令樞密使蔣玄暉弒昭宗，立輝王祝爲帝。

冬，晃南擊楊行密。

以廣南衙將劉隱爲節度使。

二年

春，楊行密拔鄂州，殺杜洪。

朱晃殺昭宗子九王，夏，又殺朝士裴樞等於白馬。

秋，晃自將，攻襄鄧帥趙匡凝、荊南帥趙匡明，取之，以其將高季興鎮荊南；匡明奔西川，王建始得夔、峽之地。

冬，晃攻壽州，不克。

晃殺蔣玄暉，弒何太后。

三年

春，朱晃、羅紹威攻滄景，誅魏博衙兵八千家。秋，晃急攻滄州，劉仁恭求救於李克用。冬，克用使將周德威、李嗣昭攻澤潞帥丁會，取之；以嗣昭鎮澤潞。晃聞之，乃還。

楊行密卒，子渥代之。

梁太祖晃開平元年河東、鳳翔、淮南天祐四，西川天復七。

夏，受唐禪。

臣光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係建德、竇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爲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罔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湯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枝，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牆，安可杇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爲功成治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寖疎，讒諛並進，以娛游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游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污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漫而不息。嗟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向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此二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爲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爲柔，刓方爲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爲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劒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

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脱於深淵，元和之功，於兹墜矣！寶曆既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饗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懼；輔弼之任，委於寵嬖；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於兹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鎮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又況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楊渥攻江西帥鍾匡時，取之；又遣其將劉存、陳知新攻湖南，爲馬殷所虜。

劉仁恭子守光囚仁恭而代之。

將軍李思安圍潞州，築來城守之。

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

春，晉王李克用薨，子存勗嗣。

夏，晉王大破梁兵於夾城。

馬殷攻澧朗帥雷彦恭，取之。

淮南將張顥殺楊渥，立其弟渭，別將徐温殺顥。

匡國帥劉知俊大破李茂貞於幕谷。

秋，晉王侵晉、絳，上幸晉州。

王建稱帝。

三年

春，上幸河中。胡敬璋將高萬興以鄜、延來降。

淮南將周本拔撫、信、吉州。

夏，錢鏐敗淮南兵於蘇州。

劉知俊以關西諸州降李茂貞。

上幸河中。

招討使劉鄩、楊師厚襲長安，取之；知俊奔鳳翔。冬，知俊破梁兵於興平；茂貞復振。

四年

春，封福建帥王審知爲閩王。

秋，上幸洛陽，因止都之。

羅紹威卒，子周翰代之。

上遣將杜廷隱襲王鎔深、冀二州，取之，因命招討使王景仁伐鎔，鎔求救於晉；冬，〔晉〕王自將救鎔，王處直以兵會之。

乾化元年蜀永平元

春，晉王大破王景仁於栢鄉，遂圍魏州、破澶州而還。

秋，上幸魏州。劉守光自稱燕帝。冬，晉王遣周德威合鎮、定兵攻劉守光。

劉隱卒，弟（龑）〔龔〕代之，攻下邕、容、交等州，盡有嶺南之地。

二年

春，上自將救劉守光，至秉彊，遇晉將（苻）〔符〕存審，大敗而還。

夏，晉將周德威大破劉守光，取其瀛、順等州。

上晚年淫虐尤甚，子友珪懼誅，殺上，及殺上養子博王友文，又欲誅河中朱友謙，友謙以所部降晉。

冬，晉王敗梁兵於平陽。

以楊師厚鎮魏博，徙羅周翰鎮滑州。

均王瑱三年

春，東京留守均王瑱，與宿衛將趙巖等殺友珪，即帝位，因留都汴。

夏，淮南將李濤攻錢鏐，鏐子元瓘敗濤於臨安，擒之。

冬，晉王拔幽州，擒劉守光父子歸，殺之。

甲戌四年

春，晉王始開府，置行臺。

秋，武寧帥王殷反，招討使牛存節、劉鄩討平之。

晉王及王鎔攻邢州，楊師厚與戰于張公橋，敗之。是時，租庸使趙巖及后兄張歸霸等用事，賣官鬻獄，政治日亂；平章事敬翔素有謀略，踈廢不得用。

貞明元年

春，楊師厚卒。上用趙巖策，分澶、相、衛爲昭德軍，以張筠鎮之，分魏博衙兵以隸昭德。衙兵張彦作亂，囚其帥賀德倫，以降於晉。夏，晉王入魏州，誅張彦；劉鄩軍華縣以禦之。

冬，上弟康王友欽反，誅。上由是疎忌宗室。

二年蜀通正元。

春，茂貞將李繼宗、劉知俊以秦降蜀；蜀主用知俊爲將，攻茂貞興、鳳、隴、成、階州，下之；遂圍鳳翔，不克。晉王大破劉鄩於故元城，鄩退保黎陽。秋，邢洺帥閻寶降晉，滄景帥戴思遠、張筠皆走。河北盡入于晉。不克。茂貞由是遂衰。

契丹陷薊州。

三年蜀天漢、南漢高祖劉(龑)〔巖〕乾亨元

春，新州將盧文進引契丹圍幽州，晉將李澶擊走之。

夏，劉(龑)〔巖〕稱漢帝。

冬，上幸洛陽。

晉王濟河，拔楊劉城。

蜀王殺劉知俊。

徐溫徙治昇州。

四年蜀光天元

春，晉王侵鄆、濮。

夏，軍使謝彦章敗於碭州。

朱瑾殺淮南副使徐知訓；知訓父溫殺瑾，以假子李昇代知訓。

蜀主以太子衍好酒色，欲廢之，衍與其相張格鴆殺蜀主。

徐溫攻錢鏐，拔虔州。

冬，招討使賀瓌敗晉兵於胡柳，殺周德威；既而瓌復爲晉軍所敗，晉遂拔濮州，京師大恐。

五年蜀順正公衍乾德、吳宣帝楊渭武義元

春，晉將(苻)〔符〕存審夾河築德勝二城。

夏，徐溫立楊渭爲吳王。

錢元瓘破吳師於狼山，殺其將彭彦章。〔吳〕與兩浙和親。

冬，晉王敗招討使王瓚於楊村。

蜀主親巡利、閬。

六年

夏，吳宣帝殂，徐溫立其弟丹陽(王)〔公〕溥。

朱友謙襲據同州，詔劉鄩、尹皓討之；秋，晉將(苻)〔符〕存審大破鄩，皓於同州。皓譖鄩而殺之。

龍德元年吳睿皇溥順義元

春，成德將張文禮殺王鎔而代之，晉王使閻寶討之。秋，文禮卒，子處瑾代之。

冬，晉王破戴思遠於戚城，遂北攻鎮州；王處直使子郁召契丹以救鎮州，假子都殺處直，自立；契丹遂圍幽州，攻易、定。

二年

春，晉王破契丹於定州，追奔至幽州；戴思遠襲魏州，拔成安，急攻楊劉，晉王還救之。

晉人攻鎮州久不下，名將李嗣昭等多死。秋，監軍段凝拔衛州，梁兵復振。晉將(苻)〔符〕存審拔鎮州，殺張處瑾。

晉監軍張承業卒。

唐莊宗存勗同光元年

春，澤潞李繼韜降於梁。

夏，王稱帝於魏州；李亶襲梁鄆州，取之。梁將王彦章拔德勝，急攻楊劉，幾拔，趙巖等惡彦章，以段凝代之；上用樞密使郭崇韜策，自鄆州直趣大梁，擒王彦章於中都。梁主自殺，諸藩鎮皆降。

臣光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逼其詐力，蠶食東夏，地廣兵强，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粱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彦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爲敵，能無亡乎？

上入汴，尋遷都洛陽。

甲申二年

春，立皇后劉氏。上既滅梁，日益驕淫，伶人、宦官用事；劉后陰狡，上畏而惑之；四方解體。

夏，秦王李茂貞卒，子從曮嗣。
秋，蜀主遊青城。
契丹寇幽州及鎮、定、嵐、蔚州。
三年蜀咸康、南漢白龍元
春，契丹寇幽州，李亶擊走之。
上幸魏州，塞酸棗決河。
秋，曹太后崩。
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蜀主將遊秦州，至利州，聞之，奔還，蜀城邑皆奔潰。冬，蜀主降。以北都留守孟知祥鎮西川。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嗣。
明宗亶天成元年
春，莊宗以讒誅郭崇韜、朱友謙。
天雄衙兵皇甫暉反，推衙將趙在禮爲主，攻陷魏州；詔總管李亶討之，軍士劫亶與在禮合。莊宗將幸汴州，亶先入據之，莊宗還洛。夏，軍校郭（崇）〔從〕謙反，弒莊宗。劉后死於並州，魏王死於渭南。亶入洛，即帝位。
秋，契丹阿保機寇幽州。
王延翰驕恣，弟（璘）〔鏻〕及審知假子延稟攻殺之；（璘）〔鏻〕自立，以延稟鎮建州。
二年吳乾貞元
春，高季興擅取夔、峽州；詔襄州帥劉訓討之，不克。
冬，上幸汴州；宣武帥朱守殷反，討平之。
徐溫卒，子知詢代爲副都統，鎮昇州。
吳王溥初稱帝。
三年南漢大有元
春，契丹陷平州。
夏，王都謀反，詔宋州帥王晏球討之。
秋，契丹將惕隱救定州，晏球大敗之。
徐知詢與李昇爭權；冬，昇誘知詢入朝，奪其兵柄，兼領之。昇賢而好士，國人悅之。
高季興卒，子從誨代之。

四年吳大和元
春，王晏球攻定州，殺王都。
樞密使安重誨惡錢鏐之僭，秋，詔鏐致仕，鏐令子元瓘自雪，乃復其官爵。
長興元年
春，徙李從曮鎮宣武。
立皇后曹氏。
上假子潞王從珂鎮河中，安重誨惡之，使其將楊彦温逐之；又惡孟知祥及東川帥董璋，割其支郡。夏，知祥及璋俱反，詔上婿天雄帥石敬瑭討之，不克。
冬，楚王馬殷薨，子希聲嗣。
二年
春，契丹主德光之兄贊華來奔。
石敬瑭糧盡，引還。上惡安重誨恣橫，使出鎮河中，尋族誅之；重誨曰：「臣死不恨，但不爲國家誅潞王，他日必爲患。」
夏，王延稟襲福州，王（璘）〔鏻〕擊殺之。
上族董璋家，而不誅孟氏；璋由是疑知祥背己。
三年
春，詔赦兩川，知祥聽命；璋怒，攻知祥，至漢州，敗死。詔知祥鎮兩川，封蜀王，許行墨勅；知祥乃分利、閬、遂、夔、黔爲五（嶺）〔鎮〕。
吳越王錢鏐薨，子元瓘嗣。
夏，馬希聲薨，弟希範嗣。
以潞王鎮鳳翔，石敬瑭鎮河東。
冬，吳李昇出鎮昇州，留子景知政事。
四年閩惠宗王（璘）〔鏻〕龍啓元
春，王（璘）〔鏻〕自稱閩帝。
或請立太子，上不悅。夏，上疾；秦王從榮請見，不得，疑上崩而左右匿之，勒兵將入宮，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孟漢瓊等擊斬之。上崩，召少子宋王從厚於魏州而立之。
甲午潞王從珂清泰元年蜀高祖孟知祥明德元

春，孟知祥稱蜀帝。

朱〔弘〕昭等徙潞王鎮河東，王不受命；詔西京留守王思同討之，圍鳳翔，幾克，會軍士亂潰，思同走死。王整衆而東，所向崩潰，閔帝奔衛。夏，潞王入汴，即帝位，立后劉氏，鴆殺閔帝。興元帥張虔釗、洋州帥孫漢韶皆降蜀。

秋，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冬，契丹寇雲、應州，詔石敬瑭屯代州以備之。

二年吳天祚、閩永和元；蜀秦國公昶

夏契丹寇新、代、應州。

秋，以晉州帥張〔敬〕達爲副總管，以分石敬瑭之權。

冬，閩將李倣弒其主〔璘〕〔鏻〕，立其子昶。

晉高祖敬瑭天福元年閩康宗昶通文元

夏，清泰徙石敬瑭鎮天平，敬瑭稱疾不行，清泰詔張〔敬〕達討之。

天雄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詔宣武帥范延光討誅之。

秋，張〔敬〕達圍晉陽；敬瑭稱臣求救於契丹，誓爲父子，契丹主自將五萬騎救之；〔敬〕達敗，退保晉安，契丹圍之。詔樞密使趙延壽、天雄帥范延光、幽州帥趙德鈞救晉安，清泰幸懷州。冬，趙德鈞、延壽屯團柏，陰與契丹通，求爲漢帝。契丹立敬瑭爲帝，割幽州所管及新、武、雲、應、朔州以賂契丹。諸將殺張〔敬〕達以降，德鈞父子亦降。上遂長驅而南。清泰奔還，舉室自焚。

臣光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屍蔽野；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自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陳，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聘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劒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説，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禄。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爲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上入洛陽。

安州盧文進奔吳。

吳封李昇爲齊王。

上幸洛陽。

二年唐烈祖李昇昇元元

夏，范延光反，詔親軍將楊光遠討之，進圍魏州。

京畿巡檢使張從賓反，自河陽入東都，殺上子重信、重義；詔親軍將杜重威討誅之。

冬，李昇受吳禪，稱唐帝。

三年蜀廣政元

秋，范延光降，赦之。

冬，復以汴州爲東京，長安爲晉昌軍。

四年

秋，唐主始復姓李氏。

閩主昶貪虐，閣門使連重遇弒之，立其叔父曦。

五年閩景宗曦永隆元

夏，安州李金全叛入於唐。

六年

秋，上幸魏州。

錢元瓘薨，子佐嗣。

河決滑州。

冬，襄州帥安從進反，攻鄧州；親軍將李建崇擊破之。

成德帥安重榮反，將兵數萬，聲言入朝；詔杜重威擊之，大破重榮於宗城，遂圍鎮州。

七年漢殤帝（昂）〔玚〕光天元

春，拔鎮州，斬重榮。

塞滑州決河。

夏，漢主（龔）〔熲〕殂，子（昂）〔玚〕嗣。

上疾，命平章事馮道立幼子重睿。上崩，親軍將景延廣矯詔立上兄子齊

王重貴。延廣使告哀於契丹，稱孫不稱臣；契丹始有隙。

秋，拔襄州，殺安從進。

齊王重貴八年漢中宗晟應乾、唐元宗景保大、殷光王延政天德元

春，上自魏州還汴。

唐主昇殂，子景立。以弟齊王遂爲元帥，燕王達副之；約以傳國。

漢主（昂）〔玢〕弟晟弒（昂）〔玢〕自立。

閩主弟延政自稱殷帝。

甲辰開運元年

春，契丹數道入寇，河北諸州皆城守，上幸澶州，契丹主至澶州而還。

侍中桑維翰屢請與契丹和親，上不聽。冬，青州帥楊光遠召契丹入寇。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閩主曦來降。

冬，兗州帥李守貞討楊光遠，誅之。

唐將邊鎬、查文徽攻王延政。福州將林仁翰殺朱文進，降於延政。

二年

春，契丹寇邢、洺、磁、相，至榆林而還。

上幸澶州。

契丹圍杜重威於陽城，河陽帥符彦卿擊破之。

秋，唐人拔建州，虜王延政；福州將李孺贇、泉州將留從效皆降於唐。

冬，樞密使馮玉譖桑維翰，罷其政事。

三年

夏，契丹寇定州，相州帥張彦澤擊破之。

秋，唐陳覺等攻李仁贇，兩浙將張筠救之，大破唐兵，取福州。

冬，契丹瀛州請降，上遣杜重威悉率禁兵以應之；遇契丹於中渡橋，重威與張彦澤皆降契丹。彦澤還兵襲京師，帝遂降於契丹。

漢高祖暠天福十二年

春，契丹主入汴，遷晉帝於黃龍。

臣光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强鄰。使黎民塗野草，胡騎污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羈魄。非不幸也。

河東帥劉暠即帝位於晉陽。

河南、北盜起，契丹主懼，留其將蕭翰鎮汴而還；夏，殂於欒城，兄子兀欲自立，囚述律太后。

蕭翰立唐明宗子從益而去。帝留弟旻鎮河東，入汴，殺從益。

馬希範薨，弟希廣嗣。

錢佐薨，弟倧嗣。冬，衙將（明）〔胡〕進思廢倧，立其弟俶。

乾祐元年

春，上崩；子周王承祐立，年十八，平章事蘇逢吉、樞密使楊邠、郭威、史弘肇輔之。

河中帥李守貞及鳳翔將王景崇、永興將趙思綰反；秋，詔郭威討之。

冬，高從誨薨，子保融嗣。

隱帝承祐二年

夏，馬希廣庶兄永州刺史希萼襲長沙，不克，乞師於唐。

趙思綰降，殺之。

秋，拔河中，殺李守貞。

冬，契丹寇北邊，詔郭威禦之。

三年

春，拔鳳翔，殺王景崇。

兩浙敗唐兵於福州，虜其將查文徽。

夏，以郭威爲鄴都留守。

秋，馬希萼攻弟希廣，殺之，自立。

冬，帝倖臣李業等譖殺楊邠、史弘肇等，又遣使殺郭威，威擁兵入朝；帝戰敗，自殺。威迎劉崇子贇於徐州而立之，未至，契丹寇（洛）〔洛〕州。威北伐，至澶州，還兵內向；以太后令廢贇，以威監國。

臣光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

周太祖威廣順元年北漢世祖劉旻乾祐四

春，即帝位。

以養子榮鎮澶州。榮，柴皇后兄子也。

劉旻稱漢帝。

秋，馬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唐將邊鎬擊虜之，遂滅湖南。

冬，漢主引契丹攻晉州，不克。

二年

春，兗州帥慕容彥超反；上自將，擊誅之。因幸曲阜，拜祀孔子。

朗州將劉言襲長沙，逐邊鎬，上表請節鉞；詔言鎮湖南，徙治朗州。

三年

春，上有疾。樞密使王峻坐專恣，貶商州。以晉王榮爲開封尹。

秋，湖南軍亂，囚其帥劉言，迎潭州王逵代之。

冬，誅鄴都留守王允中。

甲寅顯德元年

春，以晉王判內外兵馬。上崩，晉王即位。

漢主引契丹寇潞州；世宗自將禦之，戰於高平。親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斬之，並其軍使以上。遂大破漢兵。

夏，進圍晉陽，拔遼、憲、嵐、石、沁、(沂)〔忻〕、代七州。天雄帥符彦卿及契丹戰，敗於(折)〔忻〕口，乃班師。

冬，漢主旻殂，子承鈞立。

帝大閱諸軍，務精不務衆。

世宗榮二年北漢主承鈞乾祐八。

鳳翔帥王景攻蜀秦、鳳、成州，拔之。

冬，平章事李穀率十二將伐唐，圍唐將劉仁贍於壽州。

三年

春，築東京外城。

上自將伐唐。親軍將李重進斬唐將劉彥貞於正陽。太祖拔滁州，擒其將皇甫暉。親軍將韓令坤拔揚州。江北諸州降者甚衆。唐主稱臣，請獻六州以和；上欲盡得江北，不許。夏，太祖破唐齊王景達於六合。

湖南將潘叔嗣殺其帥王逵，迎潭州周行逢代之。

上自渦口還。時天暑，糧且盡，戰數不利，諸將皆棄所得州，并兵圍壽州，不克。

四年北漢天會元

春，上復伐唐，大破唐兵於紫金山，劉仁贍以壽州降，上還。冬，復伐唐，拔濠、泗、揚、泰四州。

五年唐交泰元

春，上屠楚州，遂幸迎鑾，欲濟江；唐主大懼，去帝號，稱國主，請盡割江北十四州，用周正朔；上乃班師。

唐太弟遂固請讓位，唐主乃立子冀爲太子。

冬，唐殺其相宋齊丘。

六年南漢恩赦侯鋹大寶元

春，鑿五丈及惠民河。

樞密使王朴薨。

上自將擊契丹。夏，上至瓦橋關，契丹關南三州俱降；將攻幽州，會上有疾而還。

李重進破河東兵於百井。

上崩。

梁王宗訓即位。

秋，南漢主晟殂，子鋹立。

唐太子冀卒。

臣光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强，因敗爲功；乘勝北逐，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强陣。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大事記續編》

明王禕撰

卷四七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

春正月乙丑朔，賀若弼濟自廣陵，韓擒虎濟自橫江。甲申，若弼敗陳師於蔣山，攻宮城。擒虎執陳主叔寶。丙戌，晉王廣至建康，施文慶、沈客卿等皆伏誅。癸巳，遣〔使〕巡撫陳州郡。周羅睺等亦降，陳亡。以《陳》、《隋》本紀、《舉要（歷）》〔曆〕》、《補遺》、王通《元經》修。

二月丙申，置鄉正、里長。以本紀修。陳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起兵敗死。以呂祖謙《標目》修。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降之。以《隋》紀修。平建康城於石頭城，置蔣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己亥，帝幸驪山，勞還師。乙巳，獻俘太廟，賞賜將士。故陳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租賦一年。己未，流孔範、王瑳等於邊，以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陳都督魯廣達死之。以《通鑑》修。秦王俊爲（楊）〔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軍事。以《通鑑》修。壬戌，詔寢兵。以呂祖謙《標目》修。

六月，吏部蘇威爲右僕射。

閏月，以荆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以本紀修。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弗許。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詔太常牛弘參定雅樂。以本紀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年

春二月庚申，帝幸并州。

夏四月，至自并州。以本紀修。出李德林爲湖州刺史。以呂祖謙《標目》修。

五月乙未，詔軍人悉屬州縣。以本紀、呂祖謙《標目》修。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本紀修。

秋七月癸卯，楊素爲内史令。以本紀修。

冬十一月辛卯，帝幸國學。以本紀修。

楊素討平之。以本紀及呂祖謙《標目》修。并州總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通鑑》修。番禺夷反，給事郎裴矩討平之。高涼洗氏置幕府。以《通鑑》及呂祖謙《標目》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一年

春二月丙子，以臨潁令劉曠爲莒州刺史。以本紀修。

秋八月壬申，殺弟滕王瓚。以《通鑑》修。上柱國、沛達公鄭譯卒。以紀傳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二年

秋七月乙巳，蘇威免官爵，禮部尚書盧愷除名。以本紀及呂祖謙《標目》修。有事於太廟。本紀。壬申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八月甲戌，制死罪，令大理覆治。以本紀、《通鑑》修。

冬十二月乙酉，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以呂祖謙《標目》修。府藏皆滿，免河東北功、調，減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官。以呂祖謙《標目》修。

田租一年。以《通鑑》修。遣使均田。以朱熹《綱目》修。

隨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三年

春正月壬戌，帝幸岐州。

二月，作仁壽宮。

三月，至自岐州。以本紀及呂祖謙《標目》修。禁藏讖緯。以本紀修。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四年

夏四月乙丑，行新樂。以本紀修。

六月丁卯，給公卿以下職田。以本紀及呂祖謙《標目》修。關中大旱，帝幸洛陽。

秋七月乙未，以蘇威爲納言。以呂祖謙《標目》修。

以本紀修。

冬閏十月甲寅，詔給北齊、梁、陳祭祀器物。以本紀修。齊州刺史盧賁除名。以本（給）〔紀〕、《通鑑》修。羣臣請封禪。以本紀修。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以本紀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五年

春正月壬戌，帝幸齊州。庚午，以歲旱謝咎泰山。以本紀及《稽古録》修。

三月乙未，至自東方。以本紀修。丁亥，帝幸仁壽宮。以本紀修。

夏六月庚寅，焚相州所貢綾文布於朝堂。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戊寅，至自仁壽宮。以本紀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荆州總管，與并、（楊）〔揚〕、益州爲四總管。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辛酉，帝幸温湯。乙丑，還宮。以本紀修。
十二月戊子，勅：「盜邊糧一升，皆斬。」以本紀修。己丑，詔文武官四考受代。以本紀修。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績爲天下最，賜帛旌之。以《通鑑》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六年
夏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仕進。以《通鑑》修。
秋八月丙戌，詔死罪三覆奏。以《通鑑》修。
冬十月，帝幸長春宮。
十一月，還，以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以《通鑑》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七年
春二月癸未，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之。以本紀修。帝幸仁壽宮。以《通鑑》修。桂州俚帥反，遣兵討平之。以令狐熙爲桂州總管。以（本紀）〔《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丙辰，詔諸司得於律外杖屬官。以《通鑑目録》修。今盜一錢以上棄市。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戊寅，頒張胄玄曆。以本紀修。
秋七月，桂州人反，遣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以本紀修。丁亥，并州總管秦王俊免。以本紀及吕祖謙《標目》修。以宗女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以《通鑑目録》修。
九月，帝至自仁壽宮。以《通鑑》修。
冬十二月，殺虞慶則。以本紀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八年
春正月辛丑，詔：江南民船長三丈者，入官。以本紀修。
二月，高麗寇遼西。乙巳，遣漢王諒討之，遇疫。
秋九月己丑，師還。以本紀及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二月，置離宮於仁壽宮道上。以本紀修。南寧羌復反。史萬歲坐除名。以《通鑑》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九年
春二月，遣漢王諒爲元帥，三道伐突厥都藍可汗。都藍與達頭可汗襲突利，破之。
夏四月，突利來降。諸軍大破突厥兵。以《通鑑》修。
六月，殺涼州總管王世（則）〔積〕。以《通鑑》修。
秋八月，高熲除名。以紀傳修。
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以本紀修。
冬十月甲午，以突利爲啓民可汗，處之五原。遣楊素等擊都藍可汗。
十二月，都藍爲其下所殺，達頭立爲步迦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二十年
夏四月壬戌，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晉王廣等擊之。太平公史萬歲大破之。以本紀修。
六月丁丑，秦王俊以憂薨，廢其國。以吕祖謙《標目》及朱熹《綱目》修。晉王廣結楊素贊帝廢立。
冬十月乙丑，廢太子勇及其諸子爲庶人。己巳，殺左衛大將軍元旻等。以朱熹《綱目》修。

隋高祖文皇帝仁壽元年
正月乙酉朔，改元。以本紀修。楊素、蘇威爲左、右僕射。以本紀修。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夏六月，廢太學、四門及州縣學，前殿内將軍劉炫諫，不聽。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遣楊素擊突厥。以《通鑑》修。

隋高祖文皇帝仁壽二年
春三月，楊素大破步迦可汗。以《通鑑》修。
秋七月，徵蜀王秀還。以列傳修。
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以本紀修。
九月，大水。以本紀修。
冬閏十月甲申，詔修五禮。以本紀修。
十二月癸巳，廢蜀王秀爲庶人。以吕祖謙《標目》修。詔楊素三五日一入

省，論大事。以《通鑑》修。交州俚帥反，遣瓜州刺史劉方爲行軍總管，平之。以《通鑑》修。

隋高祖文皇帝仁壽三年

秋九月壬戌，置常平官。以本紀修。是歲，龍門王通獻《太平策》，罷歸，教授於河、汾之間。以《舉要補遺》修。突厥步迦可汗降於啓民可汗，啓民歸磧石。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高祖文皇帝仁壽四年

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

夏四月，不豫。

秋七月，命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召故太子勇，太子廣因述、巖。丁未，弑帝。乙卯，即皇帝位。殺勇。

八月丁卯，喪還京師。以本紀及吕祖謙《標目》修。漢王諒起兵於晉陽，以楊素爲并州總管，討之。素執諒以歸，殺之。以本紀、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于太陵，廟號高祖。以本紀、馬總《通歷》修。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一〕成丁。以《通鑑》修。

十一月乙未，帝幸洛陽。以本紀修。丙申，掘塹自龍門至臨清關，度河抵上洛。以本紀修。壬子，陳叔寶卒，贈長城煬公。以吕祖謙《標目》修。癸丑，以洛陽爲東京。以吕祖謙《標目》修。

卷四八　隋煬皇帝大業元年

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本紀修。立妃蕭氏爲皇后。以本紀修。廢總管府。以吕祖謙《標目》修。丙申，立晉王昭爲太子。以本紀修。

二月己卯，楊素爲尚書令。以本紀修。詔天下公除。以《通鑑》修。

三月，營東京，徙商賈數萬家以實之。以本紀修。營顯仁宮。以本紀修。開通濟渠，自河入淮，自邗溝入江。置離宮。造龍舟。以本紀、《通鑑》修。

夏四月，將軍劉方破林邑。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築西苑。以《通鑑》修。

秋七月丙午，徙衛王集於邊。以本紀及吕祖謙《標目》修。契丹寇營州，遣八月壬寅，帝御龍舟幸江都。以本紀修。

是歲，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鐵勒叛之，自立爲莫何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二年

春正月辛酉，東京成。本紀。丁卯，併省州縣。以本紀修。

二月丙戌，作輿服儀衛。以本紀、《通鑑》修。

夏四月庚戌，帝還東京。以本紀修。

六月壬子，楊素爲司徒。以本紀修。

秋七月，建進士科，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以《通典》、本紀修。甲戌，太子昭薨。以吕祖謙《標目》修。乙亥，楚景武公楊素薨。以本紀、《通鑑》修。

冬，置洛口、回洛倉。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三年

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以《通鑑》修。丙子，長星竟天。本紀。

二月己丑，彗星見。以本紀修。

三月辛亥，帝還西京。以本紀修。殺故太子勇之子八人。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甲申，頒新律。以本紀修。壬辰，改州爲郡。以本紀修。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增省臺寺監十六府，廢伯、子、男爵。以《北史》本紀修。丙申，帝北巡。

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突厥啓民可汗及公主皆來朝。以吕祖謙《標目》修。丙子，殺太常卿高熲、禮部尚書宇文弼、光禄大夫賀若弼。免蘇威。以本紀、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築長城。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帝歷雲中。乙酉，幸突厥啓民可汗帳。見高麗使者，吏部侍郎裴矩請脅其王入朝。壬寅，至太原。營晉陽宮。

九月己巳，還東京。以《皇極經世》、吕祖謙《標目》修。

冬，以裴矩爲黄門侍郎，使通西域。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四年

春正月己巳，開永濟渠，自河通涿郡。以《皇極經世》修。

三月，帝幸五原，巡長城。本紀。

夏四月，營汾陽宮，帝幸之。以本紀修。

秋七月辛巳，築長城。以《通鑑》修。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郡縣

其地。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戊寅，彗星見。以本紀修。

冬十月，將軍薛世雄降伊吾，城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五年

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以本紀修。突厥啓民可汗來朝。以《通鑑》修。癸未，詔均田。以本紀修。戊子，帝西還。

三月己巳，自西京西狩。

夏五月，擊吐谷渾。

六月壬子，至燕支山，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罪人戍之。是時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萬有奇。隋氏之盛極於此矣。以本紀、《通鑑》修。

秋九月癸未，帝還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幸東都。以本紀、《通鑑》修。

是歲，民部侍郎裴蘊奏令貌閱户口，凡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有奇，以《通鑑》、吕祖謙《標目》修。擢蘊御史大夫，與宇文述、裴矩、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機密。以《通鑑》、列傳、吕祖謙《標目》修。突厥啓民可汗死，子始畢可汗立。以吕祖謙《標目》修。殺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六年

春正月丁丑，以蕃酋畢集於端門街，盛陳百戲。以本紀修。遣將破流求。以本紀修。

二月乙卯，詔舊五等爵，非有功者除之。以本紀修。庚申，以散樂配太常。以朱熹《綱目》修。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以郡丞王世充領宫監。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二月，穿江南河。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始令從駕者，戎衣著紫緋緑袍。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七年

春二月乙亥，帝御龍舟，入通濟渠。

夏四月庚午，至臨朔宫，徵天下兵會涿郡，伐高麗。以《通鑑》修。

秋，山東河南大水。以本紀修。

冬十月乙卯，底柱崩，擁河逆流。以本紀修。裴矩誘西突厥酋射匱逐處羅可汗。

十二月，處羅來朝，更號爲曷娑那可汗，常從巡幸。以吕祖謙《標目》修。

羣盜起，漳南竇建德舉兵。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八年

春正月壬午，伐高麗，兵發凡一百十三萬人。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圍遼東城，弗克。

夏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水軍敗於平壤城。

秋七月，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潰於薩水。癸卯，帝班師。

九月庚寅，至東都。

冬十一月，諸將除名。以本紀、《通鑑》修。前御史大夫張衡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大旱疫。以本紀修。

隋煬皇帝大業九年

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涿郡。以本紀及吕祖謙《標目》修。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代王侑守西京。以《通鑑》修。

二月，復宇文述等官爵。以本紀修。

三月丁丑，城（太）〔大〕興。以本紀修。戊寅，帝伐高麗，命吏部尚書樊子蓋輔越王侗守東都。以《通鑑》修。齊郡丞張須陀擊羣盜，破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庚午，帝渡遼水。遣宇文述等趣平壤。本紀、《通鑑》。

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蒲山公李密説以策，不從。丙辰，圍東都。庚午，帝班師，遣宇文述等討玄感。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起兵應玄感。壬辰，玄感趣潼關。

八月，敗死，殺其黨三萬餘人。以本紀、《通鑑》、吕祖謙《標目》修。

閏九月，帝幸博陵。

冬十月，遣屯衛大將軍吐萬緒討元進。

十二月，王世充平之。以本紀、《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詔籍没爲盜者家。以吕祖謙《標目》修。章邱杜伏威、臨濟輔公（祏）〔祏〕舉兵淮南。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十年

春二月戊子，詔徵天下兵。

羅可汗。

三月壬子，帝幸涿郡。
秋七月癸丑，次懷遠鎮。兵多不至。甲子，高麗請降。
八月己巳，帝班師。
冬十月丁卯，還東都。己丑，還西京。以本紀、《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祀南郊，帝不齊于次。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帝幸東都。以本紀修。以張須陀爲黜陟討捕大使。以列傳修。
隋煬皇帝大業十一年
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以本紀修。
二月庚午，城郡縣亭塢。以《通鑑》修。
三月丁酉，族誅驍衛大將軍李渾、將作監李敏。以本紀、《通鑑》修。己酉，帝幸太原。
夏四月，幸汾陽宮。以本紀修。以衛尉少卿、唐公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以《通鑑》修。
秋八月乙丑，帝北巡。癸酉，突厥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帝下令重賞格，停伐高麗，募兵赴難。
九月甲辰，圍解。
冬十月壬戌，帝還東都。減賞格，仍議伐高麗。以本紀、吕祖謙《標目》修。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以吕祖謙《標目》修。城父朱粲掠漢南。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十二年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
春正月，作毗陵宮。以《通鑑》修。
夏四月，大業殿火。以《通鑑》修。
五月丙戌，日有食之，既。以本紀修。納言（蘇）〔蘇〕威除名。以列傳修。
秋七月，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總留後事。殺諫者建節尉任宗、奉信郎崔民象、王愛仁。以吕祖謙《標目》及《通鑑》修。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起兵，稱河西大涼王。以吕祖謙《標目》修。薛舉稱帝。以其子太僕少卿化及爲屯衛將軍。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
八月辛巳，唐公淵敗宋老生，斬之，拔霍邑。以吕祖謙《標目》修。以驍文靜以突厥兵會唐公淵。以《通鑑》修。
九月，括江都婦女配從兵。以本紀修。
十二月壬辰，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於豫章，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以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副之。以吕祖謙《標目》修。太僕卿楊義（臣）〔臣〕以破降河北賊數十萬，虞世基奏罷其兵。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裴蘊隱蔽盜賊，坐左遷。以吕祖謙《標目》修。賊將高開道起兵於燕。以吕祖謙《標目》修。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以吕祖謙《標目》修。
隋煬皇帝大業十三年隋恭皇帝侑義寧元年、楚林士弘太平二年、長樂王實建德丁丑元年、梁帝梁師都永隆元年、梁王蕭銑鳴鳳元年、秦帝薛舉秦興元年、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魏公李密元年、梁王李軌元年。
春正月，杜伏威據歷陽。以本紀、《通鑑》修。辛巳，兗州徐圓朗陷東平。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起兵，連突厥。以吕祖謙《標目》修。馬邑鷹揚府校尉劉武周起兵，附于突厥。以吕祖謙《標目》修。虎賁郎將劉長恭討李密，兵敗。密自稱魏公，城洛口倉，陷河南郡縣。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劉武周取汾陽宮，突厥立爲定楊可汗。武周即帝位，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梁師都稱梁帝，改元。引突厥居河南地。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自稱西秦霸王，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以虎牢降魏公密。密據回洛倉。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甲子，唐公淵殺王威、高君雅。以本紀、吕祖謙《標目》修。
公密襲長安，不從。丁丑，東都遣兵擊密，大破之。密奔洛口。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唐公淵舉兵，尊代王侑，遣晉陽令劉文静使突厥。己丑，淵子建成、世民拔西河郡。癸巳，建大將軍府，以晉陽宮監裴寂爲長史，劉文静爲司馬。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壬子，遣江都通守王世充赴東都。以吕祖謙《標目》修。癸丑，唐公淵發晉陽，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會積雨，淵欲還，世民諫止之。以《通鑑》修。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起兵，稱河西大涼王。以吕祖謙《標目》修。薛舉稱帝。以吕祖謙《標目》修。癸巳，劉文静以突厥兵會唐公淵。以《通鑑》修。
八月辛巳，唐公淵敗宋老生，斬之，拔霍邑。以吕祖謙《標目》修。以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副之。以吕祖謙《標目》修。魏公密取黎陽倉。以吕祖謙《標目》修。庚申，濟河。丙寅，遣建成屯永豐倉，世民徇渭北，淵女李氏、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皆降。

世民引隋城尉房玄齡爲謀主。

冬十月辛卯，圍長安。以吕祖謙《標目》修。丙申，羅令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王世充大敗魏公密於洛北，既而敗於黑石。以《通鑑》修。

十一月丙辰，唐公淵克長安，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下馬邑郡丞李靖獄，既而赦之。以吕祖謙《標目》修。王世充與魏公密戰于石子河，敗績。以朱熹《綱目》修。戊午，魏公密殺翟讓。以吕祖謙《標目》修。壬戌，唐公淵立代王侑爲皇帝，改元義寧，尊帝爲太上皇。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子，淵假黄鉞、大都督内外軍事、大丞相、唐王。己巳，以子建成爲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以吕祖謙《標目》修。癸未，秦主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新》紀修。遣使招慰山東。以《新》紀修。置緣邊總管府。以吕祖謙《標目》修。乙酉，廢隋帝爲鄴國公，而用其宗室。以朱熹《綱目》修。丁酉，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以吕祖謙《標目》修。辛丑，延安靖公竇威薨。黄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以《新》紀修。宇文化及取黎陽，隋主侗以魏公密爲太尉擊之。

秋七月，密敗化及。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子，元帥長史劉文静與秦主舉戰于淺水原，大敗。秦王世民還長安，舉取高墌。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隋納言王世充殺内史令元文都，自爲左僕射、總督中外軍事。以吕祖謙《標目》修。庚申，廢隋離宫。《新》紀。長樂王建德降河北郡縣。以吕祖謙《標目》修。壬申，劉文静除名。《新》紀。

八月辛巳，薛舉卒，其子仁杲即帝位。己丑，命秦王世民討之。以《新》紀修。庚子，追贈隋高熲、賀若弼等。以《新》紀修。李軌降，以爲涼王。以《通鑑》修。

九月，始置軍府。《新》紀。甲寅，王世充擊魏公密于通濟渠，大敗之，密來降。以《通鑑》修。遣使如突厥，突厥來報。以《通鑑》修。癸亥，行《戊寅（歷）〔曆〕》。以本紀修。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本紀。以李密爲光禄卿、上柱國。以列傳修。庚辰，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以《通鑑》修。朱粲稱楚帝，改元。以《通鑑》修。丙戌，王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以《通鑑》修。竇抗罷。《新》紀。

十一月乙巳，涼王軌稱帝，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秦王世民大敗秦

五月甲子，唐王淵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定爲土德，色尚黄，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隋越王侗即帝位於東都，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突厥來聘。以《通鑑》修。修律令，置學校。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甲戌朔，秦公世民爲尚書令，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静爲納言，司録竇威、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内史令。以《新》紀、《通鑑》修。己卯，立四親廟。以吕祖謙《標目》修。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宗室王者九人。以《通鑑》、吕祖謙《標目》修。癸未，秦主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新》紀修。置緣邊總管府。以吕祖謙《標目》修。乙酉，廢隋帝爲鄴國公，而用其宗室。以朱熹《綱目》修。丁酉，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以吕祖謙《標目》修。辛丑，延安靖公竇威薨。黄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以《新》紀修。宇文化及取黎陽，隋主侗以魏公密爲太尉擊之。

秋七月，密敗化及。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子，元帥長史劉文静與秦主舉戰于淺水原，大敗。秦王世民還長安，舉取高墌。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隋納言王世充殺内史令元文都，自爲左僕射、總督中外軍事。以吕祖謙《標目》修。庚申，廢隋離宫。《新》紀。長樂王建德降河北郡縣。以吕祖謙《標目》修。壬申，劉文静除名。《新》紀。

八月辛巳，薛舉卒，其子仁杲即帝位。己丑，命秦王世民討之。以《新》紀修。庚子，追贈隋高熲、賀若弼等。以《新》紀修。李軌降，以爲涼王。以《通鑑》修。

九月，始置軍府。《新》紀。甲寅，王世充擊魏公密于通濟渠，大敗之，密來降。以《通鑑》修。遣使如突厥，突厥來報。以《通鑑》修。癸亥，行《戊寅（歷）〔曆〕》。以本紀修。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本紀。以李密爲光禄卿、上柱國。以列傳修。庚辰，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以《通鑑》修。朱粲稱楚帝，改元。以《通鑑》修。丙戌，王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以《通鑑》修。竇抗罷。《新》紀。

十一月乙巳，涼王軌稱帝，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秦王世民大敗秦

兵，圍折墌，薛仁杲降，尋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以魏州魏徵爲祕書丞，安集山東。徐世勣以黎陽降，賜姓李。以《通鑑》修。長樂王建德改元，國號夏。以《通鑑》修。

十（一）〔二〕月壬申，秦王世民爲太尉、陝東大行臺。以《舊》紀修。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通鑑》修。丙子，蒲州人殺堯君素以降，其將王行本拒守。以《新》紀、《通鑑目録》修。癸未，以羅藝爲幽州總管。以朱熹《綱目》修。庚子，李密反於桃林，伏誅。以《新》紀修。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改元。以朱熹《綱目》修。以舞胡樂工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不聽。以《通鑑》修。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隋恭皇帝皇泰二年、鄭帝王世充開明元年、楚林士弘太平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二年、定（陽）〔楊〕劉武周天興三年、梁梁師都永隆三年、梁蕭銑鳴鳳四年、楚朱粲昌達二年、燕王高開道始興二年、吴帝李子通明政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

春正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走之。以朱熹《綱目》修。甲子，陳叔達兼納言。《新》紀。

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調法。《新》紀。令文武官終喪。《新》紀。丙戌，州置宗師。以《新》、《舊》紀修。丁酉，夏王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以《舊》紀修。

閏二月，朱粲降，以爲楚王。以《新》、《舊》紀傳修。甲辰，帝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以《通鑑》修。以李德彝爲内史舍人。以《通鑑》修。甲寅，夷陵郡丞許紹降，以爲峽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突厥始畢可汗死，其弟處羅可汗立。朱熹《綱目》。

三月辛巳，王世充自爲相國、鄭王，加九錫。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庚子，齊王元吉及劉武周戰于榆次，敗績。以《新》紀修。辛丑，朱粲奔東都。以《新》紀、《通鑑》修。鄭王世充廢其主侗，自稱帝，改元。以《新》紀修。丁未，劉武周陷介州。癸亥，遣裴寂爲行軍總管，討之。以《新》紀修。

秋七月壬申，初置十二軍統關内諸府。以《舊》紀修。徐圓朗降。《新》紀。乙酉，西突厥、高昌入貢。時西域皆臣西突厥。以《通鑑》、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丁酉，鄫國公薨，謚曰隋恭帝。以《新》紀修。

九月，梁王銑寇峽州，許紹拒破之。以《舊》紀修。辛未，遣李密收撫山東。以《通鑑》修。

書劉文靜。以吕祖謙《標目》修。沈法興稱梁王，改元。以《新》紀、《通鑑》修。李子通稱吴帝，改元。以《新》紀、《通鑑目録》修。癸未，以羅藝爲幽州總管。以《新》紀、《通鑑》修。丙子，蒲州人殺堯君素以降，其將王行本拒守。以《新》紀、《通鑑》修。庚子，李密反於桃林，伏誅。以《新》紀修。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改元。以朱熹《綱目》修。以舞胡樂工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不聽。以《通鑑》修。

冬十月己亥，黄門侍郎、涼州總管楊恭仁遥領納言。以《宰相表》修。賜羅藝姓李氏。以《舊》紀修。劉武周將宋金剛陷澮州，遣永安王孝基等討之。帝欲棄河東，秦王世民請兵復汾、晉，從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丙子，夏王建德陷黎州，虜淮安王神通、李勣，盡有河北，徙治洺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永安王孝基等及劉武周將尉遲敬德戰于夏縣，兵敗，見執。秦王世民敗敬德等。以《實録》、《通鑑》修。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三年鄭王世充開明二年、楚林士弘太平五年、夏王竇建德五鳳三年、定楊劉武周天興四年、梁梁師都永隆四年、梁蕭銑鳴鳳四年、燕王高開道始興三年、吴李子通明政二年、梁王沈法興延康二年。

春正月己巳，帝獵于渭濱。以《新》紀修。戊寅，帝幸蒲州，斬之。癸巳。至自蒲州。以《新》、《舊》紀修。甲午，李勣復歸。以《舊》紀修。

二月庚子，帝幸華陰。以《新》紀修。甲寅，工部尚書獨孤懷恩謀反，伏誅。《舊》紀。突厥立楊政道爲隋王。以《通鑑》修。辛丑，朱粲奔東都。以《新》、《舊》紀修。

三月庚午，改納言爲侍中，内史令爲中書令。甲戌，内史侍郎封德彝兼中書令。以《新》、《舊》紀修。

夏四月丙申，帝祠華山。壬寅，至自華陰。以《舊》紀修。秦王世民及宋金剛戰于雀鼠谷，大敗之。尉遲敬德降，劉武周奔突厥，死。以《新》、《舊》紀、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立老子廟。以《唐鑑》修。

六月壬辰，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楊）〔揚〕州刺史、封吳王，輔公祏爲行臺左僕射。以《通鑑》修。丙午，立子三人爲王。以本紀修。甲寅，顯州長史田瓚降于王世充。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討王世充。《新》紀。甲戌，皇太子屯蒲州，以備突厥。以《新》紀修。

九月，田瓚以二十五州降。以《新紀》修。鄭尉、杞等七州降。以《通鑑》修。

冬十月，高開道降，賜姓李氏。以《舊》紀修。鄭管、滎、汴三州降。以《通鑑》修。

十一月，梁主銑罷兵爲農。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辛卯，鄭許、亳等十一州降。以《通鑑》修。

是歲，李子通取梁京口，杜伏威遣輔公祏擊之，子通走，伏威徙居丹陽。子通襲殺沈法興，取其地。以朱熹《綱目》修。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四年（鄭王世充開明三年、楚林士弘太平六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四年、梁梁師都永隆五年、梁蕭銑鳴鳳五年、吳李子通明政三年。）

春二月辛卯，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總管，開府李靖爲行軍總管。以《通鑑》、列傳修。夏王建德陷曹州，執孟海公。以《新》紀修。秦王世民圍東都。

三月，夏王建德救鄭，世民拒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戊申，突厥寇并州。《新》紀。甲寅，封子五人爲王。以本紀修。

五月己未，秦王世民大破夏兵于板渚，執其王建德。戊辰，鄭主世充降。

秋七月丙寅，誅建德，流世充於蜀，尋殺之。以呂祖謙《標目》修。丁卯，以示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以《通鑑》修。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舊》紀。甲戌，夏將劉黑闥反於漳南。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以《舊》紀、《通鑑》修。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新》紀。兗州總管徐圓朗反，應劉黑闥。

九月辛酉，自稱魯王。以《舊》紀修。以趙郡王孝恭爲行軍總管，李靖攝長史，伐梁。以呂祖謙《標目》修。淮安王神通與劉黑闥戰於饒陽，敗績。以《通鑑》修。

冬十月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大行臺尚書令。世民開館延文學之士，兵曹杜如晦補外官，房玄齡白留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趙郡王孝恭等圍梁主銑於江陵，銑降以歸，殺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甲申，祀圜丘。以《新》紀修。杜伏威執李子通。以呂祖謙《標目》修。

李靖爲嶺南撫慰大使。以《通鑑》修。李開道叛附突厥。以《通鑑》修。劉黑闥陷定州。

十二月，陷冀州。甲子，擊黎州總管李勣，敗之，盡復夏舊境。詔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五年楚林士弘太平七年、梁梁師都永隆六年、漢東王劉黑闥大造元年。

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

三月丁未，秦王世民破之于洺水上，黑闥奔突厥。

夏六月辛亥，復以突厥寇山東。

秋七月，世民討徐圓朗。杜伏威請入朝。黑闥至定州。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爲行軍總管，討之。以《新》、《舊》紀，《通鑑》，呂祖謙《標目》修。丁酉，嶺南酋長馮盎降。以呂祖謙《標目》修。

八月辛亥，以（洛）〔洺〕、荆、交、并、幽州爲大總管府。以呂祖謙《標目》修。改葬隋煬帝於揚州。以《通鑑》修。乙丑，世民禦之。乙卯，突厥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以《通鑑》修。戊寅，突厥陷大震闕，遣太常卿鄭元璹使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九月，破突厥兵，太子班師。以《通鑑》修。

冬十月壬子，以齊王元吉爲并州大總管，討劉黑闥。以《新》紀修。乙丑，淮陽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死之，黑闥盡復故地。以呂祖謙《標目》修。林士弘請降，尋走，死。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説太子建成討劉黑闥。以呂祖謙《標目》修。帝幸宜州，獵于富平。

十二月，獵于萬壽原。庚申，至自宜州。以《通鑑》修。詔高麗還中國民。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六年梁梁師都永隆七年。

春正月，劉黑闥伏誅。《新》紀。

二月庚戌，帝幸温湯。甲寅，還宫。

徐圓朗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李藝入朝。以《通鑑》修。廢十二軍。以呂祖

謙《標目》修。

三月乙巳，洪州總管張善安反。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己未，以故第爲通義宮，祭元皇帝、元貞皇后于舊寢。《新》紀。壬申，封子三人爲王。以本紀修。癸酉，裴寂、蕭瑀爲左、右僕射，封德彝爲中書令，楊恭仁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軍事。以《新紀》修。

秋七月己亥，遣太子建成、秦王世民備突厥。以《新》紀修。

八月，輔公祏反，稱宋帝於丹陽。乙丑，詔襄州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等討之。以《舊》紀修。

冬十月丙午，殺廣州都督劉世讓。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新》紀。癸卯，張善安降。《新》紀。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梁梁師都永隆八年。

春正月，州置大中正。以《通鑑》修。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爲遼東王。朱熹《綱目》。己酉，州、縣、鄉皆置學。以《通鑑》修。丁巳，帝幸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新唐》志、《通鑑》修。戊午，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以吕祖謙《標目》修。太保、吴王杜伏威薨。以列傳修。

三月，初定三公、省、臺、寺、監、衛、府、内外官及勳散之制。以吕祖謙《標目》修。輔公祏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庚子，頒新律令。以吕祖謙《標目》修。初定給田世業、口分，租、庸、調，鄉保丁籍之制。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丙戌，作仁壽宮。以《新》、《舊》紀修。甲午，帝至自仁壽宮。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辛丑，帝幸仁壽宮。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癸酉，楊文幹伏誅。以《新》紀修。甲午，帝至自仁壽宮。以《新》、《通鑑》修。

八月，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至城西，秦王世民拒却之，突厥請和。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辛未，帝獵於南山。丙子，謁老子祠。癸未，祭隋文帝陵。

十一月庚午，幸龍躍宮。庚辰，還宮。以《通鑑》修。

十二月，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通鑑》。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八年梁梁師都永隆九年。

春正月，許突厥、吐谷渾互市。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甲申，帝幸鄠縣，獵于甘谷，作太和宮。丙戌，還宮。以《新》、《舊》紀修。乙丑，詔襄州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及丹陽徙江北。以《通鑑》修。庚辰，還宮。以《通鑑》修。

六月甲子，帝幸太和宮。

秋七月丙午，還宮。以《通鑑》修。突厥入寇。

八月，復入寇，請和而退。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裴矩罷。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以《新》紀修。

十二月，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陽徙江北。以《通鑑》修。

春正月己亥，詔定雅樂。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寅，裴寂爲司空。以《新》、《舊》紀修。

卷五〇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九年梁梁師都永隆十年。

二月丙子，初令郡縣祀社稷。戊寅，親祀社稷。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辛巳，沙汰僧、道，限寺觀。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庚申，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及其諸子。大赦。復僧道。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太子世民命縱鷹犬，罷貢獻，陳治道。以吕祖謙《標目》修。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通鑑》。庚辰，幽州都督、盧江郡王瑗反，伏誅。《新紀》。

七月，楊恭仁罷。以太子右庶子高士廉爲侍中，左庶子房玄齡及宇文士及爲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爲左、右僕射。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癸亥，皇太子世民即皇帝位，尊帝爲太上皇。以《新》、《舊》紀修。給復天下一年。《新》紀。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以《通鑑》修。以太子詹事主簿魏徵、王珪、韋挺爲諫議大夫。以《舊》傳及吕祖謙《標目》修。癸未，放宮女。以《通鑑》修。以太子右庶子高士廉爲侍中，左庶子房玄齡及宇文士及爲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爲左、右僕射。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癸未，放宮女。以《通鑑》修。甲午，帝至自仁壽宮。以《新》、《舊》紀修。給復天下一年。《新》紀。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以《通鑑》修。以太子詹事主簿魏徵、王珪、韋挺爲諫議大夫。以《舊》傳及吕祖謙《標目》修。壬子，禁謡祀、雜占。以《通鑑》修。置弘文館。以《通鑑》修。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追封故太子建成爲息隱王，齊

王元吉爲海陵王。以《通鑑》修。癸亥，立子中山王承乾爲皇太子。以《新》、《舊》紀修。癸酉，定功臣封户。以《舊》紀修。庚辰，蕭瑀、陳叔達罷。《新》紀。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爲縣公。以《新》紀修。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請發兵討獠，弗許。以吕祖謙《標目》修。以景州録事張玄素爲侍御史。以《通鑑》修。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以爲大理丞。以《通鑑》修。

是歲，進子郡王二人爲王。以本紀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梁梁師都永隆十一年。

春正月乙酉，改元。以《舊》紀修。己亥，制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以吕祖謙《標目》修。更定律令。以《通鑑》修。辛丑，李藝反於涇州，伏誅。以《舊》紀修。

二月，併省州縣，分爲十道。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癸巳，皇后親蠶。以《舊》紀修。

閏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省。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癸巳，涼州都督、長樂郡王幼良有罪，伏誅。《新》紀。

六月辛巳，封德彝薨。壬辰，太子少師蕭瑀爲左僕射。以《通鑑》修。山東旱，免今年租。以《新》紀修。

秋七月壬子，長孫無忌爲右僕射。以《新》紀修。

八月戊戌，高士廉罷。以《舊》紀修。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新》紀。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以《通鑑》修。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叛，奔突厥，死。以吕祖謙《標目》修。薛延陀、回紇叛突厥。以吕祖謙《標目》修。馮盎遣子入朝。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二月壬午，蕭瑀罷。以《新》紀修。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以《通鑑》修。省官，留六百四十三員。以吕祖謙《標目》修。薛延陀、回紇叛突厥。以吕祖謙《標目》修。馮盎遣子入朝。以朱熹《綱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年梁梁師都永隆十二年。

春正月，長孫無忌罷。兵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總監東宫兵馬事。以《新》、《舊》紀修。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以朱熹《綱目》修。庚午，刑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新》紀。

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新》紀。己巳，遣使巡閲内，贖饑民鬻子者。庚午，以旱蝗責躬，大赦。癸酉，雨。以《新》紀修。

夏四月己卯，瘧隋人暴骸。《新》紀。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圍朔方。壬寅，梁師都伏誅。以《通鑑》及《新》紀修。

六月乙酉，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奏新樂。以《通鑑》修。蝗。帝吞之，蝗不爲災。以《通鑑》修。流辰州刺史裴虔通于驩州。

秋七月戊申，徙其餘黨于邊。以《新》紀修。

八月甲戌朔，省冤獄于朝堂。以《新》紀、《通鑑目録》修。

九月壬子，有年，賜酺三日。以《新》紀修。

冬十月庚辰，杜淹卒。以列傳修。戊子，殺瀛洲刺史盧祖尚。《新》紀。

十一月辛酉，祀圜丘。以《通鑑》修。

十二月壬寅，黄門侍郎王珪守侍中。《新》紀。疏都督、刺史名于屏風，舉堪爲縣令者。以吕祖謙《標目》修。册薛延陀夷男爲真珠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吏部侍郎劉林甫請以四時聽選。以列傳、《舊史會要》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三年

春正月戊午，享于太廟。以《新》紀修。癸亥，耕籍田。《新》紀。辛未，裴寂罷，尋坐貶。以《新》紀修。

二月戊寅，房玄齡、杜如晦爲左、右僕射，右丞魏徵爲祕書監，參預朝政。以《新》、《舊》紀修。

夏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甲午，帝始御太極殿。申明中書、門下省審、駁正之制。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旱。壬午，詔文武官言事，以在平馬周直門下省。以《通鑑》修。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丁亥，以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大總管，冬，率六總管兵伐突厥。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戊辰，突厥突利可汗入朝。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房玄齡、王珪，帝命推之，魏徵諫，乃止。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四年

春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乙亥，李靖襲定襄，破之。頡利可汗遁于磧口。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己亥，帝幸温湯。丙午，還宫。以《通鑑》修。御史大夫温彦博爲中書令，王珪爲侍中，民部尚書戴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卿蕭瑀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以《新》、《舊》紀修。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卒。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午，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

夏四月戊戌，西北君長請帝號爲天可汗。處突厥降衆於塞下，州縣其地。

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壬申，以阿史那思摩爲北開州都督，統其衆。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丁亥，蕭瑀劾李靖御軍無法，赦而賞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乙卯，修洛陽宫，張玄素諫而止。以《通鑑》修。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癸酉，蕭瑀罷。《新》紀。

八月，詔定常服差等。以朱熹《綱目》修。甲寅，李靖爲右僕射。以《新》、《舊》紀修。

九月己卯，帝幸隴州。

冬十月辛丑，獵于貴泉谷。甲辰，獵于魚龍川。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右衛大將軍侯君集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以紀傳、《通鑑》修。甲子，帝至自隴州。以《新》紀修。

十二月，禁鞭囚背。以《舊》紀修。甲辰，帝獵于鹿苑。乙巳，還宫。以《新》紀修。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將入貢，帝遣人迎之，魏徵諫而止。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粮。以《舊》紀及《通鑑》修。

卷五一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五年

春正月，詔僧、尼、道士拜父母。吕祖謙《標目》修。癸酉，帝獵于昆明池。丙子，還宫。以《通鑑》修。癸未，朝集使請封禪，弗許。以《舊》紀修。

二月，封弟五人、子七人爲王。以本紀修。

夏五月乙丑，以金帛贖隋人没于突厥者。以《新》紀修。

秋八月甲辰，遣使高麗，瘞隋人戰亡者。以《新》紀修。乙亥，李靖襲定襄，破之。頡利可汗遁于磧口。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己亥，帝幸温湯。丙午，還宫。以《通鑑》修。御史大夫温彦博爲中書令，王珪爲侍中，民部尚書戴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卿蕭瑀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以《新》、《舊》紀修。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卒。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午，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

夏四月戊戌，西北君長請帝號爲天可汗。處突厥降衆於塞下，州縣其地。

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壬申，以阿史那思摩爲北開州都督，統其衆。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丁亥，蕭瑀劾李靖御軍無法，赦而賞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乙卯，修洛陽宫，張玄素諫而止。以《通鑑》修。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癸酉，蕭瑀罷。《新》紀。

八月，詔定常服差等。以朱熹《綱目》修。甲寅，李靖爲右僕射。以《新》、《舊》紀修。

九月己卯，帝幸隴州。

冬十月辛丑，獵于貴泉谷。甲辰，獵于魚龍川。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右衛大將軍侯君集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以紀傳、《通鑑》修。甲子，帝至自隴州。以《新》紀修。

十二月辛未，録囚，縱死罪還家。以《新》紀修。甲辰，帝獵于鹿苑。乙巳，還宫。以《新》紀修。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將入貢，帝遣人迎之，魏徵諫而止。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粮。以《舊》紀及《通鑑》修。

卷五一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五年

春正月，詔僧、尼、道士拜父母。吕祖謙《標目》修。癸酉，帝獵于昆明池。丙子，還宫。以《通鑑》修。癸未，朝集使請封禪，弗許。以《舊》紀修。

二月，封弟五人、子七人爲王。以本紀修。

夏五月乙丑，以金帛贖隋人没于突厥者。以《新》紀修。

秋八月甲辰，遣使高麗，瘞隋人戰亡者。以《新》紀修。戊申，殺張蘊古。以《新》紀修。

九月，修九成宫及洛陽宫。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議封建。《通鑑》。

十一月丙子，祀圜丘。以《新》紀修。

十二月，開黨項地十六州。吕祖謙《標目》修。丁亥，制決死囚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死罪可矜者以聞。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壬寅，帝幸温湯。癸卯，獵于驪山。戊申，還宫。以《新》、《舊》紀修。康國求内附，却之。以《通鑑》修。

是歲，馮盎入朝。以《通鑑》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六年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羣臣復請封禪，魏徵諫止之。以《通鑑》修。

二月丙戌，置三師官。以《舊》史修。

三月戊辰，帝幸九成宫。以《舊》紀修。

夏五月，以魏徵爲檢校侍中。《新》紀。

秋七月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以《新》紀修。

九月己酉，帝幸慶善宫。

冬十月乙卯，還宫。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辛未，録囚，縱死罪還家。以《新》紀修。

是歲，大省内外官。以杜佑《通典》及《百官志》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七年

春正月，更《破陣樂》曰《七德舞》。以《通鑑》修。

三月戊子，王珪罷。庚寅，魏徵爲侍中。《新》紀。癸巳，直太史李淳風造渾天黄道儀成。《舊》紀。

夏五月癸未，帝幸九成宫。以《新》、《舊》紀修。

六月，戴胄卒。以《新》紀修。

秋九月，大水。以《舊》紀修。縱囚來歸，赦之。以《新》紀修。

冬十月庚申，帝還宫。以《通鑑》修。

十一月辛丑，頒新定《五經》於天下。以《皇極經世》修。壬辰，開府儀同

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新》、《舊》紀修。

十二月丙辰，帝獵於少陵原。戊午，還宮。以《新》紀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八年

春正月癸未，頡利可汗卒。以呂祖謙《標目》修。壬寅，命李靖等十三人循省天下。以《新》、《舊》紀修。

三月庚辰，帝幸九成宮。以《新》紀修。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六月，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等爲行軍總管，伐吐谷渾。以《新》紀修。

秋七月，大水。以《通鑑》修。

冬十月，作大明宮。以《新》紀、《通鑑》修。甲子，帝還宮。以《通鑑》修。

十一月辛未，李靖罷爲特進，每三兩日平章政事。以《新》紀修。甲申，吐蕃入貢。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辛丑，李靖爲行軍大總管，率五總管兵伐吐谷渾。以《新》紀修。

中書舍人高季輔請給外官卑品祿秩。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九年

春三月，分民户爲九等。以《舊》紀、《通鑑》修。

夏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五月庚子，太上皇崩於大安宮。《新》紀。壬子，李靖等奏平吐谷渾，殺其王伏允。以《舊》紀修。

秋七月甲寅，修太廟爲六室。以《舊》紀修。楊恭仁罷。以《宰相表》修。

冬十月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廟號高祖。以《新》、《舊》紀，《通鑑》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年

春三月癸丑，以荆王元景等十二人爲諸州都督。以呂祖謙《標目》修。皇子魏王泰置文學館。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六月壬申，以温彦博爲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爲侍中，魏徵罷爲特進，知門下省事。以《新》、《舊》紀修。已卯，皇后長孫氏崩。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禁上書告訐者。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二月，蕭瑀罷。《新》紀。黜治書御史權萬紀。以呂祖謙《標目》修。

是歲，定十道府兵之制。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一年

春正月，作飛山宮。《舊》紀。房玄齡等定律令格敕。以呂祖謙《標目》修。以孔子爲先聖，顔回配。以呂祖謙《標目》修。

二月甲子，豫爲山陵終制。朱熹《綱目》。帝幸洛陽宮。壬午，獵於鹿臺嶺。以《新》、《舊》紀修。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丙午，行新修《五禮》。以《通鑑》修。辛亥，帝獵于廣成澤。癸丑，還洛陽。以《新》紀修。羣臣請封禪，帝使議之。以《通鑑》修。

夏六月，虞恭公温彦博薨。以《新》紀修。以宗室荆王元景、功臣長孫無忌等世襲刺史。以《通鑑目録》修。

秋七月癸未朔，大雨，穀、洛溢。詔百官言事。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家。以《新》、《舊》紀修。

九月，河溢。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辛卯，帝幸懷州，獵於濟源麥山。以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爲才人。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二年

春正月，定氏族。以呂祖謙《標目》修。

二月癸亥，帝如河北，觀砥柱。乙亥，獵於河濱。以《新》紀修。

閏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新》紀。丙戌，帝還宮。以《新》紀修。

秋七月癸酉，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以《新》紀及《皇極經世》修。

八月，吐蕃寇松州，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爲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伐之。以《新》紀修。

九月辛亥，濶水道行軍總管牛進達敗吐蕃於松州。以《新》紀修。癸酉，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爲小可汗。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己卯，帝獵於始平。乙未，還宮。《新》紀。

十一月丁未，初置玄武門飛騎。以《通鑑》修。

是歲，西突厥分爲兩可汗。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三年

春三月乙巳朔，帝謁獻陵。丁未，還宮。以《新》、《舊》紀修。永寧懿公王珪卒。以《通鑑》修。

二月庚子，停世封刺史。《新》紀。

夏四月戊寅，帝幸九成宮。甲申，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犯御營，伏誅。以《新》、《舊》紀修。壬寅，雲陽（火）〔石〕然。《新》紀。

五月，旱。甲寅，避殿，詔五品以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囚，賑乏，乃雨。魏徵上疏論「十漸」。以《新》、《舊》紀傳，《通鑑》修。

六月丙申，封弟爲王。以《新》紀修。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舊》紀。遣突厥還磧南。庚辰，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姓李。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甲申，帝還宮。以《通鑑》修。

十一月辛亥，楊思道爲中書令。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黄門侍郎，參知政事。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以侯君集爲大總管伐高昌。以吕祖謙《標目》修。己亥，立皇子爲王。以本紀修。壬辰，獵於咸陽。癸巳，還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四年

春正月庚子，令有司讀時令。以《新》、《舊》紀修。

二月丁丑，幸國子監。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學生三千餘員，命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以《新》、《舊》紀及《通鑑》修。

壬午，帝幸温湯。辛卯，還宮。以《新》紀修。

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新》紀。癸酉，侯君集克高昌，擒其王。

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乙卯，置安西都護府。魏徵及黄門侍郎褚遂良諫，不聽。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閏十月乙未，帝如同州，獵於堯山。庚戌，還宮。以《新》紀修。

十一月甲子朔，祀南郊。以《通鑑》修。詔增服制。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下侯君集獄，既而赦之。以《通鑑》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五年

春正月丁丑，以公主妻吐蕃。以吕祖謙《標目》修。辛巳，帝幸洛陽。次温湯，衛士作亂，伏誅。以《新》紀修。

三月戊辰，帝幸襄城宮，罷之。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以《新》紀修。

六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丙辰，詔罷封禪。以《通鑑》修。

秋七月甲戌，遣使立西突厥沙缽羅葉護可汗。以《通鑑》修。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帝獵於伊闕，幸洛陽宮。以《新》紀修。

十一月，薛延陀攻突厥，命兵部尚書李勣等爲四道行軍總管，伐之。以《新》紀修。

十二月戊子，帝還京師。以《通鑑》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六年

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居武德殿，魏徵諫遣歸第。以《通鑑》修。辛未，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以《新》紀及表修。

夏六月庚寅，追復建成皇太子，元吉巢王。以《舊》紀修。甲辰，詔皇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期。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戊午，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以《新》、《舊》紀修。

九月丁巳，魏徵爲太子太師。以《舊》紀修。西突厥咄陸可汗殺沙缽羅葉護可汗而驕，諸部請廢之，遣使立射匱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丙辰，帝獵於武功。壬戌，獵於岐陽，幸慶善宮。庚午，還宮。

十二月癸卯，幸温湯。甲辰，獵於驪山。乙巳，還宮。以《新》紀修。

是歲，高麗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以《舊》紀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七年

春正月戊辰，鄭文貞公魏徵卒。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戊申，圖功臣於凌烟閣。《新》紀。齊州都督、齊王佑殺長史權萬紀而反。

三月丙辰，遣李勣將兵討之，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乙酉，廢皇子承乾爲庶人，漢王元昌、侯君集、駙馬都尉杜荷等皆伏誅，幽魏王泰。丙戌，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以吕祖謙《標目》修。丁亥，楊師道罷。己丑，長孫無忌兼太子太師，房玄齡兼太傅，蕭瑀爲太保，李勣爲詹事。瑀、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以《通鑑》修。癸巳，降魏王泰爲郡王。以《新》紀修。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壬辰，葬隋恭帝。《新》紀。丁酉，高士廉同三品，平章政事。以《新》紀修。

閏六月丁巳，詔皇太子典左、右屯營兵。以《新》紀修。薛延陀來納幣，絶

其昏。以朱熹《綱目》修。遣使册封高麗王藏。以《通鑑》、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罷魏徵子叔玉尚主，踣墓碑。以吕祖謙《標目》修。丁酉，房玄齡罷。以紀傳修。

八月庚戌，兵部尚書張亮爲工部尚書，參豫朝政。以《新》紀修。

九月庚辰，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以《通鑑》修。徙庶人承乾黔州，順陽王泰均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丁巳，房玄齡起復。《新》紀。

十一月己卯，祀圜丘。以《通鑑》修。黜封德彝贈、謚。以朱熹《綱目》修。帝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吴王恪英果類我，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乃止。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八年

春，帝欲征高麗，李勣勸之，褚遂良諫，不聽。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辛亥，帝幸九成宫。以《新》紀修。

秋七月甲午，遣營州都督張儉率兵及契丹、奚伐高麗。以《新》紀修。

八月壬子，以安西都護郭孝恪爲行軍總管，伐焉耆。以《新》紀修。甲子，帝還宫。以《新》紀修。丁卯，散騎常侍劉洎爲侍中，岑文本爲中書令，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以《新》紀修。

九月，以褚遂良爲黄門侍郎，參預朝政。以《通鑑》修。郭孝恪平焉耆。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新》紀。戊戌，罷遼州、巖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京師。以《新》、《舊》紀修。甲寅，帝幸洛陽。房玄齡留守

十一月，遣張亮、李勣、馬周爲行軍大總管，率十六總管兵伐高麗，仍詔親征。以《新》紀修。

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新》紀。戊午，突厥部落南渡河，李思摩來奔。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十九年

春二月庚戌，帝伐高麗，蕭瑀留守洛陽。以《新》紀、《通鑑》修。贈殷比干太師，謚忠烈。以《新》、《舊》紀修。

三月，帝至定州，皇太子監國，命攝太子太傅高士廉、左庶子劉洎、馬周等輔皇太子監國。長孫無忌攝侍中，吏部尚書楊師道攝中書令及岑文本

從行。

夏四月丁未，文本薨。右庶子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通鑑》。李勣克蓋牟城。以《新》紀修。

五月，張亮拔沙卑城。以朱熹《綱目》修。甲申，帝克遼東城，置遼州。

六月丁酉朔，克白巖城。置巖州。己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壬申，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子拔灼自立爲多彌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李勣攻安市城，不克。癸未，帝乃班師。以《舊》紀修。

冬十月，命祀魏徵，復立所踣碑。以朱熹《綱目》修。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新》紀。

十一月丁亥，貶楊師道爲工部尚書。《新》紀。

十二月戊申，帝次并州。以《新》紀修。薛延陀寇河南，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大敗之。以《通鑑》修。庚申，殺劉洎。以《新》、《舊》紀修。馬周攝吏部尚書，始罷四時選。以《通鑑》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十年

春正月，夏州都督喬師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以《新》紀修。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察四方。以《通鑑》修。

三月己巳，帝還京師。以《新》、《舊》紀修。己丑，張亮謀反，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閏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新》紀。戊戌，罷遼州、巖州。以吕祖謙《標目》修。回紇攻薛延陀。

六月乙亥，遣江夏王道宗、李勣伐薛延陀。回紇殺多彌可汗，據其地。以《新》紀修。

秋八月甲子，立皇孫爲王。以本紀修。回紇諸部並降。己巳，帝幸靈州，受之。

九月，諸部上號爲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蕭瑀罷。以《舊》紀修。丙戌，帝還京師。以《新》、《舊》紀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十一年

春正月壬辰，申文獻公高士廉薨。以《新》紀修。丙辰，以回紇諸部爲州、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丁酉，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

山。以《新》、《舊》紀修。

〔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於太學。《新》紀。

三月戊子，遣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等爲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伐高麗。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乙丑，作翠微宮。以《新》、《舊》紀修。丙寅，置燕然都護府。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戊子，帝幸翠微宮。以《新》、《舊》紀修。庚戌，李勣克南蘇、木底城。以《新》紀。

六月癸亥，長孫無忌遥領揚州都督。以《通鑑》、《舊》紀修。

秋七月乙未，牛進達克石城。《新》紀。庚子，作玉華宮。庚戌，還宮。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壬戌，河北水災，停封禪。以《舊》紀、《通鑑》修。立子明爲曹王，尋以爲巢刺王元吉後。以《通鑑》修。戊戌，發江南所造船伐高麗。以《通鑑》修。

冬十月癸丑，褚遂良罷。《新》紀。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入貢。以《通鑑》修。癸卯，徙順陽王泰爲濮王。以《通鑑》修。

十二年

十二月戊寅，遣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伐龜茲。以《新》紀修。己亥，褚遂良爲中書令。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寅，眉、邛、雅三州獠反。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十二年

春正月庚寅，馬周薨。以《新》紀修。戊戌，帝幸温湯。以《新》紀修。己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以《通鑑》修。丙午，遣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大總管，伐高麗。以《新》紀修。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新》紀。戊申，還宮。以《新》紀修。

二月，褚遂良起復。以《新》紀修。乙亥，帝幸玉華宮。以《新》紀修。流崔仁師於連州。以《新》紀修。

三月，充容徐惠以帝東征西討、營繕相繼、服玩華靡，上疏諫。以《通鑑》修。

夏四月丁巳，武候將軍梁建方破松州蠻。以《新》紀修。

五月，右衛率長史王玄策平天竺。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命劒南造船伐高麗。以吕祖謙《標目》修。壬辰，殺華州刺史李君羨。以吕祖謙《標目》修。癸卯，梁文昭公房玄齡薨。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新》紀修。

九月庚辰，崑立道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及薛延陀餘部戰，敗之。以《新》紀修。己亥，褚遂良爲中書令。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寅，置燕然都護府。以吕祖謙《標目》修。

《新》紀。

冬十月癸丑，帝還宮。以《通鑑》修。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平龜茲。

閏月，擒其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十三年

夏四月己亥，帝幸翠微宮。以《新》、《舊》紀修。

五月戊午，出李勣爲疊州都督。以吕祖謙《標目》修。

卒。以《通鑑》修。己巳，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庚午，奉大行還京師。辛未，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于志寧爲侍中，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兼右庶子高季輔兼中書令。

六月甲戌朔，皇太子治即皇帝位，以遺詔罷遼東及土木之役。以《新》、《舊》紀及《通鑑》修。丁丑，李勣爲特進、檢校洛州刺史。癸未，長孫無忌爲太尉。癸巳，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參掌機密。以《新》紀傳修。

秋八月，河東地震，晉州尤甚。以《新》、《舊》紀修。庚寅，葬文帝於昭陵，廟號太宗。以《舊》紀修。

九月乙卯，李勣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舊》紀修。

冬十一月乙丑，晉州地震。《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永徽元年

春正月辛丑，改元。以《新》、《舊》紀修。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以《舊》紀修。張行成爲侍中。《新》紀修。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民疾苦。時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有貞觀之風。以《通鑑》修。

二月，立子三人爲王。以本紀修。

夏四月己巳朔，晉州地震。以《新》紀修。

六月庚辰，晉州地震。《新》紀。

秋九月，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戊辰，李勣罷左僕射。《新》紀。

十一月己未，褚遂良罷爲刺史。以《通鑑》修。

唐高宗皇帝永徽二年

春正月乙巳，黄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新》紀。瑶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叛，自稱可汗。以《新》紀修。

秋七月，賀魯寇庭州，武衛大將軍梁建方、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行軍總管，以討之。以《新》紀修。明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以《通鑑》修。

八月己巳，于志寧、張行成爲左、右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爲侍中。以《通鑑》修。

九月癸巳，廢玉華宫，更命九成宫爲萬年宫。以《通鑑》修。

十月，晉州地震。《新》、《舊》紀。

十二月壬子，處月朱耶孤注叛附於賀魯。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永徽三年

春正月，梁建方等大破處月朱耶孤注於牢山。以《通鑑》修。己巳，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以《通鑑》修。

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觀百戲。以《通鑑》修。

三月，宇文節爲侍中，柳奭守中書令。《新》紀。

夏四月，兵部侍郎韓瑗爲黄門侍郎、同三品。《新》紀。

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新》紀。

九月，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以《新》紀修。

冬十月癸巳，濮王泰薨。以《通鑑舉要(歷)(曆)》修。

卷五二 唐高宗皇帝永徽四年

春二月甲申，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公主謀反，伏誅。殺司徒荆王元景、吴王恪，流宇文節、太常卿江夏王道宗於嶺表，廢恪母弟蜀王愔爲庶人。以《新》紀、朱熹《綱目》修。己亥，李勣爲司空。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己亥，隕石十八於馮翊，有聲如雷。以《舊》紀修。

九月壬戌，北平定公張行成薨。甲戌，褚遂良爲右僕射。以《新》、《舊》紀，《通鑑》修。

冬十月庚子，帝幸温湯。乙巳，還宫。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癸丑，兵部尚書崔敦禮爲侍中。丁巳，柳奭爲中書令。以《新》紀修。

十二月庚子，蔣憲公高季輔薨。以《新》紀。瑶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叛，自稱可汗。以《新》紀修。

秋七月，賀魯寇庭州，武衛大將軍梁建方、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行軍總管，以討之。以《新》紀修。明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以《通鑑》修。

八月己巳，于志寧、張行成爲左、右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爲侍中。以《通鑑》修。

九月癸巳，廢玉華宫，更命九成宫爲萬年宫。以《通鑑》修。

十月，晉州地震。《新》、《舊》紀。

十二月壬子，處月朱耶孤注叛附於賀魯。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永徽五年

春三月戊午，帝幸萬年宫。次鳳泉湯。以《新》、《舊》紀修。武昭儀欲追贈其父士彠。庚申，加贈武德功臣等。以《通鑑》修。

夏閏四月丁丑，大雨，漂溺麟游縣民及衛士三千餘人。以《舊》紀修。

六月癸亥，柳奭罷。《新》紀。丙寅，河北大水。《新》紀。

秋九月丁酉，帝還宫。以《通鑑》修。

冬十月癸卯，築京師外郭，三十日罷。以《新》、《舊》紀修。

是歲，大稔。以《通鑑》修。帝幸長孫無忌第，官其三子，議立武昭儀爲后，無忌不可。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高宗皇帝永徽六年

春正月壬申朔，帝謁昭陵。甲戌，還宫。以《通鑑》修。庚寅，立子二人爲王。以本紀修。

二月乙丑，營州都督程名振等伐高麗。以《新》紀修。

夏五月癸未，遣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等爲行軍大總管，伐賀魯。以《新》、《舊》紀修。壬辰，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秋七月乙酉，崔敦禮爲中書令。以《新》紀修。中書舍人李義府請廢皇后，立武昭儀，遷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以《新》紀修。

八月，初置員外同正員。以《通鑑》修。帝欲立武昭儀，褚遂良、韓瑗、來濟爭之，李勣曰：「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廢皇后爲庶人。乙卯，立武氏爲皇后。以《新》紀及《通鑑舉要(歷)(曆)》修。是冬，皇后殺王庶人。《新》紀。

唐高宗皇帝顯慶元年

春正月辛未，廢皇太子忠爲梁王，立子代王弘爲皇太子。以吕祖謙《標目》修。壬申，改元。以《新》、《舊》紀修。

二月辛未，贈武士彠司徒、周國公。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户部侍郎杜正倫爲黄門侍郎、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夏六月辛亥，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以《通鑑》修。

秋七月癸未，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三品。

八月丙申，薨。以《新》紀、《通鑑》修。辛丑，程知節敗賀魯於咄篤城。以《新》紀修。

以《新》紀修。侍御史王義方劾李義府，貶爲萊州司户。以《通鑑舉要（歷）》修。

〔曆〕》修。

九月，程知節敗賀魯於怛篤城。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顯慶二年

春閏正月壬寅，帝幸洛陽。以《新》、《舊》紀修。庚戌，遣屯衛將軍蘇定方等爲行軍總管，伐賀魯。以《新》紀修。

二月，封子顯爲周王。以《新》紀修。

三月癸丑，褚遂良徙桂州都督。以《通鑑》修。李義府兼中書令。以《新》、《舊》紀修。

夏五月丙申，帝幸明德宮。庚子，始隔日視事。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丁亥朔，帝還洛陽。以《通鑑》修。

八月，許敬宗誣韓瑗、來濟與褚遂良謀反，并柳奭皆貶遠州刺史。以《稽古録》修。詔釐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爲一祭。朱熹《綱目》。辛未，許敬宗爲侍中。

九月庚寅，兼度支尚書杜正倫兼中書令。以《新》、《舊》紀修。

冬十一月戊戌，帝如許州。以《新》紀修。

十二月乙卯，帝還洛陽。以《通鑑》修。丁巳，蘇定方敗賀魯於金牙山，執之。分西突厥地爲兩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丁卯，以洛陽爲東都。《新》紀。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以《通鑑》修。吏部侍郎劉祥道以每年入流過一千四百，請年別入流者五百人，不報。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高宗皇帝顯慶三年

春正月戊子，頒《新禮》。以《舊》紀修。

二月甲戌，帝還京師。以《新》紀修。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兹，以舊安西府爲西州都督府。以《舊》紀、《通鑑》修。

冬十一月乙酉，貶李義府、杜正倫爲刺史。戊戌，許敬宗爲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兼侍中。以《新》紀修。

是歲，褚遂良卒。吕祖謙《標目》。

唐高宗皇帝顯慶四年

夏四月，于志寧爲太子太師、黄門侍郎許圉師並同三品。以《新》紀修。許敬宗誣長孫無忌謀反。戊辰，流之黔州。追削褚遂良官爵，除柳奭、韓瑗名，罷于志寧。以《通鑑》修。

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以《新》、《舊》紀修。殺涼州刺史趙持滿。以《通鑑》修。

六月，更修《姓氏録》。以《通鑑録目》修。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已死，並褚遂良皆籍之。以《通鑑》修。

八月壬子，李義府爲吏部尚書、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冬閏十月戊寅，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丙午，許圉師爲散騎常侍、檢校侍中。以《舊》紀修。戊午，辛茂將卒。以《宰相表》修。賀魯部悉闕結俟斤都曼反，驍衛大將軍蘇定方伐之。以《新》紀修。盧承慶同三品。以《新》紀、《通鑑》修。

是歲，蘇定方擒都曼。以《新》紀、《通鑑》修。

唐高宗皇帝顯慶五年

春正月甲子，帝幸并州。以《新》、《舊》紀修。

二月甲午，祠舊宅。

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鄰里於朝堂，會命婦於内殿。以《新》紀修。遣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率三將軍及新羅兵伐百濟。以《新》紀修。

夏四月癸巳，帝還東都。以《通鑑》修。

五月，造合璧宫。以《通鑑》修。戊辰，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等爲行軍總管，伐契丹。以《新》紀修。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以《通鑑目録》修。戊辰，盧承慶罷。以《通鑑目録》修。

八月庚午，蘇定方等平百濟，擒其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始命皇后決政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甲寅，帝如許州。

十二月辛未，獵於安樂川。己卯，如東都。以《新》紀修。壬午，遣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行軍三大總管，伐高麗。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龍朔元年

春二月乙未，改元。以《新》、《舊》紀修。

三月，百濟故王子豐據故地。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庚辰，遣任雅相等行軍六總管率三十五軍伐高麗。以《新》紀修。甲午晦，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甲戌，平壤道總管蘇定方敗高麗兵於浿江，圍平壤城。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帝畋於陸渾，又畋於非山。以《通鑑》修。回紇犯邊，遣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行軍三大總管伐之。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龍朔二年

春二月甲子，改官名。以吕祖謙《標目》修。甲戌，任雅相卒於軍，蘇定方等還。以《舊》紀修。

三月庚辰，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以《新》紀修。

夏四月庚申，帝還京師。以《新》、《舊》紀修。辛巳，作蓬萊宮。《新》紀。

六月乙丑，初令僧、道致敬父母。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行軍總管，伐百濟。以《新》紀修。

八月壬寅，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丁酉，帝幸温湯。丁未，還宮。以《通鑑》修。庚戌，西臺侍郎上官儀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辛未，許圍師罷。以《通鑑》修。癸酉，封子爲王。以《新》紀修。

十二月，右衛將軍蘇海政爲行軍總管，伐龜兹，與西突厥繼往絶可汗殺興昔亡可汗，其衆歸吐蕃。以《通鑑目録》修。

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以朱熹《綱目》修。

唐高宗皇帝龍朔三年

春正月乙丑，李義府爲右相。《新》紀。

二月，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作蓬萊宮。以《新》紀修。

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更名雲中。分主磧北南。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流李義府於傜州。《新》紀。丙午，帝移御蓬萊宮，更命故宮曰西内。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吐蕃擊破吐谷渾，遣涼州都督鄭仁泰爲行軍大總管，救之。以《新》紀修。

秋八月癸卯，彗星出於左攝提。以《新》紀修。《通鑑》修。

使按察十道。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孫仁師敗百濟，平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二月庚子，改來年元。以《新》、《舊》紀修。

唐高宗皇帝麟德元年

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戊子，帝如萬年宮。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八月壬午，還宮。以《新》、《舊》紀，《通鑑》修。丁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新》紀。皇后專恣，帝與上官儀議廢之，事洩。

冬十二月丙戌，歸罪於儀而殺之。戊子，殺庶人忠，罷劉祥道。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大權歸中宮矣。以《新》紀、《舉要（歷）》《曆》修。太子右中護樂彦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以《新》紀及表修。

唐高宗皇帝麟德二年

春二月壬午，帝幸東都。以《舊》紀修。

三月甲寅，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以《新》紀修。辛未，東都乾元殿成。《舊》紀。

閏三月癸酉，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夏四月戊辰，左侍極陸敦信檢校右相，孫處約、樂彦瑋罷。《新》紀。

五月辛卯，頒《麟德曆》。以《舊》紀修。丁卯，帝如泰山。以《新》紀修。大有年。《新》紀。

冬十月壬戌，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爲大司憲兼知政事。《新》紀。丁卯，帝幸

唐高宗皇帝乾封元年

春正月戊辰朔，封泰山。庚午，禪社首，皇后亞獻。壬申，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以《新》紀、《通鑑》修。李義府卒。以吕祖謙《標目》修。辛卯，帝幸

曲阜，祠孔子，贈太師。

二月己未，至亳州，祠老子，追號太上玄元皇帝。

夏四月甲辰，至京師。以《新》紀修。庚戌，陸敦信罷。《新》紀。

五月庚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以《通鑑》修。高麗泉蓋蘇文死，子男生、男建相攻。

六月壬寅，詔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兵援男生。以《舊》紀修。

秋七月庚午，劉仁軌兼右相。以《新》紀修。

八月辛丑，寶德玄薨。以《通鑑》修。丁未，皇后殺其從兄刺史武惟良、武懷運。以《新》紀修。

冬十二月己酉，遣李勣爲行臺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伐高麗。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乾封二年

春正月，帝耕籍田。以《通鑑》修。罷乾封泉寶錢。以《通鑑》修。

二月辛丑，萬年宮復名九成宮。以《舊》紀修。禁工商乘馬。《新》紀、《皇極經世》。

三月戊寅，廢生羌十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弘武、戴至德，東臺侍郎李安期，司列少常伯趙仁本同東西臺三品。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以《新》紀修。

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舊》紀。辛亥，李安期罷。《新》紀。

九月，李勣拔高麗十七城。以朱熹《綱目》修。

唐高宗皇帝總章元年

春正月壬子，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以《舊》紀修。

二月戊寅，帝幸九成宮。以《通鑑》修。

三月庚寅，改元。以《通鑑》修。

夏四月丙辰，彗星出於五車。以《新》紀修。辛巳，楊弘武薨。以《新》、《舊》紀，《通鑑》修。

秋八月癸酉，帝還宮。以《通鑑》修。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城，執其王。高麗平。

冬十月，獻於太廟。

十二月，州、府其地，置安東都護府統之。丁卯，祀南郊。以吕祖謙《標目》修。

甲戌，姜恪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以《新》紀修。

是歲，旱。以《通鑑》修。

唐高宗皇帝總章二年

春二月辛酉，張文瓘及右肅機李敬玄爲東、西臺侍郎，同三品。同三品始入銜。以《新》紀、《通鑑》修。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三品。以《新》紀修。丁亥，詔定明堂制度。以《通鑑》修。

夏四月己酉，帝幸九成宮。以《通鑑》修。徙高麗民於江、淮、山南、京西。以《通鑑》修。

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帝還宮。以《通鑑》修。

十二月戊申，英貞武公李勣薨。以《通鑑》修。司列少常伯裴行儉設銓注長名姓歷牓。以《通鑑》修。

唐高宗皇帝咸亨元年

春正月丁丑，劉仁軌致仕。以朱熹《綱目》修。

三月甲戌朔，改元。以《新》、《舊》紀修。丁丑，建蓬萊宮爲含元宮。以吕祖謙《標目》修。壬辰，許敬宗致仕。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癸卯，吐蕃陷龜茲撥換城，廢安西四鎮。辛亥，遣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行軍大總管伐之。以《新》紀修。帝幸九成宮。以《通鑑》修。高麗酋長叛，遣監門衛大將軍高侃等爲行軍總管伐之。《新》紀。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薛仁貴大敗於大非川。以《新》、《舊》紀修。

八月，帝還宮。以《通鑑》修。

閏九月壬子，贈武士彠爲太原王。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寅，姜恪爲行軍大總管伐吐蕃。以《新》紀修。

冬十月乙未，趙仁本罷。《新》紀。

十二月庚寅，官名復舊。以《新》、《舊》紀修。

是歲，大饑。《新》紀。

唐高宗皇帝咸亨二年

春正月甲子，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舊》紀。

是歲，姜恪爲侍中，閻立本爲中書令。《新》紀。

唐高宗皇帝咸亨三年

春二月辛丑，徙吐谷渾於靈州，其地入吐蕃。以吕祖謙《標目》修。己卯，姜恪薨。《新》紀。

秋八月，許敬宗卒。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甲辰，帝還京師。以《通鑑》修。

十二月，劉仁軌爲太子左庶子、同三品。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咸亨四年

春三月丙戌，詔劉仁軌等改修史。以朱熹《綱目》修。

夏四月，帝幸九成宫。《通鑑》。

冬十月壬午，閻立本薨。以《通鑑》修。乙巳，帝還宫。以《通鑑》修。

唐高宗皇帝上元元年

春正月，遣劉仁軌爲行軍大總管伐新羅。以《新》、《舊》紀修。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壬辰，帝稱天皇，后稱天后，追尊六代、五代祖妣爲帝、后，增高祖、太宗及后謚，改元。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癸丑，復長孫無忌官爵。以《舊》紀修。

冬十一月丙午朔，帝幸東都。以《新》、《舊》紀、《通鑑》修。

十二月，蔣王惲被誣自殺。以《通鑑》修。壬寅，天后上便宜十二條，其一請加母服。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高宗皇帝上元二年

春二月，劉仁軌敗新羅兵於七重城。以《新》紀修。

三月，帝欲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乃止。以《通鑑》修。

夏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弘。

五月戊申，追謚爲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子雍王賢爲皇太子。以《新》紀及柳芳《唐曆》修。

秋八月，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劉仁軌、戴至德爲左、右僕射。以《新》紀修。

冬十月壬午，彗星出於角、亢。以《新》紀修。

隋唐五代總部·雜録·備録·《大事記續編》

唐高宗皇帝儀鳳元年

春二月甲戌，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舊》紀。

三月癸卯，黄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同三品。以《舊》紀修。

閏三月己巳，吐蕃入寇。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爲行軍元帥，領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等；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爲行軍元帥，領契苾何力等伐之。二王竟不行。以《通鑑》、《新》紀修。

夏四月戊申，帝還京師。以《新》、《舊》紀修。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三品。以《新》紀修。

六月癸亥，黄門侍郎高智周同三品。以《新》紀修。

秋七月辛亥，彗星出於東井。以《新》紀修。

九月，以大理丞狄仁傑爲侍御史。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帝還京師。以《新》、《舊》紀修。丁酉，祫享太廟。以《通鑑》修。

十一月壬申，改元。以《新》紀修。庚寅，李敬玄爲中書令。《新》紀。

十二月戊午，來恒、薛元超爲河南、北道大使。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儀鳳二年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三品。以《新》紀修。

秋八月辛亥，劉仁軌爲洮河軍鎮守使。《新》紀。

冬十月壬辰，徙封王顯爲英王，更名哲。《新》紀。

唐高宗皇帝儀鳳三年

春正月辛酉，百官朝天后於光順門。以吕祖謙《標目》修。丙子，李敬玄代劉仁軌爲行軍大總管。以《通鑑》修。

五月，帝幸九成宫。

秋九月，還宫。以《通鑑》修。癸亥，張文瓘薨。以《新》紀修。丙寅，李敬玄及左衛大將軍劉審禮敗於青海，審禮死之。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壬子，來恒薨。以《舊》紀修。

唐高宗皇帝調露元年

春正月，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庚戌，道恭公戴至德薨。以《通鑑》修。

夏四月辛酉，郝處俊爲侍中。以《新》、《舊》紀修。

五月戊戌，作紫桂宫。《新》紀。

六月辛亥，改元。以《新》、《舊》紀修。遣吏部侍郎裴行儉伐西突厥。
秋九月，執其可汗都支。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突厥溫傅、奉職二部反，敗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以《新》紀、呂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戊寅，高智周罷。《新》紀。甲辰，禮部尚書裴行儉爲行軍大總管，伐突厥。以《新》、《舊》紀修。
唐高宗皇帝永隆元年
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戊辰，黃門侍郎裴炎、崔知温，中書侍郎王德真，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己卯，吐蕃寇河源。辛巳，李敬玄大敗於湟川，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以爲河源軍經畧大使。時吐蕃盡據羊同諸羌之地，方萬餘里。以呂祖謙《標目》修。己巳，張大安貶刺史。以《新》紀修。
八月丁巳，李敬玄貶刺史。以《新》、《舊》紀修。甲子，廢皇太子賢爲庶人。
乙丑，立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以《舊》紀修。
九月甲申，王德真罷。《新》紀。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開耀元年
春正月乙亥，突厥入寇。癸巳，遣裴行儉爲行軍大總管，伐之。以《通鑑》修。
三月辛卯，郝處俊罷。《新》紀。
夏五月己丑，黑齒常之敗吐蕃於良非川。以《新》紀修。
秋七月甲午，劉仁軌罷左僕射。《新》紀。
閏七月丁未，裴炎爲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守中書令。以《新》紀修。裴行儉大破突厥，擒其可汗及温傅。以呂祖謙《標目》修。
九月丙申，彗星出於天市。以《新》、《舊》紀修。乙丑，改元。《新》紀。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舊》紀。
十一月癸卯，徙庶人賢於巴州。《新》紀。
唐高宗皇帝永淳元年
春二月，作萬泉宮。以《通鑑》修。癸未，改元。以《新》紀修。西突厥反。以《新》紀修。
三月戊午，立孫重照爲皇太孫。以《新》紀修。遣吏部侍郎裴行儉伐西突厥。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以《通鑑》修。丙寅，關中饑，帝幸東都。以《新》紀修。以裴行儉爲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伐西突厥，未行，聞喜憲公行儉卒。安西副都護王方翼大敗西突厥於熱海，遂平之。以《舊》紀修。丁亥，黃門侍郎郭（時）〔待〕舉、兵部侍郎裴炎、崔知温，中書侍郎王德真，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六月，蝗，人相食。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己亥，作奉天宮，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不納。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平章政事。以《新》紀修。
唐高宗皇帝弘道元年
春正月，帝幸奉天宮。
二月，突厥入寇。以《新》紀、《通鑑》修。
三月庚子，李義琰致仕。以《通鑑》修。丙午，彗星出於五車。以《新》、《舊》紀修。癸丑，崔知温薨。以《新》紀修。
夏四月，帝幸東都。以《新》紀修。壬申，郭（時）〔待〕舉、郭正一同平章政事。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甲辰，封相王輪爲豫王，更名旦。以《新》紀修。
八月乙丑，皇太子朝於東都。《新》紀。
冬十月，帝幸奉天宮。以《新》紀修。
十一月戊戌，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安撫大使，以伐突厥。以《新》紀修。
丁未，帝如東都。以《新》紀修。
十二月丁巳，改元。帝崩於貞觀殿。裴炎受遺詔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甲子，皇太子哲即皇帝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以呂祖謙《標目》修。甲戌，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同三品。戊寅，郭（時）〔待〕舉、魏玄同、岑長倩同三品。癸未，郭正一罷。以《新》紀修。

卷五三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光宅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以《新》、《舊》紀修。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以呂祖謙《標目》修。

二月戊午，皇太后廢帝爲廬陵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居別殿，妃劉氏爲皇后。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改元文明。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以《通鑑》及呂祖謙《標目》修。劉仁軌留守西京。以呂祖謙《標目》修。丁丑，中書侍郎劉禕之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三月，殺庶人賢。以《通鑑》修。甲子，皇帝率羣臣上尊號於武成殿。丁卯，册皇帝。《新》紀。

夏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又遷之於均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閏五月甲子，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三品。以《新》紀修。

秋七月，彗星出於西方。以《新》紀修。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於乾陵，廟號高宗。以《通鑑》修。丙午，武承嗣罷。《新》紀。

九月甲寅，改元及服色、官名，以東都爲神都。《新》紀。己巳，追尊武氏五世祖考、妣，裴炎諫，不聽。以本紀、《通鑑》修。丁丑，柳州司馬李敬業起兵於揚州。

冬十月甲申，遣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大總管，拒之。裴炎請皇太后反政，坐下獄。以呂祖謙《標目》修。壬辰，敬業克潤州。丙申，殺裴炎。侍中、同三品劉齊賢貶刺史。

十一月，敬業兵敗於下阿，走死。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癸卯，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以《新》紀、《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垂拱四年

春正月丁未朔，廬陵王出居於均州。以《唐鑑》修。改元。以《新》、《舊》紀修。右衛大將軍李孝逸左遷刺史。以《通鑑》修。

二月乙巳，春官尚書武承嗣同三品。以《新》紀修。突厥寇邊。以《新》紀修。

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以朱熹《綱目》修。辛酉，武承嗣罷。《新》紀。辛未，頒《垂拱格》。《新》紀。制官民皆得自舉。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己酉，文昌左丞魏玄同爲鸞臺侍郎、同三品。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癸卯，天官尚書、同三品韋待價爲行軍大總管，擊突厥。以《新》紀修。時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爲遊擊將軍。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繼起。以《通鑑》、《舊》傳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垂拱二年

春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右衛大將軍李孝逸左遷刺史。以《通鑑》修。

三月戊申，作銅匭。《新》紀。

冬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以《新》紀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垂拱三年

春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

閏正月丁卯，封皇帝子四人爲王。以《舊》紀修。

夏五月庚午，殺劉禕之。《新》紀。

秋七月丁卯，冀州雌雞化爲雄。《新》紀。

八月壬子，魏玄同兼檢校納言。以《新》、《舊》紀修。

九月乙卯，虢州人楊初成矯制迎廬陵王於房州，不果，見殺。以《新》紀、朱熹《綱目》修。

冬十二月壬辰，韋待價爲行軍大總管，擊吐蕃，罷監軍御史。以《新》紀、《通鑑》修。

是歲，大饑。以《新》紀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垂拱四年

春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甲子，增七廟，立高祖、太宗、高宗廟於神都。《新》紀。立崇先廟祀武氏。以朱熹《綱目》修。庚午，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新》紀。武承嗣獻瑞石，命曰「寶圖」。

五月乙亥，加尊號聖母神皇。以《新》、《舊》紀修。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新》紀。

秋八月丙午，博州刺史、琅邪郡王沖起兵，遣金吾衛大將軍丘神勣拒之。戊申，沖死之。庚戌，豫州刺史、越王貞起兵。

九月，遣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光輔統諸軍拒之，貞死之。殺韓王元嘉、

魯王靈夔、范陽郡王藹、黃國公譔、東莞郡公融及長樂公主。以《新》紀傳及《通鑑》修。

冬十一月辛酉，殺濟州刺史薛顗及其弟。

十二月乙酉，殺霍王元軌、江都郡王緒及殿中監裴承光。大殺唐宗室，幼者流嶺南。以《新》紀修。乙亥，殺左臺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以《新》紀修。乙酉，拜洛受圖。《新》紀。辛亥，改明堂爲萬象神宮。僧薛懷義以功拜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以《新》紀、《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永昌元年

春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乙卯，享於萬象神宮，改元。以《新》紀修。

三月癸酉，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以《新》紀修。

夏四月甲辰，殺江南郡王煒、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以《新》紀、《通鑑》修。己酉，殺天官侍郎鄧玄挺。《新》紀。

五月，己巳，以薛懷義爲行軍大總管伐突厥。以《新》紀、《通鑑》修。

秋七月丁巳，流紀王慎於巴州。《新》紀。韋待價兵敗於寅識迦河，流繡州。以《通鑑》修。

八月甲申，殺內史張光輔及洛州司馬弓嗣業。乙未，松州雌雞化爲雄。辛丑，殺陝州刺史郭正一。

九月庚戌，殺恒山王承乾之子厥。以《新》紀修。壬子，以薛懷義爲行軍大總管，伐突厥。以《通鑑》修。

閏九月甲午，殺魏玄同、夏官侍郎崔詧。

冬十月戊午，殺武威衛大將軍黑齒常之、鷹郎衛將軍趙懷節。己未，殺嗣王瑾等六人。以《新》紀、《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天授元年

春正月庚辰朔，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正月爲一月。以《新》紀、《通鑑》修。改詔曰制。《通鑑》紀。臘月，殺劉齊賢。《新》紀。

一月戊子，左肅政大夫、同三品王本立罷。尋殺之。以《新》紀修。武承嗣同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以《新》、《舊》紀修。甲午，流地官尚書、同三品韋方質於儋州，尋殺之。以《通鑑》修。

二月辛酉，策貢士於廷。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戊子，殺春官尚書、（尚）〔同〕平章事范履冰。以《新》紀修。己亥，殺梁郡公李孝逸。以《新》紀修。

七月壬午，殺豫章郡王亶。以侯思止爲游擊將軍。以《通鑑》修。丁亥，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尋又殺素節諸子。以《新》紀修。

八月甲寅，殺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右丞張行廉。以《新》紀修。辛未，殺安南郡王穎、鄫國公昭及宗室十二人。以《新》紀修。殺庶人賢二子。以《通鑑》修。

九月壬午，改國號曰周，改元。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並稱帝、后，封伯父及兄弟之子爲王，堂兄爲郡王。以《新》紀修。

十月，檢校內史宗秦客貶遵化尉。以《新》紀修。辛未，內史邢文偉貶刺史。以《新》紀修。改唐太廟爲享德廟，武氏七廟爲太廟。《新》紀。以前秋官郎中徐有功爲侍御史。以《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天授二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甲戌，改置社稷，旗幟尚赤。《新》紀。戊寅，殺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姪等四人。以《新》紀修。戊子，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新》紀。乙未，殺丘神勣。以《新》紀修。庚子，殺納言史務滋。以《新》紀修。

二月，右丞周興流嶺南，死。索元禮後亦坐死。以《通鑑》修。

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七月庚午，徙關內數十萬户實神都。以《新》、《舊》紀修。

八月戊申，武攸寧罷。以《新》紀修。

九月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藝。以《新》紀修。癸巳，羽林衛大將軍武攸寧守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十月，殺右相同三品岑長倩、司禮卿兼納言歐陽通、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以《新》紀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壽元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

一月，引見存撫使所舉人，悉加擢用，始有試官。以吕祖謙《標目》修。築神都外城。以《通鑑》修。庚午，貶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任知古及狄仁傑爲縣令，流冬官侍郎、同平章事裴行本於嶺南。以《新》紀修。

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改元如意。以《新》紀修。

八月戊寅，武承嗣、武攸寧罷。夏官侍郎李昭德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九月庚子，改元。以《新》、《舊》紀修。以并州爲北都。《新》紀。癸丑，流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游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王（瀋）〔璿〕、司賓卿同平章事崔神基、文昌右丞同平章事李元素於嶺南。以《新》紀、《通鑑》修。

十月丙戌，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大敗吐蕃，復四鎮。以《新》、《舊》紀修。流監察御史嚴善思於驩州，尋復召之。以《通鑑》修。右補闕朱敬則、侍御史周矩上疏，治獄稍衰。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壽二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戊申，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以《通鑑》修。

臘月癸亥，殺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以《新》紀修。丁卯，降皇孫五人爲郡王。以《通鑑》修。

一月庚子，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二月乙亥，侍御史侯思止有罪伏誅。以《通鑑》修。殺諸道流人。以《通鑑》修。

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通鑑》。乙未，加尊號金輪聖神皇帝。以《新》、《舊》紀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延載元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突厥可汗骨篤禄卒，弟默啜立。

臘月甲戌，寇蘇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一月甲午，婁師德爲河源等軍營田大使。以《新》紀修。

二月己卯，王孝傑敗吐蕃於冷泉及大嶺。以《新》紀修。

三月，以薛懷義爲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突厥。鳳閣侍郎、同平章事蘇味道檢校内史，李昭德爲司馬長史。以《通鑑》修。

四月，王孝傑同三品。以《新》紀修。

五月甲午，加尊號，改元。以《新》紀修。庚午，貶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任知古及狄仁傑爲縣令，流冬官侍郎、同平章事裴行本於嶺南。以《新》紀修。

七月癸未，山人武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元綜於振州。以《新》紀修。

八月，罷。以《新》紀修。流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新》紀。殿中丞來俊臣坐貶。以《通鑑》修。壬寅，貶檢校内史李昭德爲南賓尉。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天册萬歲元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辛巳，加尊號，改元證聖。以《新》紀修。丙申，萬象神宮火。《新》紀。

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壬子，薛懷義伏誅。以《新》紀修。

四月，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新》紀。

七月辛酉，以王孝傑爲行軍大總管，伐吐蕃。以《新》紀修。

九月甲寅，祀南郊。改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改元。以《新》紀修。以崇先廟爲崇尊廟。《新》紀。

十月，突厥請降。以《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萬歲通天元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

臘月甲申，封神嶽，改元萬歲登封。丁亥，禪少室。癸巳，復於神都。以《新》紀修。

一月甲寅，婁師德爲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己巳，改崇尊廟爲太廟。《新》紀。

二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敗於素羅汗山。以《新》紀修。丁巳，復作明堂，曰通天宮。改元。以《新》紀修。

四月，免王孝傑爲庶人，貶婁師德爲司馬。以《通鑑》、《新》紀修。

五月壬子，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陷營州。乙丑，遣鷹揚衛將軍曹仁師等擊之。

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武三思爲安撫大總管，擊之。以《新》紀、《通鑑》修。

八月丁酉，仁師等敗於黄麞谷。

九月庚子，以同州刺史武攸宜爲行軍大總管，擊之。以《新》紀、《通鑑》修。

突厥默啜求婚。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月辛卯，李盡忠死，孫萬榮領其衆陷冀州。以吕祖謙《標目》修。以彭澤令狄仁傑爲冀州刺史，以夏官郎中姚崇爲侍郎。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神功元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族誅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等三十六家。以《新》紀、《通鑑》修。甲子，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庚子，王孝傑及孫萬榮戰於東硤石谷，兵敗，死之。以吕祖謙《標目》修。立突厥默啜可汗。以朱熹《綱目》修。

四月，鑄九鼎。以《舊》紀修。癸未，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行軍大總管。

五月癸卯，婁師德爲行軍副大總管，擊契丹。以《新》、《舊》紀修。

六月辛卯，司僕少卿來俊臣伏誅，亦殺監察御史李昭德。以《新》紀修。

突厥襲契丹，孫萬榮兵潰，死。以《通鑑》修。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同三品。以《新》紀修。辛卯，婁師德安撫河北。以《新》紀修。

七月，武承嗣、三思罷。以《新》、《舊》紀修。庚戌，婁師德守納言。《新》紀。

九月壬寅，改元。以《通鑑》修。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爲内史。以《新》紀修。

閏十月甲寅，檢校司刑卿、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辛卯，婁師德安撫河北。以《新》紀修。置員外官數千人。以《通鑑》修。

卷五四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聖曆元年

正月甲子朔，廬陵王出居于房州。改元。以《通鑑》修。

三月己巳，召廬陵王于房州。戊子，廬陵王至自房州。以《新》紀修。

四月辛丑，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以《新》紀修。

八月，突厥寇邊。豹韜衛將軍閻知微降之。以《新》紀修。戊戌，太子太保武承嗣卒。以《通鑑》修。庚子，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内史，狄仁傑兼納言。以《新》、《舊》紀修。

九月甲子，夏官尚書武攸寧同三品。以《新》紀修。壬申，廬陵王立爲皇太子，復名顯。甲戌，爲河北道行軍元帥，擊突厥，狄仁傑副之。時突厥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以《新》紀修。

十月，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都下屯兵。以《通鑑》修。癸卯，狄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以《新》紀修。夏官侍郎姚崇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夷閻知微三族。以《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聖曆二年

正月，皇太子在東宮。以朱熹《綱目》修。壬戌，以皇嗣爲相王。以《新》紀令狄仁傑爲冀州刺史，以夏官郎中姚崇爲侍郎。以吕祖謙《標目》修。以彭澤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神功元年

正月，廬陵王出居於房州。以《唐鑑》修。族誅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等三十六家。以《新》紀、《通鑑》修。甲子，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庚子，王孝傑及孫萬榮戰於東硤石谷，兵敗，死之。以吕祖謙《標目》修。立突厥默啜可汗。以朱熹《綱目》修。

四月，鑄九鼎。以《舊》紀修。癸未，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行軍大總管。

五月癸卯，婁師德爲行軍副大總管，擊契丹。以《新》、《舊》紀修。

六月辛卯，司僕少卿來俊臣伏誅，亦殺監察御史李昭德。以《新》紀修。

突厥襲契丹，孫萬榮兵潰，死。以《通鑑》修。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同三品。以《新》紀修。辛卯，婁師德安撫河北。以《新》紀修。

七月，武承嗣、三思罷。以《新》、《舊》紀修。庚戌，婁師德守納言。《新》紀。

九月壬寅，改元。以《通鑑》修。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爲内史。以《新》紀修。

閏十月甲寅，檢校司刑卿、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辛卯，婁師德安撫河北。以《新》紀修。置員外官數千人。以《通鑑》修。

卷五四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聖曆元年

正月甲子朔，廬陵王出居于房州。改元。以《通鑑》修。

三月己巳，召廬陵王于房州。戊子，廬陵王至自房州。以《新》紀修。

四月辛丑，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以《新》紀修。

八月，突厥寇邊。豹韜衛將軍閻知微降之。以《新》紀修。戊戌，太子太保武承嗣卒。以《通鑑》修。庚子，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内史，狄仁傑兼納言。以《新》、《舊》紀修。

九月甲子，夏官尚書武攸寧同三品。以《新》紀修。壬申，廬陵王立爲皇太子，復名顯。甲戌，爲河北道行軍元帥，擊突厥，狄仁傑副之。時突厥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以《新》紀修。

十月，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都下屯兵。以《通鑑》修。癸卯，狄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以《新》紀修。夏官侍郎姚崇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安元年

春正月，皇太子在東宮。以朱熹《綱目》修。丁丑，改元大足。以《新》紀修。

五月，魏元忠爲靈武道大總管，以備突厥。以《新》紀修。

九月壬申，殺皇太子子邵王重潤等。以《新》紀修。丙申，以相王旦知左、

右羽林衛大將軍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月壬寅，如西京。辛酉，改元。以《新》紀修。丙寅，魏元忠同三品。《新》紀。

十一月壬申，武三思罷。《新》紀。戊寅，改含元宮爲大明宮。以吕祖謙《標目》修。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涼州都督。以《舊》紀、《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安二年

春正月，皇太子在東宮。以朱熹《綱目》修。乙酉，設武舉。朱熹《綱目》。突厥入寇。以《舊》紀修。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以《新》紀修。

十月，姚元崇同平章事。《新》紀。十一月，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來俊臣等所推獄，雪免者甚衆。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以《通鑑》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安三年

春正月，皇太子在東宮。以朱熹《綱目》修。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七月壬寅，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通鑑》。丁酉，貶魏元忠爲高要尉。以《新》、《舊》紀修。

十月丙寅，如神都。以《新》紀修。

是歲，西突厥爲突騎施所併。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皇太子在東宮。以朱熹《綱目》修。丁未，毀三陽宮作興泰宮。以《通鑑》、《新》紀修。乙丑，天官侍郎崔玄暐爲鸞臺侍郎、同三品。乙亥，張柬之爲中書令。以《新》紀修。

二月壬申，朱敬則罷。以《新》紀修。

三月，出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人爲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辛酉，姚崇罷。以《新》紀修。乙丑，天官侍郎崔玄暐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壬午，相王府長史姚崇兼夏官尚書、同三品。以《新》紀修。

十月辛酉，姚崇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崇舉秋官侍郎張柬之。甲戌，柬之同平章事。以《通鑑》修。御史中丞宋璟請下張昌宗獄，不從。以《通鑑目録》修。

卷五五　唐中宗皇帝神龍元年

春正月壬午朔，皇太子在東宮。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謀作亂，張柬之、崔玄暐及羽林衛將軍敬暉、桓彦範、司刑少卿袁恕己等率羽林兵入禁中，誅之。併其兄司禮少卿同休等。洛州長史薛季昶請誅武三思，不從。甲辰，皇太子監國。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丙午，皇太子復位。相王旦爲安國相王、太尉。丁未，遷武氏于上陽宮。戊申，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庚戌，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守内史，敬暉爲納言，桓彦範守納言，餘官賞有差。

二月甲寅，復國號唐，郊廟、百官、服色皆如故。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以《新》、《舊》紀，《通鑑》修。貶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爲高要尉，流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於高州。以《新》紀、《通鑑》修。姚崇罷。以《新》紀修。甲子，復皇后韋氏，贈其父玄貞上洛王。以吕祖謙《標目》修。大赦。《新》紀。復宗室死于周者官爵。丙寅，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三品。以《新》紀修。貶譙王重福爲濮州刺史，尋徙之均州。以《通鑑》修。丁卯，散騎常侍武攸暨爲司徒。以《新》、《舊》紀修。辛未，安國相王旦罷。《新》紀。丁丑，武三思、武攸暨罷。《新》紀。立子一人爲王。以本紀修。

三月甲申，詔昭洗文明後破家者。以《新》紀修。

夏四月辛亥，桓彦範爲侍中，袁恕己爲中書令。以《新》紀修。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尚衣奉御葉靜能爲國子祭酒。以《通鑑》修。丁卯，魏元忠爲衛尉卿、同平章事。辛未，敬暉爲侍中。甲戌，魏元忠、崔玄暐檢校益府長史、韋安石（並）爲吏部尚書、涼州都督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同三品。乙亥，張柬之爲中書令。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壬午，遷武氏神主于崇恩廟。乙酉，立太廟、社稷于東郊。《新》紀。甲午，敬暉等五人罷爲郡王，尋出崔玄暐爲梁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降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二人爵爲公。以《通鑑》修。甲辰，特進豆盧欽望、唐休璟爲左、右僕射。

六月癸亥，欽望共平章軍國重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以《新》紀、《通鑑》修。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新》紀。

秋七月辛巳，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三品。以《新》紀修。出張柬之爲襄州刺史。以《通鑑》修。追册妃趙氏爲皇后。《新》紀。

九月癸巳，韋巨源罷。《新》紀。

冬十月，帝幸龍門，獵於新安。《新》紀。辛未，魏元忠爲中書令。以《新》紀修。

十一月戊寅，上帝、后尊號。以呂祖謙《標目》修。己丑，帝幸洛城南門，觀潑寒胡戲。以《新》紀修。壬寅，則天大聖皇后崩，廢崇恩廟。以《新》紀、《通鑑》修。

唐中宗皇帝神龍二年

春正月戊寅，吏部尚書李嶠同三品。以《新》紀修。

閏正月丙午，制公主開府。以呂祖謙《標目》修。出敬暉、桓彦範、袁恕己爲諸州刺史。朱熹《綱目》。

（三）〔二〕月乙未，禮部尚書韋巨源爲刑部尚書、同三品。以《新》紀修。丙申，遣十道巡察使。《新》紀。

三月甲辰，韋安石罷。户部尚書蘇瓌守侍中。戊申，唐休璟罷。以《新》紀修。庚戌，殺光禄卿、駙馬都尉王同皎等。以《新》紀修。大置員外官。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殺處士韋月將，黄門侍郎宋璟爭之，尋出爲貝州刺史。以《通鑑》修。

五月庚申，合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以《新》紀、《通鑑》修。

六月戊寅，貶敬暉、桓彦範、袁恕己、崔玄暐、張柬之爲遠州司馬。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以呂祖謙《標目》修。丙寅，魏元忠爲中書令，右僕射、兼中書令，李嶠守中書令。以《新》紀修。流敬暉、桓彦範、袁恕己、崔玄暐、張柬之于遠州，武三思尋殺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癸巳，蘇瓌爲侍中。《新》紀。戊戌，帝至自東都。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戊午，流鄭普思于儋州。以《舊》紀修。

十二月己卯，突厥入寇，靈武大總管沙吒忠義敗于鳴沙。以《新》紀、《通鑑》修。丙申，魏元忠爲左僕射。以《新》紀修。時帝女安樂公主用事。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中宗皇帝景龍元年

春二月丙戌，復武氏廟陵，置韋氏廟陵。以《通鑑》修。

夏四月辛巳，以公主妻吐蕃。以呂祖謙《標目》修。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新》紀。

秋七月辛丑，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誅武三思及其子崇訓，兵潰，重俊等見殺。呂祖謙《標目》修。

八月丙戌，上帝、后尊號。以《新》紀修。魏元忠罷，尋貶死。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丁酉，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黄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同三品。以《新》紀修。庚子，改元。以《新》、《舊》紀修。辛亥，韋巨源、紀處訥爲侍中，蘇瓌罷。以《新》紀修。壬戌，改羽林千騎爲萬騎。以《舊》紀修。

冬十月戊寅，殺習藝館内教蘇安恒。《新》紀。壬午，彗星出于西方。以《新》紀修。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唐中宗皇帝景龍二年

春二月癸未，有星隕於西南。《新》紀。

三月丙辰，朔方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新》紀。

秋七月癸巳朔，張仁愿同三品。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十一月庚申，西突厥突騎施酋（婆）〔娑〕葛犯塞，殺使者。癸未，將軍牛師奭戰于火燒城，敗死。安西陷，以娑葛爲可汗。以呂祖謙《標目》修。

是歲，皇后、妃、主、昭容賣官，行墨敕斜封。以《新》紀修。

唐中宗皇帝景龍三年

春二月己丑，帝及后幸玄武門，觀宫女拔河，爲宫市。以《新》紀修。壬寅，韋巨源爲左僕射、同三品。

三月戊午，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太府卿韋嗣立守兵部尚書、並同三品。中書侍郎崔湜、守兵部侍郎趙彦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寅，禮部尚書韋温爲太子少保、同三品。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夏五月，出崔湜爲襄州刺史，鄭愔江州司馬。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丙辰，娑葛降。以《新》紀修。

八月乙酉，李嶠同三品，蕭至忠爲中書令，特進韋安石爲侍中。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吏部尚書蘇瓌爲右僕射，同三品。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乙丑，祀南郊，皇后亞獻。以《新》、《舊》紀修。甲戌，豆盧欽望薨。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壬辰，唐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三品。以《新》紀修。

卷五六 唐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春正月，帝及后爲微行。以《新》紀修。

三月，以河源九曲予吐蕃。《新》紀。

夏四月，殺定州郎岌。

五月丁卯，殺許州司兵燕欽融。

六月壬午，皇后韋氏及安樂公主弒帝，秘不發喪，以温王重茂爲皇太子。徵府兵屯京師，韋温總知兵馬，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平章事。甲申，發喪。皇后自立爲皇太后，臨朝攝政。太子重茂即皇帝位，改元唐隆。安國相王爲太尉，封其子壽春郡王成器爲王。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入北軍誅韋氏及安樂公主等。辛丑，封隆基爲平王，朝邑尉劉幽求爲中書舍人，總苑監鍾紹京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黄門侍郎李日知同三品。紹京尋罷。紀處訥、韋温、宗楚客、張嘉福諸韋武黨皆伏誅，出蕭至忠、韋嗣立、趙彦昭、崔湜爲諸州刺史。平王隆基同三品。甲辰，相王旦即皇帝位，廢重茂爲温王。以《新》、《舊》紀傅、吕祖謙《標目》修。丙午，太常少卿薛稷爲黄門侍郎，參知機務。以《新》紀修。丁未，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以《新》紀修。復則天大聖皇后號曰天后。《新》紀。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屍。《通鑑》。戊申，許州刺史姚崇爲兵部尚書、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爲中書令，趙彦昭爲中書侍郎，崔湜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敬暉、桓彦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以《通鑑》修。丁巳，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三品。璟與姚崇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有貞觀、永徽之風。以《通鑑》修。岑羲罷。《新》紀。貶蕭至忠、韋嗣立、趙彦昭、張錫、李嶠爲刺史。以《新》、《舊》紀修。崔湜罷。《新》紀。貶張説爲相州刺史。以《新》紀修。

秋七月庚戌朔，封子三人爲王。以《新》紀修。贈韋月將宣州刺史。《通鑑》。癸丑，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黄門侍郎，參知機務。《通鑑》。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以《通鑑》修。丁巳，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三品。璟與姚崇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有貞觀、永徽之風。以《通鑑》修。岑羲罷。《新》紀。貶蕭至忠、韋嗣立、趙彦昭、張錫、李嶠爲刺史。以《新》、《舊》紀修。崔湜罷。《新》紀。貶張説爲相州刺史。以《新》紀修。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免。朱熹《綱目》。

唐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春正月辛巳，合祭天地于南郊。以《通鑑》修。己丑，改元太極。以《新》、《舊》紀修。壬辰，陸象先同三品。以《新》紀修。乙未，户部尚書岑羲、御史大夫竇懷貞同三品。以《通鑑》修。

夏五月戊寅，祭北郊。朱熹《綱目》。辛巳，改元延和。以《新》紀修。

六月癸丑，岑羲爲侍中。朱熹《綱目》。以刑部尚書郭元振爲行軍大總管，伐突厥。以《新》紀、《通鑑》修。乙亥，竇懷貞爲右僕射，平章軍國重事。以朱熹《綱目》修。幽州都督孫佺等襲奚，敗于冷陘山。以《新》紀修。

八月庚子，立皇太子隆基爲皇帝，自尊爲太上皇，大事聽之。以《新》紀、《通鑑》修。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爲聖帝天后。以《通鑑》修。甲辰，改元。以《新》紀修。丁未，立妃王氏爲皇后。朱熹《綱目》。戊申，封子二人爲王。以本紀、《通鑑》修。庚戌，竇懷貞、劉幽求爲左右僕射、同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檢校中書令。以《宰相表》修。戊午，流劉幽求于封州。《新》紀。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新》紀。辛卯，立子爲王。以本紀、《通鑑》修。

冬十月癸卯，獵於驪山。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誥遣皇帝巡邊，後竟不行。以《新》紀、《通鑑》修。

卷五七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

春正月乙亥，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以《通鑑》修。

二月，以高麗大（榮）祚（榮）爲渤海郡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六月丙辰，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三品。以《通鑑》修。

秋七月甲子，岑羲、蕭至忠、竇懷貞伏誅。

十二月庚寅，改元，改三省官名。以《新》、《舊》紀修。壬寅，姚崇兼紫微令。癸丑，貶張説爲刺史，劉幽求罷。甲寅，黄門侍郎盧懷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年

夏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朱熹《綱目》。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三年

春正月丙寅，姚崇奏沙汰僧尼。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寅，定内外官出入之式。以吕祖謙《標目》修。甲申，并州節度大使薛（納）〔訥〕同三品，（代）〔伐〕契丹。以《新》紀修。

十二月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四年

春正月辛巳，改元太極。以《新》、《舊》紀修。癸卯，盧懷貞檢校吏部尚書兼黄門監。以《通鑑》修。貶御史大夫宋璟爲刺史。以《通鑑》修。突厥十姓部落降。

二月，以河南地處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以羽林大將軍薛訥爲大總管，居涼州，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大總管，居并州，備突厥。以《通鑑》修。

五月，山東蝗。以《通鑑》修。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通鑑》。初置侍讀官。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四年

春正月癸未，殺尚衣奉御長孫昕。朱熹《綱目》。丙午，鄫王嗣真遥領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遥領安西大都護，諸王遥領節度自此始。以《通鑑》修。

二月丙辰，帝幸温湯。丁卯，還宫。以《新》紀修。

夏五月，庭試縣令以治民策。以吕祖謙《標目》修。遣監察御史楊範臣求海南珠翠，範臣諫，乃止。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癸亥，太上皇崩於百福殿。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五年

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避殿，輟朝。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六年

春正月辛酉，禁惡錢。以《通鑑》修。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朱熹《綱目》。始加賦以給官俸。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一月辛卯，帝至自東都。以《新》、《舊》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七年

夏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朱熹《綱目》。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八年

春正月辛巳，宋璟、蘇頲罷。京兆尹源乾曜爲黄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

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弛錢禁。以《通鑑》修。

夏五月丁卯，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以《新》、《舊》紀修。

六月庚寅，洛、瀍、穀水溢。《新》紀。

秋九月壬申，突厥入寇，敗河西兵。毗伽可汗復振。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帝幸長春宮。壬午，獵于下邽。庚寅，温湯。

十一月乙卯，還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九年

春正月，以監察御史宇文融爲覆田使。以《通鑑》、列傳修。

夏四月，蘭池胡康待賓寇邊。《新》紀。戊戌，舉縣令。以《通鑑》修。

秋七月己酉，幽州都督、節度河北諸軍大使王睃擒康待賓。以《通鑑》修。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新》紀。丁未，梁文獻公姚崇卒。以《通鑑》修。

癸亥，天兵軍節度使張説爲兵部尚書、同三品。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年

春正月丁巳，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

以《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己亥，張説兼朔方節度使。《通鑑》。

五月辛酉，伊、汝水溢。《新》紀。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一年

春正月庚辰，帝幸潞州，以故第爲飛龍宮。辛卯，次并州，以并州爲北都。以《新》、《舊》紀，《通鑑》修。

二月己酉，張嘉貞貶刺史。以《新》紀修。壬子，祭后土于汾陰。

三月庚午，至自汾陰。以《新》、《舊》紀修。

夏四月甲子，張説爲中書令，吏部尚書王睃爲兵部尚書、同三品。以《新》、《舊》紀修。

五月乙丑，復中宗于（大）〔太〕廟。《新》紀。己丑，王睃兼朔方節度大使。以《通鑑》修。置麗正書院。以呂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戊申，尊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祔大廟九室。以《新》、《舊》紀，《通鑑》修。

冬十月，作温泉宮。以《通鑑》修。

十一月戊子，初置「長從宿衛」。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庚申，貶王睃爲刺史。《新》紀。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二年

夏六月，以兵部員外郎宇文融爲勸農使。以《通鑑》修。

五人爲刺史。以《通鑑》修。

秋七月癸亥，楊思勗平溪州蠻。以《通鑑》修。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

冬十月卒。以《新紀》修。

八月己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通鑑》。

十一月庚午，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

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日有食之。《新》紀。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三年

春二月庚申，宇文融兼户部侍郎。以《通鑑》修。乙亥，更命長從宿衛曰「彍騎」。呂祖謙《標目》。選諸司長官十一人爲刺史。以《通鑑》修。

三月，皇太子及王四人更名，立八人爲王。以本紀修。丙申，禁鋼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子孫。以《舊》紀修。

夏四月丁巳，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以《新》、《舊》紀修。癸巳，加内外閑廄使王毛仲開府儀同三司。以《通鑑》修。丙申，帝幸孔子宅，以太牢祭墓。

冬十月辛酉，帝如兗州。

十一月庚寅，封泰山。辛卯，禪社首。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己巳，如東都。以《新》、《舊》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四年

春，邕州獠反。

二月，遣楊思勗討之。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丁巳，户部侍郎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申，張説罷。

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五年

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大破吐蕃於青海。以呂祖謙《標目》修。

二月，出宇文融爲刺史。以《通鑑》修。

夏五月癸酉，以皇子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自是不復出閤。以呂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甲戌，震興教門觀，災。《新》紀。庚寅，洛水溢。八月，澗、穀溢。《新》紀。

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

閏九月庚子，圍安西。以《新》紀修。庚申，回紇襲甘州，殺王君㚟。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己卯，帝至自東都。以《新》、《舊》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六年

春正月乙卯，瀧州獠反，遣楊思勗討之。以《通鑑》修。

二月壬辰，改「彍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通鑑》。

秋七月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等大破吐蕃，克其大莫門城。

八月辛卯，復敗之于祁連城。以《新》紀、《通鑑》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七年

春三月戊戌，瓜州都督張守珪大破吐蕃于大同軍。以《通鑑》修。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克吐蕃石堡城。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乙亥，大風，震，藍田山崩。《新》紀。

六月甲戌，源乾曜、杜暹、李元紘罷。蕭嵩兼中書令。户部侍郎宇文融爲黄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癸亥，立千秋節。以《通鑑》修。宇文融始置諸（史）〔使〕。

九月，坐貶汝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八年

春正月辛卯，裴光庭爲侍中。《新》紀。

二月丙寅，大雨，雷震左飛龍厩，災。《新》紀。癸酉，初令百官選勝行樂。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乙卯，築京師外郭。以《新》、《舊》紀修。乙丑，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用循資格。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乙酉，奚、契丹叛附突厥。以《新》紀修。

六月甲子，彗星出于五車。以《新》紀修。

冬十月，吐蕃和親。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四十二）〔二十四〕人。《通鑑》。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九年

春正月壬戌，貶王毛仲爲瀼州别駕，尋殺之。以《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丙申，立太公廟。《新》紀。

秋九月辛未，許吐蕃互市。以《通鑑》修。

冬十月丙申，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年

春正月乙卯，以信安王禕爲河東、河北行軍副元帥伐契丹。以《新》紀修。

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以《通鑑目録》修。

三月己巳，信安王禕敗奚、契丹于薊州。以《新》紀修。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九月乙巳，行《開元禮》。以《舊》紀修。

冬十月，帝幸潞州。

十一月，如北都，祠后土於汾陰。

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陰。以《新》、《舊》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一年

春三月乙巳，裴光庭薨。甲寅，尚書右丞韓休爲黄門侍郎，同平章事。

閏三月癸酉，幽州副總管郭英傑及契丹戰于都山，敗死。以《新》紀修。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通鑑》。

九月，立子七人爲王。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丁巳，蕭嵩、韓休罷。京兆尹裴耀卿爲黄門侍郎、起復前中書侍郎張九齡，同平章事。以《新》、《舊》紀及《通鑑》修。是時天下官一萬七千六百餘員，吏五萬七千四百餘人。以吕祖謙《標目》修。分天下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吕祖謙《標目》修。監察御史楊慎矜知太府，始徵布帛折（拮）〔估〕錢。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二年

春正月己巳，帝幸東都。以《新》、《舊》紀修。

夏五月戊子，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黄門侍郎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三品。是日，大風拔木。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加張守珪羽林大將軍、御史大夫。以列傳修。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邊。以《新》紀修。

閏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卷五八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四年

春二月庚午，更太子及諸子名。帝欲廢太子，張九齡諫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壬辰，始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以《通鑑》修。張守珪使討擊使、驍衛大將軍安禄山討奚、契丹，敗績。

夏四月，奏請斬之，敕以白衣領職。以《實録》、《通鑑》修。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以《通鑑》修。

秋八月壬子，張九齡上《千秋金鏡録》。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月戊申，京師地震。《新》紀。丁卯，帝至自東都。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辛丑，東都地震。《新》紀。壬寅，裴耀卿、張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三品，領朔方節度使。以《通鑑》、《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五年

春二月己巳，上尊號。以《新》紀修。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兩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甲申，追謚孔子爲文宣王。《通鑑》。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以朱熹《綱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六年

春二月，始興文獻公張九齡卒。以《通鑑》修。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克吐蕃安戎城。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牛仙客罷朔方、河東節度副大使。以《新》紀修。

是歲，兩都米斛不滿錢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萬里不持寸兵。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七年

春正月丁酉，立玄元皇帝廟。以《新》紀修。

夏五月，求明《道德經》、《莊》、列、文子》者。以《新》紀修。

六月，吐蕃入寇。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乙亥，伊、洛溢。以《新》、《舊》紀修。

八月乙未，特進、羽林大將軍、平盧兵馬使安禄山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以《實録》、《舊》史修。

冬十月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乙卯，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新》紀。

三月，吐蕃寇河西，崔希逸破之。《新》紀。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副大使。《新》紀。

六月庚子，立忠王瑛爲皇太子。《新》紀。帝欲廢太子，張九齡諫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庚子，益州長史王昱及吐蕃戰于安戎城，敗績。《新》紀。戊午，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作東、西都道上行宫。以《通鑑》修。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通鑑》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七年

春二月己巳，上尊號。以《新》紀修。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兩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甲申，追謚孔子爲文宣王。《通鑑》。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以朱熹《綱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八年

春二月，始興文獻公張九齡卒。以《通鑑》修。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克吐蕃安戎城。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牛仙客罷朔方、河東節度副大使。以《新》紀修。

是歲，兩都米斛不滿錢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萬里不持寸兵。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九年

春正月丁酉，立玄元皇帝廟。以《新》紀修。

夏五月，求明《道德經》、《莊》、列、文子》者。以《新》紀修。

六月，吐蕃入寇。以朱熹《綱目》修。

秋七月乙亥，伊、洛溢。以《新》、《舊》紀修。

八月乙未，特進、羽林大將軍、平盧兵馬使安禄山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以《實録》、《舊》史修。

冬十月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辛未，寧王憲薨，謚曰讓皇帝。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乙巳，吐蕃陷石堡城。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元年

春正月丁未朔，改元。以《新》、《舊》紀，《通鑑目録》修。壬子，分平盧爲節度，以安禄山爲節度使。時天下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鎮兵四十九萬人。以吕祖謙《標目》修。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得靈符於故函谷關。

二月丁亥，加上尊號。辛卯，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甲午，享于太廟。丙申，合祭于南郊。以《新》紀修。改三省官名，東都、北都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以《通鑑》修。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監察御史王鉷爲户部員外郎。以《通鑑》修。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以《通鑑》修。辛未，牛仙客薨。

八月丁丑，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以《舊》紀修。突厥阿布思等來降。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河西節度使王倕破吐蕃。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二年

春正月乙卯，作昇仙宫。丙辰，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改西京玄元廟曰太清宫。東京曰太微宫。

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克吐蕃洪濟城。以《新》紀修。

五月辛丑，以贊善大夫楊慎矜爲諫議大夫。以《通鑑》修。

六月甲戌，震東京應天門，災。《新》紀。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三載

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以《新》、《舊》紀修。

二月庚寅，皇太子更名亨。以《舊》紀修。

三月己巳，安禄山兼范陽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突厥拔悉密殺烏蘇可汗，國人立白眉可汗。回紇、葛邏禄攻拔悉密，殺之，自稱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二月，納壽王瑁妃楊氏於後宫。以吕祖謙《標目》修。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四載

春正月，回紇攻突厥白眉可汗，殺之，盡有其故地。以《通鑑》修。

二月己酉，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八月，楊氏爲貴妃。以《舊》紀修。大水。以《舊》紀修。

九月，御史中丞楊慎矜爲江、淮租庸轉運使。以《通鑑》修。安禄山擾奚、契丹。奚、契丹叛。以《新》紀、《通鑑》修。

是歲，以户部郎中王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關内采訪黜陟使。以《新》傳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五載

春，貶刑部尚書韋堅、皇甫惟明爲太守，尋殺之。以吕祖謙《標目》修。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朔方、河東節度使。以《通鑑》修。

夏四月庚寅，李適之罷。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平章事，適之尋貶死。以《新》、《舊》紀修。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新》紀。

冬十二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以吕祖謙《標目》修。戊寅，殺贊善大夫杜有鄰、駙衛兵曹柳勣等。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六載

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以吕祖謙《標目》修。戊寅，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王忠嗣數言禄山必反，李林甫惡之。以《通鑑》修。

三月甲辰，陳希烈爲左相。《新》紀。

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改温泉宫爲華清宫。以《實録》、《通鑑》修。徵王忠嗣。

十一月辛卯，以隴右節度副使哥舒翰爲節度使，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爲河西節度使。以《通鑑》修。丁酉，殺户部侍郎楊慎矜兄弟。以《舊》紀、《通鑑》修。

十二月己巳，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用寒族胡人。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禄山傾覆天下。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七載

夏四月辛丑，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以《通鑑》修。

五月壬午，加上尊號。以《新》、《舊》紀修。

六月，賜安禄山鐵券。《通鑑》。甲辰，以度支郎中楊國忠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判度支事。王鉷加户部侍郎。以《通鑑》、《新》、《舊》傳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八載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以《新》紀修。

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以《通鑑》修。

六月乙卯，哥舒翰克石堡城。以吕祖謙《標目》修。

閏六月丙寅，帝謁太清宮，加玄元皇帝號及諸帝后謚。丁卯，加上尊號。以《新》、《舊》紀修。始禘、祫于太清宮。朱熹《綱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九載

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既而關中旱，西嶽祠災，乃罷。以朱熹《綱目》修。

夏五月乙卯，爵安禄山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安禄山兼河北採訪處置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時所在爭言符瑞。以吕祖謙《標目》修。安禄山誘殺奚、契丹。辛未，入朝獻俘。以吕祖謙《標目》修。庚辰，復張易之兄弟官爵。以《通鑑》修。

十二月，高仙芝誘虜石國王。以吕祖謙《標目》修。南詔鳳閣羅反。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十載

春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祀南郊。以《新》紀修。丁酉，李林甫兼朔方節度副大使。以《新》紀修。

二月丙辰，安禄山兼河東節度使。以《通鑑》修。

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敗績。復募兵擊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高仙芝擊大食，敗績。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丙辰，武庫災。《新》紀。安禄山擊契丹，大敗。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一月，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以《舊》紀、《通鑑目録》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十一載

春，安禄山欲奪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兵。

二月庚午，阿布思叛。以《新》紀、《通鑑目録》修。

三月乙巳，改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以朱熹《綱目》修。

夏四月乙酉，户部郎中王鉷，京兆尹邢縡謀反，伏誅。丙戌，殺御史大夫王鉷。以《新》紀修。庚子，以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以《通鑑》修。

五月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採訪等使。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乙卯，李林甫薨。庚申，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十二載

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一日而畢。以《通鑑》修。

二月癸未，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以《通鑑》修。夏，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秋八月，爵哥舒翰（東）〔西〕平郡王。以《通鑑目録》修。

九月甲寅，葛邏禄葉護擒阿布思。以《新》紀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十三載

春正月，安禄山入朝，加左僕射、兼閑廄、隴右羣牧等使、兼總監事。以《舊》紀、《通鑑》修。

二月壬申，朝獻太清宮，加玄元皇帝號。癸酉，享太廟，增祖宗謚。甲戌，加上尊號。以《新》紀修。丁丑，楊國忠爲司空。是日，雨土。《新》紀。安禄山奏超加將士賞。以《舊》紀修。

三月，哥舒翰復河源九曲，尋置神策軍。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

夏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以《新》紀修。劍南節度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死。以《新》紀修。

秋八月丙戌，陳希烈罷。文部侍郎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紀修。灞、洛水溢。《新》紀。

九月，扶風太守房琯言水災，坐貶。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閏十月壬寅，貶武部侍郎吉温爲長史。以《新》史列傳修。

是歲，天下户九百餘萬，口五千餘萬。以《稽古録》修。

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十四載

春二月辛亥，安禄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夏六月，徵禄山入朝，不至。

冬十月庚寅，帝幸華清宫。

十一月甲子，禄山反，使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守

平盧。乙丑，襲殺太原尹楊光翽。壬申，詔以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丙子，帝還宮。太僕卿安慶宗伏誅。以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大使，衛尉卿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丁丑，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爲兵馬副元帥屯陝，祿山陷河北諸郡，常山太守顔杲卿起兵討賊。

十二月辛卯，祿山陷陳留郡，張介然死之。壬辰，制徵朔方、河西、隴右兵。癸巳，祿山陷滎陽郡，太守崔無詖死之。丙申，封常清與戰于罌子谷，敗績。丁酉，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等死之。高仙芝退守潼關。己亥，顔杲卿殺賊將，克趙。癸卯，殺常清、仙芝，以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守潼關。祿山將（郭）〔高〕秀岩寇振武，子儀遣都知兵馬使李光弼、武鋒使僕固懷恩等敗之。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平原太守顔真卿、東平太守嗣吴王祗起兵討賊。賈循謀以范陽歸國，見殺。以《實録》、《新》、《舊》紀，《通鑑》修。

卷五九 唐肅宗皇帝至德元載

春正月乙卯，安祿山稱燕帝，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丙辰，以李隨爲河南節度使。以《通鑑》修。壬戌，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顔杲卿死之。鄴、廣平等郡復陷。以吕祖謙《標目》修。癸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舊》紀。南陽太守魯炅爲南陽節度使。以《新》紀修。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以《舊》紀修。

二月，李光弼取常山，史思明救之，敗走。以《通鑑》修。真源令張巡守雍丘。《通鑑》。庚子，賈賁與賊將令狐潮戰，死之。

三月，巡敗之。以《新》紀、《通鑑》修。戊辰，以靈昌太守、嗣吴王祗爲河南節度使。以《通鑑》修。壬午，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以《舊》紀修。加户部侍郎、河北防禦使顔真卿爲採訪使，真卿克魏郡。以《通鑑》修。

夏四月甲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大敗之。庚子，克趙郡。以《新》紀、《通鑑》修。以平盧遊奕使劉正臣爲節度使，安東將王玄志爲副大都護。以《通鑑》修。

五月丁巳，魯炅潰於滍水，以夷陵太守、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以《新》紀傳修。壬午，郭子儀、李光弼擊史思明於嘉山，大破之。河北十餘郡復降。以《通鑑》修。楊國忠逼哥舒翰進兵。

六月庚寅，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大敗，翰降賊。乙未，帝西幸。丁酉，次馬嵬，楊國忠及貴妃皆伏誅。留太子討賊，西京陷，陳希烈等降賊。丙午，次河池郡。以劍南節度副大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通鑑》，吕祖謙《標目》修。戊申，安祿山遣其將孫孝哲入長安。《通鑑》。太子自豐寧趍靈武。以《新》紀修。劉正臣襲范陽，史思明擊敗之。以《通鑑》修。

秋七月甲子，帝次普安郡，以憲部侍郎房琯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太子亨即皇帝位於靈武，尊皇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御史中丞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卯，上皇以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皆爲諸道節度，惟璘之鎮。以《新》紀、《通鑑》修。安祿山殺妃、主、皇孫。以《通鑑》修。庚午，上皇次巴西郡，以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以《新》紀修。賊寇扶風，太守兼防禦使薛景仙擊却之。以《通鑑》修。庚辰，上皇次蜀郡。以《新》紀修。令狐潮圍雍邱，張巡大破之。以《通鑑》修。顔真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通鑑》修。郭子儀、李光弼將兵至靈武。

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光弼爲户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光弼殺侍御史崔衆。以《舊》紀、《通鑑》修。賊將逼雍丘，張巡擊破之。以《通鑑》修。己亥，上皇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皇帝册詣靈武。以《新》紀修。

九月壬子，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通鑑》修。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京兆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長史。以《通鑑》修。遣使請兵回紇。以《通鑑》修。南詔陷越嶲。以《通鑑》修。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癸未，帝次彭原。以《新》紀修。初令御史、諫官言事不先白大夫、宰相，宰相分直政事筆。以《新》紀、《通鑑》修。始鬻爵度僧尼。《新》紀。江、淮租庸使第五琦加山南等五道支度使，作榷鹽法。以《通鑑》修。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甲申，賊將令狐潮攻雍丘，張巡大敗之。以《新》紀修。房琯及賊將安守忠戰於陳濤斜，敗績。以《通鑑》修。史思明陷河北，顔真卿南走。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戊午，郭子儀以回紇兵擊同羅部於榆林河，破之。以《通鑑》修。遣崔渙宣慰江南，知選舉。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甲辰，遣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永王璘朝於

蜀，遂反，自江陵東下，淮南節度使高適、淮南西道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討之，廢璘爲庶人。以紀、傳修。張巡移守寧陵，與睢陽太守許遠擊賊，大破之。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以《通鑑》修。

是歲，吐蕃陷威戎等軍、石堡等城。以吕祖謙《標目》修。嶺南獠梁崇牽陷容州。以《新》紀修。

唐肅宗皇帝至德二載

春正月，帝出居於彭原。以《春秋》修。上皇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遣崔圓赴彭原。以《舊》紀、《通鑑》修。河西兵馬使盖庭倫殺節度使周（祕）〔佖〕，度支判官崔（偁）〔稱〕平之。以《新》紀、《通鑑》修。安慶緒弑其父禄山，稱帝。以吕祖謙《標目》修。殺子建寧王倓。吕祖謙《標目》。張巡奔睢陽，破賊將尹子奇。以吕祖謙《標目》修。劉正臣卒。以朱熹《綱目》修。

二月戊子，帝次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李泌請先取范陽，不從。以《新》、《舊》紀，吕祖謙《標目》修。郭子儀取河東郡，賊將蔡希德等圍太原，李光弼大破走之。以《通鑑》修。丁酉，關西節度兵馬使郭英乂及安守忠戰於武功，敗績。以《新》紀修。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以列傳、《通鑑》修。戊戌，庶人璘伏誅。以《新》紀修。庚子，郭子儀破賊於潼關，既而復敗。以《通鑑》修。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爲左相。《新》紀。上皇遣使祭張九齡。以《通鑑》修。郭子儀敗安守忠於河東。

夏四月戊寅朔，以郭子儀爲司空，關内、河東副元帥。以《新》紀修。庚寅，郭子儀敗賊將李歸仁於留運橋。

五月癸丑，子儀及安守忠戰於清渠，敗績。以《新》、《舊》紀，《通鑑》修。丁巳，房琯罷。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通鑑》修。魯炅奔襄陽。以《通鑑》修。張巡敗尹子奇。以《通鑑》修。

秋七月，賊將陷陝郡。以《新》紀修。

八月甲申，崔渙罷。《新》紀。己丑，張鎬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以《新》紀修。

閏八月丁卯，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回紇、南蠻兵討安慶緒。以《新》紀修。

九月丁丑，上黨節度使程千里爲蔡希德所執。以紀傳修。壬寅，廣平王俶大敗安守忠等於澧水。癸卯，復京師，安慶緒奔陝。以《新》、《舊》紀，《通鑑》修。甲辰，遣使迎上皇。以《通鑑》修。

冬十月戊申，廣平王俶大敗安慶緒於新店，克陝郡。以《新》、《舊》紀修。癸丑，睢陽陷，張巡等死之。以《新》紀修。壬戌，復東京，安慶緒奔河北。以《舊》紀、《通鑑》修。癸亥，給復鳳翔五載。以《舊》紀修。賊黨嚴莊降，以爲司農卿。以《通鑑》修。丁卯，帝至自靈武，饗於太廟，三日哭。以《新》紀修。

十一月，張鎬帥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以《通鑑》修。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甲寅，苗晉卿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戊午，大赦，以廣平王俶爲太尉、楚王，苗晉卿侍中，崔圓中書令，李麟同三品，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餘功臣進階賜爵加封，追贈李憕、顔杲卿等，復諸州及官名，封子九人爲王。以《新》紀、《通鑑》修。乙丑，史思明降，以爲范陽節度使、歸義郡王，河北皆降。以吕祖謙《標目》修。壬申，陳希烈等伏誅。以《新》紀修。

是歲，故妃韋氏卒。置左、右神武軍爲北牙六軍，及置英武軍，置河中節度使，分劍南爲東、西川。以《通鑑》修。

唐肅宗皇帝乾元元年

春正月戊寅，上皇加帝尊號。以《新》、《舊》紀修。免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新》紀。

二月乙巳，上上皇尊號。丁未，大赦，改元。以《新》、《舊》紀，《通鑑》修。戊寅，立淑妃張氏爲皇后。賜文武官階爵。以《新》、《舊》紀，《通鑑》修。

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爲成王。《通鑑》。戊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以《新》紀修。庚寅，立成王爲皇太子。以《通鑑》修。乙未，崔圓、李麟罷。《舊》傳。太常少卿王璵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璵請置太乙壇。以《新》、《舊》紀，《通鑑》修。贈顔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以《通鑑》修。

六月丁巳，行新曆。以《舊》紀修。太子少師房琯貶邠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李光弼陰圖史思明，思明殺節度副（史）〔使〕烏承恩以反。以《稽古録》修。

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通鑑》。丁亥，册回紇毗伽闕可汗，以公

主妻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丙辰，加郭子儀中書令，李光弼侍中。以《通鑑》修。

九月庚寅，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甲辰，皇太子更名豫。以《通鑑》修。郭子儀破安慶緒於衛州，拔之，遂圍鄴。以《舊》史列傳修。

十一月，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衛）〔魏〕州。以《通鑑舉要（歷）〔曆〕》修。

十二月，置浙江東、西道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丁卯，史思明陷魏州。《新》紀。平盧軍亂，立裨將侯希逸爲軍使，詔以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以《通鑑舉要（歷）〔曆〕》修。

唐肅宗皇帝乾元二年

春正月己巳朔，群臣上尊號。以《新》、《舊》史紀修。

三月壬申，史思明救鄴，九節度之師潰。以吕祖謙《標目》修。史思明殺安慶緒，尋還范陽。以《新》紀、《通鑑》修。甲午，兵部侍郎吕諲同平章事。乙未，苗晉卿、王璵罷。京兆尹李峴爲吏部尚書，舍人李揆爲中書侍郎，户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丙申，郭子儀爲東畿等道兵馬元帥、東京留守。以《新》、《舊》紀，《通鑑》修。殿中監李輔國專掌禁兵，口爲制敕。李峴陳其亂政。

夏四月壬寅，制罷口敕，諸務各歸有司。以《舊》紀及吕祖謙《標目》修。史思明稱帝，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回紇毗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以《通鑑》修。

五月辛巳，李峴貶爲刺史。以《新》紀修。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辛巳，以子越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以《新》、《舊》紀，《通鑑》修。辛卯，爵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大寧郡王。以《通鑑》修。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等逐刺史。

九月，陷荆州。以《新》、《舊》紀，《通鑑》修。戊辰，鑄當五十大錢。以《舊》紀、《通鑑》修。汴滑節度使許叔冀降於史思明，李光弼退守河陽。庚寅，思明陷東京。

冬十月乙巳，光弼敗之於河陽。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庚午，第五琦貶爲刺史。《新》紀。

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新》紀。史思明遣兵寇陝州，神策軍將衛伯玉敗之。以《新》紀修。

唐肅宗皇帝上元元年

春正月辛巳，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以《舊》紀、《通鑑》修。

四月戊申，襄州軍亂。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討平之。以《通鑑》修。是月，彗星出於婁、胃。以《新》、《舊》紀修。

夏閏四月辛酉朔，彗星出於西方。以《新》、《舊》紀修。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司空。以《舊》紀、《通鑑》修。己卯，改元。《新》紀。

五月丙午，太子太傅苗晉卿爲侍中。以《新》、《舊》紀修。壬子，吕諲罷。以《新》紀修。癸丑，以京兆尹劉晏爲户部侍郎，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以《舊》紀修。

六月乙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羌、渾、党項。以《新》紀、《通鑑》修。詔開元、乾元錢一當十，當五十錢當三十。以《舊》紀、《通鑑》修。

秋七月丁未，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内，刑部尚書顔真卿帥百僚問起居，坐貶。以吕祖謙《標目》修。丙辰，開府儀同三司高力士流巫州。以《舊》紀、《通鑑》修。

八月庚午，以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以《通鑑》修。

九月，以邠寧鄜坊節度使郭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自朔方取范陽，事沮不行。以列傳修。

冬十一月甲午，宋州刺史劉展反，陷揚、潤、昇等州。以《稽古録》、《通鑑》修。李光弼拔懷州，擒賊將安太清。以《通鑑》修。

唐肅宗皇帝上元二年

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以《通鑑》修。乙卯，劉展伏誅。《新》紀。

二月己未，奴剌、党項寇寶雞，侵鳳州。以《新》、《舊》紀修。戊寅，李光弼及史思明戰於北邙，敗績。河陽、懷州陷。以《新》、《舊》紀修。癸未，李揆貶袁州長史。河中節度使蕭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甲午，史思明遣其子朝義寇陝州，衛伯玉敗之。以《新》紀修。戊戌，史朝義弑其父思明，稱帝。以吕祖謙《標目》修。李光弼罷副元帥、開府、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己未，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五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尋伏誅。以《新》、《舊》紀列傳修。史朝義將令狐彰降，甲午，以滑、衛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庚子，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侍中，都統河南等五道行營，鎮泗州。以《新》、《舊》紀傳修。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以《舊》紀修。

八月癸丑朔，李輔國爲兵部尚書。以《舊》紀、《通鑑》修。

九月甲申，置道場於三殿。以朱熹《綱目》修。壬寅，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以《新》、《舊》紀修。

建子月丁亥，御史中丞元載爲户部侍郎，度支、鹽鐵、鑄錢等使。以《舊》紀修。己亥，帝朝上皇於西内。以《通鑑》修。

建丑月，平盧、范陽相攻連年，援絶，侯希逸引兵而南。以《通鑑》修。

唐肅宗皇帝寶應元年

建寅月，李光弼克許州。《新》紀。

建卯月癸丑，河東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請以都知兵馬使辛雲京爲代，從之。以吕祖謙《標目》修。乙丑，河中行營兵亂，殺其節度使、都統諸道李國貞代，從之。辛未，爵郭子儀汾陽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節度行營，興平、定國軍副元帥。以吕祖謙《標目》修。

建辰月戊申，蕭華罷，户部侍郎元載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建巳月壬子，楚州獻定國寶玉十有三。《新》紀。帝不豫，命皇太子監國，皇后惡李輔國，召太子欲圖之，太子不許，乃與越王係謀之。丁卯，皇后召太子入宫，飛龍副使程元振以告輔國，輔國止太子無入，率兵殺係及竟王僩，幽皇后於别殿，殺后。己巳，皇太子豫即皇帝位。《新》紀。甲戌，以子奉節郡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罷副元帥。以《新》紀修。乙亥，李輔國號尚父。程元振爲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

五月庚辰，郭子儀誅絳州亂軍。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午，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以《新》紀、《通鑑》修。癸酉，禮部侍郎楊綰請罷明經、進士，察孝廉。以《舊》紀傳修。大小錢皆當一。以《舊》紀修。李光弼使竟鄆即度使田神功擊史朝義於宋州，大破之。以《通鑑》修。封子二人爲王。以《新》紀。

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越王係、兗王僩爲庶人。以《新》紀修。乙未，李輔國罷元帥行軍司馬，以程元振爲元帥行軍司馬。辛酉，輔國罷中書令，封博陸王。以《通鑑》修。庚子，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行軍司馬。辛酉，輔國罷中書令，封博陸王。以《通鑑》修。乙亥，以劉晏爲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轉運、鹽鐵等使。以列傳、《通鑑》修。

秋八月，袁晁反於台州。以《新》、《舊》紀修。徙封适爲雍王。以《新》紀修。

九月庚辰，來瑱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舊》紀修。乙未，程元振加驃騎大將軍兼内侍監。以《通鑑》修。

冬十月辛酉，雍王适會諸道及回紇兵討史朝義，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節度行營以副之。以吕祖謙《標目》修。壬戌，盜殺李輔國。《新》紀。乙亥，雍王适大敗史朝義於横水，復東京。以《通鑑》修。

十一月丁丑，史朝義將薛嵩以相衛洛邢、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等州降，皆已受代，僕固懷恩復其位。丁酉，以忠志爲成德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以吕祖謙《標目》修。己亥，以僕固懷恩爲左僕射、中書令、朔方河北副元帥。以《新》紀修。

是歲，召李泌。以《李鄴侯家傳》修。

卷六〇　唐代宗皇帝廣德元年

春正月癸未，劉晏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通鑑》修。琪於播州，尋殺之。以吕祖謙《標目》修。史朝義奔幽州，其將田承嗣以莫州、李懷仙以范陽降，朝義自殺。

閏月，以薛嵩爲相衛節度使，懷仙爲盧龍節度使，承嗣爲魏博都防禦使。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留嵩等以爲黨援，朝廷因而授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山南東道兵馬使梁崇義據襄州，甲辰，以爲留後。以《新》紀、《通鑑》修。辛酉，葬泰陵，廟號玄宗。庚午，葬（喬）〔建〕陵，廟號肅宗。以《通鑑》修。還獻、懿二祖於夾室。以《新》、《舊》志修。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通鑑》。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楊綰請罷明經、進士，察孝廉。以《通鑑》修。庚寅，以田承嗣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寅，上尊號。壬子，改元。以《新》、《舊》紀修。册回紇可汗。以《通鑑》修。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僕固懷恩反於汾州。

九月壬戌，遣裴遵慶諭之，不受命。以《舊》紀修。乙丑，涇州刺史高暉降於吐蕃。

冬十月辛未，吐蕃寇武功、奉天。壬申，以雍王适爲關内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丙子，帝幸陝州。《新》紀。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以《新》紀修。

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論程元振，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甲午，帝至自陝州。以《新》、《舊》紀修。乙未，苗晉卿、裴遵慶罷。檢校禮部尚書李峴爲處置使，總禁兵。《通鑑》。丙申，放承宏於華州。以《新》紀修。吐蕃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代宗皇帝廣德二年

春正月壬寅，流程元振於溱州。以《舊》紀修。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以吕祖謙《標目》修。乙卯，立雍王适爲皇太子。《新》紀。戊午，郭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以《新》、《舊》紀修。癸亥，劉晏、李峴罷。散騎常侍王縉爲黄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二月，僕固懷恩軍潰，奔靈武。以吕祖謙《標目》修。以李光弼爲東都留守，光弼歸徐州。以列傳、《通鑑》修。

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以《通鑑》修。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曆》。以《通鑑》修。郭子儀請罷諸節度，自河中始。

六月庚辰，罷其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赦僕固懷恩，以爲太保、中書令，不受命。以《通鑑》修。

秋七月庚子，初税青苗，給百官俸。以《新》紀、《通鑑》修。己酉，臨淮武穆王李光弼薨。《新》、《舊》紀傳。

八月丙寅，王縉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屯奉天。以《通鑑》修。

九月，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當狗城。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僕固懷恩等逼奉天，尋自潰。以《新》紀修。

冬十二月乙丑，衆星隕。《新》紀。

是歲，吐蕃陷涼州。吕祖謙《標目》。户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代宗皇帝永泰元年

春正月癸巳朔，改元。以《新紀》修。

三月庚戌，吐蕃請和。《新》紀。

夏五月，平盧兵馬使李懷玉逐侯希逸。

秋七月壬辰，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時李寶臣、田承嗣、薛嵩、李懷仙自署將吏，不供貢賦，交結梁崇義及正己，朝廷姑息，不能復制。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庚辰，王縉爲河南副元帥。《新》紀。

九月庚寅朔，置高座講《仁（正）〔王〕經》。以朱熹《綱目》修。僕固懷恩與吐蕃雜虜入寇。《新》、《舊》紀。丁酉，僕固懷恩死。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復與回紇入寇。郭子儀挺身見回紇，使擊吐蕃。癸酉，子儀大破吐蕃於靈臺西原。以《新》、《舊》紀，朱熹《綱目》修。

閏十月辛卯，朔方副將李懷光克靈州。以《新》紀修。辛亥，劍南西山兵馬使崔寧殺其節度使郭英乂。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戊戌，流華原令顧繇於（綿）〔錦〕州。以《通鑑》、列傳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元年

春正月乙酉，復補國子學生。以《通鑑》修。丙戌，户部尚書劉晏爲都畿、河南等道轉運、常平、鹽鐵、鑄錢使，侍郎第五琦爲京畿、關内等道轉運等使，分理財賦。以《舊》紀、《通鑑》修。元載令百官論事先白長官、宰相，刑部尚書顔真卿爭之。

二月乙未，真卿坐貶。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子，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新》、《舊》紀，《通鑑》。

秋八月壬寅，以茂州刺史崔寧爲成都尹、節度行軍司馬。以《新》、《舊》紀，《通鑑》修。甲辰，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以列傳、《通鑑》修。

冬十月乙未，帝生日，節度使獻金帛爲壽。以《通鑑》修。

十一月甲子，改元。

十二月己亥，彗星出於瓠瓜。癸卯，同華節度周智光反。以《新》紀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二年

春正月，郭子儀討周智光，甲子，伏誅。以《新》紀修。

夏六月，召杜鴻漸還。

秋七月丙寅，以崔寧爲西川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吐蕃圍靈州，郭子儀屯奉天。以《通鑑》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三年

春二月庚子，以後宫獨孤氏爲貴妃。《通鑑》。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新》紀。

夏四月，崔寧入朝。瀘州刺史楊子琳入成都，寧還鎮。以《通鑑》修。

五月乙卯，追號齊王倓爲皇帝。《新》紀。

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等殺李懷仙，自爲留後。

秋七月，劍南留後崔寬克成都。以《新》紀修。

八月，吐蕃寇靈州。《新》紀。王縉兼河東節度使。《新》紀。

九月壬申，郭子儀移屯奉天。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以朱希彩爲幽州、盧龍節度使。以《通鑑》修。

十二月己酉，徙邠寧節度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舊》紀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四年

夏六月戊申，王縉罷副元帥、都統。《新》紀。郭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列傳。時元載患吐蕃，故徙馬璘，以四鎮、北庭兵鎮涇州，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未幾，議城原州，移京西軍戍之，而移子儀於涇，不從。以列傳、《通鑑》修。

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杜鴻漸罷。丙子，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

十二月戊戌，冕薨。以《新》、《舊》紀、《通鑑》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五年

春三月癸酉，魚朝恩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己丑，罷度支使，以宰相領之，亦罷諸道轉運、常平、鹽鐵使。以《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瀾。《新》紀。以王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舊》傳、《通鑑》修。彗星出於五車。

五月己卯，〔彗星〕出於北方。以《新》紀修。

冬，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以朱熹《綱目》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六年

春三月，容管經略使王翊擒梁崇牽，平容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五月戊申，殺殿中侍御史陸珽、成都府司録李少良、大理評事韋頌。以《新》紀修。

秋八月丙子，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爲户部侍郎、判度支。《通鑑》。

唐代宗皇帝大曆七年

秋，幽州、盧龍將殺朱希彩，經略副使朱泚自稱留後。

冬十月辛未，以泚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八年

春正月，薛嵩卒，其叔父嶠自爲昭義留後。以《通鑑》修。

二月戊申，司空田承嗣進太尉。以《宰相表》修。

秋八月己未，吐蕃寇靈州，以《新》紀、《通鑑》修。朱泚遣其弟滔將兵防秋涇州。以《新》、《舊》列傳修。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吕崇賁以反。以《新》紀修。

冬十月壬寅，朔方兵馬使渾瑊及吐蕃戰於宜禄，敗績。馬璘敗吐蕃於潘原。以《新》紀、《通鑑》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九年

春三月，永樂公主許適田承嗣之子華。以《通鑑》修。

夏六月癸未，胡僧不空卒，贈司空、肅國公。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九月，朱泚入朝。以列傳、《通鑑》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年

春正月，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薛萼，承嗣陷相州。以《新》紀、《通鑑》修。朱泚請留，以滔知幽州、盧龍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癸丑，田承嗣陷洺州。以《新》紀修。乙卯，崔寧大破吐蕃於西山。以《新》紀、《通鑑》修。

二月乙丑，田承嗣陷衛州。《新》紀。辛未，封子十二人爲王。以《通鑑》修。河陽軍亂，逐三城使常休明。《新》紀。

三月甲午朔，陝州軍亂，逐觀察使李國清。以《新》紀修。

夏四月，貶田承嗣爲永州刺史。癸未，遣河東節度使薛兼訓及諸道兵

討之。

五月乙未，磁州降。以《新》紀修。

六月甲戌，李寶臣及田承嗣戰於冀州，敗之。以《新》紀修。

秋九月，吐蕃入寇，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及馬璘敗之。以《新》紀修。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新》紀。甲子，昭義留後李承昭大破田承嗣兵於清水，既而承嗣行反間，李正己、李寶臣遂不用命。以《通鑑》修。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册爲皇后。《新》紀。

十一月丁酉，瀛州降。以《新》紀修。丁未，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哥舒晃伏誅。以《新》紀修。

舒晃伏誅。《新》紀。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一年

春正月辛亥，崔寧奏大破吐蕃。以《新》紀、《通鑑》修。

二月，赦田承嗣。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李栖筠卒。以《新》史列傳修。

夏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

六月戊午，以靈曜爲留後，靈曜復反。

秋八月，詔淮南節度使李忠臣等討之。

冬十月，田承嗣遣兵救之，不克。甲寅，靈曜伏誅。以《新》、《舊》紀列傳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二年

春三月辛巳，元載伏誅，併殺其妻子。貶王縉（栝）〔括〕州刺史。

夏四月壬午，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癸巳，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新》紀。己酉，詔加京官俸。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定諸州兵官健、團結。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己巳，楊綰薨。以列傳、《通鑑》修。

九月庚午，吐蕃寇坊州。《新》紀。

冬十二月丁亥，崔寧奏大破吐蕃。以《新》、《舊》紀修。庚子，朱泚兼隴右節度使。以《舊》紀、《通鑑》修。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三年

春正月戊辰，回紇寇并州。《新》紀。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新》紀。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四年

春二月癸未，田承嗣卒，其兄子悦自稱魏博留後。以《新》紀修。

三月丁未，淮西將李希烈逐李忠臣，自稱留後。癸亥，太子适即皇帝位。以《新》、《舊》紀修。

夏五月辛酉，帝崩於紫宸内殿。本紀。癸亥，太子适即皇帝位。以《新》、《舊》紀修。

閏月壬申，貶中書舍人崔祐甫爲河南少尹。甲戌，貶常袞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罷貢獻不急者及梨園樂工。以吕祖謙《標目》修。甲申，郭子儀爲尚父、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以《通鑑》修。丙戌，禁言祥瑞。丁亥，出宫人，放禽獸。以《新》、《舊》紀修。戊子，以李希烈爲節度使。以《通鑑》修。京兆尹黎幹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六月，禁置寺觀度僧尼。以吕祖謙《標目》修。封子弟九人爲王。以《新》紀修。丙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新》紀。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罷榷酒。吕祖謙《標目》修。

乙未，以翰林學士張涉爲散騎常侍。以《通鑑》修。甲辰，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乙巳，遣使和吐蕃。以吕祖謙《標目》修。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通鑑》修。

冬十月丁酉朔，吐蕃、南詔入寇，朱泚等敗之。以《新》紀修。己酉，葬元陵，廟號代宗。以《通鑑》修。

十一月壬午，喬琳罷。《新》紀。

十二月乙卯，立子宣王誦爲皇太子。《新》紀。以大盈内庫財賦歸之左藏。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德宗皇帝建中元年

春正月丁卯，改元，上尊號。初定兩税。以《新》、《舊》紀修。劉晏罷，錢穀皆歸金、倉部。以《舊》紀列傳、《通鑑》修。

二月癸卯，以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爲司農卿。癸亥，朱泚兼涇原節度使。以《舊》紀、《通鑑》修。

三月辛未，張涉放歸田里。以《舊》紀修。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如舊制。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乙未朔，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反，尋伏誅。以《新》紀修。癸丑，詔不受生日貢獻。以《舊》紀、《通鑑》修。

六月甲午，崔祐甫薨。吕祖謙《標目》。辛丑，城奉天。以《舊》紀修。回紇頓莫賀殺登里可汗自立，乙卯，册爲武義成功可汗。以《通鑑》修。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以吕祖謙《標目》修。丁巳，遥尊母沈氏爲皇太后。以《新》紀修。

冬十月，左丞薛邕以贓貶連山尉，州縣始知畏。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德宗皇帝建中二年

春正月戊辰，李寶臣卒，寶臣子惟岳自稱成德留後，與田悦、李正己反。命朱滔討惟岳，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等討悦。永平節度使李勉爲汴滑等節度都統。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乙巳，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移京西防秋兵九萬餘人戍關東。以《舊》紀、《通鑑》修。梁崇義反。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丙寅，增商税爲什一。以《舊》紀修。田悦攻臨洺，守將張伾破之。以《新》史藩鎮傳、《建中實録》修。

六月癸巳，爵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兵馬招討使，討梁崇義。以《舊》紀修。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以紀、傳修。

秋七月，以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爲北庭大都護，四鎮留後郭昕爲節度使、安西大都護。以《舊》紀、《新》、《通鑑》修。庚申，楊炎罷。前永平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以《通鑑》修。癸未，馬燧、李抱真大破田悦於臨洺。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平盧留後。以《通鑑》、《新》紀修。梁崇義伏誅。

九月，李納陷宋州。《新》紀。李惟岳將張孝忠以易、定二州降，以爲成德節度使。以紀、傳修。

冬十月乙未，楊炎貶崖州司馬，尋殺之。以吕祖謙《標目》修。癸卯，祫於太廟，獻祖復東嚮。以《新》史禮志修。戊申，李納將以徐州降。以《新》紀修。

十一月辛丑，宣武節度使劉玄佐等大破李納、田悦兵於徐州。以《新》紀、《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建中三年

春正月，馬燧等大敗田悦於洹水，悦奔魏州，攻之弗克。以吕祖謙《標目》修。丙寅，朱滔、張孝忠敗李惟岳兵於東鹿。以紀、傳修。辛未，復榷酒。以吕祖謙《標目》修。

閏月乙未，李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降。甲辰，惟岳伏誅，深州降。以《新》紀、《通鑑》修。以朱滔爲節度使。以《新》史列傳修。田悦博、洺二州降。以《新》紀修。

二月戊午，李惟岳將以定州降。以《新》、《舊》紀修。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成德兵馬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戊午，李納德、棣二州降。以《新》紀修。朱滔反。以《舊》紀修。召朱泚還。戊寅，張鎰罷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以《舊》紀、《通鑑》修。甲子，借商括貲。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丙寅，增兩税及鹽榷錢。乙巳，杜佑罷。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以《舊》紀修。

六月辛巳，王武俊反。李懷光、馬燧等及田悦、朱滔、王武俊戰於愜山，敗績。

秋七月，退保魏州。以《新》、《舊》紀修。癸巳，停借商錢。以《新》、《舊》紀修。

八月，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税、鹽鐵使。以《舊》紀、《通鑑》修。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通鑑》。

九月癸巳，税商貨、茶漆竹木。

冬十月丙辰，吏部侍郎關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納稱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兵馬都元帥、建興王。《通鑑》。更造《正元曆》。以《通鑑》修。

卷六一　唐德宗皇帝建中四年

春正月丁亥，張鎰及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以《新》紀修。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午，遣太子太師顔真卿宣慰之。以朱熹《綱目》修。戊戌，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討李希烈。

二月丁卯，復汝州。以《新》、《舊》紀修。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兵，取黃、蘄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命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禁兵。以吕祖謙《標目》修。庚申，加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副之。以《通鑑》修。甲子，京師地震。《新》紀。

五月，京師地震。《新》紀。

六月庚戌，稅屋間架，算除陌錢。《新》紀。

七月，馬（璘）〔燧〕爲魏博、澶相節度招討使。《新》紀。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寇襄城。《新》紀。乙卯，李希烈將以隨州降。以《新》紀修。泾原諸道兵救襄城。

冬十月丁未，泾原節度使姚令言作亂于京師。戊申，帝幸奉天，令言等奉朱泚爲帥。庚戌，段秀實欲誅泚，不克，死之。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辛亥，以金吾衛大將軍渾瑊爲行在都虞候。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子，鳳翔將李楚琳殺張鎰，自爲節度使，降朱泚。以《舊》紀、《通鑑》修。朱泚自稱秦帝，改元，殺郡王、王子、王孫七十七人。以《通鑑》修。癸丑，李希烈陷襄城。《新》紀。乙卯，殺右僕射崔寧。以《新》紀修。丁巳，户部尚書蕭復爲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姜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朱泚圍奉天，渾瑊與邠寧兵馬使韓游瓌拒之，龍武大將軍吕希倩、將軍高重傑死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渭北節度使李建徽等入援，敗于漠谷。以《新》、《舊》紀、《通鑑》修。李懷光及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入援。以《通鑑》修。癸巳，李懷光敗朱泚于醴泉，泚遁。懷光將入朝，盧杞沮之，以爲中書令、諸道兵馬副元帥。以《新》、《舊》紀修。偽署官李忠臣等伏誅。以《通鑑》修。

十二月壬戌，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以《舊》紀修。李希烈陷汴、鄭二州，稱帝，改元。以《新》、《舊》紀列傳修。癸巳，閼播罷。以《通鑑》修。以李楚琳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興元元年

春正月癸酉朔，下詔罪己，大赦，改元，去聖神文武號，復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官爵，罷間架、塩陌錢、竹木茶漆稅，人心大悦。以《新》、《舊》紀修。朱泚更號漢。以吕祖謙《標目》修。丙戌，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立瓊林大盈庫，陸贄諫罷之。以吕祖謙《標目》修。戊子，蕭復出爲山南等道宣慰安撫使。以《新》、《舊》紀修。辛卯，以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通鑑》。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以《通鑑》修。

二月戊申，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以《舊》紀修。李晟會李懷光于陳濤斜，既而移軍東渭橋。以《通鑑》修。李懷光奪（郭）〔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甲子，以懷光爲太尉。以《新》、《舊》紀修。加李晟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帝幸梁州。李懷光以兵來追，不及。以《新》、《舊》紀傳修。

三月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田悦，自稱留後。以《新》紀修。甲戌，李懷光殺兵馬使張名振、石演芬，歸河中。以《新》、《舊》紀修。己亥，渾瑊爲朔方、邠寧等道行營兵馬副元帥。以《新》紀修。

夏四月壬寅，以韓游瓌爲邠寧節度使。以《舊》紀修。甲辰，李晟爲京畿、渭北、商華兵馬副元帥。以《新》、《舊》紀修。庚戌，以田緒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吐蕃遣兵助渾瑊破朱泚，尋引去。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寅，姜公輔罷。《新》紀。泾原兵馬使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自稱留後。以《新》紀修。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宫。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丙子，抱真、武俊大敗朱滔於貝州，滔還幽州。以吕祖謙《標目》修。乙未，李晟移軍光泰門外。戊戌，大敗朱泚，復京師。

六月癸卯，姚令言伏誅。甲辰，泚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餘還官有差。田希鑒爲節度使。甲寅，渾瑊爲侍中。以《舊》紀、《通鑑》修。偽署官李忠臣等伏誅。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午，帝至自梁州。以《新》紀修。丁亥，李懷光害宣慰使、給事中孔巢父。以《新》紀修。乙未，以杭州刺史李泌爲散騎常侍。以《通鑑》修。

八月壬寅，李希烈害顔真卿。以朱熹《綱目》修。甲辰，李楚琳罷爲金吾大將軍。紀傳、《通鑑》。癸卯，李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泾原、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爵西平王。以紀傳、《通鑑》修。馬燧爲奉誠軍節度使，渾瑊爲河中節度使，並爲管内行營副元帥，討李懷光。以紀傳、《通鑑》修。

冬十月辛丑，李勉檢校司徒、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戊辰，宣慰使文瑒、王希遷爲神策軍左、右兵馬使。以《舊》紀修。

閏月，田希鑒伏誅。以《通鑑》修。李希烈將以滑州降。以《新》紀修。閏十二月，劉玄佐等大敗李希烈兵于陳州，希烈走。戊午，復汴州，鄭州降。以吕祖謙《標目》修。乙丑，蕭復罷。《新》紀。十二月庚辰，加鎮海節度使韓滉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江淮轉運使。以《通鑑》修。

是歲，蝗，大饑。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元年

春正月丁酉朔，改元。以《新》、《舊》紀修。癸丑，贈顔真卿司徒，謚文忠。以《舊》紀、《通鑑》修。帝欲用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補闕陳京等諫。壬戌，以杞爲澧州别駕，尋卒。以《舊》紀修。

三月丁未，李希烈陷鄧州。以《新》、《舊》紀修。

夏六月，朱滔卒，涿州刺史劉怦自稱幽州、盧龍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辛卯，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金吾衛大將軍韋皋爲西川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辛丑，以李泌爲都防禦觀察水陸運使，平之。以《舊》紀修。壬子，以劉怦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大旱。《通鑑》。

八月甲戌，李懷光伏誅。《新》紀。馬燧爲侍中。《新》紀。張延賞罷。《新》紀。

九月，劉從一罷。以《新》紀修。劉怦請以其子濟權知幽州軍府事，怦卒，以濟爲節度使。以《舊》紀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二年

春正月壬寅，盧翰罷。吏部侍郎劉滋爲散騎常侍，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崔造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等，諸道租賦委觀察使、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宰相分判六曹。以《通鑑》修。《目録》修。

夏四月丙寅，李希烈伏誅。甲申，以淮西衙將陳仙奇爲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吴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八月丙戌，吐蕃寇邠、寧、涇、隴四州。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吐蕃寇好畤，李晟遣兵敗之。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丁酉，崩。以《新》紀修。辛丑，吐蕃陷鹽州。《新》紀。

十二月丁巳，以韓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吐蕃陷夏州。《新》紀。庚申，崔造罷。以《新》紀修。

是歲，李勉罷。以《新》、《舊》史列傳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三年

春正月壬寅，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壬子，劉滋罷，齊映貶夔州刺史。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韋皋招南詔。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戊寅，韓滉卒。分浙江東西道爲三，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丁未，以李晟爲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五月丁亥，以渾瑊爲吐蕃會盟使。以《舊》紀修。

閏月庚申，省州縣官，尋復之。以《通鑑》、列傳修。辛未，吐蕃劫盟于平涼。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馬燧爲司徒，罷其兵。以《新》、《舊》紀修。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泌請罷宰相分判六曹，從之。以《新》、《舊》紀修。復鹽、夏二州。以《通鑑》修。大旱。張延賞卒。以《舊》紀修。李泌議復府兵，請募戍卒屯田京西。以朱熹《綱目》修。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新》紀。己丑，柳渾罷。《新》紀。帝欲廢太子，李泌救之。以吕祖謙《標目》修。戊申，吐蕃寇隴州。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李泌請罷貢獻，歲供宫中錢百萬緡。以吕祖謙《標目》修。回紇和親。以吕祖謙《標目》修。吐蕃陷涇州連雲堡。

冬十月甲申，寇豐義城。乙酉，寇長武城，城故原州而屯之。以《新》紀、《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四年

春正月，增京官俸。以《通鑑》修。

夏四月乙未，改殿前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爲十軍。以吕祖謙《標目》修。南詔内附。以《通鑑》修。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五州。《新》紀。
六月，封子爲王。以《新》紀修。徵處士陽城爲諫議大夫。以《舊》紀修。
秋七月，邠寧軍亂，都虞候楊朝晟敗之。《新》紀。
九月，罷勾檢兩稅。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戊子，回紇可汗來迎咸安公主，請改號回鶻。以吕祖謙《標目》修。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兵破之。以《通鑑》修。册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通鑑》修。
十一月，以壽、盧、豪都團練使張建封爲徐、泗、豪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京師地震二十。《新》紀。

唐德宗皇帝貞元五年

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新》紀。
二月，程懷直請分置景州，廷授刺史，帝嘉其忠，以爲横海留後。以《新》史傳修。庚子，大理卿董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三月甲辰，李泌薨。《新》紀。
冬十月，韋皐遣將破吐蕃，克嵩州。以《通鑑》修。
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戊寅，册其子爲忠貞可汗，尋爲其弟所弒。以朱熹《綱目》修。
是歲，以吴少誠爲節度使。〔以〕《新》、《舊》列傳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六年

春，迎佛骨于岐山。以《通鑑》修。
夏，吐蕃陷北庭，安西亦陷。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辛丑，殺太子妃蕭氏。以《新》紀修。
是歲，程懷直爲節度使。以《新》史列傳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七年

春二月，遣使册回鶻奉誠可汗。以《通鑑》修。
三月癸未，張孝忠卒。
秋七月戊寅，以其子定州刺史茂昭爲義武留後。以《通鑑》修。
八月丙午，陸贄解翰林學士，爲兵部侍郎。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八年

春三月庚午，劉玄佐卒。
夏四月，其子士寧自稱宣武留後，尋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殺諫議大夫、知制誥吴通玄。乙未，貶竇參爲彬州別駕。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壬子，吐蕃寇靈州。《通鑑》。
五月，陸贄請臺省長官舉其屬，從之，尋復止。以吕祖謙《標目》修。癸酉，李納卒，其子師古自稱平盧留後，尋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六月，吐蕃寇涇州。《舊》紀。
秋七月己未，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以吕祖謙《標目》修。大水。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左遷右領軍，軍政始專掌於宦官。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九年

春正月癸卯，初税茶。以吕祖謙《標目》修。辛酉，城鹽州。以《通鑑》修。
二月甲寅，以張茂昭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三月，貶竇參驩州司馬，尋殺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五月甲辰，義成節度使賈耽爲右僕射，右丞盧邁，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韋皐平吐蕃五十餘堡。以《舊》紀修。丙午，董晉罷。《新》紀。裴延齡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以《舊》紀修。
秋七月，令宰相旬更秉筆，未幾日易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庚戌，西平忠武王李晟薨。以《通鑑》修。
冬十二月乙卯，宣武軍將李萬榮逐劉士寧，自稱留後。以《新》、《舊》紀修。
陸贄奏均節財賦六條。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年

春正月壬辰，南詔大破吐蕃，來獻捷。
夏六月，南詔王遣其弟入貢，遣使賜之印。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西原蠻陷欽、横、潯、貴四州。以《新》、《舊》紀修。
冬十一月壬申，陸贄上書論裴延齡罪。

十二月壬戌，〔陸贄〕罷。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一年

夏四月壬戌，貶太子賓客陸贄爲忠州別駕。帝意不測，陽城率諫官上疏論裴延齡，明贄無罪。以《通鑑》修。回鶻奉誠可汗死，其相骨咄祿立。

五月，册爲懷信可汗。以朱熹《綱目》修。以李萬榮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七月丙寅，陽城左遷國子司業。以列傳、《通鑑》修。

八月辛亥，北平莊武王馬燧薨。以《舊》紀、《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二年

春正月，加方鎮中書令、同平章事，及檢校官。以《通鑑》、《舊》紀修。

三月癸巳朔，以閑廄、宮苑使李齊運爲禮部尚書，裴延齡爲户部尚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庚午，田緒卒，其子魏博節度副大使季安自稱留後。以《新》紀修。

六月乙未，以監句當左右神策寶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以吕祖謙《標目》修。李萬榮子兵馬使迺自稱宣武兵馬使。

秋七月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爲節度使。丙申，萬榮卒，迺伏誅。以《通鑑目録》修。以田季安爲節度使。以《通鑑》修。趙憬薨。以《新》紀修。

九月丙午，裴延齡卒。以《通鑑》修。

冬十月甲戌，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崇儒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爲諫議大夫。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三年

秋九月乙丑，盧邁罷。《新》紀。

冬十二月，張建封入朝，諫官市，弗聽。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四年

夏閏五月辛酉，長武城軍亂，逐其使韓全義。《新》紀。

秋七月壬申，趙崇儒罷。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以《通鑑》修。

九月，吴少誠侵壽州。以《通鑑》修。己巳，貶陽城爲刺史。以朱熹《綱目》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五年

春二月丁丑，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薨。乙酉，宣武軍亂，殺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等，宋州刺史劉全諒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己丑，以劉全諒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三月甲寅，吴少誠陷唐州。以《新》紀修。

秋八月乙未，吴少誠寇陳、許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庚戌，劉全諒卒，兵馬使韓弘自稱宣武留後，尋以爲節度使。以《新》紀修。丙辰，詔發十六道兵，討吴少誠。以《通鑑》修。

冬十二月辛未，咸寧忠武王渾瑊薨。以《舊》紀修。乙未，諸道兵潰於小潞河。《新》紀。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六年

春二月乙酉，以夏綏節度使韓全義爲蔡州招討處置使。《新》紀。

夏五月庚戌，韓全義及吴少誠將戰于廣利原，敗績。以《新》紀修。壬子，張建封卒，其子愔自稱徐、泗、豪留後。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吴少誠敗韓全義於五樓。以《通鑑》修。

九月庚戌，鄭餘慶貶郴州司馬。庚申，太常卿齊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新》紀。

冬十月戊子，赦吴少誠。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七年

春二月，大雨雹。己亥，霜。戊申，大雨雪，震（雹）〔電〕。庚戌，大雪，雨雹。

夏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乙酉，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卒。

六月，兵馬使高固自稱知軍事。以《新》紀、《通鑑》修。浙西崔善貞論宫市、進奉、鹽鐵之弊，送李錡，殺之。以《通鑑》修。己酉，以高固爲節度使。以《通鑑》修。丁巳，王武俊卒，其子成德節度副大使士貞自稱留後。

秋七月辛巳，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己丑，吐蕃陷麟州。《通

鑑》。

九月，韋皐大破吐蕃。

冬十月庚子，加皐中書令，爵南康王。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八年

秋七月乙亥，罷正衙奏事。《新》紀。

唐德宗皇帝貞元十九年

春三月壬子，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卯，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以朱熹《綱目》修。乙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以《通鑑》修。

秋七月己未，齊抗罷。《新》紀。自正月不雨至是月。甲戌，始雨。以《新》紀修。翰林待詔王伾、王叔文侍太子，翰林學士韋執誼等與之交結。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閏十月，崔損卒。

十二月，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通鑑》。以《新》紀修。貶監察御史韓愈爲陽山令。以《通鑑》修。

唐德宗皇帝貞元二十年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兵馬使盧從史自立。

秋八月己未，以爲節度使。以呂祖謙《標目》修。

卷六二　唐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春正月癸巳，帝崩於會寧殿。丙申，太子誦即皇帝位，有疾。《新》、《舊》紀，《通鑑》修。

二月癸卯，始朝見百官。以《新》、《舊》紀，《通鑑》修。辛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己酉，葬崇陵，廟號德宗。以《通鑑》修。戊戌，以殿中丞王伾爲散騎常侍，蘇州司功參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以《舊》紀、《通鑑》修。甲子，大赦。罷進奉、宮市。呂祖謙《標目》修。乙丑，罷鹽鐵使月進。《新》紀。

三月辛未，王伾爲翰林學士。以《通鑑》修。壬申，追陸贄、鄭餘慶、陽城等赴京師，贊與城已卒，尋贈贊兵部尚書，謚曰宣，城左散騎常侍。以韓愈《實録》修。以李錡爲鎮海節度使。加杜佑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王叔文副之。以《通鑑》修。以張愔爲節度使。以《通鑑》修。癸巳，立子廣陵郡王純爲皇太子。以《新》紀修。

夏四月壬寅，立子弟二十一人爲王。以《新》紀修。

五月辛未，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欲奪宦官兵柄，不克。以《新》史兵志修。辛卯，王叔文爲户部侍郎。以《通鑑》修。

六月癸丑，韋皐表請太子監國。以朱熹《綱目》修。丁巳，王叔文以母喪去位。以《通鑑目録》修。

秋七月乙未，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太常卿杜黄裳爲門下侍郎，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新》紀修。

八月庚子，帝自稱太上皇。辛丑，徙居興慶宮，改元，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以《新》紀修。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户，叔文尋伏誅。以《通鑑》修。乙巳，太子純即皇帝位。以《新》、《舊》紀修。庚戌，罷獻祥瑞珍奇。以《新》紀修。癸丑，南康忠武王韋皐薨，行軍司馬劉闢自稱西川留後。己未，以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以《新》紀、《通鑑》修。併別庫於正庫。以呂祖謙《標目》修。癸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通鑑》。

九月己巳，罷教坊樂工正員官。《新》紀。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司封郎中韓曄、員外郎柳宗元、劉禹錫爲諸州刺史。以《舊》紀修。

冬十月丁酉，賈耽薨。以《舊》紀修。辛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相。以《新》紀、《通鑑》修。己酉，葬崇陵，廟號德宗。以《通鑑》修。

十一月，還高宗主於西夾室。以《通鑑目録》修。壬申，韋執誼貶崖州司馬。以《舊》紀修。夏綏留後楊惠琳反。以《新》紀修。回鶻懷信可汗死，遣使册其嗣爲騰里録可汗。以列傳、《通鑑》修。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以《舊》紀修。壬戌，翰林學士鄭絪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以考功郎中李吉甫爲中書舍人，員外郎裴洎爲考功郎中，並充翰林學士。以《舊》紀修。

卷六三　唐憲宗皇帝元和元年

春正月丙寅，上上皇尊號。以《通鑑》修。丁卯，改元。以《新》、《舊》紀修。劉闢求兼領西川，不得，圍梓州。癸未，以長武城使高崇文爲神策行營節度使，率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討之。以《新》、《舊》紀修。甲申，太上皇崩。《新》紀。劉闢陷梓州。

三月，高崇文克之。以《新》紀修。辛巳，楊惠琳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丁未，杜佑爲司徒，解度支、鹽鐵轉運等使，以兵部侍郎李巽領

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五月庚辰，鄭餘慶罷。以《通鑑》修。辛卯，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通鑑》修。

六月丁酉，高崇文破賊於鹿頭關。以《通鑑》修。

閏月壬戌朔，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稱淄青留後。以《新》紀修。

秋七月壬寅，葬豐陵，廟號順宗。以《通鑑》修。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爲貴妃。以《舊》紀修。丁卯，立子七人爲王。以《通鑑》修。

九月辛亥，高崇文克成都。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以《新》、《舊》紀修。以李師道爲節度副使。以《舊》傳修。戊子，劉闢伏誅。《新》紀。

十一月，鄭餘慶罷。《新》紀。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二年

春正月乙巳，杜黃裳罷。己酉，户部侍郎武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監察御史李絳兼翰林學士。以《舊》史列傳修。

冬十月，李錡反，命諸道兵討之。以《通鑑》修。丁卯，武元衡罷。《新》紀。

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新》紀。

十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入朝。呂祖謙《標目》。

是歲，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以《通鑑》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三年

春正月癸巳，上尊號。以《新》、《舊》紀修。以神威軍爲天威軍。以兵志，《會要》修。城臨涇。以《唐曆》修。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死。以《通鑑》修。

夏四月，策試賢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吉甫惡其言直，考官翰林學士王涯、吏部員外郎韋貫之、户部侍郎楊於陵皆坐貶。以《舊》紀、《通鑑》修。

五月丙午，册回鶻保義可汗。以《通鑑》修。

六月，沙陀酋長朱邪執宜詣靈州降，朔方、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以《通鑑》修。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九月庚寅，于頔爲司空、同平章事。丙申，户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李吉甫罷。以《新》紀修。

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以《通鑑》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四年

春二月丁卯，鄭絪罷。給事中李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乙酉，王士真卒，其子節度副使承宗自稱成德留後。以《新》紀修。

閏月己酉，以旱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以《通鑑》修。

丁卯，立子鄂王寧爲皇太子。以《新》紀修。

夏六月，以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處沙陀於定襄川。以《通鑑》修。

秋八月，王承宗獻德、棣二州。

九月庚戌，以爲節度使。

冬十月，承宗反。以吐突承璀爲招討宣慰使，討之。以《新》紀、《通鑑》修。

十一月己巳，吴少誠卒，其將吴少陽自稱淮西留後。以《新》紀修。

是歲，南詔王尋閣勸死，子勸龍晟立。以《通鑑》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五年

春正月己巳，神策軍大將軍郾定及王承宗戰，敗死之。以《新》紀修。盧從史與王承宗通謀。

三月，吐突承璀執之，尋貶之爲驩州司馬。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王承宗兵於木刀溝。以《新》紀修。

秋七月丁未，赦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與之。以呂祖謙《標目》修。乙卯，劉總弒其父濟與兄緝，自爲幽州、盧龍留後。

九月，以爲節度使。以《新》、《舊》紀修。降吐突承璀爲軍器使。以《舊》紀修。丙寅，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張茂昭請入朝，歸易、定二州，以左庶子任迪簡爲義武行軍司馬。都虞候楊伯玉等作亂，伏誅。壬辰，以迪簡爲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庚申，裴垍罷。《新》紀。

唐憲宗皇帝元和六年

春正月甲辰，以吴少陽爲節度使。以《新》、《舊》紀修。庚申，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二月壬申，李藩罷。《新》紀。李絳解翰林學士，爲户部侍郎。以《舊》紀、《通鑑》修。

夏六月丁卯，李吉甫請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

秋九月甲寅，省内外官八百餘員，諸司流外七百餘員。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一月丙申，出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己丑，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閏月辛亥，皇太子薨。本紀。

唐憲宗皇帝元和七年

夏六月癸巳，杜佑罷。以《新》紀修。

秋七月乙亥，立子遂王宥爲皇太子，改名恒。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戊戌，田季安卒，其子魏博節度副大使懷諫自稱知軍府事。

冬十月乙未，魏博以其將田興知軍府事，興以六州來歸。甲辰，以爲節度使。

十一月辛酉，給復一年，賞其軍士。以吕祖謙《標目》修。營田振武、天德。以《通鑑》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八年

春正月辛未，權德輿罷。以《新》紀修。

二月辛卯，賜田興名弘正。以《通鑑》修。丁酉，貶于頔爲恩王傅。《新》紀。

三月甲子，西川節度使武元衡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夏六月，大水。辛丑，出宫人。以《新》紀、《通鑑》修。

秋七月，徙天德軍於大同故城。以《通鑑》修。廢天威軍，隸神策軍。以《會（舉）要（歷）曆》修。

冬十二月庚辰，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以《新》、《舊》紀修。羣臣請立后，弗許。以《通鑑》、《舊》傳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九年

春正月乙亥，誅振武亂兵。以《通鑑》修。

二月癸卯，李絳罷。甲辰，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六月壬寅，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秋閏八月丙辰，吴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淮西軍事。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以《新》紀修。

冬十月丙午，李吉甫薨。以《新》、《舊》紀傳修。

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年

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以《新》、《舊》紀修。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討吴元濟。以《通鑑》修。王承宗、李師道請赦吴元濟，不許。以《通鑑》修。

三月，以爲遠州刺史。以《舊》紀修。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以《舊》紀列傳修。忠武節度使李光顔敗淮西兵。以《通鑑》修。

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戊申，京師大索。《新》紀。乙丑，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甲戌，絶王承宗朝貢。以《新》、《舊》紀修。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通鑑》。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朱熹《綱目》。乙丑，李光顔敗於時曲。《通鑑》。

九月癸酉，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壬申，李光顔及河陽節度使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河。以《通鑑》修。戊寅，盜焚獻陵寢宫。《新》紀。武寧節度使李愿破淄青兵。以《通鑑》修。韓弘守司徒。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一年

春正月己巳，張弘靖罷。以《新》紀修。庚辰，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蕭俛請罷兵，解内職。以吕祖謙《標目》修。癸未，發河東、盧龍、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兵討王承宗。以吕祖謙《標目》修。甲申，盜斷建陵門戟。《新》紀。

二月乙巳，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三月庚午，皇太后崩。《新》紀。

夏四月庚子，李光顔、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以《新》紀、《通鑑》修。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兼御史中丞、判度支。以《舊》史列傳及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甲辰，淮西大敗隨、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於鐵城。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午，韓弘破淮西兵於郾城。以《新》紀、《通鑑》修。

八月壬寅，韋貫之罷。《新》紀。

冬十二月丁未，工部侍郎王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二年

春正月戊子，彗星出于畢。以《新》紀修。

三月乙丑，李愬屯宜陽柵，降文城柵。以《通鑑》修。

夏四月，李光顔敗淮西兵於郾城。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辛酉，李愬敗淮西兵於張柴。以《新》紀修。丙子，罷討王承宗。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裴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淮西宣慰處置使。户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罷。以《通鑑》修。

九月丁未，李逢吉罷。《新》紀。

冬十月辛未，李愬襲破蔡州。癸酉，擒吴元濟，尋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甲戌，淮南節度使李鄘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壬戌，爵裴度晉國公，復知政事。以《通鑑》修。

卷六四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

春正月乙酉，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新》紀。修麟德殿。

二月，浚龍首池。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戊戌，李鄘罷。庚子，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己酉，横海節度使程權入朝，歸滄、景二州。以《新》紀及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甲寅，王承宗歸德、棣二州。庚辰，赦承宗。以《新》紀修。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舊》紀。

秋七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愬統武寧、横海軍討李師道。以《新》紀修。辛丑，李夷簡罷。以《新》紀修。

八月壬子朔，王涯罷。以《新》紀修。

九月甲辰，户部侍郎皇甫鎛，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使如故。以《新》、《舊》紀修。

冬十一月丁亥，以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仙藥。以《新》紀修。

十二月庚戌，迎佛骨於(風)〔鳳〕翔。《新》紀。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四年

春正月，刑部侍郎韓愈諫迎佛骨。癸巳，貶爲潮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丙申，田弘正大敗李師道兵於東阿。

二月戊午，師道伏誅。分淄青等十二州爲三道。庚午，以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爲義成節度使。以《新》、《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丙寅，從横海節度使烏重胤之請，詔節度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以《通鑑》及吕祖謙《標目》修。辛未，程异薨。以《新》紀修。丙子，裴度罷。《新》紀。

秋七月戊寅，韓弘入朝，歸汴、宋、亳、潁四州。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己丑，加上尊號。以《新》、《舊》紀修。辛卯，沂海卒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以《新》紀修。丁酉，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秋八月丁酉，韓弘守司徒，兼中書令。

九月戊寅，王弁伏誅。《新》紀。

冬十月壬戌，安南將楊清殺都護李象古。以《新》、《舊》紀修。癸酉，吐蕃寇鹽州。以《通鑑》修。帝服柳泌藥，起居舍人裴潾切諫。

十一月己亥，坐貶。以《舊》紀修。

十二月乙卯，崔羣罷。《新》紀。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五年

春正月庚子，宦者陳弘志等弒帝于中和殿，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内外諸軍錢。

閏正月丙午，太子恒即皇帝位。以《新》、《舊》紀，《稽古録》，范祖禹《唐鑑》修。丁未，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户。《新》紀。辛亥，御史中丞蕭俛、中書舍人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俛等以兩河畧定，乃議銷兵。以《新》、《舊》紀修。壬子，柳泌伏誅。朱熹《綱目》。乙卯，尊母郭貴妃爲皇太后。以《新》紀、《通鑑》修。丁卯，帝與羣臣皆釋服。以《通鑑》修。

二月丁丑，幸丹鳳門，肆赦，觀俳優。丁亥，幸神策軍，觀角觝。以《新》、《舊》史紀修。壬辰，廢邕管入容管。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楊清伏誅。《新》紀。

夏五月庚申，葬景陵，廟號憲宗。以《通鑑》修。

六月丁丑，韓弘罷。《新》紀。

秋七月丁卯，令狐楚罷。《新》紀。

八月戊戌，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九月庚子，大合樂于魚藻宮。《舊》紀。

冬十月庚辰，王承宗卒，其弟成德觀察支使承元歸鎮、趙、深、冀四州。

以《新》紀修。癸未，吐蕃寇涇州，發神策軍及八鎮軍禦之。以《新》、《舊》紀修。

乙酉，以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度使。

以《舊紀》、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己未，帝幸華清宮。以《舊》紀修。

十二月庚辰，獵於城南。壬午，獵于城西。甲申，獵于苑北。以《新》、《舊》紀修。

唐穆宗皇帝長慶元年

春正月辛丑，改元。以《新》、《舊》紀修。壬戌，蕭俛罷。《新》紀。

二月，劉總歸盧龍道八州。以《新》紀修。壬申，段文昌罷。户部侍郎杜元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回鶻保義可汗死。以《通鑑》修。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請除節度觀察使，遣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入京。時帝不留意庶務，宰相不知大體。

三月，以總爲天平節度使，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尋遣克融等歸本軍。以《通鑑》修。戊午，立弟九人、子五人爲王。以《通鑑》修。己未，以屯田員外郎李德裕爲考功郎中，左補闕李紳爲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丁丑，貶禮部侍郎錢徽、中書舍人李宗閔爲外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爲開江令。以《舊》紀修。丙戌，册回鶻宗德可汗。

五月，以太和長公主妻之。以《舊》紀、朱熹《綱目》修。

六月，彗星出於昴。以《新》紀修。壬子，上尊號。以《新》、《舊》紀修。

秋七月甲辰，朱克融囚張弘靖，自爲盧龍留後。以《新》紀修。壬戌，成德兵馬使王廷湊殺田弘正，自爲留後。

八月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以《新》紀修。丙子，瀛州軍亂，逐盧士玫。以《新》、《舊》紀修。丁丑，命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兵討王庭湊。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己丑，河東節度使裴度爲幽、鎮招討使。以吕祖謙《標目》修。癸巳，王庭湊圍深州。《新》紀。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其刺史邢楚。以《新》紀修。吐蕃請盟，許之。《舊》紀。

冬十月丙寅，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新》、《舊》紀修。裴度論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交結，稹罷爲工部侍郎。以《舊》紀修。

十二月庚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大敗於博野。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代之。以《通鑑》修。赦朱克融，以爲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唐穆宗皇帝長慶二年

春正月庚子，魏博軍潰于南宮。癸卯，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爲留後。己酉，以爲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二月甲子，赦王庭湊，以爲節度使。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以《新》、《舊》紀修。辛巳，崔植罷。元稹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亥，裴度爲東都留守。以《舊》紀、《通鑑》修。

三月乙巳，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尋以智興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戊午，司徒、淮南節度使裴度同平章事。王播罷。以《新》紀修。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舊》紀。壬戌，成德節度使牛元翼奔京師，王庭湊陷深州。以《新》紀修。

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罷。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戊子，復邕管。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壬辰，宣武將李臣則逐其節度使李愿，都押衙李齐自爲留後。丙辰，兗海節度使曹華等敗之。

八月丙子，齐伏誅。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帝迎太后，獵于驪山。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癸巳，立子景王湛爲皇太子。《新》紀。

是歲，初行《宣明曆》。《通鑑》。

唐穆宗皇帝長慶三年

春正月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己丑，杜元穎罷。以《新》紀修。

唐穆宗皇帝長慶四年

春正月壬申，帝崩于清思殿。丙子，皇太子湛即皇帝位。以《新》、《舊》紀修。

二月癸未，貶户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以《舊》紀、《通鑑》修。己亥，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乙巳，尊帝母王氏爲皇太后。以《舊》紀、《通鑑》修。丁未，帝幸中和殿擊鞠，自是遊宴、擊鞠、奏樂，不可悉紀。以《通鑑》修。

夏四月丙申，帝擊鞠于清思殿，染匠張韶作亂，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乙卯，吏

度使。以《新》紀修。壬申，赦王庭湊。《新》紀。甲戌，吏部侍郎李宗閔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九月辛巳，命宦官毋得衣紗穀綾羅。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纖麗布帛。以《通鑑》修。南詔陷嶲、邛二州。

十二月，南詔寇成都、梓州。以《新》、《舊》紀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四年

春正月戊子，封子永爲王。以《通鑑》修。辛卯，武昌節度使牛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甲午，王播薨。《新》紀。

二月乙卯，山南西道軍亂，害節度使李絳。

三月己卯，節度使温造平之。以《新》、《舊》紀修。

夏六月丁未，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新》、《舊》紀修。

秋七月癸未，尚書右丞宋申錫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九月壬午，裴度罷。《新》紀。

唐文宗皇帝太和五年

春正月庚申，幽州、盧龍軍亂，逐李載義，兵馬使楊志誠自稱留後。以《新》、《舊》紀修。癸卯，降漳王湊爲縣公，貶申錫開州司馬。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庚子，宋申錫罷。

謙《標目》修。

夏四月己丑，以楊志誠爲節度使。以《舊》紀修。

秋九月，吐蕃維州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據之，牛僧孺請勿受。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六年

春正月壬子，上尊號，不受。以《通鑑》修。

三月，回鶻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以《通鑑》修。

夏六月戊寅，右僕射王涯條流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事竟不行。以《舊》紀修。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爲皇太子。《新》紀。

十二月乙丑，牛僧孺罷。《新》紀。乙亥，劉從諫入朝。以《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七年

春正月甲午，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以《通鑑》修。

二月丙戌，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夏四月丙戌，册回鶻彰信可汗。以《舊》紀修。

六月乙亥，李宗閔罷。《新》紀。

秋七月壬寅，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以《通鑑》修。

八月庚寅，詔諸王出閤，進士停詩賦，尋復不行。以《舊》紀、《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八年

春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舊》紀。

秋九月辛亥，彗星出于太微。以《新》紀修。

冬十月辛巳，盧龍兵馬使史元忠逐楊志誠，自爲留後。以《通鑑》修。庚寅，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李德裕罷。以《新》紀修。丁卯，流楊志誠於嶺南，尋伏誅。以《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九年

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節度使。以《舊》紀修。癸亥，巢公湊薨。以《新》、《舊》紀修。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節度使。以《舊》紀修。

夏四月癸巳，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以《通鑑》修。丙申，路隋罷。以《新》紀修。戊戌，浙西觀察使賈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舊》紀修。庚子，貶太子賓客李德裕爲袁州長史。以《舊》紀修。

五月乙丑，以領軍將仇士良爲左神策中尉。以《舊》紀修。辛未，王涯爲司空。《新》紀。

六月壬寅，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新》紀。

秋七月辛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甲子，以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

八月丁丑，鄭注爲兵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訓、注所惡朝士，皆以李宗閔、德裕之黨，逐之。

九月癸卯朔，下詔，人情稍安。以《舊》紀、《通鑑》修。癸亥，陳弘志伏誅。以《新》、《舊》紀修。丁卯，李固言罷。《新》紀。王涯增茶税。以《通鑑》修。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以《舊》紀、《通鑑》修。己巳，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刑部侍

郎，兵部郎中李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冬十月辛巳，左右神策觀軍容使王守澄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壬戌，李訓、舒元輿等伏兵誅宦官，不克。右僕射鄭覃、權知户部侍郎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及鄭注等十一族，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以《新》、《舊》史紀傳，《稽古録》修。

十二月，罷榷茶。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文宗皇帝開成元年

春正月辛丑朔有食之。《舊》紀。改元。《新》紀。

三月，劉從諫三上疏，請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等沮恐，天下差以自强。以《舊》紀、《新》史列傳修。

夏四月甲午，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秋九月庚辰，復宋申錫官爵。以《舊》紀、《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開成二年

春二月丙午，彗星出東方。以《舊》紀、《通鑑》修。

夏四月戊戌，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六月丙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以《新》紀修。

秋八月，立兄子四人、子一人爲王。以《通鑑》修。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通鑑》。戊申，李固言罷。《新》紀。

唐文宗皇帝開成三年

春正月甲子，盜傷李石。《新》紀。戊辰，户部尚書楊嗣復、户部侍郎李珏同平章事。以《新》紀，吴（鎮）〔縝〕《糾繆》修。丙子，李石罷。《新》紀。

冬十月乙酉，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義武留後。以《新》紀修。殺太子永。以吕祖謙《標目》修。乙巳，彗星出于軫。以《新》紀修。

十二月，詔裴度入知政事。以《通鑑》修。

是歲，吐蕃贊普達磨立，荒淫殘虐，災異相繼，其國益衰。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文宗皇帝開成四年

春正月癸酉，彗星出于羽林。

閏正月丙午，〔彗〕出于卷舌。以《新》紀修。

三月丙寅，晉文忠公裴度薨。以《新》紀、《通鑑》修。

夏五月丙申，鄭覃、陳夷行罷。以《新》紀修。

秋七月甲辰，太常卿崔鄲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冬十月丙寅，立兄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回鶻弒彰信可汗，盧駞特勒立。會疾疫，大雪，羊馬多死，其國遂衰。以《通鑑》修。

卷六六 唐文宗皇帝開成五年

春正月戊寅，帝不豫，楊嗣復、李珏欲奉皇太子成美當國。己卯，左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仇士良立（潁）〔潁〕王瀍爲皇太弟，廢成美爲陳王。辛巳，帝崩于太和殿，太弟即皇帝位。癸未，殺成美及安王溶、賢妃楊氏。以《新》、《舊》紀修。追尊母爲皇太后。《新》紀。以仇士良爲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以《實録》修。

二月庚申，彗星出于室壁。以《新》紀修。

夏五月己卯，楊嗣復罷。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秋八月，内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謀因山陵殺仇士良，不克，見殺。《新》、《舊》紀。壬戌，葬章陵，廟號文宗。以《新》、《舊》紀修。庚午，李珏罷。《新》紀。

九月丁丑，淮南節度副大使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點戛斯攻殺回鶻可汗。

冬十月，回鶻嗢沒斯内附，詔備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彗星出于東方。以《新》紀修。何進滔卒，其子都知兵馬使弘敬自稱魏博留後。以《新》傳、《通鑑》修。

十二月，封子爲王。以《新》紀修。

唐武宗皇帝會昌元年

春正月辛巳，改元。《新》、《舊》紀。

二月，回鶻十三部立烏介可汗。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甲戌，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帝欲誅楊嗣復、李珏，宰相救之，乃貶爲遠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六月，以何弘敬爲節度使。以《舊》紀修。帝受法籙於趙歸真。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彗星出于羽林。以《新》紀修。

八月，仇士良加觀軍容使，統神策左右軍。以《新》史列傳、《通鑑》修。

九月癸巳，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史元忠，自稱知留務。

閏月，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主軍務。雄武軍使張仲武請討絳。

冬十月，以爲留後。以《通鑑》修。

十一月壬寅，彗星出于營室。以《新》紀修。癸卯，崔鄠罷。《新》紀。

唐武宗皇帝會昌二年

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二月丁丑，淮南節度副大使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五月，回鶻逼幽州，張仲武遣兵破之。以《通鑑》修。

六月，陳夷行罷。

秋七月，尚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八月，回鶻寇大同川。庚午，詔發兵禦之。以《通鑑》修。

九月甲辰，以左司員外郎白敏中爲翰林學士。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丁卯，封子二人爲王。以《新》紀修。

十一月，獵于白鹿原。《新》紀。

十二月，立子二人爲王。以《通鑑》修。

是歲，吐蕃達磨贊普死，其妃之兄子乞離胡立，其國内亂。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武宗皇帝會昌三年

春正月庚子，天德行營副使石雄大破回鶻於殺胡山，迎太和公主以歸。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新》紀。辛未，崔珙罷。《新》紀。點戛斯遣使貢馬。以《通鑑》修。

夏四月乙丑，劉從諫卒，其姪都知兵馬使稹自稱昭義留後。以《新》紀修。

仇士良罷爲左衛上將軍、内侍監，尋卒。以《通鑑》、《新》史列傳修。

五月辛丑，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及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陽節度使劉沔討劉稹。以《新》紀修。壬寅，中書舍人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通鑑》。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勒僧尼爲民。以《新》紀修。

九月，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以吕祖謙《標目》修。

春三月，帝改名炎，不豫，左神策中尉馬元贄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甲子，帝崩于大明宮，太叔即皇帝位，改名忱。以《新》紀修。

夏四月辛未，尊母鄭氏爲皇太后。以《舊》紀、《通鑑》修。丙子，李德裕罷。以《新》紀修。趙歸真伏誅，流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五月乙巳，復僧寺。以吕祖謙《標目》修。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六月，太廟爲九代十一室。朱熹《綱目》。

秋七月，李讓夷罷。《新》紀。回鶻殺烏介可汗，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以《新》紀修。

以朱熹《綱目》修。

八月壬申，葬端陵，廟號武宗。以《通鑑》修。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鄭肅罷。兵部侍郎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冬十月甲申，帝受法籙於道士劉玄靜。以《通鑑》修。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新》紀。

唐宣宗皇帝大中元年

春正月甲寅，改元。以《新》紀、《通鑑》修。

二月癸未，以旱理京師囚，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出宮女，放五坊鷹犬，停飛龍粟。以《新》紀修。盧商罷。刑部侍郎崔元式爲門下侍郎，户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夏四月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以《新》、《舊》紀修。

六月，遣使册黠戛斯可汗。以《通鑑》修。

秋八月丙申，李回罷。以《新》紀修。

十二月，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爲潮州司馬。以《新》紀修。復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朱熹《綱目》。

唐宣宗皇帝大中二年

春正月甲子，上尊號。以《新》紀修。右補闕丁柔立訟李德裕，貶南陽尉。

以朱熹《綱目》修。回鶻可汗西走，黠戛斯俘其餘衆以歸。以《通鑑》修。

三月，封子爲王。以《新》紀修。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崔元式罷。兵部侍郎周墀、刑部侍郎馬植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隋唐五代總部・雜録・備録・《大事記續編》

六月，皇太后郭氏以憂崩。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九月甲子，貶李德裕爲崖州司户。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一月，韋琮罷。以《新》紀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三年

春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七關來歸。以《新》、《舊》紀修。

三月，馬植罷。《新》紀。

夏四月乙酉，周墀罷。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魏扶，同平章事。以《新》紀修。癸巳，張仲武卒，其子幽州、盧龍節度副使直方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以《新》紀修。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通鑑》。取吐蕃維州。以《通鑑》修。

十一月，封弟爲王。以《新》紀修。

閏十一月，以克復河湟，加上順宗、憲宗謚號。以《通鑑》修。盧龍軍逐張直方，衙將周綝自爲留後。以《通鑑》修。李德裕卒。吕祖謙《標目》。

唐宣宗皇帝大中四年

夏六月戊申，魏扶薨。户部尚書崔龜從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秋八月，周綝卒，衙將張允伸自稱盧龍留後。以《通鑑》修。

冬十月辛未，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通鑑》。

十一月，党項入寇。以《新》紀修。以張允伸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五年

春三月，白敏中爲司空、招討党項行營兵馬都統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夏六月，封子爲王。以《通鑑》修。

秋八月，党項平。吕祖謙《標目》。

冬十月，白敏中罷。戊辰，户部侍郎魏謇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

沙洲人張義潮以瓜、沙等十一州來歸。以《新》、《舊》紀修。崔龜從罷。《新》紀。

十一月，以爲歸義軍節度使。以《新》紀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六年

春三月，彗星出于觜參。以《新》紀修。

秋八月甲子，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封弟爲王。以《通鑑》修。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朱熹《綱目》。

唐宣宗皇帝大中七年

唐宣宗皇帝大中八年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秋九月，封子三人爲王。以《通鑑》修。

冬十月，詔雪王涯、賈餗等。以《通鑑》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九年

春正月甲申，王元逵卒，其子成德節度副使紹鼎自爲留後。

夏五月丙寅，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秋七月丙辰，崔鉉罷。《新》紀。浙東軍亂，逐其觀察使李訥。《通鑑》。

唐宣宗皇帝大中十年

春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通鑑》。

秋九月，封子爲王。以《新》紀修。

冬十月，裴休罷。以《通鑑》修。

十二月壬辰，户部侍郎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十一年

春二月辛巳，魏謩罷。以《新》紀修。

夏五月，容管軍亂，逐其經畧使王球。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立子二人爲王。以《通鑑》修。

秋七月庚子，兵部侍郎蕭鄴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王紹鼎卒，其弟成德節度副大使紹懿自爲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彗星出於房。以《新》紀修。

冬十月，鄭朗罷。以《新》紀修。遣使迎軒轅集於羅浮山。以《通鑑》修。

十一月，以王紹懿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十二年

春正月，以康王傅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畧使。以《通鑑》修。户部侍郎劉瑑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新》紀。崔慎由罷。以《新》紀修。

夏四月庚子，嶺南軍亂，逐其節度使楊發。以《新》紀修。戊申，兵部侍郎夏侯孜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五月丙寅，劉瑑薨。以《新》紀修。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韓琮。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丙申，江西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以吕祖謙《標目》修。安南都護李涿貪暴，羣蠻爲邊患。以《通鑑考異》修。

秋七月丁卯，右補闕張潛論藩府奏羨餘，南方數有不寧。帝嘉納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大水。以五行志修。宣歙將康全泰逐其觀察使鄭薰。

冬十月，全泰伏誅。以《新》紀修。

十二月，毛鶴伏誅。《新》紀。甲寅，兵部侍郎蔣伸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唐宣宗皇帝大中十三年

春三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康季榮。以《通鑑》修。

秋八月，帝不豫，以子夔王滋屬内樞密王歸長等。左軍中尉王宗實立帝長子鄆王温爲太子，更名漼。癸巳，帝崩於咸寧殿，太子即皇帝位，殺歸長等。以《通鑑》修。癸卯，令狐綯爲司空。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以《新》紀修。

九月，追尊母爲皇太后。《新》紀。

冬十一月戊午，蕭鄴罷。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甲申，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酉，令狐綯罷。以《新》紀修。荆南節度使白敏中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是歲，南詔酋龍稱帝，改元，國號大禮。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元年

春正月，浙東賊裘甫反，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之。以《新》紀修。

二月丙申，葬貞陵，廟號宣宗。以《通鑑》修。

夏四月，右拾遺薛調論賦斂無度，從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封憲宗子爲王。以《通鑑》修。

八月己卯，裘甫伏誅。以《新》紀修。

九月，白敏中爲中書令。以《通鑑》修。

冬十月丁亥，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以《通鑑》修。己亥，夏侯孜

罷。户部尚書畢誠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十一月丁丑，改元。《新》紀。

十二月戊申，南詔陷交趾。以吕祖謙《標目》修。樞密使始得與宰臣延英同奏事。以《通鑑》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二年

春二月，白敏中罷。左僕射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年表修。

夏六月，復交趾。以《通鑑》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三年

春正月戊寅，上尊號。以《新》紀修。蔣伸罷。以《新》紀修。

二月，杜悰爲司空。《新》紀。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爲安南經畧招討使。以《新》紀修。

三月，以左庶子蔡京充荆襄、山南宣慰安撫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五月，分嶺南爲東西道，東道治廣州，西道治邕州。以《舊》紀修。嶺南東道節度使蔡京請罷安南戍兵。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温璋。乙亥，以王式代之。以《新》紀修。西川節度使夏侯孜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八月，王式誅驕兵三千人。以《舊》紀修。

九月，嶺南西道軍亂，逐蔡京，京尋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丙申，封子三人爲王。以《新》紀修。杜悰爲司徒。《新》紀。

十一月，封叔祖及叔爲王。以《新》、《舊》紀修。南詔寇安南。以《新》紀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四年

春正月庚午，南詔陷安南，蔡襲死之。以《新》紀修。

三月，張義潮克涼州。以《通鑑》修。

夏四月，畢誠罷。《新》紀。以義武節度使康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以《通鑑》修。

五月，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廢容管。以《通鑑》修。戊子，杜審權罷。《新》紀。

閏六月，杜悰罷。兵部侍郎曹確同平章事。《新》紀。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以《新》紀修。

冬十二月乙酉，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沈詢。以《新》紀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五年

春正月，南詔寇嶲州。以《新》紀修。

三月，寇邕州。以《新》紀修。

夏四月，兵部侍郎蕭寘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五月己亥，彗星出于婁。以《新》紀修。

秋七月，康承訓罷。復容管。以驍衛將軍高駢爲安南都護。以《通鑑》修。

八月，夏侯孜爲司空。

冬十一月，罷。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六年

春正月，始以懿安郭后配饗憲宗室。以《通鑑》修。

三月，蕭寘薨。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高璩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璩薨。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秋七月，封子爲王。以《新》紀修。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通鑑》。

唐懿宗皇帝咸通七年

春三月，王紹懿卒，其兄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自稱成德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閏月，吐蕃寇邠寧。《新》紀。

夏六月何弘敬卒，其子左司馬全皞自稱魏博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高駢大破南詔於交趾。以《通鑑》修。

冬十月，楊收罷。以《新》紀修。高駢復交趾。

十一月，以爲静海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以王景崇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吐蕃衰絶。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八年

春正月，以何全皞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二月，張義潮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以《通鑑》修。

秋七月，懷州民亂，逐其刺史劉仁規。以《通鑑》修。甲子，兵部侍郎于琮

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卷六八　唐懿宗皇帝咸通九年

春正月，彗星出于婁、胃。以《新》紀修。

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請分蜀爲定邊軍，從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武寧粮料判官龐勛反于桂州。

冬十月庚午，陷宿州。以《新》紀、《通鑑》修。

十一月，陷濠州。詔以金吾衛大將軍康承訓爲徐泗都招討使，帥沙陀朱邪赤心等討之。

十二月，勛陷滁、和二州。以《新》紀、《通鑑》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十年

春二月，殺驩州流人楊收。《新》紀。康承訓大敗賊軍。

夏四月壬辰，龐勛殺崔彦曾等，承訓復敗之于柳子。以《新》、《舊》紀，《通鑑》修。

六月，陝州民亂，逐其觀察使崔蕘。以吕祖謙《標目》修。徐商罷。户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秋八月，彗星出于大陵。以《新》紀修。

九月，徐州降，龐勛伏誅。以《通鑑》修。

冬十月，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賜朱邪赤心姓名李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以《通鑑》修。

十二月，南詔破定邊軍。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十一年

春正月甲寅朔，上尊號。以《新》紀、《通鑑》修。康承訓坐貶。以吕祖謙《標目》修。癸酉，廢定邊軍。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曹確罷。

夏四月丙午，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五月，光州民亂，逐其刺史李弱翁。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魏博軍亂，殺何全皞，其將韓允中自稱留後。

九月庚戌，從之。以《新》紀、《通鑑》修。丙辰，劉瞻罷，尋貶驩州司户。京兆尹温璋貶振州司馬，自殺。以《新》、《舊》紀修。

冬十一月辛亥，兵部尚書王鐸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以金吾上將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以《通鑑》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十二年

春正月，以韓允中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夏四月癸卯，路巖罷。以《新》紀修。

冬十月，兵部侍郎劉鄴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十三年

春正月丙申，張允伸卒，其子節度副大使簡會自稱盧龍留後。以《通鑑》修。

二月丁巳，于琮罷。刑部侍郎趙隱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平州刺史張公素逐張簡會，自稱盧龍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封子三人爲王。以《新》紀修。

五月乙亥，殺國子司業韋殷裕。《新》紀。

六月，以張公素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八月，張義潮卒，以沙州長史曹義金爲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河湟多爲羌胡所據。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王鐸爲司徒，韋保衡爲司空。《新》紀。

十二月，徙李國昌爲大同防禦使，不赴，其子克用執雲中防禦使段文楚。以《舊》紀修。

唐懿宗皇帝咸通十四年

春正月，李克用殺段文楚，自稱留後。詔太原、幽州兵討之。以《舊》紀莊宗功臣列傳修。

三月癸巳，迎佛骨。以《新》、《舊》紀修。

夏五月，南詔陷黔中。以《通鑑》修。

六月，王鐸罷。《新》紀。

秋七月戊寅，帝疾，大漸。庚辰，左右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爲皇太子，改名儇。辛巳，帝崩於咸寧殿，太子即皇帝位。以《新》紀、《通鑑》修。

八月丁未，追尊母爲皇太后。《新》紀。韋保衡爲司徒。

九月，貶爲賀州刺史，尋賜死。以《稽古録》修。

冬十月乙未，左僕射蕭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十二月，貶荆南節度使路巖爲新州刺史，尋賜死。以《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乾符元年

春二月甲午，葬簡陵，廟號懿宗。以《通鑑》修。趙隱罷。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夏五月乙未，坦薨。刑部尚書劉瞻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八月辛未，瞻薨。兵部侍郎崔彦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冬十月，劉鄴罷。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盧攜，並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

十一月，上尊號，改元。以《通鑑》修。蕭倣爲司空。《新》紀。韓允中卒，其子節度副使簡自稱魏博留後，尋從之。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新》紀。南詔寇黎、雅二州。以《新》紀修。商州民殿其刺史王樞。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尚君長起於長垣。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僖宗皇帝乾符二年

春正月丙戌，以天平節度使高駢爲西川節度使。南詔請和。以《通鑑》、《新》紀修。左軍中尉田令孜專政，請籍商旅。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以韓簡爲節度使。狼山鎮遏使王郢陷蘇、常二州。

夏五月，蕭倣薨。以《通鑑》修。

六月，吏部尚書李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王仙芝等陷曹、濮二州。寃句人黄巢聚衆應之。以吕祖謙《標目》修。盧龍將李茂勳逐張公素，自稱留後。

秋八月，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月，昭義軍將劉廣逐其節度使高湜，自爲留後。詔以金吾大將軍曹翔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十二月，以平盧節度使宋威爲招討草賊使。以《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乾符三年

春三月，李茂勳致仕，立其子左司馬可舉爲盧龍留後。以《新》紀、《通鑑》修。崔彦昭罷。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夏五月，以李可舉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七月，宋威大破王仙芝於沂州。以《通鑑》修。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新》紀。王仙芝陷汝州。

冬十一月，陷郢、復二州。

十二月，陷申、光、廬、壽、舒、通六州。以《新》紀修。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宫苑使李琢爲招討草賊使。以《新》紀修。青、滄戍卒逐桂州觀察使李瓚。以《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乾符四年

春正月，崔彦昭爲司空。《新》紀。

二月，王仙芝陷鄂州。《通鑑》。南詔酋龍死，子法立。以朱熹《綱目》修。

閏月，崔彦昭罷。以《宰相表》修。王鐸伏誅。以《通鑑》修。宣武軍節度使王鐸爲檢校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黄巢陷鄆、沂二州。《新》紀。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以《通鑑》修。《新》紀修。

六月，王鐸爲司徒。《新》紀。賊帥柳彦璋陷江州。以《通鑑》修。陝州軍亂，逐其觀察使崔碣。以秋九月，王仙芝陷隨州。《通鑑》。

冬十月，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倖。

十一月，王仙芝使尚君長請降，宋威殺之。以《新》紀修。

十二月，柳彦璋伏誅。以《新》紀修。

唐僖宗皇帝乾符五年

春正月丁酉朔，王仙芝陷江陵外郭。《新》紀。招討草賊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以爲招討使。宋威罷。以《新》紀修。

二月，李克用陷遮虜軍。以《新》紀修。王仙芝伏誅，其黨陷洪州。以《新》紀、《通鑑》修。黄巢陷沂、濮二州。以《通鑑》修。

三月，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崔瑾。以《新》紀修。黄巢陷虔、吉等州。以《通鑑》修。崔安潛罷都統。《新》紀。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通鑑》修。詔河南貸商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朱熹《綱目》。

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罷。户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六月，以荆南節度使高駢爲鎮海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八月，黄巢陷杭州。《新》紀。

九月，李蔚罷。吏部尚書鄭從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黄巢陷越州。《新》紀。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及李可舉討李國昌。

十一月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節度、代北招討使。以《新》紀修。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于洪谷，大敗，鈞死之。以《新》紀、《通鑑》修。

是歲，天平節度使張裼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

唐僖宗皇帝乾符六年

春正月，高駢遣將擊黄巢，屢破之，巢趣廣南。以駢爲江淮鹽鐵轉運使。以《新》、《舊》紀列傳修。

二月甲戌，河東軍亂，殺崔季康。以《新》紀修。

三月，淄州刺史曹全晟平崔君裕。以《通鑑》修。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通鑑》。以王鐸爲荆南節度使、南面招討都統。以《新》紀、《通鑑》修。

秋九月，黄巢陷廣州。

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鹽鐵轉運使。以《通鑑》修。

閏十月，黄巢陷潭、澧二州。王鐸奔襄陽，其守將劉漢宏大掠北歸。以朱熹《綱目》修。

十一月丙辰，兩日並出而鬬。《新》紀。黄巢陷江陵。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之於荆門，縱賊不追。巢陷鄂、池等州。以《新》紀修。

十二月，王鐸罷。兵部尚書盧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卷六九　唐僖宗皇帝廣明元年

春正月乙卯，改元。以《新》紀修。奉寧軍將劉漢宏反。《新》紀。淮南將張璘及黄巢戰于大雲倉，敗之。《新》紀。

二月，李國昌寇忻、代二州。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康傳圭。以《通鑑》、《新》、《舊》紀修。殺左拾遺侯昌業。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庚午，以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辛未，鄭從讓罷爲河東節度、代北招討使。以《舊》紀及《通鑑考異》修。

營都統。以《通鑑》修。

夏四月丁酉，以太府卿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以《新》紀修。壬寅，張璘克饒州。黄巢請降於高駢，駢散諸道兵，巢請戰。

五月，璘敗死。以吕祖謙《標目》修。徵東方兵討劉漢宏。以《通鑑》修。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爲樞密使，始用白麻。以《通鑑》修。

六月，黄巢陷婺、睦、宣三州。《新》紀。李琢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等討李國昌，朔州降。以《舊》紀、《通鑑》修。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以《通鑑》修。

秋七月，黄巢陷滁、和二州。《新》紀。發河南諸道兵屯澱水，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爲汝、鄭把截制置使。以《通鑑》、《舊》紀修。劉漢宏降，以爲宿州刺史。以《新》紀、《通鑑》修。李可舉大破李國昌，李琢攻蔚州，國昌及克用奔韃靼。以赫連鐸爲大同防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忠武將周岌殺其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以《通鑑》修。齊克（用）〔讓〕還兗州，屯兵散。

冬十月，黄巢陷申州。以《新》、《舊》紀修。

十一月甲寅，以劉漢宏爲浙東觀察使。以《通鑑》修。河中都虞候王重榮逐其節度使李都，以爲權知留後。以《新》紀、《通鑑》修。壬戌，護軍中尉田令孜爲諸道兵馬制置招討使，忠武監軍楊復光副之。以《新》紀修。丁卯，黄巢陷東都。以吕祖謙《標目》修。以周岌爲節度使，岌以忠武牙將秦宗權爲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壬午，黄巢陷潼關。以吕祖謙《標目》修。王重榮降于黄巢。以《通鑑》修。甲申，盧攜貶分司東都。尚書左丞王徽爲户部侍郎，户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攜自殺。以《新》、《舊》紀修。行在咸陽。以吕祖謙《標目》修。丙戌，黄巢陷西京，大殺宗室。壬辰，稱齊帝，改元。以《新》紀修。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屯櫟陽，丙申，降于黄巢。以《新》紀修。鳳翔節度使鄭畋舉兵討賊。以吕祖謙《標目》修。丁酉，帝次興元。以《新》紀修。庚子，黄巢殺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等，將作監鄭綮、庫部郎中鄭係死之。以《舊》紀、《通鑑》修。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以《通鑑》修。

朱温擊之，重榮大破之。以《通鑑》修。王重榮復拒黄巢，巢遣其將

唐僖宗皇帝中和元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興元。以《春秋》修。壬子，帝如成都。以《新》紀修。壬申，兵部侍郎蕭遘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二月己卯朔，太子少師王鐸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加高駢太尉、東面都統。以《通鑑》修。

三月辛亥，黄巢將朱温陷鄧州。以《新》紀、《通鑑》修。辛酉，鄭畋爲京城西面行營都統。畋請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黄巢遣將寇鳳翔，弘夫大敗之于龍尾陂。以《新》傳、《通鑑》修。五月，高駢罷鹽鐵轉運使，貢賦遂絶。以列傳、《通鑑》修。六月己亥，荆南監軍朱敬玫殺其節度使段彦謨，少尹李燧自稱留後。以《新》紀修。

秋八月，劉漢宏軍西陵，董昌遣將錢鏐大破之。以《通鑑》修。韓簡陷河陽。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丙戌，朱温以同州降，以爲同華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嶺南西道軍亂，逐其節度使張從訓。平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月，賊帥韓秀昇斷峽江路。以《通鑑》修。韓簡攻鄆州，殺曹存實。詔以都將朱宣爲天平留後。以《通鑑》修。賜朱温名全忠。以吕祖謙《標目》修。楊復光招李克用討黄巢。吕祖謙《標目》。

十一月，黄巢以華州降。以《通鑑》修。朱敬玫以衙將陳儒爲荆南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以《通鑑》修。孟方立遷昭義軍於邢州。以《通鑑》修。

是歲，廬州將楊行密逐刺史郎幼復，和州刺史秦彦逐觀察使竇潏，自立。以《新》紀、《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中和三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成都。以《春秋》修。以李克用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乙亥，王鐸罷。以《新》紀、《通鑑》修。以田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列傳、《通鑑》修。王景崇卒，其子成德節度副使鎔自爲留後。以《通鑑》修。

二月壬子，李克用及黄巢將尚讓戰于梁田陂，大破之。以《通鑑》修。黄巢襲據華州。以《通鑑》修。魏博軍亂，殺其節度

使韓簡，其將樂彦禎自稱留後。以《新》紀修。以陳儒爲留後。以《通鑑》修。

三月壬申，李克用敗尚讓于零口。以《新》、《舊》紀修。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己丑，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癸巳，李克用取華州。以《通鑑》修。眉州防禦使高仁厚平韓秀昇。以《通鑑》修。

夏四月，李克用敗黄巢于渭橋，復京師，巢遁。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奉國節度使秦宗權降于黄巢。

六月，圍陳州。以《新》紀、《通鑑》修。以嶺南將劉謙爲封州刺史。以《通鑑》修。

秋七月，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鄭畋爲司徒，東都留守鄭從讜爲司空，同平章事。以吕祖謙《標目》修。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以《通鑑》修。以王鎔、樂彦禎、朱宣爲節度使。以《通鑑》修。鄭畋罷。兵部尚書裴澈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八月，以李國昌爲代北節度使。以閔頊爲欽化節度使。以《通鑑》修。

九月，以時溥爲東面兵馬都統。以《新》紀修。以陳儒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辛亥，李克用據潞州。以吕祖謙《標目》修。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南詔。以《通鑑》修。劉漢宏軍西陵，錢鏐大破之。以《通鑑》修。

十一月，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平阡能。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逐山南西道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以劉漢宏爲義勝節度使。以《通鑑》修。朱全忠據亳州。以《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中和四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成都。以《春秋》修。朱全忠求救於李克用。以《通鑑》修。

三月甲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尋以高仁厚爲留後，討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五月，朱全忠敗黄巢。以《新》紀修。李克用敗黄巢，還過汴，朱全忠襲之，克用遁。以《稽古録》修。

六月，楊師立伏誅，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黄巢伏誅。《新》紀。李克用請討朱全忠，不許，封隴西郡王以悦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以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以《新》紀修。

冬十月，蕭遘爲司空。《新》紀。

十一月，鹿晏弘陷許州，周岌走，晏弘自稱忠武留後，以爲節度使。以《實録》修。

十二月，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新》紀。福建團練副使陳巖逐其觀察使鄭鎰，壬寅，以爲觀察使。以《通鑑》修。李昌言卒，以其弟昌符爲鳳翔節度使。以《通鑑》修。武昌軍將杜洪陷岳州。《新》紀。

唐僖宗皇帝光啓元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成都。以《春秋》修。荆南行軍司馬張環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以《通鑑》修。

三月丁卯，帝至自成都。己巳，改元。以《新》紀修。

秦宗權稱帝，以時溥爲四面行營都統，討之。以《通鑑》修。蕭遘爲司徒，韋昭度爲司空。《新》紀。

夏四月，田令孜兼兩池榷鹽使。

五月，徙王重榮爲泰寧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上尊號。以《舊》紀修。

六月，盧龍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壬戌，秦宗權陷東都。《新》紀。

秋七月乙巳，殺右補闕常濬。《新》紀。義昌軍亂，逐其節度使楊全玫，立衙將盧彦威爲留後。以《通鑑》修。以陳州刺史趙犨爲蔡州節度使。以《通鑑》修。王重榮不受命。

九月，詔遣朱玫、李昌符攻之。

冬十一月，李克用救河中。

十二月癸酉，敗玫、昌符于沙苑。乙亥，克用逼京師。丙子，帝幸鳳翔。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王緒至漳州，王潮執之，圍泉州。以《舉要曆》、《補遺》修。

唐僖宗皇帝光啓二年

春正月，李克用請誅田令孜。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鄭從讜爲太傅。《新》紀。李克用請討朱全忠，不許，封隴西郡王以悦之。戊子，令孜劫帝西幸。以《通鑑》修。

三月丙申，帝次興元。以《新》紀修。戊戌，御史大夫孔緯，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以神策軍使王建遥領璧州刺史。《通鑑》。陳敬瑄害高仁厚。以《通鑑》修。

夏四月壬子，朱玫以嗣襄王煴入于京師。以田令孜爲西川監軍事，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出王建爲利州刺史。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朱玫自加侍中，大行封拜。《通鑑》。

六月，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使，與王重榮、李克用討朱玫。以《通鑑》修。淮西將黄皓殺欽化節度使閔頊。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以《新》紀修。

秋七月戊寅，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以《新》、《舊》紀修。以周岳爲武安節度使，李全忠爲盧龍節度使。

八月，全忠卒，其子匡威自稱留後。以《通鑑》、《新》紀傳修。王潮陷泉州，以爲刺史。吕祖謙《標目》。

冬十月丙午，朱玫等立嗣襄王煴爲帝，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諸葛爽卒，其子仲方自稱河陽留後。以《新》紀修。朱全忠陷滑州。《新》紀。

十一月，錢鏐克越州。《通鑑》。

十二月辛酉，王行瑜斬朱玫以降，煴奔河中，尋伏誅。以《舊》紀、《通鑑》修。台州刺史執劉漢宏，降董昌。昌自稱浙東觀察使，以錢鏐知杭州。以《新》紀、《通鑑》修。秦宗權將孫儒陷河陽，自稱節度使。以《通鑑》修。

是歲，天平衙將朱瑾逐齊克讓，自稱泰寧留後，杜洪陷鄂州，自稱武昌留後，詔並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光啓三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興元。以《春秋》修。以靜難軍將王行瑜爲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通鑑》修。台州刺史執劉漢宏，降董昌。昌自稱浙東觀察使，以錢鏐知杭州。以《新》紀、《通鑑》修。秦宗權將孫儒陷河陽，自稱節度使。以《通鑑》修。

是歲，天平衙將朱瑾逐齊克讓，自稱泰寧留後，杜洪陷鄂州，自稱武昌留後，詔並以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唐僖宗皇帝光啓三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興元。以《春秋》修。以靜難軍將王行瑜爲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通鑑》修。

二月戊辰，流田令孜于端州，不果行。以《通鑑》修。李國昌卒。以《新》史列傳修。

三月癸未，蕭遘、裴澈等伏誅。以《新》紀修。壬辰，帝幸鳳翔。以吕祖謙《標目》修。鄭從讜罷。以《新》紀修。鎮海軍將劉浩逐其節度使周寶，度支催勘使薛朗自稱知府事。以《新》紀修。王建據閬州。以《通鑑》修。

夏四月，秦宗權遣將攻汴州，朱全忠大破之。以朱熹《綱目》修。甲子，淮南兵馬使畢師鐸陷揚州，執高駢。以《新》紀修。

五月丙申，秦彦入于揚州，楊行密攻之。以《通鑑》修。秦宗權陷鄭州。

六月，陷孟州，河陽將李罕之入于孟州，張全義入于東都。以《新》紀修。己酉，李昌符反。庚戌，犯大安門，不克，奔隴州。以李茂貞爲招討使。以《新》紀修。甲寅，河中衙將常行儒殺王重榮，詔以重榮弟、陝虢節度使重盈爲護國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七月，李昌符伏誅。

八月，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以《新》紀修。韋昭度爲太保。《新》紀。

九月，户部侍郎張濬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秦彦殺高駢。《通鑑目録》。

冬十月，封子爲王。以《新》紀修。

十一月，楊行密克揚州，秦彦、畢師鐸奔孫儒，行密自稱淮南留後，孫儒攻之。以《通鑑》修。王建攻成都，不克。以《通鑑》修。

閏十一月，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以《新》紀、《通鑑目録》修。丙寅，薛朗伏誅。《新》紀。

十二月，淮西將趙德諲陷江陵。以《新》紀修。庚寅，改元。以《新》紀修。魏博軍亂，殺樂彦禎，其將羅弘信自稱權知留後。以《新》紀修。

唐僖宗皇帝文德元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鳳翔。以《春秋》修。甲寅，孫儒殺秦彦、畢師鐸。《新》紀。癸亥，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都統。以《新》紀、《通鑑目録》修。丙寅，薛朗伏誅。《新》紀。

二月己丑，帝至自鳳翔。以《新》紀修。庚寅，改元。以《新》紀修。魏博軍亂，殺樂彦禎，其將羅弘信自稱權知留後。以《新》紀修。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新》紀。壬寅，帝大漸，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帝弟、壽王傑爲皇太弟，更名敏。癸卯，帝崩于靈符殿。乙巳，太弟即皇帝位。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乙亥，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以《通鑑》修。壬午，孫儒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奔廬州。以《舊》紀修。追尊母爲皇太后。《新》紀。韋昭度爲中書令，孔緯爲司空。《新》紀。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之，張全義以河陽、洛陽附全忠。以吕祖謙《標目》修。歸州刺史成汭陷江陵，

自稱留後，尋以爲荆南節度使。以《新》、《舊》紀傳，《通鑑》修。

五月，趙德諲降。以《新》紀修。

六月，韋昭度罷。以張全義爲祐國節度使。《通鑑》。

秋七月，以羅弘信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陳敬瑄反。《新》紀。卒卯，葬靖陵，廟號僖宗。以《通鑑》修。

十一月，朱全忠遣兵擊時溥，大破之，取宿州。以《通鑑》修。辛酉，奉國將軍申叢執秦宗權。《新》紀。

十二月，王建爲永平節度使。以《通鑑》修。韋昭度爲招討使，討陳敬瑄。以《新》紀修。

是歲，贈孟昭圖起居郎，常濬禮部員外郎。以《實録》修。

卷七〇　唐昭宗皇帝龍紀元年

春正月癸巳，改元。以《新》、《舊》紀修。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通鑑》。壬子，宣武軍將郭璠殺申叢，自稱奉國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二月戊辰，朱全忠俘秦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新》紀。

三月，孔緯爲司徒，杜讓能爲司空。《新》紀。

六月，李克用拔磁、洺二州。昭義節度使孟方立自殺，其弟遷自稱

唐昭宗皇帝景福元年

春正月己未，朱全忠陷孟州。《新》紀。丙寅，改元。以《新》、《舊》紀修。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大破之。以《通鑑》修。

二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討楊守亮。以《通鑑》修。朱全忠寇鄆州。丁亥，朱宣大破之。以《新》紀、《通鑑》修。楊行密陷常、潤二州。以呂祖謙《標目》修。劉崇望罷。《新》紀。忠義節度使趙德諲卒，其子匡凝自立。以《通鑑》修。

三月，户部侍郎鄭延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戊午，鎔擊敗之新市。以《通鑑》修。

夏四月，杜讓能爲太尉。《新》紀。乙酉，以錢鏐爲武勝防禦使。以《通鑑》修。

六月，楊行密大敗孫儒，殺之。

秋七月，還揚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以《通鑑》修。李匡威、赫連鐸攻雲州。

丁酉，李克用大破走之。以《通鑑》、列傳修。辛丑，李茂貞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等奔閬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李存孝附于朱全忠。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行《崇玄曆》。以《通鑑》修。

是歲，以顧彦暉爲節度使。以《新》史列傳修。

唐昭宗皇帝景福二年

春正月，徐彦若罷。以《新》紀修。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武定節度使，不受命。以《新》紀、《通鑑》修。

三月，李匡威爲其弟匡籌所逐，匡籌自稱盧龍留後。以《新》紀修。

夏四月乙亥，陳敬瑄、田令孜伏誅。以《新》紀修。乙酉，彗星入于太微。

五月，王潮陷福州，殺范暉，自稱留後。以《新》紀修。

閏月，以扈蹕都頭曹誠等爲諸道節度使。

六月，諸王代掌禁兵。以呂祖謙《標目》修。

八月丙申，以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以《新》紀、呂祖謙《標目》修。

九月丁未，以蘇杭觀察使錢鏐爲鎮海節度使。以《舊》紀修。李茂貞、王行瑜拒官軍。壬午，嗣覃王嗣周敗績。甲申，茂貞犯京師。太尉杜讓能再貶爲雷州司户，尋賜死。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御史中丞崔胤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楊行密陷常、潤二州。以呂祖謙《標目》修。昇州降于楊行密。以《新》紀修。

冬十月，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以《通鑑》修。

十一月，以李茂貞爲鳳翔、山南西道節度使，中書令，秦王。以《舊》紀、《通鑑》修。王行瑜爲太師，號尚父。以《通鑑》修。

十二月，韋昭度爲太傅。《新》紀。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殺周岳，自稱欽化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乾寧元年

春正月乙丑朔，改元。以《新》、《舊》紀修。李茂貞以兵來朝。《新》紀。以李臣籌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二月，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朱熹《綱目》。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以鄧處訥爲武安節度使。以《通鑑》修。彰義節度使張鈞卒，其兄礪自爲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三月甲申，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以《新》紀修。

夏五月，孫儒將劉建鋒、馬殷陷潭州，殺鄧處訥，建鋒自稱武安留後。以《新》紀修。丙子，王建克彭州，殺威戎節度使楊晟。以《新》紀修。鄭延昌罷。《新》紀。

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通鑑》。戊午，禮部尚書李磎同平章事。庚申，罷。御史大夫徐彦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秋七月，鄭綮罷。《新》紀。李茂貞克閬州。

八月，楊復恭等伏誅。以《通鑑》、《新》紀修。

冬十月，立子四人爲王。以《通鑑》修。

十一月，以張璘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十二月，李克用大破李匡籌，據幽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是歲，劉謙卒，尋以其子隱爲封州刺史。以《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乾寧二年

春正月己巳，給事中陸希聲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壬申，王重

盈卒，其子珂自稱護國留後。《新》紀。

二月，董昌稱帝。以吕祖謙《標目》修。乙未，太子太傅李磎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李克用以其將劉仁恭爲盧龍留後。以列傳、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崔胤、李磎罷。户部侍郎王（搏）〔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夏四月，宗室諸王罷掌禁兵。以朱熹《綱目》修。陸希聲、韋昭度罷。以《通鑑》修。戊戌，以劉建鋒爲節度使。《通鑑》。

五月甲子，王行瑜、李茂貞及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兵來朝，殺韋昭度、李磎，留邠寧、鳳翔兵各二千人宿衛。以吕祖謙《標目》修。李克用討王行瑜等，克絳州。以《通鑑》、《新》紀修。

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以《新》紀修。癸巳，孔緯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丙辰，李克用屯河中，匡國節度使王行約走。辛酉，左右神策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等謀劫帝幸邠、岐。辛酉，行在莎城。甲子，次石門。以前護國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克用屯渭橋，全瓘、景宣等伏誅。辛丑，以克用守太師、邠寧招討使。辛亥，帝至自石門。以《新》、《舊》紀年表列傳，吕祖謙《標目》修。壬子，崔昭緯罷。《新》紀。以王珂、劉仁恭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九月，徐彦若爲司空。《新》紀。癸亥，孔緯薨。以《新》紀修。

冬十月，貶崔昭緯梧州司馬。以《通鑑》修。京兆尹孫偓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王處存卒，其子義成節度副使郜自稱留後，尋以爲節度使。以《新》、《舊》紀傳修。

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丁丑，王建陷利州。《新》紀。

十二月，王建攻東川。以《通鑑》修。乙未，爵李克用晉王。以吕祖謙《標目》修。晉王克用請討李茂貞，不許。吕祖謙《標目》。

是歲，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自稱知軍府事。以《新》紀修。

唐昭宗皇帝乾寧三年

春閏正月，晉王克用遣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軍潰。以《通鑑》修。

二月，置殿後四軍，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以《通鑑》修。

夏四月，晉王克用敗魏博兵，遂攻之。以朱熹《綱目》修。武安軍亂，殺劉建鋒，馬殷自稱留後。以《新》紀修。

五月，董昌去帝號。以《通鑑》修。戊子，崔昭緯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錢鏐（充）〔克〕越州，董昌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朱全忠救魏博，晉王克用還。以《稽古録》修。

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敗績。

秋七月壬辰，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丙申，次華州。茂貞焚京師。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宦者張承業監河東軍。以《五代史》列傳修。乙巳，崔胤罷。《新》紀。丙午，尚書左丞陸扆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寅，王（搏）〔摶〕罷。乙丑，國子博士朱樸爲諫議大夫、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九月庚辰，以王潮爲威武節度使。以《通鑑》修。乙未，武安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丁酉，陸扆貶刺史。以《新》紀修。

冬十月，晉王克用及羅弘信戰于白龍潭，敗之。以《新》紀修。以孫偓爲鳳翔行營節度、都統、招討、處置使，李茂貞請罪，師不果出。以《新》紀、《通鑑》修。戊午，威勝節度使王（搏）〔摶〕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錢鏐爲鎮海、威勝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是歲，以劉隱爲清海行軍司馬。以《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乾寧四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華州。以《春秋》修。乙酉，韓建圍行宫，罷諸王領兵及殿後軍，殺扈蹕都將李筠。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朱全忠陷鄆州，執朱宣以歸，殺之。

二月，陷兗州，朱瑾奔淮南。以吕祖謙《標目》修。己未，立德王裕爲皇太子。《新》紀。馬殷陷邵州，以爲武安節度使。以新、舊《五代史》修。

夏四月，遣使和兩川。以《通鑑》修。

五月丙戌，王建攻東川。

六月甲寅，貶建爲南州刺史。乙卯，以李茂貞爲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以《新》紀修。晉王克用徵兵於劉仁恭，不從。

秋八月，擊之。以《新》史列傳、吕祖謙《標目》修。韓建殺諸王。吕祖謙《標目》。

九月，晉王克用攻劉仁恭，大敗。以《稽古録》修。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行營招討使。以《通鑑》修。復以王建爲節度使。以《通鑑》修。朱全忠屯宿州，遣武寧留後龐師古、泰寧留後葛從周擊楊行密。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以韓建爲鎮國、匡國節度使。以《通鑑》修。遂州叛，降于王建。建陷東川，殺顧彦暉，以邛州刺史王宗滌爲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立子三人爲王。以《通鑑》修。

十一月癸酉，楊行密大敗龐師古於清口，殺之，又敗葛從周於滸水，朱全忠遁。以吕祖謙《標目》修。戊寅，立淑妃何氏爲皇后。《通鑑》。

十二月丁未，王潮卒，其弟審知自稱威武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貶右拾遺張道古爲施州司户。以《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光化元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華州。以《春秋》修。徐彦若爲司徒。《新》紀。下詔罪己息兵。

二月，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以《通鑑》修。

三月，朱全忠兼天平節度使，其從事李振爲副使。以《舊五代史》紀傳修。劉仁恭襲逐盧彦威，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其子守文爲義昌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朱全忠陷洺州。《舊五代史》本紀修。

五月，陷邢、磁二州。甲子，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壬戌，帝至自華州。

八月，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朱全忠不受命。以《通鑑》修。

九月，羅弘信卒，其子魏博節度副使紹威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月癸卯，以王審知爲節度使。以《通鑑》修。丁巳，以王宗滌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十一月，以羅紹威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封子二人爲王。以《新》紀修。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至勤卒，澤州刺史李罕之據潞州，附于朱全忠。以《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光化二年

春正月丁未，崔胤罷。兵部尚書陸扆同平章事。以《新》紀修。楊行密攻徐州，朱全忠救之。以《通鑑》修。劉仁恭陷貝州，遂攻魏州。

三月，朱全忠遣將救之，仁恭大敗。丁巳，全忠陷澶州。

夏四月，遂攻太原，晉將周德威敗走之。以《通鑑》、《舊》紀修。晉王克用攻潞州。以《通鑑》修。

六月，保義軍亂，殺王珙，其將李璠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秋八月己巳，晉王克用陷澤、潞、懷三州。以《新》紀修。

九月癸卯，以李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以《通鑑》修。以汾州刺史孟遷爲昭義留後。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徐彦若爲太保，王（搏）〔搏〕爲司空。《新》紀。馬殷陷郴、連二州，盡據湖南。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辛丑，保義軍將朱友謙殺李璠，自稱留後。以《新》紀、《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光化三年

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擊劉仁恭。

五月己亥，圍滄州。以《通鑑》修。

六月丁卯，以清海節度使崔胤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王（搏）〔搏〕罷，己巳，殺之。以《新》紀修。葛從周大破劉仁恭於老鴉堤，晉王克用遣李嗣昭攻邢、洺以救之。以《通鑑》修。

秋七月庚戌，以孟遷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九月乙巳，徐彦若罷。丙午，崔遠罷。戊申，刑部尚書裴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朱全忠攻鎮州，不克，遣將擊劉仁恭，陷瀛州。

冬十月，陷景、莫二州。辛巳，陷祁州。以《新》紀修。以朱友謙爲節度使。以《通鑑》修。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兵馬使王處直禦之，大敗。甲申，王郜奔晉陽，處直自爲留後，附于全忠。劉仁恭遣兵救定州，大敗，由是河北諸鎮皆服全忠。以《通鑑》、《新》紀修。

十一月庚寅，左右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作亂，帝居少陽院。辛卯，立太子裕爲帝。以《新》紀、《通鑑》修。

是歲，馬殷陷桂、宜、巖、柳、象五州。《新》紀。

唐昭宗皇帝天復元年

春正月乙酉朔，神策軍將孫德昭等討亂，帝復位，劉季述等伏誅，黜太子裕爲德王。戊戌，以德昭爲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以《新》紀修。癸巳，爵岐王，守尚書令。以《通鑑》修。壬子，崔胤爲司空。《新》紀。李茂貞來朝，進爵岐王，守尚書令。以《通鑑》修。崔胤、陸扆請分主左右軍，不從，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張彥弘爲左右神策軍中尉。留岐兵三千人宿衛，諫議大夫韓偓諫，不聽。以《新》史列傳修。東平王全忠陷絳、晉二州。

二月戊辰，陷河中，執王珂。封全忠梁王。以《新》紀修。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裴樞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三月，梁王全忠陷沁、澤二州，攻潞州，降孟遷。

夏四月丁巳，陷遼州。己未，拔承天軍。以《通鑑》、《新》紀修。丁丑，大赦，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以《通鑑》修。汴兵圍太原，不克。

五月，還。〔以〕吕祖謙《標目》修。梁王全忠自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梁王全忠如河中。以《通鑑》修。崔胤召梁王全忠。

秋七月，還汴。

冬十一月己酉朔，梁王全忠陷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壬子，韓全誨等劫帝西幸。以《新》紀修。梁王全忠徙韓建爲忠武節度使，取華州。以吕祖謙《標目》修。壬戌，帝至自鳳翔。丁卯，兵部侍郎盧光啓爲諫議大夫、參知機務。以《新》紀修。戊辰，梁王全忠陷邠州，降節度使楊崇本。以《舊五代史》列傳、《通鑑》修。甲戌，崔胤、裴樞罷。《新》紀。丁丑，梁王全忠留鳳翔。以《通鑑》修。壬戌，帝至自鳳翔。以吕祖謙《標目》修。

是歲，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劉隱自稱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昭宗皇帝天復二年〕

〔三月，〕遣金吾將軍李儼拜楊行密爲東面都統、中書令、吴王，以討朱全忠。以《通鑑》修。

夏四月，盧光啓罷。以《新》紀修。

五月，爵錢鏐越王。以《通鑑》修。

六月丙子，中書舍人蘇檢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丑，梁王全忠軍號縣，岐王茂貞擊之，大敗。以吕祖謙《標目》修。吴王行密發兵討梁，至宿州而還。以《通鑑》修。

秋七月，梁王全忠陷成、隴二州。以《新》紀、《通鑑》修。

八月，韋貽範起復。《新》紀。越將徐綰作亂。以《通鑑》修。王建陷興元。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丁未，岐王茂貞及梁王全忠戰于槐林，敗績。以《新》紀修。癸亥，以岐王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度使。以《通鑑》修。吴將田頵攻杭州。以《通鑑》修。

冬十月，吴王行密建制救院。以《通鑑》修。王建陷興州。《新》紀。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周彝救鳳翔。以《舊五代史》本紀修。梁王全忠陷坊、鄜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韋貽範薨。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李周彝降于梁。以新、舊《五代史》紀修。吴王行密召田頵，頵以徐綰歸。以《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天復三年

春正月，帝出居于鳳翔。以《春秋》修。王師範起兵討梁王全忠，丙午，其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以《新》紀、《通鑑》修。戊申，韓全誨等伏誅。甲子，帝幸梁王全忠營。丁卯，工部尚書崔胤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乙巳，帝至自鳳翔，哭于太廟。庚午，崔胤以全忠殺宦官七百餘人。辛未，胤判六軍十二衛事。以《舊》紀、《通鑑》修。吴王行密遣兵擊杜洪。以《通鑑》修。

二月甲戌，陸扆貶爲沂王傅。《新》紀。丙子，王溥罷。《新》紀。梁王全忠殺蘇檢及吏部侍郎盧光啓。以《新》紀修。己卯，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都元帥。庚辰，梁王全忠自爲守太尉，副之。以《新》紀、《通鑑》修。崔胤爲司徒。《新》紀。以檢校禮部尚書敬翔爲太府卿。以《舊五代史》列傳、《通鑑》修。癸未，貶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爲濮州司馬。以《通鑑》修。乙未，清海節度使裴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酉，梁王全忠留兵萬人于京師，戊戌，還鎮。以《通鑑》修。

三月，梁王全忠遣兵圍兗州，自將圍青州。以《通鑑》修。成汭及馬殷救杜洪。以《通鑑》修。

夏四月，梁王全忠判元帥府事。以《新》紀修。

五月，馬殷遣將襲江陵，庚戌，陷之。成汭及吴將戰於君山，敗死。以《新》紀、《通鑑》修。崔胤募衛兵。以《通鑑》修。

六月，王師範以吳兵擊梁將朱友寧，大破斬之。以《新》紀、《通鑑》修。

秋八月戊辰朔，梁王全忠留其將楊師厚攻青州而還。以《通鑑》修。庚辰，爵王建蜀王、守司徒。以《通鑑》修。

九月癸卯，楊師厚大破王師範，降之，遂陷淄、青二州。以呂祖謙《標目》修。吳宣、潤二州作亂，遣將討之。以《通鑑》修。

冬十月，蜀王建陷夔州。以呂祖謙《標目》修。劉鄩降梁。以《通鑑》修。趙匡凝襲荊南，取之，以其弟匡明爲留後。以《通鑑》修。岐王茂貞及楊崇本兵逼京畿。以《舊》紀、《通鑑》修。

十二月乙亥，吳克宣州，殺寧國節度使田頵。以《通鑑》修。裴贄罷。禮部尚書獨孤損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丙申，梁王全忠殺致仕張濬。以《新》紀修。

唐昭宗皇帝天祐元年

春正月乙巳，梁王全忠表罷崔胤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右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戊申，胤等伏誅。以《新》紀修。己酉，梁王全忠屯河中，劫帝遷都洛陽。

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來朝。以《新》紀、《通鑑》修。封子五人爲王。以《新》紀修。

三月丁未，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以《新》紀、《通鑑》修。以長安爲佑國軍，韓建爲節度使。以呂祖謙《標目》修。吳遣兵擊杜洪。朱熹《綱目》。

閏四月甲辰，帝自西都至洛陽。乙巳，改元。戊申，以宮苑使蔣玄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以呂祖謙《標目》修。辛巳，梁王全忠自爲相國、魏王，加九錫。

郡王羅紹威鄴王。以《通鑑》修。爵錢鏐吳王。以《通鑑》修。爵長沙

五月辛未，梁王全忠還鎮。以《通鑑》修。

六月，岐王茂貞、晉王克用、蜀王建、楊崇本等傳檄討梁王全忠。

秋七月壬申，全忠屯河中。

八月壬寅，使蔣玄暉等弒帝。癸卯，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丙午，即皇帝位。

九月己巳，尊皇后爲皇太后。辛未，全忠還鎮。以《新》、《舊》史紀，《通鑑》修。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通鑑》。癸巳，梁王全忠來朝，歸罪於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而殺之。乙巳，還鎮。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以劉隱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唐昭宗皇帝天祐二年

春正月，吳王行密克潤州。以《新》紀、《通鑑》修。庚子，吳克鄂州，殺杜洪。以呂祖謙《標目》修。朱熹《綱目》。己酉，葬和陵，廟號昭宗。以《通鑑》修。

二月戊戌，梁王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三月，裴樞、獨孤損罷。禮部侍郎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崔遠罷。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夏四月庚子，彗星見西北。甲辰，出于北河。以朱熹《綱目》修。

五月，梁王全忠貶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爲外州司户。

六月戊子朔，殺樞等三十餘人。以呂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卜郊。《新》紀。

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山。以朱熹《綱目》修。梁王全忠擊趙匡凝。

九月，陷襄陽，匡凝奔淮南。丁卯，趙匡明奔成都，梁王全忠陷荆南。以呂祖謙《標目》修。乙酉，改卜郊。《新》紀。

冬十月丙戌朔，梁王全忠自爲諸道兵馬元帥。以《通鑑》修。改昭宗廟號曰襄宗。以《通鑑》修。梁王全忠攻吳，弗克。

十一月，還。以呂祖謙《標目》修。庚午，三卜郊。《新》紀。庚辰，吳王行密薨，其子淮南留後渥自稱節度大使、東面都統、弘農郡王。以《新》紀、《通鑑》修。辛亥，梁王全忠自爲相國、魏王，加九錫。

十（一）〔二〕月，自爲天下兵馬元帥，復不受。蔣玄暉伏誅。以《新》紀修。柳璨爲司空。《新》紀。己酉，梁王全忠弒皇太后。以《新》紀、《通鑑》修。辛亥，罷郊。《新》紀。癸丑，貶司空柳璨爲登州刺史。甲寅，璨及太常卿張廷範伏誅。以《新》紀修。

唐昭宗皇帝天祐三年

春正月庚午，鄴王紹威以梁王全忠誅牙兵。以《通鑑》修。

三月戊寅，梁王全忠自爲鹽鐵、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復不受。以

《通鑑》修。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通鑑》。鎮南節度使鍾傳卒，其子匡時自稱留後。以《新》紀修。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平之。

秋八月，克相州而還。以《新》紀、《通鑑》修。

九月，梁王全忠攻滄州。以《通鑑》修。楊偓克洪州，自兼鎮南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楊崇本以鳳翔、涇原、鄜延、秦隴之兵攻夏州。以《新》紀、《通鑑》修。劉仁恭救滄州，兵始文面。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丙戌，蜀王建承制封拜。以《通鑑》修。晉王克用攻潞州以救燕。以《通鑑》修。梁王全忠遣匡國節度使劉知俊救夏州，大敗楊崇本于美原。以《新》紀、《通鑑》修。梁王全忠以潁州防禦使高季興爲荆南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

閏十二月，晉王克用陷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降晉。梁王全忠還。以吕祖謙《標目》修。

卷七一

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　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淮南楊渥並天祐四年　蜀高祖皇帝王建天復七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吴越王錢鏐　嶺南劉隱　閩王王審知　契丹耶律安巴堅

春三月，梁遣將擊幽州。嶺南王劉隱遣使貢方物。

夏四月，劉守光擊却之。守光囚其父仁恭，自稱盧龍留後。以《新唐書》本紀修。壬戌，梁王全忠更名晃。甲子，稱皇帝。戊辰，改元，廢唐帝爲濟陰王，遷之曹州。以汴州爲開封府，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以吕祖謙《標目》修。辛未，梁以馬殷爲楚王，朱熹《綱目》。梁追尊高祖考妣已來爲帝后，以《通鑑》修。梁作建昌院掌金穀。以《通鑑》修。晉、岐、淮南、蜀用唐年號，餘皆臣於梁。以《通鑑》修。岐王茂貞開府。以《通鑑》修。

五月丁丑朔，梁以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契丹主安巴堅遣使聘梁，梁報之。以《新》紀、《通鑑》修。己卯，梁以吴王鏐爲吴越王，劉隱爲大彭王。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興爲節度使。以《通鑑》修。壬辰，梁遣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會魏博攻晉潞州。以《通鑑》修。甲午，廢樞密院入崇政院，知院事敬翔爲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弘農王渥遣兵攻楚。

六月，楚大敗之，拔岳州。以《通鑑》修。晉王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等救潞州。以吕祖謙《標目》修。甲寅，梁平盧節度使韓建爲司徒、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

秋七月甲午，梁以劉守光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八月丁巳，梁遣亳州刺史李思安爲潞州行營都統。以《通鑑》修。

九月己亥，蜀王建稱皇帝。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一月戊子，劉守文降于梁。以《通鑑》修。

梁太祖皇帝開平二年　唐莊宗皇帝李存勗、岐王李茂貞、淮南楊隆演並天祐五年　蜀高祖皇帝武成元年　吴越王錢鏐天寶元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嶺南劉隱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壬午，蜀主建改元。以《通鑑》修。辛卯，晉王克用薨，子存勗嗣位。

二月壬戌，誅其振武節度使李克寧。以吕祖謙《標目》修。癸亥，梁弒濟陰王，追謚曰唐哀皇帝。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壬申朔，梁主如澤州。壬午，以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招討使。以《新》紀、《通鑑》修。蜀主建殺其養子太師王宗佶。以《通鑑》修。

夏四月壬子，梁主至自澤州。以《新》紀修。

五月壬申，晉王存勗大破康懷貞于夾寨，歸，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練士卒。以吕祖謙《標目》修。晉王存勗承制封拜。以《通鑑》修。戊寅，淮南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温弒弘農王渥，其弟隆演立。丁亥，温殺顥，專軍府事。以吕祖謙《標目》修。戊戌，梁立唐三廟。以《新》紀修。楚王殷取朗州，永貞節度使雷彦恭奔淮南，殷陷（澧）〔澧〕州。以吕祖謙《標目》修。蜀岐、晉攻梁雍州。

六月壬寅，梁遣劉知俊拒之。以《新》紀、《通鑑》修。己酉，梁族誅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以《新》紀、《通鑑》修。丙辰，梁劉知俊大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還。以《通鑑》修。蜀立遂王元膺爲太子。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辰，梁封王審知爲琅琊王。以《十國紀年》修。李儼承制以楊隆演爲淮南節度使、東面都統、弘農王。以《通鑑》修。

九月，淮南將周本圍蘇州。以《通鑑》修。晉攻梁晉州。丁丑，梁主如陝州以救之，晉師退。以《通鑑》修。

冬十月，華原賊温韜發唐諸陵。以《通鑑》修。丁巳，梁主至自陝州。以

《通鑑》修。

十一月，梁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其子彝昌自爲留後。以《通鑑》修。吴越改元。以王厚之《金石録》修。

梁太祖皇帝開平三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淮南楊隆演並天祐六年

蜀高祖皇帝武成二年　吴越王錢鏐天寶二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南平王劉隱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甲戌，梁遷于西都。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通鑑》。

三月甲戌，梁主如河中。以《新》紀、《通鑑》修。淮南徐温以其養子知誥治昇州。以《通鑑》修。

夏四月庚子，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劉隱爲南平王。以《通鑑》修。辛亥，吴越大破周本，走之。以《新》紀修。劉守文以契丹、吐谷渾兵攻劉守光，見執。以《通鑑》修。梁族誅佑國節度使王重師。

五月己卯，梁主至自河中。以《通鑑》修。

六月，劉知俊執佑國節度使劉捍，降于岐。以吕祖謙《標目》修。庚戌，梁遣兵討劉知俊。辛亥，梁主如陝州。乙卯，知俊奔岐。以吕祖謙《標目》修。撫州刺史危全諷攻洪州，淮南遣周本救之。以《通鑑》修。

秋七月甲子，梁以劉守光爲燕王。以《通鑑》修。乙亥，梁主至自陝州。以《新》紀修。庚辰，周本大敗危全諷于象牙潭，擒之，盡取江西。以《通鑑》修。

八月，晉攻梁晉州，弗克。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岐遣中書令劉知俊攻梁鹽州，梁攻岐邠寧以救之。

十二月，知俊大敗之於昇平。以《新》紀、《通鑑》修。

梁太祖皇帝開平四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七年

蜀高祖皇帝武成三年　吴越王錢鏐天寶三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南平王劉隱　閩王王審知

春二月，岐王茂貞承制加弘農王隆演吴王。以《通鑑》修。

三月，定難軍亂，殺李彝昌。

夏四月甲子，梁以其族父仁福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五月癸丑，鄴王紹威卒，梁以其子周翰爲天雄留後。以《通鑑》修。

秋七月，岐、晉會邠涇兵攻梁夏州。以《通鑑》修。

八月，梁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以《通鑑》修。吴越築捍海石塘，未，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救夏州。以《新》紀修。吴越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朱熹《綱目》。

九月甲午，梁主至自陝州。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己丑，梁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爲招討使，屯魏州，襲據趙深、冀二州，晉遣周德威救趙。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蜀改明年元。以《通鑑》修。晉王存勗救趙，義武王處直會之。以《通鑑》修。

梁太祖皇帝乾化元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八年

蜀高祖皇帝永平元年　吴越王錢鏐天寶四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南漢高祖皇帝劉龔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通鑑》。丁亥，晉王存勗大破王景仁於柏鄉。癸巳，梁以楊師厚爲北面招討使。己亥，晉遣兵攻邢州。

二月己未，存勗攻魏州，不克而還。以《通鑑》修。

（二）〔三〕月乙酉朔，梁以羅周翰爲節度使。以《通鑑》修。丁亥，南平王隱卒，其弟巖立。以路振《九國志》修。蜀伐岐，岐攻梁長安，尋退。以《通鑑》修。

夏四月，岐攻興元，蜀擊却之。以朱熹《綱目》修。

五月甲申朔，梁改元。以《新》紀修。甲辰，梁以劉巖爲清海節度使。以《通鑑》修。蜀主建如利州。以《通鑑》修。

秋八月甲子，燕王守光稱帝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乙亥，岐大敗蜀兵於清泥嶺，圍安遠軍。以《通鑑》修。

九月庚子，梁主如魏州。以《新》紀修。蜀大破岐兵於安遠軍。以《通鑑》修。戊申，燕攻易定。

十二月甲子，晉攻燕以救易定。以《通鑑》修。劉巖取楚容、高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梁太祖皇帝乾化二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九年

蜀高祖皇帝永平二年　吴越王錢鏐天寶五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南漢高祖皇帝　閩王王審知

春二月甲子，梁主如魏州，以救鎮定。以《通鑑》修。

夏四月，梁主至東都。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梁主如西都。以《新》紀修。晉敗燕兵于龍頭岡。以《通鑑》修。

六月戊寅，梁郢王友珪弒其父晃，歸罪於養子、博王友文而殺之，自即帝位。以《新》紀、《通鑑》修。梁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屯魏州。丙申，梁匡國軍亂，殺節度使韓建。以《通鑑》、列傳修。

秋七月，逼羅周翰而代之，徙周翰爲宣義節度使。以《通鑑》修。甲子，梁以均王友貞爲東都留守。以《通鑑》修。丙寅，梁廢建昌宮使，置國計使。以《通鑑》修。

八月戊戌，梁攻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友謙降晉。以《通鑑》修。

九月庚午，梁以敬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户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以《新》紀修。

冬十月，晉王存勗救朱友謙，梁兵退。以《通鑑》修。

十一月，梁楊師厚破趙兵。以《通鑑》修。

梁均王朱瑱乾化三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十年

蜀高祖皇帝永平三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皇帝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丁巳，晉拔燕順州。以《通鑑》修。甲子，梁改元鳳歷。以《新》紀修。

二月戊子，梁均王友貞舉兵討亂。庚寅，友珪伏誅。友貞即皇帝位於東都，更名鍠，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冀王友謙復歸梁。以《通鑑》修。

夏五月，梁楊師厚攻趙以救燕，晉分兵拒之。以《通鑑》修。

六月丙子，蜀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夫，議政事。以《通鑑》修。

秋七月己酉，蜀殺其太子元膺。以《通鑑》修。梁封高季昌渤海王、劉巖南海王。以《通鑑》、《新》史世家修。

冬十月甲子，蜀立子衍爲太子。吕祖謙《標目》。燕盧龍巡屬皆入于晉，請救于契丹，弗許，燕王守光請降于晉。

十一月，晉王存勗詣幽州，不克成進，攻克幽州，執守光父子。以《通鑑》修。梁遣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侵廬、壽。

十二月，吴鎮海節度使徐温大敗之於霍邱。以《通鑑》修。晉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以《通鑑》修。

梁均王乾化四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十一年　蜀

高祖皇帝永平四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帝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晉王存勗殺劉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雁門。以《新》紀修。晉王存勗開府置行臺。以《通鑑》修。

秋七月，晉、趙攻邢州，梁楊師厚拒却之。以《通鑑》修。甲子，梁以均王友貞爲東都留守。以《通鑑》修。丙寅，梁廢建昌宮使，置國計使。以《通鑑》修。

八月，梁武寧節度使蔣殷叛附于吴。

九月，命天平節度使牛存節等討之。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

十二月，蜀大敗之。以《通鑑》修。岐靜難節度使楊崇本爲其子彦魯所弒，彦魯自稱留後。以《通鑑》修。

梁均王貞明元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十二年　蜀

高祖皇帝永平五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吴越王錢鏐　南漢高祖皇

帝　閩王王審知

春二月，梁蔣殷自焚死。以《新》紀、《通鑑》修。

三月，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代之。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遣鎮南節度使劉鄩將兵脅之，軍亂。

夏四月，劫德倫以附晉。以吕祖謙《標目》修。岐楊崇本之養子李保衡殺楊彦魯，自稱留後，降于梁。以吕祖謙《標目》修。吴徐温以其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以《通鑑》修。

六月，晉王存勗兼領天雄節度使，以孔目吏孔謙爲支度務使，襲取梁德州。

秋七月，梁劉鄩襲晉晉陽，不至，還守莘縣。以《通鑑》修。

八月，晉圍梁貝州，蜀攻岐。以《通鑑》修。庚戌，吴徐温守潤州，以知訓秉政。以《通鑑》修。

冬十月辛亥，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以《新》紀修。

十一月乙丑，梁改元。《新》紀。蜀取岐階、成、秦、鳳四州，劉知俊奔蜀。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岐義勝節度使温韜降于梁。以《新》紀、《通鑑》修。丁未，蜀改明年元。以《通鑑》修。梁主鍠更名瑱。以《舊五代史》修。

梁均王貞明二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吴王楊隆演並天祐十三年　蜀

高祖皇帝通正元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吳越王錢鏐　南漢高祖皇帝　閩王王審知　契丹高祖皇帝耶律安巴堅神册元年

春二月，梁劉鄩襲晉魏州，大敗于故元城。以《新》紀、《通鑑》修。梁匡國節度使王檀襲晉晉陽，不克。以呂祖謙《標目》修。

三月，晉取梁衛、磁二州。

夏四月，取洺州。以《通鑑》修。晉取梁相、邢二州。朱熹《綱目》。契丹陷晉蔚州。以《通鑑》修。

秋八月，蜀伐岐。以《通鑑》修。

九月，晉王存勗還晉陽。以《通鑑》修。晉取梁滄、貝二州，晉王存勗如魏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十一月，吳伐梁，以應晉。以《通鑑》修。

十二月戊申，蜀改明年元，國號漢。以呂祖謙《標目》修。

是歲，契丹稱帝改元。以《通鑑》修。

梁均王貞明三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吳王楊隆演並天祐十四年　蜀高祖皇帝天漢元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元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吳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春二月，晉新州將盧文進殺防禦使李存矩，奔契丹。

三月，陷新州，晉遣周德威攻之，敗走。契丹圍幽州。

夏四月，晉遣安國節度使李嗣源救之。以朱熹《綱目》修。

五月，吳徐溫徙昇州，以徐誥爲潤州團練使。以《通鑑》修。

秋八月癸巳，南海王巖稱越帝，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庚子，晉李嗣源大敗契丹，幽州圍解。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晉王存勗還晉陽。

十一月，如魏州。以《通鑑》修。

十二月辛亥，蜀殺都招討使劉知俊。以朱熹《綱目》修。癸丑，蜀改明年元。以《通鑑》修。丁卯，梁以龍虎統軍賀瓌爲北面招討使。以《新》紀修。晉王存勗渡河，取梁楊劉。以呂祖謙《標目》修。己巳，梁主如洛陽郊。以《新》紀修。

梁均王貞明四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吳王楊隆演並天祐十五年　蜀王衍光天元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二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吳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乙亥朔，蜀復國號蜀。以呂祖謙《標目》修。梁不克郊。己卯，梁主至自西都。以《新》紀修。

夏五月，蜀以宣徽使宋光嗣爲樞密使，自是宦者始用事。

六月壬寅，蜀主建薨。癸卯，子衍即帝位，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吳靜淮節度使朱瑾殺徐知訓而自殺。以《通鑑》修。甲子，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於河上。以《通鑑》修。

秋七月戊戌，吳以徐誥爲淮南節度使秉政。以《通鑑》修。

八月己酉，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叛附于晉。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越改號漢。呂祖謙《標目》。吳取楚虔州。以《通鑑》修。

十二月辛酉，蜀改明年元。以《通鑑》修。壬戌，梁賀瓌與晉王存勗戰于胡柳，周德威死之。存勗復敗環等。甲子，取濮陽。以《通鑑》修。

梁均王貞明五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並天祐十六年　吳王楊隆演武義元年　蜀帝王衍乾德元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三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吳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晉築德勝南北城於河上。以呂祖謙《標目》修。晉王存勗兼盧龍節度使，以知嵐州孟知祥爲河東、魏博中門使，教練使郭崇韜爲副使。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戊戌朔，吳王隆演即吳國王位，改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軍事，徐誥爲左僕射、參政事。以《通鑑》、《新》史列傳修。吳越擊吳，破之狼山。以朱熹《綱目》修。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弗克。以《通鑑》修。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大敗而還。以《通鑑》修。晉王存勗還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以《通鑑》修。

八月乙未朔，梁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招討使。以《通鑑》、《新》紀修。

冬十月，晉王存勗如魏州。以《通鑑》修。梁兗州安撫制置使劉鄩克兗州，族誅張萬進。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晉敗梁兵，復取濮陽。以《唐實録》修。時契丹陷唐營州。以秦再思《洛中紀異》修。

梁均王貞明六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並天祐十七年　吳王楊隆演武義二年　蜀帝王衍乾德二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四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

高季興　吴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夏四月，梁冀王友謙襲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附于晉。以《新》紀修。

五月己丑，吴王隆演薨。

六月，其弟溥立。以吕祖謙《標目》修。梁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招討使，攻同州。

秋七月，晉遣兵救之。以《通鑑》修。

八月，蜀主衍北巡。以《通鑑》修。

九月，梁劉鄩敗還。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伐岐，尋退。以《通鑑》修。

十二月，梁以天平節度使霍彦威爲北面招討使。以《新》、《舊》紀修。

梁均王龍德元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並天祐十八年　吴睿帝楊溥順義元年　蜀帝王衍乾德三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五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吴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春正月甲午，蜀主衍還成都。以《通鑑》修。趙將張文禮殺其主王鎔，滅其族，自爲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梁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以《新》紀修。梁殺劉鄩。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以《新》紀修。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通鑑》。

秋七月，赦梁惠王友能，降封房陵侯。以《新》紀修。梁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以《新》紀傳修。

八月，晉討張文禮。文禮死，其子處瑾拒守。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晉王存勗敗戴思遠于戚城。以《新》紀、《通鑑》修。王處直爲其養子王都所囚，都自稱義武留後，處直尋以憂死。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晉王存勗討鎮州。以朱熹《綱目》修。

十二月辛未，契丹攻幽州，陷涿州，進寇定州，晉王存勗救之。以《通鑑》修。

梁均王龍德二年　唐莊宗皇帝、岐王李茂貞並天祐十九年　吴睿帝順義二年　蜀帝王衍乾德四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六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吴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契丹天贊元年

春正月戊戌，晉王存勗大破契丹於望都，走之。以《新》紀修。

襲德勝北城。

二月，晉王存勗救之，思遠還。以《通鑑》修。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又克淇門、共城、新鄉。以《新》紀修。

冬十月丁未，晉克鎮州，殺張處瑾，晉王存勗兼領成德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張承業卒。以《通鑑》修。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通鑑》。高麗統軍王建自稱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卷七二　唐莊宗皇帝同光元年　岐王李茂貞天祐二十年　吴睿帝順義三年　蜀帝王衍乾德五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七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吴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契丹太祖皇帝耶律安巴堅天贊二年

春二月，梁册吴越王鏐爲國王。以《通鑑》修。

三月，晉潞州留後李繼韜降于梁，其將裴約據澤州自守。以《通鑑目録》修。

夏四月，晉王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崇韜爲樞密使，天雄掌書記張憲爲租庸使，孔謙副之。以《新》紀列傳、《通鑑》修。唐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新》紀。

閏四月，唐追尊曾祖以来考妣爲帝后，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以《新》紀、《通鑑》修。癸卯，唐横海節度使李嗣源襲取梁鄆州，以爲天平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梁以宣義節度使王彦章爲北面招討使，滑州兵馬留後段凝副之，取德勝南城。己巳，進攻楊劉，唐主存勗救之。

六月，築城於馬家口，彦章攻之，弗克。以《通鑑》修。唐盧程罷。以《新》紀修。

秋八月壬申，梁克澤州，殺裴約。以《通鑑》修。梁決滑州河，注曹、濮、鄆以限唐兵。以《舊》史紀、《唐紀》及《通鑑》修。梁王彦章罷，以段凝爲招討使，使王彦章屯兖鄆。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唐李嗣源敗王彦章於遞坊。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通鑑》。壬申，唐主存勗如鄆州。甲戌，敗王彦章於中都，彦章死之。戊寅，梁主瑱自殺。己卯，唐主入汴，敬翔自殺。壬午，段凝降。丙戌，族誅敬翔、李振等，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以《新》紀、《通鑑》修。己丑，唐詔梁節度觀察使下至將校並不改更。以《舊》紀及《通鑑》修。甲午，唐以郭崇韜守侍中，兼成德節度使。戊戌，加李嗣源中書令。以《舊》紀及《通鑑》修。楚王殷遣子希範上將吏籍于唐。以《通鑑》修。渤海王季興朝于唐。以《通鑑》修。

十一月，唐以滑州留後段凝爲泰寧節度使。以《通鑑》修。乙巳，唐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以《新》紀修。戊申，唐省文武官。以《通鑑》修。丙辰，唐復東京爲宣武軍汴州。以《新》紀、《通鑑》修。丁巳，唐禮部侍郎韋説同平章事。以《新》紀修。辛酉，唐復永平軍爲西都京兆府。以《新》紀修。甲子，唐遷都于洛陽。以《通鑑》修。

十二月，唐復藩鎮舊名。以《舊》紀修。辛巳，唐李繼韜伏誅。以《新》紀修。壬辰，唐主畋于伊闕。以《新》紀修。

唐莊宗皇帝同光二年　岐王李茂貞天祐二十一年　吴睿帝順義四年　蜀帝王衍乾德六年　南漢高祖皇帝乾亨八年　吴越王錢鏐寶大元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閩王王審知　契丹天贊三年

春正月，唐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分財賦爲内外府。以《新》紀修。岐王茂貞稱臣，遣子貢于唐。以《通鑑》修。唐召宦官詣闕，復置内諸司使、諸道監軍。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唐以宣徽使馬紹宏爲内勾使。以《唐實録》修。辛巳，唐進岐王茂貞爵秦王。以吕祖謙《標目》修。癸未，唐立夫人劉氏爲皇后。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丙午，唐進渤海王季興爵南平王。以《通鑑》修。庚申，唐遣使按視諸陵。以《通鑑》修。

夏四月己巳朔，唐上尊號。以《通鑑》修。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以《通鑑》修。秦王茂貞卒，其子從曮權知鳳翔軍府事。以吕祖謙《標目》修。唐潞州將楊立反。以《新》紀修。

五月壬寅，唐以梁教坊使陳俊、内園使儲德源爲刺史。以《舊》紀修。壬戌，唐以李從曮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六月丙子，唐楊立伏誅。以《新》紀修。壬辰，唐以李存渥爲蕃漢馬步總管。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癸酉，唐以孔謙爲租庸使。時使帖直下支郡，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以爲言，不從。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吴越王鏐遣使貢于唐。以《通鑑》修。

十一月癸卯，唐主畋于伊闕。以《新》紀修。蜀聘唐，盡罷北邊屯兵。以《通鑑》修。丁巳，唐加朱守謙太師、尚書令，賜鐵券。以列傳、《通鑑》修。

十二月庚午，蜀以宦者宣徽使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以《通鑑》修。辛卯，蜀改明年元。以《通鑑》修。

是歲，契丹寇唐。以《通鑑》修。吴越王鏐改元。

唐莊宗皇帝同光三年　吴睿帝順義五年　蜀帝王衍咸康元年　南漢高祖皇帝白龍元年　吴越王錢鏐寶大二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閩王王審知　契丹天贊四年

春正月庚子，唐主如魏州。以《新》紀修。

二月，唐郭崇韜解節度使。庚辰，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以《通鑑》修。漢遣使貢于唐。以《通鑑》修。

三月，唐令宦者、伶人擇妃嬪。以《通鑑》修。庚申，唐主至自魏州。以《新》紀修。辛酉，唐改東京爲鄴都，洛京爲東都。以《新》紀修。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通鑑》。

五月，唐大旱。以《通鑑》修。

秋八月癸未，唐殺河南令羅貫。以《新》紀修。

九月，蜀主衍與太后游青城山。以《通鑑》修。

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等使，以伐蜀。以《通鑑》、《新唐》紀修。大水。以《新》、《舊》紀修。

冬十月癸亥，蜀主衍東游，至利州而還。以《通鑑》修。戊寅，唐取蜀鳳州。辛巳，取興州，大敗蜀兵于三泉，蜀諸鎮皆送欵。

十一月丙辰，蜀主衍至成都，中書令、判六軍十二衛王宗弼劫之，尋出降。以《通鑑》修。

十二月，唐以右廂馬步都虞候董璋爲東州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魏王繼岌族誅王宗弼等。以《新》紀、《通鑑》修。辛未，閩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丙子，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唐以伶人武德使史彦瓊爲魏博監軍。以《通鑑》修。己卯，唐主獵于白沙。以《新》紀修。漢改元。以《通鑑》修。唐李嗣源入朝。以《通鑑》修。

閏月，唐吏部尚書李琪請除折納紐配之法，不行。以《通鑑》修。

卷七三　唐明宗皇帝李亶天成元年　吴睿帝順義六年　南漢高祖皇帝白龍二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閩王王延翰

春正月，唐朱友謙入朝。以《通鑑》修。甲子，唐魏王繼岌以皇后教殺郭崇韜諸子，又殺崇韜及其子，參預兵機任圜總軍政。以《通鑑》修。唐主殺郭崇韜諸子，又殺弟睦王存義，族誅朱友謙。以《通鑑》修。

二月，唐魏博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癸巳，陷鄴都。命歸德節度使元行欽招撫之。以朱熹《綱目》修。丁酉，唐保義節度使康延孝反于劍州，魏王繼岌遣任圜討之。以朱熹《綱目》修。唐邢州兵趙太反，遣東北面招討使霍彦威討之。以《通鑑》修。唐命李嗣源討魏州。以《通鑑》修。唐任圜大破康延孝於漢州，尋誅之。以《通鑑》修。

三月丁巳朔，唐趙太伏誅。以《新》紀修。乙丑，唐李嗣源入于魏，與趙在禮俱反。以《綱目》修。唐左射軍使石敬瑭説李嗣源取汴州，嗣源道多殺監軍。以吕祖謙《標目》修。唐族誅王衍。以《新》紀修。乙亥，唐主如汴州。丙子，唐以王延翰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唐諸使爲先鋒。以《新》紀、《通鑑》修。唐魏州。壬午，李嗣源入汴，唐主還。

夏四月丁亥朔，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弒之。己丑，嗣源入洛陽。甲午，監國。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仍爲三司。殺諸道監軍。以《實録》修。唐魏孔謙伏誅，廢租庸使及内勾司，仍爲三司。殺諸道監軍。以《實録》修。唐魏王繼岌至渭南自殺，任圜將其軍而東。吕祖謙《標目》。辛丑，唐監國嗣源放温韜、段凝歸田里。壬寅，以前知汴州孔循爲樞密使。以《通鑑》修。丙午，唐監國嗣源始奠於西宫，即皇帝位。庚戌，殺太原尹張憲，殺皇后及諸王。甲寅，大赦改元。留後宫百人，宫官三十人，廢諸司使務，遣諸軍就食近畿，除夏、秋税省耗，裁節度、防禦貢奉。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丙辰朔，唐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唐初令百官常朝外，五日起居轉對奏事。以《通鑑》修。戊辰，唐以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魏博卒皇甫暉、趙太爲刺史。《新》紀、《實録》。乙亥，唐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以吕祖謙《標目》修。丙子，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通鑑》。

六月丁酉，唐汴州軍亂。庚子，以孔循知汴州，誅之。以吕祖謙《標目》修。唐以夔、忠、萬三州隸南平。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唐豆盧革、韋説罷。以《新》紀修。辛巳，契丹主安巴堅殂。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孟知祥增營兵。以《通鑑》修。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通鑑》。

九月，契丹主德光立。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己丑，王延翰自稱大閩國王。以《十國紀年》修。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于唐。以《通鑑》修。己酉，唐以客省使李嚴爲西川都監。以《通鑑》修。

十一月，唐罷告身朱膠綾軸錢。時試銜、帖號正以寵將校，長興以後，卒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告身以萬數。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閩建州刺史王延稟、泉州刺史王延鈞弒其王延翰，延鈞自爲威武留後。以朱熹《綱目》修。契丹改元。以《五代會要》修。

是歲，吴越王鏐改元。以《五代史》世家、年譜修。唐高祖皇帝白龍三年　吴越王錢鏐寶貞二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閩帝王鏻　契丹天顯二年

春正月癸丑朔，唐主更名亶。《通鑑》。癸亥，唐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庚午，唐初令長吏每旬慮囚。朱熹《綱目》。唐孟知祥殺李嚴。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丙申，唐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族之。以《新》紀、《通鑑》修。南平王季興襲取夔州，唐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討之。以《通鑑》、《新》紀修。

三月，唐盧臺戍軍作亂。

夏四月庚寅，討誅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癸丑，唐以王延鈞爲節度使、琅琊王。以《通鑑》修。唐攻南平，弗克。庚午，罷兵。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丙戌，唐任圜罷。以《新》紀修。丙申，唐封楚王殷爲楚國王。《通鑑》。唐復取夔、忠、萬三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癸酉，唐殺豆盧革、韋説。以《新》紀修。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通鑑》。

冬十月乙酉，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尋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乙未，唐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以《新》紀修。辛丑，吴徐温卒。吕祖謙《標目》。

十一月庚戌，吴楊溥稱帝，改元。以朱熹《綱目》修。吴以鎮海、寧海行軍司馬徐知詢爲節度使，加徐誥都督中外軍事。以《通鑑》修。

十二月丙午，唐追尊高祖考妣已下爲帝后，别立廟于應州舊宅。以朱熹《綱目》修。

唐明宗皇帝天成三年　吴睿帝乾貞二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元年　吴越王錢鏐寶貞三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季興　閩帝王鏻　契丹天顯三年

春正月，契丹陷唐平州。以《通鑑》修。

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通鑑》。乙未，唐孔循罷。以《新》傳修。

三月，楚擊南平，大破之。以朱熹《綱目》修。漢改元。以《通鑑》修。

夏四月，吴攻楚，大敗。以朱熹《綱目》修。庚子，唐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爲義武招討使。

五月，王都以奚、契丹及晏球戰于曲陽，大敗。

秋七月，契丹復遣兵救都，晏球大敗之于唐河北。以吕祖謙《標目》修。唐以王延鈞爲閩王。朱熹《綱目》。

九月乙未，唐温韜、段凝伏誅。以《通鑑》修。己亥，唐復伐南平。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明宗皇帝天成四年　吴睿帝大和元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二年　吴越王錢鏐寶貞四年　楚王馬殷　南平王高從誨　閩帝王鏻　契丹天顯四年

春二月癸丑，唐克定州，王都自焚死。以吕祖謙《標目》修。庚午，唐主至自汴州。以《新》紀修。

冬十二月丙辰，南平王季興卒，其子行軍司馬從誨自爲荆南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史館脩撰張昭遠請揀皇子師傅、辨嫡庶，不能用。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二月丙辰，南平王季興卒，其子行軍司馬從誨自爲荆南節度使。以朱熹《綱目》修。楚王殷卒，其子希聲自立，始去國號。以吕祖謙《標目》修。乙亥，孟知祥陷黔、涪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以《新》紀修。

十二月，唐石敬瑭屯劍門不進。以朱熹《綱目》修。庚戌，唐以馬希聲爲武安、静江節度使。以《通鑑》修。癸丑，唐遣安重誨督蜀軍。吕祖謙《標目》。

唐明宗皇帝長興二年　吴睿帝大和三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四年　吴越王

錢鏐寶貞六年　湖南馬希聲　南平王高從誨　閩帝王鏻　契丹天顯六年

春正月庚午，西川孟知祥陷遂州，唐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召安重誨還。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還，兩川兵追之。孟知祥據利州。辛丑，重誨罷。

孟知祥陷忠州。

三月，陷萬、夔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唐以李從珂爲左衛大將軍。乙酉，復吴越國王鏐官爵。以《通鑑》修。丁亥，唐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率建州兵襲福州，尋敗死。以《通鑑》修。

五月己卯，唐以宣徽使孟漢瓊知内侍省事。以《通鑑》修。

閏月，唐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子。丙午，唐使諭西川，以重誨專命致討之罪。以《新》紀、《通鑑》修。

六月丙子，唐均田稅。以朱熹《綱目》修。

秋九月，吴以徐知詢爲鎮南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通鑑》。吴徐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以其子參政事璟爲司徒，右僕射致仕宋齊邱並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十二月甲寅朔，唐初聽民鑄田器，收農具錢。以《通鑑》修。漢愛州將楊廷藝據交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唐明宗皇帝長興三年　吴睿帝大和四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五年　楚王馬希聲　南平王高從誨　閩帝王鏻　契丹天顯七年

春二月，唐爵高從誨渤海王。以《通鑑》修。

三月庚戌，吴越王錢元瓘卒，子元瓘立。以朱熹《綱目》修。孟知祥屢説董璋表謝，不從。

夏四月，璋襲知祥。

五月，知祥至漢州禦之，璋敗，走死。

六月，知祥兼領東川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辛卯，馬希聲卒，其弟鎮南節度使希範自立。以朱熹《綱目》修。庚子，唐以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壬午，唐以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己酉朔，唐詔孟知祥得除劍南節度使以下官。以《通鑑》修。

十一月丁亥，唐以河陽節度使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以《五代會要》修。唐蔚州刺史張彦超降契丹。以《通鑑》修。唐石敬瑭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以《通鑑》修。

唐明宗皇帝長興四年　吴睿帝大和五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六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吴越王錢元瓘　閩帝王鏻　契丹天顯八年

春正月，閩王延翰稱帝，改元，更名鏻。以吕祖謙《標目》修。唐以李從珂爲左衛大將軍。乙亥，唐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以《通鑑》修。戊午，唐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稱定難留後。以《通鑑》修。癸亥，唐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通鑑》。

三月癸未，唐以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李彝超爲彰武留後。彝超不奉詔，命從進討之。以朱熹《綱目》修。

夏五月戊寅，唐立子從益爲許王、從珂潞王。以吕祖謙《標目》修。乙酉，唐優賜在京諸軍。以《通鑑》修。丁亥，唐爵錢元瓘吴王。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午，唐召安從進還。以《通鑑》修。唐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請立皇太子。辛未，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以《通鑑》修。

八月戊申，唐加上尊號，優給内外將士。以《通鑑》修。

九月戊戌，唐以侍中、樞密使趙延壽爲宣武節度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庚申，樞密使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三司使、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爲樞密使。以《通鑑》修。壬戌，唐以李彝超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十二月己丑，唐主大漸。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宫，不克，死。甲午，召天雄節度使宋王從厚。戊戌，唐主殂。

十二月癸卯，宋王從厚即皇帝位。以《新》紀修。

卷七四　唐愍帝李從厚應順元年　潞王李從珂清泰元年　吴睿帝太和六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七年　蜀高祖皇帝孟知祥明德元年　閩帝王鏻龍啓二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吴越王錢元瓘　契丹天顯九年

春正月戊寅，唐改元。以《新》紀修。壬午，唐河陽節度使、侍衛親軍都督指揮使康義誠判六軍諸衛事。以《通鑑》修。唐樞密使朱弘昭、同二品馮贇兼侍中。以《通鑑》修。唐以馬希範爲楚王，勃海王高從誨爲南平王，吴王錢元瓘爲吴越王。以《通鑑》修。

閏月，唐册皇后爲皇太后，淑妃王氏爲皇太妃。以《新》紀修。己巳，蜀王知祥稱帝。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己卯，唐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庚寅，從珂反。辛卯，詔以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都部署。

三月乙卯，圍鳳翔，思同軍潰。庚申，從珂入西京。辛酉，唐殺侍衛親軍馬步都督指揮使朱弘實。癸亥，以康義誠爲都招討使。義誠降從珂。戊辰，朱弘昭自殺，京城巡檢使安從進殺馮贇，唐主奔衛州，宣徽使孟漢瓊降從珂，從珂殺之。以《新》紀、《實録》、《通鑑》、吕祖謙《標目》修。唐興元、武定兩鎮降蜀。朱熹《綱目》。

夏四月壬申，從珂入洛陽。癸酉，監國廢唐主從厚爲鄂王。乙亥，從珂即皇帝位。丁丑，僖民屋直以賞軍。戊寅，弑鄂王於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以《新》紀、《通鑑》、《實録》修。己卯，唐石敬瑭入朝。以《通鑑》修。辛巳，蜀改元。以《通鑑》修。唐散關以南皆入於蜀。乙酉，唐改元。以《新》紀修。戊子，唐族誅康義誠、朱弘昭、馮贇。以《實録》修。

五月丙午，唐端明殿學士韓昭胤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以《通鑑》修。唐遣石敬瑭歸河東。以《通鑑》修。庚戌，唐馮道罷，以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以《新》紀修。唐以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以《通鑑》修。吴徐知詢卒。以《通鑑》修。

六月，唐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新》紀。

秋七月甲子，蜀主知祥薨。丁卯，太子昶即帝位。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契丹寇唐。以《新》紀修。

冬十月，唐李愚罷。以《新》紀修。蜀殺武信節度使、中書令、判六軍事李仁罕。《通鑑》。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璟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次子牙内馬部都指揮使景遷爲左僕射輔政。以《通鑑》修。

十二月乙亥，唐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通鑑》修。

唐潞王清泰二年　吴睿帝天祚元年　南漢高祖大有八年　蜀秦國公孟昶明德二年　閩帝王鏻永和元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吴越王錢元瓘　契丹天顯十年

春正月丙申朔，閩改元。以《通鑑》修。

隋唐五代總部・雜録・備録・《大事記續編》

討使。以《新》紀、《通鑑》修。唐前坊州刺史劉景岩殺彰武節度使楊漢章，自爲留後。以《通鑑》修。契丹立石敬瑭爲皇帝，國號晉。晉主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歲輸三十萬疋。己亥，晉改元，以河東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知樞密使事，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降契丹。丙寅，晉翰林學士承旨趙瑩爲門下侍郎，維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權樞密使，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晉主、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降，契丹執之。丁丑，唐主從珂至自懷州。辛巳，舉室自焚死，惟王淑妃、許王從益免。晉主入洛陽。甲申，殺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乙酉朔，晉主如河陽。以《新》紀修。晉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以《通鑑》修。丁亥，晉馮道兼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己丑，晉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刺史。癸巳，鎮州牙將祕瓊逐節度副使李彦珂。以《新》紀、《通鑑》修。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以《通鑑》修。高麗擊破新羅、百濟，東夷諸國皆附之。以呂祖謙《標目》修。

晉高祖皇帝天福二年　南唐烈祖皇帝李昇昇元元年

晉以前招收指揮使安重榮爲成德節度使。以《通鑑》修。晉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以《通鑑》修。戊寅，晉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以《新》紀修。

三月庚辰，晉主如汴州。以《新》紀修。漢交州將皎公羨殺楊延藝而代之。以《通鑑》修。

夏五月，晉追尊高祖已下考妣爲帝后。以《通鑑》修。

六月，晉范延光反。丁未，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副之。從賓反，遣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陷洛陽。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彦饒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戍將盧順密執彦饒，詔殺之。乙卯，晉以光遠爲都招討使。辛酉，重威克汜水關，從賓走死。以《新》紀、《通鑑》修。晉安州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遣領軍上將軍李金全討之，暉尋伏誅。以《新》紀、《通鑑》修。

冬十月甲申，吳齊王徐誥廢其主溥爲讓皇，自稱唐帝，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戊辰，晉封吳越王元瓘爲國王。以《通鑑》修。

十二月戊申，蜀改明年元。以《通鑑》修。

是歲，契丹改元，國號大遼，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以呂祖謙《標目》修。

晉高祖皇帝天福三年　南唐烈祖皇帝昇元二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元年　閩帝王昶通文三年

誨　吳越王錢元瓘　遼會同二年

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以《通鑑考異》修。

二月戊戌，晉諸鎮進助國物。以《新》紀修。

秋七月辛酉，晉作受命寶。以《通鑑》修。

八月，晉上遼主德光及太后尊號。以《通鑑》修。晉建東京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東都爲西京，西都爲晉昌軍。以呂祖謙《標目》修。晉楊光遠論執政過失，桑維翰、李崧罷樞密使。以呂祖謙《標目》修。楊延藝故將吳權殺皎公羨，據交州。以《通鑑》修。

九月，范延光降晉，以爲天平節度使。以呂祖謙《標目》修。楊延藝故將吳權殺皎公羨，光遠爲天雄節度使。以《通鑑》修。

冬十月戊寅，遼加晉主尊號。以《通鑑》修。晉以楊光遠爲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以《通鑑》、《新史》列傳修。辛亥，晉升廣晉府爲鄴都，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徙澶州城，跨德勝軍。以呂祖謙《標目》修。甲寅，晉范延光以太子太師致仕。以《通鑑》修。癸亥，晉聽民自鑄錢。以呂祖謙《標目》修。唐弒讓皇溥。以《十國紀年餘録》修。

晉高祖皇帝天福四年　南唐烈祖皇帝昇元三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年　閩帝王曦永隆元年

誨　吳越王錢元瓘　遼會同三年

春正月甲寅，晉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爲朔方節度使。以《通鑑》修。唐主誥復姓李，更名昇，不受尊號。以呂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甲申，晉廢樞密院，宰相分判。以呂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通鑑》。丙辰，晉復禁鑄錢。以《新》紀修。

閏月壬申，晉桑維翰罷。以《新》紀修。閩弒其主昶及后，昶叔父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

八月，河決晉博州。以《新》紀、《通鑑》修。辛丑，晉馮道守司徒、兼侍中。以《通鑑》修。

九月，晉以唐許王李從益爲鄆國公，奉唐祀。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晉禁創造佛寺。以《通鑑》修。

晉高祖皇帝天福五年　唐烈祖皇帝昇元四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十三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三年　閩帝王曦永隆二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吳越王錢元瓘　遼會同四年

春二月，閩王曦攻建州刺史王延政，吳越遣兵救之。

夏五月，延政與閩合擊吳越，大破之。以呂祖謙《標目》修。晉安遠節度使李金髮附於唐。

六月癸卯，唐將李承裕入之，全金奔唐，晉安遠節度使馬全節大破承裕。

丁未，克安州。以《新》紀、《通鑑》修。

秋八月，晉楊光遠殺范延光。以《新》紀修。

九月辛未，晉李崧奏倉糧有餘，晉主敬瑭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痛懲之。」以《通鑑》修。甲申，晉徙楊光遠爲平盧節度使，爵東平王。以《通鑑》修。

冬十月，晉以閩王曦爲閩國王。以朱熹《綱目》修。

晉高祖皇帝天福六年　南唐烈祖皇帝昇元五年　南漢高祖皇帝大有十四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四年　閩帝王曦永隆三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吳越王錢弘佐　遼會同五年

春二月，閩以建州爲鎮安軍，王延政爲節度使。以《十國紀年》修。

夏六月，晉安重榮執遼使者，請擊之，晉主不能制。以《通鑑》修。

秋七月己巳，晉以鄴都留守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

八月，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都指揮使。以呂祖謙《標目》修。壬辰，晉主如鄴都。以呂祖謙《標目》修。吳越王元瓘卒。

九月庚申，子弘佐立。以呂祖謙《標目》修。辛酉，河決晉滑州。以《通鑑》修。

冬十月，閩主曦稱帝。以《通鑑》修。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都部署討之。監軍張從恩大敗從進於花山。以《新》紀、《通鑑》修。

十二月，晉安重榮反，以杜重威爲招討使。戊戌，大敗之於宗城。以《新》紀、《通鑑》修。漢主襲更名熲。以《通鑑》修。庚戌，晉以吳越王弘佐爲國王。以《通鑑》修。

晉高祖皇帝天福七年　南唐烈祖皇帝昇元六年　南漢帝劉玢光天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五年　閩帝王曦永隆四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吳越王錢弘佐　遼會同六年

春正月丁巳，晉克鎮州，安重榮伏誅。以《新》紀修。

二月，唐左丞相宋齊邱知尚書省事，既而復罷。以《通鑑》修。

夏四月，晉諫議大夫鄭受益、刑部郎中李濤等請誅右武衛大將軍張彥澤，止削階降爵。以呂祖謙《標目》修。丁丑，漢主熲薨，子秦王玢立，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

五月，晉尊太妃劉氏爲皇太后。以《新》紀修。晉主寢疾，屬幼子重睿於馮道。

六月乙丑，晉主敬瑭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奉其兄子齊王重貴即皇帝位。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呂祖謙《標目》修。晉告哀於遼，稱孫不稱臣，自此有隙。以《新》紀、《稽古錄》修。

秋七月，晉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以《通鑑》修。

八月，晉克襄州，安從進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

冬，晉官自賣鹽，復收食鹽錢。以呂祖謙《標目》修。

晉出帝石重貴天福八年　南唐元宗皇帝李璟保大元年　南漢中宗皇帝劉晟

閩帝王曦永隆五年　殷帝王延政天德

乾和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六年　閩帝王曦永隆五年　殷帝王延政天德

元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吳越王錢弘佐　遼會同七年

春二月己未，晉主如東京。以《新》紀修。唐主昇薨。以呂祖謙《標目》修。

閩王延政稱殷帝，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

三月己卯朔，晉中書令趙瑩罷，以晉昌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以《新》紀修。唐齊王璟即帝位，改元，以鎮南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中書令。以《通鑑》修。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玢，自稱帝，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通鑑》。晉旱，蝗大起。以《新》紀、《通鑑》修。晉馮道罷。以《新》紀修。

秋七月己丑，晉括民穀，殺藏者。以《新》紀修。

冬十月戊申，晉立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以《通鑑》修。

十一月丁亥，漢改元。以《通鑑》修。

十二月，晉楊光遠反。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宋齊（丘）〔邱〕罷。以《通鑑》修。

晉出帝開運元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二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二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七年　殷帝王延政天德二年　閩王朱文政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吴越王錢弘佐　遼會同八年

春正月甲戌朔，遼主德光冠晉，晉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十國紀年》修。殷改號閩。吕祖謙《標目》。

乙酉，晉主如澶州。甲午，以劉知遠爲幽州道招討使。辛丑，知遠敗遼兵於相州而還。乙丑，晉主如澶州。以《新史》修。

二月丙午，遼圍行周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敗之於馬家口。

三月癸酉朔，遼逼澶州，行周與戰於戚城，遼兵遁。以《新》紀、《通鑑》脩。晉封劉知遠爲太原王。以《實録》修。乙酉，閩都將朱文進弒其主曦自立。以吕祖謙《標目》修。晉籍鄉兵。以《通鑑》修。

夏四月甲寅，晉主至自澶州。以《新》紀修。辛酉，晉景延廣罷爲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以吕祖謙《標目》修。晉括民財。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戊寅，晉命李守貞討楊光遠。以吕祖謙《標目》修。

六月癸卯，晉馮道罷。以《通鑑》修。丙午，晉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以吕祖謙《標目》修。丙辰，河決晉滑州。以《新》紀修。戊午，晉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團練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辛未，晉改元。以《通鑑》修。

八月辛丑朔，晉以劉知遠爲北面都統，順德節度使杜重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遼。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通鑑》。

冬十一月，閩泉州指揮使留從效陷泉州，殷攻閩，唐伐殷以救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癸丑，晉封知閩國事朱文進爲王。以《通鑑》修。丁巳，晉萊州防禦使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以《新》紀修。殷攻閩，唐伐殷以救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閏月，晉楊光遠伏誅。丙戌，起復楊承勳汝州防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閩殺其主文進以降殷。以吕祖謙《標目》修。遼主德光冠晉，屯元氏。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宋齊（丘）〔邱〕罷。以《通鑑》修。

晉出帝開運二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三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三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八年　閩帝王延政天德三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吴越王錢弘佐　遼會同九年

春正月，殷以同平章事王繼昌鎮福州。以《十國紀年》修。殷改號閩。吕祖謙《標目》修。唐敗閩兵，圍建州。以《十國紀年》修。

三月，福州李達殺王繼昌。己亥，立僧卓岩明爲帝，奉晉正朔。以《十國紀年》修。庚戌，晉取泰州。遼復入寇。己未，杜重威等敗之於陽城。甲子，大敗之於衛村。

夏四月甲申，晉主至自澶州。以《新》紀修。晉封劉知遠爲北平王。以《實録》修。己丑，晉以鄴都爲天雄軍。《通鑑》。

五月，晉杜重威入朝，桑維翰請廢之，不從。以吕祖謙《標目》修。丁巳，李達殺卓岩明，自稱留後，奉唐正朔。以《十國紀年》修。

六月癸酉，晉以杜重威爲天雄節度使。以《通鑑》修。

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通鑑》。丙寅，晉加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唐克閩，降王延政。

九月，泉、漳、汀三州亦降。以《南唐書》修。閩遣兵攻

冬十二月，晉桑維翰罷，以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以吕祖

謙《標目》修。

晉出帝開運三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四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四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九年　楚王馬希範　南平王高從誨　吳越王錢弘佐　遼會同十年

春正月，唐以鎮海節度使宋齊邱爲太傅、中書令，不預政事。以《通鑑》修。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通鑑》。

夏五月，留從効自領泉州。以《十國紀年》修。

六月丙寅，晉以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朔方節度使。以《通鑑》修。遼冠晉。己丑，晉以李守貞爲北面都部署。以《新》紀修。

秋七月，河決晉楊劉。以《通鑑》修。

八月，唐樞密使陳覺使福州，矯命攻李達。以《十國紀年》修。

九月，遼冠河東。壬辰，晉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以《通鑑》修。甲午，晉以李達知閩國事。以《通鑑》修。晉彰德節度使、都排陣使張彥澤敗遼於新興。以《新》紀列傳修。唐克閩外城。以《十國紀年》修。丙辰，河決晉澶州。以《通鑑》修。遼劉延祚詐以瀛州降。

冬十月，晉以杜重威爲北面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以列傳修。壬午，吳越救閩。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遼主德光冠晉，杜重威、張彥澤等至中渡，遼圍之。

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於滹沱河，死之。重威、彥澤、李守貞降遼。

卷七六　漢高祖皇帝劉暠天福十二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五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五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年　楚王馬希廣　南平王高從誨　吳越王錢弘倧　遼世宗皇帝耶律烏雲天授元年

春正月丁亥朔，遼主德光入汴。戊子，殺楊承勳。己丑，殺張彥澤。庚寅，景延廣自殺。癸卯，晉主重貴北遷。以《通鑑》、呂祖謙《標目》修。遼主德光除諸鎮節度使，彰義史匡威不受代，雄武何重建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勢稍沮。晉昌節度使趙在禮自殺，遼縱胡騎剽掠，括借士民錢帛，內外怨憤。以《通鑑》修。劉知遠奉表於遼。以朱熹《綱目》修。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請恢復。以呂祖謙《標目》修。

后，凡六廟。以《新》紀、《通鑑》修。洺州歸漢。

八月，控鶴指揮使李榮等逐達爾瑪，以恒州歸漢。以吕祖謙《標目》修。漢敕盜皆抵死。以吕祖謙《標目》修。漢封吴越王弘倧爲吴越王。以《通鑑》修。唐宋齊（丘）〔邱〕罷。以《通鑑》修。南漢主晟殺其諸弟。以吕祖謙《標目》修。

九月甲戌，漢以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庚寅，漢主如魏州，趙匡贊降蜀。

冬十一月丁丑，杜重威降漢，以爲太傅、中書令。以《通鑑》、吕祖謙《標目》修。己卯，漢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馬步都指揮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馬步副都指揮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癸巳，漢主至自魏州。以《新》紀修。吴越誅李達。以《十國紀年》修。漢鳳翔節度使侯益降蜀。以吕祖謙《標目》修。吴越將胡進思廢其主弘倧，立弘倧之弟俶。以《新史》世家修。漢敕：犯私鹽麴皆抵死。以《通鑑》修。

漢高祖皇帝乾祐元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六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六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一年　楚王馬希廣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遼天授二年

春正月乙卯，漢改元。以《新》紀修。趙匡贇、侯益復降漢。以吕祖謙《標目》修。己未，漢主更名暠。以《通鑑》修。漢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爲太師。以《通鑑》修。丁丑，漢主大漸，楊邠遺忠武節度使劉信之鎮。漢主暠殂。以《新》紀、《通鑑》脩。庚辰，漢誅杜重威及其三子。

二月辛巳朔，皇子周王承祐即皇帝位。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新》紀、《通鑑》修。漢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於大散關，敗之。以《新》紀修。

三月，漢永興軍將趙思綰據城。李守貞反，自稱秦王。以《通鑑》修。甲戌，漢以王景崇爲邠州留後，不受命。以《通鑑》修。遼節度使耶律忠棄定州遁，晉末所陷州縣皆復於漢。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漢以楊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王章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壬午，漢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都部署。戊子，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都部署。以《新》紀、《舊》傳修。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通鑑》。乙酉，漢王景崇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以《通鑑》修。

秋七月庚申，漢郭威同平章事。以《通鑑》修。蜀以荼酒使王昭遠知樞密使。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壬午，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以《通鑑》修。乙未，漢封吴越王弘倧爲吴越王。以《通鑑》修。唐王俶爲國王。以《通鑑》修。

冬十月，蜀遣兵救王景崇，漢鳳翔節度使趙暉破走之。以《通鑑》修。癸卯，南平王高從誨卒，其子保融知荆南留後。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甲寅，漢族誅太子太傅李崧。以《通鑑》修。

十二月丁丑，漢以高保融爲節度使。以《通鑑》修。

漢隱帝劉承祐乾祐二年　南唐元宗皇帝乾和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二年　楚王馬希廣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遼天授三年

夏五月乙丑，趙思綰降漢，尋殺之。以《新》紀修。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以《通鑑》修。

秋七月壬戌，漢李守貞自殺。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漢郭威以頭子命白文珂代西京留守王守恩。以《通鑑》修。楚武平節度使馬希萼攻潭州，敗還。以吕祖謙《標目》修。漢郭威入朝。

九月乙巳，溥加執政藩鎮恩。以《通鑑》修。吴越募墾荒田者，勿收其税。以《通鑑》修。

冬十月，遼寇趙魏。己丑，漢遣郭威禦之。

十一月，遼兵遁。以《新》紀修。

十二月癸巳，漢王景崇自殺。以吕祖謙《標目》修。是歲，留從効取漳州，唐以爲清源節度使。以《十國紀年》修。

漢隱帝乾祐三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八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八年　蜀國公孟昶廣政十三年　楚王馬希萼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遼天授四年

春正月，唐罷招討使。以《通鑑》修。

夏四月壬午，漢以郭威爲天雄節度使，領樞密使。以《新》紀修。

五月己亥，漢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爲團練使。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通鑑》。丙子，漢族誅楊邠、史弘肇、王章，使誅郭威，弗克。丁丑，威反。辛

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降之。壬午，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屯於七里。甲申，漢主勞軍於劉子陂，彥超擊威，弗克。乙酉，漢主承祐奔趙村自殺，蘇逢吉自殺。丙戌，威入京師，大掠。己丑，威請立武寧節度使贇爲嗣，遣馮道迎之。壬辰，太后臨朝，以宣徽使王峻爲樞密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新》紀傳修。遼寇漢。

十二月甲午朔，郭威擊之。以呂祖謙《標目》修。癸丑，漢郭威至澶州而旋。己未，廢贇爲湘陰公，其將翟延美、楊温據徐州，威殺忠武節度使信。庚申，監國。以《新》紀傳、呂祖謙《標目》修。

卷七七 周太祖皇帝郭威廣順元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九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四年　東漢帝劉旻乾祐四年　楚王馬希萼　南平王高保融　吳越淮海王錢俶　遼穆宗皇帝耶律舒嚕應歷元年

春正月丁卯，漢監國威即皇帝位，國號周，改元，大赦，減耗米，罷羨餘，竊盜及姦並依天福以前刑名，非反逆毋得誅親族、籍家貲。以呂祖謙《標目》修。己巳，周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以《新》紀修。周開封尹劉勳卒。以《通鑑》修。癸酉，周以王殷爲天雄節度使。以《通鑑》修。戊寅，周殺湘陰公贇於宋州。《通鑑》。劉崇稱漢帝於太原，用乾祐年號。以《通鑑》修。己卯，周以馮道爲中書令。以《新》紀修。庚辰，周詔罷貢獻珍食，求直言。以呂祖謙《標目》修。

二月丁酉，周以養子天雄衙内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以《稽古録》、呂祖謙《標目》修。

三月，周克徐州，翟廷美、楊温死之。以《新》紀、《通鑑》修。

夏五月，周追尊高祖以來考妣爲帝后。以《舊》紀修。

六月辛亥，周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范質爲户部侍郎，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以《通鑑》修。楚朗州指揮使王逵逐武平節度使馬光惠，以辰州刺史劉言爲留後。以呂祖謙《標目》修。遼册東漢主崇爲大漢皇帝，更名旻。以《五代史》、《通鑑》修。

秋九月，東漢主旻寇周。以《新》紀、《通鑑》修。遼弒其主烏雲，立德光之子齊王舒嚕，改元。以呂祖謙《標目》修。戊寅，楚馬希崇囚其主希萼於衡山，自爲武安留後。希萼據衡山，希崇召兵於唐。

冬十月，唐信州刺史邊鎬至醴陵，希崇降。

十一月辛酉，唐遷馬氏於金陵。以呂祖謙《標目》修。東漢以遼寇晉州。甲子，周遣王峻救之。以《通鑑》、《新》紀修。丙寅，南漢取楚桂州，盡有嶺南之地。以呂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東漢、遼兵敗歸。以《通鑑》修。唐封留從效爲晉江王。以《十國紀年》修。

周太祖廣順二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十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年　蜀秦國公廣政十五年　東漢帝劉旻乾祐五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吳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劉言　遼應歷二年

春正月，周慕容彥超反。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都部署，唐遣兵救之，敗走。以《新》紀、《通鑑》修。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通鑑》。

五月庚申，周主討慕容彥超。乙亥，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

六月乙酉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庚子，至自兗州。以《新》紀修。周朔方節度使馮暉卒，其子繼業自知軍府事，以爲留後。以呂祖謙《標目》修。周始詔犯鹽麴以斤兩定刑。以《通鑑》修。

冬十月，劉言遣王逵攻唐，武安節度使邊鎬走之，復馬氏嶺北地。以呂祖謙《標目》修。辛亥，周制：訴訟先歷縣、州、觀察使，乃詣臺省。以呂祖謙《標目》修。劉言徙治朗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周太祖皇帝廣順三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十一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一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六年　東漢帝劉旻乾祐六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吳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王逵　遼應歷三年

春正月丙辰，周以劉言爲武平節度使，王逵爲武安節度使，朗州指揮副使周行逢爲行軍司馬。以《通鑑》修。乙丑，周以營田務隸州縣。以《通鑑》修。周王峻領平盧節度使。以《新史》列傳修。周更作二寶。朱熹《綱目》。

二月甲子，周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三月甲申，周以養子榮爲開封尹、晉王。以《通鑑》修。

夏，王逵襲朗州，執劉言而代之。

秋八月，逵移治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以呂祖謙《標目》修。

九月，周大水。以《通鑑》修。周始立圜丘、社稷、太廟，迎神主於洛陽。以

《通鑑》修。

冬十二月乙丑，周王殷入朝。壬申，殺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世宗皇帝郭榮顯德元年　南唐元宗皇帝乾和十二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亨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七年　東漢劉旻乾祐七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吳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王逵　遼應歷四年

春正月丙子朔，周祀圜丘，改元。以《新》紀、《通鑑》修。戊寅，周罷鄴都。以《新》紀修。庚辰，周晉王榮判内外兵馬事。以《通鑑》修。戊子，周以馮繼業爲節度使。以《通鑑》修。河決周靈河、漁〔池〕、原武等八口，分遣使者塞之。以《通鑑》修。壬辰，周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是日，周主威殂。丙申，晉王榮即皇帝位。以《新》紀修。

二月，東漢主旻以契丹冠周潞州。

三月乙酉，周主自將攻之。癸巳，戰於高平，又敗之。丁酉，周主如潞州。己亥，樊愛能、何徽伏誅，以趙匡胤爲殿前都虞候。壬寅，天雄節度使符彦卿爲河東都部署。以《新》紀、《稽古録》、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庚申，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以《通鑑》修。壬戌，周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以《新》紀修。庚午，周主如太原。以《新》紀修。

五月甲戌朔，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以吕祖謙《標目》修。遼救東漢。丙申，周符彦卿及遼戰於忻口，敗績。以《新》紀修。辛丑，周以折德扆爲永安節度使。以《通鑑》修。

六月庚午，周主至自太原。以《新》紀修。

冬十月，周大簡諸軍，募壯士，詣闕選爲殿前諸班。以吕祖謙《標目》修。戊辰，周罷捕盜使臣，專委州縣。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一月，東漢主旻殂，子鈞即帝位。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世宗皇帝顯德二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十三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三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八年　東漢帝劉鈞乾祐八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吳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王逵　遼應歷五年

春正月庚辰，周詔漕運給耗。以吕祖謙《標目》修。辛卯，周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録。以吕祖謙《標目》修。周浚胡盧河。以吕祖謙《標目》修。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通鑑》。壬戌，周求直言。以《新》紀修。

夏四月乙卯，周廣汴京外城。以《通鑑》修。周比部郎中王朴獻開邊策，尋擢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以吕祖謙《標目》修。

五月辛未，周遣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以《新》紀修。甲戌，周大毁佛寺，禁私度僧尼。以《新》紀、吕祖謙《標目》修。

秋九月丙寅朔，周置錢監，毁銅器、佛像。以吕祖謙《標目》修。閏月，周取蜀秦、成、階三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一月乙未朔，周以李穀爲淮南都部署，伐唐。以吕祖謙《標目》修。周疏汴河。以吕祖謙《標目》修。戊申，周取蜀鳳州。吕祖謙《標目》。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守壽州，李穀攻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世宗皇帝顯德三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十四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四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十九年　東漢帝乾祐九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吳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周行逢　遼應歷六年

春正月壬寅，周主伐唐，唐都部署劉彦貞救壽州，李穀退保正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大破彦貞於正陽東，斬之。甲寅，以重進爲淮南都招討使。丙辰，周主圍壽州。

二月壬申，取滁州。壬午，唐主景使其臣鍾謨稱臣請平。丙戌，取唐揚州。唐殺吳讓皇之族於泰州。辛卯，取唐泰州。以《新》紀修。周岳州團練使潘叔嗣襲朗州，殺王逵，迎周行逢，行逢殺之。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唐主景遣司空孫晟表請罷兵，周取唐光、舒、蘄三州。以《新》紀、《通鑑》修。吳越克唐常州，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大敗之。唐主景遣齊王景達救壽州。

夏四月，復泰州。己巳，周主循淮而東，景達至六合敗還。

五月乙卯，周主至自淮南。

六月，唐以駕部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辛卯，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周皇后符氏殂。以《新》紀修。唐復取光、舒、蘄、和、滁、揚等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八月戊辰，周行《欽天曆》。以《通鑑》修。

九月，周以端明殿學士王朴爲户部侍郎、樞密副使。以吕祖謙《標目》修。周初令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監察御史、太常博士，每遇闕官，於此職中選擬。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丙子，周詔夏税六月、秋税十月起徵。以吕祖謙《標目》修。周山南

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以爲太師，遣還鎮。以吕祖謙《標目》修。甲申，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匡胤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爲節度推官。以《通鑑》修。

十一月，周殺孫晟。以《新》紀、《通鑑》修。周召華山隱士陳摶。戊申，遣還山。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世宗皇帝顯德四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十五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五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十年　東漢帝天會元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周行逢　遼應歷七年

二月乙亥，周主如壽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三月辛卯，唐朱元降周，周大破唐軍於紫金山，齊王景達走。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劉仁贍疾甚，其將以壽州降周。仁贍卒，徙壽州於下蔡。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己巳，周主至自壽州。以《新》紀修。乙酉，周通汴於五丈河。以吕祖謙《標目》修。唐濠州都監郭廷謂斷渦口浮梁。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八月乙亥，周李穀罷。吕祖謙《標目》修。周以王朴爲樞密使。以《新》紀修。

九月，周中書舍人竇儼請脩禮樂。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壬申，周主攻淮南。

十二月，唐泗、濠二州降，復取揚、泰二州。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世宗皇帝顯德五年　南唐元宗皇帝保大十六年　南漢中宗皇帝乾和十六年　恩赦侯劉鋹大寶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十一年　東漢帝天會二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周行逢　遼應歷八年

春正月，唐改元中興。吕祖謙《標目》修。丁未，周克唐海州。壬辰，克靜海軍。丁未，克楚州。以《通鑑》修。

三月丁亥，唐改元交泰。以吕祖謙《標目》修。唐獻廬、舒、蕲、黄四州於周，江北悉平。以吕祖謙《標目》修。周浚汴口，達於淮。以《通鑑》修。

夏四月壬申，周主至自淮南。以《新》紀、《通鑑》修。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通鑑》修。辛卯，周以趙匡胤領忠武節度使。以《通鑑》修。唐主更名景，去帝號，稱國主，用周正朔。以《通鑑》修。

秋七月丙戌，周行《刑統》。以《通鑑》修。

八月辛巳，南漢主晟薨，子衡王鋹立，改元。以吕祖謙《標目》修。

冬十月，周均田。以吕祖謙《標目》修。

十二月己亥，唐放宋齊（丘）〔邱〕。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世宗皇帝恭皇帝顯德六年　唐元宗皇帝顯德六年　南漢恩赦侯劉鋹大寶三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周行逢　遼應歷九年

二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十二年　東漢帝天會三年　南平王高保融　吴越淮海王錢俶　湖南周行逢　遼應歷十年

春正月，周王朴正樂律。以吕祖謙《標目》修。唐宋齊（丘）〔邱〕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

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癸卯，取益津關、瓦橋關、淤口關，降莫州。

五月乙巳，降瀛州。丙午，議取幽州，周主有疾，乃止。戊申，取易州。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甲戌，周主至自雄州。以《新》紀、《通鑑》修。唐主景遣其子貢於周，周主令其修守備。以吕祖謙《標目》修。癸未，周立子宗訓爲梁王。以吕祖謙《標目》修。

周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樞密使魏仁浦爲中書門下平章事，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以《通鑑》修。癸巳，周主榮殂，梁王宗訓即皇帝位。以《通鑑》、《新》紀修。

秋七月，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以《通鑑》修。

《唐鑑》

宋范祖禹撰

《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攷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上。

卷一《高祖》 隋大業十三年，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鴈，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戮飛廉、惡來於海隅，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内莫不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從風也。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也。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

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曰受禪於隋，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下，彊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録隋之子孫，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鷹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悦，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鑑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内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强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悦，尋拜内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悦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説，躋老子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僑爲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帝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屯雉之世，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僞之國，係纍其主，致之闕下，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説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扯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

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碩。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紬、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霜蟲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爲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毋預仕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號長林兵。又密使發幽州突騎三百，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尔朱焕等以甲遺文幹。焕等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顥召文幹，顥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帝問裴矩，矩對曰：「今北虜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全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爲恥，以爲畏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不以爲難，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强，弱者猶許其昏，則强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已，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文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

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弟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窮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爲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也。」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原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原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効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爲難行，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曩者辨之未精也。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閒疾苦，及政事得失。

卷二《太宗上》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己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小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原也。臣，流也。濁其原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

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大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澄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無自入矣。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或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覩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修輔。」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其無君臣之禮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侮，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

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實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部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問學明，而德性成，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民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唯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材，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

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内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佛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佛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佛之而能治者，未聞之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顔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離〕之以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者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三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録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臣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不亦宜乎。

康國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絶域之弊，故有所不爲。然以兵克者，則以爲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爲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爲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文武官復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爲不及始皇邪？」羣臣猶請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説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顔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

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其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唯聖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孰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主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勞費天下，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爲賢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

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鄣，朝夕瞻仰，并録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疋。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卷三《太宗下》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絶。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絶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艱。」孔子曰：「爲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天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此治功所以不成也。且君臣日相與處，而眄然防其欺蔽之不暇，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綺繡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相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絶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詭詐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爲諜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徼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

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所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緒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以守之，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枕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彊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競競而不忘，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彊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之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絶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其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

苗，而孔子以爲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彊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競競而不忘，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彊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之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絶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其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

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録》，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户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

馳驛祀徽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慴，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爲。臣以爲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敕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敕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廻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户，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内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正月，詔以廻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廻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内附，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爲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彊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珍滅之，或愛悦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虚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緑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摠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吊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餓殍。且弒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擾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劒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劒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

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彊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楊，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于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也。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狙詐之術也。五伯之所不爲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而後有太宗，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

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卷四《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廄。」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覩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

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羣臣以諫爭，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閎，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悦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悦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没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它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悦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譴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眚，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虚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户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黄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長孫無忌之死，天下以爲言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户，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户，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絶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

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絶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爲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謚也。父没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洪)〔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后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代宗追謚建寧王倓，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禄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而不自知其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自古人主能知其過者，鮮矣。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卷四《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楊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還帝于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號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毁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沖舉兵于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沖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沖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于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于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諶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璥等六人，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于和州。殺豫章王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潁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象萬)〔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册萬歲。十二月，封于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于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于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九月，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三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十一月，一月爲正

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于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于位，徙太后于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吕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没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絶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吴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潜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等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悦，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悦，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卷四《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椁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椁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虚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卷四《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摠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二年正月，並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泠陘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於太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畢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

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説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説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廢，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説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説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並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卷五《玄宗下》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能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彊也。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世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説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説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説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

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撾於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荆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繡，詆神仙，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悦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爲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周宣驕恣，自稱天元，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此。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盩厔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迓怪之語日聞，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内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無爲以持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帝享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矣。

二年三月，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又尊皇舅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唐祖老子，茫昧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説，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書》曰：「皇陶作士。」而作史者

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皆可考也。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三載三月，以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户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帝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臣祖禹曰：明皇寵信安禄山，故羣臣爭譽其美，以封殖之王心益固，雖太子不能間也。三人者，豈必交利於一蕃將，而不忠於唐之社稷哉？不過諛悦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禄山卒大亂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禍豈細哉？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己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帝見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内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册太真爲貴妃。爲壽王妃。八月，册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絶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禄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爲制將，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非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行其計，以中其欲。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杼柚之勤勞，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

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大以誄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悦。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漢武帝驅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唯恭儉寡欲，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禄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帝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禄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綵輿舁之。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盡歡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宫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户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剥，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絶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户部郎中鋌，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鉷又殺之。鋌所善邢縡，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鋌在縡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縡，縡格鬬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鉷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鉷賜自盡，鋌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僊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悦之，召穆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三載正月，帝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垍爲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元）〔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没。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霪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邊事付之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言時）〔時言〕路塞絶，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禄，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十五載二月，以吴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吏，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兵起幽薊，中原瓦解，而顔杲卿首謀於常山，真卿唱義於平原，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于潼關，或説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己，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禄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己不利，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内。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于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脱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

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匊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其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閼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卷六《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廻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憤軍降虜，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爲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踈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以南軍、北軍爲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叙）〔斜〕。琯效古，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琯爲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爲將帥，倚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

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不亦宜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爲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爲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掎角之助而已。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與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曰：「今爲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民吏，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亂。然展方握彊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

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峘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趨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畧徧。明年正月，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爲剛，則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祈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蓋惡神人雜揉，巫覡矯妄，而誣天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民迷于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藉之。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還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己以賤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諲、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己。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趨襄陽。瑱以兵逆之，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茂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茂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爲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茂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爲愈也。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二。

卷六《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絶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爲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爲將，其肯遺國患乎！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爲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悦，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耻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説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恕）〔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遘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户減税，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命御史按視，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户，而不

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並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敢爲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爲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户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爲欺一也。明於踈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内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貙、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宫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悦，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内，聞風震悚，以爲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悦，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税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黄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潜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悦。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

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悦！」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兹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敕使，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却。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修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先王不以罪四夷，而以咎中國，反求諸己，自修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棰，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質錢，凡蓄積錢粟帛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也。

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爲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税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它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以是百吏承風，競爲刻剥，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而賞民賊，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卷七《德宗中》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擒之，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爲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爲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爲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税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税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税錢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

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侵於膚，君者，民之所戴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鄙，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唯糲食菜餚，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儲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玄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用也。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户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

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城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剌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譔册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册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帝爲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爲名而多殖貨利，以爲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爲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蓋以此也。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歸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見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畧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剟其大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

車駕至誠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爲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甚，遂黜罷公輔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闈，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

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悦，智勇得神。」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策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六五爲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出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户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皐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悦，復乃上表辭位，罷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皐，此朝廷之公義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邪。且既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脱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

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爲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由何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遽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邪！」帝欲出幸以避吐蕃，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鄯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歸使楊炎、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諛諂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貞元四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紓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紓乎！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遥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户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八〕（十）〔百〕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虚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虚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污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閲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西，指虚爲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于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宗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

稱可。又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亦足爲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

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

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斂。政吏駢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説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又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爲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好之而無已也。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爲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十一月，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趍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爲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間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悦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貞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爲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悦，命趨下嫁之期。辛巳，成昏。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昏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悦，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剥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爲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

與宦者如一，踈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己也，故其爲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帝，以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之軌，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爲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貶峽州長史，比敕下，怒已解，復奏留爲判官。帝一一從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怒已解，復奏留爲判官。帝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説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爲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爲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爲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剥以事進奉，帝由是悦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宫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悦，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阬中。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宫，娛侍太子。叔文議詭多詐，太子嘗欲諫宫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淩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迹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宫，而惟使技藝博弈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夫有十金之産者，必欲其子

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絶，大臣不得聞知。德宗即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爲不久。以其時君考之，粗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失）〔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刻，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卷九《順宗》 永貞元年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腓，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腓，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爲也。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爲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卷九《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黄裳論及藩鎮，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絶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彊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黼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説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伐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黄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唯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母）〔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悦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悦之。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户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籍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諂諛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黄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己貴，逮鰥寡，賑乏絶。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李絳以爲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書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己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攻，亂日淺者治之亦易，亂日久者除之亦難。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吕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盡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用傅説者，高宗之功。用十

亂者，武王之功。用周公者，成王之功。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夸服臣下，人君之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太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其可謂賢矣。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疎，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疎而遂易其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正（説）〔悦〕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也？」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傅〕説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苟能悦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爲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説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剖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此比，將何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持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内雖親不避，外雖讎不棄也。其行罰也亦然，惟其功罪所在，而無問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執）〔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爲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是以上下

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爲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相矣。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托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常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隅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爲驩虞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壯者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爲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鄘固辭相位，明年以鄘爲户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取)〔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爲垢污，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爲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曩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闕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綱綱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然可睹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蕩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爲陳弘志所弒，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爲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弒則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爲陳弘志所弒。

卷一〇《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

海内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放紛，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堅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恋朝廷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土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之，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堅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恋朝廷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土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

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卷一〇《敬宗》 寶曆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遂。」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崗，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應名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狂童，足以取亡，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繫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士或恃恩不遜，輒流配、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繫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擊）〔繫〕，君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爲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卷一〇《文宗》 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闇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淩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翕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户。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禄，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汩没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蕡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糾正之

任，舉而寘之高位，則贊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而身老巖穴，卒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曩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禄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宫故也。陛下誠因册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入晉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帝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絶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宗室，甚於縲囚，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横尸流血，狼藉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偪，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内寇，是以一敗塗地，社稷幾亡，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盈庭，未嘗解顔，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或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宫闈，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才，閽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于没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一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發而不中，危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帝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正)〔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是以治出于一，政無多門，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頃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悉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槖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自用兵以來，河朔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帝，帝曰：「要當如此明告之，是也。」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明年，毀天下佛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趨語汝使，劉從諫招納亡命，竟有何益！」張仲武懼，封二刀付居庸關吏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臣祖禹曰：《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七年，崩，年三十三。

卷一一《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吴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户。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宫中厮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濱汚帛，誤書濱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群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爲龜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爲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爲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悦，曰：「遺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宫，海内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説，故人多心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細事，或談宫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宫。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

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持寵保位，或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鄠王温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辦〔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鄠王。壬辰，下詔立鄠王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灌。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其可謂難也。齊桓公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過，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太〕〔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卷一一《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吕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爲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于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群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宫、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産，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卷一一《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

「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銜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數萬，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又曰：「降監商民，用乂讎斂。」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剥，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先王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伐）〔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沈於蠶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大）〔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擊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爲俘馘，而上不之知。其爲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先王以用兵爲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爲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迄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

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禀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禀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爲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債）〔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户，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爲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脱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于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書》曰：「怨不在大。」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己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爲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卷一二二《昭宗》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黄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虚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俛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

爲荆南節度使，濬爲岳鄂觀察使，再貶綽均州刺史，濬連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户。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内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園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夫無功猶不可長也，況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永爲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宫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爲然。八月，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已，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杜絶諫爭之路，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宫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憊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宫。」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宦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櫃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鋼之，遺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説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彦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彦弘爲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宫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絶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因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

帝乃令胤：「有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譟，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

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丐，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柿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垣）〔坦〕爲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埽。帝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祖禹曰：崔（裔）〔胤〕結朱全忠，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歧、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裔）〔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來之永鑒哉！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歧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纏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歧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俟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

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殺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也，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卷一二《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勳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爲司户。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爲濉、瓊、白州司户。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禄，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心，而徼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虚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嚮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一月，王殷、趙殷衡疾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爲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轘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絶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甚矣污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燕、趙、魏不爲唐有，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政刑之所不加，歷

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于晉氏，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爲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于梁，以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禪焉。唐之亡也，其宰相皆姦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一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璽綬與人，而不以爲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爲羞。士之立於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爲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何三百年之天下，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恥，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帝爲濟陰王。明年，爲梁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代之以寬，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畧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揚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于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爲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玉海》收存唐諸帝實録輯録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元年十一月己酉，降薛仁杲，帝大悦，置酒高會，奏九部樂。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元年十二月乙酉，幸周氏陂，過故莊。丙戌，校獵，置酒高會。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二年五月〔丙寅〕，宴涼州使人，奏九部樂。

卷一五九引《高祖實録》武德二年五月戊辰，宴并州從五品以上於仁壽殿，賜帛。

卷一二八引《太宗實録》武德二年十二月，狩於華山。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三年正月，校獵渭汭。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三年正月甲午，宴突厥。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三年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復故地，帝大悦，置酒含章殿，宴羣臣，賜御府繒綵。

卷一五九引《高祖實録》武德三年八月庚戌，宴羣臣，奏九部於庭。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四年正月己酉，宴三品以上於中華殿。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七月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賜帛。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三年十二月甲辰，校獵渭北。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四年三月丁酉，宴西突厥使。七月戊辰，宴羣臣，舉酒屬百官。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四年閏十月壬戌，校獵好時。乙丑，校獵清水谷。十二月丙辰，校獵杜陵原。

卷七四引《高祖實録》武德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布。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五年十二月癸卯，校獵富平北原。六年十月己未，幸華陰。庚申，校獵白鹿原。

卷一〇五引《高祖實録》武德七年二月，宴突厥使。

卷一五九引《高祖實録》武德八年五月乙巳，宴五品已上及外戚於內殿。

卷一四四引《高祖實録》武德八年十一月辛卯，幸宜州，校獵西原。癸未，校獵華池之北原。

卷一五九引《高祖實録》武德九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奏九部樂。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武德九年九月戊戌，帝宴舊府佐及學士於弘教殿，賜物有差。

卷二八引《太宗實録》貞觀二年正月庚午，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卷一〇五引《太宗實録》貞觀二年五月丙辰，以麥稔宴羣臣，〔奏九部樂〕。

卷一二八引《太宗實録》貞觀二年七月戊申，中書令房玄齡兼詹事。

卷一〇五引《太宗實録》貞觀二年九月壬子，慶有年，賜酺三日，並奏九部樂。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貞觀二年十一月戊申，宴五品已上於內殿。帝曰：「頡利奔竄，天下無事，豈不樂哉！」戊子，宴突利可汗及羣臣於殿庭，賜帛。十二月乙未，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於中華殿，帝賦七言詩。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貞觀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以上於中華殿。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七月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賜帛。

卷一七一引《太宗實録》貞觀四年十二月甲辰，帝狩于鹿苑，遣侍中王珪賑賜貧人。

卷一三五引《太宗實録》貞觀五年九月癸亥，詔曰：「親賢作屏，著在周經，支庶畢侯，義存漢典。無忌、玄齡、如晦、敬德各封一子郡公，君集子及叔寶、知節各封一子縣公。褒賢之道，已紀旂常；推恩之令，未洽胄緒。俾拜前拜後，比蹤曩烈，如帶如礪，垂裕後昆。」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貞觀六年正月甲戌，宴蠻夷及三品已上於百福殿。二月戊辰，幸九成宮。戊寅，宴三品已上於九成宮丹霄殿，賜從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六年五月，宴岐州父老，賜帛。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六年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樓，賜錢帛。

卷一五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

卷一五七引《太宗實録》　貞觀七年十二月丙辰，校獵少陵原。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三品以上咸侍。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太宗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妾自矜大，臣所不取也。」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粟帛。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一年三月戊子，引五品已上大射于儀鳳殿。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一年三月癸卯，幸洛陽，召宴父老於乾元殿，賜粟帛。

卷一七一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一年十月辛酉，宴積翠池，帝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沈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特進魏徵得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卷一四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一年十月，獵于洛陽苑，唐儉諫，罷獵。十一月乙未，狩于濟源之陵山，親御弓矢，以所獲鹿薦廟。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二年二月，宴洛陽父老。

卷一五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三年七月庚戌，詔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利苾)可汗，賜之鼓纛。其行也，上爲置酒，御齊政樓餞之，思摩奉觴上萬歲壽，願子孫世事唐，以報厚德。就其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册。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請臨幸，賜宴武成殿，賜物遣之。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六年二月壬寅，帝謂侍臣曰：「因覽《劉聰傳》，將起鵾儀殿，陳元達諫。朕於藍田市木，將別爲一殿，取制兩儀，仍建重閣，遠想聰事，遂止。」

卷一四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六年十二月壬辰，畋于咸陽。

卷一七〇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七年四月丙戌，立太子，御承天門，大赦。

卷七二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七年四月，册文云：「永言少陽，匕鬯是寄；疇咨朝列，卿士叶從。」

卷一〇五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七年閏六月庚申，於相思殿大饗百僚，盛陳寶器，奏慶善破陣樂，并十部之樂。薛延陀突利設再拜上壽。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八年五月甲戌，召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宴丹霄殿，各賜膜皮。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卷一五一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九年五月丁丑，營于馬首山。初，太宗遣使於百濟，取金漆塗鐵甲，色遒兼金。又以五采染玄金，製爲山文甲。甲申，太宗親率甲騎萬餘，金光曜日，與李勣會遼東城下，旌旗數百里。

卷一六二引《太宗實録》　貞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室塋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土，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二十年，幸并州，宴太原父老。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二十年七月辛亥，宴五品已上於飛霜殿，絲竹遞奏，羣臣上壽，賜綾錦。殿在玄武門北，因地形高敞，層閣三成，引水爲潔渌池，以滌炎暑。

卷七四引《太宗實録》　貞觀二十年八月丁卯，見京城父老於北闕，賜食及粟帛。

卷一七〇引《太宗實録》　貞觀二十年十月，司空玄齡及將作大匠立德大營北闕，制顯道門觀，並成。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己巳，破龜茲，帝聞之

大悦，宴五品以上於紫微殿，謂羣臣曰：「四海寧一，六合無塵，帝王之樂也。」

卷一五九引《太宗實録》 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壬子，受〔龜兹〕俘紫微殿。

卷一七〇引《高宗實録》 永徽三年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已焚鞠，杜胡人窺望之情。」

卷一二八引《高宗實録》 永徽三年七月乙丑，侍中宇文節兼詹事。六年十月癸丑，中書令崔（端）〔敦〕禮檢校詹事。

卷七二引《高宗實録》 永徽七年正月辛未，册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趁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愆。」

卷七四引《高宗實録》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皇太子。年八十以上賜粟帛。己卯，宴之。

卷一九四引《高宗實録》 顯慶二年十月，幸鄭州。壬子，次汜水。以先帝於汜水擒竇建德，因平王世充，於是刻石立頌，以紀功烈，帝自爲頌文。

卷一五七引《高宗實録》 龍朔元年四月丁卯，幸合璧宫。

卷一五九引《高宗實録》 龍朔三年二月庚戌，令皇子於百福殿，慮囚。

卷一〇〇引《高宗實録》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泰山。戊寅，詔兖州置觀、寺各三所。觀以紫雲、仙鶴、萬歲爲稱，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

卷一五七引《高宗實録》 乾封元年三月甲申，幸合璧宫。

卷一六三引《高宗實録》 乾封元年，封泰山。四月甲辰，至京師，御景雲閣，宴羣臣，設九部樂，賜繒絲。

卷一五九引《高宗實録》 總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賜帛。

卷一五七引《高宗實録》 咸亨三年四月庚午，幸合璧宫。

卷一六三引《高宗實録》 上元元年九月辛亥，御麟德殿之景雲閣，以宴羣臣。

卷一五九引《高宗實録》 儀鳳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僚於九成宫之咸亨殿。

卷一五九引《中宗實録》 神龍元年四月己巳，宴皇親及内外親於武成殿。

卷八二引《中宗實録》 神龍二年九月戊辰，停京官六品以下著緋袴褶，各依本品。

卷一五七引《中宗實録》 景龍二年十二月甲寅，幸漢故未央宫舊基，引從臣賜宴。

卷七二引《睿宗實録》 唐隆元年七月己巳，册文云：「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

卷一七〇引《睿宗實録》 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御承天門，皇太子詣朝堂受册。

卷一五九引《睿宗實録》 景雲二年九月丁酉，宴吐蕃使於承慶殿。

卷一七〇引《睿宗實録》 景雲二年十一月戊子，御承天門，宴突厥。太極元年正月辛未朔，御安福門，宴突厥。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門，宴羣公卿士，設太常九部樂。

卷一〇五引《玄宗實録》 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賀，帝宴之於武德殿，設太常四部樂於庭。

卷一七〇引《玄宗實録》 先天元年九月乙亥，上皇御安福門，賜羣公卿士射。

卷一七一引《玄宗實録》 先天二年三月甲戌，帝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蛇自池而出，雲露四布，應時雨。

卷一七〇引《玄宗實録》 開元元年九月庚辰，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門。

卷八二引《玄宗實録》 開元二年二月癸卯，詔軍人多借緋魚，無功者勑收取，俟立功借。

卷一七〇引《玄宗實録》 開元二年六月丙寅，吐蕃獻盟書，御承天門樓引見。

卷一五三引《玄宗實録》内屬。

卷一五九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年十月庚辰，宴新羅使于内殿。

卷七二引《玄宗實録》開元三年正月丁亥，册文云：「正位少陽，欽惟大典。」

卷一七〇引《玄宗實録》開元六年十一月丙申，謁太廟迴，御承天門，賜文武官有差。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開元七年正月辛卯朔，御含元殿受朝。

卷一〇六引《玄宗實録》開元十年十一月丙申，〔信安王〕禕凱旋引内府百餘年，今欲陳於萬姓，與羣公同樂。」

卷一九一引《玄宗實録》開元十二年正月戊寅，敕曰：「自立雲韶將士見帝，置酒享之。敕曰：「窮寇覆巢而奔北，羣師掉鞅而來歸。」

卷一五九引《玄宗實録》開元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

卷一三五引《玄宗實録》開元十三年正月戊申朔，受朝賀。

卷七四引《玄宗實録》開元十三年二月己亥，以奚、契丹既平，功臣宰輔，令所司訪遺嗣。」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禪，制：「武德以來，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萼樓，邀其迴騎，更令坐飲遞舞，班賜有差。

卷七四引《玄宗實録》開元十七年五月丁卯，侍臣以下燕于春明

卷一七〇引《玄宗實録》開元十六年十一月乙巳，南至，受朝賀。

卷七四引《玄宗實録》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左相乾曜、右相説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月惟仲秋，日在端五，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開元十八年正月癸酉，受朝賀。

卷七四引《玄宗實録》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御花萼樓，以千秋節製秋景詩。

卷一九五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年九月壬子，〔葛邏禄〕詣涼州二十七日，興慶宮親耕三百餘步，既而青光紫氣覆地。」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朔，受朝賀。

卷二〇〇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一年十月，左丞相蕭嵩率百寮奏曰：「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甘露降、醴泉涌、木連理、瓜同蒂、竹再生、李成實、馴鳩元鶴、慈烏鵲鴒、寶鼎魚銘、錢刀甎字等二十有一事。臣聞惟德感神，惟祥祚聖。祥風昭乎號令，抱戴表以約忠，嘉禾主以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德澤之滋，草木秀其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姿，舉而必然，不可勝紀，請宣付史官。」從之。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戊申朔，受朝賀。

卷一九四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以奚、契丹既平，宰臣耀卿、九齡等奏賀曰：「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卧鼓滅烽，誠自此始。請宣付史館，仍許將吏等刊石立頌，以紀功德。」

卷七四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御花萼樓，宴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是日大雨，百官表賀。

卷一六四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内出舞人繩伎，頒賜有差。

卷一五九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四年八月甲寅，宴突騎施首領于内殿，賜錦衣一副。

卷八二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詔緋紫之服，除有戰功，不得輒賞。

卷一二九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五年八月甲子，帝作《開元訓誡》六篇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宰臣請宣布中外，手詔曰：「周公戒伯禽，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慚，敢忘戒子，聊示庭訓，何足宣布？」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庚午朔，受朝賀。

卷七二引《玄宗實録》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己巳，册文云：「仰稽天

道，俯察人心。立長則順，天所助也；議才則賢，人之望也。」

卷七四引《玄宗實録》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册太子，賜粟帛。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朔，受朝賀。

卷一五九引《玄宗實録》 開元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有慈烏巢紫宸殿之栱。

卷七一引《玄宗實録》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癸未朔，受朝賀。

卷一六三引《玄宗實録》 天寶十載十月乙丑，御朝元閣，有慶雲見，上賦詩，羣臣畢和。

卷一九四引《玄宗實録》 天寶十載十二月庚申，敕安國寺以所撰《先皇聖德頌》刻石。

卷一三五引《玄宗實録》 天寶十三載二月，詔：「武德功臣，貞觀初宰輔，與子孫一人京官。」

卷一四六引《玄宗實録》 天寶十三載，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象擊刺於後，行則載車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道，以遏奔衝。居一年，陳兵一萬，開廣場以習戰，教其坐作進退之法，收黄河九曲。

卷七二引《肅宗實録》 乾元元年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成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册文云：「《禮經》著元良之德，《易・象》載重明之義。」

卷一〇一引《肅宗實録》 乾元二年三月癸亥，以久旱徙東西二市。於是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爲泥人土龍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卷七一引《肅宗實録》 乾元三年正月癸亥朔，御含元殿受朝，中書令、代國公子儀攝太尉，上壽稱賀。朝退，百僚於宣政殿起居聖皇。乙丑，常服於崇明門，通賀皇太子。丙寅，外命婦朝皇后於光順門内殿。

卷七一引《代宗實録》 廣德二年十一月甲寅，長至，含元殿受朝賀畢，百官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卷一三八引《代宗實録》 永泰元年正月戊申，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澤潞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夏最。

卷一五九引《代宗實録》 大曆三年十二月丁巳，宴宰臣、節度使于内殿。

卷一八〇引《代宗實録》 大曆四年正月丁酉，關内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源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

卷一五九引《代宗實録》 大曆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節度使于内殿。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節度使于内殿。

卷一五四引《代宗實録》 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獻馴象十有一。宰臣上言曰：「《春秋》載異國之朝，《周書》美西旅之獻，重其德化及遠也。」

卷一四四引《代宗實録》 大曆七年十月壬子，畋于禁苑，一發連二兔，示宰臣，仍賜之。癸丑，上言：「漢武有獲蛟之歌，魏祖有南皮之事。開元中，蒐岐陽，有百中之捷，請付史官。」

卷九一引《德宗實録》 大曆十四年六月乙亥朔，德宗詔：「奇器異服，不得進獻。」己未，詔：「揚州每歲端午日鑄貢鏡於江中，罷之。」

卷七一引《德宗實録》 建中元年十一月戊寅，含元殿受朝賀，初令親王出閤就班。

卷一五一引《德宗實録》 興元元年四月辛丑朔，臨軒授副元帥渾瑊節鉞。

卷七三引《德宗實録》 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至京師。帝既還宫，每間日宴勳臣于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其所頒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

貞元四年二月戊戌，麟德殿觀宰臣晟、燧及諸將會鞠。三月甲寅，宴百僚于麟德殿，設九部樂，内出舞馬，帝製序及詩賜羣臣。

卷一〇一引《德宗實録》 貞元六年六月己酉，復祭五龍壇。初，開元中，每歲以二月祭之，有司行事著於新禮。自上元中，罷中小祀，其祭遂廢。及是，宰臣請復之，帝始以是日親祭。

卷一四四引《德宗實録》 貞元八年十二月甲辰，畋城東。十一年十二月戊辰，畋苑中，幸左神策勞軍。

卷七三引《德宗實録》　貞元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曲江。又寒食，宴宰相於麟德殿。

卷一七〇引《順宗實録》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甲子，御丹鳳門，大赦。

卷七二引《順宗實録》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乙巳，御宣政殿，册太子，有慶雲見。册文云：「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正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

卷一三八引《順宗實録》　貞元二十一年五月辛未，范希朝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甲戌，以韓泰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王叔文謀奪宦者兵，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

卷一五九引《順宗實録》　永貞元年（六）〔七〕月乙未，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

卷一六〇引《順宗實録》　永貞元年（六）〔七〕月丙申，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一一二引《憲宗實録》　元和元年丁卯，詔：「祭酒司業及學官並取有德望學識者，東都國子監諸館共置學生百員。」

卷一六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二年二月丁丑，以寒食御麟德殿，宴宰臣杜佑等。

卷一六四引《憲宗實録》　元和二年七月丁亥，御晨耀樓，神策神威六軍、内外教坊大合樂。

卷一一二引《憲宗實録》　元和二年十二月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

卷一七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三年（和）〔和〕三年四月甲寅，御芳林門，張樂。

元和六年七月戊申，御興安門觀樂。

卷一七四引《憲宗實録》　元和七年正月癸酉，振武河溢，毁東受降城。

卷一七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七年正月癸酉，振武河溢，毁東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移其兵於天德故城，李絳、盧坦以爲：「城當磧口，據虜要衝，得制匈奴上策。豐水美草，邊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柰何捨萬代久安之策，爲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碻磝，去河絶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是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則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卷一六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九年二月己丑，御麟德殿，召見渤海使，宴賜。

卷一四四引《憲宗實録》　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獻狐兔。

卷一七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二年，御興安門受俘。

卷一六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三年正月，御麟德殿，對韓公武，賜銀器、繒錦及馬。二月辛酉，御麟德殿，宴回鶻、南詔使。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賜錦綵、銀器。九月癸巳，御麟德殿，對吐蕃使。

十四年正月癸未，宴回鶻使。

卷七四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四年三月乙酉，以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僚于麟德殿。宰臣裴度等舉觴獻壽，跪而言曰：「神武獨斷，寇逆削平，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帝執酒爲飲之，賜繒綵。丙戌，又宴宰輔、大臣、翰林學士于禁中。

卷一六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四年七月甲申，麟德殿宴宣武節度韓弘。八月丁卯，麟德殿宴魏博田弘正。

卷一七五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四年九月戊戌，御會慶亭，宴田弘正及宰相以下，賜物有差。

卷一六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四年九月己亥，麟德殿宴親王。

卷一七〇引《憲宗實録》　元和十四年，御興安門受俘。

卷一六〇引《穆宗實録》　元和十五年二月庚寅，對新羅、渤海朝貢使于麟德殿，宴賜。

卷七三引《穆宗實録》　元和十五年六月癸巳，皇太后歸興慶宮，穆

宗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

卷一六四引《穆宗實録》 元和十（三）〔五〕年八月乙亥，御勤政樓，問人疾苦。

卷一六〇引《穆宗實録》 元和十五年九月辛酉，御麟德殿，宴李光顔、〔李〕愬，賜錦綵，銀瓶、盤，衣，馬。戊辰，對吐蕃使于麟德殿，宴賜。

卷一四四引《穆宗實録》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畋城南。

卷一六〇引《穆宗實録》 長慶元年二月辛卯，寒食，御麟德殿，賜百僚宴。

卷一八八引《穆宗實録》 長慶元年五月，以鎮州殺節度使弘正，下詔曰：「梟音未草，狼顧猶存，忍害忠良，恣爲殘賊。毁舟楫於鯨鯢，咯股肱於蛇豕。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誅夷，用申冤痛。尚念一軍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博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具論朝旨，開迷復之門，廣自新之路。」

卷一六〇引《穆宗實録》 長慶二年正月壬子，宴渤海使。八月壬午，宴吐蕃使。並於麟德殿。

卷一四四引《穆宗實録》 長慶二年十月己卯，狩咸阳。

卷一六〇引《穆宗實録》 長慶二年十月（壬子），宴回紇使〔於麟德殿〕。

卷一七一引《文宗實録》 長慶二年十一月癸酉，幸華清宫，狩于驪山。

卷一六〇引《文宗實録》 大和元年五月戊辰，宴諸道端午使〔於麟德殿〕。

卷一七〇引《文宗實録》 大和元年十一月甲申，日南至，宰臣率百僚詣光順門起居。

卷一九二引《文宗實録》 大和三年五月乙卯朔，宰臣稱賀于紫宸殿。丙戌，滄州進栢耆表并露布。

卷一三〇引《文宗實録》 大和四年七月，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正，以内庫充。

鄭覃已下對，賜錦綵。

卷一五九引《文宗實録》 大和四年八月戊辰，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大宴樂。

五年正月乙巳，幸會昌殿，奏樂。

卷一六〇引《文宗實録》 大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宴羣臣〔於麟德殿〕。

卷一七〇引《文宗實録》 大和七年正月己丑朔，含元朝畢，百僚赴光順門，賀皇太后。

卷一六〇引《文宗實録》 大和七年三月庚戌，宴回鶻〔於麟德殿〕。

卷七二引《文宗實録》 大和七年八月庚寅，御宣政殿，册太子。

卷七四引《文宗實録》 大和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太宗幸慶善宫，即降誕之所，賦詩錫宴，播爲樂章。玄宗降聖之辰，爲千秋節，王公上壽，士庶交歡，流于管絃，書之甲令。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是日於宫中奉迎太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陳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歲壽，州府置宴一日。」

八年九月，敕延英上壽，令太常具儀注奏，仍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錫宴。

卷一七一引《文宗實録》 開成元年三月庚申，幸龍首池，觀内人賽雨，甘露屢降，中外感悦，帝賦《莫春喜雨詩》，百官屬和。

卷一六〇引《文宗實録》 開成二年正月癸巳，宴南詔、渤海使〔於麟德殿〕。

卷一三〇引《文宗實録》 開成二年五月壬申，幸十六宅，宴諸王。

三年四月甲午，亦如之，頒賜有差。

卷一〇六引《文宗實録》 開成三年十月甲午，以仙韶院樂賜羣臣，宴曲江亭。

卷一三〇引《文宗實録》 開成四年六月庚申，幸十六宅，宴樂，賜錢。

卷一四四引《武宗實録》 開成五年十一月癸酉朔，幸雲陽校獵。

會昌元年十月，幸咸陽校獵。二年十月，校獵太白原。十二月，獵白鹿原。四年十二月，獵雲陽。

卷一七〇引《武宗實録》會昌五年正月辛亥，郊御承天門，大赦。

卷一四四引《武宗實録》會昌六年十二月，幸涇陽，校獵白鹿原。

卷一二七引《宣宗實録》大中二年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置於案上。

卷一五四引《宣宗實録》大中十一月，占卑國來朝，兼獻象，魏謨請還其使，從之。

七年二月，興元進犀，詔還之。

卷一〇八引《宣宗實録》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及樂，帝曰：「近者黄河清，今又日本來朝，朕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僚宴，陳百獻以禮之。

卷一四四引《宣宗實録》大中八年九月，獵于苑北，問樵夫以涇陽令李行言之政。

《大唐創業起居注》

唐温大雅撰

卷一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

煬帝自樓煩遠至鴈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勍敵者也。今上甚憚寨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羣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

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搆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絶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司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絶。煬帝後十三年，勑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虎字。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弘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鬬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陳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遥看，謂爲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駄，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脱。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

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爲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羌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兹網紲，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誡，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

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絶，兵馬討掩，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異焉。初，使以夜至太

原，温顔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彦弘，馳以啓帝。帝時方卧，聞而驚起，執彦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爲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謨，從此遂定。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絶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厭之。

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擄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羣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竪子，生于塞上，一朝欻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驅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脱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闖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悦服，懽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户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脱，遣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

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弗問。雅性庸佷，不知慙屈。帝甚得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太原内外人心，瞻仰龍顔，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君雅又與龍相善。龍感帝恩眄，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有多言，我爲之所。」

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静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來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脱。城内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懽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

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搆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將士，遥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悋。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絶好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即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懍然，莫取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静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吕得盡誠于桀、紂，即不爲湯、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

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懽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衆議既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脞，股肱墮哉！」欷歔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兹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

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旛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謡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黄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歌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黄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得數萬。裴寂等啓曰：「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統，須有肆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

實將軍，居唐大宇，近捨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二立相期，欲孤爲霍光之任，威在將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等又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選其人。諸軍既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周武克殷，義士非其薄德。況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

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間行往江都，奏帝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乃勑東都西京，嚴爲備禦。西河不時送欵。帝曰：「遼山守株，未足爲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賫三日之糧。

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爲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與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己丑，以兵臨之，飛梯纔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即隋之見鷺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見鷺。佞惑隋侯，以爲祥瑞。義兵今奬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仍命斬焉。趙高指鹿爲馬，何相似哉！善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爲隴西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爲燉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子乃爲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爲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權弘壽、盧階、思德平、武士彠等爲掾屬、記室參左等官。以鷹揚王長諧、姜寶誼、楊毛，京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用。

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焉。明旦，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既而欲散，變爲五色，皆若龍獸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謁賀，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舍之於城東興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賈昂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先謁老君，可謂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輩寧知禮乎？」丁酉，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爲貌恭，厚加饗賄，鞘利等大悅，退相謂曰：「唐公見我蕃人，尚能屈意，見諸華夏，情何可論。敬人者，人皆敬愛。天下敬愛，必爲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從此以後，帝每見，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禮。其馬千匹，唯市好者，而取其半。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爾輩不能買之。胡人貪利無厭，其欲少買，且以見貧，示其非急于馬。吾當共之貢市，不用爾物，毋爲迫役，自費家財。」

已而，高陽郡靈壽賊帥郗士陵以其黨數千人款附，即授鎮東將軍，封燕郡公，仍置鎮東府，具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乙巳，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並取其兵。靜辭，帝私誡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來，民無存理。數百之外，無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爲邊患。又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卷二一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

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

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眨其貞滿。惟神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道，能無悔悋。克先帝世，炎漢、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股肱宰衡，藩屏親戚，戮力同奬，推心翼戴。顛或可扶，糾合而奔，官守惡不可救，廢放而安宗社。伊、

霍、桓、文，並其人也。率爾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變陝左，龍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神鋌遏響；勦王謙於巴蜀，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推，經綸帷幄之間，揖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夏，不更朞月。舜、禹以來，受終未有如斯之易者。以故臨朝恭己，庶績爲心，親覽萬機，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于烹鮮。齊六合爲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陳不率，殄虐政於江湖；獯醜相屠，降封虜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茲。散馬牛於山林，鑄劍戟爲農器。求瘼恤隱，訟息刑清。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庫以故臨朝恭己，庶績爲心，親覽萬機，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于烹鮮。齊六合爲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陳不率，殄虐政於江湖；獯醜相屠，降封虜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茲。散馬牛於山林，鑄劍戟爲農器。求瘼恤隱，訟息刑清。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庫流衍于里閭，職貢委輸于帑藏。豈獨水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哉！加以愛民治國，節用而敦本。深根固蒂，因河而踐華。肆覲朝宗，止於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下。遐邇叶和，內外禔福。凱澤洋溢，休祥紹至。詩一世之氓，咸賴仁壽；二紀之治，可謂隆平。揚搉往初，歷選前辟。詩書所美，莫之能尚。然聖人千慮，失於知子。以正萬國，輕易元良。廢守器之長，立不才之庶。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己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刻，拓狂悖爲混沌，苟鴆毒爲恣睢。飾非好佞，拒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讎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恒，親離衆叛。離宮別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山而堙谷，畢結瑤而搆瓊。遼水屢征，殲丁狀於億兆；伊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罄於飛走，蠹食窮於水陸，征稅盡於重斂，民力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爲盜賊。荊棘旅于闕廷，豺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而寇潢池。鋤耰棘矜，大呼者聚蕘蒲而起芒澤。青羌白狄，剽夷道而□□。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曝骸如莽，僵尸若麻。敵國滿晝盡鷁之舟，胡越繞和鸞之轂。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鉗衆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有亡國。

某以庸虛，謬蒙嘉惠，承七葉之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稱公室。典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綴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廢昏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咸雒，集寧寓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績。固配天于圜寢，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獲已，追增感歔，凡厥士民，義旅豪傑，敏究時難，曉達權謀。家怨國耻，雪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爲貳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仍命以此誓辭，檄喻所在郡縣。并命檄書勿得因循，妄論軍勢。

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自矜遠嫌之事，皆以恕實行之，不爲欺紿，自然反經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爲次第，汎加宣惠、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吾未特爲此官，示宣行惠，知綏撫以德，使遠者知有征無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置營，皆據高險。老弱樵採，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飛鳥不通，勿論人也。帝乃將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次比器仗精粗，坐卧飲食，糧稟升斗，馬驢饑飽，逮乎僕隸，皆親閱之。如有不周，即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屬典司。顧謂二見曰：「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風沐雨，夏會諸侯。啓基創業，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貴戚，牧州典郡，少年所爲，晏樂從容，懽娛事極。饑寒賤役，見而朱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無所尤，庶愚者悦我寬容，智者慚而改過。」世子及敦煌公請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決英謨。四方輻湊，麾下驅馳，兒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聞，恐疲神思。又慮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華夷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摧鋒蹈刃，斬將搴旗，爾之務也。深溝高壘，談笑從容，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急於務逸樂，推下功名與之，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然晉陽從我，可謂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曹，而無爾輩，今我有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爾懷。」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間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悦遠近。帝或口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所司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勳，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者如堵。帝處斷若流，嘗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懽心，皆嘆神明，謂爲天下主也。

壬寅，遣通議大夫張綸等率師經略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煢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章

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惟皇要道，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强不息，爲義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備蓺壁壘，見我義旗，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闕其養。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士豪雋，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爲恒式。帝特善書，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體，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賫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

乙丑，張綸等下離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爲亂兵所害。崇即後主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謨，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爲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爲也。老生乳臭，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閤外相時，俱非其事。且屈突嘗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羣盜，自許堪當勍敵。無識之徒，因相諂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爲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間，並當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爲等問遺贏兵往太原，更運一月糧，以待開霽。

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遺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遺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廣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杜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即遥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雖爲之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

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

己巳，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悦，謂大郎、二郎等曰：「桀賊南柔，强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爲謀主。密以百姓饑斃，説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爲魏公，號翟讓爲司徒公。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騾、龍厩、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爲讓所劫，故其兵鋭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衝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爲讓所推，恐其圖己，恭儉自勵，布衣疏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絶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其衆。

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爲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録，大略云：欲帝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羣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崐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耰鋤棘矜，爭帝圖王，狐鳴蠭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膰膰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素餐當世，僃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鷄鳴起舞，豹

變先鞭。御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郟鄏，將觀周鼎。營屯敖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脣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殖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

劉文靜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譎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爲勍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戀于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籍與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太原運糧人等至。

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而言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諸侯有事。」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軍曝行裝，整鎧仗。辛巳且發引，取傍山道而趨霍邑，七十餘里。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爲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蒙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爲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爲其左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爲也。爾等籌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爲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老生在城上，遥見後軍欲來，真謂逼其城置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鬬，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僞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却，謂爲畏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鋭，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

帝視戰地，愴然謂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崐山，誰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我者也。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没有餘恨，靜而

咎。縱卿不誠于孤，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即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爲疑異。俘降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欲還者，即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効。仍命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鞅。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有可嘉，並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諫帝者，帝曰：「不悋爵賞，漢氏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無獨饗。率土皆貴于我，豈不益尊乎？且皇隋敗壞，各歸於此，鴈門解圍之効，東都援臺之勳，在難即許授大夫，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鬬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鑒，誰敢効尤。然亦使外寇覬覦之徒，嘗授無過此也。又加官慰撫，何如用兵殺戮？好生任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舊停營所，故逗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鼓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樓闕之形。須臾，有暴風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厨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達已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臨汾郡部分。

癸巳，至于龍門縣。劉文靜、康鞘利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疋，從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靜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先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宴見鞘利，并與縣內道俗等敘舊極懽。

丙申，至汾陰，遣書招馮翊賊帥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年劫掠，非常富實，灤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命。己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

辛丑，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恭承休祉，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既爲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勛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糾合，復逢靈貺，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循虛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

壬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郃陽。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欵，請先立効。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兵。

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莘公鄭元璹，送焉。帝見元璹，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誡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卿其絶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仍撤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壺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爲，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帝命旋

師。軍人既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爲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還。命諸將移營河渚，文武將佐等已下定河北，衆餘十數萬。今欲入關，請兼置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帝曰：「兵臨蒲坂，請君欲以舜職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必爲僚屬增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復領太尉。

丙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耳。今既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潨河。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掎腕連驩，爭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驅，以死自効。

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諧、姜寶誼、竇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遣燉煌公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鄠諸縣等，慰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焉。

先是，帝從弟趙興公神通起兵鄠縣，有衆數千，聞義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魏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無賴，抄劫鄜縣之間，衆將四五千。盩厔賊帥何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衆數千歸附。宜君賊帥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遣書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衆，便受燉煌公部署。旬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罔有所遺。商農工賈，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衛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丞骨儀等，以帝威德遐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去盡，乃閉門拒守，運糧入宮。帝聞而歎曰：「吾既平戎於王，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方知邵奭不悅於周旦，非徒言耳。」

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師等，以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絶。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夾輔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閭于事議，往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城不啓，此是隋運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復。違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繼水上流數十里，更取好船。苦於水淺，沙磧相次，船行不進，憂怖不知所爲。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然覺水暴長數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明，帝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津司以聞，衆咸駭異，以爲光武滹沱之冰，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潨、渭，并有事於華山。

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此耳。此既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于己，久行諸將，俱謹備守，無爲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賑饑民。

辛未，還宮。壬申，進屯馮翊郡，過舊宅饗告五廟，禮也。初，周齊戰爭之始，周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隋便各給田宅。景皇帝與隋太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南，西臨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澇水。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兩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

乙亥，燉煌公至盩厔，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草靡，裹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啓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爲虞矣。」乃命隴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煌公率新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教。迨上郡睢陰以北，咸遣使歸款。

丙子，大軍西引，歷下邽，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宮人等，並罷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兹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墻，亟成壯麗。良家子女，充仞其間。怨曠感于幽明，糜費極於民産。替否迭進，將何糾逖。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

象魏，矢及黃屋，人其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遼巡，未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耻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

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橦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繞京竹木，殲于斯矣。

十一（日）〔月〕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庫，收圖籍，禁擄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事。代王先在東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

是日，帝還，移營舍於長樂宮滻川上。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掘其墳壟，而洿其室，陰世師、骨儀等，遂以爲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五廟塋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復焉。餘無所問。京邑士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

乃命太常促擇吉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遐邇。兵起晉陽，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即自王，項羽後至，悔無所及。公雖卑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讖，上尊號。帝愀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爲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尊奉世適，復何憂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帝乃遼巡，未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耻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

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橦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繞京竹木，殲于斯矣。

十一（日）〔月〕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庫，收圖籍，禁擄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事。代王先在東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

是日，帝還，移營舍於長樂宮滻川上。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掘其墳壟，而洿其室，陰世師、骨儀等，遂以爲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五廟塋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復焉。餘無所問。京邑士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

乃命太常促擇吉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遐邇。兵起晉陽，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即自王，項羽後至，悔無所及。公雖卑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讖，上尊號。帝愀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爲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尊奉世適，復何憂哉？」壬戌，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法駕，迎代王即位於〔大興殿，時代王〕十餘歲矣。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二年爲義寧元年。復天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日，仍遥尊後主爲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卷二二起攝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羣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狐同老狼。」乃奉詔受册。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源、安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於是遣書發使，慰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爲之。己卯，以隴西公爲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

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爲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爲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殺。俄而璡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拜璡爲户部尚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瑀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奔東都，關上劉文静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相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奉上，臣道不虧，孤所魁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劉文静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

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悦，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承詔封丞相長史裴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静爲魯國公，趙興公神通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殷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日，令曰：「李密趙翟洛，自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誡嚴，以時式遏。有征無戰，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興，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滻水之北。仍以尚書蕭瑀爲相府司馬，劉文静爲左元帥府

長史，尚書竇璡爲掾，殷開山爲右帥府長史司馬。又拜屈突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親詣軍，勞而誓遣之。

二月，涿郡太守〔羅〕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聚衆數萬人充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人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没焉。建德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粲，衆有所望，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以華陽公鄭元璹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督府司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間。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敢。李密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彦師鎮宜陽，吕紹宗、任懷鎮新安。

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册曰：

於戲！維爾假黄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録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含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己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飛，迴三靈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受王典册，其敬聽朕命。

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絶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絶維，有大造於皇家者也。

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阽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王之功也。

歷山飛稱兵燕趙，妄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結。王首啓戎行，大殲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

夷狄貪婪，屢犯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長駕，追奔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

王威徒黨，潛謀逆亂，外交邊裔，内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收戮兇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

四郊多壘，三輔倒懸，黄巾示宫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凶荒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如摧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也。

北荒獯鬻，事藉羈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絶。王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

汾晉地險，連逃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

河潼轉漕，密邇關畿，京坻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

京師危迫，姦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内，同四凶之扇禍。王大誓師旅，上天貽愛，莫甚乎人，爰祚聖哲，弼予沖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濟興言感慨，蕩清上國，拯厥黔旅，暴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

方割于下墊，爍員光於上參。此又王之功也。

唐弼凶竪，草竊岐陽，吞噬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衙策，觀其攜二，親離衆叛，我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

華陽黑水，控接岷嶓，山川阻深，盡爲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之功也。

薛舉崇姦，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夏。西土遊魂，秦山肆毒。之書，而靈關洞開，劍閣無隘。此又王之功也。

弘農甸服，襟帶河陝，鞠爲寇場，連城阻亂，長策遠振，不征而服。赫斯授律，咸俘醜類。岐隴齊築京觀，汧渭爲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

三蜀奥區，一都之會，夷民紛雜，變詐多端，爰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溟渤。體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因百姓之

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濟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激清風以厲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於垂象。

朕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疇庸。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襄光錫，桓文是膺。大啓南陽，以表東海。況乃道冠伊、稷，功高晉、鄭。酬勳蔑爾，朕甚懼焉。今晉授相國，以河内、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陝，咸爲保傅。毛、畢諸侯，入作卿士。内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紱，茅土金石，備物典策，殊禮九錫，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所假黄鉞内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纊紀禮度，哀矜折獄，罔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疏爵務農，所寶惟穀，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烏副焉。以王風雅所被，獫狁威格，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翼宣皇道，義聲遐暢，三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户以居。以王登賢命秩，裒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用錫王納陛以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遏姦宄，蕩清華夏，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刑厝有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踐，禋祀恭嚴，天地幽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唐國宜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祗奉大禮，用膺多福，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慎歟。侍中陳叔達之詞也。

帝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謂社稷，上報高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諷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羽儀天子之禮，假諸臣下，何以爲國？孤總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己出，還自錫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孤不欺人，敢欺天也！」羣僚等固請曰：「蕭何爲相國，魯公用王禮，前賢不讓，請以爲不疑。」帝曰：「兩賢遇周、漢之初興，有大勳于二代。孤屬亂離之季世，值隋運之將盡，昏明時異，授受事殊。擬於其倫，實多慙德。然諸分欲孤行魏、晉之故事，爲豹變之鴻漸，聊爲吾子揚搉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義舉。英雄鼎峙，角逐爭衡。無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脅孤寡，假詔自媒。因九錫而論功，矜百辟於殊禮。示難進於謙退，思厭塞於羣情。故路人咸見其心，有識呼爲狐媚。斯皆兆庶不推，謳歌不屬者也。宋、齊鼓爾，處於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稱尊號，可知必以魏、晉爲模階，習虞、夏而禪讓。功微五伯，禮盛二王，於是阿諛希旨之儔，申敦勸于抗矯；飾非輕薄之子，騁讓辭而偉畢。未聞桀、紂之胤，禪於殷、周之初。從此而言，斷可知矣。何輕易天命，以自厚誣。孤每觀前史，見斯事迹，未嘗不撫掌而笑。嗤彼羣迷，明賢所棄；見賢思齊，勿循前弊。」時有啓帝者，以爲即真之漸，舊事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聞昇天無階，於何爲漸？必如來旨，事轉成疑。至若河濱仄陋，泗上亭長，令其位次受終，未易享國。所問功德何如，誰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關中，能負孺子，見推相國，作鎮假王，漢有前蹤，不能違衆；欲以曹操、司馬炎爲例，九錫殊物，賜加非宜，不願擬議，亦恥老瞞同傳。」公卿聞帝此旨，寤而厚顏，詣府陳謝。帝又謂之曰：「魏氏以來，革命不少，鴻儒碩學，世有名臣。佐命興皇，皆行禪代。不量功業之本，惟存揖讓之容，上下相蒙，遂爲故實。寧有湯、武接于夏、殷，不憲章于堯、舜。晉、魏隔於周、漢，翻祖述于勛、華。且堯之禪舜，二聖繼踵；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己於尊位。故賓虞以後，若脱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稱兹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力取而爲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時。末葉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擇立餘孽，頑嚚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專權任己，逼令讓位。雖欲己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惑已甚，託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悦服，私相謂曰：「相王格論，絶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不容背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惟改丞

相府爲相府國，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

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並驍果武賁司馬龍、監門郎將裴虔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吳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至，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爲人下，喪居何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許公之子爲衆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欲入關，以李密斷成皐，據洛口，乃圖北取黎陽倉，從白馬津而渡。帝乃遣統軍張倫將蒲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聽効力贖罪，並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焉。李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勣等屯黎陽拒守，化及從宛道渡河，絶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王等率衆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衆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蹙，遂攻破之，獲化及兼弟智及，責以弑逆，並斬之而徇衆。煬帝蕭皇后亦没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乎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説建德送蕭皇后及宮入等，多賫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

少帝年未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不存，惟求潛遜。夏四月，詔曰：

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丕愆，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啓處。

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

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恥怨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后，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是表奏，皆不得以聞。

章表不通，理難再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啓諭。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奏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

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蘭秋菊，無絶終古。玉疏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光，煥乎寶籙。伏惟階下資靈種德，稟慶至真，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蜻毛之反者，霧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獯獫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漸，南譖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授曆。名合天洊，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

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續緒盛於周武。載立非常之功，實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録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回慮，憂世外己，上順天心，祗膺允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爲匹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胤響稷卨，播穀之都，餘慶商周，皐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慺慺之情，允副億兆顒顒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所司以表意奏聞。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

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至尊而爲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公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强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謡、詩讖。慧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百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興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衛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復道非常，爲君好思量，何□□禹湯。桃源花□□，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没黄楊。』未萌之前，謡讖遍於天下，今覩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下信爲靈効。特此欲作，常〔人恐難〕以免。須上爲七廟，下安萬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裴寂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亦恐羣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蹈，稱萬歲而出，遂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設壇於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册文曰：

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牡，睠命所屬，謂之大寶。曆數不在，罔一作時。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

某承家慶，世禄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參墟，建侯唐舊，地居戚里，門號公宫，不緒建基，足爲榮矣。但有隋屬厥，大業爽德，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某守晉陽，馳心魏闕，授手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武寧區宇。懲邊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生命。指除喪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二。再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峨嵋，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禄將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神符瑞，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情逼請。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祗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册蒼璧，秬鬯清酌，薌合蕭萁，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三年爲武德元年。□□□□□□□□□□始，此爲難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所之，以爲大吉，同域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周二代□□□□□□□□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捨諸。」故自起之誡，又甲于五行爲木，木加于子，□軍，逮乎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順宗實録》

唐韓愈撰

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歷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徵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不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懷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内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

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瘳，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于顔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内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内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棋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論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宫。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珦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丙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宫，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請竣祔廟畢，復常。」從之。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斂，頗紊朝廷之法，實爲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復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不敢出門。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人）〔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且册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讁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悦，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丙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

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斷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丑〕，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强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册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録》、《靈怪集》等。

丙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

産，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估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統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脱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諠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録》一百卷，撰《代宗實録》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奬。元和三年，以修實録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州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己〕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諠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諠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諠，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諠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

東，萬福倍道追而賊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至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右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淩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吴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了不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毁百端。翰林學士吴通元，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戕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首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話。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蕘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毁，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

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脱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税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而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子朔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户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興歸不出。

〔七月〕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户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内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喧嘩，榮辱進退，生殺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内離，外有韋皋、裴垍、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黄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丙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五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社稷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内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温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所司，擇日行册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于子，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今辰，光膺册禮。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門下侍郎杜黄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内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刑邦國之風，禮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宫，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可册爲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宜册爲太上皇德妃。令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户，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

越州人。以蚤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説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讒聚遊無度，皆譴斥之，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吴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惋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吕温。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吕温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黄裳子壻，與黄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内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毁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丙(戌)〔寅〕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文曰：「維永貞二年，歲次丙戌，〔正月丙寅〕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褒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兹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内；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静，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於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内睦于九族，外勤於萬幾，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瘳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成之，不可蹔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

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詣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禁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奉天録》

唐趙元一撰

《序》　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垂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并天下，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録。志懷問鼎者，不敢漏網。□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摇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欃槍，媸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内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劒而誓心。疾惡之志，切于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秋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于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凰之一毛，以効騏驎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跡不踐于邱門，文有慙于先哲，輕塵罕增于巨岳，墜露無益于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媿老彭，冀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

卷一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宫，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兇之志焉。詔劒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北招討使李希烈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齊進，獸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纔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葉，崇義之首懸于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斯之謂矣。

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勒歸本鎮，□然生不諫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姓悉爲賤隸，六畜資財埽地而盡。昔太武瓜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游子望舍，不識舊廬。元兇之拔襄陽，甚于斯酷，遂縱師陷我汝州。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鋭，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于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芃、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勝，而寇亦不衰，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户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税三輔兩畿居宇間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客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内諸窑盡廢之。

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爲謀主也。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薉焉。潛表請濟師，詔神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勑大梁節度使、司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軍書往來，同會于汝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爲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没焉。洛陽士庶惶駭，北走河陽，西奔崤黽，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奔于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于汝州。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之滍水。時京兆尹王雄，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已厲，遂傳箭而迴。十月三日巳時也，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賚金帛。時御史臺左巡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問，賊已列方陣于通化門。門衛拒使者，强之而未及宣旨，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慰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出禁城門，賊已至于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

衛遂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鑾輅。若脫于泉，爲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爲殿，先驅，皇太子爲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于咸陽。咸陽令李衡俯集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飡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丞劉從一、户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雄、翰林學士陸贄、吴通微等悉于咸陽而及焉。郭曙與家僕數十人于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宣勞之，志願翊從，上許之。駙馬郭曖先與宫主失意，上收宫主在内，隔絶經年。及此，曖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洛驛，奔及乘輿。四日平明，至于奉天。丞尉惶懼，拜舞于縣門。其日，上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廨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瑊討賊之迴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爲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公有膽略，泚素憚之。既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于彭城，而用陳平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君子亦有是夫。」渾公雖武勇絶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爲金吾大將軍，嗣鄒王寓爲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爲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瑊之勳也。

初，建中之始，術士桑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蹔有離宫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爲壘，以備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畚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盛夏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都焉。上初幸鳳翔，依都府而謀尅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臣，蒞職日淺。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衆，城中既立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

初，令言陣于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于中間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兇徒大呼，有頃，入宣春院及諸宫。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竟夜。既而羣盜與令言謀議，慮難持久。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因，必生異志。若迎而爲主，事可捷矣。」遂于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懷非望，羣盜既至，僞讓不從，而命爲使者設食久之，以觀衆心。于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〇原作「臨六年」，依秦刻改，與《通鑑》合。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金吾威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内並赴行在。不去者，即于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按軍令，議無容貸。」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顧望錯愕，知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僞，泚甚悦之，猶尚未決。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矯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爲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柰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于城下。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頒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翊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爲慮，若狼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爲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已戒嚴矣。

朱泚既納源休僭僞之説，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僞，返旆投泚。泚自謂衆望所集，于是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留後。泚以段秀實爲心膂，發鋭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晏安兇醜。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恥，雖死猶生。爾能從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亡。敢不唯命是聽。」因擇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爲賊帥姚令言帖，用司農寺之印也。賊泚用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禦王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爲西道諸軍事經略使。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爲平虜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兵，死于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

曰：「奉天殘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宜布遐邇，各使聞知。」僞兵部員外古之奇詞也。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于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銳志堅，奮然不顧，遂被逆黨斫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于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神將死，撫屍而哭，越禮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虞之際，死于王事，愍惻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僞百官大哭曰：「忠于彼者，亦義于此。爲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僞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尅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爲封樹，贈工部尚書，褒恤官給。

時李日月兇威甚銳，燒燕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廟失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卿等如今天地鼎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舉身自撲，君臣悲淚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于項籍，世祖窘于昆陽，隋文帝厄于雁門，魏武保于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遘往古，小有迍否，而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念，無以小賊爲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爲肺腑，別募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兇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于莫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榻，羣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亡八九焉。家僕者，縱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亡八九焉。家僕者，即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于長安休祥私第，母氏苛尅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鑒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

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于靴中，內官覺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貳，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共議匡復，往返三四焉，泚情洩于言，段色厲，奪休之笏，擊泚之首，羣兇駭愕，濺血數步，兇黨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義士！勿殺之。」聲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以三品禮葬之。海賓因兵亂而逸于通化門外，被役驢者敗之，並見害。故京師號朱泚爲熱熟堯舜，號希烈爲當年桀紂。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録。皇帝再尅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贈秀實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户，莊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旌其門閭，喪葬官給，爲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臧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人。千載之後，見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牙咄嗟，有是哉。《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卷二一 八日，泚于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僞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册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嚴巨川詩曰：「烟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爲侍中。仍以令言爲關內副元帥，以光禄卿源休爲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鍊爲御史中丞，太常卿敬釭爲御史大夫，洪經綸爲中書舍人、禮儀使。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于洛陽。

初，公援東郊也，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先臣，臣不敢比也。秖如斬長蛇，殪封豕，靜氛霧，掃欃槍，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文王没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憂。朕今得卿，無東郊之慮。」及師發之日，上親送于通化門，百官翼戴，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遥瞻上將之星。靄靄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惟漢稱定遠，晉有征南而已哉？」及乎出師于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

者知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折，翰遂斬門旗而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拔控轡之難。公此行踵父之徽，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

初，公駐軍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懾懼焉，有枝梧之象。時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國軍多故，糧盡援絶，三將敗績于薛店，城中戰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衆，飛矢拋木者，壕壍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于内，援絶于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鞫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時希烈兵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攻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懼。賊既入城，資賄山積，河路斷絶，長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荆、襄抵武關而入。江西節度嗣曹王皋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絶橋，而馹騎不病，四方賴焉。司徒李公既已敗績，詔以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隸焉。司徒公制將曲環，前後數陳行列軍事，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不及與諸將同語。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維敗績，但唯唯然。環因叱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掣之下馬，極加責讓。司徒李公、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司徒深自抑退，以愛惡不明，無所逃于國典，大咎在勉，非陳中丞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失禮于上公？」環乃止之。司徒公以軍敗失士，上表請罪。上已出宮，覽表潛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越在幾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將劉德信、高秉哲固守渭橋，往往出師遊奕于望春樓下，設伏皆敗績。官馬五百匹，先收東渭橋，于是天子陵之西隅，二將執酋，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脱于泉，臨難成功，冀在憂危之日。翦除兇黨，尅復乘輿，勳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軍賈勇，鼓聲一振，奮戟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勝築壘于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統衆攻奉天，羣卒不遑禮儀，蟻聚之衆，軍勢漸雄，以姚令言爲僞元帥、僞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屬焉，以李忠臣爲京都留守。十二日，賊次洛驛，上使中使翟進追論惟清，○《通鑑》作：翟文秀，慶州刺史論惟明。此疑有譌脱。邠寧留後、兵馬使韓遊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而奔命，夜到泥泉，遲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東道遊奕人爲賊所獲，將送泚，泚問救軍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僞詔書宣慰，先歸者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關門納之。惟清、遊瓌等再拜舞蹈，悲喜交見，上膝之前席，謂清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貞貞之節，見于艱危。卿等急于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進戎服甲楯，垂十萬焉。上大悦，立頒將卒，軍聲遂震。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于申酉之間，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于城東三十里下營，周徧原野，擊柝之聲相聞廣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戰樓，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賊若乘城而戰，賊多敗衂，若出師戰，王師少利。十七日，靈鹽節度留後使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節度、工部尚書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趍奉天。賊氣方鋭，設伏于莫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計，便夾而擊之，爲賊所敗。希全等收離集散，再震其軍。

初，泚于奉天城東南隅下營，立表高百尺，造木檻，人藏其身，縋而上之，闚我城闕。帝深患之，召善定础者，拜御史中丞，實封三百户。有崇福寺僧昭悟，夜應召而中之，人檻俱碎，泚不復更置，遂白日移帳于乾陵上南望之，遂有雲梯之役。車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悟懇辭不受，請充別敕崇福寺主，有詔依請。

時劉德信、高秉哲固守渭橋，往往出師遊奕于望春樓下，設伏皆敗績。僞皇城留後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士馬敗績，傷者衆，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闊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懼之，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劒南西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諸）〔諳〕雲梯小伎，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曰：「昔沛公困于項籍，而得韓信。寡人今迫于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聖策，潛穿地道，嚮彼來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爲火備。城上更廣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鑊十口，各煎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内庫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

如鱗。城外羣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鋒鏑雨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脚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梯脚將陷，烟火爛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于是革縛雲飛，松枝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爛千尺，白日爲之韜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拜鹽夏節度左三軍統軍。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爲憂。渾公親率列將，酌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志誠感神。賊泚兇悖，圍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潑油下脂，黿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北爲。時十一月上旬也。

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藁草，糧儲罄竭。賊圍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爲封裹，巡城慰勞。有頃，賊射百張弩，于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渾公曰：「雲梯雖捷，賊勢尚强。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渾公雨淚而奏曰：「昔黃帝戰于涿鹿，帝舜征于有苗，沛公與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擐甲，尅平多難。況陛下承丕業之餘慶，握皇圖而援籙，萬方同軌，八表恃賴，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間，若不梟泚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五萬，越太行席卷而奉天也。晉、絳、蒲、陝、慈、隰、同、華等州並補授郡牧，頓軍于涇陽。子父相繼，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卻守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

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爲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王臣。泚抽軍，江東、劒南貢賦山積，爭功效死者，如百川之赴滄海。《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

初，懷光至涇陽，自以爲君父之讎，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便令赴咸陽頓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陽，夜造浮橋而濟，築壘于孔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于路，金帛寶貝美人，相望繼踵，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自趙州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間難駿奔，軍次櫟陽縣。有詔加公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于東渭橋，斬劉德信而並其軍。公身與士卒同苦甘，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禦裘，軍氣益盛，三禮之將也。初，劉德信軍禮不備，失儀於公，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爲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誡，其劉公之謂乎？

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鄭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羈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啓元兇。時李納號齊王，田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鄧收藍田而入，同華節度駱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率卒三千，鎮于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于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而斃，賊衆被靡而退。曖即汾陽王尚父之子也。先是，朱泚典郡鳳翔，有貓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爲竊盜，貓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以其年劒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沛舉鎮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于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于東川。沛以温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沛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温據，攀危輔朽，不敗何待。」

賊泚初至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皐領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絶，未知適從，皐密召將帥，勵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奬賫僞牒誘皐，皐欲斬之，慮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郝通等尋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閔以兵會之。新、興二州將

王震舉鎮歸皋，皋軍容益壯。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邀皋將謀大變。皋兵馬使翟曄以白皋，雲光之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于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賫僞詔以皋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便爲吾黨，可于此還。」遂卷甲而迴，皋僞託心膂，迎而勞之，因謂之曰：「皋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心。」雲光素以書生待皋，遂斂械器付皋，皋納之于庫，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就馬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無遺。上深賴之，拜皋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軍節度，以旌殊能。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有西面之憂。又命皋兄弇間道陳請，朝廷以爲雖有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敗。皋使繼到，知已保全，乃有敕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許承制受之。皋慮奸人反間，以阻忠誠，乃築壇刑牲，刺血誓衆，吏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及珍異等。尋加皋檢校禮部尚書。

時僞皇城使李忠臣每方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間，即使人僞從城外來，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飲泣焉。初，泚自號其宅爲潛龍宮，移瓊林庫國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並對彼夷戮。」僞中使孫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有寶位，當以柔服爲心，使遠近忻戴。若將彼妻子對之殘害，是絶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爲讎。竊爲不可。」于是並獲安全。賊黨既敗，城内稱慶。

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于盱眙，聞難，即日還廣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州刺史韓滉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驢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威武至于申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塢壁，自建業抵京峴，樓雉不絶，穿大井深數十丈，下與京江平，凡數百處。滉將邱涔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去城數百里内，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爲自孫權、東晉、宋、齊、梁、陳兵壘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先戍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内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龕塑像，任自崩頹。銅鐵之流，各還本性。」既而並付鑪焉。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滉境會，滉亦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于江中。時滉以中國多難，翠華不守，淮西幽燕，並爲敵國。公慮敖倉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絶糧，遂于浙江東、西市米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間，樓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

夫漢之鄭公，各一時也。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揚子鷄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財帛一百八十疋轉輸入京，少遊自盡取之。佶自詣，少遊止之。少遊長揖，而遣幕佐責佶揚子院財帛孔目。佶先有守財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隘，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于案牘中，佶使使飛表于蠟丸中，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平。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者：「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阻艱，恐更生一秦，但從容謂使者曰：「少遊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他盜。不爾，實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絶，國命未震，遠近聞之大驚，咸以睿情達于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乃安。

時諸方閉境自守，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東拒李希烈，身在蕲揚，數遣賫珍異，間道進獻，當時推重焉。上尋命鹽鐵使包佶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舟船萬計到蕲口。希烈賊衆二萬掩至，嗣曹王皋與騎將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戰于永安栅，大破之，殺傷殆盡。是日若微皋、慎之功，佶之所統，並爲盜資。

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貞以宿衛不警，貶恩州司馬。户部侍郎趙鄭貶播州司馬。尋免問架之賦，而下罪己躬詔，去聖神文武之號。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悦、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慰，海内忻忻，若登春臺矣。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三(軍)〔等〕。升奉天爲赤縣，給復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京城減收兩税之半，即興元元年正月一日也。

是月，朱泚亦改僞號曰天皇元年，國號大漢。泚以國家府庫之殷，重賞應在京城公卿家屬，皆月給俸料，以安衆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洎泚之敗，而府藏不竭。識者以前後主計大臣，不思萬姓之殫竭，而轉展相資，務損于人，爲國生患，皆是廟算無良，陷君之罪也。

時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軍不改，以藍染滑石爲玉璽，以折車缸爲瑞，誑惑其衆，年號武成，國號大楚。以張鷟子爲宰相，孫廣爲中書令，鄭賁爲侍中、充汴州留後。司徒劉公下汴州，並從夷戮。希烈以蔡州爲宮，廣設門額，分其境内爲四節度，以安州爲南關，外甥劉誠虚爲南關都統。誠虚武勇絶倫，希烈憑之而反，後被嗣曹王皋騎將徐誠生獲，送于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卒趯捷者日馳數百里，送書于朱滔，書曰：「昔文王囚于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于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典郡四鎮，藩夷戰慄，唐王不察，信諂諛之説，吾罹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攢心。何期天道盈虚，五運更代，物極則反，憂極歡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涇、原四鎮，士馬爭驅，隴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指日剋平。吳、蜀之間，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賞爵而招之，張皇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横行洛陽，與卿大會于定鼎。」朱滔得書，西嚮拜舞，宣示僞詔，曉諭三軍。使令有司條疏，移諜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關西四鎮應款附請爲臣妾，唯奉天孤城，危同累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興？今披讖圖，則鼎新之兆先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蘇。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河北，至洛陽，與皇帝會蹕于上陽宮。牒魏博、恆、冀等州將士，即宜擁節歸朝，達于先覺，必使勳流奕葉，榮及子孫。如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宫闕。太山如礪，可知非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卷三　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壯，有驕我之色。以先有救田悦之功，希爲内應，謂悦開壁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悉爲朱氏所有。王武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壘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犯。軍次魏境，卒惰將驕，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邢曹俊，武勇絶倫，英威自若，勵兵秣馬，固敵是求。朱滔圍城，日夜攻戰。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自古通賢，見機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孫。吾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傾危，拒境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竊據于宫闕，朱滔長驅于河北，聖上巡狩于畿甸，希烈侏張于淮、楚。昔班彪之智，知漢祚之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爲福，以過爲功。戮力勤王，共匡時難。牒昭義、魏博、滄、景、等州，即請部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滄景掩其後，易定乘其左，昭義奪其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國，豈不休哉。」諸軍得書，各進表行在。有詔令魏、冀、昭義進軍擊朱滔也。諸將受詔，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廉、藺，今遇時來，請效先鋒。請勒轡一觀成敗。」二將勒兵據險，爲武俊軍援。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至于午未之間，氣色兩衰，武俊爲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壘。武俊謂二將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相、魏各率精騎五千，昭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皓爲軍正，皓謂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其勢必敗。賊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卵，百戰百勝之謀也。」曉示訖，皓領三軍騎士一萬當鋒而衝之，乍聚乍散，軍勢彌盛，賊恍惚莫測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勒兵一萬襲其營壘。滔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抽軍奔壘，軍勢亦動，被王師追逐，軍遂大潰，棄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誅斬略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劒而星飛，數百里之浮屍，有長平之寃氣。朱滔挺身奔于幽州，天喪渠魁，遂發背而死。於戲，天道惡盈，其朱滔之謂乎！于是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爲王臣。皇恩普霑，咸蒙洗雪。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初，田悦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賚三軍。此爲不道之萌矣。聖上以天監孔明，無幽不燭，謂悦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内，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爲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貸便，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斗酒之貺。」便令宣示，曉諭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悦不遂其謀，矯詐遂息。旋因于紹、令狐峘、鮮于叔明等上封事，揀練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悦因此得展逆謀，僞稱恩制，揀點三軍，老人中人已下，多怨謗焉。田悦調説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洺，守將張丕練卒三千，堅壁深壘，號令嚴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效其死節。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馬，用充軍食，莫不感激焉。乾牛幕弓，並充軍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于洺、明二山。時田悦壁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洺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爲田悦是兔相也。丕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與馬相公相應，飛書不遂，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鴟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公中

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焉，公三軍大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全軍必陷。馬遂奔洛州，馬公與諸軍進圍洹水，于城西南列三大營，悅自洺州拔歸，南至頓丘縣也。

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雍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返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燼。阻兵頡頏，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吕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翦益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憾。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吾騎虎捻耳，掎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爲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機而取之，卞莊子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

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懷光進軍于東北，李公戒嚴于西南，以卒五千，廣張旗幟，列陣于滻水之陽，灞水之陰，遊騎至于望春樓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襲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則功勞併棄。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龜玉之毀，誰之過歟？用兵之害，猶預爲大。合殺不殺，天賊乃發。誠能見機，轉禍爲福，諒可嘉也。請去械器，方表素心。」諸將士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傑，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蠭旗，醜虜而喪魄，斷二兇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起起武夫，公侯腹心。」以二兇之間，兩面受敵，遂密表行在，論懷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潛然謂公使者曰：「晉帝北伐，劉元海公私軍乘以從行役，麴三十餅以充御食。尋覽史册，莫不潸然爲之流涕。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將先帝血脈，與卿爲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翦髮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旨，公舉身自撲，濺血灑地，三軍慟哭，山震獸驚，陣雲橫衝，魚躍而沸渭，將士拔距，爭效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調而不射。（英）〔吳〕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賢之所聚也。千官蹌蹌，百辟翼翼，皇王行幸，爲賊所乘，周鼎未輕，臣死君艱。司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客，終聞穎脫。」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義聲一吐，威名振于賊庭。號令既行，逆命懸于鬼録。三軍賈勇，若赴私讎。公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逵爲軍正，察軍情焉。用張彧侍郎爲都知糧料，使知轉輸焉。軍師孟日華、王賁等爲心膂，（菟）〔莵〕乘補卒，各有司存焉。軍容大盛，與亞夫柳營，各一時也。

坊州刺史竇覦徵召百姓防城，擬充行役，管内鐵鐘鑄爲戎器，監者盜其鐘鐵，用充鑄鏵。及鏵成而作鐘鳴響，人謂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鞫問其故，乃鐘鐵也。覦自忖爲發機之首，遂取鏵置于淨室，焚香禮拜供養焉。

是時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吳股慄。其遊騎達于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寧陵、襄邑兩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有轉輸之粟，利器山積，爲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戎裝委粟，悉爲盜資矣。襄邑爲蔡人所有，高翼有勇無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緼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蔡人僥倖，遂欲長驅，自謂莫敢有爭衡者。

時都統副使、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亳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使御史大夫曲環，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永平、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爲都統諸軍事，五軍步騎十五萬大會，決戰于沛水之陽、白塔之地，自辰至于申酉之間，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軍，各不相救。都統劉公宵迷細柳，縱騎奔于敵營也。去賊稍近，步卒恆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長城，國家天柱，軍有先虛而後實，今少有不利，縱騎奔敵。以愚度之，恐非計也。」便逼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清曰：「若審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以戎器授于劉公，遂控轡而迴，三更達于宋州。劉公收集離散，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

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縱兵攻寧陵，自襄邑達于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荐至，樓船河中，魚貫相次，步騎兩岸，蝟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彦昭、宣武軍馬步都虞候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御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填胸，誓雪國恥。蔡人恃衆，攻逼城邑。公皆禦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術之士置土壇，祈諸風伯，乘

風放火，焚燕戰棚，凡數百里間烟燄衝然，風勢踰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掘女墻，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劍登陴而望之，見兇醜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歎曰：「今逆豎馮陵，兇威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靈應者哉？昔吕光伐龜茲也，尚感神獸呈質，而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蒼鵝入幕。今仗皇天之威，爲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彦昭請死于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請上天降鑒，便請迴風，知神聖之幽贊也。」言訖而風迴，三軍賈勇，請求死鬬，女墻高處，公令旋立木棚，與賊交鋒。狂虜奸謀，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鴈路焉。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況彼衆我寡，倍兵不戰，軍機所誡。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州，與僕射連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遂令斷養之卒，策騎而備焉。高公知之，敕諸守領各固封界，無令失機，遂自往城下先謂公曰：「頃爲女墻戰棚，未得用機。今戰棚已燒，女墻又盡，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在此城取之。」劉公有所懼，强請高公曰：「淮節昌取之，中丞勳業，何啻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三軍：「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軍，彦昭是兩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人。將士身中刀箭者，並于城内養之。彦昭棄城而遁，則傷者死于内，逃者死于外，何以能安三軍？忝與兇郎爲主，不能堅守城池，忍遺兇郎頸犯白刃，吾不爲也。且軍令在和不在衆，謀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謝安石以羸兵七萬敗苻秦百萬之師。魯姑女子之義，尚能罷齊軍之衆。況丈夫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確乎不拔，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躍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兇郎等死日生年。」于是距躍曲踴，請求死戰。自此已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三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赧。高公諭曰：「昔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今之用兵也，尚奇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聞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中丞條疏。城外小虜，不足爲慮。」時圍益急，西北角女墻悉盡，賊居平坐，顧視城中，無不委悉。軍士皆有難色。高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始，忠臣效節之秋。明主立賞以待賢，懸爵以錫功。彦昭請身先士卒，有異議者，當按軍令。」言訖，按劍前進，慷慨咄嗟，畏我忠誠，賊軍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會將士，肉山酒地，三軍皆醉。高公爲三禮之將，戰士爲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兹日。賊雖小退，兵衆尚强。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判官尚華狀稱：「賊于西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城内，日夜交戰，以棚爲墻，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録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呈，高公見之，謂尚華曰：「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藺齊驅。如逢佐漢開基，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虜，可以權道取之。尚華未盡深意，焉得壯彼兇威，易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高公狀云：「看此賊勢，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頻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所令由鋼身送上斬首三千二百級。賊徒膽破，軍勢不安，逃遁有跡，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遠憂。謹録狀上。」劉僕射得狀，忻然慰懷，謂將士曰：「良將在西，吾無患矣。」選驍雄之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潔，令赴寧陵。半夜而入，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百，鞞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解，何牧野之類焉。遍野積屍，豈昆陽之可匹。蔡人謂我救軍從天上來，遂亡旗而遁。高公練其騎士追之，俘斬萬計。自寧陵至于襄邑，樓船寶貝，乘我資糧。汴河之陰，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勇之功也。時劉公書與高公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襟帶。元兇傑逆，竊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走馬奔馳，分爲擒虜。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欲報齊，雪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郭隗爲師，于是樂毅自魏而來，燕國既安，人民樂爲用也。樂毅爲上將軍，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洽爲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間生，夷兇翦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爵並與中丞。」事寧，劉公表奏焉。詔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百五十户。公英謀獨斷，爲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時之策。變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測奇謀。拔濮陽則齊魯亡魂，守寧陵城則獨正王室。趙、魏、燕、齊之烈將，并來款附。嗚呼，天降兇孽，禍亂相尋，蚊蝱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孤城，奮不顧命。徘徊歎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力竭弓劒，血(毀)〔殷〕朱輪。杖(戰)〔戟〕咄嗟，懦夫增勇。積屍成觀，豈寧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嫌(忭)〔汴〕河之不廣。元兇遁走，江淮乂安。千載之後，尋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内，鄧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

雕。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幻思奇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寔曠代罕儔也。

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于霍丘。時希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儀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梁雄藩，不暇自守。惟楊巨防屢申款附公，用軫于懷，謂三軍將士曰：「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蒙塵。未見申包胥慟哭于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于肘腋。希烈屢勝，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順可立大功，在于此時也。」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李通，鼓翫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勳庸久著，才業甚高，衆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傑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劌、蒯通獻奇之士。」于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于公。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玄德三請亮廬，韓信請計于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禍亂之計，佐造化之功，覽英雄之志，除天下之禍，議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于淮、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而飲至策勳，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劄盈箱，其見寵遇如此。

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潸然流涕。時工部尚書渾公聳轡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而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駕次駱谷青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千仞。山勢岩嶢，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遥望五峯，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烟霞。時聞春鶯關關，往往山鳥叫嘯。日旰，萬乘思食，前路尚遥，躊躇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纔通。循此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耀日，彩素丹臒，樓殿遍谿，寶鐸喧空，和鈴雜吹。地逾高勝，境界難思。池沼澄虚，下含煙霧，異果呈實，殊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茵苔，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里，杉松拂漢，修途尚賒，日旰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從，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温術雖即言之，猶爲魯諱。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吟嘯可致。竇融河西之節，應爲漢網疎也。」帝居行在，且復含垢而已。尋元兇使僞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送僞赦書于揚州，張公察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豐敢與兇謀，搆我節使。昔漢將寇恂，斬隗囂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悦，加公御史大夫、廬濠壽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于是敞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練士馬，大豪俊傑，爭來效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懾氣，將士皆樂死戰。公乃蒐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土山壘道，瞰臨城内，公乃悉鋭驅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返旆至于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于霍丘。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勳，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劄盈

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駕，其數莫量。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慮難修辦，老僧心知，謂先驅曰：「昔左慈術士也，尚卮酒升脯，犒勞三軍醉飽。況香積之飯，戒定慧之薰修。百萬人天，尚猶不盡，況乎一千人數，胡足爲多矣？」于是飯瑩珠光，羹鮮玉液，明踰麗雪，香奪芳蘭，扈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憩駕，歡情見容，心思聖言，再忻再躍。食此飯者，身安體輕，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動天地，靈祇百應，□是忘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山頂孤峰，惟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行雲，豈知坐禪之劫。聖上迴駕，尋路南征。」俄忽之間，迴首返顧，但見空山萬仞，石壁千尋，草木不生，罕逢人跡。皇帝倍生驚異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恃，蒼生之所仰。願朕早尅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緑水，目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潛然，不覺揮涕，百官扈從，强笑含哭。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萬尋，風水潺湲，似鳴琴之逸韻。雲蘿蓊鬱，狀仙洞之幽棲。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于是三秦遺老，雪涕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趙魏之將，返旆而討賊臣。恒冀諸侯，攜手而歸德化。三吳三楚，稽首而捧綸言。三蜀三秦，罄節而宣王命。

駕次漢中，洋梁節度嚴振草創朝廷，盡忠社稷，位兼中外，銓叙羣材，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焉。上以僞號未翦，志復中原，盡禮接垂釣之賓，罄恩感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今社稷不守，播在山谷。緬思七廟無主，八陵絶響，莫不痛心疾首。今須擇名將，揀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場。皇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于天，下至于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重）而（而重）死，勿以怯退而喪軀。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鑿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之事，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胄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蒼生之命，懸于將軍矣。」渾公身擐黄金甲，領步騎三萬，從邪谷出師。李楚琳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渭橋□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泚以步騎四千人，玉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涇原，充三軍結好，共拒天命。會公于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戰，渾公以士馬遠來未□，遂抽軍于武功西陂下營，以挫其鋭氣。渾公先與羌軍和好，使其遊騎引之，取路于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蹙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驍卒四千，一無遺脱。所獲金帛，並充軍賞，給禮而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渭北、靈鹽、邠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尅復，自此而始。《詩》云：「原隰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渾公之謂矣。

卷四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苑東北角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爲門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爲内應。李公縱騎至于白花殿，泚方知官軍大入。泚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宫苑，殄掃羣兇，然後使之號令，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而入，公與李公建徽、韓遊瓌、戴休顔、張憲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坡，夜半下營，遲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驅，朱旗燄天，元甲鱗地，咸陽孤城，一舉而下。

渾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梟兇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賫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而我諸軍跋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牒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爲？且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驕我之色。宫苑綵女，悉爲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誰爲戰者？今我此軍，且有朔方神策，幽隴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餓狼之逐跛兔，鷹隼之擒困雀也，騏驥之逐駑駘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渾公憮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昔藺相如駐車避廉頗，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穡養。相如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路廉頗，有不强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于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

兵于趙者，爲吾與廉頗。若我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之避路，爲趙國社稷，非難于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荆請罪，爲刎頸之交。吾今亦然也。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僞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内應之功，辭公先往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于梁國，懷光不賓于晉府，聖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進軍。懷光得志于蒲晉，希烈浸淫于河洛，齊魏抗兵于封境，即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用是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成）〔臣〕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下，孰辨賢良？黄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屍之地，寧分父母之容。千軍萬馬之下，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孫榮慶于前，恩光更流于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之所知也。」敬奉命引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于漢中。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而歸于國都也。孔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代，守之以怯。《詩》云：「哀我人斯，亦（恐）〔孔〕之將。」豈不然乎？

李公晟電掃關中，欃槍已滅，風行艸靡，兇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削除。天府神都，咸稱萬歲。

李公軍政鄭雲逵時爲行軍司馬，收長安爲前驅焉，畜鋭披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絶倫，深謀邁古，屢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搜獲宫殿，斬決解補皇城留後灑掃禁衛如此等使。踰三旬焉，車駕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執事曰：「晟有渭橋之捷，並是鄭雲逵之功。今天下無爲，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憂懼茫然，惟稱不敢。」其見推之功如此。張彧侍郎，令公之子壻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渭橋倉，轉輸諸軍，糧儲有繼，祕略佐元勳，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參佐幃幄，大興王師，掃清宫掖，可謂佐略之雄也。王賁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渭陽而主定大業，功冠乎時。統師旅而雄勇絶倫，忠義宏代，累受詔旨。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矣。軍師孟日華，膽勇殊倫，謀猷罕匹，以戰必勝，所謂興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國。七擒七縱，深知敵情，負戟前驅，當鋒瓦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常，尋拜工部尚書，渥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公輔天地，正星辰，實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過也。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僞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内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于衆臣之上。李公知其姦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返噬其主。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宫闈，四兇碎首于王階，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賜之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謀祕算，豈昔智而今愚。俱爲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不爲。三思而行，季孫之善志。李公一清宫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立，宗廟安，命有記言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詔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諸鎮，各量功補授，其廊廟資格，制于行在。

工部尚書渾公自下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駕于洋梁。大駕還京，威儀輦轂，前後部伍，兼四鎮六軍，神策威遠，並渾公爲總政，而歸于長安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焉。

皇帝發自南朝，來歸鳳闕。雨師洒潤，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星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緣山被谷。令

書渾公、嗣鄒王寓、京城都防城使侯仲莊、靈鹽節度杜希全、渭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曖、邠寧節度韓遊瓌、羽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爲前驅焉。

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于路，寶幢幡蓋，金鑪輦舉，排空塞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潼關節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于乘輿。李公見上，自撲于地，號哭良久氣絶。上亦悲不自勝，詔令左右洒水救之，方得蘇息。自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交馳，將必清宇宙之祲氣，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歸朝，致君堯舜。不期事在蕭墻，禍生不意，涇原作難，朱泚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斯禍。」言訖哽咽，舉身自撲，泚血灑地。億兆之衆，莫不潸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百姓衣冠，或號泣或喜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嬰兒之遇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居，麟穴鳳巢之場，豈鴟鵂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麗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賚功臣，改秦科而用漢法。吴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盡，武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于是議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轍于幽巖，茅土分封于將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苦。玉移荆岫，陰德潛通，桂復幽林，芳香更遠。于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于大赦，率土大同，羣生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求賢，千官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汙俗，咸與惟新。雷霆息怒，明晦嫗而爲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修神農之播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成，孰不慶幸。方復責躬克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璣而齊七政，調律吕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土作貢，休徽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時太極殿前，紫荆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傍蔭百駟。羣兇竊據，磨牙噴毒，物由人感，其樹勁死。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霑草木。時金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豺狼暴宫闕，拔塗凌丹墀。花木久不芳，羣兇亦自疑。既爲皇帝枯，亦爲皇帝滋。艸木尚多感，報恩須及時。」皇帝披翫久之，龍顔大悦。令中官馬欽淑宣旨慰勞，賜絹一百疋，雜綵二百段，金盤一。信宿，帝謂惟明曰：「朕心即終南之不移，卿志如寒松之不變。不惟吾答卿勤王，別有茅土，報卿忠義。」尋除渭北觀察。惟明受旨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曰：「卿家有諱，所以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詔旨，謂惟明〔曰〕，卿父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中使繼踵，其寵遇如此。

時洛陽定鼎，肅穆而禁苑生風。西漢秦宫，垂拱而神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入建諸侯，維城作鎮。渾公殄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欲崇武氏，狄公爲死諫之臣。韋庶人搆禍宫闈，則劉幽求定策梟戮。安史繼逆，汾陽王功濟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掃定妖氛而清帝室。美矣哉！松筠之節，經寒霜而轉秀。英雄之志，對白刃而彌堅。凌風守義，破膽隳腹，不怯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兇徒瓦解。不忘戰將之功，醜類殄殲，足表濮皇之德。美矣善矣，實社稷之臣也。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日本入唐僧圓仁撰

卷一　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時，第一、第四兩舶諸使駕舶，緣無順風，停宿三箇日。

十七日夜半，得嵐風，上帆搖艣行。巳時到志賀島東海。爲無信風，五箇日停宿矣。

廿二日卯時，得艮風，進發，更不覓澳，投夜暗行。

廿三日巳時，到有救島。東北風吹，征留執別。比至酉時，上帆渡海，東北風吹。入夜暗行，兩舶火信相通。

廿四日，望見第四舶在前去，與第一舶相去卅里許，遥西方去。大使始畫觀音菩薩。請益、留學法師等相共讀經誓祈。亥時，火信相通，其貌如星，至曉不見。雖有艮巽風變，而無漂還之驚。大竹、蘆根、烏賊、貝等隨瀾而流，下鉤取看，或生或枯。海色淺緑，人咸謂近陸地矣。申時，大魚隨船游行。

廿七日，平鐵爲波所衝，悉脱落。疲信宿不去，或時西飛二三，又更還居，如斯數度。海色白緑。竟夜令人登桅子見山島，悉稱不見。

廿八日早朝，鷺鳥指西北雙飛。風猶不變，側帆指坤。巳時至白水，其色如黄泥。人衆咸云：「若是揚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見，申云：「從戌亥會，直流南方，其寬廿餘里。」望見前路水還淺緑。暫行不久，終如所申。大使深怪海色還爲淺緑，新羅譯語金正南申云：「聞道揚州掘港灘過，今既踰白水，疑逾掘港歟。」未時，海水亦白，人咸驚怪。令人上桅見陸島，猶稱不見。風吹不變，海淺波高，衝鳴如雷。以繩結鐵沉之，僅至五丈。經少時，下鐵試海淺深，唯五尋。使等懼，或云：「將下石停，明日方征。」或云：「須半途。淦水汎滿，船即沈居沙土，官私雜物，隨淦浮沈。

廿九日曉，潮涸，淦亦隨竭。令人見底，底悉破裂，沙埋樻棧。衆人設謀：「今舶已裂，若再逢潮生，恐增摧散歟！」仍倒桅子，截落左右艣棚，於舶四方建棹，結纜樻棧。亥時，望見西方遥有火光，人人對之莫不忻悦。通夜瞻望，山島不見，唯看火光。

二日，早朝潮生，進去數百町許，西方見島，其貌如兩舶雙居。須臾進去，即知陸地。流行未幾，遇兩潮洄洑，横流五十餘町。舶沈居泥，不前不却。爰潮水强遄，掘決舶邊之淤泥，泥即逆沸，舶卒傾覆，殆將埋沈。人人驚怕，競依舶側，各各帶褌，處處結繩，繫居待死。不久之頃，舶復左覆，人隨右還，隨覆還處，稍逮數度，又舶底第二布材折離流去。人人銷神，泣淚發願。當戌亥隅，遥見物隨濤浮流，人人咸曰：「若是迎舶歟？」疑論之間，逆風迎來，終知是船也。見小倉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開山、大唐入六人，趁至舶前。爰録事以下，先問大使所着之處，答云：「未知所着之處。」乍聞驚悲，涕淚難耐。即就其船，遷國信物。録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學問僧圓載等已下廿七人，同遷乘之，指陸發去。午時到江口。未時至揚州海陵縣白潮鎮桑田鄉東梁豐村。日本國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開成三年七月二日，雖年號殊，而月日共同。留學僧等到守捉軍中季賞宅停宿，聞大使以六月廿九日未時離舶，以後漂流之間，風强濤猛，怕船將沈，捨碇擲物，口稱觀音、妙見，意求活路，猛風時止。子時流着大江口南蘆原之邊。七月一日曉，潮落，不得進行。令人登桅頭看山間，南方遥有三山，未識其名，鄉里幽遠，無人告談。若待潮生，恐時久日晚，不能拯濟船上之，仍以繩繫船，曳出海邊。人數甚少，不得搖動，判官以下，取纜引之。未時，泛艇從海邊行，漸覓江口。終到大江口，逆潮遄流，不可進行。其江稍淺，下水手等曳船而行。覓人難得，儻逢賣蘆人，即問國鄉，答云：「此是大唐揚州海陵縣淮南鎮大江口。」即召其商人兩人上船，向淮南鎮，從水路而到半途，彼兩人未知鎮家，更指江口却歸。日晚，於江口宿。二日晚，彼二人歸去。近側有鹽官，即差判官長岑宿禰高名、淮録事高丘宿禰百興，令向鎮家，兼送文條。即鹽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來慰問，使等筆言國風。大使贈土物，亦更向淮南鎮去。從江口北行十五里許，既到鎮家，鎮軍等申云：「更可還向於掘港庭。」即將

鎮軍兩人歸于江口。垂到江口，判官元行存在水路邊申云：「今日已晚，夜頭停宿。」隨言留居，勞問殊深，兼加引前之人。

三日丑時，潮生。知路之船引前而赴掘港庭。巳時，到白湖口，逆流極遄。大唐入三人并本國水手等，曳船截流，到岸結纜，暫待潮生。於此聞第四舶漂着北海。午時，僅到海陵縣白潮鎮管内守捉軍中村。爰先於海中相別録事山代氏益等卅餘人迎出，再得相見，悲悦並集，流淚申情。爰一衆俱居此間，雇小船等運國信物，并洗曝濕損官私之物。雖經數日，未有州縣慰勞，人人各覓便宿，辛苦不少。請益法師與留學僧一處停宿。從東梁豐村去十八里，有延海村。村裏有寺，名國清寺。大使等爲憩漂勞，於此宿住。

九日巳時，海陵鎮大使劉勉來慰問使等，贈酒餅，兼設音聲。相從官健、親事八人，其劉勉着紫朝服，當村押官亦同着紫衣。巡檢事畢，却歸縣家。

十二日，從東梁豐村取水路運隨身物，置寺裏畢。同日午時，爲催迎船，差通事大宅年雄、射手大宅宮繼等從水路令向縣家。申時雷鳴。留學僧等住東豐村，未到此間。

十三日，大熱，未時雷鳴。自初漂着以來，蚊蝱甚多，其大如蠅，入夜惱人，辛苦無極。申時，留學僧來，同居寺裏，患赤痢。

十四日辰時，爲縣州迎船不來，大使一人、判官二人、録事一人、知乘船事一人、史生一人、射手、水手等惣卅人，從水路向縣家去。登時，開元寺僧元昱來，筆言通情，頗識文章，問知國風，兼贈土物，彼僧贈桃菓等。近寺邊有其院，暫話即歸去。暮際，雷鳴洪雨，驚悶尤甚。

十七日午時，射手大宅宮繼與押官等十餘人，從如皐鎮家將卅餘草船來，即聞大使昨日到鎮家。申時，春知乘、山録事等與射手從東梁豐村來，宿住寺裏。

十八日早朝，公私財物運舫船。巳時，録事已下，水手已上，從水路向州去。水牛二頭以繫卅餘舫，或編三艘爲一船，或編二隻爲一船，以纜續之。前後之程，難聞相喚，甚征稍疾。掘溝寬二丈餘，直流無曲，是即隋煬帝所掘矣。雨下辛苦，流行卅餘里。申時到郭補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針刺，極以艱辛。通夜打鼓，其國之風，有防援人，爲護官物，至夜打鼓。

十九日寅時，水牛前牽進發，暗雲無雨。卯時聽鷄聲，始有吴竹林，及生粟、小角豆等。巳時，大使牒到來。案牒狀稱，其漂損舶，隨便檢校於所由守捉司，其守舶水手等，依數令上向，不得缺留者。登時，差淮船師矢侯糸丸等還遣泊舶之處。午時，到臨河倉鋪。竟夜進行。

廿日，卯畢，到赤岸村。問土人，答云：「從此間行百廿里，有如皐鎮。」暫行有堰，掘開堅壕發去，進堰有如皐院。專知官未詳所由。船行太遲，仍停水牛，更編三船以爲一番，每番分水手七人，令曳舫而去。暫行人疲，更亦長續繫牛曳去。左右失謀，疲上益疲，多人難曳，繫牛疾征。爰人皆云：「一牛之力即當百人矣！」比至午時，水路北岸楊柳相連。未時到如皐，茶店暫停。掘溝北岸，店家相連。射手丈部貞名等從大使所來，云：「從此行半里，西頭有鎮家，大使、判官等居此，未向縣家。大使等爲慰漂勞，於此宿住。向州，令裝束船舫。」又云：「今日州使來，始充生料。從先導新羅國使而與本國一處，而今年朝貢使稱新羅國使，而相勞疏略。今大使等先來鎮家，既定本國與新羅異隔遠邈，即縣州承知，言上既畢。」乍聞忻然，頗慰疲情。申時，鎮大使劉勉駕馬來泊舫之處，馬子從者七八人許，檢校事訖，即去。録事等下舫，參詣大使所。日晚不行，於此停宿。

廿一日卯時，大使以下共發去。水路左右，富貴家相連，專無阻隙。暫行未幾，人家漸疎，先是鎮家四圍矣。大使相送三四里許，歸向本鎮。從鎮家向縣二百廿里。巳時，放却水牛，各分一船，指棹進行，絶無人家。申終，到延海鄉延海村停宿。蚊蝱甚多，辛苦罔極。半夜發行。鹽官船積鹽，或三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絶數十里，相隨而行。乍見難記，甚爲大奇。

廿二日，平明，諸船繫水牛牽去。白鵝白鴨，往往多有，人宅相連。巳時已後，或行三十里，方三四家，有無不定。入夜暗行。子時到村，未知其名，諸船於此宿住。

廿三日卯時，發行。土人申云：「從此間去縣二十里。」暫行不久，水路之側，有人養水鳥，追集一處，不令外散，一處所養，數二千有餘，如斯之類，江曲有之矣。竹林無處不有，竹長四丈許爲上。指北流行。自初乘船日，多指西行，時時或北，或艮，或西北。辰時，前途見塔，即問土人，答云：「此是西池寺。」其塔是土塔，有九級，七所官寺中，是其一也。進行不久，到海陵縣東頭。縣裏官人，長官一人、判官一人、兵馬使等惣有七人，未詳其色。暫行到縣南江，縣令等迎來西池寺南江橋前。大使、判官、録事等下船就陸，到寺裏宿住，縣司等奉錢。但請益、留學僧猶在船上。縣中人悉集競見。留學僧

肚裏不好。

廿四日辰時，西池寺講《起信論》座主謙并先後三綱等進來船上，慰問遠來，兩僧筆書通情。彼僧等暫住歸去。比至巳時，大使以下出寺駕船，同共發去。縣裏官人等以無慰懃，差軍中等令相送。申時到宜陵館，此是侍供往還官客之人處。依准，判官藤原貞敏卒爾下痢，諸船於此館前停宿。兩僧下船看問病者，登時歸船。聞第四舶判官不忍湯水，下船居白水郎宅。未舉國信物，舶悉破裂，但公私之物無異損。依無迎船，不得運上。

廿五日寅時，發去。人人患痢，行船不一准。先行之船，留爲後番，後行之人，進在前路。自海陵縣去宜陵館五十里餘，去州六十五里。巳時到仙宮觀，直行不休，未時到禪智橋東側停留。橋北頭有禪智寺，延曆年中，副使忌日之事，於此寺修。自橋西行三里，有揚州府。大使爲通國政，差押官等遣府遲來，申時發去。江中充滿大舫船，積蘆舡，小船等不可勝計。申畢，行東郭水門，酉時到城北江停留。大使等登陸宿住，未逢府司，請益、留學僧等未離船上。入夜雨下，辛苦尤劇。

廿六日晡時，下船，宿住於江南官店，兩僧各居別房。

廿八日，齋後，雇小船向靈居寺。半途有障，不入寺裏，還到官店。不久之頃，開元寺僧全操等九箇僧來，慰問旅弊。

卅日，開元寺僧貞順慰問，筆書問知府寺名并法師名，兼贈土物。齋後，請益、留學兩僧出牒於使衙，請向台州國清寺，兼請被給水手丁勝小麿，仕充求法。

八月一日早朝，大使到州衙見揚府都督李相公，事畢歸來。齋後，請益、留學兩僧出牒於使衙，請向台州國清寺，兼請被給水手丁勝小麿，仕充求法。三綱老僧卅餘，共來慰問。巡禮畢，歸店館。

三日，請令請益僧等向台州之狀，使牒達揚府了。爲畫造妙見菩薩、四王像，令畫師向寺裏。而有所由制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三綱等不令畫造佛像。仍使牒達相公，未有報牒。

四日早朝，有報牒。大使贈土物於李相公，彼相公不受，還却之。又始今日充生料每物不備。齋後，從揚府將覆問書來。彼狀稱：還學僧圓仁、沙彌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爲復從台州却來，赴上都去。留學僧圓載，沙彌仁好，伴始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爲復從台州却來，赴上都去者。即答書云：

還學僧圓仁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決疑，若彼州無師，更赴上都，兼經過諸州留學問僧圓載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隨師學問，若彼州全無人法，或上都覓法，經過諸州訪覓者。

又得使宣稱，畫像之事，爲卜筮有忌，停止既了，須明年將發歸時，奉畫供養者。仍以戌時到開元寺大門，誓禱其由。

七日，馳書信諮開元寺三綱，兼贈土物。附還信，送報禮書。

八日，聞第四舶猶在泥上，未到泊處，國信物未運上。其舶廣棚離脱，淦水殆滿，隨潮生潮落，舶裏涸沈，不足爲渡海之器。求法僧等未登陸地，頭判官登陸，居白水郎舍。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大唐迎船十隻許來，一日一度，運國信物至。波如高山，風吹不能運遷，辛苦尤甚。聞道：昨日揚州帖可行迎舶之狀，令發赴既了，未詳子細。

九日巳時，節度使李相公牒於開元寺，許令畫造佛像。未時，勾當日本國使王友真來官店慰問僧等，兼早令向台州之狀，相談歸却，請益法師便贈土物於使。登時，商人王客來，筆書問國清寺消息，頗開鬱抱，亦與刀子等。

十日辰時，請益、留學兩僧隨身物等斤量之數定録，達使衙了。即聞第二舶着海州。第二舶新羅譯語朴正長書送金正南房。午時，王大使來道：「相公奏上既了，須待勅來，可發赴台州去。」大使更留學僧暫住揚府；請益僧不待勅符，且令向台州之狀牒送相公。二三日後，相公報牒稱：「不許且發，待報符可定進止。其間令僧住寺裏者。」船師佐伯金成患痢經數日。

十六日辰時，兩僧與無常咒願，但命未絶。暮際，勾當日本國使王友真共相公使一人到官店，勘録金成隨身物。

十七日申時，聞第四舶判官到如皐鎮，公私雜物亦悉運到鎮家。今編小舶，擬向揚府。入夜，比及丑時，病者金成死亡。

十八日早朝，押官等來檢校此事。據本國使判，金成隨身物依數令受傔從井俅替。未時，押官等勾當買棺葬去。

廿一日，檢校舶之使准船師楊隻糸麿等趁來，即聞水手長佐伯全繼在掘港鎮死去。

廿二日，王大使將相公牒來。案其狀稱：「兩僧及從等令住開元寺者。」

廿三日晚頭，開元寺牒將來，送勾當王大使。

廿四日辰時，第四舶判官已下乘小船來，船數惣計卅艘已下。齋後差使遣寺，令檢校客房。未時，兩僧并傔人等出官店，詣開元寺。既到寺裏，從東塔北越二壁，於第三廊中間房住。登時，三綱并寺和尚及監僧等赴集。上座僧志强、寺主令徹、都師修達、監寺方起、庫司令端慰問，隨身物同運寺裏。

廿五日早朝，有綱維請，仍到寺庫喫粥。比至午時，《三論》留學常曉師來慰談。寺家設供，相共齋。常曉師巡看歸館，差惟正遣問諮，真言請益付迴報慰。兼第四舶船頭判官及吉備椽、讚岐椽等便垂諮問，即第四舶爲高波所漂，更登高瀨，難可浮迴。水手等乘小船往舶上，未達中途，潮波逆曳，不至舶上，不知所向。但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郎拯之。

廿六日，李相公隨軍遊擊將軍沈弁來諮問，兼語相公諱四字：「府」、「吉」、「甫」、「云」、父諱「吉甫」。暮際，沈弁差使贈來蜜一碗。請益法師爲供寺僧，喚寺庫司僧令端，問寺僧數，都有一百僧。即沙金小二兩充設供料，留學僧亦出二兩，惣計小四兩，以送寺衙。綱維、監寺僧等共集一處，秤定大一兩二分半。登時，得寺家報稱，須具金數，更報官取處分，可設空飯者。

沙金小四兩

右求法僧等，得免萬里，再見生日，暫住寺裏，結泉樹因。謹獻件沙金，以替香積供。伏願加辦作之勞，用充寺裏衆僧空飯，但期在明日矣。

八月廿六日

廿九日，供寺裏僧，百種惣集，以爲周足，僧數百餘。當寺僧常簡奉綱維請而作齋文，其書在別。

卅日，長安千福寺僧行端來，筆言述慰，兼問得長安都唐消息。

九月一日，無異事。從開元寺西涉河，有無量義寺。有老僧名文襲，春秋七十，新作《維摩經記》五卷，今現在堂裏講。其疏記多用肇、生、融、天台等義。比寺諸僧來集聽之，聽衆都有卅八人，共敬重彼文襲和尚。

二日，監寺僧方起等於庫頭設空飯。

九日，相公爲大國使設大餞，大使不出，但判官已下盡赴集矣。

本國天台法花宗還學傳燈法師

留學傳燈滿位僧

十一日，聞副使不來，留住本國，但判官藤原豐並爲船頭來。

十三日，聞相公奏狀之報符，來於揚府，未得子細。齋後，監軍院要籍薰廿一郎來語州裏多少：揚州節度使領七州：揚州、楚州、盧州、壽州、滁州、和州也。揚州有七縣：江陽縣、天長縣、六合縣、高郵縣、海陵縣、揚子縣也。今此開元寺，江陽縣管內也。揚府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四十里。從開元寺正北有揚府。從揚州北行三千里有長安都。從揚府南行一千四百五十里有台州，或云三千來里，人里語不定。今此揚州淮南道，台州江南西道也。揚府裏僧尼寺四十九門。州內有二萬軍。惣管七州，都有十二萬軍。唐國有十道，淮南道一十四州、關內道廿四州、山南道三十一州、隴右道十九州、劍南道四十二州，惣計三百十一州。揚州去京二千五百里，台州去京四千一百里，台州是嶺南道。

十六日，長判官云：「得相公牒稱：『請益法師可向台州之狀，大使入京奏聞，得報符時，即許請益僧等發赴台州者。』」未得牒案。

十九日，惠照寺廣衍法師來，相見諮談。當寺僧等云：「是法花座主講章到，令發赴者。委曲在牒文。

廿一日，塔寺老僧宿神玩和尚來相看慰問。

廿三日，揚府大節，騎馬軍二百來，步軍六百來，惣計騎步合千人。事當本國五月五日「射的之節」。

廿八日，大使君贈昆布十把、海松一裹。

廿九日，大使君贈砂金大十兩，以充求法料。相公爲入京使於水館設餞。又蒙大使宣稱：「請益法師早向台州之狀，得相公牒，稱：『大使入京之後，聞奏得勅牒後，方令向台州者。』仍更添已緘書，送相公先了。昨日得相公報，稱此事別奏上前了，許明後日，令得報帖。若蒙勅詔，早令發赴者。」聞道，今天子爲有人許敎皇太子。其事之由，皇太子擬敎父王作天子，仍父王敎己子云云。

十月三日晚頭，請益、留學兩僧往平橋館，爲大使、判官等入京作別相諮。長判官云：「得兩僧情願之狀，將到京都聞奏，早令得符者。」

四日，齋後，兩僧各別紙造情願狀，贈判官所，其狀如別。入京官人：大使一人、長岑判官、菅原判官、高岳録事、大神録事、大宅通事，別請基生伴須賀雄、真言請益圓行等，并雜職已下卅五人。官船五艘。又長判官寄付延曆年中入唐副使位記，并祭文，及綿十屯。得判官狀稱：「延曆年中，入唐副使石川朝臣道益，明州身已亡。今有勅，敘四品位，付此使送贈賜彼隴前。須便問台州路次，若到明州境，即讀祭文，以火燒捨位記之文者。」《三論》留學常曉猶住廣陵館，不得入京。

五日，卯終，大使等乘船發赴京都。終日通夜雨下。

六日，始寒。

七日，有薄冰。

九日，始令作惟曉等三衣。五條，絹二丈八尺五寸，七條，絹四丈七尺五寸，大衣，絹四丈廿五條，惣計十一丈六尺。縫手功：作大衣廿五條，用一貫錢，作七條、四百文，作五條，三百文，惣計一貫七百文。令開元寺僧貞順勾當此事。

十三日午時，請益傳燈法師最澄、留學傳燈滿位義真、請益傳燈滿位惟曉、留學傳燈滿位仁好同時剃髮。

十四日，砂金大二兩於市頭，令交易。市頭秤定一大兩七錢，七錢准當大二分半，價九貫四百文。更買白絹二疋，價二貫，令作七條、五條二袈裟。齋後，禪門宗僧等十三人來相看。長安千福寺天台宗惠雲，禪門宗學人僧弘靈、法端、誓實、行全、常密、法寂、法真、惠深、全古、從實、仲詮、曇幽。筆書云：「並閑閑無繫，雲遊山水，從此五峯，下遊楚、泗。今到此郡，殊喜頂禮，大奇大奇，歡之甚也。今欲往天台，告辭便別，珍重珍重。」愛筆書報云：「日本僧等昔有大因，今遇和尚等，定知必遊，法性寂空，亦令僧貞順勾當此事。齋後，禪門宗僧等十三人來相看。長安千福寺天台宗惠雲，禪門宗學人僧弘靈、法端、誓實、行全、常密、法寂、法真、惠深、全古、從實、仲詮、曇幽。筆書云：「並閑閑無繫，雲遊山水，從此五峯，下遊楚、泗。今到此郡，殊喜頂禮，大奇大奇，歡之甚也。今欲往天台，告辭便別，珍重珍重。」愛筆書報云：「日本僧等昔有大因，今遇和尚等，定知必遊，法性寂空，大幸大幸。若有到天台，必將相見，珍重珍重。」

十九日，爲令惟正、惟曉受戒，牒報判官、録事。大唐大和二年以來，爲諸州多有密與受戒，下符諸州，不許百姓剃髮爲僧，唯有五臺山戒壇一處，洛陽終山瑠璃壇一處，自此二外，皆悉禁斷。因茲，請報所由取處分也。

廿二日早朝，見彗星長一尋許，在東南隅，雲蔽不多見。寺主僧令徵談云：「此星是劍光也。先日、昨日、今夜三箇夜現矣。比日有相公怪，每日令占：爲大怪，血流成津。此兵革衆起，征天下，不揚州，合上都。前元和九年三月廿三日夜，彗星出東方，到其十月，應宰相反。王相公已上，計敘宰相及大官都廿人，亂敘計萬人已上。」僧寺雖事未定，爲後記之。入夜至曉，出房見此彗星在東南隅，其尾指西，光極分明。遠而望之，光長計合有十丈已上，諸人僉云：「此是兵劍之光耳。」

廿四日，雇人令作惟正等坐具兩箇，當寺僧順貞亦勾當此事。坐具一條料絁二丈一尺，表八尺四寸、裏八尺四寸、緣料四尺二寸。兩箇坐具之料都計四丈二尺。作手功，作一個用二百五十文，惣計五百文。

卅日齋前，零霰。

十一月二日，買《維摩關中疏》四卷，一價四百五十文。有勅斷銅，不許天下賣買。説六年一度例而有之，恐天下百姓一向作銅器，無銅鑄錢，所以禁斷矣。

十一月七日，開元寺僧貞順私以破釜賣與商人，現有十斤，其商人得鐵出去，於寺門裏逢巡檢人，被勘捉歸來。巡檢五人來云：「近者相公斷鐵，不令賣買，何輒賣與？」貞順答云：「未知有斷，賣與。」即勾當并貞順具狀，請處分，官中免却。自知揚州管内不許賣買鐵矣。齋後，相公衙前之虞候三人特來相見，筆言通情。相公始自月三日，於當寺瑞像閣上，刻造三尺白檀釋迦佛像。其瑞像飛閣者，於隋煬帝代，栴檀釋迦像四軀，從西天飛來閣上，仍煬帝自書「瑞像飛閣」四字，以懸樓前。

八日齋前，相公入寺裏來，禮佛之後，於堂前砌上，喚請益、留學兩僧相見，問安穩否。前後左右相隨步軍計二百來，虞候之人卌有餘，門頭騎馬軍八十疋許，並皆着紫衣。更有相隨文官等，惣着水色，各騎馬，忽不得記。相公看僧事畢，即於寺裏蹲踞大椅上，被擔而去。又惣特捨百斛米，充寺修理料。

十六日，作啓謝相公到寺慰問，兼贈少物：水精念珠兩串、銀裝刀子六柄、斑筆廿管、螺子三口。別作贈狀，相同入啓函裏，便付相公隨軍沈弁大夫交去。

十七日巳時，沈弁歸來，陳相公傳語，以謝得啓。又唯留取大螺子不截

尻一口，而截尻小螺子二口，及餘珠刀筆，付使退還。更差虞候人贈來白絹二疋、白綾三疋，即作謝，付迴使奉送。又大唐國今帝諱昂即云名，先祖諱純淳，訟誦，括，譽豫預，隆基，恒，湛，淵，虎戒，世民，音同者盡諱。此國諱諸字，於諸書狀中惣不着也。是西明寺僧宗叡法師之所示也。

十八日，相公入來寺裏，禮閣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少時，隨軍大夫沈弁走來云：「相公屈和尚。」乍聞，共使往登閣上。相公及監軍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喫茶。見僧等來，皆起立作手，並禮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相公一人、隨來郎中以下判官以上，惣八人。相公着紫，郎中及郎官三人着緋，判官四人着緑衫，虞候及步騎軍并大人等與前不異。相公對僧等近坐，問：「那國有寒否？」留學僧答云：「夏熱冬寒。」相公道：「共此間一般。」相公問云：「有僧寺否？」答云：「多有。」又問：「有多少寺？」答：「三千七百來寺。」又問：「有尼寺否？」答云：「多有。」又問：「有道士否？」答云：「無道士。」相公又問：「那國京城方圓多少里數？」答云：「東西十五里，南北十五里。」又問：「有坐夏否？」答：「有。」相公今度時有語話，且慰懃問。申情既畢，相揖下閣。更到觀音院，檢校修法之事。

十九日，爲充廿四日天台大師忌日設齋，以絹四疋、綾三疋送於寺家。留學僧絹二疋，請益僧綾三疋、絹二疋，具狀送寺家畢，具在別紙。賣買得六貫餘錢。

廿四日，堂頭設齋，衆僧六十有餘。幻鞏法師作齋難久食儀式也。衆僧共入堂裏，次第列坐，有人行水，施主僧等於堂前立，衆僧之中有一僧打槌，更有一僧作梵，梵唄云：「云何於此經，究竟到彼岸，願佛開微密，廣爲衆生說。」音韻絶妙。作梵之間，有人分經。梵音之後，衆共念經，各二枚許，即打槌。轉經畢，次有一僧，唱：「敬禮常住三寶。」衆僧皆下床而立，即先梵音師作梵，「如來色無盡」等一行文也。作梵之間，綱維令請益僧等入裏行香，盡衆僧數矣。行香儀式，與本國一般。其作齋晉人之法師矣衆起立，到佛左邊，向南而立。行香畢，先歎佛，與本國咒願初歎佛之文不殊矣。歎佛之後，即披檀越先請設齋歎之文。讀齋文了，唱念釋迦牟尼佛。大衆同音稱佛名畢，次即唱禮，與本國道爲天龍八部、諸善神王等唄一般。乍立唱禮，俱登床坐也。讀齋文僧並監寺、綱維及施主僧等十餘人，出食堂至庫頭齋。自外僧、沙彌咸食堂齋。亦於庫頭，別爲南岳、天台等和尚備儲供養。

衆僧齋時，有庫司僧二人辦備諸事。唐國之風，每設齋時，飯食之外，別留料錢。當齋將竟，隨錢多少，僧衆僧數，等分與僧。但贈作齋文人，別增錢數。若於衆僧各與卅文，作齋文者與四百文，並呼道「布施」一般。齋後，同於一處嗽口，歸房。凡寺恒例，若有施主擬明朝煮粥供僧時節，即暮時交人巡報「明朝有粥」。若有人設齋時，晩際不告，但當日早朝交人巡告「堂頭有飯」。若有人到寺請轉經時，亦令人道「上堂念經」。其揚府中有卌餘寺。若此寺設齋時，屈彼寺僧以來，令得齋儀。如斯輪轉，隨有齋事，編録寺名次第，屈餘寺僧次。是乃定寺次第，取其僧次。一寺既爾，餘寺亦然。互取寺次，互取僧次。隨齋饒之，屈僧不定。一寺一日設齋，計合有堂寺僧次，比寺僧次。又有化俗法師，與本國道「飛教化師」同也。説世間無常苦空之理，化導男弟子、女弟子，呼道化俗法師也。講經、論、律、記、疏等，名爲座主、和尚、大德。若納衣收心，呼爲禪師，亦爲道者。持律偏多，名律大德，講爲律座主，餘亦准爾也。自去十月來，霖雨數度，相公帖七箇寺，各令七僧念經乞晴，七日爲期，及竟天晴。唐國之風，乞晴即閉路北頭，乞雨即閉路南頭。相傳云：「乞晴閉北頭者，閉陰則陽通，宜天晴也。乞雨閉南頭者，閉陽則陰通，宜零雨也。」

廿六日夜，人咸不睡，與本國正月庚申之夜同也。

廿七日，冬至之節，道俗各致禮賀。在俗者拜官，賀冬至節。見相公，即道：「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相公尊體萬福。」貴賤官品并百姓，皆相見拜賀。出家者相見拜賀，口敘冬至之辭，互相禮拜。俗人入寺亦有是禮。衆僧對外國僧即道：「今日冬至節，和尚萬福。傳燈不絶，早歸本鄉，常爲國師。」云云。有多種語。此節惣並與本國正月一日之節同也。俗家寺家各儲希饍，百味惣集，隨前人所樂，皆有賀節之辭。道俗同以三日爲期，賀冬至節。此寺家亦設三日供，有種惣集。

廿八日，零雪。

廿九日，天晴。揚州有四十餘寺，就中過海來鑒真和尚本住龍興寺，影像現在。法進僧都本住白塔。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選》矣。惠雲法師亦是白塔寺僧也。每州有開元寺。龍興寺，只是揚州龍興寺耳。申時，長安講《百論》和尚可思來相見。又第一舶判官藤原朝臣貞敏，從先卧病辛苦，

殊發心擬畫作妙見菩薩、四天王像，仍以此日令大使傔人粟田家繼到此寺，定畫佛處。

卅日早朝，於迦毗羅神堂裏，始畫妙見菩薩、四天王像。

十二月二日，本國留後官爲令惟正等受戒，更帖相公。雖先帖送所由，而勾當王友真路問失却，仍令更帖送。其狀如別。

五日，圖畫事畢。

八日，國忌之日，從捨五十貫錢於此開元寺設齋，供五百僧。早朝，寺衆僧集此當寺，列坐東北西廂裏。辰時，相公及將軍入寺，來從大門，相公、將軍雙立，徐入來步，陳兵前後，左右咸衛，州府諸司皆隨其後。至講堂前塼砌下，相公、將軍東西別去。相公行人入東幕裏；將軍西行，入西幕下。俄頃，改鞋澡手出來。殿前有二砌橋，相公就東橋登，將軍就西橋登，曲各東西來，會於堂中門，就座。禮佛畢，即當於堂東西兩門，各有數十僧列立，各擎作蓮花并碧幡。有一僧打磬，唱「一切恭敬，敬禮常住三寶」畢，即相公、將軍起立取香器，州官皆隨後取香盞，分配東西各行。相公東向去，持花幡僧等引前，同聲作梵，「如來妙色身」等二行頌也。始一老宿隨，軍亦隨衛，在廊檐下去。盡僧行香畢，還從其途，指堂迴來，作梵不息。將軍向西行香，亦與東儀式同，一時來會本處。此頃，東西梵音，交響絶妙。其唱禮一師，不動獨立，行打磬，梵休，即亦云：「敬禮常住三寶。」相公、將軍共坐本座。擎行香時，受香之香爐雙坐。有一老宿圓乘和尚，讀咒願畢，唱禮師唱爲天龍八部等頌，語旨在《嚴皇靈》，每一行尾云：「敬禮常住三寶。」相公諸司共立禮佛，三四遍唱了，即各隨意。相公等引軍至堂後大殿裏喫飯。五百衆僧，于廊下喫飯。隨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處長列。差每寺之勾當，各令辦供，處處勾當，各自供養。其設齋不遂一處，一時施飯，一時喫了。即起散去，各赴本寺。於是日，相公別出錢，差勾當於兩寺，令涌湯浴諸寺衆僧，三日爲期。

九日，本國判官藤原朝臣貞敏於開元寺設齋，出五貫六百錢作食，供養新畫阿彌陀佛、妙見菩薩、四天王像，并六十余衆僧。亦以斯日令寫龍興寺法花院壁南岳、天台兩大師像。

十八日未時，新羅譯語金正南爲定諸使歸國之船，向楚州發去。申時，勾當王友真來云：「大使尋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近日相隨大使入京，勾當於書帖，奉達州衙。又沙彌等受戒之事，相公不許。比年有勅云：「不令受戒，非勅許未可允許。」云云。

廿日，買新曆。夜頭下雪。

廿一日，雪止，天陰。

廿三日，天晴。第一舶匠、運、射手等五十余人來寺齋，兼令念經。齋後，無量義寺僧道悟來相見，自道解真言。更有棲靈寺文琛法師，傳聞得真言法。近者聞道《三論》留學僧常曉住彼寺，於琛法師房受真言法。擬畫兩部曼荼羅。

廿九日暮際，道俗共燒紙錢，俗家後夜燒竹與爆，聲道萬歲。街店之内，百種飯食異常彌滿。日本國此夜宅庭屋裏門前，到處盡點燈也。大唐不爾，但點常燈，不似本國也。寺家後夜打鐘，衆僧參集食堂禮佛。禮佛之時，衆皆下床，地上敷座具。禮佛了，還上床座。時有庫司典座僧，在於衆前，讀申歲内種種用途帳，令衆聞知。未及曉明，燈前喫粥。飯食了，便散其房。遲明，各出自房觀禮，衆僧相共禮謁。寺家設供，三日便休。

開成四年己未當本國承和六年己未正月一日甲寅，是年日也。官俗三日休暇，當寺有三日齋。早朝，相公入寺禮佛，即歸去。

三日，始畫南岳、天台兩大師像兩鋪各三副。昔梁代有韓幹，是人當梁朝爲畫手之第一，若畫禽獸像，及乎着其眼，則能飛走。尋南岳大師顔影，寫着於揚州龍興寺，勅安置法花道場瑠璃殿南廊壁上。乃令大使傔從粟田家繼寫取，無一虧謬，遂於開元寺，令其家繼圖絹上，容貌衣服之體也，一依韓幹之樣。又彼院同廊壁上，畫寫誦《法花經》，將數致異感和尚等影，數及廿來，不能具寫。瑠璃殿東有普賢「迴風之堂」，昔有火起，盡燒彼寺。燒至法花院，有誦經師靈祐，於此普賢堂内誦《法花經》，忽然大風起自院裏，吹却其火，不燒彼堂。時人因號普賢「迴風之堂」。又於東塔院安置鑒真和尚素影，閣題云：「過海和尚素影。」更中門内東端，建《過海和尚碑銘》，其碑序記鑒真和尚爲佛法渡海之事，稱和尚過海遇惡風，初到蛇海，長數丈餘，行一日即盡；次至黑海，海色如墨等者。又聞勅符到州，其符狀稱，准朝貢使奏，爲日本國使，帖於楚州雇船，便以三月令渡海者，未詳其旨。

六日，相公隨軍沈弁來云：「相公傳語，從今月初五日，爲國并得錢修開元寺栴檀瑞像閣，寄孝感寺令講經募緣。請本國和尚特到聽講，兼催本國諸

官等結緣捨錢者。」

七日，沈弁來傳相公語言：「州府諸官，擬以明日會集孝感寺，將屈本國和尚相來者講者。」兼有講經法師璠募緣文。案彼狀稱：「修瑞像閣，講《金剛經》，所乞錢五十貫。狀過相公，賜招募同緣同因，寄孝感寺講經候緣者。」其狀如別。沈弁申云：「相公施一千貫，此講以一月爲期，每月進赴聽法人多數，計以一萬貫，得修此閣。彼期國出千貫錢，婆國人捨二百貫。今國衆計少人數，仍募五十貫者。」轉催感少。

八日，新羅人王請來相看，是本國弘仁十年，流着出州國之唐人張覺濟等同船之人也。問漂流之由，申云：「爲交易諸物，離此過海，忽遇惡風，南流三月，流着出州國。其張覺濟兄弟二人，臨將發時，同共逃留出州。從北出州，就北海而發，得好風，十五箇日流着長門國。」云云。頗解本國語。

九日，圖寫南岳、天台影畢。

十四日，立春。市人作鷰賣之，人買翫之。

十五日夜，東西街中，人宅燃燈，與本國年盡晦夜不殊矣。寺裏燃燈供養佛，兼奠祭師影，俗人亦爾。當寺佛殿前，建燈樓。砌下、庭中及行廊側皆燃油，其燈盞數不遑計知。街裏男女不憚深夜，入寺看事。供燈之前，隨分捨錢。巡看已訖，更到餘寺看禮捨錢。諸寺堂裏并諸院，皆競燃燈。有來赴者，必捨錢去。無量義寺設匙燈、竹燈，計此千燈。其匙竹之燈樹，構作之貌如塔也；結絡之樣，極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許。並從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爲期。

十七日，沈弁來，助憂遲發，便問：「殊蒙相公牒，得往台州否？」沈弁書答云：「弁諮問相公，前後三四度。諮説：『本國和尚往台州，擬一文牒不審得否？』相公所説，揚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東道，不得一事，須得聞奏。勅下即得，餘不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還。其潤州、台州，別有相公，各有管領。彼此守職不相交，恐若非勅詔，無以順行矣。」齋後，當寺堂前，敷張珍奇，安置四十二賢聖素影，異種珍綵，不可記得。賢聖容貌，或閉目觀念，或仰面遠視，或向傍似有語話，或伏面瞻地，四十二像皆有四十二種容貌。宴座之別，或結跏趺座，或半跏座，座法不同。四十二賢聖外，別置普賢、文殊像，并共命鳥、伽陵頻伽鳥像。暮際，點燈供養諸聖影。入夜，唱禮禮佛，并作梵讃歎。作梵法師一來入，或擎金蓮玉幡，列座聖前。同聲梵讃，通夜無休。每一聖前，點椀燈。

十八日曉，供養藥粥。齋時即供飯食，百種盡味。視聽男女，不論晝夜，會集多數，兼於堂頭，設齋供僧。入夜，更點燈供養，兼以梵讃，計二日二夜。又大官軍中并寺裏僧，并以今日，咸皆揀米，不限日數。從州運米，分付諸寺，隨衆多少，斛數不定，十斛廿斛耳。寺庫領受，更與衆僧，或一斗，或一斗五升。衆僧得之，揀擇好惡。破者爲惡，不破爲好。設得一斗之米者，分爲二分，其好纔得六升，而好惡異袋，還納官裏。諸寺亦同此式，各揀擇好惡，皆返納官裏。得二色來，好者進奉天子，以充御食，惡者留着，納於官裏。但分付人軍人中并僧，不致百姓。抑州揀粟米更難擇，揚州擇米，米色極黑，擇却稻粒并破損粒，唯取健好。自餘諸州不如此也。聞道相公揀五石，監軍門同之。郎中二石，郎官一石，軍中、師僧一斗五升，或一斗。又相公近者屈來潤州鶴林寺律大德光義，暫置惠照寺。相公擬以此僧爲當州僧正，便令住此開元寺。其僧正、檢領揚州都督府諸寺之事並僧等。凡此唐國有僧録、僧正、監寺三種色：僧録統領天下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一都督管内；監寺限在一寺。自外方有三綱并庫司。尋暮際，僧正住當寺。

廿日，暮際，僧正來相看慰情。

廿一日，齋後，大使等去年十二月六日書將來。案其狀稱：十二月三日平善到上都，安置東京禮賓院者。其狀如別。長判官傔從村清同月同日閏正月三日，當寺慶僧正入寺，屈諸寺老宿於庫頭官茶官飯，百種周足，兼設音聲。

廿五日，就延光寺僧惠威覓得《法花圓鏡》三卷。

四日，依金正南請，爲令修理所買船，令都匠、番匠、船工、鍛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又于當寺請僧令乞雨，以七人爲一番，以讀經。

五日下，入夜雷鳴，電光浩雨，似夏月雷雨。自後七箇日降雨，至望始晴。相公爲修理開元寺瑞像閣，設講募緣。始自正月一日，至于今月八日講畢。以五百貫買木，曳置寺庭，且勾當令整削之。本國朝貢第一舶使下，水手、射手六十餘人，皆並卧病辛苦。

十九日，天台山禪林僧敬文來相見。書云：「敬文住天台山禪林寺，隨

師在此山中出家廿一，受學《四分律南山鈔》，學天台《法花經止觀》。去年十月初三日離寺，至浙至西蘇州，知日本國有使進獻，有大和尚相從，故此尋訪。敬文又於童年時，隨和尚行滿，見最澄闍梨來取天台教門，爾後計已卅年未得消息。適聞知澄大德亡靈變，道門哀喪，當須奈何。先許，滿和尚却來入天台山，滿和尚已亡化，經十六年。敬文忽聞二大德在，故此尋訪。」受請益僧書：「爰圓仁是前入唐澄和尚之弟子，爲尋天台遺迹，來到此間。緣勅未下，暫住此寺，不得進發，請照之。」敬文書云：「最澄和尚貞元廿一年入天台，後歸本國，深喜得達。所將天台教法，彼土機緣多少。彼國當時儲君，云是南岳示生，令後事宜不委。今既是澄和尚弟子，勅未下前，何不且入天台待。忽住於此，經久勅下來，使即發還本國，如何更得從容。」云云。請益僧問：「未審彼天台國清寺幾僧幾座主在？」敬文答云：「國清寺常有一百五十僧久住，夏節有三百已上人泊。禪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節七十余人。國清寺有維蠲座主，每講《止觀》。廣修座主下成業。禪林寺即是廣修座主長講《法花經止觀玄義》，冬夏不闕。後學座主亦有數人。」云云。多有語話。如今任住當州惠照寺禪林院，到暮歸去。

廿一日，敬文又亦來，筆言通情。已後相續來語話。就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借寫金剛界諸尊儀軌等數十卷。此全和尚現有胎藏、金剛兩部曼荼羅，兼解作壇法。

二月五日，和尚全雅來房裏，作如意輪壇。

六日，州官准勅給禄。案觀察使帖稱：「准閏正月二日勅，給使下赴上都貳百柒拾絹，每人五疋，計壹千三百伍拾疋。准貞元廿一年二月六日勅，每人各給絹五疋者。」舊例無有禄給僧之例，今度禄時與僧等，但不入京留置。一判官已下水手已上，每人各賜五疋，更無多少。

八日，得長判官閏正月十三日書札，稱對見天子之日，殊重面陳，亦不蒙許。仍深憂悵者。

十四、十五、十六日，此三箇日是寒食日。此三日天下不出煙，惣喫寒食。

十七日、十八日爲向楚州，官私雜物等，惣載船裏。

十八日，齋後，請益、留學僧等出開元寺，往平橋館候船。諸官人来送。

十九日早朝，諸官人入州，拜別相公。申時，駕船。載人物船，惣十箇隻，平橋館東駐留。

廿日，緣公事未備足，不得進發。午時，先入京使内監國信春道宿禰永藏、雜使山代吉永、射手上教繼、長州判官傔從白鳥、村清岑等十餘人，乘一船來，便聞大使等以今月十二日到楚州住。緣上都不得賣買，便着前件人等，爲買雜物來。又聞大使以下惣卧病，辛苦無極，病後漸可。第二舶判官藤原豐並路間卧病，不任辛苦，死去。自外諸人並皆平善。真言請益圓行法師入青龍寺。但得廿日雇廿書手，寫文疏等。法相請益法師不得入京。更令弟僧義澄着冠，成判官傔從令入京。勾當軍將王友真相隨向楚州去。不許永藏等賣，即打鼓發去。監國信傳大使宣云：「請益僧發起台州之事，大使到宣三四度奏請，遂不被許。」第四舶射手一人、水手二人，緣强陵唐人，先日捉縛，將州着枷，未被免。未時出東廊水門，不久之間，第四舶監國信并通事，緣買勅斷色，相公交人來喚，隨使入州去。諸船到禪智寺東邊停住，便入寺巡禮。曉際，第四舶通事、知乘等被免趁來。長官傔從白鳥、清岑、長岑、留學等四人，爲買香藥等，下船到市，爲所由勘追，捨二百餘貫錢逃走，但三人來。

廿一日，早朝發去。大使傔從粟田家繼，先日爲買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縛，州裏留着，今日被免來。又第四舶射手被免放來。到江陽縣迴船堰夜宿。

廿二日辰時，發。射手身人部貞淨於市買物，先日被捉，閉縛州裏，今日被放來，又不失物。不久之會，第四舶射手、水手二人被免却來。史越智貞原先日往市買物，所由報州請處分，今日趁來。暫行到常白堰常白橋下停留，暮際且發，入夜暗行。亥時到路巾驛宿住。

廿三日，早朝發。辰時，高郵縣暫駐。北去楚州寶應縣界五十五里，南去江陽縣界卅三里。出揚州東廊水門，從禪智寺東，向北而行。戌時，過寶應縣管内行賀橋，暫行即停。丑時，發行。

廿四日卯時，到寶應縣白田市。市橋南邊有法花院。辰時到寶應縣停駐。近側有安樂館，南去揚州高郵縣一百廿里，北去州八十里。午時到山陽縣，去州六十五里。申後，到楚州城。判官、録事等下船入驛館拜見大使，請益、留學僧等暮際入館，相見大使、判官等。大使宣云：「到京之日，即奏請

益僧往台州之事，雇九箇船，且令修之事。禮賓使云：未對見之前，諸事不得奏聞。再三催勸上奏，但許雇船修理，不許遣台州。蒙勅報稱：「使者等歸國之日近。自揚州至台州，路程遥遠，僧到彼求歸期，計不得逢使等解纜之日，何以可得還歸本國？仍不許向台州。但其留學僧一人，許向台州。五年之内，宜終給食糧者。」對見之日復奏，勅全不許。後復重奏，遂不被許，此愧悵者。」語話之後，入開元寺，住於廚庫西亭。

廿五日，相見真言請益圓行法師語云：「大使在京，再三上奏，請益令住寺裏。勅又不許。後復上奏，僅蒙勅許，令住青龍寺。於義真座主所十五日，受胎藏法，供百僧，不受余剛界法。」

廿六日早朝，全雅來。緣惣官不交住寺，移住龍興寺，相去五里。從揚州有牒，牒楚州并勾當王友真及日本國朝貢使。案其狀稱：「留學圓載、沙彌仁好、傔從始滿，朝貢使奏請往台州學問，奉勅宜依所請。件圓載等牒，請往楚州别朝貢使，却迴到揚州，便往台州。奉相公判，准狀者。今别朝貢使訖，擬遣台州。同軍將王友真，勾當押領僧等，雇一小船早送來，州司待發給糧。奉相公判，准狀者，州宜准狀者。」具在牒文。王友真催勸，不許縱容。日本國持節大使正三品、行大政官左大辨、守鎮西府都督參議，參議是此間平章事。大唐國雲麾將軍，是二品。檢校大常卿，是文官正三品官。兼左金吾衛將軍是武官第一，國親所除職也。正三品。員外置同正員。

廿七日，留學僧爲向揚州，排比隨身物。齋後，本國使賜留學僧束絁卅五疋、帖綿十疊、長綿六十五屯、砂金廿五大兩，充學問料。朝貢使賜勾當王友真酒惜别。圓澄稱：「去國相公喚留學僧，賜沙金，流涙慰别。圓澄稱：「去月四日從長安發歸，十三日至填州甘堂驛，擬留楚州，更不向揚州。官人等從在京之日，沈病辛苦。然去月十三日，入内裏廿五人，録事不得從。會集諸蕃惣五國。南照國第一立，日本國第二，自餘皆王子，不着冠，其形體屈醜，着皮氈等。又留學生道俗惣不許留此間。圓載禪師獨有勅許往留台州，自餘皆可歸本鄉。又請益法師不許往台州。左右盡謀，遂不被許。是以歎息者。」大座主寄上天台山書一函，并納袈裟及寺家未決，修禪院未決等，並分付留學僧既了。

廿八日，齋後，留學僧并傔從二人與勾當王友真駕船向揚州發去，惜别惆悵。

三月一日，本國相公令本國畫工三人於開元寺畫妙見菩薩、四天王像，是海中漂没之時所發願也。

二日，晚頭，功畢。

三日，相公於開元寺設齋，供六十餘僧，捨錢七貫五百文，以充齋儀二色。齋後，天台山禪林寺僧敬文從揚州來，寄送本國無行法師書札一封，寄上圓澄座主書狀一封。是敬文從揚州來，在路不逢圓載闍梨。乍到擬入開元寺，緣者門人不放入，移住崔家禪院。遣惟正慰問，兼贈細茶等。夜頭，本國相公爲遂海中所發之願，於開元寺堂裏點千盞燈，供養妙見菩薩并四天王。便令重誓：去年漂没之時，更發願，到陸之日，准己身高，畫妙見菩薩十軀、藥師佛一軀、觀世菩薩一軀，着岸之後，公事繁多，兼在旅中，諸事難備，不能修造，到本國之日，必將畫造前件功德云云。此州不作三月三日之節。

四日，齋後敬文禪師向揚州發去，語云：「到揚州便發，共圓載闍梨向天台山去。兼先分付無行和尚信物，轉與天台座主。」云云。

五日，齋後，前畫胎藏曼荼羅一鋪五副了，但未綵色耳。又緣求法難遂，可留住唐國之狀，獻大使相公。且狀在别。相公報宣云：「如要留住，是爲佛道，不敢違意，要住即留。但此國之政極峻，官家知聞，便導違勅之罪，有擾惱歟。但能思量耳。」云云。

十七日，運隨身物載第二船，與長判官同船。其九隻船，分配官人，各令船頭押領，押領本國水手之外；更雇新羅人諳海路者六十餘人，每船或七或六或五人。亦令新羅譯語正南商可留之方便，未定得否。

十九日，州判史設酒餞屈相公，相公不出，但判官已下着緋之人入州受餞。齋後，請益僧出寺赴船。

廿二日早朝，沙金大二兩、大坂腰帶一，送與新羅譯語劉慎言。卯時，朝貢使出館往船處，參軍已上皆騎馬，遏道人八人。巳時，解除上船，祭住吉大神。請益僧等駕第二船，船頭長岑判官。第一船節下。第三船菅判官。第四船藤判官。第五船伴判官。中丞着軍將，令監送九隻船。又有勅，轉牒海州、登州路次州縣支給。第一船水手甑稻益，緣在楚州館逢史生越智貞原傔人飛喪，限月内不許駕船。節下判令駕監送軍將船。酉時，動棹使發，出河到大淮之南邊停宿。

廿三日，未時，劉慎言細茶十斤、松脯贈來，與請益僧。申時，聞唐人

道：「第二船使，以今月十四日，發自海州東海縣。」未詳虛實。此楚州北有大淮，自西而東流，所謂：「大淮橫涉，到於東海。」夜頭，請益僧送延曆寺消息一通，分付大使傔從江博士粟田家繼。

廿四日酉時，打鼓進發，出河入淮中停宿。

廿五日，卯時發。風吹正西，乘淮東行。未時到徐州管內漣水縣南，於淮中停宿。風色不變。緣第一船新羅水手及梢功下船未來，諸船爲此拘留，不得進發。通夜信風不變。

廿六日早朝，風變西南，打鼓發行。潮逆風橫，暫行即停。午後又發。未時第一船、第三船已下八箇船，自淮入港，到橋籠鎮前停住。第二船不入港，從淮直行當鎮西南，於淮中停住去餘諸船五六來里。風吹東南，入夜稍正東。從海口一船來，便問何處來？船人答云：「從海州來。日本國第二船以今月廿四日，出海州到東海縣，昨見未發。」云云。子時聞第一船打鼓發，即第二船奉碇在前去。

廿七日卯時，去淮口七十餘里，逆潮暫停。餘船隨後追來。風吹西南，衆人共言：「緣淮曲迴，見風有變，近日風途，只應是西風。」云云。巳時行。午時東北風吹，未到海口廿許里，擲碇停住。暮際，艮風雷雨。

廿八日，天晴。巳時，爲得順風，祭住吉大神。午時風變東南。夜頭風變西南。

廿九日平明，九箇船懸帆發行。卯後從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送客軍將，緣浪很高，不得相隨。水手稻益駕便船向海州去。望見東南兩方，大海玄遠。始自西北，山島相連，即是海州管內東極矣。申時，到海州管內東海縣東海山東邊，入澳停住。從澳近東，有胡洪島。南風切吹，搖動無喻。其東海山純是高石重巖，臨海嶮峻，松樹麗美，甚可愛憐。自此山頭，有陸路到東海縣，百里之程。

四月一日，天晴，雲氣趁騷。未時，節下已下登陸岸，祀祠天神地祇。不久之頃，雨下，艮風稍切，波浪猛涌，諸船踴騰。小澳多船，數有相觸，驚怕殊多。留學僧爲送叡山，在楚州分付音信書四通、黑角如意一柄，轉付記傳留學生長岑宿禰歸國既了。官人祭祀之後，共議渡海。新羅水手申云：「自此北行一日，於密州管東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風，更到彼山修理船，即從彼山渡海，甚可平善。」節下應之，而諸官人不肯。

二日，風變西南，節下喚集諸船官人，重議進發，今申意謀。第二船頭長岑宿禰申云：「其大珠山計當新羅正西，若到彼進發，災禍難量。加以彼新羅與張寶高興亂相戰，得西風及乾坤風，定着賊境。案舊例，自明州進發之船，爲吹着新羅境。又從揚子江進發之船，又着新羅。今此度九箇船，北行既遠，知近賊況，更向大珠山，專入賊地，所以自此渡海，不用向大珠山去。」五箇之船同此議。節下未入意，敵論多端。戊時，從第一船遣書狀，報判官已下。其狀稱：「第二、三、五、七、九等船，隨船首情願，從此渡海。右奉處分，具如前者。」隨狀轉報既了。夜頭風吹，南北不定。

三日，第一船昨夜處分之狀，令長判官等五船頭署名。第二船署史生名，餘四船不列署名。得金正南書，稱：「第二、三、五、七、九等從此過海，宜遷駕第七、八船者。」

四日卯時，請益僧及惟正、惟曉、丁雄滿爲相隨相公往密州留住，下第二船，遷駕第八船。西風不變。第八船頭伴宿禰報相公請處分。蒙相公判，宜依僧等情願者。第二船頭長岑宿禰詣相公船，重聞渡海之事。其意猶依先議。相公宣云：「夜看風色，風色不變，明日早朝從此過海；如有風變，便向密州界耳者。」

五日平明，信風不改。第一船牒稱：「第一、四、六、八等船，爲換作船調度，先擬往密州界修理船，從彼過海。今信風吹，因扶弱補脆，從此過海，轉報諸船者。」請益僧先在楚州與新羅譯語金正南共謀，到密州界留住人家，朝貢船發，隱居山裏，便向天台，兼往長安。節下不逆斯謀。今諸船從此過海，不隨節下往密州界之議。加以信風連日不變，所以第一船，只隨從此過海之說，解纜擬發。仍所求得法門一篦、兩部曼荼羅壇樣等，盛皮大箱一合，寄付第八船頭伴宿禰，兼付隨身物。請益僧、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四人下船，留住岸上。節下賜金廿大兩。諸人臨別，莫不惆悵。比至辰時，九箇船上帆進發，任風指東北直行。登岸望見白帆綿連，行在海裏。僧等四人，留住山岸。爲齋時，尋水入深澗。不久之間，有聞多人聲，驚怪，望見有一船到泊船處，拾有餘人，下碇停住，從船處來問僧等在此之由。僧等答云：「僧等本是新羅人，先住楚州，爲往密州，有相議之由，暫驚朝使船隨相來。朝貢使船今日過海，所以下船留此。」云云。船人等云：「吾等從密州來，船裏載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羅人，人數十有餘。和尚等今在此深山，絶無人家，亦當今無

船往密州，夜頭宿住否？爲復尋村里行，如久在此，不知風雨，隱居何處？」僧等在此絶澗忽逢斯等，不知所爲，所賫隨身物乃至食物，惣與船人，不留一物。更恐謂有金物，同心敎害，便道：「向村里去。」船人等語云：「從此南行，踰一重山，廿餘里方到村里。今交一人送去。」便將一人，相從進行。石巖嶮峻，下黏登嶺。未知人心好惡，疑慮無極。涉浦過泥，申時到宿城村新羅人宅，暫憩息，便道新羅僧從密州來此之意。僧等答云：「新羅僧慶元、惠溢、敎惠等乘便船，來到此間，一兩日宿住，請勾當垂愍交住。」爰村老王良書云：「和尚到此處，自稱新羅人，見其言語，非新羅語，亦非大唐語。見道日本國朝貢使船，泊山東候風，恐和尚是官客，從本國船上逃來。是村不敢交官客住，請示以實，示報，莫作妄語。只今此村有州牒，兼押衙使下有三四人在此探候。更恐見和尚，楚捉入州。」云云。思慮之會，海州四縣都遊將下子巡軍中張亮、張茂等三人，帶弓箭來問從何處來？僧等擬以實答，還恐人稱有罪過楚捉，即作方便設謀，便虛答之：「僧等實是本國船上來，緣病暫下船，夜宿不覺船發，雇人到此，請差使人送去。」云云。爰軍中等的然事由，僧將僧等，往村長王良家，住軍中請，具録留却之由與押衙。僧等便作狀交報，其狀稱：「日本國朝貢使九箇船，泊東海山東島裏候風。此僧緣腹病兼患脚氣，以當月三日下船，傔從僧二人、行者一人，相隨下船，尋水登山裏，日夜將理，未及平損。朝貢使船爲有信風，昨夜，早朝到船處，見之不見矣。留却絶將僧等，往村長王良家，住軍中請，具録留却之由與押衙。僧等便作狀交報，岸，惆悵之際，載炭船一隻來，有十人在，具問事由，便教村里。僧等强雇一人，從山裏來到宿城村，所將隨身物，及衣服、鉢盂、銅鋺、文書、澡瓶，及錢七百餘，笠子等。如今擬往本國船處駕船歸國，請差使人送。」爰子巡軍中等更加別狀，遣報押衙都遊奕所。入夜，自亥時雷鳴洪雨，大風切吹。雷電之聲，不可聽聞。龐雨惡風，不可相當。比及丑時，雷雨並息。風色有變。早朝訪問，多道北風。

六日，天晴，縣家都使來請狀，依昨樣作狀與之。子巡將等差夫二人，遣泊船處，令看彼船發未，但緣使者遲來，不可得發去。子巡將張亮云：「今差夫一人，將和尚隨身衣服，到第二船處，到山南，即覓驢駄去。在此無處借賃驢馬者。」晚頭，縣都使來云：「余今日且行，明日在山南作餺飩，兼雇驢，待和尚來。齋時已前，到彼空飯。」語了即去。少時，押衙差州司衙官李順把狀走來，其狀稱：「彼九隻船發未，專到那島裏看定虛實。星夜交人報來者。」子巡張亮據看船使説，便作船已發並不見之狀，差人報示於押衙所。

七日卯時，子巡軍中張亮等二人，雇夫令荷隨身物，將僧等去。天暗雲氣，從山裏行，越兩重石山，涉取鹽處，泥深路遠。巳時，到縣家都使宅齋。齋後，騎驢一頭，傔從等並步行。少時，有一軍中迎來云：「押衙緣和尚等遲來，殊差使人催來。」未時到興國寺。寺人等云：「押衙在此，不得待遲來，只今發去。」寺主煎茶，便雇驢三頭，騎之發去。驢一頭行廿里，功錢五十文，三頭計百五十文。行廿里到心淨寺，是即尼寺。押衙在此，便入寺相看，具陳事由。押衙官位姓名：海州押衙兼左二將軍將四縣都遊奕使、勾當蕃客、朝議郎、試左金吾衛張實。啜茶之後，便向縣家去。更雇驢一頭，從尼寺到縣廿里。晚頭到縣，到押司録事王岸家宿。驢功與錢廿文，一人行百里，百文。

八日早朝，喫粥之後，押衙入縣，少時歸來。縣令通直郎守令李夷甫，縣丞登仕郎前試太常寺奉禮郎攝並崔君原，主簿將仕郎守主簿李登，縣尉文林郎尉花達，捕賊官文林郎尉陸僚等，相隨押衙來看，共僧等語話。主人與縣令等設酒食，喫飯即歸。押衙及僧等齋後出王録事宅，向船處。押衙與八箇軍中，排比小船，駕之同發。縣令李夷甫以新麵二斗寄張押衙獻州刺史。第二船在前路小海，押衙道：「此縣是東岸，州在西岸。良判官緣病來上船船。從此小海西岸有海龍王廟，良判官只今於此廟裏安置。今擬往彼良判官處，令相看。」云云。上帆直行，從船邊直過。僧等且欲上船，押衙不肯。未時，到海龍王廟，相看良岑判官、粟録事、紀通事、神參軍等，具陳留住之由，兼話辛苦之事。判官等聞之，或惆悵，或歡來。此間，其和録事病在船上，法相請益戒明法師，并新羅譯語道玄等，同在船上。乍到得相看，押衙云：「三僧入州，略看大夫，便合穩便。」僧等三人相隨押衙入州去，從神廟西行三許里，到州門前。押衙及將等先入内報，少時，喚僧等且入。至刺史前，着椅子令座，問拋却之由，令押衙申。刺史姓顔名措，粗解佛教，向僧等自説。語話之後，便歸神廟。刺史顔大夫差一軍將，令相送僧等三人及行者，暫住海龍王廟。從東海山宿城村至東海縣一百餘里，惣是山路，或駕或步，一日得到。從六日始，東北風吹，累日不改。恐彼九隻船，逢雷雨惡風之後，不得過海歟，憂悵在懷。僧等爲求佛法，起謀數度，未遂斯意。臨歸國時，苦設留却之謀，事

亦不應，遂彼探覓也。左右盡議，不可得留。官家嚴檢，不免一介。仍擬駕第二船歸本國。先在揚州、楚州覓得法門并諸資物，留在第八船。臨留却所將隨身之物，胡洪島至州之會，並皆與他。空手駕船，但增歎息，是皆爲未遂求法耳。

九日，風猶艮隅。夜頭，風受西方。

十日，亦西起。未時，良岑判官出廟上船，僧等相隨上舶，相看戒明法師及道玄闍梨等。粟録事、紀通事爲有勾當事，未上船。

十一日卯時，粟録事等駕船便發，上帆直行。西南風吹，擬到海縣西，爲風所扇，直着淺濱。下帆摇櫓，逾至淺處，下棹衡路駐。終日辛苦，僅到縣。潮落，舶居泥上，不得摇動，夜頭停住。上舶語云：今日從宿城村有狀報來宿城村，覓本和尚却歸船處。但其一船流着萊州界，任流到密州大珠山。稱：「本國九隻船數内，第三船流着密州大珠山。申時，押衙及縣令等兩人其八隻船，海中相失，不知所去。」云云。亥時，曳纜擬出，亦不得浮去。

十二日平旦，風東西不定，舶未浮去。又從縣有狀報良岑判官等，稱：「朝貢使船内，第三船流着當縣界，先日便發者。」未見正狀。風變不定。

十三日早朝，潮生擬發緣風不定，進退多端。午後風起西南，轉成西風。未時潮生，舶自浮流東行，上帆進發。從東海縣前指東發行。上艇解除，兼禮住吉大神，始乃渡海。風吹稍切。入海不久，水手一人從先卧病，申終死去，裹之以席，推落海裏，隨波流却。海色稍清，夜頭風切，直指行。

十四日平明，海還白濁，風途不變。望見四方山島不見。比至午時，風止，海色淺緑。未時，南風吹，側帆向丑。戌時，爲得順風，依《灌頂經》設五穀供，祠五方龍王，誦經及陀羅尼。風變西南。夜半風變正西，隨風轉舶。

十五日平明，海水紺色，風起正西，指日出處而行。巳時風止。未時東南風吹，側帆北行。水手一人病苦死去，落却海裏。申時，令卜部占風，不多好，不喫飯漿。入夜洪雨，辛苦無極。

十七日早朝，雨止，雲霧重重，不知向何方行。海色淺緑，不見白日，行迷方隅。或云「向西北行」，或云「向正北行」，或云「前路見島」。進行數尅，海波似淺。下繩量之，但有八尋。欲下碇停，不知去陸遠近，有人云：「今見海淺，不如沉石暫住。且待霧霽，方定進止。」衆咸隨之。下碇繫留，僅見霧下有白波擊激，仍見黑物，乃知是島鄣。不久，霧氣微霽，島體分明。未知何國境，便下艇，差射手二人、水手五人，遣令尋陸地，問其處名。霧氣稍晴。北方山島相連，自東南始至於西南，綿連不絶。或云：「是新羅國南邊。」令卜部占之，稱「大唐國」，後道「新羅」。事在兩盈，未得定知。持疑之際，所遣水手、射手等，將唐人二人來，便道：「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之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云云。船舶上官人賜酒及綿，便作帖報州縣。緣天未晴，望見山頭未得顯然。東風吹，日暮霧彌暗。

十八日，改食法，日每人糒一升，水一升。東風不變。又此州但有粟，其粳米最貴云云。請益僧爲早到本國，遂果近年所發諸願，令卜部祈禱神等。火珠一箇祭施於住吉大神，水精念珠一串施於海龍王，剃刀一柄施於主舶之神，以祈平歸本國。

卷二　十九日平明，天晴，北風吹，舉碇南出。未時風止，摇櫓指西南行。申時到邵村浦，下碇繫住。當於陶村之西南，擬入於澳，逆潮遄流，不能進行。

廿日早朝，新羅人乘小船來，便聞張寶亮與新羅王子同心，罰得新羅國，便令其王子作新羅國王子既了。南風稍切，緣潮逆遄，不得定住，東西往復，摇振殊甚。

廿一日，雲霧。午後，南風切吹。

廿二日，雲雨。申時，挾抄一人死却，載艇移置島裏。

廿三日，雲氣，南風。

廿四日，霧雨。此泊舶之處結纜，纜斷，風吹浪高。近日下八箇纜，其三

箇纜碇並斷落，所餘之纜甚少。設逢暴風，不能繫住，憂怕無極。廿四日，西風吹。暮際，騎馬人來於北岸，從舶上差新羅譯語道玄令迎。道玄却來云：「來者是押衙之判官，在于當縣聞道本國使船泊此日久，所以來擬相看。緣夜歸去，不得相看。明日專詣於舶上。」更令新羅人留於岸上，傳語於道玄，轉爲官人令申來由。便聞本國朝貢使駕新羅船五隻，流着萊明盧山之邊，餘之四隻不知所去。雖聞是事，未詳是第幾之船。又聞大唐天子爲新羅王子賜王位，差使擬遣新羅，排比其船，兼賜禄了。

廿五日，風吹不定，霧氣未晴。午時，昨日後岸歸去押衙之判官寄王教言，贈與於官人酒魚等。王教言亦自獻酒餅等來，官人賜綿等。此舶多有潛磯，每當浪漂，斷纜沈碇五六度矣。未後，搖櫓向乳山去。出邵村浦，從海裏行。未及半途，暗霧慘起，四方俱昏，不知何方之風，不知向何方行。拋碇停住，風浪相競，搖動辛苦，通夜無息。

廿六日早朝，雲霧微霽。望見乳山近在西方。風起東北，懸帆南行。巳時，到乳山西浦，泊舶停住。山島相衛，如垣周圍。其乳山之體，峻峰高穎，頂上如鋒，山根自嶺下而指六方。於澳西邊亦有石山，巖峯並嶺，高秀半天。東之與北雖有山連，而猶斜耳。未時，新羅人卅餘騎馬乘驢來云：「押衙潮落擬來相看，所以先來候迎。」就中有一百姓云：「昨日從盧山來，見本國朝貢船九隻俱到盧山，人物無損。其官人等惣上陸地作幕屋在，從容候風。」云云。不久之間，押衙駕新羅船來。下船登岸，多有娘子。朝貢使判官差新羅譯語道玄遣令通事由。已後，粟録事下舶到押衙處相看，兼作帖請食糧：「先在東海縣，但過海之糧。此舶過海，逆風却歸，流着此間。事須不可在此喫過海糧，仍請生料。」云云。押衙取狀云：「更報州家取處分。」晚頭歸宅。終日東北風吹。

廿七日，陰雨，北風。

廿八日，天晴，押衙來與官人相看。

廿九日，北風吹，令新羅譯語道玄作謀留在此間可穩便否，道玄與新羅人商量其事，却來云：「留住之事，可穩便。」

五月一日，遣買過海糧於村勾當王訓之家，兼問留住此村之事。王訓等云：「如要住者，我專勾當，和尚更不用歸本國。」云云。依事不應，未能定意。終日西風吹。

二日，西風吹，解纜出澳。爲風甚切，行路近磯，不能即出。酉時風停，任流到海口停留，遣令汲水。日没之時，於舶上祭天神地祇，亦官私絹，纈纈、鏡等奉上於船上住吉大神。丑時，水手一人自先沈病將臨死。未死之前，纏裹其身，載艇送棄山邊。送人却來云：「棄着岸上，病人未死，乞飯水，語云：『我病若愈，尋村里去。』」舶上之人莫不惆悵。

三日，風吹不變。從乳山西南海口，懸帆進發。風途稍平。午時風止。不久東風吹，迴帆却歸，到乳山泊口停宿。

四日辰時，從泊口西南四五許里行，於望海村東浦桑島北邊結纜。

五日，下舶登陸，作五月節，兼浴沐浣衣。晚頭從舶上將狀來，其狀稱：「順風難扇，不遂利涉。頭判官共衆議，合船潔齋，從明日始三箇日，延屈諸和尚轉經念佛，祈願順風。照察幸垂光儀者。」緣夜未即赴。夜頭於陸岸宿。

六日早朝，赴舶上去，於舶上齋。新羅譯語道玄向押衙宅去。齋後，更登陸岸，着幕排比修法之事。晚頭，祭五方龍王，戒明法師勾當其事。

七日，雨下。

九日早朝，轉經事畢。

十一日，祭大唐天神地祇。從此日至十三日，天色或暗或霽，風吹不定。

十四日，州押衙來於舶上，問舶上之人數。且歸村家。邵村勾當王訓等來相看，便聞本國相公等九隻船，先從盧山過海，遇逆風更流着於盧山以來之泊。入夜雷鳴洪雨。

十五日，朝，雲色騷亂，雲雨稍切。州押衙來於船上，請舶上人數。官人具録其數，帖報州家。晚頭，押衙歸，朝貢使賞禄絁綿等。

十六日，天暗。押衙使來請朝貢使報縣之帖。請益僧作留住之狀，付商人孫清送林大使宅。舶上官人差射手二人、水手二人，與州押衙共遣請糧。押衙稱無土物贈州縣，而不交去。前件人等自陸却來。

十七、十八日，風途或乾或兌，人論不一准。

十九日夜，比至丑時，雷鳴電耀，洪雨大風，不可相當。艫纜悉斷，舶即流出。乍驚下碇，便得停住。舳頭神殿蓋揖之板，爲大風吹落，不見所在。人人戰怕，不能自抑。

廿日，西風吹，便擬過海，排比帆布，運上岸人。午時，風變西南，計不能

出泊，仍不進發。入夜雷雨更甚。

廿一日巳時，西風吹，解纜發行。風止不扇，暫停待風。南風微吹，不能上帆，歸泊結纜。舶上卜部於岸上死。終日暗雨，東風吹。晚頭下舶。

廿二日，早朝，聞卜部久疾，晚頭死。

廿三日，雲天微晴。入夜風雨競切。

廿四日，西風切吹，雨氣未晴，仍未進發。晚間，官人共議：「風色終日不變，明朝便發。」

廿五日，早朝解纜，風止不得進發。申時，新羅船一隻懸白帆從海口渡去。不久之頃，迴帆入來。晚際，任流向乳山泊去。諸人皆疑：「若是朝貢使從盧山來歟？」馳艇遣問，彼新羅船遁走，緣夜，此艇不得消息歸來。

廿六日，擬發，風逾不順。晚頭，西北兩方電光耀耀，雲色騷暗。入夜，舶忽然振漂，驚怪無極。戌時，泊西北岸上。狐鳴，其聲遠響，久而不息。不久之會，雷電鬪鳴，聞之耳塞，電光之耀，不堪瞻視，大雨似流，驚怕牽難，舶上諸人不能出入。

廿七日曉，霹靂降來，擗却桅子，艫方之面，斜戾折之。其所折棄，厚四寸有餘，闊六寸許，長三丈餘。自外折棄之者五片，或四尋，或五尺已下，段段狼籍，採集一處，繫着於船角之上。兼祭幣帛：「到本國之日，專建神社，永充祭祀。」云云。燒龜甲占其崇，稱：「舶上卜部諸公葬於當處神前，所以得神嗔怒，作此禍災。如能解除，便可安穩。」仍於桑島解除，又於舶上祭當處神。其被折之桅子，或云：「既是折弱，更造替。」或云：「作桅子之材，此處卒爾難可得，若更作替，計今年不能過海，事須結纜所被折之處，早可進發。」云云。諸人據後說，便擬進發。風起西北，少有動舶。風吹便止，人心參差，上下不壹。嵐風微扇，解纜强發。信風無感，暫行下碇。入夜，嵐風微吹，懸帆漸行。僅島口，風止不能發，下碇繫留。

廿八日辰時，雲霧靄暗，石神振鳴，舉碇歸去。雨下辛苦。搖櫓進入桑島東南少海，有島，於此泊舶。

卅日，天晴。本國曆六月一日。風起西北，迴轉不定。自先至今日可住此村之事報請，官人不許。今日又請，未被允許。

六月一日，天色微晴。緣留住之事，暫請繼艇，不交下船。

二日天晴。雖無信風，人人苦欲歸鄉，步碇强行，終日難出。晚際，爲上帆而迴舶，忽然流去，將當磯碎，下碇盡力，僅得平善。

三日，西風微吹。或吹或不吹，上帆下帆，三數度矣。或帆或櫓，搖指赤山去。從邵村浦乘潮而行。出浦口，潮橫走，舶忽當磯。下棹指張，不能制之。底有潛石，相共衝當。岸磯底石相合衝觸，舶將破裂。人各合力，指棹步碇，共得曳出。隨流出行，海中停留。暮際，大風浩雨，雷聲電光，不可視聞。舶上諸人振鋒斧大刀等，竭音呼叫以避霹靂。

四日早朝，上帆進行。暫行風止，下碇繫住。

五日遲明，懸帆進行。午後到赤山西邊，潮逆暫停。俄爾之頃，又行，漸入山南。雲聚忽迎來，逆風急吹，張帆頓變。下帆之會，黑鳥飛來，遶舶三迴，還居島上。衆人驚怪，皆謂是神靈不交入泊，迴舶却出。去山稍遠，繫居海中。北方有雷聲，掣雲鳴來。舶上官人驚怕殊甚，猶疑冥神不和之相，同共發願兼解除，祈祠船上霹靂神，又祭船上住吉大神，又爲本國八幡等大神及海龍王，并登州諸山島神等，各發誓願。雷鳴漸止，風起東西，下碇繫居。此舶離陸日久，不能過海，又不得入澳，經多日夜，漂蕩海裏，不任搖動，心力疲勞。

六日，乾風切吹，擬人赤山泊。風合相順，仍舉沉石，排比帆布。風止浪猛，更沈鎮石，未卜進入。風波參差，行途不與心合，艱辛之至，莫過此大矣。

七日午時，乾風吹，舉帆進行。未申之際，到赤山東邊泊船，乾風大切。其赤山純是巖石，高秀處，即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山裏有寺，名赤山法花院，本張寶高初所建也。長有莊田，以充粥飯。其莊田一年得五百石米。冬夏講說，冬誦《法花經》，夏講八卷《金光明經》，長年講之。南北有巖岑，水通院庭，從西而東流。東方望海遠開，南西北方連峯作壁，但坤隅斜下耳。當今新羅通事、押衙張詠及林大使、王訓等專勾當。

八日，暮際，請益法師及惟正、惟曉等登寺，偶謁寺家。諸僧等卅有餘，相看啜茶，夜宿閑房。

九日，齋前法相請益戒明法師及從僧等相尋登來，共於食堂吃齋。齋後粟田録事、新羅通事道玄等同共登來，亦宿一夜。

十日，齋後粟録事歸船上去。本國七箇僧留住山寺，超七日。西南風大切，片時無息。

廿二日，大風暴雨，通夜不上。

廿三日早朝，巡看山寺，拔樹折枝，崩巖落磊石，從泊舶處。水手走來云：「舶當麁磯，悉已破損。艤艇一雙並皆破散。」乍聞怪無極。便差專使遣泊舶處，令看虛實。其舶爲大風吹，流着麁磯，桅板破却。艤艇一雙，並已摧裂。舶當平磯三四度，鴻濤如山，纜碇不繫，與波流出，自西岸而到東岸。風吹逾切，漂搖更劇，下鏘爲碇，碇纜纔沈，近岸繫留。船上諸人心迷不喫，宛似半死。兩日之後，歸到舊泊，補綴艤艇。

廿六日，分頭令取碇及覓桅料之材。自去四月起首，雲霧暗塞，風雨不止。一兩日晴，還更雲塞。

廿七日，聞張大使交關船二隻到旦山浦。

廿八日，大唐天子差入新羅慰問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馬使吳子陳、崔副使、王判官等卅餘人，登來寺裏相看。夜頭，張寶高遣大唐賣物使崔兵馬司來寺問慰。

廿九日，遲明，共道玄闍梨入來客房，商量留住之事，便向船處歸去。赤山浦東南涉少海，有島與東岸接連，是吳干將作劍處，時人喚爲莫耶島。但莫耶是島之名，干將是鍛工之名。

七月十日、十一日，海裏無風，波浪猛騰，徹底涌沸，浪聲如雷，泊船漂振，驚怪不少。

十四日辰時，辭山院到舶船處，在岸頭共戒明法師及粟録事、和録事辭別，往真莊村天門院相看法空闍梨。此師曾至本國，歸來二十年。夜宿其院。

十五日，山院喫齋，便喫新粟米飯。

十六日早朝，從山院下，在路聞人道：「舶船昨日發去。」到舶船處，覓船不見，暫住岸頭。赤山院衆僧共來慰問，俱登赤山院喫飯。便見州使四人先來在院，運日本國朝貢使糧七十石米着，今於當村。緣朝貢使已發，不得領過，便報縣家去。院裏老少深怪被抛却，慰問殷懃。

廿一日申時，本國相公已下九隻船來，泊此赤山浦。即遣惟正起居相公，兼諮諸判官、録事等。相公差近江權博士粟田家繼，及射手左近衛大部貞名等慰問請益僧，兼令問第二舶逢危害之事。

廿二日，不發。

廿三日，早朝，山頭望見泊舶處，九隻船並不見，便知夜頭同發。西北風吹。赤山東北隔海去百許里，遥見山，喚爲青山，三峯並連，遥交炳然，此乃秦始皇於海上修橋之處。始皇又於此山向東見蓬萊山、瀛山、胡山，便於此死。其時麻鞋今見在矣。見舊老説，便得知之。三僧爲向天台，忘歸國之意，留在赤山院。每問行李：向南去道路絶遠；聞道向北巡禮有五臺山，去此二千餘里，計南遠北近。又聞有天台宗和尚法號志遠，文鑒座主兼天台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臺山修《法花》三昧，傳天台教迹北臺，在宋谷蘭若先修《法花》三昧得道。近代有進禪師，楚州龍興寺僧也，持《涅槃經》一千部入臺山志遠禪師邊受《法花》三昧，入道場求普賢，在院行道，得見大聖，如今廿年來也。依新羅僧聖林和尚口説記之。此僧入五臺及長安遊行，得廿年來此山院。語話之次，常聞臺山聖跡，甚有奇特，深喜近於聖境；暫休向天台之議，更發入五臺之意。仍改先意，便擬山院過冬，到春遊行巡禮臺山。

廿八日申時，縣使竇文至等兩人將縣帖來。其狀稱：

縣帖青寧鄉

得板頭竇文至狀報：日本國船上抛却人三人。

右檢案内，得前件板頭狀報：其船今月十五日發訖，抛却三人，見在赤山新羅寺院，其報如前者。依檢，前件人既船上抛却，即合村保板頭當日狀報，何得經今十五日然始狀報？又不見抛却人姓名兼有何行李衣物？并勘赤山寺院綱維、知事僧等，有外國人在，都不申報。事須帖鄉專差人勘事由，限帖到當日，具分折狀上。如勘到一事不同及妄有拒住，並進上勘責。如違限，勘事不子細，元勘事人必重科決者。

開成四年七月廿四日

攝令戚宣員　　典王佐帖

主簿副尉胡君直

求法僧等便作狀，報留却之由。其狀如左：

日本國僧一人、從小師二人、行者一人留在山院

事由

右僧等爲求佛法，涉海遠來，雖到唐境，未遂宿願。辭鄉本意，欲巡聖國，尋師學法。緣朝貢使早歸，不能相隨歸國，遂住此山院。已後便擬巡禮名山，訪道修行。但隨身物鐵鉢一口、銅鐃二具、銅瓶一口、文書廿餘卷、遮寒衣裳

等，更無別物。今蒙縣司勘問，具事由如前，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七月廿日　　日本國僧圓仁狀帖

從僧惟正、僧惟曉、行者丁雄萬奉帖

青寧鄉赤山院狀上：勘日本國僧人船上不歸事由等狀

右日本國僧圓仁、小師惟正、惟曉、行者計四人，口云：「遠聞重花興流佛教，故來投學聖教。擬次尋名山聖跡，巡禮諸方。緣時熱，且在山院避熱，待時涼即便行。」遂不早縣司狀惟悉察其僧等緣身衣鉢，更無別物。如通狀後不子細，法清等虛妄之過。謹具狀上，事由如前。

開成四年七月日

八月十三日，聞相公已下九隻船在青山浦，更有渤海交關船同泊彼浦，從彼有人來報縣家去，未詳虛實所以然者。九隻船從此赤山浦發後，西北風連日常吹，于今猶有，更有何所障不發去？但應是人虛傳。

十五日，寺家設餺飥餅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節。斯節諸國未有，唯新羅國獨有此節。老僧等語云：「新羅國昔與渤海相戰之時，以是日得勝矣，仍作節樂而喜舞，永代相續不息。設百種飲食，歌舞管絃以晝續夜，三個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鄉國，今日作節。其渤海爲新羅罰，纔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後却來，依舊爲國。今喚渤海國之者是也。」

十六日，爲惟正、惟曉始讀《因明論疏》。青州都督府管内有四箇州：萊州、登州、淄、青州，並山東道。登州四縣：牟平縣、文登縣、蓬萊縣、黃縣。蓬萊縣在州下。今此山院是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内。清寧鄉南極望海有莫耶島，是吳王將作劍之處。當在赤山東南，隔以小海，從赤山北向東轉去，陸路得到。

九月大，一日己卯，問録往臺山行李、州名、里數：過八箇州到五臺山，計二千九百九十來里。從赤山村到文登縣，百三十里。過縣到登州，五百里。從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萊州。從萊州行五百里，到青州。從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從淄州到齊州，一百八里。過齊州到鄆州，三百里。從鄆州行，過黃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過魏府到鎮州，五百來里。從鎮州入山，行五日，約三百里，應到五臺山。依新羅僧諒賢口説記之。

三日午時，縣使一人將縣帖來。其帖文如左：

縣　帖青寧鄉

先得狀，在赤山寺院，日本國船上拋却僧三人、行者一人

右檢案内得狀稱，前件僧等先具事由申上訖，恐後州司要有追勘狀請帖海口所由及當村板頭，并赤山寺院綱維等，須常知存亡，請處分者。奉判准狀帖所由者。依檢前件人事，須帖海口所由告報，及綱維等，須常知存亡。如已後州司追勘，稱有東西不知去處，免追必重科決。仍限帖到當日，告示畜取狀，州狀上者。

開成四年八月十三日　　典王佐帖

主簿副尉胡君直

攝令戚宣員

司功

先在青寧鄉赤山寺院日本國船上拋却僧三人、行者一人

右件僧等先申州，申使訖。恐有東西去，八月十四日帖赤山寺院并村保、板頭、海口所由等，須知存亡。尋問本鄉里正，稱村正譚亶拋却帖，至今都無狀報。其譚亶見在，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帖

開成四年九月日　　典王佐牒

青村正狀　宣員

日本國僧圓仁等　狀上

奉帖勘問拋却在赤山院日本國僧三人、行者一人東西存亡事由狀

右僧等爲慕佛法，權住山院，已得穩善。欲擬便出，遊禮諸處。緣時臨寒，未有東西，在此山院過冬。到春巡禮名山，訪尋聖跡。僧等請願，狀報既了。今蒙帖勘東西存亡，謹具事由，狀上如前。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三日　　日本國僧圓仁等帖

十二日午時，雲雷雹雨。五更之後，龍相鬪鳴，雹雨交下，電光紛耀，數尅不息，到曉便止。朝出見之，冰雹流積三四寸許，凝積如雪。老僧等云：「古來相傳，此山多有龍宮。」

祠部　牒

上都章敬寺新羅僧法清

右請准格所在隨緣頭陀

牒：得前件僧狀稱，本心入道，志樂頭陀。但是名山，歸心禮謁，經行林下，

所在尋師，學迦葉之行門，進修佛理。請准乾元和元年四月十二日勅，三藏僧般若力奏弟子大會等請頭陀，奉依釋教，准勅修行。所在頭陀，勿虧聖典。但爲持念損心，近加風疾，發動無恒，藥餌之間，要須市易將息。今欲往諸山巡禮及尋醫療疾，恐所在關戍、城門街鋪、村坊佛堂、山林蘭若、州縣寺舍等不練行由，請給公驗者。付庫檢得報勅内名同者。謹檢格僧尼有能行頭陀者到州縣寺舍，任安置將理，不得所由恐動者。僧法清請頭陀檢勘同者，准狀牒。故牒

元和二年二月日

令吏潘倫牒
主事趙參
員外郎周仲孫

日本國求法僧等　牒　當寺

僧圓仁　從僧惟正、惟曉　行者丁雄萬

請寺帖報州縣給與隨緣頭陀公驗

牒：僧等本意欽慕釋教，遠投仁境，歸心聖跡，志樂巡禮。見説臺山等諸處，法教之根原，大聖之化處，西天高僧踰嶮尋訪，漢地名德在茲得道矣。僧等之仰彼芳猷，偶屬良緣，幸到聖國。今欲往赴諸處，以遂舊情。恐在道路，不練行由。傳聞般若三藏，爲頭陀僧，奏請公驗，准勅修行，起昔續今也。伏望當寺准當國格例，帖報州縣，請給公驗。然則，綱維弘法之芳聲，遠振海外。催勸之恩賴，扶揚佛日。不任思誠之至。具狀如前，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廿六日　　日本國延曆寺求法僧

廿三日，據唐曆立冬，自後寒風稍切。

廿七日，下雪。自九月中旬已來，寒風漸起，山野無青草，澗泉有凍氣。

廿八日，始當院收蔓菁、蘿蔔，院中上座等盡出揀葉。如庫頭無柴時，院中僧等不論老少，盡出擔柴去。

十月一日，始霜下。

五日，泉冰。

十日，夜半聞羣雁聲，空飛南去。

十五日夜半，月蝕，院裏師盡出，作聲打板，五更之初，月色漸明。

十一月一日，赴新羅人王長文請，到彼宅裏喫齋。齋後，共數僧等到寺院莊宿一宵。

十二日晚頭，歸到山院。

九日，冬至節，衆僧相禮。辰時，堂前禮佛。

十六日，山院起首講《法花經》，限來年正月十五日爲其期，十方衆僧及有緣施主皆來會見就中聖琳和尚是講經法主，更有論義二人：僧頓證、僧常寂。男女道俗同集院裏，白日聽講，夜頭禮懺聽經及次第，僧等其數卌來人也。其講經禮懺，皆據新羅風俗。但黄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唐風，自餘並依新羅語音。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惣是新羅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國人耳。

十七日，齋前由當院講起處，且出寺往南山法空闍梨院。赤山院綱維馳書請歸，不許住南院。更修狀請十五日暇，綱維僅許。

廿二日，緣事不穩，歸於本院。

赤山院講經儀式：辰時，打講經鐘，打驚衆鐘訖，良久之會，大衆上堂，方定衆鐘。講師上堂，登高座間，大衆同音稱嘆佛名，音曲一依新羅，不似唐音。講師登座訖，稱佛名便停。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云何於此經」等一行偈矣。至「願佛開微密」句，大衆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頌梵唄訖，講師唱經題目，便開題分別三門。釋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前讀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別名，所施物色申訖，便以其狀轉與講師。講師把麈尾，一一申舉施主名，獨自誓願，誓願訖，論義者論端舉問。舉問之間，講師舉麈尾，聞問者語。舉問了，便傾麈尾，即還舉之，謝問便答。帖問帖答，與本國同，但難儀式稍別。側手三下後，申解白前，卒爾指申難，聲如大嗔人，盡音呼諍。講師蒙難，但答不返難。論義了，入文讀經。講訖，大衆同音長音讚嘆，讚嘆語中有迴向詞。講師下座，一僧唱「處世界如虚空偈」，音勢頗似本國。講師昇禮盤，一僧唱三禮了，講師大衆同音，出堂歸房。更有覆講師一人，在高座南下座，便談講師昨所講文，至「如含義」句。講師牒文釋義了，覆講亦讀。讀盡昨所講文了，講師即讀次文，每日如斯。

新羅一日講議式：辰時打鐘，長打擬了，講師、都講二人入堂。大衆先入列坐，講師、讀師入堂之會，大衆同音稱嘆佛名長引。其講師登北座，都講登南座了，讚佛便止。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云何於此經」等一行偈也。作梵了，南座唱經題目，所謂唱經長引，音多有屈曲。唱經之會，大衆三遍散花，每散花時，各有所頌。唱經了，更短音唱題目。講師開經目，三門分別，

述經大意。釋經題目竟，有維那師披讀申事興所由。其狀中具載無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知登州刺史姓烏名角，時人喚烏使君。有三諱字：「明」、「綺」、「給」也，「明日」即道「來日」。青州節度使姓韋，時人喚韋尚書，無諱字也。

新羅誦經儀式，大唐喚作「念經」：打鐘定衆了，下座一僧起打搥，唱「一切恭敬敬禮常住三寶」。次一僧作梵「如來妙色身」等兩行偈，音韻共唐一般。作梵之會，一人擎香盆，歷行衆座之前，急行行便休，大衆同音誦《摩訶般若》題數十遍也。有一師，陳申誦經來由了，大衆同音誦經，或時行經本，或時不行經本。念經了，導師獨唱「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次稱佛菩薩號。導師唱云：「南無十二大願」，大衆云：「藥師瑠璃光佛。」導師云：「南無大慈悲也。」大衆同音云：「瑠璃光佛。」導師云：「南無藥師也。」大衆同音云，同音云：「觀世音菩薩。」餘皆如是。禮佛了，導師獨結願迴向，迴向稍長。迴向之後，導師云：「發心。」大衆同音亦云：「發心。」次道師唱發願已竟，頂禮三寶。次施主擎施物坐，導師與呪願，便散去。

廿九日晚頭，此新羅院佛堂經藏點燈供養，別處不點燈。每房竈裏，燒竹葉及草，從突出烟。黃昏、初夜、後夜、寅朝禮佛。後夜，諸沙彌、小師等巡到諸房拜年，賀年之詞依唐風也。

開成五年。庚申。

正月一日戊寅，早朝禮佛了，不相拜謁，直歸自房。喫粥之後，堂前禮佛行道。禮佛了，便於堂前，衆僧同禮拜，更互參差，不依次第。

正月十五日，得當年曆日抄本，寫着如左：

開成五年曆日干同支同納音本，凡三百五十五日，合在乙巳上取土修造。

大歲申、大將軍在午、大陰在午、歲德在甲寅、歲刑在寅、歲破在寅、歲煞在未、黃旛在辰、豹尾在戌、豔宮在巽。

正月大　一日戊寅、土建、四日得辛，十一日雨水，廿六日驚蟄。

二月小　一日戊申、土破，十一日社、春分，廿六日清明。

三月大　一日丁丑、水閉，二日天赦，十二日穀雨，廿八日立夏。

四月小　一日丁未、水平，十三日小滿，廿八日芒種。

五月　一日丙子、水破，十四日夏至，十九日天赦。

六月大　一日乙巳、火開，十一日初伏，十五日大暑，卅日立秋。

七月小　一日乙亥、土平，二日除伏，十五日處暑。

八月大　一日甲辰、火成、白露，五日天赦，十五日社，十六日秋分。

九月小　一日甲戌、火除，二日寒露，十七日霜降。

十月大　一日癸卯、金執，二日立冬，十八日小雪，廿日天赦。

十一月大　一日癸酉、金收，三日大雪，廿日冬至。

十二月　一日癸卯、金平，三日小寒，十八日大寒，廿六日臘。

右件曆日具注勘過。

此日山院法花會畢。集會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來人，結願已後，與集會衆授菩薩戒。齋後，皆散去。赤山法花院常住僧衆及沙彌等名：僧曇表、僧諒賢、僧聖林、僧智真、僧軏範禪門、僧頓證寺主、明信去年典座、惠覺禪門、修惠、法清去年院主、金政上座、真空、法行禪門、忠信禪門、善範、沙彌道真去年直歲、師教、詠賢、信惠住日本國六年、融洛、師俊、小善、懷亮、智應，尼三人，老婆二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當院，請遊禮諸處，尋師訪道。

牒：圓仁幸接仁德，住院穩善。鴻洛高深，難以酬謝。感媿之誠，在物難喻。然以歲陰推遷，春景漸暖，今欲出行巡禮諸處，訪尋佛教。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正月十九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廿日，當院綱維更作一狀，差惟正及院家使報當州軍事押衙張詠宅去。求法僧別作一狀，同送押衙。其狀如左：

展奉羊開，春景惟新，伏惟押衙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推免。先日伏蒙慈流及問，殊慰勤慕，無任感慶。限以懷情，不獲被。豁欣之誠，何以爲喻。圓仁欽慕釋教，淹留唐境。今欲往赴諸方，尋訪聖跡。伏仰洪仁，事幸垂恩庇。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代身。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正月廿日

張押衙侍者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廿一日，得押衙報稱：「明日差使報文登縣，取得帖報，專使馳報於赤山院。留心相待者。」院裏衆僧及押衙并村人皆云：「青州以來諸處，近三四年有蝗蟲災，喫劫穀稻。緣人飢貧，多有賊人，攺奪不少。又行客乞飯，無人布

施。當今四人同行，計應太難。且在此院過夏，待秋穀就，出行穩便。如欲要行，且向揚、楚州界，彼方穀熟，飯食易得。若欲遂本願，從楚州、海州直大路向北亦得。」云云。人説不同，心裏進退。文登縣長官諱「勳」，少府諱「平」。

廿七日晚頭，得押衙報稱：「昨已具高意報當縣。宰君近報來云：『以申州，候十數日間，州司有處分，方可東西者。』」

二月一日，更修一狀催押衙。其狀如左：

仲春漸暄，伏惟押衙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忽奉翰墨示及，具承高情，恩勞厚深。凡在小僧，不勝感荷。伏淮縣報云：「以申州，候十數日間，州司有處分，方可東西者。」微心斟酌，理灼然。但所期行李，萬有餘里。遠客私望非此公務，竊惟縣司申州，未必早急。若有遲怠，空過行節，當入熱時，伏請更垂恩謀。圓仁雲程踰險，專心志道，偏貪早出，不慮嫌責，輕以小事，奉煩塵下。悚愧雖積，不能默止。斯乃爲慕押衙庇蔭，伏望重加催勸，早賜處分。然則洪濟芳聲，遠振海外；求法善根，同結金蘭。不任勤仰之至。謹遣弟子惟正奉狀代申。不宣。謹狀

二月一日　張押衙　侍者

得押衙報云：「更差使申懇，計不久即來。且願客無至憂屑。座主自到弊管止泊時，多少人終日區區。」云云。

七日，上座弟子沙彌詠賢，偷率上座小師師俊兩人同心暗出走。沙彌師敬出院向西去。

十一日黃昏，寺主弟子沙彌詠賢，偷率上座小師師俊兩人同心暗出走去，院中老少無人聞知。

十四日，依新羅僧常寂請，往劉村。到彼便見白石彌勒像，體上着土。問事由，答云：「於此有新羅人王憲，夜夢有一僧來語云：『我是文殊師利。古佛堂墮壞積年，無人修緝，佛菩薩埋没土中。見汝信志，故來告報。若欲知實，掘家東南寶圖邊，便得見者。』寤且驚怪，以夢中事語諸道俗，遂赴古圖邊鋤掘地，深至胸上，尋得佛菩薩像。今見掘得彌勒佛像一體，文殊師利菩薩一體，觀世音菩薩兩軀，大師子菩薩一體，羅睺羅一軀，佛見之，奇異不少。」夜頭禮佛，道俗會集，施捨通夜。

十五日，齋，不限人數。便見張押衙。得押衙報云：「西行之事，小人尋時差人上州，別取處分。三五日，留心相待。如要懇急，此即專令所由奉送至縣。邏迤向前，亦得十五日」。聞崔押衙船從揚州來，在乳山浦。

十七日，爲與崔押衙留狀一封，囑者院家，兼以書一封同贈張大使。其狀如左：

披展改歲，德音希聞。勤積增深，春景已暄。伏惟押衙尊體康裕。即此圓仁蒙恩，隔以雲程，不獲覲謁。瞻囑日深，欽詠何喻。圓仁留住山院，多幸過年，厚蒙衆僧仁德，殊慰旅情，斯乃押衙慈造矣。庇蔭廣遠，豈以微身能酬答乎！深銘心骨，但增感愧。先蒙芳旨：「開春從漣水，專使賜船，送達淮南者。」近聞臺山靈跡，不任追慕。圓仁本意專尋釋教，幸聞聖境，何得不赴。緣有此願，先向臺岳。既違誠約，言事不諧，深愧高情。還恐所遣使人，空致劬勞，莫賜怪責。求法已後，却歸赤山，從清海鎮轉向本國。伏望參張大使具陳事情。圓仁却迴，略計明年秋月。若有彼方人船往來，請垂高命，特令尋看。僧等歸鄉，專憑鴻救。不任勤仰之至。謹留空狀代申。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二月十七日　日本國求法請益傳燈法師位圓仁

求法僧圓仁狀上

崔押衙　傳者

南判官尊體萬福。雖未接拳，先已蒙知聞，宛如面覩。伏惟照悉，事情同前，請莫厭辨。緣懷無紙，不別書狀。垂恕幸甚。謹空

生年未祇奉，久承高風，伏增欽仰。仲春已暄，伏惟大使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遥蒙仁德，無任勤仰。圓仁爲果舊情，淹滯唐境。微身多幸，留遊大使本願之地。感慶之外，難以喻言。圓仁辭鄉之時，伏蒙筑前大守寄書一封，轉獻大使。忽遇船沈淺海，漂失資物，所付書札隨波沈落。悵恨之情，無日不積。伏冀莫賜怪責。祇奉未期，但增馳結不情。謹奉狀起居。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二月十七日　日本國求法傳僧傳燈法師位圓仁狀上

清海鎮張大使麾下謹空

日本國求法圓仁，伏蒙惠賜公物若干，專在微身，不勝感荷。圓仁是外蕃庸僧，何敢當斯重施，實難銷謝，但增悚愧。伏惟使君忠正膺天心，榮貴列干城，清風高標，仁化遐敷，軍府晏然，緇素欽仰。圓仁爲求佛教，感德遠來，留

遊貴境，幸沐仁德，凡在下情，無任感慶。

開成五年二月十九日

十九日，齋後，出赤山新羅院入縣。院主僧法清相送到勾當新羅使張押衙宅，押衙相見云：「適來得縣牒，擬差人報去。和尚自來赴到此，誠智行李，甚有感應，深以相慶。」便見縣牒。

文登縣牒　勾當新羅押衙所

當縣先申上日本國船主客僧圓仁等肆人牒，檢案内，被帖稱前件客僧等，先在赤山院住舍，爲春暖，欲往諸處巡禮，恐不練事由。今欲放東西，未敢專擅，狀上者。奉帖准狀放去者。未有准帖，牒勾當新羅張押衙處，請處分者。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十日

典王佐牒

主簿判尉胡君直

蹋縣印三處

入夜，於押衙宅宿。

廿日，押衙牒付圓仁等送縣司，令出公驗，兼差所由李明夷相送入縣。便辭別押衙，及共赤山院主僧法清等相別了，向北行廿里，到望海村王家斷中。齋後北行五十里，夜到文登縣，入惠海寺極樂闍梨院宿。

廿一日早朝，入惠聚寺，權覓住處，北院安置。齋時，赴惠海寺極樂闍梨院斷中。李明夷早朝入縣，衙時過。押衙牒：「長官未判，未得公驗。」唐國風法，官人政理，一日兩衙，朝衙晚衙。須聽鼓聲，方知坐衙，公私賓客候衙時，即得見官人也。

廿二日，於當寺喫粥飯。緣長官清暇不出，未得公驗。又聞開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天下三日舉哀着服。又聞新天子上位，城中敎却四千餘人，先帝時承恩者也。

廿三日，寒食節，三日斷火。齋後，縣令、胡主簿、鄭主簿等共數十人入寺來，相看慰問，具説遠來留住之本意。文登縣者，渤澥之西根，唐國之東境。秦皇御宇，駕幸此地遊賞，因立佛寺，號之「惠聚」，今在縣南。

廿四日，早朝，得縣公牒，文如別。所由李明夷勾當公驗畢，歸張押衙所。

登州都督府　文登縣牒

日本國客僧圓仁等肆人

柱」。

二日，平明發，行廿里，到安香村庭彦宅齋。行廿里到登州入開元寺宿。登州去赤山浦四百里。乍行山坂，踏破脚，策杖膝步而行矣。城南地界所由喬改來請行由，仍書行歷與之如左：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右圓仁等，日本國承和五年四月十三日，隨朝貢使乘船離本國界。大唐開成三年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廿八日，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開成四年二月廿一日，從揚州上船發，六月七日到文登縣青鄉，寄住赤山新羅院，過一冬。今年二月十九日，從赤山院發，今月二日黃昏到此開元寺宿。謹具事由如前。

開成五年三月二日

日本求法僧圓仁狀

登州都督府城東一里，南北一里。城西南界有開元寺，城東北有法照寺，東南有龍興寺，更無別寺。城外側近有人家。城下有蓬萊縣開元寺，僧房稍多，盡安置官客，無閑房，有僧人來，無處安置。城北是大海，去城一里半。海岸有明王廟，臨海孤標。城正東是市，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一斗七十文。城南街東有新羅館、渤海館。從登界赤山到登州，行路人家希，惣是山野。牟平縣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蟲災，百姓飢窮，喫橡爲飯。

三日早朝，縣長官使來，屈赴長官所相見。入州見録事，又入判官衙見判官了。從載門入參見使君，邀上廳裏啜茶。使君手書施兩碩米、兩碩麵、一斛油、一斗醋、一斗鹽、柴三十根，以充旅糧。

四日，國忌。使君、判官、録事、縣司等惣入開元寺行香。使君、判官等庫頭喫茶，喚求法僧等賜茶，問本國風俗。齋時，赴張家請。日本三僧、當寺典座僧到彼斷中。

五日，早朝，奉狀謝使君給糧，別狀請公驗。其狀如左：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伏蒙給賜米貳碩、麵貳碩、油一斗、醋一斛、鹽一斛、柴三十根。專在微身，無任感戴。圓仁是外藩庸僧，何敢當斯仁惠，實難銷謝，但增悚愧。伏惟使君忠膺天心，榮貴萬城，清風高標，仁政遐敷，軍府晏然，緇素欽仰。圓仁爲求佛教，感德遠來，屈遊貴境，幸沐仁德，特垂慈流，撫育窮旅，下情無任感慶之至。謹奉狀陳謝。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五日

日本國求法圓仁狀上

使君　節下謹空

請賜公驗，往赴五臺等名山及諸方處巡禮聖跡，尋師學法。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緣身剃刀衣鉢等。

右圓仁等，本心志慕釋教，修行佛道。遠聞中華五臺等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處；西天高僧，踰險遠投；唐國名德，遊茲得道。圓仁等舊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願。去開成四年六月内，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隔生緣於滄溟，忘懷土於海岸。幸蒙放任東西，得到使君仁境。今欲往赴諸方，禮謁聖跡，尋師學法。恐所在州縣關津、口鋪及寺舍等不練行由。伏望使君仁造，特賜公驗，以爲憑據。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開成五年三月五日

蒙使君報云：「本司檢過。」又從京都新天子詔書來。於州城内第門前庭中鋪二毯子，大門北砌上置一几，几上敷紫帷，上着詔書，黄紙上書。州判官、録事等，縣令、主簿等，兵馬使、軍將、軍中行官、百姓、僧尼、道士各依職類，列在庭東邊，向西而立。從内使君出來，軍將二十人在使君前引，左右各十人。録事、縣司等見使君出，伏面欲到地。使君唱云：「百姓等。」諸人俱唱「諾」。使君於一毯上立，判官亦於一毯上立，皆西面立。有一軍將喚諸職名，録事、縣司之列，一時唱「諾」。次喚諸軍押衙、將軍、兵馬使之列，軍中列，一時唱「諾」。又云：「諸客等。」即諸官客、措大等唱「諾」。次云：「百姓等。」百姓老少俱唱「諾」。次云：「僧道等。」僧尼道士俱唱「諾」。次有二軍將取詔書几來，置使君前，一拜，手取詔書，當額揖之。一軍將跪坐，袖上受書，擎至庭中，向北而立，唱云：「有勅。」使君、判官、録事、諸軍等盡俱再拜。有一軍將云：「百姓拜。」百姓再拜，但僧尼道士不拜。令兩衙官披詔書，其二人着緑衫。更有衙官兩人互替讀，聲大似本國申政之聲。詔書四五紙許，讀申稍久，諸人不坐。讀詔書了，使君已下諸人再拜。次録事一人、軍將一人出於庭中，對使君言謝，走向本處立。使君宣諸司云：「各勤勾當。」判官已上盡唱「諾」。次都使唱云：「僧道等。」僧尼道士唱「諾」。次云：「百姓。」唱「諾」。次詔書使到使君前再拜。使君下毯，以袖遮之。諸官客等數十人到使君前，伏地屈身而立。軍將唱：「好去。」一時唱「諾」。

五日，使君所施米麵於庫頭設供。
米五斗、麵一碩、醋鹽油任用、柴三十根
右物，使君仁惠，不取獨受。今以前件物於常住院設空飯，來日供合寺衆僧。
謹白
三月六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當寺綱維法前
六日午時，共合寺僧一十餘人又斷中。申時，當州軍事押衙王長宗布施
一頭驢，以充馱糧。
七日，王押衙宅裏齋。此開元寺佛殿西廊外，僧伽和尚堂内北壁上，畫
西方淨土及補陀落淨土，是日本國使之願。即於壁上書着緣起，皆悉没却，
但見日本國三字。於佛像左右書着願主名，盡是日本國人官位姓名：録事
正六位上建必感，録事正六位上羽豐翔，雜使從八位下秦育、雜使從八位下
白牛養。諸吏從六位下秦海魚，使下從六下行散位欠兩字度，傔人從七位下
建雄貞，傔人從八位下紀朝臣貞欠字。尋問無人説其本由，不知何年朝貢使
到此州下。
八日早朝，修狀上判史兼催公驗。
季春極暄。伏惟使君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僧途有限，數日不
獲參謁，下情無任悚懼。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八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使君麾下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右圓仁本願往臺山，經夏後遊諸處，巡禮聖跡。恐漸時勢，有阻行李，先有狀
惱亂使君公驗，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八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刺史傳語云：「如今即到。」齋時，赴姜押衙請，共當寺四人到宅齋。
九日，得院長報云：「州牒明日合得。擬付和尚，申使請裁。和尚自將
牒到青州節度府，的合得公驗。」云云。午時，於劉自政宅齋。
十日，雨下，到張家齋。
十一日巳時，得州牒兩道。一道留後官，一道進使。把牒入州謝刺史兼
辭。仍寫得州牒之本：
登州都督府牒上押兩蕃使
據日本國僧圓仁等狀：請公驗，往五臺并名山及諸方，巡禮聖跡，尋師
學法等。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隨身剃刀、衣鉢等。
牒，檢案内得件僧狀：「本心志慕釋教，修行佛道。遠聞中花五臺等諸處，佛
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處。西天高僧，踰險遠投，唐國名德，遊茲得道。圓仁等
舊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願。去開成四年六月，留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
新羅院。隔生緣滄溟，忘懷土於海岸。今欲往諸方禮謁聖跡，尋師學法，恐
所在州縣、關津、口鋪及寺舍等不練行由，伏望特賜公驗，以爲憑據者。」依檢
日本國僧圓仁等，先據文登縣申：「去年六月十二日，日本國入京朝貢使却
迴船到當縣界青寧鄉赤山東海口着岸，至七月二十五日發。」續得縣申：「日
本國還國船上拋却僧圓仁并行者等四人。」州司先具事由、申使訖。謹具如
前，不審給公驗否者。刺史判州司無憑便給公驗，付妥録申尚書取裁。仍遣
僧人自賫狀見尚書取處分者。謹具如前。謹牒
者。謹録牒上。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九日
具狀申上
尚書十日行固
牒壹道出訖。典匡從制　官復言。　印二
十二日平明，發，向西行卅里，到王徐村羨慶宅斷中。便發向卅里到黄
縣界九里戰村少允宅宿。主人無禮數。夢見圓澄座主。
十三日早朝發，西行廿里，到戰齋館於東桓宅齋。主人極慳，乞一盤菜，
再三而方與。齋後發，西行廿五里，到乘夫館喫茶。行廿五里，到萊州掖縣
界徐宋村姜平宅宿。主人心直。夢見義真和尚。
十四日，發，行卅里，到圖丘館王家斷中。主人初見不肯，每事難易，終
施鹽菜周足。齋後，行十里，到喬村王家喫茶。行廿里，到中李村。有廿餘
家，經五六宅覓宿處，家家多有病人，不許客宿。最後到一家，又不許宿，再
三嗔罵。更到藤峯宅宿。主人有道心。
十五日，發，行十五里，到牟徐村程家斷中。主心慇懃。齋後，行十五
里，到萊州。城東西一里，南北二里有餘；外廊縱横，各應三里。城内人宅

屋舍盛全。出城外東南龍興寺宿。佛殿前有十三級塼塔，基堦頹壞，周廊破落。寺無衆僧，僅有二僧，寺主、典座，心性凡庸，不知主客之禮。萊州管四縣：掖縣、昌陽縣、膠水縣。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一斗五十文，粳米一斗九十文。

十六日早朝，常住供喫粥。寺家無飯，各自求食。齋後雨下，不發。

十七日平明，發，向西南行。錯入密州路，行五里，偶然人教，得赴正路。行十五里，到潘村潘家斷中。主心麁惡，不作禮數。就主人乞菜醬醋鹽，惣不得。遂出茶一斤，買得醬菜，不堪喫。齋後發，行卌里，到膠水縣界三埠村劉清宅宿。家婦嗔怒，夫解扑戲。東南去村三十里有膠水縣。

十八日，行五里，過膠河渡口。萊州界内，人心麁剛，百姓飢貧。傍河行十五里，到青州北海縣界田莊卜家斷中。主人慇懃，齋菜無乏。齋後，傍膠河行卅里，到芙蓉驛東耿村耿家宿。去耿家西一里有古城，時人喚之「昌國城」。城周十二里，東西闊，南北狹。城内見有百姓家三十户住。問村老，即云：「廢此城以來一千餘年，不知何王住處。城内地中今見拾得金銀珠玉、古錢馬鐮等；多有寶物散在地中，每雨下後拾得。」云云。耿家主人柔善。

十九日平明，發，行廿里，到王稭村趙家斷中。主有道心，供菜飽足。齋後，行卌五里，到北海縣觀法寺宿。佛殿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中十二來僧盡在俗家，寺内有典座僧一人。縣中米一斗六十文，又小豆一斗三十五文。縣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是先代濰州，今爲北海縣。

廿日早，發，西行廿里，野中逢渤海使從上都歸國。更行五里，到孤山村宋家修飡。主人慳極，一撮鹽，一匙醬醋，非錢不與。齋後，卅里到壽光縣界半城村李家宿。主人愛停客取宿錢。

廿一日，發，行卅里，到韭味店張家斷中。主人心平。齋後，行卌里，到青州府龍興寺宿。寺家具録來由報州。從登州五百四十里。

廿二日，朝衙入州。見録事、司法，次到尚書押兩蕃使衙門前。擬通入州牒，緣遲來，尚書入毬場，不得參見。却到登州知後院，送登州文牒壹通。晚衙時入州，到使衙門。合劉都使通登州牒。都使出來傳語，喚入使宅。尚書傳語云：「且歸寺院，續有處分。」歸到寺裏，節度副使張員外入寺來相見。又見幕府判官，姓蕭名度中。

廿三日早朝，赴蕭判官請，到宅喫粥，湯藥茗茶周足。判官解佛法，有道心，愛論義，見遠僧，慇懃慰問。欲齋時，節度副使差一行官喚入州進奏院齋。官人六七人，飯食如法。

廿四日，春節《破陣樂》之日。於州内毬場設宴。晚頭，直歲典座引向新羅院安置。

廿五日，爲請公驗更修狀進尚書：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等歸心聖跡，涉海訪尋。欲往臺山，經夏修進；後遊諸方，尋師求法。恐路遠時熱，不遂本願。先有州牒，具申事由。伏望尚書仁造，特賜公驗，希遂愚誠，早邁前路。伏請處分。

開城五年三月廿五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從登州文登縣至此青州，三四年來蝗蟲災起，喫却五穀，官私飢窮，登州界專喫橡子爲飯。客僧等經此險處，糧食難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無粮可喫，便修狀進節度副使張員外乞粮食。

日本國求法圓仁請施齋粮

右圓仁等遠辭本國，訪尋釋教。爲請公驗，未有東西，到處爲家，飢情難忍。緣言音别，不能專乞。伏望仁恩捨香積之餘供，賜異蕃之貧僧。先賜一中，今更惱亂，伏深悚愧。謹遣弟子惟正狀。謹疏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員外閤下謹空

員外施給粳米三斗、麵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狀謝。

日本國僧圓仁謹謝

員外仁造，給米麵，不勝感戴。難以銷謝，下情不任感愧之誠。謹奉狀陳謝。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

員外閤下謹空

廿七日，遣惟正入本典院探公驗事。本案報云：「已有處分，給與公驗。一頭給公驗，一頭聞奏。待後日朝衙尚書押名押印，令使送到。」云云。

廿八日，立夏，天氣陰沈。登州留後官王李武來院相看。便聞渤海王子先日來到，擬歸本鄉，待勅使來發去。於當寺夏供，院有齋普請，赴彼斷中，衆僧五十來。

廿九日，修狀進尚書乞齋糧。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請施給齋粮

右圓仁等遠涉滄波，投尋佛教。庸身多幸，遊到尚書貴境。緣逼旅李，齋飯飢乏，語音不同，無處乞索。伏望尚書仁造，施給糧食，撫養貧僧。然乃恩捨之福，比於陳如。鴻濟之德，競乎薄拘。不任欽款之誠。謹奉狀陳請，伏增悚懼。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廿九日

尚書閣下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遣弟子惟正，令奉狀，即蒙還報云：「明日有處分者。」

卅日，赴蕭處士請，到宅斷中。便聞節度使録求法僧等來由，聞奏天子訖。

四月一日，朝衙得公驗。尚書賜給布叁端、茶陸斤。齋時，當寺有齋。今日尚書郎君生日，因設長命齋。

二日早朝，蕭判官宅喫粥。便入州奏狀謝尚書施物，兼辭尚書。日本國求法僧圓仁伏蒙尚書仁造，賜給布叁端、茶陸斤。下情不勝感戴。謹奉狀陳謝。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四月二日

尚書喚入衙前，傳語：「所施輕少，不足言謝。勞和尚來，好去。」次入節度副使張員外院辭別。員外喚入衙裏，給茶餅食，啜茶。辭別員外，到寺裏赴趙德濟請齋。暮際，幕府判官施給糧米二斗，驢料小豆二斗。黄昏，入幕府判官宅，謝施路糧，辭別判官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三日平明，發。幕府判官差行官一人送過城門。幕府從初相見之時，心極慇懃，在寺之時，每日有恩施，慇問不絶。發行之時，差人送路，兼示道路。今日，尚書、監軍諸神廟乞雨。從寺裏過州城，西北去城十里有堯山，山上有堯王廟。堯王昔遊此界行過之處，遂建其廟矣。相傳云：「每乞雨時，多感降雨。」出城向北，行廿里，到益都縣界石羊村陳家飡。主人心平。齋後西北行十五里，到臨淄縣界淄水驛。西行廿五里，到金嶺驛東王家宿。主人心性直好，見客慇懃。望西遥見長白山。

四日平明，發。西南行十六里，入小路，望長白山去。向西行五里，到淄州淄川縣界張趙村，入趙家飡。主人極貧，無飯可喫，心裏無惡。齋後，向北行卅里，到長山縣界古縣村郭家宿。主人鍛工，本是沛州人，心平有道心。

五日早，發。西北行十里，到長山縣。從縣西行十里，到張李斷中，主人慇懃。齋後，西行十五里，到長白山東面。日欲申時，於仙人臺前不村史家喫茶，問醴泉寺。主人答：「從不村望西直行十五里，到醴泉寺。」云云。便向正西入山去。錯差路行十餘里，多有差路，不知所向。緣夜，却不村史家宿。竟夜狗吠，恐懼不眠。

六日早朝，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路。正西入谷行過高嶺，向西下坂，方得到醴泉寺菓園喫茶。向南更行二里，到醴泉寺斷中。齋後，巡禮寺院。禮拜誌公和尚影，在琉璃殿内安置。户柱堦砌，皆用碧石搆作，寶幡奇彩，盡世珍奇，鋪列殿裏。誌公和尚是十一面菩薩之化身。其本緣鐫着碑上：和尚朱代，金城人也。降靈於此長白山滅度，其後肉身不知所向，但作影像，舉國敬重。堂西谷邊有醴泉井，向前泉涌，香氣甘味。有喫之者除病增壽，爾來名爲醴泉寺。和尚滅後，泉水涸盡，但空井。如今泉井之上建一小堂，更作和尚影。影前堂内有石井，深五尺餘，今見無水也。寺之南峯名爲龍臺，獨出羣岫，地圖所載。曾有龍舞其巔，以此奏聞，奉勅改名龍臺寺。後因泉涌，改名醴泉寺。東西南方嵩峰連塞，北方開豁無山阜矣。寺舍破落，不多淨喫。聖跡陵夷，無人修治。寺莊園十五所，于今不少。僧徒本有百來僧，如今隨緣散去，現住寺者，三十向上也。典座僧引向新羅院安置。

七日早朝，堂頭喫粥，便發。典座等衆僧留：「明日當寺大齋，因何早去。」云云。緣欲早到臺山不住，出寺門，向北行十五里，到醴泉寺莊斷中。向正西行二十里，到章丘縣。從縣西行十五里，過濟河渡口，時人喚爲濟口。從口西北行半里，王家宿。主人心平。

八日，早發。正西行廿五里，到臨濟縣，入尹家斷中便發。有商人施五升米。過市正西行三十里，申時，到臨邑縣界雙龍村張家。晚來雨下。主人心平。

九日，朝來雨下，不得發。齋後，雨晴便發。正西行十五里，到古縣，是前臨邑縣。城廓頹夷，無一官舍。先代寺舍破滅，佛像露坐，還爲耕疇，甚可憂難。向正西行十五里，到源河渡口，過河行十里，到禹城縣界燕塘村里甫家宿。主人有道心。

十日，平明，發。正西行四十里，未時到禹城縣。縣市粟米一斗卌五文，

粳米一斗百文，小豆一斗廿五文，麵七八十文。過城西行十里，到仙公村趙家宿。通夜雷電雹雨，至曉雷雨止。主人無道心。

十一日卯時，發。正西行卅里，午時到黃河渡口，時人喚爲藥家口。水色黃渥，駛流如箭，河闊一町五段許，向東流也。黃河源出昆侖山，有九曲，六曲在土蕃國，三曲在大唐國。渡口南北兩岸，各有渡口。城南北各四町有餘，東西各一町許。此藥家口多有舟船，貪載往還人，每人出五文，一頭驢十五錢。河南屬齊州禹城縣，河北屬德州南界。過河北岸斷中。四人每人喫四椀粉粥。主人驚怪多喫冷物，恐不消化矣。正西行三十五里，申時，到德州平原縣界趙館村趙家宿。主人無道心。

十二日，早發。正西行卌里，到沛州夏津縣界形開村趙家斷中。主人有道心，施齋飯菜蔬飽足。齋後發，西行卅里，到夏津縣界孟家莊孫家宿。主人有道心。

十三日，發，西行卅五里，到王淹村王家斷中。主人有道心，施齋飯。齋後，西行卅五里，申時到唐州城裏開元寺宿。見説：「中丞申節度使於開元寺新開壇場，牒報街衢，令人知聞。從諸州來受戒僧四百有餘，昨日壇場罷，新戒僧盡散去。」云云。見未發者只有三十餘人也。寺綱維具録日本國僧等來由，報中丞。

十四日，朝衙入州，參見中丞。中丞家裏設一十僧齋，便赴中丞請，於使宅裏齋。齋後，却到寺住。晚際，入戒壇院，見新置壇場：壘塼二層，下階四方，各二丈五尺；上階四方，各一丈五尺。高下層二尺五寸，上層二尺五寸。壇色青碧，時人云：「取瑠璃色。」云云。

十五日，於城内劉家斷中，飯食如法。齋後入善光寺，見尼衆戒壇。堂裏縣幡鋪席，以繩界地，不置壇，平地鋪著，以爲戒壇。明日起首，可行道受戒。晚衙入州辭中丞。

十六日平明，發。西行廿里，到清河縣界合章流村劉家斷中，喫榆葉羹。主人雖未解佛法，自出齋飯與僧等斷中。齋後發，西北卅里，到冀州南宮縣界趙固村趙家宿。主人心直。

十七日早朝，主人施粥飯。正北行十五里，西北行十五里，到南宮縣，入城裏張家斷中。出城西北行五十里，人家希。到唐陽縣，入城内覺觀寺宿。寺舍破落，無有僧徒，只有知寺僧一人，見客不慇懃。房床鋪設，惣不勾當。

十八日平明，發。向正西行卅里，到新河口，入城南家斷中。從西門出，過新河橋，正西行卅里。平原遥遠，人家希絶。到趙州界寧晉縣東唐城寺宿。寺極貧疎，僧心庸賤。

十九日辰時，發。穿城内西北行十五里，到秦丘村劉家斷中。主人雖貧，布施齋飯。午時發，西北行廿五里，熱氣如蒸，到趙州南開元寺宿。屋舍破落，佛像尊嚴，師僧心鄙，怕見客僧。

廿日平明，喫粥。西北行卅里，到鎮州鷟城縣，城外孫家斷中。向西北行三十里，到鎮州大廓縣界作護驛劉家宿。主人賊心算人。

廿一日，早發，正北行卅里，到鎮州節度府。入城西南金沙禪院，不見斷中，有二僧見客嗔慢，撥遣數度，强入院中修飡。主人歸心，自作餺飩與客僧。齋後，向正北行廿里，到使莊楊家宿。此莊即鎮州前節度使王大尉之莊，大尉墓堂安在於中。王節度使家人守墓，見在有一軍將姓劉，勾當墓堂精妙。南行一里，建碑堂，築立高垣，不交開者。大尉薨後，經今三世，云云。主人有道心，於客慇懃。

廿二日早朝，主人施粥。向正北行廿里，到使莊楊家宿。此莊即鎮州前節度使王大尉之莊，大尉墓堂安在於中。王節度使家人守墓，見在有一軍將姓劉，勾當墓堂精妙。南行一里，建碑堂，築立高垣，不交開者。大尉薨後，經今三世，云云。主人有道心，於客慇懃。

廿三日早朝，喫粥。向西北行廿五里，到南接村劉家斷中。主人從來發心，長設齋飯，供養師僧，不限多少。入宅不久，便供飯食，婦人出來慰客數遍，齋了喫茶。向正北行廿五里，到鎮州界行唐縣，入城内西禪院宿。有廿餘禪僧，心極鬧亂。

廿四日，天陰發，從山谷西北行廿五里，見遇一羊客，駈五百許羊行。過一嶺，到兩嶺普通院。院主不在，自修食。院中曾未有粥飯，緣近年蟲災，今無糧食。齋後，乘山谷行，西北三十里到菓菀普通院宿。雷鳴降雨。

廿五日，雨下。普通院深山無粥飯，喫少豆爲飯。從趙州已來直至此

間，三四年來有蝗蟲災，五穀不熟，糧食難得。齋後雨停。尋谷向西行三十里，到解普通院。巡禮五臺山送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餘人，同在院宿。

廿六日，天晴。喫粥了，向行山谷廿里，到淨水普通院修飡，院中貧乏。山風漸涼，青松連嶺。踰兩重嶺，西行卅里，到塘城普通院。過院西行，嶺高谷深，翠峯吐雲，谿水瀉緑流。從塘城西行十五里，申時，到龍泉普通院宿。過院西行，嶺高後丘上龍堂裏，山泉清泠，院近此泉，喚爲龍泉普通院。院有飯粥。

廿七日，發，從山谷向西行廿里，到張花普通院，共九僧斷中。院有粥飯。齋後行谷十里，到茶鋪普通院。過院西行十里，踰大復嶺。嶺東谿水向東流，嶺西谿水向西流。過嶺漸下，或向西行，或向南行。峰上松林，谷裏樹木，直而且長，竹林麻園，不足爲喻。山巖崎峻，欲接天漢，松翠碧與青天相映。嶺西木葉未開張，草未至四寸。從茶鋪行卅里，薄暮，到角詩普通院宿。院無粥飯。

廿八日，入平谷西行卅里，巳時到停點普通院。未入院中，向西北望見中臺，伏地禮拜，此即文殊師利境地。五頂之圓高，不見樹木，狀如覆銅盆，遥望之會，不覺流淚。樹木異花不同別處，奇境特深，此即清涼山「金色世界」，文殊師利現在利化。便入停點普通院，禮拜文殊師利菩薩像。因見西亭壁上題云：「日本國內供奉翻經大德靈仙，元和十五年九月十五到此蘭若。」云云。院中僧等見日本國僧來奇異，示以壁上之題，故記着之。午時，食堂裏齋。齋後，見有數十僧遊南臺去。暮際，雷鳴雨下。自廿三日申時入山，至於今日，入山谷行都經六日，未盡山源，得到五臺。自去二月十九日，離赤山院直至此間，行二千三百餘里。除却虛日，在路行正得卅四日也。慙愧，在路並無病累。

廿九日，停點院設百僧齋，赴請同齋。因台州國清寺僧巨堅歸本寺，付書二封，送圓載上人所。齋後，見數十僧巡禮南臺去。一上時晴天忽陰，風雲鬪暗，零雨降雹。晚際，見其歸來，被雹打破笠子而來。

五月一日，天晴。擬巡臺去，所將驢一頭，寄在停點院，囑院主僧勾當草料。從停點西行十七里，向北過高嶺十五里，行到竹林寺斷中。齋後，巡禮寺舍。有般若道場，曾有法照和尚於此堂念佛，有勅謚爲大悟和尚。遷化來二百年，今造影安置堂裏。又畫佛陀波利儀鳳元年來到臺山見老人時之影。花巖院堂中有金剛界曼荼羅一鋪。

二日，入貞元戒律院。上樓禮國家功德七十二賢聖、諸尊曼荼羅，綵畫精妙。次開萬聖戒壇，以玉石作，高三尺，八角，底築填香泥。壇上敷一絲毯，闊狹與壇齊。棟樑椽柱，粧畫微妙。謁押壇老宿法諱靈覺，生年一百歲，七十二夏，貌骨非凡，是登壇大德，見客慇懃。見説去年六月，中天竺那蘭陀寺僧三人來遊五台，見五色雲、圓光、攝身光，歸天竺去。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巖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一寺都有四十來僧。此等不屬五臺。

五月五日，寺中有七百五十僧齋，諸寺同設，并是齊州靈巖寺供主所設。竹林寺齋禮佛式：午時打鐘，衆僧入堂。大僧、沙彌、俗人、童子、女人，依次列座了。表歎師打槌，唱「一切恭敬禮常住三寶，一切普念」。次寺中後生僧二人手把金蓮，打鈸鈸，三四人同音作梵。供主行香，不論僧俗男女，行香盡遍了。表歎先讀施主設供香，次表讚了，便唱「一切普念」。大僧同音唱《摩訶般若波羅蜜》，次唱佛菩薩名。大衆學詞，同禮釋迦牟尼佛、彌勒尊佛、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地藏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爲廿八天、釋梵王等，敬禮常住三寶。爲今日供主衆善莊嚴，敬禮常住三寶。爲聖化無窮，敬禮常住三寶。爲今日槌唱云「施食咒願」。上座僧咒願了，行飯食。上下老少、道俗男女平等供養也。衆僧等喫齋了，行水湯口，次打槌念佛。表歎師打槌云：「爲今日施主善莊嚴及法界衆生，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大衆同音念釋迦牟尼佛、彌勒尊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如次學詞同念。念佛了，打槌隨意，大衆散去。暮際，雷鳴雹雨。閣院鋪嚴道場，供養七十二賢聖。院主僧常欽有書巡報諸院知，同請日本僧。便赴請入道場，看禮念法事。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寶珠，盡世妙綵，張施鋪列。雜色氈毯，敷徧地上。花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賢聖。黄昏之後，大僧集會。一僧登禮座，先打鏧鈸，次説法事之興由。一一唱舉供主名及施物色。爲施主念佛菩薩。次奉請七十二賢聖，一一稱名。每稱名竟，皆唱「唯願慈悲，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之言。立禮七十二遍，方始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歎念佛，勸請諸佛菩薩云：「一心奉請大師釋迦牟尼佛，一心奉請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首皆云「一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曲數般。次有

尼法師，又表歎等，一如僧法師。次僧法師與諸僧同音唱讚了，便打鏧鈸，同音念「阿陀佛」便休。次尼衆贊僧亦如前。如是相替讚歎佛，直到半夜，事畢，俱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讚文，寫取在別。

七日，閣院有施主設七日僧齋。齋時法用，略同昨日。但行香時，道場供養音聲，表歎師不唱「一切恭敬」等，但立表嘆。更有別僧打槌，作餘法事，飲食如法。

十四日夜，惟正、惟曉共數十遠來沙彌，於白玉壇受具足戒。

十六日早朝，出竹林寺，尋谷東行十里，向東北行十里，到大花巖寺，入庫院住。齋後，入涅槃院見賢座主。彌高閣殿裏講《摩訶止觀》，有四十餘僧列坐聽講，便見天台座主志遠和尚在講筵聽《止觀》。堂内莊嚴，精妙難名。座主云：「講第四卷畢。」待下講，到志遠和尚房禮拜。和尚慰問慇懃。法堅座主從西京新來，文鑒座主久住此山，及聽講衆四十餘人，並是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講庭。志遠和尚自説云：「日本最澄三藏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陸公自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三藏得疏却歸本國。」云云。便問日本天台興隆之事。粗陳南岳大師生日本之事，大衆歡喜不少。遠座主聽説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事極喜。大花嚴寺十五院僧，皆以遠座主爲其首座。不受施利，日唯一飡，六時禮懺，不闕常修《法花》三昧，一心三觀，爲其心腑，寺内老僧宿盡致敬重。喫茶之後，入涅槃道場，禮拜涅槃相；於雙林樹下，右脇而卧。一丈六尺之容，摩耶悶絶倒地之像四王、八部龍神及諸聖衆，或舉手悲哭之形，或閉目觀念之貌，盡經所説之事，皆模爲像也。次入般若院禮拜文鑒座主，天台宗，曾講《止觀》數遍，兼畫天台大師影，長供養。語話慰問甚慇懃。更見大鞋和尚影，曾在此山修行，巡五臺五十遍，於中臺頂冬夏不下，住三年也。遂得大聖加被，着得大鞋。鞋高一尺，長一尺五寸。大一量廿五斤，小一量十斤，現着影前。和尚曾作一萬五千具衣帔，施與萬五千僧，設七萬五千供，今作影於高閣上安置供養。此清涼山，五月之夜極寒，尋常着棉襖子。嶺上谷裏，樹木端長，無一曲戾之木。入大聖境地之時，見極賤之人，亦不敢作輕蔑之心。若逢驢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現歟。舉目所見，皆起文殊所化之心也。

決釋。志遠和尚云：「見説天台山已決此疑，不合更決。」不肯通矣。晚際，與數僧上菩薩堂院，見持念和尚，年七十，適見可卌來也。人云：「年高色壯，得持念之力。」開堂禮拜大聖文殊菩薩像，容貌顒然，端嚴無比。騎師子像，滿五間殿在，其師子精靈，生骨儼然，有動步之勢，口生潤氣，良久視之，恰似運動矣。老宿云：「初造此菩薩時，作了便裂。六遍相作，六遍額裂。其博士惆悵而云：『吾此一才，天下共知，而皆許孤秀矣。一生來相作佛像，不曾見裂損之。今時作此像，齋戒至心，盡自工巧之妙，欲使天下人瞻禮，特爲發心之境。今既六遍造，六遍皆摧裂，的應不稱大聖之心。若實然者，伏願大聖文殊菩薩爲我親現真容。親覩金顔，即倣與而造。』纔發願了，開眼見文殊菩薩騎金色師子現其人前良久，乘五色雲騰空飛去。博士得見真容，歡喜悲泣，方知先所作不是也。便改本樣，長短、大小、容貌髮取所現之相。第七遍相作此像，更不裂損，每事易爲，所要者皆應矣。其人造此像了，安置此殿，露光眼中，注淚乃云：『大奇。曾來未曾見者，今得見也。願劫劫生生常爲文殊師利弟子。』言竟身亡。向後，此像時時放光，頻現靈瑞。每有相時，具録聞奏，勅施袈裟。今見披在菩薩體上者，是其一也。因此，每年勅使送五百領袈裟，表賜山僧。每年勅使別勅送香花寶蓋、真珠幡蓋、珮玉寶珠、七寶寶冠、金鏤香鑪、大小明鏡、花毯白氈、珍假花菓等，積漸已多。堂裏鋪列不盡之餘者，惣在庫貯積見在。自餘諸道、州、府官私施主每年送者，不可勝數。今五臺諸寺造文殊菩薩像，皆此聖像之樣，然皆百中只得一分也。」云云。其堂内外，七寶傘蓋當菩薩頂上懸之。珍彩花幡、奇異珠鬘等，滿殿鋪列。寶裝之鏡，大小不知其數矣。出到殿北，望見北臺、東臺圓頂高聳，絶無樹木，短草含彩，遥望觀之，夏中秋色。却到堂前，遥望南臺，亦無樹木，臺頂獨秀，與碧天接連，超然出于衆峰之外。西臺隔中臺，望不見也。於菩薩堂前，臨涯有三間亭子，地上敷板，四面高欄，亭下便是千仞之岸嶮峻。老宿云：「昔者，日本國靈仙三藏於此亭子，奉見一萬菩薩。」遍禮訖，到閣院，見玄亮座主。從四月始講《法花經》兼《天台疏》，聽衆卅餘人，惣是遠和尚門下。朝座閣院講《法花經》，晚座涅槃院講《止觀》。兩院之衆互往來聽，從諸院來聽者甚多。當寺上座僧洪基共遠和尚同議，請二座主開此二講，實可謂五臺山大花嚴寺是天台之流也。共衆僧上閣，禮拜功德。閣之内外莊嚴，

所有寶物，與菩薩堂相似也。見辟支佛頂骨，其色白黯色，狀似本國輕石；骨內堅實，大二升椀許大，見是額已上之骨，上生白髮，長五分許，似剃來更生矣，西國僧貞觀年中將來者也。兼有梵夾《法花經》，又佛舍利，置之於瑠璃瓶裏。金字《法花》，小字《法花》，精妙極也。閻前有塔，二層八角，莊校珠麗。底下安置阿育王塔，埋藏地下，不許人見，是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塔之一數也。次入善住閣院隨喜，有禪僧五十餘人，盡是毳納錫杖，各從諸方來巡者者也。勅置鎮國道場，有天台宗僧講《四分律》，亦是遠和尚門下。

十八日，赴善住閣院主請；到彼斷中。仍見從台州國清寺將來書。先於楚州付留學僧圓載上人送天台山延曆寺未決卅條，國清寺修座主已通決之，便請台州印信，刺史押印已了，修禪寺敬文座主具寫送臺山弘天台諸德。兼日本國無行和尚送天台書，及天台修座主通決已畢，請州印信之書，台州刺史批判與印信之詞，具寫付來。

廿日，始巡臺去。從花嚴寺向西，上坂行七里許，到王子寺喫茶。向西上坂，行六七里，至王花寺。更向西上坂十餘里，到中臺。臺南面有求雨院。從院上行半里許，到臺頂。頂上近南有三鐵塔，並無層級相輪等也。其體一塔四角，高一丈許。在兩邊者團圓，並高八尺許。武婆者，則天皇是也。鐵塔北邊有四間堂，置文殊師利及佛像。從此北一里半是臺頂，中心有玉花池，四方各四丈許，名爲龍池。池中心小島上有小堂，置文殊像，時人呼之龍堂。池水清澄，深三尺來。在岸透見底砂淨潔，並無塵草。臺頂平坦，周圍可百町餘，超然而孤起，猶如雙出。臺形圓聳，於此望見餘之四臺。西臺、北臺去中臺稍近。下中臺，向北上坂，便是北臺之南涯。又下中臺，向西上坂，便是西臺之東崖也。三臺地勢近相連；東臺、南臺去中臺，並五十來里。中臺東脚，長嶺高低，屈曲邐迤，向南五十里，地便與南臺西北脚連。北臺東北脚，嶺下而復上，高低長嶺參差，向東四十餘里，便與東臺西脚連。然五臺高嶮，出衆嶺之上。五臺周圓五百里外，便有高峯重重，隔谷高起，遶其五臺，而成牆壁之勢。其峯參差，樹木鬱茂，唯五頂半腹向上，並無樹木。然中臺者，四臺中心也。遍臺水湧地上，軟草長者一寸餘，茸茸稠密，覆地而生。蹋之即伏，舉脚還起，步步水濕，其冷如冰，處處小窪，皆水滿中矣。遍臺砂石間錯，石塔無數。細軟之草間莓苔而蔓生，雖地水濕，而無滴泥，緣莓苔軟草布根稠密，故遂不令遊人汗其鞋脚。奇花異色，滿山西開。從谷至頂，四面皆花，猶如鋪錦，香氣芬馥，薰人衣裳。人云：「今此五月猶寒，花開未盛；六、七月間，花開更繁。」云云。看其花色，人間未有者也。從臺頂東，下坂半里許，有菩薩寺，夏有粥飯，祇供巡臺僧俗。從鐵塔前向西漸下路，行十餘里，下峻坂二里許，更上坂向西半里許，到西臺供養院。於院後有三大巖峰，嶮峻直秀，三峰並起，名曰香山。昔天竺僧來，見此三峯，乃云：「我在西國，久住香山，今到此間，再見香山，早出現此乎？」從供養院向西上坂五六里，到西臺頂。臺頂平坦，周圍十町許。臺體南北狹，東西闊，東西相望，東狹西闊。臺頂中心，亦有龍池，四方各可五丈許。池之中心，有四間龍堂，置文殊像。於池東南，有則天鐵塔一基，圓形無級，高五尺許，周二丈許。莓苔軟草、槃石石塔、奇異花草，不異於中臺。地上水湧，潛停於草下，窪處水停。三方涯峻，而東岸邐迤漸下，與中臺脚根連。從臺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與維摩對談處。兩箇大巖，相對高起，一南一北，高各三丈許。巖上皆平，皆有大石座。相傳云：「文殊師利菩薩共維摩相見對談之處。」其兩座中間，於下石上，有師子蹄跡，蹋入石面，深一寸許。巖前有六間樓，面向東造。南頭置文殊像，騎雙師子。東頭置維摩像，坐四角座：老人之貌，頂髮雙結，幘色素白，而向前覆，如戴蓮荷，着黃丹衣及白裙，於衣上襲披皮裘，毛色斑駁而赤白黑，兩手不入皮袖，右膝屈之，著於座上，豎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案几之上，仰掌以申五指，左手把麈尾，以腕押左膝之上，開口顯齒，似語咲之相。近於座前，西邊有一天女，東邊有一菩薩，手擎鉢，滿盛飯而立。又於此樓前，更有六間樓相對矣。人云：「見化現時之樣而造之矣。」樓東行百許步，有八功德池，水從大巖底滲。巡看至夜，却到供養院宿。

廿一日，齋後，却到中臺菩薩寺喫茶。向東北遥望，谷底深處，數十町地，見白銀之色。人云：「是千年凍凌。年年雪不消，積爲凍凌，谷深而背陰，被前巖遮，日光不曾照着，所以自古已來，雪無一點消融之時矣。」谷之前嶺，便是中臺之東脚也。從菩薩寺向北，傍中臺之東岸，邐迤下坂十里來，又更上坂行十餘里，到北臺。臺頂周圓六町許。臺體團圓，臺頂南頭有龍堂，堂內有池。其水深黑，滿堂澄潭，分其一堂爲三隔。中間是龍王宮，臨池水上置龍王像。池上造橋，過至龍王座前。此乃五臺五百毒龍之王。每臺各有一百毒龍，皆以此龍王爲君主。此龍王及民，被文殊降伏歸依，不敢行惡

云云。龍宮左右，隔板牆，置文殊像。於龍堂前，有供養院。見有一僧，三年不飯，日唯一食，食泥土便齋，發願三年不下臺頂。有數箇弟子院，前院俯臨深谷，臺涯嵯峨而可千仞。此谷是文殊曾化現金鐘寶樓之處，今呼爲鐘樓谷。谷之西源，是中臺東岸之底。谷南便是高嶺。嶺之北岸極嶮而深至谷底，千年凍凌在幽底而皓暉。又向東南望見大花嚴寺。臺頭中心有則天鐵塔，多有石塔圍遶。軟草莓苔，遍敷地上，隔三四步，皆有小井池無數，名爲龍池，水湧沙底而清淺。正北、正東岸峻，高臨深谷。北谷名之宋谷。曾有一僧，依天台智者《法花》三昧，行法禮懺，得見普賢菩薩及多寶塔之處。南面雖嶮路，而有路可攀躡。西北岸漸下成帷，終爲深谷。臺頂東頭有高阜，名羅漢臺。遍臺亦無樹木。從羅漢臺向東南下，路邊多有燋石，滿地方圓，有石牆之勢。其中燋石積滿，是化地獄之處。昔者，代州刺史性暴，不信因果，聞有地獄不信。因遊賞，巡臺觀望，到此處，急然，見猛火焚燒巖石，黑烟衝天而起。焚石火炭赫奕而成圍廓。獄卒現前忿惋，刺史驚怕，歸命大聖文殊師利，猛火即滅矣。其迹今見在。燋石壘爲垣，周五丈許，中滿黑石。

廿二日，粥後，傍北臺東腹向東北邐迤下坂，尋嶺東行廿里許，到上米普通院。在堂裏，忽見五道光明，直入堂中照，忽然不現矣。惟正、惟曉等同在堂，皆云不見物，奇之不已。齋後，尋嶺向東，漸上坂廿里，來到東臺。臺東頭有供養院，入院喫茶。向南上坂二里許，到臺頂。有三間堂，壘石爲牆，四方各五丈許，高一丈許，堂中安置文殊師利像。近堂西北有則天鐵塔三基，體共諸臺者同也。臺頂無龍池，地上亦無水，生草稍深。臺頂周圓，四方各可十丈許。臺體南北漸長，東西狹，北根長一里許。臺南有嶺，高低長連三里許。然臺頂最高顯而無樹木。從臺頂向東，直下半里地，於峻崖上有窟，名爲那羅延窟。人云：「昔者，那羅延佛於此窟行道，後向西去。」窟內濕潤而水滴，户闥六尺，窟内黑暗，宜有龍潛藏矣。日晚，却到供養院宿。時欲黄昏，天色忽陰，於東谷底，白雲鬱嶵，忽赤忽白，而飛揚。雷聲霹靂，在深谷紛紛門。人在高頂，低頭而視，風雨共雹亂墜，夜深而息。

廿三日，齋後下臺，却到上米普通院，便向南直下坂，行十八里許入谷，更向東南行三四里，更向西谷行一里許，到金剛窟，窟在谷邊。西國僧佛陀波利空手來到山門，文殊現者人身，不許入山，更教往西國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其僧却到西天，取經來到此山。文殊接引，同入此窟。波利纔入，窟門自合，于今不開。窟巖堅密，帶黄色。當窟户有高樓，崛門在樓下，人不得見。於樓東頭，有供養院。窟户樓上有轉輪藏，六角造之，見于窟記。窟内多有西天聖迹：維衛佛時，香山摩利大仙造三千種七寶樂器，其佛滅後，文殊師利將來，取此窟中。拘留秦佛時，兜率天王造鐘，盛一百廿石。聞聲者或得四果，或得初地等，佛滅，文殊師利將此鐘來，置此窟中。迦葉佛時，造銀箜篌，有八萬四千曲調，八萬四千曲調，各治一煩惱，佛滅度後，文殊師利將此箜篌來，收入窟中。星宿劫第二佛全身寶塔一千三百級，文殊菩薩將此塔來，收入此窟。振旦國銀紙金書及百億四天下文字，文殊菩薩收入此窟云云。從窟上坂百步許，有文殊堂、普賢堂，此乃大超和尚見「金色世界」之處也。日晚，却到大花巖綱維寺。引涅槃院安置閣下一房，此則講《法花經》座主玄亮上人房。座主因講，權居閣院。遠和尚及文鑒座主院，天台教迹文書備足。

廿三日，始寫天台文書日本國未有者。

六月六日，勅使來，寺中衆僧盡出迎候。常例每年勅送衣鉢香花等，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細帔五百領、綿五百屯、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兩、茶一千斤、手巾一千條，兼勅供巡十二大寺設齋。

七日，於此寺設勅齋，齋後轉《花嚴經》一部。晚際，勅使共數十僧上菩薩堂求化現。到涅槃院，禮拜遠和尚。

八日，勅使設齋，供一千僧。

九日，齋後，勅使往金閣寺。

十一日，今上德陽日，勅於五臺諸寺設降誕齋。諸寺一時鳴鐘，最上座老宿五六人，起座行香。聞勅使在金閣寺行香歸京。

廿一日，天色美晴，空色青碧，無一點翳。共惟正、惟曉、院中數僧，於院閣前庭中，見色光雲，光明暉曜，其色殊麗，炳然流空，當于頂上，良久而没矣。院中數十僧，不出來者不得見。爰有汾州頭陀僧，五臺十二寺及諸普通蘭若十年供養主，名義圓，因送今年供來，同於見光瑞，注淚而云：「義圓發心十年已來，每年送遍山供不闕，未曾見一相。今共外國三藏同見光雲，誠知生處雖各在殊方，而蒙大聖化同有緣哉！從今已後，同結緣，長爲文殊師利菩薩眷屬。」云云。

廿九日，寫天台教迹畢，作目録呈遠和尚，令題法諱。

七月一日，爲往長安，排比行李。見人説：「從五臺往長安，向西南行二千餘里，得到長安也。」齋前，拜遠老宿及講天台《止觀》、《文句》二座主及諸大衆訖。院主僧廣初設空飯送路。齋後便發，院内大衆相送到三門外，捫淚執手別矣。取竹林路，從竹林寺前向西南踰一高嶺，到保磨鎮國金閣寺堅固菩薩院宿。遍臺供養主僧義圓亦歸汾州去，今日，從花嚴寺續後，來同院宿。院僧茶語云：「日本國靈仙三藏，昔住此院二年。其後移向七佛教誡院亡過。彼三藏自剥手皮，長四寸，闊三寸，畫佛像，造金銅塔安置。今見在當寺金閣下，長年供養。」云云。

二日，共義圓供主等及寺中數僧，開金閣，禮大聖文殊菩薩騎青毛師子聖像，金色顔貌，端嚴不可比喻。又見靈仙聖人手皮佛像及金銅塔。又見辟支佛牙、佛肉身舍利。當菩薩頂懸七寶傘蓋，是勅施之物。閣九間，三層，高百尺餘。壁簷椽柱，無處不畫，内外莊嚴，盡世珍異。顯然獨出杉林之表，白雲自在下而繚繞，碧層超然而高顯。次上第二層，禮金剛頂瑜伽五佛像。斯乃不空三藏爲國所造，依天竺那蘭陀寺樣作，每佛各有二脇士，並於板壇上列置。次登第三層，禮頂輪王瑜伽會五佛金像。每佛各一脇士菩薩。二菩薩作合掌像，在佛前面向南立。佛菩薩手印容貌與第二層像各異。粉壁内面，畫諸尊曼荼羅，填色未了。是亦不空三藏爲國所造。瞻禮已畢，下閣到普賢道場，見經藏閣《大藏經》六千餘卷，惣是紺碧紙、金銀字、白檀玉牙之軸。看願主題云：「鄭道覺，長安人也。大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巡五臺，親見大聖一萬菩薩及『金色世界』，遂發心寫金銀字《大藏經》六千卷。」云云。亦有畫脚迹千輻輪相，并書跡之根，申云：「貞觀年中，太宗皇帝送袈裟使到天竺，見阿育王古寺石上有佛跡，長一尺八寸，闊六寸，打得佛迹來，今在京城，轉畫來此安置。」云云。次開持念曼荼羅道場，禮拜尊像。此則不空三藏弟子含光爲令李家昌運長遠，奉勅持念修法之道。壇面三肘，以白檀汁和泥塗作，每風吹時，香氣遠聞。金銅道具甚多，惣着壇上。次開普賢堂，禮普賢菩薩像，三像並立，背上安置一菩薩像。堂内外莊嚴，綵畫鏤刻，不可具言。七寶經函，真珠繡佛，以線串真珠，繡着絹上，功迹奇妙。自餘諸物，不暇具録。禮看畢，却到院斷中。齋後，共供主頭陀僧義圓等數人同爲一行，向南臺去。從金閣寺西去寺五里，有清涼寺，今管南臺。此五臺山都號「清涼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號「清涼寺」，寺中有清涼石云云。被頭陀引向南臺去，不得到彼寺。山金閣寺三門，尋嶺向南，上坂行廿里，到南臺西頭。向東傍臺南岸，行四五里，到臺上。並無樹木。臺東南側，有供養院。從院向北，上坂三百步許，方到臺頂。於三間堂内，安置文殊菩薩像。白玉石造，騎白玉師子。軟草稠茂，零凌香花，遍臺芳馥。臺體西北及東南，長嶺高低，邐迤而漸遠。東、西、北面，峻涯臨于邃谷。在頂向北，遥見四臺，歷然在眼前。迴首遍觀，五頂圓高，超然秀于衆峰之上。千峰百嶺，松杉鬱茂，參差間出。五頂之下，深谿邃谷，不見其底。幽泉澗水，但聞流響。異鳥級翔衆峰之上，羽翼凌高，而飛臺上頂者稀矣。五頂之地，五百里外，四面皆有高峰張列，圍擁五臺而可千里。並其鋒刃，而有重墟周遶之勢，峯谷重重，不知幾重。且從東入臺山，入山谷行五百里，上至巖巖之頂，下到深谷之底，動經七日，方得到五臺山地。其餘三方四維，亦是遠涉山谷，方到五臺。誠知五臺山乃萬峰之中心也。五百毒龍潛山而吐納風雲，四時八節輟雷雹頻降矣。天色急晴，遊人不見長明之光景。每晴明時，觀于五臺，是淺黄之色。臺上忽見一點雲起，俄爾之間，重雲遍山。入此山者，自然起得平等之心。山中設齋，不論僧俗、男女、大小，平等供養。不看其尊卑、大小，於彼皆生文殊之想。昔者，大花嚴寺設大齋，凡俗男女、乞丐、寒窮者，盡來受供。施主憎嫌云：「遠涉山坂，到此設供。意者只爲供養山中衆僧，然此塵俗乞索兒等盡來受食，非我本意。若供養此等乞丐，只令本處設齋，何用遠來到此山！」僧勸令皆與飯食。於乞丐中有一孕女懷妊，在座備受自分飯食訖，更索胎中孩子之分。施主罵之不與。其孕女再三云：「我胎中兒雖未産生，而亦是人數，何不與飯食？」施主曰：「你愚癡也。胜裏兒雖是一數，而不出來，索得飯食時，與誰喫乎？」女人對曰：「我胜裏兒不得飯，即我亦不合得喫。」便起，出食堂。纔出堂門，變作文殊師利，放光照曜，滿堂赫奕，皓玉之貌，騎金毛師子，萬菩薩圍遶騰空而去。一會之衆，數千之人，一時走出，忙然不覺倒地，舉聲懺謝，悲泣雨淚。一時稱唱大聖文殊師利，迄于聲竭喉涸，終不蒙迴顧，髣髴而不見矣。大會之衆，飡飯不味，各自發願，從今已後，送供設齋，不論僧俗、男女、大小、尊卑、貧富，皆須平等供養。山中風法，因斯置平等之式。自餘靈化，頻現多瑞，天下共知。今見齋會，於食堂内，丈夫一列，女人一列，或抱孩兒，兒亦得分，童子一列，沙彌一列，大僧一列，尼衆一列，皆在床上受供養。施主平等行食，有人分外多索，亦不怪之，隨多小皆與之也。

山中多寒。五六七月，遍五臺五百里內，奇異之花，開敷如錦，滿山遍谷，香香氣薰馥。每臺多有葱韮生。昔者，孝文皇帝住此五臺遊賞。文殊菩薩化爲僧形，從皇帝乞一座具地，皇帝許之。其僧見許已，敷一座具，滿五百里地。皇帝怪云：「朕只許一座具地，此僧敷一座具，遍滿五臺，大奇。朕不要共住此處。」遂以葱韮散五臺上，便出山去。其僧在後，將零凌香子散葱韮之上，令無臭氣。今見每臺遍生葱韮，惣不聞臭氣。有零凌香滿臺生茂，香氣氛氳。相傳云：「五臺五百里，敷一座具地矣。」今在南臺上，共頭陀等數十人同求大聖化現，及夜不見，遂歸院宿。初夜，臺東隔一谷，嶺上空中見有聖燈一盞，衆人同見而禮拜。其燈光初大如鉢許，後漸大如小屋。大衆至心高聲唱大聖號。更有一盞燈，近谷現，亦初如笠，向後漸大。兩燈相去，遠望十丈許。燈光焰然，直至半夜，没而不現矣。

三日，齋後共頭陀等，同爲一行。頭陀云：「相送直到汾州，在路與作主人。」從臺頂向南，下行十七里許，於谷裏有一院，屋舍破落無人，名爲七佛教誡院。院額題云：「八地超蘭若。」日本僧靈仙曾居此處身亡。渤海僧貞素哭靈仙上人詩於板上書，釘在壁上。寫之如後：

《哭日本國内供奉大德靈仙和尚詩》并序。渤海國僧貞素。

起余者謂之應公矣。公僕而習之，隨師至扶桑，小而大之，介立見乎緇林。余亦身期絳物，負笈來宗霸業。元和八年，窮秋之景，逆旅相逢。一言道合，論之以心。素至於周恤，小子非其可乎。居諸未幾，早向鴒原，鶺鴒之至，足痛乃心。此仙大師是我應公之師父也。妙理先契，示于元元。長慶二年，入室五臺。每以身厭青瘀之器，不將心聽白猿之啼。長慶五年，日本大王遠賜百金，達至長安。小子轉領金書，送到鐵勒。仙大師領金訖，將一萬粒舍利、新經兩部、造勅五通等，囑附小子，請到日本答謝國恩，小子便許。一諾之言，豈憚萬里重波，得遂鍾外緣，期乎遠大。臨迴之日，又附百金。以大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靈境寺求訪。仙大師亡來日久，泣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視死若歸，連五同行李，如食之頃者，則應公之原交所致焉。吾信始而復終，願靈凡兮表悉。空留澗水嗚咽千秋之聲，仍以雲松惆悵萬里之行。四月莫落，如一首途望京之耳。

不航塵心淚自涓，情因法眼奄幽泉。明朝儻問滄波客，的説遺鞋白足還。

大和二年四月十四日書。

於小窟中，安置七佛像。當窟户有一堂。堂南邊有一小菴室。于堂下有二屋，並破落。庭地荒蕪而無人。昔於此窟前，七佛現矣。南行三里許，到大曆靈境寺。向老宿問靈仙三藏亡處，乃云：「靈仙三藏先曾多在鐵勒蘭若及七佛教誡院。後來此寺，住浴室院。被人藥敎，中毒而亡過。弟子等埋殯，未知何處。」云云。於寺三門兩邊，有聖金剛菩薩像。昔者於大原、幽、鄭等三節度府，皆現金剛身。自云：「我是樓至佛，身作神護佛法。埋在地中，積年成塵。再出現，今在臺山靈境寺三門内。」三州節度使驚怪，具録相貌，各遣使令訪。有二金剛在寺門左右，其形貌體氣，一似本州所現體色同。其使却到本道報之，遂三州發使來，特修舊像，多有靈驗。具如碑文，寫之在别。近三門側乾角，有山榆樹，根底空豁成窟，名曰聖鐘窟。窟中時時發鐘響，響發之時，山峯振動。相傳云：「斯是大聖文殊所化也。」相傳呼爲聖鐘谷。寺之正東，去寺十來里，有高峯，號爲寶石山。窟中多有小石，每石現圓光、攝身光、五色雲，此亦聖人化現所致也。

四日，齋後，向西南入谷踰嶺，行十五里，到大曆法花寺。重閣於峻崖上建立，四方涯面，盡是花樓寶殿。任地高低，堂舍比櫛。經像寶物，絶妙難言。巡觀諸院，次入法花院，見神道和尚影。此和尚在生，依天台《法花》三昧行法修行，長念《法花經》，四十三年不出院，感得六根清淨，還化數年矣。其影及所持《法花經》及三昧行法，并證得三昧坐處大椅子，並今見在。從法花寺西北十五里，有佛光寺。

五日，齋後，西南行二里，到上房普通院宿。

六日，早發，向西南行五里許，向南遥望高嶺，巖頂巉巗，中心有一大孔，透見那畔之空。其孔遠見如笠子許大，斯乃孝文帝射箭透過之處。向西南行七里許，到思陽嶺。昔儀鳳元年，西天梵僧佛陀波利來到此處，雨淚遥禮臺山，感得大聖化爲老人，約令却迴天竺。取佛頂之處，今見建寶幢。幢上著《佛頂陀羅尼》及序，便題波利遇老人之事。從思陽嶺西南行十三里，到大賢嶺，於普通院斷中。路從嶺上過，當嶺頭有重山門樓，此乃五臺南山門也。齋後，向西南行五里許，到代州所管五臺縣。向西南行卅里，過胡陀河，到建安寺宿。

八日，齋後向西南行卅里，到忻州定襄縣七巖寺宿。

九日，早發，西南行卅里許，到胡村普通院斷中，歇。

十日，早發，行卅里許，到宋村普通院斷中。行卅五里，到名嶺鎮南關頭普通院宿。

十一日，早發，行廿里許，到太平普通院斷中。行廿五里，至蹋地店宿。

十二日五更，發，行卅五里，到白楊普通院斷中。更行十五里，到三交驛歇。次入定覺寺莊，見水碾，名爲三交碾。更行十五里，到古城普通院宿。

十三日平明，發，行十五里，到太原府，屬河東道。此則北京，去西京二千來里。北門入，到花巖下寺住。見南天竺僧法達，從臺山先在。自云：「我是鳩摩羅什三藏第三代苗裔。」五臺山大莊嚴寺僧下山來者，皆此寺下，故名花巖下寺。彼供養主義圓頭陀引到此寺。頭陀自從臺山爲同行，一路已來，勾當粥飯茶，無所闕少。

十五日，赴四衆寺主請，共頭陀等到彼寺齋。齋後，入度脫寺巡禮盂蘭盆會，及入州見龍泉。次入崇福寺，巡禮佛殿。閣下諸院，皆鋪設張列，光彩映人，供陳珍妙。傾城人盡來巡禮，黃昏自憩。

十六日，入開元寺，上閣觀望。閣內有彌勒佛像，以鐵鑄造，上金色，佛身三丈餘，坐寶座上。諸寺布設，各選其勝。

十七日，赴節度同軍將胡家請，共供主僧義圓到彼宅齋。諸寺盂蘭盆會，十五日起首，十七日罷。

十八日，南天竺三藏法達邊，寫取五臺山諸靈化傳碑等。十八日，欲向長安發去。頭陀僧義圓見雇博士，自出帔纓子一領，畫《五臺山化現圖》，擬付傳日本國。爲待畫畢，不得發去。

十九日，隨頭陀赴女弟子真如性請，到宅斷中。因同巡臺來，今爲主人。

廿二日，共頭陀赴尼真如心宅齋，亦是同巡五臺者也。

廿三日，共頭陀赴尼真如大業寺律大德院齋。尼大德三人亦共頭陀同巡臺來。

廿六日，畫《化現圖》畢。頭陀云：「喜遇日本國三藏，同巡臺，同見大聖化現。今畫《化現圖》一鋪奉上，請將歸日本供養，令觀禮者發心，有緣者同結緣，同生文殊大會中也。」齋後，辭別院中衆僧，始向長安去。頭陀云：「余本心欲送和尚，直到汾州，在路作主人。今到此間，勾當事未了，不免停住十數日間，不遂本請。」云云。同巡臺僧令雅云：「余欲得送和尚向長安去。」頭陀囑云：「替余勤勾當行李，努力侍奉，莫令遠客在路寂寞。」便爲同行發。頭陀云：「相送同出城，共巡禮西山去。」便同出城西門，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爲晉山。遍山有石炭，近遠諸州人，盡來取燒，修理飯食，極有火勢，見乃巖石燋化爲炭，人云天火所燒也。竊惟未必然矣，此乃衆生果報所感矣。山門有小寺，名爲石門寺。寺中有一僧，長念《法花經》已多年。近日感得舍利，見傾城人盡來供養。僧俗滿寺，不知其數。得舍利之初源者，念經僧於夜房中坐念經，有三道光明來照，滿房暉明而遍照寺。尋光來處，從寺西當巖底出來，每夜照室及寺院。其僧數日之後，尋光到巖所，掘地深一丈餘，得三瓶佛舍利。青瑠璃瓶裏有七粒舍利，白瑠璃瓶中有五粒舍利，金瓶之中有三粒舍利，擎來安置佛殿中供養。太原城及諸村貴賤男女，及府官上下，盡來頂供養，皆云是和尚持《法花經》不可思議力所感得也。從城至山，來往人滿路稠密，觀禮奇之。從石門寺向西上坂，行二里許，到童子寺，慈恩臺法師避新羅僧玄測法師，從長安來始講《唯識》之處也。於兩重樓殿，滿殿有大佛像，見碑文云：「昔冀州禮禪師來此山住，忽見五色光明雲，從地上空而遍照。其光明雲中，有四童子坐青蓮座遊戲，響動大地，巖巘頹落。岸上崩處，有彌陀佛像出現。三晉盡來致禮，多有靈異。禪師具録申送，請建寺，遂造此寺，因本瑞號爲「童子寺」。敬次鐫造彌陀佛像，出現顏容顒，皓玉端麗，趺座之體，高十七丈，闊百尺。觀音、大勢各十二丈。」云云。

廿七日，粥後發，於此與供養主義圓頭陀別矣。共同巡臺僧令雅，同爲一行，共往西京。從童子寺南踰一嶺，到雨花寺斷中。從雨花寺向西南，出山行卅里，到清涼縣，入普通院宿。院主不解主客之禮。

廿八日，向西南行十五里，到晉村家斷中。西南行廿五里，到石高村，入石毫院宿。

廿九日，西南行廿五里，到文水縣李家斷中。是義圓頭陀親門徒，飯食如法。齋後，行卅里，到郭柵村，入村寺宿。院主僧見客不喜。

八月一日，西南行廿五里，到汾州東衆香寺斷中。寺東有汾河泊水。汾河流到此漲泊，故喚爲「泊」。周圍千町許，而漸向南流，到河中府，入於黃河。從衆香寺西行五里，到汾州城南行門西邊，入法律寺涅槃院宿。此院是臺山供主義圓頭陀院也。於太原告請云：「到汾州，必到院歇息。」因此到院

宿。州押衙姓何，來寺中相看安存，是義圓頭陀門徒，見此遠客，作主人慇懃。從州向西，去寺五十里，山中有廣城院。有仙悟座主講天台《止觀》，門人五十餘人，今見在州。南去州八十里，有寶福山高峻，人云空王佛行道之處，迄今聖跡甚多。

二日，雨下，早朝到何押衙宅茶語，押衙設斷中。齋後發，向南行卅里，到孝義縣。縣北一里有魏文侯墓。入城内涅槃院宿。有桂輪座主，初見則不喜，後語話始歡喜。曾講《涅槃經》數遍，兼解外典。新造《唐韻略》及《大藏經音》八卷，擬進今上，未畢功跡。

三日，早發，向南行十五里，到王同村王同院斷中。齋後，南行卅里，到冷泉店宿。主人周匝。

四日，粥後，傍汾河尋山谷行卅五里，到小水店李家斷中。齋後，傍汾河西南行十里，到靈石縣。過縣，傍汾河南行廿里，到陰地關。關司勘出。過關南行十里，到桃柳店掉家宿，店臨汾河，有五六家，主人心平。

五日，平明，南行十里到長寧驛汾水關，關司勘入。是河中府北界晉州汾西縣管内。南行廿里，到晉州管内霍邑縣。縣城西近側有白雉泉。昔魏孝文帝此城西過，見石下白雉飛山，其泉湧出。縣城南行三里，有金狗鼻者，三丘並列，貌如覆鉢，丘體高大，北西二方峻上二事並題着木上。金狗鼻上。漢文帝自代過此南，見金狗吠於此鼻上。已岸。北向縣家，西臨汾河。縣北去太原三百五十里，南去上都九百一十里，南去晉州百六十里。從縣西行十五里，到霍昌村馬家店宿。主人麁賊。

六日，粥後，南行十五里，到益昌驛斷中。主人雖有道心，極貧。齋後，南行卅里到趙城縣。從縣南行十五里，到屈項村大曆寺宿。

七日朝，南行廿里，到洪洞縣斷中。齋後，南行六十里，到晉州城内市西普通院宿。

八日早朝，出城西門，西南行卅里，到晉橋店斷中。南行廿五里，到故關店。過河入景雲普通院宿。河北晉州襄陵縣南界，河南絳州太平縣北界。

九日，朝，雷雨。少時雨止。南行廿五里，到太平縣斷中。出南廓門，向未申行五十里，到長秋驛宗家店宿。驛北十五里許，有馬頭山。

十日，早發，西行卅里，穫山縣斷中。從縣山望見穫山，去縣十五里地。黃蟲滿路，及城内人家無地下脚宿。齋後，西行六十五里，黃蟲滿路，喫粟穀盡，百姓憂愁。黃昏之時，到龍門縣，入招提院宿。院主僧無周匝。

十一日，齋後，西南行十六里，到新橋渡。渡汾河，從渡西岸，着東岸。正南行卅五里，到寶鼎縣管内秦村，入村院宿。

十二日，遲發，向西望見黃河。南行廿五里，到寶鼎縣，入天王邑斷中。齋後，南行卌里，到臨晉縣粉店宋家宿。主人有道心。

十三日，早發，南行卌里，到辛驛店頭斷中。節度府。黃河從城西邊向南流。黃河從河中府已北，向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東流。從北入舜西門出，側有蒲津關。到關得勘入，便渡黃河。浮船造橋，闊二百步許。黃河西流，造橋兩處。南流不遠，兩派合。都過七重門。向西行五里，到河西縣八柱寺宿。寺在縣城西，去縣百步來地。

十四日，歇。

十五日，發，西行卅里到朝邑縣，於店斷中。入靡化坊天王院宿。夜雨。

十六日，朝時雨停。發。西行十里，渡洛河。西行十里，到馮翊縣安遠村王明店王家斷中。雨行不行，入村院宿。從洛河西，穀苗黃蟲喫盡，村鄉百姓愁極。

十七日，雨止。西行十五里，到蕃驛店高家斷中。西行卌里，到故市店，入天王院宿。

十八日，遲發，西行廿五里，到永安店斷中。齋後，西行卅五里，到新店。經卅來家，覓宿處不得，强入趙家宿。

十九日，南行卅里，到京兆府界操陽縣斷中。於縣南頭見山陵使迴入京城，是葬開成天子使。營幕軍兵，陳列五里。軍兵在大路兩邊對立，不妨百姓人馬車從中路過。縣西，去縣八九十里山中，有陵頭，去京在東二百餘里。過軍營中，南行卅五里，到高陵縣渭橋。渭水闊一里許，橋闊亦爾。鎮臨渭水，在北岸上。渭水本從土蕃出來，東流遠入黃河。過橋南行五里，到三家店佛殿宿。

廿日早，南行廿五里，到萬年縣灞橋店斷中。灞水本從終南山來，入渭河。齋後，從灞橋南行十五里，到滻水橋。滻水從終南山來，入於渭河。灞、滻兩水向北流去，水色清。唯未問得涇水。西行十里，到長安城東章敬寺前歇。寺在城東通化門外。從通化門外南行三里許，到春明門外鎮國寺西禪

院宿。

廿二日午前，山陵使迴來，從通北門入。齋後，出鎮國寺，入春明門，到大興善寺西禪院宿。

廿三日，齋後，到左街功德巡院，見知巡押衙、監察侍御史姓趙名鍊，通狀請寄住城中諸寺尋師。狀文如左：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連青州公驗，入五臺山禮聖跡，遂到此間，擬學聖法。伏請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謹具如前，伏聽處分。帖件狀如前。

謹牒

驗白

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

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隨朝貢使來尋訪佛教。今年三月，請青州公驗，入五臺山禮聖跡，遂到此間，擬學聖法。伏請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謹具如前，伏聽處分。帖件狀如前。

謹牒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

知巡侍御差巡官一人，領僧等於資聖寺安置。

廿四日，辰時，巡院押衙作狀差巡官，令參見功德使。左街功德使、護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知內省事、上將軍仇士良，封三千户。僧等隨巡官人使門，次入玄化門，更過內舍使門及惣監院，更入一重門，到使衙南門。門內有左神策步馬門。惣過六重門，到使衙案頭通狀請處分。細問來由。更作一狀，合知事由如左：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四月，隨本國朝貢使，上船過海。到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內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過一冬。開成四年二月，離揚州到楚州，寄住開元寺。至七月，到登州文登縣赤山院。住過一冬，至今年二月，離登州。三月到青州，權住龍興寺。十日已來，遂於節度使壽尚書邊請得公驗。五月一日，到五臺山巡禮聖跡。七月一日，從五臺來。今月廿三日到城。今請權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却歸本國。謹具如前，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帖

開成五年八月廿四日

緣開府不出，不得進狀。案頭何判官送到內護國天王寺安置。寺在左神策軍毬場北。寺與大內隔牆，即皇城內城東北隅也。常置二七僧令轉念。衆僧見客周匝。

廿五日，齋後，從使院有使，喚僧等隨使入使衙。得功德使牒，稱權寄住資聖寺，仰綱維供給者。知巡侍御准使帖，轉帖資聖寺便差巡官送到寺，且在庫西亭安置。

廿六日，雨下。暮際，綱維安排房院，於淨土院安置。院主僧師安有道心，見客僧慰問慇懃。每向諸僧尋問持念知法人，未得的實。

九月五日夜，繫念毗沙門，誓願乞示知法人。聞揚州節度使係李德裕，有勅令入京，九月三日入內任宰相。

六日早朝，當院僧懷慶持念爲業，將佛舍利五粒來令禮拜，語曰：「如要持秘法，余能知一城內解大法人。青龍寺潤和尚但解胎藏，深得一業，城中皆許好手。彼寺雖有西國僧，未多解語，持念之業，不多苦解。大興善寺文悟闍梨解金剛界，城中好手。青龍寺義真和尚兼兩部。大興善寺有元政和尚，深解金剛界，事理相解。彼寺雖有西國難陀三藏，不多解唐語。大安國寺有元簡闍梨，解金剛界好手，兼解悉曇、解畫、解書梵字。玄法寺法全和尚深解三部大法。新天子新造一寺，在宣陽坊，未賜寺額，是元和上太后所建也。今上與太后別勅新造，勅城中諸寺簡擇五十餘僧，配入此寺。

七日，齋時，左街功德使知巡押衙趙鍊入當寺來，簡取七僧。從八月廿六日至九月十日，霖雨不霽。

十四日，作狀起居知巡侍御如左：

季秋漸冷，伏惟侍御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限以客事，不獲詣展。覲謁之誠，在物難喻。圓仁先因小事，甚爲奉煩。乍得房院，欲擬參謝。緣數十日陰雨不晴，未由遂情，伏深悚疚。伏請莫賜怪責。覲謁在近，但增馳結。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起居。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九月十四日

知巡侍御閤下謹空

侍御答書在別。更得侍御傳語云：「客中乍到如何，寺裏無堂飯，飯食應不如法，和尚自作一狀將來。余進開府，安置有堂飯寺。」云云。

十八日，作狀，奉呈侍御：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先日伏蒙雅旨，殊賜安存，下情無任歡荷之誠。然圓仁等乍到，已蒙使司仁造，權置此寺。感慶伏深，更無所望。如請移住有堂飯寺，伏恐惱亂僧見客周匝。

大宮。今請住資聖寺，往來諸寺，尋師聽學，任意求法，夜歸本寺。伏乞侍御傳語云：「任和尚意。更有所要，即報來，與和尚取穩便。」

恩造，特賜允許。謹具如前，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九月十八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十月十三日，差惟正共懷慶閣梨，遣青龍寺，令見知法人。於東塔院有義真和尚，解胎藏。日本國行閣梨於此學法。更有法潤和尚，解金剛界，年七十三，風疾老耄。

十六日，遣大興善寺，令簡擇知法人。翻經院有元政阿闍梨，解金剛界，持念文書備足。天竺難陀三藏不多解唐語。文悟闍梨不及于政阿闍梨。

十七日，遣狀起居政阿闍梨，兼借請念誦法門：

久藉芳猷，未因接展。欽仰之誠，難以喻言。昨辱榮問，殊慰愚情。孟冬漸寒，伏惟和尚道體動止萬福。圓仁遠辭本緣，訪尋佛教，遊到城中，未有服勤。伏承和尚德尊道高，究暢法藏，開演真教。圓仁雖未頂謁，殊仰道風。伏以客事，不獲專詣。勤慕空積，奉顏未間，但增馳結。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代身。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十月十七日　　日本國僧圓仁狀上

興善寺政和尚法前謹空

於赤山寺夢見買得秤一具。其賣秤人云「此是秤定三千大千世界輕重之秤也」云云，「聞語奇歡」云云，借得念誦法門。

十八日，始寫。

廿六日，冬至節。僧中拜賀云：「伏惟和尚久住世間，廣和衆生。」臘下及沙彌對上座說，一依書儀之制。沙彌對僧，右膝着地，說賀節之詞。喫粥時，行餛飩、菓子。

廿九日，往大興善寺，入勅翻經院，參見元政和尚。始受金剛界大法。入勅置灌頂道場，禮諸大曼荼羅。設供養，受灌頂。又翻經堂壁上畫金剛智和尚及不空三藏影。於翻經堂南，有大辨正廣智不空和尚舍利塔。金剛智、不空二三藏曾於此院翻經也。

開成五年十二月廿九日夜，夢見畫金剛界曼荼羅到本國，大師披其曼荼羅，極大歡喜。擬禮拜大師，大師云：「我不敢受汝禮拜，我今拜汝。」云云。殷懃歡喜畫曼荼羅來。

十一月三日，雪下。

十三日，雪下。

廿六日，冬至節。僧中拜賀云：「伏惟和尚久住世間，廣和衆生。」臘下及沙彌對上座說，一依書儀之制。沙彌對僧，右膝着地，說賀節之詞。喫粥時，行餛飩、菓子。

十二月八日，准勅，諸寺行香設齋當寺，李德裕宰相及勅使行香，是大唐玄宗皇帝忌日也。惣用官物設齋，當寺內道場三教談論大德知玄法師表讚。

廿二日，令永昌坊王惠始畫金剛界大曼荼羅四幅。

廿五日，更則入新年。衆僧上堂，喫粥、餛飩、雜菓子。衆僧喫粥間，綱維、典座、直歲，一年內寺中諸莊及交易并客斷諸色破用錢物帳，衆前讀申。

開成六年辛酉正月一日，僧俗拜年寺中。

三日，有飯供僧。

四日，國忌。奉爲先皇帝，勅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

六日，立春節。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又別勅除左金吾衛大將軍，是國親，今帝之阿舅。元來貧窮，去年行於坊寺，擔蘿蔔紫土賣。今新承恩，作金吾大將軍，入內蒙除。出來時，廿對金甲引馬、騎軍將五六十來把棒遏道，步軍一百來衛駕。步軍並皆着錦來帽子、錦袍。其大將軍着衣冠靴，皆繡鳥銜瑞草之文。拜南郡後，除鳳翔府節度使。

七日，今天子幸太清宮齋。

八日，早朝出城，幸南郊壇，壇在明德門前。諸衛及左右軍廿萬衆相隨。諸奇異事，不可勝計。

九日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爲會昌元年。又勅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録、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潡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又勅開講道教，左街令勅新從劍南道召太清宮內供奉矩令費，於玄真觀講《南花》等經；右街一處，未得其名，並皆奉勅講。從大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

二月八日，金剛界曼荼羅幀畫了。又勅令章敬寺鏡霜法師於諸寺傳阿

彌陀淨土念佛教。廿三日起首至廿五日，於此資聖寺傳念佛教。又巡諸寺，每寺三日，每月巡輪不絶。又大莊嚴寺開釋迦牟尼佛牙供養。從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薦福寺開佛牙供養。藍田縣從八日至十五日，設無礙茶飯，十方僧俗盡來喫。左街僧録體虚法師爲會主。諸寺赴集，各設珍供，百種藥食，珍妙菓花，衆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樓廊下敷設，不可勝計。佛牙在樓中庭，城中大德盡在樓上隨喜讚嘆。舉城赴來禮拜供養。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無礙供雜用錢足，有人供無礙薄餅足，有人施諸寺大德老宿供飡頭足，有人施無礙供雜用錢足，有人供無礙薄餅足，有人施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發願布施莊嚴佛牙會，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隨喜，登佛牙樓上，親見佛牙，頂戴禮拜。兼入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上書三藏摩頂松樹。街西興福寺，亦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佛牙供養。崇聖寺亦開佛牙供養。城中都有四佛牙：一，崇聖寺佛牙，是那吒太子從天上將來，與終南山宣律師。一，莊嚴寺佛牙，從天竺入腿肉裏將來，護法迦毘羅神將護得來。一，法界和尚從于填國將來。一，從土蕃將來。從古相傳如此。今在城中四寺供養。

二月十三日，受金剛界大法畢。供養金剛界曼荼羅及受傳法灌頂，以五瓶水灌于頂上。至夜，供十二天。每事吉祥，兼登慈恩寺塔。

十五日，興唐寺奉爲國開灌頂道場，從十五日至四月八日，有緣赴來，結緣灌頂。

三月廿五日，詣崇聖寺，禮釋迦牟尼佛牙會。有人多云：「終南山和尚隨毘沙門天太子得此佛牙。那吒太子從天上將來與和尚，今置此寺供養。」

四月一日，大興善寺翻經院爲國開灌頂道場，直到廿三日罷。

四日，往青龍寺，入東塔院，委細訪見諸曼荼羅。

七日，往大興善寺，入灌頂道場隨喜，及登大聖文殊閣。

九日，開府迎碑，讚揚開府功名德政之事也。從大安國寺入望仙門，左神策軍裏建之，題云：「仇公紀功德政之碑。」迎碑軍馬及諸嚴備之事，不可計數，今上在望仙樓上觀者。

十三日，喚畫工王惠，商量畫胎藏幀功錢。

十五日，齋了，睡見當寺老僧送卅疋絹來云：「有施主知道和尚擬作胎藏像，故付布施來。」云云。房裏有俗人十人許，相共隨喜云：「和尚令早作畢，無着處領得其物。又夢有一僧，將書來云：「從五臺山來住北臺，頭陀付書慰問日本和尚。」便開封看書，初注云：「生年未相謁，先在五臺一見。」云云。具問詞，付送來白絹帶、小刀子，並舊極好，領得其物，擎喜云云。晚間，博士惠來，畫幀功錢同量定了，五十貫錢作五副幀。

廿八日，始畫胎藏幀。

孟夏漸熱，伏惟和尚道體萬福。即此圓仁蒙惟免，被拘抄寫事，不得數就面展，乃疚伏深。一兩日後專到，拜覲未間，但增馳結。謹遣弟子僧惟曉，謹狀起居。不宣。謹狀

會昌元年四月日

青龍寺真和尚座前謹空

絹參疋

日本國求法沙門圓仁狀上

右物輕尠，謹充遮勢之資。圓仁數年行客，緣身貧薄，奉覲雖近，無物供養。前件微物，謹表重志。伏望領至，莫嫌輕少。不宣。謹白

會昌元年四月日

求法僧圓仁上

青龍寺真和尚法前

興善寺新譯經、念誦法等，四月廿二日寫了。和尚曰：「余所解金剛界大法盡付囑了，其法門等盡寫了，更有不足者，別處尋覓。」與元政和尚金，前後都計廿五兩。自外不在數限。

錢壹拾貫文

右雖輕尠，謹表重誠，伏望檢領。圓仁爲法遠來，喜遇和尚，求學胎藏大法，伏請慈悲，特垂付授。伏願弘傳佛法，利益有情，無任勤欽之誠。謹奉狀。謹白

會昌元年四月廿八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上

青龍寺真和尚法前

廿八日，下手畫胎藏幀。

卅日黄昏，畫金剛界九會曼荼羅功錢商量定，除畫絹外，六十文。真和尚教化俗人，助加絹卅六尺，賜充畫絹。

五月一日，遣行者丁雄萬謝。

昨日伏奉芳旨，諸事欲成就，歡躍無極。深謝和尚教化賜絹卅六尺，充畫功德。慈緣殊深，專在圓仁，無任感荷。夏熱夜來，惟和尚道體萬福。即此圓仁蒙惟免，緣有小事，不獲自詣陳謝，悚愧伏深。後日專到院中，面謝未間，

但增馳仰無任感愧歡欣之誠。謹遣丁雄萬奉狀伏申。不宣。謹狀

會昌元年五月一日　　求法僧圓仁狀上

青龍寺真和尚法前謹空

五月一日，勅開講，兩街十寺講佛教，兩觀講道教。當寺内供奉講論大德嗣標法師，當寺講《金剛經》。青龍寺圓鏡法師，於菩提寺講《涅槃經》。自外不能具書。

三日，始畫金剛界九會曼荼羅幀五副。除畫絹外，六千文，是畫功也。此日於青龍寺設供養，便於勅置本命灌頂道場，受灌頂抛花，始受胎藏《毘盧遮那經》大法兼蘇悉地大法。

五月十四日，喫苽美熟。

六月十一日，今上降誕日，於内裏設齋。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集談經。四對論議，二箇道士賜紫，釋門大德惣得不着。南天竺三藏寶月入内對君王，從自懷中拔出表進，請歸本國。不先諮開府惡發，五日軍内收禁。犯越官罪，故寶月弟子三人各決七棒，通事僧決十棒，不打三藏，不放歸國。

八月七日，爲歸本國，修狀進使。

資寺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右圓仁等從五臺山來到城中，伏蒙開府仁造，令推寄住資聖寺。今擬却歸本國，不敢專擅。謹具如前，伏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謹牒

會昌元年八月日

九月一日，勅兩街諸寺開俗講。

七日，聞日本僧惠蕚、弟子三人到五臺山。其師主發願，爲求十方僧供，却歸本國。留弟子僧二人令住臺山。

廿三日，大雪下一日一夜，樹木摧折。

十一月一日，冬至節，彗星出現。數日之後，漸漸長大，官家仰諸寺轉經。

十二月三日，移住西院。

四日，月共大伯星相近一處行。

八日，國忌，當寺官齋。城中諸寺有浴。彗星漸没現。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懸幡子，新歲祈長命。諸寺開俗講。

二月一日，勅加蓋仇開府充觀軍容使，便知天下軍事。

十七日，寒食節。前後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

十九日，清明節。

廿九日，於玄法寺法全阿闍梨所，始受胎藏大法。又於大安國寺元簡阿闍梨所，重審決《悉曇》章。

三月三日，李宰相聞奏僧尼條流，勅下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

八日，薦福寺開佛牙供養，詣寺隨喜供養。街西興福寺開佛牙會。巡院轉帖興善、青龍、資聖等三寺：

外國僧三藏等

右奉軍容處分，前件外國僧並仰安存，不得發遣者。事須轉帖，各仰准此處分訖報者。准狀轉帖者。

會昌二年三月五日帖

押衙知巡何公貞

十一日，詣興福寺禮佛牙，一宿。

十二日晚，因臺山求供義圓歸山，付送百五十僧供。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敬送清涼山百五十僧供。

右圓仁等，設供意者，求法得遂，過海無難，平善得達，廣利羣生。劫劫生生，常爲大聖文殊眷屬，利益十方。法界含靈，同霑此福。謹疏

會昌二年三月十二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等謹疏。

迴鶻軍兵入唐侵境，今在秦府。國家抽六節度府兵馬，遣迴鶻界。首城中有迴鶻人數百，准勅盡斬敎訖。在諸州府，亦同斯格。

巡院帖資聖寺：

日本國僧圓仁并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等

右奉使帖得狀，令發遣保外客僧出寺。其圓仁等未敢專擅發遣。奉軍容處分，不用發遣，依前收管者。准狀帖巡者。帖寺仰准使帖處分者。

會昌二年三月十日帖

押衙知巡何公貞

四月，見説迴鶻兵馬入秦府城住，節度使逃走，新除節度使在路不敢入。

玄法寺法全座主解三部大法，施胎藏《大軌儀》三卷，兼《別尊法》三卷、胎藏
手契，充遠國廣行。送書謝展：
接近勤謁，難令夏契。伏惟座主道體萬福。即此圓仁蒙恩，依少故，詣展不
獲，伏深反疚。謝座主慈流，施法門六卷，充廣行，不勝感愧。弘傳遠國，以
答法恩。但未有供養，悚側尤甚。一兩日後，自到院中面謝未間，但增馳結。
謹遣小師奉狀。不宣。謹狀
四月日
全座主法前謹空

日本國求法沙門圓仁狀

四月廿三日，天子在御樓册尊號，諸司軍兵馬排隊樓前。百寮、僧門、道
士班列，宰相進尊號。
五月，奉勅開俗講，兩街各五座。
廿五日，圓載留學傔從僧仁濟來，便得載上人會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書，委曲云：「日本入唐大使相公，到本國京城有亡薨，長判官得伊豫介，録
事得左少史，高録事大宰典。淳和皇帝去年七月崩。第二船漂落裸人國，被
破船，人物皆損。偶有卅來人得命，拆破大舶作小船，得達本國。」云云。又
楚州新羅譯語劉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濟送書云：「送朝貢使、梢工、水手，
前年秋迴彼國，玄濟闍梨附書狀，并砂金廿四小兩，見在敝所。惠萼和尚附
船到楚州，已巡五臺山，今春擬返故鄉。慎言已排比人船訖。」其萼和尚去秋
暫往天台。冬中得書云：「擬趁李隣德四郎船，取明州歸國。」依萼和尚錢物
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備，不免奉邀，從此發送。載上人委曲云：
「僧玄濟將金廿四小兩，兼有人人書狀等，付於陶十二部歸唐。此物見在劉
慎言宅。」
廿五日，使牒勘問外國僧藝業。

巡院帖楊化團

當團諸寺　應有外國僧等

右奉使帖，勘從何國來，及到城年月，兼住寺，并年幾，解何藝業，且名申上
者。事須帖團，仰速折狀通，切待申上，不得遲速者，准狀帖團者。
會昌二年五月廿五日帖

押衙知巡何

資聖寺日本國僧圓仁，年五十，解講《法花經》。弟子僧惟正、年三十。僧惟曉年
卅一，並解《法花經》。

奉帖勘從何國來，及到城年月，兼住寺，并年幾，解何藝業等。
右圓仁等，爲抄寫闕本經論流傳本國，去開成三年七月，隨日本國朝貢使來
到揚州。去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到城。奉使牒權寄住資聖寺聽學。謹具如
前。謹牒。牒件狀如前。謹帖
會昌二年五月廿六日

日本國僧圓仁等謹牒

五月十六日起首，於青龍寺天竺三藏寶月所，重學《悉曇》，親口受正音。
廿九日，有勅停内供奉大德，兩街各廿員。
六月十一日，上德陽日，大内降誕降齋。兩街大德對道士，御前論議。
道士二人得紫，僧門不得着紫。
七月廿一日，留學僧傔人仁濟歸天台去，遣惟正相隨到楚州，令取本國
書信。
八月十六日，夜月蝕。
十月十三日，惟正從楚州歸，到上都。得大國書二封、楞嚴院狀一封、高
上人書一封、刀子四柄。其付陶中金廿四小兩，楚州譯語劉慎言先已月盡，
惣不得而空手來。得譯語報云：「據圓載闍梨命，先已用矣。」書函封先已折
開。十月九日，勅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
鳥文，雜工功，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穀斗、
田地、莊園，收納官。如惜錢財，情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充入兩税徭役。」
勅文在別。城中兩街功德使帖諸寺：不放出僧尼，長閉寺門。僧眩玄
奏：「自作劍輪，自領兵打迴鶻國。」勅令彼僧試作劍輪，不成。又准宰相李
紳聞奏，因起此條流，其僧眩玄，當誑勅罪。准勅斬首訖。左右街功德使帖
諸寺，勘隸僧尼財物。准勅條流，天下大同。諸州府、中書門下牒行。京城
内仇軍容拒勅，不欲條流。緣勅意不許，且許請權停一百日内帖諸寺不放僧
尼出寺。左街功德使奏，准勅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確外，愛惜資
財，自還俗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功德使奏，准勅條流僧尼，除年已衰
老及戒行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還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奉勅：「左、
右街功德使奏：『准去年十月七日、十六日勅條流，令還俗僧尼。』宜依。其
愛惜資財，情願還俗者，各委本貫，收充兩税户。向後諸道有如此色類，並准
此處分。所蓄奴婢，僧許留奴一人，尼許留婢二人，餘各任本家收管。如無

家者，官爲貨賣。同衣鉢餘外資財收貯，待後勅處分。其僧尼所留奴婢，如有武藝，及解諸藥諸術等，並不得留，不得削髮私度。如有違犯，綱維知事録報官。餘資産錢物等，各委功德使自條流聞奏。」

會昌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一日

十七日，功德使帖諸寺，僧尼入條流内，並令還俗。此資聖寺卅七人。

十八日早朝，還俗訖。左街還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還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廿七日，軍容有帖，喚當街諸寺外國僧。

廿八日早朝，入軍裏。青龍寺南天竺三藏寶月等五人、興善寺北天竺三藏難陀一人、慈恩寺師子國僧一人、資聖寺日本國僧三人、諸寺新羅僧等，更有龜兹國僧，不得其名也，都計廿一人，同集左神策軍軍容衙院。喫茶後，見軍容。軍容親慰安存。當日各歸本寺。

廿九日，楚州新羅人客來，得楚州譯語劉慎言書一通、順昌阿閣梨書一通。

二月一日，使牒云：僧尼已還俗者，輒不得入寺及停止。又發遣保外僧尼，不許往京入鎮内。

二月廿五日，和蕃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馬出城外，迎入通化門，入内得對。勅令安置南内院。是大和公主，大和天子爲和迴鶻國，嫁與迴鶻王。今緣彼國王法崩，兵馬亂起，公主逃歸本國。隨公來迴鶻人，並不得入城。迴鶻王子隨公主來，公主在路自敎之。

四月中旬，勅下，令敎天下摩尼師。剃髮，令着袈裟，作沙門形而敎之。而韋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揚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書，輒有輕進。況中國黎庶久染此風，誠宜共遏迷聾，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轉惑愚人。位列朝行，豈宜自愧。其所進經，内中已焚燒訖。其草本，委中書門下追索焚燒，不得傳之於外。會昌三年六月十三日下。

廿三日，仇軍容薨。勅送孝衣。

廿五日，勅斬仇軍容孔目官鄭中丞、張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盡敎破家。

廿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已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等惣燒盡。

廿八日三更，内裏失火，燒神農寺。

卅二並習《法花經》。

右圓仁等爲求佛教，隨朝使過海。去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奉使處分，權寄住資聖寺。謹具如前。謹牒。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五月廿六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謹牒

以寫本一校了　兼胤

卷四　會昌三年六月三日，軍容辭官歸宅。

勅不放。重進表請，五月有勅放歸家。仍便般家具，至三日，軍容辭官歸宅。勅除新中尉，以内長官特進楊欽義任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當日便上任。

十一日，今上德陽日，内裏設齋，兩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論義。每街停止十二員大德，功德使帖巡院，令簡擇大德，每街各七人，依舊例入内。大德對道士論義，道士二人勅賜紫衣，而大德惣不得着紫。又德陽日前十五日，内宮内諸司各赴諸寺，設齋獻壽。太子詹事韋宗卿撰《涅槃經疏》廿卷進。今上覽已，焚燒經疏。勅中書門下，令就宅追索草本燒焚。其勅文如左：

勅：銀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韋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業，溺於邪説，是扇妖風。既開詭惑之端，全戾典墳之旨，簪纓之内，頹靡何深！況非聖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傳。雖欲色容，恐傷風俗。宜從左官，猶謂寬恩。可任成都府尹，馳驛發遣。太子詹事宗卿進佛教《涅槃經》中撰成《三德》廿卷，奉勅《大圓伊字鏡略》廿卷，具已詳覽。佛本西戎之人，教張不生之説。孔乃中土之聖，經聞利益之言。有輕進。況中國黎庶久染此風，誠宜共遏迷聾，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書，輒愚人。位列朝行，豈宜自愧。其所進經，内中已焚燒訖。其草本，委中書門下追索焚燒，不得傳之於外。會昌三年六月十三日下。

廿九日，長樂門外失火，燒草場。向前有勅，焚燒內裏佛經，又埋佛菩薩、天王像等，向後二處失火，其後又東市二夜數處失火。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房內，除四人外，更無客僧及沙彌、俗客等。

右奉寺家牒稱，奉使司文帖。切不得停止保外及沙彌、俗客等。如後有人糺告房裏隱藏，情求重罪，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二日　　日本國僧圓仁牒

弟子僧惟曉從去年十二月一日病，至今年七月，都計八箇月病。會昌三年當日本承和十年。

七月廿四日，夜二更盡，身亡。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曉。

右弟子惟曉久患疾病，以昨夜二更盡身亡。謹具狀報，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　　日本國僧圓仁牒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曉身亡。

右弟子僧惟曉房內，除緣身衣物外，更無錢物、疋段、斛斗等。如後有人糺告，稱前件亡僧房內別有錢物等，師主僧圓仁及同學僧惟正，請蒙科罪。謹具如前，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　　日本國僧圓仁謹牒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亡僧惟曉

右弟子僧惟曉身亡，並無錢買地。伏乞三綱和尚慈悲，賜與一墓地埋殯。謹具如前，伏請處分。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　　日本國僧圓仁謹牒

綱維判與一墓地。

廿七日，殯葬於春明門外鎮國寺東頭資聖寺瓦窯北角地。

廿九日，覆墓。同院惠見、僧宗信專勾當葬事。淨土院僧懷安設送殯人供。送殯僧思習、僧敬中、僧懷約、僧惠見、僧宗信。當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知玄法師，遣同學僧可從，令送殯葬。送殯出城人，僧俗共計十餘人。於墓殯前，請七僧，稱名十念兇願。

八月十三日，爲求歸國，投左神策軍押衙李元佐，是左軍中尉親事押衙也。信敬佛法，極有道心，本是新羅人。宅在永昌坊，入北門西迴第一曲，傍牆南壁上，當護國寺後牆西北角。到宅相見，許計會也。

十五日，修惟曉三七日齋，此夜月蝕。

廿九日，五七日齋。

九月十三日，七七日齋。每度請內供奉。附馬拙悰除淮南節度使，仍判天下鹽鐵使。淮南節使僕射李紳，勅追入京拜相。河北道潞府節度使劉從簡叛，勅下諸州府，抽兵馬都五万軍，打潞府。入界不得，仍在界首相守。供軍每日用廿萬貫錢，諸道般載不及，遂從京城內庫般糧不絕。潞府留後院在京盡勒還俗，遞歸本貫，諸道州府亦同斯例。近住寺僧，不委來由者盡捉。京兆府投新裹頭僧於府中，打敎三百餘人。其走藏者，不敢街裏行也。迴鶻國兵馬大敗。本道便聞奏，諸州府兵惣歸本道訖。

十一月三日，惟曉百日齋。

十二月，得楚州新羅譯語劉慎言書，云：「天台山留學圓載闍梨稱，進表遣弟子僧兩人，令歸日本國。其弟子等來到慎言處覓船，慎言與排比一隻船，着人發送訖。今年九月發去者。」

會昌四年歲次甲子，二月，越州軍事押衙姓潘，因使進藥，將圓載闍梨書來。書云：「緣衣糧罄盡，遣弟子僧仁好等兩人往本國，請衣糧去者。」潘押衙云：「載上人欲得入城來，請得越州牒，付余令進中書門下。余近日專候方便，入中書送牒。宰相批破，不許入奏例。上人事不成也。」三月，勅下：「朕欲駕幸東京，仍曉示百寮，如有朝臣諫者，誅身滅族。」勅不許供養佛牙。又勅下云：「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臺、鳳翔府法門寺，寺中有佛指節也。並不許置供及巡禮等，如有人送一錢者，脊杖二十。諸道州縣應有送供人者，當處如有僧尼等，在前件處受一錢者，脊杖二十。」因此四處靈境，絶人往來，無人送供。准勅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並當處打敎，具姓名聞奏。恐潞府留後押衙作僧，潛在彼處也。宰相李紳、李德裕奏停三長月，作道士教新定三元月：正月上元、六月中元、十月下元。唐國恒式，三長月不許敎命，今上則不然也。爲破潞府，勅召道

士八十一人，又於內裏，令作九天道場。於露處，高壘八十張床，鋪設精彩，十二時行道祭天尊，乾脯酒肉，用祭大羅天。四月一日起首，直到七月十五日爲終期。其道場不在屋舍內，於露庭中作法。晴明即日炙，雨下即霖身，八十一人中，多有着病者也。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僧，不欲聞三寶。長生殿內道場，自古已來，安置佛像經教。抽兩街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絕。今上便令焚燒經教，毀拆佛像，起出僧衆，各歸本寺。於道場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轉道經，修練道術。國風，每年至皇帝降誕日，請兩街供奉講論大德及道士，於內裏設齋行香，請僧談經，對釋教道教對論義。今年只請道士，不請僧也。看其體色，從今已後，不要僧人入內。道士奏云：「孔子說云：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竊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爲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功德使帖諸寺，准勅不許僧尼街裏行犯鐘聲。若有出者，事須諸寺鐘聲未動已前，各歸本訖，又不許別寺宿。若有僧尼街裏行犯鐘聲，及向別寺宿經一夜者，科違勅罪。從前不許午後出寺，今不許犯鐘聲。二月，駕幸右街金仙觀，是女觀。觀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見入意，勅賜絹一千疋。遂宣中官令修造觀，便通內，特造金仙樓。其觀本來破落，令修造嚴麗，天子頻駕幸。向後駕幸左街興唐觀，是道士觀，又賜千疋。特令修造銅鑄聖容，作聖容當莊嚴奇絶。

城中諸寺七月十五日供養，諸寺作花蠟花餅、假花菓樹等，各競奇妙。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供養，勝於常年。勅令諸寺佛殿供養花藥等，盡搬到興唐觀祭天尊。十五日，天子駕幸觀裏，召百姓令看。百姓罵云：「奪佛供養祭鬼神，誰肯觀看！」天子怪百姓不來。諸寺被奪供養物，悒惶甚也。

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頻有勅催，怪無消息。征兵多時，都不聞征罰者何。彼兵衆驚懼，捉界首牧牛兒、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稱捉叛人來。勅賜封刀，於街衢而斬三段，兩軍兵馬圍着敎之。如此送來相續，不絶入內裏。天子坐銀臺門樓上看，大笑曰：「昭義已破。今未除者，唯是天下兵馬，尋常街裏被斬尸骸滿路，血流濕土爲泥，看人滿於道路。天子時時看來，旗鎗交橫遼亂。見說，被送來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種百姓，枉被捉來。國家兵馬元來不入他界，恐王怪無事，妄捉無罪人送入京也。兩軍健兒每斬人了，割其眼、肉喫。諸坊人皆云：「今年長安人喫人。」勅追淮南節度使杜附馬入京。宰相李紳情願作淮南使。勅依，便送節矣。杜附馬入京，得對日拜相，仍判鹽鐵度支。百寮盡怪，自古已來，未曾有附馬拜相之例。國風，宰相賜與平章事。李德裕奏云：「附馬拜相，不合乘輿。」勅意從容，未有詔旨，附馬猶不得輿也。打潞府兵衆，每日用廿萬貫錢。諸州搬載不及，又京城官庫物欲盡。有勅分欠百司判錢，隨官尊卑，納錢多少，用充打潞府兵糧。諸道州府官，皆同此例。又勅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具令分析聞奏。且長安城裏坊內佛堂三百餘所，佛像、經樓等莊嚴如法，盡是名工所作，一箇佛堂院，敵外州大寺，准勅併除罄盡。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數，天下尊勝石幢、僧墓塔等，有勅皆令毀拆。勅召國子監學士，及天下進士及第、身有學者，令入道教，未曾有一人入其道者也。今年已來，每雨少時，功德使奉勅帖諸寺觀，令轉經祈雨。感得雨時，道士偏蒙恩賞，僧尼寂寥無事。城中人咲曰：「祈雨即惱亂師僧，賞物即偏與道士。」

八月中，太后薨，郭氏太和皇后。緣太后有道心，信佛法，每條流僧尼時，皆有詞諫，皇帝令進藥酒而藥敎矣。又義陽殿皇后蕭氏是今上阿孃，甚有容，今上召納爲妃，而太后不奉命。天子索弓射敎，箭透入胸中而薨。太原府兵馬三千人，三年在迴鶻界守捉。今年打迴鶻破，歸至府。未經數日，未共親情相看，節度使便差發遣打潞府去。軍健等再三辭訴云：「三年打迴鶻，辛苦疲乏。近到家鄉，未見親情父母等。伏請差別兵馬者。」節度使不肯。仍三千人一時恨，迫城相戰。節度使聞奏，捉送京城。勅使兵馬迎入具問。其人說打迴鶻功能，不合敎之。具錄事由聞奏，勅不依奏。勅賜封刀，令斬三段，於東市北街堆頭斬之。從潞府捉來健兒等，常于此處斬也。

九月，潞府大敗。仍捉得彼處押衙、大將等，送到京城，斬敎六七度也。後斫叛主劉從簡頭來，三鋒鎗頭穿之，桿高三丈餘，上頭題名。先遶兩市，進入內裏。天子坐銀臺門樓上看，大笑曰：「昭義已破。今未除者，唯是天下寺舍，兼條流僧尼都未了，卿等知否？」數十日後，准勅進潞府劉家資財、錢物、寶珮、家具等。每度七八乘金裝車載送到城中，進納內庫。仇軍容兒常侍知內省事，喫酒醉顛，觸誤龍顏，對奏云：「天子雖則尊貴，是我阿耶册立之也。」天子怒，當時打敎。勅令捉其妻女等，流出於外，削髮令守陵墓。仍

仰中官收納家中錢物，象牙滿屋，珠玉金銀等，盡皆滿庫，錢帛疋段不知數。每日卅乘車，搬入内庫，一月之内，搬運不盡。自餘寶珮奇異之物，不可計數。皇帝到内庫看，拍手怪云：「朕庫不曾有此等物。」諸高班低頭不語，道士趙歸真等奏云：「佛生西戎，教説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歸涅槃。涅槃者，死也。盛談無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無爲長生之理。太上老君聞生中國，宗乎大羅之天。逍遥無爲，自然爲化。飛練仙丹，服乃長生。廣列神府，利益無疆。請於内禁築起仙臺，練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聖壽，永保長生之樂。」云云。皇帝宜依。勅令兩軍於内裏築仙臺，高百五十尺。十月起首，每日使左、右神策軍健三千人，搬土築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勅催築。兩軍都虞候把棒檢校，皇帝因行見，問内長官曰：「把棒者何人？」長官奏曰：「護軍都虞候勾當築臺。」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當，須自擔土。」便交搬土。後時又駕築臺所，皇帝自索弓，無故射敎虞候一人，無道之極也。從去年來，兩街講説絶也。自登位已後，好出駕幸，四時八節之外，隔一二日便出。每行送，仰諸寺營辦床席毯毺，花幕結樓，鋪設椀疊、臺盤椅子等。一度行送，每寺破除四五百貫錢不了。勅令毀拆天下小寺，經遞歸本貫。人主又上仙臺，勅令音聲人推落左軍中尉。音聲人不肯推之，勅佛搬入大寺，鐘送道士觀。其被拆寺僧尼，蘧行不依戒行者，不論老少，盡勒還俗，還俗，遞歸本貫，充入色役。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雖有戒行、若是少年者，盡勒還俗，歸本貫。城中毀拆卅三處小寺，條流僧尼，一准勅文也。

十一月，出勅云：「緣昭義寇賊已破，朕取來年正月，更拜南郊。仍仰百寮，曉示諸職，早令排比者。」百司准勅，修理橋道，街路不通人馬車牛。城南郊壇，特唐修造，於壇四面，花幕屏帳，樓閣城營，一切取城中内裏之樣。百司惶惶不已。

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三日，拜南郊。儀仗威儀，一似元年。不許僧尼看，又舊有條流，不許僧尼午後出寺，又不許犯齋鐘及向别寺宿，所以僧人不得看南郊也。築仙臺欲成就，勅令道士飛練仙丹。道士長趙歸真奏云：「有一般仙藥，此國全無，但於土蕃國有此藥，臣請自向土蕃採此藥。」兩軍中尉不肯，仍奏云：「差别人去即得，然趙歸真求仙之長，不合自去。」勅依中尉奏，不放去。有勅問求仙用何藥，具色目申奏者。道士奏藥名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等。勅令於市藥行覓，盡稱無。因此通狀被打，煩惱不徹，遂於諸處求，亦不可得。寒食，從前已來，准式賜七日暇。築臺夫每日三千官健，寒食之節，不蒙放出，怨恨把器伏，三千人一時衙聲。皇帝驚怕，每人賜三疋絹，放三日暇。

三月三日，築臺成就。進仙臺，人君上臺。兩軍中尉、諸高班、道士等，隨皇帝上。兩軍中尉語趙歸真曰：「今日進仙臺了，不知公等求得仙否？」歸真低頭不語。見説仙臺高百五十尺，上頭周圓，與七間殿基齊。上起五峯樓，中外之人盡得遥見。孤山高聳，般終南山盤石作四山崖，龕窟盤道，尅飾精妙，便栽松柏奇異之樹，可笑稱意。便有勅，令道士七人於臺上飛練求仙。又勅下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莊。又令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錢物、斛斗、疋段，一一詣實具録，令聞奏。城中諸寺，仰兩軍中尉勘檢。諸州府寺舍，委中書門下檢勘。且城中寺舍奴婢三等：收身有藝業者軍裏，收無業少壯者貨賣，老弱者填宫。奴婢憂哭，父南子北，今時是也。功德使帖諸寺：奴婢五人爲一保，保中走失一人者，罰二千貫錢。諸寺錢物，兼貨賣奴婢贖錢，並皆官收。擬充百寮禄料。又勅令天下諸寺，僧尼年卅已下，盡勒還俗，遞歸本貫。人主又上仙臺，勅令音聲人推落左軍中尉。音聲人不肯推之，勅問：「朕交推，如何不奉？」音聲人奏云：「中尉是國家重臣，不敢推下。」天子怒，打脊二十棒。在臺上，怪道士云：「朕兩度上臺，卿等未有一人登仙者，何意？」道士奏曰：「緣國中釋教與道教並行，黑氣越着，礙於仙道，所以登仙不得。」人君宣兩街功德使云：「卿知否，朕若是何師盡不要也。」數日後，勅下：天下僧尼五十已下，盡勒還俗，遞歸本貫訖。後有勅云：天下僧尼五十已上、無祠部牒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有祠部牒者，委當州縣磨勘，差殊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城中僧尼，委功德使准此例牒流者。中書門下准勅牒諸道訖。城裏僧尼，功德使牒流甚嚴切，且勘定無祠部牒僧尼之數，具録聞奏。便帖諸寺，合搬家具。其有祠部牒者，惣索將入軍裏磨勘。其祠部牒上微有點汙處，及生年與功德案入保牒差殊者，盡入還俗之數。不差殊者，便收入軍案不出。遂使諸寺僧尼同無告身也。大家皆云：「不還告身者，不留僧尼之謀様。收寺奴婢錢物者，毀拆寺舍之兆也。」皇帝宣云：「搬土之坑極深，令人恐畏不安，朕欲得填之。事須祭臺之日，假道設齋慶臺，惣追兩街僧尼集左軍裏，斬其頭，用填坑者。」檢樞卜密奏云：「僧尼本是國家百姓，若令還俗，各自營生，於國有利，請不用追入。請仰本司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充入色役者。」皇帝點頭，良久乃云：「依奏者。」諸寺僧尼亦

聞斯事，魂魄失守，不知所向。國仁通狀請，情願還俗，卻歸本國。功德使收狀，未有處分，但頻有牒來安存。功德使帖諸寺，准勅條流，不許僧尼出寺。事須差家人五六人守寺門，輒不得放僧尼出寺。如有違越者，綱維、三老及典直並守門人，各決脊杖二十。其出寺僧尼，當時處死者。

左、右神策軍者，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萬軍。自古君王頻有臣叛之難，仍置此軍已來，無人敢奪國位。勅賜印，每中尉初上時，准勅出兵馬迎印。別行公事，不屬南司。今年四月初，有勅索兩軍印，中尉不肯納印，有勅再三索。勅意索護軍印，付中書門下，合掌相管兩軍事，一切擬令取相處分也。左軍中尉即許納印，而右軍中尉不肯納印，遂奏云：「迎印之日，出兵馬迎之。納迎之日，亦須動兵馬納之。」中尉意，勅若許，即因此便動兵馬，起異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馬。人君怕，且縱不索。

見説功德使條流僧尼還俗之事，商議次第，且令卅已下還俗訖，次令五十已下還俗，次令五十已上、無祠部牒者還俗。第三番令祠部牒磨勘，差殊者還俗。最後有祠部牒不差謬者，盡令還俗，即僧尼絶也。斯之商議，天下大同也。緣准勅行，故從四月一日起首，年卅已下僧尼還俗，遞歸本貫。每日三百僧還俗，十五日，年卅已下僧尼方盡。從十六日起首，五十已下僧尼還俗，直到五月十日方盡也。十一日起首，五十已上無祠部牒者還俗。前年已來，牒流僧尼，即簡麁行不依本教者，還俗，遞歸本貫。今年不簡高行麁行，不論驗增大德、内供奉也。但到次第，便令還俗。頻有勅問，已還俗者多少，未還俗者多少，催進其數。外國僧未入條流之例，功德使別聞奏取裁。有勅云：「外國等，若無祠部牒者，亦勒還俗，遞歸本國者。」西國北天竺三藏難陀，在大興善寺，南天竺三藏寶月兼弟子四人，於中天成業，並解持念大法、律行精細、博解經論，在青龍寺，並無唐國祠部牒。新羅國僧亦無祠部牒者多。日本國僧圓仁、惟正亦無唐國祠部牒。功德使准勅，配入還俗例。又帖諸寺牒云：「如有僧尼不伏還俗者，科違勅罪，當時決敎者。」聞此事，裝束文書，所寫經論、持念教法、曼荼羅等裝裹訖。文書兼衣服都有四籠，便買三頭驢，待處分來。心不憂還俗，只憂所寫聖教不得隨身將行。又勅切斷佛教，恐在路諸州府檢勘得實，科違勅之罪。

十三日，使帖來。當寺僧無祠部牒者卅九人，數内有日本國僧兩人名。先還俗僧林宗信觀相議情願，許相送到汴州，州去京一千四百里。見他愍念重，不阻其情也。三綱、三老等來，相憂云：「遠涉求法，遇此王難，應不免改服。自古至今，求法之人，足有障難，請安排也。」不因此難，則無因歸國。且喜將聖教得歸本國，便合本願。都維那僧法遇贈檀龕像一軀，以充歸國供養。晚際，辭一寺僧了，便着俗衣。

十四日早朝，入京兆府請公驗，恐無公憑在路難爲歟。西國三藏等七人，亦同來府請公驗。府司判與兩道牒，仰路次差人遞過。然從會昌元年已來，經功德使通狀，請歸本國，計百有餘度。又曾屬數箇有力人，用物計會，又不得去。今因僧尼還俗之難，方得歸國，一悲一喜。左神策軍押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監察侍御史、上柱國李元佐，因求歸國事投，相識來近二年，情分最親。客中之資，有所闕者，盡能相濟。緣功德使無道心，故諮歸國事，不蒙縱許。在府之間，亦致飯食、氈褥等，慇懃相助。

十五日，出府到萬年縣，府家差人送到。大理卿、中散大夫、賜紫金魚袋楊敬之曾任御史中丞，兼令專使來問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賜團茶一串。在縣中修狀報謝。内供奉談論大德去年歸鄉，不得消息。今潛來，裹頭隱在楊卿宅裏。令童子清涼將書來，書中有潛別之言，甚悲慘矣。當寺講《維摩百法》座主雲栖、講《涅槃經》座主靈莊，先卅已下，例還俗訖。今裹頭着俗衣，來縣中相看。李侍御與外甥阮十三郎同來相問。一頭勾當行李來去，與買氈帽等，又入寺檢校文書、籠駄等。雲栖座主亦勾當籠駄，相共排比，恐不得隨身將去。晚際出城，縣司與差人，遞送照應縣去，去城八九十里。李侍御、栖座主同相送到春明門外，喫茶。楊卿差人送書來云：「弟子書狀五通兼手書，付送前路州縣舊識官人處。但將此書通入，的有所益者。」職方郎中、賜緋魚袋楊魯士，前曾相奉，在寺之時，慇懃相問，亦曾數度到寺檢校，曾施絹褐衫褌等。今交郎君將書來，送潞絹二疋、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書狀兩封，别有手札。布施主楊差人送來絹一疋、褐布一端、錢一千文，充路上用。自餘相送人，不能具録。並于春明門外拜别，云：「留斯分矣。」楊卿使及李侍御不肯歸去，相送到長樂坡頭，去城五里一店裏，一夜同宿語話。李侍御送路物：少吴綾十疋、檀香木一、檀龕像兩種、和香一瓷瓶、銀五股、拔折羅一、氈帽兩頂、銀字《金剛經》一卷、見内裹物也。軟鞋一量、錢二貫文，數在别紙也。惜别慇懃，乃云：「弟子多生有幸，得遇和尚遠來求佛法，數年供養，心猶未足，一生不欲離和尚邊。和尚今遇王難，却歸本

國去。弟子計今生應難得再見，當來必在諸佛淨土，還如今日與和尚作弟子。和尚成佛時，請莫忘弟子。」云云。又云：「和尚所着衲袈裟，請留與弟子，將歸宅裏，終身燒香供養。」既有此言，便以送之。阮十三郎亦同結緣至厚。

十六日早朝，相別而發，共唐僧十九人同行。晚際，到照應縣宿。同行中有一僧，生年廿，是長安城裏人，父母、兄弟、姊妹今見在。從少年入佛法，在大薦福寺侍奉新羅僧爲師匠，因僧難，承接新羅僧名字，得住寺。官家隨其公驗，遞向新羅國去。在府之時，百方作計申訴，不免遞過。親情啼哭，街中相別，遂被逮到照應縣同宿。大家五更發，其僧暗走脫而去，同行盡不覺。到縣，明，即知。家丁三人中，兩人分路覓去，終日覓不見，想知早到城裏家中隱藏。縣司申府尋捉。

廿二日，過潼關，是國城之咽喉也。渭南縣、花陰縣、永寧縣，皆有楊卿書狀，並通入訖。

六月一日，到東都崔太傅宅，送楊卿書。太傅專使來，傳語安存，施絹一疋。

九日，到鄭州。刺史李舍人處，有楊卿書，任判官處亦有楊卿書，將書入州，見刺史及判官，並已安存慇懃。州長吏、殿中監察侍御史、賜紫金魚袋辛文昱，在長安長供飯直，情分甚慇懃，去年得鄭州長史，赴任，今在州相見，悲喜交馳，存問至厚，便喚宅裏斷中歇息。刺史施兩疋絹，諸人皆云：「此處是兩京大路，乞客浩汗，行人事不辨。若不是大官，是尋常衣冠措大來，極是慇懃者，即得一疋兩疋。和尚得兩疋，是刺史慇重深也。」任判官施夾纈一疋，辛長史見來，便交裁作褐衫。齋後出州，歸到宿處。辛長史專使來施絹一疋、袜肚一、汗衫、褐衫，書一，中云：「續到拜辭，請暫時待者。」緣縣家已差人貪祥，不及相待，便發。行十五里，迴頭望西，見辛長史走馬趕來，三對行官遏道走來，遂於土店裏任喫茶。語話多時，相別云：「此國佛法即無也。佛法東流，自古所言。願和尚努力，早建本國，弘傳佛法。弟子多幸，頂謁多時。今日已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尚成佛之時，願不捨弟子。」

十三日，到汴州。節度副使裴郎中處，有揭郎中書狀，竹兵馬使處有楊卿書，並通送訖。裴郎中存問慇懃，便差行官一人，專勾當般發送。兵馬使不在州，不得相見。裴郎中雇船，直到陳留縣西泊上，待縣牒，未來。緣官私雜載船，不及相待，前發去汴河，路次每縣，不免自雇船。汴州已來，傍河路次，人心急惡不善，能似所喫汴河水之急流渾濁也。京牒不説程糧，在路自持糧食。

廿二日，到西州。州管在徐節度府。西州普光王寺是天下著名之處。今者，莊園、錢物、奴婢，盡被官家收檢。寺裏寂寥，無人來往。州司准勅，欲擬毀拆。

廿三日，渡淮到煦眙縣，去楚州望東二百里。本意擬從此到楚州，覓船過海。縣家對遞向揚州去，通狀申論，縣令不與道理，不免向揚州去。從煦眙縣至揚州，九驛，無水路。文書籠馱，每驛賃驢之。在路見裴舍人，曾任海州刺史，今春追入，貶任台州長史。更有翰林博士，貶下爲外州司馬，因相見云：「五月廿九日離長安，在城之時，城中僧尼還俗已盡。准勅每寺留三綱，勘檢錢物，待官家收寺錢物已後，擬令還俗。」云云，「諸寺見下手毀拆，章敬、青龍、安國三寺，通爲内園」云云。

廿八日，到揚州。見城裏僧尼正裏頭，遞歸本貫，擬拆寺金錢物、莊園、鐘等，官家收檢。近勅有牒來云：「天下銅佛鐵佛盡毀碎，稱量斤兩，委鹽鐵司收管訖，具録聞奏者。」江都縣差人，遞到江陽縣，用物請往楚州，縣家便遞向楚州去，經高郵、寶應兩縣。

七月三日，得到楚州。先入新羅坊，見惣管當州同軍將薛、新羅譯語劉慎言，相接存問慇懃。文書籠子，船上着譯語宅。便入山陽縣，通狀具申本意：日本國朝貢使皆從此間上船，過海歸國。圓仁等遞到此間歸國，請從此間過海。縣司不肯，乃云：「當州未是極海之處。既是准勅遞過，不敢停留。事須遞到登州地極之處，方可上船歸國者。」新羅譯語劉慎言自到縣，用物計會本案，即計與縣令肯，乃云：「此間是文法之處，兼在李紳相公管内。准勅遞過之人，兩日停留，便是違勅之罪。」云云。縣司不肯與道理，薛大使、劉譯語更入州計會，又不肯。兩日之間，百計不成也，須遞過定也。山陽縣司不忍劉譯語苦囑，左右謀計不得，乃云：「和尚欲得向南去，即向南遞去。欲得向北去，即向北遞去。若令停泊此間覓船，即縣司力不及也。」言窮，無可申論，仍請往登州。登州是唐國東北地極，去楚州一千百餘里。縣家出牒，差人遞向登州去。薛大使、劉譯語意欲得勾留在新羅坊裏置，從此發送歸國。緣州縣不肯，遂苦勾留不得也。

五日曉際，共家丁到劉譯語宅。譯語以三百文與家丁，私計會云：「和尚等正熱之時，遠涉道路，見已困乏。慎言欲得安置宅裏，令兩三日歇息。公等且歸本處，八日早來。」家丁受囑歸家。大使、譯語竭力將養。見道，從楚州至登州，道路盡是山坂曠野，草木高深，蚊虻如雨。終日踰山行野，村柵迢遠，希見人家。人心麁惡，行七八十里，方有一二家，令人恐畏。若將文書、籠子隨身行，將謂是物，被人驚損，恐不得。今又勅斷佛教，切令禁斷。向北州縣，人心麁惡。見將佛教像隨身行，的應作障礙，罪及違勅。仍共劉譯語商量，從京將來聖教功德幀及僧服等，都四籠子，且寄着譯語宅裏，分付譯語，囑令檢校。苦囑云：「若到登州得停泊，即將書請來。未間在長意檢校，勿令漏失。」云云。譯語九疋絹、新羅刀子十枚、襪五兩，自餘資供不少。淮南道揚、楚州縣人心奸惡，太難把捉。見譯語有人報云：「同從日本國過來船兩隻，到江南常州界着岸，去此間三千餘里。擬賣却船，別雇唐船載物來。是恐會昌三年送圓載闍梨弟子等船，令却迴歟。今欲擬差人探去。又日本國惠萼闍梨子，會昌二年，禮五臺山，爲求五臺供，就李驎德船，却歸本國去，年年將供料到來。今遇國難還俗，見在楚州。」云云。特問圓載上人消息，無人知示。

八日，發。劉譯語有書狀付送登州已來路次鄉人所囑安存與作主人等事。上船入淮。

九日，齋時到漣水縣。縣屬泗。緣楚州譯語有書付送漣水鄉人，所囑令安存，兼計會留鈎之事，仍到縣，先入新羅坊。坊人相見，心不慇懃。就惣管等苦覓識認，每事難爲。遇崔暈第十二郎，曾爲清海鎮兵馬使，在登州赤山院時，一度相見，便書名留期，云：「和尚求法歸國之時，事須將此名紙到漣水，暈百計相送，同往日本。」相期之後，其人又歸到新羅，遇國難，逃至漣水住。今見便識，情分不疏，竭力謀停住之事，苦覓識認管等，俛仰計之。仍作狀入縣見長官，請停泊當縣新羅坊內，覓船歸國。長官相見哀恤，喚祇承人處分，令勾當茶飯飲食。且令將見長官，問云：「新羅坊裏，曾有相識否？」答曰：「緣開成四年日本國朝貢使從楚州發歸國時，皆於楚州及當縣抽人，的令有相識。」長官處分祇承人云：「領和尚到新羅坊，若人識認，即分付取領狀來。若無人認，即却領和尚來。」便共使同到坊內。惣管等擬領，別有專知官不肯，所以不作領狀，却到縣中。長官判，權在大善寺安置。三日住歇，崔十二郎供作主人。得縣牒及遞送人，向州發去。崔十二郎雇船，排比路糧、碗疊、菜蔬等，一切周備，便相別云：「弟子有心，欲得留和尚從此發送歸國。緣衆人不肯，及官家牒已了，努力不及，不遂本心。秋後自擬到登州界，方冀相訪。」云云。

十五日，到海州。入縣通狀請暫停泊：「日本國朝貢使船此間着岸，從此發歸本國。圓仁等隨使來朝，今歸本國，節級遞到此間，便是海岸。伏乞暫停泊當州，自覓舟船歸本國。」長官云：「近者新羅僧亦從京兆府遞來，請於當州權泊，使君不肯，便遞過。和尚請停住事，亦應難，然縣司不自由，事須經使君通狀。」

十六日，入州刺史，請從當州歸國。刺史不與道理，仍判云：「淮勅遞過，州司不敢停留。告知者。」

十七日，發。從海州向北無水路。雖傍海行，而不見海。終日過野便入山。

十八日，到懷仁，管海州。人心孝順，見客慇重，等閑相接，縣司用心亦善。

廿日，發。山野行，草木高深，希逢人。終日上山入谷，蹋泥水，辛苦無極。

廿一日，到莒縣，管在密州縣司。百姓心麁惡。

廿六日，到密州。人心猛惡，溫柔者稀。

八月二日，到高密縣。人心和軟。

六日，到即墨縣，管在萊州。人心孝順，能安存客。

十日，到昌陽縣，萊州管。人心好。

十六日，到登州。見蕭端公新來赴任。又有勅云：「天下金銅佛像，當州縣司剥取其金，稱量進上者。」從海州直到登州已來，路境不可行得。曠野路狹，草木掩合，寸步過泥，頻失前路，若無知道人引，即一步不可行也。出野入山，出山入野。坂峻，溝谷幽深，澗水深而寒冷，涉者入骨覺痛。入山行，即一日百遍踰山，百遍渡水。入野行，即樹稠草深，微徑難尋。見草之動，方知人行也。蚊虻如雨，打力不及。草下淤泥，至膝至腰。路次州縣，但似野中之一堆矣。山村縣人，飛物麁硬，愛喫鹽茶粟飯，澁吞不入，喫即胸痛。山村風俗，不曾煮羹喫，長年唯喫冷菜，上客慇重極者，便與空餅冷菜，

以爲上饌。向北一置一千三百里，盡是山野。雖近海邊，不曾見海。到登州，方始見海。登州者，大唐東北地極也。枕乎北海，臨海立州，州城去海一二許里。雖是邊北，條流僧尼、毀拆寺舍、禁經毀像、收檢寺物，共京城無異。況乃就佛上剥金，打碎銅鐵佛，稱其斤兩，痛當奈何！天下銅鐵佛、金佛有何限數，准勅盡毀滅化廛物。蓬萊縣牒送牟平縣。向東南傍海岸，川野難過，山坂重重。

廿一日，到牟平縣。得縣牒，又向東南海行。

廿四日，到文登縣。踰山涉野，羅破衣服罄盡。入縣見縣令，請往當縣東界勾當新羅所，求乞以延唯命，自覓舟，却歸本國。長官准狀牒，送勾當新羅所，去縣東南七十里，管文登縣青寧鄉。

廿七日，到勾當新羅所。勅平盧軍節度同軍將兼登州諸軍事押衙張詠，勾當文登縣界新羅人户。到宅相見，便識歡喜，存問慇懃。去開成五年從此浦入五臺去時，得此大使息力，專勾當州縣文牒公驗事發送。今却到此，又慇懃安存。便過縣牒，具説心事。大使取領停留，許覓船發送歸國。又相喜云：「前從此發去已後，至今不得消息。心裏將謂早歸本國，不謂更到此間，再得相見。大奇大奇！弟子與和尚大有因緣。余管内苦無異事，請安心歇息，不用憂煩。未歸國之間，每日齋糧，余情願自供，但飽殉即睡。」大使便作狀報州：「得文登縣牒稱，日本國僧圓仁、惟正等二人，京兆府賜給長牒，轉各一通，准勅遞本國。節仍被遞到此縣，請到勾當新羅所，求乞以延唯命，候有過往日本國船，即歸國者。今見在浦者。」十日後，得州牒云：「其僧等且委安存。如有過往日本國船，即任意東西者。近有勅，天下還俗僧尼緇服，各仰本州縣盡收焚燒。恐衣冠親情持勢，隱在私家，竊披緇服。事須切加收檢，盡皆焚燒訖，聞奏。如焚燒已後，有僧尼將緇服不通出，巡檢之時，有此色者，准勅處死者。諸州縣准勅牒諸坊諸鄉，收僧尼衣服，將到州縣盡焚燒。又有勅令天下寺舍，奇異寶珮、珠玉金銀，仰本州縣收檢進上。又有勅云：「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銅器、鐘磬、釜鐺等，委諸道鹽鐵使收入官庫，且録條流已還俗僧尼，勘責更。

九月廿二日，大使家人高山就便船往楚州，共大使商議，作書付送楚州譯語劉慎言及薛大使，請先所寄經論、文書、功德幀及衣服等。大使宅公客不絶，向大使請閑静處過冬。本意擬住赤山院，緣州縣准勅毀拆盡，無房舍可居，大使處分於寺莊中一房安置，飯食，大使供也。新羅人還俗僧季信惠、弘仁，末歲到日本國太宰府，住八年。須井宮爲筑前國太守之時，哀恤斯人等。張大使天長元年到日本國，迴時付船，却歸唐國。今見居在寺莊，解日本國語，便爲通事。大使處分客中事一切委令勾當，自發心供每日菜蔬周足。大使頻有書狀，送糧食，安存慇懃。

十一月三日，大使來到莊上，相看安存，乃云：「余取今月七日上州，見新刺史端公。因此次具申送和尚往日本國事，兼請當州牒，來春即排比船也。」見説，七月已來，土蕃大下侵唐境。又迴鶻國兵入唐界，侵奪國地，勅抽諸道兵馬。三、四年已來，天下州縣准勅條流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毀拆佛堂、蘭若、寺舍已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罄盡。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畢。天下打碎銅鐵佛，稱斤兩收檢訖。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莊園，收家人奴婢已訖。唯黄河已北，鎮、幽、魏、潞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條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有勅使勘罰，云：「天子自來毀拆焚燒，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十一月十五日，黄昏月蝕。入夜，月體惣没，渾不見。三更初，方漸出現。近有勅，天下邊州，應有還俗僧尼，並仰所在知存亡，且不令東西。緣還俗僧張法滿，京兆府准勅遞歸西蕃，被遞送到鳳翔節度府。緣節度使重奏，勅旨且令鳳翔府收管，不要遞入西蕃。因此，天下邊州還俗僧尼亦不令東西。勾當使爲發送求僧等，請當州過所，端公判云：「自求船，況准勅遞過，不合停滯住給者。」本曹官入商量云：「有阻勅文，不肯給公驗。」

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正月朔癸卯，九日，前遣楚州取文書功德等使，大使家人高山到來，得楚州譯語劉慎言書，云：「有勅焚燒佛教經論、幡蓋，及僧衣物、銅瓶、椀等，焚燒淨盡，有違者便處極法。自家經幡功德等，皆焚燒訖。唯留和尚文書等，條流甚切，恐鎮棚察知，不敢將出寄付。」又云：「近得

的信，李隣德船迴。」兼云：「日本客相隨來，同尋訪陶中等消息去。次如有彼國信來，即專附上。」云云。高山云：「在楚州，親見從船下來人云，有二僧人，專爲請益僧就船來到。今遇僧難，裹頭在。」云云。

二月五日，爲取楚州劉慎言處寄着經論等，著丁雄萬就閻方金船，遣楚州，大使勾當發送其船，至三月十三日發訖。

九日，得大使書云：「近得南來船上人報云，日本國來人，僧一人，俗四人，見到揚州，將本國書信物等，專來訪覓請益僧。」云云。

四月十五日，聞天子崩來數月，諸道州縣舉哀着孝訖，身體爛壞而崩矣。

廿七日，新羅人王宗從揚州將日本國性海法師書來，中具説來由。

五月一日，王宗却歸揚州去，便付書，招喚性海師。新天子姓李，五月中大赦，兼有勅天下每州造兩寺，節度府許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去年還俗僧年五十已上者，許依舊出家。其中年登八十者，國家賜五貫文。還定三長月，依舊斷屠。

五月廿二日，楚州惣管同軍薛詮書信，付李國遇送來，便知前遣南州丁雄萬續欲發來，兼知五月一日歸南州人王宗，五月下旬，得楚州便，入揚訖，李國遇説矣。

六月廿九日，丁雄萬來到，兼得楚州主人劉慎言書，先寄功德幀、文書之中，胎藏、金剛兩部大曼荼羅盛色者，緣淮南勅牒嚴切，劉慎言已焚訖。其餘圖畫及文書等，具得將來。雄萬不得向揚州而來。

七月廿二日，山陵訖。見説會昌天子三月廿三日崩。

十月二日，海上人從揚州來到，始得相見，仍日本太政官牒，及延曆寺牒、太宰府小野少貳書，養内記書及勅施黄金等。然太政官牒、延曆寺牒，及小野少貳書，緣本函封，揚州節度使、平章事李紳不敢自開，全封進上長安。今上具覽訖，勅付淮南節度使，却令分付本主。因此，海上人得將來。其勅文見在。

十二月二日，巳時日蝕，十分只留一分也。

會昌七年歲次丁卯正月中，改爲大中元年。

張大使從去冬造船，至今年二月功畢。專擬載圓仁等，發送歸國。

閏三月十日，間入新羅告哀，兼予祭册立等副使、試太子通事舍人、賜緋魚袋金簡中，判官王朴等，到當州牟平縣南界乳山浦，上船過海。有人諸俊張同軍將：「遣國章，擬發送遠國人，貪造舟，不來迎接天使。」云云。副使等受其讒言，深怪牒舉國制不許差船送客過海等，張大使不敢專拒，仍從文登界過海歸國之事不成矣。商量往明州，趁本國神御井等船歸國。緣目下無船往南，將十七端布雇新羅人鄭客車，載衣物，傍海望密州界去。

閏三月二日，出行。主人張大使二十里相送始別。

十七日朝，到密州諸城縣界大朱山駐馬浦，遇新羅人陳忠船，載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價絹五疋定。

五月五日，上船候風。

九日，發。緣風變東南，去大朱山不遠，於瑯琊臺與齋堂與島中間抛石住，經四宿。

十三日，夜發。

十四日，黄昏，到海州界東海山田灣浦，泊船候風。

十八日，發，到中路，風變無定，飄流終日竟夜。

十九日，飄到海中鐺脚島邊，泊船艱苦。

廿三日，得東北風。此夜欲二更，却到東海山過夜。

廿四日，早發，三更到淮水海住。緣逆風猛浪，不獲入淮。路糧罄盡，悒屑無極。

六月一日，風波稍靜，趁潮漸入。

五日，得到楚州新羅坊，惣管劉慎言專使迎接，兼令團頭一人搬運衣籠等，便于公廨院安置。訪知明州本國人早已發去。料前程趁彼船的不及，仍囑劉大使謀請從此發送歸國。

九日，得蘇州船上唐人江長，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等書云：「五月十一日，從蘇州松江口發往日本國。過廿一日，到萊州界崋山，諸人商量，日本國僧人等，今在登州赤山，便擬往彼相取，往日臨行，次遇人説：『其僧等已往南州，趁本國州趁本國船去。』今且在崋山相待，事須迴棹來。」云云。書中又云：「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張支信船歸國也。來時得消息，已發訖。春大郎本擬雇此船歸國，大郎往廣州後，神一郎將錢金付張支信訖，仍也。春大郎上明州船發去。春大郎兒宗健兼有此物，今在此船。」云云。又金珍等付囑楚州惣管劉慎言云：「日本國僧人到彼中，即發遣交來。」云云。

十日，便船往崒山，修書狀，付送金珍等處，報消息，特令相待。其後却擬向崒山渡海，排比路糧，楚州劉惣管每事勾當。前惣管薛詮及登州張大使、舍弟張從彦及孃皆送路。

十八日晚際，乘楚州新羅坊王可昌船，三更後。

十九日，立秋。始喫同舟飯。

廿六日，到崒山南椒家莊，訪金珍船，其船已往登州赤山浦訖。見留書云：「專在赤山相待。」既如此，不免向乳山趁逐彼船。

廿七日，修書付崔家船，報楚州劉惣管訖。更雇船主王可昌船，望乳山去。

廿八日，發。到由橫島，無風信，經十五日發不得。

七月十三日，遣丁雄萬兼雇一人，從陸路令向赤山已來，尋訪金珍等船。

十九日，得風信，發。

廿日，到乳山長淮浦，得見金珍等船，便載人物，上船便發。

廿一日，到登州界泊船。勾當新羅使同軍將張詠來船上相看。船上衆人，於此糴糧，擬從此渡海。

八月九日，得張大使送路信物，數在別。

十五日，剃頭，再披緇服。

廿四日，祭神。

九月二日午時，從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東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東望見新羅國西面之山。風變正北，側帆向東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曉，向東見山島段段而接連。問梢工等，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西界。」本是百濟國之地。終日向東南行，東西山島聯翩。欲二更，到高移島泊船，十五日，剃頭，再披緇服。屬武州西南界。島之西北，去百里許，有黑山，山體東西漸長，見説百濟第三王子逃入避難之地。今有三四百家在山中住。

廿四日，祭神。

九月二日午時，從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東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東望見山島段段而接連。風變正北，側帆向東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曉，向東見新羅國西面之山。問梢工等，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西界。」本是百濟國之地。終日向東南行，東西山島聯翩。欲二更，到高移島泊船，屬武州西南界。島之西北，去百里許，有黑山，山體東西漸長，見説百濟第三王子逃入避難之地。今有三四百家在山中住。

五日，風變東南，發不得。到三更，得西北風發。

六日卯時，到武州南界黃茅島泥浦泊船，亦名丘草島。有四五人在山上，差人取之，其人走藏，取不得處，是新羅國第三宰相放馬處。從高移島到丘草島，山島相連，向東南遥見耽羅島。此丘草島去新羅陸地，好風一日得到。少時，守島一人，兼武州太守家投鷹人二人來船上，語話云：「國家安泰。今有唐勅使，上下五百餘人在京城。四月中，日本國對馬百姓六人，因釣魚漂到此處，武州收將去，早聞奏訖。至今勅未下，其人今在武州囚禁，待送達本國。其六人中，一人病死矣。」

六日、七日，無風信。

八日，聞惡消息，異常驚怕。無風，發不得。船衆捨鏡等祭神求風。僧等燒香，爲當島土地及大人小人神等念誦，祈願平等得到本國，即在彼處爲此土地又大人小人神等，轉《金剛經》百卷。至五更，雖無風，而發去。纔出浦口，西風忽至，便上帆向東行，似有神理相扶。從山島裏行，南北兩面，山島重重而參然。日欲巳時，到雁島暫歇，是新羅南界内家放馬之山。近東有黃龍寺莊，往往有人家二三所。向西南望見耽羅島。午後，風信更好，發船從山島裏行，到新羅國東南，出到大海，望東南行。

十日平明，向東遥見對馬島。午時，前路見本國山，從東至西南，相連而分明。至初夜，到肥前國松浦郡北界鹿島泊船。

十一日平旦，筑前國丹判官家人大和、武藏共島長來相見，粗知國中事宜。

十五日，到橘浦。

十七日，到博太西南能舉島下泊船。

十八日，到鴻臚館前。

十九日，入館住。

十月六日，借得官庫絹八十疋、綿二百屯，給船上四十四人冬衣。六日，生料米十碩送來。依國符，從十月一日始充行。

十九日，太政官符來太宰府，圓仁五人，速令入京。唐人金珍等卌四人，仰太宰府量加支給者。官符在別。

廿六日，不獲入京之狀，出於府衙。

十一月七日，叡山上座仲曉師、僧慈叡、僧玄皎到來，云：「特來迎接。」相宅皆有狀，並付小野少貳訖。

廿五日，小野少貳入京，便上道訖。於太宰府送綵帛。同日，早朝，一時發遣綵帛使訖，便轉經。同日爲竈門大神轉一千卷。

二十八日，於大山寺，始入唐時所祈《金剛般若》五千卷，皆先馳使，奉

廿九日，午前爲住吉大神轉五百卷，午後爲香稚名神轉五百卷。
十二月一日，午前爲筑前名神轉五百卷，午後爲松浦少貳靈轉五百卷。
二日，爲香春名神轉一千卷。
三日，爲八幡菩薩轉一千卷。觀音寺講師，每事相助。轉經僧布施白綿貳百屯。
十四日，午後，南忠閣梨到來。

明德二年十月□日，全部四帖感得了。可喜可喜。

正應四年十月廿六日於長樂寺坊拭老眼書寫畢。

法印權大和尚位遍照金剛兼胤七十二記之。

任本寫之，後人以證本可校合耳。

以寫本比校了。不審事注而已。

二位僧正寬圓本也。

法印權大僧都賢寶

生年五十九。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二年五月，與其黨尚君長陷濮、曹州。寃句人黄巢聚衆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

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爲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并聽處分。

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

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

十月，攻唐、鄧，遂寇淮南諸州，復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黄巢，分道而去。

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

七月，兵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相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

十月，仙芝陷安州。

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説諭仙芝，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濮州。

五年正月，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温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倡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毁。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迺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黄梅，斬之，尚讓帥餘衆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爲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等州。

七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饒勇事昌爲兵馬使。

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

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黄巢，大破之。巢趨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鄆人，故徙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

四月，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爲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故用之。

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趨廣州，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壁桂、永，扈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

十月，徙駢淮南。

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疫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江陵，自帥衆趨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巢趨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并，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進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

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叡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書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屬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

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爲都統，迺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仗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阻。

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横河洛，令朝廷振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振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即令出軍。有吕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己權，從容謂駢曰：「明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絶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别將遂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

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内主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駢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箠而擒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澱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澱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稱留後，於是澱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丁壯以益兵。

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至鎮討焉。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鉞，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不能入關，必還掠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内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且令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黄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

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絶糧。黄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左禁坑入，夾攻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蠻服脱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詔以黄巢爲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盧攜，貶爲賓客分司，攜仰藥死，薦王徽、裴徹同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温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趨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恢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

故。以尚讓爲太尉，以其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夏綏節度使諸葛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討賊，皆曰：「賊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從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諸將佐，論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壍，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温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改元中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趣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温陷鄧州。詔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并聽以墨勅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巢遣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三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誡監軍陳景思曰：「吾見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達靼諸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悦。

四月，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調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十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曰「城邑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爲阻，竟不發。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楊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不可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遂克鄧州。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留後。

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説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十月，天平節度使曹全晟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畋爲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以時溥爲節度使。

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爲諸道都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興）〔爽〕、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爲

南面行營都察使。

三月，朱温據同州。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

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源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化）〔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殉。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温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懼，悉鑿舟沉於河，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温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

十月，以温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巢喪二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説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憮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黄巢前日販鹽虜爾，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黄巢兵勢尚强，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强兵，素有狥國之忠，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别從讜，從讜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

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黄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搆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宰相請加賞，以爲十軍十一衛觀軍容使。

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控藍田道。遣尚讓救華陰，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召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爽取河陽，李克用復敗尚讓於零口，遂取華州。

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宫室遁去，多遺珍重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璆。楊復光露布：「王重榮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逼京師。李克用自遺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遣前鋒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尚有堅陣，來抗官軍。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楊守忠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自卯至申，羣兇大潰。自望春宫蹙賊，至昇陽殿合圍。其賊即時奔遁，散入商山。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其居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强，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

六月，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兵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狥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

七月，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鄭畋爲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爲太子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令孜大喜。

九月，以時溥爲東西兵馬都統。

四年四月，周岌、時溥、朱全忠等以黄巢兵尚强，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

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尚讓，拔之。巢懼。

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爲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至蒲）〔王滿〕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

四年六月，尚讓敗黃巢於瑕丘，巢降，林亦伏誅。

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克用隴西郡王。

十二月，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彦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詰。

改元光啓。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五代春秋》

宋尹洙撰

卷上《梁太祖》 丁卯，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五（年）〔月〕，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戊辰，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灝弒其君渥，吳人誅張灝。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于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雷彦恭。

己巳，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庚午，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辛未，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壬申，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棗强，進次蓨縣，圍之。晉人救蓨，帝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四月己巳，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中。十月，懷英師敗于白徑嶺。十一月甲寅，葬太祖皇帝于宣陵。

卷上《末帝》 癸酉，乾化三年二月，帝即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殺杜曉。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甲戌，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下。

乙亥，貞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三月，魏博賀德倫叛于晉，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六月，晉王入魏，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七月，劉鄩帥師侵晉。十月，誅友孜。十一月，改元。

丙子，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戰于元城，鄩師敗績。三月，晉人取衛州、洺州。六月，晉人圍邢州。七月，相州張筠逃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寶叛，以地入于晉。滄州戴思遠逃歸，滄州入于晉。晉人又取貝州。盜殺鄆州王檀。

丁丑，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人來取楊劉。

戊寅，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帥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戰，彥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陽。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己卯，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兗州張守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瓚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都所廢。

壬午，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

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癸未，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中都，彥章殁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卷上《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癸未，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甲申，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敗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乙酉，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趙光胤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降。

丙戌，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乂及李繼麟。二月，康延孝據漢州拒命。盜發貝州，陷鄴都，李嗣源帥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帥師克漢州，誅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鄴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逆，帝崩于絳霄殿。

卷上《明宗仁德皇帝》 丙戌，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子，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葬莊宗神閔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韋説。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十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丁亥，二年二月，誅郭崇謙。三月，荆南高季興叛附于吳。盧臺戍軍亂，房知温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水，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戊子，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温韜、段凝。

己丑，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庚寅，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鄫國公仁矩薨。

辛卯，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癸巳，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卷上《閔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甲午，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彦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彦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殁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衛州。

卷下《後唐末帝》 甲午，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乙未，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閩王延鈞薨。大饑。

丙申，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崩于元武樓。

卷下《晉高祖》 丙申，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契丹。十二月乙酉，帝幸河陽，餞契丹大相温。

丁酉，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盧文進叛，奔于吳。三月庚

辰，帝幸汴州。趙瑩使契丹。六月，天雄軍范延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信、重義。七月，誅滑州符彦饒。盜殺安州周瓌。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球。誅張從賓。

戊戌，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寶。九月，范延光降，杖之。十月，建汴州爲東京。馮道使契丹。

己亥，四年四月，廢樞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閩人弒其君胡。

庚子，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吴，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吴人救安州，全節敗，吴師克安州，金全奔吴。六月，放吴俘還。

辛丑，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河決滑州。八月壬辰，帝幸鄴都。十月，襄州安從進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榮遁歸。越王元瓘薨。

壬寅，七年正月，（枕）〔杜〕重威克鎮州，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卷下《少帝》 壬寅，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鄴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顯陵。

癸卯，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閩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乙巳，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重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丙午，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没于師。相州張彦澤寇京師，彦澤殺桑維翰。

丁未，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彦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卷下《漢高祖》 丁未，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宫，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樂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郇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閩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宏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戊申，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卷下《隱帝》 戊申，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倧。十一月，殺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

己酉，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庚戌，三年二月，初舉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宏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宏義、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彦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視師，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贇，馮道往徐州迎贇，誅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希萼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卷下《周高祖》 辛亥，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希萼。十月，吴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彦超拒命。

壬子，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吴人，復楚地。

癸丑，三年正月，以户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甲寅，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祀上帝于圜丘，改元。帝不豫。壬辰，帝崩于滋德殿。

卷下《世宗》 甲寅，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于遼陽。

續。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乙卯，二年五月，王景帥師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黄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薨。晉王崇薨。

丙辰，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吴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吴王來貢方物。五月乙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丁巳，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泰三州來歸。

戊午，五(月)〔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師圍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吴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己未，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漠)〔莫〕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卷下《恭帝》 己未，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庚申，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宋。

《周世宗實録》

佚名撰

〔顯德二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淮南獨處一方，多歷年所，外則結連北虜，與我爲讎，稔惡既深，朕不敢赦，今將討除，與卿等籌之。」乃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彦超副焉。又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已下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是月，敕淮南管内州縣軍鎮官吏軍人百姓等：「朕自纘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修文德，豈欲興兵動衆，專耀武功！顧兹昏亂之邦，乃舉弔民之義。蠢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淩遲，接黄寇之喪亂，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俾數朝之多事，與北虜之交通，厚啟戎心，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攻侵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閩、越之封疆，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啟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接應慕容，觀釁而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饑，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糶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將，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姦，句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爲讎，罪惡貫盈，人神共憤。今則推輪命將，鳴鼓出師，徽浙右之樓船，下金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吴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爾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奉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悋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苟或執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同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虜焚燒，必令禁止。自兹兩地，永爲一家，几爾蒸黎，當體誠意。」

世宗顯德三年，親往淮南，幸水砦，行至淝橋，帝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者，皆齎一石。

三月，命供奉官安洪道押江南進奉使王崇質、李德明二人發赴金陵，賜李景書曰：「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於兹。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連行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迨於前王，道未封於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以來，懷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昨迴軍隴上，問罪江干，我實有辭，咎將安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寇無遺，棄甲僵屍，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能不亡者哉！早者泗州主將迎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帛、茶、藥、牛、酒等。近差健步進到第二表。今月十六日使人孫晟等至，齎第三表，及進奉金銀等到行朝，深誠厚意。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苟無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威，所以討不服；惇信明義，所以來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當用此道，以正萬邦。朕今親統戎師，躬行討伐，告於郊廟社稷，詢於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外地，自畫邊疆，便議班旌，真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饜士庶之心，匪獨違天，兼且拂衆。但以淮南部内，已定六州，廬、壽、濠、黄，大軍悉集，指期剋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必若盡淮甸之士卒，爲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竝當留住，免違族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禮，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蕭督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事資真慤，詞匪泛游，候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質於天地，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於此，皆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兹絶。切以陽春在候，庶務縈思，願無廢於節宣，更自期於愛重。音塵非遠，風壤猶殊，翹想所深，勞以夢寐。」又賜將佐書曰：「朕自類禡興師，旄麾問罪，絶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興之所自，釁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勞盡論，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闕，追陳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咎之辭，亦有革罪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辜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不徒還。必若自淮以南，盡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

義，朕豈忍人，必當別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爲國家之謀，勉擇常久之利。」

三月己未，遣王崇質等歸，景復遣使奉表來，上表云：「臣叨居舊邦，獲嗣先業，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悚。遂馳下使，徑詣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未迴，通宵九〔驚〕，一食三歎。由是繼作密表，再遣行人，叙江河羨海之心，指葵藿向陽之意。皇帝陛下自天生德，命世應期，含容每法於方輿，撫育不遺於下國，先令副介，密導宸慈，諭旨優隆，乾文以往。又命釋先擒到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令歸江南，仍加賜賚焉。戊午，帝南巡。丁卯，駐蹕於廣陵。

三月壬午朔，幸泰州，駐蹕於行宮。丙戌，瓜步鎮差人押潤州將軍丘亮到行宮，且言江南李景欲差使朝貢。丁亥，帝發自泰州，復幸廣陵。壬辰，幸迎鑾鎮江口，命武衛大將軍李繼勳以下師黑龍船三十隻，於江中灘上殺吳寇數百人，擄賊船二隻以歸。癸巳，帝復幸江口，命太祖帥戰棹入江以逐賊船，軍士乘勝，因直抵南岸，焚其營柵，至暮而迴。丙申，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兵部侍郎陳覺奉表來上，仍進方物。是日，帝詔覺對於帳殿，凡數刻，覺奏云：「臣願自過江，取本國表章，進納廬、舒、蘄四州之地，乞畫江爲界，以事陛下。」哀告之詞，悽然可憫。帝曰：「能如是，朕復何求！若吳主復能舉國內附，則亦當待以優禮。」己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蘄、黃四州來上，且畫江爲界，淮北平。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陳覺」，蓋當時所假官。

五年三月丙午，景遣其僞宰相馮延己、僞給事中田林奉表進銀一十萬兩、絹一十萬匹、錢一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二十萬石。表云：「臣聞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既歸，推赤心而服衆，一則顯周君之雄武，一則表漢后之仁慈。用能定大業於一戎，紹洪基於四百，兼資具美，允屬聖君。伏惟皇帝陛下，量包終古，德合上元，子育黎民，風行號令，以其執迷未服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深傾仰之心。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翠蓋，久住王師，以是憂慚，不遑啟處。今當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合申解甲之儀，麤表充庭之實，但以自經保境，今已累年，供給既繁，困虛頗甚，曾無厚幣可達深誠。然又思內附以來，聖慈益厚，雖在照臨之下，有如骨肉之恩，縱悉力以貢（書）〔輸〕，終厚顏於微鮮。今有少物色，以備宣給軍士。」延己因稱李景命納進漢陽、汊川二縣。辛亥，景遣其臣僞臨

汝郡公徐遼、僞客省使尚全恭奉表來上買宴錢二百萬。表云：「臣聞聖人制禮，重尊奠之心，王者會朝，崇燕享之事，是以此日，輒薦微誠。竊以臣幸能迷復，方認懷來，決心既向於皇風，注目每瞻於清蹕。伏自陪臣入奉，帝誥薦臨，頓安下國之生靈，俱荷大君之化育，雖復尋令宰輔，專拜冕旒，少傾貢奉之儀，仰答含容之德。然臣靜思内附，欣奉至尊，既推示其赤心，又迴隆於乃睠，豈將常禮，可表深衷。是以別命使臣，更申誠懇，俾展犒師之禮，仍陳買宴之儀，躬詣行朝，聊資高會，庶盡傾於臣節，如得面於天顔。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子民，溥恩廣施，四海識真人之應，萬方知王澤之深，固以包括古今，經綸典則，盛矣！美矣！無德而稱，凡仰照臨，孰不懽悦？今遣客省使臣尚全恭專詣行闕，進獻犒軍買宴物色。」又表云：「臣幸將下國，仰奉聖朝，特沐睿慈，俯垂開納。已陳勘禮，請展玉筵，因思盡竭於深衷，是敢別陳於至懇。伏以柏梁高會，宸極居尊，朝臣咸侍於冕旒，天樂盛張於金石，莫不競輸廷實，齊獻壽杯。而臣僻處遐陬，迴承乃睠，雖心存於魏闕，奈日遠於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顔，何以罄擎拳之意。遂令戚屬，恭拜殿廷，庶代外臣，獲參執事，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慚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謹差臨汝郡公徐遼僭至，且言來部署上宴，進獻物色詣闕。」時景又選伶官五十人各齎樂器與遼偕至，且言來獻壽觴。

四月癸丑，帝以江南遣使買宴，乃宣詔：「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己以下宴於行宮，奏江南樂。」江南命僞臨汝郡公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上金酒器一副、御衣一襲、戲魚犀帶一條、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銀龍一座、銀鳳二隻、錦綺千匹、細馬二匹、金銀鞍轡各一副、玉鞭玳瑁鞭各一。

四月，江南進奉使馮延己以下辭歸，賜延己金器百兩、銀器五千兩、絹五千匹、錢五百萬、細馬四十匹、羊二百口，副使田霖以下所賜各有差。八月甲申，遣其臣陸昭符使置邸於京師。

五月，降璽書賜李景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竊以道契昌隆，撫有疆宇，控朱方而定霸，總澤國以稱雄。兵領三江，風聲自遠，重光奕世，基構無窮，不有奇傑之才，孰副民庶之望。朕猥以涼德，奄宅中區，接風壤以非遥，幸馬牛之相及。引領南望，久渴徽猷，果契素誠，獲親高義。一昨繼勞使介，頻奉好音，方在行朝，未遑報命。近還宫闕，合遣軺車，俾伸玉帛之歡，少達歲寒之意，有少國信。今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卿鍾謨管押持送賜景御衣四襲、金玉帶各一、錦綺羅縠綾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并金玉鞍轡、散馬四百匹、羊五百口。」又賜其世子冀國信物稱是，又賜絹十萬匹，俾犒其師焉。

六月辛丑，降璽書賜李景曰：「朕居大寶之尊，爲萬邦之主，體穹蒼從人之意，法禹湯罪己之心，剖開襟懷，昭示寰海。方務協和之德，豈忘曠蕩之恩，載想融明，諒應鑒認。相次收到江南諸軍員寮兵士四千六百八十七人，今竝放歸。」自是命使臣七人分番押送赴迎鑾渡過江，仍以資糧賜之，南軍無不感悦。

七月庚寅，放江南天輝拔山長劍兵士七百餘人歸江南。

八月辛丑，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自江南使回，李景手表來上。表云：「臣繆承先業，僻在一隅，不識天命，得罪上國，困而後伏，何足可多，許以不亡，臣之幸也。豈意皇帝陛下賜異常之顧，垂不世之私，外雖君臣，内若骨肉，殊恩異禮，無得而言，退自揣循，何階及此。且古人有一飯之恩必報，臣竊慕之。故自結髮以來，未嘗敢輕受人惠，雖往事君父，亦嘗以退謙自居，不圖今辰，頓受殊遇。此臣所以朝夕慚〔恨，恐〕上報之無從也。然天地之功厚實，父母之恩深然，而子不謝恩於父，而人且何報於天？以此思之，則惟有亦心，可酬大造。況臣嘗嗟世網，別貯素德，方以子孫託於陛下，區區私意，可勝言哉！兼臣比乞鍾謨過江，蓋有情事上告，鍾謨又以奉聖旨，〔許其〕放迴。伏乞纔到京師，即令軍騎歸國，庶於所奏，蚤奉敕裁，瞻望冕旒，不勝懇禱。」又〔不〕云：「臣聞天秩有禮，位已定於高卑；王者無私，事必循於軌轍。儻臣下稱踰名分，則朝廷實覺等夷，情所難安，理須上訴。竊以臣比承舊制，有位先基，勞萬乘之時巡，方傾改步，慶千年之嘉會，固以知歸。伏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有高世之行，囊括四海，澤潤生民，明目達聰，道均有截，東征西怨，化被無垠，已觀混一之期，即仰登封之盛。而臣爰從款附，屢奉德音，陛下照臨情深，優容義切，全卻藩方之禮，惟頒咫尺之書，粤在事初，便知恩遇。〔向〕者未遑堅讓，今茲敢瀝至誠。且臣頃以德薄道乖，時危事蹙，獻城以奉陛下，請命以庇國人，獲保先基，賜之南服，莫大之惠，曠古未聞。微臣退思，所享已極，豈欲殊禮，可以久當。伏乞皇帝陛下深鑒卑衷，終全舊制，凡迴詰命，乞降詔書，庶無屈於至尊，且稍安於遠服。乃心懇禱，無所寄言。」又貢謝賜《欽天曆》及

《歲候曆日表》各一函，又表乞賜史館書目。

九月，遣其臣吏部尚書商崇義進賀天清節御衣金帶、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羅共千匹。辛未，又遣其臣禮部尚書朱翌來進銀一萬兩、綾絹共二萬匹，稱謝恩賜國信。壬子，天清節，廣壽殿上壽，崇義捧景表於殿前，進旃檀佛像一軀、細衣緞千匹、乳香三百斤。崇義又代李景捧壽觴以獻。甲戌，景之世子冀進謝賜國信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絹五千匹。十二月癸卯，遣其僞工部郎中楊元鼎進賀正銀三千兩、錦綺綾絹一千匹。辛巳，江南進奉使朱翌、商崇義等辭，各賜器幣、鞍馬甚厚。

十月甲午，放刑部侍郎馮延魯、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等，竝歸江南。又敕淮南諸州舊隸江南者，署元義軍，宜竝放歸農。

十二月庚辰，江南生辰國信使曹翰辭，上令齎璽書以賜李景，云：「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星聚湖關，挺生英哲，命世既崇於基構，承家撫及於江山。顧寡昧之膺圖，與君王之協契，兹屬誕日，雖舉舊章，仍輟近臣，往修國典，遵所懷於樂土，期福履之無疆。今差樞密承旨曹翰押生辰國信往彼，到希見領。」乃賜景金銀器千兩、錦綺繒帛二千匹、御衣三襲、玉帶二條、名馬二十匹、金玉鞍勒各一副。

《十國春秋》

清吳任臣撰

卷一《吳一・太祖世家》

太祖姓楊，名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莊宗列傳》云：行密，壽州壽春人。今從《吳録》，新、舊《五代史》，《五國故事》。父名怱，世爲農家。怱音夫。見《十國紀年》。行密初名行愍，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册府元龜》云：行密少孤貧，有臂力。《五國故事》云：力舉三百斤。今從《歐陽史》。日行三百里。居常獨處，必見黑人侍其側，心竊異之。

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愍以爲盜見獲，刺史鄭綮奇其貌，曰：「爾且富貴，何爲作賊？」釋縛縱之。《北夢瑣言》又云：鄭綮常典廬州，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與《五代史》不同。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册府元龜》曰：秦宗權擾淮右，廬、壽郡將募能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通鑑》曰：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其所須，行愍奮然曰：「惟少公頭耳！」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爲亂，併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時中和三年三月也。刺吏郎幼復不能制，薦於淮南節度使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歐陽史》言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非是。今從《通鑑》。唐即除行愍廬州刺史。

是時駢惑於方士呂用之，用之與軍使俞公楚、姚歸禮不相能，詐謂行愍曰：「二人將有事於廬州。」行愍遽發兵掩之，二將殲焉。用之以公楚等謀亂告駢，賞行愍有加。明年，駢以從子澞知舒州事。會羣盜陳儒攻舒州，澞乞援廬州，行愍謀於牙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遂以舒州兵多建廬州旗幟，若結大陳然，賊懼而宵遁。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澞棄城走，爲駢所殺，行愍乃遣將陶雅、張訓等將兵擊迥、本，擒斬之，即以雅攝舒州刺史。已而黄巢之黨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行愍命將田頵擊却之。

光啟二年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翱《吳録》作「張澈」。《妖亂志》作「張敖」。今從《十國紀年》。遣其將魏虔將萬人來寇廬州，行愍令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是月，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陶雅奔還廬州。高駢命行愍更今名。

三年，淮南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自稱行營使，與軍使鄭漢章、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十國紀年》云：張雄，淮南人，善劍，號張神劍。今欲別于前蘇州刺史張雄，故但稱神劍。興兵討吕用之，陷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時用之詐爲駢牒，署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説行密曰：「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往援。五月，行密至天長，用之引兵來歸。會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不即與，神劍亦以其衆來屬。未幾，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歸行密，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先是，師鐸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彦，且許以克城日迎之爲帥。彦心動，亟命牙將秦稠率兵三千至楊子，以應師鐸，師鐸復召彦渡江。是月甲午，彦遂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彦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行密抵廣陵，不得入，屯兵蜀岡，爲八寨於城下以守之。彦閉城自守。《妖亂志》云：六月癸卯朔，秦彦令鄭漢璋等守諸門。今從《通鑑》。

六月戊午，彦遣師鐸與秦稠統兵八千自城西出戰，稠敗死，士卒死者十之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絶，宣州軍始有食人者。

時前蘇州刺史張雄兵於諸軍爲稍强，秋八月，彦以僕射告身授雄，又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宏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唐書》云：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軍既益富，不復肯戰，久之反陰助我兵。

丁卯，彦乃悉衆萬二千人，遣師鐸及其黨鄭漢章出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命先積金帛犒士，而多伏精兵於其旁，爲三覆以待彦。及兵交，行密自將千人衝其陳，陽不勝，棄營走。彦兵饑，乘勝爭入營取軍實。伏發，行密反兵擊之，俘斬略盡，積尸十餘里。師鐸、漢章大敗，單騎走入城。

九月甲戌，彦命將劉匡時殺高駢，並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時有尼王奉仙言於秦彦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又畢師鐸先幽高

駢於道院，至是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又恐駢黨有內應者，故殺駢。乙亥，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冬十月，彦遣漢章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

行密之圍廣陵也凡半載，與彦、師鐸大小數十戰。城內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都盡，以蒿泥爲餅食之，餓死者過半。宣軍多掠人詣肆售之，或夫婦父子自牽繫就屠門相鬻，屠者輒刲剔如羊豕然。外圍日益急，彦、師鐸計無所之；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會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十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守者竟不聞而潰。初，彦、師鐸信重妖尼王奉仙，戰陳時日，多取決焉，至是復咨之，奉仙曰：「走上策也！」遂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統諸軍合萬五千人入揚州，自稱淮南留後，以駢從孫愈攝副使，改殯駢及其族。責駢舊將不盡節於高氏者，殺梁纘於戟門之外，韓問以投井死。

是時遺民裁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不能守，欲走。會蔡州秦宗權遣弟宗衡畧地淮南，與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之副，而張佶、劉建鋒、馬殷、秦彦暉實從焉。十一月辛未，宗衡至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輜重未入城者悉爲蔡人所有。彦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彦、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權召宗衡還蔡，拒吳興郡王朱全忠，儒稱疾不時行，宗衡屢趣之，儒大怒，甲戌，手刃宗衡於酒間，傳首於汴。宗衡將安仁義降於我。行密悉以騎兵相委，列於田頵之上。儒是時分兵掠鄭州，與彦、師鐸輕兵襲高郵。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兵逃揚州。丙戌，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卒七百人潰圍來奔。行密慮其變也，一夕分隸諸將，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壬寅，勒令海陵鎮遏使高霸帥兵民入廣陵，有違命者族之。戊戌，霸與弟暀及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揚州，行密郊迎霸、暀，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已而用袁襲言，閏月己酉，因犒軍，伏甲擒霸、繞山、從實，殺之，併掩殺其黨於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地數里皆赤。暀出走，詰旦，爲邏騎所獲，殲焉。

先是，呂用之在天長也，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萬錠，瘞於所居，克城日，願備戲下一醉。」至是，行密大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呼牽下，命田頵鞫之。用之叩首服罪，自言：「與鄭杞、董瑾謀中元夜，邀高駢至第，建黃籙齋，縊殺之，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己爲節度使。」庚戌，腰斬用之於市，怨家刳裂立盡，併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與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居數日，袁襲以廣陵饑弊，不可守，勸徙兵以避蔡賊。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令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廬州。

是時，唐以淮南久亂，命吳興郡王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除行密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送之。行密初遇廷範甚厚，及聞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範遣人白全忠：「宜以大軍赴鎮。」未幾，廷範遁歸，曰：「行密未可圖也。」後李璠言徐軍遮道，竟不至淮南。

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彦、畢師鐸，併其兵。彦等之歸秦宗衡也，衆猶二千餘人，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知其必及禍，乃誣告彦等潛召汴軍。儒既殺彦等，乃以宏爲馬軍使。是月，行密執張守一，誅之。守一初與呂用之來歸，久之，爲諸將合丹藥，復欲干軍府政，故行密怒焉。

二月，全忠奏以行密爲淮南留後。夏四月壬午，孫儒陷揚州。按《妖亂志》，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新唐書》云四月戊辰。《實錄》云：五月，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俱云四月，無日。今從《舊唐書》月日。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回廬州，再爲進取之計，乃走廬州。

秋八月，行密欲輕兵襲洪州，袁襲言：「鍾傳未易圖。趙鍠新得宣州，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使蔡儔守廬州，乃引兵濟糝潭，攻鍠，大敗鍠將蘇塘、漆朗於曷山，進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來援，行密別遣將陶雅逆擊於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

龍紀元年夏六月，宣州城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宣州城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表言於唐，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

東平王全忠按《薛史》、《歐陽史》皆云龍紀元年三月全忠封東平王，《舊唐書》則云龍紀元年四月，惟《通鑑》作天復元年封東平王。今據歐、薛諸史，竟於龍紀年間稱東平王。與鍠有舊，遣使求鍠，行密乃斬鍠首以遺之。《歐陽史》以爲鍠棄城走，追及殺之，非。《南唐書》又云鍠出降，亦非。鍠額上常有肉隱起，及其死，破額得珠，識者曰：「此人珠也，既死不可復用。」

孫儒兵來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冬十月，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

常州。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

十一月，顗圍常州，使宣州偏將李友（一作「宥」）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旆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鹵稜而出。顗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時及爲錢氏守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來援，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師古兵入淮南，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是月，行密遣將馬敬言帥兵五千，乘虛據潤州，李友帥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復取常州。敬言、仁義、威兵屯潤州。

三月，唐賜宣歙軍號寧國，以行密爲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東平王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汴人殺其使者，復爲讎敵如初。

秋八月，儒來攻潤州。

粲歸錢鏐，鏐欲誅之，因投儒。

九月，行密以牙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

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陷常州，行周死之，遂圍蘇州。《吳録》：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及《通鑑》。

冬十二月己巳，孫儒陷蘇州，殺我鎮將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爲所敗，我軍戍守者多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時行密遣將臺濛帥五百人屯溪西。濛令邏卒往反傳呼，如大衆駢至狀，從立心疑之，遽引去。行密又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儒前軍於溧水。神福陽退兵示怯，儒軍殊不設備，神福夜率精兵襲其營，俘斬以千計。

夏四月，行密遣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黄池，我師敗績。儒遂軍黄池之上。

五月，大水，諸營皆没，儒還揚州，使其將康暐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是月，行密命李神福攻和、滁，克之，暐乞降，景思出走。

秋七月，東平王全忠約與我共攻孫儒。儒恃兵强，移檄藩鎮，數行密及全忠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驅丁壯婦女度江，殺老疾以餉軍。行密別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時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餽之，諫由是德於我。乙未，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密率兵拒之。儒圍行密寨，李簡統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以出。

冬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我兵，旌旗亘百餘里，號兵五十萬。行密求救於錢鏐，鏐稍稍以兵食助我。

景福元年春正月，行密欲退保銅官，牙將戴友規力諫而止。

二月，孫儒圍宣州。先是，劉建鋒爲儒守常州，至是將兵從儒行，甘露鎮使陳可言乘虛率部兵千人據之。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之，遂取常州。是時別將又取潤州。

三月，徐州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

夏四月，張訓、李德誠敗徐兵於壽河，俘斬三千級，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新唐書》作三月乙巳執瓚。今從《十國紀年》。

五月，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

六月，行密聞儒疾癘。戊寅，大雨晦冥，縱兵擊之，儒軍大敗。安仁義連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我。按薛氏《五代史》大順二年，儒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舊唐書》云：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唐補紀》云：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於宛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惟《吳録》曰：景福元年六月六日，太祖盡率諸將晨出擊儒，田頵臨陳擒儒以獻，斬儒於市。似屬可据，今從其説。丁酉，行密帥衆歸揚州，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下之，豈不壯哉！」按《吳録》及《唐烈祖實録》：光啟三年十月，秦彦、畢師鐸出奔，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鍠。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執斬儒，復歸揚州。其紀年月最確，今悉從之。

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

秋八月，唐命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頵知宣州留後，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皁衣蒙

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

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汴以求救。東平王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於我。行密謝之，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神福圍廬州。甲午，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克廬州，執蔡儔，斬之。

八月丙辰，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不可下，久而取之。時諸將爲刺史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請得雅爲刺史，行密即以雅爲歙州刺史。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

冬十月，倪章棄舒州走，行密取舒州，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附於我。

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洪，鄂州人，光啟二年乘虛入鄂，自爲節度使。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救之。按《唐杜洪傳》：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制甚。洪雖得鄂制，而附朱全忠。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救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與此署異。今從《通鑑》所載。

冬十一月，泗州刺史張諫舉州來降。時朱全忠遣使至泗州，諫不堪其陵忽，故附於行密。

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翟章權知黃州。或作「翟章」、「翟璋」，皆非。今從《吳錄》，見後註。

是冬，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奪其茶，我始與汴有隙。

二年春二月，行密表東平王全忠罪惡於唐，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供帳以迎，不悅而去。已而攻濠州，拔之，執其刺史張璲。丁亥，遂圍壽州。

夏四月，行密攻壽州，不克，將引還。庚寅，朱延壽請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其刺史江從昷。行密即以延壽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來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命黑雲隊長李厚拒之，厚殊死戰，都押牙柴再用復爲之助，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是月，行密又命將襲陷漣水，令張訓守之。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其罪。董昌本末見《吳越武肅王世家》。亦遣使如昌，趣其朝貢於天子。未幾，唐加行密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按沈顏《宣州重建小廳記》，末云「乾寧二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中間有曰「弘農王方作淝水」，又曰「弘農王允愜是誠」，又曰「弘農王去寧揚土」，是乾寧二年九月之前，行密已賜爵爲王矣，其不見於傳紀者，蓋史失之也。顏係吳臣，且嘗乙卯年所作《廳記》，必無差誤可知。後楊渥亦授弘農郡王，其本乃父之爵明已。況光啟二年三月朱全忠進爵沛郡王，大順二年二月李克用賜爵隴西郡王，景福元年董昌封隴西郡王，俱是乾寧以前故事，何獨於行密而疑之。時滁人呼「荇溪」曰菱溪，揚州人呼「蜜」曰「蜂糖」，諱行密名也。

秋九月，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董昌；且表昌於朝，言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彭城郡王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謂昌送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於鏐也。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我偏將魏約共圍嘉興，鎮海將顧全武統兵救之。我別將柯厚進破蘇州水寨。

乾寧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至湖州，欲渡江以援董昌，時顧全武等守西陵，禦我師，仁義不克渡。

二月，唐帝從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彭城郡王錢鏐不從。

夏四月，我兵與鎮海兵戰於黃天蕩，鎮海兵敗績，我師遂圍蘇州。是時，鏐與鍾傳、杜洪畏我之逼，皆乞援於東平王全忠。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統兵萬人渡淮，聽以便宜行事。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等舉城來附，鹵其刺史成及，王遂取蘇州，署及行軍司馬。及引刀欲自裁，王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及邸中頗有劍甲兵仗，王每單衣詣之，與共飲膳，無所疑。及亦時時抵王內室，常遇王起盥漱，右手擎沙鑼，可百餘兩，實水其中以洗頂，因服王力舉三百斤爲不虛云。是月，朱延壽破蘄州，降其大將賈公鐸及刺史馮敬章。光啟三年敬章陷蘄州，爲刺史。王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其刺史劉存。是時王命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已而昇州刺史馮宏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於是始全有淮南之地。

冬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師悅卒。先是，師悅求旌節於唐，唐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爲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而師悅已死。王表師悅子彦徽知州事。彦徽前爲綿州刺史。《昭宗實録》云：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師悅卒，以其孫彦徽知留後。今從《十國紀年》、《新唐書》。是月，遣安仁義攻婺州。

乾寧四年春正月，兩浙將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二月，兗州朱瑾來奔。初，瑾爲汴人所攻，求救於河東，河東將史儼、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擁州民俱來。王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我兵皆江淮人，輕弱善水戰，不任騎射，至是得河東、兗、鄆兵，而軍聲益振。儼、承嗣故河東驍將，晉王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來請，王許之，亦遣使詣河東修好。是月，唐詔王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朱全忠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洪又附全忠，絶東南貢獻路，故命行密討之。

夏四月辛亥，兩浙將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我兵大敗。是月，杜洪乞師於汴，汴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黄州，以撓我師。王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珝等救黄州。黄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我兵十八營，鹵將士魏約等三千人以去。時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宣州，兩浙兵追之，頵衆大敗，死者千餘人。

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我刺史瞿章，遂陷黄州。按《薛史·梁紀》：五月丁丑，朱友恭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黄、鄂二州。《新唐書》云：壬午，全忠陷黄州，刺史瞿璋死之。《朱友恭傳》作「瞿章」，《吴録》曰「執刺史瞿章」，《十國紀年》亦云「瞿章」。今從之。馬珝等敗走。

秋七月庚戌，兩浙遣將顧全武來取蘇州。乙未，陷松江。戊戌，陷無錫。辛丑，陷常熟、華亭。是月，吉州刺史周琲爲鍾傳所攻，率衆來奔。

九月，湖州刺史李彦徽欲舉州來附，其衆不從，彦徽遂奔於我。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是月，東平王全忠大舉入寇，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境内震恐。

冬十月，王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焉，王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言：「營地汙下，不可久處。」師古不聽，恃衆輕敵，居常以弈棋爲樂。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有奔告師古者，師古以惑衆斬之。

十一月癸酉，瑾與裨將侯纘將五千騎潛度淮水，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黄拒戰，淮水大至，汴軍殊駭亂。王自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悉潰。時葛從周營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王與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滭水。《五代史》作「滭河」。從周方半濟，我兵合擊之，殺溺殆盡，從周僅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餓死，還者不盈千人。《五代史》又云牛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今從《通鑑》。東平王全忠聞敗，亦奔還。王遣書誚之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王既獲勝，置酒大會諸將，顧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謂當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副使算。」賚以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軍節度使。王自是保據江、淮之間，汴人不能與我爭矣。

乾寧五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東平王全忠爲都統，致討於我，唐帝不許。

三月，周本救蘇州，爲兩浙將顧全武所敗。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秋七月，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汴人有清口之敗，陰附於我。東平王全忠遣宿州刺史氏叔琮將兵伐之。

八月甲子，唐赦天下，改元光化。

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刺史臺濛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武復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率羸兵以降，時兵不盈百人之數云。

冬十月己亥，汴將朱友恭自黄州還，過安州，或言刺史武瑜與我連謀，友恭攻而殺之。閏月，婺州刺史王增爲浙軍所伐，以抗命故也。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兩浙將顧全武帥兵討之。是月，東平王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交通於我，遣其將張存敬攻洪；洪懼，以弟賢質於汴，

且言：「將士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許之。《十國紀年》云：洪託以將士不受節制，遣兄賢質於汴。按《舊唐書》：張存敬以兵襲蔡州，刺史崔洪納款，請以弟賢質於汴。《昭宗實録》亦云弟賢。今從其説。

十二月，遣成及歸兩浙，以易魏約等，彭城王鏐許焉。

光化二年，王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吕梁，東平王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歐陽氏《牛存節傳》云：朱瑾召吴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即此時事。是月，全忠遣崔賢還蔡州，發兵擒全武。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二千降於我。

十二月，李神福知彭城王鏐不死，臨安城猝不可拔，即欲歸，慮千秋嶺諸險爲浙兵所邀，乃遣人守錢氏祖考丘壟，禁樵採，又使顧全武得通家信。彭城王鏐感其意，遣使謝之。未幾，神福多設虚寨爲疑兵，浙人以爲我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歸。

天復二年春正月，天子在鳳翔。上年十一月爲韓全等所劫。

三月，天子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王，拜王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歐陽史》作檢校太師、中書令。今從《通鑑》。進爵吴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領平盧軍節度使，馮宏鐸領武寧軍節度使，朱延壽領奉國軍節度使。凡淮南、宣歙及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王改牙城南門爲天興門。

夏四月，王歸顧全武於杭州，以易秦裴宏鐸以昇州介居宣、揚間，常不自安，然頗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宏鐸工人造戰船，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宏鐸將馮暉、顔建説宏鐸先擊頵，宏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鍾傳，實襲宣州也。王使人止之，不聽。

夏四月丁丑，唐大赦天下，改元天復。

秋八月，王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攻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王聞流言彭城王鏐爲盜所殺也。

冬十月，神福與全武相拒，陽言中夜班師，縱杭俘歸告全武。至暮，神福先行，命行營都尉吕師造設伏青山下。《九國志》作「青山路」。已而全武來追，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十級，生擒全武。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二千降於我。

十二月，李神福知彭城王鏐不死，臨安城猝不可拔，即欲歸，慮千秋嶺諸險爲浙兵所邀，乃遣人守錢氏祖考丘壟，禁樵採，又使顧全武得通家信。彭城王鏐感其意，遣使謝之。未幾，神福多設虚寨爲疑兵，浙人以爲我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歸。

天復二年春正月，天子在鳳翔。上年十一月爲韓全等所劫。

三月，天子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王，拜王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歐陽史》作檢校太師、中書令。今從《通鑑》。進爵吴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領平盧軍節度使，馮宏鐸領武寧軍節度使，朱延壽領奉國軍節度使。凡淮南、宣歙及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王改牙城南門爲天興門。

夏四月，王歸顧全武於杭州，以易秦裴宏鐸以昇州介居宣、揚間，常不自安，然頗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宏鐸工人造戰船，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宏鐸將馮暉、顔建説宏鐸先擊頵，宏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鍾傳，實襲宣州也。王使人止之，不聽。

是月辛巳，頵統舟師逆擊於曷山，或作「葛山」，非。今從《新唐書》。大破之，我兵遂取昇州。宏鐸收餘衆，將入海，王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招之，左右皆慟哭聽命。宏鐸至東塘，王自乘輕舟迎之，升宏鐸舟，慰藉良厚，署爲淮南節度副使，館給有加等。乃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

是月，王發兵討汴，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已而進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先是，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温曰：「運路久梗，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及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

士有饑色，而小艇獨先至，王由是奇温，始與議軍府事。

秋八月，兩浙軍亂。

九月，兩浙叛將徐綰等乞師於宣州，田頵引兵赴之。是月，顧全武同越王子傳瑫來求昏，且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如召頵歸，錢王請以子傳瑫爲質。」王許之，即以女妻傅瑫。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王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宫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越王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王召頵還宣州。庚辰，頵徵犒軍錢於兩浙，且求質子，遂與徐綰等引兵歸。

是歲，昇州大風發屋，飛大木。

天復三年春正月，王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率舟師萬人以討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得詔，大喜曰：「永興壯縣，饋運所仰，吾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神福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

夏四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爲汴兵所攻，乞援於我。乙未，王遣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梁王全忠命將康懷貞救宿州，我兵引還。《康懷英傳》云：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拜宿州刺史。懷英即懷貞也。

是月，汴將韓勍率萬人屯灄口，以爲杜洪之援。梁王全忠復馳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彦威，令出兵救洪。汭畏汴之彊，且欲侵江、淮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爲巨艦，堂皇悉備，命曰「和州截」，其餘復有「齊山」、「截海」、「劈浪」之名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我舟緩急不可動，而吴兵剽輕，難與逐角。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不過一月，吴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親吏楊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汭乃行。

五月，汭未至鄂渚，馬殷遣許德勳帥舟師萬餘人，雷彦威遣歐陽思帥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襲陷江陵，大剽掠而去。汭諸將亡其家，無鬭志。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絶，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遣裨將秦裴、楊成將衆數千逆擊於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按《新唐書》、《十國紀年》皆云壬子，汭敗死。壬子，此月十二日也。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走還。

是月，汴將朱友寧屠博昌，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爲刺史。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友寧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茂章不爲動。頃之，登州柵已破，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罷矣，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走，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廣陵。茂章於是合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

秋七月壬子，梁王全忠自將兵二十萬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敗績。茂章陽閉壘不出，伺汴兵氣稍懈，毁柵疾戰，如是者再，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梁王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及於輔唐。時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殿後，爲師厚所執，死焉。張訓聞茂章歸，植旗幟密州城上，封府庫以走。未幾，汴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望旗幟，疑有伏兵，不敢進。逾數日，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按兵不追。訓全軍而還。

是月，兩浙睦州刺史陳詢叛，舉兵攻蘭溪。

八月，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反。《十國紀年》云：朱全忠聞田頵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頵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妄。案此事諸書不載，今删之。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道遇尚公，迺疑之，殺一人，得頵書以告王。王召李神福於鄂州，使討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以刺史李遇有備，隨引去。壬辰，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未幾，茂章攻潤州，不克，王遣徐温將兵會之。温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復益兵，出戰，温奮擊，大破之。奉國節度使朱延壽素狎侮於王，頗懷怨望，陰與田頵通。是月，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梁王全忠。

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爲聲援。

九月，王召延壽至廣陵，迎及寢門，執殺之，部兵驚擾，徐温諭以大義，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夫人，延壽姊也。顓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斬使者而進。丁未，敗顓將王檀、汪建於吉陽磯。戊申，又戰於皖口，檀、建僅以身免，獲徐綰以遣兩浙。顓聞檀、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請王發步兵斷顓歸路，王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時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王命茂章移兵會擊顓。顓聞濛將至，留將郭行悰及檀、建水軍於蕪湖以禦神福，而自將步騎來與濛戰。

冬十月戊辰，濛與顓遇於廣德，先以王書徧賜顓將，顓將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顓兵遂敗。又戰於黃池，濛陽走，顓追之，伏發，大敗，奔還宣州，濛引兵圍之。顓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行悰、檀、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以降。王復命茂章領兵攻潤州。是時王乞師於兩浙，越王鏐命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以援我。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王復命茂章領兵攻潤州。是時王乞師於兩浙，越王鏐命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以援我。濛遂克宣州，王以濛爲宣州觀察使。初，王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王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王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

是歲，宣州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於戰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盡，惟兵械存。王以秦裴爲昇州刺史，置德勝軍於廬州。唐詔所在宦官皆賜死，王匿清海監軍程匡柔，斬它囚以應。

天復四年春正月，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天子遷都。壬戌，車駕發長安。

二月乙亥，至陝。

三月丁巳，唐帝遣閒使以絹詔告難於我及西川、河東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十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王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梁王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王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是月，王遣女與錢傳璙併顧全武歸錢塘。先是，王與錢氏不相能，常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兩浙亦歲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二姓通昏，兩境漸睦焉。

夏閏四月乙巳，唐改元天祐，大赦天下。

秋八月，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得疾，還廣陵。王以舒州團練使劉存代爲招討使，神福尋卒。是月，宣州觀察使臺濛卒，王以子牙內諸軍使渥代之。

冬十月，光州叛，降於汴，王遣兵圍之。光州與鄂州皆告急於梁王全忠。

十一月戊辰，梁王全忠率兵五萬自潁濟淮，軍於霍丘，分兵救鄂州。我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我師。

冬十二月，兩浙衢州刺史陳璋殺羅城使葉讓，請降於我。是月，王遣黑雲指揮使馬賓歸長沙。

天祐二年春正月，梁王全忠遣將進兵逼壽州。甲辰，有彗出於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餘。王茂章穴地入潤州，遂克之。安仁義得士心，攻之踰年不克，至是城陷見執，併其子斬於廣陵市。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王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帥兵救之。兩浙將錢鏐、顧全武、王球來禦我師，爲雅所敗，鹵鎰、球以歸。是月，梁王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

二月，梁王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新唐書》云：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又云：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今從《通鑑》，止書延祚一人。時招討使劉存濬坎傅城，洪將駱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乃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裨將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璘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强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狗城下，洪軍皆氣奪。存使辨士臨說百端，洪恃汴方强，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人，則城固矣。不如縱之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庚子，城陷，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王詰責洪曰：「爾同逆賊弒主，與孤爲讎，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等駢斬於市。王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夏四月，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兩浙將錢鏢將兵救之。

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出軒轅大角，及於天市垣。

秋八月，梁王全忠以襄州趙匡凝與我交通，及聯姻西川，乙未，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是月，兩浙將方永珍救婺州。

九月甲子，汴兵攻破襄州。是夕，趙匡凝舉族來奔。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王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斂婺衢睦觀察使，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爲兩浙將方習所敗。習進攻婺州。是月，濠州團練使劉金卒，命金子仁規知濠州。

王寢疾，遣使召子渥於宣州，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

冬十月辛卯，梁王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趨光、壽。壬辰，至棗陽，遇大雨，遂由申州抵光州，刺史柴再用嚴設守備，遜辭以謝。全忠留城東旬日，不能克。庚子，渥至於廣陵。辛丑，王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戊申，梁王全忠發光州，及至壽州，壽人清野以待之，全忠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梁王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

庚辰，王薨，按《舊五代史・行密傳》云天祐三年卒，而沈顏《武忠王神道碑》、殷文圭《武忠王墓誌》、游恭《威王墓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王薨。至史官王振撰《太祖本紀》，則繫死日於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顏等四人皆仕吳，而記録各異。考之墓志云：十一月，吳王寢疾，付長子後事，授淮南使。豈《本紀》誤以武忠疾甚之時，遂據爲彌留之日邪？抑楊渥幼弱嗣位，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明年二月，顏等因從而書之，事亦未可知也。又按《十國紀年注》、徐鉉《吳録》、《莊宗功臣列傳》、《唐烈祖實録》、《資治通鑑》諸書，皆與王振所載年月同，而敬翔《梁編遺録》云：天祐三年，潁州獲河東諜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絹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且死。歐陽氏《吳世家》亦云天祐二年十一月行密卒。今互證諸説，始以王氏《本紀》爲斷云。年五十四。謚曰武忠，武義初改謚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武皇帝，陵曰興陵。

太祖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常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蔡儔叛於廬州，悉毀太祖祖、父墳墓，及儔敗，左右請發其先墓以報之，太祖歎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也。」常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太祖，不中；洪死，復用所善陳紹貞負劍，不疑。性又儉約，不事奢靡。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太祖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非公宴，未常舉樂。常服故時補綻衣於内，自言不敢忘本。輕徭薄賦，招撫流移。未及數載，幾復成平之舊。太祖起自盜賊，而其下皆驍武雄暴，一時樂爲之用者以此。吳太祖雖起草澤，慎於刑法，既僭僞號，詔修格令，有《刪定格令》五十卷。

論曰：唐末，强藩分據，海内雲擾。太祖以三十六英雄，起自草間，殲孫儒，禽趙鍠，破杜洪，滅田頵，聲罪汴疆，耀兵越徼，江淮南北，以次削平，抑亦可謂非常之傑，不世出者矣。《五代史》言其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開國廣陵，傳世四主，蓋有以也夫。

卷二《吳二・烈祖世家》 列祖名渥，字承天，太祖長子也。初爲牙内諸軍使，素無令譽，軍府輕之。及太祖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指揮使徐温私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書，慎無應命。」渥泣謝而去。

天祐二年冬十月，太祖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薦大將劉威代主軍政，太祖未許。會温與嚴可求問疾，太祖以謀告之，温等大驚，遂詣隱所，見隱作召符在案，亟取遺之。渥見温使者，乃行。既至廣陵，拜淮南留後。及太祖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渥淮南節度使，東道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是歲十二月，河東以帛書潛約攻汴。睦州刺史陳詢爲浙兵所逼，棄州來奔，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取之。湖南兵入寇，牙内指揮使楊彪擊却之。王命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襲王茂章於宣州。

天祐三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出奔杭州。是時，李簡兵奄至城下，茂章度不能守，帥衆南行。親兵刁彦能辭以母老不從，登陴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歸路，遽引兵還歙，復失睦州。庚辰，越王鏐至睦州。陳璋聞雅已還，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我婺州，進攻衢州。是月，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

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其刺史許德勳，王以知新爲岳州刺史。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鎮南節度使、潁川郡王鍾傳卒，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傳養子江州刺史延規恨不得立，遣使來降於我。王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匡時。按《昭宣帝實録》云：鍾傳養上藍院僧爲子，曰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又《新唐書・鍾傳傳》云：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今從《十國紀年》作「延規」。

秋七月，裴執江西將劉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八月，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來告急，王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兵還，浙人躡我師，本設伏，大破之。

九月，秦裴拔洪州，大掠三日，鹵匡時及其司馬陳象等五千人以歸。王切責匡時，匡時請死，哀赦之，斬象於市。先是，謠言云：「楊老抽嫩鬚，堪作打鐘槌。」至是應焉。《五國故事》又有「槌折」之讖。温、顥害渥而立其弟渭，蓋冥符也。王自兼鎮南軍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天祐四年春正月，王既得江西，驕侈益甚，以舊憾殺其節度判官周隱。

是月，黑雲都指揮使吕師周將兵屯上高，遂出奔於湖南，副指揮使綦章縱其孥，使逸去。按《九國志》師周自言「三世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爲盃酌，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而奔湖南。今從《通鑑》，載出奔於丁卯年下。

王居喪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輒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温泣諫，王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潛謀作亂。初，内營有親軍數千屯於牙城之内，王悉遷出於外，出其地爲射場，顥、温由是無所憚。已而王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以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横，往往多陵蔑勳舊。未幾，王又召宣州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一作「范遇」。陳璠將故時所隸親兵三千歸廣陵。顥、温忌思勍等侵其權，陽令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遣别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遂召思勍等飲酒，數以罪，執斬之。王聞三將死，益不平於顥、温，欲誅之。丙戌，王晨視事，顥、温帥牙兵二百人，露刃直入庭中，王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去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曳下王親信十餘人，數其罪，以鐵撾擊殺之，號曰「兵諫」，王不能止。《歐陽史》云：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温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按璠等自死於洪州，今從《十國紀年》及《通鑑》。自是諸將不與同者，顥、温稍以法除之，軍政悉歸二人矣。

夏四月，梁代唐，改元開平。王仍稱天祐，與蜀王移檄諸道，將會兵復唐。

五月，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别將許元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伐楚。楚王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彦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黄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江口。

六月，存、知新遇雨退兵於越堤北，彦暉乘勢來追，存數與之戰，不利。彦暉夾水爲陳，頃之，鼓譟而進，存等走，璠乃自瀏陽絶江，與彦暉合擊我兵。我兵大敗，存、知新被禽，不屈而死，遂失岳州。是役也，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計，亡戰艦八百餘艘，他物稱是。威引餘衆遁歸。按敬翔《梁遺録》云：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邵告捷。淮南、朗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於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僞鄂州節度使劉存。《十國紀年》則言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舊五代史·梁紀》亦云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今從之。監軍許元應，王腹心也，常預政事，顥、温因其敗，收斬之。

是月，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我洪州，不克。

秋九月，武貞節度使雷彦恭來附。

冬十月，荆南將倪可福會楚兵攻朗州，彦恭遣使乞降，且告急。王遣將冷業帥水師屯昌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將許德勳迎拒我師。業進屯朗口，德勳遣兵夜襲業營，軍中驚擾，楚人以大軍繼之，師敗。業奔鹿角鎮，被執；楚人已又破瀏陽寨，禽饒，二人皆死焉。

十一月，遣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襲梁潁州，破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守之，不能克。

十二月甲子，梁發步騎五千救潁州，志誠等引兵還。丁卯，遣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乞師於吴越。

是歲，命洪州制置使秦裴署鄂州知州，以廬州觀察使劉威爲鎮南軍節度使。

天祐五年春正月，吴越兵寇甘露鎮，以救信州。

夏四月，遣兵攻石首，與梁襄州兵戰於灄港，我師敗績。又遣將李厚帥水軍萬五千侵荆南，我師敗於馬頭。

五月乙亥，楚兵寇鄂州，知州秦裴擊破之。戊寅，張顥、徐温遣其黨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弒王於寢室，《歐陽史》云執王縊殺之。詐云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威。自顥、温專制軍政，王心積不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益不自

安，因謀弒王，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時羣盜入寢中，王説盜，能反殺温等，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祥不從。徐鉉《吴録》云顯使紀祥等執渥于寢室，弒之，不言徐温。薛氏《舊五代史》因之。而《江南别録》有獨用左衙兵之説。《歐陽史》亦言温、顯兵遣盜殺渥。《五國故事》云：温與顯同謀害渥，議既定，其夕將暝，顯已先入，而温使告顯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盧其謀漏泄，請顯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顯諾之。按温、顯分掌牙兵，非協謀安能弒主。《吴録》不言温者，特鉉爲之諱耳，不足信也。《五國故事》又言渥死在戊辰歲夏六月，與諸書小異。今從《通鑑》月日。

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景皇帝，陵曰紹陵。《稽神録》曰：軍吏徐彦成恒主市木，丁卯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一日，遇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君至吴，當獲善價。」彦成回，始至秦淮，會吴帥殂，納杉版爲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彦成廣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三返，獲其厚利。間一歲以往，但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詢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吴帥，謂烈祖也。

卷二《吴二・高祖世家》

第三子。初名瀛，又名渭。《薛史》及《九國志》、《五國故事》皆以「隆演」爲「渭」。先是張顥、徐温之弒烈祖也，謀分地送款於梁，及烈祖遇害，顥欲自立。《十國紀年》云：張顥欲稱淮南留後，送款于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温曰：「揚州距汴州，往返約三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圖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閻於成事，此易爲也。」

夏五月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列劍戟白刃，自大將朱瑾而下，令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氣色益怒。可求前陳密語，大約言：「軍府至大，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爲便。」顥不能答。可求亟趣出書一紙，乃太夫人史氏教也，率諸將跪讀之，辭氣慨慷，中言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遂奉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

八月，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吕師造擊吴越。

九月，圍蘇州。是月，吴越將張仁保入寇，取常州之東洲，我兵死者萬餘人。命池州團練使陳璋充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神將柴再用等救之，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

冬十月，梁從吴越之請，八月，吴越王鏐獻攻淮南之策，見《吴越春秋》。以毫州團練使寇彦卿爲東面行營都指揮使，入寇。

十一月，彦卿帥衆二千襲霍丘，土豪朱景擊敗之；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克。王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彦卿引去。

是歲，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天祐六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遣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一作「副使」。往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自此與温不相能，諷隆演出温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温。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顥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顥使盜夜刺殺之。已而盜掠財以報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可求遂詣温謀先殺顥，陰遣左監門衛將軍鍾泰章選壯士三十人圖之。

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親近數人，始暴其弒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先是，顥、温謀逆時，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亂黨，皆出於左牙，人皆以温爲實不知謀也。按《五國故事》云：温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報。其夕，顥既殺渥，遂召温，温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顥弒逆，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爲之哭。其夕，遂殺顥，立楊渭。其事未確，今不從。

隆演以温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爲揚州司馬。當顥用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温謂可求曰：「今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乃立法度，禁强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是月，楚兵陷朗州，武貞節度使雷彦恭輕舟來奔。中和元年，雷滿據朗州，至彦恭而亡。按《梁太祖實録》，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彦恭没溺于江。《十國紀年》又云：彦恭輕舟奔廣陵。今從之。隆演以彦恭爲淮南節度副使。

秋七月壬申，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

八月，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吕師造擊吴越。

九月，圍蘇州。是月，吴越將張仁保入寇，取常州之東洲，我兵死者萬餘人。命池州團練使陳璋充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神將柴再用等救之，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

冬十月，梁從吴越之請，八月，吴越王鏐獻攻淮南之策，見《吴越春秋》。以毫州團練使寇彦卿爲東面行營都指揮使，入寇。

十一月，彦卿帥衆二千襲霍丘，土豪朱景擊敗之；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克。王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彦卿引去。

是歲，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天祐六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遣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一作「副使」。往

治之。

夏四月，周本等攻蘇州，爲吳越將孫琰所拒，不能克。已而吳越牙内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來援。辛亥，蘇州兵内外合擊，我師大敗，軍將何朗等三十餘人被執，失戰艦二百艘。本夜遁，追兵及之，復敗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于菰蔣中，吳越兵不敢追而還。是月，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

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衆，號十萬，寇洪州。節度使劉威守兵財千人，置酒宴飲以疑敵。全諷不敢逼，屯兵象牙潭。是月，楚苑玫等圍高安，以爲全諷聲援。王命周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謂全諷敗，援兵必還，乃舍高安，疾趨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言：「敵兵甚强，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鋭而用之。」

秋七月，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本隔溪布陳，先使贏兵嘗敵；全諷兵涉溪來追，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無算，本分兵斷其歸路，禽全諷及將士五千人。按《釣磯立談》云：叟常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爲圍高安以爲之聲援，朝廷患之。嚴可求薦周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乃具選兵七千人，計食費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鋭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突其壘，疾攻之。全諷少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願答。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據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讙，楚人果宵遁矣。中間所載，與《通鑑》小有異同，今悉從《通鑑》。乘勝克袁州，鹵其刺史彭彦章，進攻吉州。

是月，歙州刺史陶雅遣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二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吕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未幾，王命左先鋒指揮使張景思知信州，遣兵送之。仔倡聞兵至，遂奔于吳越。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饟給吾軍。」王命釋之，資給甚厚。《通鑑》云：王以其常有德于武忠王，釋之。

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來附，時光稠亦遣使附于梁。我於是始盡有江西之地。

九月，王遣使修好於福建，閩主審知殺我使者張知遠，遂與之絶。

冬十月戊辰，吳越高澧以湖州來附。

是歲，擢鍾泰章爲滁州刺史。

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王兼中書令、嗣吳王。王大赦境内。高澧乞師於我，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内，澧帥麾下五千人來奔。

夏五月，徐温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爲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温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是月，温免官治喪，未幾，起復爲内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以徐知誥爲昇州副使。

六月，水軍指揮使敖騈圍彭城於赤石。璵爲吉州刺史彭玕弟。楚兵救璵，鹵騈去。

冬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有疾，以位傳譚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王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已而復因楚通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終當爲朝廷經畧江西。」丙寅，梁以延昌爲鎮南留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爲韶州刺史，梁許之。

是冬，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更番，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

天祐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甲申朔，梁改元乾化。

冬十月辛亥朔，吳越湖州刺史錢鏢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來奔。

十二月，百勝軍指揮使黎球一作「求」殺盧延昌而代之。丙辰，梁以球爲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牙將李彦圖代知州事，譚全播稱病篤獲免。是時，洪州賨石于越王山下昭口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觀中，七日内漸縮小如數尺狀，已又長尺許，後止七寸，識者以爲活石也。

天祐九年春三月，宣州觀察使李遇與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常州刺史李簡常憤徐温用事，而遇尤不平，温怒，拜淮南節度副使王壇爲

宣州制置使，數遇不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壇於宣州；又命昇州副使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五月，温執遇少子至城下示之，復使與客何蕘入城説遇，遇不忍戰，乃開門請降。温諷再用伺其出斬之，族其家。

是月，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辟洪州進士宋齊丘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賢才，傾家貲無所愛，四方士大夫多歸之。

六月，梁鄂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

秋七月，劉威、陶雅詣廣陵，徐温待之甚恭，威等悦服，由是人皆重温。未幾，温與威、雅率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王太師、吴王，以温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隨遣威、雅還鎮。

冬十一月，淮南節度副使陳璋襲楚岳州，執其刺史苑玫，進攻荆南。王遣撫州刺史劉信將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是歲，虔州防禦使李彦圖卒，州人奉全播代之，附於梁。

天祐十年春正月，陳璋攻荆南不克，引還。荆南與楚兵會江口以邀我，璋聞之，駢舟二百艘爲列，夜過荆江，追者不能及。

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自立於大梁。友貞更名鍠，已又名瑱。

三月，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吴越衣錦軍。

夏四月，我軍爲錢傳瓘所敗，濤被執，鹵我士卒三千餘人。

五月，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以攻衣錦軍。

六月，錢傳瓘陷廣德，虔、信復爲所鹵。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彦章寇鄂州，王命池州團練使吕師造充水陸行營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留其子知訓居廣陵秉政，而軍國大事温遥決之如故。

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

是冬，濬東塘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九國志》作武義二年冬十月。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辛丑夜，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劫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止之。壬寅，謙等陳於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禽謙、球，斬之。

餘寇廬、壽。

秋七月甲子，潤州牙將周郊一作「周交」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一作「秦進忠」。大將陳祐等討斬之。《稽神録》曰：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常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胸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九月，光州將王言殺刺史戴肇，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言棄城走。以厚權知州事。

冬十月，晉王存勗遣使來約，會兵伐梁。

十一月，以行軍副使徐知訓充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天祐十四年春正月，梁命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我軍引還。

三月，楚馬存寇上高。

夏四月，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

五月，徐温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彦謙勸温移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温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因求宣州，不許，意殊不樂。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三郎謂知訓也。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悦，即之官。《釣磯立談》曰：初，烈祖雅不欲京口之行，丐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徊若有所待。客有宋齊丘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謂失職左遷，惟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

冬十月，越主鏐遣客省使劉瑫來聘，告即位，且勸王稱帝。是歲，王遣使遺猛火油於契丹，且曰：「攻城用油然火，焚其樓櫓，敵人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以右都押牙王祺爲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于虔州。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我兵奄至城下，虔人始知之。

夏六月，内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爲副都統朱瑾所殺。初，徐氏專權，王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陵侮之，無君臣禮。常與王賞花禪智寺，知訓使酒罵坐，語侵王，王懼而泣。時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一日，與知誥宴會，謀伏甲誅之，弟知諫躡知誥足，遂遁去。至是瑾與知訓有隙，積不能平，既已殺知訓，提首入府門，王障面入内，瑾爲府兵所攻，遂自剄死。

是日，知誥聞變，即引兵濟江，撫定軍府。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又《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徐鉉《江南録》無日，但云：先主聞亂，即日以州兵渡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揚、潤相去至近，豈得越四日方爾聞變，今從《江南録》。

時徐温諸子皆弱，温乃以知誥代知訓執政，命沈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復疑唐宣諭使李儼及泰寧節度使米志誠通謀，先後殺之。

秋七月，温入朝于廣陵，欲大行誅戮。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温怒稍解。馬令《南唐書》云：温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温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盡知訓衰冕正座，皆署其名。温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以刁彦能屢有諫書，賞之。又知訓與僧修睦親狎，至是得僞讖數紙，皆其手書，乃求修睦殺之。葬瑾於雷塘之側。先是，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一日謂德誠：「昨夕天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多陷首穴骨。」後考其日，正瑾殺知訓之夕也。

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温還鎮金陵，總軍國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王命盡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税，餘俟豐年乃輸之。謂天祐十四年逋税。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悦服。知誥欲進用宋齊丘，徐温心惡之，以齊丘爲殿直軍判官。

是月，攻虔州之兵軍中大疫，王祺病，虔州險固不可下，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爲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譚全播乞師於鄰境，吴、越、閩、楚皆出師救之，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鄂都，吴越錢傳球帥兵二萬圍信州。信州兵財數百，逆戰，不利，刺史周本開門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吴越疑有伏兵，解圍去。王命前舒州刺史陳璋充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

湖，以牽制吳越之兵。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晉王存勗遣間使持帛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難。

八月，劉信遣其將張宣夜襲楚兵，與張可求戰於古亭，大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隨引去。

九月，信攻虔州不克，取質而歸。徐溫怒，益兵使更攻之。

冬十一月，信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遂拔虔州，追執譚全播于雩都。王以全播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軍節度使。梁開平初，盧光稠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梁太祖爲置百勝軍。初，徐溫自以權重位卑，説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嚴可求詣金陵説温，當先建吳國以自立，温深然之，留可求參總庶政，兼草禮儀。

武義元年春三月，吳越錢傳瓘自東洲入寇，王遣百勝軍使彭彦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徐温帥將吏藩鎮請王即天子位，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温奉玉册、寶綬尊王即吳國王位，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内，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宫殿之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廟號烈祖，尊母太夫人史氏爲太妃。以徐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内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内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沈顔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拜江西劉信、鄂州李簡、撫州李德誠、廬州張崇、海州王綰五人爲征南、鎮西、平南、安西、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避祖諱也。按鄱陽浮州開福院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吕師造題，官稱曰光禄大卿、檢校大保、兼御史大卿，是大憲亦或稱大卿。《容齋三筆》云：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禄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説，惟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

乙巳，彭彦章與錢傳瓘戰于狼山江，裨將陳汾按兵不救，彦章軍敗，死之。

五月，荆南爲楚人所攻，乞援於我，王遣鎮南節度使劉信等率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楚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統水軍攻楚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我師敗吳越兵於沙山。

秋七月，吳越錢傳瓘寇常州，徐温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又謂：「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不如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百姓安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丙戌，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浔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

是月，大封王躬乂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躬乂本高麗石窟寺眇僧，天祐初據開州稱王，國號大封。按新、舊《五代史》，《唐餘録》，皆云唐末高麗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今從《十國紀年》。

八月，歸無錫之俘於吳越，遣客省使歐陽江往聘修好，吳越亦遣使請和，自是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王及徐温屢遣吳越王書，勸其自王國中，無受梁朝之命，吳越王不從。

冬十月，徐温出廬江公濛爲楚州團練使。

十一月，武寧節度使張崇侵梁安州。

十二月，團結民兵，從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也。是時有童謡云：「東海鯉魚飛上天。」又有謡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徐知誥本姓李，後遂應此謡。

武義二年春正月，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

夏四月，王寢疾。

五月，大丞相徐溫自昇州入朝。是時徐知誥密聞于王曰：「溫雖臣父，忠孝有素，而節鎮入覲，無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爲始。」爲叩溫悉去兵仗以入。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按徐鉉《吳録》、路振《九國志》之書載「有女當立」之語于誅張顥時，今從《舊五代史》。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十國紀年》云：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順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内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陽公溥監國。今從《薛史》及司馬氏《通鑑》。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

己丑，王薨，年二十四，謚曰宣。乾貞元年尊爲高祖宣皇帝。《通鑑目録》稱惠帝，不知何據。陵曰肅陵。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未常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常快快酣飲，希復進食，遂至疾革而終。

卷三《吳三・睿帝本紀》

睿帝名溥，《册府元龜》作「浦」，今從《五代史》。太祖第四子也。《五國故事》又云第十七。武義元年，封丹陽郡公。《五國故事》作丹陽王，非。

二年，宣帝既薨，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冬十二月，金陵城成，建紫極宮於治城故址。

順義元年春正月，王遣使勸晉王稱帝。二月，改元，赦境内。三月，歸錢鎰於吳越，吳越亦遣李濤來歸。是月，以濤爲右雄武統軍。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龍德。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徐温勸王南郊，或言：「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甲子，王祀天於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徵壽州團練使崔太初爲右雄武大將軍。

順義二年□月，命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頃稅錢一貫五百文，皆輸足陌見錢，若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並計丁口課調，亦科錢以爲率守。員外郎宋齊丘上策曰：「江、淮之地，自唐季以來，爲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甿黎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將興販以求之，是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虚升時價，悉收穀帛本色爲便。」

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請匹絹升爲一貫七百文，紬爲二貫四百文，綿爲四十文，皆足錢。又請蠲丁口錢。朝議喧然沮之，以爲如此則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乃致書於徐知誥，謂：「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按《通鑑》：天祐十五年，知誥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致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今從許載《吳唐拾遺録》，採入順義年中。

是歲，以同泰寺之半置臺城千福院，改瓦官寺爲昇元寺，一作吳興寺。閣爲昇元閣。大封王弟义爲海軍統帥王建所弒，建自立爲王，復稱高麗。

順義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梁亡。戊戌，唐以滅梁來告，始稱詔，我國不受；唐主隨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按來聘者爲引進副使楊彦詢。王遣司農卿盧嶽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絲鞓一百事於唐。又遣使張景報聘，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徐知誥以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鍾泰章爲壽州團練使，左遷泰章饒州刺史。時有告泰章侵市官馬，故有是命。已而徐温言：「吾非泰章，死張顥久矣，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冬十二月甲申，復遣盧蘋獻方物於唐，上唐太后金花、銀器、衣段。是時嚴可求預料唐主之言，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唐主歷問我國大臣，尤多周本，以爲忠勇。《江表志》云：嚴球爲相，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數百事，皆中機務，更就球宅訪之，球覽畢稱美，請更添數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鎮」。既而果首問黑雲長劍並柴再用，所云，慎辭依前致對。按志所載，即此事之譌也，誤以嚴可求爲球，盧蘋爲王慎辭。

順義四年春三月，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

夏四月丙寅，遣使獻唐方物。

秋八月，遣右威衛將軍雷峴獻新茶于唐。

九月壬寅，以唐太妃喪，獻慰禮銀絹二千。

冬十月，王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暑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爲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

十二月，遣賀正使王權進唐金花、銀器、綿絲千段，洎太后禮物。是歲，徐温建興教寺於石頭城。

順義五年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彦謙卒。

冬十二月，吴越王鏐遣使者沈瑫以受唐玉册、封吴越國王來告，王以其國名相同，與之絶。

閏月乙卯，遣雷峴獻賀正禮幣于唐。是歲，徐温建興教寺於石頭城。順義五年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六月，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彦謙卒。冬十二月，吴越王鏐遣使者沈瑫以受唐玉册、封吴越國王來告，王以其國名相同，與之絶。閏月乙卯，遣雷峴獻賀正禮幣于唐。是歲，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鎮南節度使劉信宴於郊次，信宿而去。是時，唐遣通事舍人薛仁謙，凡三聘於我。

順義六年春二月辛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虔獻金花、銀器、錦綺於唐。三月，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丙午，唐主殂，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是月，王遣使獻新茶于唐。

五月丁卯，詔爲同光王輟朝七日。

秋七月，北海前進士韓熙載來歸。熙載上《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既及彊境，合貢行藏。愚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殷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蒼翠。某妄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于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畧于邳圮，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墜印之文，上媿擔簦之路。於是攖龍頷，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勍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遥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臺。姓名遽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韜畧，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摇，怒吻發而暑雷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鬬霹靂於雲中，未爲蹻捷；喝搏蒲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吴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戮于中土，走明恩于外方。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巖廊有禹、稷、皋、陶；洒掃烟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陽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遥終赴於天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吴。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勢愁積而胜肉生，憤氣激而臂鬱起，一怒而豺狼竄攝，再呼而神鬼愁驚。搥鑾鼓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常時于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爲堡障。勳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是歲，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鎮南節度使劉信宴於郊次，信宿而去。是時，唐遣通事舍人薛仁謙，凡三聘於我。

順義六年春二月辛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虔獻金花、銀器、錦綺於唐。三月，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丙午，唐主殂，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是月，王遣使獻新茶于唐。

五月丁卯，詔爲同光王輟朝七日。

秋七月，北海前進士韓熙載來歸。熙載上《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既及彊境，合貢行藏。愚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殷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蒼翠。某妄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于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畧于邳圮，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墜印之文，上媿擔簦之路。於是攖龍頷，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勍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遥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臺。姓名遽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韜畧，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摇，怒吻發而暑雷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鬬霹靂於雲中，未爲蹻捷；喝搏蒲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吴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戮于中土，走明恩于外方。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巖廊有禹、稷、皋、陶；洒掃烟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陽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遥終赴於天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吴。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勢愁積而胜肉生，憤氣激而臂鬱起，一怒而豺狼竄攝，再呼而神鬼愁驚。搥鑾鼓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常時于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爲堡障。勳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温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户口而卸農事。漫洒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摇逐扇之風，吹消殄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佇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我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弹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宫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鈐，危坐願聞于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洩，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棄謏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況聞烏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處士倫，謬知人理，是以副明君之奬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于漢祖；曹翻草澤，陳謀于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吕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進士韓熙載狀。」

八月乙酉朔，日食。

是歲，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

乾貞元年春正月，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爲御史所彈，再用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通起居，退而自劾，王優詔不許，知誥固請奪俸一月，以肅朝綱。

三月，唐劉訓、楚許德勳會兵侵荆南，南平王季興乞師於我，王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遣雷峴進白金、羅綺於唐，修重午之禮。

五月，南平王季興請舉鎮來附，徐溫曰：「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勿之救，能無媿乎！」乃受其貢物，聽其稱藩於唐。

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遣使如唐獻應聖節，金器百兩，金花銀器千兩，雜色綾錦千疋。

冬十月丁亥，唐主至滎陽，民間訛言唐主自將入寇。唐宣武節度判官孫晟來奔，《江南録》作孫忌，今從《周世宗實録》及《通鑑》。徐知誥客之。

辛丑，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卒。先是，温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數欲代知誥執政，嚴可求、徐玠亦以爲請，温以知誥孝謹不忍，謂知詢曰：「汝曹不如也。」陳夫人亦曰：「知誥乃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棄之！」《五國故事》云：徐温常入覲于王，至知誥之第，侍奉彌謹。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務。」知誥乃退。及温中夕而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它日，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當善事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會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王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王御文明殿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廟號高祖。甲子，大赦，改元。丙子，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陸游《張延翰傳》以知誥領江州時封潯陽侯，今從馬令《南唐書》。未幾，改豫章公。

是月，唐臣安重誨議乘徐温之死來入寇，且問舉大號之罪，唐主不從。

十二月，帝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乾貞二年春正月丁巳，帝立皇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瑤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封東海爲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

二月丁丑朔，日食。庚辰，遣通事舍人劉傳忠使于唐，唐臣安重誨以我國抗禮，遣使窺覘，拒不受，遂與之絶。

夏四月，遣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彦章攻楚岳州。丙戌，至君山，進軍荆江口。丁亥，與楚人戰於道人磯，我師大敗，璘、彦章皆被執。戊戌，徙封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五月，遣使求和於楚，楚以苗璘、王彦章來歸。

六月辛巳，南平王季興復請稱藩，帝進季興爵秦王。

秋八月乙未，大赦。

閏月，皇太后殂。先是，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聽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至是以國哀發喪於此堂，遂應之。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獲其岳州刺史李廷規等三十四人來獻俘。

冬十二月丙辰，秦王季興薨。帝以其子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太和元年秋八月，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表薦簡子彦忠繼任，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代之。

冬十月，知詢與知誥爭權，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温喪，知誥稱帝命不許。是時知詢握兵據上流，行多驕恣，吴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復爲嫌，竟乘用之。路振《九國志》以爲錢弘佐所遺，非也。由是意輕知誥，内相猜忌。知詢典客周廷望説知詢曰：「公誠能捐資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其言，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常語廷望：「人言侍中有七事，宜亟來朝謝。」至是廷望歸。

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遷統軍，領鎮海軍節

度使，禽廷望斬之，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始專國政。以徐知諤爲金陵尹。壬辰，帝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

十二月，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軍節度使。

太和二年春正月，徙封平原王澈爲德化王。

二月乙卯，唐改元長興。

三月癸酉，立王子江都王璉爲皇太子。荆南高從誨遣使告絶，表言墳墓在陝州，恐唐人致討，我兵援之不及。帝遣兵擊荆南，不能克。

夏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己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叛降唐，團練使陳宣死之。按《五代史・明宗紀》：長興元年八月戊申，海州將王傳拯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吴來降。與《通鑑》小異，今悉從《通鑑》。先是傳拯有威名，得士心，會宣罷歸，徐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爲宣實毁之，遂帥麾下入辭，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出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遂以威衛大將軍知海州事。傳拯季父與爲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至與所，與執之以聞，因乞罷歸；知誥以與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與重厚慎密，故用之。

冬十月丙辰，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按《江表志》以可求謚爲球，言球竹籠盛之沉江口。此言不足信也。常宿金山上，有詩云：「淮船分蟹點，江市聚蠅聲。」南唐烈祖性嚴忌，宋齊丘因而興譖，以故也。

是月，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帝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復遣子景通敦諭，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鎮海節度使徐知詢命句容令黄巒重建靈寶院於茅山。賜紫道士王栖霞《靈寶院記》曰：靈寶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宏景所創也。始本昭真其號焉。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鍾山西朝焉，良常北衛焉，其餘聖槩羣阜，若衆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層漢，悠閣匝雲，秘三洞琳文，集丹丘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勤修。於是崇習玄風，鍊金石身，騰烟霞轍，時移代復，瓦木之功寖泯。及唐大和中，太尉贊皇李公，每瞻遺躅，屢搆遐緣。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號，須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焰，盡致煨燼，荆棘相森，凡材圍長，狐兔往焉，弗芟弗薙，歷五十載矣。栖霞冑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丱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處，遺祠殆空，斷梗杳泊。自北徂南，幸託玄化，遐欽兹境，聿諧所適。乃勵奋鍤，忘艱勞，砌壇植松，結茆庇拙，紉蘭餌术，願言終遁。俄奉先齊王旨，再瑄再簡，是挺是鎔。洎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痹，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捨俸錢一百萬，俾于舊基，别崇利有。稟命之際，亹亹勉勵，夙夜匪懈，思竭克勤，冀荷恩教。噫！事難謀始，智寡周防。且虎視非一雀之圖，而雀終噪；蟾盈非片雲可同，而雲或掩。時哉理非□也非。台曜覽幽，幾止終廢。由是度揆經營，月期日就，博邀執斲，量材取制，蠻茨必襄，圖蔓必薙。平瓦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羣。力工約萬，綿歲靡期。剞劂督奇，丹雘□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天尊，景崇砌壇三級，三門三間，環統廊廡一十六間，并葺壞整頹，降真堂續連於内，重新沼池，再築垣牆。東北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厦，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曰三官堂三間，塑像炭炭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甍差鳳翹。睟容禮而若昭，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雲鶴軒軒。對侔崛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象教斯感，即荒鹵之域，安歆諸壯麗乎？是使真風永布，靈致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匾匾烈烈，可久可大。栖霞智慚絶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誠竭慮，迨兹成功，聊實紀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太和三年重光單閼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

是月，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其兄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是月，太尉、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帝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録朝政如徐温故事。加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内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内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

十二月癸亥，知誥至金陵。

太和四年春二月，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以延士大夫，孫晟、陳覺多與密議。秋八月，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拜知誥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軍節度使，諸道都統如故；知誥辭丞相、太師。

是歲，鍾山之陽積飛蝗尺餘厚，有數千僧白晝聚首，啗之盡。

太和五年夏五月，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帝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秋七月，閩建州土豪吳光帥衆來奔，且請兵。

九月甲戌朔，立德妃王氏爲皇后。

是月，唐吏部侍郎張文寶使杭州，舟壞，泊於天長，帝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辭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既非賓客，又非君臣，今拜嘉命，何辭以謝！」乃獨受飲食，餘悉返之。帝嘉其有體，命移文吳越，俾得境上迎候。文寶竟達命杭州而還。辛丑，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災，兵民困苦，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冬十一月，信州刺史蔣延徽擅引兵會吳光攻建州。

是歲，進封徐知誥爲東海王。按知詢既賜爵東海，知誥又封此地，不應一時有兩東海王。今姑從《歐陽史·吳世家》。封東嶽三郎爲雄武將軍，建廟金陵。或云南唐昇元中事，今從《薛史》。

太和六年春正月，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之，虛府舍以待車駕。

是月，蔣延徽擊閩兵於浦城，敗之，進圍建州，會知誥召延徽歸，延徽聞福州及吳越兵將至，隨引兵還。閩人追擊之，我師大敗，死亡無算，遂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閏月，唐安州王任全等謀殺安遠節度使苻彥超以降於我，事敗，爲副使李端所殺。

二月，都押牙周宗以遷都爲未便，語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時國人多不欲遷都者。丙子，帝使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之議。

是月，周宗諷帝禪位於知誥，齊丘請斬宗以謝，帝命黜宗爲池州團練副使。已而，鎮海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復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知誥召宗復爲押牙，齊丘由是忤意。己卯，詔知誥還居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夏四月甲戌，唐潞王稱皇帝；乙酉，改元清泰。

五月，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王徐知詢卒。是時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縣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一足，投之江中，翼日浮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人以爲知詢實應之。

六月丙子，降封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爲歷陽公，徐知誥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幽之和州。

秋七月，知誥召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給南園居之，不令預國事。

冬十月，加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十一月，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是月，加王令謀司徒。

是歲，故東海王徐溫諸孫景運建報先院於金陵。

天祚元年春三月，加徐景遷太保、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

夏六月，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

秋八月，潤州團練使徐知諫荒縱無度，徐知誥怒之，或曰：「忠武王最愛知諫，而以後事傳公。借使知諫有能名，於公何利？」知誥待之加厚。

九月，帝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

冬十月，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天祚二年春正月，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户、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知誥以其子景通爲太尉、副元帥，宋齊丘、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荆南高從誨奉牋勸知誥即帝位。

六月辛酉，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命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冬十一月癸巳，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按《歐陽史·吳世家》：天祚三年，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五國故事》云：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以

昇州爲大吳西都，揚爲東都。非也，蓋西都改于天祚二年，而東都則知誥受禪後改云。丁酉，契丹立石敬塘爲天子於柳林，國號晉，改元天福。

十二月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

是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恨不能救楊氏危，忍爲此乎！」其少子弘祚强之，不得已，與德誠率諸將入江都，陳知誥功德，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十國紀年》云：宋齊丘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於是江都宮多妖，帝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天意，非人事也。」

是歲，立韓將軍廟金陵城西，報功也。失其名。高麗與新羅、百濟戰，大敗之。

天祚三年春正月乙卯，日食，初出三分，至卯復。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

是月，閩、吳越皆遣使勸進知誥，知誥始建齊國，立宗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爲內樞判官，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以盧文進爲宣武軍節度使兼侍中。戊子，帝使宜陽王璡如西都，冊命齊王知誥，知誥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齊王知誥立其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夏五月，齊王誥欲取中原，遣使汎海通好於契丹，以美女、珍玩結之，契丹主亦遣使來報聘。

六月，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晉右衛大將軍尹暉謀叛，事泄將奔於我，爲人所殺。晉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大掠本州來奔，部將胡進邀殺之。是月，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齊王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甲子，歷陽公濛殺守衛軍使王宏，亡抵廬州周本，本子弘祚執送江都，齊王誥遣使迎殺於采石，稱詔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諉罪於悰，坐貶池州。是月，帝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勸進，宋齊丘不署表。

九月癸丑，王令謀卒。丙寅，命江夏王璘奉冊詣帝，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按歐陽氏《五代史》，馬令、陸游《南唐書》，陳鵬《唐餘紀傳》，皆作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惟《通鑑》作讓皇，無「帝」字。今從諸書之稱。又《五國故事》作高尚思玄崇古讓皇帝，以「弘」爲「崇」，疑宋人因廟諱而改也。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己丑，齊主表請改江都宮殿名，皆於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辟穀術。丙申，帝以齊主上表，致書辭之，齊主謝而不改。

昇元二年，帝屢請徙宮。

五月，齊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徙帝居丹楊宮；一作「丹陽」。命馬思謙爲丹楊宮使，以嚴兵守衛之。《五國故事》載楊溥渡江賦詩，署曰：「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又《江表志》言讓皇常賦詩：「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云云。按《南唐書》，此李後主詩也，後人誤以爲吳睿帝作。

冬十一月辛丑，帝殂，年三十八歲。是日，有使命來徙所，帝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趨前，帝以香爐擲之，俄而報晏駕矣。按《九國志》云：溥能委運受終，不罹篡弒之禍，深于機者也。《江表志》云：讓皇既還，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及五歲，有中使賜衫笏，加官，即日而終。《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逾年而幽卒，《歐陽史》但云卒。《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五國故事》云：營室於茅山，遷溥居之；及將遇弒，使者前趨，俄而見害。今取《十國紀年》諸家之說。齊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葬平陵。

六年，唐遷其宗族於泰州，號永寧宮，令刺史褚仁規嚴兵防護，絕不通人。《十國紀年》云：唐人遷讓皇之族于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爲匹偶。歐陽《五代史》云：李昇遷溥子孫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國人多哀憐之。《通鑑考異》云：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服，即日而卒。

顯德三年，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唐元宗聞之，遣園苑使尹延範《江南野乘》作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楊氏遂絕。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獻。

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天祚三年爲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二年

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今據徐鉉《吴録》、龔頴《運歷圖》所紀。鉉與頴故仕江南，稽考宜得實也。

論曰：楊氏自紀祥等之亂，祭則弘農，政由東海，大權久爲它人竊矣。逮平陵越次以立，號爲共主，若贅疣然，改元稱尊，徒擁虚器，卒假禪讓之名，致移鼎祚之實。跡其由來，良非一日，勢使然也，要豈睿帝之罪哉！

卷一五《南唐一・烈祖本紀》

烈祖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迹精舍，時號李道者。彭奴以唐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相傳先主家有赤梨樹，結一實，大如升，會鄰里共食剖之，有赤蛇在實中，大驚，已而蛇走先主之母楊下，未幾孕，生先主。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之濠州。未幾，母劉氏卒，遂託迹於濠之開元寺。

乾寧二年，吴太祖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齒爲兄弟，吴太祖乃以與大將徐温，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等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龍袞《江南野史》云：先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産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爲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韶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説韶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横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絶，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爲遇。」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行密因自帥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衆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爲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顙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爲己子。李昊《蜀後主實録》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爲徐温養子。《吴越備史》云：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砦將，吴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鹵昇歸，爲僕隸。徐温常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養子。以識言「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温，故冒李氏以應識。又《周世宗實録》、薛居正《五代史》稱昇爲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而《江南録》則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玄孫。陸游《南唐書》、陳霆《唐餘紀傳》亦云建王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元人趙世延《南唐書序》因云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馬令《南唐書》但曰先主唐宗室裔也，不言何王後。按劉恕《十國紀年》云：昇復姓附會祖宗，故非唐後。而吴越與唐人讎敵，《備史》亦非。《實録》：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歐陽史》曰：昇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今從之。

温常夢水中黄龍十數，已獲一龍而寤，翼日得知誥，甚喜。《釣磯立談》云：義祖常夢立大水，水有黄龍無數，旁有古丈夫，冠服如節服氏之形，荷一丈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未幾掠得烈祖，養爲子。

知誥天資穎悟，《詩話類編》載烈祖年九歲詠燈詩，有「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句。奉温盡子道，温妻李氏又以同姓故，鞠養備至。常從温出，不如意，輒杖而逐之；及歸，拜迎於門，温驚曰：「爾在此邪！」知誥曰：「爲人子，舍父母奚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温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方顙隆準，修上短下，語聲如鐘。《江南野史》又云：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言厚重，望之懔人，與語可愛。每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温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温益以親子待之，令主家務。《江南野史》曰：先主十餘歲，温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凡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稟，雖有專吏主職，先主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緡正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代臘，薦祀特腊，醼饌饋蒸，賓客從吏之費，緊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嬖姥，寒燠衣御，純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吴太祖亦謂温曰：「知誥傷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於昇。

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

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褒廉能，課農桑，求遺書，招延賓客，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繫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翃、曾禹、張洽、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

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

十四年夏，城成，温來觀，喜其制度宏麗，徙治焉，而遷知誥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既而温子知訓以内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丘以知訓旦暮且敗，爲言是行故天所贊也，知誥乃行。

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知誥，即日以州兵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常使人察視民間，有昏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雖遥秉大政，

而吳人頗已歸屬於知誥。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之初，未逾强壯，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鬢，一夕成霜。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五國故事》以徐知訓爲政事僕射，非。知誥於府署内立亭，號曰延賓，以待多士，命齊丘爲之記，由是豪傑翕然歸之。間因退休之暇，親與宴飲，咨訪缺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是時中原多故，名賢耆舊皆拔身南來，知誥豫使人於淮上貨以厚幣，既至，縻之爵禄，故北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虚日。

順義初，加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即以知誥領節度使。有徐玠者，事温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之術，數勸温以親子知詢輔政，不宜假之他姓。知誥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死，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知誥爭權，知誥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知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按後唐户部尚書李鱗得淮南，謀言都督知誥欲舉吳國稱藩，願得安公一言爲信。安重誨見之大喜，遂以玉帶遺知誥，其直千餘緡。知誥不答，鱗坐貶行軍司馬。正此時事也。已又改封豫章公。

太和三年，以太尉、中書令領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出鎮金陵，如温故事，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未幾，封東海郡王。

天祚元年，加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以昇、潤等十州爲齊國。已而辭尚父、丞相殊禮。

明年，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閩、吳諸國皆遣使勸進。

昇元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大赦，改名誥。

冬十月，吳主禪位於王。甲申，王即皇帝位，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國號大齊。《通鑑》以是年即號唐國，今從《南唐書》，先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是日白雀翔於中庭。乙酉，尊吳主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册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温爲太祖武皇帝。

丙戌，以吳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吳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改齊明門爲朝元門。

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謂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弘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封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

乙未，降吳公主爲國君。

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丁酉，加宋齊丘大司空。

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

戊申，以皇子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封吳王。

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地爲崇德宫。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乙卯，吳王景通更名璟。

丙辰，追册故妃魏國君王氏爲順妃。丁巳，追封次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封從子景遷爲晉陵郡公，景遜上饒郡公，景邈桂陽郡公，景逸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封子景遂爲吉王，景達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烈祖倣盛唐兩都之制，置留臺百司於江都。

己未，升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規爲刺史。丁卯，荆南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己巳，吳越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妻楊氏爲燕國君。

十二月己卯朔，有白虹二。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是時餘干民以母抱其子墜地，拔刃斫母，刃未及母，自腰以下忽陷地中，帝命作闕刃鏟之。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帝避殿，停朝賀。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周本薨。甲子，荆南使龐守規來賀即位。丙寅，命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

二月壬戌，閩使内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

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於東方。

夏四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以請。

五月戊午，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宫，一作丹陽。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壬戌，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軍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宫使，徙讓皇居丹

陽宮，以嚴兵守之。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三十萬石。作渾天儀。

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藩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壬午，有人獻毒酒方，帝曰：「犯法自有常刑，奚用此爲！」東都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羣臣亦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帝不許，既而詔改吳興閣爲昇元閣，瓦官寺爲昇元寺。甲申，升池州爲康化軍。

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貢方物。所上書稱牋，畧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遥，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用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帝御武功殿，設細仗受之，命學士承旨孫晟宴其使於崇英殿，奏龜茲樂，作番戲以爲樂。

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事。

八月戊寅，升洪州灘鎮爲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主遣梅里襟盧古來聘。

九月壬戌，太府卿趙可封請帝復李姓，立唐宗廟，不許。

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驘橋；未幾，徙封璟爲齊王。

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訃聞，詔不視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

是歲，契丹主之弟東丹王亦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以美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謂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左丞相宋齊丘，平章事張居詠、李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周宗等表請復姓，帝謙抑不敢忘徐氏恩。甲子，下其議百官。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之。先是，江南童謠有云：「東海鯉魚飛上天。」鯉者，李也；東海，徐之望也；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爲君也。至是遂驗。《江南野史》又云：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逮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按《釣磯立談》，賦月詩者爲僧范志嵩。按江鄰幾《雜志》：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羅半夜起撞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南唐近事》云：詩僧乃金寺僧謙□。亦與江說同。此爲烈祖時事，未知孰是。

又是時江西楊花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人以爲還宗之兆。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帝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厥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弗而不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按馬令《南唐書》，是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今從陸游《南唐書》、陳霆《唐餘紀傳》所載。

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改國號曰大唐，復姓李氏，爲考妣發哀，與皇后服斬衰，居廬，如始喪禮，持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陸氏《南唐書》云：壬午，詔以國事委宋齊丘。今從《通鑑》。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江王知證、饒王知謂請亦服斬衰，不許。廣德長公主假衰絰，人哭盡禮，如父母之喪。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昇。下詔議二祧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帝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非義祖安能啓中興之業乎？」帝欲祖吳王恪，或言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帝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榮父志，志父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官，卒官，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帝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乃從之。

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

三月庚戌，追尊高祖吳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皇帝，配崔氏曰平貞皇后；祖志曰惠宗孝安皇帝，配盧氏曰安莊皇后；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陸游《南唐書》：曾祖超爲成宗孝平王，配崔氏爲平貞妃；祖志爲惠宗孝安王，配盧氏爲安莊妃。然四代並尊，不應中二代獨詘爲王，今從歐陽《五代史》及馬氏《南唐書》。又《唐餘紀傳》作孝平

皇、平真妃，孝安皇、安莊妃，疑亦有誤。

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事張居詠、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義爲得之。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圜丘，孝德皇帝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願罷一切僞飾。」奏可。大司徒宋齊丘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郎常夢錫駁曰：「按禮，天子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時。」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哂焉。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眇，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戲！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

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是夜月當以子初没，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江南野史》云：圜丘祭天，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没，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釣磯立談》云：毖祀之夕，太史奏言，月延三刻。癸未，大赦境内，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税。又《春明退朝録》云：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羣臣請上尊號，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弗類，以墜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與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讖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何爲哉！」江王徐知證等請附姓爲李，不許。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等韓王，知諤梁王。

五月辛亥，徙景遂爲壽王，立景達爲宣城王。乙卯，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王徐知諤薨。詔遷讓王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宫，防衛甚嚴。康化節度使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宫。乙丑，改楊璉爲康化軍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從之。丙寅，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録尚書事、昇揚二州牧。時帝欲立璟爲太子，璟力辭，因有是命。丁未，吴越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崇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

是月，作北郊於玄武湖西。熒惑犯月。

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吴令》並行，中外遵守。甲寅，木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於閏七月。

八月，武昌節度使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輿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留後。

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是歲，高麗又遣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有司上五代同居者江州陳氏以下七家，詔旌表門閭，復其家。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會食。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

昇元四年春正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事。

三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勳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

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

五月，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請降，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癸卯，承裕入據安州。甲辰，晉馬全節破承裕於城南。承裕掠安州南走。丙午，晉安審暉追敗我兵於黄花谷，處恭死焉。丁未，又敗我兵於雲夢，鹵承裕及都監杜光鄴。未幾，晉斬承裕及士卒千五百人，遣光鄴歸，帝拒之不受。光鄴，《通鑑》作光業。時馬全節斬李承裕于安州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十人於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先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遣晉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先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先是，盧文進之奔吴也，先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於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先主惋恨累日，故責其違命，不受光業云。詔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主曦及王延政。

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薨，以徐玠爲鎮南軍節度使。

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丁巳，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録尚書事。璟固讓，從之。

九月乙丑，詔中外致牋齊王，如太子禮。

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

冬十月癸巳朔，日熒惑填，歲星聚於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位，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内外諸軍優給。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

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帝東巡。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丙午，罷泰州刺史褚仁規爲扈駕都部署，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譖仁規在州貪殘，因有是命。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丁巳，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質來貢方物。《唐餘紀傳》作柳兢。

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馬令《南唐書》又云：存省故老，宴於舊宅。以聽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爲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垂拱殿，朝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爲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爲雍和殿，興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又有玉燭殿，見《金陵志》。王士性《廣志繹》云：南唐宋行宮在今內橋，直對鎮淮，爲御街。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斛。漢使都官郎中鄭翱、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巖來賀仁壽節。帝欲遂居東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十二月丙申，至自東都。右僕射馬令《南唐書》作「左」。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契丹主遣使獻馬百匹。是時建學館於白鹿洞，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號曰「廬山國學」。吉州民龍昆鬻穀不售，禱神祠求旱，爲震雷殛死。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前泰州刺史褚仁規。

夏四月，以陳覺、常夢錫爲宣徽副使。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假鴻臚少卿秩。歐陽遇聘契丹，假道於晉，不能達，及境而反。是月，漢遣使來約伐楚，中分其地，帝不許。

秋七月戊辰，詔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黷彝章。其罷歸私第。」先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以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先主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事發，因罷建勳。

吳越國大火，羣臣請乘弊可以得志，帝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厚持金帛唁之。《釣磯立談》曰：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空。宋齊丘乘間進言曰：「夫越與我，脣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陲，污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不爲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于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繒綺，車蓋相望於道焉。

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沒。遣使賑貸黃州旱傷戶口。

冬十一月，定民田稅。《通鑑》云：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爲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內侍王紹顏上書，言：「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帝手詔解釋，仍令紹顏告諭中外。時先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東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故紹顏及之。

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賑卹安集之。是時於闐國貢瑞玉天王。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畢。

閏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

二月，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丘累求預政，許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省事，許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

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保信軍節度留後。

夏四月，壽州高思審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宋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五月丙午，宋齊丘出爲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丘至鎮，衣以視事。

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

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告襲位。

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先主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吏，罷去苛政，與民更始。」馬令《南唐書》載先主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偏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

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鹹，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今從陸氏《南唐書》。

十二月，閩使徐宏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褐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二萬五千。

二月，帝服方士史守沖等金丹，疽發於背，秘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通鑑》云：唐主常夢吞靈丹，且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常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因是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辨中理者，亦歛容慰謝而從之。庚午，疾亟，太醫吳延紹一作「廷裕」。遺信召齊王璟馳入侍疾。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祗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諶，祐於有德，厥位艱哉！」是夕，殂於昇元殿，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十一月壬寅，葬永陵。

帝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餘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又云：「不可襲煬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爲孝子，百姓謂汝爲賢君矣。」《釣磯立談》云：「不可襲煬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爲孝三國。上曰：「常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臣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洛，而反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奉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彊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爲蔽障者也。數年國內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起而爲天下倡」云。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又嗤齊王指，至血出，屬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

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諸臣多言：「陛下中興，宜出兵恢拓舊土。」帝歎息曰：「兵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由是在位七年，兵不妄動，東與吳越連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我敗將，遂通好不絕，境內賴以休息。《江南野史》曰：先主末年，慤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常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爲之。

性節儉，常躡蒲履，有載後主好着蒲鞾者，恐誤。用鐵盆盎，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宮婢裁老醜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爲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清異録》云：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臺。按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馬厩中物，喚爲「金奴」。

又天資明察，不受欺妄。常遣宦者祭廬山，比還，宦者自言臣奉詔即蔬食至今，帝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胾，何爲蔬食？」宦者慚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帝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著令外戚不以輔政，中官不得預事，死國事者給禄三年，皆他國所弗及，有古賢主風云。

論曰：烈祖煢煢一身，不階尺土，託名徐氏，遂霸江南。挾菅人滅鄫之謀，創化家爲國之事，凡其巧於曲成者，皆天也。然息兵以養民，得賢以闢土，蓋實有君德焉。東海鯉魚，兆雖有自，要豈得謂竟非人力也邪？

卷一六《南唐二・元宗本紀》

元宗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元敬皇后。初名景通。陳彭年《江南別録》云初名景，非是。《五代史》、《宋史》稱景者，蓋從顯德時改名耳。風度高秀，工屬文。年始十歲，官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將軍，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都統。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及受禪，封吳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大元帥。

昇元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寢此禮。」烈祖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

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于是立嫡之意遂決。《南唐近事》又云：齊王凭檻而立，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者其惟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

七年二月，烈祖晏駕，秘不發喪，而下制命王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已旬日，王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偕侍中徐玠至柩前，手取衮冕衣王曰：「大行皇帝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

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逾年改元，古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馬氏《南唐書》作左丞相，今從陸游《南唐書》。奉化節度使周宗爲侍中，馬氏作右丞相。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進封長子東平公弘冀爲南昌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

夏四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罷爲昭武軍節度使，鎮撫州。

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

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命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詔示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歐史·南唐世家》云：景盟于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景遂固讓，不許。給事中蕭儼上疏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以元子南昌王弘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

八月乙卯，封弟景遏爲保寧王。

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遇賢兵皆絳衣，時謂之赤軍子。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馬令《南唐書》作「嚴思」。今從《通鑑》、陸游《南唐書》、《唐餘紀傳》。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市，餘賊悉平。以恩爲海州刺史，鎬爲洪州屯營諸軍虞候，貶百勝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衛將軍，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翺爲百勝軍節度留後。

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請歸九華舊隱，許之。《通鑑》云：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于中主，中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疎，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中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忿邑尤甚。

是歲，遣公乘鎔航海使于契丹，以繼舊好。鎔既至契丹，契丹主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正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問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敕：「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元宗奉先志，欲傳以位，且及燕王，翰林學士馮延巳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故有此詔。《江南錄》此敕在元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利也。」不報。《十國紀年》、陸氏《南唐書》俱云宋齊丘亦極諫，《江南野史》載齊丘疏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思。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朝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苦，猶惡陰而入于墟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今不取。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切諫，涕下嗚咽。帝感悟，遂諭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遽寢。

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

三月，左衛上將軍范陽王盧文進薨。

夏五月，閩人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

秋七月，鄂州王輿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昌軍節度使。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彦貞爲濠州觀察使。

八月，幸飲香亭觀蘭。《清異録》云：中主賞新蘭，詔苑令取滁溪美土爲馨烈侯擁培之具。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樞密使查文徽請伐殷，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俾覘建州。文徽固請濟師，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共攻殷，敗績于蓋竹。待詔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詔臧循屯兵邵武，被執死焉。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敗閩兵于赤嶺。

夏五月，李仁達以福州來附，詔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己未，閩許文稹敗我兵于汀州，軍將時厚卿被執。

秋七月，星見而風雨。邊鎬拔鐔州。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丁亥，克建州，執閩主王延政歸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松源鎮爲松源縣。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彰州來降。詔以延平津立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軍節度使。是月，遣燕王景達召宋齊丘于青陽。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宋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封衛國公，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毛先舒《南唐拾遺記》云：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宫嬪縷金于面，皆淡粧，以此子等名。始罷貢陽羨茶。

夏五月，李弘義遣弟弘通伐泉州，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廢王繼勳而代之，攻退福州兵。帝命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徙彰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

六月，以樞密使陳覺爲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

秋八月，陳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攻福州，克其外郭。李弘義改名達，稱臣于吴越以乞師。

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税。

冬十月，漳州將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之，以裨將董思安權知州事。帝即命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以父名章，辭州務，詔改漳州爲南州。

是月，我兵據福州東武門，以諸將爭功，不能克。帝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

保大五年春正月丁亥朔，大雪。帝召齊王景遂等登樓，賜宴賦詩。《清異録》云：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真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絶筆也。立景遂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

是月，契丹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于境上，辭不赴。《江南野史》、馬氏《南唐書》載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顛覆。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君爲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它不敢拜命之辱。」已而嘆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國乎？」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江南野史》云：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馬令《南唐書》又作兵部侍郎賈潭。遂請差官如長安，修奉諸陵，契丹不許。陳桱《通鑑綱目續篇》云：唐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諸長安修復諸陵。

三月己亥，吴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皆潰。東南守將劉洪進等請俟吴越兵去而取城，留從效不欲城平，王建封忿陳覺等專恣，遂燒營而遁。辛丑，從效還泉州，遣我戍兵而據之，謂戍將曰：「比年軍旅屢興，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帝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宣州徐知證薨。

夏四月，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赦諸將不問。御史中丞江文蔚彈馮延巳、魏岑同罪異誅，坐貶江州司士參軍。是月，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論宋齊丘、馮延

巳朋黨，帝罷延巳爲太子少傅，貶岑太子洗馬。未幾，帝命岑復故官。齊丘譖熙載嗜酒，貶和州司士參軍。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爲神衛軍都虞候。

五月，帝聞蕭翰棄大梁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月，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帶衛不革。

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掃太微及長垣，至次月壬辰乃没。

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是歲，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軍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保大六年春正月，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爲昭武軍節度使。

夏四月，保信軍留後周鄴卒。

六月戊寅朔，日食。

秋九月，漢伐河中，護國節度使李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表乞師。表曰：「臣之先世，乃唐遠裔，錫侯命將，代不絶人，茂績殊勳，著于簡册。昔日巢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板蕩，爲人所有。臣雖生于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戰功。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殄戎口，晉鼎覆餗，天下横流，强守無主。臣不勝忿惋，痛心疾首，欲效愚忠，誅鉏虵豕，恢復先業，庶安宇内。功未及立，囚黨俄臨，衆寡不敵，遂罹危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殄□□，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防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支，救患恤鄰，遏强附順，愛遣偏師，出爲東援，則五伯之風，不讓桓、文之主。苟護全濟，實君之惠。」云云。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詔以鎮海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清淮節度使劉彦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救河中。師次沂州。

冬十一月丙寅，退保海州。是月，遣漢主書，求復通商，且請赦李守貞罪，不報。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巒、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漢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江南野史》曰：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横，嗣主乃嘆曰：「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興師，抗衡中國，恢復高、太之土宇，而乃勞師于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于悔恨百端，不能自弭。召大臣、宗室赴内香宴。凡中國、外域，名香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皆江南所無也。

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殺天威都虞候王建封、户部員外郎范仲敏。是月，帝聞河中破，以朱元爲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爲尚書員外郎。

八月，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留後。

冬十月，我師度淮，攻正陽，敗績。

十二月，日暈三重。丁酉，漢密州刺史王萬敢寇荻水鎮。

是歲，南州副使留從願酖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以附其弟從效。帝不能問，詔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馬令《南唐書》載保大三年升泉州爲清源軍，非是。今從陸游《南唐書》。

是歲，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按馬傳慶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即此帖也。

保大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感召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邪？抑亦天心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喻朕意，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内，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

二月，清淮軍將士訛傳漢將大舉南侵，詔燕王弘冀爲潤、宣二州太都督，鎮潤州；周宗爲東都留守。甲申，福州遣諜者詣永安留後查文徽，告吴越戍卒作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別將劍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吴越將馬先進、葉仁安等，俘于西都。

夏四月，以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

秋七月，歸馬先進等於吴越，以求查文徽。

八月，尚書郎周濟等三人奔漢。

九月，楚武平節度使馬希萼來乞師。表曰：「昔先王早以勛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命，奄

稷社稷。訃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頤睫，即時奔走哀庭，冀處苫山，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孽豎搆隙，間離我戚屬，汩亂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勦絶。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軫大國之武威，許出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云。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援之。

冬十月，吴越歸查文徽。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希廣，自稱楚王。楚將李彦温、劉彦瑫各以千人來歸。

是歲，齊王景達改長慶寺曰奉先，以資烈祖冥福。

保大九年春正月，議北征周。韓熙載奏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于淮上而止。

先是，契丹侵河南，晉主北遷，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定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至是又上書云。

二月甲辰，楚馬希萼使掌書記劉光輔来貢方物。

三月壬戌朔，册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册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便宜進討。淮南飢。

夏五月辛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

六月，楚静江指揮使王逵執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武平軍留後，來請命。

秋七月，樂安公弘茂薨。

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

冬十月壬寅，武安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武平軍節度使；辭，不許。癸丑，武昌

陸游《南唐書》云：焚官寺民廬數千間。

夏六月至秋七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北境者相繼。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江南野史》作天威軍都虞候。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

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爲甚，帝使近侍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强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于中，仰天訴冤，道路以目。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能不食捍邊！事關大利，舉國輒排之，奈何？」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撻之。或譖鉉擅作威福，帝大怒，趣歸，將沈之江；既至，怒少解。

十二月，流鉉舒州，白水塘竟不成。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不宜奉使。鍇坐貶校書郎，分司東都。

是歲，復行貢舉。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實于西北，聲如雷。周主殂，晉王嗣位。漢泰寧節度使慕容彦超來乞師以拒周，詔出兵數千應之。至淮北，爲北師所敗，俘我將校于汴州。已而釋之，且諭曰：「歸諭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焉。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俘于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翬知貢舉。翬素無學術，元宗常言從臣賦詩，翬惟進一聯，不能終篇，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

自十一年六月一作八月。不雨，至於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廡食餓者。

夏五月丁亥，月重輪。

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將荆罕儒所遣。先是昇元時，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而匿霸之子乾於濠州，至是周亦殺契丹以間唐與契丹。於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夏四月，以壽州劉彦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

六月，周人侵秦、鳳，蜀遣問使來告難。馬氏《南唐書》作：七月，蜀使來聘。

冬十月，壽州監軍吳廷紹罷緣淮把淺兵，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爭之不得。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乃遽爾請罷，豈朕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内，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爰副朕意。」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

十一月乙未朔，周下詔南侵，詔曰：「矗圍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追奪閩、越、塗炭湘、潭。至于應接慕容，馮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釣磯立談》云：周世宗侵淮之歲，孟貫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遣將李穀、王彦超、韓令坤等侵淮南，自攻壽州。帝即拜神武統軍劉彦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緩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以翰林承旨、户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甲戌，周將王彦超敗我兵二千人于壽州城下。己卯，周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我兵千人於山口鎮。《五國故事》云：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揚市，詬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俄而周改元顯德，三年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師將屠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之言。

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丁酉，周將李穀敗我兵千人于上窑。壬寅，周主率師南侵。劉彦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彦貞戰死，裨將咸師朗等被擒。《江南野史》云：時周師棄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劉彦貞議追之，劉仁贍以爲恐其設伏，不如養鋭以俟隙。彦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貪惏聚斂爲務，莫知兵法，莫經戰鬥，多喜虚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聞吾至，則先遁走，不追何待！」裨將臧師朗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爲周師所敗，諸將皆没，凡喪師徒七萬。《歐史·南唐世家》曰：景以劉彦貞、劉仁贍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

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卻，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于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丙辰，周主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鎮。唐將林仁肇爭之不得。丁巳，周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壽州，晝夜不息。李贄《疑耀》云：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常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庚申，周趙匡胤敗我兵于渦口，都監何延錫戰死。

是月，周命武平節度使王逵攻鄂州。帝詔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計，敬洙不從，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耳！」帝壯之。

二月戊辰，周、盧、壽、光、黄巡檢使司超敗我兵于盛唐，都監高弼被執。周師遂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時周將趙匡胤擁馬顊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刺史王紹顔遁去。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遣泗州牙將王知朗《南唐書》作「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輸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

己卯，遣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稱臣，請罷兵，畧曰：「捨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協一千而命世，繼八百以卜年。大駕天臨，六師雷動，猥以遐陬之俗，親爲跋履之行。循省伏深，兢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蒸人。今則仰望高明，俯存億兆，虔將下國，永附天朝。冀詔虎賁而歸國，用巡雉堞以迴兵。萬乘千官，免馳驅于原隰。地征土貢，常奔走于歲時。質在神明，誓諸天地。」別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白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

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五國故事》云：侍中周宗既皐于家財，輒在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世宗將謀度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人執一馬，僞爲商旅，以度浮橋，繼以兵甲，遂入臨淮。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周。遣園苑使尹延範護還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殺

其男子六十人。命腰斬延範以謝國人。《江南野史》曰：先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絶。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也。」

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遁。帝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復命陳覺堯至契丹乞師，竟不返。吴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彦洪奔吴越。

三月丙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如周，請比兩浙、湖南奉正朔，表云：「朝陽委照，爝火收光，春雷發聲，蟄户知令。伏念天祐之後，率土分崖，或跨據江山，或革遷朝代，皆爲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嗣先基，獲安江表。誠以贍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則青雲之候明懸，白水之符斯應，仰祈聲教，俯被遐方，豈可遠動和鑾，上勞薄伐。倘或首于下國，許作外臣，則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戰之勝，自古獨高。」別進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疋，宣給軍士。周主猶未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於周，刺史張紹遁還。

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宏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

周遣供奉官安弘道送李德明、王崇質歸國，其詔書畧曰：「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内地，申奏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于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固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于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兹絶。」又遣將相書，期熟議以復。

帝命斬德明于都市，以私許割地也。吴越陷常州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吴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悉斬之，擢克宏爲奉化軍節度使。

己未，王崇質歸國。帝復遣使奉表于周，云：「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慄。遂馳下使，徑詣行宫，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未回。由是繼飛密表，再遣行人，敍江河羨海之心，指葵藿向陽之意。」

壬戌，壽州軍校陳廷貞等十三人奔周。

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

夏四月，復泰州。

五月，周主北還。

秋七月，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襞紙爲鎧，羣相保聚，爲之「白甲軍」。亦號「白甲軍」。周人苦之。復東都、舒、蘄、光、和、滁州，惟壽州圍愈急。

冬十月，周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惟貸鍾謨以爲耀州司馬。

是月，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

十二月，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兵。《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常。

是歲，小溪場監詹敦仁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奏場爲縣，賜名曰清溪。

保大十五年春正月，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救壽州，屯紫金山，築甬道餉之，爲周將李重進所敗。

二月乙亥，周主復帥兵南侵。

三月己丑夜，周主抵壽州城下。庚寅，齊王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辛卯，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喪士卒殆四萬人。詔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于周。《通鑑》云周廷構等作劉仁贍表降。辛丑，晝晦，雨沙如霧。仁贍卒。

夏四月，周主北還。

冬十一月，周主仍南侵。

十二月，濠州團練使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周。辛酉，周師追敗我兵于楚州，應援使陳承昭被執。乙丑，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周。庚午，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悉焚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丁丑，泰州陷，周師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五國故事》曰：周師未南征時，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人頗怪之。及揚州建春門有黿，而俗謂之檀，出于水次，衆以爲應矣。未幾，周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

是月，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乙巳，周主率諸將攻楚州，宿于城下。丁未，楚州陷，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歐史》云：彥卿、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江南野史》云：城破之日，彥卿與軍士萬戰而沒，無一生還者。周師屠城，焚廬舍殆盡。

是月，升天長縣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

二月甲寅，周師次雄州，文贇舉城降。丁卯，周主至揚州。癸酉，次瓜州。《五代史·南唐世家》云：初，師南征，無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乙亥，周黃州刺史司超、控鶴都指揮使王審琦陷舒州，刺史施仁望被執。

三月壬午朔，周主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帝大赦境內，改元交泰。馬令《南唐書》作正月改元交泰，非。封皇太弟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齊王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已又改撫州大都督；立燕王弘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辛卯，周主至迎鑾鎮。壬辰，周耀兵江口。帝懼其南渡，遣樞密使陳覺按《周世宗實録》載唐中主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躬聽勅命。」蓋常時所假之官也。今從《十國紀年》。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馬令作遣鍾謨等請傳位。周主始采唐回紇可汗故事，答我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宋史》云：周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唐使。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汊川二縣在江北，亦割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貽書於我，允奉正朔，罷兵，而止其傳位。

甲辰，遣同平章事馮延巳、給事中田霖使周，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及買宴，表云：「臣聞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既歸，推赤心而服衆。皇帝量包終古，德合上元，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堅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玉趾，久駐王師，以是憂漸，不遑啓處。今既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合申解甲之儀，粗表充庭之實。」辛亥，又遣臨汝郡公徐遼、客省使尚全恭上買宴錢，表云：「伏以栢梁高會，展極居尊，朝臣咸侍于冕旒，天樂盛張于金石。

莫不競輸寶瑞，齊獻壽盃。而臣僻處偏隅，迥承乃睠，雖心存于魏闕，奈日遠于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戚屬，躬拜殿廷，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慚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

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唐餘紀傳》云：聘獻于周，用其顯德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今從《通鑑》用其正朔。凡天子儀制皆從降損；改名景，以避周廟諱。周信祖諱也。遣官告于太廟。金陵大霧，通夕不解。丁未，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己酉，周遣我使臣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餉國主御衣、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士卒俘于周者皆追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作：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贈劉仁贍太師，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

秋八月，始置進奏院于大梁。辛丑，馮延魯、鍾謨復至周，國主手表謝恩，畧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

九月丁巳，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使周，賀天清節。

冬十月甲午，周歸我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禮部侍郎常夢錫卒。

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死。

十二月，以信王景遂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于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于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是月，周兵部侍郎陶穀來聘。按《南唐拾遺記》：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謄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伎秦蕤蘭，以爲驛吏女也，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蕤蘭出歌「續斷弦」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弦，是何年？」又按沈遼《任社娘傳》以此事爲穀使吳越事，而女伎則社娘，非蕤蘭也。且云：穀贈歌之明日，吳越王召使者曲宴于山亭，命倡進，社之班在下，其服之裒博，陶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無之。」陶曰：「在北時，聞有任氏者，今安在？」王乃使社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爲王所蠱也。社遂歌其詞，飲酒甚樂。社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諸書所載不同如此。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幽死。按《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絶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江南録》、《通鑑》、《十國紀年》則云縊死。畢命時，嘆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

夏六月，遣紀公從善與鍾謨入貢于周。及還，周主謂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乃城金陵，及諸州增戍兵。

秋七月，國主議徙都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今吾徙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

是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與舊錢並行。洪遵《泉志》云：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徑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色昏暗；又有面爲篆文，背爲龍鳳形者，又八分書，文曰「永通泉寶」，篆書，文曰「永通泉貨」。《大定録》又云：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安五銖」。又《事物紺珠》云：「永通泉寶，右文曰貨，左文曰泉。」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十國紀年》曰：元宗以周師南侵，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馬令《南唐書》曰：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帛布既竭，遂鑄「唐國」錢。《泉志》曰：「唐國」錢五種，制度大小各殊。按元宗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九月丙午，太子弘冀薨。

冬十月，周命御厨使張延範來弔祭。流鍾謨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

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十二月，罷鑄大錢。

建隆元年是年，《唐餘紀傳》稱交泰三年，疑周、宋革命，南唐或仍本國舊稱。今姑從馬、陸兩《南唐書》稱建隆年號。春正月，遣使蒞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宋受周禪，改元建隆，放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来歸。

二月，始鑄鐵錢。《泉志》云：小「唐國」鐵錢，形製肖銅錢之小者。

三月，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如宋，賀即位。《宋史》作二月，今從《南唐書》。

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

秋七月，貢宋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宋，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

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舉兵求援，拒之。

十一月丁未，宋平揚州，國主遣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鑑朝行在所。又遣户部侍郎馮延魯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玉、鞍勒、銀裝、兵器。

是歲，小臣杜著、彭澤令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爲牙卒。國主誕日，宋遣使饋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自後歲以爲常。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吴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壬午，發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絶，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江南野史》云：次于廬山，從臣遊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至宋家沭，暴風飄龍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

三月，國主至南都。宋以我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上下不能容，羣心思歸。國主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恒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唐鎬慚懼，發瘍卒。《江南野史》又云：嗣主怒鎬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藉華。《江南野史》云：嗣主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于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丘自陛而趨進，遂惡之，入而得疾。

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賁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馬令《南唐書》云：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梓宮還。

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于宋，且請追復帝號，許之。《宋史》云：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宋史》無「宣」字。廟號元宗。《五國故事》作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非是。

明年正月戊寅，葬順陵。

帝音容閒雅，眉目若畫。《詩話類編》云：元宗神采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好讀書，能詩。元宗《春恨·浣溪紗》詞及《帝臺春》詞，稱爲絕倫。《浣溪紗》詞：「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一曲新詞酒一盃，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帝臺春》詞：「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飛絮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侶，共攜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行客。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讒倚遍危欄，儘黄昏，也正是暮雲凝碧。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多才藝，便騎善射。少喜栖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襲而止。然自附唐室苗裔，詆于斥大境土之説，及保大中再喪師，始知攻取之難，《江南野史》云：天性懦懦，素昧威武。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問兵。」帝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北師大舉，郡縣屢失，竟致蹙國降號，賫志以歿云。《唐餘紀傳》云：中主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褐可乎？」其待士有禮如此。先是，烈祖將受禪，有善相者，烈祖出諸子見之，相者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公，然善持守者也。」及相帝，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又帝在位，常搆一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以視事，左右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及後有内附之事，人始悟其先兆。

論曰：元宗在位幾二十年，史稱其慈仁恭儉，禮賢愛民，裕然有人君之度。然兵氣方張，旋經敗衄，國威損矣。卒之淮南震驚，奉表削號，豈運會有固然與？抑任寄非才，以至此也。治亂顧不係於人哉！

卷一七《南唐三·後主本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聖后鍾氏。爲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屬文，工書畫，《清異録》云：後主善書，作顛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一云：後主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宣和畫譜》云：後主丹青，自稱鍾峯隱居。《太平清話》云：後主善墨竹。知音律。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薨，徙吴王，《五代史》云：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宫。

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爲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牋奏。

六月，元宗晏駕，嗣立于金陵。《五國故事》作七月二十九日襲位。更今名，居喪哀毁，幾不勝。大赦境内。《五國故事》云：煜襲位，因登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怒，問進奏使陸昭符，昭符素辨給，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太祖大笑，因不問。尊母鍾氏曰聖尊后，以后父名泰章，故不稱太后。立妃周氏爲國后，

徙信王景邊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留守南都。封弟從鎰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楚定王子從度爲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于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同平章事，餘進位有差。

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宋史》云：煜遣户部尚書馮謐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綾綵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禄。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既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虚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没，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内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脱屣，亦匪邀名，既嗣宗枋，敢忘負荷。惟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于祖禰，實當受譴于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吴越國鄰於敵土，近似深讎，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扆。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搆異端，潛行譎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宋帝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而不名。

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禄廩，諸朱膠牙税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絶公吏之擾。

秋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都巡檢使黄延謙爲武昌軍留後。

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贈賻絹三千匹。

冬十月，以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爲司空、南都留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中原，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

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子紹基來貢。

是歲，宋葬昭憲太后，國主遣户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會葬。

建隆三年春二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清源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留從效薨，子紹鎤自稱留後。

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鎤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句容尉張佖上封事，召爲監察御史。

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以神武統軍朱匡業爲寧國軍節度使，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

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裕卒。以宣州何敬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改朱匡業鎮江州，以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于宋。壬午，宋頒建隆四年歷。

建隆四年春正月，宋遣使餉羊、馬、橐駝。

三月，宋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往軍前犒師。

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左武衛上將軍何敬洙卒。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宋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今揚州民遷江南者，還歸故土。《宋史》又云：詔煜應詔横海、飛江、水門、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

冬十一月，宋改元乾德。

十二月，國主表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初，金陵殿闕皆用鴟吻，自乾德後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是歲有二日相觸。

乾德二年春三月，始行鐵錢，陶岳《貨志録》曰：韓熙載請以鐵爲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于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既而鐵錢大行，公私便之。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靳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累六十七萬緡。《江南野史》云：初，嗣主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僅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

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鄂州黄延謙卒，以林仁肇爲武昌軍節度使。

夏五月，賀宋文明殿成，進銀萬兩。

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按《宋史》，乾德二年，詔江北許諸

州民及諸監鹽亭户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旱饑，特弛其禁。今據《南唐書》則言禁商旅過江，豈弛禁在八月之後，抑陸游所記年月有異耶？

九月，拜韓熙載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封子仲寓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

冬十月甲辰，仲宣薨，追封岐王。

十一月，國后周氏殂，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是時，左僕射殷崇義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

乾德三年春正月壬午，葬昭惠后于懿陵。以江州朱匡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

夏五月，司空、同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

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鎰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

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是冬，葬光穆皇后于順陵。宋許元宗追復帝號，故光穆稱皇后。遣使獻宋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

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昌軍留後。馬令作「武清」，誤。

秋八月，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

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冬十月，神武統軍朱匡業卒。

十二月，司空嚴續卒。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知制誥張洎言崇義非經綸才，不宜處鈞衡之地，不從。境内旱。宋餉米麥十萬石。

夏，江王景遷薨。

冬十一月，立周氏爲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

簡言卒。

冬，國主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録囚，原貸甚衆。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内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江南野史》作給事中蕭儼與熙載同彈奏。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熙載有焉。」

是歲，普度諸郡僧。《江南野史》曰：後主罔恤政務，曉于禁中，卧聽内道場童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爲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于是普度焉。

左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春，命境内崇修佛寺。馬令《南唐書》云：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稟米緡帛以供之。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場，國主與后預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

夏四月，太白晝見。《江南野史》云至秋方没。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春，遣使如宋，貢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夏四月，齊王景達薨。

冬十月，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于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韓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許之。《宋史》云：煜以將郊祀，遣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詔呼名。有商人來告宋造戰艦數千艘艤于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馬令《南唐書》作内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修文館，一作藝文院。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始去殿闕鴟吻不復設。降封子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南楚國公，從鎰江國公，從謙鄂國公。内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又放王倫等五人。國主以宋長春節，貢錢三十萬緡。

是月，殺南都留守林仁肇。

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南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主入朝。國主遣户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汴

京，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四月，宋學士盧多遜來聘。求江東諸州圖經。

五月，國主聞欲興師，遣使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

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户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是歲，江南饑，宋餽米麥十萬斛。廬陵曾某將娶婦，忽化爲女。後嫁而生子。

甲戌歲秋，遣使求南楚國公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江南野史》云：初，流言謂北使竊伺後主至船，必載之北度，自是後主懼，不敢登使者船。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史，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賓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宋通鑑》云：曹彬將兵伐江南，太祖戒之曰：「江南之事，一切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宋史》云：以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爲都監。

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史》作茶二十萬斤，今從《南唐書》。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爲守備。

閏十月，宋師陷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陷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宋。宋師次采石磯，破我兵二萬人，擒龍驤都虞候楊收，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宋歲賜之馬也。

先是，池州人樊若水一作「若冰」。舉進士不第，詣宋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宋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絚，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度大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長驅度江，遂至金陵。若水先常夜釣采石，以絲繩量江之廣狹，故尺寸脗合。又《江南野史》云：北朝俾僧于采石磯下卓菴，乃陰鑿穴及壘石爲塔，闊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水。及王師克池州，浮梁遂繫于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初，後主聞作浮梁，語侍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爲梁之事。」後主曰：「吾亦以爲兒戲耳。」及宋師度江，竟若履平地焉。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黄花水，及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

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楀、刁衎爲内殿傳詔。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楀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内庭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産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馬氏《南唐書》作義師，今從陸游《南唐書》。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擬軍；新置産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户有三丁者出一卒，謂之團軍，一作圍軍。後作拔山軍。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江南野録》云：勝者加以銀盆。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姓名，至是盡蒐爲兵，號淩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無賴亡命，號自在軍。又大括境内，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積紙爲甲，農器爲兵，號白甲軍。馬令《南唐書》云：并屯田白甲之類。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不可用，奔潰相踵。

是歲，金陵苑中鹿作人語，叱牧者：「明年今日，汝等作鬼物！」又云：「苑囿荒涼，焉能拘我！」有神首見于城樓，大如車輪，額有珠光，燦如日月，數日而没。《江南野史》又云：北朝兵將至吉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有珠，今俗呼爲天王樓。時城外沿江列大樓航，皆有將軍之號，忽一艘吼聲如雷，聞十數里，國主降杖決之。又鳧雁自北來者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矢，率白而臭，月餘乃止。又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鞍而坐，訊之風狂不瘳，識者曰：「鞍者，履也，履與李同音，友與有同音，而趙則與秦並出者也。李氏其將覆而爲趙所有乎？」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闕城。

三月丁巳，吳越兵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宋師傅城下，後主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栅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爲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

日滅。宋師及吳越兵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事聞，收其家誅之。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

秋，鎮南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時後主以書招南都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後主累趣之，乃至。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栅，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梁。至皖口，馬令《南唐書》作虎蹲洲。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軍遂大潰。《宋史·南唐世家》云：令贇將斷浮梁，未至，爲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秉一炬來攻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令贇及戰櫂都虞候王暉皆被執。

外援既絶，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歐史·南唐世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説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辨，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説。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説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後山詩話》載鉉來宋，欲以口舌解圍，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水之篇，天下傳誦。」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因自言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卧，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宋通鑑》云：逾月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太祖，反復論辨不已，太祖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金陵志》云：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宋征江南，常往來覘兵勢。太祖謂曰：「昇州平，持捷書來，當厚賞汝。」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暝，城破之兆也。」翼日捷書果至。

乙未，城陷，將軍高彦、馬誠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馬令《南唐書》云：諸將戰没者猶數十人。時後主在圍城，作長短句「櫻桃落盡」一闋，未就而城已破。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于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四十五人肉袒降于軍門。《江南野史》云：初，後主既拒朝命不行，常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是，孫皓、叔寶不爲降虜矣。」至是果然。時昇元寺閣高可十丈，士大夫及豪民富商婦女避難于上者殆數百人，吳越兵舉火燕之，哭聲動天。宋將曹彬整軍而入，彬諭國主以：「歸朝俸禄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乃聽國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王陶《談淵》云：曹彬、潘美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鬱之，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服其識量。已而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荷簏道蹟，彬立斬之。是日，後主以黄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馬令《南唐書》云：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宫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明年春正月辛未，至汴京。《春明退朝録》云：開寶八年，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澀，詔所在爲壩閘，濘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皆荷校，甚者劾辠，以次被罰州縣，降黜而杖之者十餘人。

乙亥，曹彬上平江南露布。《日涉録》載：昇州打營擒李煜露布曰：曹彬等于十一月一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于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頻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讎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漣，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遥稟一人之睿畧，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並僞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宋太祖御明德樓，以江南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國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賚有差。

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江南僞主李煜，聚兵峻壘，包蓄日彰，勞鋭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克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縣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閉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乃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晧，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後主自言其貧，宋太宗命增給月奉，仍予錢三百萬。太宗常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及南漢後主令縱觀，謂後主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

三年七月辛卯薨，一云：宋太宗使徐鉉見後主于賜第，後主忽吁嘆曰：「當時悔殺潘佑、李平。」鉉不敢隱，遂有賜後主牽機藥之事。蓋餌其藥則病，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伎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句，併坐之，遂被禍云。又《南唐拾遺記》云：後主歸宋後，鬱鬱不自聊，常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切，未幾下世。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按徐鉉《吳王墓誌》作七月八日，今姑從陸游《南唐書》。後主蓋以是日生。

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宋《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壙，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前烈，載光舊昊。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元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池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裳鈞；鄫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蕃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搆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録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閼川無舍，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器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要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説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筮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絶。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于竹素。其銘曰：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元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啟室。人諗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裨裨，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繼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按《湖廣總志》言李後主墓在通山縣翠屏山北，且見録》：李主國用不足，民間鵝生雙子，柳條結絮，皆税之。此亦傳言者過也。尊事中言李煜卒，以五十二棺同日出葬，爲疑冢。此志之誤也。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按邵訥《聞原，不憚卑屈，境内賴以少安者十有餘年。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然性尚奢侈，常于宫中製銷金紅羅幕壁，而以白金釘琱瑁押之；又以緑鈿刷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外。《清異録》云：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又云：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蘗，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又《詩話類編》云：後主常微行倡家，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風流教法。」其蕩侈不羈也如此。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餘疋，以爲月宫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

自入宋，忽忽不樂，常與金陵舊宫人書詞，甚悲惋，不可忍。有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又念嬪妾散落，賦《虞美人》詞以見志。又作長短句云：「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臣聞之，有泣下者。凶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

又素溺竺乾之教，度僧尼不可勝算，以崇佛故，頗廢政事。更置澄心堂于内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楀、元機、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

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舉國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諸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一作「張確」。其所施爲多此類。《釣磯立談》曰：後主天性喜學問，常命諸臣分夕于光政殿與相劇談，至夜分乃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羣臣議論，率不如旨，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南唐自丁酉年烈祖改元昇元，至後主乙亥歲國滅，歷三主，凡三十九年。初，江南民間服玩侈靡者，問之，必曰「此物屬趙寶子」。後主時宮中貯雨水，染淺碧爲水，號「天水碧」。又《五國故事》云：建康市中染肆之牓，多題曰天水碧。《南唐拾遺記》云：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宋史》云：熅伎妾常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明。熅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趙，宋姓也；寶，宋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徵。及歸宋，人始悟其先兆。又後主常造《念江山破》及《振金鈴曲》，其聲嘵殺，辭多不祥。又潯陽有海鰌，形如大堤，長數十丈，食其肉者多死，以脅骨爲橋脊，骨退，有一大鰌環體于洲上，時時舉首險喁，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瀕江之人膾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建隆初，汴京士庶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五來子」。自建隆以後，荊湖、蜀漢及江南五國果盡朝於宋。又開寶中，江南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五國故事》云：建爲忠武軍部將，討尚君長於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負。今從《蜀檮杌》。黃巢陷長安，唐僖宗走成都，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監軍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通鑑》云：楊復光瀝酒爲盟，分忠武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十國紀年》曰：上云八都，而下止有七人姓名，其一人諸書不可見故也。

復光死，晏宏率八都兵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畧。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一作牛叢。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時中和三年十二月也。

明年，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養建等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衞將軍，號「隨駕五都」。

冬十一月，唐遣禁兵討晏宏，晏宏棄興元，轉掠褒、鄧，還據許州，詔遂以爲忠武節度使。

光啟元年，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

會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復出奔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等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袍賜之，曰：「以其有淚痕也。」錫以金券。及至興元，命建遥領壁州刺史。故事，將帥無遥領州鎮者，實自建爲始云。

是時令孜以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薦樞密使楊復光代爲觀軍容使。頃之，復光斥令孜之黨，出建爲利州刺史。《蜀檮杌》作防禦使，今從《通鑑》。又《五代史》云建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與此畧異。

三年，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建驍勇，數數召建往。建不從，乃召集亡命及溪洞彝落，有衆八千人，沿嘉陵江而下，以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五代史》作執其刺史楊行遷，《蜀檮杌》云攻陷閬州，殺楊行遷。今從《通鑑》。自稱防禦使。守亮寢不能制。牙將張虔裕説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事無不濟。」部將綦母諫亦説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嘉納之。

會東川節度使顧彦朗與建相親，敬瑄恐其相瞞也，謀于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折簡招建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吾父子輔之，萬全必矣。」建聞命大喜，因至梓州，謂彦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彦朗，選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鐵、假子宗瑶、宗弼、宗侃、宗弁等馳之成都。

行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蜀檮杌》載李乂曰：「建，令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今從《通鑑》。敬瑄悟，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大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取漢州。彦朗聞之，出兵相助，列軍于學射山。敬瑄命偏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鹽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彦朗以其弟彦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將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即位，建與敬瑄方相攻，貢賦中絶。建謂部將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依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今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而彦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

昭宗新立，方憤藩鎮多跋扈，會得奏，夏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蜀檮杌》云乃詔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今從《通鑑》。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益治兵講武，治黄頭軍三都。

是時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勰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假子宗瑶説之，稍稍率衆來附，給以資糧，建軍復振。秋七月，昭度至成都，備旌節于城下，敬瑄不受代。昭度謂之曰：「新使在此，何閉門爲？」敬瑄令左右詬城下曰：「有鐵券具在，寧可違先帝命乎？」費著《器物譜》曰：敬瑄券文，承旨樂朋龜作，其畧曰：「烹巨鼇者，鼎大於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既立異勳，克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鎮以金鏞，賜其鐵券。」又田令孜券文畧曰：「人臣之績，古今莫儔，爵位不足以答元勳，竹帛不足以紀大節。式遵盛典，用表殊庸。宣賜駱谷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仍恕十死。」敬瑄以中和三年十月受賜，令孜以四年十一月受賜。

冬十二月丁亥，唐署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彦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蜀檮杌》云：建發兵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内都指揮使。今從《錦里耆舊傳》及《通鑑》。以討敬瑄。戊子，削敬瑄官爵。

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建大破眉州刺史山行章於新繁，鹵獲萬餘人，横尸四十里，行章僅以身免。先是，田令孜以故將楊晟假威戎節度使，使守彭州，建再攻彭州，敬瑄遣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以救之，至是戰敗，晟亦懼，徙屯三交。敬瑄復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百餘日。《錦里耆舊傳》載是年五月三交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今從《通鑑》。

冬十二月甲子，建敗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請降于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建攻邛州，敬瑄遣其將楊儒助刺史毛湘守之。未

幾，儒來降，建録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户一丁，晝則穿壕運石，夜則登城擊柝。唐行營招討使韋昭度營於唐橋，《鑑戒録》云：昭度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邏執刺史員虔嵩來降，建以有邏知州事。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來降，建以元綽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來附，敬瑄殺之，以徐公鉷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來降。丙子，隸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來降。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來降。

秋八月，建退屯漢州。

九月，邛州食盡，刺史毛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建也。」壬戌，可知斬湘及二子來降。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

冬十月，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鉷，舉城來降。

二年春二月，唐以韋昭度討陳敬瑄三年不克，且聚諸道兵十餘萬，饋運不繼，議欲息兵。

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建與顧彦朗各帥衆歸鎮。是時敬瑄置徵督院，括富民財以供軍，逼以桎梏捶楚，民不聊生。又城中乏食，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截筒徑寸半，深五分，每筒百餘錢。餓殍狼藉，死者相繼。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勿能禁，乃更爲斷腰邪劈酷法，而爲者不止，民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至是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因密謀于幕僚周庠，庠力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克而有之，上策也。建遂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十國紀年》載是年四月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今不從。昭度無如之何，建乘間説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罪將安歸？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迭相吞噬，兵接都畿，真腹心之疾也。相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敬瑄，疥癬耳，責建可辦。此西蠻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

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錦里耆舊傳》作駱别鶴，《北夢瑣言》作駱志。今從《五代史》、《蜀檮杌》。蒼頭保禄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此爲食爾。」一云誣其盜軍糧。昭度大恐，遽留符節與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别。

昭度方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絶。建還攻成都，環城烽壘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鷂者，請詐得罪亡入城中，見敬瑄、令孜，謬言建兵罷食盡，將遁去；已而鬻茶於市，又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多危懼。

秋八月，建攻敬瑄甚急，顧謂牙將韓武曰：「城破，我與公遞爲節度使。」武等益力戰，敬瑄出兵輒敗。時威戎節度使楊晟數數饋以食，建乃分兵據新都，彭州道絶。辛丑，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於是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印牌授建，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

壬寅，敬瑄開門出迎。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安撫軍人百姓，放敬瑄歸花林坊宅，令孜歸碧雞坊宅。已而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以令孜爲監軍使，敬瑄隨陶之官。癸丑，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卒，軍中推其弟彦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唐遣少師薛廷珪命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通鑑》作西川節度使，今從《五代史》及《蜀檮杌》。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謙恭簡素，用人各盡其才。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唐以顧彦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令綿州刺史楊守厚《五代史》作常厚，今從《通鑑》。因道弼，以攻梓州。癸卯，彦暉求救于建。甲辰，建遣華洪、李簡、王宗弼、王宗弼討守厚。自彦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洪等行，密戒曰：「兵已破守厚，彦暉必出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挾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以

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彦暉已得節，具犒禮，諸將報宴。會宗弼以建謀洩之，彦暉，彦暉辭疾不出。建計不得發，而圖彦暉之心愈迫矣。

景福元年，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興兵來攻。

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毚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毚，斬之。辛丑，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建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守亮假子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自渠州引兵救晟。子實等知守亮必敗，壬子，帥衆二萬來降。

是月，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城之圍，守貞等從之。時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内應，及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彦暉斬之，守厚遂遁去。俄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建遣親校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

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建遣華洪擊守亮于閬州，破之。是歲，陳敬瑄同子陶自雅州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焉。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彦暉既與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請唐更賜彦暉節，唐詔彦暉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軍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彦暉求和，請與茂貞絶。

二月甲戌，唐加建同平章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昭宗不許。

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蜀檮杌》云：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錦里耆舊傳》曰：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于雅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縊令孜于府城，斬敬瑄于新津，具表疏其惡。今從《通鑑》。

乾寧元年夏五月，建久攻彭城不下，城中人相食。《錦里耆舊傳》云：彭城内窘蹙，初年米每斗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彭州内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建用王先成言，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子，建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錦里耆舊傳》：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今從《通鑑》。又《錦里耆舊傳》云：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北夢瑣言》：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

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來降。

二年春三月，建創徵雜稅，綾一疋二百文，絹一疋七十文，布一疋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

夏五月，三鎮舉兵犯闕。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

秋九月，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往援。甲戌，軍綿州。

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十二月甲申，鳳翔將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瑤各帥所部兵來奔。建起自利閬，親騎軍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執紫旗，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披靡。又中軍有隱語，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槍曰肩二，斧曰鐵餳糜，甲曰小斤使，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旂曰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西川一軍，紀律精嚴，所向無敵。時楊晟既死，建復有事于東川，表言顧彦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且遣瀘州刺史馬敬儒以斷峽路，請興兵致討。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鹵獲數萬，遂拔楸林寨，進圍梓州。丙申，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九國志》曰：王宗弼掠地飛烏，爲顧彦暉所獲。彦暉畜以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彦昭將兵二千來降。

三年春正月，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其刺史張雄來降。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田昉。

夏五月，昭宗命宦者袁易簡來梓州和解兩川，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時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歐陽《五代史》作黔南節度使王肇，今從《通鑑》。棄黔中退保豐都，存復引兵拔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存爲萬州刺史。武數攻豐都，建

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建。未幾，建更許存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唐以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李茂貞假子也。庚申，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趣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趣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其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其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唐以右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爲兩川宣諭使，和解顧彥暉及建，詔建罷兵。

五月丙戌，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建侵伐鄰封，連兵累歲。」甲寅，唐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一作鄜王。徙茂貞爲西川節度使。癸亥，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等至梓州；己巳，見建於張把砦。建不奉詔，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

九月癸酉朔，遂圍梓州。是月，茂貞不受代，唐復以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子，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建。建攻梓州益急。初，彥暉假子瑤一作顧彥瑤，疑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賓鐵劍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及瑤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酒酣，命瑤殺己及同飲者，瑤然後自殺，城遂陷。《錦里耆舊傳》作九月平定東川，今從《通鑑》。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乃命王宗綰分兵狥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於是並有兩川之地。

十二月壬戌，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是歲，南詔蒙隆舜爲其臣楊登所弒，子舜化立，遣使款黎州修好，唐欲報以詔書，建曰：「小彝不足辱詔，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

五年春正月，唐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昭宗聞宗滌已爲東川留後，召崇望還，仍以宗滌爲留後。

秋八月甲子，唐改是年爲光化元年。己丑，王宗滌言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來，動逾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鎮，建爲表請于朝。

冬十月丁巳，唐詔王宗滌爲東川節度使。是歲，江濱池魚死者無算，令以車運之郭外。

二年夏五月甲午，唐詔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

六月，唐以王宗佶爲武信節度使，從建請也。

秋八月，建遣決雲軍使田師倫帥三指揮使收獲閬州，進克巴、蓬、壁三州。

三年春二月庚申，唐詔建私門立戟，加兼中書令。

三月，移師倫軍鎮渝州。

夏六月癸亥，唐加王宗滌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寅，唐命建以西川節度使兼東川、武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是歲，賜爵瑯琊王。

光化四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表族子馬步使宗裕爲留後。唐改封王爲西平王。

夏四月丁丑，唐改元天復。閏六月，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往討。未幾，龍臺鎮使王宗侃等擊滅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唐帝如鳳翔，東平王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問罪于岐王李茂貞，會全誨徵兵於我，而全忠亦來乞師，王外修好于全忠，罪狀茂貞，復陰遣人勸茂貞堅守，許以出兵爲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也。

天復二年春二月，我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以鎖峽口。

秋八月，王宗佶等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五代史》作繼業，今從《通鑑》。遣兵戍三泉以拒我師。辛丑，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已而令兵卒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

水、西縣、褒城四寨。時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自舐其創，濃潰鏃出。宗播屯兵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我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興元，繼密請降，得兵三萬人，馬五千匹。宗滌入屯漢中，唐詔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王疑宗滌得衆心，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縊殺之，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來降。亦作拓拔思敬，蓋賜姓李也。

冬十月，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王于是并有山南西道。

是歲大旱，褒梁之境赤地數千里，民有相食者。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實，民采之舂米而食，賴以存活。

天復五年夏五月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于我，以抗梁王全忠。

秋八月，王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行襲時附全忠也。

九月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爲汴兵所逼，帥衆二萬棄城西奔。是月，王宗賀等所向皆捷。丙子，馮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林思謂、王宗播、王承規《傳》俱作全行宗；《桑宏志傳》又作全行朗；《新唐書・馮行襲傳》復作金行全。今從《十國紀年》爲全思朗。按《孟蜀後主實録》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即師朗之族昆弟也。王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冬十月，唐改昭信軍爲戎昭軍。唐原置昭信軍于金州，是時已爲蜀所有。十一月，唐遣告哀使司馬卿來宣昭宗之喪，至是始入蜀境。掌書記韋莊爲王宗賀等所向皆捷。丙子，馮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林思謂、王宗播、王承規《傳》俱作全行宗；《桑宏志傳》又作全行朗；《新唐書・馮行襲傳》復作金行全。今從《十國紀年》爲全思朗。按《孟蜀後主實録》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即師朗之族昆弟也。王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冬十月，唐改昭信軍爲戎昭軍。唐原置昭信軍于金州，是時已爲蜀所有。十一月，唐遣告哀使司馬卿來宣昭宗之喪，至是始入蜀境。掌書記韋莊爲王宗賀等所向皆捷。丙子，馮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林思謂、王宗播、王承規《傳》俱作全行宗；《桑宏志傳》又作全行朗；《新唐書・馮行襲傳》復作金行全。今從《十國紀年》爲全思朗。按《孟蜀後主實録》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即師朗之族昆弟也。王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秋八月庚辰，唐加王守司徒，進爵蜀王。

冬十月，王乘江陵成汭之變，命王宗本爲開道指揮使，攻下夔、忠、萬、施四州。議者以瞿唐爲蜀險要，王乃棄歸、峽，屯軍夔州，于是并有三峽之地。以王宗本爲武泰留後，徙武泰軍治涪州，從本請也。

天復四年春二月，梁王全忠表請唐帝遷都，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通鑑考異》載昭宗賜王建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擁脅朕東去。」云云。王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王始自用墨制除官，言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夏四月，梁王全忠劫遷唐帝于洛陽。閏月，唐帝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天祐。王與唐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

五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攻我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絚絶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曰「鑰峽」。

六月，王及岐王茂貞、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是時諸將多勸王攻取鳳翔，王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孔明復生，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昏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伺釁而動，可以萬全。」王曰：「茂貞雖庸才，然有强悍之名，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爲吾屏障，所利多矣。」由是與茂貞結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來聘，爲其從子天雄節度使繼崇乞昏，王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我，王皆與焉。

秋八月，朱全忠弒唐帝於椒殿，太子子祝即位。王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

是歲大旱，褒梁之境赤地數千里，民有相食者。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實，民采之舂米而食，賴以存活。

天復五年夏五月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于我，以抗梁王全忠。

秋八月，王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行襲時附全忠也。

九月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爲汴兵所逼，帥衆二萬棄城西奔。是月，王宗賀等所向皆捷。丙子，馮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林思謂、王宗播、王承規《傳》俱作全行宗；《桑宏志傳》又作全行朗；《新唐書・馮行襲傳》復作金行全。今從《十國紀年》爲全思朗。按《孟蜀後主實録》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即師朗之族昆弟也。王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冬十月，唐改昭信軍爲戎昭軍。唐原置昭信軍于金州，是時已爲蜀所有。十一月，唐遣告哀使司馬卿來宣昭宗之喪，至是始入蜀境。掌書記韋莊爲

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是時置鎮江軍於忠州，領夔、忠、萬三州。一曰以夔、忠、萬、施四州爲屬郡。

天復七年春三月，唐帝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全忠更名晃。《薛史》云：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甲子，稱皇帝，改元開平，遣使來諭。王拒而不納，與弘農王楊渥馳檄諸道，欲與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時巨人見青城山。

夏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各上言甘露、白鹿、白雀之瑞，又會昌廟岸側穴中生四龜，各三二寸，背有金書王字大吉。王遣書晉王，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秋九月，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判官馮涓獨勸王以蜀王稱制，王不從，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按歐陽《五代史》、劉恕《十國紀年》皆云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亦云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今從之。若《九國志》則云此年七月即帝位，明年改元；《蜀檮杌》則云天復七年僭即僞位，改元武成；《薛史》、《唐餘傳》則云天祐五年建自帝于成都，年號武成，俱誤也。國號大蜀。帝以卯年生，至是丁卯即位，左右獻兔子上金牀之讖。帝命飾金爲坐，詔蜀人以金德王，用承唐運。

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五代史》作唐襲，今從《通鑑》、《蜀檮杌》。任知己、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立次子秘書少監宗懿爲遂王，以族子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使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又宋玭等百餘人咸見信用。帝雖目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談論，頗解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帝禮而用焉，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冬十月，下詔，改堂宇廳舍爲宮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夏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事之弘壯，須分名號，以美一作『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厨廐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遂以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樓，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一作下。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一作萬里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一作宗禮。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玄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摩訶池乃陳人蕭摩訶所開。設廳爲韶光殿，或作韻光，似誤。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爲飛龍廐，客使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厨爲御食厨，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于子城外，從便處置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堂爲玉華殿。

是歲，遣官祭鹽井玉女之神，其神出半面享之。初，帝見倮體婦人于鹽井，告曰：「若當爲吾國土地主，富貴至矣。」故有是命。

卷三六《前蜀二·高祖本紀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帝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帝命飯萬僧報之。學士作一户部侍郎。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帝乃止。丁丑，以韋莊爲門下侍郎、一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辛巳，郊祀天地。壬午，大赦境内，改元武成。赦文曰：「圜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于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睠命，俯狥樂推，宗廟告虔，孝思即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成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羣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于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治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繩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市丘墟，生人既失其所天，大事須歸于有土。遂至蠻夷瀝款，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絶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益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曆，既□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

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捏窠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麪，持仗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偷濫身名，冒授官爵，囹圄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贓，不在赦限。左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蠹，事不□邪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使與矜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鬬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效，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即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知兵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雖登，黎元未泰，每於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緣同切於乂安，宜共資其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蒸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賠官中收没屋舍莊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管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在無處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户税賦。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纘登寶位，更布優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畧盡，搜羅其間，或有謬給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真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摭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身周備，考課分明，便仰依次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身，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于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並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逾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已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方可理人，就中令録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才，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辭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跡，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敘用。自唐室傾淪，梁園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沉，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競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奬酬。應内外文武官等，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勳業，並當續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常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册書鐘鼎之勳，至于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其殁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内，言念及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並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録用。又在閬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遘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夭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録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没。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閫已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共甘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于流言，臨事唯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勍，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答元功，宜尊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虔備册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所係，水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酬元貺。朕爰自統臨，八國同心，諸藩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勑，分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藩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勑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惟效答于恩榮，亦在保全于終始，將申保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奬，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並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並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勘業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陷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過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慮遭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冤濫，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恤孤。或矜黄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衰老者宜加矜邺，孤惸者亦在撫安。應國内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正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釋，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制敕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諍臣，匭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並候續敕處分。應飛龍閑廄内作器仗諸雜工巧，黄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黄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敕内有未該恩例及合條事件，各仰所司，啓請施行。開國之初，既勤行于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于民安，富庶自成于國霸。恩雖不吝，法且無私。敕宥者各仰自新，

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滌蕩，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前，復罪如初。赦書准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賜赦故牒。

二月甲辰，以張格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宰相之事也。」格爲相，輒迎合主意，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以王宗佶爲太師，罷政事。宗佶於帝假子爲最長，恃功驕恣，多樹黨友，帝心惡之，故罷。甲子，我兵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瑭。

三月癸巳，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册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倘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徵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帝隱忍未發。會唐道襲以語激帝怒，己亥，宗佶入見，辭色悖慢，帝再諭之不退，叱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爲維州司户，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皆賜死於路。

夏五月，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梁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

六月丙辰，梁將劉知俊及祐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我兵及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爲皇太子，羣臣上帝尊號曰英武聖皇帝。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

秋七月，驍虞見武定。

八月丙子，册立皇后周氏。

冬十月，立後宫張氏爲貴妃，徐氏爲賢妃，其妹爲德妃。庚戌，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

是歲，帝以降生日爲壽春節。諸僧進辟支佛牙，道士獻《武成混元圖》。佐聖國師光業、道門威儀楊德輝是日以此事相嘲。詔重建百神廟於梓橦縣。先是，唐大將軍吴行魯置百神之廟于路側，已而燬於火，及帝登極，夢神大求祠宇，遂有是命。

武成二年秋七月，梁平淮指揮使李洪自立爲襄州留後，以附於我；房州刺史楊虔亦舉城來附。

八月，命皇太子宗懿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妙選朝士爲僚屬。辛酉，梁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我房州。以御史中丞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是歲，檄濟井土刺史羅元楚申飭監務。

永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李昊《蜀書》作丁亥朔日食，今從《梁太祖實録》。初，帝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已而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言：「繼崇驕矜嗜酒，醉害賢良，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帝亟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帝留之不遣，始與岐絶。

三月，岐王聚兵臨東鄙，帝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絶，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帝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三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興元，唐道襲擊却之。

五月，帝如利州，命皇太子監國。

六月癸丑朔，至利州。諸將擊岐兵，屢破之。

秋七月，帝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鐵屯利州。

八月庚申朔，帝至於成都。甲子，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我。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于青泥嶺，我師敗績。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于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至是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其地，知俊、繼崇追而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帝以昌王宗鐵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彦琛。

九月，築柳堤。

冬十月，帝如利州，以援宗侃等，命皇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彦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謂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帝告急，帝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

十一月，太保、中書令周德權卒。壬辰，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昌王宗鐵、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帝西還。

十二月丁巳，帝至成都，羣臣加上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加皇后尊號曰昭聖皇后。

是歲，始作新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以內樞密使潘炕爲武泰軍節度使。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爲內樞密使。鑄「永平元寶」錢。錢文自上至右順行，後「通正」等錢皆同。

永平二年春正月，羣臣又加上尊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封漢張魯爲扶義公，諸葛亮爲安國公。

二月□□朔，帝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玭、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來聘，《通鑑》作正月辛酉，今從《五代史・梁太祖本紀》。推帝爲兄，書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基，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絶于音塵，止因緣于間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受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徽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華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羣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全蜀藝文志》作劉鄩，今從《錦里耆舊傳》。特遣行人，先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梟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塤篪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別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叱騂馬一匹，金玉閙裝四垂，鞍轡一副；紫叱騂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白驄馬一匹，金鍍閙裝鞍轡一副；烏叱騂馬一匹，金鍍銀鍍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白驄馬一匹，金鍍銀閙裝鞍轡一副；青叱騂馬一匹，裏花五垂銀鞍轡一副；青叱騂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騮叱騂馬一匹，金鍍閙裝五垂，銀鞍轡一副；紅耳叱騂馬一匹，金鍍五垂，閙裝銀鞍轡一副。又玉犀腰帶雜物等，計黃排方玳瑁腰帶一條，頭尾順鈎十二事，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鈎十二事，金香一十斤，麝香五十劑，犀一十株，琥珀二十斤，玳瑁二百斤，金稜琉璃椀十隻，銀稜秘色鈸鑼二面，金花銀裝厨子一對，金花渾銀裹龍鳳儀注槍四條，金花銀裹龍鳳儀注槍四十條，金銅甲二副，并副膊兜鍪金。又藥物十三味，計茯苓一十斤，茯神一十斤，酸棗仁五十斤，玉盬五斤，新羅人參一十斤，牛膝一十斤，枳殼一

十斤，五味子五斤，赤箭一十斤，鹿茸一十對，顆棗一千枚，羚羊角五對，牛黃一百銖。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熏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光涵星斗，藥有君臣。願申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縛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是月，尚食使歐陽柔治田令孜故第，穿地得玉璽以獻，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初，令孜盜唐國寶至蜀而瘞之，至是爲柔所得。

三月，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録。

夏四月，維州羌董琢反，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

五月，劍州木連理。丙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鍇罷爲兵部尚書。己丑，大赦境内。

六月，麟見文州。遣梁使盧玭等還汴，帝答梁主書曰：「大蜀皇帝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孽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建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皇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惟貞。竟無意於興邦，止施仁而濟物。以此内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史册之文，亦有變通之説。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州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强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内。況西蜀開山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于一隅，避□曾安于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破於子孫，暢遂咸敷于朝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己，用勤儉以帥賢，常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聯鑣，六龍並駕。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琛；奇鋒利逾於雪霜，雅器價齊于金玉。入用多慚于未職，捧持方喜于初覩。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雁。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又謝信物等曰：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椀、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撼玉，堅甲爍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絶塵之用。槍森蛇櫛，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媿，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祗受。

是月，梁主晃爲其子友珪所弒。

秋八月，漢州什邡縣獲古銅牌一，《蜀檮杌》作銅牌石記，今不從。上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二字。《歐陽史》云有文二十餘字，今從《五國故事》及《全蜀藝文志》。縣民郭逋持以獻帝。改什邡縣曰通計，更太子元坦名曰元膺，字昌美，以符銅牌膺昌之文。《歐陽史》云：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其諸子。今不從。又《通鑑》載此事在七月，今從《蜀檮杌》繫于八月之下。識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非爲吉兆。」帝以元膺年少，又命學士爲文誡之，曰：「吾提三尺劍，化家爲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貴，不知創業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誠，惟謙惟和；内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狥愛憎；奸邪，國之賊也，無信讒搆。絶畋遊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蚤莫戒勗，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

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十二月，黄龍見富義江，又見大昌池。戊寅，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是時，升雲安監爲安州。詔行《正象曆》。

永平三年春正月，麟見永泰。

二月壬午，大赦。丙申，唐道襲自興元歸，復爲樞密使。皇太子元膺廷疏其惡，以爲不應復典機要，帝不悦。庚子，以道襲爲太子少保。

是月，梁朱友珪伏誅，均王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

夏四月，以兵部尚書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遣將作監李紘如梁弔喪，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先是盧玭來聘，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特刻印以報之。

五月，驎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

是月，天狗墮于成都，鷄鳴時有聲如雷，電光流數丈，或明或滅。占曰

「其下殺萬人」。二十三日丑時。

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

秋七月丙午，皇太子元膺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内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不至。丁未，太子入白于帝，帝命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樞密使。會唐道襲誣太子作亂，徵兵入宿衛。太子帥徐瑤、常謙等攻道襲于清風樓下，逐至城西，斬之。帝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發兵討亂，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于會同殿前，瑤敗死。按《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帥天武兵自衛。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又《歐陽史》云：元膺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又《九國志》曰：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邸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詰朝，元膺入白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又曰：及聞唐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諭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登陴以入，攻瑤、謙等。三書都有異同，今從司馬氏《通鑑》。

己酉，太子爲衛士所殺，詔追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内樞密使。

冬十月，潘炕請立太子。賢妃徐氏及飛龍使唐文扆、宰相張格合謀立鄭王宗衍。甲午，立宗衍爲皇太子。受册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許之，國有大疑，仍遣使就問。

是歲，白龍見邛州江；又犀浦縣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兩片，尋失去。

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蜀檮杌》作崇賢府，今從《通鑑》。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荆南兵寇夔州，刺史王成先擊却之。時鎮江節度使嘉王宗壽鎮忠州，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渤海王高季昌縱火舟焚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絚拒之，舟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溺死者甚衆，渤海王乘小舟而遁。成先密遣人奏不給甲之狀，宗壽獲其人，召成先，斬之。

夏四月，帝徙鎮江軍治夔州。

秋八月，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宗訓入見，多所邀求，帝命衛士毆殺之。戊子，以内樞密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或勸帝乘夏秋江漲，決峽堰以灌江陵，文錫固諫以爲不可，帝乃止。九月，帝幸寶曆寺，后妃皆從。是日重陽節，宫女四人爲僧所匿，明日得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龜化橋下。張儀築小城，不能立，忽有一龜團旋，巫依龜行巡築得立，故其地有龜化橋。蜀成都城二云龜城，亦因此。

冬十月，前内樞密使潘炕卒。

十一月，麟見昌州。乙巳，長和驃信鄭仁旻入寇黎州，帝遣夔王王宗範、兼中書令王宗播、嘉王宗壽爲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于潘倉嶂，斬其清平官趙嵯政。壬戌，又敗之于山口城。

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辛巳，又敗之于大渡河，俘斬數萬級。《錦里耆舊傳》云：殺退瀘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燮、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八千餘事。宗範將作浮梁濟河，帝召令還成都。癸未，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斬首二千級。是時大足縣南産龍馬，日行千里。後因名其地爲藏馬巖。

永平五年春，正月己亥，帝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劉昌嗣、郝玄鹽、楊師泰號綱金堡三王，名雖内屬，而潛通南詔，即長和蠻。爲之詗導。帝數以漏泄軍謀，斬于成都市，毁綱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

秋八月，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未夜，宫中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于百尺樓，悉爲煨燼。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王宗侃等率衛兵入救，帝閉門不内。庚申旦，火猶未熄。帝出義興門見羣臣，命有司斂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宫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壬戌，大赦。

己巳，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我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彦巢，乘勝趨

秦州。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我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鑑戒録》云：遂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知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聶瓊、孫禮、陳彦詞、毛昌業、邵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户六萬，悉歸于蜀。宗綰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儔爲留後。是時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攻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已降，知俊妻子皆遷成都，隨解圍還鳳翔，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我軍。《十國紀年》云：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今從《通鑑》。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我于是有秦、鳳、階、成四州之地。

十二月丁未，帝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境内，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時大霖雨，帝禱于奇相之祠，震蒙氏女，竊黄帝元珠沈江而死，爲此神。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宫，繪帝象於壁，又起扶天閣，繪諸功臣象。

通正元年春正月，以李繼崇爲武泰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梁遣使來聘。《太平廣記》：梁祖使封舜卿聘于蜀。時岐陽睚眦，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出全州，全帥致筵于公署。舜卿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及執弊索令，曰：「麥秀兩歧。」伶人駭爲未聞，以他曲代之。舜卿摇首曰：「不可。」又再呼：「麥秀兩歧。」主人慚怒，杖其樂將。次至漢州，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歧。」如是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畧乞侍郎一唱。」舜卿唱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其樂工白師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未有，請寫譜一本。」飛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舜卿至蜀，長吹「麥秀兩歧」于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繿縷衣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悽楚。舜卿慚恨而退。及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歧字。今《詞譜》有此調。

二月，翰林學士庾傳昌卒。

三月，弘農郡王晉暉薨。鑄「通正元寶」錢。

秋八月，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第一招討，天雄節度使王宗儔爲第二招討，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三招討，將兵十萬出秦州以伐岐。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實之，以内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黄龍見大昌池。

九月庚申，新宫成，在舊宫之北。

冬十月甲申，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庚寅，岐保勝節度使李繼崧帥其衆二萬棄隴州來奔。我兵進攻隴州，以繼崧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知俊會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時大雪，帝召知俊等軍還成都，復李繼崧姓名曰桑宏志。以唐文裔爲天雄軍節度使，鎮秦州。己亥，大赦。

十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户部侍郎。

是歲，有大禿鶖鳥翔于摩訶池上，或云即鸛鶇。又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識者以爲不祥。

天漢元年春正月，封張儀爲昌化王，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鑄「天漢元寶」錢。

夏五月，祀黄帝於南郊；翼日，祀地祇於方丘。

六月，賜百官飛雪丸。

是月，導江令黄璟奏天大雷雨，江神忽成巨堰。羣臣入賀。杜光庭賀牋曰：「伏覩導江縣令黄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于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于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堙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違彰神力。於是震霆巢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榮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鼈盡移於硤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簡册，冠彼古今。叨奉奬私，宏增抃躍。」

秋七月庚戌，以桑宏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八月庚寅，貶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茂州司馬，流其子司封員外郎詢于維州，籍没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罷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内樞密院事。先是，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文錫爭權。會文錫將以女適傳素子，宴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帝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焉，故有是命。

冬閏十月戊申，以庾凝績爲吏部尚書、内樞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風拔木，幔帷皆裂。劉知俊既爲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知俊命，故伐岐無功。帝陰忌其才，唐文扆又數毁之，因誣以謀叛。

十二月辛亥，斬知俊于炭市。癸丑，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是歲，戎州蠻胡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球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寶」錢。皇太子宗衍嗜酒色遊戲，帝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鷄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乎！」由是惡張格，而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

二月癸亥，信王宗傑暴薨。宗傑有才畧，屢陳時政，帝內懷廢立意，其死也帝深疑之。

三月，西城番僧滿多三藏來遊峨眉山，旋歸西國。

夏四月癸卯朔，立皇子宗平爲忠王，宗特爲資王。岐王復遣使求好於我。有狐見寢室，鴞鸜鳴于帷中。是時峨眉山婆羅花色盡白。

五月，召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回成都，以爲馬步都指揮使。帝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宗弼沉靜有謀，故召還。文州進白鹿，茂州進白兔。羣臣議曰：「陛下本命爲兔鷹。兔相刑，未可並處，請退鷹留兔，帝疾必痊。」不從。

乙亥，帝召大臣入寢殿，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奄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賴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和，五穀豐稔。然萬幾之大，夙夜勤勞，遘此篤疾，藥石勿救。太子雖幼有賢德，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妃后篤愛，朕未能違，立爲儲君，勉力匡襄，無墜我邦家之休命。」又謂曰：「太子若不堪大業，當置諸別宮，幸勿殺之。王氏子弟，諸公可擇而輔也。徐妃兄弟止優以俸祿，勿令掌兵，以速其禍。」時唐文扆久典禁兵，欲乘變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會文扆黨內皇城使潘在迎洩其謀于宗弼，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策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皇太子入侍疾。丙子，貶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職流瀘州。丙申，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悉委庾凝績處分；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主之。丁酉，奪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帝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文扆得罪，帝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六月，帝復病痢痛楚，日坐錦囊中。壬寅，帝病中顧左右曰：「朕見百姓無數，列牀前詬曰：『重賦厚斂，以至傷害而死，今已得訴于帝矣。』朕實不知下民如此，今若之何？」按《五國故事》：蜀中每三月爲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閭閻填委。建常登樓望之，見鬻桑者不一，顧左右曰：「條桑甚多，儻稅之，必厚獲利。」由是言出于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此亦重賦厚斂之一端。蜀中春月，村市聚爲歡樂，謂之蠶市。眉之二月，鬻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之，謂之蠶市。頃之而殂，時梁貞明四年也。一曰，帝疑信王暴死，徐妃及張格陰使尚食進鷄燒餅，帝中毒而逝。《北夢瑣言》云：曹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扆與徐妃、張格使尚食進鷄燒餅，因寘毒。按劉恕據舊史，貶文扆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孫氏之言似誤。

帝故武人，而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居恒謂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非將相可及。今我恩顧比當時裁十分之一耳。」又自奉雖儉素，頗性愛整潔。有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衣服鮮麗，左右咸怪之，帝曰：「思益要爲我光揚軍府。」隨與江貨場勾當，以助衣裝之費。常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即命截去其帽。又或登樓見行人戴襤觸蔕帽，輒鄙之曰：「破頭爛額，是何佳事！」其好尚多此類也。帝崇尚文學，留意書籍，有書目一卷傳於世。在位十二年，年七十有二。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論曰：先主負驍雄之資，奮不世出之畧，智驅田、陳，力併楊、顧，北問罪于岐隴，南禦侮于長和，功業茂矣。而晚節驕逸，不再傳而失國，豈所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乎？嗚呼！廢立之際，顧不重與？

卷三七《前蜀三・後主本紀》

後主名衍，字化源。舊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十一子，衍爲最幼，蓋賢妃徐氏所生也。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辭，常集艷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又有《坤儀令》一卷。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初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徐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極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宋居白《幸蜀記》云：衍母徐氏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由是得立爲皇太子。

高祖既晏駕，光天元年六月癸卯，嗣皇帝位，時年十八。尊母賢妃《幸蜀記》作貴妃，今從《五代史》。爲順聖皇太后，徐淑妃爲翊聖皇太妃，册立高氏爲

皇后。《蜀檮杌》云立妃周氏爲皇后。按《通鑑綱目》，乾德三年春正月，蜀廢其后高氏，則此爲高后明矣。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

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唐文扆于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時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茂州刺史，玢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户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户。庾凝績奏徙格于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郾母曰：「戒汝子，勿爲他人報仇。」承郾從其言。凝績憾之，因公事抵承郾罪。

秋七月，封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琊郡王。江左以琅琊之王爲衣冠巨族，故三人皆封于琅琊。甲戌，封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永平軍節度使。

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内御溝，東流出仁政樓。

夏六月，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軍節度使。

閏月庚申朔，立高祖原廟於萬里橋，帝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華陽尉張士喬上疏以爲非禮，帝怒，欲誅之，太后以爲不可，削官流黎州，士喬赴水死。乙卯，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遂擢是職。

秋八月戊辰，帝發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衛事。帝被金甲，冠珠帽，執戈矢而行，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絶，百姓望之謂爲灌口祆神。后妃餞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汎舟奏樂，飲宴彌日。雒縣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

九月，次安遠城。《蜀檮杌》云九月駐軍西縣，按西縣即安遠軍也。

冬十月，帝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戊子朔，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裨將陳彦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筈嶺，我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帝發安遠城。《蜀檮杌》云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

夏四月，召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

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愕、承勳、承會違命，帝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夏六月，雙虹入福感寺後堂，光徹廊宇，良久而没。

秋七月庚辰，應聖節。十五日爲後主誕生日。堋口鎮將王彦徽得白龜于羅真人宮内以進。

冬十二月，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宏志討之。

是歲鑄「乾德通寶」錢。《泉志》作「乾德元寶」。改龍躍池爲宣華苑。即摩訶池也。《蜀檮杌》云改龍躍池爲宣華池。路振《九國志》曰：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爲宣華苑。今從之。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辰，桑宏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帝釋之。

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内御溝，東流出仁政樓。

夏六月，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軍節度使。

閏月庚申朔，立高祖原廟於萬里橋，帝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華陽尉張士喬上疏以爲非禮，帝怒，欲誅之，太后以爲不可，削官流黎州，士喬赴水死。乙卯，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遂擢是職。

秋八月戊辰，帝發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衛事。帝被金甲，冠珠帽，執戈矢而行，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絶，百姓望之謂爲灌口祆神。后妃餞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汎舟奏樂，飲宴彌日。雒縣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

九月，次安遠城。《蜀檮杌》云九月駐軍西縣，按西縣即安遠軍也。

冬十月，帝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戊子朔，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裨將陳彦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筈嶺，我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帝發安遠城。《蜀檮杌》云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

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謂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浮江而下，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壬申，至閬州。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州民何康女美，而將嫁，帝取之，賜其夫家帛百疋，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是歲，漢主巖通好于我。

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帝還成都，廢其后高氏。帝荒淫無度，創爲流星輦，凡二十輪，以牽駿馬。又雅好蹴鞠，引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常燕諸名香，晝夜相繼，久而厭之，更燕皂角以亂其氣。結綵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又別立二綵亭於前，列諸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爨於其間。帝乃凭綵樓視之，號曰當面厨。爲風雨所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綵山，陟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間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照之，水面如晝。

是月，井監使馬全義復開陵州焰陽洞。《録異記》曰：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元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斸掘，見三重石門，其内並是細砂。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九尺，闊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闊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寸，闊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闊三尺五寸。第三重門内從頂至尺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三四尺，鐫鑿精巧，殆非人功。第三重門内南畔石房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其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闊二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闊八尺二寸。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闊四尺六寸，高五尺。其房内有石牀一所。西畔石窟模長二尺三寸，門額闊七寸，窟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主内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占乾爲分野，見陽山氣象，指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鹹泉焉。」令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焰陽洞也。

夏五月，命宣華苑内延袤十里，搆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木之功窮極奢巧。帝時與諸狎客婦人嬉戲其中，爲長夜之飲。

六月，避暑大慈寺，觀唐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

秋七月，帝以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

乾德四年春二月，帝御文明殿試制科，策文曰：「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之體，陳天人祥祲之原，豈角虚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之重，識爲君之難，思得奇才，以凝庶績，因舉故事，以紹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虚懷。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斂無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白衣蒲禹卿對策切直，執政皆切齒，欲誅之。帝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三月，命士民皆著大裁帽。蜀人富而喜遨，俗競爲小帽，而帝好戴大帽，《五國故事》云：人謂泥首包羞之兆。酒肆倡家，無所不到，索筆題曰「王一來」。惡人識之，故有是令。

夏四月，奪軍使王承綱女，承綱請之，帝怒，流之茂州。《蜀檮杌》云：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承綱女剪髮贖父罪，不許，遂自殺。

秋七月，肥遺見于紅樓。辛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非也。肥遺，蛇名，見則大旱，出《山海經》。紅樓，蜀端門樓也。

九月，帝以重陽節，曲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帝唱韓琮《柳枝辭》。内侍宋光浦咏胡曾詩，聲節悽惋，帝聞之不樂，遂罷宴。

是歲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千里赤地，所在盜起。

乾德五年春正月，雲南進江豬。

三月，帝以上巳節，宴怡神亭，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内臣嚴凝月等競歌《後庭花》、《思越人》之曲，婦女雜坐，履舄交錯，酣飲達旦。

夏四月，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驟起，雷電冥晦，有白魚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溺者數千人。帝懼，車駕還宮。時帝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仗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或爲艷歌相唱和，談嘲謔浪，鄙俚褻慢，以是爲常。復命大内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縣帘鬻食，男女雜沓，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爲笑樂。《鑑戒録》云：帝或晝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内，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又櫃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行威虐，務狥主之欲，以盜國權。宰相王鎔、庾傳素各保持寵禄，無敢規正。在迎每勸誅諫者，無使訕謗。

是月，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改元同光。

秋七月，天富倉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

八月，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帝雖不罪，亦不能用。

是月，帝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高祖及帝像侍立于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朝之。《五國故事》云：蜀人以爲朝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時後主躬自享薦，城中士女遊觀閩咽，謂之「召唐魂」。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庚戌，重陽節，宴近臣於宣華苑。酒半行，嘉王宗壽乘間言社稷將危狀，繼以隕涕，韓昭輩共以諧笑溷之。

冬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狗私，選人詣鼓院撾鼓上訴，又爲嘲語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帝聞言召問，昭對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戚，非臣之親。」帝默然。彗星見輿鬼，長丈餘。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於玉局化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疏言：「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帝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是歲梁亡。

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中，僅可覆額，俛首即墜，在位者以爲不祥，多惡之。

三月己亥朔，宴近臣於怡神亭，君臣酣飲，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切諫，不聽。

夏四月己巳朔，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嚴朝見，笏記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逼遷于東洛。誅殘南北，焚燕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陳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徼神機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陳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逼遷于東洛。誅殘南北，焚燕宮闈，雖挑其死士，纔過汾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彝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嵒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于八日，救塗炭遂定于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甫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兇，方議除剪。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翬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于蜀皇，復禮遠酬于厚禮。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于天顏，戰汗不任于地蹐。」

嚴與後主語，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者。王宗儔以其語侵我，請斬之，帝不從。是時帝令樞密使宋光嗣置酒召嚴，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皇帝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逾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荊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日。皇帝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强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强，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省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決勝旦夕，天子存而不論者，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國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

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意，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帝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軍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帝遣李嚴還。《唐莊宗實録》：同光二年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迴信使。三年戊辰，嚴自西川迴。《鑑戒録》云：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銜厥命以通好。又《錦里耆舊傳》：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故笏記有云「吾皇迴感於蜀王，復禮遠酬於厚禮」，是李嚴未至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今從李昊《蜀書》。

初，唐因嚴來，以馬市珍玩錦繡，而國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往易，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衍豈免爲入草人乎！」嚴來時，帝與嚴俱朝上清宮，而成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絶。嚴見其人物富盛，君臣驕盈，至是因言：「帝實童騃荒縱，昵比小人，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唐主深以爲然，遂堅攻取兩川之計。

秋七月，以禮部尚書許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戊辰，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爲昭武軍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己亥，唐遣李彦稠來使。《蜀檮杌》云：乾德六年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今不取。又按《十國紀年》作李彦稠。庚戌，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帝失德，與王宗弼潛謀廢立，不克，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承班官太尉，工小辭。曰：「吾家難乎免矣！」乙卯，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冬十月，置左右龍武四十軍爲親軍，以驍勇萬二千人充之，兵械給賜皆優異他軍。命宣徽北院使王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

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爲唐國通好使。《唐莊宗實録》：同光二年七月戊午，蜀主遣户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禮。今從《蜀書》。辛丑，遣李彦稠東還。丙午，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辛酉，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休還成都。庚午，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先是，承休言秦州多美女，請擇以獻，因有是命。乙亥，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内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多不平。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

是歲，徙普王宗仁爲衛王，雅王宗輅爲豳王，褒王宗紀爲趙王，榮王宗智爲韓王，興王宗澤爲宋王，彭王宗鼎爲魯王，忠王宗平爲薛王，資王宗特爲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

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受朝賀，大赦，鑄「咸康元寶」錢。洪遵《泉志》曰：通正、天漢、光天、乾德錢皆重三銖，獨咸康重三銖三參。李孝美《錢譜》曰：五錢並徑七分，重五銖，形製粗惡。

三月，帝謁永陵，自爲夾巾，或裹尖巾，其狀如錐，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鬆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

夏四月，帝曲宴羣臣，忽舉觴不悦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

六月，詔增閏十二月，曆紙印造施行。初頒曆無閏月，及是見唐曆置閏，遂續補焉。

秋七月丙午，帝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暴風摧折，隕於地。明日，雷震應聖堂，傾其兩柱。

九月，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宫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製《甘州曲》，令宫人唱之，其辭哀怨，聞者悽慘。辭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後主之意，本以神僊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宫伎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又歷丈人觀、玄都觀、丹景山金華宫、至德寺，朝上清宫設醮祈福，謁高祖塑像，帝與太后、太妃各製辭勒石。遊丹景山金華宫，太后詩云：「碧烟紅霧撲人衣，露宿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蠻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遥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彝。」太妃詩云：「丹景山頭宿梵宫，玉輪金轄駐遥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内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薄暮觀聖燈，賦詩而還。太后看聖燈詩云：「虔禱遊竜境，元妃夙志同。寶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顯神功。偶望天涯極，臨看日脚紅。猿來齋室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澄六通。願成修偃事，社稷保延洪。」太妃詩云：「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灑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説無心法，此光如有情。」及天苴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爲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煙光看未足，却驅金輦入龜城。」太妃詩云：「翠驛江亭近玉京，夢魂猶自有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帝歲常獵子來山，至是又徧幸諸山爲樂。

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請帝東遊，帝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王宗弼亦上表諫，帝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疏極諫，凡二千言，亦不聽。承休妻嚴氏有殊色，帝私焉，故鋭意欲行。

庚子，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帥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等將兵六萬入寇，又以

任圜、李愚參預軍機。《通鑑》載：庚子，以魏王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伐蜀。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招撫使。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斜安、吕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冬十月庚申朔，召百官賞紅梔花于芳林園，花出青城山，其瓣六出，而紅青特爲異種。癸亥，帝發成都。《蜀檮杌》作甲子，今從《通鑑》。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飛驛言東朝興聖令公統兵西上，帝疑羣臣同謀沮己，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有羣鴉泊于旗杆，其鳴甚哀。又親禱張惡子廟，探籤得「逆天者殃」四字，張惡子廟，始後秦姚萇時。帝殊不爲意。在道，與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中書舍人王仁裕酬答唫咏無虚日。王氏《見聞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烟，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馳驅非取樂，按幸爲遊邊。此去將登涉，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烟，鳴騶在半天。黄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遠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至劍州西二十里，夜過一磵山，忽聞軍人振革鳴金，聲動磵谷，有驚獸自叢林間躍出，千萬人中，躩取一夫而去。少主至行宫，尋命從臣賦詩，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箬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于當路食生靈。從教户口資嗷嘷，未委三丁税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岩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祇，生靈飡進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税殺他。」少主覽詩大笑。過白衛嶺，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歧山店火，晚通消息戍瓶烟。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登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烟。軒王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宫尋勝處，正應鶯語暮青天。」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烟。自學漢王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到無恩及，大散關東别有天。」帝次梓橦，大風發屋。太史曰：「此風發，當千里外有破國稱臣者。」帝不省。

時唐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學士李愚厲聲曰：「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可斬也！」由是唐軍無敢顧望者。《册府元龜》載繼岌檄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而皆内禀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開、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逐此匪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兹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綰紅旗碧幢之蓋，兼鳳池雞樹之榮。狂兇逢山，漸展横行之志；鳴梟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絶，却爲僭僞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兹餘裔，益奮殘妖，闔竪擅權，而勛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内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轍横拒轍之臂，擬舉投羅之翼。我皇帝仰膺元識，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維兹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鋭氣而動摇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内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僞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僞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僞，所救者萬姓瘡痍。況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僞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咸不替移，圜境生靈，一無搔擾。蜀中還僻，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云云。

丁丑，紹琛寇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城使周彦禋叛降于唐。《册府元龜》云：康延孝至故鎮，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吴鐸、王權思部下兵四百降于延孝。其軍吏鄒彦諲、都指揮使李璠見城危，方出歸投，初無降意，皆伏誅。紹琛掠威武糧二十萬斛，縱我敗兵萬餘人，因倍道趣秦州。是日，郭崇韜至散關，指其山曰：「我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于此，今日當盡力一決。且饋運將竭，計惟先取鳳州，因其糧爲便。」諸將皆言蜀地險固，宜按兵觀釁，李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自破膽，勢不可緩也。」會紹琛捷至，崇韜乃麾兵大進。

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叛降于唐，唐得兵八千人，糧四十

萬斛。崇韜大悅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軍節度使。

己卯，帝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于帝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逆戰。是時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兵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叛降于唐，且請先治橋棧以待，由是唐兵無險阻之患。

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唐莊宗實録》：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紹琛遂克興州，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三招討與紹琛等遇于三泉，大戰，我兵敗績，斬首五千級。《歐陽史》云爲先鋒康延孝所敗。唐得三泉糧十五萬斛，軍食遂優足。

帝聞宗勳等之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由綿谷還，留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詔斬三招討宗勳等。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是時武定留後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内附；苟不如約，當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撫納之。

乙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送款降唐。崇韜致書宗弼等，爲開陳利害。紹琛將及利州，宗弼棄城西歸，宗勳等三招討追及于白芳，宗弼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泣，共合謀降于繼岌。

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至于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帝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丁酉，御文明殿，與羣臣相對涕泣，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唐。

乙巳，宗弼馳歸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通鑑》作甲辰，今從《錦里耆舊傳》。帝及太后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人臣禮。是夜，刦遷帝與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一作天啟宮。收帝璽綬，別遣人取内庫金帛器玩并諸王節相宅内寶物。丙午，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我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橋，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滯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倘延旬浹，則勝負難料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帝手書召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至成都，禍且不測。」嚴不從，欣然馳入京城，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

戊申，宣唐主勑曰：「朕以蜀部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僞梁篡弒之時，致宗廟震驚之難，遂滋割據，益逐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惟期恢復，却效傾輸。朕以初殄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憂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徯后之心，既協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于軍戎，或著名于鄉曲，久從睽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勵輸誠之節。今以降敕命誡，約諸道兵帥，如西川果決歸降，到城不得驚擾，但思效順，勿致懷疑。」

帝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

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帝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表曰：「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方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銜寃獲免，鄭伯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旻，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從民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持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于天下，走聲教于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郡，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聾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乖于正朔，苞茅是闕于薦羞。殊不知唐德維新，元功再造，致王師之遠屆，勞雄武以遐臨。太陽出而冰雪自消，睿澤敷而黔黎盡泰。臣自知罪釁，不敢逭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即舁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竭，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宥罪之文。釋殘生于撲蛾之燈，全必死于戲魚之鼎。使肌骨重生於聖日，焦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誠向化，積懼而鋒鏑聚首，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龜城，將趨鳳闕，雖亡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德，惶懼

戰越，死罪之至。」表稱乙酉年，不書年號。

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曰：「臣先人受職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狥興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不服。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歸王土；冀興櫬有歸，負荊請罪，望播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魏王繼岌及都招討郭崇韜。《册府元龜》載衍上繼岌牋曰：「衍叩頭言：伏以五帝三王，竟歸於代謝，有家垂國，孰免其廢興。苟大命之革新，願轉禍而爲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册，列土坤維，自霸一方，於茲三紀。乃者因夷門之搆逆，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興業。衍謬爲世子，獲紹舊基，而以幼沖，不得負荷。尋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明，照臨下土。存修嘉好，仰恃恩明。感覆燾於堯天，將驅馳於禹貢。忽審王師討伐，部内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殿下位尊上嗣，德實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輅，勞屢劍閣，已得萬民之歡心，坐恕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過邑居，率文武以陳誠，輿棺櫬而納款。伏惟殿下特宏哀鑒，保證奏聞，亦存諸典刑，貯在肺腑。庶幾先人之靈，猶享血食之祀，免支離于眷屬，得敬養於庭闈。惟聖君之明慈，係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内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彬、軍使韓知權等奉牋以聞。」

宗弼稱我國君臣久欲歸命，而内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少主，皆斬之，函首送魏王軍前。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錦里耆舊傳》：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潤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牓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内庭，恣行權柄，幻惑少主，減削三軍，仰處斬訖奏。而内外馬步指揮使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多惶懼，傾家貲伎妾以賂宗弼，得免死。

辛亥，魏王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少主於西第，安撫軍城，敬俟王師。《册府元龜》云：宗弼遣顏守倫上牋云：「蜀主衍已出府第，舉家遷西宅，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以候王師。」又使子承班載宫人珍寶獻魏王繼岌及崇韜，求節鎮，繼岌留其物而遣之。是時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待都統。

甲寅，繼岌至漢州，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舍于王宗弼之别墅。是時中書令夔王宗範上牋曰：「臣生居潁、許，因先父建光啓中討陳敬瑄，在蜀。」司空平章事王鍇上牋曰：「臣因天復三年奉使西川，遇車駕刼遷洛陽，因留蜀部。」俱見《册府元龜》。

丙辰，李嚴引帝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仙橋。《蜀檮杌》云：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按《舊五代史》云升仙橋在成都北五里。又《册府元龜》作降於昇仙橋。帝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王楷等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唐大軍入城，繼岌居東内，崇韜止天策府。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

是役也，唐舉兵凡七十日，《莊宗實録》及薛氏《五代史》皆云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按唐兵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實七十日也。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以千萬計。又繼岌選苑中馬，得二十許匹，曰麝香驄，曰錦耳驄，曰駱十二，曰趁日驄，曰偏界王，曰陷冰驄，曰長命騮，曰孫兒驄，曰龍蔡白，曰八百哥，曰掠地雲，曰錦地龍，曰雪面娘，曰月影三，曰玉尾驄，曰撒沙騮，曰天花落，曰旋風白，曰窣地嬌，曰六尺金，曰銜蟬奴。初，帝有馬數百，皆上駟也，至是比選，更爲逸足之尤者。又得南詔俘蠻數十人，及故唐判官徐鍔曾使南詔者，魏王因遣鍔持金帛招撫南詔，悉還所俘，諭以威德。

十二月己巳，《錦里耆舊傳》作閏十二月己丑朔，今從《通鑑》。崇韜白繼岌收王宗弼、宗勳、宗渥，一作宗儼。斬之，并殺宗弼子駙馬都尉承班，牓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内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凶，須加顯戮。」

閏十二月丁酉，唐主詔我國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悉縱歸田里。按《五代會要》云：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勑：初平僞蜀，應僞署官員等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高卑，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文班降至銀青，爵如是。舊署將相已上與開國男三百户，餘并不許有封爵。其有功臣名號，並須削去。如檢校官至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已下，如是。僞署節鎮，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委行營都統緣事迹奬任。如刺史除停罷外，有見任政績可稱者，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及兼官。其僞署班行正官四品已上，依此降絀；五品已下如不曾經本朝授官，又無族望可稱者，材智有聞，即許於府縣官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録者，並宜放歸田里。若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本是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後，並據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率府副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以下堪任使者，委西川節度使補衛前押衙已下職。所

有歸降官，除軍前任使，下並稱前銜，續據才行任使。今本文姑從《通鑑》。又下詔慰帝曰：「固當裂土而王，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帝捧詔欣然曰：「不失爲安樂公！」

唐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皋舉兵被誅。庚申，魏王遣李繼曮、李嚴部送帝與宗族及宰相王鎡、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

三月乙巳，帝至長安，唐莊宗有詔止之。是月，伶人景進白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王氏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驟爲變，盍除之。」莊宗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勑害帝，勑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官及王氏僕役獲免者千餘人。

夏四月丁亥朔，己丑，嗣延至長安，殺帝及宗族於秦川驛，因盡得蜀中珍寶。帝時年二十八也。時有蜀僧遠公《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鑰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六月，百官至洛陽，平章事王鎡等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

天成三年，王宗壽上唐明宗書，求王氏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封後主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長安南之三趙村。初，高祖立後主爲嗣，鑄銅鐘於佛寺，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太子故也。令其洪遠，必東宮將來之慶。」裁及八日，而鐘隕於地，龍首摧落。後主果八年而亡。《北夢瑣言》又云：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正月，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因改閏十二月。衒賣曆者云：「只有一日也。」是冬蜀果滅。

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改元。按《舊五代史》，王建以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此薛氏之誤也。今悉以《九國志》、《前蜀書》、《運曆圖》爲據。後主以咸康元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論曰：予作《前蜀・後主紀》，而深有感於興亡之際焉。夫莊宗非司馬文王之比，繼岌、崇韜非會、艾儔也。且是時唐僅得天下之半，强藩割據，經畧未遑。假後主勤修政事，輯睦鄰封，啗以貨財，結以情好，尚可遷延國祚，更待真主。奈何閹人秉鈞於外朝，母后司晨於閫內，嬉遊山川，宣淫郡國；秦川之變，驟罹非辜。自古蜀亡未有如王氏禍之烈者也。可不哀哉！

卷四八《後蜀一・高祖本紀》

人也。以唐咸通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誕生。時火光照室，鄰里多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武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衛指揮使。一云始爲郡衛史。

知祥温厚知書，勇於樂善。當唐末，叔父遷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鹵。《通鑑》又云知祥，遷之弟子。今從《歐陽史》。晉王李克用以遷守澤潞，汴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晉王鎮太原，謂知祥爲才，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累遷親衛軍使。唐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左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太祖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至是知祥懼禍，求他職。莊宗喻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遂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府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莊宗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因以知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洛陽，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内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産，充牣吾府。」且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

既而莊宗疑崇韜，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苟無他志，即遣歸闕。」及知祥抵石壕，會中使馬彦珪言往誅崇韜，知祥遂倍道兼行。自洛之蜀凡十有七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時同光四年正月甲戌也。《五代史》作戊辰，今從《錦里耆舊傳》。諸將多恟恟，至則承制宣慰，人心稍定。戊寅，魏王以知祥詣大慈寺拜唐僖宗御容，已又過延祥院見蜀後主王衍真容，並令撤去，別塑北方天王一軀。

先是蜀人擊拂，以初入爲孟入，《紀異録》又云：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潮子者，爲猛入，語譌爲孟入得籌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一子耳也。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來。又王氏宫殿皆題太匠孟德姓名，德與得同音。《蜀檮杌》作孟得，

今從《五國故事》、《鑑戒録》。及知祥來成都，人以爲先兆。是時魏王駐蜀宫，知祥乃館於徐延璆之第。前蜀後主常於延璆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語具前蜀傳中。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豎，亦豫知與吾交代邪？」

未幾，魏王引軍東還，先鋒李紹琛即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敗之，追執紹琛於綿竹。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圜、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座中，自酌大巵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知祥乃得其將李肇、侯宏實及其兵數千以歸，即以肇爲衙内馬步都指揮使，而宏實副之。時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除横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將趙廷隱、張知業率兵分討，諸盜悉平。

頃之莊宗遇弑，魏王繼岌自殺，明宗入立，改是年爲天成元年，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

秋七月，開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益置義勝、定遠諸軍，左右牙等兵，凡十六營，共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内外。又，崇韜初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驍兵三千人；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步兵二十萬人。至是八月，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内外；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營内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

九月壬戌，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變、峽，命李仁罕及廷隱、知業等分領之。

初，魏王及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納，書夜督責，至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成都所餘錢。

冬十月，明宗加知祥太尉，《蜀檮杌》作檢校太傅，今從李昊《羊馬城記》。兼侍中，封平原公，乃以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蜀庫金帛十億於洛陽，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知祥素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

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與東川節度使董璋據險擁兵，久將難制，且知祥爲莊宗近姻，思有以圖之。初知祥之鎮蜀也，莊宗以宦者焦彦賓爲監軍，明宗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至是彦賓已罷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是月己酉，重誨遂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朱宏昭爲東川副使。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其母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再往，必以死報蜀矣。」

二年春正月，知祥聞嚴來，果怒曰：「焦彦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等皆請止嚴無内，知祥曰：「吾有以待之矣。」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常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内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趣之上道，然後表聞。是歲三月甲寅，明宗即以敬周爲武信留後，從知祥請也。

嚴至境上，遣使持書諭意，知祥自以與嚴有舊恩，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教練使，嚴常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徒跣諫莊宗曰：「彊敵未滅，嚴小過，大王不宜以喜怒殺鬱義之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盛陳兵甲見之，冀其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已而至成都，知祥禮遇嚴甚厚。一日，置酒召嚴。是時焦彦賓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彦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諸方鎮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目客將王彦銖執斬之。《鑑戒録》云：李嚴於天成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僞而辨，孔子誅之。子今巧言如簧，勿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初與王衍折箭爲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内藏之珠金，選宫庭之嬪婇，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減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説三川之形勢，創二鎮之節旄，控扼我咽喉，覬覦我土地，其罪四也。今又來爲我監護，坐握兵權，儼我藩維，承我爵位。人神豈恕，天意爭容。爾之再來，機亦謬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倉皇失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爲洛中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

隨以嚴尸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曰：「昔嚴奉使，而汝爲副，是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内八作使楊令芝以事來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而明宗竟不復問也。朱宏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董璋有軍事使之入奏，宏昭僞

辭然後行，由是得免。時知祥方遣牙内指揮使武漳迎家屬於晉陽，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嚴被殺，以爲知祥反矣，遂留而不發。唐主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羈縻之，詔聽知祥家屬歸蜀，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及吏民。

三月甲戌，至成都。丙申，瓊華公主及子仁贊至自晉陽。知祥因表請趙季良爲副使。

夏四月，唐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祥事無大小，皆與季良參決。是時李昊歸成都，以爲觀察推官。

秋七月，知祥遣僧五人貢佛牙於唐，長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所留，今屬應聖嘉節，唐明宗以九月九日誕生，號應聖節。願資萬壽。唐主命宣示羣臣。

冬十二月，築羊馬城於羅城之外。羅城故高駢所廣。壬辰，西南方有赤氣如火燄，約二千里。

三年春三月，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自是不復之東川。唐徙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瓊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唐主不得已從之。是時瓊行至綿谷，懼不敢進，知祥因奏瓊爲行軍司馬。

是歲，唐師伐荆南，詔以我兵下峽，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

四年春，大饑，米斗錢四百文。

夏五月，唐主將有事於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先是魏王繼岌東還，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至是唐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仁矩故爲東川董璋所詬，與之有隙，而虔裕復於重誨爲外兄，仁矩日詞璋反狀，增飾而奏之。唐主又使魯奇益治遂州城隍，繕修甲兵。璋已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知祥亦懼。知祥本與璋不協，未嘗通問，璋以爲唐將致討，始遣人來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趙季良謂宜合從拒唐，知祥乃許以其女適璋子。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築七寨於劍門。辛巳，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季良還成都，謂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丁酉，腰斬軍校都延昌、王行本。是時都指揮使李仁罕、張知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作亂，已而詰之無狀，推始言者得延昌、行本，因加刑焉。戊戌，知祥獨詣仁罕第就宴，於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壬子，知祥與璋連表，言：「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請罷還所遣節度、刺史等。」唐主優詔慰諭之。是月，唐南郊，加知祥兼中書令。《通鑑》作四月戊戌，今從《蜀檮杌》。

夏四月甲午朔，董璋恐武虔裕伺其所爲，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

五月，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是月，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唐主許之。先是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猶欲倚璋以圖知祥，至是璋先畜謀反，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七月，璋與子宮苑使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言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未幾，唐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璋遂反。

九月癸丑，西川進奏官蘇愿白知祥云：「朝廷將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内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

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爲之歔歔。明日庚午，遂舉兵於成都，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知業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内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牓示諸州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以忍恥，膠柱而移音，開户牖以啓戎，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知祥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遇鼎

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粗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勞於天子，欲表率乎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間諜潛興，窺覘顯露於閬中，而立節就列，鎮以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吭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少軫於憖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知祥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況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鼙之響，地里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閬、路、黔、夔等州，問逐制置之由，與興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期宴寧，必無侵虐。況王氏開國，久霸成都，東則鐵鎖於瞿塘，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合在蜀之蒸人，固未忘於霸主，因衆多之感舊，舊武旅以開疆。佇遣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爵禄重新於此日。」

東川兵至閬州，唐諸將多言宜深溝高壘以挫之。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

丙戌，唐主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知祥以收下閬州牓示西川。牓曰：昨者兩川以朝廷自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間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覘窺，謂於果、閬之間，便是控臨之地，妄興謀晝，濫置節旄。及奸計之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推兇，連興貔武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裹，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並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費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並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期反掌之間，更俟克敵之捷。

丁亥，唐以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唐以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又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是秋，唐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命秘書監劉岳爲册使。行至鳳翔，聞知祥稱兵，乃旋。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堅守。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辟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以有備固辭。丁未，唐族誅董光業。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彦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武至渝州，降其刺史張環，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是月，唐都招討使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宏贇、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克劍門，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彦温，據而守之。《蜀高祖實録》云：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關寨，掩捉齊彦温及將士五百餘人。甲戌，宏贇等破劍州，已而唐軍不繼，乃焚廬舍，取資糧，仍保劍門。乙亥，唐主詔削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來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往赴，戒曰：「爾晝夜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復命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

時璋自閬州統兩川兵屯木馬寨以備唐師，會唐師趣劍州，爲我指揮使龐福誠、謝鍠所擾，復退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内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知其易與矣。」唐兵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沙延祚擊敗之。

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彦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唐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命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仍牓示軍民。牓曰：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營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

偃部領左右飛棹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梁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却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接應兵士到却，欲歸復本州。其朱偃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鄭都壩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擄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旗鼓纔聞，其下瀨雲檣尋指於上游，連降郡城，繼收營監，勢且捷於破竹，聲有類於燕蓬。今則更閱捷書，屢聞勝策。況寧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合爲饋運之衝，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棄城而竄遁，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

未幾，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幾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唐軍退步，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大敗之。敬瑭還屯劍門。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師出無功，唐主憂之，遂切責安重誨。重誨遽自請行。癸丑，發洛陽，日馳數百里。敬瑭本不欲興師，及重誨離唐主側，乃累表奏論，以爲兩川不可伐，唐主頗然之。我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至是唐悉縱之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知祥奉表謝唐。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知祥梟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於軍中，泣請取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焉。敬瑭與我將趙廷隱戰不利，復回劍門。是月，唐主用敬瑭及朱宏昭、孟漢瓊言，召安重誨還京。

二月己丑朔，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遂燒營北歸。我兵與東川兵追至利州。壬辰，唐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我兵同東川兵陷利州，知祥命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遣使密言：「董璋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他日必爲公患，請因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知祥不許。庚子，知祥以重誨專命興兵，令已伏辜，具言知祥朔姻在京師者皆無恙，亦遣東川軍將劉澄還本道。知祥聞重誨既死，唐又厚待其家屬，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何謝爲？且詔書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與聞？」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言利州城塹已完，請兵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又以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之，知祥亦褒諭不允，已而廷隱三讓。癸酉，召回成都，以肇代守利州。

三年春正月，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使者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命使語之，璋不從。是月，福慶長公主李氏薨。

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輒興師侵逸，公如舍墳墓、甥姨，自可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是時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謂不奉表謝唐，恐復致討，璋皆不聽。

三月辛丑，又令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益疑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歸，言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勸知祥備之。

夏四月，璋謀襲我成都，璋諸將皆云必克，獨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功必不成。」知祥聞之，乃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楊林鎮，執我戍將武宏禮。知祥頗有憂色。趙季良勸知祥自出以禦璋，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且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璋。

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會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其與己通謀。廷隱不視，擲之地，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

丙午，董璋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仁嗣與戰於赤水，師敗，爲璋所執，璋遂陷漢州。

癸未，知祥留季良及高敬柔守成都，自帥兵八千人趣漢州。至彌牟鎮，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按《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雁橋，璋軍大敗。今從《通鑑》。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一云如濯而風。

俄而璋望見我兵甚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徒曝我何爲，何不速戰！」璋即麾軍戰。兵始交，璋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來降，言：「東川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衙山指揮使李琪守雞蹤橋，爲東川兵所殺。時廷隱三戰不利，牙内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璋中都指揮使元璝、牙内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奪甲馬五百餘匹。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皆降，遂復得潘仁嗣。

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降其馬步都指揮使元璹。我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時士卒爭璋軍資，故璋得走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

璋先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而出，今還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答。及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内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急引妻子登城。初，璋奔回，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我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父殺而求生者乎！寧同就死。」因與璋俱走，至是自縊死。璋至北門樓，呼帳下指揮使潘稠討亂，稠反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斷光嗣首以授暉，暉舉城降於廷隱。

是役也，凡得璋梓、綿、龍、劍、普、果、閬、蓬、渠九城。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

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牓示曰：「蓋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負背盟約，暴興士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滅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覩其將亡，因圖轉福，梟璋父子，雙獻其元，克保軍城，待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知祥至新都，廷隱獻璋首。己丑，發玄武，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壬辰，知祥有疾。癸巳，李仁罕來自遂州，廷隱迎於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頗加侵侮，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知祥嘉納之。詩曰：「脣齒論交歲月長，豈其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業奔衝一陳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戊戌，大賚將士，既罷，知祥顧仁罕、廷隱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便。公宜亟還府，與趙僕射更議之。」知祥因命仁罕歸遂州，留廷隱東川巡檢，以昊行梓州軍事。昊曰：「二虎方爭，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

癸卯，知祥至成都，廷隱尋亦引兵還。知祥謂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而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絶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鬬，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

六月，以廷隱爲保寧軍留後。戊午，趙季良帥軍府將吏等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稱王，權行制書，賞賜功臣；不允。知祥自是遂并有兩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然士卒皆東方人，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借朝廷之勢以威其衆，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唐主曰：「知祥，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李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唐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於知祥，其子存璟留事唐爲供奉官，唐主即遣存璟來省母，因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

臣之大節。」

秋七月庚寅，存璟至成都，知祥見存璟，頗傲慢，已而拜泣受詔。乙未，知祥遣存璟還，附表謝罪，且告福慶長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按何氏《鑑戒録》載唐明宗詔及孟知祥奏狀，與《通鑑》、《五代史》畧異。録云：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孟蜀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小間交兵，已敕軍前，俾其犄角。」高祖請記室李昊條其章奏，備陳本末，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爲鄰，從初不睦，常厚誣於表疏，每深間於朝廷。欲肆爪牙，來并土宇，及審聖聽不或，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擊驍雄，掃除姦宄。尋屬陛下翠華外駐，黄屋未安，舍亦何傷，克之不武。誠恐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而終日。其後故臣安重誨特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寰中之無畏。臣亦竊料聖君之意，必推亡以固存，其如侍臣之言，恐怒甲而難犯。臣是與董璋暫以愛合，和而不同。雖玉帛之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儻感飛飈，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内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於彌牟鎮北。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俊勵元兇。其董璋至午時敢領妖徒，來當鋒鋭。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奮鼓旗，一擊而魚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璵、牙内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員，奪下馬甲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逆漏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牙内都指揮使董光嗣併從騎二人磐馬而奔，棄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亂轍以咸哀。烏江之死所不逃，赤壁之慚顔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巳時走入東門，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於四日之間。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鄰患。臣方以自違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其羽插。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遄降使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姦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廟畧，顯應神機。更無脣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今本文多從《通鑑》歐段。

八月甲子，知祥令李昊爲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知業、昭武留後李肇等草表，請以己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己草表，請行墨制，得自補授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

九月，知祥以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内馬步都軍事。是月，葬福慶長公主於星宿山。

冬十月己酉朔，唐復遣李存璟來成都，詔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又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來歸福慶長公主之賻，且爲發哀，册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先是李嚴被誅之後，唐除刺史，輒以東兵衛送之，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有牙隊數千人，及我兵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知祥厚給其衣食，并表請家屬。至是唐主詔諭不許，然亦不復徵兵還。未幾，政恩復命知祥遣將朱滉朝唐。

四年春二月戊申，知祥以墨制署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癸亥，唐命知祥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封蜀王。是月，王遣官修故蜀主王建墓，禁樵採。

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至此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王大喜。乙酉，唐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

秋七月，唐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吕珂爲册禮使，賜王一品朝服，册文曰：「朕祇受天眷，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癉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詿誤，而竟保忠貞。疏鑒未通，潮海之波瀾蹔阻；氣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爾孟知祥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繄爾鎮守龍城，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絶，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鄰道，虔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衷罄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伺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筭，竟出全師，聲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妖氣風驅，涪州之狂波鏡淨。解吾宵旰，賴爾韜鈐。固當銘在景鐘，豈止

光於信史。況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敍魯館之貽緣，述沛中之事舊。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倘無異數，曷報崇庸。由是並築將壇，顯陞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字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册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慚。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勛者厚以奬酬。惟敬慎乎始終，可延長于富貴。勉承兌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户，實封二百户，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

先是王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戊申，王遂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册，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王下教境内，捨爵策勳，乃皇王敍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狥衆，則稽録效以報功。今禀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鉞之殊榮，自領成都，於兹半紀，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搆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畧。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勳勞，豈忘奬答。又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册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幽明，許先行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覬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九月，立三廟。

冬十一月，唐主殂。

十二月，王聞訃，制服大臨，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視也。」是時蠻人高暴閣藏楊夾失朶兒只率衆歸附，置碉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賜閣藏「世勳」二字，世襲安撫。

明德元年春正月，黄龍見犍爲，白鵲集玉局化，白龜遊於宣華苑。武泰節度使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文武百官勸進。王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於殿下，皆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副軍民推戴之心。」

閏月己巳，《蜀檮杌》云二十八日。王乃即皇帝位於成都，國號蜀。是日大風晝暝。

二月癸酉，以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武泰節度使如故；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仁罕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仍領武信節度使；趙廷隱爲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領保寧節度使；張業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領寧江節度使；張公鐸爲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侯洪實爲奉鑾肅衛指揮副使；掌書記毋昭裔爲御史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

三月，追尊曾祖佚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考道《蜀檮杌》作巖。《歐史·後蜀世家》有云知祥父道，今從之。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唐潞王從珂舉兵於鳳翔，唐主遣西京留守王思同討之。護國安彦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静難康福五節度使合兵攻鳳翔，官軍敗潰。

夏四月庚午朔，地震。張虔釗、孫漢韶以興元、武定兩鎮來降，帝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辛巳，受玉册玉寶，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曰明德。《錦里耆舊傳》云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追册曾國雍順長公主李氏爲皇后，册夫人李氏爲貴妃。唐興州刺史劉遂清盡撤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洛，我兵因進取散關以南城鎮。甲申，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五月丁未，唐階州刺史趙澄來降。己酉，虔釗、漢韶舉族遷成都。壬戌，取唐成州。先是，趙廷隱獻取山南之計，帝以兵罷民困，不許，至是乘勢進逼，漸次畧地山南。

六月，幸大慈寺避暑，觀唐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唐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來附。是月，帝宴勞張虔釗等，虔釗奉觴爲壽，帝手緩不能舉觴。初，帝得風疾逾年，至是遂病。

秋七月，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爲節度使，復以虔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

乙巳，帝以七夕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病遂增劇。

甲子，立皇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與李仁罕、趙廷隱、王處回、張公鐸、侯洪實同受遺詔輔政。是夕殂，二十六日。年六十一，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先是，有僧一作道者，非。自號醋頭，手擎一燈燦，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帝登極數月，即宴駕，人以爲驗。又帝初入蜀時，有輓車過者，問曰：「盡力不過兩袋。」帝深惡之。後果傳兩世云。帝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殁之日，蜀人甚哀之。

論曰：同光之末，莊宗罹禍，明宗入立，中原非復沙陀氏有也。高祖雄據西蜀，肇造丕基，庶幾乘時之英傑，議者輒以葭莩之戚，君臣之誼，責其不勤王，不謝罪，過矣。若乃叱斬李嚴，不動聲色，驅除董璋，舉無遺算，克定東川，奄有山南，倘亦所謂天授威武者與。

卷四九《後蜀二・後主本紀》

後主昶，字保元，初名仁贊，高祖第三子也。長子本瓊華公主子，在唐不得立，史失其名。母貴妃李氏，以天祐十六年十一月生仁贊於太原。按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日爲後主生辰矣。然《五國故事》言十一月誕日，號明慶節，非七月也。今姑從之。

幼時聰悟才辨，有日者周元豹相之，謂高祖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之。」後又遣元豹熟視仁贊於戲劇處，既而告曰：「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由是高祖特加愛念。起家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高祖稱皇帝，進檢校太保、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崇聖宮使。一云衙内馬步都指揮使。及高祖病革，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頃之，高祖晏駕，秘不發喪。樞密使王處回夜啓義興門，過司空趙季良涕泣，季良曰：「泣無益也，當速立嗣君，以絶非望。」處回收淚謝之，遂與季良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蓋明德元年十六。《錦里耆舊傳》作年十四，非。不改元，仍稱明德。

丁卯，昶於柩前嗣皇帝位，時年十六。

明德元年秋九月，加趙季良司徒，張業檢校太尉，李肇、王處回俱兼侍中。癸卯，唐命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我。甲寅，詔加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中書侍中，爲六軍副使。仁罕自恃宿將有功，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帝不得已，有是命。帝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事孤子爲之，乃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業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趙廷隱子崇韜分爲都知領焉。

冬十月，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不時入朝。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見帝不拜。戊寅，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譖李仁罕有逆志，《錦里耆舊傳》又云王處回、趙蘇隱慮其難作，請殺之。帝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命武士執仁罕，殺之。丙午，詔暴仁罕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錦里耆舊傳》作宋讓數人。等皆伏誅。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戊子，勒李肇以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時左右以肇倨慢，請加誅，遂有是處分。

唐雄武節度使張延朗聞文州，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却之。是時唐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興州刺史馮暉屯乾渠，皆引兵歸。時階、興二州皆已入蜀，唐益使知瓊、暉領二州刺史進取，而不克。

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曰：「刺史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春鳩始鳴，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甲申，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於和陵，上廟號曰高祖。

是歲，析鹽亭縣雍江草市置招葺院。院或作縣。

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朔，大赦。戊寅，尊母李氏爲皇太后。

夏四月庚午，以御史中丞毋昭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并米酒等物。

秋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巫者言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所致。

九月，金州防禦使全師郁攻唐金州，拔水寨，都監陳知隱託他事將兵三百遁去。防禦使馬全節出奇拒我，我兵乃退。帝雅好擊毬，茂州録事參軍幸寅遜上書諫止，帝雖不從，頗優容之。

明德三年春三月，地震，熒惑犯積尸。帝以積尸，蜀分也，欲禳之。司天少監胡韞請不必禳，乃寢其事。帝酷喜走馬，未幾馬蹶，皇太后曰：「奈何以馳騁爲樂，貽吾之憂。」帝由是稍止。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帝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

當擇清流，帝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帝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納，奈何勸我拒諫邪？」

夏四月，吳越遣使來聘。

冬十月，遣使如吳越報聘。

十一月，晉主即皇帝位於柳林；己亥，改元天福。

十二月丁亥，申嚴錢禁。

明德四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按《晉高祖實録》，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改曆耳。

三月，晉遣使告即位，且敍姻好，其書曰：「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慈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天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帝復書用敵國禮。

冬十月，蜀人譙本詈母，忽化爲虎奔城上，兼侍中趙廷隱射殺之，因見帝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虎旅中慮有不軌之士。」是夜衛軍張洪謀叛，翼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絶倫，軍中號爲張大蟲，咸以爲虎上城之驗。

十二月丁酉，帝耀兵太元門。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

是歲，晉人侵利州，至劍門，趙廷隱領兵拒退之。

廣政元年春正月，帝謁和陵。自後歲以爲常。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

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先是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所訴。左編《陳恕傳》云：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百爲一絹。帝知其弊，因使諸臣各知節度事，署與正帥有異。

夏四月，蝗。丁亥，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乞師於我，請出兵金、商以爲聲援。帝謀於羣臣，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乃辭之。

五月，帝著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

秋八月，楚溪州刺史彭仕然引獎錦州蠻焚掠辰、灃鎮戍，遣使乞師於我。帝以道遠不許。

是歲，太白晝見，國中大水，祖廟壞。《四川總志》云：廣政二年，蜀大水，孟氏廟壞。

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帝觀燈露臺，召舞倡李艷娘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夏四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

五月，地震。帝問羣臣曰：「頃年地何頻震？」羣臣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强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

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彦洪等謀逆，伏誅。延應，故趙廷隱伶人，以技選入教坊，有妖尼語之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云：「今王氏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正叛亂之兆也。」於是合十二人，期以晏日持杖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盡禽焉。

冬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廣政四年春二月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

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先是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所訴。左編《陳恕傳》云：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百爲一絹。帝知其弊，因使諸臣各知節度事，署與正帥有異。

夏四月，蝗。丁亥，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乞師於我，請出兵金、商以爲聲援。帝謀於羣臣，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乃辭之。

五月，帝著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

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禄，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後宋太祖摘其中四句爲戒石銘，令郡縣刻石置公座前。

帝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常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按後主亦善辭，有《相見歡》詞。

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

二月，湖南遣使來聘。

三月，帝宴牡丹苑。《牡丹譜》云：孟氏於宣華苑廣植牡丹，名之曰牡丹苑。牡丹花凡雙開者十，黄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又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黄、鵝黄、潔白、正暈、倒暈、金含稜、銀含稜、旁枝、副搏、合歡、重臺，每朵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從官皆賦詩賞之。

閏月甲申，西域番僧來朝。

冬十月，地震，摧民居百數。

廣政六年春正月癸卯，以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故宦者，引前蜀王承休爲比而命之。

是歲，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宫，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帝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卒不止。於是後宫位號列十四品，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焉。

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復以將相遥領節度使。唐遣使來聘，副以六鶴。帝命少府監黄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

二月，晉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來降，請爲鄉導以取階、成。蜀人復失階、成，史失載。甲子，遣兵攻晉階州。

三月，晉秦州兵救階州，出黄階嶺，我兵敗於西平。

秋七月，晉改元開運。

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至蜀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宫。

廣政八年秋九月，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卒。

廣政九年秋八月，司徒趙季良卒。

冬十一月，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彦珣將兵討之。

是歲，析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自六年至於今年，歲大有。

廣政十年春正月，晉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殺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來降。癸丑，命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

二月壬戌，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我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帝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辛未，重建遣宫苑使崔延琛攻鳳州，不克。癸未，加重建同平章事。是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三月癸巳，詔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詣鳳州行營。先是，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絶，不能復援秦州矣。請移興元兵救之。」因有是命。丙午，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於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絶援路。

夏四月乙亥，晉鳳州防禦使石奉頵以鳳州來降，我於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悉復前蜀王氏疆土。

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

秋八月，諸王宫侍讀劉保乂卒。是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廬父墓，羣虎見之避服，帝命賜以羊酒束帛。

冬十月，晉昌節度使趙匡贇遣使來降，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

十二月，帝遣雄武都押牙吴崇惲賫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脇侯益也。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贇之請也。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乙未，侯益以鳳翔降，與趙匡贇請出兵定關中。吴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

是歲，帝始行郊祀禮。

廣政十一年春正月，趙匡贇復遣判官李恕請降於漢，侯益亦請附漢。丙子，匡贇入朝於漢。李廷珪將兵至長安，聞匡贇朝漢，欲引歸，漢將王景崇邀擊之，我兵大敗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

廷珪西歸，因閉壁拒我軍，虔釗勢孤宵遁。景崇乃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及於散關，我師敗績，漢俘我將卒四百人。

二月，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於成都。癸卯，張虔釗自恨無功，至興州，慚忿而卒。

三月，漢鳳翔軍校趙思綰據長安城作亂。

夏四月，漢鳳翔巡檢使王景崇爲侯益所毀，遣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帝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請降。時景崇亦受河中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奢豪專恣；甲子，帝命壯士擊殺業於都堂，籍没其家，處回聽歸私第，黜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府庫金帛聽昭遠取與，不復會計。戊辰，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安思謙密告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得免。甲戌，廷隱稱疾，請解軍職，許之。

八月甲申，以趙廷隱爲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戊子，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辛丑，王處回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自是故將舊臣殆盡，帝始親政事於朝堂。

九月，我兵援王景崇於散關。漢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我兵，我兵潛遁。己未，始置匭函。帝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

是月，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以報怨。

冬十月，王景崇與趙思綰連兵拒漢。景崇遣其子德讓，思綰遣其子懷乂，見帝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漢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不出。帝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毋昭裔上疏切諫，以爲不可，不聽。帝又命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景崇遣李彥舜等逆我兵。丙申，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時家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敗績，我兵乘勢逐北，破寶雞寨。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彊，宜更爲後圖。」辛丑，退保鳳州，尋歸興元。

十二月，王景崇累表告急，帝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帝曰：「觀思謙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食盡而還。按《十國紀年》云：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模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今考《周太祖實録》，冬末已退軍，明年表始至成都耳。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已而聞思謙去，遂退保弓川寨。

丁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艷詞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守本官。是時，命民間納錢。《文獻通考》云：川、陝承僞制，賣鹽價重。昂按：鹽錢之制，行自中朝，蜀特倣而行之耳，納後聽其釀酒。

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甲寅，帝得安思謙鳳州待罪表，釋不問。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錦里耆舊傳》作十三年事，今從《歐史》。

秋七月壬子，漢將郭從義執趙思綰，斬於市。

八月，帝遊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饒富，夾江皆創亭榭，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帝謂左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帝稱善久之。

九月，貶眉州刺史申貴爲維州司户，至率浦，賜死。貴，潞州人，聚斂貪恣，陰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入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死之日，民皆相賀。

冬十月，賞紅梔花於芳林苑，大宴百官。花本青城山叟所貢，初進紅梔子三粒，種之成樹，其花爛紅六出，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幕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舅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猶未決，待我兵不至，城陷，自焚死。

廣政十三年夏五月，皇第三子元寶薨，時生七年矣。元寶幼而奇異，既

齕，誦詩書萬言。至是帝不勝悲悼，追封遂王，贈青州大都督。

秋八月庚子，帝立其弟仁毅《蜀檮杌》又作仁殷。爲夔王，仁贊《蜀檮杌》又作仁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五代史》作仁裕嘉王，今從《通鑑》。己酉，立皇子玄喆爲秦王，判六軍事，玄珏爲褒王。帝爲箴誡，令諸子刻坐隅，號曰「斑令」。

九月，命城上芙蓉盡覆以帷幔。是時蜀中久安，斗米三錢，國都子弟不識菽麥之苗，金幣充實，弦管歌誦盈於閭巷，合筵社會晝夜相接。《野人閒話》云：後主時，城内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遊花院及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填咽。貴門公子，華軒彩舫，共賞百花潭上。至諸王、功臣已下，皆各置林亭，異果名花充溢其中。城頭盡種芙蓉，秋間盛開，蔚若錦繡。帝語羣臣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冬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甲子，太師、中書令宋王趙廷隱薨，謚曰忠武。施州刺史田行皐奔荆南，荆南執之歸於我，遂伏誅。

是歲，帝加尊號曰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

廣政十四年春正月，郭威即皇帝位，國號周，改元廣順。

三月，帝晏於後苑，放士庶人入觀，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帝顧李昊等，問曲所由名，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老而無子，故製此曲。」張唐英曰：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拓落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名曰《得至寶》。光溥蓋不知而妄對也。任臣按，《樂府雜録》載康老子與國樂卿蕩，偶有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之，驚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夏月置座間，一室清涼。」即以千金酬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蕩盡。康卒，樂工製此，亦曰《得寶子》。張氏似亦未詳。

夏四月壬辰，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審徵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國政由是寖衰。

是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

秋九月壬申，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冬十月，彭山副將頭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進上，凡篆文八十字，帝命嚴築作《瑞篆記》。元費著《器物譜》云：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十五日，彭山縣副將頭楊富獲銅印於江岸，印有六面，方各寸許，皆有篆文，兩面共通一竅，竅中三虚一實。其直可貫，其圓可規。六面篆文，共八十。二十分夾其竅，六十均在四旁，各成文章。一面「天國老君生萬民治中國外國人和熙」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老君授生輔天下國安平受道人長生」凡十五字，又一面「虚無自然明日月星辰光」凡十字，其相對一面云「元女致和氣玉女致天醫」凡十字，又一面「上國僊師天師老君道成明天地政曜」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上召吾拜無爲大昊通天下治氣同熙」凡十五字。

是月地震，民居摧毀者百餘所。

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秘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容齋三筆》云：成都石本諸經，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

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

三月，以趙廷隱别墅爲崇勳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

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丁酉，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蜀檮杌》作六月朔，其夕大水漂城。《錦里耆舊傳》作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今悉從《通鑑》。漂没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衝毁太廟四室及司天監。戊戌，大赦境内，賑水災之家，命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

七月，十三日。青城縣鬼城山崩，暴水大至，忽見東有數峯，崖澗中多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或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辛丑，梓州監押王承丕殺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初，延鈞不禮於承丕，承丕擊殺之，矯詔開府庫，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指揮使孫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示衆。」承丕曰：「我能使公富貴，勿用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内外未安，請爲公巡察。」即躍馬出，帥兵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癸卯，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

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爲備。帝遣奉鑾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

冬十一月，地震。

十二月，天雨毛。

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

夏五月，重午節，帝奉皇太后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是月，宰相

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鏤版印《九經》，以頒郡縣，從之。

秋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

九月，鸜鵒集瑞鼎門，觀者多憂之。

冬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祥進蟠桃核酒盃，命賜帛五十疋。光祥云得於華山隱士陳摶。

廣政十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晉王榮嗣皇帝位，改元顯德。周聽邊吏通商於我。

二月，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既譖殺張業，廢趙廷隱，帝使將兵救王景崇，逗撓無功，內慚懼不安。會業誅之後，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己，言多不遜。又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帝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帝不能平。而思謙三子宸、嗣、裔，倚父勢暴橫，爲國人患。翰林使王藻屢言其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坐擅啓邊奏，并擒斬焉。

三月乙亥朔，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軍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帝懲安思謙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廣政十八年春正月戊子，置威武軍於鳳州。

二月，夔王仁毅薨，謚恭孝。

三月，周人謀取秦、鳳，帝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自任，還奏：「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帝亦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師邪！」因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隸部曲。

夏四月丙辰，命知樞密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塞及甲兵以備周。是月，周遣鎮安節度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昝居潤入寇秦、鳳。

五月戊辰朔，王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隨拔黃牛八寨。戊寅，帝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武定節度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爲副招討使，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拒周師。時趙季札至德陽，聞周人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伎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多震恐。帝問以機事，不能對；帝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季札於崇禮門。

六月壬寅，李廷珪敗周兵於威武城，鹵其排陳使胡立。《宋史》云濮州刺史胡立。是時我軍皆繡斧形衣，號曰「破柴都」，以周主本柴姓也。丁未，遣使如唐及北漢，約共出兵伐周。二國皆許之。

秋八月，周將王景等大敗我兵，獲我將卒三百。己未，帝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撫慰行營，仍督戰。

九月，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唐一作堂。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閏月，周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三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我兵歸路。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谷，我師敗績，奔唐倉，復遇周兵，又敗。巒及將士三千人爲周人所執，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召官屬謂之曰：「敵兵甚銳，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遂舉秦州城以降。《五代通錄》云：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拔鳳州，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趙玭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玭即以城歸周。今從《十國紀年》。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國人大震。乙丑，廷珪上表待罪。

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釋之。帝遂聚芻粟於劍門、白帝，爲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以專其利。曾鞏《隆平集》云：孟昶聞世宗下秦、鳳，愈不自安，多積芻粟，以鐵爲錢，禁民私用鐵，而自鬻器用以專利，民甚苦之。

十一月，周王景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援兵。戊申，遂陷鳳州，鹵我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而死。於是秦、鳳、階、成之地復入於周。乙卯，周主曲赦四州所獲我國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歸者給資裝而遣之。

廣政十九年春正月，大赦，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三月甲寅，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等爲軍使，廷珪總之，如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故事。

是歲，陵、榮州獠反，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錦里耆舊傳》：廣政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住雍反，左街都巡檢趙季文討降之。今從《通鑑》，作陵、榮二州。是歲，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十疋。

廣政二十年夏四月乙亥，周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歸。先是，周克秦、鳳，以我兵爲懷恩軍，至是罷軍遣還。

六月乙丑，加李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國人多言廷珪爲將敗覆，不宜復執兵柄，故有是命。皇太后亦屢以典兵非人爲言，帝不能從。

秋八月，懷恩軍至成都，帝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寓書於周請和，自稱大蜀皇帝，言家世邢臺，願敦鄉里之分。《揮麈後録》載《三朝史・孟昶傳》云：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曰：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周皇帝閣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於兹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遼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實爲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并、汾，來都汴、浚，聞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欺新歡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睿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敝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讜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皇帝迴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屨，給沿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員僚之迴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於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彦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韶齔，即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敍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即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鑒，垂念不宣。癸未，立等至大梁。周以我國講鈞禮，怒不答；帝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

冬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

廣政二十一年春正月，右補闕章九齡指李昊、王昭遠爲奸佞，貶維州録事參軍。庚戌，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三月，唐主盡獻江北地於中原。

夏五月，唐奉周正朔。

六月，荆南高保融遣使勸帝稱藩於周，帝報以前常致書周主，不答乃止。

秋九月，周人謀入寇。甲午，高保融再勸我臣中原，帝集將相議之，李昊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帝命李昊草書，極言拒絶之。

冬十一月，天雨血。一作十二月。

十二月，周將李玉帥永興兵襲歸安鎮，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斬之，其衆盡没。乙酉，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爲昭武文州都招討使，左衛聖馬步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是歲，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等，左界巡檢使申彦瑭討平之。

廣政二十二年秋八月戊子，帝以李昊領武信軍節度使，右補闕李起言：「宰相無領方鎮事。」帝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禄優之耳。」

冬十一月，徐及甫伏誅。初，周人攻秦、鳳，及甫時爲都官郎中，自負才畧，謀奉前蜀高祖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

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是時西班將軍黎德昭獻《畫鶴圖》，詔授雅州刺史。

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宋受周禪，改元建隆。丁未，人日節，帝謁和陵。是月，龍見於玉壘關。

夏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宰相李昊言：「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帝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

十二月，皇太后夢青衣神自言宫中衛聖龍神，乞出居於外，乃命建堂於昭覺寺廡下，遷神出居之。人或以爲不祥。

是歲，大理國段思聰覘我國委任非人，欲乘釁入寇，其臣高侯不可，言：「蒙詔强盛時，與吐蕃連兵，尚不能侵奪巴蜀，卒以蹟武釀内變，宗社不保。今聞周主英明，削平僭亂，孟氏必爲所併。吾國但當修輯城堡，練兵養民，以觀時變，何必勞師遠征，啓釁召禍乎？」思聰從其言而止。

廣政二十四年，自春至於夏無雨，蝗蝻見成都。詔以吏部侍郎承旨歐陽迴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平章事。

冬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大風吼天，餘燼墜地，延燒數

百家。

十一月，帝書「兆民賴之」四字，誤「兆」爲「趙」。又民間譌傳，國家東遷天水。是歲，有人被髮奔走道中，唱言神人使作「無爺無母救汝」，凡兩日，不知所在。又鷄鶂鳴於庭，射之不中，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主歸命，咸康時來，前八年來，此時復來，其有興替乎！」

廣政二十五年春正月，立秦王元喆爲皇太子。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

冬十二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稅。龍游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帝不能用。

是歲，行用鐵錢。初鐵錢多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凡四石爲銅，六百爲鐵。《四川總志》云：孟氏每錢一兩，直銅錢千七百文；絹一疋，直錢千二百文。至是流入成都，率銅錢十分雜鐵錢一分，大盈庫錢往往有鐵錢相混，蓋鑄之精工與銅錢相類也。按《十國紀年·後蜀史》：廣政二十五年，以屯戍既廣，調度不足，始鑄鐵錢。據此，則鐵錢是歲始鑄矣。今不從。

廣政二十六年春正月，宋改元乾德。

三月，宋師平荆湖。我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宋帝悉命放還。帝將發使朝貢，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固止之，乃遣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宋聞之，遂謀興師，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我國虛實以聞。

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内飛鳥六畜皆死。是時成都人唐季明《茅亭客話》云失其名，蓋季明其字也。破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二字，時以爲佳瑞。識者云：「須成都破了，方見太平。」後宋有太平興國之號，即應此兆。又軍校張敞一作敵。獲古鏡一枚，闊尺餘，光照室寢，不施燈燭。敞珍藏之，訖無疾病。

廣政二十七年冬十月，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一作廷韋。説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黄花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即命廷偉立草，遣大程官孫遇及楊蠲、趙彦韜等以臘丸書間行北漢，約出兵以撓中國。因使先入汴覘强弱。彦韜潛發其書以獻宋，其書畧曰：「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渡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宋帝已有興兵意而未發，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於是問蜀中地里，穆昭嗣對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

十一月，宋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充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彦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内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濠砦使，内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鄭玘充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光義《宋通鑑長編》作劉光義，《宋史》作劉延讓，《東都事畧》作劉光毅。今從李燾所載。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櫂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彦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濠砦使，御厨副使朱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彦贇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巖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櫂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充戰櫂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櫂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萬人，《宋史紀事本末》又云將步騎六萬。分路進師。又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如何；若在地上，以今兵力，至即平矣。」宋帝壯其言，謂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憂乎！」又命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戰士。」又令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治第一區，凡五百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帝。是時，全斌及彦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出歸州進。帝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貞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

十二月，王全斌等入境，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先鋒將史延德與韓保貞、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我師敗績，保貞及進等被擒，獲我軍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我兵依江列陳以待，崔彦進遣張方友奪橋濟師，我兵退保大漫天砦，彦進、方友與康延澤分三道來擊，我兵大敗而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津，焚梁退保劍

門。已而全斌進次益光，都軍頭向韜得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青疆店，與官道合。」全斌乃令史延德趣來蘇，而自帥大衆爲浮橋以濟。我兵皆棄寨而遁，全斌遂次青疆。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延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迎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我兵於漢源，斬首萬餘級。昭遠奔匿東川倉舍，爲宋追騎所及，與崇韜俱被執。未幾，全斌陷利州。

帝聞昭遠敗，乃悉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而使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趣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輦愛姬，擣樂器，伶人數十輩以從，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至焚掠廬舍倉廩而去。宋帝聞之，曰：「孟昶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遠矣。」

是月，劉光義、曹彬陷夔州。初，夔州有鑌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帝示以地圖，指鑌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至是宋師至夔，距鑌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寧江制置使高彦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待之，可徐圖也。」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搏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潰散。彦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時彬謁武侯廟，謂左右曰：「孔明疲竭蜀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祠宇之雄觀乎？」意將毀其頹敗者。俄而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刻文曰：「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命有司新其祠。

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帝聞宋師深入，大懼，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顒《宋史》作石斌，今從歐陽《五代史》。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帝歎曰：「吾父子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

未幾，王全斌次魏城。癸酉，至漢州。帝乃命李昊草表，遣通奏使伊審徽賫表詣全斌請降，畧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曆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哀鳴。伏念生自并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皇帝明光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玉殿之始，缺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圜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阻隔徽猷，已慚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畧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粗效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齡。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全斌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帝，諭以恩信，封閉府庫，安撫吏民。十七日。越三日，十九日。全斌大軍至成都，帝具禮納降。宋自興師至滅蜀，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府一，縣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

是月，劉光義、曹彬陷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盡失。知遂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多欲屠戮以逞，獨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二月，光義等至成都，四日。帝又遣弟雅王仁贊詣宋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丱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貢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筭，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徽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獲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謹遣親弟仁贊奉表待罪。」又上宋宰臣樞密使狀曰：「竊念頃自北京，即隨先子，洎臨西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自皇帝登位宸極，禮盛郊禋，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遥障險，稍易歲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棄甲倒戈，尋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蒼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固於生平，無所覬望。許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佇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幾，懷柔入表，迴敷恩信，并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雀銜

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感銘，陳辭罔盡。遐瞻德宇，但瀝虔誠。」

宋帝答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常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濿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又《錦里耆舊傳》載宋太祖答詔，與《宋史》畧異，今附記於下：「敕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等望闕瀝懇歸命事具悉。朕自皇天眷命，率土樂推，將期德報萬方，不特威加四海。乃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憶昨災鑾蜀地，釁自并門，既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真辭，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中宵火燃，兆庶何罪，徑馳驛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徧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效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違來請。所宜悉也。」十七日。

帝乃與太后妃嬪合族等及官屬發成都，由峽江而下。時宋取蜀宮殿材造船二百艘，裝載物帛銅錢器皿及銀腰帶十萬應付江南軍前，其珠珍軟細以陸路發付京師。《邵氏聞見録》云：「昶舟過省州湖瀼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果生子，今爲孟氏不絶。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至江陵，宋帝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

夏四月，至襄漢，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太后爲國母。

五月，將至汴京，宋太祖命晉王勞於近郊。十六日。昧爽，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出見。後主率皇弟仁贇、太子元喆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自玉津園乘馬至明德門，白冠素服，勒帛立班，宋閤門使李廷憲接降表，後主等伏地待罪。頃之，宋太祖令通事舍人持起，敕曰：「取法上天，廣覆下土，既叶混同之象，永垂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兹睠待，無至兢憂。」後主獻金器八百兩，玉腰帶二條，銀鋌一萬兩。已而賜宴於大殿，又進金酒器一副，通龍鳳犀腰帶一條。明日，宋太祖宣賜後主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疋。《錦里耆舊傳》云：蜀主朝見，賜蜀主衣一副六件、玉腰帶一條、金鞍轡馬一匹、散馬五匹、絹五千疋、錦綺綾羅紗縠衣著一千疋、錢三千貫文、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銀漆稜器千六百事、素漆器五百事、錦繡被褥褥二副、

宅一院，四百八十間，鋪陳奢用什物全。又賜太后李氏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我文武官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時成都人王處瓊少孤，有司籍其金寶，後主至是輦送闕下，宋太祖令計其直還焉。

又以新築臨汴大第第在利仁坊，太平興國中改爲尚書都省。賜後主居之，復爲官屬各營居第。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屬中原多故，遠服未賓，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於兹，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要荒山澤之君，咸修職貢。憶昨援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徯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郡吏，降於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閽而請命。是用詔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奧區，爲之食邑。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號。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禄。」餘官除拜有差。李昊工部尚書，毋守素工部侍郎，張元敭工部郎中，歐陽炯左散騎常侍，胡韜司天少監，郭徵膳部郎中，韓保昇殿中監，高諷太府卿，尹文舉駕部郎中，范禹偁鴻臚卿，劉鼎少府少監，韓嶼庫部郎中，鮮于樞祠部員外郎，趙元拱虞部員外郎，邱世隆比部員外郎，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龍處瓌左羽林衛大將軍，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蘇廷超清道率府率，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

又授後主弟仁贇右神武軍統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太子玄喆兗州節度使，次子玄珏左千牛衛上將軍。

越七日，後主薨，時宋乾德三年夏六月也。年四十有七。遺表曰：「臣聞大數有限，萬化無窮。歷觀古今，以攸同，在昔賢愚而不免。將啟手以歸土，再瀝懇而聞天。伏念臣謬承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民生，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皇帝納汙道廣，來遠恩寬，還頒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辭錦里，獲覩瑶墀，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驛騎，長是盈門。仍賜官勳，方圖朝謝，不謂偶嬰疾疹，遽覺沉微。乃蒙陛下軫睿，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薦至，比冀稍閒瘳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即歸幽壤。絶拜章於雙闕，一息雖存；命易簀於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長新鳳曆，永霸

鴻圖，鎮居四海之尊，終作兆民之慶。臣之老母，臣之遺孤，仰荷聖恩，夫復何憂。」云云。

宋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賻布帛千疋，發奉義甲士三千人護葬，葬於洛陽之□□。

秋七月，正衙備禮，册贈尚書令，追封楚王，其文曰：「維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越二十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册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絶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乘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勳、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甸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人君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抵畏皇靈，保全宗緒，知幾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虚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於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孟仁贊持節，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宫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夐超彝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謚曰恭孝。《蜀檮杌》作恭惠，今從《宋史》。

初，高祖據有一方，晚年專務奢侈，尚食掌食典至百卷，中有賜緋羊酒骨糟等名。寢室常設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合之，號曰懈宫。又有煌明帳，色淺紅，類鮫綃，於縐文中具十洲三島之象，夜則燦爛如金箔，施之大小牀皆稱。後主初襲位，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繡諸飾，至於盥漱之具，但用白金，雜以黑漆木器。性復仁慈柔懦，《野人閒話》云：後主性多明敏，孝慈仁義，在位已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每決死刑，多所矜減。月旦必素膳，酷喜薯藥，因呼薯藥爲月一盤。初喜走馬，後漸以體重不耐乘馬，内厩惟飼打毬馬一匹。出則乘步輦，蔽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罕覩其面。居恒巡行宫内，惟銅裝朱漆小輦而已。且數年間一南郊，不放燈火。又費著《歲華紀麗譜》云：蜀王孟昶時間放燈，然率無定日。中歲稍稍以侈靡爲樂，常命一梭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鴛衾。又以芙蓉花徧染繒爲帳幔，名曰芙蓉帳。至溯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太祖見寶裝溺器，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每臘日，内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所費不貲。

先是歲除，故事學士爲辭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前一年，學士幸寅遜撰詞，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署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已而以正月納降，宋太祖命吕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又太祖誕節名，其符合有如此。一云太子玄喆居策勳府，後主以歲終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節長春。」玄喆拜受，置於寢門之左右。未審是非。又廣政中，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牓其門曰「召主收贖」，一云後主賦斂無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緡錢，惟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札，揭其門曰：「今召主收贖。」識者以爲召者趙也，贖者蜀也。末年，成都文武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號曰朝天；婦女爭治髮爲高髻，呼爲朝天髻；又製新曲曰《萬里朝天》。未幾後主朝宋，崎嶇川陸，斯其驗矣。

高祖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廣政二十八年乙丑國滅，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薛氏《舊五代史》謂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非是。

論曰：史言後主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絶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跡其生平行事，勸農恤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獨是用匪其人，坐致淪喪，所由與前蜀之滅亡有異矣。

卷五八《南漢一・烈宗世家》

《册府元龜》云：彭城人，仕唐爲潮州長史。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於泉州之馬鋪，死遂葬焉。何喬遠《閩書》作汰口山劉店。父謙，爲廣州牙將。《十國紀年》云：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咸通中爲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廣州，去畧湘、湖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艘。謙三子，曰隱、台、巖。巖未幾改名陟。

乾寧元年冬，謙卒。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按《舊唐書》，崇龜官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召隱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會崇龜死，二年，薛王知柔代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作亂，知柔不敢進。而

弘玘出守端州，深結隱，許妻以女。隱陽許之，詭言親迎，遂以封州兵伏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復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清海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與廣州將王懷合謀攻廣州，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韶、洸，隱以部下兵殲焉。居數年，唐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代知柔，彥若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

天復元年冬，彥若卒，遺表薦隱權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刺史，又取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已而進圍潮州，隱稍稍擊走之，欲悉師以爭韶州，隱弟陟曰：「延昌有虔州之援，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會江水漲，餽運不繼，而光稠果引兵自虔來，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山谷間挑戰，隱縱驅，伏發，我兵大敗於城南，僅以身免。

天祐元年，唐命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軍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時至。隱乃遣使者入朝賂梁王朱全忠以自固，全忠乃奏隱爲清海軍節度使，隱是年以佛哲國、訶陵國、羅越國所貢香藥進於唐。

二年，唐加隱同平章事。

後二年，梁王全忠改名晃，稱皇帝，改元開平。

初，隱屢上書勸進，至是以擁戴功，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是月，梁詔改潘州茂名縣爲越常縣。

冬十月，獻助軍錢二十萬於梁，又進就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器百餘副，他物稱是。

是歲，靜海節度使曲裕卒。梁以裕子行營司馬權知留後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

開平二年冬十月辛酉，梁命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詔王爲清海、靜海等軍節度使、安南都護，王留光裔、殷衡不遣。

三年夏四月庚子，梁改封王爲南平王。

開平四年春二月，王命弟陟帥兵攻高州，防禦使劉昌魯拒之，我兵敗績。又移兵攻容州，寧遠節度使龐巨昭拒之，亦不克。是歲，二州皆入於楚。

夏四月，梁進封王爲南海王。按《通鑑》及《東都事畧》，無封南海王事。《宋史》但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初封大彭、南平事。《歐陽史》則云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五代會要》又云開平四年四月，進封劉隱爲南海王，今從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梁加王兼中書令。

三月，王病，亟表其弟清海、靜海節度副使陟權知留後。丁亥薨，按《五代會要》云：梁乾化元年五月，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輟朝三日，百僚詣閤門奉慰。以三月爲五月者，蓋以聞赴之日爲斷也。時年三十八，謚曰襄。

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

烈宗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海南。性復好賢下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烈宗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後卒用此數人致治云。

卷五八《南漢一·高祖本紀》

高祖，《五國故事》作先主。名巖，初名巖，代祖庶子也。母段氏，生巖於外舍，武皇后殺段氏，養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烈宗爲行軍司馬，巖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已而更名曰陟。烈宗兼兩鎮節度使，表陟爲副使。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畧、葉一作華。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劉昌魯、新州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多不能制，烈宗因盡以兵事授陟，陟悉平諸寨，或降或走，間更置官屬以雄長嶺表。及烈宗彌留之際，陟遂奉遺命權知清海軍留後，時乾化元年三月也。

夏五月甲辰，梁以陟爲清海軍節度使，陟復名巖。按胡賓王《劉氏興亡録》：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篆文曰「隱台巖」，因以名其諸子，是高祖先名巖也。《梁太祖實録》：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副使劉陟爲節度使，是繼名陟也。又《十國紀年》云：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而《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矣，今從之。又《五國故事》云：先主名巖，後名俊，又改名龔。名俊之説不知何據。巖多延中國人士於幕府，出爲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

冬十一月，廣州獲白鹿，巖圖形獻於梁，耳有兩缺。

十二月，巖聞虔州譚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出奔楚。戊午，梁以静海留後曲承美爲節度使。是月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是歲，閩遣員外郎崔□□祭我先王。祭文曰：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畧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褥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雄，當二

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絶一時。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清波，臺陟九層，靡媿郭隗，劍提三尺，授自呂虔。愛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繇是澤施甘露，金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献閒，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款而來；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阯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灞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過跕鳶之水。雖士鮪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者天，不壽其齒。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宣金册，表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頹壞，俄興孔氏之歌；漢水淒涼，遽罷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審知旱靡興國，旋忝睦鄰，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況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常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懽，宏敍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歿，益歎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望，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曩馳羔雁，今遣薤繁，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極。然則荀龍賈虎，大憑小憑，雖嗟松壠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怠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二年夏四月，梁以我兵與楚相攻，遣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叶使，復加巖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是歲，遣使貢金銀、犀角、象牙、雜寶貨、名香等於梁，價凡數十萬。梁命客省引進使韋堅報之，堅還，復以銀茶等上獻，估直合五百餘萬。廣州言白龍見。

三年春正月，梁加巖檢校太傅。

二月，梁主鍠即帝位，除巖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襲封南平王。

冬十月，求楚王女爲昏，楚王殷許之。

乾化四年春二月，王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如吴越。是時，鄧林州寶圭洞即勾漏正洞。迎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於南海，置之石室。

貞明元年秋八月，王如楚逆婦，楚使永順節度使、王弟存送之。

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是歲梁主更名曰瑱。王以吴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郡王，求梁封南越王及加都統，梁主不許。王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使遂絶。

貞明二年。

乾亨元年秋八月癸巳，王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官告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又以唐太學博士倪曙爲工部侍郎，已又改尚書左丞。署百官，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改廣州爲興王府，分南海爲二縣，曰咸寧、常康。又徙循州治龍川縣，置禎州於循州歸善縣，以歸善、海豐、博羅、河源四縣屬焉。升興寧縣爲齊昌府，立常樂州於合浦縣地，兼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爲屬。封峻靈山爲峻靈王，儋州昌化縣山爲鎮海廣德王。

冬十月，帝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吴，告即位，且勸吴王稱帝。

是歲，閩王爲其子延鈞來娶婦，帝嫁其女清遠公主於閩。鑄「乾亨重寶」錢，李孝美《錢譜》曰：「乾亨重寶」，徑七分，重六銖。洪遵《泉志》曰：此錢止重三銖六參。建玉堂珠殿。

乾亨二年冬十一月，帝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是時以國用不足，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泉志》曰：鉛錢有二品，輪郭鍥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六參。傳形，反書也。

乾亨三年春正月，册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

秋九月丙寅，梁削帝南平王官爵，檄吴越兵來討。吴越王受命，不行。

乾亨四年春三月，帝從兵部侍郎楊洞潛之請，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冬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

是歲，割興王府之湞陽縣置英州，韶州之保昌縣置雄州。《廣東志》又云：析韶州含、洸、湞陽三縣爲英州，始興、保昌二縣爲雄州。今從《五代史・職方考》。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乂獻賦，賜珠數升。

乾亨五年夏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是歲，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

乾亨六年夏四月，帝用術者言，出巡避災，如梅口鎮。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會偵者以告，帝宵遁得免。是時，帝製平頂帽冠之，國人一變，率以安豐頂爲尚。

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晉王李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是月，復改越常縣爲茂名縣。《五代會要》作茂明。

乾亨八年夏四月，帝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爲閩人所擊，敗歸。

是歲作南宫，王定保獻《南宫七奇賦》以美之。《廣東志》云：宫在今仙湖白蓮池，其前爲藥洲。

乾亨九年春正月，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强弱。

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主驕淫，帝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帝酷喜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

夏四月癸亥，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帝改乾亨九年爲白龍元年，《五國故事》曰：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中，顛懷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悅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今從《通鑑》爲十二月。更名曰龔。長和國驃信鄭仁旻《通鑑》作鄭旻，《滇載記》亦無仁字。今從《滇志》。遣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昏，帝以襄帝女增城公主一作縣主。妻之，長和即唐南詔也。《職官分紀》云：南詔獻朱鬣馬，中書舍人王翊獻賦。

白龍二年，夏四月，唐主遇弒殂，李嗣源即皇帝位，改元天成。

秋八月乙酉朔，日食。

白龍三年，秋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帝如康州。

大有元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三月，楚大舉水軍入寇，圍封州，帝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命左右街使蘇章將戰艦百艘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帝還章爲封州團練使。是時欽州民掘羅浮山，得古劍以獻，篆曰：「己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後宋平南漢，解者云太宗以己亥降誕，是己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己亥年聖君出云。

是歲，長和鄭仁旻服丹藥死。

大有二年。

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伐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其將李進守之。

冬十月，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承美至南海，帝登儀鳳樓受俘，詔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庭，今面縛，何也？」承美叩首請死，乃赦其罪。按《史纂左編》云：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又考《馭交記》，但言梁克貞、李守鄘取交州，不言置交趾節度使。未詳孰是。

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藝叛攻交州。先是，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密圖復交州，守將李進受其賂，不時聞，至是帝遣承旨程賓將兵往救，未至而城陷。進遁歸，帝殺之。賓圍交州，戰死。

大有五年夏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

是歲，帝立其子耀樞爲雍王，《歐陽史》作邕王，今從《通鑑》。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歐陽史》作秦王，今從《通鑑》。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雅爲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杲爲循王，弘暐爲恩王，《歐陽史》作息王，今從《通鑑》。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辨王，弘道爲貴王，弘照爲宣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是年立十九子爲王。《五國故事》云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非也。

大有六年秋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大有七年春□月，帝作殿於內宮，曰昭陽殿。殿用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皆傅白金，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首，《五國故事》云列於東西二楹之上。親題其牓於上。

秋七月，遣左僕射何瑱致祭於吳越國王。

冬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

是歲，帝命秦王弘度判六軍，弘度狎暱羣小，同平章事楊洞潛切諫於帝，不聽，洞潛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大有八年春三月，四星聚斗。

大有九年夏四月，帝遣將孫德威《歐陽史》作德成，《廣東志》作德晟。今從《通鑑》。侵楚蒙、桂二州，楚王自將步騎禦之，我兵自蒙州引還。

冬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十一月丁酉，契丹主立石敬瑭爲天子，國號晉，改元天福。

大有十年春三月，帝以疾愈，大赦。交州牙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

大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一作孫權，今從《馭交記》。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公羨以賂來乞師；帝欲乘亂取之，以子萬王弘操爲靜海軍節度使，徙封交

王，將兵救之。帝自帥師屯於海門，以爲聲援；命弘操統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會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俄遣輕舟乘潮挑戰，復陽遁去以誘我，我兵尾舟追之。已而潮落，戰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我師大敗，溺死者無算，弘操戰死。帝大慟，收餘衆引還。

大有十二年秋七月庚子朔，有日食之。

□月，遣諫議大夫李紓使於楚，以通舊好，楚亦遣使來聘。

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卒，帝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唐，賀仁壽節。

十一月丁丑望，月食。

是歲，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亦卒。

大有十四年夏五月，遣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衣高素清如吳越，求聘故王弟傳瓘之室馬氏，不克。

至十二月，帝寢疾，有番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上名殊不利。」帝乃更造「龔」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天」之義，讀若「儼」焉。

是歲，遣使區延保聘於唐。

大有十五年春三月，帝不豫，以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而越王弘昌頗孝謹，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翺《歐陽史》作王翻，今從《通鑑》。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議已定，會崇文使蕭益問疾，帝以其事訪之，益執立嫡以長之義甚堅，遂止。丁丑，殂，《五國故事》曰：巖天福壬寅歲夏四月，避暑於甘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説，未幾而殂焉。今從《通鑑》死於三月，非四月也。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鏁之，不可啓。

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代祖曰：「公諸子，少者最貴耳。」爲人辨察，多權數。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翠羽以飾宮室，建殿閣秀華諸宮，務極瓌麗。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燒沉水，却成麁疎，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僊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用刑殘酷，果於殺戮。設湯鑊鐵牀諸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間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或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酢，肌體腐糜，尚能行立，久之乃死。至若鎚鋸互作，血肉交飛，冤痛之聲充沸庭廡，必垂簾便殿視之，垂涎呀呷，不覺朶頤，有司竢其復常，方引罪人而退，人以謂真蛟蜃也。後尤猜忌，以士人爲子孫計，故專任閹人，由是國中宦者大盛。

論曰：予采南漢逸事，至先主每視殺人不勝其喜，復創爲水獄、湯鑊、鋸解、剥炙之刑，不禁掩卷歎曰：《十國世家》有云「牢牲視人，嶺蜑遭劉」，豈虚語哉！夫時當五季，中原迭變，民不聊生，困已極矣。區區廣南之地，不務施德，而虐及無辜，將天不厭亂，特假手以毒此一方民邪？不然，傳國三世，卜年六十，吾不能爲彭城氏解矣。

卷五九《南漢二・殤帝本紀》

殤帝，《五國故事》作第二主。名玢，高祖第三子也。初名弘度，封賓王，已改封秦王。母趙昭儀，素無寵。是時弘度兄耀樞、龜圖皆先死，弘度以次當嗣立。而高祖以弘度不類己，陰與王翺謀欲出弘度及其弟弘熙於邕、容二州，逾次立越王弘昌。會蕭益力諫不得行，由是高祖晏駕，弘度即皇帝位，更今名。改大有十五年爲光天元年。

光天元年春三月，尊母昭儀趙氏曰皇太妃，以弟晉王弘熙輔政。

夏四月，遣使蕭規如唐告哀，已又遣法物使孫惠告即位於唐。

秋七月，循州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帝以弟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杲爲副，以討之。我師敗於錢帛館，二王爲遇賢所圍；指揮使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獲免。是月改邕州爲誠州。未幾復爲邕州。

八月，葬天皇大帝於康陵，上廟號曰高祖。

九月，命滕紹英如唐，賀仁壽節。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刺史劉傳死之。

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帝遇弒殂。

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帝莫能省。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而晉王弘熙日益進聲伎，誘帝爲荒恣。帝亦頗疑諸弟圖己，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素。帝酷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五人，聚晉府習爲角觝以獻。是夜，帝與諸王宴長春宮閱之，帝大醉起，道庠因與思潮等掖帝，拉殺之，盡殺左右侍從之人。帝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

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據此則名弘晟矣。初名弘熙，封晉王。既令力士弒殤帝，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乃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今名，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

應乾元年春三月丁亥，以弟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賞賚有差。《廣東志》云：封劉思潮等爲功臣。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月，帝殺其弟循王弘杲。帝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弘杲屢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弘杲有二心，遂及於禍。是月，建武節度使齊王弘弼求入朝，許之。

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逾嶺而北。

冬十月，命弟韶王弘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歐陽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今從《碧落洞天記》。

乾和二年春三月，帝使盜殺其弟越王弘昌於昌華宮，時弘昌謁襄帝陵於海曲，遂遇害。辛卯，以户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幽齊王弘弼於私第。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鳳凰見邕州。丙午，帝殺其弟鎮王弘澤於邕州。

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帝殺其弟韶王弘雅。

九月，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伏誅。《五代史》云殺思潮等五人，而《通鑑》無譚令禮名，今從之。帝以左僕射王翺常謀立越王弘昌，出爲英州刺史，尋賜死於路，内外皆懼，不自保。是時封惠州水東廟二神曰興祚王、泰民王。

乾和四年春二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劉道庠伏誅，並族其家及其友鄧伸。《五國故事》作鄧申，今從《五代史》。是時，割潮州之程鄉縣置敬州。《文獻通考》作恭州，蓋避宋諱也。

乾和五年春二月辛未，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更稱天福十二年。

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

秋九月，帝殺其弟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暐、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帝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鑊、鐵牀、刳剔等刑，號曰「生地獄」。

乾和六年夏六月戊寅朔，日食。

秋八月，帝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帝怒，問允章：「楚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帝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吴珣、内常侍吴懷恩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將兵五千來救，未至，我師已拔賀州。珣鑿大穽於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楚兵逼城，悉陷穽中，死者無算。懷恩乘勝陷昭州，珣復侵桂州境，轉掠全州以歸。

乾和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二月，帝如英州，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

乾和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歲，以宫人盧瓊仙、黄瓊芝爲女侍中，一作女學士。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内專恣，帝不復省。

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即皇帝位於大梁崇元殿，國號周，改元廣順。

冬十一月，以内常侍吴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桂州境。上密謀攻楚，楚遣指揮使彭彦暉屯龍峒以備我。時楚王弟希隱知桂州，潛召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畏我兵之逼，即棄蒙州趨桂州；懷恩乘勢取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是月，帝遣希隱書，大畧言：「唐兵已據長沙，桂林必爲所得。本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兹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兵水陸俱進。」希隱得書，遲回不決。丙寅，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及可瓊奔全州，桂州遂陷。懷恩因以方畧定宜、連、梧、巖、富、昭、柳、龔、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

十二月，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將邊鎬發兵來援，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所俘敗卒盡滅一臂以歸之。帝自是愈得志，陰令巨艦指揮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宫遊獵。益修葺南宫、大明、昌華、一作昭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宫，凡數千，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宫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每宴會，帝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旁翼以戈戟，帝親持弓

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逡巡獸出，移庭而上，帝挽弓射之，兩旁戈戟並進，獸乃斃。其爲樂皆此類也。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斫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帝歎息而已。

是歲，唐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我師。

乾和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是月，唐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虔朗，日有食之。是月，唐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巒寇桂州，我兵伏於山谷待之。唐兵至城下，伏兵四起夾擊，訓敗死，巒奔全州。

冬十二月，湖南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寇郴州，內侍省丞潘崇徹帥師往救，遇於蠔石，崇徹登高望，曰：「湖南兵罷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是時，省宜州之崖山、東璽二縣。宜州，舊領龍水、崖山、東璽、天河四縣，今併爲二。

乾和十一年春正月，分兵侵湖南全、道、永三州。

秋九月，帝寢疾，立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癸亥，大赦。

乾和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周改元顯德。壬辰，周主殂。丙申，晉王榮嗣皇帝位。是月，帝親耕藉田，以吳昌文爲靜海軍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稱臣於我，故有是命。時遣給事中李瓊以旌節招之，瓊至白州，昌文使人止瓊，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瓊不果行。

夏四月戊午，帝殺其弟高王弘邈於邕州。

乾和十三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

夏六月戊午，帝殺其弟通王弘政於禎州。是時，博白縣緣舍村民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又常飲。是時，廢儋州之富羅縣，萬安州之富雲、博遼二縣。儋州舊領義倫、昌化、感恩、洛陽、富羅五縣，萬安州舊領萬安、陵水、富雲、博遼四縣。

乾和十六年春□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甕爲壙，帝親臨視之。

秋八月辛巳，帝殂，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卷六〇《南漢三・後主本紀》

後主名鋹，初名繼興，封衡王，中宗長子也。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更今名，改是年爲大寶元年。帝時年十六，委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一作延受。及才人盧瓊儇等，臺省官僅充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又踵祖、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鋌。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是歲，建天華宮於羅浮山。初，帝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岸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及訪其地，則金沙洞也，遂築宮焉。已又夢金龍起於宮所，復改名曰黃龍洞。

大寶二年秋□月，擢中書舍人鍾允章爲尚書右丞、參政事，一作左丞、參知政事。帝以允章藩府舊僚，甚加委任。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帝不從，宦官聞而惡之。

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真誣鍾允章謀反，龔澄樞、李託證成之，帝殺允章併其二子。辛亥，帝祀圜丘，大赦，以玉清宮使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大師，軍國事俱取決焉。

帝性愚，以羣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至羣臣欲進用者俱自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帝乃與宮婢波斯女日淫戲後宮，甚嬖之，賜號曰「媚豬」，自稱「蕭閒大夫」，不復出省事。中官至七千餘，一云近二萬人。加三公、三師者，不一而足。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目。陳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帝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帝爲「太子皇帝」，國事多叩於胡子。盧瓊儇及澄樞、延壽皆上天使來輔太子，不可輕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報此語。

加以罪，其誕妄多此類。又有梁山師、馬媼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以領外事。

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邵廷琄言：「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勸帝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帝憮然莫以慮，惡其言直，深恨之。

三月，帝殺其弟桂王璇興。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帝頷之，由是璇興死。上下咸怨，而紀綱大壞。

夏四月，賀乾德節。後主誕日也。驩州牙將丁部領領交阯事，號大勝王。初，吳昌文卒，其參佐吕處玭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搆亂，丁部領率其子璉擊敗處玭，遂爲衆所推。

是歲，帝命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

大寶四年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是歲，野蕈一作芝菌。生於宮殿，野獸觸寢門，狐鳴鬼哭。又苑中羊吐珠，御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謬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

大寶五年冬十二月，以宦者李託爲内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帝納託養女，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有寵。至是，詔國政皆禀託而後行。

是歲，族誅許彦真。彦真既讒殺鍾允章，惡龔澄樞居己上，頗欲以計誅澄樞，澄樞使人告彦真反，因有是命。是時，城以内行乾亨鉛錢，城以外行乾亨銅錢，犯禁者罪至死。凡百官俸禄給銅錢者，多出自上恩焉。《十國紀年·漢史》曰：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内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給銅錢。

大寶六年冬十一月，宋改元乾德。是時，帝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税五錢。置媚川都於合浦縣，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益置魚英託鏤、椰子立壺盛四隻，各受三斗。諸寶器於其中。魚英者，故魚腦骨燔治之成器，嶺海人以爲希有也。中官陳延壽作諸淫巧，動糜斗金，離宮數十，帝不時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率以豪民爲課户，供千人饌。

大寶七年春正月，遣師侵宋潭州，爲防禦使潘美所敗。

三月，命宮人鬬花内殿，帝向晨時先啓後苑，集衆採擇，俄敕扃户，還宮者抱關置樓羅歷，以驗宮人出入，法制甚嚴，號曰「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帥兵入寇郴州，戍將暨彦贇、刺史陸光圖死之，郴州遂陷，餘衆退保韶州。帝憶邵廷琄言，始以廷琄爲招討使，帥舟師出洸口，以拒宋。

大寶八年春三月，交阯亂，丁部領死，詔以子璉爲交州節度使。

夏六月，賜招討使邵廷琄自盡，以忌功者誣其謀反也。時宋師退舍，廷琄屯洸口治兵，招徠亡叛，修輯武備，國人少安。有投無名書誣以謀反，帝遣使賜死，士卒冤之。

大寶九年□□月，常康縣民妻生子兩首四臂。

是歲，封博泉神曰昭明帝，廟曰聰正宮。

大寶十年夏四月，敕造千佛寶塔於興王府。今廣州光孝寺鐵塔是也。其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有慶，祈鳳曆無疆。萬方成□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

大寶十一年春正月，宋改元開寶。

秋九月，興王府見衆星皆北流。知星者言，當舉國歸中原之兆。一云大寶十三年九月八日夕，衆星北流。未詳孰是。帝命範銅爲己象，並諸子象於玄妙觀，一作天慶觀。視形未肖者，即殺治工，凡三易乃成。

大寶十二年□□月，有兵過蒙州，遇獵者牽黄犬逐鹿以來，就刺之，人犬與鹿皆化爲石，鼎峙道旁。

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帝遣兵侵道州，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我國「肆爲暴虐，數出盜邊，請師南發」。宋帝欲舉兵未決，詔江南國主以書諭我稱臣，歸湖南舊地，帝不從。江南國主乃遣給事中龔慎儀持書遣帝，略曰：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華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

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

夫强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邪？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絶其饋道，依山阻水，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説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饋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吴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

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絶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此書本陸游《南唐書》，今按《東都事畧》及《宋史》所載，與此詳畧不同，并附記之。《宋史》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同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之談與抵掌，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虚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磐申鄙懷，又虚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覿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敝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幾，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皇，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虚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若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絶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强，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説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絶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則長堤虚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吴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摇，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吴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兵交，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

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腹腸蹂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繆遷？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愈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絶連盟。雖善鄰之懷，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

《東都事畧》曰：「頃者天朝南伐，因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累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我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命，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耳。夫古之用戰，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仇，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死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狥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重善矣，足下之心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繆遷？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社稷之從。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云：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實録》。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帝得書，囚愼儀，驛書答江南國主，詞多不屈。宋帝乃命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入寇。師次白霞，賀州刺史劉守忠告急於朝。時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且自中宗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大半飾爲宮館池沼，樓艦兵器多所毀敗，至是聞有宋師，內外震恐。帝乃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託往韶州，畫守禦之策。

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美遂圍賀州。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帝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方踞牀指揮，伏兵猝起，我軍大亂，死者千人。彥柔遂爲美所擒，斬之，梟其首示城中。翌日，賀州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趣廣州。帝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將兵五萬《宋鑑》作三萬，今從《宋史》。屯賀江。

冬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殺砦卒數百人，擒我砦將靳暉。崇徹但擁衆自保，昭州刺史李承進亦棄城走。

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枝一作收率衆退保清遠。帝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令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是月，帝以李承渥爲都統。

十二月，美等攻韶州，承渥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初，我師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我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擒我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是時成都人權秘書少監丁明字汝晦，同潘美征南漢，以功領韶州刺史，充廣東道轉運使。韶故嶺南北門也，帝聞韶破，益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興王府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帝署崇岳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延曉統軍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崇岳無謀勇，惟日禱鬼神爲事。

大寶十四年春正月，宋將潘美等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以其衆降。翼日，美等進次瀧頭，帝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我使速渡諸險。

二月，美等進兵馬逕，去興王府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帝方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會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

將至城，帝懼，遣左僕射蕭湋奉表詣軍門降。美諭以宋帝意，即令人送湋赴汴，宋師遂頓城外。帝又遣弟禎王保興率文武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内兵拒戰。已而植廷曉戰死，崇岳奔還棚，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棚，若籌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此萬全策也。」遂乘風縱火，煙埃坌起，我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託相與謀曰：「北軍來，利吾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乃縱燔其宫殿、府庫，一夕皆盡。明旦，宋師次白田，帝素衣白馬出降。

美等入城，俘澄樞、託與薛崇譽及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帝縻於龍德宫。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汴京。是時，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悉斬之。使俘帝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一云斬閹工五百人。

是役也，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一作二百一十四。時宋省滑水縣入懷集縣。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宋史》作十七萬，今從《通鑑長編》。宋帝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宋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舊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後主至宋京師，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吕餘慶問以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澄樞、託、崇譽。明日，有司以帛係後主頸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時宋吏部尚書張昭，博學習典故，昭於乾德元年已致仕。至是擒劉鋹至，太祖遣近臣就問獻俘禮，遂如其所議。宋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六僭僞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等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崇譽斬於千秋門外，一作午門外。釋後主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禎王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湋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

初，高祖命周傑筮《易》，得《比》之《復》，《東都事畧》云遇《復》之《豐》，《歐史》亦同。今從《宋史・周克明傳》。傑以卦有二土，得二五之數，語詳《傑傳》中。計唐天祐二年，烈宗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要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又高祖開國，營構宫室，得石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受劉氏降也。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謂：房者，宋分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又興王府童謡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宋師入城之日，適辛未年二月四日，而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青箱雜記》又云：乾和中，童謡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云：天雨猶天水，斥宋朝之姓也。夫固有豫徵焉。

未幾，宋太祖詔後主，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宋開寶八年，江南平，遷後主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薨，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廣東志》云：韶州越王山，在州之口，俗呼曰虎山，世傳鋹墓在焉。

後主體質豐厚，眉目俱疎。有口辨，性絶巧，其貨寶燔燕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甕。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名曰「珠龍九五鞍」，進獻宋太祖。太祖詔示諸宫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

後主有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宋太祖乘肩輿從數十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賜以巵酒。後主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臣未敢飲此酒。」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其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後主，後主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後主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

子四人，守節、守正、守素、守通。

卷六七《楚一・武穆王世家》

武穆王林崇禧《廟碑》作武威王，今從《五代史・十國世家》。姓馬，名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三楚新録》云：殷，上蔡人。《通鑑》云：扶溝人。自云伏波之後。唐中和時，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或作峯，非。《新唐書》云：建鋒字鋭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戍蔡州，拒黄巢，殷隸軍中，以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從焉，宗權乃遣儒、建鋒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而殷實在行間。

時宗衡方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會汴兵急攻宗權，宗權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不欲以兵圍之，久不下，遣殷與建鋒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收餘衆七千人，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爲謀主，轉攻豫章，略屠、吉，遂有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發邵州兵守龍回關，建鋒等至，降其將蔣勳。建鋒取勳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趣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自稱留後。

明年，僖宗授建鋒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殷爲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通鑑》載此事在乾寧二年四月戊戌。蔣勳求爲邵州刺史，建鋒不與，勳率兵攻湘鄉，建鋒遣殷擊勳於邵州。

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既得志，即嗜酒不事事，常與部曲等狎飲歡呼。軍卒陳贍妻有色，一云新息小史陳贍，爲建鋒御者。建鋒私之，贍怒，袖鐵檛擊殺建鋒，斷其喉。《北夢瑣言》云：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婬其牽權官陳某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蒺藜。今從《歐陽史》。軍中推張佶爲帥。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是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邵州。《三楚新録》云：殷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頗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惟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其説無據，今不從。

方值夜，殷猶豫未行，比曉，忽睹一人黑色執大棒趣報曰：「軍國内外平安。」俄而不見。殷以爲嘉兆，語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因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潭州。既至，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趣下帥將吏拜賀，蓋乾寧三年五月也。

秋九月，唐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

光化元年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思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路振《九國志》曰：唐旻、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桂陽人，殺刺史黄岳，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黄巢，以病留連州，遂據之。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邵州爲蔣勳所據，是年二月張佶克邵州，擒勳。

五月，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殷以李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遊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帥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世旻走死，即以李唐爲刺史。

二年，遣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於隘以邀之，大破我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蠻衆來降。又《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畧地荆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然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荆南，則七月許德岳，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黄巢，以病留連州，遂據之。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邵州爲蔣勳所據，是年二月張佶克邵州，擒勳。

五月，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殷以李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遊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帥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世旻走死，即以李唐爲刺史。

二年，遣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於隘以邀之，大破我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蠻兵驚遁，遂拔道州，斬結。

十一月，復遣李瓊攻郴州，取陳彥謙，誅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悉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殷盡收嶺北，頗内懼，命副使陳可璠率兵戍全義嶺。殷遣使聘於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不納；殷怒，令彥暉、瓊等將兵七千攻之。兵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以爲聲援。會可璠掠民耕牛犒軍，民怨之，請爲我兵鄉導，言：「西南有小徑，僅通單騎，距秦城裁五十里耳。」於是彥暉遣瓊以六十騎從、步兵三百人，由小徑襲秦城，中宵，逾垣入，擒建武，紓之以練，直造可璠壁示之。可璠未之信，即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大擊，執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殲焉。秦城以南二十餘壁，望風瓦潰，遂圍桂管，降士政，《九國志·楚世家》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非是。盡取其所屬桂、宜、巖、柳、象五州。殷以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授桂管觀察使。《通鑑》作静江節度使，今從《楚世家》。

天復二年春三月，唐帝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吴王行密遣使來言梁王全忠跋扈，請絶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絶。」

五月，荆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澧、朗兵承虚襲江陵。庚戌，陷之，大掠而回。《十國紀年》云：成汭救杜洪，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念其家，皆無鬥志。壬子，汭敗死。《北夢瑣言》云：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道經岳州，刺史鄧進忠具牛酒犒師，以城歸附。按《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帥其

勳何由署地荆南，《九國志》之誤明矣。惟《馬氏行年記》曰：天復三年，自荆南振旅還，遂入岳州，降刺史鄧進忠。此所謂荆南者，乃成汭也。其説爲允。至《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收荆南回，進忠以城降，亦非。殷以德勳爲岳州刺史，改進忠爲衡州刺史。

天祐元年，淮南遣殷弟賓歸長沙，殷表賓爲武安軍節度副使。

二年，我兵侵淮南，爲淮南牙内指揮使楊彪所敗。

三年春三月，淮南將陳知新陷岳州。

七月，吉州刺史彭玕來降。

明年，梁王全忠改名晃，即皇帝位，改元，殷遣使修貢，且有勸進功。

夏四月辛未，梁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開平元年五月，梁敕改桂州純化縣曰歸化。

是月，弘農王渥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别將許立應爲監軍，統水兵三萬入寇。王有懼色，静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臨敵而懼，必勝之道也。」王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彦暉將兵拒上流，水軍副指揮使黄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

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越提，屢戰不勝，乃遣我書詐降。王欲許之，彦暉以爲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破之，擒存與知新，淮南兵死者無算，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去。彦暉遂取岳州。王釋存、知新之縛，慰諭良久。二人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王趣斬之。

是月，王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梁武貞節度使雷彦恭會我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預屯兵公安，絶彦恭糧道，彦恭敗走，我兵亦遁。

秋七月，彦恭襲我岳州，以有備而反。

八月辛亥，梁加王兼武昌軍节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丙申，梁削雷彦恭官爵，命王與高季昌討之，以彦恭焚掠荆湖，又附淮南也。

冬十月，遣秦彦暉與荆南將倪可福攻朗州。彦恭乞降於淮南，淮南命將冷業屯昌江，李饒屯瀏陽以援之。王遣岳州刺史許德勳拒其師，未幾，執業於鹿角鎮，執饒於瀏陽寨而歸，斬之市中。

是年，淮南將吕師周來奔。

開平二年夏五月，静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王以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乙亥，遣兵攻鄂州，爲淮南將秦裴所敗。

是月，秦彦暉克朗州，雷彦恭奔廣陵，鹵其弟彦雄等七人，送於梁。奏改武貞軍爲永順軍。澧州刺史向瓌來降。瓌與彦恭相表裏，至是納款，我始得澧、朗二州之地。

六月，判官高郁請聽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贍軍，從之。

秋七月，王奏梁於汴、荆、襄、唐、鄧、復諸州置回圖務，運茶河之南北，以易繒纊、戰馬，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梁主詔曰「可」。由是屬内民皆得摘山笋茗笋，募户置邸閣以居，茗號曰「八牀主人」，歲收數十萬，國用遂足。

九月，荆南兵屯漢口，絶我朝貢之路。王遣許德勳擊之，兵至沙頭，荆南求成。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吕師周伐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其昭、賀、梧、蒙、龔、富六州。王土地既廣，息民禮士，湖南遂安。

開平三年夏六月，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攻洪州。時淮南將劉威守其地，全諷請兵於我，王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彦章玕之兄也。圍高安以助全諷。

秋七月，苑玫與淮南將米志誠、吕師造等戰於上高，我師敗績。吉州刺史彭玕來奔，王表玕爲郴州刺史，且爲子希範娶其女。

開平四年夏六月，王表求天策上將，《歐陽史・楚世家》云：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今從《通鑑》。梁加王天策上將軍。王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歐史》云：殷以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又云：希範開府承制，如殷故事，文士廖光圖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今依《通鑑》以十八人之數屬希範。

是月，侵荆南，敗於油口。吴水軍指揮使敖跰圍彭瑊於赤石，遣兵擊跰以救瑊，已而鹵跰歸。

冬十二月，辰州蠻宋鄴寇湘鄉，溆州蠻潘金盛寇武岡，王命昭州刺史吕師周將衡州兵五千討之。先是，宋鄴破溆州，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爲邊擾，至是俱入寇。寧遠節度使龐巨昭以容州、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高州内附，王命姚彦章、張可求《湘湖近事》作可球。將兵迎之，隨以彦章權知容州事，昌魯爲永順節度副使。

乾化元年春正月，吕師周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乙卯，梁以王弟朗州留後竇爲永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清海節度使劉巖攻梁韶州，陷之，刺史廖爽來奔，王表爽爲永州刺史。癸亥，梁敕靜江行軍司馬姚彦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王請也。未幾，劉巖發兵寇容州，王命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彦章不能守，巖遂取我容州，又取高州。是時開冶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銅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董逌《錢譜》曰：馬殷據湘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乾化二年春二月，辰州蠻宋鄴、溆州蠻昌師益帥衆降，王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梁以王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甲戌，梁主聞我與嶺南相攻，命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叶使。六月，梁鄧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

冬十一月，吴將陳璋襲岳州，執我刺史苑玫，王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之。璋復進攻荆南，吴恐我師往救，遣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吴以池州團練使吕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追之不及。

乾化三年春正月，吴陳璋兵還，我兵會荆南兵於江口邀之，璋駢艘夜過，未至而我兵解還。

三月，梁均王友貞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

冬十月，南平王劉巖求昏，許之。

秋八月，姚彦章侵吴鄂州，吴以池州團練使吕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

乾化四年夏四月，吴袁州刺史劉崇景舉州來附，許貞以師援之，吴將柴再用、米志誠帥師討之。

是月，岳州都指揮使王環襲吴黄州，執其刺史馬鄴。

五月，吴柴再用等破劉崇景於萬勝岡，崇景遁去，許貞師敗歸，復失袁州。

貞明元年秋八月，南平王巖來逆婦，王遣弟永順節度使存送女於廣南。

冬十一月，梁改元。是歲梁主改名瑱。《册府元龜》作頊。

貞明二年冬十二月，通好於晉，晉亦遣使來聘。

貞明三年三月，王遣弟存攻吴上高，俘獲而還。

貞明四年秋八月，吴軍攻虔州，防禦使譚全播來乞師，王命張可求將萬人救之。吴劉信遣其將張宣夜帥兵三千襲可求於古亭，我師敗績。

是月，梅山蠻寇邵州，守將樊須擊走之。

貞明五年夏五月，王遣兵攻荆南，荆南求救於吴，吴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率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寇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率水軍趣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我師釋荆南引歸。簡入復州，執知州鮑唐。

貞明六年冬十二月，吴越王鏐爲其子傳瓘一作琇。來求昏，許之。

是歲，辰、溆蠻入寇，姚彦章討平之。

龍德二年□月，始取永、道、郴諸州民丁錢絹米麥。李心傳《朝野雜記》曰：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存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大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唐主入大梁，遂滅梁。王遣子牙内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覲，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唐主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財堪飲馬爾。」唐主大悦，既而撫其背曰：「比聞湖南必爲高郁所圖，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邪！」郁故謀臣，唐欲去我爪牙，佯爲流言以間之。《三楚新録》曰：馬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爲之絶倒。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拂衣而去。及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仗。其事似未可信，録以備考。

是月，復以桂州之歸化縣爲純化縣。

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曰平江。

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唐加王兼尚書令。

冬十月，進羅浮柑子於唐，又遣使賀唐主萬壽節，進銀龍鳳陷花漆浴斛一事，盤龍御衣、龍鳳蹙金鞓腰、龍鳳裝箭箙、龍鳳朱背弓、紅絲弦、金鍍頭箭各一副，白金一千鋌。

同光三年冬十一月，王聞蜀亡，大懼，表求致仕，畧曰：「臣已營衡麓之

間，爰爲菟裘之地，願歸印綬以保餘齡。」唐主璽書慰勞，優詔不許。

是時王闓市無征，四方商旅聞風輻湊。湖南地故產鉛鐵，用都軍判官高郁策，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通鑑》云湖南專用錫錢。已又鑄鐵錢，圜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十，「乾封錢」，其文自上而右而下而左，獨泉字作篆文。《湖南故事》曰：馬殷置鐵冶鑄錢，可六寸圜，重非銖兩，用九文爲貫，文曰「乾封泉寶」，其文上乾，其數上九，遂通用焉。洪氏《泉志》曰：此錢徑寸七分，重十七銖，圜五寸半，文曰「乾封泉寶」。而《湖南故事》以爲鐵錢，豈當時鑄銅鐵二種邪？流行境内。商旅出境，無所用錢，輒易他貨去，故能以本土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十國紀年》云：馬殷始鑄鉛錢，行於城中，城外即用銅錢。賈人多銷鉛錢持過江北，高郁請鑄鐵錢，圜六寸，文曰「乾封泉寶」，以一當十。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借垛交易。又湖南不事桑蠶，郁勸王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

同光四年夏四月，唐主嗣源立，改元天成。王遣使修貢并賀即位，唐加王守尚書令。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唐主更名亶。

三月，王會唐兵伐荆南，遣都指揮使許德勳屯岳州。

夏五月丁卯，唐賜王鞍馬玉帶，命饋糧於行營，王不即奉詔。

是月，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於唐，唐主賜王駿馬十，美女二。道過江陵，南平王季興執光憲而奪其物。

六月，王請建行臺。丙申，唐封王爲楚國王。唐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五代會要》云：先是，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湖南節度使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用竹册。從之。今取《歐史》及《通鑑》年月日。

秋八月，唐册禮使、尚書右丞李序至於潭州。序一作光序。《册府元龜》云：李光序爲散騎常侍，後唐時與右拾遺曹琮往湖南馬殷册命。先是梁中使往，如鄰國禮，或稱臣，呼殷爲殿下，賓幕皆有丞郎給舍之目。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遵梁朝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一令公稱藩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如不受唐册命，改圖，即任所爲。」既見殷，但呼公而已。其餘學士、舍人但呼爲判官、書記。序持節奏朝廷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承制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

是月，王始開國，以潭州爲長沙府，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制，而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武安軍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姚彦章爲左丞相，許德勳爲右丞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跋恒爲僕射，馬珙爲尚書，張瑶、張迎判機要司，潘起爲吏部侍郎，何致雍户部侍郎，黄損兵部侍郎。凡管内官屬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是歲上三代尊謚，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於長沙。

天成三年春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王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歐陽史》作銓，今從《通鑑》。副使王環與子監軍希瞻將兵擊荆南，大破其軍於劉郎洑，進逼江陵。南平王季興請成，以史光憲來歸。王讓副使環不即取荆南，環言：「宜存江陵以爲扞蔽。」王悦。

是月，大舉水軍擊漢，圜封州，爲漢將蘇章所敗，我師遁還。

夏四月，吴右雄武軍使苗璘、静江統軍王彦章寇岳州，王命許德勳禦於君山。丁亥，敗吴兵於道人磯，鹵璘及彦章以還。

五月，吴遣使求和，王歸璘、彦章於吴。

六月，唐詔王討荆南，王遣許德勳攻之，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殺高從誨於陳。明日，南平王季興請成。

秋九月，荆南敗我兵於白田，執我岳州刺史李廷規以獻吴。

冬十二月，南平王季興薨，吴以其子從誨爲荆南節度使。

天成四年春三月，王命次子希聲知政事，總録内外諸軍事，先行後聞。

夏四月，下教，國内銅錢一直錫錢百。丙午，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

秋七月，王子希聲矯王令殺其臣高郁。王聞驚惋累日。

八月，唐主敕中書門下，凡署將相敕牒，宜落吴越王鏐及王官位。《五代會要》云：天成四年八月敕，朝廷每有將相恩命，准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例銜於敕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牒敕，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乃永爲常式。

長興元年冬十月，王寢疾，遣使詣唐請傳位於子希聲。唐疑王已歿，辛亥，命王子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王薨，年七十九。《九國志》云：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爲得其實。《湖湘故事·運曆圖》亦云殷長興元年卒，年七十八，似誤。遺教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禮也。」唐主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可謚曰武穆。」

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衡陽之上潢。《湖廣總志》云：馬殷墓，在衡陽上潢水側。

論曰：國家之興，豈不藉有師武臣力哉？武穆奮迹行伍之中，龍驤前驅，司馬推轂，此固屬有天幸，而瓊之驍悍，郁之謀畫，德勳以威斷稱，彦暉以果毅著，環則智深勇沉，恒則慷慨切直，皆一代將相才也。攀鱗附翼，共啓霸圖，遂爾據湘潭，跨桂嶺，南抵柳、連，北震江、漢，假非渤海偪處於門户，彭城密邇於比鄰，偏方之大勢成矣。奈何克家無人，適符衆駒爭棧之言，功臣冤死，國亦隨衰，垂裕後昆，武穆其有慚德焉。

卷六八《楚二·衡陽王世家》

衡陽王名希聲，字若訥，武穆王次子。武穆王子數十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夫人，而德妃有美色，希聲竟以母寵得立。

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唐進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希聲居喪無戚容，常聞梁太祖嗜食雞臛，私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雞以供膳。

二年冬，武穆王將葬於衡陽，且發引矣，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臛數器而起，朝臣潘起譏之曰：「晉代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

三年秋七月，湖南大旱，希聲命閉南嶽及境内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王性惡而好貨，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王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

卷六八《楚二·文昭王世家》

文昭王名希範，字寶規，武穆王第四子也。希範初爲鎮南節度使，希聲既殁，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長興三年秋八月，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隋唐五代總部·雜録·備録·《十國春秋》

冬十二月，晉詔加王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

是歲，置義寧鎮於靈川縣地，尋改爲義寧縣。

天福三年冬十月，順賢夫人彭氏薨。夫人治家有法，王甚憚之，既歿後，王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

十二月乙酉，王貢晉御輦一乘，金漆柏木鏤金花版，銀裝真珠車渠，紅絲網囊悉備，又進謝恩除江南諸道都統，絹二千疋，又進謝改功臣、加食邑，銀鈔鑼四十面，重二千兩，土絹、土絁、吉貝布共三千疋，麩金五十兩。

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王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

是月，王奏改湘川縣爲清湘縣。新、舊《唐書》志但有湘源，而無湘川，然《歐陽史·職方考》云以湘川縣爲清湘縣。《輿地廣記》云：隋置湘源縣，唐因之，後改爲湘川，《五代會要》則云以湘川縣置全州，仍置清湘縣。今從之。仍置全州，治清湘，《湖廣志》云：僧全真，郴州人，唐至德初來遊湘源，創淨土院。宋州刺史韋宙遣使禮請，翌日即至，四門各見其人。及宙出道迎，惟見一人而已。其神通不可具述。卒年一百三十二。五代時因全真多神異，改湘源爲全州。并割灌陽縣隸之。

秋八月，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仕然《通鑑》作彭仕愁，《歐陽史》作彭士然。今按李宏皐《銅柱銘》作彭仕然，宏皐乃希範學士，當無譌誤，從之。引錦、溪州蠻萬餘人寇辰、澧二州，焚掠鎮戍，遣使乞師於蜀，蜀主以道遠不許。

九月辛未，王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歐史》云：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擊士然。今從《通鑑》。

冬十一月，王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充其職；又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以武安軍節度判官拓跋恒，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起，一作圮。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曮，《九國志》作曹悅，今從《五代史補》。鎮南軍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牧，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裴頊，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元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九國志》作李宏節，今從《五代史補》。武平軍節度推官蕭洙，一作銖。昭順軍觀察度支使彭繼勳十八人爲之。是月，劉勍等進攻溪州，彭仕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

十二月，漢諫議大夫李紓來聘，隨遣使報聘。

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勍進攻彭仕然寨，火箭焚之。仕然帥麾下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蠻納溪、錦、龔三州印，請降。

二月，敕班師還長沙，王徙溪州於便地，表仕然爲溪州刺史。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王素稱漢馬援苗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以銅五千斤鑄柱立之溪州，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名山紀》云：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命學士李宏皐銘之，勒誓狀於上。自是寧州蠻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都雲蠻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蠻張萬潛率其彝播等七州，皆前後來附。《郡縣釋名》云：天福五年，羅甸王普露附楚。戊申，王貢卧輦一乘、御衣一襲、鳳文鞾龍文帶各一具。

三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邀貢物於襄陽。

天福六年秋八月甲寅，貢晉金銀器及方物。

冬十月，遣使貢諸色香藥蠟面含膏茶於晉。

十一月，晉安從進舉兵反。丁酉，遣使貢晉吉貝等三千疋、白蠟一萬斤、硃砂五百斤，別進漆器萬餘事。

十二月，晉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王出師討襄州，王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以舟兵趣漢陽，仍漕米五萬斛以饋軍。

是歲，蜀主貽七寶鐘爲王壽，王以賜岳州君山寺。《名山記》云：岳州府君山有七寶鐘，高六尺，廣二尺五寸。蜀孟昶以此七寶所鑄鐘壽楚馬希範，希範賜之寺中。

天福七年夏五月，遣使賀晉重午節，貢白金、茜緋、簟扇等物。

夏六月，晉主殂，齊王重貴立。

冬十月，王大興土木功，建天策府於長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率用丹砂，凡數十萬斤。地衣，春夏以角簟，秋冬以木棉爲之。先是，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有憂色，未幾東境山崩，涌丹砂如丘陵，於是收用之頗足。僚吏升殿者，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

是歲，晉敕改道州延唐縣爲延喜縣，避高祖諱也。

天福八年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王置銀槍都八千人。楚地多産金銀茶穀，比年財貨豐殖，王奢

欲無厭，遂自誇大，爲長槍大槊，鎏以白金，募富民年少者充之。

是歲，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之勢，己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製襆頭脚長丈許，以象龍角。向晨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又建會春園、嘉宴堂、金華殿，其費鉅萬，間攜子弟僚屬於會春園遊宴，學士徐仲雅等賦詩上觴，晝夜無節。《湖湘故事》曰：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稍春憂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緑，小香妖嬈弄色紅」。用度不足，因加賦國中。王每遣使者行田，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已而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列在位。外官遷者，必責以貢獻爲殿最。民有罪，富者輸財，强者爲兵，受刑惟貧弱者而已。又置函於府門，使人投匿名書互相告詰。復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外，大縣貢米三千斛，中縣千斛，小縣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以抵之。天策學士拓拔恒切諫以爲不可，王大怒，終身不復見恒。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晉大赦，改元。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王殺其弟希杲。

冬十月，遣使獻供御紬絹六千疋、白羅一百疋、筒卷白羅十疋、錦綺褥面十牀、錦綺背十合於晉。

十二月，囚湘陰處士戴偃，削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官，偃以詩涉刺譏，思瑾以上書切諫獲罪。是時遺廖法正聘於唐，及還，語人曰：「東朝天子，粹若珠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

開運三年春三月，升桂州全義縣爲溥州，仍改全義縣爲德昌縣，並割桂州之靈川、廣明、義寧等三縣隸之，從王奏也。按《歐陽史·職方考》無有溥州，此據《五代會要》所載，當是《歐陽史》失記之。

秋九月，王知晉王好侈靡，屢以珍玩爲獻，求加都元帥。甲辰，晉詔王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冬十二月，契丹執晉主重貴以北。

是歲，晉客省使王筠來聘，以國亂未歸。

開運四年春二月丁巳朔，契丹主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遣使册王爲尚父。《五代史補》云：契丹聞山湧丹砂之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遽册爲尚父。王以契丹相推奉，益自矜喜。是月辛未，劉知即皇帝位，更稱天福十二年。按是年六月，知遠改國號爲漢，始以天福年號編諭藩鎮。六月以前，中原隔絶，使命未通，猶稱開運年號。

夏五月，王命母弟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希廣判内外諸司事。壬辰，王薨，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先是己丑，王方置酒臨江觀競渡，忽驚起曰：「高郁來！」王弟希廣曰：「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呕趣駕歸。血自鼻端迸出，彌留之際，郁復書見，竟以是不起。或言武穆王時王自洛京歸，具述莊宗聞馬家社稷必爲高郁所取之言於武穆王，武穆王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全以機數馭人，以郁資吾霸業，必欲間之，使我國如梁罷王彦章兵權也。今若去郁，正墮彀中。」王不信，退而從臾衡陽王，卒致之死，故郁數爲厲云。

王好學，善詩，頗優禮文士，然性剛愎，且奢靡而喜淫，先王妾媵，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委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有商人妻美而艷，輒殺其夫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初王命修長沙城，開壕畢，忽得一物，長十餘丈，狀若土山，無頭尾手足，自北出，泳游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或謂之土龍。無何王遂殁，而楚亦大亂。

論曰：文昭以穎敏之姿，讀書禮士，天策羣英幾於梁苑、鄴下之選焉。乃驕僭性生，怙侈滅義，肆情土木，闢靡九龍，抑何志之卑也！馬子離羣，禍有由始，又寧竢鬩牆爭國時哉。悲夫！

卷六九《楚三·廢王世家》

廢王名希廣，字德丕，文昭王同母弟也。武穆王第三十五子。性謹順，文昭王絶憐愛之。文昭王生平惡拓跋恒切諫，常令閽人止恒不得入謁，及卧病，始思恒，召之，屬以希廣。文昭王既薨，將佐未知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先王諸弟爲最長，宜嗣位；而長直都指揮使劉彦珣，天策學士李宏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於希廣有恩，欲立希廣。拓跋恒亦數勸希廣以位奉希萼。彦珣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他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不能自決，彦珣等遂稱遺命，共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文昭王

薨之四日乙未也。《十國紀年》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云：希廣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上，乃受位。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朝廷，託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二說不同，今從《歐陽史》及《通鑑》。

夏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仍以天福年號遺使告諭。

秋七月甲午，漢主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天福十二年冬十月，王兄希萼自朗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王用劉彦瑫言，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將水軍逆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廷誨與張少敵白王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王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止之於碧湘宮，不聽入見，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

是冬，遣晉客省使王筠還漢。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漢主大赦，改元。己未，漢主更名暠；丁丑，殂於萬歲殿。

二月辛巳，周王承佑嗣皇帝位。

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鍾允章來求昏，王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方内爭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希廣懦而吝嗇，士卒忘戰日久，正吾進取之秋也。」

是月，王兄希萼屢訴於漢，請與王各修職貢，以求封爵，置邸稱藩。王用歐宏練、張仲荀謀，厚賂漢執政，使竟拒其請。

九月，漢諭王「兄弟宜相式好」，并別賜王兄希萼詔書，勸其輯睦。

冬十月丁酉，王貢漢《除夜遊春圖》、女俠畫障、真珠枕，及端午金銀雕牀物色。

十二月辛巳，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吴懷恩寇賀州，王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任廷暉將兵救之。會南漢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復自塹中穿穴達穽爲機軸，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兵自穴中發機，我兵悉陷，死者以千數。知新等敗歸，王怒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癸未，王兄希萼獻漢銀器千五百兩，漢主降詔慰諭曰：「所修職貢，舊有規程，念航深梯險之勞，重違卿意，在誘善勸忠之道，本實朕心。今後凡有進獻，可與希廣商量，庶叶雍和，不爽體制。」希萼不能從。

乾祐二年春正月，戍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

夏五月，太白晝見。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號静江軍，造戰艦七百艘，謀攻潭州。王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劉彦瑫、李宏皐固以爲不可，乃命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彦瑫監其軍。己丑，大敗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幾及之，王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遂引兵還。希萼自赤沙湖遁歸，妻苑氏知希萼必罹禍，赴井死。

秋九月，王獻漢絹二萬疋，白金一萬五千兩，玳瑁寶裝龍鳳牀一具，盤龍椅子、踢牀子各一合，戲龍二，銀食器六十八事，真珠花、銀果子共千兩。

冬十月，漢加王太尉。丁亥，王弟静江節度使希瞻卒。

乾祐三年夏六月，希萼誘辰、溆州及梅山蠻以攻益陽。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爭出兵赴敵。王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

秋八月戊戌，希萼又以羣蠻破迪田，殺我鎮將張延嗣。王遣指揮使黄處超救之，處超敗死；復遣牙内指揮使崔洪璉率兵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是月，漢封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從王請也。

九月辛巳，希萼請漢别置進奏務於京師，漢主優詔不許，又賜玉璽書解和，勸以敦睦。是月，希萼以朝廷偏佑於王，大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來攻。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之租稅賜焉；又命楚州刺史何敬洙濟師助希萼。

冬十月丙午，王告急於漢，且言：「荆南、嶺南、江南連兵，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之路。」丁未，王以劉彦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彦瑫入朗州境，戰艦過則運竹斷其後。會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來，戰於湄州，彦瑫乘風縱火，頃之，回風反火，彦瑫遁走，江路已斷，士卒戰亡及溺死者數千人。《湖湘故事》，彦瑫敗在九月十三日。《十國紀年》載彦瑫敗於十月，今從之。王聞之，涕泣不知所爲。王居恒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邀士卒心。或告天策左司馬王弟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王不忍，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他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彦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

等急攻益陽，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圍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逃歸長沙。進忠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王遣僚屬孟駢説希萼，還報曰：「大義絶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長沙。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贇守朗州，悉發境内之兵入寇。《湖湘故事》云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直往湖南。《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希萼發兵趣長沙，今從之。自稱順天王。《歐陽史》云自號順天將軍，今從《通鑑》。王大懼，乞師於漢，漢議發兵來援，以朱令温爲都部署，會内難作，師不果出。是時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助之，崔洪璉敗歸長沙，玉潭遂陷。希萼泝江而上，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責贇有貳心，贇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

辛卯，經湘陰，焚掠而過。及至長沙，希萼軍於湘西，步兵洎蠻兵軍於嶽麓。進忠自玉潭來會，亦營於江西。王遣劉彦珣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以弟希崇爲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彦温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時强弩指揮使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王，請與許可瓊水陸夾擊之，王許之。而可瓊已陰送款希萼，遂沮其計。王未知可瓊心，猶命諸將受其節度。可瓊常開壘，不令士卒知朗軍進退，間或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内應。久之潭州大雪盈四尺，兩軍苦不得戰。王深信巫覡及沙門之語，乃搏土爲鬼神形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緇衣膜拜，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

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何敬真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何敬真，《九國志》、《湖湘故事》俱作何景真。望見韓禮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易破也。」時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一軍驚擾，敬真乘亂擊之，我軍大敗。禮被創，走至家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吴宏、楊滌戰於門中，希萼少卻。已而可瓊舉全軍奔希萼，宏、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王率夫人與王子匿於慈堂，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父子所積寶貨，盡入蠻落，宫殿屋宇咸爲灰燼焉。李彦温進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彦珣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王諸子，趣袁州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吴宏、彭師暠見希萼，皆釋不殺。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

乙巳，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王及掌書記李宏皐、弟宏節、都軍判官唐昭胤與鄧懿文、楊滌等，盡獲之。希萼詰王曰：「承父兄之業，寧無長幼乎？」王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非予意也。」希萼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命囚之。明日，轘食宏皐、宏節、昭胤、滌，斬懿文於市。已而顧其下曰：「吾欲活希廣，何如？」皆不對。朱進忠常爲王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戊申，賜王死。《三楚新録》云：尋爲希萼縊之。杖王夫人某氏死於市。王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瀏陽門外。胡氏《通鑑辨誤》曰：史炤《釋文》云瀏陽縣名，屬潭州。余謂潭州固有瀏陽縣，而瀏陽門則潭州城門，各自潭州城，出瀏陽者謂之瀏陽門，出醴陵者謂之醴陵門。

先是，潭州多夾道植槐，廢王時盡易以柳幹，又居人向夜爭織草屨爲業，聲聞内外。童謡云：「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竄，搥芒織草鞋。」識者以爲長街者，内外路也；不栽槐者，兄弟失孔懷也；草鞋者，遠行所服，百姓逋逃之義也。其豫兆有如此。

論曰：諺有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射洲之勝，朗州幾不能支，廢王則曰：「勿傷吾兄。」希崇貳於我，僉云大義滅親，廢王則曰：「吾害其弟，何以見我先王。」慕宋襄之虚文，釀袁譚之實禍，君子謂其喪身滅國也宜哉！

卷六九《楚三・恭孝王世家》弟希崇　恭孝王《學海》作後廢王。名希萼，武穆王庶子也。第三十子。剛狠無禮，而希萼同母弟希崇者，性尤狡險。廢王希廣既襲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遣書希萼，言劉彦珣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干大倫，意欲有以激希萼也。希萼果大怒，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萼命内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希崇復從臾推戴，希萼遂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時漢乾祐三年，爲唐保大八年十一月丁未也。已又命子光贇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爲朗州牙内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復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是歲，潭州置龍喜縣。

保大九年春正月，周主威即皇帝位，改元廣順。希萼奉唐正朔，稱保大年號。二月甲辰，王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唐餘紀傳》云：正月，希萼遣使貢方物。今從《通鑑》。又光輔，《湖湘故事》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

三月，唐以王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册禮使。

是月，光輔至金陵，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王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復多私曲，刑政紊亂，朗州舊將亦頗有離心。又小門使謝彦顒，《三楚新録》作謝延澤，《湖湘故事》作謝彦欽。《十國紀年》作謝彦顒，今從之。本王家僮也，以首面得寵，至與嬪御雜坐，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王使彦顒與坐，或列諸將上，諸將皆不平。王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朗兵治宫室，勞苦而無犒賜。壬申旦，逵、行逢帥其衆逃歸朗州，時王醉未醒；癸酉，王始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追之。逵等伏兵縱擊，師翥僅以身免。逵等黜王子留後光贊，奉王兄子光惠知州事，尋立爲節度使。

夏六月，王逵等以光惠愚懦嗜酒，推辰州刺史劉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於周。

秋九月，王疑許可瓊觖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還、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歐陽史》作魯綰。牙内侍衛指揮使陸孟俊立柵以備朗兵，不加存撫。戊寅，王置酒端陽門，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遂作亂，《十國紀年》作丁丑。《湖湘故事》在十九日，其日戊寅也，今從之。使人先齧踶馬十餘匹入府，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縱横擊人。王逾垣走，威等執囚之；復執謝彦顒，剉頂及踵而死。立希崇爲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暠幽王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簒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於朗州請和，約爲鄰藩。言幕僚李觀象説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未可圖也。不若檄希崇取其首，湖南可兼有已。」言從之。希崇畏言勢，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内都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黄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莫辨，言與王逵皆佯言非仲敏等首級，翊皇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稍稍縱酒荒淫，國人不附。

丙戌，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彭師暠共立王爲衡山王，以縣爲府，斷江爲柵，編竹爲戰艦。王以師暠爲武清軍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遣判官劉虚已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

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降。癸卯，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畢賀。時湖南饑，鎬大發倉粟賑之，楚人大悦。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

是月，邊鎬趣希崇帥其族朝唐，宗人聚族相泣，欲重賂鎬，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未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

十一月辛酉，盡遷文肅以下諸族及將佐千餘人於唐，悲慟登舟，送者皆號泣，響振川谷。初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至是遂驗。辛未，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王入唐。庚辰，王與部下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王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

十年冬十二月，王入覲唐主，唐主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周世宗征淮南，揚州陷，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於周，拜右羽林統軍，餘皆爲大將軍及節度行軍司馬。

先是，馬氏富强，雄於列國，諸院公子長幼凡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爲務，時稱酒囊飯橐，多非刺之。《荆湘近事》云：周行逢常言馬氏諸子恣縱奢僭，文武之道未常留意，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公子輩聞而不平，有國師張氏紿之曰：「彼所見非者，恐國祚不永也。以君昆弟之衆，使更迭而治，亦足撫有八百年，何憂何懼爲乎？」時復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常介意，而更納虚誕之説以自安，吾見其死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奔散寒餒而斃者過半焉。

楚自唐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武穆王自立於湘南，至唐保大九年辛亥而滅，中原爲廣順元年。《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爲辛亥，非是。凡五十七年。當武穆王入湖南，掘地得石讖曰：「龍起頭，猪掉尾。」世皆以爲有先兆。《青箱雜記》云：劉建鋒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猴掉尾；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

辛亥歲國亡，乃猥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民諺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識者謂湖南與淮南國祚實應之。

卷七七《吳越一・武肅王世家上》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後改爲安國縣。唐大中六年二月十有六日，生於邑臨水里。

先是邑中旱，縣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起，必大異。」令乃止。明年復旱，生乃遽指鏐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時鏐實誕數日矣。始誕之夕，鏐父寬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寬怪之，將棄於水丘氏之井。鏐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羅隱《婆留井頌》曰：「於惟此井，淳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奠綏蒼悃。沛膏漸澤，配德東溟。」井故武肅王外大父所鑿也。

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與羣兒戲木下。《杭州志》云：木在臨安衣錦山，武肅王徵時常戲於此，又常避難於其下。後貴顯，封爲「將軍木」。更有稱號，見後。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敬憚之。未幾，鏐祖宙死，將葬，夜，會大風拔樹於野，詰旦，術者謂鏐父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啓也。宜以葬。」已而撫鏐背曰：「當貴此孫。」稍長，遊徑山，有道人洪湮者，每僻地相迎，不期而遇。鏐問故，湮曰：「君非常人，故預知耳。」

及壯，無賴，不事家人生產，以販鹽爲盜。縣録事鍾起子數人輒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工天官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豫章人善，私謂起曰：「占君邑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邑中賢豪爲會，陰令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豫章人過起，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豫章人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吾傍舍錢生耳。」豫章人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爾。」起始縱諸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

鏐善射與槊，驍勇絶倫，畧通圖緯諸書。邑中山有石，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鏡，鏐遊此，顧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狀，甚秘之。石鏡在衣錦山。《太平寰宇記》謂鏡起陳戰云云。

乾符二年，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郢自蘇、常歷浙江，寇沿海諸郡，浙西節度使裴璩密招降其黨。乾符三年，郢因温州刺史魯實請降，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石鏡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鏐時年二十四也。及昌至杭州，鏐因事道餘杭，有瞽者以摸骨相集龍光橋，鏐請相，竟無一言；未幾歸，復贊金請相。瞽者曰：「旁無人乎？」乃引臂歎曰：「天下亂矣，期時之内，再遇貴人。」言訖而去。

五年，羣盜朱直管、曹師雄、王知新等剽掠宣、歙間，鏐率兵討平之，以功授石鏡鎮衙内知兵馬使，遷鎮海軍右職。

六年，黄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兵將及石鏡鎮，我衆財三百人，鏐謂昌曰：「賊以數萬之衆，逾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不應，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草莽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以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

廣明元年，杭州始建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吴文舉，鹽官徐及，新城杜稜，唐山饒景，富陽文禹，一作聞人宇。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衛鄉里，而臨安則爲董昌，而鏐副焉。《杭州府志・周寶傳》云：寶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吴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杜稜傳》又云：稜爲東安都將，與臨安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所説不同，今從《吴越備史》。

既而高駢召昌與鏐俱至廣陵，駢視鏐謂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禄，必過於我。」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鏐都知兵馬使、太子賓客。

是時天下大亂，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馬軍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以圖浙西。鏐率八都兵往討。會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鏐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願助陰雲蔽月，以濟我師。」頃之，雲霧晦暝，即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

冬十月，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江干。鏐率儒童鎮將徐靖、浙江都遊奕使阮結衙枚宵濟，復大破之，鎮走諸暨，獲漢宏所署僞敕二百餘道。是月，唐帝詔鏐兼侍御史。

三年春三月，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以圖大舉。鏐將八都兵自富陽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

夏四月，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剡嶺，至於亭山、龜山之下，鏐又擊破之。

五月，漢宏復遣將何肅、黃珪等率本道排門軍，營蕭山、諸暨等地。鏐逆戰，破賊一萬餘人，生獲都虞候章公直。

冬十月，漢宏又遣弟漢容與辛約、巴立、李萬敵等會兵十餘萬，從西陵大出戰船，謀夜渡。鏐自新沙由漁浦攻之，殺其將何肅，遂趨蕭山。是月戊午，鏐親與漢宏遇，自午至戌，破賊，大敗之。漢宏易服，持牘刀而遁，追者及之，誑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得免。未幾，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譚昇、巴立、李萬敵，仍獲漢宏僞淮海招討使印一鈕，漢宏遂遁歸越。

四年春，王鎮執婺州刺史黃碣，降於鏐。漢宏乃遣其將婁賓殺鎮而代之。

夏四月，浦陽鎮將蔣瓌復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賓而還。是時，唐帝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因殺王人，命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圖水陸並進。

秋七月，唐授鏐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千牛衛將軍。

光啓元年冬十月，授鏐檢校散騎常侍、右武衛將軍。

二年春正月，鏐謂董昌曰：「除惡務去根本，不爾當爲後患。願以全師討漢宏。」即日，以諸都兵馬使阮結守梅市，監陣使錢爽守雙童，遏後使駱團守平水，降將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備等守蘭頭，江海遊奕使崔則守羊石。辛亥，鏐出平水城，及夜，率奇兵開道五百里。癸丑，破朱褒等於曹娥埭。甲寅，進屯豐山，施實堅等執漢宏右直將張師及降。丙辰，進拔越州，漢宏走台州。辛酉，戮漢宏妻母弟姪及其黨史惠、史侃、都虞候蔡約於軍門。

冬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漢宏至，命斬於會稽市。《十國紀年》作十二月丙午，杜雄執漢宏。《通鑑》云：十二月，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今從《通鑑》，不紀日。漢宏斥刑者曰：「吾廉察也，非汝輩可殺！吾常夢手捧金錢，殺吾者錢公也。」乃請鏐親亦焉。

是月，儒童鎮將徐靖俘掠居人，鏐命戮於市。北關鎮將劉孟安與弟孟宿輒起府庫散本部，鏐責之，孟安因即席謀鏐，鏐立斬以狥，悉有其衆。越人諸將皆推鏐爲主，鏐固讓董昌，昌遂權蒞於越，杭人復請鏐代董氏。時浙西節度使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承制以鏐權知杭州軍州事，兼杭州管內都指揮使。未幾，唐授鏐檢校尚書。

三年春正月，唐帝在興元，敕授鏐杭越管內都指揮使、上武衛大將軍、充杭州刺史。昌爲越州觀察使。

三月，潤州客司軍將劉浩與後樓兵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留後。

夏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唐書》云：約，曹州人。淮南高駢爲其下畢師鐸所囚，淮南大亂。

五月，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靖江都將成及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驛。先是，寶蒞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斯之應也。寶尋病卒。一云鏐殺之，年七十四，贈太保。

冬十二月，鏐命杜稜爲常州制置使，遣阮結等進攻潤州。是歲，唐加鏐檢校户部尚書。

文德元年春正月，我師克潤州，生擒薛朗，剖其心以祭寶。劉浩走免。鏐命阮結爲制置使，又命築嘉興縣城。

三月，唐加鏐檢校司空，又授鏐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檢校尚書，賜緋魚袋。

秋九月，鏐遣從弟錄率兵討徐約於蘇州。約盡驅州人守城，文其面，曰「願戰南都」。從事軍事衙推陳佐車謂人曰：「南都者，國都之稱，杭州其終建國乎？」

龍紀元年春三月，我師破徐約，約敗走入海，中箭死。鏐命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事。

夏四月丁丑，築安衆營於臨安。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爲叛兵所辱，病卒，鏐以其弟右驍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部，仍命成及代之，及盡誅其叛兵。

秋七月，唐授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本州防禦使。

冬十月，唐除給事中杜儒休《唐書》作孺休。爲蘇州刺史，以沈粲爲制置指揮使。

十一月，宣州楊行密遣將田頵、李友一作宥。等陷常州，執我杜稜而去。

十二月，淮南孫儒遣其下劉建鋒一作封。陷潤州，成及奔歸。

大順元年秋七月，李友《備史》作宥，今從《通鑑》。陷蘇州，制置使沈粲害孺休。始刺史杜儒休及兄延休一作述休。而奔杭州。《新唐書》云：鏐密遣粲害孺休。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鏐以其失備，將誅之，粲遂奔孫儒。

八月，唐加鏐吴興郡開國男。

閏九月，鏐命築新城，環包氏山洎秦望山而迴，凡五十餘里，皆穿林駕險而版築焉。鏐常親勞役徒，因自運一甓，役徒無不畢力。

冬十二月，唐遣使高品賜官誥，加鏐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是歲，孫儒與楊行密爭常、蘇間，戰鬬不休。

二年春正月，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圖我，鏐出舟師禦之，儒遂絶南顧。

秋七月，城東安鎮。羅隱《東安鎮新築羅城記》曰：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即以龐勛觚觸於前，王仙芝蹺踏於後，尋乃黄巢大掠於京城，所以齊寇攘臂一呼，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耳聞口吠，其或一壘之不謹，一版之不嚴，則剚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户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以抗之，況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翼倚者乎？杭之别郡，舊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太師杜公，尋以擒逆賊薛朗於京口，破丁從實於毘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屬其兵於子弟焉。撫於内者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威。洎太師解印而歸，淮叛淝偷，連壓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於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帥有令，衆克從之。二之日，度其資費，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晝惟稟。三之日，命其將李可球、胡儁等曰：「汝常從役於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俾汝工；曰温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侔以進。曰鄧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卒，以介於俾之左右；曰勛，汝司吾儲稟，謹吾出入城者，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於明年夏四月庚寅，蠕東蠢西，離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弛擔，時不妨農。夏五月，太師犒羣帥於城下，若杵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淮南節度楊氏行密以稱盜豕突猘衝，擾我疆境，而東安尤爲其所忌。行密滅安仁義之精鋭，分田頵、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進。翊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於城下者，其數盈千，濠塞塹堙，自是羣寇不復有圖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於時紫溪、寡堡、火口、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吴降下已、汝南袁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也，抑江山禀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常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九鼎鑾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鏐金勒石見徵，不敢堅遜。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遂逼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於我，鏐出糗糧甲兵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鏐遣師復平姑蘇。

景福元年春二月，鏐命從弟銖爲蘇州招緝使。

夏四月，唐陞杭州爲武勝軍，授鏐本軍防禦使。

六月，鏐出師會宣州兵，敗孫儒於宣城，行密遂斬儒，傳首京師，隨以沈粲歸我，戮於市。是時唐陞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又越州有裴氏書樓，昌悉取其書以貢，授諸道採訪圖籍使。

二年夏閏五月，唐授鏐本軍團練使、蘇杭等處觀察處置使，進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户。

秋七月丁巳，鏐率十三都兵八都外有紫溪、保城、龍通、三泉、三鎮，是爲十三都。洎役徒二十餘萬衆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武肅王《杭州羅城記》曰：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内；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邱，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内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奬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於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轂閩粤之舟檝；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策。由是復興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於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

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己者，吾無媿歟！城門凡十，曰朝天門，《西湖志》曰：朝天門，樓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西閱門對闢，名曰武臺，平敞可容兵士百許。臺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鐘鼓以司漏刻。曰龍山門，曰竹車門，曰新門，曰南土門，曰北土門，曰鹽橋門，曰西關門，亦名涵水門，曰北關門，曰寶德門。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寶劍營、青字營、福州營、馬家營、大路營。按白壁營在今城南上隅，寶劍營在今鍾公橋北，青字營在今鹽橋東，福州營在今梅家橋東，馬家營在今修文坊內，大路營在今褚家塘。

九月，唐授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二月，鏐命成及權蘇州刺史。

三月，唐詔鏐自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進充本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發運等使。

夏五月，唐遣中使劉延鉅特授鏐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唐遣中使賈居蟾賜鏐私門立戟。《錢氏家乘》云：詔加鏐父寬朝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賜第茅山，子姓一十六枝並立門戟。

二年春二月，進封鏐開國公，食邑一千户。

是月，威勝軍節度使董昌反。昌數愚，不能決事，臨民訟命，以骰子擲之，勝者爲直。既而恣爲誅戮，越州白樓門外故行刑之地，守者恒聞鬼哭不絶。凡軍中制度，多所改易。隸中軍者衣黄，隸外軍者衣白，背印「威儀」二字。其器玩無大小，盡號以「元」字。軍中文臂者亦如之。識者以爲元者錢文也，終當歸錢氏。昌建生祠，諸郡置土馬，有誑言馬嘶發汗者，畢受賞。又王守貞者，俗謂之王百藝，性極機巧，命彫刻將吏木偶，悉用長釘釘其足，曰「更二三百年免有顛踣」。至是盈滿愈甚，遂圖僭亂。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有老人獻僞謡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贈老人百縑。復有道士朱思遠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大約言天命在董氏也。於是俗吏致龜魚符瑞者，日不下百數。昌乃集無賴子，斷腕截耳，號曰「感恩都」，以備腹心。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謡言有羅平鳥，四目三足，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示昌，昌大悦，而僚佐都虞候李暢之，掾吏吴瑶、秦昌裕輩復從臾昌，言王常求爲越王，曷若爲越帝。

昌遂自稱皇帝，國號大越羅平，《舊唐書》云昌僭號稱平羅國，似誤。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册之樓。羅隱《吴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啓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册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據此則昌之年號，《稽神録》以爲天册，《舊唐書》以爲大聖，皆非也。命羣下稱己曰聖人。《會稽録》載乾寧二年二月二日，昌僭衮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内，稱僞號，令官屬將校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云。詞畢，復欲舞蹈，昌連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土人所製天冠稍重，故有是言。繡中軍外軍之衣曰「歸我」。僭立時，凡年月日時皆用卯，蓋按古讖書「江東岸上重日生」，昌既以名應之，復取卯以符日出義也。一云：昌曰：「讖言兔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又《稽神録》云：是時州寢有光，長十餘丈，鬼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黄龍殿以自神。

副使黄碣切戒昌曰：「今王室雖衰，天人未厭。大王興於畎畝，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何忽爲滅族之計？」昌使人斬碣，持其首至，詬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求死邪！」投之圊中。會稽令吴鏐言：「大王不爲真諸侯，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山陰令張遜亦言：「大王建節浙東二十年，何效李錡、劉闢之所爲。」昌皆殺之。以婺州刺史蔣環爲宰相，遂移書於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以鏐爲兩浙都指揮使。

鏐得書，召賓客議曰：「董氏，昔吾鄉黨也，今吾鄰藩也。其豐功茂績，崇名厚禄，又吾所以贊成也。今採聽妖妄，甘心叛亂，吾受朝廷將相，當徵兵以討之。」先貽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昌不聽。鏐以反狀聞，仍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遣幕客沈滂諭之曰：「大王奄有數州，非不貴矣，非不富矣。一旦顛倒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禍不旋踵。今率諸兵至城下，俟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林黄頭，濟江而襲大王之城，非惟大王有累卵之危，實鄉黨生靈偕歸鼎鑊矣。」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前，自將待罪。鏐遂誅應智等而還，復表其事。時越州都指揮使馬綽、指揮使駱團出降，俄而唐帝詔鏐討昌，又敕遣中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仍削奪昌官爵。

夏四月辛卯，蘇州雨雪。乙巳，鏐父寬卒。《錢氏家乘》云：寬字宏道，乙卯四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一。唐遣祭，贈寬尚書左僕射。

六月，唐授鏐檢校太傅、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初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渾、中使許計賚璧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使回，望氣者言必不能止，至是遂驗。又郭璞撰《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爲按，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亦驗。

是月，王起師討董昌。

秋七月，唐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八月，董昌復拒我師，求援於淮南弘農王楊行密。

九月，弘農王行密遣將臺濛等困圍蘇州以應昌。

冬十月，弘農王行密又遣安仁義、田頵等攻我鎮戍。昌遣裨將陳郁、鍾福屯香嚴寺，又遣李蕙、崔温屯於石候。王命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馬步軍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蕙、温等。未幾，昌復搆湖州刺史李師悦，又遣徐淑困我嘉興。王命内衙都虞候方密襲之，不克，更命顧全武率所部禦之，因破烏墩、光福二砦。會大江沙路平漲，賊得布游兵往來。王謂全武等：「賊若有我江壖，襟帶甌越，則不可當也。汝善禦之。」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嗣。時顧全武遣偏將孟寶、蔣燔率兵屯於西陵。是月，唐敕王依前起復檢校太傅、兼侍中，加食邑一千户。

是歲，王奏封胥江伍子胥爲惠應侯；先是作羅城時，江濤勢激，板築不能就，王禱之，沙漲一十五里，故有是命。

乾寧三年春正月，安仁義從湖州將渡江以應董昌，王遣顧全武及武勇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以禦之，仁義竟不敢渡。

是月，昌遣徐珣、李元賓等據肅清、四朴、九鄉之地，王命顧全武、王球擊之，徐珣等來降。昌又遣將湯舊《通鑑》作湯臼，今從《吳越備史》。領兵守石城，石城山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袁邵領兵守永寧。時昌鎮遏使朱威與賀蘭風、招討使孫仲殷等並投款於王，威等由海道而至。

二月，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與湯舊遇，遂破石城，舊等走還。

三月，我師復攻餘姚，袁邵因大戰，賊黨逃溺者相半。時明州刺史黄晟遣指揮使梁從晊率兵來應我師，邵堅壁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顧全武遣武勇都指揮使沈夏、陳璋、高週、許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興。時諸將皆欲緩進，惟全武請倍道兼行，王從之。一

日，師次嘉興，嘉興圍逼已久，遽見我旗號，皆大悅。是日，遂内外夾擊，擒賊李宗禮、偏將顧金等二十餘人，乘勝大破賊寨十有八所，又擒賊將魏約、張宣、楊燔、閻建等士卒三千餘人，嘉興平。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頵於驛亭埭，適電火焚頵營，震折威鎗，頵由吴興而遁。於時大水，我師逐之，斬馘沉溺者幾數十里。

六月己酉，王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越州，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命顧全武率師復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八月，我師屯崑山。唐敕王起復，加食邑一千户，又遣中使焦楚鍠賫鐵券至，券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實封一百户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勛，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跡，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粤粤應作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鼎彝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辭，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王謝表曰：「臣鏐言，伏承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券，形此綸言。録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愛從簉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初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不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是月，唐封胥江惠應侯爲吴安王。先是，安仁義將沿江入寇，一夕驚濤，沙路盡毀。王感其神異，請而封之。

九月，湖州刺史李繼徽以州附淮南，牙將沈攸拒之，繼徽遂出奔。乙未，王親巡湖州，收繼徽家屬而還，湖州平。王命海昌鎮將高彦爲湖州制置使。

冬十月，淮南以臺濛守蘇州。

十一月己卯，台州刺史杜雄卒。

乾寧五年春正月，命師救蘇州，生擒淮南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殺其將梁琮、張顒等。淮南將李簡復率兵五千餘人屯無錫，我師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

是月，王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爲台州制置使。

二月，唐帝敕移鎮海軍於杭州，從王請也；又授都押衙董昆等恩命有差。

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拔崑山而戍之。

秋七月，唐授王檢校太師，賜號定亂安國功臣。

八月，唐改元光化。

九月，顧全武攻蘇州，臺濛、李德誠等棄城走，遂復取蘇州。追敗周本於望亭，進拔崑山，降其將秦裴。

是月，婺州刺史王壇遣將攻東陽，王以息民故，命使諭之。

冬閏十月，王以嘉興都將曹圭權蘇州制置使，尋命爲本州刺史。

是月，王壇抗命，王遣師伐之。唐敕王兼兩浙安撫使，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貳於我，請降於淮南，王遣顧全武等討之。

十二月，淮南以成及易魏約，許之。先是，陸郢之叛，及爲淮南所鹵，至是歸。

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師大敗陳岌於龍丘。

二月，唐遣高臨、周道安，改王本縣石鏡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勳貴里，所居安衆營爲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稜以下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偽功臣。

三月，王壇求救於淮南。

夏四月，唐敕升杭州爲大都督府。是月，淮南田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來應東陽，王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及蘭谿、義烏等縣。

五月庚戌，儒敗我兵於龍丘，偏將王球被鹵，未幾釋歸。

秋七月，淮使自衢州還者，爲我師所殺，仍獲陳岌送楊氏地圖州印以歸。

是歲，奏封蕭山縣神孔大夫爲惠人侯。隋大業中，有孔大夫者爲陳仁杲裨將，討東陽賊裘世幹，降之，立廟黃山。至是王上其事，封以侯爵。

光化三年春正月，淮南將康儒、徐從皐等攻睦州，王命從弟錄拒之。

夏五月，唐遣中使王金峯賫詔封王爲南康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王表陳讓。

秋七月，重修大滌山天柱觀。武肅王《天柱觀記》曰：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内，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内，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内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真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吴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滙於穹昊，聳絶壑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叠，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宫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所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爲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觀莊所，以結香燈。於是臺殿似匪人工，廊檻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靄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吴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瑶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刻石，流芳，昭析具存，不俟詳録。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繆此際蒙聖朝叠安藩閫，綰閫閾之封畧，統勾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宫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皆爲尊殿添培乳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内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綵節霓幢，不絶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聞邱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瑶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敕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繆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内，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户。兼爲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大師闔邱君靈芝稟異，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靈霓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爲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録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敕錢繆，省所奏進重修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迹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毁，況兹幽邃，豈假修營。卿考輯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愨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祐昌期。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宫，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非乘虚躡景，出有詶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即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之時，見一境希幽之趣。今也仙宫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常鳴，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烝黎。繆今統吴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真護持之力，元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八月，唐授王行軍司馬杜稜檢校太子太保。庚申，龍鬬於浙江，因過郭郭，壞廬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數里方墜，有至死者。

是月，我師敗淮南兵於軒渚，遂絶其糧，康儒等由清溪而遁。

九月，王壇奔宣州。辛卯，王親巡婺州，命浙西營田副使沈夏權婺州刺史。壬辰，東陽鎮將王永伏誅。永，東陽人也。在鎮治城壁，置鼓角，粧樓舞榭，甍棟相接。又采妖妄，立十瑞亭，將規本郡。及王壇攻之，王以前年婺民爲安仁義所撓，遣使諭壇罷兵，將追永歸於府城，而壇不從命，故伐之。事平，責永以不敬，斬之以謝百姓。甲

午，王巡衢州，陳岌降，王以岌爲浙東安撫副使，命顧全武權知衢州事。

是月，龍鬬浙江水中。

冬十月，唐遣中使取王形圖凌煙閣，王寫容以進。

十一月，劉季述等幽唐帝於問安宮，立德王裕爲帝，遣使進王爲東安王，王不受命。

是月己酉，葬皇考於臨安縣錢鎮北鄉清風里。

是歲，王建鎮海軍使院。羅隱記曰：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東戡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物以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廊開閈閎，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貔虎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爲賓從晏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劃嚴城，地聳勢峻，面約背敵。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苒苒，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軍旅之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屬已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或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礱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光化四年春正月，唐帝反正，敕遣供奉官吐突令鐸來宣諭，仍賜國信。

二月，王親巡衣錦營，大會故老賓客，山林樹木，皆覆以錦幄，號其幼所常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命指揮使陳璋爲衢州制置使。

夏四月丁丑，唐大赦，改元天復。是日，王親巡東府。

五月，唐授王守侍中，進彭城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仍陞王所居衣錦營爲衣錦城，封石鏡山爲衣錦山，大官山爲功臣山。

秋八月，唐遣使授王子傳瓘禮部尚書，遥領邵州刺史。

九月，王以衢州制置使陳璋爲本州刺史。壬子，王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

冬十月，淮南將李神福等入寇，王命顧全武、方密率師禦之；全武等遇伏兵於青山，被執。神福進攻臨安，秦昶率衆降之。

十一月，唐帝狩於鳳翔，王聞之悲泣，遣使奔問。帝嘉之，賜王御服夾襖子一副，仍降御札於衣襟焉。

十二月，王與李神福和，神福受犒賂而還。

是月，龍鬬浙江水中。

天復二年春正月，閩遣使來致祭。祭文曰：維天復二年歲次壬戌，敬祭於故秦國太夫人之靈。夫生帝王，則若文母方鍾至聖；生人臣，則若陶母方降大賢。信夫韜昴宿之耀於胸襟，掬嵩山之氣爲懷抱，豈容易哉！伏惟明靈，天資婦道，神授母儀，金石不足喻其貞明，芝蘭不足表其芳馥。訓逾孟織，智邁謝圃。顏氏子則提育聖人，曹大家則師資諸女。既作閨門之上瑞，乃生英傑於皇家。立曠代之鴻勛，擁兩藩之龍節。食則萬錢調膳，禄則三世及親。見綵衣則衣錦之姿，見冰鯉則和羹之味。騰輝女史，興詠國風。推於古今，實無倫比。乃由懿德，致此大榮。嗚呼！靈藥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永壽，忽驚風燭以斯零。竟成舉世之悲傷，空切至誠之號慕。審知幸攀令嗣，獲忝親鄰，論交既契於金蘭，抹泣乃同於親屬。輒陳薄奠，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稀歆鑒。

三月，癸丑至乙卯，三日，浙右大雪盈丈，《文獻通考》作天復二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雪氣如煙而味苦。

夏四月，淮人以顧全武、方密歸我，王亦以秦裴報之。

是月，唐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五月望日，唐封王爲越王，制曰：「惟天作元后，所以保兹黎元；惟王親諸侯，所以建我藩屏。蓋一人不能以獨任，故列辟布於四方。自昔權輿，匪今作俑。檢校太師、守尚書侍中、兼中書令、上柱國、彭城郡王錢鏐，浙江孕靈，天目鍾秀，武足以安民定亂，文足以佐理經邦。屬天步之維艱，投筆而起；憤皇靈之弗振，枕戈不忘。人方效忠，天未厭亂。漢宏託金刀之讖，董昌借越鳥之妖。爾獨憂僭僞之爭强，共行天討；雪朝廷之深憤，自造地維。屢挫淮封，式遏廣寇。俾兩浙郡邑，永享衽席之樂。爾四國有西歸之望，予一人無東顧之憂也。昔平王東遷，庸依晉鄭；典午南渡，允賴并涼。卿之封地，朕在不蔽，援番君之故事，環勾踐之舊疆。建爾真王，尹兹東夏。於戲！節制兩藩，車徒萬乘，有予奪死生之權，驕心易滿；有人民社稷之奉，侈心易生。不存忠義之心，曷保功名之盛。《書》曰『惟命不於常』，又曰『常厥德，保厥位』。欽哉欽哉，勿替朕命。可進封越王，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餘如故。」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代之。中和元年，永嘉朱褒寇温州。二年，浙東觀察使劉漢宏招之，因奏褒爲温州刺史。大順元年，褒兄誕爲温州刺史。天復元年，褒再任刺史。二年，

喪卒，兄敖自爲温州刺史。兄弟互據，凡二十二年。見《温州府志》。

秋七月，王親巡衣錦城治溝洫。

八月丙戌，將還府城，親饗將校。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謀爲不利，辭以疾，王惡之，命綰先還。次日，王發自衣錦城，綰還作亂，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迎綰同叛，將及内城，王子傳瑛一作元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牙將陳爲等發懸門以禦之。王次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時牙將潘長與綰遇，斬首二百餘級，綰退營於龍興寺。王微服至德勝門，牙將周肅遣鍾審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内城東北，逾城而入，人莫有知者。北門直更卒憑鼓而寐，王親斬之；隨命都監使吴璋、三城都指揮使馬綽守北門，内城都指揮使王榮、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守南門，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全武上言：「東府不足慮，綰勢急必召田頵，王當以難告楊公。」杜建徽亦言：「楊氏常由王脱孫儒之難，彼丈夫者，豈不能報王！」王遂命全武攜子傳璙求昏於吴。是時湖州刺史高彦遣其子渭借指揮使屠瓌智入援，綰伏兵甕隱山，渭等被害。王命渭所部營城南。

九月，徐綰召田頵攻杭州，頵引兵赴綰，遣客吏何饒謂王曰：「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府，虚府署以相待。」王復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爲逆乎？」既而頵至，泊於北門，以旗鼓自蔽。王登城，注弩中其執旗者。頵見王城中大鼓噪，懼，退還營，遷逼於西北隅。頵伺夜梯檀畢集，城中矢石如雨，賊墜溝洫者不可勝計，遂拔營而退。

十一月，頵復具舟楫，將渡江，絶西陵，王命副指揮使盛造、朱郁大破之。吴王亦使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既而頵遂率徐綰、許再思歸宣州，王致犒師錢一百億以送之。《通鑑》云頵徵犒軍錢二十萬緡，今從《吴越備史》。頵慮爲我師所逐，請質王子傳瓘而去。

十二月，浙右又大雪，江海冰。一作三年十二月。

是月，温州裨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章遂據郡。

是歲，有白烏棲於安固縣之集雲山，事聞於朝，詔改安固爲瑞安縣。

天復三年夏四月，温州丁章爲木工李彦所殺，裨將張惠據温州。是月，城婺州。

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舉兵攻蘭溪，王遣指揮使方永珍等率師討之。

九月，田頵、安仁義叛淮南，吴王行密乞師於我。王命方永珍率師屯潤州，從弟鎰率師屯宣州，以應淮南；又命指揮使楊習代永珍於睦州。

冬十一月，田頵敗死，頵母奉王子傳瓘來歸。是時王建亭於虚白堂之基，曰八會亭，以平吴定越、講武計議，凡八會於此也。未幾更名都會堂，又建閣於設廳之後，名曰蓬萊。按直儀門曰設廳。

天復四年春正月，唐帝發長安。

三月，唐遣衛尉卿許渾來宣論，仍賜國信。

是月，王子傳璙與其婦楊氏并顧全武至自淮南。

夏四月，唐帝至洛陽，大赦，改元天祐。王求封吴越王，唐帝不許，梁王全忠爲言於執政，乃遣給事中鄭祁、一作祈。刑部員外郎楊承休一作永休，又作永承。今從歐陽修《文集》。進封王爲吴王，敕曰：「朕嗣登大寶，統理萬方，有推誠待人之心，少撥亂反正之畧。京畿叛亂，宗廟震驚，采周公宅洛之謀，定商王遷殷之業。當兹更始，式表殊勳。檢校太師、守兼中書令、上柱國、越王錢鏐，一代偉人，三朝元老。定衰救亂，素存忠義之心；濟世經邦，夙擅英雄之志。鄉兵一起，義聲四馳；黄鉞初麾，江表大定。包茅時登乎天府，版籍歲貢於有司。日月塵昏，牛女尋常拱北。淮河鼎沸，浙江日夜朝東。用徙於越之封，大畀勾踐之境。爾其糾率侯服，翼戴中朝，選將練兵，務農積粟，進可參桓文之烈，退可守吴越之區，寧俾古人，專美前史。於戲！夫差適頗沛之際，罔替尊周；仲謀方爭攘之時，猶知有漢。況爾名德，殿此大邦，必能宏濟艱難，一匡天下。予一人，實有賴焉。《詩》不云乎，『幹不庭方，以佐戎辟』。爾尚勉旃。可徙封吴王，加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餘如故。」

秋八月，唐帝崩，太子即位，謚帝曰昭宗，遣使來宣告。王素服舉哀於軍門。

是月，淮人艦送徐綰歸我，王命剖心以祭高渭。

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西大雪。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癸酉，大雪平地丈餘。

十二月，衢州制置史陳璋殺羅城使葉讓，叛降於淮南。

天祐二年春正月，唐授王子傳瓘官爵。

是月，我兵圍陳詢於睦州，吴王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同閻鉊等來據新安，王命從弟鎰與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我師不利，鎰及球等被執。

夏四月，陳璋會睦州兵及淮南將陶雅等同攻東陽，王命弟鏢率師討之。

秋八月，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温州，張惠奔福州。王命方永珍濟師於東陽，會師討賊。

九月，陳璋、陶雅陷東陽，執我刺史沈夏。吴王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復分兵與淮南將許野鶴等犯我暨陽，王命楊習逐之，璋兵大敗，習遂攻東陽。

冬十月，有獸入吴興，一角而麟趾。

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於府門之西，樹碑紀功，仍列賓寮將校，賜功臣名氏於碑陰，凡五百人。

十二月，睦州刺史陳詢奔淮南，陶雅入據睦州。中和四年，陳晟據睦州，至詢而敗。

天祐三年春正月丙寅，唐帝命所司擇日備禮册王。《舊唐書》云：制：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令、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吴王、食邑九千户、實封五百户錢鏐，總領兩鎮，制撫三吴，道途阻艱，未行册命。宜令所司擇日備禮。是月，淮南將陶雅引兵歸歙州，我兵復取睦州。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來奔，王以爲鎮東節度副使，更其名曰景仁。

二月辛卯，王如睦州，陳璋自婺州退保衢州，方永珍、楊習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三月，命浙西營田副使馬綽權睦州刺史。

秋八月，陳璋導淮南將周本、吕師造等入衢州，爲我師所逐，遂奔淮南。

九月，周本等率其黨歸信州，王命方永珍爲衢州制置使。

是月，唐遣使臣王鉅、《吴越備史》作右散騎常侍王矩。裴筠《備史》作司勳郎中裴矩均。授王吴王竹册。册文曰：皇帝若曰：惟后法天以降命，式協無私；惟臣體國以垂功，乃興厥后。周裂宗盟之土，漢分子弟之邦，非劉式論於諸侯，同姓亦譏於太史。疇庸懋賞，是曰能君。顧兹眇躬，實屬多難，允賴元勳，廓清寰宇。憫予怠荒，保我不嗣，舉同心協力者無虚日，推秘畫宏謀者無間時。俾列疏封，以昭勳績。況江山右地，吴越名區，百雉則前朝舊都，會稽則夏后遺址。宜旌社土，以統藩維。咨爾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上柱國錢鏐，維嵩孕祉。萃東南秀異之氣，鍾文武英畧之資。奮大昂流精，維嵩孕祉。萃東南秀異之氣，鍾文武英畧之資。奮兹不羣，卓爾有立。自總戎二紀，作蕞兩藩，崇名輝於廟堂，茂績策於盟府。處股肱執政之寄，服貂璫清道之榮。行必求人，動無任己。勝殘務理，經遠詢謀。不怙貴以專刑，不矜能而肆志。深厚廓公侯之度，剛明執忠孝之風。威加敵國而愈謙，化被鄰封而垂訓。以百當千之鋭卒，勇且知方；育幼與老之編氓，恭而好禮。負戡難濟時之術，蘊天資神授之機。而設燎探微，築臺請益。詩盈鼓篋，傳癖橫經。比飯均羹，席上盡雕龍之客；投醪散庫，營中皆搏虎之人。勦節貫於雪霜，至誠格於天地。頃者浙人蟻市稱霸，蚊雷振妖，爾則統仗順之師，整爭先之旅，鼙馳勇敢，冰泮渠魁。書於鼎彝，煥若縵素。近則淮人作孽，偷僭無君，拒抗王師，邀截貢賦，竊據州縣，斷絶梯航。先皇上賓之時，不展號弓之慕，羣后咸秩之日，莫申執幣之儀。神人共憤其侵陵，華夏爭誅其干犯。爾則痛主辱以疾首，冀師貞以適志，共粉巨盜之骨，必湛元兇之頴。是用金璽昭德，彤弓報功，示王澤之非濫，表臣勳之益崇。麟符出征，驚冤專祭，真爾修之，克有終也。今遣使臣中大夫、上柱國王鉅，副使朝議郎裴筠，册爾爲吴王。於戲！加王爵之極號，標封建之殊名，往盡乃心，永服徽命。

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嗣。唐命王本道建三代私廟。

閏十一月，王命弟鏢爲婺州制置使。

十二月，王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唐帝詔景仁領寧國軍節度使。《舊唐書》云：天祐三年十二月己卯朔，詔淮南僞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請也。今從《備史》。

是歲，割睦州分水縣南新、寧善、新登、廣陵、銅峴等五鄉隸杭州臨安縣。

天祐四年春三月，唐敕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王遣王子傳璙、傳瓘討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温州。戊午，温州潰，斬佶而還。王以都監使吴璋爲温州制置使，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是月，梁王晃稱皇帝，國號梁，改元開平。遣上金吾衛將軍石彦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

盧佶於温州。

夏四月，佶將水軍拒於青澳。傳瓘曰：「佶精兵盡在此，不可與戰。」乃五月，盧約以處州降，中和元年約據處州，至是而亡。王以爲浙江安撫副使，命指揮使俞浩爲處州制置使。

是月，梁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王爲吴越王，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三百户，仍賜號啓聖匡運同德功臣。客有勸王拒命者，王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王舉兵討梁，王心義之而不從。

六月，梁遣中使來宣諭。

秋七月，梁敕賜王管内刺史，並授官爵，仍賜母妻封邑。

八月辛亥，梁加王兼淮南節度使、揚州大都督，充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

一云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梁封鎮東軍神祠爲崇福侯，從王請也。《吳越備史》云：梁封衣錦軍神祠號崇福侯。今從《五代會要·明集禮》。敕曰：「鎮東軍牆隍神龐玉，前朝名將，劇郡良材。頃因剖竹之辰，實有披榛之績。創修府署，綏輯吏民。豈獨遺愛在人，抑亦垂名終古。況錢鏐位隆三鎮，功顯十臣，能求福而不回，致效靈而必應。願加懿號，以表冥符。宜旌岌業之功，用顯優隆之澤。宜賜號崇福侯。」仍付所司。武肅王《鎮東軍牆隍神廟記》曰：若夫冥陽共理之規，人神相贊之道，傳於史册，今昔同符。切以浙東地號奧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江湖衝要之津。自隋末移築子牆，因遷公署，據卧龍之高阜，雉堞穹崇；對鏡水之清波，風煙爽朗。緬惟深固，宜叶冥扶。故唐右衛將軍總管龐君諱玉，頃握圭符，首臨戎政。披榛建府，吐哺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威肅則秋霜布冷。堵牆愛戴，黔庶謌謠。尋而罷軍興嗟，餘芳不泯，衆情追仰，共立嚴祠。鎮都雉之岡巒，宰軍民之禍福。殿堂隆邃，儀衛精嚴，式修如在之儀，仰託儲靈之廡。往載孽生劉氏，妖起羅平，予躬稟睿謀，恭行天討，數年擐甲，兩復越牆，皆資眇賚之功，以就戡平之業。特爲重增儀像，嚴潔牲牢。邇來四野無塵，重門罷柝，丁卯歲揚旌東渡，巡撫軍民，躬奠椒漿，目瞻靈像。每暢吳風越俗，共欲道泰人安。昔爲兩鎮之疆，今作一家之慶。遂馳牋表，請降崇封，所冀朝恩與漢牧齊標，美稱共泰巒對聳。尋蒙天澤，果賜允俞，頒崇福，立嘉名，昇五等之尊爵，其所奉敕命，具列如左。嗚呼！人惟神祐，神實人依。妥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莫茲中壘。三百年來，雖享非馨，未登列爵。今則值予佐國，連統藩維，啓吳越之雙封，爲東南之盟主。況遇金星應籙，梁德克昌，道既泰於君世，澤遂加於幽顯。獲申奏薦，遽降徽章。今則象軸煥新，龍綸遠至，表勵名於萬代，昭靈感於千秋。固當永荷皇靈，長垂幽贊。衛我藩宣之地，遐清災渗之源。保泰斯民，乂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輝華。今當吳越雙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隲，冥力護持。神既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煥耀。但慮炎涼改易，星歲徂遷，不記修崇，莫原事始。聊刊貞珉，以示後來。時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戊辰□月，啓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錢鏐記。

冬十月，梁授王子傳瓘金紫光禄大夫。

十二月，江西危全諷爲淮南所敗，信州危仔倡乞師於我。

是歲，建千頃院。築温州子城，周三里十五步。《唐會要》載是年太常禮院奏兩浙節度使錢鏐受册訖，舊立門戟一十二枝，合準禮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從之。

卷七八《吳越二·武肅王世家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梁敕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按《舊五代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猶冠以臨安者，縣名與鄉名同時改也。

夏六月，梁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秋八月，梁敕改唐山縣爲吳昌縣，歐陽忞《輿地廣記》作金昌。唐興縣爲天台縣，《順存録》云：開平三年，改唐興爲新興。今從《吳越備史》。又敕升杭、越等州爲大都督府。王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梁主問進奏吏曰：「錢王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梁主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王。是月，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城縣曰長興，樂成縣曰樂清，避梁諱也。

九月，梁授鎮東軍節度副使成及爲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副使餘如故。淮南將周本、吕師造攻蘇州，王命從弟鏢討之。

是月，張仁保襲取常州之東洲，淮南以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率柴再用等將兵來救，仁保敗績於魚蕩，復失東洲。梁封故隋司徒陳仁杲爲福順王。仁杲常以陰兵助王，王崇報之，請封於梁，且令諸州皆立廟。蔡京《京南雙廟記》作福順賢德王，他書又作福順武德王。王改吳山紫極宫爲真聖觀。一云乾符中建真聖觀，王改兩浙老君廟。

是歲，王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

天寶二年夏四月，梁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

是月，淮南兵圍蘇州，守將孫琰拒之甚力，王命弟牙内指揮使鏢，《五代史》云：遣其弟鎬、鏢救之。行軍副使杜建徽，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司馬福等率師救姑蘇，内外夾攻，生擒淮南將何朗、閻邱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周本、吕師造等夜遁，又追敗於皇天蕩。

五月甲寅，王親巡蘇州，遣其將梅世忠、李開山屯兵於許浦之上游，封故唐曹王明爲昭靈侯。明爲唐太宗子。淮人圍姑蘇時，守將禱於其廟，輒自潰去，故加封焉。

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黄晟卒。辛酉，王自蘇州復如東府。辛巳，巡明州，因城望海鎮，一作定海鎮。命子元珦爲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倡爲其下應淮人而叛，遂奔於我，王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

六月壬寅，王發明州。梁遣刑部尚書姚洎、《錢氏家乘》作垍。禮部員外郎羅袞授王吳越王册禮。册文曰：皇帝若曰：遏者有唐告終，王政日紊，婦寺亂常於内，蠻貊犯順於邊。列鎮張膽而相攻，大臣捫心而無措。惟思家族，遑恤朝廷。朕起自兵

戎，歷階節度，憂皇天之不弔，閔黎庶之倒懸，誓衆興師，爲民請命。東征西怨，共徯我后來蘇；簞食壺漿，咸若厥角墜地。竟以數州之力，大剪諸國之鋒。歷試諸艱，遂叨九錫，稽舜禹之禪，法隋唐之敕。天步多艱，人情習亂。因商民之思紂，嚚桀犬以吠堯。職具不共，何所不至。咨爾上柱國、吳越王錢鏐，山川毓秀，二五儲精，以不世出之才，行大有爲之主。納交伯府，翼戴中朝。靖淮甸之邪氛，不得紊我王氣；斬羅平之妖鳥，不得鳴我王郊。迨乎受禪之初，首遣宣諭之使，頗知天命，不效狂謀。匪兼二國之封，曷奬尊王之義。今遣使金紫光禄大夫、尚書、上柱國姚坦，使副尚書禮部主客員外羅兗，持節備禮，胙土分茅，册爾爲吳越國王。嗚呼！車徒萬乘，何戎狄之不可膺；節制三方，何强梁之不可伏。矧百粤夏后駐蹕之地，三吳泰伯肇封之疆，勾踐用之以親周，夫差因之而覇晉。方賴率三軍而梃荆楚，糾列國以平淮戎，允爲東海屏藩，永保中原重鎮。毋姑息以敗事，毋誇大以墮功。欽哉其聽朕命。

戊申，王至自東府。是役也，王行次餘姚丈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王舟，鎮遏使翁元軻拽舟而進，二龍自舷升焉。

秋閏八月，梁授王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户，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扆開階，未常以真太尉之官輕於擬議，大司□之職易於簡求。蓋由其爵尊，其任重，不有英佐，孰當異恩。啓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充淮南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户、實封一千户錢鏐，海岳騰英，星雲誕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武兼備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詩説禮，樹百行於藩籬；去暴除奸，敵萬人於帷幄。弼予興運，明乃嘉謨。頃屬淮彝不賓，王化自爾，益封吳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於隻輪，覆溺連收其巨艦。復聞奸宄，屢擾巡封，謂天蓋高，若水可恃，爾又横戈憤悱，獨力支吾，妙運神機，大殲戎醜。玄雲陣起，雄風驅下瀨之師；白露圍開，渗氣散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土疆。薛公之三刺咸明，漢主之一奇斯在。況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於締搆；惟忠惟孝，四方咸則於儀刑。苟非劇恩，何以加賞。是用鏤於彝鼎，册以輅車，擬吕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貴重。仍加真食，復寵兼官，式是奬酬，且旌忠烈。於戲！進以正，大《易》所以經邦；慎厥終，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寵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可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户，餘並如故。」《錢氏家乘》載此制爲昭宗天復元年所賜。

是月，梁敕置蘇州吳江縣、明州静安縣，一作望海縣，又改定海縣。從王請也。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貳於我，遣其黨焚義和、臨平等鎮，王命弟鏢帥師討之。

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以蔣渙爲温州刺史。繼渙者爲季廣琛。

是歲，術者言安吉縣東有王氣，王命鑿其地，忽四鴿飛出，化爲四龍，賜名曰四龍湖。命建雙仁祠，祀唐顔真卿，以從父兄杲卿並饗。王幸海鹽金粟寺，命寺僧設衆施茶。

天寶三年春二月，湖州刺史高澧導吳將李簡、陳璋等入其境，都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納；王遣子傳璙濟師禦之，吳人挾澧而遁。

三月癸巳，王巡湖州，命弟鏢爲刺史。癸卯，至自湖州。

五月，奏改西府富陽縣爲富春縣，東府暨陽縣爲諸暨縣，處州松陽縣爲長松縣，婺州浦陽縣爲浦江縣，惡楊氏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朱梁時，楊氏據江淮，於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寇未平，恥聞逆姓，請改松陽爲長松。」按，改縣皆天寶元年事。又割湖州武康縣隸杭州。

秋七月，王表監軍宦者周廷誥已下二十五人於梁，言其非劉、韓之黨，乞原之。《通鑑》：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於此，非劉、韓之黨」。上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今從《吳越備史》，延誥作廷誥。

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混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洶湧，板築不時就，王於叠雪樓架强弩五百以射潮，射潮軍，即水犀軍也。既而濤頭趨西陵，潮爲頓斂，遂定其基，以鐵絚貫幢榦，用石楗之，而塘成。《昭勳録》云：王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乃採山陽之竹，法矢人造爲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朱，鍊剛火之鐵爲鏃，命强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隻，每潮一至，射以一隻，射及五隻，潮乃退，東趨西陵，餘箭埋於候潮通江門濱，鎮以鐵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以大竹破之爲籠，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横爲塘，依匠人爲防之制，又以木立於水際，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漸漬，岸益固也。《一統志》云：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常立鐵幢，因名鐵幢浦。《臨安志》云：初立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鐵輪護其址，而以鐵絚貫幢榦，且引絚維於塘上下之石楗，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此説爲近之。《贊寧傳》載畧云：先是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横截波濤，中呼爲羅刹石。我國八月既望，迎潮設祭，必動樂鼓舞其上，尋命

呼鎮江石。開平辛未，漸平沙漲，遂作木闌圍頂，今祭江亭是也。《武林梵志》曰：武肅王築塘時，致禱於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函鑰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云。建候潮、通江等城門，又置龍山、浙江兩閘以遏江潮入河。

冬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有鄰媼年九十餘攜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寧馨富貴。」王下車拜之。王置酒高會父老，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王執爵上壽，製《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輝。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樂且熙。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馴馬歸。」時父老不能解，王復高會以罪伏誅，命湖州都將盛師友權婺州刺史。

是歲，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築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按，隋開皇九年建杭州府，治於鳳凰山柳浦西，唐因之，吳越國治即在此，後宋高宗以爲行宮。錢塘富庶由是盛於東南。有何人夜署府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財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易其句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財罷又冬衣。」士卒嗟怨者遽息。

是年，梁追封王曾祖宣州旌德縣令、吏部尚書、左僕射沛爲洪勝王，《錢氏家乘》云：沛字子霈，父碩亶於朱梁時贈尚書、檢校司空，娶陳氏，子三，曰湛、曰滉、曰沛。沛年七十八卒。唐以武肅功贈禮部郎中，加諫議大夫、梁追贈尚書左僕射，謚宏聖王。今從《吳越備史》。曾祖妣童氏爲齊國太夫人，《錢氏家乘》云：沛娶東苑童氏，贈趙國太夫人，建廟武林，子三，曰宇、曰宙。祖太尉宙爲建初王，《錢氏家乘》云：宇字遵古，喜讀揚子《太玄》，卜築於鏡山，寢疾時武肅已鵲起，侍醫藥不脫帶，竟終於錦軍城，唐贈太府卿，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追謚建初王，子一曰寬。祖妣楚國太夫人水丘氏爲晉國九華太夫人，考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太府少卿、禮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寬爲英顯王，《錢氏家乘》作開平四年追贈太師，謚英顯王。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爲趙國太元太夫人，《錢氏家乘》作乾化四年追贈太元太夫人。敕建三世祖廟於安國衣錦軍。

天寶四年春正月丙戌，日有食之。

夏四月，梁制，命王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一百户。又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於衣錦軍，仍敕翰林學士李琪爲碑文，從僚吏將校請也。

五月朔，梁改元乾化。是月，築松江南北二城，鎖柵畢備。

秋七月，梁敕命淮南、兩浙幕府將吏五百人，並賜贊政安國功臣。

冬十月辛亥朔，湖州刺史王弟鏢酖酒擅殺防戍指揮使潘良、一作長。推官鍾安德，遂奔吳。

是歲，仁王廢院掘地得大錢，王以爲瑞應，命建大錢寺，於其地設寶幢二。又捨安國縣宅基爲寺，請額於梁，曰「光孝明因」。

天寶五年夏六月，梁主遇弒，郢王友珪僭位。

秋七月，友珪遣刑部尚書李皎册尊王尚父。

八月己丑，城西陵。是時改蘇州虎丘曰湏賢，避王名也。國人謂「石榴」爲「金櫻」，「留住」爲「駐下」，改「劉氏」曰「金氏」，「留氏」曰「田氏」。

天寶六年春正月，梁友珪改元鳳曆，肆赦。

二月，梁均王友貞舉兵誅友珪，遂即位於汴京，更名瑱，復稱乾化，敕遣供奉官楊彦賓來宣諭。

三月，梁授王尚父，册禮。是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軍，王命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使救之，又命子睦州刺史傳璙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攻東洲以分其勢。

夏四月，傳瓘伐木以斷吳兵，遂擊之，生擒李濤等八千餘人，傳璙獲敵將李師愈、姚延環等三千餘人而還。是月，梁增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二百户。

五月，吳宣州刺史花虔會廣德鎮遏使潟信，將復寇衣錦軍，王子傳瓘將兵討之。

六月，師克廣德縣，獲虔、信及吏卒七千餘人以歸。辛卯，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

秋九月，王遣子傳瓘、傳璙、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吳將徐温帥兵赴之，與別將陳祐夾擊我軍，傳瓘等大敗。

冬十月，梁加王子傳瓘開國爵邑。乙酉，大同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子傳瑛卒，王命子傳璙權蘇州刺史，加封安國縣神濟安侯爲永定王。先是，乾寧二年，王奏乞追封臨安晉虞府君爲濟安侯。是時，築城屯戍於德清之憾山，號曰奉國城。又遣兵戍烏程之東九十里，曰「烏戍」。即烏鎮墩，見鄭嶠《吳興鏡見録》。

天寶七年夏六月，梁授王子傳瓘開國侯，食邑

七月，清海軍節度使劉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奉禮幣請兄事於王，王納之。

是歲，改温州橫陽縣曰平陽，表封錢塘龍君爲廣潤龍王。累封靈濕博濟侯。

天寶八年春正月，梁授王子傳瓘以下官爵有差。甲午，王親巡衣錦軍。二月，梁遣給事中韋彖、金部郎中李發選王子傳珍爲駙馬都尉。閏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錦軍。

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吴越備史》云：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氏《舊五代史》。是時，置都水營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爲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瀕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即鑑湖。立法甚備。元知水人潘應武云：錢王時，於太湖旁置「撩淺軍」四部。曾鞏《開鑑湖説》云：南湖，歷錢王鏐父子，立法甚詳。

天寶九年春正月，梁授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爲涇源節度使。

夏五月，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於梁。時以淮南道梗故。

秋七月，梁加王諸道兵馬元帥。梁臣多言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假以名器。翰林學士竇夢徵至執麻而泣，坐貶蓬萊尉。

冬十二月，建浮圖於城南。

是歲，王命子牙内先鋒都指揮使傳珝逆婦於閩，自是與閩通好。錢塘縣節度討擊副使方鉌，造石幢於福慶菴。鉌同衆共造石幢一具，鐫《大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於上，其文畧曰：「布金設像，寶刹交輝，土淨衆生，宛如佛國。」是時，婺州道士周某獻赤松澗仙米於王，王密遣張思敏按所産之地賜以紫衣金帛。米故仙種，止五十區，穗重香濃，鼠則野狐爲之驅，鳥則蒼鷹爲之逐。

天寶十年春三月，梁敕授王子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大保、守湖州刺史、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傳璙，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副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大彭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東面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守温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户傳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親從都指揮、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賓州刺史傳瓘，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上右廳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前明州刺史元球，贊正安國功臣、衣錦軍防遏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義州刺史傳琇，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牙内先鋒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峯州刺史傳珝，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上押衙、充安國衣錦軍親從副指揮使、兼兩直都虞候、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巒州刺史傳琰，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上直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傳瓘等，各授官秩階爵，及遥郡有差。按《吴越備史》總云十一人，今史載止十人，未敢妄增。

夏四月，梁詔諸道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軍府故事。

是月，復以峯州刺史傳珝守檢校太保，餘如故。

冬十月己亥，梁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説加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先是，梁使至，拜謁甚恭，説獨長揖不拜。

是月，黄龍見於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應宫。一作祚應宫。

是歲，王建崇善王廟於蓬萊閣之西。故卧龍山神祠也。浦江人何千齡四代同居，有司上其事。

天寶十一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開元帥府，置官屬。梁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平章事馬綽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餘如故。

秋七月，吴招討使劉信攻虔州，譚全播乞師於我，王遣子統軍使傳球爲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帥鮑君福等將兵攻信州以救虔州。君福斬吴將李師造。或云：當作吕師造。按鄱陽開福院有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勒吕師造官階，則吕師造不應先死也。李師造疑別是一人，或謁傳年月，未可知也。擒偏將馮敏等《吴越備史》作馮一。一千餘人至城下，刺史周本張虚幕於門内，召僚佐登樓作樂宴飲，我兵疑有伏，遂解圍。

八月，吴以前舒州刺史陳璋將兵侵蘇、湖。是月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時吴師大破楚兵，復遣梁詮擊我兵，傳球引還。梁授涇源節度使杜建徽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吴圍虔州，刺史盧光儔來告，王命徽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滅，貢道遂絶，始由海道出登、萊，入貢京師。是月，後百濟王甄萱遣使進馬，

王報聘授萇中大夫，餘如故。是時，立晉分水令朱徹廟於新登縣，封徹通靈侯。

天寶十二年春三月，梁詔王大舉兵伐吴。王以子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吴。

夏四月，與吴人戰於狼山江，大敗吴兵，斬其百勝軍使彭彦章，生獲士卒千餘人。梁以湖州刺史、大彭開國子、王子傳璟爲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六月，吴人敗我兵於沙山。

秋七月，王遣子傳瓘將兵三萬攻常州，吴徐温來拒我師，命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我後。壬申，戰於無錫，指揮使何逢、吴建死焉，遂班師。王見逢所乘馬，悲不自勝，將士以此心附之。

八月，吴人歸無錫之俘，遣客省使歐陽汀來請通好，王納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二十餘年。吴王及徐温屢遣書勸王建國，王不從。

九月，梁以南海僭號，詔我師伐之。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請以事寢。

冬十一月丁亥，吴越國正德夫人吴氏薨。是時，封安國縣獨山神爲鎮水山王。

天寶十三年春二月，梁授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子傳璟以下並起復雲麾將軍、上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三月，王命元帥府判官皮光業使於吴。

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傳懿爲婺州刺史。

冬十一月，王遣使爲其子傳璟《通鑑》作琇，今從《備史》。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

天寶十四年春三月，吴遣王從弟龍武統軍鎰歸，王以鎰爲鎮海軍節度副使，王亦歸李濤以報之。

夏五月，梁改元龍德。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楚遣掌書記李崑、馬匡送女歸於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子傳瓘。

冬十月，梁授王子傳瓘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自是賜王書詔不名。

是歲，建上方多福院；又建天真院於天真山後，舊名登雲臺，亦名拜郊臺。蓋郊天之所。

天寶十五年春正月，梁授王子傳瓘以下並起復，加爵邑有差。

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帥府於國門之右。

八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

冬□月，王晝寢，夢青衣人捧簿書以前，告曰：「大王明年錢塘官滿。」及寤，頗惡之。

是歲，割錢塘、鹽官各半及富春之長壽、安吉二鄉置錢江縣。後忠懿王納土，改錢江爲仁和。《杭州府志》云：錢江縣治在今武林門内梅家橋南。

天寶十六年春二月，梁遣兵部侍郎崔協、一作曄。刑部員外郎夏侯昭册封王爲吴越國王。丁卯，王始建國。按《武原志》載《朱行先墓誌銘》，題曰義忠國，是吴越建國亦稱爲義忠國矣。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内曰制敕，將吏皆稱表疏，稱吴越國而不言軍。以子清海軍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鎮海、鎮東留侯，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夏四月乙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是月梁亡。乾寧中，有耕者得傳國璽以獻於王，王謂非人臣家所宜畜，至是獻焉。

五月，唐遣宣諭使通事舍人吴韜走馬自淮甸至，賜王名馬、玉帶、香藥。

六月，我國文士朴巖由新羅投高麗。按，巖降高麗爲春部少卿，是年使於唐。《東國通鑑》云：新羅景明王七年，吴越國文士朴巖投高麗。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王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是時，畜馬三萬餘匹，號曰「海馬」。後人名其地爲西馬塍。建閱禮堂於宫中。

寶大元年春二月癸卯，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瓘卒。

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吴綾，及龍鳳衣、絲鞾屐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段、秘色甕器、銀裝花櫚木厨子、金排方盤龍帶御衣、白龍瑞紅地龍鳳錦被、紅藤龍鳳箱等。王既厚貢獻，復賂唐權要，求金印、玉册、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

又非四裔，無封國王者。」唐主皆曲從王意。

冬十月，唐授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王子傳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

十一月，陞蘇州爲中吳軍，領常、潤等州。《薛史・錢鏐傳》云：鏐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又《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爲中吳軍。今從《吳越備史》。是月，唐授鎮東軍節度、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大彭郡侯、王子傳瑮充中吳軍節度使。

是歲，王於嘉興置開元府，割華亭、海鹽二縣屬焉。移安國縣法華院於縣東北隅。以鍾尚書府地建立。開慈雲嶺，建西關城宇。

寶大二年夏四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王獻二孔雀於唐，又遣使王浩貢重午簟扇、龍鳳紗紋厨有差。

秋八月，唐命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王黄金印、玉册，仍賜紅袍御服一副及沿身禮物衣冠、劍等。其印文曰「吳越國王之印」，册曰：「維同光三年，歲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啓周公之土宇，裂漢祖之膏腴者，録彼茂勳，寘之異數，登進賢哲，焜燿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朝海鎮源，承天峻岳，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畧，遂著龔行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鼈鳥鳳之姿，擁岸虎水龍之衆，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導休聲，攘除兇醜，摧堅奮鋭，鄙許東固。圖之謀阜，俗頌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壑浙江之要，雲滋星紀之墟。説禮敦詩，位崇元帥，前茅後勁，名重中權。守晝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曷倦於津塗。效珍則不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府。振英謨而端右弼，鍾懿號而異列藩。可謂職貢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奬，爰示徽章。今遣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使副朝議郎、守起居郎、充史館修撰、賜緋魚袋聶璘，持節備禮，胙土苴茅，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地晝數圻，賦過千乘，墨守閫閾之境，軌圖句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榮哉；土疆漸海，方輪豈限於魚鹽。貴盛富强，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初，圖厥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翼予一人。」是時册禮既備，左右猶具竹册、銅印，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因特加殊禮。《五代會要》：同光三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吳越國王錢鏐將行册命，按禮文合用竹簡。」敕宜令有司修製玉册，俾稱元勳。議者以玉册帝王所用，不合假令人臣。蓋當樞密院承旨段佃受錢鏐之賂，曲隨其請，樞密使郭崇韜不詳典禮故也。段佃，《歐史》作段徊。是月，王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其君長。

冬十月，鎮海鎮東留後王子傳瑮、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傳瓘各貢唐錦綺千件及《九經》書史四百二十三卷，又貢佛頭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薩石蟹子四、空青四。

十一月，唐授土客諸軍都指揮、檢校太保、兼鎮海軍節度副使王子傳球不受書，仍戒境上無得通我使者及商旅。是時，建上清宫於秦望山，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寶正《甲子會紀》作寶員，誤。元年夏四月，王有疾，如衣錦軍，命子傳瓘監國。吳徐温遣使問疾，左右勸王弗見，王曰：「温名問疾，實覘我也。」强出見之。温果聚兵欲襲我，聞王疾瘳而止。丙午，唐主嗣源即位。甲寅，改元天成。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衣錦軍。

九月，唐加王子傳瓘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又授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傳瑮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

冬十二月，唐授静海軍節度使王子傳球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户。

是歲大水，中吳軍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寶正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冬十一月，遣尚書班□爲通和使，如高麗及後百濟甄萱，時萱與高麗王搆兵也。《東國通鑑・新羅景哀王紀》載：甄萱三十六年，是爲高麗太祖十年。冬十二月，萱貽書於高麗求和，曰：「前月七日，吳越國使班尚書至，傳王詔旨。」云云。明年春正月，高麗王答萱書，曰「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聽傳詔書一道，兼蒙足下辱云長書敍事者」云云。

是歲，徑山僧景文望南山有佳氣，結廬山顛，大理評事俞壽因捨山爲寺，發土得金銅佛像三座，名曰寶林院。王建惠因寺於玉岑山北。是時浚柘湖

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又以錢塘湖葑草蔓合，置撩兵千人芟草潛泉。

寶正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唐遣監門衛上將軍烏昭遇賜王湯藥、國信。按《通鑑》作供奉官烏昭遇，蓋監門衛上將軍特借官耳。今姑從《十國紀年》、《吳越備史》之文。

夏六月，大旱，有蝗蔽日而飛，晝爲之黑，庭户衣帳悉充塞，王親祀於都會堂。是夕大風，蝗墮浙江而死。《葆光録》云：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翳日而來，蚩，武肅王虔祝畢，投於浙江，不可勝紀。

秋八月，王欲立中子傳瓘爲後，顧諸子：「各言爾功，功多者即立王子。」傳懿、傳瑫、傳瓘皆盛推傳瓘，乃奏唐請以兩鎮授傳瓘。

閏月，唐詔傳瓘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王使袁韜進唐白金五千兩、茶二萬七千斤，謝恩。

是月，王命浚上虞縣舜井，得讖記寶物及重華石等。先是，旌教寺僧義恩奏云：按圖經，西北去三十五里，有舜井二口，深三丈，舜子生時，井爲湧泉，即淘金之處也。世傳秦始皇封塞，今作兩墩存焉，各高一丈，相去三十餘丈。晉、宋以來，僧爲佛寺，鄉人或遇耕鋤，多得古塼甓石。南去半里有舜廟，北去半里爲百官橋，東去二百步有欖證院，唐僖宗朝賜額。寶正三年閏八月初九日奏上，當月十四日，王差西都上直官五十人，賫大糧畚鍾至井所開掘，得讖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抽領西都上直廂虞候盛瑗、都上直廂虞候孫宏、西都隨身虞候閻邱稔勾當拜祭內直殿十將於軒。十六日鑿西井，十九日得銀環六、赤珠一、金合一、古文錢二千三百四十、琥珀珠一、當十大錢三、當五十大錢二十四、太平百錢直百三銖二十四、大錢二百五十四、五銖錢九百六十、貨泉錢二百八十、半兩錢三十、石獅子一。鐫其背曰重華井天明可開，腹内有水晶珠一。東井得銀塔一，高一尺，五層，内有金瓶舍利二顆、散金瓶二、金鈴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水精珠十四、琥珀珠九、雜珠大小三十五、小琥珀獅子三十、瑪瑙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鏡三、銅爐一、小瑪瑙珠六、玉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盛之，題云：「唐元徽四年於此造塔。」鎮井西有重華石一片，闊三尺，厚九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宮中令造深沙神一軀，足履四石。寶正四年六月廿九日，差錢文殷祭神，鐫云：「吳越國王寶正三年八月十九日重開舜井，收得重華石一片，切恐年移代遠，莫測端由，特令鐫刻，用記年月。己丑歲林鍾之月二十九日，天下都元帥吳越王記。」

寶正四年春二月，唐授王子傳瓘杭越等州大都督長史，增食邑，寶封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傳璟兼中書令，餘如故。

秋七月，台州大水，請軍儲三十萬斛。

八月，唐賜烏昭遇自盡。先是，昭遇之來使也，與供奉官韓玫有隙，昭遇每以國事私於我，見王輒拜舞稱臣，謂王爲殿下；使還，玫具述其事。又王常寓書樞密使安重誨，云「吳越王致書於某官執事」，辭甚倨嫚，而重誨復多要求不克，心銜之，至是奏昭遇失使臣之禮，遂有是命，因誣王大不敬。《五代史·安重誨傳》云：重誨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使於繆。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繆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繆，舞蹈稱臣，而以朝廷私事告繆。」昭遇坐死御史獄。

九月癸巳，唐主詔王以太師致仕，自餘王爵、尚父皆削之，凡進奏官、使者及綱吏，令所在繫治。王令子傳瓘上表訟冤，不省。

是歲，所在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建天王院於東府。本董昌生祠，王因夢建焉。

寶正五年春二月，唐改元長興。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王因唐册閩王使者裴羽還，先是，唐册閩王使者裴羽還，先是，唐方絶王朝貢，羽等遂被留，經歲而崇以使於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王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絶王朝貢，羽等遂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至是羽還，求載崇尸與俱歸；王初不許，羽以語感動王，王惻然許之。附表引咎，王子傳瓘等復遣人以絹表問道自陳。癸卯，唐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是歲，改台州樂安縣曰永安。

寶正六年春三月，唐遣監門衛上將軍張籛、兵部郎中盧重賜王國信、湯藥，起王致仕，復元帥、尚書令、國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誣之罪，敕曰：「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久列王公，恒輸愛戴。朕方禮加元老，恩遇遠方，安重誨掇綴瑕疵，遽行阻絶，使錢傳瓘拜闕上章，傾懷請罪，言皆激切，事且憑虚，情不可恕，罪不可道，今已誅之，以雪其冤。故告。」《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崇吕望，有尚父之榮，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繆冠公侯之位，疏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縟禮。其錢繆宜賜不名。」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

冬十一月，重修防風山靈德王廟成，王敕撰《廟記》。《記》曰：蓋聞天地氤氳，序寒暑而滋品彙；幽靈肹蠁，司土地而福生民。神祇理在於相須，顯晦期臻於感契。雖先聖著難明之説，而禮經垂嚴祀之文。爰自五運相仍，百王理化，或以勢定國，或盡力勤王，或利濟及於蒸民，或勳烈光於史策，並皆立嚴祠於境土，享廟食於春秋，而況江

浙古區，魚鹽奧壤，歷象則區分牛斗，封維乃表裏江山。昔年霸越强吴，今日雙封列國，曠代之靈蹤不少，前賢之廟貌實多。寡人自定亂平袄，勤王佐命，五十年撫綏軍庶，數千里開泰土疆。四朝叠受册封，九帝拱扶宗社。改家爲國，興霸江南。一方偃息兵戈，四境粗安耕織。上荷元穹眷佑，次賢神理護持。統内凡有往帝前王，忠臣義士，遺祠列像，古跡靈壇，悉皆褒崇重峻於深嚴，祀典常精於豐潔，冀承靈貺，同保軍民。其有風山靈德王廟，本係屬城，近歸畿甸。考諸舊記，即是武康縣風山。又按《史記》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今在吴興武康縣。稽立廟之初，則年華渺邈，詳圖牒之説，則詞理異同。唯有元和年再搆簷楹，見存碑記。彼既已具敍述，此固不復殫論，聊書封置之繇，直述旌崇之意。丙戌年春，寡人以王册叠膺於祀典，清宫樂展於嚴禋，遂輟萬幾，暫歸錦里。尋屬節當炎暑，猶未却回。（下缺）陸仁璋佐國（下缺）心懸庶從，徧祝靈祇。以風山靈德王昔年因舉兵師，曾陳禱祝，無虧響應，顯有感通。遂墾悃告虔，許崇堂殿。洎清秋却歸，□□披覩□陳，既忠誠感動神明，行褒贈先酬靈貺。次乃親分指畫，委仗腹心。按山川，展拓基，堄順岡阜，增添壞塏。形勝並皆換舊，規模一緊從新。居中而殿宇崇嚴，四面而軒廊顯敞。周迴户牖，甃砌堦墀，搆之以杞梓樓楠，飾之以玄黄丹漆。外則浚川源之澄澈，内則添竹樹之青蒼。至於廣厦神儀，崇軒侍衛，車輿僕從，帳幄簾櫳，鼎俎庖厨，籩籩器皿，請福祈恩之所，獻牲納幣之筵，並極鮮華，事無不備。丙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首，至是十一月畢功。土木皆是精新，禋祀嘗嚴豐潔。仍展牲牢籩豆，慶樂迎神，耀威靈而萬古傳芳，標懿號而千秋不朽。一則酬忠臣之啓願，二則答陰隲之匡扶，唯冀明神，永安締搆，稟元化而□垂恩福，鎮土疆而廕護軍民，保四時風雨順調。（下缺）永絶天災地診，常歡俗阜時康。巍乎煥乎，美哉盛矣！今則功用既就，良願已酬，用勒貞珉，聊書摭實。所貴後來賢彦知士，精敬神明，不假繁文，粗記年月。時□□六年重光單閼爲相之月，二十有三日記。」按《一統志》云：防風氏廟，唐元和中建，錢鏐致禱有應，封顯德王。今從廟碑，爲靈德王。

是歲，封巨石山爲壽星寶石山，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一云封落星石爲壽星石。石大數十圍，塊然無根，望之如斫。《歐陽史》又云：封落星石爲寶石山。《武林梵志》云：巨石山又名石甑山。羅隱有《封山記》。浚中興寺戒壇院井。井九十九眼，號錢王井。是時，王改衢州龍丘縣曰龍游，惡丘爲墓不祥也。又改須江縣曰江山。

長興三年春正月，唐升楚州爲順化軍，以王子明州刺史傳瑫領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傳瑫蓋鎮明州，而遥領楚州節耳。

二月，唐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國信、湯藥等。

三月己酉，夜大雪，王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衆將泣下，皆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王乃悉出印鑰授子傳瓘，曰：「諸將許爾矣。」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

唐主聞訃，廢朝七日，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吴越國王錢□，本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册。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即令所司定謚曰武肅。一作忠烈，非。仍以王禮葬，詔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碑文。《五代史補》曰：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常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於是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服久之。

夏四月庚午，奉靈輔殯於衣錦軍。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午，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是年建廟於東府。按《備史》載：唐敕建廟在清泰三年，蓋先立廟而後奏允也。越二年，奉真像入廟。皮光業《吴越國武肅王廟碑》文曰：粤以唐長興三載壬辰春季黄潤十三英，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棄捐宫館，以是歲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顒定謚，議曰武肅。尚書工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文，宜翰林待詔張季恭至吴越，書於刊石。後二年，歲在敦牂，天下兵馬元帥、嗣吴越王建廟貌於始封之越國，禮與境内，樂之罔極，孝思也。蓋聞神道設教，莫大於郊社嚴禋；明德惟馨，無逾於祖考孝享。是以百代相襲，六籍盛稱。報勑勞則天保是徵，展欽若則王假是訓。況建除難静亂之業，揚武烈之威名；振剛德尅敵之風，成肅恭之懿號。陳力四紀，光奉八朝，生爲有土之君，薨爲象朝之廟。足可睠盱召畢，齪齪桓文，聲華永而日月齊，簡册編而今古在。矧夫堂成王搆，家繼國肥，壓璧賓以知來，出玉林而嗣位。高陽號里，無媿前賢；夏屋登山，常遵治命。爰自鄭緇始襲，晉墨未除，不忍一日之離，遂立千年之祀。金鎔陽邁，已成像於吴宫；香刻旃檀，復衍神於越國。恭惟先天下兵馬都元帥、吴越國武肅王，殷朝籛祖，仙蓂分枝。唐代鄭公，靈源真派。轡纓軒冕，禮樂詩書。叠慶連華，交光翊葉。應劬七世，累爵重官；羅企一門，惟忠及孝。其降神也，暐飛蜀國，始見殊祥，魚躍汾河，是生奇表。赤光耀室，黄氣浮空。石龜殞下於官山，□人來歸於寶器。其英姿也，鳳文龍藻，奂出精神，白琥蒼珪，琢爲標格。加之薛璘整峻，謝安風華，俯仰可觀，進退有度。慕容德偃日月角，光影鑠人；李子賢匿犀龜文，威儀鎮俗。其辭韻也，音容灑落，智辯鏗鏘，元善抑揚，張暢詳雅。至若討論國計，談畫兵籌，接對使伻，撫御將下，所謂五湖奔注，百谷奔騰，玉虹起而雲霧鎖，金虎嘯而風飇動。揣摩勝負，赫連勃口授懷慚；捭闔興亡，蘇季子舌端有愧。其氣度也，志高建木，量等大瀛，含垢匿瑕，罔知邊際。求賢接士，無食無怠寅昏。重仁義若邱山，視玉帛如咳唾。翬翟車乘，惟在得人；憧憧往來，皆鍾和氣。所以皋皮豹舄，鶴列犀渠，咸願殺身，用酬大惠。變家爲國，誠由萬化生身；以德聚民，所謂八風從律。其英雄也，能知否泰，善俟雲

雷，動必有成，舉無遺策。蛟龍得雨，莫測變通；鵬鶚出林，可知意度。其間文武迭用，仁義宏敷。常平之列載持矛，並能取舍；元勰之搦虵騎虎，不覺艱難。奄有具區，廓成霸業。設使庾翼復出，必不妄譽以桓温；阮籍重生，安敢輕言於廣武。其文學也，家承儒範，世尚素風，侍絳紗帳於先生，授白綸巾於神女。才通夢寐，鳳吐是來；志在典經，龍闕不顧。所以博覽七緯，精究三元，盡得津涯，皆昇堂奥。其於篇詠，尤著功夫。思風起而繡段飄，言泉湧而金沙見。其札翰也，花隨腕下，星逐毫飛，靄若游雲，細疑垂露。鉤刀向背，未饒素肉，芝筋點畫，方圓高掩。崔肥趙瘦，就中滿染，牌額益見，呈露鋒鋩，四方仰其神蹤，一代稱爲墨寶。王逸少若見，甘避雁行；蕭子雲如逢，大慚蟬翼。其建大功也，唐季乾符之末，中和之初，海鳧乍揚，天鼈初伏。塵飛野馬，四郊之壘漸多；霧暗騰蛇，五賊之機共搆。其始者，王仙芝結夥中土，首搆禍階，雖已誅夷，猶殘支黨。自此蘗林烏合，草澤蜂飛，儇薄者因是披攘，譁厚者亦爲標悍。江南則朱直叛亂於唐山，孫端寇孽於安吉，西侵宛水，東患苕溪，郡縣則終日登陴，生民則長時伏莽。王時郊居葛圃，嘉遁茅山，方嘗枕石漱泉，尚是裒衣博帶，覩兹多事，慨然究懷，顧謂朋友曰：「丈夫尚須撥亂平奸，豈可懷安端坐！」是日乃奮戎服，挂彼儒冠，大散家財，廣招勇士。申令纔舉，行伍肅然。手仗義旗，身當勁敵。一月之内，二寇殄平，靜千里之山川，救兩郡之塗炭。是王之初立功也。其次黄巢來從五嶺，直下三衢，展翅則蔽布星離，張鰾牙則山連岳峙。所遺蹂踐，並作塵灰。王乃獨領偏師，横行險地，既逢大慈，遂設奇兵。敵望草木叢林，皆是干矛旌幟；我則左右翼陣，點化如神。當下追奔，尚賈餘勇，長蛇封豕，便出他疆。新市下江，保安數邑。是王之功也。其次彭城漢宏，據南鎮之重地，守東越之名區。黄巢既犯兩京，僖皇乃巡二蜀，漢宏不思奔問，便廢貢輸，恃險阻於浙河，欲覬覦於浙岸。先於漁浦疆口，翼張下營，蕭山西陵，鱗次列砦。烽燧交應，鼙鼓相聞。時我諸軍，實有難色。王乃潛趨間道，夜濟長江，仰告昊天，乞昏朗月。當下寒雲布野，殺氣凝空，楚廟陰兵，旁隨霧合；晉臣黑幔，闇與山連。我師忽震於雷霆，彼砦俄驚於魂夢。風號貔虎，爭傳破竹之聲；陣卷龍蛇，競集建瓴之勢。賊將殷輪不暇，漂杵有餘，僅身免以奔歸，乃塞門而自守。邇後大小百戰，首尾四年，方清鏡水之波，始有蘭亭之地。弔其生聚，大布仁慈，誅彼渠魁，不煩天討。是王之功也。次則有薛朗逐出周寶，自據朱方，南襲毘陵，西侵建業，恣其剽掠，務在殺傷，將乘中國之危，擬扼長江之險。王乃命二麾上將，期一月報功，指其山川，授以韜略。蹄轂並舉，水陸兼行，曾不旬時，討平窟穴。裹南宫萬於犀革，視以囚人；梟崔慧景於鏘鏜，彰其叛主。是王之功也。次則有徐約，比是六合鎮使，遠泰三吴郡符，玉帛是求，徵斂無度。長時習戰，齊民因被雕瘵；比屋爲軍，魯儒亦遭翦刺。惟王聞其暴虐，奮激神威，發上谷之精兵，命下江之賢將，授以九天九地之訣，傳以訓辭訓典之規。扼斷咽喉，清其郊野。任約之龍果睡，王彌之豹徒飛。食窘朝饑，無由撫土；計窮宵遁，遂至潰圍。松陵之烟水重清，香徑之黎元再活。是王之功也。次則有孫儒恃有數萬兵甲，不守淮南，直欲別遷土疆，遂弃江左。封人民爲糧食，墮舍宇爲薪蘇。餓鶻饑鷹，飛揚京口；貪狼乳虎，踐踏吴門。漸逼由拳，將窺雪水。王乃張天網於險阻，闢地穽於要衝，發水犀之驍雄，設燧象之奇計。青雀摩壘，赤兔致師。將持久以待之，俟勢窮而必取。守陴皆哭，無食何爲，鳴鼓而攻，脱身遂去。向使不施神略，不振王威，則翼翼最靈，皆成膏血，茫茫勝槩，盡作烟煤。所謂劬勞爲時，廣大及物者。是王之功也。次則有董庶人始鎮石鎮，便牧杭州，因破漢宏，遂居越土，自形成象，從纖至洪。並是王之環甲執兵，左提右挈，以至手持旄節，身爵王侯。既滅頂於彝倫，乃垂涎於神器。鋼符金匱，祥瑞亂興，玉璽珠袍，妖訛競起。王以早同楚歗，夙共晉盟，書尚緘縢，血猶滿劍，牋函旁午，誘勸交馳。諫既閉於屬垣，禍遂成於覆族。是時兩河傀強，三輔紛紜，萬象雖拱於北辰，一人不遑於南顧。王請奉行天討，所統便是國兵，不費上供資財，不役諸道將帥。果見桓玄計窘，抽玉簪以求生；王莽勢窮，轉銅斗而厭勝。喉既舂於富父，骨復專於會稽。瀦其故宫，焚其法物，復我正朔，清我寰瀛。五石補而天鏡明，六合完而地維正。是王之功也。王以平妖立霸時之業，戡難建蓋世之功，律吕宫商，鏘洋史籍，丹青金玉，奐爛國華。所以僖宗天子，仰我文昭，睠我武烈，龍光壓壘，急使星馳，綸綍便蕃，大王風起。尋以耿純試理，盧植兼才，披錦衣以耀家鄉，握珪符而光松梓。洎於昭皇，飛昇大寶，禮遇元勳，龍悦居雲，鬼忻得藻。嘉功賞德，金鳳之詔連飛；表異旌優，玉麟之符遂刻。移南徐之藩翰，就錢塘之江山。節竦靈犀，帳開神虎。三千珠甲，光爛星辰；十二牙旗，文生組繡。碧幢纔建，黄閣又開。乃兼鎮於越藩，遂對持於漢節。中天辰像，雖分牛斗之疆；夾岸烟嵐，映出東西之宅。四縣既食，萬户累加。榮戟立門，赤油羅列。山河誓券，金字熒煌。生祠之邊豆鏘鏘，衣錦之城隍黯黯。而又特逾漢制，封我吴王，茅分夏社之鄉，桐翦周王之手。昔也龍蛇起陸，蹈湯火以戰爭，此際山川出雲，見君臣之際會。逮夫濟陰王既傳天寶，梁太祖遂應元苞。於王不易范張之故情，請結秦晉之嘉好，恨無殊禮，得展異恩。於是追吕望之高風，擬山甫之美蹟，師尚父統攝三老，作帝殷肱；尚書令總務萬機，爲天喉舌。仍頒瑞節，復陟高壇，建牙兼鎮於揚州，分閫遥臨於楚甸。尋命兵部尚書姚洎躬持鳳册，遠泛鯨波，備周官之典儀，封越國之土宇。八鸞四馬，耀鏤錫以振鈞膺；三節一王，秉桓圭而垂玄玉。及龍德嗣君即位，禮稱伯舅，尊曰父師，寔敬列光，益虔顧命。是遣吏部李尚書燕奉持綸誥，繚遠湖湘，授天下兵馬都元帥。洞庭彭蠡，漸無不順之臣；北狄西戎，將有後予之歎。昔韓信對漢高祖曰：「陛下能將將，臣能將兵。」是知元帥非人臣之職曹，蓋帝王之兵柄。推之前代，隋煬帝自晉王淮南行臺尚書令爲行軍元帥，而無天下之號；國朝肅宗皇帝駐蹕靈武，因命代宗皇帝自廣平王而爲之，梁太祖授九錫後而爲之；斯天下元帥之故實也。其後龍德帝復命兵部崔侍郎協齎持簡册，浮汎風帆，揚往典於明庭，促及時而建國。奉召康公之命，得以專征；授唐叔虞之封，良由吉夢。未久，金行運息，土德中興，莊宗皇帝鵬起并汾，龍飛宋汴，當寧不逾於旬朔，臨軒宣

論於公卿，曰：「吳越國王五十年來，常作檐天之柱；三千里外，每爲捧日之雲。今若將致小康，實在敬尊元老。」於是鷺臺進擬，麟趾摛詞。典瑞獻功，琢白圭而册文燦爛；職金供命，鎔紫磨而印篆盤珊。重封吳越國王，再授天下元帥。馬遷十代，史内固是絶倫；柳誉萬卷，書中必無往例。其建國也，大君有命，明試以功。自癸未而至壬辰，備戰器而修王道。先是中朝名士，在野遺人，或負笈擔簦，來投霸府；或折檮爲袴，而詣軍門。奮袖於嘉納堂中，曳履於靈鈞臺上。至此水鏡裁鑒，金秤等量，並列庭臣，皆居省署。簪裾列侍，文物齊光。張伯仁陳宗廟之儀，鄭子産獻公侯之禮。豈謂雖窮者大數，莫究者彼蒼，俄脱履於具區，遽徹縣於正寢。金山霧掩，誰知帝召王喬；玉海波空，實痛神辭李廣。況十三州疆場，百萬户黔黎，咸長養於恩膏，悉生成於化澤。淚洒而晴空散雨，愁凝而杲日沈雲。鳥獸悲哀，草木慘怛。明宗皇帝宣太常而定謚法，詔武卿而撰誄文。鸞輅龍旂，贈禮優於鄧禹；梓宫黄屋，異數等於霍光。得謂盡始盡終，極榮極貴，享九九之仙壽，近帝位於一爻，感萬萬之人心，歆神道於千祀。有後如此，又何缺焉。我天下兵馬元帥吳越王，當燕族之多奇，承趙宗之後世，嵩衡泰華，秀氣俱騰；淮濟江河，榮光並結。是時胤主，誕我國祥，紹經文緯武之基，襲積德累仁之業。開襟奮臆，伏雄傑於周瑜，督衆臨戎，統人豪於張袞。風儀則懸星溢眥，紫電楊瞳，霜雪凝肌，魚龍入髮，仙應有分，貴不可知。宋弁聲姿，尤閑進對，竇融詞氣，惟是卑恭。加以青雲常在於言談，畏日不離於顧盼。徐行緩步，褚彦回却是趨蹌；散幘斜簪，王文憲殊非蘊藉。智略則鮑叔錐矢，應手而來；德器則顧和珪璋，遇機方露。遠者大者，一剛一柔。静則心照鏡而貌懷冰，含和六氣；動則火炎山而湯沸海，慴懼萬人。機變則管葛才高，孫吳術妙。身文虎豹，隱見不常，義府戈矛，短長迭用。三萬才既爲己任，六奇策固是無遺。卻毅詩書，經綸國計；項羽雷電，振動兵籌。徐睇而莫測金泉，旁窺而罔知珠岸。詞藻則青霜皓月，絡繹綵牋，芳草落花，飄颺鏤管。織成夢錦，散出神霞。英變屢奇，張融之言信矣；凌顏鑠謝，元葉之論宜然。札翰則早受義方，曾傳掣筆，鷺回鵲反，氣勢驚人。金錯銀鈎，縱横入木。校牘無非墨陣，宫室爭耀寶碑。崔宏之本草無光，張育之折蒲失色。立功則我王初離太學，始統親兵，鄭世子方欲平齊，汝陽王正思安漢。屬鄰國侵軼，命將曰李濤，僅二萬兵，下百里砦，圍逼安國，涎啄餘杭。我王虔奉訓辭，遂昇上將，清風受式，黄石傳書。親蒙韓奕之寵，黄熊，躬伏封文之白虎。攻東南而備西北，事在機先；掩五壘而出三門，别馳神筭。於是崩摧大陣，擒獲萬人，道路隘於俘囚，山川積於戈甲。餘敵作氣既竭，方遁於潛，我則乘勝追奔，又平廣德。未出一百里之境，復降五千乘之戎。唱凱歌而喜氣連郊，整班師而雄風掠地。尋即大統龍艦，遠泛鰲溟，巡江陰而收東州，入海門而觀北固。彼境遂陳舟楫，遠出枝梧，我則陳二廣於浪港沙前，設三覆於石牌灣内。零陵石灰風便，爭投於蛟蜃窟中；沁水火栰油燃，倏葬於鯨鯢腹裏。一戰定霸，二紀無虞。寰海具瞻，將相迭耀。聲光丕顯，裴松爲廊廟之人；功業升聞，段襄居骨鯁之任。爰自嗣承國構，纘奉王基，況當跪箭之初，又在寢苫之内。芝蘭龍鳳，二千餘口之家風；鐵石虎貔，二十萬人之軍府。誠難撫御，豈易輯綏。我王以孝爲模，用仁作範，無所不可，惟言是從。嘉惠寵靈，供承花萼。油雲膏雨，潤澤閶門。此外習武益兵，輕刑慎罰，德無壅而遠屆，名無翼而遐飛。果動大朝，繼踵異寵。三年之内，兩册連封，雙龍之金節齊行，四馬之寶車並轅。玉佩冠劍，見王者之尊崇；織文旂常，覩國容之貴盛。我王因兹顯赫，益勤孝思，無以答先后之恩，無以報昊天之德，且曰，武肅王有大功及天下，大名振寰中，庇生民則百萬有餘，築城壘僅五十來處，豈可不建廟貌，不像真容，爲星紀之福宫，作地户之神主。爰命興武忠直都虞候姚敬思於馬臻湖畔，勾踐城中，選閎閣形勢之中區，得顯敞高平之勝址。於是鍬杵俱下，畚鍤齊興，隱隱雷聲，轟轟岳振。不十旬而展役，布千丈之隆基。大梓文柟，非自秦山伐得；宏梁巨棟，非由漳水漂來。雕鐫者王母元圖，甃砌者赫連繡石。斤揮斧運，削出銀葩，水鑿沙磨，方成玉碣。符玄武之嘉兆，應神蓍之吉辰。始乃架險梯虚，雲搆山矻，陰虬廻抱，陽馬奔趨。虎牙銜而枅栱連，龍脊褰而欒櫨轉。瓊瑶耀壁，丹漆明簷。鴛鴦之瓦縫界成，芙蓉之墄文印出。即以丙申歲秋八月十有七日，我王備鹵簿鼓吹，車輅旂常，北司侍臣，南班舊列，奉迎真像，而入祠宫。白檀雕出聖容，黄金鏤成寶座。儀形酷類，神彩如生。鳳目龍章，顔猶不改。垂旒被袞，人見興悲。禮器則俎豆犧罍，軒懸則祝敔鐘磬。後殿彙衣雉服，文母賢妃，露幔珠屏，蝦簾象榻。不異昔時祕寢，皆同曩日深宫。前則廣厦交陰，芳亭對搆。紫石伏狻猊之影，朱欄交菡萏之光。正啓重門，並立神將。侍衛兵仗，矛戟森然。文武官班，簪裾肅列。直出甬道，千步有餘。河枕投醪，波通射的。蓮芰逸於水閣，桐桂夾於星橋。左則廻抱粉廊，連延綺棟，並圖曹署，各列司存。乃至早世勛臣，無禄公子，皆塑儀像，並配鴛羞。右則修廡飛甍，緑窓丹牖，陰兵神馬，見雷電而没風雲；明牢淨廚，備粢盛而烹肥腯。景物則高山矮桂，粉竹金松，夾砌名花，連階瑞草。烟嵐蓊蔚，便是陰宫；雲霧濛籠，居然神府。我王昔以致君之業，累殄寇戎；今立顯考之祠，而修孝敬。所以天朝繼封王爵，以耀國章，金印輝煌，丹書赫煜。元帥帥天下侯伯，拱戴中朝，位冠諸藩，勳高列辟。卓絶殊猷鴻業，懋哉兩地參天。設使書剡川九萬之牋，不能盡紀；勒華山五千之仞，亦恐難窮。光業也詞不容於王椽，才匪量於曹斗。擬奚斯之頌，或恣蠹心；對豫章之碑，豈吝惜手。但以二紀幕客，十載廷臣，不求孫綽撰名，豈望楊修絶妙。所希編述，用答恩知。追感先王，恭爲銘曰：崧高嶙峋，是生哲人。上天獅子，出澤麒麟。籛尊殷祖，鄭胤唐臣。衣冠表裏，文武經綸。廣運將新，大盜斯起。雁象欻驚，鬼毛亂委。紫蓋蒙巖，黄金多壘。既敷憲章，又裂文軌。武肅英王，提劍東方。龍行雲雨，虎變文章。孛氣沃酒，妖雪歸湯。洗滌星紀，整頓天常。告功狼居，圖形麟閣。桐珪聯編，茅土續紫。三道屏幢，八朝鳳幄。丹券家門，錦衣城郭。元帥天下，國王具區。六瑞琢册，三品鑄符。尚父四履，尚書萬樞。巍峨高壽，曦赫霸圖。我王奉天，爲時而出。傳寶應金，繼輝照日。國士無雙，風華第一。削樹平戎，夢禾受秩。功既挺世，德又動天。

襲封二册，嗣位三年。金應國寶，元帥兵權。忠無瑕類，孝絶雕鐫。未覩墨綬，乃建清廟。卧龍之城，會稽之嶠。嵐界迴廊，粉明周繚。廣殿霞開，重門岳峭。瑞玉禮器，香檀聖容。民之祀主，我之神宗。秉翟報篇，特磬編鐘。然蕭煣脾，奠幣輸琮。於穆祠中，煥然陰府。五齊恒馨，六佾常舞。餚薦房蒸，歌隨路鼓。令子懿孫，光今顯古。

王歷事四朝，累加定亂安國啓聖昌運同德守道翊戴功臣、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吴越國王，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凡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王居處務期節儉，衣衾雜用細布，常膳惟薦漆器，寢帳敝，恭穆夫人欲易以青繒，不許。《十國紀年》云鏤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似未確。常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遽止之，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

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圜木小枕，或枕大鈴寐，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又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一夕，微行，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大王來亦不可啓。」明日，召吏厚賜之。稍暇則命諸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賜丞相、將吏，亦間能書寫、畫墨竹，然不以呫嗶廢正務。或有述李頻詩於王，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王曰：「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惜哉！」反復議論，由是往往達旦。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中有判官謂詠曰：「武肅王常夜書寫、畫墨竹，然不以呫嗶廢正務。或有述李頻詩於王，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王曰：「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惜哉！」反復議論，由是往往達旦。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中有判官謂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答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所聞，乃壬辰之後也。《僧贊寧傳》載，略云：武肅王常時詣諸院。孫敏利者，老姥監，直聽更。一宵，銀枝燈有大蜥蜴沿油缸而吸，視之將竭，倏然不見。明日，王曰：「昨夜夢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亦微哂而已。

又幼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機謀深遠，每處衆中而神采有餘。居家庭，極盡人子禮，純孝本於天性，開國後遇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曰：「今日貴盛，由積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

是時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稱蜀，廣陵楊氏稱吴，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閩，皆竊大號。或通姻戚，或達聘好，咸以龍衣、玉册勸王自帝，王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中，又踞吾於上邪！」却之不納，而諸國主亦無不以父兄事之。王負知人之鑒，尊賢下士，惟日不足。名其居曰握髮殿，取周公吐餔握髮之意。後人譌爲惡發殿。常使畫工數十人居淞江，號鷹手校尉，伺北方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時，畫工以貌奏，王覩而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幕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王微時事，怡然不怒，人咸稱其寬大。後庭有鄭姬者，父坐法當死，左右冀其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侍，王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其公正不私，又多此類也。

論曰：歐陽氏《五代史》謂錢氏有改元而無稱帝之事，然獨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一節耳。及宋末，於臨安府得吴越尊勝幢，有云「天寶四年歲次辛未」，是朱梁篡唐之明年戊辰，已改元天寶矣。又靈隱尊勝幢云「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婺州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而《朱府君墓誌》亦言「寶大元年歲次甲申」，是唐之同光二年，在吴越爲寶大元年也。元至正時，海寧州發吴越臣許俊墓，内署寶正三年於石，而招賢寺幢及貢院橋柱皆題寶正年月，不一而足，則武肅王之改元斷矣。獨是越州《牆隍廟碑》既奉梁敕爲梁主父名諱，且上書開平二年，歲在戊辰，又杭州《真聖觀碑》後署開平二年八月，豈立碑在改元之月之前，抑武肅王於中原正朔，或遵或廢，陽用而陰違邪？至於《台州壁記》有錢鏐天祐十九年之紀，而瑪瑙水月寺幢復有言作寶貞年號者，載籍傳譌，卒不可得而明也。閻自若《唐末汎聞録》又作保正，亦誤。姑舉其大端，以爲吴越改元之證云。或言羅隱《新城縣記》署寶大元年於癸未歲，與諸石刻小異，以此爲疑。任臣按：新城已改新登，何得復云新城，即曰梁亡之後不爲梁主父諱，或仍舊稱，未可知。然隱卒於天寶三年，安得癸未年尚撰縣記乎？此必僞作明矣。

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

文穆王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及襲位更今名，武肅王第七子也。母陳氏，唐光啓三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傳瓘於杭州東院。先是，有僧持玉羊，大可數寸，獻武肅王，且曰：「得此當生貴兒。」傳瓘果以歲丁未生焉。

乾寧元年二月，授鹽鐵發運巡官，稍遷金部郎中，賜金紫。

天復元年八月，改授禮部尚書，遥領邵州刺史。

徐、許之亂，田頵要質於我，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傳瓘奮然請行。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傳瓘曰：「忘身以紓家國之難，雖死無恨。」遂從數人縋北門而下，武肅王奇而送之。已而頵叛於吴，吴忠武王會我兵攻頵，頵每戰敗歸，輒欲殺傳瓘，頵母及頵婦弟郭從師常加保護。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傳瓘得歸。

八月，處州刺史盧約弟佶寇永嘉。

四年四月，傳瓘承王命伐永嘉。時佶列巨舟四十艘於清澳海門以邀我師，傳瓘謂諸將曰：「賊銳卒盡在此矣，姑弗與戰，當由他道徑襲賊壘，出其不意，必成擒也。」於是自安固江登陸而襲之，遂斬佶。是時梁已篡唐，師還，承制改內牙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明年，武肅王改元天寶。

四年秋七月，梁賜傳瓘號贊正安國功臣，進授司徒，守湖州刺史。

六年夏四月，淮南將李濤寇衣錦軍，傳瓘率師討之，乃盡伐樹木絶其歸路，爲三覆以待。時徐知誥在敵中，與傳瓘騎相逼，幾獲之。俄而，知誥易服乘白騾而竄。壬辰，獲濤及偏將咸知進等八千餘人，兵甲生口稱是。是行也，營中有氣如龍虎狀，賊人望之曰：「霸者之氣也。」

五月，復率騎兵攻廣德縣城。

六月己卯，城陷，傳瓘手殺二百餘人，獲敵將花虔、渦信及吏卒七十餘人以還。

冬十月，梁敕授檢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七年夏六月，梁授傳瓘特進、光祿大夫、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秋九月，命統師攻常州無錫縣。丁未，克之，獲其將朱超等五百餘人。

八年，梁授傳瓘鎮海軍節度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湖州刺史如故。

十年夏六月，加檢校太保、食邑五百户。

十二年，梁詔傳瓘帥水師大小龍形戰艦五百艘，自東洲發艦，竟趨淮甸。

夏四月乙巳，大戰吳人於狼山江。將戰之夕，傳瓘召指揮使張從寶計事，充清海軍節度使，餘如故。

十五年春正月，加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增食邑三百户，仍賜匡扶定亂立正至道功臣。

寶大元年冬十月，唐授傳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清海軍節度使，兼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遣進奉使婁輯將命。

寶正元年夏，武肅王不康，因如衣錦軍，命傳瓘監國，仍俾便宜行事。及王至自衣錦軍，中外無所專命，王心喜，嘉歎久之。

九月，唐加傳瓘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初，傳瓘夢神人賫骨易其頂，遂有是命。

三年秋七月己巳，第六子弘佐生。

閏八月，唐遣閤門通事舍人李韜授傳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四年春，復加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

秋八月己酉，第九子弘傲生。

五年夏五月，唐又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唐長興三年春，武肅王既薨，傳瓘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勉進以粥。其行喪也，傳瓘與諸昆弟同幄，指揮使陸仁章扶傳瓘就異幄，且告將吏：「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入。」

夏四月己未，傳瓘改名，嗣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罷開元府諸屬，復隸中吳軍。除民田荒絶者租稅，中外班賚有差。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掌選舉殿最。先是，孟春至夏陰晦彌時，至是澄霽，國人咸悦。

是月庚午，殯先王靈輀於衣錦軍之正寢。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陸仁章用事久，衆害其能；一日，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戒諭諸將：「無逞私恨以殺人。」乃以仁杞爲湖州刺史，仁章爲衢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唐加元瓘守中書令。

是歲，丞相許明舍富春宅爲寺，名曰許明寺。

長興四年春正月，契丹使者拽剌迪德還國，遣使從貽寶器。

馬逼高岸，吳人追垂及，乃舉策私誓曰：「天必助我，馬當躍上，不然，則墜我於此！」馬果一躍登岸。頃之，復整行伍破敵而歸，吳自是遂求通聘。

十三年，梁遣衛尉卿兼通事舍人陳琮授傳瓘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餘如故。

十五年春正月，加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增食邑三百户，仍賜匡扶定亂立正至道功臣。

寶大元年冬十月，唐授傳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清海軍節度使，兼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遣進奉使婁輯將命。

寶正元年夏，武肅王不康，因如衣錦軍，命傳瓘監國，仍俾便宜行事。及王至自衣錦軍，中外無所專命，王心喜，嘉歎久之。

九月，唐加傳瓘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初，傳瓘夢神人賫骨易其頂，遂有是命。

三年秋七月己巳，第六子弘佐生。

閏八月，唐遣閤門通事舍人李韜授傳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四年春，復加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

秋八月己酉，第九子弘傲生。

五年夏五月，唐又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唐長興三年春，武肅王既薨，傳瓘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勉進以粥。其行喪也，傳瓘與諸昆弟同幄，指揮使陸仁章扶傳瓘就異幄，且告將吏：「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入。」

夏四月己未，傳瓘改名，嗣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罷開元府諸屬，復隸中吳軍。除民田荒絶者租稅，中外班賚有差。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掌選舉殿最。先是，孟春至夏陰晦彌時，至是澄霽，國人咸悦。

是月庚午，殯先王靈輀於衣錦軍之正寢。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陸仁章用事久，衆害其能；一日，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戒諭諸將：「無逞私恨以殺人。」乃以仁杞爲湖州刺史，仁章爲衢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唐加元瓘守中書令。

是歲，丞相許明舍富春宅爲寺，名曰許明寺。

長興四年春正月，契丹使者拽剌迪德還國，遣使從貽寶器。

先是，舟次浪山江之石牌灣，有石幢大署其文曰：「向後有木龍五百。」至此於無錫縣，會偏將曾雲奔於吳，我軍失利。已而傳瓘復戰於無錫縣，會偏將曾雲奔於吳，我軍失利。已而傳瓘

三月，唐遣將作監李鐬、光禄少卿張袞來歸我先王之賵，又遣引進使楊彦珣授元瓘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中吴軍節度使，元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清海軍節度使，元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夏四月，吴客省使許確、百濟國太僕卿李仁旭各來祭我先王。

秋七月丁亥，唐遣郎中張絢封元瓘爲吴王。是月，漢左僕射何瑭亦來祭我先王。王兄元璙自蘇州入見，王待以家人禮，介鰲爲壽，慰勞甚至，元璙泣謝而退。

九月，唐遣吏部侍郎張文寶來宣諭。

冬十一月，唐主殂，宋王從厚嗣位。

十二月庚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兄元璙卒。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珧，驕縱不法，每請事於王府，不獲輒上書悖慢；又以鐵牀炙屬吏，臭滿城郭。王遣牙將仰仁詮召還，幽之别室。封漢餘杭令陳渾爲太平靈衛王，建祠於國城外北山。

應順元年春正月，唐主改元，大赦，敕遣鞍轡庫使王延縞來宣告，仍賜國信。壬午，奉葬先王於茅山。甲午，唐遣散騎常侍孔昭序、駕部員外郎張縉册王爲吴越王。

是月，大雪，平地五尺。

夏四月，潞王從珂廢唐主爲鄂王而自立，改元清泰。

六月，敕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馬義册王爲吴越王。

秋九月辛酉，王獻唐白金五千鋌、絹五千疋；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王弟元珏等四人共貢唐白金七千鋌、綾絹七千疋。

清泰二年春三月己酉，唐贈王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授王弟元珏守太師。

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見。是月重建開元宫，追福於先王也。

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秘色甕器二百事。

冬十一月，唐敕杭州護國廟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銅官廟改封福善通靈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闡王，從王奏請也。閩皇城使李倣伏誅；倣部兵焚啓聖門，奪倣首來奔。

是歲，王建寺於府城外前百步，起樓號曰奉恩，請寺額於唐，署云：「襲爵數年，曾無報效，受鳳池之真命，降龍册以雙封。乞賜龍册爲名，用昭曠典。」唐主不允，錫名曰「千春」。詔曰：「錢元瓘效忠建寺，比爲誕節齋僧，龍册爲名，未稱勤懇，宜號千春寺。又建瑞隆院於七寶山。

清泰三年春正月，唐遣禮部尚書李懌、户部郎中姚遐賫奉吴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

秋七月，唐敕建先王廟於東府。是月，唐授王部將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改元天福。

十二月，晉授王天下兵馬副元帥。淳祐時，林屋洞得金簡，曰「天下兵馬副元帥吴越錢王」。

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晉遣供奉官周彦環賜國信。

二月，王廢其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珧爲庶人。

是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十餘丈，一死於桐廬，一死於餘姚江。

三月戊午，王殺其弟元珏、元珧，許以公禮葬之，麾下卒伍悉從宥不坐。

夏四月，晉以禮部尚書程遜、兵部員外郎韋稅爲加恩使，進封王吴越國王，仍賜天下兵馬副元帥，金印。是歲，程遜還京，溺海死。《通鑑》繫此事於十一月戊辰。今從《備史》。甲午，王即位、建國，一如天寶故事。即位者，即國王位也。國王與王不同，《通鑑》以即位、開國在前，而進爵在後，亦未爲允。丙申，仍赦境内今年租税之半，立子弘僔爲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相，鎮海軍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秋七月，晉削元珏、元珧在身官爵，任便處置。

八月辛巳，大閱於北郊。戊申，新建五廟於城南。

九月乙卯，王親視五廟。

冬十月，貢晉天和節大排方龍座金腰帶一、御衣十三事。乙丑，金陵徐誥稱大齊皇帝，遣使來告即位。

是歲，建相嚴院於國城西。高麗遣使張訓來聘。

天福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冬十月丙戌，貢晉謝恩金器五百兩、白金一萬兩、吴越異紋綾八千疋、金

條紗三千疋、絹二萬段、綿九萬兩、大茶腦源茶二萬四千斤，又進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帶一副。

十一月，晉遣使賫捧吳越國王玉册及沿身法物等至，册曰：「唯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戌朔，五日戊寅，皇帝若曰：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或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奬忠勳，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彝章。況夫奠南服之奥區，鎮東甌之重地，懋績雖高於列土，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頒鏤玉之文。乃擇吉辰，爰敷盛典。咨爾興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户、實封一千五百户錢元瓘，嶽靈稟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寵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畧以平兇，用奇兵而制變。祇嗣基搆，表率英雄，淮彝之屏氣銷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況興我昌運，竭乃忠規，懋勳庸而首列韓壇，奉玉帛而誠先禹貢。語尊奬則獨標大節，顧封崇則未稱鴻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當南斗之分，地志控勾踐之都，眷茲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異章服於羣后，盛簡册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九天之寶瑞。表予嘉命，纘乃舊邦，大振家聲，夾輔王室。今遣使太中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延，使副中散大夫、尚書司門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服衮衣而佩玄玉，位壓羣侯；駕戎輅而握兵符，名尊九伐。馭貴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祇荷天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閱馬步軍，泊艭艦於碧波亭。

是歲，建淨空院於國城之北山，又建昭慶律寺。廣陵郡王元璙請析嘉興縣之西鄙義和鎮爲崇德縣，從之。

天福四年春二月，晉授世子弘僔爲果州團練使。

是月，齊徐誥改姓名李昇，稱大唐。

夏四月，遣左衛上將軍沈韜文如唐賀南郊。

秋八月戊申，建世子府於城北。是日，白龍見處州長松縣，遂更爲龍泉縣。

是月，晉敕建温州爲静海軍節度，從王請也。

九月，又敕升婺州爲武勝軍，授王兄元懿爲節度使。

是月，保大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陸仁章卒。

冬十月壬子，吳越國恭穆夫人馬氏薨。

是月，晉遣刑部尚書李懌、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馬元帥，《通鑑》作八月己酉。增食邑五千户，實封五百户，仍賜御服紅羅真珠戰袍、金瑣甲各一副。

十一月，契丹遣其臣遥折來聘。

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於衣錦軍慶儭鄉。

是歲，僧道翊得奇木於前澗，斲爲觀世音法身，王命建天竺道場。《釋氏紀録》云：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乾祐戊申，有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晝放白光。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又建天長淨心寺於國城。是時，晉諫議大夫段希堯來使。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天福五年春二月甲辰，温州刺史王子弘僎卒。是月，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求救於我。壬戌，王遣内牙統軍使仰仁詮、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切諫，不聽。

三月，奏嘉興縣置秀州，以嘉興、海鹽、華亭、崇德隸焉。時又析東府剡縣十三鄉爲新昌縣。《紹興府志》云：開平元年，析剡立新昌縣。未審是非。已又改剡縣爲贍縣，惡「剡」有二火一刀之説，爲不祥也。《順存録》言：天慶觀有錢氏時都公移，稱兩都都軍糧帖，撿先據贍縣奏云云。錢氏時稱杭爲西都，越爲東都，因號兩都。壬申，晉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尚書李元龜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癸卯，鎮海軍行軍司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鮑君福卒。甲子，世子弘僔薨。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乞師於閩王曦，曦以兄子泉州刺史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救之，且移書責我，别遣輕騎絶糧道。

會久雨，我兵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俘斬以萬計，我師敗績。癸未，仁詮等遁還。是月，四星聚斗。

秋八月，以世子府爲瑶臺院。

冬十月，王貢晉謝恩金器三百兩、白金八千兩、金條紗五百疋、綿五萬兩。

十二月，王以子弘佐爲內牙諸軍都指揮使。

是歲，蘇、湖、秀三州大水。

天福六年春三月丙寅，晉遣太子賓客韙延祚、吏部郎中盧撰册授王守尚書令。

夏五月，漢遣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衣高素清來逆我故王弟傳瑫之室馬氏，以爲繼室，不克遣。

六月，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仰仁詮卒。是月，建甘露寺於南山。有泉一泓，若甘露，可啜，故名。

秋七月甲戌，麗春院災，延於內城，燬宮室、府庫幾盡。王避之，火輒隨發，遂驚懼，發狂疾，遷居瑤臺院。是月，唐主遣使來唁，且賻其乏。

八月，王寢疾，語內都監章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服其英敏，願王勿以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辛亥，王薨於瑤臺院之綵雲堂，年五十五，在位十年。

晉主令所司定謚曰莊穆，敕改謚曰文穆。或作忠順，非。命宰相和凝撰神道碑。碑文曰：雲起龍驤，化爲侯主。鴻飛鳳翥，弱立鷹揚。凜然勃氣，綽爾雄銓。大名之後，五世其昌。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雙闕。既委招懷，復專征伐。蕭土苴茅，秉麾仗鉞。尚父棄代，元帥承家。傳榮襲慶，奕葉重葩。有典有則，去甚去奢。威名烜赫，事望光華。譚戴縱橫，詞泉浩渺。曹植思遲，崔儦書少。月夕花朝，猿巖雁沼。筆落彩牋，風清綠篠。神傳射訣，天富兵鈐。龜文月角，燕頷虬髯。威能伏獸，名可愈痁。撫衆以惠，待士持謙。事必有恒，政皆求理。扶弱遏强，先人後己。但見偃風，莫聞狎水。阜康蒸黎，廓清邊鄙。量陂素廣，德岳彌高。禮延耆碩，令肅權豪。庭趨忠烈，府集英髦。講論韜略，奬勸勳勞。自靖稱藩，益勤述職。虔布詔命，動遵楷式。每陳貢輸，常逾萬億。表率方隅，匡扶社稷。功庸罕對，渥澤無倫。禮優伯舅，位極人臣。鎔金鏤玉，龜紐龍綸。永承當代，莫繼芳塵。禁暴戢兵，取威定霸。雲慘長空，星沉永夜。方賴控臨，忽聞薨謝。深嗟旦奭，不及松喬。倍加贈襚，久罷簫韶。號慟軍民，涕泗華夏。初聞訃奏，尋輟視朝。君臣分至，水陸程遥。間傑淪亡，英賢繼襲。擗踴悲摧，無所迨及。益務撫循，加之周給。人情既安，兵威自戢。一方肅靜，三世輝榮。朝宗事大，誓志傾城。欲光家世，上奏聖明。願書貞石，用顯聲名。金玉令人，鼓旗良帥。德盛功崇，文經武緯。述之莫窮，言之無愧。庶幾乎萬歲千秋，人見之而墮淚。

七年二月癸卯，葬於國城龍山之南原。

八年四月丁卯，二十日。立碑石於隧道。

王志量恢廓，識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王孝敬小心，未常有懈。武肅王性嚴急，每召輒須時至，王乃製闊袴大韈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填積，皆躬親批署，手爲胼胝。復效武肅王故事，置粉盤於榻首，夜有所憶，即書其上，詰朝以備顧問。時屬重盜賊及詐僞誹謗法，犯者必死，王皆力救獲，宥者甚衆。常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皆在此，我獨何避？」竟不許。

寶正中，武肅王將選諸子爲嗣，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傳瑛、弟清海軍節度使傳瑫、寧國軍節度使傳璟等皆言王功德高茂，是宜委副，故遂以兩鎮相屬。及武肅王寢疾，一日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擇之，王乃取其狹小者，武肅王大悦，曰：「吾有汝，瞑目無恨矣！」繼嗣之後，更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凡中外封章相搆者，積而毁之，悉置不問。王舅陳氏歷職不過戍遏，每加厚賜，而未常遷授。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常以使役求免，王廷責之，遂下獄，尋黜於剡溪。其恪遵治命，保慎名器，足守一代之霸業焉。

論曰：錢氏五王，惟武肅有改元事，而廟號則史所不載。間讀余公綽《閩王事跡》，云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子成宗嗣。雖二人所紀年歲不同，至廟號稱宗則二書脗合，似非竟無可據者。今兩浙民間猶謂武肅王爲錢太祖，豈當日果實稱宗，而其後漸諱之邪？當闕疑以附「夏五郭公」之例。按武肅王《浚舜井記》有東都上直官、西都上直官等文，是明以西府、東府爲兩都已。又王順伯家藏吳越忠懿王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進，乞於仁政殿前夜化却，不然便取聖旨。」云云。此進呈聖旨諸語，亦與天子畧同。由是以推，則吳越雖無稱帝之事，而當日臣下尊之者，詞多僭儗，亦未必盡無也。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羣臣欲稱光堯廟號「成宗」者，尤袤曰：「此吳越錢元瓘僞號也。」是又以成宗爲文穆廟號已，不知何據。

卷八〇《吳越四・忠獻王世家》

忠獻王名弘佐，《五代史》、《宋史》作佐，《表忠觀碑》作仁佐。字元祐，文穆王第六子。母許氏，以寶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弘佐於功臣堂。初，孝獻世子居監撫，文穆王治其府於城北，將俾居之。一日，世子與弘佐戲采於青史樓，遽謂弘佐曰：「君王方爲我營府署，願與若博之。」比四擲，而弘佐得六赤，世子失色，弘佐從容曰：「五哥入府，弘佐當將符印之命。」因再拜，世子竟不懌，投骰盤於樓下而去。俄而

世子不禄，弘佐授鎮海、鎮東節度副使、檢校太傅。

先是，内牙指揮使戴惲爲文穆王所親任，文穆王養子弘侑者，其乳母故惲婦黨戚也。文穆王既薨，或告惲謀立弘侑，章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伏甲士幕下；明日，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爲庶人，復其姓孫氏，幽之明州，蓋天福六年秋八月壬子日也。

是日，將吏奉文穆王遺命，承制以弘佐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時年十有四歲。《歐陽史》云年十三，今從《通鑑》。

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於僊居堂，赦境内，班賚有差，命丞相曹仲達攝政事，軍中或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仲達親諭之，乃解。辛未，王還於思政堂，命境内給復一年，諸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田園有隸道宫佛寺比入賦税者，悉免之。

冬十月，長星見。

十一月，唐遣使祭我先王，晉授王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仍賜保邦宣化忠正功臣。王命刑部侍郎楊巖如唐賀仁壽節。是時凡官名左者，悉改爲上，避王諱也。

天福七年春正月，閩人來祭我先王。

二月癸卯，晉敕葬先王於龍山之南原。

三月，晉遣太中大夫李鶚來歸先王之賵。乙丑，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瓘薨，子文奉嗣。壬申，晉加王食邑七千户，仍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

秋七月，王以内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爲内牙上右都監使。按《册府元龜》：是月，晉詔改州縣名與高祖諱相犯者，杭州錢塘縣爲錢江縣，唐山縣爲橫山縣，台州唐興縣爲台興縣。然《吴越備史》載：開平二年，改唐山爲吴昌，唐興爲天台。《順存録》又言：龍德二年，割錢塘、鹽官之半爲錢江縣。與此不同，有説見《地理表》。

冬十月，以都指揮使闕璠、《備史》作燔，今從《通鑑》。胡進思爲内牙上右統軍使。

十一月，王遣使貢晉鋌銀五千兩、絹五千疋、絲一萬兩，謝封國王恩；又進細甲弓弩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甕器、鞾履、細酒、糟薑、細紙等物。

十二月，命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使於唐。己巳，以龍山武功堂爲文穆王廟。是時，晉太常卿龍敏來聘，長揖不拜。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

二月丙辰，丞相皮光業卒。

秋七月乙巳，貶内牙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李文慶於睦州。王初立，優待諸將，上統軍使闕璠與胡進思用事，璠彊戾排斥異己，德安數與之爭，文慶不附於璠，故有是譴。

冬十月，晉遣使授王吴越國王玉册，册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吴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户、實封四千户錢弘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吴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搆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賢；敝冕軺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王玫，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册爾爲吴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載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十一月辛巳，王駕還於功臣堂。癸未，丞相曹仲達卒。戊子，納元妃仰氏。

是歲，建報國千佛院，又賜晉郭文祠額曰碧沼寺。是時，浙地兒童聚戲，動以「趙」字爲語助，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契丹所執，而遥益盛；洎宋祖受禪，忠懿王納土，始符其兆。

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

三月，晉敕授王落起復，增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

夏四月丙午，王親祀五廟。

秋七月辛未朔，晉少主改元開運。

九月朔，日有食之。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宮，尾長七尺許，鬣且角，獲之置於安溪潭。

冬十一月，王命從兄東府安撫使弘俊爲内外馬步都統軍使，弟弘保爲東府安撫使。

是歲，捨瑞萼内園建龍華寶乘院，仍造傅大士塔。又建寶相寺華藏院於國城。

開運二年，春三月丙午，王從祖順化軍節度使鏵卒。

秋七月，修武肅王廟於城西，奉旃檀神象而致焉。

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晉遣太子賓客羅周岳、右庶子王延濟册王守太尉。

十一月朔，王大閱於北郊。乙卯，誅内牙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内牙都監使王兄弘俊東府安置。先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庶人孫本賜死，貶都統使王兄弘俊東府安置。先是，昭達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悦以金寶結二人，得侍左右。昭悦爲人狡佞，愛特逾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悦知其意，詣璠叩首謝，璠不爲意。昭悦欲出璠於外，私謂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爲不行？」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因誣璠、昭達奉弘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因有是處分。昭悦治闕、杜之黨，凡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皆側目，獨進思重厚寡言，昭悦以爲戇，獲免。

是歲，建鷲峯禪院於國城之北山。延伏虎光禪師居之。

開運三年春二月，日有食之。

三月，晉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仍改賜推誠匡運忠亮威德功臣。

秋七月庚寅，吴越國夫人許氏薨。

八月，重建天寵堂。壬申，葬仁惠夫人於國城西山之原。

冬十月，閩大亂，李宏達更名達，遣客將徐仁宴、李廷謂等奉表稱臣，乞師於我。王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惟内牙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爲當救。王曰：「脣亡齒寒，《春秋》明義。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恤鄰難，將安用之！諸將躍馬食肉，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命昭券專掌用兵，内都監使程昭悦掌應援餽運，而以軍謀委丞相元德昭。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是行也，宿衛武肅王廟庭者，聞甲馬聲，凡數夕而止；後接戰時，唐人視我師徧郊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

是月，獻晉謝恩白金五千兩、綾五千疋、腦源茶三萬四千斤、笥箭一萬莖，蘇木乳香他物稱是。又進啓聖節金大排方坐龍腰帶一條、御衣一襲，十六事。

十一月己酉，我兵至福州，自閩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我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内外斷絶，城中益危。

十二月，王命弟弘儁爲湖州刺史。

是歲，議鑄鐵錢，王弟牙内都虞候弘億上疏以爲不可，從之。建寶勝院於北山。

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東京，稱會同十年，肆赦天下，廢晉少主爲負義侯，遷於黄龍府。

二月庚午，有雉集於玉華樓。辛未，晉劉知遠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二年。吴越是時用會同年號。

是月，王命内牙指揮使諸温伺内都監使程昭悦歸第，執送東府。己卯，誅昭悦。釋王兄仁俊之囚，以昭悦多聚賓客、蓄兵器與術士遊也。

三月庚寅，命王弟弘儼出鎮台州。戊戌，王遣將余安自海道救福州。己亥，兵至白蝦浦。海岸泥淖，方布竹簀以行，唐軍聚射之，簀不得施。唐監軍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殲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登岸則浙兵致力於我，鋒不可當，安能盡殲乎？」延魯不聽。我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堅戰死。我師乘勝而進，城中出兵夾擊，大破唐兵，虜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等，獲器械數十萬。安遂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歸附於我。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果驗。丙午，張筠、余安班師。王遣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弟東府安撫使弘倧爲丞相。

夏四月，李達遣弟通來請入覲，從之。

五月，我師凱旋，王饗將帥於光册堂，賞賚有差。

是月，晉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增食邑五千户，實封五百户，仍改賜資忠緯武恭懿翊戴功臣。

六月乙卯，王薨於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遺令以弟丞相弘倧爲鎮東軍節度使兼侍中。按錢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稱會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節度使印文。蓋是時吴越與契丹信史不絶，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諸州鎮之先，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又忠獻王薨，止以鎮東節度使授弘倧，至八月，漢始制授宏倧鎮海、鎮東節度使，即牒文可證。《備史》云遺令以弘倧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者，誤也。

是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

秋八月，敕謚王曰忠獻。《表忠觀碑》作忠顯。令太常卿張昭撰神道碑文，葬於龍山之西南原。

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温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多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丞德家火，俯邇内城，命親軍援之，王登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衆因悉力，火遂滅。開運中，將益車徒，下令募軍中及民間子弟，逾時無至者，乃命大糾之，令曰：「糾而得之者，糧賜皆蠲半。」翌日，投書雨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民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内租税三年。

卷八〇《吴越四・忠遜王世家》 忠遜王名弘倧，字隆道。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母弟也。誕生之夕，文穆王夢人以黄金一篋獻者，因字之曰萬金。襁入府中時，武肅王方病目，摩其頂曰：「眼大小？」左右曰：「眼小。」武肅王默然。起家内牙指揮使、檢校司空。

開運元年冬十一月，出爲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

天福十二年六月丙寅，即王位於天册堂，猶稱會同十年。

秋七月，王召弟台州刺史弘傚同參相府事。庚子，有雉升於天册堂之戟門，旋歷廊廡，久而獲之。閩帥李達來覲，以其弟通爲福州留後，王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賁，賜達弟名曰孺賓。

閏月，李孺賁以金筍雜寶賂統軍使胡進思求歸，進思爲請，王命孺賁復任福州，親餞於碧波亭。

八月，葬忠獻王於國城西原。是月，漢以王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吴越王。遂遵漢主正朔。

冬十月，王弟弘傚至自台州。

十一月，王大閲水兵於碧波亭，統軍使胡進思諫以頒賞太厚，王怒擲筆水中，進思大懇。

十二月，威武軍節度使李孺賁復貳於我，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攻孺賁，戮之，族其家。己酉，傳首國城。王命丞相吴程知福州威武軍事。

庚戌，《家王故事》云：晉開運四年十二月，晦也。内牙統軍使胡進思同指揮使諸温、斜滔等作亂。自忠獻王時，諸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在位者皆遇以寬大。及王繼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每有僭逾，多所裁抑，進思頗不自安。已而王欲授進思一州，進思不可。會李孺賁叛，王以進思建議，遣之歸，更加責讓，進思益憤恨。屬内牙指揮使何承訓懼事露，反洩謀於進思。時王府夜宴將吏，進思疑爲圖己，遂統内牙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猝愕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驟得風疾，傳位於弟同參相府事弘傚。」因帥諸將士迎弘傚於私第而立焉，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簾下，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襄簾，德昭始下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弘傚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傚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方視事。進思遂殺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王之舅也。明年，遷王於衣錦軍。進思日請害王，忠懿王爲譬説百端，且疑進思有他變，乃遣都頭薛温護王，戒曰：「若有非常處分，當以死拒。」未幾，進思遣方安等圖王，温悉斃之於庭。

廣順中，徙王東府。忠懿王命東府以官物充王取給；西寢之後，即卧龍山，爲王置園亭於上，栽植花木，周遍高下，遇良辰美景，王被道士服，擁伎樂，且暮登賞。每元夜，張燈徧於山谷，用油數千斤；七夕，結綵樓於山巔。諸節時費用稱是。王常於山亭擊鼓，聲達於外，守衛者遽聞忠懿王，忠懿王曰：「吾兄以閒適爲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王能爲詩，亭榭之上紀録皆滿，居二十年始薨。《家王故事》云：廢王開寶中以疾終。《宋史》云：錢倧疾殂東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紹興府志》：忠遜王墓

在昌源。謚曰忠遜，或曰讓王。年四十四。子四人。

初，王將即位，近侍陳禹夢以金鈐鑼承日輪，加王之頂，而手持二鐶，頃之墜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鐶，不過二旬之事耳。」及即位，又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讖，且懼不就，乃宿謀於冶匠，別鑄一以爲備。翼日，以所授金鑄之，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至是皆符其兆。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宋真宗贈讓王爲尚書令，誥曰：「朕以茂對景靈，誕敷明命，乃眷育材之地，首推錫類之恩，特示寵章，用旌元烈。咨爾直集賢院、上輕騎都尉錢易父太師、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倧，早襲王爵，克成世功，大庇吳越之民，實隆軒冕之緒。廉剛正之德，不媿前人；敷友讓之風，自臻多福。遺芳景行，踵厥後昆。允彰燕翼之謀，宜錫褒崇之命。納言華秩，位冠天臺，貢諸山原，永耀門閥。可贈尚書令。」天聖三年六月，宋仁宗贈讓王爲尚書令，誥曰：「朕昨者虔陟嘉壇，恭承大祀，協巽風而施令，法解雨以推恩。眷惟綸披之近僚，式沛漏泉之新命。矧於勳烈，宜爾褒崇。中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錢易父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倧，位襲真王，功聯冊府，明敏嚴毅，國史具書。人臣極隆，天爵自奉。襲齊桓之業，挺忠孝以無遺；振泰伯之風，敦揖讓而斯在。果鍾佳嗣，爲我詞臣，得之本心，克濟其善。雖風樹之感，常切於疚懷；而密對之封，是膺於異渥。總師綿宇，茲乃世官，舉而贈之，尚冀歆奉。可特贈天下兵馬都元帥，仍封讓王，餘贈如故。」尚有真宗天禧五年、仁宗天聖元年兩敕。

論曰：吳越甘露院牒之稱會同十年也，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稱開運與天福也。蓋前此吳越與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詔州鎮矣，而漢使未至，寧有不奉其正朔者。閒讀《福州雙石祠記》，有云會同十年以是年二月改元大同已，故《遼史》會同無十年，而吳越猶紀十年者何？蓋契丹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號不行於南土，則吳越之稱會同於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

卷八一《吳越五・忠懿王世家上》

忠懿王名俶，字文德，初名弘俶。文穆王第九子也。寶正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功臣堂。母曰吳氏。

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除內牙諸軍指揮使、檢校司空。忠獻王時累授特進、檢校太尉。

開運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台州。忠遜王立，徵弘俶同參相府事。會僧德韶者亦勸弘俶急歸，不然將不利，秋九月甲戌，遂發台州。是日，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象，識者異之。

冬十月，至國城，居南邸。

未幾，有胡進思之變。進思乃召諸大校及軍庶迎弘俶嗣位，弘俶見府僚將校於元帥府之外簾，謙讓者三，諸將士皆拜手言：「太尉素有德望。」俯伏稱賀。即日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蒞事元帥府南序，時十二月庚戌日也。是時湖州民朱神佐以重價購紫鳶獻瑞，中道而鳶殞，國人嘲之曰半瑞。

乾祐元年春正月，漢大赦，改元。乙卯，弘俶即王位於天寵堂。赦境內租稅，班賚有差。以弟弘億爲丞相。自前年季冬浹於正旦，陰晦彌月，是日雲物澄霽，人情大悅。壬戌，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丙子，漢主殂，少主承祐即位。

二月辛卯，王親祀五廟。乙未，內牙指揮使何承訓伏誅。初，承訓預胡進思之事，至是復請誅進思，王惡其反覆，因有是命。

三月，漢遣中書舍人張誼來歸忠獻王之賵。是時，胡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王不許。已又矯王命令都頭薛温害之，温拒曰：「受命之日，未聞此言，不敢妄發。」由是進思憂懼日積。丙寅，進思死。

夏四月，大閱馬步兵。

六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下令每歲租賦逋者悉蠲之，仍歲著爲令。

是歲，王以漢使張誼輕肆，奏其過於朝，及其副使馬承翰。

乾祐二年春三月，匡武都連名輒舉求職，王命斬狀首二人，坐黜者二十餘人，餘宥之。

三月，漢敕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仍賜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

夏四月，太白晝見。乙亥，城西上清宮災。

五月，內牙指揮使斜滔以罪黜於處州。滔，胡進思之黨也。

秋七月，王命弟弘億爲明州刺史。

冬十月，漢遣散騎常侍張昫等持節備禮，册王爲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法物等，册曰：「惟乾祐二年，歲次乙酉，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

若曰：我先帝順天致罰，大拯黎元，享萬靈於無主，解兆庶之倒懸，較定世勳，以吳越居右。伊朕眇末，虔奉先訓，嗣位之始，即酬懋功。前命爲元帥，按地圖授武節，東南之境得行征伐；今册爲真王，駕大輅執桓圭，牛斗之鄉盡荒土宇。詢於有位，僉曰克諧。咨爾匡聖《宋史》作爾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錢弘佐，象緯炳靈，公侯繼軌，王襲慶，橫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朝之師律。充庭納貢，則外府告盈；下瀨宣威，則前茆獻捷。忠信著於羣后，禮讓行於一方。故玄冕九章，爲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輪駟馬，爲王之馭，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禰之令圖，實典禮之鉅著。勸夫忠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煦，左補闕崔頌，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嗚戲！品秩甚尊，名數尤重。肅廣庭而備物，練吉日以覃恩。爾其正厥位，事大以敬，教民以順，馭衆以恩，神其福之。《禮》曰惟王建國，諸侯所以守舊邦；《書》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匪我堯緒，永爲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福禄無窮，貽厥百世。汝往欽哉，對揚我休命。」

是月，内牙指揮使諸温以罪黜於温州。

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貢漢御衣、犀帶、金銀裝、兵仗、綾絹、茶香、藥物、秘色甕器、鞍屜、海味等物。封龍泉縣神爲匡濟將軍。開寶中避宋太祖諱，改康濟。

是歲，募民能墾荒田者，勿取其税，由是境内無棄田。或請糾遺丁以增賦，王杖之國門。又置營田卒數千人，以淞江闊土而耕。一云：吳越時開墾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過錢數十文。按，宋高宗時知揚州晁公武言：吳越墾荒田而不加税，故無曠土，此可知穀賦之由。又按：吳越每身錢三百六十，是丁錢又最重矣。其説未審是非。

乾祐三年春二月甲申，唐劍州刺史陳誨寇福州，執我守將馬光進等。庚寅，唐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威武軍吳程、指揮使潘審燔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唐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馘萬計，陳誨等敗走。

是月甲午，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鄧國公杜建徽卒。

三月，漢授王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

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獻於五廟。丙午，王親享五廟。

六月，漢授王兄東府安撫使弘儇知福州威武軍事。

秋七月戊寅，王命弟弘億爲東府安撫使。是月，唐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

冬十月，王遣文徽歸金陵。

十一月二日，王以誕日，飯僧。乙亥，王貢漢謝恩綾絹二萬八千疋、銀器六千兩、綿五萬兩、茶三萬五千斤、御衣二襲、通犀帶戲龍金帶各一圍。

廣順元年春正月，周主即位，改元，大赦。

三月，周加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三百户，仍降尚書册禮。

夏四月，王奉故王弘倧居東府，繕園圃亭苑、花卉山石以娱之，歲時供饋甚厚。

夏六月丙午，武勝清海等軍節度使、王世父元懿卒，以其子仁傚嗣。是月，王命復從兄前内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官爵。

是歲，建空律寺，捨舊苑爲靈芝寺，因芝生苑内，故名。

廣順二年春二月，周授王天下兵馬元帥，敕曰：「古之王者，啓邦經野，分職設官，酬建殊庸，懋昭大德。我有重臣，世膺王爵，雖任一方之帥，未超極品之榮。漢法非劉不王，唐制元帥爲重，兹惟大任，寧授非人。用錫名藩，永扶昌運。咨爾檢校太師、守尚書令、上柱國、吳越國王錢弘俶，乾坤間氣，海嶽孕靈，爲民物之綱維，實朝廷之藩屏。承家保國，奕世羨堂搆之賢；治亂持危，四方推英豪之主。梯航時登乎丹陛，兵革靡及乎蒼生。才足以尊主而庇民，德足以移風而易俗。肆歸建極，不替忱誠。有齊桓尊周之心，而忠義或逾乎齊；有晉悼駕楚之畧，而功名不忝乎晉。建之都督，則百辟允諧；使之元戎，則三軍用命。表海受一方之寄，真王啓萬户之封。匪爾令名，曷兼衆職。爾其不墜善始，永圖令終，承我履言，毋忝厥位。可特授天下兵馬都元帥，餘如故。」按《備史》載：廣順二年二月，周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宋史》亦云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而此敕在廣順二年三月一日授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中必有誤。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宋史》作致治。忠正功臣。

夏四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王改衢州刺史叔元瓊知福州威勝軍事，弟弘

偍爲衢州刺史。

六月乙未，王妣吳越國順德太夫人吳氏薨。

秋八月丁酉，葬恭懿夫人於國城慈雲嶺之西原。

九月甲寅朔，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是時，國内禁酒。宋人陳止齋曰：「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

廣順三年春二月，湖州所隸建州降卒鄭懷嵩等十一人以刺史散香於資福寺，遂率其黨二百餘人作亂，即日盡誅之。

三月，周授王起復鎮東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王以兄弘儇爲温州刺史。

夏四月，建報恩元教寺於城北，薦王妣也。王親閲内外諸軍，非驍勇者咸停放之。

冬十月，大閲馬步軍艭艚於碧波亭。

十一月，命弟弘仰爲台州刺史。

是歲，東陽有大象自南方來，陷陂湖而獲之。境内大旱，邊民有鬻男女者，命出粟帛贖之，歸其父母；仍令所在開倉賑卹。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主祀圜丘，改元。是月，周主殂，晉王即位。

夏五月辛巳，王命鑄恭懿太夫人銅容二致於奉國、金地二尼寺。

秋七月丁丑，周遣使加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賜號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仍賜金印。

冬十一月，周命進奏使章思忠歸諭機密事，舟覆，思忠溺焉。

是歲，建慧日永明院，迎僧道潛居之。

顯德二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周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

夏四月庚子，王親祀五廟。

五月，周詔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檢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

秋七月庚午，有虹入天長樓，樓在内城之東。王避寢於思政堂。

九月，復居於天寵堂。

閏月丁酉，王子惟濬生。即稱世子。

冬十一月，周命司空李穀伐唐。

十二月，王遣元帥府判官陳彦禧入貢於周，周諭我出兵會擊金陵。

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東征，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是月，南擊場門樓火。

二月，周師入淮南，唐靜海軍制置使姚彦洪率家屬軍士户口等一萬餘人奔於我。癸未，王命丞相吳程、前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癸巳，遣都指揮使路彦銖侵宣州，羅晟督水師次江陰，以竢周師。既而周遣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沿身衣冠法物。

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偏將諸承、向重霸等一百餘人。壬子，唐右武將軍柴克宏襲吳程於常州，我兵大敗。先是，唐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來使；至是，克宏幕船以匿甲士，聲言迎匡舜，程曰：「兵交，使在其間。」殊不爲備。唐兵登岸，徑薄我兵營，會羅晟、鮑修讓與程福州有隙，晟以此不力救，且縱之趨程帳。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僅以身免，死者萬計。程遁歸，王怒，悉奪其官。乙卯，路彦銖攻宣州不克，聞程敗，亦引還。

是月，王命從兄知中吳軍節度事文奉爲水陸應援諸軍都統使，屯於本州，備徵發。

夏五月丙申，福州兵與唐永安軍節度使陳誨戰於南臺江，我師敗績，指揮使馬進、姚章等被執。未幾誨亦宵遁。

六月，王命從兄仁俊知彰武軍事。周廣順元年，改福州爲彰武軍。

秋九月癸卯，王親閲於龍山教場。

冬十一月丙辰，王貢周白金五千兩、綾一萬疋，又進天清節金花銀器一千五百兩。

是歲，始括境内民丁以益師旅，王弟弘億手疏切諫，乃止。

顯德四年春正月，始議鑄錢。

三月，周師大敗唐人於壽春。

夏四月，周宣諭使薛有光航海歸於京師。

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弘信爲衢州刺史。

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來使，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副，道由登萊汎海入浙，周主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

冬十一月，唐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請修貢於周，附我以聞，許之。是時，

紫芝生於永嘉之西山。

顯德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弘偃卒。

二月，周主幸揚州。丁卯，遣殿直趙誨來宣諭，仍出戰艦於瓜步迎鑾鎮、長風涉等處，以圖濟江。壬辰，王進御衣犀帶，又進供軍稻米二十萬石，仍命上直都指揮使邵可遷、路彥銖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周師，江北諸州署平。

三月，王不康。丙午，周遣翰林學士都承旨陶穀、司天監趙修已賜王羊馬彙駝；每歲班賜，自此始也。

是月，唐主奉表於周，盡獻江北地，周師乃罷。初金陵之將附周也，王亦飛書諭之，既而附我以誠款聞，周主詔從之。

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於內城，官府廬舍幾盡，王出居都城驛。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王親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祝之，曰：「不穀不德，天降之災。倉廩積儲，實師旅之備也，若盡焚之，民命安仰？」乃令從官伐林木以絕其勢，火遂止。《宋史》云：世宗聞之，遣內侍賫詔恤問。是時，被火燬者凡一萬七千餘家，王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頓安。丁卯，王命弟弘儀復爲東府安撫使。周遣天下都軍頭周廣來宣諭，仍賜邵可遷以下及將士衣服有差。

是月，王進周綾絹各二萬疋、白金二萬兩，謝賜國信。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唐主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六月戊寅，前台州刺史王弟弘仰卒。

秋閏七月癸丑，遣使朝周，貢白金五千兩、絹二萬疋、細衣段二千連。

八月，貢周白金五千兩、絹一萬疋；賀車駕還京，又進龍舟一艘、天禄舟一艘，皆飾以白金。壬辰，周命上閤門使曹彬賜王騎兵鋼甲、步兵軍甲、旗幟等物。

冬十月乙巳，王遷於思政堂。

十二月，進賀正錢一千貫、絹一千疋於周。

是歲，周師克靜江軍，尹日就等由陸還。

顯德六年春二月，周主敕升湖州爲宣德軍，從王奏也。以王弟弘倧爲節度使。

夏六月，周主榮殂，子梁王宗訓立，賜王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

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國號宋。大赦，改元，遣使來宣諭。

三月乙巳，宋改郡縣犯御名廟諱者，王以名犯宋宣祖偏諱，去「弘」，以俶單行。甲寅，大慶堂成，堂廣大凡百間，王舊邸也。丙辰，遣使貢御服錦綺金帛，賀宋即位。

夏四月，宋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五百户。

五月，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舉兵，丁巳，宋帝親征。

六月甲午，宋敕加吴越國賢德夫人孫氏爲賢德順睦一作穆。夫人；又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

秋七月庚子，潞州平，宋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

九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舉兵，宋帝自將東征，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承祐率師至潤州以應之。庚申，寧國軍節度使王舅吴延福等有罪，並除名配外郡。

冬十一月丁未，揚州平，宋遣通事舍人王繼筠、丁德裕來宣諭，仍賜國信。庚申，宋復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來宣諭。甲子，王命弟衢州刺史信入貢；自宋革命，王貢奉有加常數，奇器精縑，皆製於官，以充朝貢。

十二月，王遷於功臣堂。

是歲，王重創靈隱寺，立石塔四。

建隆二年春三月，宋遣丁德裕送王弟信回，仍賜馬二百疋、羊五百口、橐駝二十頭。《宋史》作羊五千、橐駝三十，今從《備史》。

秋七月丁亥，宋昭憲皇太后崩，遣使來宣告。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王命取龍湫於天台山以祈雨。

九月，始榷酤。

冬十二月，王命弟信復爲衢州刺史。是時，海舶獻沉香翁一具，高尺餘，剜鏤若鬼工，王號爲「清門處士」。又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沉水千斤疊爲「旋山」，象衡岳七十二峯，王許以黄金五百兩，竟不售。

建隆三年春二月，宋遣右殿直王薈來宣諭，仍賜國信。

是月，王遣使聘於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會從效卒，子紹鎤夜燕我使，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鎤送於唐。

夏五月，婺、衢、睦三州民災；戊辰，王遣使賑卹。

秋七月壬戌，大風拔木。

八月，陳洪進推副使張漢思權知清源軍事。

九月庚戌，夜，所在地震，響如雷。

冬十月庚寅，宋遣上殿直景德倫授兩鎮節度使、王世子惟濬爲邕州建武軍節度使。庚子，宋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至，以張漢思不稟朝命，俾王責之，王遣使往責漢思，遂從命焉。

乾德元年春正月，王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琲瑁器數百事貢宋。

三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未，張漢思爲四門指揮使一作副使。陳洪進所幽，洪進歸命於金陵。已又附王請命於宋，遂授洪進平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

秋七月丁巳，重建天寵堂。壬申，大閱戰艦於西湖，賜内外將校服帶有差。

冬十月甲申，獲巨魚於江壖，長九丈六尺。

十一月甲子，宋有事於南郊，改元，大赦。王命從子昱入貢，宋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宋史》作忠正。恭順功臣。又加建武軍節度使、王世子惟濬檢校太尉。

十二月，宋孝明皇后崩，遣使來宣告。

是月，命從子郁爲秀州刺史。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大雨震電。

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三月，宋制王落起復天下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

夏四月，重建城南寶塔寺，奉武肅王、文穆王、忠獻王銅容入内。

秋八月庚申，王駕復天寵堂，謂丞相以下曰：「頃以寡德，遂貽災釁，曾未十年，中外如斯，實宗廟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勞，吾不敢忘，更賴公等以輔不逮。」丞相以下咸稱大慶。

冬十一月，宋師伐蜀，王命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等率師會焉。

是歲，建千光王寺。

乾德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

二月乙丑，王命從子台州刺史昱入賀於宋。

秋七月，有虎出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逾旬而獲。

八月癸卯，重建寶塔寺於城北。是月，宋遣通事舍人張延通來宣諭，仍賜生辰禮物。甲寅，丞相吳程卒。

冬十一月，王以前知福州彰武軍事叔元璵爲睦州刺史，從子昱復爲台州刺史。

是歲，建天龍寺。奉鏡清禪師居之。宋敕鑿杭州之虎頭巖。虎頭巖者，山頭突出如虎首，然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故有是命。

乾德四年春二月乙亥，王兄宣德軍節度使、吳興郡王儼薨。

夏五月丙戌，王從兄婺州刺史仁儆卒。

六月，宋授王子内牙都指揮使惟治爲容州寧遠軍節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

九月壬寅，王避正寢於功臣堂，以計都入須女也。癸卯，知福州彰武軍事王兄儇卒。

冬十一月甲寅，王命弟信知婺州武勝軍事。

是歲，王迎阿育王舍利歸南塔寺奉之。先是，明州阿育山有靈鰻井，至是鑿井南廊，鰻忽見焉。僧贊寧有記。

乾德五年春二月丁卯，王除睦州刺史叔元璵知福州彰武軍事。戊辰，王弟奉國軍節度使億卒。壬申，宋敕祀禹祠於東府，置守陵五户。己卯，王從兄温州刺史仁俊卒。

三月，五星聚奎。

是月，王世子惟濬入貢而還，賚宋所賜吳越國賢德順睦夫人珠翠冠帔等。

夏四月，王命子寧遠軍節度使惟治兼判奉國軍事。

秋七月，宋授王弟儀依前鎮東軍安撫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

冬十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黄彝簡入貢於宋。是月，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

十一月辛酉，大閱於教場，仍宴將帥。

是歲，都屬務文朗、副貳陳紹珠等率安國縣南新、寧善、新登、廣陵、銅峴鄉衆，乞以五鄉人户別置一場，就彼徵科輸送爲便。王是之，命特置南鄉場，入其賦。建淨心院於北山。

卷八二《吳越六・忠懿王世家下》 開寶元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乙巳，建奉先寺於城西，薦文考也。

是月，宋封王爲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敕曰：「卿顯著事功，已書簡册，雖將印盛列於鼎鐘，極恩久懸於制誥，每懷中正，常用款嘉。今封卿爲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見命使臣兼行册禮，故先詔示，俾咸知悉。

夏六月戊午，蘇州長洲縣民王安妻産三子。壬辰，知福州彰武軍事王叔元瓘卒。

是月，宋遣使賜王生辰禮物。

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於宋，助郊祭也。

十一月，宋南郊，大赦，改元。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宋賜王誥曰：「朕惟上天助祐，四海晏清，車書混一於華夷，雨露滋榮於稼穡。幸歲時之大稔，政庶務之小康。順一陽而再陟郊壇，結三獻而恭陳告謝。荷神心之昭格，覃慶澤於幽遐。乃眷保臣，方膺重寄。表率恒高於華夏，鎮臨久蒞於列藩。我有異恩，特垂殊寵。咨爾天下兵馬大元帥、檢校太師、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俶，爾既推誠而奉朕，朕當開懷而獎爾。是用擇茲吉日，降以殊恩，錫吳越之兩藩，兼都督之名位。命爾令子，爲予守臣。授雙節於天朝，所以顯元帥之隆重；效一方之職貢，豈不表臣子之忠誠。井田更易於初封，品秩彌光於舊物。不煩多訓，用稱彝章。加食邑三千九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吳越國王功勳如故，符至奉行。」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賜生辰禮物并御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馳馬百頭。是時王貢秘色窯器於宋。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云越州燒進。

開寶三年春三月，王親饗五廟。

秋九月，遣世子惟濬入貢於宋。

是月，宋詔王出師伐富州，王將起行，尋以道遠詔止之。是時宋命翰林學士陶穀使於我，王宴以水族數百器，又令膳人烹蝤蛑至螯蟹十餘種以進。《順存録》云：「陶穀來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王命自蝤蛑至螯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此品味，或作詩嘲之曰：「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穀在中朝，王因舉酒令曰：「白王石，碧波亭上迎仙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一云林摠奉使事。又王置金鐘宴穀，會穀卧病，請之，贈以十副，穀謝詩云：「乞與金鐘並眼明。」及出境，復有「井蛙休恃險」句。人謂其狡譎。

開寶四年秋九月，宋遣使賜生辰禮物衣冠、劍佩等。

冬十一月，宋有事於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户，實封六百户，仍改賜開吳鎮海一作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開寶五年春三月，王世子惟濬貢奉歸，賚宋賜吳越國賢德順睦夫人珠翠冠帔各一副。

秋九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黄彝簡入貢，宋帝諭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强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練兵甲助我，無惑人言『脣亡齒寒』之言！」《宋史》云：黄彝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草示文贊，賜俶戰馬及羊，諭旨於俶。王密表謝，且請師期。

冬十月，王親饗五廟，復謁寶塔寺，拜先王銅容。

開寶六年秋八月，宋遣使賜王玉帶、御衣及生辰禮物。是月，王寓書於宋宰相趙普，饋海物十器。

冬十一月，大雪之氣如烟。

是歲，命南山建總持寺。

開寶七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

夏五月，宋敕進奏使錢文贊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繡一千段。

秋七月，宋詔王伐江南，署曰：「禁衛出軍，雲臺選將，剋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專蕩寇。早者會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姦兇，果符陳請。開兹討伐，必罄忠勤。」

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事。

九月，承祐至自京師，宋遣内客省使丁德裕賜王生辰禮物。

冬十月，宋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宋史》云：遣丁德裕賜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今從《備史補遺》。賜劍甲、鞍馬，仍命丁德裕爲行營兵馬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常州。庚申，王親率鎮國、鎮

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謂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爲先鋒使。癸亥，次秀州，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常州，有獲巨龜於旌門之下，占者曰：「玄武之應也。」戊辰，王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營於九僊墩，命親從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鎮國都指揮使王謂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

十一月，宋遣弓箭庫使王文寶來宣諭，仍賜湯藥。

是月，王遷行府於敵城南門。金彥滔師次宜興，拔之，獲其令尉等官。

十二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常州牙城，殺敵兵二千餘人。甲子，獲江南人馬，尋拔吕城。辛未，敗援兵於城北，江南大將盧絳宵遁。翼日，命鈐轄使沈承禮告捷於宋。

是歲，以從子昱爲福州刺史，昱築福州夾城，自光順門而西，東武門而北，又自東武門而南，凡九百餘丈，高丈有六尺，厚半之，開沿城河三千餘尺。

開寶八年春二月，宋遣内直使陳理勞王，別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

夏四月，王復親攻常州牙城，江南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納款於軍門，王從其請，遂拔常州，江南國主貽王書，王不答，以其書陳宋。

五月，宋授王守太師、尚書令，加食邑六千户，實封九百户。是月，宋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又敕遣上侍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隨宋師平潤州，進討金陵。

冬十一月，江南平，王奉表稱賀，且請入覲。先是，宋太祖召進奏使汪知杲，令諭旨於王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已三見上帝，豈食言乎！」又與黄夢簡言，亦畧同此意，故王有此請。

十二月，宋論功，遣東頭供奉官徐靖賜王綵錦御衣、金盔甲、御酒、駝馬等物，仍賜優詔褒焉，加王麾下孫承祐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寧海軍節度使，餘授防禦使三人、刺史六人。是月，宋詔許王入覲。

開寶九年春正月，王發自國城。先是宋帝因王入覲，敕遣供奉官張福貴等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王舟楫。

二月辛丑，王次寶應，宋遣引進使翟守素賜王湯藥。甲辰，次泗州。辛亥，宋遣内司賓賜王夫人孫氏湯藥、法酒。是日次近畿，宋帝詔皇子德昭迎勞。翼日，王至京師，賜宴於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宋帝幸其宅，躬自閱視，異數也。戊午，王朝見於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別史載：忠懿入朝，進寶犀帶於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忠懿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忠懿愧服。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餅，遂賜宴長春殿，中席就幄次賜黄金照匣、黄金鈔鑼及餅盤等。己未，王進謝，復詔宴於後苑。丙寅，宋帝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世子惟濬及通儒學士崔仁冀等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惟濬進通犀帶、金玉寶器，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疋、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

三月庚午，宋帝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奬勛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吴越國王錢俶，功德隆茂，器識深遠，撫奥區於吴會，勒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叠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爲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賢德順睦夫人孫氏爲吴越國王妃。」仍詔内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封王女爲彭城郡君。王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段爲謝。

宋帝數詔王與世子惟濬宴射後苑，汎舟池中，時惟親王預席，王拜謝久之，宋帝令内侍掖起，手酌酒以賜王，王伏地感泣，且曰：「子子孫孫，盡忠盡孝。」宋帝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非爾所及也。」一日，召王内宴，獨晉、秦二王在坐，酒酣，宋帝命王與二王敍昆仲之禮，王叩頭涕泣固讓，乃止。又常宴宫中，出内伎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宋帝遽起，拊王背曰：「誓不殺錢王。」會宋帝將以四月幸西京，王懇請扈從，不許，已而留世子惟濬侍祠，令王歸國。啓行之時，先期，宋帝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器八百事，謂王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王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宋帝曰：「川陸迂遠，當竢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宫，賜金器三百兩、衣著二千疋、銀二千兩。臨發，宋帝特賜導從儀衛之物，鮮華奪目，自禮賢宅至迎春苑，絡繹道路不絶。又親賜黄袱一束，封緘甚固，戒王曰：「途中宜密視。」

是月甲戌，王離京師，宋帝詔秦王屈期賜宴於迎春苑，敕遣引進使翟守

素押翰林御厨儀鸞送至睢陽；次日，復遣内使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再拜啓所賜黄袱，視之，皆宋臣乞留王章疏，王甚感懼。

夏四月丙辰，王至國城；丙寅，命子惟治詣宋謝恩。常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咫尺，敢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是月二十一日，宋又降制曰：「漢鄧侯以第一論功，方賜劍履上殿；唐汾陽以累贈元老，乃命詔書不名。斯越其章，乃殊乎禮。咨爾吴越國王錢俶，岳重雄名，神符妙畧。横江負海，世爲開國之臣；履信資忠，位襲仗君之節。爵位崇極，逾三十年。昨以吴人不庭，致使王師問罪，付東南之兵柄，鎮常潤之寇塵。始則兵戟親臨，旱平邊壘；次則師徒適至，克彼江城。洎僭國之傾亡，亦純誠之贊助。望闕入覲，執圭來朝。當妖氛未平，按彤車而發憤；及兇徒盡掃，望金闕以來奔。爲臣及兹，其節可尚。天朝典禮，汝特爲優，帶劍不名，所尊非過，朕今議賞，惟爾攸宜，所以異乎羣僚，殊彼恒品。」云云。兹按帶劍不名，前已有詔，今又降制也。

五月，宋加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

夏六月癸卯，王進宋銀絹綿以萬計。

秋八月，宋遣進奏使江知杲賜國信及生辰禮物。

冬十月癸丑，宋帝崩，晉王光義即位，遣侍御史雷德驤來告哀，王帥府僚將校等發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視事。

十一月，王遣元帥府牙内都指揮使子惟渲賫通天犀帶、金器五百事、玳瑁五百事、塗金銀香龍等巨萬詣宋稱賀。

是月，宋遣樞密都承旨武珍制加王食邑五千户，實封一千户，仍賜龜魚寶帶襲衣等物。吴越國王妃孫氏薨。

十二月己亥，宋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宋遣給事中程羽來歸王妃之賵，謚王妃曰□□。

三月，宋授王尚書令兼中書令，敕曰：「干戈之役，所以宣弔伐之功；雨露之恩，所以示旌嘉之寵。其有任分憂寄，績著簡編，一心稟奉於朝廷，半載勤勞於師旅，用酬丕績，特舉徽章。咨爾吴越國王錢俶，天賦純誠，神資秘畧。玉鈐金匱，生知戰伐之機；列鼎鳴鐘，世襲公王之位。斧鉞之威權素重，梯航之職貢惟勤。特授大謀，共除殘孽。訓驍雄之士卒，所向無前；指要害之州城，期於必取。涉歷寒暄之候，辛勤寇敵之威。簡自朕心，豈忘嘉奬。捷書纔至，賞典亟行，載徵耆老之文，俾盡優崇之禮。爾其恭膺休命，善撫奥區，知荷寵以難忘，思審終之爲美。庶民尊主，傳帶礪於無虞；翼子貽孫，保箕裘而不墜。扶成昌運，永光令圖。可特授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散官如故。」

夏五月，王下令，文軌大同，封疆無患，凡禦敵之制悉除之，境内諸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撤去。

秋八月，宋遣翰林學士都承旨李昉賜王生辰禮物。

是月，王遣兩軍節度使世子惟濬入朝於宋修覲禮，王貢品物鉅萬，又請歲增常貢，宋帝不許。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以皮光鄴爲温州刺史。

二月，王發國城。

三月，次揚州，宋遣閤門使梁迥、内班閻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己酉，朝見宋帝於崇德殿，宋帝命親王迎接，賜宴於長春殿，令恩赦侯鋹、違命侯煜陪坐，王進上法酒五百缾、金銀器物三千兩、綾綿一萬、龍鳳香等二萬事。翼日，宋帝賜王生料羊二百口、法酒三百缾、粳米二百石、雜買錢一萬緡，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已又詔王宴後苑，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餘兩、通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宋帝命射，每中的，王即進金銀器三百兩，帝中的凡六焉。

夏四月，宋帝復宴王於崇德殿，已又宴於苑中，時世子惟濬侍宴。明日，王奉表謝，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顔咫尺，惟父子以周親。」未幾，又宴王於南郊御莊，王又上金銀酒器無算，酒酣，至暮而歸。翼日，宋帝遣内司賚賜王御衣紅袍寶帶御馬一匹、儀鸞一副。會是時閩帥陳洪進納土，王上言：「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時之從欲。除本道軍甲器已曾奏納外，所有封吴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并乞解罷。凡頒詔命，悉願名呼，庶聖朝無虚授之恩，微臣免速亡之禍。」宋帝優詔不許。

五月乙酉，丞相崔仁冀勸王納土，不然禍且立至。王遂決策，上表云：「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半笥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兹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畧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

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願以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於下執事。」宋帝詔答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搆，有千里之湖山。《錢氏家乘》內此尚有「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嘉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

王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宋帝隨賜王誓書。略曰：「皇帝錫命吳越國王錢俶：自朕纂臨以來，獨持短表，自獻封疆，將三千里錦繡山川，十三郡魚鹽世界，皆歸皇宋，盡屬有司。誓書到日，率土之濱，皆不問罪犯輕重，各出圄圄。錢氏之家，恐係遠房，或高曾祖至曾玄孫以下，議杖刃傷遇死，一人至七人者放，七人以上者奏；無居址者，遇所屬州軍縣邑僧寺道觀，令自措躬安歇；無官者可以蔭資，有官者重蹲極品。妄議讒言，奉持減剝，並不如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今給此書，永爲照據，與國同休。

丁亥，宋升揚州爲淮海國，制王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改封王爲淮海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儀信並爲觀察使，以王世子惟濬爲節度使兼侍中，王子惟治爲節度使，惟演爲團練使，惟灝及王從子郁昱並爲刺史，仍賜禮賢宅爲永業，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於百戰。適當輯瑞而來王，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愛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勳於策府。近者慶沖人之踐祚，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及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裂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來夾輔於皇家，爰對揚於休命。」又授王麾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等官，賓幕宰相而下拜官者二千五百人。

是歲秋七月，中元節，汴京張燈，宋帝令有司於王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越數日，復宴王於崇德殿，命王世子惟濬侍焉。

八月，宋帝令王總麻以上親屬及管內官吏悉歸京師，凡千四十四艘，隨命以杭州伶人馬迎恩等四十五人賜王，俾備旦夕宴樂。《宋史》云：杭州送俶樂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俶上表謝，上親畫付中書送史館。

九月九日，大宴王於長春殿。

冬十一月朔，南郊禮畢，宋帝詔加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

四年春二月朔，王入朝，大宴於苑中。宋帝顧王甚厚，飲必命醑，及罷，王小心畏慎，每晨趨闕，必先至宮門假寢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蹕啓行，時風雨大作，諸節鎮無一人至者，宋帝見王與世子惟濬，稱歎久之，謂王曰：「卿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見，不須太蚤。」仍輟御前四大燭賜焉。是月，宋帝征太原，王請從行。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帝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於太原者，顧謂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仍賜紅袍、玉鞍轡馬，王頓首謝。

秋七月，宋帝凱旋，大行封賞，加王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

五年春正月，宋帝御朝元殿受朝賀，王以劍履升殿，觀者榮之。

三月，清明節，宋帝御大□殿，召王乘馬擊毬，仍以毬杖引毬授王，俾王擊之，命王曰：「卿中年，宜以此娛。」

夏四月，王以風疾乞假，宋帝遣御醫中使一日三至第。

六月，宋帝親幸禮賢宅，撫慰再四，賜金器一千兩、錢一萬索、銀一萬兩、綾絹一萬疋，王遣子惟治進謝。

秋九月，王進朝崇德殿，上金裝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三十事、珊瑚樹一枝。

冬十月，宋帝宴王於朝元殿。

六年，王風眩復作，自是賜王免朝。

夏五月，宋帝遣中使賜王文楸碁局、水精碁子，且諭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自怡。」一日，內臣趙海過王，探懷中藥百粒以進，王方命茶，盡餌之，海既去，家人皆泣，蓋有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厚，中貴必良藥耳。」宋帝聞之，大驚，即杖海，流之遠郡。

冬十月，王朝謝於文德殿，宋帝攜手撫問良久，遂賜宴於長春殿。

八年夏五月，宋帝遣內使賜王珍珠黃羅繖一、龍香涼茶二十斤。

秋八月，王遣世子惟濬貢宋帝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

冬十一月，王表求罷職。表曰：臣以蕞爾之疆，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屏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隮。伏望聖旨，特從省罷。宋帝不許。及表三上，乃優詔褒之，但罷兵馬大元帥，餘如故，仍加食邑三千户，實封五百户。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家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勳德，度越典常，咨於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曲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吴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家宿衛，籍其土宇，入於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户之封，併加寵章，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櫜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名，勉狥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衍食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

雍熙元年春二月，宋帝幸太乙宫，路由禮賢宅，王力疾出見於道旁，宋帝駐輦撫諭。是冬，郊禋禮畢，改封王爲漢南國王，加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仍改賜寧海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二年春，宋帝取王草書以進，詔賜金匣玉硯及龍鳳墨、紅緑筆、蜀牋盈丈紙皆百數。

秋九月，王奉宋帝命，扶疾宴於崇德殿。

冬十月，宋帝遣内使賜王夫人龍鳳珠冠兼賜幕府將校幣帛，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

四年春，出王爲武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王久被病，宋帝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椀盌等。

夏四月，王赴南陽，宋帝命王子惟渲、惟灝隨行。已而，王四上表讓國王，宋帝遣給事中崔灝改封王爲許王，加食邑一萬户，實封二千户，仍改賜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端拱元年春二月，徙封鄧王，加食邑一萬户，實封三千户。

是秋，宋帝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賜生辰器幣，王與使者宴飲極歡。晡時，王於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又令諸子孫誦詩，未訖，風眩復作，至漏四下而薨。是夕有流星墜於正寢之上，光燭滿庭，年六十。王既以己丑歲八月二十四日誕生，至是復於八月二十四日即世，更與文穆王薨日同，人皆異之。訃聞，宋帝爲廢朝七日，敕中使王繼恩、賈繼勳護喪歸京師，追封秦國王，謚曰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册，册曰：「皇帝若曰：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爲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没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户、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户、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舊德，奠東南之奥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翼戴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慕聲名。當武庫戢兵，洞閲詩書之府；洎秣陵問罪，雄張犄角之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逮予纂紹，益享崇高，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洊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屢辭却穀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惟勳舊，俾就養頤，爰出殿於大邦，庶聿臻於眉壽，式繫元老，永輔眇躬。何天道之難諶，嗟梁木之斯壞！長沙既往，空存中令之勳；征鹵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贈賻從於異等，嗟悼廢於臨朝；寧酬柱國之助，未極君臣之分。庸加典册，以厚始終。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郭贄一作贊。持節贈爾爲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予敢忘於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歆於天命。」

二年春正月丁酉，宋帝遣使押翰林儀鸞，鹵簿鼓吹，葬王於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真宗朝，特詔尊王尚父。

先是武肅王時，有術者告曰：「王如廣牙城，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若填築西湖以爲公府，當十倍於此。」武肅王笑曰：「豈有千年而無真主者乎？」即於治所增廣之。及王歸宋，計三世五王，總九十八年，果不盈百云。

先是太平興國初，有僧歌於市曰：「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故，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又忠懿王將内附，決於天竺大士，夢大士以綵繩圍繞其宅，歸宋之意始定。後子孫遂金紫不絶。又戊寅歲，永嘉縣人伐木，破其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凡五片皆然，是亦天下渾一之兆也。

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凡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位極富貴，善始善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頗知書，雅好吟咏，有詩數百首，曰《政本集》，國相元德昭、宋翰林學士陶穀爲之序。惟演搜其遺文，刻行於世，共十卷。性謙和，未曾忤物。自奉頗薄，常服大帛之衣。崇信釋氏，前後造寺無算。入宋後，又以愛子爲僧。爲人寬洪大度，常大會賓客，食罷，而得庖人濡血紙於器中，王遽藏之褒，顧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太平興國末，趙普再入相，與盧多遜不相能。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謂曰：「朝廷知多遜求取元帥財物，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之，深自歎服。李至碑文曰：「王事文穆，晨昏定省，一杯之藥，必經其手，一俎之羞，必嘗其味。當時物議，翕然稱之。年十三，先君捐館，哀若成人，泣血絕漿，殆無生意。廣順中，丁內艱，杖而後起，氣息纔屬，有識增感，行路傷情。」又曰：「從効向北，盡平宿憾。欣容假道，俾效輸琛。陳洪進繼遣行人，亦由王境，王皆豐其館穀，假以舟車。恩禮不衰，殆將二紀，其樂人事大如此。」

子八人：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濯、惟渭、惟□。惟灝至賀州團練使，惟渭左龍武將軍、奭州刺史，惟演、惟濟皆童年，爲宋帝所稱，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惟演子冀國公暄，暄子會稽郡王景臻，景臻子榮國公忱，封爵世世不絕。先是武肅王與戰士多賜己姓，忠懿王歸宋皆稱同宗。淳化三年，太宗詔令復本姓。又浙中劉氏改爲金氏者，亦令還故。

景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爲司天監，真宗以先朝所賜，不許。大中祥符八年，惟演等復表上之，賜錢五萬貫，仍賜宅各一區。熙寧時，知杭州軍州事趙抃言：「錢氏父祖、妃夫人、子孫墳廟，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願以龍山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治其祠墳。」神宗命賜名曰表忠觀。理宗給田三百畝，付觀旌功焉。按歐陽《五代史》言：吳越自武肅王以後，常重斂其民，下至雞魚卵穀，必家至而户取，諸按吏多持簿量爲笞數，人不堪其苦。又《順存録》曰：錢氏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常使吳越，云三更已聞獐鹿，號叫達曙，問於驛吏，乃縣司起征科矣。《江表志》云：吳越時，民多赤體有敝葛褐者，多用竹篾繫腰間，執事非利不行，吏胥雖貧者，亦家累千金。疑或傳聞過甚云。《錢氏家乘》：忠懿葬河南洛陽縣賢相里。

論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鉅矣。宋興後，王益傾資修貢獻，宋祖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爲！」常讀宋兩朝《供奉録》，中間稱忠懿王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物，及通犀帶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而金飾玳瑁器至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玉器至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航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兩，錦綺色綿以萬萬計，而舉朝文武閣寺多所饋遺。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國，務得中朝心，國以是而漸貧，民亦以是而得安。諺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嗚呼！殆非所以論吳越矣。諸詔敕俱從《唐書》、《五代史》、《宋史》及《錢氏世譜》校。

卷九〇《閩一・司空世家》

司空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也。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及父恁，業農，頗以貲顯。按于兢《忠懿王廟碑》云：曾祖友，贈光禄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

唐末，僖宗入蜀，羣盜起江、淮，壽春屠者王緒與妹壻劉行全聚衆五百，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時潮爲縣佐史，《通鑑》以潮爲固始縣佐。《新唐書》、《五代史》以潮爲縣史，皆非也。按唐制，諸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户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通謂之縣佐。縣佐皆有史。路振《九國志》曰：潮少爲縣佐史。今從之。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

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緒提二州籍附宗權，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新唐書》云：他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劉行全拔衆南走。今從《五代史》。畧潯陽、贛水，取汀州，陷漳浦，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二弟時奉母行，緒切責潮，欲斬其母，潮等請先母死，會諸將士皆爲請，遂舍之。《新唐書》云：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疑非。有術士望軍氣，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益猜忌，潛視部下，魁梧雄傑者多因事誅之，劉行全亦死焉，衆懼曰：「行全親也，且爲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按《閩書》：行全與弟德全、待全戮力行間，王緒忌而殺之；王審知有國，悼其死非罪，爲立廟漳州。行次南安，潮説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耳，豈其本心哉！今緒猜刻不仁，將吏之材能者，必死軍中，方不保朝夕，豈能圖成事哉！且子美須眉，才絶衆，吾不知子死所矣！」前鋒將大悟，與潮

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一軍皆呼萬歲。按《新唐書》，縛王緒者，即劉行全，非也。今從《通鑑》及《九國志》。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剚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後潮幽緒於別館，緒慙，自殺。潮令於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

會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彦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帥耆老奉牛酒迎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時光啓元年八月也。

明年八月，拔泉州，殺彦若，遂有其地。《新唐書》紀：王潮陷泉州，劉彦若死之。按諸書皆作廖彦若，《新》紀作「劉」，恐誤。

先是，黄巢將竊有福州，時建州刺史李乾祐棄城走，後守李彦聖與戰死。建寧人陳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率衆拔之，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爲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至是潮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悦之。

大順二年，巖病劇，遣使以書召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按《五代史》云：巖，景福元年卒。蔣文懌《閩中實録》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通鑑》從之。《昭宗實録》在明年三月，今從《十國紀年》。又《新唐書》、《薛史》、《閩書》、《閩中録》皆云范暉，巖壻，餘書則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爲得實，今從之。

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通鑑》云：暉驕侈失衆心。潮乃以從弟彦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攻福州，彌年不下。《通鑑》云：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諸蠻皆以兵船助潮。潮常駐軺重於武安場，宿重兵守之，名曰柳營。暉乞援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與巖姻好，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復等以援師且至，請班師，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彦復等急攻暉。

景福二年五月，暉以印授監軍，棄城走。庚子，彦復等入城。辛丑，暉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巖，以其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巖家。

建州人徐歸範以州應潮，刺史熊博死之。何喬遠《閩書》云：熊博，建陽人。有才勇，尚氣節。徐歸範據州應王潮，博遂遇害。《稽神録》云：博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冢，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汀州刺史鍾全慕舉籍聽命，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潮乃盡有五州之地。

九月戊戌，唐帝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新唐書》云：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今從《通鑑》。

乾寧初，黄連洞蠻二萬圍汀州，潮遣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畧定。潮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鄰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

三年九月庚辰，唐升福建爲威武軍，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

四年冬，潮有疾，按于兢《碑記》云：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今從《通鑑》。審知知軍府事。

十二月丁未，潮薨，表聞於朝，贈司空。開平時，爲潮立廟，稱曰水西大王。潮沈勇有智畧，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輒加捶楚，不以爲嫌，審知亦無怨色。寢疾時，捨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等，而託審知以大事，世咸服其能知人。

卷九〇《閩一・太祖世家》

又云字詳卿。潮季弟也。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所居處恒有紫氣罩其上。潮一日使日者視己兄弟，曰：「一人勝一人。」審知方侍潮側，沾汗而退。乾寧時，爲福建觀察副使，有僧涅槃者於衆中駭而指之曰：「金輪王第三子降人間，專生殺柄。」已而潮病，命審知權知軍府事。及潮殁，讓其仲弟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唐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檢校刑部尚書。《新唐書》云：詔審知節度觀察留後。

冬十月癸卯，授金紫光禄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唐書》云：審知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光禄大夫、檢校司空、特進、檢校司徒。

天復時，唐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

二年，唐賜審知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

是歲，築福州外羅城四十里。

天祐元年夏四月，唐遣右拾遺翁承贊加審知檢校太保，封瑯邪王，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百户。

先是，蕭梁有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爲道士，常云吾子孫當王氏於此方，乃爲讖癡壇下。光啓中，爛柯道士徐元景厴地，獲其辭，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解者以「潮水蕩禍殃」謂潮除禍患，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潮，未幾而亡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兩世也。《閩書》云：光啓丁未歲，衢州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取土仙壇東北隅，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七升水，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甎，識文云云。又閩人謠云：「潮水來，巖頭没，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巖死而潮立，潮死而審知繼之，其言遂驗。《黄滔集》又云：晉郭璞記曰，南臺江沙合，即有宰輔相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

是歲，建報恩定光多寶塔於福州，薦考司空妣秦國太夫人；伯兄，司空也。海上黄崎波濤爲阻，審知禱於海神，一夕風雨雷震，擊開爲港，閩人以爲德政所致。唐帝賜號曰甘棠港，封其神曰靈顯侯。一作顯應侯。《三山志》云：《五代史》謂閩人號甘棠港。誤。是時，命管内軍州搜遺書繕寫以上。

天祐二年夏四月，王藏佛經於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總五千四十八卷。唐學士韓偓挈族來奔。佛齊諸國來賓。

是歲，築南北夾城，謂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爲三，周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大城之門八，曰福安門、南月城之門二，曰登庸門、以登庸名門者，應郭璞合沙之讖。門有橋曰合沙橋。道清門。北月城之門二，曰道泰門、嚴勝門。舊有嚴氏，居邇於壕，家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絶書。後以太祖就禄光州，因家於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禄卿；王父緫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尉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於和衆，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即嬰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願有依從，泉牧遂以郡委於仲弟審邽，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爲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剗其訛弊，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禄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觀察等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崧嶠之真精，得圯橋之妙畧。及膺帝命，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蒞政，草樹逢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内，仰止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罹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既統藩垣，勵精爲理，强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汙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合徹。夫述職之道，底貢爲先，九江爰序於厥苞，五霸是徵於縮酒。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絶輸賦。惟公益堅尊奬，慎守規程，松栢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庫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匪懈。常以學校之設，是爲教化之原，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實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尚爭

雄，或因饑饉洊臻，或以刻剥爲苦，萑苻易聚，巢穴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爲虐，爾復何辜。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遽致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旅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擒姦，以古況今，彼猶懷愧。愛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繁，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即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隄防，頗聞贍賄。洎纏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叶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虹梁雕栱，重新忉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毘尼之藏。而又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雲攢彩檻。頑豔迴向，遠邇歸依。用俾羣緣，皆同妙果。佛齊諸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罕通，琛贄罔獻。□者亦逾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俗，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燎熾西秦，烟飛東觀，魯壁之遺編莫捄，周陵之墜簡寧存。亟命訪尋，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軸。夫四鄰共守，蓋當偃草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備。蓋以恢張制度，固護基扃，程功而莫匪子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巖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筋縈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洊起，帑庾多虛。凡列土疆，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鄽市，匪絶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真郊溢郭，擊轂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覩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櫓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罄香黍稷，薦祀神祇，有感必通，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奬飾。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爲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驅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真金於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輿詞，功厚賞薄，以爲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琊琊郡王，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於茲，點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雍睦，氣稟中和，韻契塤篪，政侔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絶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勳格穹昊，德服華□，奉大國之歡盟，爲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程贇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顯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褒持，將建龜趺，合徵鴻藻。兢謬居清列，曾乏雄文，頃歲常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視聽，親飫徽猷。今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媿詞。乃作斯銘曰：

日月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乂，股肱惟賢。淮水長清，緱嶺方寧，慶隨祚遠，材爲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勤，頒條有則。冠軍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士庶寧謐。懿被閩越，師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啓行，有典有則，爲龍爲光。高懸秦鏡，理道自靜，比屋懷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委，毋憚險艱。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輕徭薄賦，謳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召杜。鄉校皆逝，童蒙來求，雅道靡廢，儒風優優。惟愚吹毒，久依山谷，罔恣陸梁，竟忻柔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搆斯精，福慶攸聚。佛齊諸國，綴之以德，架浪自東，驅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臺蠹爾，武觀森然。發鍾其勤，雉堞連雲，永制爾敵，用壯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鼎，任隆兵柄，重以徽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垂之無窮。

是時王以俸泉爲直進，三司之運如故。兵興以來，天下以三司之泉皆名直進，獨王以俸泉爲直進，闕廷大稱其美。

天祐三年秋七月乙丑，鑄金銅佛像一，高丈有六尺。丁亥，鑄菩薩像二，高丈有三尺。

冬十二月丙申，迎像於開元寺壽山塔院。黃滔《丈六金身碑》曰：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繪幅繪于像，不可勝紀，況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之乎？我公粵天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繼之鑄菩薩二丈有三尺高。銅爲內肌，金爲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落落，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己未秋，一夕雨歌天清，風徹月明，瑤兔無烟，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燿以照物，綵雲鏗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覩止，熙熙而啓言，曰：「斷予一臂，衡子一方。」既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臂，誓誠也；衡一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意，乃命自賓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庶，其有植信根之深者，映惠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俸中，將櫝于肆，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其日圓空境然，江山四爽，甍飾之上，騰爲烟雲，盤旋氤氳，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鸞鵲，交翔而間鳴，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寫而成。翌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會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是迎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之怠。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千禾，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于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于左右，三十二相足，八十種好具。螺鬟纍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額，檀信及門而膝地，童蠭遍城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爲之殊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也者，以無爲爲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也者，以有爲爲志之也，疊惠力於報應。論者或以之爲風馬，曾不謂象猶道之轂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

梵僧，不慎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回仁義，詐僞未之或臺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亡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於列國之際，强秦之立，癸受之悖，麾麾其國，天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逆翻，而幽府之鐵繘，一無苟免。上智聞之，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之爲有，則河沙芥子之説虚誕難測；謂之爲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爲神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厥地，蓮厥宫，張法橋以度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敬之可也，怠之可也，黷之可也。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既而委之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神僧識仗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讖，築城之盛也，契菩薩説。夫神通爲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不感。我公之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綵雲繽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舍人瑯琊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標，吏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拯，刑部員外郎弘農楊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弘農楊公贊圖，宏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倜，集賢殿校理吴郡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奥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褒向。甲乙昇第，巖廊輻輳，東浮荆襄，南游吴楚，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猿于菩提樹上，歇意馬于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某，俾刻貞石以碑之。某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于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刼以無窮。至若青黛之畫辟支，一金之補毘婆，戲爲之而以草木，思見之而刻旃檀。其猶蜕現其生，羽金其報，而況今乃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千千，虔鼿鑄于神仙之山，卜貞吉于火土之數，其積功累德，豈可以邊以涯而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古今靡倫，奚報應之昧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數，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與化人，蓋殊路而同歸。彼宵旰于萬有，故一夫不獲，若己隕諸隍中；此濟度於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帝則不然，以民之財之力，刹將三百，祈功覬德，則歸諸己，啼億兆而不乳，削頂額以言覺，所以私所以然也。今我公爲邦則忠孝於君親，牧人則父母於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羆乞車駕之復宫闕；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於先世；其三其四，大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於上，其三附於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或千僧，或千佛。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己後焉。況斯佛已之而不已，故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馬瑙幡幢瓔珞周乎多寶之湧也。夫其元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一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某是輒奮筆而無媿也。其詞曰：託入佳夢，鑄成鴻鑪，毫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現形，昭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字，越百其區，伊閩之設，於地之殊。西城甌初，東壓鰲隅，匪德莫處，惟仁靡逾。懿其囊箑，飛作醍醐。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若海波瀾，不得不枯。仙花岡謝，惠日寧徂，永兹一方，盤石其都。

是時，西天國聲明三藏來賓。築還珠門。

天祐四年春正月乙未，設二十萬人齋於開元寺殿，號曰無遮。

夏四月，梁王晃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開平。

五月己卯，梁加王兼侍中。

冬十一月，梁封福州閩縣玷琦里古廟爲昭福祠，從王請也。

是歲，以九仙山萬歲寺請爲梁主祝釐，表額曰壽山。

開平二年春正月，梁詔改福州福唐縣曰永昌。

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梁加王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閩王。《五代會要》作開平四年。

秋八月，淮南遣使張知遠來聘，舉止倨慢，王斬之，上其書於梁，始與淮南絶。王雖遽有一方，府舍卑陋，未常葺居，恒常蹴麻屨，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内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於汴，没溺者什四五。《通鑑》註云：自福州洋過温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涔江，掠浿港，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没溺者衆。

開平四年□□月，命員外郎崔□□聘於南海。是時大濬侯官縣西湖，廣至四十里，灌溉民田無算。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梁大赦，改元。

冬十月，置閩清縣於梅溪場，隸福州。《宋白《續通典》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十鄉爲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爲閩清縣。

是歲，遣使致祭於南平王，改長樂縣曰安昌，同光初復舊。以劍州爲延平鎮。

乾化二年夏四月，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

六月，梁主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梁主遇弑殂。友珪改元，曰鳳曆。

乾化三年春二月，梁友珪伏誅。均王即位於東都，復稱乾化三年，遣使

者來宣詔。

乾化四年□□月，天雨豆於境内。

貞明元年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

是歲，王奏封龍驤侯爲宏潤王。故閩越王郢第三子也，禱雨輒應，唐咸通時封龍驤侯。置鉛場於汀州寧化縣。《十國紀年》云：寧化縣出鉛，置鉛場。

貞明二年冬，王與吴越爲昏，吴越牙内先鋒指揮使錢傳珦來逆婦。

是歲，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貞明三年冬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

是歲，王爲子牙内都指揮使延鈞娶越王巖之女。

貞明四年夏六月，吴將劉信攻虔州，譚全播來乞師，王出兵屯鄂都以救之。

秋八月，聞楚敗，引還。

貞明五年□□月，王夢梵僧數百輩，奕奕有光，所至處有雙檜，並池而秀，一僧前跽曰：「王能飯吾于此乎？」及旦，訪得其地而築室焉。命池曰「浴聖」，檜曰「息聖」。王氏雅重佛法，增閩僧寺凡二百六十七。後屬吴越，首尾二十七年，復建寺二百二十一。

貞明六年冬十一月，誅僧浩源及其黨。先是，王承制加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由是延彬驕縱，與浩源通謀，遣使浮海貢於梁，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浩源等獲罪，黜延彬歸私第。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龍德二年□□月，鑄大鐵錢，以「開元通寶」爲文，仍以五百文爲貫，陶岳《貨泉録》曰：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粗重，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銑劚，與銅錢並行。劚音賀。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梁亡。

是歲，王於城西南張爐治十三所，備銅鐵三萬斤，鑄釋迦、彌勒諸像，唐主賜額曰「金身報恩之寺」。王又泥金銀萬餘兩，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爲軸，玉飾諸末，寶髹朱架，納龍腦其中以滅蠹蟫。翁承贊爲碑銘。仍改永昌縣曰福唐，避唐廟諱也。

同光二年春二月，王遣使入貢於唐。

夏四月，漢主引兵入寇，屯汀、漳境上；五月丙午，唐加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冬十月，進萬壽節并賀皇太后到京金銀、象牙、犀珠、香藥、金裝寶帶、錦文繼成菩薩幡等物於唐。

同光三年夏五月，王寢疾，命子威武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

冬十二月辛未，王薨。錢昱《忠懿王廟碑》云：王薨於十二月十二日。任臣按：《通鑑》目録，十一月庚寅朔，則十二月當爲庚申朔，辛未日正十二日也。又《福州志》云：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用初四日爲節。此志之誤耳。在位二十九年，王以乾寧四年丁巳嗣威武節度使，至同光三年乙酉薨，實二十九年。《九國志》、《舊五代史》皆以爲元年卒者，非也。《運曆圖》云同光三年卒，其説爲允。

年六十有四。謚曰忠懿，葬於福州城北鳳池山。明年尊曰昭武王。

長興三年，改葬蓮花山。有後唐所賜神道碑，張文蔚撰文。明宣德五年，種屯軍三十人盜發閩王冢，冢門堅甚，而竅上隅。入之，壙廣如屋，前祀王繪像，几列五供，悉用金玉珍寶器，後寢紅棺二，王夫人也。諸偷以分物不均，訟於懷安尉，尉得其金跳脱、玉帶，亦罷。已而訟於臺司，副使李素魯、僉事鄒穆捕治之，尉遂自首，上跳脱及帶，而諸生王琨者自言王後，當領所盜物，且出其家譜，壙中物皆備載焉。於是按譜徵物，舉王繪像懸堂中，則方面大耳，臣目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四圍朽盡，獨中心如故。内一水椀，其底寸許如檄欖，瑩如金色，召回回辨之，曰：「此玻瓈椀。」乃歸琨像及壙中物十之一，而委庫吏鄭浩爲王治塚，浩言：「壙中懸棺，推之可動。」蓋已被發。墳前石人、石獸製極工巧云。龍啓初，追謚昭武孝皇帝，《册府元龜》作武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

宋開寶七年，吴越國王以太祖舊第爲忠懿王廟，搏太祖像及孟咸等二十六人像，以侑享焉。錢昱《忠懿王廟碑》文曰：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於國，道濟於民，生居土茅，没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黄石立祠，皆因遺跡；沔陽致祭，實表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非誣祭歟。公名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琅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祖暐，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禄卿；王父蕴玉，贈秘書少監；父恁，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匪降神之氣，豈生命世之才。公即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機辨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韜鈐之

畧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義勇，鄰里推其孝弟。常有善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尋遇陟岵興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鯨網全疎，鼠毛屢落，犀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脱耒裂裳，四海盡疲於征戰。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横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虚生乎！」於是以俟時待價之□，抱拯溺拯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之踪。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邱之土宇，遽言得志，遂啓無厭，但思於弱吐强吞，豈顧其幸災樂禍，因乃大掠部屬，旁□□□。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公之昆季咸與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遍侵四境，緒内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鄰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貔當路，無匪縱横。幸豫章懦怯之中，偶番禺殘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芒。豈知兵忌不戢，人慎無恒，狃蒲騷者終至敗亡，妨草竊者焉能長久。動蓄自疑之志，轉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爲部下所害。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羣之才，仍諳武事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奏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公由是懸道途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剋平羣盜，外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大順冬，□□□□廉察遽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尊，奉題緘而不遜。恣行誅戮，罔事綏懷。人既類于倒懸，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緣觀釁以因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年而圍□□□□，□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遁，疎網難逃，遂爲海人梟首以獻。公既殲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用仁信以御下，行慈惠以恤民。會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又能成功不居，讓德無媿，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邺迭居舊邦。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吴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借命焉。尋朝廷以寶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靖亂，獲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襦袴之惠，遂升本州爲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副使，獎勳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公乃躬受遺言，式俟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是從，初授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蘇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幙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鼓鼙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户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别用。式資補衮，俾重褰帷。天復元年，載正乾綱，重光帝座，言念七閩之地，□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禄，歲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川陸不繄其賒；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酬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户。尋屬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不厭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閫罔欺。梁祖之即位也，纔傾作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户連封。吕尚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惟同。尋復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長史。洎莊宗之建王業也，神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方推拱極，既效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篤。百齡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嚮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愍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册贈尚書令，謚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固，有披堅執鋭之衆。贍水陸之産，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鉄，投泜河之簣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涵大度，内用小心，慎刑既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畧。犯則不教，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欺，非正詞不入於聽，非公事不宜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産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誡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常操扇；；纔屬雞鳴之後，早見嚴裝。以德報恩，遠逾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是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鴛鴦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轡珥之行。其餘草澤蒐羅，魚事待遇者，固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謹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飲釋典，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悉窮散布於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徧滿於樂國。煉即山之堅固，鑄六丈金身；；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爲持險之誡；；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盂數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能繼踵；；在佗嬖自尊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册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人口，忠節出於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兹陵谷變遷，箕裘廢墜，寂寞閟以時之薦，淒涼同乏祀之悲。士農工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汗蘋藻，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我師恤鄰，闔境嚮化，遇今大元帥吴越國王位鍾壓紐，運偶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絶之義。既克寧於民庶，恩咸悦於鬼神。每念閩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籩豆之禮。遂命以公舊第爲忠懿王廟，仍參常祀之數，嗣主爰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正乾綱，重光帝座，言念七閩之地，□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禄，歲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川陸不繄其賒；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酬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户。尋屬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不厭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閫罔欺。梁祖之即位也，纔傾作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户連封。吕尚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惟同。尋復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長史。洎莊宗之建王業也，神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方推拱極，既效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篤。百齡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嚮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愍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册贈尚書令，謚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固，有披堅執鋭之衆。贍水陸之産，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鉄，投泜河之簣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涵大度，内用小心，慎刑既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畧。犯則不教，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欺，非正詞不入於聽，非公事不宜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産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誡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常操扇；；纔屬雞鳴之後，早見嚴裝。以德報恩，遠逾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是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鴛鴦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轡珥之行。其餘草澤蒐羅，魚事待遇者，固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謹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飲釋典，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悉窮散布於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徧滿於樂國。煉即山之堅固，鑄六丈金身；；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爲持險之誡；；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盂數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能繼踵；；在佗嬖自尊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册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人口，忠節出於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兹陵谷變遷，箕裘廢墜，寂寞閟以時之薦，淒涼同乏祀之悲。士農工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汗蘋藻，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我師恤鄰，闔境嚮化，遇今大元帥吴越國王位鍾壓紐，運偶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絶之義。既克寧於民庶，恩咸悦於鬼神。每念閩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籩豆之禮。遂命以公舊第爲忠懿王廟，仍參常祀之數，嗣主爰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物，豚肩尊酒，蚤薦惟馨。塑山庭月角之容，立偕老于飛之像。庭廡未同於工績，槐檀旋改於光陰。舊徑難尋，已絶羅含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

乖與發之儀，殊缺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答福謙之祐，遂申咸秩之典，凡曰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旁掺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出逾時，已云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制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晚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叶色。挺曹筆則陰兵欲動，聞鄂工則神馬欠嘶。步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將吏，開幕賓僚，當其草昧干戈，屢經勞苦，洎自拊立臺構，盡譽崇高。乃塑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以配享焉。斯廟也，前瞰清流，右連淨剎，一路自無於塵雜，四鄰皆屬於幽奇。曉霧纔開，先露列窗之岫；疎鐘雖近，不驚繞樹之禽。公昔也常游宴於斯，今也復祠祭於此，始易宅而爲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令名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昱叨居是藩，獲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實録。燕然敍事，雖有謝於孟堅；峴首感人，亦未多於叔子。乃爲銘曰：

極天曰嶽，惟嶽有神，蓄是英氣，生爲異人。干霄利劍，瑞世祥麟，爰當季運，實庇蒸民。唐德將衰，羣雄欲出，陰霧垂地，秋氣蔽日。豺豕猖獗，蕉蒲縱逸，苟非偉才，焉濟王室。權爲臣盜，緒亦朋姦，欲亂中夏，首屠光山。誰爲英傑，同罹險艱，終則竄跡，能無厚顏。爰率部民，同徂萬里，緒爲衆惡，公得衆美。囚戮兇人，遂奉君子，立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既寧，清源復平，遂以政事，授於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直誠，靜可揖讓，亂則經營。憤彼閩川，附茲裨將，苛虐漸篤，政刑俱喪。鋭旅大驅，凱歌連唱，克定一方，式諧衆望。始參貳職，已播殊勛，屏翰之美，朝廷備聞。迨居重鎮，繼事明君，盡忠竭節，松茂蘭薰。偃仰大藩，膺麻五郡，雖曰功庸，亦由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訓，令子令孫，當年振奮。真王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馨香不衰。俯緣甲第，遂立嚴祠，年禩屢易，籩豆或虧。霸主推恩，良時有待，舊廟克新，遺蹤不改。奐爾金碧，儼然神彩，靈貺芳名，千秋如在。

太祖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常衣紬袴敗，乃取酒庫酢袋而補之。一日，有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爲獻，太祖視玩久之，自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迺奢侈之本。今沮之，俾後代無爲漸也。」酷好禮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又拓四門學以教閩中秀士。《閩書》云：王氏義學，在留暉門外。招來海中蠻裔商賈，資用以饒。時四方竊據，有勸其稱帝者，太祖曰：「我寧爲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也。」或曰惠宗僭號，以御服被於太祖之廟，太祖寓夢於惠宗責之，不肯服，其靈爽有如此。

論曰：太祖昆弟，英姿傑出，號稱「三龍」。據有閩疆，賓賢禮士，衣冠懷之，抑亦可謂開國之雄歟。迺卒之臣服中原，息兵養民，大指與吳越畧同，豈非度量有過人者遠哉！

卷九一《閩二・嗣王世家》

嗣王名延翰，字子逸，太祖長子也。太祖既薨，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未幾，本爲邕等所斬。《通鑑》：天成元年正月，破陳本。

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而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二月，唐莊宗得延翰權知軍府事奏。

三月辛酉，《薛史》作辛亥。授延翰威武軍節度使。

已而莊宗遇弒，明宗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

冬十月，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擬天子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内，追崇考忠懿王曰昭武王，改延平鎮曰永平，而猶稟唐正朔。

王自是驕淫奢侈，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以出。又殘暴蔑棄兄弟，襲位裁逾月，即出弟延鈞爲泉州刺史。而建州刺史延稟者，故太祖養子，素與王不協。時王多取民間女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有隙，而延稟以采擇事復書不遜，王益大怒。

十二月，延稟遂與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王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王與妃崔氏共弒先王，《五國故事》云：或言忠懿暴終，博陵之鴆故也。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

卷九一《閩二・惠宗本紀》

惠宗名鏻，《通鑑》作璘，今從《五代史》及《閩書》。初名延鈞，太祖次子也。延稟之寇福州也，既弒嗣王，而延鈞是日始至，《歐史・閩世家》云，明日璘兵始至，今從《通鑑》。延稟開門納之，自以養子，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延稟還建州，延鈞餞於郊，延稟臨訣謂延鈞曰：「善繼先志，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銜之，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唐明宗以延鈞爲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琅琊王，册文曰：「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使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琅琊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王延鈞，拱北華星，圖南巨翼，五馬之聲光首出，八龍之價譽相高。既綰珪符，俄從金革。在

原無惠，咸推晉后之賢；當璧有徵，大叶楚人之望。而又心傾皎日，義惡浮雲，建溪之誓帶如河，閩嶺之礪山齊嶽。父風宛在，臣節彌堅。是命高建牙璋，洞開玉帳，錫以油幢瑞節，廣其綠水紅蓮。寵冠阿衡，貴同緹騎。尊以師而表敬，實其户而增封。併示貞榮，仍加懿號，勉膺殊渥，永保令終。可依前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瑯琊王。」

冬十一月，貢犀牛、香藥、海味等於唐。

天成三年秋七月戊辰，唐遣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騎常侍陸崇進封王爲閩王。

冬十二月，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地多僧。王弓量田土第爲三等，膏腴上等以給僧道，因有寺田之名。其次以給士著，又其次以給流寓。科取之法，大率倣唐兩稅而加重焉。是時，巨鱗見侯官烏石山，長六七丈，色如黃金，王命運土塞之，鎮以佛殿。

天成四年冬十月戊戌，進謝恩銀器六千五百兩、金器一百兩、錦綺羅三千疋於唐，并犀牙、玳瑁、真珠、龍腦、笏扇、白氈、紅氈、香藥等。

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册府元龜》又云：王延鈞表兄延稟爲建州節度使，累官中書令。稱疾退居里第，請命於唐，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唐詔繼雄爲建州刺史。

長興元年春二月，唐改元長興。

夏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王遣使賀唐郊禮畢，白金七千兩及蕉牙、香藥、金器百兩。是時，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二都。按《五國故事》：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今又爲拱宸、控鶴都，豈即威武軍而改邪？

長興二年夏四月，王延稟聞王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擊西門，繼雄攻東門，王遣從子樓船指揮使仁達拒於南臺江。仁達伏甲舟中，僞降，繼雄登舟撫慰，仁達乘機斬其首，梟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出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走。甲辰，追擒之。王見延稟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慚不能對。王囚之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

五月，斬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彦琛，命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先是，福州有王霸壇、煉丹井。壇旁皂莢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復有白龜浮出，會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王以謂應己，遂於壇側建宮，極土木之盛，而巫者徐彦朴、盛韜與守元皆用左道以進。

秋七月，唐封故閩越王無諸爲富義王，從王請也。

冬十二月，陳守元稱寶皇之命，語王曰：「王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丙子，王命長子威武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遜位受籙，道名元錫。

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王復位。

夏六月，王酷信神仙之術，遣陳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天子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六十年後爲大羅仙主。」徐彦等亦附會曰：「北廟崇順王常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王益自負，始謀稱帝，上表於唐，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爲尚書令，今已薨；請授臣爲尚書令。」唐不報，遂絶朝貢。《閩海叢談》云：閩王鱗日祈太乙神册，逾年，雙鶴徘徊而下，遂謀僭號。

龍啓元年春正月，黃龍見真封宅，王更命其宅曰龍躍宮。又造東華宮，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遂詣寶皇宮受册，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五國故事》云：赦書有日行五十里之説，閩者哂之。改元龍啓，更名鱗。時金陵人饑綾於閩，易其名曰花絹，意避其諱，亦戲之也。追尊父祖，立五廟，封高蓋山爲西嶽。後吳越得閩地，封支提山爲東嶽。以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帝初不欲盡兼尊稱閩國皇，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生。」乃止。又即位時，帝既被衮冕，悦惚不能自知，久而方蘇，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二百藏，尋少安。《五國故事》云：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其事。是月，唐册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遂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帝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内差安。

夏四月，封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福州地震，帝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幾。初，昭武帝府舍皆庫陋，至是大作宮殿，所費不貲。

秋七月戊子，帝復位，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以聚斂求媚，建

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求光罪治之，光怨怒，帥衆萬人奔吳。

九月，帝從子繼圖謀反，伏誅。是月，殺樞密使吳勗。

冬十一月，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爲皇太后。

十二月，以福州爲長樂郡，改閩縣爲長樂縣，升永貞鎮爲永貞縣，感德場爲同安縣，桃林場爲桃林縣，又改侯官縣爲寧德縣，歸化場爲德化縣，大同場爲同安縣，桃林場爲桃林縣，又改侯官縣曰閩，舊長樂縣曰侯官。族誅從子親從都指揮使仁達。

是歲，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帝遣使求救於吳越。

龍啓二年春正月，上元節，御大酺殿，召弘文館直學士王倜等觀燈，賜宴。

是月，吳蔣延徽敗我兵於浦城，遂圍建州。帝遣上軍使張彥柔、從弟驃騎大將軍延宗將兵萬人救之。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請薛文傑饗食之。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與臨川王濛善，恐奉表於唐。大赦境内，立李春鶯爲賢妃。以李帝亟遣使赦之，不及。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與臨川王濛善，恐奉濛以圖興復，召之歸。延徽引兵以北，我兵追擊，敗之。已而遣使來求成。

冬十一月，幸泉州，如皇太后母家。詔沿海居民屋瓦悉得黏土。

是歲，有野麋入東門，帝曰：「朕土地雖小，不可屬東麋也。」時閩語以兩浙爲東麋，故及之云。後福州卒歸吳越，人謂有先兆。

永和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帝兩娶劉氏，皆美而無寵。后本昭武帝侍婢金鳳，帝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時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夏六月，以宮人李春鶯賜福王繼鵬。

冬十月，帝素得風疾，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惡之，莫敢言。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帝，而后族人匡勝復無禮於福王繼鵬，繼鵬又與弟繼韜久相惡，因與倣密圖數人。己卯，帝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帝必不起，使壯士持白梃殺可殷於家。庚辰，帝疾少間，后訴之，帝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帝聞變，匿九龍帳中，亂兵刺之，不殊，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后、繼韜及歸守明、陳守恩、匡勝皆爲倣所殺，帝立凡十年。薛氏《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路氏《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惠宗以天成元年自立，是歲丙戌，至永和元年乙未，正當十年，而《五代舊史》、《九國志》俱誤也。又惠宗改元永和實在唐清泰二年，是歲冬見殺，而《五代舊史》、《九國志》、《運曆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運曆圖》書惠宗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亦誤也。謚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歐史》作謚惠皇帝，廟號太宗。今從《通鑑》。惠宗未殂之先，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立盡；又芝生於殿門，占者以謂不祥，未幾遇弒。

卷九一《閩二・康宗本紀》

康宗名繼鵬，惠宗長子也。惠宗既殂，明日，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上先皇帝尊謚。既而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内，立李春鶯爲賢妃。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罪，心常自疑，多養死士。帝患之，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陰圖倣，延皓詐附倣，倣待之甚厚。

冬十一月壬子，帝大享軍，延皓伏衛士於内殿，俟倣入，執斬之。倣部兵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后與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弟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弟繼恭爲威武軍節度使。以六軍判官葉翹爲内宣徽使、參政事。未幾，以直言放翹歸永泰。《九國志》又作永春。

十二月，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

是歲，復改長樂縣曰閩，閩興縣曰侯官，侯官縣曰長樂。又改桃林縣爲永春縣，建明威殿。

通文元年春正月，帝改元，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改元天福。辛巳，唐主自焚玄武樓，唐亡。國人聞之，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我君何！」

是歲，詔以金錢市馬，得良馬五，賜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通文二年夏四月，作紫微宮，以水晶飾之。《通鑑》云：土木之建倍於寶皇宮。遣使詣諸州，伺人隱匿。

夏六月，方士言白龍夜見螺峯，詔建白龍寺。命吏部侍郎、判三司蔡守蒙納賂除官，籍貨來上。是月，令醫工陳究以空名堂牒鬻官。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命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都下。庚子，

齊主誥遣使來告即位。是時，國人貢建州茶膏，製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

通文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月，遣內客省使朱文進如齊賀即位。

冬十月乙丑，遣弟繼恭奉天和節，并賀重午節白金五十兩於晉。又進金器六事、金花細縷銀器三千兩、真珠二十斤、犀三十株、銀裝交牀五十副、牙二十株。又進大茶八十斤、香藥一萬斤、朱笥銀纏槍二百條、通箭笥三萬莖。又進五色桐皮扇子、海蛤、麝韈、細蕉藥、木瓜等物。

十一月，晉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册禮使，封帝爲閩國王，賜帝赭袍。戊申，晉封威武節度使繼恭爲臨海郡王。帝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

是月，諫議大夫黃諷與妻子辭訣入諫，帝欲杖之，諷不受杖，黜爲民。

是時諸州各計日筭錢，謂之身丁錢，民年十六至六十免放，後漳、泉二州折米五斗。宋時取官斗較量，閩時五斗得七斗三升。凡江湖陂塘皆有賦。《文獻通考》云：先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僞之時，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户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宋太宗聞其弊，詔除之。又有橘園、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僞國舊制，累詔蠲省。

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帝辭疾不見，令弟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他日頗誚乙，帝怒，損還，無所答。繼恭遣禮部員外郎鄭元弼隨損入貢於晉。

三月，命六宮設三昧宴。《清異録》：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以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

是月有虹見於宮中。

夏四月，巫者林興傳神言宗室將爲亂之兆，帝乃命興率壯士殺叔父延武、延望并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内庭，《五代史》云起三清臺三層。鑄寶皇大帝、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從道士陳守元言也，凡用黃金數千斤，日焚龍腦、薰陸諸香無算，作樂臺下，晝夜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政無大小皆興傳寶皇命決之。

六月，罷建王繼嚴判六軍諸衛，更其名曰繼裕，以季弟繼鎔《五代史》作繼鏞，今從《通鑑》。判六軍，去諸衛字。未幾，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徙長春宮。《歐史》云從南宮避災。帝爲長夜之飲，强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以醉失禮，輒斬之。又屢用猜怒誅宗室。左僕射、平章事延羲，帝叔也，陽爲狂愚避禍，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召還，幽於私第。

秋七月乙巳，北宮火，焚宮殿殆盡。初帝募勇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賜予給賞獨厚於控宸、控鶴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爲亂，帝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怨望。《五國故事》云：昶立，而忠懿王之勛舊悉屏棄之，衙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因召市井屠輩別立宸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俸賜復數倍於威武，威武頗怒。控宸軍使朱文進、控鶴軍使連重遇又數爲帝所侮慢，内懷不平，常以微言激其軍。至是，帝命重遇帥營兵除餘燼，且求賊不得，頗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内學士陳鄭洩其言於重遇。

閏月辛巳夜，重遇入直，率二都兵焚長春宮作亂，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五國故事》又云：匣劍取延羲於私第而立之。復召外營兵共攻帝。時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敗績，餘衆獨宸衛都拒戰，帝與后等如宸衛都。帝素善射，引千餘人奉帝及后等出北關，《歐史》云：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於野。至梧桐嶺，衆稍稍逃散。延羲命從子繼業追及於村舍；帝素善射，引弓殺數人。頃之，追兵大集，帝知不免，投弓於地。繼業與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后及諸子繼恭皆死。陳守元易服將逃，亦死於兵。宸衛餘衆奔吳越，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斬之。永隆初，謚帝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宗。

帝性狂躁，即位之初，常欲練兵襲吳，乃於殿庭設大沙鑼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階際裁數十武，沙鑼復甚寬廣，果一發命中，左右同聲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帝大悦，遂發兵至境上。吳人聞之，無所詬責，第曰：「愍其有大惡耳！」蓋實戲之也。

卷九二《閩三・景宗本紀》

景宗名羲，初名延羲，太祖第二十八子也。《五代史》曰：王審知少子。先是，被幽私第時，有白烟一穗忽起庭石之上，逾時方散，延羲懼，密召天師陳守元禳之，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陳鳴鶴《閩中考》云：延羲故宅即今慶城寺，天福七年捨爲永隆金身羅漢院。未幾，連重遇將兵來迎延羲，謂景宗使收之，急逃厠中，久之乃出。及康宗遇害，延羲

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今名，時通文四年閏七月壬午也。

是月，改通文四年爲永隆元年。按《十國紀年》、薛氏《舊五代史》、《周世宗實録》、《唐餘録》、《南唐烈祖實録》、《吴越備史》、《運曆圖》、《紀年通譜》，皆云通文四年，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惟林仁志《閩中啓運圖》云：通文四年己亥閏七月，延羲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今不從。赦繫囚，頒賚中外。託以宸衛弒先主赴鄰國，且移書以改元，告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下。」又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

冬十月，使者鄭元弼至大梁，致康宗書求用敵國禮，晉主大怒，詔却貢物及福、建諸綱運，并令元弼與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已而，用兵部員外郎李知損言，知損言：「王昶僭慢，宜質留使者，籍没其貨。」下元弼、恩於獄。

十二月，王作新宫，徙居之。

永隆二年春正月，晉主詔釋鄭元弼等。初通文中，常越海通使於契丹，至是契丹主聞晉囚使臣，降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令還本國。」故晉有是命。

是月，王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通鑑》云：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弟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後鄴翹、杜漢崇二人爭搆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閩置南鎮軍於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協，訶延政曰：「公反邪！」延政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攻之，翹與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遣統軍使潘師逵、吴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建州城西，行真軍建州城南，皆阻水爲營，焚城外廬舍。延政乞師於吴越。壬戌，吴越命寧國節度使仰仁詮、内都監薛萬忠率兵四萬援建州。

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敗我兵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應之，戰棹都頭陳誨殺師逵，衆遂大潰。戊寅，復引兵攻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先遁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兵始盛。丙戌，遣使聘於唐。

夏四月，吴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我兵已解，奉牛酒，請班師；仰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乞師於王，王以從子泉州刺史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詰吴越出師之故，别遣輕兵絶其糧道。會久雨，吴越食盡。

五月，延政大破吴越兵於城下，俘斬萬計。癸未，仁詮等宵遁。

是月，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諭王與延政連和。

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香爐來福州，與王盟於宣陵。已而猜恨如故。

秋七月，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乙丑，晉賜鄭元弼等帛，遣歸。

是月，度僧萬一千人，民避重賦者多與焉。

冬十月，王因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通鑑》註云：言己未常稱大號，實王昶爲之也。

十一月甲申，晉以王爲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十二月，遣客省使葛裕如唐賀仁壽節。建文德殿。《閩中考》云：當繼鵬、延曦時，又有文明殿、九龍殿、長春宫、東清門、金德門諸名。

永隆三年春正月，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以建州爲威武軍，自領節度使。王以威武本福州軍名，不許，乃以建州爲鎮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復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王以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封瑯琊王。庚辰，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弟延喜以歸。時延喜爲汀州刺史，疑與延政通謀也。

六月，召從子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福州郊外，并殺其子於泉州，王聞延政以書招繼業也。明日族誅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宗族、勳舊相繼被戮，自是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黄峻舁櫬極諫，貶漳州司户。加國計使陳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商算之法，請日進萬金，因有是命。已而歲入不登，匡範貸省務錢足之。未幾，匡範卒。事覺，命剖棺斷尸，棄之水中，以黄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人輸錢除官，從之。

秋七月，王自稱大閩皇，領威武軍節度使，與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潘承祐請延政息兵修好，延政不聽。

是月，以從子泉州刺史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

九月，以瑯琊王亞澄爲威武軍節度使，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壬子，使者至汴，貢晉白金四千兩、象牙二十株、葛五十疋，乾薑、蕉、乳香、沉香、玳瑁諸物，謝恩加官。又進重午節白金一千兩、細葛二十疋、海葛韓扇等物。癸丑，獻晉度支商稅葛八千八百八十疋。

是月，王即皇帝位。同平章事李敏卒。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永隆四年春正月，立司空李真女李氏爲皇后。

閏月，遣尚食使林宏嗣聘於唐。

三月，進封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夏六月乙丑，晉主殂。丁卯，富沙王延政寇汀州，帝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令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延政攻汀州，凡四十二戰，不克。秋七月，解去。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我師；丁酉，兵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敬忠爲建兵所殺，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八月，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事、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宴羣臣於九龍殿，以減酒殺從子繼柔并贊酒者一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五代史》曰：王延羲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洪氏《泉志》有永隆錢，又云此錢徑寸四分，重十銖二參，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平漫，製作不精，以銅爲之。

是月，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常矯詔掠取良家子，帝下御史劾之。廷英詣帝自歸，獻買宴錢萬緡；一作千萬。明日，又獻皇后錢鉅萬，乃得不劾。未幾，復召爲相。

冬十二月，以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兼户部尚書，並同平章事。仁遇帝甥也，以姿容得幸。光準常侍夜宴，以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輒殺，頃繫獄中。明旦，視朝，召復其位。《五國故事》又云：延羲一夕醉甚，命以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卧於市中，唯呼其婢舂鷺已。行刑者不敢殺，因致之非所。明日延羲視朝，使召準，左右因夜來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知。是夕，又宴侍臣，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已而醉解，釋之。他日，帝又曲宴，羣臣皆醉去，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捽維岳下殿，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舍之。帝好爲牛飲，荒淫無度，常鍛銀葉爲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即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釋手，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

冬十二月，遣徐績如唐賀仁壽節。

是歲，貢晉鋌銀二千兩、花鼓六面、象牙十株、紅蕉二百疋、蟬紗二百疋、餅香沉香煎香六百斤、胡椒六百斤、肉豆蔻三百斤；又進白金四千兩、海蛤十斤，貢蕉二十疋，充端午天和節。

永隆五年春正月，富沙王延政稱帝，改元，國號殷。

三月，帝立尚氏爲賢妃。己卯，唐主殂，遣使如金陵弔祭。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殷將陳望等寇福州，入於西郛，既而敗去。

六月，發故相王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直諫；鞭數百，懸頸於樹以死。

是月，帝嫁女□□公主，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得釋，贊竟以憂卒。

是歲，侯官縣薛老峯一夕風雨，如數千人諠噪狀，旦則三字倒立。先是，咸通中薛逢爲侯官令，創亭，烏石山人書其峯曰薛老峯。

永隆六年春正月，唐遺書責我兄弟尋戈，帝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

三月，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獲罪康宗，時懼國人見討，相與結昏自固。帝果於誅殺，常遊西園，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黨也。又常酒酣詠白居易詩以誚文進、重遇，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帝不應。二人大懼。會皇后害尚賢妃之寵，欲圖帝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乙酉，后父真有疾，帝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拉於馬上而弒之。《五代史》又云：六月三日，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復殺王氏宗族五十餘人。鄭元弼抗辭不屈，將奔建州，亦被殺。已而葬帝於福州之□□，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先是，太祖克福州日，桃林村中一夕地震，有聲如鳴鼓數百面，比旦視

之，禾稻皆倒插土下，厥後奄有全閩之地；至是，桃林復有鼓聲，禾稻亦倒懸土下，不數月遇禍，而王氏隨滅，興亡之兆如一轍焉，識者異之。

卷九二《閩三・天德帝本紀》 天德帝名延政，《册府元龜》作延正。景宗弟也。《歐史・閩世家》云審知子。景宗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景宗肆爲酗虐，延政數貽書切諫，景宗怒，舉兵相攻，兄弟遂成讎敵。久之，延政以建州開國，自立爲帝，國號曰大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升將樂縣爲鏞州，以永平鎮爲龍津縣，尋置鐔州。延平鎮嗣王延翰已改爲永平，《通鑑》云以延平鎮爲鐔州，似小誤。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録軍國事，然牙參及接鄰國猶如藩鎮禮。

夏五月，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命削官爵勒歸私第。

是歲，加封故靈昭王延稟爲武平威肅王。

天德二年春正月，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董逌《錢譜》曰：建州王氏錢面文「天德重寶」，背文穿上有殷字。洪氏《泉志》曰：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故幕文爲「殷」字。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時鑄此二品耳。

是月，唐遣使以書來問：「兄弟何故相尤？」隨答書斥唐奪楊氏國，唐主怒，遂絶和好。

三月，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文進遂自立爲閩王。帝遣統軍使吴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文進乞援於吴越，遣子弟討之，不克。

秋八月癸丑，晉以朱文進爲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帝遣陳敬佺將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將兵二千屯長溪。

十一月，泉州指揮使留從效與王忠順、董思安執泉州刺史黄紹頗，斬之。請皇從子繼勳主軍府事，遣副兵馬使陳洪進來獻捷，且函紹頗首至。洪進過尤溪，福州戍兵數千人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帝以繼勳爲侍中、領泉州刺史，從效及忠順、思安、洪進皆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殺刺史程文緯，奉皇從子繼成權州事。汀州刺史許文稹貢表來降。

十二月癸丑，晉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文進聞黄紹頗死，大懼，遣統軍使林守諒、内客省使李廷鍔攻泉州，鉦鼓相聞數百里。一作五百里，疑誤。帝遣大將軍杜進將兵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帝復遣統軍使吴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文進乞援於吴越，遣子弟以爲質。

是月，唐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同樞密副使查文徽、翰林待詔臧循入寇，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漳、泉、汀三州已降於我，而鏞州將張漢卿復將兵八千人將至，文徽退保建陽，循屯兵邵武，邵武民導我兵襲破循軍，執循歸建州斬之。吴成義聞唐兵至，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至矣！」福人大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來獻國寶。丁酉，南廊承旨林仁翰刺殺連重遇於第，福人復殺文進，迎成義入城，於是函二首送建州。

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帝歸長樂府。帝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詔以福州爲南都，《八閩通誌》及《閩書》皆作東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督南都内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黄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復國號曰閩，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一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請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會兵數千入寇，自崇安進屯赤嶺。帝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戰。思恭以帝命督望戰，趣之再三，望不得已，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别使奇兵出我師後，我師敗績，望戰死，思恭僅以身免。帝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將兵五千來建州，分守要害。

三月，著作郎陳繼珣、指揮使李仁達合謀潛入南都，説鎮遏使黄仁諷入府，執皇從子繼昌及吴成義殺之。先是繼珣叛奔福州，爲景宗畫策取建州，至是不自安，故仁達要與同謀。《閩王列傳》、《九國志》、《閩中實録》皆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己亥，仁達立僧卓巖明爲天子，稱藩於晉。帝聞之，族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漢真至南都，攻東關，仁諷聞家誅滅，開門力戰，大破我兵。漢真被執，死之。《通鑑》云：執漢真入城，斬之。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仁諷屯西門，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常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

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媿！」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狗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仁達請巖明大閱戰士，陰令人刺殺之，陽狼狽驚走；已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

是月，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秋七月，或告福州援兵有叛志，是歲正月，赴建州拒唐之兵。帝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將邊鎬拔鐔州，帝遣使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乞師。

八月，唐兵圍建州久，建人離心。有謂董思安：「宜爲去就計。」思安誓不負王氏，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先登，建州城陷。思恭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春明退朝録》云：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城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燔殆盡。帝出降。王忠順戰死，思安之重歛，爭伐木開道迎之。及城破，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幾盡；是夕，寒雨，凍死者枕藉於道，建人失望。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皇從子繼勳以泉州、繼成以漳州，皆降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盡遷王氏之族於金陵，唐以帝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

保大五年，改帝安化軍節度使，降封鄱陽王，鎮饒州。九年，徙封光山王，疑非是。未幾，薨，贈福王，謚曰恭懿。按《歐史》以閩歷國五十五年，《運曆圖》則云五十六年，《五代舊史·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録》皆云六十年，《五代史註》又云六十一年，諸説紛紛不一。惟是閩亡之歲，《南唐書》、《江南録》、《通鑑》則云開運二年爲唐保大三年，《歐史》則云開運三年爲唐保大四年，此所未詳云。

論曰：太祖開國時，泪傳有僧陳「騎馬來騎馬去」之讖，説者遂以司空拜泉州刺史爲丙午歲，而《五代史》諸書載唐兵破建州爲保大之四年，與讖語頗合。至司馬公所紀司空爲福建觀察使始於景福二年，而天德帝歸金陵則在開運二年，與彼所稱傳國六十一年及五十五年何至不侔也，今略依涑水編年，以次其大槩云。

隋唐五代總部·雜録·備録·《十國春秋》

卷第一〇〇《荆南一·武信王世家》

武信王，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峽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諱，更今名。季昌自言東魏司徒昂之後。少好武，有膽氣，與孔循、董璋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全忠鎮宣武時，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通鑑》作友恭。又云友恭本李彦威。《薛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爲汴之賈人李七郎。《友恭傳》云：彦威以卑角事太祖。《十國紀年》又以爲壽州賈人。今從《歐史·南平世家》。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通鑑》作親從指揮使。

唐昭宗天復二年，汴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梁王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梁王壯其言，命季昌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昌授以計，引見梁王。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録其後嗣。」梁王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昌由是知名。

明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

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彦恭於荆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汴兵攻襄州，匡凝奔於吴，匡明奔於蜀，而彦恭自朗州復來寇荆南。時留後賀瓌閉門自守，梁王謂瓌殊怯，除季昌荆南節度觀察留後以代之，蓋天祐三年十月也。王偁《東都事畧》云：季興，唐末荆南司馬張環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環敗而季興守荆南。今從《通鑑》。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即皇帝位。

五月，拜季昌荆南節度使。《三楚新録》云：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荆南舊統八州，僖、昭以來數爲諸道蠶食，季昌至，惟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昌招輯撫綏，民皆復業。是月，季昌進瑞橘數十顆於梁。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彦恭會楚兵來攻江陵，季昌引兵屯公安，絶其糧道，彦恭敗，楚兵亦走。

秋九月，彦恭又攻涔陽、公安，擊却之。丙申，梁詔季昌討彦恭。

冬十月，遣牙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彦暉攻朗州。

二年夏四月，淮南將李厚入寇，季昌敗之於馬頭。

秋九月，遣兵屯漢口，絶楚朝貢路。《孝感縣志》作九月乙未屯孝昌。楚命許德勳擊我於沙頭，季昌懼而請和。

是歲，梁加季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秋八月，梁叛將李洪侵江陵，倪可福擊敗之，梁復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會我兵討洪。

四年夏六月，楚將入寇，季昌擊破於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明年，梁改元乾化。

二年，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治城壍，設樓櫓，奏築江陵外城，增廣□□丈，復建雄楚樓、按《江陵志》：樓在北城下。唐杜甫有「西北樓成雄楚都」之句，高氏因以名內城樓。或作「楚雄樓」，非。望江樓爲捍敵。執畚鍤者十數萬人，將校賓友皆負土相助。郭外五十里冢墓多發掘，取甎以甃城，畢工之後，數聞鬼泣及見燐火焉。是時，稽課土功於鄂城北，土人因名其山曰稽功山。

會梁太祖殂，季昌見梁日衰弱，既得倪可福等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遂謀阻兵自固，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因侵襄州，復爲節度使孔勍所敗，自是與勍交惡，乃絶貢賦累年。

是歲，吴陳璋寇江陵，遣可福將兵拒之。

三年春正月，璋班師還，我兵會楚師邀之，璋駢舟二百艘爲一列，夜過江口，追之不及。

秋八月乙亥，梁主鍠封季昌爲渤海王，一作勃海。賜以袞冕劍珮，於是造戰艦五百艘，修飭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二國，中朝寖不能制。

乾化四年春正月，王以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攻蜀，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王縱火船焚蜀浮橋，蜀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絚拒之，船不得進，我兵焚溺死者甚衆。會飛石中王戰艦之尾，王遁還，我兵大敗，俘斬五千級。《續蜀藝文志》云：永平四年，荆南高季昌侵巫山道，嘉王宗壽敗之瞿唐，疑即此事。

貞明元年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是歲，梁主更名瑱。

貞明二年□月，嶺南王定保來聘。

貞明三年夏四月，王與梁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是時，王築堤自安遠鎮北、禄麻山南至沱步淵，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漢之水，居民賴焉，名曰高氏堤。《江陵志餘》云：高氏常修築金隄，厥後江勢改，徙隄還於外，而看花臺一帶數十五里，猶存故蹟，土人呼爲高王古隄焉。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夏五月，楚人入寇，王求救於吴。吴命鎮南節度使劉信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帥水軍攻復州。信至潭州東境，楚兵引去，簡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是歲，改建内城東門樓曰江漢樓，又築仲宣樓於荆州城之東南隅。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遣都指揮使倪可福督修江陵外郭，王巡城，責功程之慢，杖之。

是歲，以僧齊己爲僧正，給其月俸，禮待於龍興寺禪院。

龍德二年。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戊寅，梁亡，唐下詔慰諭，司空薰等皆勸王入覲新主，梁震切諫，以爲不可，恐懷王之患復見今日。王曰：「吾已決矣，多言奚爲？」留二子守江陵，以騎士三百人自衛，朝於洛陽，改名季興。

十一月己未，唐加王守中書令。是時，王至京師，唐主待之良厚，而左右伶官求貨無厭，王心頗不平。唐主欲留王，樞密使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季興獨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不廣，且絶四方内向之意，不可。」唐主乃厚禮而遣之。

唐主常問王曰：「吾已滅梁，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吴、蜀耳。朕將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財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何如？」王曰：「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徒無益。宜伐蜀便。臣請以本道兵先進。」唐主大悦，以手拊其背，王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以爲榮耀。

王既行，即倍道兼進，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

縱我去，一失。」行已浹旬，唐主殊內悔，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王過襄州，就館，而心動，顧從者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日已旰，斬關而出。薛氏《五代史》云：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今從《五代史補》。王疾驅而詔書夜至，訓度其去遠，不可追，乃止。

十二月丁酉，王至自洛京，握梁震手，悔謝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因言：「是行也，入朝，放還，彼此均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事多廢，吾可無慮矣。」由是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是歲，改修天皇寺。

同光二年春三月丙午，唐加王兼尚書令，《五代史補》作中書令。進封南平王。王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是時王過愚亭，命圖威武王及愚翁象於亭上，亦曰高氏亭。愚翁者，高駢從弟驤也。《名勝志》云：高崇文之孫驤，號愚翁，隱於唐年縣。

同光三年秋九月，唐以王爲西川一作峽路。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巡屬。一作夔、忠、萬三州，今從《南平世家》。王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

冬十月，統水軍上峽取施州。蜀將張武以鐵鏁斷江路，王命勇士駕舟斫之；會風起，舟絓於鏁，爲武所敗，王遁還。夔、忠、萬等州，隨詣魏王繼岌降。

十一月，唐師滅蜀。王方食，聞蜀亡，遽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安知不爲我福！」

同光四年春二月，王表請夔、忠等州一作夔、忠、萬三州，見《十國紀年》。及雲安監隸本道。唐主許焉，詔未下，時門下侍郎豆盧革、同門下中書平章事韋說，實內主之也。

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孫光憲於王，王命光憲掌書記。時王欲攻楚，大治戰艦，光憲以爲荊南士民始有生意，未可與楚交惡。王然其言而止。

是月，唐主遇弒。丙午，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

六月甲寅，王表求夔、忠、萬、歸、峽五州於唐爲屬郡，畧言：「去冬先朝詔命攻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夔、忠等州一作夔、忠、萬三州。旦夕期於收復，乃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唐大臣多謂王請自取諸州，而兵出無功，不當以諸州與我。唐主重違王意，不得已許之。

天成二年春二月，王既轄夔、忠等州，復請唐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唐主不允。時夔州刺史潘炕罷官，王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唐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爲刺史，王拒而不納；復遣兵襲唐之涪州，不克。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一作琪。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王殺珙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貨重。至是，唐加詰問，對曰：「珙輩舟行下峽，逾越險阻，凡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唐主大怒，壬寅，制削王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侵江陵。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璋竟未常出兵。

三月，訓兵至江陵，楚遣都指揮使許德勳將水軍屯岳州，王堅壁不戰，乞師於吳，吳人率水軍來援，會江陵卑濕，復值久雨，將士多疾疫，訓亦寢疾。

夏四月，唐主命樞密使孔循來審攻戰之宜。

五月，循至於江陵，攻之百端，不克，遣人入城說王，王語不遜。丙戌，唐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唐詔劉訓引兵還。

是月，楚貢使史光憲自唐歸，唐主賜楚王殷駿馬十、美女二。過於江陵，王執光憲而奪之，請舉鎮附於吳。吳臣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且洛陽去荊南近，唐人襲之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勿能救，寧無媿於心乎！」乃受貢物而辭我稱臣。

六月，西方鄴敗我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唐詔西川兵防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戍之。

秋七月，唐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歐史·西方鄴傳》云：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然他書無取歸州之事，今不從。癸酉，唐追與我夔、忠等州罪，賜宰相豆盧革、韋說死。《五代史·豆盧革傳》云：初韋說常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

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爲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

八月己卯朔，日食。

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

是歲，築內城以自固，名曰子城。《江陵志餘》云：子城，高氏內城也，倪福可所築。建樓於內城東門上，曰江漢樓。置荊門軍於當陽縣。

乾貞二年春三月，楚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入寇，王與楚師戰於劉郎洑。先是，希瞻匿戰艦於水港，至是出戰艦橫擊，勢不可遏，我師敗績，俘斬以千計。楚人進逼江陵，王歸史光憲以求成。是役也，楚王責王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吳、蜀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捍蔽。」楚王是之。

是月，孟知祥請召戍夔之兵還，唐主不許。其將毛重威帥其衆鼓噪不作，江陵尚有寧宇邪？雖然，蕞爾荊州，地當四戰，成趙相繼，亡不旋踵，武信以一方而抗衡諸國間，或和或戰，戲中原於股掌之上，其亦深講於縱橫之術也哉！

遁歸。

夏四月，吳將苗璘、王茂章會我兵攻岳州，爲楚所鹵。

六月辛巳，王以荊、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奉吳正朔。王子從誨切諫不聽，吳封王爲秦王。唐命楚出師問罪，楚王遣許德勳大入，以其子希範爲監軍，師次於沙頭；王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死之，王再求成，德勳引兵還。

九月辛巳，金火合於軫。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己亥，唐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使發諸道兵會襄陽，以入寇。

冬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於斗。

乙卯，月有食之。王寢疾，命子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王薨。《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勃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年七十一，謚曰武信。葬於江陵城西之龍山鄉，《江陵志餘》云：城西有高王廟，祀武信王，一稱土主廟。又太白湖口有高陵廟。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

初，王常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嫗秉燭而迎，執禮甚謹。王疑之，嫗曰：「適夢金甲神排戶呼曰：『有王者來，宜速起！』將軍得非其人邪？」王大悅而去，卒符其言。王雖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己，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故，遞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優禮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霢霂雨灑灑，風吼如颺。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蟲兮，東西南北。」王聞之，雖被疎遠，而亦不甚罪焉。

論曰：武信失策未有如入覲洛京與勸唐伐蜀之二事者。夫以莊宗之猜忍，要何愛乎荊南，乃頓釋狐疑，幸免虎口，危矣。至荊、蜀成脣齒之形，不待智者知之審也，而從臾興師，鼓行前進，猶糠及米，事有固然。假門高之難不作，江陵尚有寧宇邪？雖然，蕞爾荊州，地當四戰，成趙相繼，亡不旋踵，武信以一方而抗衡諸國間，或和或戰，戲中原於股掌之上，其亦深講於縱橫之術也哉！

卷第一〇一《荊南二・文獻王世家》

文獻王名從誨，字遵聖。武信王有九子，而從誨其長子也。爲人明敏，多權計。開平中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省武信王，武信王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未幾，加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武信王既薨，從誨遂襲位，吳睿帝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吳太和元年夏四月丙午，楚將王環敗我軍於石首，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遣使聘於楚，楚王殷爲請命於唐。又復遣唐山南東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而從誨亦遣神牙劉知謙奉表內附，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是年秋七月甲申，拜從誨荊南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先王爲楚王，謚武信。己丑，罷荊南招討使。從誨仍奉唐正朔。

長興元年春三月，從誨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爲唐人所討，吳人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問罪，不克而返。

二年春正月，唐加從誨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江陵尹。

三年春二月，唐賜爵渤海王。

冬十月，貢銀茶於唐，以求戰馬，唐明宗以荊南內地何煩設備，賜馬二十匹，却王獻。

天成四年冬十一月，唐王薨殂於雍和殿。

十二月癸卯朔，宋王從厚嗣皇帝位。

應順元年春正月戊寅，唐大赦，改元。壬辰，改封王爲南平王。

夏，唐潞王從珂自立爲帝，改元清泰，唐使臣李鱗、馬承翰至自楚，鱗求貨於王，王贈以馬紅裝拂二、猓獌皮一。

清泰二年春正月，左右稱楚王豪靡，王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言：「馬氏奢僭將亡，又何足慕！」王深然之。

是歲，梁震固請退居，王爲築室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王盡以政事屬光憲。

清泰三年夏四月，王遣使奉牋勸吳臣徐知誥即帝位。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天子，國號晉，己亥，改元天福。

是歲，迎彌勒瑞像於萬壽寺。《江陵志餘》云：彌勒瑞像現於高氏。清泰間，隨吳商葉旺船至荊登岸，乃知爲像。高氏迎之，從香烟所指，置城西北隅萬壽寺。右手缺中指，屢鑄不成；後漁人得之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冬十月，吳徐誥稱帝，國號曰齊。庚子，遣使來告即位。

十一月，王表請於齊，置邸金陵，許之。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白虹二。

天福三年春正月甲子，王遣龐守規如齊，賀即位。

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

夏五月壬子，月犯上將。是時作僧伽妙應塔。

天福四年春二月，齊主復姓李氏，改國號唐，更名昇。是月，王使王崇嗣如唐賀南郊。

天福五年春三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叛，王陰與之通。

冬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

是歲，晉翰林學士陶穀爲王生辰國信使，來聘於我，王宴穀望沙樓，按仲宣樓在城東南隅，相傳即高氏望沙樓也。蘇軾詩云：「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即此。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王語，晉主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

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求援於我，王遣從進書，陽爲拒絕，從進怒，誣王以他事。王用行軍司馬王保義言，具奏其事於晉，且請助兵討之。

冬十一月，遣使貢晉金器一百兩、御衣段羅綾絹一百五十疋、白龍腦香二斤、九鍊純鋼金花手劍二口，謝恩賜御馬；又別進賀冬至銀五百兩。

十二月丁亥，晉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我兵會楚兵討襄州。王遣都指揮使李端將舟師數千至南津爲應，且以兵糧助晉。

天福七年夏六月，晉主殂於保昌殿，齊王重貴立。

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王求鄧州爲屬郡，晉不許。

是時王遣使如蜀，請翰林待詔李文才圖義興門石筍并其故事。

天福八年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是時，王鑿江陵城西南隅爲池，《江陵志餘》云：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清深鏡潔，潭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立亭於上，曰渚宮。先是，城東南舊有渚宮，楚頃襄王之離宮也。王特倣其名而稱之，又置亭於渚宮側，曰迎春。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晉大赦，改元。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伎彈琴以樂之。《韻府羣玉》載：從誨有句云「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紅粧」二句，一云仁裕詩。

開運二年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歲，建杞梓堂，又建木犀亭。

開運三年春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契丹執晉主重貴以歸。

開運四年春正月，王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以馬來賜。亦遣使間道詣太原劉知遠勸進，且言王得天下，願乞鄧州爲屬，知遠陽諾之。

二月辛未，北平王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更稱天福十二年。夏六月，改國號曰漢，仍以天福年號遣使來告諭。王上表賀登極，進金花銀器一千兩、異紋綺錦法錦三百疋、筒卷白羅二百疋、白花羅一百疋、絨毛暖座兩枚、九鍊純鋼手刀一口；仍求鄧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王遂拒而不受。

秋九月，王聞杜重威叛，發水軍襲漢襄州，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所敗。又攻鄧州，州刺史尹實大破我師。一作尹賞。王乃絕漢，附於唐、蜀。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元。己未，漢主更名暠。丁丑，殂於萬歲殿。

二月辛巳，周王承佑嗣皇帝位。

夏六月，王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謝罪，乞修職

貢，進漢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細錦五十疋、繡錦六銖五十段、羅二百疋、龍腦香二斤，漢下詔慰撫之。

是歲，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於我，王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王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王，王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王以爲譏己，即以大罷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多假道荆南。於是，武信王及王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稱帝，惟王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又曰「高無賴」。俚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也。王性雅好馬，常不惜千金求良駿，竟没世不遇，以此爲恨。

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融判内外兵馬事。癸卯，王薨，年五十八。

明年十二月，漢主敕曰：「故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宜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故吏陳行狀上考功，覆奏下，乃議謚，今降敕，新例也。謚議上謚曰文獻。贈尚書令，葬龍山鄉，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按《江陵志》：三王神道碑及《渤海高公保勗神道碑》，皆穀所撰。

卷一〇一《荆南二・貞懿王世家》　貞懿王保融馬令《南唐書》作保庸。

字德長，文獻王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

唐長興初，以廕補太子舍人，賜緋。

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内外諸軍，俄遷荆南節度副使。

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

及文獻王薨，保融權知軍府事，是爲漢乾祐改元之十一月也。

十二月丁丑，漢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

是年，葬先王於江陵之龍山，漢主遣翰林茶酒使郭允明來賜衣幣，允明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令人荷御酒數十瓶，宴集，輒厲聲索御酒。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我，國人皆恐。保融重賂允明以遣。

二年冬十月丙戌，漢以三叛平，加保融檢校太師、兼侍中。

三年冬，蜀施州刺史田行皋來奔，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而歸之周。

廣順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保融表賀登極，貢白金一千兩、法錦二十疋，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宋史》作勃海。正衙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景範發册，仍賜禮服、冠劍。

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是歲，周主命内臣李廷玉賜王馬，且問所好何馬。王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倘使坐下坦穩，免勞控制，惟扇庶幾也。扇即騸。郭崇韜云：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古皆作扇。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磬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一云此文獻王論馬之言。

廣順三年夏六月，遣使貢周白龍腦香及法錦五十疋、鹿胎袴段六、緇襜面等各一百事。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大赦，改元。進封王爲南平王。壬辰，周主威殂於滋德殿。丙申，晉王榮嗣位。是時，王修江陵大堰，改名曰北海。周加王守中書令。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下詔征淮南，王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於唐，勸其内附。

二月丁亥，貢周御衣金帶、九鍊純鋼手刀、弓箭諸物。

顯德四年春二月，周主南征。

三月丁未，周師克唐壽州。

冬十二月丁丑，周師取唐泰州。

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周師取唐海州。壬辰，又陷唐靜海軍。丁未，又克唐楚州。王遣魏璘帥戰艦百艘東下，會周伐唐，至於鄂州。

二月甲寅，周師拔唐雄州。

夏五月，唐主李景稱臣於周，周主得王所與唐國牋，大喜，賜絹萬疋。

六月，王遣使勸蜀主稱藩中朝，蜀主報以前歲濮州刺史胡立歸，致書於周，不答。

冬十月，王再遣蜀主書勸稱臣中朝。庚子，王聞周師伐蜀，請以水軍趣

三峽，周主下詔褒之。

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絶，及顯德時，無歲不修職貢。王又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産，不足以效誠節，乃遣其弟保紳入朝，周主益嘉之。初，武信王之鎮梁也，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洎天成、長興間，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周平淮南，乃命泰州給之。

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加王守太保。

是歲，王奏授長子繼沖爲荆南節度副使。

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周禪。王益懼，一歲三入貢於宋，宋帝恩禮有加，加王守太傅。

秋八月，王以疾薨，年四十一。亦葬龍山鄉，至今有高氏三王墓云。訃聞，宋帝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率汀持節，册贈太尉。《太常因革禮》云：故推誠奉議同德翊戴功臣、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高保融，奉敕可贈太尉。謚貞懿。一作正懿。王迂闊淹緩，無材能，一時政事悉委弟保勗焉。

卷一〇一《荆南二・侍中保勗世家》

保勗，《清異録》作保勉。字省躬，文獻王第十子，貞懿王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貞懿王嗣政，令判内外諸軍事。

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太傅，充荆南節度副使。

顯德初，從貞懿王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使。貞懿王即世，保勗權知軍府事，奉章以聞，宋太祖即拜保勗荆南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初，貞懿王於紀南城北決江水瀦之，凡七里餘，謂之北海，事見前篇。以闔行者。太祖因保寅自汴歸，諭旨令決去，使道路無阻。

保勗少多病，體貌臞瘠，頗有治事才。至是，淫泆無度，日召倡伎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有估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約四十團，共千枚，獻於保勗。保勗命作琅玕檻子置之，名曰「海珠蘘」。其玩物多此類也。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頷之。即以繼沖判内外兵馬。

建隆三年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宋帝聞訃，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厨使李光睿賻祭。

初，保勗在保抱，文獻王獨鍾愛之，或盛怒，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卷一〇一《荆南二・侍中繼沖世家》

繼沖字成和，《宋史》及《東都事略》云字贊平，今從《歐陽史》。貞懿王長子也。

周顯德六年，以蔭授檢校司空，領荆南節度副使。

宋建隆三年，保勗疾革，命繼沖權知軍府。保勗既歿，宋除繼沖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使。

先是，太祖遣盧懷忠來使，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會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太祖謂宰相范質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乾德元年春正月，乃命慕容延釗帥師平湖南，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且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沖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以往。

二月，處耘至襄州，遣其將丁德裕來諭假道之意，《三楚新録》云：李處耘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言於繼沖曰：「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不惟免禍，而亦不失富貴。」繼沖乃遣從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强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以爲無虞也。

是夕，延釗召保寅宴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前進。繼沖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前鋒遽入州城。《宋史・李處耘傳》云：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飧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飲宴慕容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

沖但嫉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冪井上，紿内人入輿，多墮井死。《江陵志餘》云：高氏井在子城内，高王後苑之井也。宋兵入城，繼沖以轎覆井，紿内人，多墮死，後人哀之，植栢建祠於上。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内州府三、江陵府，歸、峽二州。縣一十七、一作十六。户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於宋。宋太祖令御厨使鄧岳持詔安撫，賜以衣服玉帶、器幣鞍馬。署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荆南節度使如故。又授繼沖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黄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攻爲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沖籍管内芻糧錢帛之數，及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於宋。

三月，宋詔鞍轡庫使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沖，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除授貞懿王兄弟、諸父官有差。復命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修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别賜管内符印。夏五月，保紳等入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宋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

會是歲太祖有事於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家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

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及郊祀銀萬兩，太祖賜賚甚厚。郊禋畢，授繼沖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沖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治。

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東都事畧》云年三十六。訃聞，太祖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

自梁開平元年武信王據有荆州，旋得歸峽，傳襲四世五帥，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凡五十七年。初，乾祐中，貞懿王命工鑿池，《江陵志餘》作文獻王，未審是非。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亟屏左右啓之，乃金篆六字，曰「此去遇龍即歇」。一云焚香啓匣，得石有文，云云。王甚秘其事。至是高氏立國，果盡於建隆之末。又荆南尚使瓷器，皆高其足，公私競製用之，謂之「高足椀」。及宋軍臨城，舉族東遷，是亦高足讖之應也。

論曰：真人出，四海一，理勢之必然也。天水肇興，羣雄漸削，即無伐虢滅虞之謀，高氏其能常守此土乎？光憲知幾，所由與賣國以徼富貴者異矣。

卷一〇四《北漢一・世祖本紀》

世祖，姓劉名旻，高祖之母弟也，同爲章懿皇后所出。《薛史》云，崇，高祖從弟。《晉陽見聞要録》云仲弟。今據《歐陽史》曰母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常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署崇馬步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除太原尹。未幾，遷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改河東節度使，累加兼中書令。

隱帝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爲樞密使，有大功，而與崇素不相能。崇與屬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籍民爲兵以自固。

乾祐三年，隱帝遇弑，崇業謀舉兵，會樞密使威反狀已白，而隱帝諸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謬請立崇子贇爲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崇獨私心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乃罷兵。按《漢隱帝實録》：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讓遜。恐無此事，今不取。

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至是，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崇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崇以其事白於太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代漢，是爲周太祖，降封贇湘陰公。崇遣牙將李謩奉書於周，求贇歸太原，周主報以：「湘陰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爲憂。但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崇知贇不得歸，始有自立意。

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帝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按《通鑑》：劉崇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歐史・職方考》則云：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無隆、蔚二州之名。要而論之，晉高祖割山前七州、山後九州以畀契丹，而蔚州實在其中，則《通鑑》以蔚州爲北漢有者，誤也。至隆州乃北漢所置，傳載《地理表》中，今列其名以補《歐史》之闕。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爲户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

是日，周殺湘陰公贇於宋州。帝以地狹民貧，祭祀祖禰略如家人禮，不建宗廟，月俸宰相百緡，節度使三十緡，其餘薄有資給。

是時遼將潘聿撚稱君命遣書皇子承鈞，帝令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紹襲帝位，願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丙戌，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璟將兵萬人侵周晉州。帝聞湘陰公死，大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二月戊戌，我兵五道攻晉州，周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承鈞令將士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我師敗績，副兵馬使安元寶降周。癸卯，移軍攻隰州，周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於長壽村，執我牙將程筠，殺之。未幾，我兵薄州城，攻數日，不克，遂引還。丁巳，遣通事舍人李謩使於遼，乞兵爲援。

三月甲戌，謩至於遼，遼主兀欲即遼世宗也，《通鑑》作永康王。與帝約爲父子之國，使拽剌梅里來報聘。己卯，周遣敗卒二百六十餘人還太原，各賜衫袴巾履。

夏四月，遼遣使來告周使田敏約歲輸錢十萬緡，帝命宰相鄭珙以厚賂謝遼，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

五月辛未，珙卒於遼。甲戌，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稱藩於我。

六月，遼主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遼史》作燕王牒蟨、樞密使高勳。册命帝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又以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帝更名旻。

秋七月，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謝册禮，且請兵。

九月，招討使李存璟自團柏擊周，遼欲引兵來會，與諸將議於九十九泉。諸將皆不欲南行，遼主强之，癸亥，行次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主溫僧作亂，弒其君兀欲。丁卯，齊王述律代立，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劉承訓來告哀。帝命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遼，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隨遣使如遼，行弔禮。

冬十月辛卯，周潞州巡檢使陳思讓敗我兵於虒亭。甲辰，遼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率兵五萬來會，帝帥兵二萬出陰地關攻晉州。《五代史·王峻傳》曰：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周巡檢使王萬敢、龍捷都指揮使何徽共拒之。

十二月乙巳，王峻引兵救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險要，峻憂我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王峻傳》曰：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帝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我軍乏食。契丹兵思歸，聞峻至，燒營宵遁。峻入晉州，乃遣行營都指揮使仇宏超等將兵追於霍邑，縱兵奮擊，我兵大敗，墜崖谷死者無算。周將藥元福曰：「劉旻悉發其衆，挾契丹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剪撲，必爲後患。」王峻遣使止之，遂解去。契丹兵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禹厥恥無功，釘大將一人於市，旬日而斬焉。帝始息意於進取。是時，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乾祐五年春正月，遣兵侵周府州，爲防禦使折德扆所敗。殺二千餘人。

二月庚子，德扆入寇，陷岢嵐軍，以兵戍之。是月，帝置寧化軍於嵐州界，又置雄勇鎮於其北，備周師也。

夏四月丙戌朔，日食。

六月壬寅，帝以周人犯邊，遣使求援於遼，遼主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

冬十月甲申朔，遣使於遼，進葡萄酒。

十二月癸未，高模翰及我兵圍晉州。

是歲，麟州刺史楊崇訓歸款於周。初，崇訓以州來降，至是爲羣羌所圍，叛去。後復歸於我。

乾祐六年春閏正月壬午，遣使謝遼，以高模翰却周軍故也。

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貢遼，因附書於我，遼主詔達其貢。丁酉，遣使進遼裘衣及馬。

夏五月壬寅，遣使如遼，言石晉樹《嗣聖皇帝聖德神功碑》，爲周人所毀，請再刻，許之。

秋八月，遣使如遼，乞援。

九月庚子，貢藥於遼。

十一月，遼葬貞烈皇太后於祖陵，帝遣使會葬。

冬十二月，喬贊侵周府州，折德扆拒於城下，我師敗績。

乾祐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於滋德殿。丙申，晉王榮即皇帝位。帝聞周主晏駕，遣使於遼，謀大舉伐周。

二月，遼遣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遼史》作政事令耶律敵。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來會於晉陽。《晉陽見聞録》云：袞帥騎六七萬，號十萬，來會。帝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周世宗實録》作張暉領三千騎爲前鋒，非是。與契丹兵南出團柏。丁巳，我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牙將逆戰於太平驛，張元徽斬其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

三月，我兵乘勝逼潞州，引兵而南。是時周主新即位，以謂我國幸周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周臣多勸其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輕動。周主曰：「以吾兵力之强，破旻如泰山壓卵耳！」《五代史・馮道傳》：劉旻攻上黨，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遂鋭意親行。

癸巳，前鋒與我兵遇於高平南之高原，《周世宗實録》云：甲午，賊陳於高平之南原。今從《十國紀年》，作癸巳。我兵少却，周主趣諸軍亟進。帝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居東偏，楊袞軍西偏。而周師亦列爲三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彦超居中央，張永德以禁兵衛周主。周主介馬自督戰。袞望周師，謂帝曰：「勍敵也，未可輕動。」帝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袞怒而去。時東北風方盛，俄而遽轉南風，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帝云：「時可戰矣。」帝從之，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義可斬也！南風勢急，非北軍之利，宜少待。」帝怒，即麾元徽戰，元徽擊右軍。兵始交，周將愛能、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於是步卒數千餘人棄甲來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敵兵大駭。周主忽赫怒，躍馬入陳，引五十人直衝帝之牙帳。帝方張樂飲酒，示閒暇；及其奄至，殊驚惶失次。周主因親犯矢石，督戰士，士莫不以一當百，奮勇爭先。周將趙匡胤、馬仁瑀、馬全乂及永德等，摧鋒陷陳，勢不可遏。帝趣元徽進兵，會馬蹟，元徽爲周兵所殺，我軍由是氣奪。帝自麾赤幟收軍，軍驟退，不能止，互相蹂躪，遂大敗。日暮，帝收餘兵萬人，阻澗而守。是時，劉詞將周之後軍未至，及戰已勝，而詞軍繼至，復乘勝擊我兵，王延嗣死之，帝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人所獲。《五代會要》云：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南、河北諸州，旬日無鳥，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於林木，壓樹枝折。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爲周師所敗，伏屍血流，故先萌其兆。

丁酉，周主至潞州。帝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率百餘騎，由鴞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趣晉州，行百餘里，乃覺，遂殺導者。晝夜兼行，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輒倉皇而去。帝衰老力憊，伏馬上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循他道以歸。是役也，袞畜怒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陶岳《五代史補》曰：劉崇覩周世宗兵少，詔諸將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弗使，但以本軍決勝，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今從薛氏《五代史》。帝歸，爲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庚子，帝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壍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帝遣王得中送袞歸，因求救於遼，遼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周以符彦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彦超爲先鋒，將步騎二萬發潞州，入寇。又命王彦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彦卿合，又以劉詞爲隨駕都部署，白重贊副之。

是月，昭聖皇太后李氏殂於汴京西宫。

夏四月，孟縣降周。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顔叛降於周。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降於周。周主初遣符彦卿等内侵，但欲耀兵晉陽城下。洎周師入境，百姓爭言我國賦役過重，願供軍須，助攻太原，周主始有兼并之意。既而周諸軍數十萬剽掠不已，百姓失望，更保聚山谷。辛酉，憲州刺史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舉城降彦卿。壬戌，周王彦超等陷石州，執我刺史安彦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周。庚午，周主發潞州，趣太原。癸酉，忻州監軍李勍叛，殺我刺史趙皋及遼通事楊耨姑，舉城降周，周以勍爲忻州刺史。

五月乙亥，遼遣南院大王撻烈來援。丙子，周主至太原，旗幟環城四十里。是日，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舉城降周。先是，楊袞疑處謙有二心，使騎兵

守城門處，謙殺之，閉門拒袞；袞奔歸遼，遼主以其無功，囚之。處謙遂叛。

丁丑，周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度使。契丹屯數千騎於忻、代間，爲我援兵。庚辰，周主遣符彦卿擊之；彦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周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焉。

丁酉，撻烈敗彦卿於忻口。周代州將桑珪等誣鄭處謙通遼，殺之。時王得中自遼返，留代州，珪并執送於周軍，周將史彦超與契丹戰死。周主初來攻晉陽，彦卿、彦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而晉陽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百計攻之不能克。彦卿既數爲契丹所挫，至是復以身殉。周主於是徹懷、孟、蒲、陝丁夫數萬，亟攻晉陽。會久雨，士卒皆罷病，乃議引還。按《周世宗實錄》：「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又《晉陽見聞錄》云：「六月旦，周師南轅反旆，惟數百騎，問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撾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今從《周世宗實錄》。甲辰，周殺我樞密直學士王得中。

乙巳，周主班師，發太原。周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周主曰：「進軍易，退軍難。」周主曰：「一以委卿。」帝出兵追之，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我師敗績。周盡棄所得州縣，惟桑珪據代州不下，珪既叛我，又不敢歸周，故嬰城自守。帝遣兵攻拔之。是役也，周主與帝相拒於高平，豫令前澤州刺史李彦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帝歸路；彦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至是，帝果自其路走太原。周主貶彦崇爲率府副率，指樊愛能、何徽等責之，曰：「若輩累朝宿將，非不能軍，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旻耳！」悉斬以狥。

壬申，帝以高平之敗，已而被圍，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皇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六月癸亥，撻烈獻所獲軍實於遼。

秋七月乙酉，我國人有爲契丹誤掠者，遣使請於遼，遼主詔悉歸之。

九月丙申，以周人盜邊告於遼。

冬十一月，遼彰國節度使蕭敵烈、太保許從贇奏忻、代二州之捷於遼。是月，帝疾革，命皇子承鈞監國，尋殂。按《大定錄》：「周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乾祐八年冬，崇死。」《遼史》：「應曆五年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殂。」皆乙卯年也。又《周世宗實錄》及薛居正《五代史·僭僞傳》亦云：「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卒。」惟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保衡，故旻舊臣，言當足信，今從其說。

帝生於唐乾寧三年，乙卯歲，年六十。《晉陽見聞要錄》云：乙卯生，卒年六十一，當是衍一字。廟號世祖，在位凡四年。

論曰：世謂世祖常致書於周，求立子贇而不得，後方稱帝。推其志，是不以喪君爲讎，而以殺子爲讎也。要之，贇得立，則漢祀未斬，贇故不獨爲世祖子矣，懼劉氏之餒而保一隅以圖存，其志洵有足悲者。高平之戰，僅以身免，所不亡者天耳。然則歷四君而卜年三十，嗚呼，夫豈盡人力也哉！

卷一〇五《北漢二·睿宗本紀》

睿宗名鈞，初名承鈞，世祖次子也。以後唐天成元年丙戌生。幼而顯異，性孝謹，頗好學，工書。世祖既晏駕，承鈞謂：「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喪禮。奉表於遼，自稱曰男。遼主述律遼穆宗也。答之以詔，呼爲「兒皇帝」，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册命承鈞爲天子，更名鈞。時年二十九也。《晉陽見聞要錄》、《九國志》，皆云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仍稱乾祐，不改元。

乾祐八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庚申，遣使如遼，請加上「天順皇帝」尊號，不許。

夏六月丁未，蜀主遣使約出兵攻周，許之。

乾祐九年夏四月，葬神武皇帝於交城北山，上廟號。

六月甲子，遣使於遼議軍事。是冬服除，改明年爲天會元年。

夏五月辛卯，遣使貢方物於遼。

秋七月，初立七廟於高祖舊第，號顯聖宮。七廟，當是前漢高祖邦、文祖淵、德祖昂、翼祖僎、顯祖珙、高祖曇、世祖旻也，未審是非。又天福十二年，祖廟中有光武皇帝亦在不祧，今七廟數不知與否。

冬十月癸亥，麟州刺史楊崇訓舉城降周，周以爲麟州防禦使。

十一月，遼遣大同節度使、侍中高勳將兵會李存瓌擊周，至潞州城下而還。帝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絕，贈勳甚厚。

十二月，唐使者陳處堯自契丹來遊太原，《十國紀年》作唐兵部郎中段處常。

《晉陽見聞録》云：陳處堯如契丹乞兵，因來遊。今從其説。帝厚禮之，留數日，北還。

天會二年春正月丙子，周建雄節度使楊廷璋敗我兵於隰州城下。時周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檄都監、閑廄使李謙溥權知州事。未幾，我兵至，攻城久不下，廷璋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人襲我營，我兵驚潰，遂解還。

夏六月壬子，周昭義節度使李筠寇石會關，遂拔六寨。乙卯，周李謙溥陷孝義。

冬十一月，遣使如遼，告周復來侵。乙丑，再遣使如遼。

十二月庚辰，又遣使如遼。是冬國中大雪，國人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人以爲宋受命之應。

天會三年夏四月戊戌，遼以南京留守蕭思温爲兵部都總管，擊周師。是月，周攻契丹，拔益津、□橋、淤口三關，遼主遣使來告急。

五月乙巳朔，周師陷瀛、莫二州，帝諭發兵撓周邊，遣使日馳七百里，會周主南歸，乃止。庚戌，周李重進將兵出土門，入寇。己巳，敗我兵於百井，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周李筠入寇，陷遼州，獲我刺史張丕。辛巳，周楊廷璋侵邊，降我堡寨十三。

是月，周主殂，梁王宗訓立。

冬十一月，遼師謀會我兵攻周鎮、定二州。

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遂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已而遣牙將劉繼沖、《左編》又作衙校劉忠。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閑廄使李廷玉送於我，乞兵爲援。帝欲謀於遼，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帝即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爲恃。帝至於太平驛，封筠西平王。一作隴西郡王。筠見帝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帝與周世讎，亦不悦其説，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乃留長子守節居潞，而自引衆南向。帝聞贊與筠異，遣平章事衛融和解之。

是月，遣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將兵援筠。

夏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癸卯，宋將石守信敗李筠於長平。壬子，以潞州歸附，遣使告遼。丁巳，宋帝親征筠。丁卯，宋石守信、高懷德大破筠兵，盧贊死焉。筠走保澤州，宋帝列栅圍之。

六月辛未，澤州陷，李筠赴火死，衛融被執，宋帝以鐵撾擊融首，不死，釋之。後擢爲太府卿。帝懼，引師歸。乙酉，宋帝攻潞州。丁亥，李守節以潞州降宋。甲午，宋將折德扆敗我兵於沙谷砦。斬首五百級。

是月，宋兵圍石州，帝遣使告遼，遼詔阿剌率四部來援，復命蕭思温以三部兵助之。

秋九月壬寅，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寇平遥縣，俘獲甚衆。

十月乙酉，宋晉州兵馬鈐轄荆罕儒襲汾州，死焉。石進二十九人，坐不救死。

天會五年冬十二月乙未，李繼勳大敗我兵，執遼州刺史傅廷彦及其弟勳。是時，帝結代北諸部侵麟州，夏州李彝興遣李彝玉會諸鎮兵來禦，乃引還。

天會六年春二月，我兵侵晉、潞二州，爲宋守將所敗。

三月，宋詔我降人，徙家於邢、洺，計口給粟。

夏四月，宋命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以備我師。是月，太原民潛逃，降宋者四百七十一人。

秋七月，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宋，宋並補内殿直。

天會七年春二月，遣使如遼，言我國欲巡邊徼，乞張聲援。

秋七月，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一作劉昭、趙巒。等謀亂，事覺伏誅；辭連樞密使段常，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

是月，以宋師將侵邊告遼。

八月，宋王全斌《宋史》作邢州王全贇。入寇，攻樂平。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之。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往救，三戰皆敗績，樂平遂陷。宋改樂平爲平晉軍，以降卒爲效順軍，賜以錢帛，由是静陽十八砦相率降宋。

九月，我以契丹兵攻平晉軍，宋雄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將兵來擊，契丹兵遂引歸。是役也，初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郭進不法事，宋太祖送進，令殺之。會我兵侵平晉軍，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遂敗我兵，進即奏聞，以還其職。

冬十月丙申，以宋侵告遼。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同平章事。帝自潞州之

敗，日懼宋師至，既以趙宏爲相，又召無爲參議中書，復以五臺山僧繼顒署鴻臚卿，參預國政。已又以宏與無爲議論不合，乃出宏汾州，而機務悉委無爲掌之。

十二月，帝遣從子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先是，世祖凡舉事，必稟命於遼，歲使不絕，及帝立，禮文多畧，遼主乃遣書來責擅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三罪。《宋史》云：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常，三也。」帝惶恐，遣繼文謝曰：「父爲子隱，願赦之！」自是契丹使不來，而使往輒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乙亥，衛州刺史楊璘爲宋折德扆所擒。

是歲，宋改元乾德。

天會八年春正月，宋帝謀取我國，宰相趙普諫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邦，太原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避。」從之。戊戌，帝以宋將來襲，馳告遼。

二月，宋遣曹彬會李繼勳及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入寇，攻遼、石二州。帝遣郝貴超往援，戰於遼州城下，我師大敗，遼州刺史杜延韜與拱衛都指揮使龔進、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三千人舉城降宋。按《宋太祖本紀》，杜延韜降，在二月戊甲朔。宋賜延韜等襲衣、銀帶、器幣、鞍勒馬，命降卒以效順、懷恩爲名。壬子，遼西南面招討使撻烈以六萬騎來援。壬申，我兵敗宋兵於石州，遣使告遼。

三月，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叛降宋，一作周玉，今從《宋史》。宋賜審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璟，以爲左千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

夏四月乙巳，以擊退宋軍，遣使謝遼。宋遣馬軍都校劉光戍潞州，以備我師。

是歲，蜀主昶遣使齎皇書，通好於我，畧曰：「早歲曾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至境上，爲宋疆吏所獲。

天會九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天會十年春正月，宋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我兵於靜陽，執守將鹿英以歸。

夏六月甲辰，月犯心前星。

秋七月，遣使貢遼金器鎧甲。

冬十月，帝母皇太后□氏殂。庚辰，遼遣使來賻弔。

十二月，復取宋遼州。戊辰，遣使貢於遼。

天會十一年春二月，五星聚奎。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詣宋鎮州降。

夏四月，鴻唐砦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叛降宋。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天會十二年春正月，偏成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詣宋晉州降。

三月，宋鎮州守將破我馬鞍山砦。

秋七月，烏玉砦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詣宋鎮州降。帝自李筠敗，狼狽而歸，又失遼之歡心，勢力窘弱，憂瘁得疾，臥勤政閣，召郭無爲，執手以後事畀之。戊申，遂殂，《遼史》作秋七月辛丑，漢主殂。年四十三，養子繼恩立。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

帝嗣位之後，勤於爲政，愛民禮士，故雖兵戈不息，而境內粗安。初，宋太祖常因界上諜者謂帝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謂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帝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非家世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至大舉加兵焉。諜者，《十國紀年》作邢州人蓋留。

卷一〇五《北漢二·少主本紀》

少主繼恩，本姓薛氏。父釗，晉初爲護聖營卒，娶世祖女，生繼恩。高祖典禁兵，以釗從子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所用。高祖後領方鎮，爵位通顯，妻以世祖女，視永寧公主故姊妹行也。高祖女封永寧公主，宋承渥尚公主。常貴倨居中，釗罕得見。釗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引佩刀刺之，世祖女奮衣得脫，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時繼恩尚幼，世祖以睿宗無嗣，令養爲子。已而世祖女再適何氏，生繼元，未幾何死，世祖女亦殁，睿宗復撫繼元爲子。睿宗平日恒語郭無爲：「繼恩殊非濟世才。」繼恩事孝和盡恭，及爲太原尹，選軟不治。無爲默然不對。睿宗既殂，繼恩告哀於契丹，後嗣皇帝位。

帝服縗裳視事，寢處居勤政閣，而孝和帝故執事百司宿衛皆在太原府廨。帝怨無爲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而內實疎之。時

天會十二年七月也。是月，遼遣使來弔祭。

八月戊辰，宋聞我國有喪，以內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前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帥兵大入。

九月庚子，帝命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至銅鍋河，《宋史》作洞渦河，今從《宋史本末》。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我兵，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左勝軍使李瓊叛降宋，宋賜瓊襲衣、金帶、鞍勒馬，帝大懼。

帝欲逐郭無爲，月餘不能決，帝時獨處一室行喪，左右親信無得從者，或勸召之，帝猶豫不決。己酉，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户。帝驚起，繞屏走，霸榮以刃揕其胃，弒之。《歐陽史》云：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閤中，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户而殺之。今從《宋史》。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帝立裁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也。無爲與羣臣議立帝之弟繼元，平章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危，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强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李燾《長編》云：繼恩幡腹多髯，長上短下，乘馬即魁梧，徒步即侏儒。昏定晨省無違禮。

是月，帝疑孝和后郭氏殺其故后段氏，遂遣嬖臣弒后於喪次。帝爲人殘忍而無禮，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而世祖子十人鎬、鍇等皆以幽囚死。

天會十三年春二月，宋帝將發自汴，先遣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帥兵赴晉陽。是役也，宋帝問其臣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對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帝不聽。

三月，宋帝至於太原，以我太谷令梁文陟爲太子洗馬，祁令張續爲右贊善大夫。及城下，李繼勳已先敗我兵，宋帝命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帝命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遁歸。宋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爲復勸帝出降，帝猶恃遼爲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帝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甲寅，遣使乞封册於遼，且趣援師。甲子，遣使進白鷹於遼。

是月，宋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守陴者聲言旦夕契丹兵至。

夏四月，契丹兵分道入援，宋何繼筠逆戰於陽曲北，韓重贇一作重斌。逆戰於定州，契丹兵大敗，宋帝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太原城下，憲州判官史昭文、《宋史》作推官。嵐州刺史趙宏，各以城降宋。

五月，遣李匡弼、李元素等如遼賀天清節。按《遼史》有劉繼文，然繼文尚留契丹，至十四年放回，今不從。

閏月，遼主遣韓知璠《遼史》作知範。册立帝爲大漢皇帝。知璠習兵事，居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我兵亦屢敗。一日，我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其攻戰之具，反爲宋師擊卻之，斬首萬餘級。是夜，諜者忽傳呼壁外帝降，宋帝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宋帝乃止。契丹復遣南大王來援，宋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殿前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以盡死力，宋帝不許，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以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

時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請班師，曰：「蓐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汴都，屯兵上黨，

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竭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宋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遷太原民萬餘户於山東、河南，遂引兵還。帝命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韓知璠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噍類矣！」帝又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是月，郭無爲伏誅。初，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宋帝至長隄觀焉。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師，帝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延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而止。至是闔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罪不可赦，乃有是處分。

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契丹歸我使臣十六人，仍詔世祖孫繼文爲平章事，李匡弼爲樞密使。時韓知璠歸國，言我國庶事多梗，而無輔臣。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晉陽爲父子國，盡拘其使，無謂也。」遂有是命。已而左右譖繼文，帝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匡弼爲憲州刺史。繼文隨遷雁門節度使。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僧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庚午，遣使貢於遼。

天會十五年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癸未，遣使貢於遼。十二月，遼主子隆緒生。

天會十六年春二月癸亥，以遼主皇子生，遣使往賀。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乙卯，大雨雪。

是歲，大饑。

天會十七年春正月，遣使貢於遼。

夏六月，遣使以宋事告遼。

冬十二月，帝殺其從兄一作弟。大內都檢點繼欽。戊戌，帝將改元，遣使稟命於遼。

是歲，僧繼顒卒，追封定王。

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月，遼命涿州刺史耶律昌米貽書於宋之雄州，請通好，宋命知州孫全興答書許之。

廣運二年春二月癸亥，遣雁門節度使皇從兄繼文貢遼方物。

三月，遼與宋求成，遼遣克沙骨慎思以書如宋，結成，宋遣郝榮信、吕端報聘，自是吉凶慶弔，並遣使往還。遣使來告，命我通好於宋，無妄興師。帝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夏六月，遼主册帝爲大漢英武皇帝，賜御衣、玉帶、鞍馬等物。甲子，彗星見東方，長四丈。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是時，築隆州城於祁縣東三十里，備宋師。

廣運三年秋八月癸卯，遣使於遼，言天贊皇帝天清節，我國設無遮會飯僧祝釐。己酉，以宋事告遼。

是月，宋侍衛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一作宋文義。率兵分五道入寇。又遣郭進、郝崇信、王政忠、閻彦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彦超一作璋。等，分寇忻、代、汾、沁、遼、石等州，《宋史》云：郭進入忻代路，郝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彦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彦璋入石州路。諸將所至克捷，敗我兵於太原城北。是時，我諜者趙訓爲宋青州將所擒，宋帝釋之，給服裝放歸。

九月壬午，帝乞援師於遼，遼主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來援。戊戌，復遣駙馬都尉盧俊至遼告急。

是月，我師遇党進於太原城北，敗績，失其兵馬千餘，郭進鹵我山北民三萬七千人。

冬十月，宋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太原境，燒播四十餘砦，鹵牛羊數千；郭進陷壽陽，鹵我民九千人；穆彦超入太原境，鹵我民二千人；党進又敗我兵於太原城下。

是月，宋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改元太平興國，召諸將還。辛丑，以宋師退，遣使謝遼。

十二月丁未，以宋師復至，鹵掠軍儲，告遼，且乞賜糧爲助。

廣運四年春三月癸亥，耶律沙、敵烈歸，獻援師所獲宋俘。戊辰，遼主詔以粟三十萬來助。《宋史新編》云：契丹主發粟二十萬斛，助北漢。

夏五月，遣使謝遼，且以宋事告。

秋七月壬申，以宋人侵我告遼。丙子，遼遣使助戰馬。

八月，貢遼葡萄酒。

冬十月乙酉，復遣使以宋事告遼。

是歲，胡桃紮指揮使史温等叛附宋，宋帝謂齊王延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夏州定難節度使李□睿來侵吴堡砦，斬首七百級，鹵牛羊千計，執我砦主侯遇。

廣運五年。

廣運六年春正月，宋始議興兵，宋臣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宋史》云：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强。昔先王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鋭，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宋帝意乃決。先是，宋太祖方征河東，白雲先生陳摶諫止之，會軍已興，及兵還，果無功，至是摶復來，始云河東可取。命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彦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圍汾、沁、嵐諸州。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時夏州定難節度使李繼筠亦遣將李光遠、光憲統番、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宋軍之勢。乙酉，遼遣撻馬長壽使宋，問興師侵我之故，宋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則戰。」

二月甲子，宋帝自帥師來攻，發汴京，令齊王光美扈從。丁卯，帝以宋師壓境，遣使乞援於遼。戊寅，宋帝次澶州，有太僕寺丞宋捷者迎謁道左，宋帝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

三月庚辰朔，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敵烈爲監軍，來援，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耶律抹只督之。丙戌，遼主詔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

己丑，帝復以蠟丸帛書告宋兵入境於遼。遼命大將軍韓侍、大同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

丁酉，耶律沙等與宋將郭進遇於白馬嶺。時契丹兵阻大澗，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抹只等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爲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突吕不部節度使都敏、一作令穩都敏。黄皮室詳穩唐筈等五將俱没，士卒死傷甚衆。會南院大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是時，宋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郭進不能禁，欽祚復數加凌侮。進武人，剛烈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宋太宗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尋詔以牛思進代之。駙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告急。

夏四月辛亥，帝以行軍事宜奏遼，駙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告急。宋帝發鎮州，宋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遂陷嵐州。癸亥，宋解暉等陷隆州。

庚午，宋帝次太原，駐汾東行營。辛未，至於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我兵，進築土城，長圍四合，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宋帝督益急，城無完堞，我師外援弗至，餉道又絶，國人大懼。宋帝屢以手詔諭帝降，使者至城，守陴者輒不納。壬申，宋帝至城西督諸將士薄城下，列陳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時宋捕我城中人，告云：「帝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宋帝笑曰：「此爲我畜也。」

五月庚辰，宣徽使范超叛降宋，爲宋兵所殺。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叛，逾城降宋。自是親信之臣多亡，城中益危迫。宋帝移城南，復手詔諭帝，曰：「越王、吴王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速降，當保富貴。」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九國志》載：宋築長堤，壅汾灌城。竣考。

癸未，前樞密使馬峯入見，流涕歷數興亡之理。是夜，帝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帝賜勳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宋帝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

甲午，遲明，帝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詔升臺，帝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爾。」宋帝籍軍中亡投我者數百人，選其巨室，以從軍法，餘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授帝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宰相李惲等授官有差。皇從兄繼文、駙馬都尉盧俊，皆出奔於遼。宋館帝於行宫，所給賜甚厚，命中使康仁寶監之。帝獻官伎百餘人於宋，以賜將校。宋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或作州十、縣四十，今從李燾《續通鑑長編》。户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命劉保勳知太原府。改太原爲平晉縣，宋帝因作《平晉詩》，令從臣和焉。又命撰平北漢碑文。

先是，宋太宗將至晉陽，語侍者：「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帝降，果五月五日也。太原前臨臺駘澤，後倚懸甕山，堅而難拔，太宗

隨命毀舊城，以杜尾大之患。陸游《筆記》曰：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常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又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未幾，令康仁寶護劉氏親屬百餘人赴汴，所過給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賚有加。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詔加彭城公、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太宗詔建房州爲保康軍，以帝爲節度使。淳化中薨，遺奏以六歲子三豬爲託。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贈賻加等。三豬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東京事略》作西京作坊使。世祖自乾祐四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

英武帝美風儀，善談論，頗通禪學，居潛邸時，常假僧繼顒紫檀如意，每接僧則頂帽具三衣，秉此揮譚，名爲「握君」。踐阼後御下最刻，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其被殺傷者，自故相張昭敏以下，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宋。太宗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却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至，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鹵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守節後爲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

論曰：歐陽《五代史》言孝和帝殁於天會十三年，英武帝嗣位，即改元廣運，皆非也。常稽《定王劉繼顒碑》文，爲右諫議大夫楊夢申所撰，中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署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而李惲《千佛樓碑銘》亦署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午朔。夢申與惲本北漢臣，此最可信者。予故得據之以編漢年云。至兩主逾年皆不改元，蓋當時漢隱帝、周世宗、孟蜀後主已行其事，於北漢又何異焉。

《南唐書》

宋馬令撰

《自序》《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寖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悦奉太宗皇帝敕，追録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並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譔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媿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序。

卷一《先主書第一》

士運中圮，諸侯跋扈，基構自吴，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跡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故書小字。流寓濠泗。吴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姓徐，名知誥。温嘗夢水中黄龍十數，温獲一龍而瘞，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温，以孝聞。從温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温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温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

從温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温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黄爲屬。温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時温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既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温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彦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温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温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晝知訓衰冕正座，皆署其名。温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内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僞讖數紙，皆修睦手書，温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温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温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吴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輒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雖遥秉大政，而吴人頗歸知誥。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强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温行軍司馬徐玠勸温以己子代知誥，温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温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温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吴主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自欲尊大，故奉楊溥尊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

太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温之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四年，封公爲東海郡王。

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書名，既而書公、書王，以見其漸。

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

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

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邱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

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温爲武皇帝，自温以上不追尊，則復姓之心見矣。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

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爲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皐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爲刺史。廬州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帝者，以見其慟極惡重也。凡書帝、書詔、書制，其罪同。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册。是歲，閩王昶貢方物於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册昶閩王，不受。閩自麟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僞。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於東方。

夏四月，遷讓皇於丹陽。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宫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爲孝静皇帝，廟號定宗。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爲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爲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爲百勝軍節度使。

秋七月。一時無事，則書首月。

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於契丹，曰英武明義皇帝。尤非常，故書。錢元瓘以嘉興縣爲秀州。

十有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讓皇殂，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謚曰睿。

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弑其君昶，立王子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於建州，國號大殷。他國悉書者，爲保大三年取閩張本。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爲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爲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鄉風面内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

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彦儔爲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吳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爲夏商之夏，魯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

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内。是夜，月當以子初没，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虚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輿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

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

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

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於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於晉，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於晉，惡其抗也。以金全爲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玠代。梁王徐知諫卒。

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

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於舊宅，踰月還。

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爲百勝軍節度使。

三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

夏四月。

秋九月壬子，有星孛於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

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凡他國廢、立、卒、葬、弒、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

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玢嗣位，葬劉龔，僭謚天皇大帝。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儼，劉氏僞撰此字以爲名，自云取飛龍在天之義。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絶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書吳人者，以其思舊之民也。詔吳王景通爲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己爲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

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祖。

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爲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爲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於武林，厚幣以賙其闕。

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偃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諶，祐於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於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温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即金陵使府爲宮，唯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至厲聲訶責，羣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慰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敍，不限資廕，或營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内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琅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棄師閩楚，命委輿尸，

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衞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

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録尚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受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册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遏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邱入爲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爲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己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罷爲昭武軍節度使。鄂王景遂改封燕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齊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襲位也。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

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

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襲位也。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

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舊史失名。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查文徽討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衞將軍，罪貶，故書使。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翺爲百勝軍節度使留後。

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絶，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衞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絶，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喻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於厥德，用災於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於道，而壅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邱、周宗爲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爲浙西節度使。齊邱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宗出張本。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

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

三月，左衞上將軍盧文進卒。

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

夏四月。

秋七月，鄂州王輿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某州某人代者，移鎮也。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彦貞爲濠州觀察使。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有二月，馮延己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紿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於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

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彦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守城。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前年以福州降延政，故以延政爲君。及其統軍吴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主。儼明無統御之略，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即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

夏四月。

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吏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録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效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即以劉從效爲泉州刺史。

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即以劉從效爲泉州刺史。

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邱，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己拜平章事，吏部尚書徐連爲鎮海軍節度使。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

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於永陵。

六月，壽州劉崇俊卒。以濠州觀察使劉彦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效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邱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説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己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吴越，吴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吴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己爲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内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己，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録用，與死何殊？」乃流覺蘄州，流延魯舒州。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

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於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於契丹。癸酉，張彦澤引蕃騎陷京師，彦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璽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

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既流延魯及覺，而延己爲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己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爲漳州。

卷三《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邱門，契丹主次於京城北，不見帝。彼不與之見也。猶書曰京城者，甚契丹之惡也。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内。改京師爲都城，晉無君也。己丑，斬張顔澤於東市。以其剽劫之罪。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契丹廢晉帝爲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黄龍府安置。此中原之事，悉書者，以下文使來告故也。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

原乎？」以齊王景遂爲太弟。燕王景達爲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爲侍衛諸軍都虞候。

二月丁巳朔，契丹改晉都爲大遼國，肆眚，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也。不謂之京師者，中原無主也。不書赦，不與契丹赦中國也。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即位易代則書。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漢稱天福十二年，亦非常也。

三月，宣州徐知證卒。

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爲神衛軍都虞候。

秋八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爲寧國軍節度使。錢佐卒，倧襲位。

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

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倧，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丁丑，天子崩。漢高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己爲昭武軍節度使。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倧於東府。

夏四月，盧州周鄴卒。

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故緩。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

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巒、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

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

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盧山江夢孫國子司業。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

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盧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内，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

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爲東都留守。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於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興兵，故書使。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於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

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隱帝。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臠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

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爲天子。書此以見中原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旻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故不曰僭。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

夏四月。

秋七月，樂安公茂卒。

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於衡山，立王子希崇。

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於鎬，鎬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以希萼爲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

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邱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皋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

三月，以撫州馮延己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

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

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蠻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己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己、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延己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逵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蠻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於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於都門外。以張蠻爲信州刺史。延己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

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

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

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

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

八月，不雨。

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

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於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不書將校，舊史失之。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於京師。天子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列俘於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周太祖。

自前年八月不雨，至於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旻乞師於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遽班師。書以見世宗威略，爲明年伐我張本。

夏五月丁亥，月重輪。

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戎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戎意管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醮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

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

三月，周伐蜀。

秋七月，蜀使來聘。

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於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

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

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爲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於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於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橋於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僞爲僧遁歸，周人執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揚、泰。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於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絶。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卷四《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於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内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

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縝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

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襞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

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卻，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誡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於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負糗糧以送周師。

秋七月，揚、光、滁、和復歸於我。

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於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

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

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

秋七月。

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廷謂不書叛者，力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檀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

十有二月，天子駐於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州。

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屠楚州，貶書人，其後駐幸，皆書次。至迎鑾，復書幸，不泯其實也。時揚、泰、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黄，盡江以爲界，

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憊矣。

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鍾謨、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某人者，景遷爲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户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彦貞中書令，張彦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

秋，泉州劉從效奉表貢於京師，天子不納。

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

十有二月，流陳覺於饒州，流李徽古於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於青陽。

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冀爲太子，以景遷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爲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遏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别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繇死於青陽。

夏，晉王景遂卒。

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巒爲天德軍使。

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吴王，居東宫。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謨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其罪爾。」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於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

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

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

冬十月，流鍾謨於饒州，賜死。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殺之。

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絶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於皇朝。

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己卒。

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於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浹日而去。

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爲奉化軍節度使。敬洙去敬字，避皇朝諱。豫章迫隘，宫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

六月，國主殂於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

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請殯别宫，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書世子手札，未即位也，見後主書。乃殯於萬壽殿。遺使入朝，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先謚而後書葬者，因其請號，順文勢也。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咨嗟傷憫，形於顔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閤，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於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

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鄉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鄉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鄉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

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蒔而夕搴，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卷五《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於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古之人觀會通情而已矣。且諸侯薨於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即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於外，世子立於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爝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封吳王，拜尚書令、知政事。

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

六月，元宗殂於豫章。

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

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來貢。

三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鎤爲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鎤并其族，送於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鎤爲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論，召爲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爲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

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

是歲，南平高繼沖歸於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户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

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

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

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

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於懿陵。蜀孟昶俘於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

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

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於順陵。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

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

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奬用，乃罷洎職。

冬，較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録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内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愧真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内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縑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於京師，國除。

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於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怏怏以國蹙爲憂。

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

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祐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

秋，中書舍人李穆齎詔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

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彦棄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温、鄭彦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葬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吴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禹萬誠以降，吴越進圍京口。淩波軍都虞候盧絳爲援。澄已懷鬻背，因説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内，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閲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别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産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户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鋭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

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

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

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爲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降，無國主之號，故書名。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輪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日，登普光寺，擊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

太平興國三年，公病，書公者，皇朝所封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説》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復書王者，皇朝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羣臣和于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内有五王之難，外罹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巋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衡迴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蕞爾江南，獲覩真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魁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内懷僭僞，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

宋陸游撰

卷一《烈祖本紀第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溼惡帝，不以爲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温，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溼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帝事温盡子道，温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温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温益愛之。行密亦謂温曰：「知誥儁傑，諸將子皆不遠也。」

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

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翊主論議，曾禹、張洽、孫魴、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

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

十四年五月，城成，温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悦。時温子知訓以内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丘納説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

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悦服。吴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剥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遥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于帝。有徐玠者，事温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押闔，密説温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好？請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暴，遂止。温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好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吴帝命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吴帝禪位乎我。甲申，即皇帝位，改吴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吴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册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温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謂饒王。戊子，降吴太子璿爲弘農郡公。辛卯，降吴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户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吴公主爲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吴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吴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爲吴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

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崇德宫。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册故妃魏國君楊氏爲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遵爲晉陵郡公，景遂爲上饒郡公，景遜爲桂楊郡公，景逸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陞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郊建康，從之。己巳，吴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吴上饒公主爲燕國君，謚貞莊。

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改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改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

二月壬戌，閩使内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

夏五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宫，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

鄒禹謨來賀即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灾，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

六月庚辰，日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

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事。

八月戊寅，陞洪州淵灘鎮爲靖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禄盧古來聘。

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删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吴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馳橋。

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

是歲，徙吴王璟爲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謂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齊丘，平章事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廼者干戈相尋，地茅而不葬，桑殞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

復三歲。」

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復姓，爲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昪。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懿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王，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宫千間。

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夫赦賀，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吴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于玄武湖西。熒惑犯月。

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于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吴令》並行。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于閏七月。

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

三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勛所譔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

夏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

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卒。

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録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丁卯，月掩歲星。

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

冬十月癸巳朔，月熒惑填，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内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質來貢方物。

十一月乙丑，宴羣臣于崇德宫，故第也。以廳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爲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垂拱殿，朝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宫爲崇道宫，西都崇英殿爲延英殿，凝華内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翱、閩使客省使葛裕、吴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

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

五月戊辰，契丹使來。

秋七月，詔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瀆彝章，其罷歸私第。」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没。遣使振貸黄州旱傷户口。

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内，遣使振恤安集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阜。

閏月甲申(明)〔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虚延保來。以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

二月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丘累求聘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察知省事，許之。

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未，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

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

九月庚寅，頒《昇元删定條》。

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

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

二月庚午，帝崩于昇元殿，年五十六。

十一月壬寅，葬永陵。

帝臨崩，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内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蹈蒲履，用鐵盆盌，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官婢裁數人，服餚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爲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爲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樂，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

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

八月乙卯，立弟景遏爲保寧王。

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

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

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蘇丞相頌得恢書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於歲月，屬於時君。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史遷著於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紀》，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别正閏。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爲紀，而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卷二《元宗本紀第二》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

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交愛，尚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

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大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改元，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

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

八月乙卯，立弟景遏爲保寧王。

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

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疎絶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

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覘之。議者謂閩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爲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蓋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

秋七月，星見而風雨。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

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

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爲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平章事。

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

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

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爲南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請命使者如長安，脩奉諸陵，契丹亦不從。

二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皆潰。

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

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詔）〔討〕使。

六月，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

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沒。

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月，漢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

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巒、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

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我師度淮，攻正陽，敗績。

十二月，泉州刺史劉從効兄南州刺史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稱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

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于金陵。

秋七月，歸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查文徽。

八月，尚書郎周濬等三人奔漢。

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請師，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後之。

冬十月，越歸查文徽。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彦温、劉彦瑫各以千人來歸。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尊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

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饑。

夏五月辛（木）〔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

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達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朗州留後，來請命。

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尊。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

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漳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郴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清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于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

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畔，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郭瓊遺我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于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

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己爲（太）〔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峦兼桂州招討使。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峦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峦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

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

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

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朱德權、任鎬于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平章事馮延己、孫忌皆罷，延己左僕射，忌右僕射。

十二月，零都令趙遲奔周。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尊來朝，留不遣。

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

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

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爲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强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者不可勝數。知制（詔）〔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悦，而帝左右交譖，以爲擅作威福。帝大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賁于西北，聲如雷。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

自十一年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

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閻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

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

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

于周，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于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大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納棄城遁。帝遣問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

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請爲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遁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

夏四月，復泰州。

五月，周帝北還。

秋七月，復東都、舒、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

冬十月，周人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爲耀州司馬。

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所喪四萬人。

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于周。辛亥，晝晦，雨沙如霧。

夏四月，周帝北還。

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

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州，天長縣也。

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爲天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帝次揚州。辛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周帝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荅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己等使周稱臣貢宴。

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魯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己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

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丘明年正月亦幽死。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

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

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莅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

二月，始鑄鐵錢。

三月，遣使朝賀于京師。

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京師，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

費以萬計。

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援，不許。

十一月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鎰、户部侍郎馮延魯朝貢。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吴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絶，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至宋家洑，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

三月，國主至南都。太祖以國主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國主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還，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

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賁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

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宫中萬壽殿，告哀于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之。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

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唐室苗裔，詆於斥大境土之説，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内虚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强，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吴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陳覺爲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而爭天下，與秦晉趙魏之師戰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嫌，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吴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宫。

建隆二年，遂立爲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牋奏。

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毁，幾不勝。赦境内。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遏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立弟從鎰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内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于京師，奉表陳襲位。太祖賜詔荅之，自是始降詔。

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吊祭。

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于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作退如初服。

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從効卒，子紹鎰自稱留後。

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鎰，推金陵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太祖放降卒千人南還。

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京師。

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

三月，太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

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爲節度使。

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

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其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

緝。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稱等五人，稱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

秋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

九月，立子仲寓爲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

十月甲辰，仲寓卒。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革，遂亦卒。

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

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

冬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

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内旱。太祖賜米麥十萬石。

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夏五月，簡言卒。

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臺殿皆設鴟吻，元宗雖臣于周，猶如故，乾德後，遇中朝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國。内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

閏月癸巳，太祖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户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國主聞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内史事。

冬十月，内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典)〔與〕户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閤門使梁迥來，使從客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

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

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爲守備。

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黄花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二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衍爲内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産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産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户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婿，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

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内，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都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關城。

三月丁巳，吴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

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吴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吴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栈，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令贇及戰櫂都虞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絶，金陵益危蹙。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城陷，將軍咼彦、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内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内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

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太宗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辛卯，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吴王，葬洛陽北邙山。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毁，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内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獵于青山，還如大理寺，親録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囚）〔囹〕圄非車駕所宜臨幸，請罰内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内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愉、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内外隔絶，城中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請）〔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卷一　起中和五年正月至蜀武成元年　正月，地動，一月十餘度，以七曜占之，多兵饑饉。

三月，改光啟元年。

夏四月，維州山崩石墜，飛塵滿空。

五月，除授顧彦朗東川節度使。

二年，東川遣鄭君雄率衆侵畧，至德陽縣，殺破斬鄭君雄。又常厚自峽中率兵據左綿。僖宗皇帝到京後，天下十道共脩京闕之次，胡魯子反燒悉盡，駕幸寶雞，又幸山南，干戈復起，四海不寧。

三年冬十月，十軍軍容使田令孜除授西軍監軍使，十一月到府。

昭宗皇帝即位，改元文德元年。

秋八月，除授韋太尉昭度劍南西川節度使。陳太師知之，乃治兵講武，更置黃頭軍三都。監軍使以書召閬州王司徒建，計其過綿水，即出兵拒之，將激其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冀韋太尉來以兵隔之，則誣以王司徒起兵侵境。

九月，王司徒大軍至，閉城門不納。

冬十月丁卯，川軍與王司徒戰，川軍敗退入城。是日，天色陰慘，先主廟上黑霧起，至暮，王司徒抽軍囲七里亭。丙子，王司徒引軍入漢州界，攻剽四面州縣，東西兩川皆懼之。

龍紀元年春二月庚午，陳太尉發軍與王司徒大戰於三郊，川軍敗績，於是劉脩濬寨，點丁牢城。

夏四月，軍容招前定戎軍節度楊晟建節於彭州，與陳敬瑄爲裏也。

五月，三都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

秋七月，節度使韋太尉到川，用王司徒爲衙内都指揮使，奏割邛、蜀、黎、雅四州，充永平軍節度使。川庄陳太師牢城，韋太尉具旌節於城下，以示城内百姓軍人，告之曰：「新使在此，何閉城門？」陳太師令左右詬罵城下云：「有鐵券見在，豈可違先帝命乎？」王司徒於東北面下寨，韋太尉城西北下寨，未經旬日，嘉、眉州降。

大順元年春正月，分兵擊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牢。行府徵科諸州稅賦，嘉、眉州運粮供軍，内饑乏死者不可勝數，父母委棄，雛稚不相保養，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多偷刈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亦潛於韋太尉寨市易鹽，相次人數稍多，遂成隊。有聞於太尉，太尉曰：「一城饑餓，忍不救之，並不要問。」城内亦有聞於陳太師，太師云：「吾尚恨無計救鄙，一任逐便，以此稍布市井。」

夏五月，城内乏食，民俗惶惶，遞相欺凌，無有怕懼，所在斬殺，處處暴尸，其有軍都處則稍閑，别街巷則寂靜。是月，資、雅、黎三州相次歸降。時以攻圍日久，其城未拔，王司徒白韋太尉曰：「今領數萬之衆，勞師以事蠻夷，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主上憂勞，不如以兵威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盍歸覲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告粮闕，乃執韋公親吏駱别鶴臠而食之。韋公益懼，因召王司徒謂曰：「某年衰風恙，恐不任持，已具奏聞，即便離任。今表申奏署授司徒、節度留後、行營招討使，候至闕庭奏聞，請降西川旌節在後，更保功業，以慰民望。」乃以牌印授之。

六月己卯，進發，王司徒祖餞送至新都，韋公請田，無更遠離帳幄。韋太尉發後，王司徒移居中軍寨，城内百姓往來交易，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賣，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喫，老弱者難買，或遇一夜風雨，來日便成白骨。無數，或聚或散，固無行鋪。街巷饑人死者

冬十月，發兵圍彭州。

大順二年秋，城内糧盡。

八月庚寅，陳敬瑄、田令孜開城門携牌印出降，王司徒與之並轡入城，安撫軍人百姓，放陳太師歸花林坊本宅，田令孜歸碧雞坊宅。時克定州府之後，以萬民久罹塗炭，初見廓清，行滌蕩之恩，布寬仁之令。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縊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津，具表疏其惡也。

三年夏，彭城内窘蹙，初年米每斗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

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蓋楊晟不識天時，致害民庶。

秋七月，與東川顧相公脩好，結秦晉之姻。

是歲，改爲乾寧元年。

二年春三月，創徵雜稅，綾一疋一百文，絹一疋七十文，布一疋四十文，猪每頭一百文。時脩寶歷寺，有僧智廣，俗姓崔氏，善救病，以竹片爲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瘸者便伸，跛者能行，其餘疾苦，應手痊損。川主司徒崇重之，請於寶歷寺，爲人療病，所得錢物，囲用脩造，遂於寺内五丈天王閣下居止。於是病者載來，皆得痊愈，日獲三五千，告諸貧者，不用施錢，時號聖僧。師本在雅州開元寺揭席神堂内居。

三年，起軍收東川。

四年秋九月，平定東川。

五年秋九月，改元光化元年。江瀆池魚無數皆死，浮出水面，長尺餘，以車般之，送於城外。

二年秋八月，差發決雲軍使田師儁統押兵士三指揮收獲閬州，次克（巳）〔巴〕、蓬、壁三州。

三年春三月，田師儁移軍收渝州。

四年，改元天復元年。封蜀王。

五年春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鎖峽。是歲，大水，嘉州漂蕩尤甚，時有咒土僧念尊勝脩淨衆寺。

三年，山川晏寧，五稼豐稔，梁漢夔峽東西五千餘里，山河肅靜。

六年，昭宗皇帝遇害，少帝禪位梁，時三軍縞素舉哀。

七年秋九月，文武勸進，羣議云云，蜀主即皇帝位，改唐天復（七）〔八〕年爲武成元年，郊祀天地，大赦境内。赦文曰：「圓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迭興，遵革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睠命，俯狥樂推，宗廟告虔，孝思既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承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羣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享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洽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纘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市丘墟，生人既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有土。遂至蠻夷瀝欵，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絶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倍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既正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捏窠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麪，持仗行劫，宮典犯枉法贓，兼渝濫身名，冒授官爵，囹圄之内，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贓，不在赦限。左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蠹事不邪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使與牽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有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師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即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兵知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雖登，黎元未泰，每於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緣同切於乂安，宜共資其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内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税，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陪官中收没屋舍莊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管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在無處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户税賦。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纔登寶位，更布儀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畧盡，搜羅其間，或有謬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真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人無贓污，告勅圓備，考課分明，便仰依資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勅，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

者，並准例參選。然則是唐朝兵革之後，渝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已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方可理人，就中令録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達於教化，明於吏才，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詞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迹，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叙用。自唐室傾淪，梁圍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捐王氣之東沉，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奬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勳業，並當續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嘗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册書鍾鼎之勳，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其殁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内，言念及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並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録用。又在閬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遘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夭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録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没。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閫已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唯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横，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禄，遽興失手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冤，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早膺任用，累著勳勤，征行不憚於風塵，陳敵常先於士卒，論其實効，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驕，灾殃自掇，不守初終之節，遽萌悖慢之心。驗人情而共憤滿盈，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矜傷。當景運之初興，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宗滌並却還在身官爵。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張勍，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郎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荅玄功，宜尊舊號。先主昭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闕備册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所係，水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酬玄貺。朕爰自統臨，八國同心，諸藩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勅，分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藩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勅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唯效荅於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報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奬，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並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並仰太府寺准舊例授勘，逐年給付所司，餘本分闕剩外，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故違，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効業咸）〔劾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闕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生其本情，實慮遭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冤濫，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重恤孤。或矜黄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衰老者宜加矜恤，孤惸者亦在撫安。應國内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直令有司約故事速具脩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制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諍臣，匭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聞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並候續勅處分。應飛龍閑廐内作器仗諸雜工巧，黄衣三衛四色細仗，掌肩黄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都尉普息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内有未該恩例及合條疏事件，各仰所司，起請施行。開國之初，既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覇。恩雖不悋，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滌蕩，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

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前，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卷二一起武成三年盡同光四年春　三年，大梁遣使通聘，書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開天命，下順人心，啟王覇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起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絶於音塵，正因緣於間諜。以致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朕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惡。爰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漢、楚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想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探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之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啟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壎篪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竚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禄卿盧玭，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馬一十匹，紅纓子鞍轡各一事：

紅耳叱撥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鞍轡一副。
紫叱撥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
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
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青叱撥馬一匹，裹花五垂銀鞍轡一副。
青叱撥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騮叱撥馬一匹，金鍍鬧裝五垂銀鞍轡一副。
紅耳叱撥馬一匹，金鍍鬧裝銀鞍轡一副。

玉犀腰帶二條，並雜物等：

黃排方琊琳腰帶一條，頭尾順鉄十二事。
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鉄十二事。
金香一十斤。　麝香五十劑。
犀一十株。　琥珀二十斤。
玳瑁二百斤。　金稜琉璃碗十隻。
銀稜秘色鈔鑼二面。　金花銀裝厨子一對。
金花渾銀裏龍鳳儀注槍四條。
金花銀裏龍鳳儀注槍四十條，綾袋盛。
金銅甲二副，并副膊兜鍪全。

藥物一十三味：

茯苓一十斤。　茯神一十斤。
酸棗仁五十斤。　玉鹽五斤。
新羅人參一十斤。　牛膝一十斤。
枳殼一十斤。　五味子五斤。
赤箭一十斤。　鹿茸一十對。
顆棗一千枚。　羚羊角五對。
牛黃一百株。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熏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劍涵星斗，藥有君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縟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荅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閤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孽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脩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卿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闕無競於興邦，正施仁而濟衆。以此内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

朝。爰徵史册之文，亦有變通之説。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强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内。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叙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焦勞而闕已，用儉勤以歸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别降珍奇，十襲連鑣，六龍並驚。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並勵懷恩之志。寶帶撤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道星槎，緘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於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謝信物等：

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碗、越甕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撼玉，堅甲爍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絶塵之用。槍森虵榦，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祗受。」

永平元年秋九月，築柳堤。

二年秋七月，皇太子元膺作亂，樞密使唐道襲等率兵敗之，至翌日擒獲，戮之於摩訶池畔。初五月二十三日丑時，天上忽震一聲，有電光飛數丈，或明或潛滅，皆云天狗也。占：「其下殺萬人。」至是勦戮之數也，斯驗矣。

二年春，册皇太子。

三年冬十二月，雲南蠻寇邊，大渡河至沉黎。

四年春正月，夔王將兵討之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變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八千餘事，凱歌而還。是月，荆南高令公發兵攻峽路，嘉王率衆具戰艦沿流下峽，未至夔州，刺史王先成已殺退，嘉王以王先成伐功侮慢，斬而後奏，帝甚怒之。

天漢元年，戎州界獠胡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球領兵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藏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

夏六月，帝崩，太子衍即皇帝位，改元乾德。

秋八月，葬先皇永陵。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内。

二月，雲南遣使朝貢。

夏六月，雙虹頭入福感寺後堂内，光輝照溢廊宇，良久而没。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内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丙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雲南進江猪。

夏四月，於大内造村坊，立市肆，令宫嬪着青布衫裹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麪，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后妃以爲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頒歷，只以十二月，暨夏方知唐朝歷日閏，添之也。

是歲，遣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脩好。嚴朝見，笏記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别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地，焚燬宫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憤朱温、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渴滄溟而誓戮鯨鯢，炎林莽而决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而久困於生靈，而再逃其死士。纔過汾水，縛王鐵槍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方。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纔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夷，方議除剪。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顔，戰汗不任於踧地。臣之至。」

冬十月庚申朔。甲子，帝幸天雄軍，秦川即天雄軍。文武臣僚諫諍不允。駕至利州，唐國發大軍，已過金牛，帝大驚，扈從百官旋各分散，輦轂窘迫，奔馳歸國。

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内，京城沸撓。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勅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先已有狀歸降。興聖太子令見引領大軍，相次即到。」帝與太后一時號泣，左右悲哀，帝遂召歐陽彬脩降表曰：「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方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銜冤獲免，鄭伯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旻，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啟運，握鏡開圖，發檄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民從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教於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郡，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聾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乖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維新，玄功再造，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陽照而冰雪自消，膏澤敷而黔黎盡泰。而臣自知罪疊，不敢逭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即舁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闕惡之文。釋殘生於撲蛾之燈，全必死於戲魚之鼎。使肌骨重生於聖日，焦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明向化，積懼而鋒鍔聚背，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龜城，將趨鳳闕，雖亡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發表後魏王車駕至漢州。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遷帝於西宮。至丙午，自稱兵馬留後，散差人收内庫金銀寶玩，并諸王節相宅内財物。戊申，勅牓曰：「朕以蜀部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僞梁篡弒之時，致宗廟陵夷之難，遂茲割據，蓋逐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唯期恢復，却效傾輸。朕以初殄寇讐，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優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徯后之心，既叶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一應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本朝舊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於鄉曲，久從暌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勵歸誠之款。今以降勅命誡，約諸道兵帥，如西川果決歸明，到城内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致懷疑。」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潤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牓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内庭，恣行權柄，幻惑少主，減削三軍，仰處斬訖奏。甲寅，蜀主與宰臣王楷文武百官素服、銜璧、牽羊、輿櫬，出城降。魏王、太子於是焚櫬釋罪，望北拜恩，却歸入城。魏王遣李嚴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丁巳，魏王興聖太子入城。

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僞齊王宗弼並男駙馬都尉承班等，牓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内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凶，須加顯戮。」初，齊王宗弼多收内庫并諸節將宅寶貨於城外，獻魏王及招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寶貨而爲？」遂不受，至是誅之。又斬秦州節度使王宗休，以其：「脩行宮迎蜀主，又引軍收蜀。竊以王宗休食人之禄，於國不忠，貴擁節旄，位居屏翰，飾宮室以誤主，引師旅而收城，悖逆之深，莫甚於此。豈可君還臣在，國改家存。顯示梟夷，神人懽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皋作亂，擒獲，與從皆伏誅。庚申，蜀主及太后嬪妃宰臣王鍇、庾傳素、張格、許寂等進發入洛歸朝。甲子，走馬使到，宣勅斬招討使郭崇韜父子四人，爲到蜀取豪富家金錢，馱載歸京闕。戊申，奏，遂降勅誅之。甲戌，北都留守孟知祥除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到府。戊寅，魏王以孟公至大慈寺，拜僖宗御容，又至延祥院見僞蜀少主真容，並令掃抹，塑北方天王一身，至今存焉。庚寅，魏王發離成都歸京。至綿州，康延孝以殿後軍作亂，回趨成都，屯廣漢川，王頗有憂色。護軍焦彦賓指畫討伐，與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軍，擒康延孝，送至利州，魏王斬之，於是兩川平定。

夏四月丁亥朔。己丑，蜀主與母徐氏太后、諸王公主嬪妃至雍州。時莊宗出征，王皇后矯詔就秦川驛害之。至明宗朝，追封順正公，葬於京兆府三趙村。是月，明宗即帝位，改元。

天成元年甲午，魏王平蜀，回至渭南，諸軍潰散，爲帳下親軍所縊。

卷三起天成二年至廣政二十五年

二年春二月壬午朔。己亥，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内客省李嚴承監軍使李嚴。時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内客省李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鄰部網羅於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脣齒之約。

三年冬，築羊馬城。

四年春，饑荒，采斛四百文。

長興元年秋，兩川起兵，討遂、府、利、閬，并黔南、夔、萬等州，牓示曰：「蓋聞王皇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而忍恥，膠柱閼移音，開户牖以啟戎，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某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粗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盡於天子，欲表率於諸侯，宇内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間諜潛興，窺覦顯露，於閬中而立節，就列鎮以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噍輩。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粗軫之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絶雲龍之契。某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況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鼙之響，地里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閬、路、黔、夔等州，問罪逐制置之由，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闕晏寧，必無侵虐。況王氏開國，久霸成都，東則鐵鎖於瞿塘，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全在蜀之烝人，固未忘於覇主，其因衆多之感舊，奮武旅以開疆。佇遺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爵禄重新於此日。凡百士庶，宜體端倪。」

秋九月辛酉朔。丙辰，收下閬州，牓曰：「昨者兩川以朝廷自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間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覘窺，謂於果、閬之間，便是控臨之地，妄興謀畫，濫置節旄。及姦計之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皆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推兇，連興貔虎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裹，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并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費曄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並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期反掌之間，便俟克敵之捷。」

冬十月辛卯朔。辛亥，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業收下夔州并黔州，牓示曰：「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偓部領左右飛棹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梁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却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接應兵士到却，欲歸復本州。其朱偓當日辰時步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酆都壩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内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吴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侵得器械衣甲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携餘黨來小舟沿流直下忠州者。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旗鼓纔聞，其下瀨雲檣尋指於上游，連降郡城，繼收營監，勢且捷於破竹，聲有類於葵蓬。今則更閱捷書，屢聞勝策。況寧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合爲饋運之衝，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師棄城而竄遁，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

十一月，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收下利州。

十二月，左右廂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打破遂州，殺節度使夏魯奇，於是朝廷夷東川董相公一族。

二年，天子歸罪安重誨後，川主却脩職貢。

三年夏四月辛巳，東川董相公擁兵來襲我，至漢州，昭武軍節度使趙廷隱討平之，牓示曰：「蓋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良背盟約，暴興士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滅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覩其將亡，因圖轉禍，梟斬董璋父子，雙獻其元，闕保軍城，持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某見親往東川，慰諭君民。」

六月，軍府將吏等詣衙陳狀，請川主令公通押兩川公事。

四年春，觀察判官元溥上疏，請行墨制，曰：「伏以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强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覇，固得其宜矣。而況内則有紅蓮上客叅帷幄之

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内，足可保磐石之固，泰山之安。顧惟凡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之。敢罄蒭詞，誠慚管見，仰干朗鑒，伏切怔忪。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尤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而不通，或宫室以多難，列國率聞於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歙、鄧禹，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絶之際，俱非得已，實欲安人。昨鄰近諸藩，問諜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摇生聚，況我公恒脩貢職，不虧楚子之茅，遽搆讒邪，竟擲魯參之杼，以至兩川歃血，合縱連衡，列較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狡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敘進。方屬途路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愆於雨雪。將期勸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山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倘不從權而狥衆，則稽録効以報功。今稟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節之殊榮，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搆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畧。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勳勞，豈忘奬荅。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册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陟幽明，許先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之。」

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勸進，即皇帝位，大赦國内，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爲相，掌書記毋昭裔爲御史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實分掌軍權。

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

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葬和陵，廟號高祖。遺制册元子昶於柩前即皇帝位，年十四。翌日，殺李仁罕并其左右佞者宋讓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爲奢豪。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懼高祖，至是乃有跋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慮其

難作，遂請殺之。

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大歲，改爲廣政元年。

秋八月，大水。

二年、三年，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

四年夏四月，蝗。

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

六年至九年，大有。

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元溥爲相，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川節度使何重建、鳳州節度使石奉頵率所部來歸。

十一、十二年，時平俗阜。

十三年春，始置貢舉。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

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家族，於是都指使孫欽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首級奏送，宣差客省使趙李托往梓州安慰，夷王承丕家族。

十八年冬，上國舉兵攻秦州，蜀失之。

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駐雍（及）〔反〕，左街都巡檢使趙季文討降之。

二十一年，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等，於是左界巡檢使申彥塘討平之。

二十四年，册皇太子。

二十五年，行用鐵錢。

卷四起僞廣政二十八年冬至乾德四年春　國朝收蜀。十二月癸亥，僞蜀太

子秦王玄哲統領兵士至劍門，時招武諸路兵馬並已奔退，遂回入城。

正月癸酉，前軍都（陪）〔部〕署王太傅全斌統領大軍至漢州界，蜀主差僞通奏使伊審徵走馬送降歎。十七日，前軍都署尋請先鋒都監康延澤入城安撫。十九日，大軍至昇僊，蜀主具禮降。

二月四日，南路戰棹都（步）〔部〕署劉太

宋乾德三年也。十七日，蜀主與僞太后妃嬪發離成都，水路下峽朝天，先差弟僞雅王仁贇北路表馬奉表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鑒，俯聽哀鳴。臣誠驚誠懼，頓首頓首。伏念生自并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玉殿之始，闕小以事大之儀。洎告類圓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敬。蓋蜀地途遐僻，阻隔徽猷，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畧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聲鼓纔施而自駭。山河郡縣，半入於華封，將率倉儲，幸歸於文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粗効孝慈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年。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歸欵，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過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臣謹率文武見任職員望闕拜首，上表歸命，披瀝肺肝以聞。」又上宰臣、樞密使狀：「竊念頃自北京，即隨先父，洎臨西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旦朔。伏自皇帝登位宸極，禮盛郊禋，今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遥障險，稍易歲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棄甲倒戈，尋皆効順。具陳降欵，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蒼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固於生平，無所覬望。許男銜壁，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佇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機，懷柔八表，迴敷恩信，並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感銘，陳詞罔盡。遐瞻德宇，但灑虔誠。今專遣親弟仁贇詣闕上表待罪。」勅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等望闕懇歸命事具悉。朕自皇天睠命，率土樂推，將期德報萬方，不恃威加四海。乃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纏蜀地，疊自并門，既

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直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中宵火燃，兆庶何罪，徑馳驛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徧諭弔伐之意。果能率官屬而効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違來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書旨不多及。」

四月一日，殺西川兵士三萬人。初，前軍都部署瑯琊公受降入城後，應是西川歸降兵士，並皆安撫，相以點鬟要起發赴京，衆軍動搖，將謀作亂，乃引就夾城内點揀，俾其不意，遂盡殺之。參政吕侍郎餘慶知成都府軍府事。僞蜀指揮使全師雄反，自稱王，據漢州金堂縣三學山，聚徒數萬人，攻成都并諸縣，與官軍格鬭。又陵州賊袁廷裕反，資州黄承浦、普州劉澤，時人號之劉硬弓，昌州趙令等反，各據本州與全師雄應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馬承逸反，屯犍爲山，進攻州城，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擊破之，盡戮徒黨。

夏五月十六日，蜀主到京，朝見皇帝。卯時御大明殿，蜀主見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殿中省法物並於殿前卓立，三軍於明德門外着隊排立，蜀主并弟仁贇、男玄哲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五更三點自玉津園乘馬到明德門西廊幕次下馬，至寅時着白衫小帽子勒帛詣明德門立班。閤門使李廷憲至，蜀主遣官屬一員持表待罪，將入大内，奉傳宣旨釋放。勑示諭，並俯伏於地，令通事舍人持起。有勑：「取法上天，廣覆下土，既叶混同之慶，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兹眄待，無至兢憂。」蜀主已下謝恩訖，奉宣賜衣服、幞頭、靴笏等，謝恩却歸幕次，換衣服冠帶，各乘馬入厚載門、右銀臺門下馬，閤門使李廷憲引蜀主入明德殿外幕次祗候見。蜀主進金器八百兩，玉鞍帶二條，銀鋌一萬兩。集賢、相公、參知政事、侍郎及文武官已下江南、兩浙進奉使並立班陪位稱賀。宣徽使承旨奉禮畢，索肩下簾，皇帝歸内。皇帝自大内乘逍遥子上明德樓，宣詔蜀王已下上樓立班，奉宣慰諭諸軍於樓前，逐隊安歸營後，却乘逍遥子赴大明殿宴，奉宣宰臣、蜀主已下並赴宴，動教坊樂。蜀主進金酒器一副，重一百六十兩，通龍鳳犀腰帶一條。宰臣節相已下進賀。蜀主朝見，宣賜蜀主衣一副六件，玉腰帶一條，金鞍轡馬一匹，散馬五匹，絹五千疋，錦綺綾羅紗穀衣着一千疋，錢三千貫文，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銀漆稜器千六百事，素漆器五百事，錦繡被毡褥二副，宅一院四百八十間，鋪陳售用什物全。又賜國母李氏衣一對，金器三百兩，絹一千疋，售用銀器一千兩，錦被毡褥鋪陳全。蜀主弟仁贇、仁裕、仁捵，男玄哲、玄珏各賜衣一襲，幞頭靴笏等，玉腰帶，銀器各七百五十兩，衣着各五百疋，絹各一百疋，散馬各一匹，金鍍銀鞍馬各一匹，錦被毯褥鋪陳全。雅王孟仁贇別宣賜交椅水罐銀大燎爐并銀器二百五十兩。尋有除目：李昊工部尚書，歐陽炯左散騎常侍，張元傚工部郎中，毋守素工部侍郎，胡韞司天少監，郭徵膳部郎中，韓保昇殿中監，高諷太府卿，尹文舉駕部郎中，范禹偁鴻臚卿，劉嶠少府少監，韓嶼庫部郎中，鮮于捵祠部員外郎，趙元拱虞部員外郎，丘世隆比部員外郎，孟仁贇右神武軍統軍，孟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孟玄珏左千牛衛上將軍，孟仁捵左監門衛上將軍，孟仁裕右千牛衛大將軍，景處圭左千牛衛上將軍，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蘇廷超清塘左羽林衛大將軍，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蘇廷超清道率府率，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授蜀王秦國公制：「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真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徼道。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於兹，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脩職貢。一昨順先庚而受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暫舞於兩階，湯網豁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僞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土已成之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神人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號。今兹示寵，以欲從人命作帝師，俾容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列秦川萬户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禄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服佩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授孟元哲兖州節度使制：「門下：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當敵境未賓，霆下戒嚴之令；暨危邦請命，雲垂利得之恩。矧復降婁古封，掌武崇秩，曲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紱冕冠王公之貴。舉爲賞典，斯實異恩。魏國長子孟玄哲，禮法矜莊，神彩英秀，馳脩途於早歲，播令聞於蜀川。正朔未同乎列國，而人稱世子，車

書既混於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効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彝制。是命陟將壇於東夏，整武事於南宮。憲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禄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號令，與其改絃易調，不若從俗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其勉之。」

夏六月，蜀主薨，遺表曰：「臣聞大數有限，萬化無窮。歷觀今古以攸同，在賢愚而不免。將啟手而歸土，再瀝懇而聞天。臣誠悲誠戀，頓首頓首。伏念臣謬承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生民，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授戈之請。伏惟皇帝陛下納汙道廣，來遠恩寬，遐頒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辭錦里，獲覩瑶墀，帝澤天恩，曾無虚日。皇華驛騎，長是盈門。仍賜官勳，方圖朝謝，不謂偶縈疾疹，遽覺沉微。伏蒙皇帝陛下軫睠，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薦至，比冀稍聞瘳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即歸幽壤。絶拜章於雙闕，一息雖存；命易簀於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陛下長新鳳歷，永覇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臣之老母，臣之遺孤，仰荷聖恩，夫復何憂。臣無任瞻天戀聖，涕泗激切，屏營之至。」

夏六月十九日，榮州賊楊德暉等反，陵州袁廷裕助五千餘人，圍逼州城。是月二十六日，南路都部署彭城公討平陵州賊袁廷裕。二十九日，楊德暉潰散，所在縣鎮遮截梟闕署盡。

秋九月，嘉州指揮使吕翰反，殺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據州城自稱相府。是月，漢州山菁賊全師雄死，徒黨潰散。

冬十一月，彭城公擊吕翰，破之，收下嘉州。

四年春三月，資州賊黄承浦、榮州賊楊德暉等歸投，起遣上京。自楊德暉、趙令等脅從夷獠，依附山林，擁衆叛離，不順朝化，南路都部署彭城公命偏將討平之，今則汙菜之囚盡闢，萑苻之盜漸除，萬民知歸，兩蜀寧静，覩堯湯之代，慊億兆之心矣。

《蜀檮杌》

宋張唐英撰

卷上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鄢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顙，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

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録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

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

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遥領璧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出爲利州防禦使。

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

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於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彦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彦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於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内都指揮使。

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禄，臠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厄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

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

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饑死。

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

八月，封建司徒、蜀王。

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

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

九月，僭即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内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

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宫殿，其署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宫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須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啟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厨厩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殿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

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當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侯爲街巡使，後槽爲飛龍厩，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便處制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啟宮，堂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户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温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敘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跪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於此。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

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

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翰，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撰殺晉國公王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録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内。朕以猥眇，托於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

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弑，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遷，連貢二十表，而絶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内糜潰。今兩川鋭旅誓雪國耻，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

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兑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兑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悦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

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鵰，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岳集》十卷。

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録。獲玉璞於田令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

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蜀，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黧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尚以非我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於我？」瑤仗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於此。」遂杖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内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

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

十月，内樞密使潘炕卒。炕字疑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緑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黄帝元珠沈江而死，化爲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

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録》二十卷、《青宫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

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

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天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户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顯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

五月，祀黄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

六月，賜百官飛雪丸。

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孤嘷於寢室，鵂鶹鳴於帳中，鵂鶹集於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祐，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協暢，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勞於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於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别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禄，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

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黄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誓衆於崔蒲之下，而所在横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彦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邪？抑天爲之邪？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鋭，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璧遷利，遂舉兵據閬，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絶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耻，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爲之臣邪！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尚克

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

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

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

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即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鍇判六軍諸衞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於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

九月，駐軍西縣。

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

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左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宣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

八月，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庭爲傅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爲之旨。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丘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

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狥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段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倡家，飲於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

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

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辛寅遜修《王氏開國紀》，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

四月，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

重陽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

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

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於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彌。」衍怒，流於黎州。雲，唐安人。立朝謇諤，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宣徹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

九月，唐莊宗遣李嗣來通好，市珍玩錦綉，衍不許，以爲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成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

三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鬆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

四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悦。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衍曰：「有闕者，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餘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覆之端，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煙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爇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偏於陽安，蒙蔽由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謂謂以佐君，但唯唯而狥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悦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十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開封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字仲緘，温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温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

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叙興亡，其畧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遷遷於東洛，誅夷宗室，焚爇宮闕，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隤，憤朱温、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迅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葬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彦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正於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嵒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皇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剪，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中興，群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王迺感於蜀王，國禮遠酬於厚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我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姦雄相喻，是鄙我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於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内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閹，給事黄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

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

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宫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宫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都觀、金華宫、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於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

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靈觀散幽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兄延璋、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

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群鴉泊於旗竿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延乂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津柏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於魏王。

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爲樞密使朱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梃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徇興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荊竢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顒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翼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天府。

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鍇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赴洛陽。

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

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於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寃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啟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

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於長安南三趙村。

黄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協謀，遂得嗣位。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游是好，惟僉巧是近，惟聲色是尚。閹官執政於外，母后司晨於内。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隣，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於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畧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於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嚅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於爲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寶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爲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卷下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爲郡衙史。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内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

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即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

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於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朝於洛陽，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於宮中。

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悁悁，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

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尚駐於府舍，知祥乃館於徐延璠之第。延璠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悦其華麗，於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佳故也，延璠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豎，亦預知與我代，知我居此耶。」

四月，明宗即位。

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

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

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册贈晉國雍順長公主。

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

九月，葬長公主於星宿山。

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

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取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

九月，立三廟。

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

五年正月，黄龍見犍爲，白鵲集玉局苑，白龜游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

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即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

三月，追尊曾祖佚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爲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嶼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

四月，受玉寶玉册，追册長公主爲皇后，册夫人李氏爲貴妃。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

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

七夕，與宫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禄，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僞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於大原。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

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册爲太子。知祥薨，於柩前即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延隱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

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

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

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

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犀烏銜土置於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録。

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

三年四月，吴越遣使來聘。

十月，遣使報聘。

十二月，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懿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十月，百姓譙本鷰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

十二月，昶耀兵大元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

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

十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恼恼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强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

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彦洪等謀爲逆。延應，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

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户。貴，潞州人。殘虐聚歛，諭獄吏令貶貴，固不踰時，爾俸爾禄，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持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

二月，湖南遣使來聘。

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黄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

十月，地震，摧民居者百數。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涓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瀼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檟楚於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乂曰：「膏粱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

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羲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舫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下見樓臺。」昶稱善久之。

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殷爲夔王，仁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子元喆爲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珏爲褒王。元寶幼而奇異，既齠，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青城大都督。

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幔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芋俱生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緑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

三月，宴後苑，放士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於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

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

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鎮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

十一月，地震。

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二月，地震。

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

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偁，九隴人。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鬬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禄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爲蒙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贊堯爲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席。其鄙嗇如此。

九月，有鸜鵒集瑞鼎門，觀者以爲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

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

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太宗啟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於外，乃於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於寺中，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爲「趙」。

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於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喆爲太子。玄喆，字遵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於十九年。弟玄珏，入朝爲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

三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内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斌、顧彦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義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玤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

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惠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冢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爲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彦儔自焚死。彦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玄喆奔還。問計於左右，老將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沈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爲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徵齎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長於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搆，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閬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罟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遂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遂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輒徵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欵，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庫府，巡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斌至昇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眉陽乘舟至荆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母湯藥。

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録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曆。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才辯。自襲位，頗勤於政，邊境不聳，國内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禄，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衂。惟高彦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乃）〔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爲！」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尤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板於寢門，以其詞工，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吕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絶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

黄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宫中，日宴卧内，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政，始搆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李良，遂結董璋攻遂、閬，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於前矣，知祥始末臣於後唐，託葭莩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帝，不復顧忌，跡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昶戒王衍荒淫驕佚之失，孜孜求

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禄，太祖皇帝真有恩於降虜哉！

《吳越備史》

宋錢儼撰

卷一《武肅王上》

武肅王姓錢氏，諱鏐，字具美，杭州安國縣人。即臨安縣。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也。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於本縣之衣錦鄉勳貴里。曾祖諱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累贈吏部尚書、左僕射，追封洪勝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諱宙，累贈太尉，追封建初王。祖妣水丘氏，累封楚國太夫人，追封晉國九華太夫人。皇考諱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大府少卿，累贈禮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皇妣水丘氏，累封秦國太夫人，追封趙國太玄太夫人。王即長子也。

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邑令乃止。明年復旱，又召東方生起龍，將臨池，遽指王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矣。」時王已誕數日。始誕之夕，皇考方他適，隣人急走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之聲甚衆，非有盜乎？」皇考乃馳歸，王已誕矣，復有紅光滿室。皇考頗怪之，將棄於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

王自幼常與羣兒聚戲于樹陰石上，或伐薪，必使羣兒聚以供己，隨多少而賞焉。王嘗憩後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及貴，建功臣精舍，遂以石爲佛，坐樹號「衣錦將軍」。十三年冬十月，皇祖太尉薨。將葬之夕，大風拔樹於野，詰旦，術者引靈輀將就葬所，謂皇考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啓也，宜以葬。」遂窆之。畢，術者撫王頂曰：「當貴此孫耳。」王常遊徑山書院，有道人洪遷者，每迎於門，王頗惡之。一日，自後山僻徑而往，遷亦迎焉。王問其故，遷曰：「君非常人，故預知耳。」

乙未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勅本道徵兵討之。時董昌戍石鏡鎮，亦募鄉里之衆以副，召王，王遂委質于董氏，始爲偏將。王入軍中，驍勇絶倫，爲董氏所重。時王年二十四。及董爲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臨安，途餘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龍光橋，在餘杭縣。王因請相，竟無一言。王一日自臨安還，日已暮矣，相者復在舊所，王遂贐金詣相。相者曰：「旁無人乎？」王曰：「獨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嘆曰：「天下亂矣，暮時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旬日後，王復以東帛至餘杭，將酬之，訪於鄉閭，竟絶蹤跡。

戊戌五年，寇盜蜂起，有朱直管、曹師雄、王知新等各聚黨數千剽掠於宣、歙間。秋九月，王率本鎮兵討平之，以功聞，授石鏡鎮衙內都知兵馬使，遷鎮海軍右職。

己亥六年秋七月，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衆，踰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彼或少却，則可逐矣。」巢前軍二千餘衆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潰。王謂衆曰：「此術止可一舉耳，大軍必至，則衆寡莫敵矣，宜乘勝張虛聲以懾之。」乃進屯八百里，古地名也。途次逆旅，遇老嫗，因誡曰：「後有兵至，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未幾，巢兵果至，具如所對，賊衆相顧曰：「向止數騎，尚不可當，況八百里乎。」遂不犯境。王又伺其後軍，殺獲人馬而還，歸功董氏。淮南高駢聞而偉之。

庚子廣明元年冬十二月，黃巢犯闕，僖宗入興元，杭州始建八都。

臨安縣曰董昌，王副之，餘杭縣曰陳晟，於潛縣曰吳文舉，鹽官縣曰徐及，新登縣曰杜稜，唐山縣曰饒京，富春縣曰文禹，龍泉縣曰凌文舉，各聚千人以衛鄉里。

既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王亦從焉。時駢熟視王，顧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時駢將大舉討巢，命董氏從行，王謂董曰：「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苟從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衛鄉里爲辭。」董然之，告於駢，駢因禮而歸焉。

是月，黃巢自稱大齊皇帝。

辛丑二年春正月，僖宗幸蜀，改元中和。勅高駢爲東面行營都統，起師討巢，駢竟不出兵。

秋八月己丑夜，星大如杯椀，交流如織，至丁酉乃止。

西晉之末，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未幾五胡之亂驗矣。

九月，詔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都知兵馬使、太子賓客。

壬寅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彭城。漢宏姓犯王諱。以天子西幸，乃

遣弟漢宥、馬軍都虞候辛約率兵二萬營於西陵，將圖浙西。既燒漁浦，刼富春，兵勢甚盛。董氏遣王率師禦之。是月十二夜，將渡江，而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親掬江沙而吞之，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將見助，願陰雲蔽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暝，王大喜，即先渡江，竊賊號，縱火斫其營。精兵繼至，破賊殆盡。漢宥、辛約走之，擁入溝塹，士卒大半溺，屍骸相枕。

冬十月，漢宏又率衢、婺等四州兵七萬餘人，遣登高鎮將王鎮領之，營于江干，連營相屬。王率儒童鎮將徐靖、浙江都遊奕使阮結啣枚宵濟，復大破之，王鎮奔諸暨。王獲漢宏所署主將、憲官僞勅二百餘道，俘馘萬計，兵甲生口稱是，歸漢宏所掠民間妻女于鄉里者數百人。是月，詔王兼侍御史。

癸卯三年春三月，漢宏又分兵於黃嶺、巖下、貞女等三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千餘人，以圖大舉。王率八都兵自富陽以趨之，破黃嶺、巖下及山洞三十餘所，生擒貞女鎮將陽元宗、巖下鎮將史弁等，仍焚其兵甲。

夏四月，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剡嶺，至於亭山、龜山之下。王先攻諸暨，獲糧二萬餘斛，旋破古剡嶺、亭山等寨，賊皆宵遁。

五月，漢宏又遣將何肅、黃珪等率本道排門軍，營于蕭山、諸暨等處。王親禦之，破賊一萬餘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餘皆走之。

冬十月，漢宏又遣弟漢容與辛約、巴立、李萬敵等會温、處等州兵，洎白丁十萬餘衆，從蕭山西陵大出戰船，以謀宵濟。王自新沙由漁浦而攻之，戮何肅等，遂趨蕭山。是月戊午，王親與漢宏遇，自午至戌，破賊大衆。漢宏易服，持膾刀而遁，時軍中有異其狀者，將擒之，漢宏誑曰：「我宰夫耳。」遂伏于亂屍之内，得免。次日，漢宏復舉餘黨四萬人來，我師乘勝大敗之，斬漢容、辛約及招討判官譚昇、都知兵馬巴立、先鋒李萬敵，仍獲漢宏僞淮海招討使印一紐，戰艦五百艘，馬四千蹄，兵甲萬計，俘馘千人，漢宏宵遁歸越。

甲辰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鎮執刺史黃碣請降於王，漢宏聞之，使其下婁賚殺鎮而代之。

夏四月，浦陽鎮將蔣環會我師攻婺州，生擒婁賚而還。未幾，勅命中使焦居燔爲杭、越通和使，俾其改過，王遂班師以待之。漢宏因殺王人，密徵水師於温州，刺史朱褒出戰船習於望海，以史惠、施堅實、韓公玟領之，復圖水陸並進。

秋七月，勅授王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千牛衛將軍。

冬十二月朔，天子南郊，改元光啓。

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僖宗發蜀。

三月，至京師。

冬十月，授王檢校散騎常侍、右武衛將軍。

十二月，監軍使田令孜進逼帝如鳳翔。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刼駕如寶鷄。

二月，至興元。

冬十月，大將朱玫立襄王爲帝。

書朱玫僭立煴爲帝，以正其反逆之罪也。

是月一日，王謂董氏曰：「除惡務去根本，不爾當爲後患。願以全師討之。」董曰：「然。」王即日進師，以諸都兵馬使阮結守梅市，監陣使錢爽守雙童，遏後使駱團守平水，降將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備等守蘭頭，江海遊奕使崔則守羊石。是月辛亥，王親率師自諸暨趨平水，導山路至曹娥埭。癸丑，破韓公玟，因與朱褒遇，水師戰艦皆焚而溺之。甲寅，進屯豐山，梅城鎮將施堅實執漢宏右直將張師及歸于王。丙辰，進拔越城，漢宏走台州。辛酉，戮漢宏妻母弟姪及其黨史惠、史侃、都虞候蔡約於軍門。

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漢宏至，命斬于會稽市。漢宏斥刑者曰：「吾廉察也，非汝輩可殺！吾嘗夢手捧金錢，殺吾者錢公也。」乃請王親刃焉。

漢宏，兗州使院之小吏也，尋爲大將，領本州兵以禦黃巢寇，遂殺將首，刼轄重而叛。詔忠武軍討之，不利，復命前濠州刺史崔鍇招攜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會浙東觀察使柳瑨以賄免官，皆恥代之，議者以宏降將也，以降將代贓吏宜矣，乃除之。既有七州之地，復萌逆節。常會客酒酣，謂衆曰：「天下喪亂，金刀之讖，焉知非僕？」遂撫掌大笑。後又會于使院，有羣鴉噪庭樹上，因使伐木。有座者言：「此樹有年矣，鴉噪乃常耳，願勿爲怪。」宏曰：「我將斬白蛇，豈止此樹耶？」遂伐之。又嘗搆別第，窮極雄壯，一日有飛帛書署其門曰：「漢宏是賊，豈宜造此大宅。」宅之中堂，懸一錦傘，守衛甚謹，即夕失之，人皆以爲任俠所獲。及舉兵至西陵，將謀渡江，乃禱於江干，俄有一矢墜其前，莫知所來，宏頗惡之。既敗，棄其母，挾妻而奔。就執之日，董庶人讓之，宏曰：「成

即是，敗即非，自古何有不敗之家、不亡之國？僕射有名將良策，宏無之，以至於此，何必太讓哉。」

既而儒童鎮將徐靖以俘掠居人，戮之於市。北關鎮將彭城。孟安姓犯王諱，故號彭城。與弟孟宿輒啟府庫散其本部，仍執廉使牌印，王因饗於擊塲，遂責之，孟安即席謀王，立斬以狥。時孟宿部兵屯於外，王親撫之，悉有其衆。越人及諸將皆推王爲主，王固讓董氏，董遂權莅於越，杭人復請王代董氏。時浙西節度使周寶承制以王權知杭州軍州事，兼杭州管内都指揮使。是月，赴本郡録其事以聞，詔授王檢校尚書。

丁未二年春正月，帝在興元，勅授王杭越管内都指揮使、上武衛大將軍，充杭州刺史，董昌爲越州觀察使。

凡國王自陪臣以下所授官爵，自貞明戊寅以前制用詔勅，皆自間道而至，戊寅以後，南康貢路阻絶，則皆航海而至，皆出其迎授，徐審德本日月而書之，他皆倣此。

三月，潤州客司軍將彭城。浩姓犯王諱。逐節度使周寶，出於毗陵，推度支催勘使薛朗爲主，仍火其城。是月，帝至鳳翔。

夏四月，六合鎮使徐約攻陷蘇州。淮南高駢爲其下畢師鐸所幽，乃召宣州觀察使秦彦爲主。

五月，王命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靖江都將成及率兵討薛朗。

初，杭州山賊朱直爲亂，遂募八縣鄉兵以討之，因爲八都，臨安董昌首之，今東安、浙江皆其數也。其諸都地名都號、首將名姓，並見於前。

六月，師次陽羨，與賊將李君旺遇，大破之，獲船八百餘艘。

秋九月，秦彦殺高駢。

駢擁兵叛命，信用妖人，自取亡滅。秦彦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黨内應，遂殺之。高駢之事，豈非佛氏所謂輪廻果報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若高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以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

是月，詔加王檢校户部尚書。至日，王師次禹城，斬賊將丁重德，屬將趙君度走之，遂進攻常州，丁從實棄城宵遁。

從實，浙西小將也，有微功於周寶，故用爲是郡，郡人以爲暴虐，號爲「丁滅門」。及是奔于海陵鎮。鎮使高霸及楊行密同入海，赴高駢之難，從實竟爲行密所害。

十月，周寶遂歸于王。王以屬郡禮，具橐鞬迎之於郊，仍舍于樟亭驛。

是月，廬州刺史楊行密始入淮南。

十一月十二日，文穆王生。

十二月，命杜稜爲常州制置使，遣阮結等進攻潤州。是月乙未，周寶卒。

寶字尚珪。曾祖侍選，唐滄州魯城令，幽薊之亂，魯城以一邑拒寇，爲賊所害。祖光濟，左贊善大夫，依侯希逸於平盧軍爲衙門將，每行陣，獲攻魯城者，必殺之以祭父。父懷義，以武藝爲韓皋所重，累官至工部尚書、天德軍使。寶即第三子也。以父廕爲千牛備身，尋求去職，依天平軍帥。武宗三年，徵方鎮有才器者入宿衛，寶因隸右神策軍，出爲良源鎮將。有戎政，本軍表聞，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知軍事、大將軍。出涇州，聚糧二十餘萬斛。黄巢之亂，移鎮海軍節度使。僖宗幸蜀，加授右僕射、檢校司空。中和二年，拜同平章事。時朝廷以丞相王鐸率諸道兵復長安，以寶爲天下租庸副使，兼管内營田使。五年，特授進檢校太保、兼侍中，進封本郡王。至是，以疾薨，年七十四。子瑮嗣。比唐制，武選以馬上擊毬，較其能否，有置鐵鉤於毬杖以相擊。寶嘗遇此選，爲鐵鉤所摘一目，睛突，寶即取而吞之，復擊毬，遂獲頭籌，授涇原，勅賜一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視之亦明，置水中，無所礙真睛矣。一日早起盥漱，其睛墜水盆中，侍姬竊笑，寶怒曰：「我瞎漢，何足笑也！」遂殺之。潤州衙軍以軍額號鎮海軍，蓋宿舊也，寶復置親信，號「決勝軍」，處之後樓，使其子瑮摠之，衆號爲「後樓軍」，其衣食糧賜數倍於鎮海，士卒頗有怨望，因恣横于外。一日會客于後樓，即席有言其事者，則殺之。而薛朗與鎮海將彭城。浩素友善，遂以寶意示之，且誡其戰下，浩聞之，憤曰：「可以免禍者不過反耳。」是夕，遂率鎮海軍叛，乃推朗爲主。寶聞亂，率家屬跣襪拓芙蓉門，召後樓軍曰：「後樓軍兒郎，能救我乎？」後樓聞之，亦同叛焉。寶遂奔高駢，駢與寶夾江爲鎮，頗有嫌隙，及奔駢，駢遣書曰：「竊承走馬以及奔牛，遣送黄蠟一瓶，葛粉十斤，以表蠟粉之意。」寶在涇原，至於金陵，多會賓客，歡宴終日，後庭樂妓百餘人，水陸餚饈，日極豐美，以撫養欠均以致叛亂，得非驕奢盡其福禄而使然乎！

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彦、畢師鐸。

彥等因高駢信妖慘酷遂亂，殺駢，并殺駢子弟甥姪。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於上帝，使汝等後日舉家戮殺，一如我今日。」至是，果如所言。

是月，駕在鳳翔。丙寅，我師克潤州，生擒薛朗而還，王命剖心以祭周寶。彭城。浩走之。王命阮結爲制置使，又命築嘉興縣城。

二月，駕還長安，大赦改元文德。

三月朔，日有蝕之。僖宗疾革，命立壽王爲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是爲昭宗。詔加王檢校司空。

夏四月，孫儒入淮南，陷揚州，楊行密奔海陵，復歸廬州。

秋九月，王命從弟錄率兵討徐約於蘇州。盡驅州人以守城，皆文其面，曰「願戰南都」。有軍事衙推陳車車本二名，上字犯忠獻王諱。謂人曰：「南都者，蓋都邑之稱，杭州其終建國乎？」

冬十一月，楊行密攻宣州刺史趙鍠而有其地。

己酉龍紀元年春正月朔，改元。

三月，我師破徐約於蘇州，約奔入海，中箭而死。

約，曹州人。初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用爲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婿楊茂實爲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而制度不軌，劫王貢賦，至是而滅，宜哉！

王命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事。

夏四月丁丑，命築安衆營於臨安。

五月甲辰，潤州阮結卒。

結，字韜文，錢塘人也。杭州建八都，結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漢宏有功，授散騎常侍。光啟三年，征常州，又平潤州，累授户部尚書。四年，充潤州制置使，尋遷刑部尚書。初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於甘露寺，輒爲所叛卒投于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王以其弟右驍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郡，仍命成及代之，及盡誅其叛卒。

秋七月，勅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本州防禦使。

冬十月，勅除給事中杜儒休爲蘇州刺史，以沈粲爲制置使。

十一月，帝南郊，更名曄，改元大順。是月，宣州楊行密遣將李友陷我毗陵，鑿穿地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稜之寢室，因執稜于卧榻而去。

十二月，淮南孫儒遣其下彭城。建封姓犯王諱。帥衆陷我潤州，成及奔歸。

庚戌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皇帝受册尊號，大赦。

夏四月，勅遣使徵兵討李克用，因路遠，事遂寢。

秋七月，常州李友陷我姑蘇，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於我，王以其失備，復害刺史，將欲誅之，粲遂奔孫儒。

初，沈粲之攻杜儒休，儒休曰：「勿殺我，與爾金。」粲曰：「殺爾，金將焉往？」遂殺之。儒休，延休異母兄弟也，同日而生，至是同日而死。異哉，非聖人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是月，楊行密遣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

八月，制加王吴興郡開國男。

閏九月，孫儒復遣彭城。建封攻毗陵，殺張行周而復困姑蘇。是月，王命築新夾城，環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廻，凡五十餘里，皆穿林架險而版築焉。

王嘗親勞役徒，因自運一甓，由是驂從者爭運之，役徒莫不畢力。

冬十一月，孫儒陷姑蘇，李友奔常熟。

十二月，孫儒歸淮南，仍以沈粲爲制置使。是月，勅遣使高品賜官誥，加王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亥辛二年春正月，孫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圖我，王出舟師以禦之，儒遂絶南顧。

夏四月，彗星見。大赦天下。

秋七月，城東安鎮。

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遂逼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于我，王出糗糧甲兵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王遣師平之。

壬子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大赦改元。

二月，命從弟錄爲蘇州招輯使。

夏四月，初陞杭州爲武勝軍，授王本軍防禦使。

六月，王出師會宣州兵，敗孫儒于宣城，行密斬孫儒，傳首京師，宣州以沈粲歸王，戮之于市，而行密因有廣陵焉。

初，楊行密軍師張某或曰李某，頗善占筭，前一日，謂行密曰：「明日大水，亭午可獲孫儒。」時畏日曦赫，儒兵正勝，人皆哂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衆曰：「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俄而水深丈餘，城中知其號令，乃徑出兵以擊儒營，他皆不救，因獲儒，軍師之言果驗。

是月，泉州王潮攻陷福州，殺范暉而有其地。

亦作鮑姓，乃陳巖之子婿也。巖爲福州，數年而卒，以暉繼之，至是爲王潮所害。時福州嘗有僧記之曰：「潮水來，岩頭没，潮水去，矢口出。」矢口，蓋言將來繼潮之人也。

癸丑二年春二月，楊行密以其將田頵牧宣州，安仁義牧潤州。

夏閏五月，詔授王本軍團練使、蘇杭等州觀察處置使，進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户。

秋七月丁丑，王率十三都兵泊役徒二十餘萬衆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軍、中使許計賫璧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使廻，望氣者言：「必不能止。」又郭璞著《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横爲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

率十三都者，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龍通、王泉、三鎮，是爲十三都。

九月，制授王鎮海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潤州刺史。

先是，今年三月，詔以鳳翔宿衛、耀德都頭李鋌授特進、同平章事，領浙西差。朝廷以李茂貞徹海王忠，其黨將奪之權，乃有此授，而丹陽已爲淮人所有，鋌不能至所治。至是命王，時議當之。又周寶莅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斯之應也。蜀禪月大師休公嘗上詩曰：「待錢來」，明矣。

三月，制王自光禄大夫、檢校司徒，進充本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發運等使。

夏五月，勅遣中使彭城。延鉅姓犯王諱。特授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勅遣中使賈居蟾賜王私門立戟。

乙卯二年春二月，進封王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是月，威勝軍節度使董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

年號或云天册，或云天聖，皆非也。江東羅諫議隱撰《吴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啓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以將門稱天册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明矣。

昌以書告王，其所稱云權即羅平國位，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王得之，召賓吏以議曰：「董氏，昔吾鄉黨也，今吾隣藩也。其豐功茂績，崇名厚禄，又吾所以贊成也。今採聽妖妄，遂圖僭亂，吾已受朝廷將相，當徵兵以討之。然惡跡方炳，庶或能改，吾先馳書以勉之，救其覆族之禍。」衆悉稱善，乃遣賓屬沈滂率將吏數百人，移書以諫之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作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也。及今悛悔，尚可及矣。」昌竟不聽。王乃表聞之，仍又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且諭曰：「大王奄有數州，位兼將相，非不貴矣，非不富矣。一旦顛倒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禍不旋踵。今率諸州兵至城下，以俟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林黄頭，濟江而至，襲大王之城，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實鄉黨生靈皆歸鼎鑊矣。禍福之道，唯大王擇之。」昌於是送犒師錢二億萬，仍執妖人應智、王温室、巫姬阿韓、掾吏吴瑶、秦昌裕至於牢門，且言待罪于天子。王遂誅應智等而還，復表其事。時越州都指揮使馬綽、指揮使駱團出降，俄而詔王討昌，又勅遣中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仍削奪董昌官爵。

詔曰：「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賞斂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則陽春不可以獨爲歲功，仁恕不可以專爲君德，威刑之作，其在兹乎。朕以眇躬，祇膺大寶，奉祖宗之丕訓，荷天地之洪休，八年于兹，一日無怠。遂於志者，既求諸道，逆于心者，必本於情。苟懲誡之不明，懼典章之斯廢。威勝軍節度使、隴西郡王董昌，出於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戎，位崇將相。器纔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傾，因憑生祠，輒有狂計，假陳妖異，惑亂邪巫，鼓噪危樓，僞爲建國。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叢祠，妄舉狐鳴之兆。賴浙西節度使錢鏐與諸司等，皆忠誠憤激，狀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論之而不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

而不回。至于率兵，直以摩壘。雖復假言幻惑，止遏兇邪，終爲閉壁偷安，不便東身歸罪，是其陰詐，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蜮拒轍而終爲不率，天討有罪，鬼得而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削奪，仍委諱。進兵攻討。越州城士庶且多，寧無勇敢之徒，善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正員，賞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酌奬。如是董昌威制，曾助妖謀，憑然改圖，轉禍爲福，有所自効者，罪並不問，賞則與之。於戲！弱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仗順伐逆，武夫令猷。鳴鼓而攻，既非獲已，奮戈而起，亦宜慎諸。勿發勿焚，無誤無失，罔俾觀聽，謂我黷武而勤兵也。

夏四月辛卯，蘇州雨雪。乙巳，皇考太師薨。

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傅、彭城郡王、兼浙江東道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是月，王起師討董昌。

秋七月，制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是月，帝幸莎城，旋至石門鎮。

八月，車駕還京。於是董昌求援於淮帥楊行密，行密遣將基濛等困圍姑蘇以應昌。

冬十月，行密又遣安仁義、田頵等攻我鎮戍。昌遣裨將陳郁、鍾福、朱黨屯於香嚴寺，又遣李蕙、崔温屯于石侯。香嚴、石侯皆地名。王命武勇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李蕙、崔温等。未幾，昌復搆湖州刺史李師悦率兵四千餘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困我嘉禾。王命內衙都虞候方密襲之，不克，更命顧全武率所部禦之，因破烏墩、光福二砦。而府城東接大江，賊不得聚，然沙路平漲，賊之游兵得以來往。王謂全武等曰：「賊若有我江壖，襟帶甌越，則不可當也。汝善禦之。」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嗣。時顧全武遣偏將孟寶、蔣燔率兵屯于西陵。是月，勅王依前起復檢校太傅兼侍中，加食邑一千户。

是歲終，郊封胥山伍子胥爲惠應侯。封胥山祠，不詳詔命日月。羅代集有碑云「三年閏三月」，則知詔下之明年爲碑。今按《長歷》，乾寧三年今甘崇耳。

丙辰三年春正月，勅授費州刺史高彦、夷州刺史沈夏並檢校司空。是月，安仁義出戰船從湖州將渡江以應董昌，王命武勇都指揮使許再思等禦之，仁義竟不敢渡。然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禱胥山祠，一夕驚濤，沙路悉毀，江壖一隅，無所患矣。昌又遣徐珣、李玄賓等據肅清、四朴、九鄉之地，王命顧全武、王球擊之，徐珣等來降。昌又遣將湯舊領兵守永寧。時昌鎮遏使朱威與賀蘭風、招輯使孫仲殷等並投款于王，且爲越軍所襲，朱威等由海道而至。

二月，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與湯舊遇，遂破石城，去越城僅三十里。生擒其黨六百餘人，湯舊等走還，昌不能援。

三月，我師復攻餘姚，袁邵因大戰，賊黨逃溺者相半。而明州刺史黄晟遣指揮使梁從晊率兵來應我師，袁邵堅壁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顧全武遣武勇隊主彭城。彦章截其衝要，生擒賊將徐宣，斬首二百餘級。昌又遣暨陽鎮將陳都自南秦「秦」一作「臻」。了口至于富陽漁浦等處屯聚，王命王球等擊之，仍遣婺州兵及諸鎮兵以應之。時陳都率其黨千餘人來降。

夏四月，我師執袁邵及偏將潘薦等凡二千餘人。王以朱威復爲永寧鎮使。是月，顧全武進圍越城。而楚武王馬某始有湖湘之地。王，馬姓，名犯宣祖廟諱，故以諡易之。

五月辛巳，董昌親閲戰于五雲門，仍懸玉帛以誘我師。顧全武、許再思等奮擊之，其黨大敗。昌愕視而退，至是始懼，自去其帝號。

初，城中有言王師雄壯强盛者，輒怒而斬之。有言王師兵疲而糧絶者，則喜而賞之。于是親閲，我師奮擊，始大懼而退。

次日，王命分兵進攻，以顧全武充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與指揮使孟寶等攻五雲門，王球充右副指揮使，與錢顔攻關子門，許再思充馬軍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馬使，攻昌安門，駱團充西面都指揮使，攻迎恩門。是月癸未，越城將拔，而基濛等陷我姑蘇，刺史成及被執，王乃召全武議，將分兵西陵以絡北寇。全武上言曰：「賊之根本，繫于甌越，豈以失一姑蘇而遂逭天討。願先拔越城，然後復茂苑未遲。」王從之。乙未，董昌猶據牙城拒之，王紿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顧全武遣上武勇都監使吴璋執昌至而斬之。越州平，王命散府庫金帛以賞將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又斬僞宰相李邈、蔣環等十餘人，以下脅從者悉宥之。

董昌，臨安人也。始爲土團軍，破山賊有功，爲石鏡鎮將，尋遷杭州。平彭城。漢宏，復除越州。其始起餘杭，洎領甌越，頗有廉儉之度。

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時屬京師喪亂，文籍多亡，越州有裴氏書樓，昌悉取其書以貢，授諸道採訪圖籍使。既而恣爲淫虐，凡按罪人，無輕重枉直，必命骰子，使之對擲，勝者宥之，否則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但一聚誅戮。而越州有白樓門，門外即殺戮之所，地爲之殷，守閽者嘗夜聞鬼哭。凡軍中制度，多所改易，隸中軍者衣黃布，背印「威儀」二字，隸外軍者衣白布，字號如之。凡所器玩，無小大，皆號以「元」字，軍中文其臂者亦如之。識者以爲「元」者，錢之文也，皆當歸錢氏。昌建生祠，諸郡置土馬，有誑馬嘶發汗者，畢被賞。又立將吏木偶，悉用長釘以釘其足，曰「使三二百年免有顛踣」。末年盈滿，遂圖僭亂，故妖人應智等竟以幻惑進，愚民俗吏致龜魚符印者，日以百數。又集無賴之徒，皆斷腕劈耳，號曰「感恩都」，以絡腹心。及議立國號，有客使倪德儒語昌曰：「中和辰、巳間，越中嘗有聖經云：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敬則福，慢則禍，於是民間悉圖其形以禱之。今觀大王署名，與當時鳥狀相類。」乃出圖示昌，昌欣然，遂以爲號。僭立之際，年月日時皆用卯，從妖言也。或云：「古讖書云：漢東岊上重日生，昌以名應之，故悉用卯以符日出之義也。」初昌議立，會稽令吳鏡諫曰：「大王不爲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爲假天子以取滅亡也。」昌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六州，大王稱帝，彼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昌又殺之。節度副使黃碣惡其惑亂，屢諫。碣家奴有致印於昌者，碣將殺奴，奴遂投昌，匿之，碣乃密致書於管權官李滔曰：「順天將期一統，其如之何？以愚計之，針豈爲稍耶？」有竊其書送昌，昌集召議之，碣曰：「今王室雖衰，天人未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兼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昌詬之曰：「爾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先求死耶？」遂斬碣首，投諸廁中，仍族誅之，而李滔亦遇害。識者以昌言「先求死」者，蓋相繼之兆也。自王師攻討而遷延未克者，以其姪真小得衆志耳。俄而真與小將刺羽不和，譖于昌而殺之，衆由是解體作亂，蓋天之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月乃雨，昌暴虐如是，今平之乃雨。

秋七月，李茂貞犯闕，帝幸華州。

八月，勅授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賞去僞之功也。仍遣供奉官寧全道賜王旌節，又遣中使韓彝範來宣諭，將授王越州。王固讓，遂除宰相王摶亦作「溥」。出鎮越州。摶以王有大勳，宜當所授，復固請辭。

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爲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師悅卒，子繼徽嗣。

師悅要節制於朝廷，制授忠國軍節度使。使臣未及境，師悅已寢疾。使人覘之回報，旌節已至蕪湖，師悅聞之喜，不及拜命而卒。

是月，安仁義由南蕩率餘黨攻東陽，刺史王壇堅壁自固。

丁巳四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是月，王命行軍司馬杜稜、都監使吳璋率兵救東陽。安仁義復攻睦州。一夕，大風雨，賊衆驚擾而遁。

夏四月，命顧全武與王弟鎮，並武勝軍都指揮使沈夏、陳璋、高遇、許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時諸將皆欲緩進，惟全武請倍道兼行，王從之。一日，師次嘉禾，圍逼已久，城中莫知所之，遽見我旗號，皆大悅，賊亦謂之神。是日，遂内外夾擊，擒賊將李宗禮、偏將顧金等二十餘人，俘馘不可勝計，乘勝大破賊寨十有八所。又擒賊將魏約、張宣、楊燔、閻建等，士卒三千餘人，嘉禾平。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頵于驛亭埭，頵由吳興而遁。於時大水，我師逐之，斬馘沉溺者僅于十里。

初，安仁義、田頵之攻我也，乃請淮帥楊行密率兵親至，攜一僧袒肩者來視王城。僧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行密乃先歸，而安仁義、田頵聲，曰：「錢氏子孫，皆當貴盛，未可圖也。」行密亦遇害。識者以昌言「先求死」者，蓋相繼之兆也。自王師攻討而遷延未克者，以其姪真小得衆志耳。俄而真與小將刺羽不和，譖于昌而殺之，衆由是解體作亂，蓋天之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月乃雨，昌暴虐如是，今平之乃雨。

秋七月，李茂貞犯闕，帝幸華州。

八月，勅授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賞去僞之功也。仍遣供奉官寧全道賜王旌節，又遣中使韓彝範來宣諭，將授王越州。王固讓，遂除宰相王摶亦作「溥」。出鎮越州。摶以王有大勳，宜當所授，復固請辭。

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爲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師悅卒，子繼徽嗣。

師悅要節制於朝廷，制授忠國軍節度使。使臣未及境，師悅已寢疾。使人覘之回報，旌節已至蕪湖，師悅聞之喜，不及拜命而卒。

是月，安仁義由南蕩率餘黨攻東陽，刺史王壇堅壁自固。

丁巳四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是月，王命行軍司馬杜稜、都監使吳璋率兵救東陽。安仁義復攻睦州。一夕，大風雨，賊衆驚擾而遁。

夏四月，命顧全武與王弟鎮，並武勝軍都指揮使沈夏、陳璋、高遇、許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時諸將皆欲緩進，惟全武請倍道兼行，王從之。一日，師次嘉禾，圍逼已久，城中莫知所之，遽見我旗號，皆大悅，賊亦謂之神。是日，遂内外夾擊，擒賊將李宗禮、偏將顧金等二十餘人，俘馘不可勝計，乘勝大破賊寨十有八所。又擒賊將魏約、張宣、楊燔、閻建等，士卒三千餘人，嘉禾平。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頵于驛亭埭，頵由吳興而遁。於時大水，我師逐之，斬馘沉溺者僅于十里。

初，安仁義、田頵之攻我也，乃請淮帥楊行密率兵親至，攜一僧袒肩者來視王城。僧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行密乃先歸，而安仁義、田頵聲，曰：「錢氏子孫，皆當貴盛，未可圖也。」行密亦遇害。識者以昌言「先求死」者，蓋相繼之兆也。自王師攻討而遷延未克者，以其姪真小得衆志耳。俄而真與小將刺羽不和，譖于昌而殺之，衆由是解體作亂，蓋天之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月乃雨，昌暴虐如是，今平之乃雨。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東府，命顧全武率師復姑蘇。

八月，我師屯崑山。既而勅王起復，加食邑一千户，又遣中使焦楚鍠賫鐵券至。

券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實封一百户錢某，朕聞銘鄧

隋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跡，淬染齊人，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幾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鼎彝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是月，勅封胥山惠應侯爲吴安王。

景福二年始作羅城，而江濤勢激，板築不能就，王因禱之，沙漲一十五里，餘功乃成，故有惠應之請。前年安仁義以游兵往復，禱之，一夕驚濤，沙路盡毀，至是感其靈貺，請而封之。

九月，湖州刺史李繼徽以州附淮南，牙將沈攸拒之，繼徽遂奔。是月乙未，王親巡吴興，收繼徽家屬凡二百餘人而還，湖州平。王命海昌鎮將高彦德誠等皆宵遁，其下秦裴因力屈而降，蘇州平。

初，遣顧全武等攻蘇州，淮將刺史臺濛等皆棄城宵遁，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攻之，裴屢出戰，復靳侮全武。全武怒，益兵引水灌城，城壞乃出降。王曰：「爾軍弱如此，何敢久爲旅拒？」裴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王善其言，而全武亦請宥之，王從其請。

王以嘉興都將曹圭權蘇州制置使，尋命爲本州刺史。是月，勅王兼兩浙安撫使，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閏十月，婺州王壇抗命，王遣師伐之。而衢州刺史陳岌貳於我，王復遣顧全武等討之。

十一月，成及至自淮南，王亦以魏約等歸淮南以報之。

己未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師大敗陳岌黨于龍丘。

二月，勅遣高品周道安，改王本縣石鏡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勳貴里，所居安衆營爲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稜以下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僞功臣。

三月，婺州王壇求救于淮南。

夏四月，勅陞杭州爲大都督府。是月，淮帥遣將康儒等來應東陽，王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及蘭溪、義烏等縣。

秋七月，淮人有使入衢州者，爲我師殺之，仍獲陳岌所送楊氏地圖州印于驛亭，其黨皆醉，遂執漢宏歸越，董昌奏授雄爲德化軍使，至是而疾卒。

戊午五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改元光化。是月，我師救蘇州，生擒淮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又斬其將梁琮、張顒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五千餘衆屯於無錫，我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餘皆走之。是月，王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爲台州制置使。

二月，勅移鎮海軍于杭州爲理所，從王請也。又授都押衙董名犯太祖諱上一字。等恩命有差。

秋七月，勅授王檢校太師，賜定亂安國功臣。

八月，車駕還京。

九月，婺州刺史王壇遣將攻東陽，王命使諭之，息民故也。

冬十月，王遣顧全武率師克蘇州，臺濛、李德誠等皆宵遁，其下秦裴因力屈而降，蘇州平。

初，遣顧全武等攻蘇州，淮將刺史臺濛等皆棄城宵遁，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攻之，裴屢出戰，復靳侮全武。全武怒，益兵引水灌城，城壞乃出降。王曰：「爾軍弱如此，何敢久爲旅拒？」裴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王善其言，而全武亦請宥之，王從其請。

王以嘉興都將曹圭權蘇州制置使，尋命爲本州刺史。是月，勅王兼兩浙安撫使，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閏十月，婺州王壇抗命，王遣師伐之。而衢州刺史陳岌貳於我，王復遣顧全武等討之。

十一月，成及至自淮南，王亦以魏約等歸淮南以報之。

己未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師大敗陳岌黨于龍丘。

二月，勅遣高品周道安，改王本縣石鏡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勳貴里，所居安衆營爲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稜以下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僞功臣。

三月，婺州王壇求救于淮南。

夏四月，勅陞杭州爲大都督府。是月，淮帥遣將康儒等來應東陽，王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及蘭溪、義烏等縣。

秋七月，淮人有使入衢州者，爲我師殺之，仍獲陳岌所送楊氏地圖州印

文害刺史羅虬，遂侵彭城。漢宏，不利，因降漢宏，署婁文知明州事，以杜雄知台州。後漢宏敗，率其下六百餘人奔雄，雄使偏將方師立饗漢宏

十一月己卯，台州刺史杜雄卒。

雄，台州楊梅鎮人也。初與朱黨、婁文俱爲草寇，婁文以雄爲副。

以歸。

庚申二年春正月，淮將康儒、徐從皐等復攻婺州，王遣從弟鉷率師討之。三月，我師大敗賊徒于軒渚，遂絶其糧，康儒等由清溪而遁。夏五月，勅遣中使王金峰賫詔封王爲南康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王表陳讓。

秋八月，勅授王行軍司馬杜稜檢校太子太保。是月庚申，龍鬬于浙江，因過于郛郭，壞廬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數里方墜，亦有死者。九月，王壇奔宣城。

壇，本孫儒隊將。儒敗，率其黨三千奔睦州陳晟，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將降黨與三河鎮將陳嚴攻婺州，婺州刺史蔣環奔會稽，壇遂有其地。至是而壇奔宣城。

是月辛卯，王親巡婺州，命浙西營田副使沈夏權婺州刺史。壬辰，王至東陽，而東陽鎮將王永伏誅。

永，東陽人也。在鎮治城壁，置鼓角，粧樓舞榭，甍棟相接。又來妖妄，立十十，一作石。仁義所撓，王故遣使諭之，壇罷兵，將追永歸于府城，而壇不從命，故代之。事平，責永以不敬，故斬之以謝百姓。

是月甲午，王復巡衢州，陳岌降，王以岌爲浙東安撫副使，命顧全武權知衢州事。

岌兄儒，本黃巢之黨，尋降朝廷，授以饒州。光啓三年，率其部伍自饒廳事直指衙門而出，人無預知者，且誡其下曰：「我自棄他郡，州人無負我者，有殺掠者斬。」由是市不易肆。既而徑趨衢州，知州玄泰迎於郊，儒詰之曰：「玄宗銅容，泰毁之，故以是爲責，遂斬之而自據焉。凡在信安十年，頗有惠愛。每秋，主司請納稼，儒必至城南緑野亭，觀其刈穫，始使輸之。又嘗見吏於倉所，輒振衣以避糠粃，儒怒而罰之。其所爲率皆類此。南海節度使彭城。宗龜道由信安，見其品裁，乃撫之曰：「此賊有士人之風。」儒亦欣然而謝之。及儒病，岌入省之，因顧岌曰：「汝非偵我耶？今汝仁弱，其如諸校何？」乃召列校豪强者十餘人入卧内，皆斬之，遂以郡付岌。王壇之叛，岌寔同其惡，至是降而宥之。

冬十月，勅遣中使取王形圖于凌煙閣，王命寫容以進。

十一月庚寅，中尉彭城。季述姓犯王諱。與王仲先、樞密王彦範等幽昭宗于問安宫，立德王裕以爲帝，以昭宗爲太上皇，勅遣使進王爲東安王，王不受命。是月己酉，葬皇考太師于安國縣錦衣鄉或云義成鄉。清風里。

初，太师薨，因有淮師，葬是以緩。按羅氏後集太師誌銘曰：「昔歲己卯，今辰己酉十一月也。」今以《長歷》推之，十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太師，未知孰是？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昭宗反正，大赦改元，出太子裕復爲德王，而彭城。季述等皆伏誅。是月，勅遣使供奉官吐突令鐸來宣諭，仍賜國信。

二月，王親巡衣錦營，大會故老賓客，山林樹木，皆覆以錦幄，表衣錦之榮也。命指揮使陳璋爲衢州制置使。

夏四月丁丑，王親巡東府。

五月，勅授王守侍中，進封實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仍陞王所居衣錦營爲衣錦城，封石鏡山爲衣錦山，大官山爲功臣山。

秋八月，勅授邵州刺史王子文穆王禮部尚書，遥領邵州刺史。

九月，王以衢州制置使陳璋爲本州刺史。是月壬子，皇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

冬十月，淮將李神福等寇衣錦城，王命顧全武、方密率師禦之，全武等爲賊所執。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率兵欲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詭言還師，其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追。至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不知其詭，奮勇追之，伏兵大發，遂被執。王聞之，驚曰：「喪我良將也。」既而神福欲歸，又恐爲王所邀，乃遣人守衛王祖考丘壠，又令全武通家信。王遣使犒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十一月，駕狩于鳳翔，王聞之悲泣，乃遣使奔問。帝嘉之，賜王御服夾襖子一副，仍降御札于衣襟焉。

十二月，淮人以師老糧乏，求成而還。是月，勅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時王以衣錦城被寇，命玄同先生閻丘方遠下元金籙醮于龍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壇之上星斗燦然，殿宇無所沾洒。又有鑑湖宿釣者，聞

車馬之聲甚衆，復有一黑虎蹲于宮門外，醮罷乃去。鑑湖，昔賀知章所居者，一名賀湖，因犯僖宗廟諱，今以唐秘書此湖故名易之也。

壬戌二年春正月，帝在鳳翔。

三月朔，日有蝕之。是月癸丑至乙卯，三日，浙右大雪盈丈，雪氣如烟而味苦。

夏四月，淮人以顧全武、方密歸我，王亦以秦裴報之。裴即光化時蘇州降將也。是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五月，勅封王爲越王，又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是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代之。

褒，永嘉人也。兄誕，始爲本州通事官。屬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之，以功遂攝司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據焉。褒處兄弟，性頗强悖，一日輒收兄誕印綬，以州屬彭城。漢宏，漢宏署褒州事。褒耳下有一赤點，每怒發，則點移至口，怒解如故。誕廳吏嘗忤褒，褒將殺之，其母力救，對曰：「比求郡，蓋欲殺此輩耳。」卒不聽。漢宏之亂，褒率黨助之，尋以同姓結援于梁太祖，奏授本州刺史，充靜海軍使。褒善屬詩文，亦好禮士，但動不量力，故不及世而家滅亡矣。

秋七月，王親巡衣錦城，治溝洫。

八月丙戌，將還府城，親饗將校。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即席將謀不利，惶懼辭以疾，王惡之，即日命綰率所部先還。次日，王發自衣錦城，徐綰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郭郭，左武勇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迎綰同叛，將及内城，王子傳瑛亦作元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牙將陳爲等發懸門以禦之。王次龍泉，有馳來告叛者，王遂疾行。時北郭城門牙將潘長與徐綰遇，斬首二百餘級，退營于龍興寺。王微服至德勝門，牙將周肅遣偏將鍾審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内城東北，登城而入，城中莫有知者。北門直更卒憑鼓而寐，王親斬之，衆皆驚悟，隨命都監使吴璋、三城指揮使馬綽守北門，内城指揮使王榮、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守南門，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全武上言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何者？綰必召田頵，頵來，淮南即興師矣。宜早圖之。」杜建徽言曰：「楊氏嘗由王脱孫儒之難，彼丈夫者，豈不能報王耶！請以難告。」王從之。命全武行，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王曰：「我欲以元璙聘于楊氏，汝當輔而行焉。」全武遂與同往。湖州刺史高彦聞難也，亟遣子渭行。渭曰：「今日不利。」彦曰：「赴難之急，何以吉辰耶？」遂促渭行。渭不敢抗命，遂率所部徑趨鑒隱山而來，至是果敗。

九月，徐綰果召田頵于宣城。頵先遣客吏何饒來致意曰：「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城，虚府署以相待，所貴者兵不血刃耳。」王復曰：「軍中叛亂，何方無者。頵見王城中大鼓噪，懼，退還營，遷壘于西北隅，今清波門是也。乃使其黨據營以辱，王亦注弩斃之。頵伺夜復攻西北隅，梯橦畢集，城中矢石如雨，賊墜溝洫者不可勝計，頵遂拔營而退。

十一月，頵復具舟楫，將渡江，絶西陵，王命副指揮使盛造、朱郁大破之。俄而楊行密使至頵營，王城中莫有知其意者。王曰：「田頵悖而無機，倘得密意，必明言其可否。」王乃使人往覘之。頵迎行密來使于半道紅，半道紅，在北郊，舊植桃花之所，凡數里。並轡而行，果與言及罷兵之事。覘者迴，以其言聞，皆如王所料。既而頵率徐綰、許再思歸宣城，王命致犒師錢一百億以送之。頵慮爲我師所逐，遂請質而去。

初，王行至龍泉，聞變，召李咸占之曰：「大王霸業方永，但分野小災耳，請勿爲慮。不然，大王當有疾。」王曰：「賊無如我何。」王又召葉簡筮之，曰：「賊無如我何。」王曰：「淮人不來，宣城當濟，賊季冬方敗，然宣城亦當敗于明年，今不足慮。」如期皆驗也。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本孫儒之黨，來降，乾寧中，王以守禦功，因脩心膂。前年錦城之役，不用命，王惡之，及是使治溝洫，遂叛。

是月，温州裨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無諸，章遂據是郡。

癸亥三年春正月己巳，帝還京師。

夏四月，温州丁章爲木工李彦斧殺之，裨將張惠據温州。是月，城婺州。

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貳于我，仍率黨攻婺州蘭溪縣，王遣指揮方永珍等率師討平之。

九月，宣城田頵、安仁義俱叛于淮，而淮帥楊行密請師于我。王命方永

珍率師至京口，又命從弟鎰率兵次宛陵，以應行密師。又命指揮使楊習代方永珍於睦州。

冬十月，我師與淮人生擒安仁義于潤州，歸淮師而斬之。田頵死於陣，其母奉文穆王歸焉。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發長安。

三月，勅遣衛尉卿許渾來宣諭，仍賜國信。是月，王子元璙與所聘楊氏至自淮南。

夏四月，帝至洛陽，大赦，改元天祐。勅遣給事中鄭祈、刑部員外郎楊永休亦作永承。進封王爲吳王，加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

秋八月，昭宗崩，太子即位，勅遣來宣告。王素服舉哀于軍門。是月，淮人檻送徐綰歸我，王命剖心以祭高渭。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癸酉，大雪，平地丈餘。

乙丑天祐二年春正月，制授文穆王等官爵。是月，淮將閻睦等來援新安，王命從弟鎰與指揮使顧全武等禦之，我師不利，鎰等被執于賊。

三月，廣帥彭城。隱始有南海，而衢州制置使陳璋亦貳于我。

夏四月，陳璋會睦州兵及淮將陶雅等同攻東陽，王命弟鏢帥師討之。

秋八月，處州刺史盧約弟佶冦永嘉，張惠奔無諸。王命方永珍濟師于東陽，會師討賊。

九月，陳璋陷東陽，執刺史沈夏，送于淮南。

夏，海鹽人也。徐及爲監鎮，與高彦隸其中。及亦八都之一，號海昌者也。王副董庶人討彭城。漢宏于越州，徐及遣夏與高彦率本部會我師，王見之，甚悦，延入卧内謂曰：「吾東討之師已衆，渡江之役無勞爾輩。但徐及平素强梁，終非我所蓄，以我東討，或爲後患。汝還本營，然吾非誨人爲逆，但境土苦于干戈，不仁爲我殺之，皆當以列郡牧汝。然汝等當識吾意。」夏等再拜聽命，王厚遣之。者當盡除之，用息生聚，且汝等既回，告及曰：「董公與錢公以兵討賊，聞將軍遣所部見助，喜動于色，復勞後顧。夏等寔託將軍，以爲後據。」及有軍師竊視夏等，謂及曰：「二校至自錢塘，皆有色文在其面，將軍宜備之。」及不聽。夏遂與其下謀之，一夕竊發，及死，其下遂分。夏性凶暴，不即我歸，乃以所得衆七千餘人聚於臨平山下，擇幼弱者盡殺之，惟留三千餘人，徑往嘉興，劫吳公約同入海爲剽。公約不從，將殺之，乃叩頭曰：「惟吾兄之命。」遂與俱往。未幾，夏以公約庸懦，因放其歸。夏所圖無成，始復歸王，王亦優容之，累從征伐，歷奏職官，領遥郡。至任，果以殺戮爲事，左右指令小不稱意，即加屠害，王頗惡之。夏一日復構私第于北郭，制度雄壯，侔于公府，今北市酒家樓俱夏之第也。其長子有過，輒手刃之，王以其嗇子，滋不悦，出爲東陽刺史。淮將陶雅以兵攻其郡，王不急救，遂爲淮人所執，尋遇害。

陳璋自稱衢、婺二州刺史，復分兵與淮將許野鶴等犯我暨陽，王命楊習逐之，一本作「廬」。璋兵大敗，習遂攻東陽。

冬十月，有獸入吳興，一角而麟趾。

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于府門之西，樹碑紀功，仍列賓寮將校賜功臣名氏于碑陰，凡五百人。是月，楊行密殂，子渥嗣。

十二月，睦州刺史陳詢奔淮南。

詢即晟之弟，餘杭人也。晟在郡十八載而卒，子紹權嗣，詢黜紹權而自立，懼非王命，頗不自安。屬徐、許之亂，乃通田頵。頵敗，詢益懼。及王命桐廬縣使府，復徵軍賦，遂不聽命而叛，至是而奔。

丙寅三年春正月，淮將陶雅率其黨自睦州歸歙。是月，王親巡睦州。時宣州觀察使王茂章爲淮人所圖，因奔于王，王以爲鎮東軍節度副使。

二月辛卯，王至睦州，陳璋退保衢州。婺州平。是月丁酉，玄同先生閭丘方遠卒。

方遠，其先齊人嬰之後也。父閏，不仕，以文學節行稱。方遠幼辨慧，學于廬州道士陳玄悟，尋傳法籙于天台主洞霄宫葉藏質。方遠雅好儒學，每披卷得之，趨必曰：「葛稚川、陶隱居俱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爲十三篇。景福庚戌歲，始居餘杭大滌洞。初入謁王，談莊老之義，逡巡而罷，退而歎曰：「彼英雄也，是不宜與談玄虚之道。」翌日入謁，遂陳《春秋》，因延之盡日。由是王厚加禮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王奏請賜紫，又勅賜號玄同先生。一日，王于城南樓命方遠圖形，前一夕，王夢方遠駕鶴至，由是王益奇之。江東羅隱每就方遠授子書，方遠必瞑目而授，餘無他論。門人夏隱言謂方遠曰：「羅記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與之語？」方遠曰：「隱才高性下，吾非授書，不欲及他事。」而隱亦

盡師弟之禮。是日乃降聖節，前一日，王使人以香花至，方遠受訖，乃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復有異香滿室，王以夏隱言繼其住持也。

一日，王命方永珍、楊習等進攻衢州。

三月，命浙西營田副使馬綽權睦州刺史。

夏四月朔，日有蝕之。洪帥南平王鍾傳卒，子匡時嗣。

六月，淮人陷洪州，擄鍾氏而歸。

秋八月，衢州陳璋導淮將周本、吕師造等入其境，爲我師所逐，遂奔淮南。

璋，本孫儒之黨，尋降于王，以從征董庶人功，遂被任用。天復初，始赴本部，王親餞于江干。徐綰作亂，越州客軍張洪等疑懼，乃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璋納之。又屬丁章叛于永嘉，而宣州田頵使其下戚滔將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聞之，乃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事洩，璋遂殺讓而叛。初王命璋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王視西門樟樹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陳璋當非我所畜也。」至是果驗。

九月，周本等率其黨歸信州，王命方永珍爲衢州制置使。是月，勅遣右散騎常侍王矩、司勳郎中裴均授王吴王册禮。

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嗣。

彦，海鹽人也。初與沈夏同受王密旨殺徐及，及死，以首歸于王。彦等前後從征，悉有功効。及湖州李彦徽棄郡奔淮南，王親巡吴興，其將沈攸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王遂題詩一章於嬰蘭堂，在湖州東南溪次，末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衆亦不測。王將登舟，始言曰：「我將此郡付汝，宜善撫之。」彦性淳厚，居十一載，政治簡便。累奏授職官，遥領費州刺史，尋至今任。將終，有道場山僧如訥，訥口能容拳，垂手過膝，是乃異僧，及入州城，彦以師事之。一日，彦與之語訣別，未幾而卒。

是月，勅命王本道建三代師廟。

閏十二月，王命弟鏢爲婺州制置使。

卷二《武肅王下》

丁卯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王命都監使吴璋爲温州制置使。文穆王伐温州。

夏四月戊午，克温州，斬盧佶而還。王命弟鏢、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司馬福等率師圍姑蘇，内外夾

穆王復討處州。

是月，梁太祖受唐禪，大赦，改元開平，奉唐帝爲濟陰王。勅遣上金吾衛將軍石彦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

初，梁室受禪，有勸王拒之，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爲孫仲謀耶！」遂受之。

五月，處州盧約納款于我，王以爲浙江安撫副使，命指揮使俞浩爲處州制置使。

是月，勅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王爲吴越王，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三百户，仍賜號啓聖匡運同德功臣。

初，節度判官羅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六月，勅遣中使來宣諭。

秋七月，勅賜王管内刺史，並授官爵，仍賜母妻封邑。

八月，勅授王兼淮南節度、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

九月，詔封衣錦軍神祠號崇福侯。是月，蜀帥王建稱帝，國號武成。

冬十月，勅授文穆王金紫光禄大夫。

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危仔昌來求救于我，王遣師援之。

戊辰開平二年春正月，勅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

夏五月，淮南都將張顥殺其帥楊渥而自立爲留後。逾旬日，大將徐温復殺顥，立楊渥弟隆演爲帥。

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增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秋八月，勅改杭州唐山縣爲吴昌縣，台州唐興縣爲天台縣。是月，又勅升杭、越等州爲大都督府。王送宣州王茂章入京師。茂章更名景仁，避廟諱也。

二月朔，日有蝕之。勅選王子兩浙副使傳瑛爲駙馬都尉。

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

是月，王命弟鏢、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司馬福等率師圍姑蘇，内外夾

攻，生擒淮將何朗、閻丘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陳璋、周本、吕師造等夜遁。

五月甲寅，王親巡姑蘇。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黄晟卒。

晟，明州鄞縣人也。初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以選其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乃隸鎮都虞侯林膺，而晟性强幹，膺甚愛之。後潛還本鄉募衆，據平嘉埭，時權知州事楊傑召署爲平嘉浦將，有衆千餘人。初彭城。漢宏嘗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文爲楊傑所敗，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民據奉化，晟自平嘉埭以所部兵擊之，執杜宗等，不殺盡驅之，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本道，遂爲奉化鎮將、佽飛都知兵馬使。及餘姚鎮將相嘉侵越州，董庶人禦之不利，而刺史鍾季文乃遣晟領兵攻相嘉，擒殺之。董庶人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西副指揮使。鍾季文卒，遂有本郡。晟頗尚禮士，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爲門賓，江東儒學多依之，悉加優待，仍築其居，號曰措大營。及董庶人僭僞，晟亦移書諭之，及王師舉，晟亦率衆應之。在任十有八年，遺疏不請其子爲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其忠順如此。

辛酉，王自姑蘇復如東府。辛巳，復巡明州，因城定海鎮，命子元球爲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昌爲其下應淮人而叛，遂奔于我，王以爲淮南節度副使。

六月壬寅，王發明州。勅遣刑部尚書姚洎、禮部員外郎羅袞授王吳越王册禮。戊申，至自東府。

王之巡句章也，行次餘姚丈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王舷之下，鎮遏使翁元軻拽舟而進，二龍自舷而升焉，此其異常也。

秋閏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户。

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扆開階，未嘗以真太尉之官輕於擬議，大司馬之職易於簡求。蓋由其爵尊任重，不有英佐，孰當異恩。啓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充淮南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户、實封一千户錢某，海岳騰英，星雲誕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武兼備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詩説禮，樹百行於藩籬；去暴除奸，敵萬人於帷幄。弼于興運，明乃嘉謨。頃屬淮夷不賓，王化自爾，益封吳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於隻輪，覆溺連收其巨艦。復聞奸宄，屢復巡討，謂天蓋高，若永可恃，爾又橫戈憤悱，獨力支梧，妙運神機，大殲戎醜。玄雲陣起，雄風驅下瀨之師；白露圍開，渗氣散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土疆。薛公之三刺咸明，漢主之一奇斯在。況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於締搆，惟忠惟孝，四方咸則於儀刑。苟非劇恩，何以加賞。是用鏤於彝鼎，册以輅車，擬吕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貴重。仍加真食，復寵兼官，式是奬酬，且旌忠烈。於戲！進以正；大《易》所以經邦，慎厥終，始《書》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寵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可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户，餘並如故。

是月，勅置蘇州吳江縣、明州静安縣，今定海縣是也。從王請也。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貳于我，遣其黨焚燒義和、臨平等鎮，王命弟鏢帥師討之。

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

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科。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末，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今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賓寮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内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

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罷江常有二氣亘于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庚午四年春二月，湖州高澧導淮將李簡、陳璋等入其境，都將盛師友、沈行瑜閉城不納，王遣子元璙濟師禦之，淮人挾澧而遁。

澧，高彦第三子也。初彦夢一羽人持劍入卧内，彦驚問其故，羽人答曰：「來爲君之子，報數千冤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吏侵晨入衙，必與妻子訣別而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絶跡。澧夜又精也，嘗詣太常，博士丘光庭不知，因迴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驗之也。又召鄉丁爲衙軍，號儈要都，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刀鎗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澧則以畫面而傅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晚年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賦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殺者。」時親紀三丁軍三千餘人，會有言其怨嗟者，集於開元寺，紿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爲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戮之無遺。王以其凶虐滋甚，將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場山僧如訥以高彦將死，與其訣別，退而謂其衆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何者？蓋有白面夜叉治此政矣，爾輩亦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蓋澧未黥面耳。澧至淮南，屢取倡姬入私室，殺而食之，時王將戮之，至是叛，遂爲淮人所害。

三月癸巳，王巡吴興，命弟鏢爲刺史。癸卯，至自吴興。

夏五月，奏改西府富陽縣爲富春縣，東府暨陽縣，處州松陽縣爲長松縣。

秋七月，詔原前監軍周廷誥已下二十五人。

時有詔誅之，王以其自前朝將亂，求出避禍，並非彭城。季述之黨，請以原之，遂有是命。

八月，始築捍海塘。王因江濤衝激，命强弩以射濤頭，遂定其基，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

初定其基，而江濤晝夜衝激，沙岸板築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置于海門，其略曰：「爲報龍神并水府，錢塘借取築錢城。」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冬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

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吴越一王兮驷馬歸。

丙戌，至自衣錦城。命湖州都將盛師友權婺州刺史，命斬湖州巡校將沈行思。

一名行瑜。初，高澧將奔，而師友、行思同有閉城之功。王巡吴興，乃命師友從行，而其時行思尚羈于雪，行思亦頗有牧守之望，乃謂其同職陳環曰：「盛君來，豈不珮印綬而歸耶！不然我後安處，子爲我裁之。」時環已得密旨，俾遣行思歸國，乃紿之曰：「二人之功本無優劣，然王情尚未可測，宜亟詣府城面較功績，以決其可否。」行思來覲，王亦優待之。環以送行思家屬至，行思始悟其事，深銜環，遂懷怨望。王將及國城，行思與陳環俱候于北郊，行思自取巨槌擊殺環，奔王舟以陳其前功，復言師友與環毁間之狀。時師友方從，亟引之以相證，行思輒奪威鎗將刺師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强梁，故不欲任。始念汝閉城之功，將牧之他郡。而今所爲若此，疇能容之。」乃命斬于龍丘山，許其家屬收葬。而師友遂有是命。

辛未五年春正月丙戌，日有蝕之。

夏四月，制命王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一百户。勅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于衣錦軍，勅翰林學士李琪爲碑文。時從僚吏將校衆所請也。

五月朔，梁改元乾化。是月，築松江南北二城，鑰柵畢備，設險故也。

秋七月，勅命淮南、兩浙幕府將吏五百人，並賜贊政安國功臣。

九月，梁主如相州。

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鏢殺防戍指揮使潘良，懼譴，遂奔淮南。十一月，梁主還京。是冬，廣帥彭城。隱殂，弟巖嗣。

壬申乾化二年夏閏五月朔，日有蝕之。梁主如洛。六月，梁主遇弒，鄆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尚書李皎尊王爲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

癸酉三年春正月，友珪改元鳳歷，肆赦。二月，均王友貞舉兵誅友珪，遂即位於汴京，更名瑱，復稱乾化，勅遣供奉官楊彥賓来宣諭。

三月，勅授王尚父册禮。夏四月，制增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二百户。淮將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攻東州，又獲賊將李師愈、姚延環等三千餘人而還。冠我衣錦城，王命文穆王討之，生擒李濤等八千餘人，王又命子元璙帥水師五月，淮將復冠衣錦軍，復命文穆王討之。

六月，師克廣德縣，獲花虔、渦信及吏卒七千餘人而還。是月辛卯，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

及字弘濟，錢塘縣人也。祖克評，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淳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戍戎間，捍山賊，逐齊寇，聲名遂振。及八都漫盛，復分十三都，以富春鎮爲靜江都將。屬彭城。漢宏作亂，與王同事攻討，漢宏平。北關鎮將彭城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犯王，及舉胡床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靖江鎮。光啓中，潤州薛朗叛，王命及討之。時常州刺史丁從寔具牛酒以犒我師，仍遺美女於諸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因克之。尋平潤州，王奏及授兵部尚書，充常州防禦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蘇州刺史。乾寧時，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邯以城應寇，邯手刃其母妻子以盟。城陷，及以禮見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室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託于錢塘，不幸城陷於叛，以至於此，豈宜復以本道符竹援富貴於隣境？不惟丞相不可，百口其謂我何？」乃引珮刀自刺，

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焉。累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王巡衣錦軍，命武勇都將士以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慮有變，亟請罷役，王不聽。俄而亂作，及護王駕廻至北郭，王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王車行，與賊鬬，王遂得入。王性嚴急，每有所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王雖盛怒，必爲之解，其寵遇皆此類也。累奏授贊正安國功臣、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冬十月，勅加文穆王開國爵邑。是月乙酉，大同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子元瑛卒。

瑛，王子也，母吴越國莊穆夫人吴氏。原名傳鍇，後更名焉。性英敏，頗尚儒學，聚書千卷，善草隸，好施。時徐綰之叛，城中有錦工二百餘人，皆潤人也，瑛慮其爲變，乃命曰：「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發懸門。王入城，聞其事，頗嘉之。尋爲兩浙副大使。梁太祖拜爲駙馬都尉，累授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十六，勅贈太師。

十二月，王命子傳璙權蘇州刺史。

甲戌四年夏六月，制授文穆王開國侯，食邑。秋七月，廣帥彭城。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奉禮幣請兄事于王，王納之。九月，命文穆王率兵攻常州無錫縣，獲將卒五百餘人而還。乙亥貞明元年春正月朔，改元，大赦。是月，勅授文穆王以下官爵有差。甲午，王親巡衣錦軍。

二月，勅遣給事中韋彖、金部郎中李發選王子傳璙爲駙馬都尉。閏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錦軍。

丙子二年春正月，勅授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爲涇源節度使。王命建徽護送傳璙進京師，尚壽春公主，遂授此任。

秋七月，勅授王爲諸道兵馬元帥。

冬十二月，王命惠州防禦使弟鏻率官吏僧衆詣明州鄞縣阿育王寺迎釋迦舍利塔歸於府城，仍建浮圖于城南以致之。

丁丑三年春三月，勅授王子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兼北面行營招討、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守湖州湖州一作蘇州。刺史、大彭

郡侯、食邑一千户傳璟，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副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東面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守温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户傳遂，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西面安撫都指揮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守睦州刺史、大彭縣開國子、王子傳璟爲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寶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户元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親從

傳瓘，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上右廳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睦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元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親從

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持節都

充上直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義州刺史傳琇，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衙内

秩階爵，及遥郡有差。

夏四月，詔諸道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軍府故事。是月，

復以峰州刺史傳瑫守檢校太保，餘如故。

冬十月，勅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説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是

月，黄龍見於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應宫。一作祥應宫。

戊寅四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置元帥府僚等官。勅授兩浙行軍司

馬、秦州節度使、平章事馬綽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行軍餘如故。

夏四月，廣帥彭城。巖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

進士王翊之在南海，著《昭陽賦》一篇，序云：「皇章基搆，乾坤十

有八歲矣，甲子春，始作兹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僭號，今據皮氏舊録

而書之，云前年丁丑僭號，其誤明矣。

六月，西川王建殂，子衍嗣，改年乾德。是月，王命子元球權衢州刺史，

命鮑君福等率兵攻信州，斬淮將李師造，生擒偏將馮一一作敏。等一千餘人，

刺史周本僅以身免。

秋八月，制授涇源節度使杜建徽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淮人圍虔州，將絶我貢路，刺史盧光稠來告，王命徽兵援之，

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貢，自此始也。

己卯五年春三月，勅文穆王伐淮南。

夏四月，淮帥楊渭又名隆演。僭稱大吴皇帝，年號武義。文穆王率師與

淮人戰於狼山之江，大敗淮人，斬賊將百勝軍使彭彦章，生獲士卒七千餘人。

制以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子、王子傳璟爲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秋七月，我師復攻毗陵，因戰於無錫，指揮使何逢、吴建死之，遂班師。

八月，淮人以狼山之敗，遣僞客省使歐陽汀來請通好。王納之，息民故也。

自是休兵，民樂業二十餘年。

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詔我師伐之。

制曰：朕聞綱紀亂常，前王無赦，懲惡勸善，有國不私。苟罪惡以

顯彰，在刑名而何逭？其有身當問關，寄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具驗

速辜之跡，頒行典憲，仍命誥誡。清海建武等軍節度使、嶺南東西道觀

察處置供軍糧料市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持節都

督廣州刺史、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五千户彭城。巖，頃因乃父發跡本

藩，尋賴其兄致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之寵權，念其尊奬之誠，

許維藩宣之任。巖乃自行軍之職，繼膺推轂之恩，秩進三師，位同四輔。

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資，一門無比。其超榮百世，豈儔其寵耀，而敢飛

章不紀，希寵無厭。始求抑絶四隣，後請封王南越，貪饕斯甚，踰僭孰

偕？朕每含容再申優渥，授之東鎮，加以南平。比罔思知足，益恣凶

狂，妄稱漢室遺宗，欲繼尉佗醜跡，結連淮海，阻塞梯航，徒惑遠方，僭稱

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容？宜命討除，用清逆亂。爾天下

兵馬都元帥錢，志扶廟社，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願舉誅夷之令，是

用俾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奪爵之文，爰舉摧凶之典。其彭城。巖在

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指揮征討。於戲！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

常守于藩修，而乃自干於國典，指凶殘而必取，念染汚以將新，非我無始

終之恩，蓋爾有滿盈之罪。凡百珍重，悉體朕懷。

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尋以事寢。

冬十一月丁亥，吴越國正德夫人吴氏薨。

夫人，臨安縣人也。父仲忻，浙西觀察判官，累贈吏部尚書。初，王

議婚，吴氏以王豁達大度，不事産業，將不許，而吴世父有知人之鑒，固

促成之。及歸室，閨門整肅，孝敬如禮。王性嚴急，常怡顔以諫之，撫愛

諸子，無分彼此之親。累封燕、晉二國，至吳越國正德夫人。夫人將遊奉國寺中，王乃命帛百疋以脩散施，夫人曰：「妾脩嘗機杼之勞，遽以遊賞費之，非念人之道。」遂不受而罷，其仁慈節儉如此。薨，年六十二歲，謚曰莊穆。有子十三人。

庚辰六年春二月，勅授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子傳璟以下並起復雲麾將軍、上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並如故。

三月，王命元帥府判官皮光業使于邢溝。

夏五月，淮南楊渭殂，弟溥嗣，僞謚渭爲宣皇帝。

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傳懿爲婺州刺史。

辛巳七年春三月，王從弟鎰至自淮南，王亦歸李濤以報之。

鎰以天祐二年睦州之役爲賊所執，李濤以乾化三年來寇我衣錦獲之，至是各歸焉。

夏五月朔，梁主祀郊，改元龍德。

六月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潭州楚王馬殷遣掌書記李峴、馬臣送女歸于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子傳瓘。

冬十月，制授文穆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自是賜王書詔不名。

壬午龍德二年春正月，勅授文穆王以下並起復，加爵邑有差。

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帥府于興國門之右。

八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

綽，餘杭縣人也。性氣淳直。與王同事董昌，昌嘗使王閱部伍，亡其名籍，王因歷唱之，存亡健悴者，無所遺失。綽密謂王曰：「老氏忌前，駭此强記，必相惡。」乃以白籍紙數幅授王，若代軍籍者，由是頗德之，王因以從妹歸綽。綽尋隨董氏於越，及董僭號，綽棄家先奔于王，乃奏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懸門之功，王尋命文穆王納綽女，是爲恭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王奏授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終，年七十一。

是冬一日，王晝寢，夢青衣人捧簿書于前，告曰：「大王明年錢塘官滿。」及寤，頗惡之。

明年，天子乃命王封册，中外皆如列國之儀，其兆明矣。

癸未三年春二月，勅遣兵部侍郎崔曄、一作協。刑部員外郎夏侯昭册封王爲吳越國王，受封册建國之儀，一如典禮。先一日，雨雪，王命李咸將卜他日，咸曰：「大王雙受封册，惟天所相，雨雪必霽，則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從之。即夕星斗明麗，翌日，遂成其禮。

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

四月，唐莊宗即位于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梁哀入洛陽，因都焉。邢溝入賀京師，上書稱「大吳國王」。乾寧中，有耕者得傳國璽以獻于王，王謂非人臣家所宜畜，至是獻焉。

五月，勅遣宣諭使、通事舍人吳韜走馬自淮甸至，賜王名馬、玉帶、香藥等。先是，梁室詔勅不名，至是依前不名，亦曰「吳越國王」焉。

冬十月朔，日有蝕之。

十二月，唐主遷都洛陽。

甲申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

二月癸卯，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瓘卒。

瓘，王第八子也，母濟南郡夫人童氏。瓘性仁厚，明敏好學。治郡自得政體，累授鎮東軍親巡都指揮、土客諸軍安撫使、光禄大夫、寶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惜哉。

秋七月，西川王衍稱大蜀皇帝，致書于京師。

八月，王遣使入貢。

冬十月，制授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文穆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

十一月，升蘇州爲中吳軍。制授鎮東軍節度、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大彭郡侯王子傳璙一作元璙。充中吳軍節度使。

乙酉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賀京師，上書自稱「大漢國王」。

夏四月朔，日有蝕之

秋八月，勅遣正議大夫、守尚書、上柱國、贊皇郡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等，持節備禮，賜黄金印、玉册及沿身禮物衣冠、劍珮等。

册曰：維同光三年，歲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啓周公之土宇，列漢祖之膏腴者，録彼茂勳，寘諸異數，登進賢哲，焜燿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潮海靈源，承天峻岳，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略，遂著襲封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鼈鳥鳳之姿，擁岍虎水龍之衆，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導休聲，攘除凶醜，摧堅奮鋭，鄙許東固。圍之謀阜，俗頌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塹浙江之要，雲滋星紀之墟。説禮敦詩，位崇元帥，前茅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曷倦於津塗。効琛則那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用。振英謨而端巖弼，鍾懿號而異列藩。可謂職貢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獎，爰示徽章。今遣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使副朝議郎、守起居郎、充史館修撰、賜緋魚袋聶瓌，持節備禮，册土苴茅，册爾爲吴越國王。於戲！地奄數圻，賦過千乘，墨守閩閭之境，軌圍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榮戟；土疆漸海，方輪豈限於魚鹽。貴盛富强，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始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協予一人汝嘉。

時唐主將議恩命於王，顧羣臣曰：「朕從賢堂即聞尚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命脩册禮。有司乃脩竹册、銅印，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乃賜玉册、金册，仍以紅袍御服一副賜焉。

九月，王師大舉伐蜀。

冬十二月，蜀僞主王衍降。是月，制授土客諸軍都指揮、檢校太保、兼鎮海軍節度副使王子元球守檢校太尉、兼侍中，充静海軍節度使。是月，閩王王審知殂，子延翰嗣，自稱閩國主。

丙戌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錦軍，命文穆王監國。是月，莊宗崩，明宗即位，大赦，改元天成。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衣錦軍。

八月朔，日有蝕之。

九月，制加文穆王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又授中吴軍節度使王子元球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

冬十二月，制授静海軍節度使王子元球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户。是月，建州刺史王延禀殺其弟延翰，一名輸。而立泉州刺史延均於福州。

延禀，乃延均之庶兄也，同起兵攻殺延翰，延禀乃立延均於福州，而延禀歸建州矣。

是歲大水，蘇州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丁亥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夏六月，楚武穆王馬殷建國。

秋八月朔，日有蝕之。

冬十月，唐主如汴。是月，淮南僞丞相東海徐温卒，子知誥嗣。

十一月，吴王楊溥稱帝。

戊子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勑遣監門衛上將軍烏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閤門通事李韜授文穆王鎮東兩軍節度使。

夏六月以來大旱，有蝗蔽日而飛，晝爲之黑，庭户衣帳悉充塞之。王親祀於都會堂。是夕大風，蝗墮浙江而死。

都會堂，即白太傅居易之虚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八會亭。江東羅隱爲之記，以王平吴定越，講武計議，凡八會於此，故名之，後更名都會堂也。

秋七月己巳，忠獻王生。

己丑四年春二月，制授文穆王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增食邑實封，中吴軍節度使。王子元璙增食邑五百户，實封一百户，静海軍節度使。王子元球兼中書令，餘並如故。楚州升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王子元珧爲順化軍節度使。

秋七月，台州大水，請軍儲三十萬斛。

八月己酉，今大元帥、吴越國王王孫弘俶生。是月，明州餘姚縣修舜井，獲古佛舍利數十粒，兼有珠玉奇玩，王命内衙指揮使徐仁綬、近侍閻丘稔往迎之，因建浮圖于城北，一如城南之制。

九月，因樞密使安重誨兄弟用事于朝，嘗要求不克，乃矯制以王爲太師致仕，仍賜烏昭遇自盡。

先是，烏昭遇之來使也，有供奉官韓玖，承王子元球恩命至，玖性凶

愎，因恃酒凌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君命，止以常禮遣之。玖還京師，遂搆昭遇於樞密重誨，重誨以昭遇失使臣之體，而亦嗛王以要求不克，誣王不禮君命，遂同讒搆，命王致仕，賜昭遇以自盡也。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絹書上之，天子始得聞焉，出安重誨爲河東節度使。

是歲，所在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

庚寅五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改元長興元年。

夏五月，制授文穆王以下食邑、實封。

六月朔，日有蝕之。

冬十一月，楚王馬殷殂，子希聲嗣。

辛卯長興二年春二月，勅遣監門衛上將軍張錢、兵部郎中盧重賜王國信、湯藥，起王致仕，復元帥、尚書令、國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誣之罪。

勅略曰：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久列王公，恒輸愛戴。朕方禮加元老，恩遇遠方，安重誨掇緝瑕疵，遽行阻絕，使錢元瓘拜闕上章，傾懷請罪，言皆激切，事且憑虛，盡由爾介蠆之心，有誤我含容之德，情不可恕，罪不可逭，宜出爲河中節度，今已誅之，以雪其冤。故告。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

八月，建州王延稟子繼昇、繼倫奔於我，蓋其父爲延均之所害也。

初審知薨，延翰嗣位，以延稟爲建州，延均爲泉州。延均不悅，而延稟亦憾於延翰，於是泉、建同啓兵攻福州，殺延翰，遂立延均於福州。延稟歸建州，將行，謂延均曰：「善紹先人基業，勿煩我老兄再至。」延均聞之含憾，至是將圖延稟，乃詐言已死，使軍吏迎取延稟，乃囚其子繼雄，仍執延稟入城。延均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延稟瞪詈之而就戮。其繼昇、繼倫自是聞難而奔於王焉。

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本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册。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謚曰武肅。詔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碑文。

夏四月庚午，奉靈輀殯於衣錦軍。

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勅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即錦北鄉。茅山之原。即今臨安縣也。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蹔憩，必先整衣甲、脩盥漱而後寢焉。又以員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欹，由是而覺，名曰「警枕」。又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之。及撫鎮二國，殆及四紀，勤勞恭儉，始終一致。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爲警省。」凡有聞報，即時而遣。又常以彈丸於墻樓之外，以警宿直者，使其不寐，以應其事。又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大王來，我亦不啓。」王乃自便門而入。明日，召吏厚賜之。稍暇，則命諸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什賜于丞相、將吏以下，由是往往達旦。天復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中，有判官謂李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答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所聞，乃壬辰之後也。

王少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機謀沉遠，善用長矟、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有知人之鑒及通圖緯之學，每處衆中，而形神有餘。純孝之道稟於天性，每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積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遊後庭層樓，皇妣春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

天祐以後，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稱蜀，邠溝楊氏稱吳，南海彭城氏稱漢，長漢王氏稱閩，皆竊大號。或通姻戚，或達聘好，皆以龍衣、玉册泊書疏等勸王自大，王嘗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僞平賊，承天子疇庸之命，至於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隨波於爾輩也！」皆却之不納，而諸國之主無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以自奉節儉，衣服衾被，皆用紬布，非公宴，惟瓷碗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隙裂，乃上青絹帳請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綉耳。此帳雖故，猶可蔽風。」竟不易。後庭有鄭氏，其父嘗以罪當死，左右冀其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侍，王命出其女而後斬之，顧左右曰：「刑者公柄，豈可以一婦而亂我法耶！」又嘗夕宴諸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之，曰：「外聞當謂我不恤政事，爲長夜之飲。」宴遂罷。王自開創以來，至於底

定而撫字，將帥洎行伍，莫不盡得其歡心，有勳將何逢殁於賊中，一日，王見其所乘馬，悲泣不能止，左右莫不感激。

論曰：「王挺命世之才，屬艱難之運，奮臂起義，所向披靡。以寡敵衆，黄巢不犯其封；仗順伐逆，漢宏至於授首。誅逐帥之薛朗，遂申屬郡之禮；平作僞之董昌，不違本朝之命。加以禦淮戎以耀威，奉梁室而示略，廻江山之深險，致都邑之宏麗，七德克備，五福是臻。故八輔地圖，三授天册，總四海之戎柄，爲一人之父師，威名赫然，霸業隆矣。然後内敦恭儉，外正刑賞，安民和衆，保定功勳，文臺崛起於江東，玄德雄據於巴右，比之全德，固不足同年而語哉。

卷三《文穆王》 文穆王諱元瓘，字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晉國昭懿太夫人陳氏。唐光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數寸，光彩異常，獻武肅王，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

乾寧元年二月，授鹽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

天復元年八月，改授禮部尚書，遥領邵州刺史。

九月壬子，王祖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

二年，徐綰、許再思搆宣城觀察使田頵同劘我壘，頵敗，率綰、再思回宣州，慮我師逐之，乃懇求質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時王尚幼，請行，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王曰：「亡身以紓家國之難，亦足以報劬勞耳，雖死無恨。」乃再拜而出，武肅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門躡繩梯而下以赴頵營。比及宣城，而頵叛於淮帥。淮師會我師以攻之，頵每戰不勝，歸必求王，將肆其毒。頵母老且賢，常加保護。

天祐元年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頵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必殺錢郎。」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輩死不旋踵矣。」是日，果陷於宛水橋，爲亂兵所殺。賊衆尚擾我師，提頵首示之，賊衆遁散。頵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

二年春正月，制授王檢校右僕射。

八月，處州刺史盧約弟佶寇永嘉。

開平元年正月，武肅王命王伐永嘉。

時盧佶列巨舟四十艘於清澳海門以邀我師，王謂諸將曰：「賊之銳卒盡在此矣，宜勿與戰，當由他道徑襲賊壘，出其不意，必成擒也。」於是由安固江登陸而襲之，佶由是就執。

師還，承制改王内衙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

五年秋七月，賜王號贊正安國功臣，進授司徒，守湖州刺史。

乾化三年夏四月，淮將前吉州刺史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軍，命王率師討之。王以山谷迂僻，乃盡伐樹木絶其歸路，爲三覆以待之。時江南國主徐知誥在賊中，與王騎相逼，幾獲之。俄而，知誥易服乘白騾而竄。壬辰，獲李濤及偏將咸知進等八千餘人，兵甲生口稱是。

是行也，王營中有氣如龍虎之狀，賊中望之曰：「此霸者之氣也。」

五月，命王復率騎兵攻宣州廣德縣城，未拔，有登城詬辱我師，王怒，奮擊之。

六月己卯，城陷，王手刃二百餘人，藉藁而行，獲淮將花虔、渦信及吏卒七十餘人而還。

先是，有日者視王曰：「公手刃百人當大貴。」時又有僧名自新，常衣紙住廣德山院，王至，衆皆遁，而自新獨然晏坐。軍中有詰其不去者，新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去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忽見之，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王還，遂載而歸。後王問自新，當時何以見識，新曰：「微僧無他術，但觀王在萬衆中，骨法獨異，與咸通皇帝御容頗相類，故幸得一識耳。」

冬十月，勑授王檢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四年夏六月，制授王特進、光禄大夫、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秋九月，命王率師攻常州無錫縣。丁未，克之，獲其將朱超等五百餘人而還。

貞明元年春正月，勑授王鎮海軍節度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湖州刺史如故。

三年夏六月，制加王檢校太傅，增食邑五百户。

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洲發艦，遥趨淮甸。

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於狼山江。將戰之夕，王召指揮使張從寶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宿理帆檣，每舟必載石灰、黑豆、江沙以隨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我師皆避之。賊舟既高且巨，不能復上，我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左右。賊廻舟而鬬，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軸轤相接，乃撒豆於賊舟，我舟則沙焉，戰血既漬，踐豆者靡不顛踣，命進火油焚之。

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筒發之，水沃其焰彌盛。武肅王以銀飾其筒口，脫爲賊中所得，必剥銀而棄其筒，則火油不爲賊所有也。斬其將百勝軍使彭彦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船四百餘艘，餘皆焚之。其斬馘之甚，自江及岸數十里皆殷焉。淮師自是遂求通聘。

是行也，舟次狼山江之石碑灣，有石幢大署其文曰：「向後有木龍五百至此。」

秋七月，王復戰於毗陵之無錫縣，偏將曹筠奔於賊，我師不利。王騎逼高岸，賊將追及，乃舉策私誓曰：「天必助我，馬當躍上，不然，則墜我於此！」馬果一躍而登岸。既而復整行伍，破賊而還。

冬十一月丁亥，王妣吳越國莊穆夫人薨。

六年冬十月，勅遣衛尉卿兼通事舍人陳琮授王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餘如故。

龍德二年春正月，勅王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加食邑三百户，仍賜匡扶定亂立正至道功臣。

同光二年冬十月，制授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清海軍節度使，兼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遣進奉使婁輯將命焉。

天成元年四月，武肅王至自衣錦軍，而中外無所專命，武肅王嘉歎久之。

九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一夕，王夢神人賫骨一副，易王之頂門。及醒，尚微疼焉。

三年春二月，遣閤門通事舍人李韜授王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

秋七月己巳，忠獻王生。

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冢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謂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璙、寧國軍節度使傳瓘，洎諸公子等皆上言功德高茂，是宜委副，故以兩鎮屬焉。及武肅寢疾，一日，命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擇之，王乃取其狹小者，武肅王大悦，謂王曰：「吾有汝，瞑目無恨矣。」

四年秋八月己酉，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弘俶生。

五年夏五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壬辰長興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肅王薨，王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以粥。

夏四月己未，王即位，悉用藩服之儀，從治命也。赦境内一應荒絶田産尚隸租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賚有差。

自今年孟春洎是月陰晦彌時，至是澄霽，中外咸悦。

是月庚午，奉武肅王靈輀殯於衣錦軍之正寢。

秋八月，楚帥馬希聲殂，弟希範嗣。

癸巳四年春正月，福州王延鈞僭稱帝，更名璘。

三月，勅遣將作監李鍇、光禄少卿張袞來歸我先王之賻，又遣引進使楊彦珣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璙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夏四月，淮南僞客省使許確、百濟國太僕卿李仁旭各來祭我先王。

秋七月，勅遣侍郎張文寶來宣諭。

九月，勅遣侍郎張文寶泛海而來，被風壞船，飄至天長，吳王厚禮之，及賞從者錢帛等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吳王嘉之，竟抵抗。

冬十一月，明宗崩，宋王從厚即位，是爲閔帝。

十二月庚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兄元瓘卒。

瓘，王之庶兄也，母慶安夫人胡氏。公性氣寬厚，沉靜寡言，多尚儒釋，不喜奢侈。歷官數年，黎庶安樂。早失夫人，終不繼娶嗣之。

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珧召歸錢塘，懲虐政也。

甲午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勅遣鞍轡庫使王延縞來宣告，仍賜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駕部員外郎張綦册王爲吳越王。是月，大

雪平地五尺。壬午，奉葬先王於茅山。

閏月，蜀帥孟知祥僭稱大蜀皇帝，年號明德。

夏四月，潞王從珂率兵入洛，遂閔帝而自立，改元清泰。

六月，勑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馬義册王爲吳越王。

秋七月，僞蜀孟知祥殂，子昶嗣。

乙未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靜海軍節度、檢校太保、中書令王弟元球守太師。

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見。重建開元宫，追福於先王也。

丙申三年春正月，勑遣禮部尚書李懌、户部郎中姚顗賫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

秋七月，勑建先王廟於東府。是月，制授王部將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冬十月，僞閩王昶殺其父延鈞而自立，年號通文。

閏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於洛，大赦，改元天福，潞王自殺。

十二月，勑授王天下兵馬副元帥。

丁酉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勑遣供奉官周彦瓌賜國信。

二月，淮南以徐知誥爲齊王，建國於金陵。是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十餘尺，一死於桐廬，一死於餘姚江。

三月，靜海軍節度使王弟元球、順化軍節度使王弟元珣，並有罪，命死，王許以公禮葬，其麾下卒伍悉宥之。

元球、元珣數有軍功，先王賜有兵杖。及王立，元球等恃恩驕横，增置兵杖，諸將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王吳越，又爲蠟丸與元珣議謀，王不信。諸將復告，王乃召元球、元珣宴後宫，既至，左右告元球等有刃於懷袖，即皆格殺之。王欲按諸將有交通者，姪仁俊諫曰：「昔光武破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宜效之。」王乃止。

夏四月，勑遣禮部尚書程遜、兵部員外郎韋稅封王爲吳越國王，仍賜天下兵馬副元帥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國之儀一如同光故事，仍赦境内今年租稅之半。是月，晉主遷都於汴。

秋七月，制削元球、元珣在身官爵，任便處置。

八月辛巳，王大閱於北郊。是月，僞吳楊氏遜位於徐知誥。戊申，王新建五廟於城南。

九月乙卯，王親視五廟。

冬十月乙丑，金陵徐知誥僭稱大齊皇帝，年號昇元。

戊戌三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

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崧，字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墜床前，引首視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主禮闈，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濫尤衆。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親覆試，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尋歸寧，途由淮甸，淮帥辟之，不就，遂歸武肅。歷鎮海軍掌書記，授浙西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奏表，多崧所出。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祚修短，崧曰：「觀此號，爲國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襲位，置擇能院以選士，俾崧主之。國建，拜崧丞相。終年七十六，謚文獻。

冬十一月，勑遣尚書左丞王延、司門郎中張守素賫捧吳越王玉册及沿身法物等至。

册曰：唯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皇帝若曰：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或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奬忠勳，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彝章。況夫奠南服之奥區，鎮東甌之重地，懋績雖高於列土，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頒鏤玉之文。乃擇吉辰，爰敷盛典。咨爾興邦保運崇德忠道功臣、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五千户、實封一千五百户錢元瓘，嶽靈稟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既寵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略以平兇，用奇兵而制變。祇嗣搆基，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銷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況興我昌運，竭乃忠規，懋勳庸而首列韓壇，奉玉帛而誠先禹貢。語尊奬則獨標大節，顧封崇則未稱鴻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當南斗之分，地志控勾踐之都，眷兹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異車服於羣后，盛簡册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

九天之寶瑞。表於嘉命，續乃舊邦，大振家聲，奕輔王室。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册爾爲吴越國王。於戲！服衮衣而佩玄玉，位壓於諸侯；駕戎輅而握兵符，名尊於九伐。馭貴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祇荷天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閱馬步軍，泊艨艟於碧波亭。

己亥四年春二月，勅授世子弘儁爲果州團練使。是月，僞齊徐知誥改姓李，更名昇，僭稱大唐。

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安吉砦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吴興，據潘氏而去，昇遂爲神福家奴。徐温嘗造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乃隱本族而冒徐姓焉。後嘗致書於我，以毘陵求易吴興，仍引彷田爲説，則本潘氏明矣。

秋七月朔，日有蝕之。閩王延義更名曦，弒其主昶而自立，年號永隆。

八月戊申，建世子府於城北。是日，白龍見處州長松縣，遂更爲龍泉縣。

九月，詔陞婺州爲武勝軍，授王兄元懿爲節度使。是月，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陸仁章卒。

冬十月壬子，吴越國莊睦夫人馬氏薨。

夫人，臨安人。父綽，淮浙行軍司馬、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夫人性聰慧，勤於職。初武肅王禁中外毋得蓄聲妓，夫人以王胤嗣未立，乃請於武肅王，王嘉之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因許王納妾，遂生忠獻王。諸子既長，夫人皆均養之，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公子於上，夫人閱其聚戲，喜動顔色。初封越國，至吴越國夫人。薨，年五十，勅謚曰恭穆。

是月，勅遣刑部尚書李懌、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五千户，實封五百户，仍賜御服紅羅真珠戰袍、金鎖甲各一副。

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於衣錦軍慶儀鄉。

庚子五年春二月甲辰，温州刺史王子弘儁卒。己酉，閩王曦遣兵擊其弟王延政於建州，遂僭稱大殷皇帝，王命内衙統軍使仰詮、都監使薛萬鍾帥師伐建州。

三月，勅陞婺州爲武勝軍。又陞嘉興縣爲秀州，以嘉興、崇德、華亭三縣隸焉。壬申，勅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郎中李元龜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癸卯，鎮海軍行軍司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鮑君福卒。

君福字慶臣，餘姚縣人。祖興，父璨，俱不仕。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廣丈餘，君福每恣卧其上，而無畏色，鄉黨異之。及從軍，以驍果稱。初仕彭城。漢宏，及武肅王東討，乃與其黨歸降，號曰向盟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沉默少語，軍中謂之鮑閙。尋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爲郡職，君福不納，武肅聞之，慮其被害，乃密賜絹書，使苟從之。因與賊徒李元嗣飲，伺其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信州刺史周本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遁去。及將罷郡，武肅王勞曰：「比在任，戰敵而已，未足爲副使優賀之道。」因復任之，凡三考。文穆王領清海軍節制，辟爲副使，後遷湖州，復二考，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年七十七，謚曰忠壯。

是月甲子，世子弘儁薨。

弘儁，王第五子也。母魯國夫人鄺氏。時王年將四十，冢嗣未建，及生，特所鍾愛，累奏授兩浙副大使、果州團練使。國建，立爲世子。初王治世子府，謡言曰：「何處有鹿脯？」將薨，乃題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會羣仙」，凡題數處。及期果薨，年方十六歲。追謚曰孝獻。

五月，四星聚斗。

秋七月，我師敗於建陽，積雨乏糧故也。

八月，以世子府爲瑶臺院。

冬十二月，以忠獻王爲内衙諸軍都指揮使。

是歲，姑蘇、吴興、嘉禾三郡大水。

辛丑六年春三月丙寅，勅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册授王守尚書令。

夏五月，番禺婁龔遣僞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宣清，尚衣高素清來逆我故王弟傳瓘之室馬氏，以爲繼室，不克遣。

馬氏，即潭帥楚王殷之女也。先是番禺亦聘馬氏，既卒，遂求其弟。

是行也，潭帥希範亦遣中軍使歐陽練與廣使俱至，馬氏誓不許，故不克遣。

六月，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仰詮卒。

秋七月甲戌，麗春院火，延於內城，王遷居瑤臺院。是月，閩王曦稱大閩皇帝。

八月辛亥，王薨於瑤臺院之綵雲堂，年五十五，在位十年，贈謚曰文穆。勑宰相和凝撰神道碑。

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於國城龍山之南原。

王志量恢廓，識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心，未嘗有懈。武肅性既嚴急，每一召，即時須至。或巾帶於步驟間，乃置闊袴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填委，皆躬親批署，手爲胼胝。復置粉盤於卧榻之首，夜有所記，必書其上，詰旦以備顧問。時屬重盜賊及詐僞誹謗法，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宥者甚衆。嘗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皆在此，我獨何避？」竟不許。及績嗣之後，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內衙指揮使陸仁章、婁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以性剛愎，爲衆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率諸軍於國門，請王戮之，王命姪仁俊諭之曰：「仁章等事先王有年矣，今求舊念功，方當旌賞，汝等遂以私憾使我戮之，我安可謂不報怨也？苟不聽命，我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皆退懼，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史。中外有以封章相搆者，皆居中不下，積而毀之。王舅陳氏歷職不過一戍遏，每加厚賜，而未嘗遷授。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嘗以使役求免，王廷責之，遂下獄，尋黜於剡溪。其餘遵守治命，保慎名器，烈祖之風爲不泯矣。

一日，武肅王寢疾，召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劣，誰可爲帥者？」諸將泣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當恭守霸業，自爲珍重。」王因相與泣。

論曰：王以英毅之姿，兼仁厚之德，入田頵豺狼之穴，示亡身之慮，破知誥蛇豕之羣，揚對敵之威，奮劒屢成大勳，壓紐遂當慶嗣。念功忘過，崇德布政，然後聿修先烈，光紹世官。天子賴於元勳，諸侯奉爲盟主，以稱克家之令嗣，以號列國之賢君，則彤弓綸衣，不足侔其美也。

《忠獻王附》 忠獻王諱弘佐，字玄祐，文穆王第六子也。母吳越國仁惠夫人許氏。王以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於功臣堂。初，孝獻世子之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於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會王以采戲於青史樓，遽謂王曰：「君王方爲我營府署，今與爾賭之。」比及四擲，而王遂得六赤，孝獻失色，從容曰：「五哥入府，某當將符印之命。」因再拜，孝獻竟怒，擲骰盆於樓下。俄而孝獻薨，王授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

天福六年秋八月，諸將請誅內衙指揮使戴惲。

惲乃王庶兄弘侑之親，惲謀立弘侑，故請誅之，免弘侑爲庶人，復姓孫氏，更名本，罪異志也。

是月，王以遺命，承制授兩軍節度使。

九月庚申，王即位於僊居堂，赦境內外，頒賚有差，及租稅等，丞相曹仲達攝政事。是月辛未，王遷於思政堂，命境內給復一年，諸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田園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

冬十月，長星見。

十一月，金陵來祭我先王。是月，勑授王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仍賜保邦宣化忠正功臣。

是歲，番禺劉龔殂，子弘晟嗣。

壬寅七年春正月，閩人來祭我先王。

二月癸卯，勑葬先王於龍山之南原。

三月，勑遣使大中大夫李鶚來歸先王之賵。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璙殂，子文奉嗣。

元璙字德輝，武肅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議參軍、宣武節度判官，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尋屬軍旅事，乃改授馬軍廳事指揮使。王於兄弟甚厚，兄元璙自蘇州入見，王以家人禮

天復二年，徐綰叛，顧全武請奉王子之邗溝，武肅以淮帥常請結姻好，乃遣元璙微服爲全武僕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媪輒識之。至潤州，安仁義亦知其非常，將以其下十人易之，全武懼，因賂閽吏，中宵而去。及抵邗溝，指陳逆順之理，淮帥爲之動容，歎曰：「生子當如錢郎，我之子犹犬耳。」即日遣使命頵還軍廣陵。尋逆婦而歸。後累征縉雲、新定，皆有功，授邵州刺史，尋征吳興高澧。及攻東洲，復授睦州刺史，尋遷蘇州。累勑授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在郡三十年，性儉約而恭靖，便弓馬。文穆王即位，以王兄尤加禮遇。因元璙來覲，爲酒授璙曰：「今日之事，宜兄當之，俾予小子至是，實兄推戴之力。」璙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立能，君臣之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勑封廣陵郡王，封不及授，宣命於柩前，終年五十六。葬以王禮，謚曰宣義。

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户，仍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

夏四月，漢主襲殂，子玢立。

六月，晉高祖崩，少主重貴即位。

秋七月，王以内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爲内衙左右都監使。

冬十月，以都指揮闕燔、胡進思爲内衙左右統軍使。

十二月己巳，以龍山武功堂爲文穆王廟。

癸卯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

二月，晉主還京。是月丙辰，丞相皮光業卒。

光業字文通，世爲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以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京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内供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急載隨之。梁主選武肅子傳珍爲駙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靖海，光業舅氏滕文規爲山陰令，日暝，遽見黄衣吏報曰：「皮補闕今日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兼兩浙觀察使。文穆即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遊會稽，有神降於里巷，光業往視之，神遂不語，及去，衆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語？」荅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國建，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其所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人或以爲神仙中人。終年六十七，贈謚曰貞敬。

三月，唐主冥殂，子璟嗣，年號保大。閩王延政稱帝，國號殷。是月，漢彭城弘熙弒主玢而自立。

夏四月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王貶内衙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李文慶於睦州。

冬十月，勑遣使授王吳越國王玉册。

册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賾符而嗣位，杖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鎮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户、實封四千户錢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賢；敝冕軺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王玫，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惟欽哉！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十一月辛巳，王駕還於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達卒。

仲達，臨平人也。本名弘達，避王名，更之。祖信，知嘉興監事，累贈司徒。本歙州人，尋歸杭州，爲臨平鎮將。入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父圭，浙西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尉。圭將生時，信夢人

謂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信語夢於鄉黨，鄉黨不能論，皆賀曰：「生此子，必致豐稔。」圭有膽氣，乾寧中，淮人圍嘉禾，圭與其族人師魯守之，賊中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宴如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開平間，淮人復圍蘇州，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之俘執者咸縱之觀。圭終蘇州。師魯形短而足跛，武肅常稱之曰：「今之晏平仲也。」人遂號爲曹晏嬰，竟卒於鎮東軍都押衙。仲達初生，室有紫光。少時圭常節其衣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饍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甓。圭在姑蘇時，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逆，卜之曰：「陳是親必不就，當聘他門，由是榮貴。」既而途由國城，武肅王見而奇之，乃以王妹儷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文穆即位，居諒闇，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令王即位，復攝政事。時大賚中外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者，輒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因皆釋仗而致謝。仲達性淳厚，好施與，文穆尤重之，常止呼丞相而不名。終，年六十二。贈謚曰安成。是月，納元妃仲氏。

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詮之女也。

甲辰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

鼎字渙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爲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有貴子。鼎初謁武肅，以爲觀察押衙推。尋爲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密薦之，武肅王曰：「我觀林鼎骨法，真輔相器。然我不貴者，欲汝貴之，庶其盡心於汝也。」文穆襲國，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鼎性讜正而强記，能書歐、虞法，比及中年，夜讀書每達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亦手綴之，無所厭倦。國建，乃掌教令，尋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極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師行，果不利。著文集行於世。終，年五十四，謚曰貞獻。

三月，僞閩王延曦爲其下指揮使朱文進所弒，而文進自立，復修貢於京師。是月，刺授王落起復，增食邑三千户。

夏四月丙午，王親祀五廟。

秋七月辛未朔，晉少主改元開運，大赦。是月，以彭城。知遠爲行營都統。

九月朔，日有蝕之。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宮，尾長七尺許，矗且角，獲之置於安溪潭。

冬十一月，王命從兄東府安撫使仁俊爲內外馬步都統軍使，弟弘保爲東府安撫使。

閏十二月，閩人殺朱文進，尋以僧巖明爲主。

巖明姓卓氏，乃雪峰寺僧，平素爲衆所重，相與迎之，遂立爲帝。未幾，爲其下李仁達所殺而自立，歸欵金陵。

乙巳開運二年春三月丙午，王從祖順化軍節度使鏵卒。

鏵字輔軒，太師英顯王之第五子，武肅王之少弟也。生而有文在其足，曰「王」，及長而滅。既生，而太師薨，武肅育之。武肅薨，鏵請服通喪。性多藝，尤精音律。承制累授温明二州刺史、檢校太尉，奏授恩州防禦使。文穆時，授兩浙行軍司馬，拜命之日，儀注特盛。尋奏改本州團練使、順化軍節度使。終，年五十三，謚曰忠簡。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秋七月，修武肅王廟於城西，奉栴檀神像而致焉。

八月朔，日有蝕之。是月，金陵遣將王建封克建州，虜王延政而歸。

冬十月，勑遣太子賓客羅周岳、右庶子王延濟册王守太尉。

十一月朔，王大閱於北郊。是月，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內衙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閩燔，庶人孫本賜死，貶都統使王兄仁俊本府安置。

杜昭達、閩燔皆好貨，富人程昭悦以金寶交結二人，薦於王，昭悦得侍左右，愛特踰於舊將。燔不能平，昭悦懼，謀去燔，燔專而愎，國人皆惡之，王亦惡之。於是昭悦出燔爲明州刺史，右統軍使胡進思爲湖州刺史。燔謂進思曰：「出我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爲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王子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悦因譖燔、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練成之，誅昭達與燔，幽仁俊於東府。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栲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王嘉之，擢爲國官。

丙午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

三月，勅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仍改賜推誠匡運忠亮威德功臣。

秋七月庚寅，吴越國夫人許氏薨。

夫人，丹丘人也，諱新月。善音律，文穆王後庭樂部皆命掌之。初，鄜氏生孝獻世子，後庭咸尊敬，有尼契雲掌香火於罷春院之佛堂，頗有知人之鑒，視夫人曰：「彼鄜氏者遠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襲位，勅封吴越國夫人。薨，年四十四，勅謚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寵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於國城西山之原。

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弘義遣客將徐仁宴、李廷謂等求救於王。

李弘義本名達，殺卓巖明而歸欵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而遣偽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碩忠以金陵偽勅使之入覲。弘義以其初不宣命，至是方以書至，不從。覺乃與監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是月，王命統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皆金陵之志也。

時福州乞師於王，王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險遠，難於師救。」内衙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爲當救。王曰：「脣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隣道，將安用之！」諸軍宜樂飽食安坐耶？」命水丘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悦掌應援饋運，而以軍謀委元昭德，遣筠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禄賜，王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隣國，一也。可用於吾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鐘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之，乃止。是行也，宿衛衣錦軍武肅王廟庭者，聞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閩，淮人視王師周遍郊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

十二月，王命弟弘儇爲湖州刺史。

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東京，稱會同十年，廢晉少主爲負義侯，遷於漢，是爲高祖，復稱晉天福十二年。己卯，王誅内都監使程昭悦，釋東府仁俊罪。

三月庚寅，今大元帥、吴越國王出鎮丹丘。戊戌，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等，偽東南面行營都統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將孟堅等，并餘黨二萬餘衆，器械數十萬。李弘義歸附於我，更名儒贇。

初，忠懿王之治閩城，壘甓皆有錢文，曰：「此城終歸錢氏。」忠懿頗惡之，因命劉去，而錢文愈明。又謡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皆驗。是行也，金陵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謂其專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覺爲東南面招討使，延魯爲監軍，及其敗績，反以專命爲罪以贖恥，一何偷哉！爲君而偷，復歸於下，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夏四月，李儒贇遣弟儒賓來請入覲，從之。

五月，我師凱旋，王饗將帥於光册堂，賞賚有差。是月，勅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五千户，實封五百户，仍改賜資忠緯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範殂，弟希廣嗣。

六月乙卯，王薨於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勅謚曰忠獻。

八月，勅葬龍山之西原。

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温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丞德家火，俯邇内城，命親軍援之，王登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衆因悉力，火遂滅。淮人之攻閩也，李儒贇來求援，諸將議將不從，王因集而詢之，果同其説，王變色曰：「脣亡齒寒，《春秋》明義。吾爲天下元帥，執大兵柄，豈不能恤隣難乎！諸將躍馬肉食，不能爲我身先耶？有異議者斬！」及大舉，遣將誓師，辭令明肅，衆皆踴躍承命，既而果成大功。開運中，將益車徒，乃下命募軍中及民間子弟，而踰時無應者，乃命大糾之，令曰：「糾而得之者，糧賜皆蠲半。」翌日，投書者雨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民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我民。」乃命復其境内租税三年。

論曰：王岐嶷之姿，雖由天縱，纘嗣之初，將校競陸梁之志，乃能恭勤庶務，紹開霸圖。有果斷之名，無酣嗜

之累，以致興復宮室，開拓土疆。光有大功，聿修厥德，而享祚非永，孰不哀哉！

《忠遜王附》　忠遜王諱弘悰，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母弟也。起家內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元年冬十一月，出爲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

開運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丹丘。即台州也。下車數月，有僧德韶語王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利矣。」王從其言，即求歸。秋七月，閩帥李孺贇來覲。是月庚子，有雉升於天册堂之戟門，旋歷廊廡，久而獲之。是月，晉主入大梁，改號曰漢。

秋九月甲戌，發自丹丘，歸覲也。是日，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狀，識者異之。

閏七月，王命李孺贇復任無諸，王親餞於碧波亭。

冬十二月，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温、斜滔等幽廢王於義和後院，八月，葬忠獻王於國城西原。

乃召諸大校及率中外軍庶奉迎王於南邸。晡時，王見府僚將校於帥府之外廳，久而獲之。

冬十月，今大元帥、吴越國王至自丹丘。

己酉，傳首國城。是月，命丞相吴程知福州威武軍事。庚戌，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温、斜滔等以內衙兵遷王於義和後院，諸將校率衆迎今大元帥即位焉。自忠獻王時，諸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繼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頗憂懼不自安。屬內衙指揮使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請於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懼，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率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猝愕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疾，傳位於某。」因帥諸將迎大元帥於私第，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下，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等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殺水丘昭券，進思妻曰：「他人可殺，昭券正人君子也，柰何殺之？」初，遜王將即位，近侍陳禹嘗夢以金鈔鑼承日輪加遜王之頂，而手持二鑼，未幾墜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鑼，不過二十旬耳。」及即位，又以黄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識，且懼不就，乃宿謀於匠者，別鑄一以爲備。翌日，以所授金鑄之，遜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至是皆驗其兆。後廢王薨，請謚曰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卷四《大元帥吴越國王》

王名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吴越國恭懿太夫人吴氏。王以天成四年歲己丑八月二十五日生於功臣堂。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授内衙諸軍指揮使、檢校司空。忠獻王累授王特進、檢校太尉。

開運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丹丘。即台州也。下車數月，有僧德韶語王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利矣。」王從其言，即求歸。秋九月甲戌，發自丹丘，歸覲也。是日，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狀，識者異之。

冬十二月，内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温、斜滔等幽廢王於義和後院，乃召諸大校及率中外軍庶奉迎王於南邸。晡時，王見府僚將校於帥府之外廳，謙讓者三，諸將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稱賀。即日王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蒞事於元帥府之南序。

戊申乾祐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漢主南郊，大赦，改元。是月乙卯，王即位於天寵堂。赦境内租税，班賚有差。

天寵堂，即忠獻王重建，逮於廢王，不克遷徙，至是而王臨位焉。

自前年季冬浹於正旦，陰晦彌月，是日雲初澄霽，中外人情胥悦。壬戌，遣將兵奉廢王於衣錦軍。丙子，漢主崩，少主承祐即位。

三月，勑遣中書舍人張誼來歸忠獻王賵。丙寅，内衙統軍使胡進思請誅廢王，王不許，於是進思憂懼而卒。

先是，王遣都頭薛温領親兵保衛廢王，且戒之曰：「爾等小心衛護吾兄，若有異事，當死拒之。」至是進思請誅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決不敢妄發也。」進思乃夜遣二賊踰垣而入，欲刺廢王。廢王闔户大呼，薛温聞之，率衆而入，夜二鼓，斃二賊於庭中。至是進思聞二賊死憂懼，不二日，發疽而死。

夏四月，大閱馬步。

六月朔，日有蝕之。

冬十一月，下令以每歲租賦逋滯者悉蠲之，仍歲爲著令，百姓歌舞焉。

己酉二年春二月，匡武都連名輒舉求職，王命斬狀首二人，坐黜者二十餘人，餘宥之。

三月，勑授王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仍賜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

夏四月，太白晝見。是月乙亥，城西上清宮災。

五月，內衙指揮使斜滔以罪黜於處州。

六月甲申，日有蝕之。

秋七月，朝廷命擒河中府李守貞。

初，守貞之叛，求援金陵，僞齊王景達舉兵應之。未幾守貞就擒，淮人壓境而退。

是月，王命弟弘億爲明州刺史。

冬十月，勑遣散騎常侍張昫等持節備禮，册王爲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法物等。

册曰：惟乾祐二年，歲次乙酉，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若曰：我先帝承有晉崩離之後，醜虜充斥，毒螫中夏，是用順天致討，大拯黎元。太阿一揮，胡馬宵遁。享萬靈於無主，解兆庶之倒懸，較定世勳，以吳越居右。伊朕眇末，虔奉世訓，嗣位之始，即疇懋功。前命爲真王，駕大輅執桓圭，牛斗之鄉盡荒土宇。詢於有位，僉曰克諧。咨爾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錢某，象緯炳靈，公王襲慶，橫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朝之師律。充庭納貢，則外府告盈；下瀨宣威，則前茅獻捷。忠信著於羣后，禮讓行於一方。故玄冕九章，爲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輪駟馬，爲王之駕，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禰之令圖，實典禮之鉅著。勤夫忠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昫，左補闕崔頌，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品秩甚尊，名數尤重。肅廣庭而備物，練吉日以覃恩。爾其正厥位，事大以敬，教民以順，馭衆以恩，神其福之。《禮》曰惟王建國，諸侯所以守舊邦；《書》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匡我堯緒，永爲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福禄無窮，貽厥百世。汝往欽哉，對揚我休命。

是月，內衙指揮使諸温以罪黜於温州。

是歲，下令以境內田畝荒廢者縱民耕之，公不加賦。

時王募民墾荒田，勿取其租稅，由是境內並無棄田。或有請糾遺丁以增賦，王命杖之國門，民皆大悦。

庚戌三年春二月，金陵以僞永安軍節度使查文徽取福州，遣劒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効率兵犯我無諸，王命指揮使潘審燔率師禦之，遂生擒查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斬馘萬計，陳誨、留從効等走之。

初，福人告查文徽曰：「吳越兵已棄城去，請公爲帥。」文徽信之，乃遣陳誨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至城下。閩州刺史吳誠詐遣兵數百出迎文徽，誨諫曰：「閩人多詐，未可圖也，宜立寨徐徐圖之。」文徽曰：「疑則生變，不若乘機據其城。」乃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還於江湄。吳誠與潘審燔等勒兵擊賊，大敗之，遂執文徽等，士卒戰溺死者一萬餘人，陳誨等率親部而遁。

是月甲午，丞相、中書令、鄆國公杜建徽卒。

建徽字延光，新登縣人。祖仲明，不仕，累贈水部員外郎。父稜，贊忠去僞功臣、兩浙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副使、常潤二州刺史。初（八）都建，稜率鄉黨以武安爲號。時武肅王輔董庶人起石鏡鎮，旋平彭城。漢宏，功業寖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爲之傷心，而觀錢公每有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是人也，當事之，必貴吾族。」稜遂歸於我。光啟三年，命征薛朗，平之，遂爲常州，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適東陽，命稜率師討平之。及武肅王以宣州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前後左右皆無賴，稜常患之，乃密疏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將士終非大王所蓄，願以士人代之。」武肅王不聽。及徐綰叛，命使祭之，旌其先見。

徽，即稜子也，少强勇不與諸弟類，嘗於山莊搆小茆齋，輒私署軍州押衙，紀於棟，鄉里見焉，驚因聞於稜，稜亦加責。徽對曰：「大丈夫何止一軍事押衙耶！」始從軍，無事人之志，及稜歸武肅王，乃從父命而盡心於我。稜在常州爲淮人所逼，徽馳赴父難，不及境而城已拔，徽乃率所部還新登。及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尤稱之。徽累征伐，皆單衣入陣，賊衆無不披靡，所至輒立大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庶人，被射中肩，徽亦能軍。開平中，與武肅王弟鐸率師救姑蘇，與敵遇，因逼河，河梁上斷，乃鞭馬徑渡，及岸，馬斃，遂瘞之，號曰「馬塚」，至今存焉。徐綰之叛，徽馳自新登，以本部赴難，因命守禦。時賊將聚木焚北門，徽使持火鉤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賊計遂罷。時有勸王東保會稽，徽按劍曰：「事苟不濟，當同死於此，必東渡亦售命於賊耳。」武肅王納之。睦州陳詢之貳我也，王以徽爲詢姻婭，頗疑之，乃使馬綽伺其意。徽曰：「陳氏負恩背義，自貽覆族之禍，徽既姻婭，義當見疑。然累書以諭之，皇天后土苟或鑒照，則拔城獲書方明徽心耳。」俄有睦州廳吏來降，持徽所遺書至，武肅王嘉歎久之，賜徽錢一百萬。徽兄建思，嘗譖徽於武肅，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爲異圖。王使人閱之，徽方食，使者强抵徽卧内，徽但食不顧，使者聞之，武肅王感悟，益加殊待。及搆第於城南，王親與規畫。徽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財物多散鄉里親族。武肅王每會王人，必指之曰：「此杜丞相，今日塵忝，多其力也。」忠獻王時，其孫昭達爲内衙都監使，盛治第宅，强徽觀之，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及春秋高，尚能騎射，嘗從擊毬於廣場，興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徽爲詩自敘曰：「中劒斫耳缺，被箭射胛過。爲將須有膽，有膽即無價。」初稜將亡，散家財與諸子，惟徽但授一笏，稜曰：「此吾歷任所秉者，唯汝能傳之。」徽歷官自武安都將、國子祭酒，至涇源、昭化等軍節度使，累官吴越國丞相、兼中書令，封鄧國公，皆自國初至忠獻王以來奏授也。凡子弟孫姪，多連姻公室，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國以來，莫比其盛。卒，年八十八，謚曰威烈。

三月，勑授王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

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獻於五廟，國人爲之聳觀。

先是征伐以來，擒獲雖衆，而獻俘之禮，至是方備。

是月丙午，王親享五廟。

六月，勑授王兄東府安撫使弘儇知福州威勝軍事。

秋七月戊寅，命弟弘億爲東府安撫使。

冬十月，王歸查文徽於金陵。

十一月朔，日有蝕之。乙酉，漢少主遇弒。是歲，潭帥馬希廣爲其兄希萼所攻殺而自立，臣於金陵。金陵遣將邊鎬守之，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是月，漢太后臨朝。

辛亥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周太祖即位，改元，大赦。漢太后遷居西宫。

三月，勑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三百户，仍降尚書令册禮。

夏四月，王奉廢王居東府。

即越州。王築宫室，治園圃，花卉山石，池塘亭苑，奉廢王日娱悦之，歲時供饋甚厚。

夏六月丙午，武勝清海等軍節度使、王世父元懿薨，以其子仁傚嗣。

元懿字秉徽，武肅王第五子，母李氏。懿有燕頷之相，起家鎮海軍右直都知兵馬使，尋授安國衣錦軍防遏指揮使，累授檢校兵部尚書。懿性至孝而純直，其母嘗侍武肅王，指令不稱旨，被捶，自是成疾。每疾發，侍婢多厭倦，惟懿不離左右，雖糞溷亦親侍之。常在衣錦城，出遊諸野，遇菖蒲花，尋收之。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處火起，民頗憂懼，有巫楊韞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日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以息其奸。」於是命斬韞於市，火遂絶。貞明中，自新定判東陽。東陽之南有白砂神，郡人畏而奉之。每歲三月有大風雨，自白砂起郡城，或言神本海龍，每歲一復東南爲怪，壞民廬舍。及懿臨郡，夢朱衣言：「白砂王奉啟相國，今以他適，將由郡城，且慮驚駭，已由南山而去。」翌日，風雨果如之，人皆異之。頗喜宴遊、彫飾之事，文穆王襲國，禮敬尤篤。懿每飲酒及其半而傾於地，文穆王因宴，乃致鈔鑼於懿前，意誡其事，懿自是遂改。累奏授賓睦二州刺史、清海武勝等軍節度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華郡王。終，年六十六，謚曰宣惠。在郡三十年。初，懿之爲新定，有卜士方氏，

時人號爲「龜精」，常數卜以貽懿，曰：「太乙接大河，金華寶貝多。郡侯六十六，別處不經過。」至是果如其言。

是月，命復王從兄仁俊官爵。

壬子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

夏四月朔，日有蝕之。勅衢州刺史王叔元璜知福州威勝軍事，王弟弘僅爲衢州刺史。

六月乙未，王妣吳越國順德太夫人吳氏薨。

夫人，錢塘人，諱漢月，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而婉淑，奉文穆王，恭穆夫人尤寵愛之。夫人善胡琴，性慈惠而節儉，頗尚黄老學，居常被道士服，餘皆布練而已。每聞王決斷政事，有及重刑者，夫人常頻蹙以仁恕爲言。諸吳將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對，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吳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勅封吳越國順德夫人。薨，年四十，謚曰恭懿。

秋八月丁酉，勅葬恭懿夫人於錢塘慈雲嶺之西原。

九月甲寅朔，丞相裴堅卒。

堅字廷實，吳興人。父光庭，累官至中書令。有術士景歲能言休咎，以紙大書「台」字以貽光庭，不旬日，果貶台州刺史，大有政聲。堅幼明敏，善屬文，及長，有知人之鑒。事吳越國有善政，條教有方。累官禮部尚書、中書令，拜吳越國丞相。終，年五十六，謚曰文憲。

冬十月，朗州指揮使彭城。言姓犯武肅王諱，改彭城。舉兵逐邊鎬，克復湖南，獻捷於朝廷。朝廷以爲武平節度制置武安等軍事，因遷湖南節制府於朗州。

癸丑三年春二月，湖州所隸建州降卒鄭懷嵩等十一人，以刺史散香於資福寺，遂率其黨二百餘人作亂，即日盡誅之。

三月，勅授王起復鎮東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王以兄弘儇爲温州刺史。

夏四月，建報恩元教寺於城北，薦王妣也。王親閲内外諸軍，非驍勇者，命出粟帛贖之，歸其父母，仍命所在開倉賑卹。

冬十月，大閲馬步軍艦艤於碧波亭。

十一月，命弟弘仰爲台州刺史。

十二月，湖南王逵舉兵執朗州彭城。言囚之，朝廷尋授王逵湖南節制。

是歲，東陽有大象自南方來，陷陂湖而獲之。境内大旱，邊民有鬻男女者，命出粟帛贖之，歸其父母，仍命所在開倉賑卹。

甲寅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主祀圜丘，改元。是月，周太祖崩，晉王即位，是爲世宗。

夏五月辛巳，王命鑄王妣恭懿太夫人銅容二，致於奉國、金地二尼寺。

秋七月，勅遣使加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仍賜金印。

冬十一月，勅遣進奏使章思忠歸諭機事，航艦不利，思忠溺焉。是月，北漢主殂，子鈞立。

乙卯二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

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

夏四月庚子，王親祀五廟。

秋七月庚午，有虹入天長樓，樓在内城之東。王避寢於思政堂。

九月，王復於天寵堂。

閏月丁酉，世子惟濬生。

冬十月乙丑朔，勅遣司空李穀率師伐金陵。

十二月，王遣使入貢，勅王出兵會擊金陵。是月，王師渡淮。

丙辰三年春正月，車駕東征，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是月，南擊塲門樓火。金陵李景僭稱唐皇帝，致書於京師，仍令僞皇太弟瑤致書於統師李穀，又遣僞宰相孫盛等入貢。

二月，王師入淮南，靜海軍制置使姚彦洪率家屬軍士户口等一萬餘人奔於我。是月，王命丞相吳程、前衢州刺史鮑修讓等攻毘陵，命都指揮使路彦銖等伐宣城，命都指揮使羅晟等督水師次於江陰，應王師也。既而勅遣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沿身衣冠法物。

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澤，偏將諸承、向重霸等一百餘人，遂班師。

時營田副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如其言，詣於王，從之。丞相元德昭上曰：「唐大國，未可輕舉也。若我入唐，而周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命程

取常州。

是月，金陵遣其僞燕王弘冀復據淮南。王命從弟蘇州刺史文奉爲應援都統使，屯於本州，備徵發。

夏五月乙酉，建州刺史陳誨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揮使馬進、姚章等執於賊。未幾誨亦宵遁。是月，車駕還京師。

六月，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軍事。周改威武軍爲彰武軍，史失書。

秋九月癸卯，王親閱兵於龍山教場。

冬十月，車駕親征壽春。

是歲，始括境内民丁，益師旅也。

丁巳四年春正月，始議鑄錢。

三月，王師大敗淮人於壽春。

夏四月，宣諭使薛有光航海歸於京師。是月，車駕還京師。

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弘信爲衢州刺史。

八月，勅遣諫議大夫尹日就至，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副。

冬十一月，車駕復東征。是月，泉州刺史留從効請修貢於京師，附我以聞，詔從之。

戊午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弘僎卒。

僎字贊堯，文穆王第十二子也，母陳氏。僎性仁慈，事母以恭儉聞。及爲郡，時歲旱，部民將逐食於他郡，民不忍別，僎俱詣郡廳告白而去，僎爲之流涕。其爲政寬恕厚重，王加友愛尤篤，及卒，中外無不歎惜。終，年二十五。

二月丁卯，王師復維揚。勅遣殿直趙誨來宣諭，仍出艨艟於瓜步迎鑾、長風涉等處，王師欲濟江。乃命上直都指揮使邵可遷、路彦銖等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之，江北諸郡悉平。

三月，王不康。丙午，勅命翰林學士都承旨陶穀、司天監趙修己賜王羊馬橐駝，每歲班賜自此始也。是月，金陵李景復稱江南國主，遣僞臨汝郡公徐遼、宰相馮延己奉表稱臣於行在，王師乃罷。

初，金陵之將内附也，王亦飛書以諭之，既而附我以誠欵聞，詔從之。

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於内城，王出居都城驛，詰旦，煙焰未息，將焚鎮國倉，王親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以祝之，曰：「不穀不德，天降之災。宫室已矣，而倉廩儲積蓋師旅之備，實所痛惜。若盡焚之，民命安仰，天其鑒之。」乃命從官伐林木以絶其勢，火遂滅。即日王見丞相以下，罪己之暇，且曰：「吾旬月所苦尤至，而災釁之餘，遂覺康裕。」中外聞之頓安。丁卯，王命弟弘儀復爲東府安撫使。是月，勅遣天下都軍頭周廣來宣諭，仍賜邵可遷以下及將士衣服有差。

五月辛巳朔，日有蝕之。唐主去帝號，奉周正朔。

六月戊寅，前台州刺史王弟弘仰卒。

仰，文穆王第十三子也，母周氏。仰善騎射，通儒術，能書寫。及爲郡，吏民畏服，性雖嚴急，而政事寬簡。終，年二十四，謚曰成顯。

秋八月，勅遣閤門使曹彬賜王兵甲旗幟等。

冬十月乙巳，王遷於思政堂。是月，南漢主殂，子鋹嗣。

己未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寧國軍節度使吴延福入貢京師。

夏四月，車駕親征幽、并。是月，勅陞湖州爲宣德軍，授王兄弘儇特進、檢校太尉，充本軍節度使。

五月，熒惑犯心。

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

秋八月，勅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仍改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勅王元妃孫氏爲吴越國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爲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

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受禪，大赦，改元，封周少主爲梁王，勅遣使來宣諭。

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諱也。

三月甲寅，大慶堂成，王舊邸也。

堂寬高廣大，凡一百間，命勒碑文，以紀其事。

夏四月，勅授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户，實封五百户。

五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丁巳，車駕親征。

六月甲午，勅加吴越國賢德夫人爲賢德順睦夫人，又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充節度使。是月，勅陞明州爲奉國軍，授

王弟弘億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

秋七月庚子，潞州平，勅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

九月甲寅，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指揮使陳洪進所幽，洪進歸命於王，請承佑率師至潤以迎應之。庚申，王以寧國軍節度使王舅昊延福等有罪，並除名配外郡。

延福等兄弟五人，俱有異圖，左右將校勸王誅之，王曰：「吾以先太夫人同氣之故，安忍置之於法。」言訖遂嗚咽垂涕，衆皆稱賀。於是黜延福等於外郡，以全昊氏之族。

冬十一月丁未，揚州平，勅遣通事舍人王繼筠、丁德裕來宣諭，仍賜國信。庚申，勅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來宣諭。甲子，王命衢州刺史從弟弘信入貢。

自太祖革命，王有貢奉，即加常數，太祖禮之，亦異於常。

十二月戊辰，車駕還京。是月，王還於功臣堂。

辛酉二年春二月，江南國主李景遷國於豫章。

三月，勅遣使丁德裕送王弟弘信回，仍賜王戰馬二百疋、羊五百口、駝二十頭。

夏六月甲寅，豫章李景殂，子煜嗣位於金陵。

秋七月丁亥，昭憲(王)(皇)太后崩，遣使來宣告。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王命取龍湫於天台山以祈雨。

九月，始榷酤。

冬十二月，王命弟弘信復爲衢州刺史。

壬戌三年春二月，勅遣右殿直王薈來宣諭，仍賜國信。

夏五月，東陽、信安、新定三郡民災。戊辰，王遣使賑卹。

秋七月壬戌，大風拔木。

八月庚寅，泉州留從效爲大將張漢思所弒，漢思自稱權知清源軍事。

九月庚戌夜，所在地震，響如雷。

冬十月庚寅，勅遣上殿直景德倫授兩鎮節度、王世子惟濬爲邕州建武軍節度使。庚子，勅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至，以泉州張漢思不禀朝命，俾王責之。翌日，王遣使往責之，漢思遂從命焉。

癸亥四年春三月朔，日有蝕之。是月，王師盡取荆湘之地。

初，番禺衡州刺史張文表侵湖南，朝廷援之，遂執文表。及班師，因取二地，荆帥高繼沖、潭帥周保權並入於京師。

夏四月丁未，泉州張漢思爲四門指揮使陳洪進所幽，洪進歸命於王，請命於朝，遂授洪進平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

秋九月丁巳，重建天寧堂。壬申，大閱艨艟於西湖，賜内外將校服帶有差。

冬十月甲申，獲巨魚於江塘，長九丈六尺。

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王命姪昱入貢，勅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恭順功臣。又加建武軍節度使王世子惟濬檢校太尉。

十二月，孝明皇后崩，勅遣使來宣告。是月，命姪郁爲秀州刺史。

甲子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

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三月，制王落起復天下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

四月，重建城南寶塔寺成，鑄武肅王、文穆王、忠獻王銅容供於寺。

秋八月庚申，王駕復天寧堂，謂丞相以下曰：「頃以寡德，遂貽災釁，曾未十年，中外如斯，實宗廟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勞，吾不敢忘，更賴公等以輔不逮。」丞相以下咸稱大慶。

冬十一月，王師伐蜀，王乃命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等率師會焉。

乙丑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蜀主孟昶入於京師。

二月壬寅朔，日有蝕之。乙丑，王命姪台州刺史昱入賀。

秋七月，有虎出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逾旬而獲。

八月癸卯，重建寶塔寺於城北。是月，勅遣通事舍人張延通來宣諭，仍賜生辰禮物。甲寅，丞相吴程卒。

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定州虞唐縣令。父蜕，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部尚書。程起家校書郎，武肅王承制，累授檢校户部員外郎，借緋。長興初，王女將選婚於士族，乃以孟粲、于葆暨程等三人見於王庭，武肅王熟視程，乃選之。承制遷金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因命提舉諸司公事。文穆王襲國，奏授程

爲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天福中，文穆王子儇遥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獻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拜丞相。福州李儒贇伏誅，授程威武軍節度使。乾祐三年，淮人侵福州，程授諸軍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薄閩城，授甲於將卒，而將卒充溢庭廡，紛然不可遏。程因登檻瞋目叱之，衆皆股栗，自是軍政嚴肅。程始在東越，以父廕不事苦徭役，儇乃置簿書以均之，民感其惠，多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類，但恨他日登將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文穆王時，有西府院官滕撝嘗夢程化爲赤龍，望南方而去，撝因語其夢於人曰：「吴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爲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用繁廣，乃命程兼掌屯田榷酤事。乾德初，程夢一羽人爲布策於前，計字之算，而所遺者三，果三載而卒，年七十三，謚曰忠烈。

冬十一月，王命從叔前知福州彰武軍事元瓘爲睦州刺史，姪昱復爲台州刺史。

丙寅四年春二月乙亥，宣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兄弘儇卒。

儇字惠達，文穆王第八子也，母陳氏。起家内衙諸軍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年十八，出爲湖州刺史，有妖巫登衙門大樹，恣爲鬼神語，州人皆驚畏。儇曰：「妖由人興。」乃命注弩而射之，巫果請命，因鞭之，州人咸服。儇明吏術，能爲詩，頗有奇句。王嗣位，恭敬尤篤。顯德中，王城災，悉以器用服玩上之。累奏授特進、檢校太尉、宣德軍節度使。建隆初，隆初，勅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年三十八，謚曰恭義。先是，大星隕於西北，月餘而儇終焉。

夏五月丙戌，王從兄婺州刺史仁儆卒。

六月，勅授王子内衙都指揮使惟治爲容州寧遠軍節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

九月壬寅，王避正寢於功臣堂，計都入須女也。癸卯，王兄知福州彰武軍事弘儇卒。

儇字智仁，文穆王第二子也，本名弘倜。起家上直副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二十餘年爲東府安撫使，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賜金酒器一副，因命兼領新定。性簡儉，善騎射，能書有文而自晦。福州初歸我，將校有仇憾者率多相誣，謂左右曰：「人各有憾，一啟之誣搆交生，人相疑懼，豈國家推心懷遠之道也！」因悉不問，閩人莫不感悦。尋鎮永嘉，愈事清率，所蓄聲伎悉放之，每食不過鮑魚、菘菜而已。顯德中，嘗因入覲，温人謂其將代，乃卧轍阻之，儇乃復伺夜出，人皆宿於城門，詰旦侍妾以籃輿先出，衆疑儇在其中，遽擁而廻。官吏具聞，王命示歸期，人始從焉。温人舊苦徭役，儇乃置簿書以均之，民感其惠，多爲儇醮本命。又俗尚淫祀，儇皆鎖其祠宇器玩以充公用，及移鎮無諸，温人有攜家以從者，謂之隨使百姓。儇出城日，皆行啼巷哭，曰：「願公早回」。至是以神柩由温江歸會稽，三郡之民爲之號踴。凡兩鎮無諸、會稽，一鎮永嘉，通任二十餘年。承制累授檢校太尉，拜丞相。終，年五十有四，謚節惠。

冬十一月甲寅，命王弟信知婺州武勝軍事。

丁卯五年春二月丁卯，除睦州刺史元瓘知福州彰武軍事。戊辰，王弟奉國軍節度使億卒。

億字延世，文穆第十子。母沈氏，初孕，文穆王夢僧入寢帳，及生，故字曰和尚。起家内衙諸軍左右都虞侯、檢校左僕射。性俊拔，善屬文。年二十一，出爲明州刺史。頗著善政，凡科率舊制除出之。顯德中，王命括民丁將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殘弊，億乃手疏之，辭理切直，王感悟，遂寢其事。王嘗與丞相以下論及時務，且言民之勞逸率由時君奢儉，因爲詩二章以言節儉之志，命億應和，億以北方侯伯多獻淫巧，乃因詩以風刺，王嘉歎久之，仍賜詩以美其意。億嘗以息女許王舅吴氏子，而諸吴驕恣日益，遂怒之，自是不通，時人稱其强正。建隆初，奏授明州奉國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末年，夢金甲神告其終期，因會賓客飲酒，與之訣，寢疾三日而終。年三十九，謚曰康憲。

壬申，勅祀禹祠於東府。己卯，王從兄温州刺史仁俊卒。

三月，五星聚奎。

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太平之兆也。

是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子惟濬入貢而還，賞賜吴越國賢德順夫人珠翠冠帔等。

夏四月辛巳，命王子寧遠軍節度使惟治兼判奉國軍事。

秋七月辛亥，勅授王弟儀依前鎮東安撫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

冬十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黄夷簡入貢。是月，勅遣使至，賜王生辰

禮物。

十一月辛酉，大閱於教場，仍宴將帥。

戊辰六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

德昭字明遠，撫州南城縣人。父仔倡，任新、撫、饒、信四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仔倡之在信州也，頗傾心於我，屬衢、睦作叛，亦有犄角之力。及爲淮人所攻，其下內叛，遂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其本姓危氏，乃更曰元，因爲錢塘郡。德昭起家鎮東軍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監。始在信州，仔倡使日者視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授以文體。文穆襲國，命林鼎爲丞相，曰：「元德昭有輔翌之才，吾子孫無所憂矣。」連掌文翰。忠獻王時，南閩用師，凡兵機細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王即位，禮遇彌至。德昭厚重多謀，臨事而不撓，每屬嚴警，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有不議理者，德昭以事諭之，無不聽服。性嗜酒，雖沉醉無所怠事。晚年衰耗，王見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色衰倦，必一旦不諱，人誰輔我！」因泣下。德昭理家以孝友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代，嘗爲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寢疾，自爲埋文治後事。終，年七十有八，中外無不歎息。謚曰貞正。乙巳，建奉先寺於城西，薦文考也。

夏六月戊午，蘇州長洲縣民王安妻產三子。

秋七月，北漢主殂，養子繼恩嗣。

九月，北漢將侯霸榮弒其主而以繼元嗣。壬辰，福州彰武軍事元瓘卒。

瓘少强直，好詩學武，及長，從征有功。屢授是任，凡在麾下，畏服嚴明，無有敢犯者。處兄弟不疑，侍文穆及王盡臣禮，以此上下和睦。卒，年六十有七。

是月，勑遣使賜王生辰禮物。

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助郊祭也。十一月癸卯，皇帝南郊，大赦，改元開寶。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大宋嘉祐元年丙申歲，正月七日，四代孫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使、提舉戎瀘等七州賊盜甲兵、專勾當納溪夷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錢中孚寫。

大宋紹興二年壬子歲，六月二十七日，七代孫廸功郎、前河南府儀曹椽錢渙，伏覩曾祖修撰所傳《吳越備史》於蔡子發家，遂取而歸，復藏吾家焉。在臨安府寶蓮山寺題。

《補遺》　舊本《備史》，皆止於戊辰年，而忠懿之事未終。此卷不知作自何人。蓋參本傳及《秦王貢奉録》、《家王故事》爲之，或以合於《備史》，今釐正之。

開寶二年春正月，制加王食邑三千户，實封六百户。是月，遼主明扆嗣位。

秋八月，勑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并御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馳馬一百頭。

三年春正月，王親饗五廟。

秋九月，王遣子惟濬入貢。是月，詔王出師伐富州，王將起師，尋以路遠詔止之。

四年秋九月，勑遣使賜王生辰禮物衣冠、劒佩等。

冬十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户，實封六百户，仍改賜開吳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五年春三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世子惟濬貢奉歸，賚賜吳越國賢德順睦夫人珠翠冠帔各一副。

秋九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入貢，太祖謂夷簡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信人言『脣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

冬十月，王親饗五廟，復謁寶塔寺，拜先王銅容。

六年秋八月，勑遣使賜王玉帶一條、御衣一襲及生辰禮物。

冬十一月二日，大雪，雪氣如煙。

七年夏五月，勑遣進奏使錢文贊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繡一千段。

秋七月，勑詔王取常州。

詔曰：「勑錢俶：朕統御萬邦，撫臨兆庶，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土以歸心。布惠行仁，是予本志，興師動衆，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修臣

禮，久被撫綏之化，頗傾依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修外貌則多從減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嘗信其赤心內稔，豈疑其奸計，而又疊傾誠欵，願降册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之無間。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畧來赴闕，頒宣優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包藏，一旦彰露，不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修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戰陣，抽點鄉兵，爲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垂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爲臣之禮，適滋覬覦之方。每云傾輸，動彰狡詐。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衛出軍，雲臺選將，尅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專蕩寇。況早者曾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姦兇，果符陳請。聞茲討伐，必罄忠廬。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領兵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毘倚之懷，寤寐無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先是，毘陵降人凡二千餘口，至是悉分還本郡，仍表奏之，詔書褒焉。

九月，孫承祐自京賫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日命境內訓練士卒，揀閱兵甲。是月，勑遣內客省使丁德裕賜王生辰禮物。

冬十月，勑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劒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馬一疋，仍命丁德裕爲行營兵馬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常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謂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爲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龜於旌門之下，占者曰：「玄武之應也。」戊辰，王次毘陵，遂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於九僊墩，命親從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謂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金彦滔攻宜興，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進。

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王文寶來宣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府於賊城南門。金彦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馬八十疋，王即命金彦滔獻於京師。

十二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六百餘人。辛未，又敗賊萬餘人於城北，金陵大將盧絳宵遁。

先是，城中既危。金陵遣大將盧絳率萬人來救，至是敗之，絳僅以身免。

翌日，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並告於京師。

八年春二月，詔遣內直使陳理來宣諭，仍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是月，王親率大軍攻其壘，不克。

夏四月，我師復大攻城壘，時僞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降欵於軍門，且請命焉，王從其請。禹萬誠等詣行府待罪，王賜以衣冠器幣等，悉送於京師以請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勑遣使來宣諭，授王守太師，加食邑六千户，實封九百户，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

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遣勑上侍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會王師於金陵。

冬十一月，我師克金陵，僞主李煜出降。

是日冬至，軍中皆會飲，承禮謂諸將士曰：「城中以我節序必有讌享，備我怠矣，宜出其不意以圖之。」乃召敢死士十人以火攻其城，陷其東門，士皆賈勇攀壘而上，王師覩之，亦攻其南，煜危迫，遂出降焉。

是月，王乃表賀之，復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

十二月，王克金陵有功，勑遣東頭供奉官徐靖賫賜王綵錦八對、御衣一副、金盌一頂、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駝馬三百疋，仍賜御札一通褒焉。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爲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爲寧海軍節度使，又賜爲防禦使者三人，爲刺史者六人，賞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詔許王入覲焉。

勑錢俶：省所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闕奏，今月十五日，僞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安撫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勳，世著勤王之節。一昨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既絶援兵，力盡而遂輸降欵，遽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增史册之光輝，實協君親之任委，甚爲嘉賞，不捨寐興。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九年春正月庚申，王發自國城。先是，太祖皇帝因王入覲，勑遣供奉官張福貴、淮南轉運使劉德言開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

待王舟楫。

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於京城之南，勅建大第，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什物供帳之類，皆御王者，賜名曰禮賢宅，以俟王駐節焉。

二月辛丑，王次寶應，勅遣引進使翟守素至賜王湯藥，以金盒盛之。又賜金鞍轡馬二疋，仍押御厨儀鸞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勅遣内臣至，賜王夫人孫氏湯藥二金盒、法酒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次近畿，皇帝詔山南東道節度使、興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翌日，王至京師，詔興元尹賜宴於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閱視，其恩禮如此。戊午，王朝見於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瓶，遂賜宴於長春殿、中席就幄次賜黄金照匣、黄金鈔鑼及瓶盤等，皆御物也。己未，王進謝，詔宴於後苑。丙寅，駕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濬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冀等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進通犀帶二條、金玉寶器五千事。

三月，制賜王劒履上殿，詔書不名。進封王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封王女爲彭城郡君。仍詔内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翌日，宰臣上言，異姓諸侯王無封妻爲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蓋旌忠賢，何必古也。」時又詔王宴於苑中，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命王與太宗、秦王敘昆仲之禮，王叩頭陳讓再四。翌日，太祖將幸洛陽，詔王歸國，王懇請隨駕，詔不許，惟留王子惟濬從行。是月，王奉辭，詔遣賜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銀三萬兩、對衣、玉束帶、玉鞍轡、御馬一疋、細馬五疋、綾羅錦緞共八萬疋、戎裝器八百事、散馬一百疋、衙墜腰帶絡縫衫等二千事，又賜王麾下將帥等官錢帛有差。太祖謂王曰：「南北風土炎暑不同，宜加調護，卿可早歸。」又親賜密封包袱一封，謂曰：「卿至途中，宜密視之。」王涕泣進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陸迂遠，當俟我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宮，賜金器三百兩、衣著二千疋、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秦王賜晏於迎春苑，勅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儀鸞送至睢陽。次日，又遣入内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密開所賜黄袱，視之，皆羣臣乞留王章疏也。

王既入朝，文武羣臣屢上疏乞留王，太祖知王忠厚謹慎，固不允。及王起行時，密以賜焉。

夏四月丙辰，王至國城。丙寅，王命子惟治詣闕謝恩，即日王視事，移座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違顔咫尺，某豈敢寧居乎！」五月，太祖郊畢，制加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

秋八月，勅遣進奏使汪知杲至，賜國信及生辰禮物。

冬十月，太祖宴駕，太宗即位，大赦，改元太平興國，勅詔以封命諭王。

以廷美爲開封尹，封秦王德昭爲永興節度，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

又勅遣侍御史雷德驤來告哀，王率府僚將校等發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視事。

十一月，王遣元帥府衙内都指揮使王子惟渲賫通天犀帶一條、金器五百事、玳瑁器五百事、塗金銀香龍等巨萬，詣闕以爲賀。是月，勅遣樞密都承旨武珍制加王食邑五千户，實封一千户，仍賜龜魚寶帶襲衣等。是月，吳越國王妃孫氏薨。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勅遣給事中程羽來歸王妃之賵，謚王妃曰。闕。

夏五月，王下令，以文軌大同，封疆無患，凡百禁敵之制悉命除之，境内諸州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徹去之。

秋八月，詔遣翰林學士都承旨李昉賜王生辰禮物。是月，王遣兩軍節度使世子惟濬入朝修覲，禮也。

三年春二月六日，王發國城。

三月二日，次揚州，勅遣閤門使梁迥、内班閻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及押諸司官迎接。七日，次洪澤驛，勅遣供奉官李思彦至，賜王湯藥一金盒、玉鞍轡馬一疋、散馬三十疋、戎瑁絨毛暖衣等物，及賜從行將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内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賫詔至，仍賜王龍茶三觔，以金盒盛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鵝梨、石榴共六百顆，以銀裝籠子盛封。十七日，王次永城。時太宗勅遣王世子兩軍節度使惟濬迎候，以内班李神佑領翰林儀鸞御厨諸司隨世子至，賜御筵一席。是日，王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自京至，傳宣撫問。二更閤門使梁迥又至，復傳宣撫問。二十四日，王至京師，勅詔皇太弟開封尹廷美賜宴於迎春苑，仍遣賜王對衣八事、玉排方腰帶、金器一千兩、

銀器一萬、細衣三千疋、玉鞍轡馬一疋。是日，王安居於禮賢宅。二十六日，朝見於崇德殿，謝恩及謝差親王迎接，賜宴於長春殿，王進上法酒五百瓶、金銀器物三千兩、綾錦一萬、龍鳳香等二萬事。翌日，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雜買錢一萬緡、草料紫炭稱是，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二十九日，遣內司賓來賜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匱。三十日，詔王宴於後苑，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兩、通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太宗命射，每中的者，即進金銀器三百兩，太宗中的者六。

夏四月八日，詔王宴於崇德殿。二十三日，宴王於後苑。二十六日，詔王宴於南郊御莊，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王酒酣，至暮而歸第。次日，遣內司賓賜王御衣紅袍一副、綵衣六事、寶帶一條、金酒器三千兩、細馬四疋、御馬一疋、儀鸞一副。是日，王進拜表謝恩，仍請以吳越封疆歸於有司，優詔不允。

表略曰：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言。益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時之從欲。臣近蒙賜以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并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詫其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罹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甲器已曾奏納外，所有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並乞解罷。凡頒詔命，悉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徵臣免速亡之禍。

五月三日，遣內使賜王湯藥四金盒、金器二百兩、銀三千兩。次日，王再上言請之。

略曰：臣慶遇承平之運，遠循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世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四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幅員之內，悉歸輿地之圖。臣一邦僻在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吳越之民，猶阻唐虞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蕃家，春雷發聲，尚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願以所部十三州獻於下執事，其地間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是月六日，乃下詔從之。

詔曰：「卿世濟忠貞，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來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嘉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田土，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

於是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百、兵一十一萬五千，暨民籍倉庫盡獻於朝，帝御崇元殿受之。

是月，王麾下將佐軍校聞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勅陞揚州爲淮海國，制王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改封王爲淮海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弘儀、弘信並爲觀察使，以王子惟濟、惟治並爲節度使。十三日，賜王淮海國王金印一面，仍賜禮賢宅爲永業。十五日，又授王子惟演、惟灝及未官者子弟并麾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等官有差，又賜賓幕宰相而下拜官者又二千五百人。二十三日，詔王宴於長春殿，至暮歸第。

六月四日，詔王宴於後苑，命世子惟濬侍坐，泛舟於宮池。十五日，遣入內小底賜王湯藥四金盒、對衣四事、八寶玉帶二條、法酒一百瓶。二十四日，詔王宴於御莊。

秋七月，命京城張燈於王宅第前後，賜設燈山、陳樂聲以寵之。十八日，詔王宴於崇德殿，命世子惟濬侍坐焉。二十六日，遣使至王第慰問，仍賜茶藥一金盒。

八月六日，詔王總麻以上親並赴闕授以官爵。九日，命以杭州伶人馬迎恩等四十五人賜王，俾脩旦夕宴樂。十四日，詔王宴於後苑，泛遊宮池。二十四日，遣內使賜王生辰禮物。

九月九日，詔王大宴於長春殿，歡樂終日。二十日，王忽染風疾，太宗傳宣旦夕遣使撫問。二十五日，又遣內司賓賜王茶果湯藥等。

冬十月七日，王進朝，謝賜宴於後苑。

十一月朔，太宗南郊禮畢，詔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

十二月八日，遣使賜王蒸羊食物茶果等共十二匱、法酒一百瓶。二十五日，詔王宴於長春殿，至暮歸第，特輟御前二大燭送焉。

己卯四年春二月朔，王入朝賀，大宴於苑中。太宗顧王甚厚，飲必命醼，王大醉，及罷，拜不能興，太宗仍以金裝擔子送王歸第，仍以賜之。是月，車駕征太原，王請從行。翌日，詔中使別押諸司供帳御厨從王，每旦夕傳宣撫諭，錫賚殆無虛日。王小心畏慎，每晨趨闕，蚤先至宮門假寐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蹕啟行，時風雨大作，諸節鎮無一人至者，太宗見王與世子惟濬，稱歎久之，謂王曰：「卿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見，不須太早。」仍輟御前四大燭賜焉。又召王旦夕宴飲，一日中頓，賜王從官酒食，再賜衛士羊肩巵酒，觀其飲啖，太宗見其雄壯，因顧王，王進曰：「正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上大悦。翌日，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於太原者。時大臣皆侍坐，太宗顧謂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仍賜紅袍一副、玉鞍轡馬一疋、細馬二疋，又賜世子惟濬細馬一疋、綵衣一副。

秋七月，車駕凱旋，大行封賞，中書進擬加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以麻卷入，御筆改增加王二萬户，實封二千户。是月二十六日，王入朝賀，進金銀器三千兩、錦綺二百疋，即回。

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賜王法酒二百瓶、御食八匱。

冬十月六日，遣内使賜王生辰禮物。

十一月十二日，宴王於長春殿。

十二月十九日，詔王宴於崇德殿，酒酣，至暮歸第。

五年春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朝賀，時王以劒履升殿，觀者榮之。

三月，清明節，太宗御大明殿，召王乘馬擊毬，凡五籌，仍以毬杖引毬以授王，俾王擊之。是日，宴於殿廡，飲必唱籌，顧謂王曰：「卿中年，宜以此調護。」王啟陳謝。

夏四月一日，王以風疾告假，遣御籌中使一日三至第，仍賜湯藥茶果，間日一至。

六月三日，車駕親幸禮賢宅，撫慰再四，仍賜金器一千兩、錢一萬索、銀一萬兩、綾絹一萬疋，王遣子惟治進謝。

秋八月十一日，車駕又臨，撫慰親賜湯藥二金盒。二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

九月十一日，王進朝謝於崇德殿，復上金裝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二十事、珊瑚樹一株。

冬十月二十一日，詔王宴於朝元殿，至暮，又以金裝肩輿送王歸第，仍賜焉，又以御前二大燭前導。

十一月戊午，駕幸大名府，王請從駕，詔許，賜王肩輿昇從行。七日，太宗獵於城之東，時風寒頗嚴，令中使傳宣俾王先回。是月二十日，車駕還京。

六年春正月，王風恙復作，遣尚醫中使駱驛而至，自是賜王免朝。

二月，太宗南郊禮畢，制加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

夏五月，王尚在風疾，遣中使以紫白水晶棊子盛以金盒、雜寶文楸棊枰賜王，且諭曰：「朕萬機之暇頗留意，卿疾未痊，宜用此自怡。」一日，内臣趙海常被酒詣王府第，將吏以爲傳詔者，亟稟於王，即進寢室見之，海因問王疾何如，王曰：「足疾已久沈痼，今又加之風眩。」海探懷中出藥百粒以奉王，時王方命茶，盡餌之，諸子孫及左右惶懼憂駭，計無所出。海既去，家人皆泣，蓋有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甚厚，中貴必良藥也。」翌日，太宗聞之，大驚，即遣中使撫慰，乃杖海脊二十，桎梏坐海於王第門者三日，然後流於海島。王遣世子惟濬陳謝，太宗撫問久之，又賜湯藥一金盒。

六月十一日，王復貢黄金三千兩、白金二萬兩。

秋八月二十四日，遣内使賜王生辰禮物。翌日，駕幸禮賢宅，王疾尚未痊，出迎拜不能興，太宗親曳之，撫問再四，王侍坐進茶。太宗仍賜細茶果二十盒、袪風法酒二十瓶，又賜王子以下絹帛有差。

冬十月一日，王朝謝於文德殿，太宗大悦，攜手撫問良久，遂賜宴於長春殿，謂王曰：「卿恙少可，天氣嚴寒，宜避風冷，自後免入朝。」王稽顙陳謝。

十二月三日，遣中使賜獸炭一千擔，柴米稱是。

七年春三月，太宗貶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

夏四月，王風疾復發，太宗遣中使慰問，賜王湯藥茶果，間日一至。

以龍鳳簫笛娛王終日。

秋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翌日，王遣子惟濬進謝，貢金銀器二百五十兩。

八年春正月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珍珠寶燈一座，仍命坊市張燈於王第前後，俾王怡悦。

三月三日，詔加王食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

夏五月，遣内使賜王珍珠黄羅傘一、龍香涼茶二十觔。

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禮物。翌日，王遣世子惟濬貢上白龍腦香一百觔、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

冬十一月，王以天下無事，兵革偃息，乃讓大元帥及國封，表上，但許罷兵柄，其國封如故，仍加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五百户。

十二月六日，遣中使賜御筵一席，以儀鸞迎送王第，近代無比。

雍熙元年春二月二日，上幸太乙宮，路由禮賢宅，王力疾出見於道旁，上駐蹕撫諭，至於再三。及駕還，命取他路歸，遣中使諭王恐煩迎接，徑由他路歸矣。

夏四月十三日，遣中使賜湯藥二金盒。

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

冬十月，華山陳摶，號希夷先生，謁王，王問先生得養玄默之道，摶曰：「山野之人，何知神仙黃白之術也。」

十二月十一日，太宗郊禋禮畢，進封王爲漢南國王，加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仍改賜寧海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二年春正月，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迹，王以風恙，手不能握筆，命將往時所書絹圖草字，遣世子惟濬同中使以進。下詔奬諭，仍賜金匣玉硯一副、龍鳳墨一百錠、紅緑筆一千管、盈丈紙二百軸、細白絹三百疋。幕府宰相洎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詩文進上觀覽，命黃絹圖本遣賜王。

夏四月，召王宴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海安寧，朕當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賞花賦詩。」

五月，駕幸禮賢宅，撫慰久之，又命王取平日所書隸書觀看，太宗大悦，收取數幅。翌日，遣中使賜王御筆二百枝、龍墨二十錠、紅袍一副。

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

九月九日，召王扶疾宴於崇德殿。是日，楚王元佐廢爲庶人。

元佐，太宗長子也，聰敏，鍾愛之。因力救秦王廷美貶，不解，遂發狂。會重九宴諸王，元佐以新瘥不預。諸王歸，過元佐，遂恚曰：「是棄我也。」因夜縱火燒其宮，太宗怒，詔廢之。

冬十月，遣内使賜王夫人龍鳳珠冠一頂、金三百兩、銀二千兩。

十一月十五日，遣中使賜王幕府將校幣帛，又加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

三年春二月，太宗以王疾未瘥，詔免入朝，改封南陽國王，仍賜領南陽節鉞，加食邑二千户，實封一千户。麻降，王復抗表，陳讓國事，表四上。

四月，王將赴南陽，詔免入辭，賜御衣一副、襲衣玉束帶一條、金器一千兩、玉石器皿一百事、銀器一萬兩，仍詔山南東道節度使王子惟濬送王至尉氏縣，詔雍州團練使王子惟渲、韶州刺史王子惟灝並從王行。是月二十六日，王發京師，詔遣中使賜御酒二百瓶、龍茶二百觔、櫻桃二金盒，仍遣中使押翰林儀鸞御厨送王。

五月，王遣子惟灝詣闕謝恩，貢上鰲山寶樹一座、紫金獅帶一條、金銀器皿共一萬兩，太宗撫問再四。

六月，太宗命韶州刺史王子惟灝歸，加王食邑五千户，實封三百户，仍賜國信、湯藥二金盒、茶餅二十匱、寶帶一條、金器一千兩、銀裝器皿稱是，又賜王子惟灝銀二百兩。

秋八月，王不康，勑遣東頭供奉官高品、尚醫李密并王孫相繼而至，又遣中使王首宿至，賜王生辰禮物，仍令撫問。

四年春二月，勑遣給事中崔灝改封王爲許王，加食邑一萬户，實封二千户，仍改賜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端拱元年春正月，太宗藉田，大赦改元。

二月，勑遣中使進王爲鄧王，加食邑一萬户，實封三千户。

三月，王遣子惟治表賀，貢上金飾玳瑁器皿五百事、玉器二十事、水晶盤四事、金二千兩、銀二萬兩、錦綺二萬疋、羊二百口、法酒二百瓶，以爲賀禮。

夏四月，太宗命王子惟治歸，賜王御羅袍、玉帶、瑪瑙、嵌珍珠酒器八對，又輟御前金燭臺一對以賜焉。

秋七月，王復不康，太宗聞之，勑遣中使王守文、翰林醫官王佑洎王諸孫駱驛而至，仍又勑遣供奉官詔加王食邑三萬户，實封五千户，仍賜撫問，及賫御藥一金盒。

八月，王疾稍痊，遣子團練使惟渲詣闕謝恩，貢上黃犀帶一、大玉帶四、金飾酒器一千事、黃絹草書八幅、隸字四幅，太宗撫問再四。是月，勑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團練使王繼恩同王子惟渲賜王生辰禮物、國信，至，王扶疾拜命，與來使燕接極歡。二十三日，晡時，王於寢齋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

篇，又命諸子孫誦調章詩叶數篇，未訖，忽風恙復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墜於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實周一甲子矣。

即日，王繼恩先還京報訃，太宗聞之，哀悼不已，詔廢朝七日，復勑王繼恩、押入内班賈繼勳護喪歸於京師。

冬十月二十四日，王喪發南陽。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京師，太宗復發哀詔，權窆於城東別墅，即日命有司致祭。翌日，遣中使賞御筵一席，致獻於王喪次前。二十五日，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郭贄追册爲秦國王，太常定謚曰忠懿。二十八日，復遣工部侍郎郭贄致祭於喪次。

十二月十八日，遣中使獻茶湯於喪次。

二年春正月丁酉日，遣使押翰林儀鸞、鹵簿鼓吹，葬王於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命大臣以下俱素服送三十里，仍命有司撰碑文。

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凡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裀褥皆用紬絹紫絇，食不重味。稟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制作精妙，將遣使，必列陳於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廢王嘗於山亭擊鼓，聲聞於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兄以閒適爲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王孝友有出涕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疾卒。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極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惟濬歸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自行，何用狀上？」惟濬懼，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不預言，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於時盡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等至，謂曰：「我入朝之初，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饋物，非獨盧相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爲此禍福，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至，深自歎服，稱王寬洪大度，事遂寢。

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詠，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撰後序行於世，時天禧四年。文僖公忝機衡之命，特詔尊王爲尚父。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文案，今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貢奉録》。今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帶、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世希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黄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碯二百餘斤。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太宗所賜金器并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并袍襲衣等、金盌六頂、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疋、細馬四十八疋、駝三百餘疋、散馬二千七百二十疋、金印四顆、玉册二、御劍三口、法酒三千餘瓶、衙墜腰帶三千事、鳳冠四頂，他物稱是。

備論

隋

蘇轍《欒城應詔集》卷二《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絶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絶，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謝薖《竹友集》卷八《過隋論》　隋高祖藉椒房之親，假黄鉞之制，秉國政以輔少主，知周祚之將亡，有革命拯民之意，舜禹禪讓之心。當是之時，中外側目，權貴忌之。于是詔五王劍履上殿，以慰安其心。親造趙王之第，陰欲觀其行事，而陽示不疑。手持太阿之柄，雖陰謀竊發，曾莫摧其鋒矣。高祖既有天下，明政刑，修守戰之具，欲以渾一區宇。西斬吐谷渾，北破突厥，靺鞨重譯而納貢，高麗稽顙而入朝。命爪牙之將，驅熊虎之師，旌旃樓船千里相望，大軍南渡，日陰未徙而亡陳。天下已定，消兵偃武，有臨朝願治之心。躬覽萬機，日昃不暇，衣服器用，崇尚樸素。遣使者以問疾苦，引乘輿以避老幼。罷魚龍之戲，痛《雅》、《頌》之聲不作，則當時之士有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之屬承其詔。欲舉先王之墜典，修明五禮，則蘇威、薛道衡、王邵之徒當其任。如使高祖得行其志，則堂堂乎隋不可與周、陳同年而語矣。惜乎！高祖有爲天下之志，而無爲天下之量，捃摭大器，恐天下之並起而軋己。譬如閭巷窶民，一旦有十金之藏，意其有擔囊而趍者，惴惴恐惕，夜不能寐。彼獨不知富家父亦自有體耶？當此時，藏緡候圖讖、造兵器者有禁，客舍無公驗者坐及守令。朝廷之上，言未卒口，而鐵鐶隨之。廢太子勇，立煬帝，其危亡之兆已萌，而高祖不悟也。此其過在于無爲天下之量。所以無爲天下之量者，何也？忠厚不崇，刻薄而善疑也。古之帝王刻薄而善疑者，莫如秦始皇。其疑之愈深，隄防愈密，而患輒隨之而生。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爲金人十二，蓋疑天下之人有持兵而反者。然不知陳涉之起，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奮臂一呼而金城不守也。秦法：群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蓋疑左右之人有包藏禍心者。然不知荆軻之匕首乃發於燕督亢之地圖，而無目之高漸離猶能

舉筑以扑也。事有曠千百年而合若符契者，秦、隋是已。秦始皇刻薄而善疑，傳之二世而亡；隋高祖刻薄而善疑，傳之煬帝而亡。借使此兩君崇忠厚之德，修寬裕之政，以懷來天下，後雖有搖荒之子孫，宗廟尚可以延。漢高帝不過泗上亭長，唐高祖亦北面而稱臣耳，其能取天下而有之耶。故曰：亡秦、隋者，非漢與唐也，秦、隋自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聖人爲天下，稽之往哲，考之前事，察治亂之由，循寬猛之宜，仁風德澤，搖蕩浸灌，人心歸之如父母，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誰得而侮之耶？

李綱《梁谿集》卷一五二《論秦隋勢之相似》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爲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于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于無窮。然而身没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爲君之道，繆所以爲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爲明，以苛爲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丞相、大臣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禄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于亡。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不決于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爲敵國，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内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爲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玄感、李密倡之，群盜蠭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爲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爲藩屏，資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爲天下之所以戰鬬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户，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内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于秦。故曰：亡所以亡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爲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欲立成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所以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于上郡，沙丘之事，雖爲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爲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幽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于大故，而煬帝得肆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李燾《六朝通鑑博議》卷一〇《隋取江南》

臣燾曰：聖人之於《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倚岳爲城，塹海爲池，高而不可攀，深而不可測，此天地之形，而王公之險不與焉。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于大故，而煬帝得肆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李燾《六朝通鑑博議》卷一〇《隋取江南》

臣燾曰：聖人之於《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倚岳爲城，塹海爲池，高而不可攀，深而不可測，此天地之形，而王公之險不與焉。雖使山海四蔽，而國家無政，形勢不立，敵人過之如涉平地，譬之千仞之山，萬仞之淵，而無龍虎之威，則牛羊牧其上，舟楫泳其間，而無所甚憚，知其不足畏也。故欲立國者，先立其勢，不可犯而後國可守。孫權、宋武之所恃以守江南，不特恃萬里之江，亦恃其法制嚴、將卒勇，而二魏之人，不可輕犯也。江南自宋武之後，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觀何欽容之言，視孝武之所爲，而知風化之不厚。觀任昉之彈四户諸鬼之目，而知政刑之不立。見元嘉之敗、洛口之潰，而知軍旅之無素。薛安都、常珍奇之變，裴叔業亦欲爲河南公，而將帥無腹心之撫。彭城之誅、義宣之變，重典簒之官，而宗子無維城之固。民風國勢，所立如此，而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萬里，民各有意，是以萬里長江，守之者無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積弱之勢，有自來矣。先王知險之不可偏恃以守國也，故明政刑，立法制，厚風俗，上下立分，臣主一心，使國勢岌然，敵不敢近，故能藉天地之形，爲長久之計。向使四代之君，能因

吳越之資，倚江淮之固，藉荊楚之援，明法立制，務耕織，選將吏，修守戰之備，君臣一心，而鬬北人，則混一之計，何患不成，何懼不能守乎！

南宮靖一《隋史斷》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接東晉，紹正統，則實在開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當揆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幸釁，遂竊周鼎。王謙據巴蜀之險，謙，王雄子，爲益州總管。以父子受周恩，舉兵匡復。期月底平。尉遲迥舉全齊之衆，迥爲相州總管，以所管諸州起兵，青、齊皆從之。一戰就戮，亦天幸也。於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斷，銳意伐陳，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晉成帝於蕪湖立豫州，非河南之古豫州也。遂入建業而陳亡矣。開皇九年，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旦視朝，日昃忘倦，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閒疾苦，罔不垂意。邊遠關中饑，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進者，必流涕以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爲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爲獨孤后。所制，單騎出走，中夜不反，獨孤后殺宮人尉遲氏，帝大怒，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餘里。而夫婦之道乖。因勇於東宮，付阿麼晉王廣。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君才言帝寵任高熲太過，帝怒以馬箠捶殺之。戮虞慶則，慶則婦弟趙什柱誣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元勳、宿將誅退略盡，殺王世積、史萬歲。而君臣之義莫有存者。迹其篡國之初，親如愛女，亦非其所爲，至於不肯降志。周宣帝后，楊氏帝女也。然知父有逆圖，意頗不平，形諸言詞，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漢平帝后，莽女也。莽篡後，欲奪而嫁之，不許，乃止。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晉王廣構成太子勇之罪，又譖蜀王秀。視父兄如路人。蓋與梁武之諸子異姓一轍也。他年寢疾，追東宮兵甲，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善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妒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煬帝弒君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震。立煬帝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不謀同時，亂證既彰，覆亡可必。嗣政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嘉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衣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過。荒淫無度，法令滋章，螻蟻人民，沙泥金帛，耗儲峙於玉門、裴矩經略西域。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徵天下之兵伐高麗。宮洛陽、大業元年，命楊素營東京宮室。渠通濟、命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狩楊越，巡朔方，大業三年，帝北巡，次榆林衛。斬刈民力，殺掠甚衆，四海之人扣心怨上。又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殺高熲、宇文弼、賀若弼。藩邸舊臣，殺張衡。或惡其訐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無辜受戮者不可勝計。政刑紊弛，賄賂公行，正言壅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潰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玄感倡黎陽之亂，玄感，楊素子。突厥有雁門之圍，大業十一年八月，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入寇，圍帝於雁門，九月乃解。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於是相聚爲盜，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號帝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剽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偷狗盜，不足爲虞，縱虺爲蛇，莫肯念亂。於是李密、稱魏。蕭銑、稱梁。竇建德、稱夏。王世充、稱鄭。薛仁杲父舉稱秦。與夫武周、姓劉，稱定揚。黑闥姓劉，稱漢東。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吞噬，故皇輿往而不返，而有江都之弒。唐公李淵兵入長安，立代王侑即恭帝。煬帝之孫，立二年。而爲帝。當是時，四海土崩，羣盜蜂起，雖欲爲隋，庸可得乎！迹其禍亂之原，尋其覆亡之兆：楊堅得國之初，不越月閒，既廢其君，又戮其族，使宇文氏灰飛煙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楊廣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曾不旋踵，弒父殺兄，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而殺其猶子者七人，長甯王儼等。屠戮之慘，亦略相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牀簀以裹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爲不幸也。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皇略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書，而五帝三王以來《六經》之學遂亡。隋皇焚讖，讖緯之書起於東漢，云孔子《六經》之外，復修《七緯》。蓋僞書也。文皇盡焚之，并禁私藏。而秦、漢、魏、晉以來讖記之學遂亡。其利害之相反，亦足有可稱談者焉。隋之有天下無功、無德，特凡三主三十年，起文帝開皇九年己酉，訖恭帝義寧二年戊寅。唐取之而亡。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

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少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於天下，於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三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厚薄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至於兵革不用，天下游食之人户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寧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焉。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爲也。故王通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爲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糅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項背而竊笑。强者爲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罅則怨心紛然，内外皆爲之擾動，姦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敝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亡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九《隋文帝》　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爲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啓之也。政爲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爲杖，改杖爲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淩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設也。大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絶其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止矣，梟之，磔之，轘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扼腕齧齦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憯乎？隋一天下，蠲索虜鮮卑之虐，以啓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惟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内，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千里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亢府史之考課，升斗銖絫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堙洩，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郎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儻私者，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爲得矣。左右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縣小而之大，縣衆而之寡，縣繁而之簡，撰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賾，而曲成乎亹亹者也。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末繇以得理，況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隋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各宜，不能

守一說以爲獨得者，然其大概，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爲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爲之期，而勞甚矣。閘有啓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澇，以爭天之燥濕，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沍，以待天之寒温，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賠補運之害，特其一委之水，庸人偷以爲安，而見爲利耳。夫無漸可循，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羨稗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爲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不覺而已致於内，無期會迫促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强水之不足，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簡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憂其氾濫，而更爲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蓋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爲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於斯時而爲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庶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民之乍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爲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爲之所哉？惟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輯寧爾。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户口歲增，京輔、三河地少人衆，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贍生也。惟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爲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惟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户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耶？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斂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蕃，地未盡辟，效職力於爲工爲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遑，而亟登之版籍，則衣食不允。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歉，而實籍其户口者之無餘，而役其户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欲奪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巡泰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爲均田以塞其匄免之口，故曰惟然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衆而不亂。夫豈患京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鄧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以盛，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漢祚以長。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令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户，其虐民可知矣，則爲均田之説者，王者所必誅而不赦，明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九《隋煬帝》

高麗，弱國也，隋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來護兒、宇文述雖非制勝之將，而北摧突厥、吐谷渾之彊，南渡海俘殺流求，則空國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焉。況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席全盛之天下，節制興兵以加蕞爾之小邦。然而終不可勝者，非隋、唐之不克，而麗人之守固也。隋方滅陳，高麗聞之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則前此者，皆固結人心、擇將練兵、積芻糧、修械具之日也，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耶？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援而固圉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久，其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彊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孰繫之？能懼之心繫之也。夫既有其國，即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臣，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孟昶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已加，則惴惴然而莫知所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朽索枯樁，雖繫之，其將何濟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彊，愚者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慴而降服，爭媚以交攻，抑不如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宋

高畏女直而忍稱臣之辱，大讎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其苞桑，與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尚知愧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盜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廣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爲控制，迨其開關出擊，而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衆，一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尾千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擁衆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去涿數百里耳，平無相屬，曾無險隘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衆，羣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爲寇於秦也易，而於隋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絶倫而智不測乎？迨觀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閒，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聾，下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睨盜賊爲疥癬，而智不測乎？虎之猛也，忽而回翔其閒，進可以徼功，退固有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惴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蝟，即且之毒也，而困於蝸，其所輕也。故楊玄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惟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萊，不在獨夫心目之中，夫且曰：「以玄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熲、賀若弼而既誅夷矣，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尚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僅有一張須陀者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辛自殪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斂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彊不可拔也。楊玄感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爲者，知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甚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秦之亂，天下蠭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掠奪之害不滋，惟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不已。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徧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趙、魏，南迤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赤眉將敗，乃攏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不自以爲君，賊衆亦不以盆子爲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濟，竇建德、劉元進、朱燮、管崇、杜伏威、劉苗王、王德仁、孟讓、王須拔、魏刀兒、李子通、翟讓攘臂相仍，凡六年矣，無有以帝王自號者。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爲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爲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齕，而願弱者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弘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爲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胥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捋采既劉，萌蘖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爲安，而天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實之舛甚矣，然而虛擲其名，尚不如其無名也。既曰帝矣，曰王矣，爲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即殘忍顛越，鄙穢足乎詘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蛇豕自居，惟其突而惟其螫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以斂束暴人之虔劉，而翕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而竇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禍且爲之衰減。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僞者愈於無，況崛起於厭亂之餘以乂安四海者哉！

忌天下之彊，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熲、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胄、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己以奪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猥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爲物之所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縱酒納賄，託於汙行，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爲崛起之資。夫人君即昧於賢不肖之分，爲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僞爲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讎其姦，未有以

縱酒納賄而推誠委之者。此豈徒逆廣之迷亂哉？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爲人君者，惟恐人之修潔自好，竭才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生民之荼毒，尚忍言乎？以宇文化及人愚劣，可推刃以相嚮，夫豈待賢於己者而後可以亡己哉？祇以賊天下，使父子離而爲塗殍。故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爲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爲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積則不可以約爲藏，藏則易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玉之韞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緘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民之甚急者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爲國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水旱而告糴於鄰國，一或不應，而民以餒死，故導民以蓋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王，舟車銜尾以相濟，而斂民之粟，積之窖窌，鬱爲麴塵，化爲蛾螘，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秕，睨高廩大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爲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軍宮官匠胥之仰給，爲數十年之計，置雒口、興雒、回雒、黎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啟起，雖死而不恤，旋撲旋興，不亡隋而不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祇爲李密聚衆、唐公得民之資，不亦愚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徧於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盈，給其窮奢，尚有贏餘以供李密、唐公之撝散，皆文帝周於攘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聚則財無不聚，召奢誨淫，皆此粟爲之也。貴五穀者，如是以爲貴，則何如無貴之爲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飢。靳枵腹者之饕飧，奪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糴貴，徒以長子弟之驕奢，召怨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奪之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殣於道，豪民逞，貧民斃，爭奪興，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愚惛不知，猶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二《王言論》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秖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二《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周。鷙馭之術，唯汉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絶大漠而盪葷粥猃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禄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廣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三《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欲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擣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歡，弘恭、石顯所以得蠱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僻。近則開元初，内有姜皎、崔滌以極宫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壽昌習分誅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杜牧《樊川文集》卷五《戰論》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巔辟相貫，高山大河，盤亘交鑷。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四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吴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虚。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

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惶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杜牧《樊川文集》卷五《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鐵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而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籌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頷，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脊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謠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湎軒豁，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五《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贊皇、奇章、李涼公輩互爲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奇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孫甫《唐史論斷》卷上《太宗：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貞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絶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黄衣給事宫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貞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開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孫甫《唐史論斷》卷下《憲宗・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

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强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澭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孫甫《唐史論斷》卷下《穆宗・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相，止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爲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勳德爲輔，必不至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懼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賢相，穆宗爲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孫甫《唐史論斷》卷下《文宗・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使於己，取疑似之跡，讒之於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常勝於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宜細詰之，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

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勛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如鷙鳳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薦之作相，爲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劒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爲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絶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黨，但剛强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於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不以説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不以忤意疎之，則明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

孫甫《唐史論斷》卷下《文宗・制内臣》 論曰：内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禄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横既極，盜殺之於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横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諸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儉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内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盛，内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内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内寵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内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兹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内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孫甫《唐史論斷》卷下《文宗・不能制内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念，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爲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内臣暴横，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衆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横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二事俱失，内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七《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猒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張方平《樂全集》卷七《宦者》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乎掌王宫中門之禁，稽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摠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爲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爲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娱，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孼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鼎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帝乃始比超、愔於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内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門守禦，黄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繼御，崇重宫臣，乃至爵爲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賕，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内則思藝爲林甫之腹心，外則瑣琳爲禄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於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鍒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内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刺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向導全忠，

本爲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柄也。何歟？曰：夫爲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内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於既安？當其一統爲大，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密猷，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孽積於甚微，慝生於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僻，危窘斃滅，勢不得長，嬖佞奸孽，旋亦夷殲。故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孽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權；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衙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偃蹇方鎮，以保全而不陷於非道矣。

張方平《樂全集》卷七《藩鎮》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强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艾前弊，謀建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内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於兹，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扃鐍，安容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桓、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榛莽。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爲秦謀者，蓋見三代之繼，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爲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黄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誠覆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奄有者，則又不常在存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問左戍卒，攘臂以亡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啟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祖乏敦、温之勢，歡、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斯罷侯置守之箕，徒見其輻輳運動之勞。誼、錯强幹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至於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琛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授歷幾三百年，内難四興，外寇三作，大帝、孝和，禍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宫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泚爲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君，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爲蒲人所殲，邠師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墻之内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稱，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帥乘何釁而犯順？嶺表、彭門，因何隙而嘯聚？譬之瘣木，蠹由中生。譬之累棊，勢從工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絶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宫室。彼方州者，關柅動静，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定之畧，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熙撫寧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真宗之以至仁纘丕圖，則有寬冲恭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其撥亂守文，理致小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制，政不容於姑息，思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燁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二柄以照臨四表，剸制無窒忍之愛，采拔罔卑遠之隔，廣謀以明聽受，獨斷而絶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苟曰不虞，豈朝廷之所恃者乎！

張方平《樂全集》卷一四《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

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弊中夏，外事邊圉。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亹。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搆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鎮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户而資一卒，人力凋敝，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合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恭儉慎德，靡遊于逸、于觀、于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微，裁用罔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斂勾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産，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筦於官。婦織不衰，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盡該乎體要，顯辨其利迹，而或者猥爲異説，破其端緒。臣輒爲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内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遍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羨興石鑿之利，分界東陽。齊秘氏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内。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由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揚、許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内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爲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泗，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爲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可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爲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乎農版，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爲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冑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蓋智者謀始，因勢推移，使事濟而衆安，在資權而成務。臣雖不敏，請試効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户依强家而爲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倘優制招來，艴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他徭，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强鋭，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横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曾鞏《元豐類藁》卷九《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士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蒿，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目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

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礼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備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唐紀・昭宗天復三年》 臣光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際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户，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涉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勝舉。

去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吕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集》卷七一《朋黨論》 黄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温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横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者，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讙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讙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别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收灼敘，弗其絶。」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對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群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吕陶《淨德集》卷一六《唐論》 隋唐之際，天厭亂久矣。高祖始受命，經營創造，天下略平。太宗宏謀遠算，以底大定。高宗昏庸，權移武周。中宗繼之，韋氏奪柄。唐之基緒，絶而後續。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而不生于天下之變，豈待擬議而後明乎？然自天寶至天祐，始終幾二百年，變故數起，而遂及于亡者，何也？迹其衰喪之端，蓋有四焉：一曰方鎮，二曰四裔，三曰姦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則又有所從矣。方鎮之患，生于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四裔之患，生于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姦臣之患，生于聽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難而賴其功。其生雖異，而其迹相表裏。内有以召，則外有以應。惟其明君忠臣，或禦于外，以定内之勢，或制于内，以成外之功，是以亂而復治，危而復安。及其内外之患并起共攻，而上下無以制禦，則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驗也。藩鎮諸帥，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數郡，建幢授鉞，犬牙錯峙，沿邊皆置節度府，范陽、朔方兵至十萬，威武相高，暴戾相勝，一旦窺伺國釁，卷甲而前，則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亂根逆萌，既無以制，然後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賜之金券，許其自新，姑息繼世，幸于無事，此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也。肅宗之初，志在恢復，西戎嘗引軍赴難，收復二京，亦賴其力。代宗時寇孽未殄，又嘗率衆討逆，既與之和親，又待以殊禮，西戎之性暴而無厭，及大曆之際，吐蕃侵掠，屢至近輔，卒犯京師，此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也。明皇之于國忠、林甫，代宗之於王縉、元載，德宗之于趙贊、盧杞，此聽任之惑，輔國、元振，始建寶應定策之議，而宦官彊盛，此危難而賴其功也。國忠、林甫既專政，乃有天寶之亂。縉、載、輔國、元振既用事，乃有大曆之寇。趙贊、盧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内召而應也。然天寶之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難，再造王業，而天下不遂壞。大曆之寇，則又爲子儀蕩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祲，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内之勢。德宗之季，以延賞之怨罷李晟，以延齡之謀廢陸贄，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兵授閹尹。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憲宗憤威令之不振，勇於撥亂，誅劉闢，執李錡，討王承宗而不疑。一用裴度，則淮西之孽掃去，逆藩叛將，蓄銳喪氣，而思效順。穆宗之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朱克融之亂，復棄河朔，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至于文宗，則守澄有勳，宗閔爲相，甘露之敗，京師喋血。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謀勇斷，抗舉國勢，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破回紇，討劉稹，皆有成績，而寇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謂制于内以成外之功。僖、昭之際，主德既昏，令孜、復恭擅執威柄，盧攜、張濬輩爲之輔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温之吞噬，則天下之勢固去矣。嗚呼！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爲萬世之策者，安得不遠監而深慮哉。

孔文仲《舍人集》卷二《唐明皇論》 唐明皇之治，盛於開元之間，而衰於天寶之際。自唐之名臣崔羣、崔植之徒，皆曰用姚崇、宋璟則治，任李林甫、牛仙客則亂。爲是説者，固深知治亂之源者也。雖然，任君子則理，任小人則亂，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不待辨而著者也。臣嘗以爲天下之治亂，豈特係乎任相之得失，亦人君之所爲，有以自速之耳。蓋崇清淨、慕無爲者，開元之治所以衰，而天寶之亂所以致也。何哉？人君據崇高富貴之地，提生殺予奪之權，身居廣宫，口享備味，目視天下之美色，耳聽天下之善聲，凡所以順心意、快嗜慾者，未有求而不得，招而不至也。是以其志易驕，其情易肆，其恭儉遜謹之誠易壞，其淫佚奢汰之氣易生。而古之賢君不至乎是者，以有天下之憂累其心，故日出而坐朝，中昃而後食，

夜分而寐，未旦而蚤起，疲心焦思乎社稷安危、元元利害之計，猶不自以爲足，況有暇於燕游之樂、聲色之惑哉？夫如是，然後享天下之崇高，而不足以驕其志也。故後世稱堯之德者，日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豈特有愛民恤物之誠，然後兢兢若此耶？亦其勢然也。明皇中年惑於道家之説，晏然深宫之中，屏思徹慮，將以游心大庭，追迹姑射，則天下之憂固已不置於胸中矣。以人主之尊安富樂，而又加以天下之憂不置於胸中，此固殷樂侈汰之所由生也。於是女謁之險詖得以亂其志，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邀功之將得以開其辨，聚斂之臣得以伸其説，而明皇方且默然於上，視天下之勢日入於壞，而猶未知恤也。此所以遽至於天寶之亂與。昔梁武帝溺於桑門之學，而臺城之禍起，至明皇而又以道家之説敗焉，則釋、老之學果無益於治，而祇以亂天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治天下者可不戒哉！

蘇軾《東坡全集》卷四四《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太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説，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蘇轍《欒城集・後集》卷一一《唐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内，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己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僨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竪刁、易牙，身死不得（葬）〔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悦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令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内無宫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詆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中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説、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

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孫，無復齠齔。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

蘇轍《欒城應詔集》卷三《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內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齠齔。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爲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其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之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張耒《張耒集》卷三八《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强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

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毁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没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于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

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横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十萬，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置之于可畏之地，則俯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鏟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

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絶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僖、昭之間，而起于天寶之際；節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張耒《張耒集》卷三八《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壁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内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禄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

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禄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禄山之勢雖强，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摇。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禄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虚，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虚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禄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禄山失范陽，則必斃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禄山無能爲也。禄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張耒《張耒集》卷三八《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

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

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孑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遺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

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而後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

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胤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胤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一七《朋黨論》　昔之言朋黨者多矣。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則是小人然後有黨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則是君子亦有之。蓋黨，類也。人之德志萬殊，要其大致，兩端而已，不出於義，則出於不義。出於義，則義者之類，君子之黨也。出於不義，則不義者之類，小人之黨也。君子有黨而無比，故無適無莫，惟義之從而不害物。小人有黨則比周，故忘公徇私，惟利之得而惡直醜正。是故正邪不可並進，而朋黨在所察也。雖然，膏壤不能無稂莠，山林不能無樗櫟，治世不能無姦憸。要之，增收倍穫之田，良苗無稂莠之害；明堂路寢之材，杞梓無樗櫟之雜；光明盛大之世，君子無朋黨之患。何則？良農早辨而不使滋蔓，大匠精別而不使參錯，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嘗舍舜、禹而引共工矣，堯識其是非，而小人之數不售。管、蔡嘗比霍叔而謗周公矣，成王悟其姦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嘗與燕、蓋、桑羊爲朋而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狀，而妖燄自息。惟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挾世隙之私，立黨相軋，文宗聽之不明，擇之不審，斷之不果，執之不固，而使德裕進則去宗閔之所善，宗閔用則去德裕之所進，四十年間爲搢紳憂。觀文宗叱宗閔之辨楊虞卿，拒黎埴之論李德裕，非不知黨人之所在，賢否之所歸，卒使二人更爲用舍而進退朝士大夫，未嘗少問其當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則寵以爵位，單辭却之，則加以竄逐，至於煬惑舛誤而不自得，乃謂去此難於河北之盜，爲之慨然歎息，是不明、不審、不斷、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觀之，明主能消朋黨而已，不能使小人不爲也。小人能爲朋黨而已，不能使朋黨必立也。爲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進退予奪之權，不爲小人竊取，以援己之類而去異己者，則朋黨無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義相與，猶小人以私愛相暱，跡似而情不同。禹、稷、皋陶相先以官，蕭何、曹參相許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孫，房喬決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跡似爲黨者也。小人欲售其姦者，必託君子之事以熒惑世主。君子進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進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間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辨雖微，然察之則得。以文宗之不睿，猶足以知宗閔深巧之情，而況明哲之君乎！是以人主貴察之明，既明矣，貴擇之審，既審矣，貴斷之果，既果矣，貴執之固。明則君子、小人辨矣，審則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則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則用者必終而去者不復取矣，四者備而進退予奪之權不見竊於小人矣。下之爲黨者，雖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齊，赴急如朱家之與季布，死交如齊楚魏之四豪，慕義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將彫落潰散而無所聚其類。又況俯仰聲勢、趨競錐刀、佻巧輕脆之人，又安得膠漆之約、金石之信、堅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勢而爲國患哉？

人主務明察以謹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黨消矣。

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〇《唐論》 藥而瞑眩劇於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廢藥而養疾，知疾不可養，而治疾者必資於藥也。食而致疾，因藥以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藥能安之，廢食而嗜藥，知藥不可嗜，而養身者必資於食也。世有戒瞑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爲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則？愚夫、愚婦知其爲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涇師之變而懲戒用兵，姑息方鎮，創白志貞之失而委兵閹寺，棄遠正人，曾無異於畏藥而養病、舍食而嗜藥者也。德宗雖中智之主，顧不賢於愚夫愚婦哉？顧恬然出於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遠於身而利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於遠，照於顯，不蔽於晦，利之所在，雖大必覩，害之所倚，雖微必知，惟賢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殷勤反覆致論於大邑美錦者也。德宗之智不能與於此，則亦何以振隆祖武，貽裕方來？故貞元之際，事失其獻，後世雖有英雄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署，終不能剗夷宿弊，收攬權綱，而復興王業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誅鋤天下，翦落枝葉，封殖本根，殺不掉之勢，奮陵夷之緒，經國之達道也。建中初，承肅宗豢養之後，王室微弱，紀綱弗振，强藩悍將犯分陵制、負固違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奮怒，命將出師討有罪，而威弗庭當矣。然興事太劇，要功太速，乏萬全之慮，而徼倖一切，至於虛環衛以濟師，剥民力以足用，故涇師因之，攘臂犯闕，是豈用兵之過哉？制置之術乖也，不知審料事勢，擇術而用師，申前志而濟成功。自梁洋還，懲艾前日之變，終其身以兵爲戒，藩臣陸梁，一切不問，是戒瞑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賈販所職以射利，乏國家之事，貽君親之憂，誅夷之罪人也。白志貞當德宗經營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備軍籍，涇師爲變，咸畏匿而不得使，倉卒之際，六軍無人，賴宦官竇文場以左右扈從，冒犯艱阻，僅免於難，是豈用士之過哉！選任之術乖也，不知慎簡忠賢，得人而後用，收腹心以本兵柄，禍難既夷，因謂士不可任，舉神策之兵悉委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也，其弊亦甚矣。昔文皇所以底貞觀之平、紹周漢之盛者，善兵農之制也。制農以永業，而民有常產，不困於上。制兵以府衛，而君有神武，不陵於下。故能内修仁政，成風俗之厚；外昭威稜，折强鬭之衝。其後彊騎立而府衛之法亡，兩稅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貞觀之盛不可復見，而太宗之烈微矣。雖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孽覆李氏之業者，乃在乎方鎮割據，宦官擅制而已。方鎮之患，肇於大歷；宦官之寵，啓於開元。代宗承大盜之後，兵革方弭，藩臣罪惡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竊陵犯如朱滔、田悦者也。明皇安於無患，輕用爵賞，寺人巷伯襲朱紫而參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權如竇文場、霍仙鳴者也。貞元之後，假借方鎮則擅帝制者弗討，委信閹寺則付利器而不疑，使姦臣賊子輕冒犯律，無所顧忌，刑餘腐夫竊弄威柄，不可復取。明君哲輔勞於征討，莫克驟夷；庸主愚相指爲故常，無翦除之意。憚强明之資，則搆禍不測；乘昏弱之隙，則肆慾無藝。由是外陵内奪，至以天子之尊而威命不行於國門之外，俯首惕息，受制於家奴，使胡越起於邦圻而羌夷滿側，此皆德宗之過也。噫！智不及於遠者大者，昧吉凶禍福之幾投成業於亂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何去非《何博士備論》卷下《唐論》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强。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己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署，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籍兵於府，置將於衛，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内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爲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挾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平内難，遂襲大統，可謂誼主矣。然狃於承平晏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禄山虎視幽薊，横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宗召號忠義，駕馭豪武，奮不顧身，與之從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爲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宗，僅夷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帥寇黨，遂相爲背腹，世襲不禁。陵夷至於大曆、貞元之間，兩河方鎮日以强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嫵不暇，以苟旦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内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

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吴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爲之深屈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後之爲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爲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李綱《梁谿集》卷一四三《明黨論》 君子、小人得位而立人之朝，則必各引其類以自助，此朋黨之所由興也。然而君子之類以道義親，小人之類以勢利合。君子爲國正直而不撓，小人爲身姦諛而取容，其判若白黑。然顧人主知朋黨之爲患，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在君而不在臣。人主之察耳。自古人主勿之何哉？人主之所以處己者，其剛足以決柔，其明足以照姦，其誠足以與善，其中正足以觀天下，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所謂朋黨者，蓋無有也。迨夫剛不足決而優柔不斷，明不足照而昏蔽可欺，誠不足與而有二三之德，中正不足勸而有偏陂之心，然後君子、小人混淆雜揉，引類以相排。君子既指小人以爲朋黨，小人亦指君子以爲朋黨，人主苟惑而弗察，退君子而進小人，則禍亂階矣。請借古以明之。方堯之時，其所進用者皐陶、稷、契之徒也，其所竄殛者共鯀、驩兜之徒也。方成周之時，其所輔相者周、召之徒也，其所流放者管、蔡之徒也。豈有朋黨之患哉？漢之末，其君若桓帝者，昏蔽可欺，是以姦邪擅朝，磐固交錯，指一時名節忠義之士以爲朋黨，而黨錮之獄興，漢因以亡。唐之末，其君若文宗者，優柔不斷，是以牛、李之徒結爲死黨，一時正士不附己者，悉排斥之，搢紳罹禍幾四十年，唐因以衰。由是觀之，朋黨之説不出于堯、舜、成周之時，而出于漢、唐之末，槩可見矣。人主欲無朋黨之患，莫如自治，剛也、明也、誠也、中正也，皆自治之道也。《易》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欲無朋黨，非明可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所謂誠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謂中正也。率是道以照臨百官，而君子不進，小人不退，士大夫不環植而散群，未之聞也。不能自治而欲分別朋黨之是非，譬猶燭鑑不明而欲辨妍媸，權衡不設而欲揣輕重，蓋亦難矣。故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非虚語也。

李綱《梁谿集》卷一四七《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禄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于内地。代宗時吐蕃犯京師，德宗時朱泚亂變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吴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黄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掎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于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以邀命于朝，而天子一切屈己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德裕，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幾于復振。下迨僖、昭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飈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于亡者，授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

李綱《梁谿集》卷一四九《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蓋亦各有所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憸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禮遇如此。《傅》曰：「有功而見知則説。」又曰：「敬大臣則百工勸。」如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昔楚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烏，夾日以飛，太史以謂是害于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夫病亟而不肯移禍于股肱，則其平日之

所以禮遇之者可知矣，此乃昭王之所以能復國也。吾於肅、代、德宗亦云。

李綱《梁谿集》卷一五一《論女禍》 有天下而多女禍，未有若李唐之甚者也。武后以牝奪晨，革姓建號，幾移唐祚。中宗親爲所廢，處房陵者二十餘年。一旦復位，即縱韋氏，幾至亂邦。韋氏乘夫，淫烝於朝，斜封四出，既鴆帝，欲臨朝稱制。明皇親平内難，而開元之末，沉酣燕私嬖楊貴妃，幾至喪國。蓋人君齊家以正天下，故《詩》以后妃風化爲首。而昔之帝王未有無家法以貽訓後昆者，獨唐不然。高祖之起兵于太原，蓋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之，故劫持之，遂定秘計。太宗既殺元吉，納其妃生子，而使爲之後。武后固常侍太宗矣，身接帷幕，賜號武媚，而高宗立之不恥也。中宗幽廢，與韋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復位，后與武三思升御牀博戲，帝從旁點籌，不以爲忤。而貴妃楊氏初爲壽王妃，明皇召内禁中，異之，即爲出自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妃，而太真得幸。其家法如此，欲無女禍，得乎！

范浚《香溪集》卷八《唐論》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爲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況有賢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己從。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懼，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棄。晉王誠懦，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己子耳，猶以私愛棄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己子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嘗立論譏評晉武，以爲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齊也。又曰：「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其詆訶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嗣有大位，劫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耶！身屬鞬執銳，取天下於百鬬之餘，一舉而委之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向，蓋小夫、賤婦之爲，而謂太宗爲之耶！勤勤託孤於李勣，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既不明於知子，而又不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民，以府兵强本幹，以租、調立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爲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所爲悖繆，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不遜，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爲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今太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締架巨室、塗茨丹臒、高墉大鐍，無所不至，已而付於敗家之子，其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剥喪、酷吏日出、生人毒痛者，皆太宗立懦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陳長方《唯室集》卷一《開元治亂論》 嗚呼！自昔天下治亂之生，豈不由於君子小人也哉！時君世主用之而不疑、安之而不悟者，豈其好治惡亂之心與衆人殊乎？蓋亦辨之不早，而當世君子爲有罪也。唐史以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爲治亂之分。愚以爲治亂之分，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在二十二年之用李林甫也。請試論之：夫人君之心，天下之樞機，樞機之邪正，則天下隨而治亂。君子將以格君心之非，而不使人於邪，必先辨其左右人材之正否，知其爲小人則竄殛流放，如救焚拯溺之急，詎可使之一朝一夕在君側乎？彼其甘言似忠，奸訐似直，巽順逢迎而似可喜，軟熟阿諛而似易制，自非高明卓識之士，有過人先覺之才，辨之於早，而姦言詭計無一可行。反覆開諭其君，使心知其爲小人，然後行三苗之竄，正兩觀之誅，則朝廷清肅，邪正分判，免爲患於當時，而貽禍於後世。苟唯喜其甘言，墮其姦計，一日彼得志於君，引黨與而助己，則反以君子爲小人，傾擠排陷，無所不至，爲禍於天下，可勝言哉！譬如虎豹豺狼，方其饑病羸困，則俯伏搖尾，乞憐於人，然而磨牙利齒傷人之志，未嘗不在，豈可信之而弛其備忘其毒乎？一日不飽以肉，乘間而發，小則傷肌膚，大則碎軀體。養小人之患，何以異於是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蓋欲辨及於早也。觀張九齡由文學進身，以直道事主，宜其與方正骨鯁之人氣合而情親，乃苦嚴挺之太勁，而喜蕭誠之軟美，則林甫固可以象恭遜言而蔽其姦矣。當林甫以韓休之薦而輔政，曾不聞一言辨其爲小人，既而與之同在朝廷，首尾三年，又不能發其姦而去之，是九齡信虎豹豺狼俯伏而易制也。及其内交宮禁，外引仙客，養君之欲而陷溺其心，然後覺而欲爲救之，言雖忠，論雖正，奈君之陷溺而不聽何。此愚所以深嗟屢嘆，恨九齡覺之不先，所以致天寶之亂，生靈塗炭，唐室卒不能振者，

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失於去林甫之不早也。噫！九齡能知祿山之禍幽州，而不知林甫之亂天下，恥與仙客同朝，而不恥與林甫輔政。愚固知其以喜蕭誠軟美之心，而不惡林甫之磔林甫如去犬豕，則明皇何由而有新臺之惡，祿山何由而興漁陽之師，楊國忠何由而進其身，九齡亦何由而死於逐，身名兩全爲唐良臣。愚亦何由置喙於其間哉。

陳藻《樂軒集》卷八《唐始終治亂》 世有治亂人事之變，天理之常也。三代雖有變，治常多焉。更戰國而至秦，否固極矣。受之以兩漢，如履康莊，雖有時不能無疑，而承平無事之日，常相接也。三國而晉，晉不五十年而天下成南北之勢。又幾三百年而合于隋，隋一再傳，而唐有之矣。三代而下，惟漢與唐爲盛世。唐上接三國、西晉、南北、隋人之後，變亂久更，天宜悔禍，而唐雖歷世二十一，歷年二百八十有八，而先後內外兵戈相尋。視向者三光五嶽，氣分之時，殆不能以相遠。試舉而言之。高祖資突厥以殲孤隋，而創造又皆太宗之功。異時突厥責報，而建成且必不能爲吳泰伯，是首事已胎二患也。建成既滅于武德之末，而突厥又臣于貞觀之初，天下自此可謂帖然無憂矣。則天立于永徽，而李之爲武，不絕如綫。五王討二張于神龍，而唐祚反正，中宗身履其危，宜能不蹈前人之覆轍，張柬之等食一下咽，已撫床歎憤，彈指出血矣。景龍之兵，三思雖戮，而太子重俊亦弗克免，韋后蓋無恙也。臨淄莧夬，而相王龍飛，太平公主已煽燎原之火矣。故宮闈再難，而明皇再清，自是以往，朝廷安枕，不知他變之所由生也。漁陽金鼓，喧天一鳴，而翠華西幸。肅宗中興，未幾李輔國、程元振之禍又作焉。代宗嗣立之元年，朝義授首，而吐蕃長驅已入中原，幸而安矣。德宗之初，設施可觀，四海欣躍，庶望太平，無何李希烈反，朱泚反，李懷光又反，而乘輿播越者蓋屢焉。元和征討稍强，而長慶之主滿謂可以銷兵不戰矣，于是乎河北再失，而外重之勢成不復返。至太和甘露之變，而宦官之勢又益張。武、宣之世雖曰小康，亦姑且玩時惕日耳。一時大臣以朋黨自相攻擊，遑恤其他。王仙芝、黃巢亂于乾符，而四方大擾，國本拔矣。自後崔胤知藩鎮可以亡宦官，豈知朱全忠可以移唐鼎耶！嗚呼！古今治亂，未有如是之數也。將天之厄運，自曹氏以來，迄唐猶未止歟！抑人事所召，非天時之所關歟？文皇斥地，開闢未聞，或者極盛必亟衰歟？由漢而後，以唐爲首，稱者往往謂武德、貞觀、開元耳，其德蓋有大過人者歟？閨門也，外國也，藩鎮也，宦官也，朋黨也，盜賊也，是數患也，何皆備見于唐之世歟？前後亦有相激而成者歟？其爲召禍之原者誰歟？可以預防歟？勢有必至莫得而逆爲之計歟？尚論前史，莫近于唐，願聞耳目之所未睹，記毋辭焉。

陳藻《樂軒集》卷八《唐藩鎮》 貞觀十一年，以諸王功臣爲世襲刺史，羣臣論難不已，不三年停之，而都督復罷于景雲。蓋尾大之患，不可不監于東周，亦不可不監于西漢也。然天下之患，雖循其塗而塞之，而事變之來，千端百緒，旁衝間潰，蓋非可以一謀止也。嗚呼！攷唐人未嘗封建，而末大之禍乃亟于前車，亦豈立國者始謀之不善耶！安史既亂，肅宗以中材之主，而任中興非常之責，京都甫平，而帝之精力志慮已疲倦矣。瓜分南北，付授叛將，庶幾一夕甘寢，否則廓清區宇，欲大滿人意，尚何時耶？然土地人民，財賦甲兵，皆得而私有，則軍知帥將，而不知有長安。噫！藩臣既叛天子矣，感召之機速，至大曆間，而其裨佐已有謀逐主帥、自稱節度留後之心，自是而降，玩爲故常，朝廷不能明正典刑，而猥畀符節，圖爲姑息苟安之計，履霜堅冰，而終爲李唐社稷之憂。噫，尚忍言之哉！夫周、漢之爲藩翰者，如同姓之親，而皆跋扈不軌，況唐人授盜賊以兵民之柄乎。雖然不得已也，勢也，安能預爲後日計耶？故貞元時山東有燕、趙叛，河南有齊、蔡叛，階此蜀亦叛，吳亦畔，肱髀相依，而唐號令之所暨者褊矣。然元和而後，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者惟山東百城耳，時可以復高祖、太宗之境土也，而唐終不競，抑亦天時所至，非人力可勝耶！噫！君如武宗，臣如李德裕，功業如彼，其卑無責也。以憲宗之斷，裴度之才，而亦僅有生氣若何，而後可以濟是歟！諸君若生于唐，其爲唐計，當何如也？願聞經濟之策。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九《玄宗・總論玄宗之政》 石守道論任用楊、李曰：《書》云：「后非賢不乂。」又曰：「良臣惟聖。」則知人君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必由忠賢輔翼，然後聖德日躋，而天下長治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三皇，言三皇者莫尚乎黃帝，須得六相，而後皇道成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五帝，言五帝者莫尚乎堯、舜。堯須得四嶽，舜須得十六相，而後帝德盛也。古之言治者莫尚乎三王，言三王者莫尚乎禹、湯、文、武。禹必得益，湯必得伊尹，文王、武王必得周、召、吕望，而後王業大也。三王而下，言治者莫尚乎漢，言漢者莫尚乎高祖，高祖必得蕭、張，而後能滅暴秦而平海內也。漢

而下，言治者莫尚乎唐，言唐者莫尚乎太宗。太宗必得房、魏，而後能革亂隋而登太平也。故曰人君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必由忠賢輔翼，然後聖德日躋，而天下長治矣。臣觀唐明皇帝爲臨淄王，始得劉幽求等，克討韋庶人，以清内難。自皇太子即帝位，能用崔日用、郭元振等，遂誅太平公主，以除大憝。開元初，則引姚崇、宋璟等爲宰相，乃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之功業。偉哉，侔禹、湯而齊文、武矣！暨天寶初，姚崇、宋璟既死，又斥棄張九齡不用，專任李林甫、楊國忠，於是忠良路塞，君子道否，姦黨並進，小人得時。明皇一身，三處受害：林甫、國忠蔽其明，高力士塞其聰，楊貴妃食其心。大凡人所待而用者心也、耳也、目也，聖人高拱巖廊之上，南面臨天下者，以心勞乎萬機之務，而計乎成敗也；以明視乎九州之遠，而察乎安危也；以聰聽乎萬方之政，而審乎治亂也。今明皇心與耳目三者皆廢，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又安用之哉！荒色淫湎，惑以喪志。萬機曠廢而不知，朝廷傾亂而不察，天下咨怨而不恤，社稷將覆而不悟。祿山兵起，河北陷没，而賊據東都，猶未之覺。干戈將及乘輿，乃遽走出延秋門以避鋒刃。幾何不喪身亡國，由林甫、國忠之啓亂也。或曰：高力士弄權於外，楊貴妃用事於内，天寶之亂，豈獨林甫、國忠也？對曰：力士所以得弄權於外，楊貴妃所以得用事於内者，由林甫、國忠爲之也。高力士自開元初則知内侍省事，已承人主恩寵。是時姚、宋爲宰相，力士小心供職而已，固未敢干政事、竊威權。及林甫、國忠爲相，皆由力士進達，故力士得專恣矣。宇文融、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附力士，並取將相高位，專寵恣横，威福擅作，而君子道消。開元初，武惠妃顧遇特厚，以故王皇后見廢，而明皇虚中宫二十年，專寵惠妃。及惠妃薨，後庭數千人，無可意者。後楊貴妃進見，至於暮歲，禮遇纔如惠妃。然則明皇在開元間，非惑於女色，而海寓無事，政令和一，豈非以姚、宋等朝夕左右，以忠言鯁論進於君耳，使君汲汲行堯、舜之道？明皇鋭意治本，懼茲正人，飲酒不敢過夕，坐朝不敢差晚，絲竹不敢數御，苑囿不敢頻行。内雖嬖寵惠妃，而外不敢隳慢庶政。惠妃雖受君寵，而不敢輒竊君權。雖有百惠妃，又豈能惑明皇之心，亂開元之政哉！及楊貴妃入宫，則林甫、國忠爲宰相，唯以奢侈之務厭君之心，佚樂之事蕩君之志。積斂財貨，以盈君欲；崇飾臺榭，以請君遊。累日不視朝，無人切諫；連宵奏鍾鼓，無人上言。倡優日戲上前，婦女朋淫宫内。朝政大壞，皆林甫、國忠爲之也。噫！用姚、宋則治，用楊、李則亂，賢臣不可不用也，姦人不可不去也。崔羣嘗對憲宗曰：「安危在出令，治亂由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也，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係非小。」又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之間，繼有内難，明皇平定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代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喬、杜如晦、魏鄭公、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常經天后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開元之治、天寶之亂，則任賢臣與任姦邪，得失安危明矣。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内，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進，接武而退，何由辨得其賢臣而用之？何由辨得其姦邪而去之？對曰：賢臣與姦邪迥異爾，非爲難辨也。在人君密審而熟察，其可見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者，直訐君之失者，好忠謀不避死者，好補時政之闕者，好不從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復爲當朝正人之所延譽者，爲左右小臣之所譖毁者，爲宫掖嬪后之所憎惡者，此則賢臣也。其好隨君之意，順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諛隨而從衆，好循默而不言，復不爲朝廷正人之所延譽者，爲左右小臣之所引薦者，爲宫掖嬪后之所稱美者，此則姦邪也。君以此察之，賢臣姦邪甚易見也。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曰：「此家事，何須謀於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實封，張九齡奏爲不可，林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觀之，皆以爲九齡賢，林甫姦，而明皇怒九齡不順己，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内罹毒，國祚將傾，豈止誤以千里也！任人之際，可不察與！向使明皇能辨林甫之姦、九

齡之賢，則豈有祿山犯闕之事也？千載之下，可爲龜鑑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九《穆宗・復失河北》 張唐英曰：穆宗時，范陽節度劉總入朝，請分所獻之地，以幽、營、涿爲一道，請張弘靖處之；瀛、漢爲一道，盧士玫主之；平、嬀、檀爲一道，薛苹主之。又籍軍中裨校宿將如朱克融輩，薦之闕下，冀朝廷擢用，以激厲燕、薊之俗。而宰臣崔植、杜元穎無經國謀畧，不從其請，惟瀛、漢置觀察使，餘皆俾弘靖統領之。又朱克融隨弘靖歸鎮，既怨朝廷不用，又弘靖制馭無術，克融遂因弘靖與王庭湊連衡爲叛。既詔遣將出征，又每軍置中官監軍，選驍勇以自衛，遣羸弱以禦敵。王師十五萬，不能當克融等一萬，皆由左右牽制所致也。且憲宗任用才智，宵衣旰食，焦勞十數年，方得河朔地。及劉總又納地歸國，是賢人君子有爲之時也，宜用總策，及任克融輩以視藩鎮，然後選用英才，經營天下，澄世之所不能澄，裁世之所不能裁。而乃硜硜自固，因循苟且，優游歲月，幸須臾之安，而不爲久遠計，復稔天下之禍，誰使然哉？且克融本兇暴之餘，宜以好爵羈致之，若不用則當除去之。奈何既不能用，又不能去，使其在京師則衣食不給，求食於人，彼豈無怨憤之心哉？譬之養虎，當飽其肉食，剪其爪牙，則無咥人之患。若使其有爪牙以自雄，復餓且饑，豈得不攫人而噬之哉？故謂復失河朔，非克融遽能爲之也，崔、杜二相失之也。所謂規規守文之士，不能意外行事，其二相之謂乎！以此知濟天下者，須英豪偉傑之才爾，章句書生，誰能了國家事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〇《文宗・朋黨》 張唐英論曰：文宗用李宗閔爲宰相，宗閔引牛僧孺同知政事，盡逐去李德裕之黨。及德裕再相，出宗閔以爲興元節度。宗閔結駙馬沈義，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而再求輔政。會中人王守澄薦李訓、鄭注，而德裕惡其憸巧。訓、注居中用事，復相宗閔，而出德裕。是時朋黨交熾，兩相傾軋，繌逐朝士，無有虛日。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甚易，去此黨實難。」嗟乎！文宗於此失政刑矣。夫爲天下之君，治亂興亡，唯在擇宰相而已。宰相得其人，則天下受其賜；宰相非其人，則天下受其禍。進退任用，繫於君上，察其賢不賢耳。夫君子小人，各有朋黨。以君子者爲宰相，則抱君子之道者，皆以黨而進於朝矣；以小人爲宰相，則懷小人之才者，亦以黨而進於朝矣。君子進則國體重而紀綱正，小人進則國體輕而紀綱亂。君人者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則察其器宇，觀其議論，驗其行事，審其措置。苟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生民，不私於身，不貪其權，使內外百官各得其職，上下庶務各有其序，是可任以大臣之事也。苟反於此，是不可任以大臣之事也。今小人之黨日夕進，見交亂於左右尚不能去之，而曰去河北賊甚易，此徒言耳。嘗謂文宗有嫉惡之志，而無嫉惡之斷。何以言之？文宗嘗自爲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此蓋知小人浮艷者當路而滋蔓矣。然終不能奮獨見之明，剗除羣妖，以彊國體，徒嗚咽悒鬱於禁中，此非有其志而無其斷耶！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二《武宗・毀拆佛寺》 石守道論曰：夫仁義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天下之福也。古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能修仁義之道，故皆受仁義之福。何以驗之？書曰：堯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一十二歲。禹傳于子，繼位一十七君，有國四百年。湯傳于子，繼位二十七君，有國七百年。周亦傳于子，繼位三十三君，有國八百年。此其驗也。後世人君仁義不修，而湎淫怠荒，窮奢極欲，竭天下之力，疲天下之力，聚斂生靈之膏血，以信奉佛，而望福報，不亦妖言乎！且帝王以生靈爲本，使天下無一夫饑，無一夫寒，無一夫不遂其生，無一夫不得其所，此帝王之福也。天下生民凍餒，轉死溝壑，而不給一尺帛，賜一石粟，使其飽且暖，而乃輦金載貨，填于寺門，以奉羣髡，將以爲萬民求福，何其迂也！且僧徒皆游惰之民人，庸人爾，使之齋，與之錢，不知何由能作福也？若曰奉佛，佛死已千有餘年也，其骨已臭朽腐爛也，其魂已殄滅消散也。以數片金薄塗于面首，用三門高屋覆其身軀，其使能降福於人，臣不信也！臣不信也！王縉之徒以謂國祚流長，皆佛之福報所資。又以爲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實由佛之福力。何厚誣也！高祖、太宗以仁義革亂，提四海之民出塗炭之中，置于富壽之域，登于太平之樂，德化深厚，恩惠及遠，積仁累義，垂慶子孫。不能嗣襲其善，中原屢擾，社稷幾覆。高祖、太宗之德未盡，人神協贊，宗廟祐助，逆兵勤而且死，神器危而復安，延至于三百年，蓋高祖、太宗之靈，天地神人之贊，而乃推于佛，何厚誣也！嗚呼！自佛入中國，蠹壞至于今矣。今髡徒左衽異端之人半中國，古之所謂四民者，流入于佛、老十有六七，天下穀帛貨貝歸於佛、老者亦十有六七。今以天下奉佛、老，佛、老益盛，中國益匱，生民益耗。生民耗，中國匱，雖有天下國家，何以爲國也！佛、老之患

也，大矣深矣，非有英睿之君，神聖威武如禹、湯、文武者，誰能除此弊也！在有唐時，憲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韓愈上疏切諫。至于武宗皇帝，遂拆天下寺，盡去天下僧尼，盡毀天下佛像。武皇帝英威如此，謚之曰「武」，宜哉！古之帝王，以干戈而定天下，而人服；則有周武王；以睿智英斷、聰明正直而去佛教，以殄滅，則有唐武宗。臣嘗論三武之功，以謂紂虐無厭，武王憑后稷、公劉、王季、文王之德，乘天下之甲，以抗一隅，而匈奴臣，其功皆易。至於佛者，深根固蒂七八百年，爲天下大患，如唐太宗之聖神，明皇之仁勇，憲宗之英睿，皆不能除之。而武宗皇帝奮於百王之下，斷自宸智，挺然不疑，一旦盡除去之，其功過於周武王、漢武帝遠甚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五《通論・唐之治亂興亡》 張唐英論曰：唐之治，太宗文皇既受内禪，孜孜求治，勤勞萬機。聽納諫諍，寬恤刑獄，平壹征賦，減省用度，駕馭中外，撫養生聚，不以大寶爲貴，不以黄屋爲心，謙虚以接羣臣，果斷以決大事，恐懼丕業，務成太平之治。内有房、杜以經綸庶政，外有英、衛以征討四方。有魏公、王珪之啓沃，有馬周、劉洎之議論，有無忌、士廉之保祐，有季輔、行成之正色，有文本、正倫之維持，有戴胄、伏伽之執法，有世南、百藥之經術。聽政之暇，則引文學之士更直閣下，以商搉古今是非，諮訪治道之得失，此天下不得不治也。高宗之初，承貞觀之遺跡，耆儒碩臣尚布中外，故永徽之初亦克乂寧。及夫無忌、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之徒繼遭竄戮，忠義之士結舌避禍，諂誕之臣攘袂而進，而李義府、許敬宗之倫，倒持國柄，尤爲巨蠹。復有武媚悍妬，恣窮妖淫，僭然自得，不復愧恥。此不得不亂爾。中、睿之朝，武三思、太平、安樂等公主倚恃城社，競爲狐鼠，號令刑政，梦然無紀，朝廷乃市道之藪，刑賞乃權倖之柄。明皇帝躍於艱危之際，目擊衰敝之政，即位之始鏟除汙迹，一新王道，擯絀姦諂，登用賢俊，講求治體，尊尚儒術。姚崇、宋璟以忠正而用，張説、二蘇以文雅而進，李元紘、盧懷慎以清儉而任，魏知古、源乾曜以吏術而升，張九齡、韓休以方正而選。此不得不治爾。及夫天寶之間，驕於承平，游心於神仙之妄，肆情於嬖倖之寵。周子諒直言，而撲死於文陛；李適之介訐，而貶死於宜春。内則楊、李紊壞國體，外則哥、牛邀求邊功。社稷已危而未悟，姦雄已萌而不知，遂使草鞠繁華之地，兵屯宫禁之下。至於肅宗之時，李輔國用事，而有南内之變。代宗之世，魚朝恩持權，而有陝州之幸。德宗以雄略之才，欲刷多難，然而炎、杞以儉巧之才取怨四方，以至涇原之兵竊發輦下，窓逼奉天之狩，窘迫興元之幸。外臣由是倔彊，帝祚由是漸弱。順宗之朝，伾、文、執誼之徒，凡所施設，尤可嗤笑。憲宗中興，欲洗宿憤，任用武元衡、杜黄裳、裴度、崔羣、權德輿、韋處厚、裴洎等，取蜀夏，平淮蔡，收冀鄆，然望開元已邈然不及矣，況貞觀乎！穆宗、昭愍、文、武、宣、懿而下，忽治忽亂，忽得忽失。注、訓以小器而大謀，牛、李以私怨而公報，盜賊由是蜂起，藩鎮由是跋扈，災連禍踵，遂失天下。每觀其史，未嘗不痛心疾首，以至泣下沾襟，而不能止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六《通論・藩鎮》 張唐英論曰：唐之治，由藩鎮之未專地也；唐之弱，由藩鎮之彊盛也；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減大半。大曆已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彊臣驕將，氣焰赫然，而於是李正己有青、淄、齊、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兖、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常、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養兵二萬。詔增一城，必飛語怨刺。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興拳石撮土。代宗寬柔，一切容之。德宗明察，先誅劉文喜，次欲盡除羣盜，遂詔起關西兵以臨關東，而涇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離，遂肆不軌。然而欲與李懷光合勢，懷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乘而滅之。又李寶臣信妖人之言，謂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讖文，不與同惡，卒自暴死。又朱滔稔兇，欲臣山東諸侯，而王武俊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舍漢！」於是起兵攻滔。又李希烈已僭大號，而諸侯異謀，劉積堅據上黨，而三鎮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藩鎮，各萌問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蓋彼同則此異，左逆則右順，輕重相制，小大相維，忽恭王命以効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也。至于朱全忠遂墟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安、史、朱泚之徒也，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各已亡矣。全忠視天下之大，不復有牽制之黨，乃平揖神器，若固有之。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田悦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故曰：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豈非治亂興亡之鑒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七《通論・宦官》　石守道論曰：中官積亂二百年矣，政道剥喪已盡矣，綱紀隳壞已絶矣，賢人消亡已無矣，高祖、太宗之遺德已殄矣，天人已厭矣，神祇已怒矣，國祚不去何待！雖盡殺之，其可救乎？猶水之浸潰，始於針芒，不補遂壞。隄防一決，汗漫中夏，懷山襄陵，不可禦也。而能始塞一針芒，水其止矣。内官積亂二百年，昭宗斬數百人，望其遽治，不亦難乎？悲夫！噫，中官之亂國家，覆社稷，歷代罔不由之。向若明皇、肅宗能鑒前古之敗，早絶其初，不使滋蔓，或順、憲善懲祖宗之亂，亟杜其漸，無恣成姦，則唐室豈有短促危亡之患哉！臣觀東漢之覆壞，李唐之傾弱，皆自中官，然則中官豈可任也？臣每觀之寒心，後世明王聖君宜深戒之。

又論肅宗、代宗、德宗任用宦官曰：國家之權在乎兵也。兵者，王者生殺之柄也，係天下安危之幾，萬民存亡之命。有國以來，孰敢去兵？兵在手，則匹夫可以制萬乘；兵去手，雖人主不能制一夫。故云，古之命帥，擇其文武兼才，將相全器，忠亮可以託社稷，信義可以固危亡，智謀可以決萬全，籌策可以制千里，故臨陣有必勝，出師無敗兵。伊尹所以興湯，吕望所以興周，房喬所以興唐，李晟所以復定兩京，子儀所以再造唐室，裴度所以戡寧中夏，得將將之道也，得用兵之要也，故兵爲國家之利器。嗟哉！庸君暗主，内疑宿將，外忌功臣，不能推腹心以示人，用忠信而結下，反以貔貅之衆，授與閹腐之徒，則是以王者生殺之柄，天下安危之幾，萬民存亡之命，付之廝役也。自至德已後，天下亂略弗過，兵鋒益熾。肅宗、代宗、德宗三世蒙塵，奔播不暇，由命帥失其人也，措置非其處也。古者命將，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而乃使中官監以制之，更取監軍指畫進退，不由主帥號令，不亦殆哉！嗚呼，兵柄豈可輕授於人哉！況在宦官，尤不可假之以權也。戒之，戒之！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七《通論・近侍》　張唐英論曰：文皇帝勵精治道，力致太平，制度牢密，紀綱齊整，刑賞號令，爵禄賜予，如布帛之有邊幅，如丈尺之有長短，不可得而踰之矣。公道大闢，私途盡塞，公卿臣妾，戚里皇族，不敢有僥倖之望。至高宗、中、睿以來，頗壞其法。開元之盛，首革其弊；天寶之後，仍蹈覆車。順宗時，韋執誼、王伾、叔文輩專政，内結牛美人，以伺上動静，朝廷刑賞之柄，皆爲所專。章武英睿，綜核名實，任用正人，一清王室。至昭愍以童年嗣位，怠於勤政，悦於近習，刑賞之柄，出於閹人宫姬之手，拾遺薛廷老因入奏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總是内中宣出，恐紀綱漸壞。」昭愍厲色不悦。噫！天下之大，萬幾之繁，以一人之寡，而四方夷夏尊而歸之者，以其有制度在爾。今以一人之私而塞天下之公，蓋不知天下者非己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奈何不以公議而守之耶？李玨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故曰平章事。若事不由中書，則焉用平章事耶？」

《宋文選》卷一九李清臣《唐論》　天下之亂常起於内，不起於四方，先之以朝廷之姦，繼之以藩鎮之盜，未有朝廷無隙隙而藩鎮敢叛涣者也。人之弱於氣者，寒暑疾病易爲之侵；木之傷於心者，風雨蝎蠹易爲之敗。明君賢相整予法度，修予甲兵，撫予人民，雖有强梗，必爲忠順，一有弗率，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治，雖有臣妾，必爲豺虎。唐之亂也，人皆知藩鎮之亡，而不知唐之有以自亡也。一軍闕帥，上擇賢人置之則已矣，而必取帥於其軍。其姦將豪卒，内交强臣而外交勅使，以市兵權，得之則取償於其民。宦者之使，陰得寶賂，僞以一軍之勢，嚇劫朝廷而取必。彼小人者，一旦據土地、擁旗甲、權盛氣完，約堅謀合，罔不睚眦自疑，恃衆而爲盜。而朝廷方且用姑息之法，慰之以金券，飽之以玉帛，欲以息兵。此其所以樹兵者歟？柄既去矣，藩鎮既强矣，又不能信任天下之賢以爲將相，使之整法度、脩甲兵、撫人民，爲所以禦盜之具，所以圖事於宫中，不過一二邪臣，三四宦豎，措置萬事，舛謬顛倒，方正之路塞，倖曲之門開，惟埋藏機牙，以中傷賢者爲事。故天下之心咎其上而易以生變，此以見非獨藩鎮之亡唐，而唐之有以自亡也。有國忠、林甫之蔽，然後有（函）〔幽〕陵之師；有魚朝恩、程元振之讒，然後有永泰之亂；有盧杞之邪，然後有奉天之厄；有惠王、昭愍之驕昏，然後有藩鎮之叛。章武中興，一裴度而已。裴度用則藩鎮爲唐之臣，度不用則藩鎮爲唐之盜。故曰：天下之患，常起於内，不起於四方也。杜牧善論兵，其爲《罪言》盡河北逆順之勢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夫蠻夷盜賊，彼雖無賴，然亦有桀黠之才，小人之智，有以窺測朝廷之所爲，權量其輕重强弱而自爲計，我自治且弗辨，則蠻夷盜賊投其隙而動。使唐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政得其道，則藩鎮爲我之手足耳目，竭蹶趨走之不暇，如貞觀、開元時矣，焉得而憑陵哉？

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悦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説：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禄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五《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耻。苟自耻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强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嚙，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彌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禄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絶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内，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禄山，黄巢殲之，崔胤、朱温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奸臣也，宦官也。惟玄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玄宗者，内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帶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禄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玄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覩乎

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玄宗啓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肅、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玄宗之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刦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蹶，以至于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愼也。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〇《唐高祖》 唐初定官制，三公總大政於上，六省典機務於中，九寺分庶政於下。其後沿革不一，而建國之規模，於此始基之矣。一代興，立一代之制，或相師，或相駁，乃其大要，分與合而已。周建六官，純乎分也，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漢承之而始任丞相，後任大將軍，專合於一，而分職者咸聽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輕在分。於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涖之以三公，統攝之者層纍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長短以時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則勸奬人才以詳治理，唐之斟酌於周者，非不審也。國家之務，要不出於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專其職，所以求詳於名實也。因名責實，因實課功，無所諉而各效其當爲，此綜核之要術也。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聽治，綜其實，副其名，求無過而止。因循相襲，以例爲師，苟求無失，而敬天勤民、對時育物、揚清激濁、移風善俗之精意，無與消息以變通之。實可稽也，不必其順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協於實。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謫，相爲緣飾，以報最於一人之聽覩，而人亦不樂盡其才。故周制使冢宰統六典以合治之，而冢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則大略不失，亦不能於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時、事變之宜，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以求詳於法外，自非周分之才，亦盡諾坐嘯而已。於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嘗不善也。六省者，皆非有執守者也，而周知九寺之司。三公者，雖各有統也，而兼領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職循官守、副期會、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長之度，彼此相參以互濟。與夫清濁異心，忠佞異志，略形迹以求真實之利病，則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互相融會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故責名實於分者，詳於法而略於理；重辨定於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詳。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而才可盡；能會通於度彼參此之得失，而智日生。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而恥爲塗飾，以下委於諳習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廚酒食之吏治，則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夫郡縣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納無諷議之廣，折中無論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臨六典分司之煩冗，即有爲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幾何不以拘文塞責，養天下於痿痺，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命乎？國家之事，如指臂之無分體也。夫人之才，如兩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爲一見也。取一體而分貴之，無所合以相濟，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競於廷而儥於邊，所必然者。刑與禮爭而教衰，撫字與催科異而政亂，事無以成，民無以靖，是猶鼻不擇香，口不擇味，背攡重纊而不恤胸之寒，雖有長才，徒爲太息，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奕之中，而不肖者持祿容身，不復知有清議，賢愚無別，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而盡聞國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國多才臣，而雖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有失國之君，而國終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後世合六官而聞政，臺省也，乃職在糾參，則議論失平，而無先事之裁審。職六官而佐治者，寺監也，乃仰承六官，則任愈析，而專一職之節文。故言愈棼而才愈困。鑒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非循名責實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

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於調、庸，而輕之於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爲較得矣。地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禦其害，協其居，坊其彊以淫，撫其弱以萎，君子既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爲之効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茶漆竹木櫻葦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爲民立國經理綢繆之用，固當即取於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於重，豈非君以養民、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箕斂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豢不耕之人，下及於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

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而不輕與，則貴之也至矣。故惟重之於庸，而輕之於租，民乃知耕之爲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於是天下無閒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於耕者鮮矣。且按唐開元户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户租二十三石，爲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曆清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而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以饟兵，而不止三年之餘一。粟之取也薄，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俯仰，皆出貨賄以雠糴於農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貨賄不騰。調、庸之職貢一定於户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於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汙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則人抑視田爲有利無害之資，自不折入於彊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適有生，田盡入於彊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斥之爲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蓋積數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橫取，無異於今川、廣之土司，吸齕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爲撙節焉以漸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爲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旦輸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餫周於遠塞，使輸十一於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軀命殉一頃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齎之制以稍寬之，乃粟之貴賤無恒，而定之以一切之準，愚吏抑盡廢本色，於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誅求，自非姦詭豪彊，未有敢名田爲己有者。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誰爲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勦絕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遊民之逋役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爲兵。畝百步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殞，復補伍於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爲墮淚。則三代之民，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亦慘矣哉！抑且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狩觀、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至遊觀、畋獵，皆奔走千百之耕夫於道路，暑暍凍餒、飢渴勞敝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穿池、營宮室、築苑囿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户數口而折絹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寓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不智而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後王參古以宜民，唐室租、庸、調盡一仁民之法，即有損益，無可廢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〇《唐太宗》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然則以是爲盡聽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盡然者。治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徵爲諫議大夫，房玄齡、杜如晦爲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羣論而從違不爽，則可矣。必恃此以立爲永制，又奚可乎？命官圖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於其人。庶務分治於六官，其屬詳其目，其長持其綱，皆有成憲之可準也。或舉、或廢，或倚法而挾姦私，或因時而爲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爲得失。然而有待於天子宰相之裁成者，則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内省，以待訪問，固善術也。下有利病得達於上，而上得詰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若夫小有過誤，則包含教戒而俟其改。如使諫官毛舉細過以相糾，則大體失而爭黨起於細微，亂世之所以言愈棼而事愈圮也。宰相者，外統六官，内匡君德，而持可久可大之衡，以貞常而馭變者也。君心之所自正，國體之所自立，國本之所自固，民生之所自安，非宏通於四海萬民數百年之規，而不役於一時之利病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古者三公論道，所論者道耳，不能與任氣敢言之士，爭一言一事之可否。而論道於君，抑不在摘人閒細政，繩舉動之小愆，發深宮之纖過，以與君競，徒自媟而與天子不親。故與諫官同者未必是，而其異者未必非也。詭隨諫官而避其彈射，則可以應一事而不可以規大全；逆折諫官而伸其獨見，則幾事不密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若夫宰相而果懷私以病國，固諫官所必抗正以爭，而非可使與辯訟於一堂，競偶然之得失者也。夫諫官職在諫矣，諫者，諫君者也。徵聲逐色，獎諛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幾而必犯顏以諍。大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

而無隱。若夫羣執事之修墜，則六官之長覈其成，執憲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鷙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老成熟慮之訏謨，非繁稱曲說、矯舉異同於俄頃者，所可詫風裁以決定者也。故天子誠廣聽以求治，則宰相有坐論之時，羣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而不可有聚訟一堂、道謀築舍之時。官各有其守，政各任其人，分理而兼聽之，惟上之虛衷以廣益，豈立一成法以啓爭端，可爲不易之經乎？

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六官之長貳，各帥其屬，庀其事，以待軍國之用，乃非體國如家者，則各炫所長、匿所短，互相推移而避其咎。使無總攝而通計之者，將飾文具以應，而不恤國事之疏以傾也。此不可聽庶司之汎應，而無與折中之者也。統之以宰相，而推諉自私之弊去矣。然宰相之賢者，且慮有未至而見有或偏，不肖者之專私無論也。先以中舍之雜判，盡羣謀以迪其未達，而公論以伸，則益以集而權弗能擅，其失者庶乎鮮矣。猶且於既審之餘，有給事之駁正以隨其後，於是而宰相之違以塞，而人主之愆以繩，斯治道之至密，而恃以得理者也。雖然，雜判者，陳於其先也。駁正者，施於其後也。中舍之議已集，宰相之審已定，始起而駁之，自非公忠無我之大臣，純白知通之給諫，參差相左，而給事與宰相爭權，則議論多、朋黨興，而國是以亂。然則駁正之制，當設於雜判陳而宰相方審、敕旨未下之際，以酌至當之宜，是非未著，而從違皆易，斯羣臣之能盡，而宰相之體不傷。惟公議已允，而宰相中變以舞法者，然後給事封還而駁正之，不尤可達人情、定國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謂王珪曰：「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或護己短，遂成怨隙。」蓋慮此矣。立法欲其徹乎賢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己從人也，亦不可得之數已。中舍各抒所見，而給事折之以從違，宰相持衡而斷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於協一，而宮省息交競之情，事理得執中之用，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近世會議偏及九卿，而唐之雜判專於中舍，其得失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與其屬參議其所修之職以待舉行，固有一成之見而執爲不可易者，假有大兵大役，司馬、司空務求其功之成，而司農務求其用之省，則其不相協而異同競矣。唐、宋之給舍，皆歷中外、通衆理、而待枚卜之選者也，兼知盈詘成敗之數，以酌時之所可行，則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濟，雜判而駁正之足矣，何用詢及專司之官以生囂訟哉？如有議成敕下，而九卿不可奉行者，自可復陳利病，以更爲酌改，無容於廟議未審之前，豫爲異論以相掣。國事之所繇定，惟其綱紀立以一人心而已。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於登進大臣、參酌大法、裁定大禮，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清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采紛呶之說，以模稜而求兩可，則大臣偷，羣臣競，朋黨興，機密洩，其弊可勝言哉？不周知天下之務，不足以決一事之成。宰相給舍無所偏私，以周知爲道者也。不消弭人情之競，不可以定國事之衡。雜判駁正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慎之於前，而盡一必行於後，議論雖詳而不至於爭競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順一人之情，爲兆民之患，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斯言韙矣。

夷狄之勢，一盛一衰，必然之數也。當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無以禦之，故禍發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則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長以相保，相保有餘而必盛，未有數千里之土，曠之百年而無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後之能復盛者鮮矣，而地已曠，人必依之，有異族，有異類，而無異土。衰者已衰，不足慮也。繼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則族殊類異，而其偪處我邊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頡利而衰，既分爲二，不能相比，於是乎突厥以亡，迄於五代而遂絕。夫豈特夷狄爲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況恃彊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則猶故也，天不能不爲之生種姓，地不能不爲之長水草，後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無慮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爲中國幸邪？其族衰，其地無主，則必更有他族乘虛而潛滋暗長於灌莽之中。故唐自貞觀以後，突厥之禍漸息矣，而吐蕃之害方興，繼之以契丹，皆突厥兩部之域也。頡利禽而御樓受俘，君臣交慶，其果以是爲中國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撫之，貯糧磧口以賑之，未嘗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則方興者不能乘無主以擅其地，則前患息而後釁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無潛滋暗長之禍，雖暫勞暫費，而以視糜財毒衆以守邊，割地納賄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內之說爲訏謨，豈久遠之大計哉？

隋之攻高麗而不克也，君非其君，將非其將，士卒怨於下，盜賊亂於內，

固其宜矣。唐太宗百戰以蕩羣雄，李世勣、程名振、張亮皆戰將也，天下抑非楊廣狼戾以疲敝之天下，太宗自信其必克，人且屬目以待成功，乃其難也，無異於隋，於是而知王者行師之大略矣。太宗自克白巖，將舍安市不攻，徑取建安，策之善者也，而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真請拔烏骨城，收其資糧，鼓行以攻平壤，而長孫無忌不可。乃以困於安市城下，而狼狽班師。夫世勣、無忌豈不知困守堅城之無益，而阻撓奇計，太宗自策既審，且喜聞二高之言，而終聽二將以遷延，何也？惟天子親將，勝敗所繫者重，世勣、無忌不敢以萬乘嘗試，太宗亦自顧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嚮令命將以行，則韓信之度井陘，劉裕之入河、渭，出險而收功，即令功墮師撓，固無繫於安危之大數，世勣、無忌亦何憚而次且哉？苻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啓鮮卑之速叛。寶建德不自將以救雒，則不被禽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於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弒。佛狸之威，折於盱眙。石重貴之身，禽於契丹。區區盜賊遠方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況六宇維繫於一人，而輕試於小夷乎？怯而無功，世勣、無忌尚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奚及邪？王欽若詆寇準以孤注，欽若誠姦，準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爲準之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春秋》書從王伐鄭，諱其敗以譏之，射肩而後，王室不可復興，桓王自貽之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一《唐中宗》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義，寧闕焉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惴惴然疑且有責之者，天下亦禺禺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謳吟，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褻而未遽墮也。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爲不可？然而不可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於天下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憚，孤起無援，終以喪敗，則亂賊之燄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撲而不可復張。義之不可襲取，而必本於夫人之心，亦嚴矣哉！李敬業起兵討武氏，所與共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廢爲動衆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其姦，窺覦閒隙，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觀其取潤州，向金陵，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於天下曰：「吾爲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義可取也，則宵人之巧譎，但能淋漓慷慨爲忠憤之言，而即佑於天，助於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於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後，四海兆人之衆，無有一夫焉，爲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大義之墮，墮於敬業之一檄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爲姦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晝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檄，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無私之志，伸不容已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興者，唯孤情之在兩間，焄蒿淒愴，百劒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羣不逞之徒，託義以求盈，而後義絕於人心，悲夫！

將各有其軍而國彊，將各有其軍而國亂，唐之季世，外夷之禍淺，國屢破君屢奔而不亡，然天下分裂，以終於五代，皆此繇也。將各有其軍，於是監軍設焉。中人監軍，唐之大蠹也，其始以御史監之，較中人爲愈矣，然即以御史監軍，而軍不敗者，亦鮮矣。既命將以將兵，而必使御史監之者，亦勢之不容已也。將各有其軍，而驕悖以僭叛者勿論已。即其不然，朝廷之意指，不行於疆場，而養寇以席權，恩縮以失機，遷延以糜餉，情事之所必有，而爲國之大患。天子大臣不能坐受其困，則委之監軍以決行上意，故曰不容已也。然而其軍必敗，未有爽焉者矣。監軍者而與將合，則何取於監軍，而資將以口實？曰：夫監軍者，目擊心知，而信以爲必然矣。監軍者而與將異，於是將不能自審其進止，以聽之與兵不習，於敵不審之人，而使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監軍者，非必剛愎不仁也，而御史者，以風裁無憚於大吏，持文法以責功效者也。責功效者必勇於進，則剛；持文法而無所憚，則愎；居朝端，習清晏，而不與士卒之甘苦相喻，則不仁。業任之以剛愎不仁之任，雖柔和之士，亦變其素尚而勉爲決裂。且柔和之士，固不樂受監軍之任。其樂任者，必其喜功好競，以嘗試爲能者也。且夫朝廷之使監軍，其必有所屬意矣。天子有欲速之心，宰相有分功之志，計臣恤饋餫之難，近寇之薦紳冀驅逐之速，將雖無養寇畏敵之情，而在廷固疑其前卻，操此爲慮，則自非少年輕銳、挾智自矜、以傲忽元戎者，固莫之使也。無敢死之心，無必勝之謀，無矜全三軍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抑無軍覆受誅之法以隨其後，如是而不撓將以取敗也，必不得矣。乃其設之之繇，則惟將各有其軍，

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唐初，府兵方建，軍政一統於天子，授鉞而軍非其軍，振旅而衆非其衆，故雖武氏之猜疑，而任將以勿貳，李孝逸、程務挺以分閫立效之元戎，殺之流之而不敢拒命，則亦無所用監軍爲矣。非武氏之能將將也，府兵定，軍政一，而指臂之形勢成也。然其始，府兵初建於用武之餘，而兵固競，則將可無兵，而唯上之使。一再傳而府兵之死者死，老者老矣，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勢必改爲召募，不得不授將以軍矣。故監軍復設而中人任之，庸主忮臣所不容已之亂政也。夫任將以軍，而精於擇將，慎於持權，天子之明，威行於萬里，而不假新進喜功之徒，撓長子之權，夫乃謂武氏所可逮哉？

策貢士於殿廷，自武氏始。既試之南宮，又試之殿廷，任大臣以選士，不推誠以信，而以臨軒易其甲乙，終未見殿廷之得士優於南宮，徒以市恩遇於士，而離大臣之心。故至於宋而富鄭公欲請罷之，其説是已。雖然，勿謂貢士之策，異於漢武之策問賢良也。貢士之取舍，人才進退之大辨，輕於其始，則不得復重之於後。天子以天之職，求天之才而登進之，使委之有司，弗躬親以涖之，則玩人而以褻天，其弊也，士愈輕而貢舉愈濫，又奚可哉？有道於此，付試事於南宮，而所拔者緘其文以獻之上，上與大臣公閱而定其甲乙，庶乎不疑不褻，得進賢之中道。惜乎，富公之言，不及此也。士之應科而來者，賢愚雜而人數冗，故授之所司，以汰其不經不達之冒昧，而天子親定其甲乙，則以崇文重爵，敬天秩，奬人才，而示不敢輕，此亦易知易行之道。而自武氏以來，迄千餘年，議選舉者，言滿公車，而計不及此者，後世人主之心，無以大異於武氏也。夫武氏以婦人而竊天下，唯恐士心之不戴己，而奪有司之權，竊私惠於士，使感己而忘君父，固懷姦負慝者之固然也。後世人主，承天命，繼先猷，作君作師，無待私恩以固結，而與大臣爭延攬以籠絡天下，顧使心膂猜疑，互相委卸，不亦諰乎！天子而欲收貢士爲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緐替也。

唐自顯慶迄乎景龍，五十有五年，朝廷之亂極矣。豔妻接跡，昏主死亡而不悟，嬖倖之宣淫，酷吏之恣殺，古今所未有也。取唐之懿、僖，宋之徽、欽而繫之，十不敵一焉，然而彼速亡而此猶安者，其故何也？人之邪正不兩立，政之善惡不並行，純則治，雜則亂，所固然矣。雖然，尤惡其相激相反，而交爲已甚也。已甚者，小人之忮毒也，進而陷君子以反其類，於是而國爲之空。國既空矣，乃取君子之政，無論宗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繫，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而慨反之，以洩其忿怒，推以及於言語文字之不合者，皆架以爲罪，而坐之死亡。天下乃箝口絶筆，以成乎同惡相扇之勢，此唐、宋之所以亡，與漢末黨錮之禍，若出一轍也。武、韋之世，自長孫無忌、褚遂良以忠蒙誅夷之禍亦憯矣，然殺是人則禍盡於其人，爲其所汲引與所同事者，安處無驚也。則苟不力觸姦邪之釁怒，而猶綽乎其有以自居。若夫貞觀、永徽之善政，雖不能釐定而修明之，初不聽姦邪之變易。武、韋所自爲異議以亂典常、蠱衆志者，喪祭之虚文，選舉之冒濫而已。邊疆之守，賦役之制，猶是太宗之遺教也。殺君子而不蔓引其類，故斬艾雖憯，而陳子昂、蘇安恒、李邕、宋務光、蘇良嗣之流，猶得抒悃昌言，而無所詘。乃至守正不阿，效忠不貳如狄仁傑、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皆列上位而時伸其志。其宣力中外者，則劉仁軌、裴行儉、王方翼、吉頊、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張仁愿，悉無所掣曳以立功名。乃至楊元炎、張説、劉幽求諸人同事俱起，而被害者不相及。姦邪雖執大權，終不礙賢臣登進之路，驅天下以一於淫慘。則亂自亂也，亡自可不亡也，或摧之，或扶之，兩不相掩，而天下猶席以安也。夫小人之毒不可撲者，莫甚於與君子爭名。君子之自貽以惑者，莫甚於與小人競氣。武、韋、太平淫虐方逞之日，小人利得其欲，而自安於小人。君子自靖其誠，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故小人之毒淺，而君子之志平，水火不爭，其毒不烈，所固然矣。夫名者，君子之實也。氣者，小人之恃以凌物者也。君子惜名已甚，而氣乘之，小人於是恥榮名之去己，而亦飾説以干譽。然後公忠正直之號，皆小人之所弋獲，一旦得志以逞，則盡取君子題以姦黨而誅殛之，空其禄位，招致私人，而朝廷倏易其故。及其敗露，直道乍伸，義激氣矜者，抑用其術以剪絶敗類。數十年之中，起伏相互，風靜而波猶不息，君無適信，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乃至取邊疆安危之機，小民膏血之資，旦此夕彼以各快其施，如痎瘧之炎抱火而寒履冰也。嗚呼！鍛鐵者屢反其鉗椎，療病者疾易其梔附，其不折以亡也。豈可幸哉？甚矣，使氣而矜名者之害烈也！宋仁宗，（賓）〔賢〕主也，吕夷簡、夏竦，非大姦也，相激以爭，以石介以詩受斲棺之僇。流波所蕩，百年不息。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有罪可討，而蔡確亦以歌詠論刑。免役非殃民之稗政，而司馬公必速改於一朝。維州非宗社之急圖，而李文饒堅持其偏見。雖君子之乍升，亦且以斂怨而妨國家之大

計，況小人之驟進，唯人是苛、唯政是亂者，又遑恤傾危之在旦夕乎？唐武、宣，宋神、哲之可與有爲也，顧不如高宗之昏闇、中宗之狂惑，觀其朝右之人，與邦國之政，而可知矣。國無黨禍而不亡，爲人君者弭之於其幾，奚待禍發而無以救藥乎？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二《唐睿宗》 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俌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爲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俌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爲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俌謂御史秩卑望重，姦宄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不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詫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肖者貪權利，而無持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灰牧守之心。故景伯、俌之言，非治理之經也。命卿貳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爲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閒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爲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述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爲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繇也。則景伯、俌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二《唐玄宗》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其九皆西北邊徼也。唯河東一鎮治太原，較居內地。別有嶺南經略，長樂、東萊、東牟三守捉，亦皆邊也，而權抑輕。若畿輔內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兗、泗、魏、邢，咸弛武備，幸苟安，而倚沿邊之節鎮，以冀旦夕之無虞，外彊中枵，亂亡之勢成矣。蓋自一行立兩戒之說，分用文用武之國，於是居輕御重、彊枝弱幹之術行，而自詫其鞏固。方玄宗之世，吐蕃、突騎施、奚、契丹雖倔强不賓，而亦屢挫衂以退，本無可用防禦者。無故而若大患之在邊，委專征之權於邊將，其失計固不待言矣。即令外寇果彊，侵陵相迫，抑必內屯重旅，以時應敵，而不容棲重師於塞上，使玩寇失防，一敗而無以爲繼。況周、漢之亡，癰先內潰，覆車不遠，豈盡繇四裔乎？寇之起於內也，非能亟聚數萬人以橫行天下，其或爾者，又皆烏合而弗難撲滅者也。唯中原空其無人，則旋滅旋起，而無所殫壓。撤邊兵以入討，必重虐吾民，而人心離叛，偶一折喪，乘勢以收潰卒，席捲以行，而邊兵皆爲賊用，然後鼓行而入無人之境，更無有挾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閒耳。夫使祿山之亂，兩河、汝、雒、淮、楚之閒，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關之背，而迫之以前卻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封常清一身兩臂，募市人於倉卒，以授賊禽，其爲必敗無疑矣。二顏之起河北，張、許之守睢陽，皆率市人以戰，賊之所望而目笑者也。李、郭雖出，九門克捷，而不救潼關之敗。觀於此，則虛其腹心，以樹彊援於四末，一朝瓦解，大廈旋傾，勢在必亡，無可拯救，必然之券矣。且重兵之在邊也，兵之彊弱，朝廷不得而知也，將之忠姦，中樞不得而詰也。兵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將一失其所守，而自放爲游兵，潰而散，靡而降，反戈而內訌，豈徒祿山犯闕、天子奔蜀爲然乎？楊劉一潰，而朱友貞匹馬無投；恒州一衄，而石重貴束身待縛；種師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獲。千古敗亡之一軌，自犬戎遽起，烽火無援，其來久矣。東漢黎陽之屯，差爲有恃，乃其亡也，亦以邊彊腹弱，而山東義旅，不敵董卓之胡騎。後之謀保天下者，可弗鑒諸！

唐政之不終者凡三：貞觀也，開元也，元和也。而天寶之與開元，其治亂之相差，爲尤縣絕。夫人之持志以務修能，亦難乎其始耳，血氣未定，物誘易遷，智未開，守未固，得失貞淫治亂之故未熟嘗，而易生其驕惰。及其年富力彊，見聞益廣，浮蕩之志氣已斂，聲色之娛樂已厭，而好修之成效有可居，則靡而淫，玩而弛，縱而暴，皆日損以嚮於善。此中人之恒也。太甲、成王終爲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能自克，以圖治於氣盈血溢、識淺情浮之日矣，功已略成，效可自喜，而躁烈之客氣且衰，漁色耽遊之滋味已飫，乃改

而逆行，若少年狂蕩之爲者，此又何也？於是而知修德之與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夫苟以修德爲心與？德者，無盡之藏也，未之見，則一善成而已若有餘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還而不自覺。既見之矣，既習之矣，仁不熟不安於心，義未精不利於用，浩乎其無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亹亹乎相引以深密，若登高山，愈陟而愈見其峻，勿容自釋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振也，繼之不自省也，而不患其終之不自保也。師保在前，疑丞在後，古人之遺文，相督而不假，一窺其精意，欲從而未繇，則雖未日進於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奚憂末路之猖狂哉？苟其以立功爲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與？則功者，有盡之規也，內賊未除，除之而內見清矣；外寇未戢，戢之而外見寧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修之而國有其典矣。夫既內無肘腋之姦，外無跳梁之敵，野鮮流亡，而朝有綱紀，則過此以往，將復奚事哉？志大而求盈，則貪荒遠之功；心滿而自得，則偷晏安之樂。所願者在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復奚事哉？邪佞進，女寵興，酣歌恒舞而曰與民同樂，深居晏起而曰無爲自正。進厝火積薪之說者，無可見之徵；抱蟻穴金堤之慮者，被苛求之責。智淺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淫溢必汎，蓋必然之勢矣。是以古之聖王，後治而先學，貴德而賤功，望之天下者輕，而責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後已，非以爲天下也，爲己而已矣。爲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無殊於巖穴之士，志日專，氣日斂，欲日憺忘，心日內守，則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師保任之也，不患其終之不永也，無可見之功勳，則無告成之逸豫也。唐以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三君之不終，有以夫！

秀者必士，樸者必農，儇而悍者必兵，天與之才，習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謂天秩，此之謂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而違其材質，強使即戎，於是而中國無兵。安祿山以蕃騎渡河，入無人之境，直叩潼關，豈中原之民一皆脆弱，無可奮臂以興邪？顏魯公一振於平原，旬日之間，而得勇士萬餘人，於是盧全誠於饒陽，李奐於河間，李隨於博平，而顏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餘萬，張睢陽所糾合於雍邱者，一日而得數千人，皆蹀血以與賊爭死命。斯固三數公忠勇之所激，而豈此數十萬比屋之民，皆義憤填胸、思拯國難者乎？僄輕鷙悍之材，誠思得當以自效，不樂於負耒披蓑，寧忘身以一逞，其材質不任農而任兵，性以成，情以定也。然則拘府兵之故紙，疑驥騎爲虛文，困天下材勇於隴首，蕩洙游閒，抑不收農民之利者多矣。違其性，棄其長，強其短，徒弱其兵，復窳其農，唐安得有兵與民哉？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爲國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黨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帥，而順之與逆，唯其馬首是瞻。於是乎藩鎮之勢成，而唐雖共主，亦與碁立以相敵。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滅，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東義兵之所啓也。若夫高僊芝、封常清迫而募於兩都者，則市井之罷民，初不足爲重輕者也。民懲府兵之害，聞召募出於朝廷，則畏一登籍而貽子孫之禍，固不如（海）〔河〕北、山東、雕、睢牧守之號召，人樂於就而能得其死力也。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農而農之，民不困，兵不梏，材武之士不爲將帥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後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雖亂而不亡。平陽之青衣行酒，五國之囚繫終身，視此何如邪？《春秋傳》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國君者，諸侯之謂也，棄其國，寓於他人之國，不得立宗廟、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絕先祖之祀，殄子孫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謂也。自宋李綱始倡誤國之說，爲君子者，喜其詞之正，而不察《春秋傳》大義微言之旨，欲陷天子於一城而棄天下，乃以終滅其宗廟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論者，義不精，學不講，見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誤天下有餘矣。天（下）〔子〕者，天（子）〔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爲重，而視其存亡爲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臣民若喪其首，而四支亟隨以仆。以此爲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滅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爲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宗祧於一邑，臣民之望猶繫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碰碰之節，輕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嗚呼！非徒天子然也。郡縣之天下，守令爲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守也。祿山之亂，守州郡者，如郭納、達奚珣、令狐潮之流，望風納款，乃至忠貞如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者，亦初受脅迫而始改圖，困守孤城而不知變

計，幾陷於逆，莫能湔滌。力不能如顏魯公之即可有爲也，則何如潔身以避之，徐圖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餘地以致身盡瘁，而濡忍不決，勢迫神昏，自非與日月爭光之義烈，艮其限，厲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終無玷也。故守令無三軍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恒也，迫之以必死，則惟降而已矣，是敵郡邑以從逆也，故曰非法也。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二三《唐肅宗》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雝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起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惟江淮。故琦請督租、庸（白）〔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聿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嗚呼！朝廷既以爲外府，垂腴朵頤之官吏，亦視以爲羶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應密罟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於弋取，而見爲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

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於弋取，而見爲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

也。其言曰：「切於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於宦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玄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瑯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惟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爲質，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乃以勢言之，朔方之軍雖弱，賊亦散處而勢分，統諸軍嚮長安者凡十五萬，回紇六千耳，卒之力戰以破賊者，非回紇者，固愈於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貫、孟珙之僅隨虜後也。故回紇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奪中國。惟其情之已私，則奉回紇以制人，與高祖之假突厥而實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僕固懷恩且挾之以入爲寇難，非汾陽威信之能服強夷，唐亦殆矣。故用夷者，未有免於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推其本原，劉文靜實爲厲階，僅免於危亡，且爲愚夫取滅之嚆矢，不亦悲乎！

將與兵必相得也，兵不宜其將，非弱則訌。唐節度使死，因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之，亦未爲過也。其事自肅宗以平盧授侯希逸始。於是唐權下移，終其世於亂，而國以亡。蓋人君之心，有可洞然昭示使天下共見者，雖雄猜如曹孟德，而亦無所隱。有藏之密，慮之熟，決於一旦而天下莫測者，雖孔子之墮郈、費，亦未嘗示人以欲墮之志。非疑於人，信之在己者深也。唐之中葉，節度使各有其兵，而非天子所能左右，其勢成矣。察三軍之志，立其所願戴者，使軍效於將，將效於國，亦不容已之勢也。非可以漢高旦馳入營，奪韓信、張耳之軍行焉者也。惟然，而此意可使將與兵知之乎？軍有帥，有偏裨，帥死而偏裨之可任與否，非不可以豫知者也。其爲忠、爲逆、爲智、爲愚、爲寬、爲嚴，天子與大臣辨之審而慮之早，則帥一死，而赫然以軍中所欲奉之主授以節鉞，而不待其陳請。則帥既感其特恩，兵亦服其夙斷。既憚其明見萬里之威，復懷其實獲我心之德。雖有桀驁，敢生攜貳乎？天下止此數鎮，鎮之偏裨止此數人，天子大臣曾不測其可否，而待迫以詢之羣小邪？劉後主之闇也，猶能使李福問帥於諸葛方病之日。若祭遵、來歙死於倉卒，而兵柄有歸，尤先事以防不測，其計定矣。惡有縣三軍之任，搖搖不知所付，帥死而後就軍中以謀用舍哉！又況所遣者奄人，賄賂行，威權替，李懷玉得逞其姦，而唐無天子，養亂以垂亡，寄生之君，尸祿之相，不足與有爲久矣。將有材而不能知，軍有情而不能得，浸使不問，軍中自爲予奪，其召亂尤速也。操大權者，非一旦之能也。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三《唐代宗》 廣德二年，户部奏户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較天寶户九百六萬九千有奇，僅存者三之一也，而猶不足。叛賊之所殺掠，蕃夷之所蹂踐，亂軍之所掠刷，死絶逃亡，而民日以耗，固也。然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長，民之自惜其生，驚竄甫定，必即謀田廬、育婦子，筋骸以習苦而彊，婚嫁以殺禮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速是哉？蓋國家所以安集其人民而足其賦役者，恃夫法之不亂、政之不苛，汙吏無所容其姦，猾胥無所讎其僞耳。喪亂猝興而典籍亂，軍徭數動而遷徙雜，役繁賦重，有司以消耗薄徵輸不及之責而利報逃亡。單丁疲户，徼幸告絶，而黠民乘之，以衆爲寡，以熟爲荒，墮賦於僻遠愿樸之鄉，席腴産、長子孫者，公爲籍外之游民。墨吏鬻版籍，猾胥市脱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代姦人以任國計。户日減，科斂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賦，今以一而應軍興之求索。故其後兩税行，而税外之苛徵又起，杜甫所爲哀寡婦誅求之盡者，良有以也。民之重困，豈徒掠殺流亡之慘哉？第五琦、元載之箕斂愈酷，疲民之詭漏愈滋，官胥之欺誣愈劇，此二百九十餘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上之掊求者也。以此知廣德之凋殘，上損國而下病民，誠有以致之，蓋亂世必然之覆轍矣。賦輕役簡，官有箴，民有恥，雖兵戈之餘，十年而可復其故，亦何至相差之巍絶乎？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四《唐德宗》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惟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以定爲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令無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税實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户口，於租、庸、調之外，横加賦斂，因事取辦而無恒，乃

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户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尚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税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寢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箕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爲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税之爲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爲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寢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箕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爲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税之爲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爲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興，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税者正供也。」而横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爲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惟據亂法以爲法，則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税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之爲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惟據亂法以爲法，則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税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之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爲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税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巵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爲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惟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横亘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苛苦於淡食，私販者遂爲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説，以擅利於己，而衆害叢集矣。官榷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比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讎矣。統此食鹽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踊貴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糧值之外，計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東之西，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脅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則姦商可以惟意低昂，居盈待之，而過索於民。民苦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餌，爲之禁制，徼纔日纍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泰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豢，以毒民而激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速讎，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爲施網罟，以恣其射利之壟斷，民窮國亂，皆所弗恤也。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擊查支放之煩，則商病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乏以增價，而彼已至，又惟恐其讎之不先，則踊貴之害亦除。守此以行，雖百王不能易也。晏決策行之，而後世猶限地界以徇姦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綱，疏其節目，爲政之上術也。統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煮海之饒，民獲流通之利，片言而決耳，善持大計者，豈有不測之術哉？得其要而姦不能欺，千載莫察焉，亦可歎已。

西域之在漢，爲贅疣也，於唐，則指之護臂也，時勢異而一概之論不可執，有如此夫！匈奴之大勢在雲中以北，使其南撓瓜、沙，則有河、湟之隔，非其所便。而西域各有君長，聚徒無幾，僅保城郭，貪賂畏威，兩袒胡、漢，皆不足爲重輕，故曰贅疣也。至唐，爲安西，爲北庭，則已入中國之版。置重兵，修守禦，營田牧，屹爲重鎮。安、史之亂，從朔方以收兩京，於唐重矣。代、德之際，河、隴陷没，李元忠、郭昕閉境拒守，而吐蕃之勢不張，其東侵也，有所掣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爭之地也，於唐爲重矣。惟二鎮屹立，扼吐蕃之背以護蕭關，故吐蕃不得於北，轉而南嚮，松、維、黎、雅時受其衝突。乃河、洮平衍，馳驟易而防禦難。蜀西叢山沓嶂，騎隊不舒，扼其從入之路，以

是謂稗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劉晏庀軍國之用，未嘗有掊求

囚之於山，甚易易也，故嚴武、韋皐捍之而有餘。使割安西、北庭以畀吐蕃，則戎馬安驅於原、洮，而又得東方懷歸怨棄之士卒爲鄉導以深入，禍豈小哉？拓土，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鄴侯決策，而吐蕃不能爲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戍守、爭戰之勞，胡爲其棄之邪？永樂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於此而可爲痛哭也。

天子禁衛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末雖敗，可以不亡。唐自肅、代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亟討河、汴，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無實，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痿也。及李懷光平，李晟移鎮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衛。於斯時也，任之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當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鄴侯、敬輿無一言及之，何其置大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無可託之人也。禁兵操於宦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之帥臣，而天子危於外。外之危，簒奪因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柴之祀忽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晟移鎮而更求一如晟者，不易得也，即有一如晟者，而抑難乎其爲繼。蓋當日所可任者，惟鄴侯耳。鄴侯任之，則且求能爲天子羽翼、終無逆志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勤徧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越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馭輕之勢以成。然而鄴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輿亦不能以此爲鄴侯請也。德宗之欲任竇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奮疑自用，則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爲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矣，惡能取百年之遠猷，爲之辰告哉！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色折色奚便？國之利不宜計也，而必計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爲典要，惟其時而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其後兩稅法行，繒、纊、布改令納錢。陸敬輿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請令仍輸本色。」執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則有未允者焉。絹、繒、纊、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其精，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吏以包容受賕，既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絲枲，爲速敝之絹布，滅裂物產，於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也，墨吏、猾胥操權以苛責爲索賄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錢則繒而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綿、纊而易錢，愚氓雖受欺於姦賈，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損也，此折錢之一便也。樹桑者，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枲、吉貝，今綿花。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枲之土，取給也易，而不產之鄉，轉買以充供，既以其所產者易錢，復以錢而易絹、繒、纊、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姦商之騰踊，愚氓之困，費十而不能得五也。錢則流通於四海，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戶分產，畸零不能齊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纊、布必中度以資用，單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於府庫，必計值以求附於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寒，無所控也。錢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又一利也。絲枲者，皆用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求，而江鄉雨溼，山谷烟蒸，色黯非鮮，則吏不收，而民苦於重辦。吏既受，而轉輸之役者民也，舟車在道，霧雨之所霑濡，稍不謹而成黦敝，則上重責而又苦於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積之數十年而朽於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怨起於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於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以收以放，雖百年而不改其恒，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利，民雖一勞而永逸，上有支給而下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況欲使之輸中度之絲麻，累遞運之勞以徒供朽壞乎？唐初去古未遠，銀未登於用，鑄錢尚少，故悉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惜舊制之湮，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於上下，固無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於國也。故論治者，貴於知通也。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五《唐順宗》　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韓、劉、柳皆一時之選，韋執誼具有清望，一爲所引，不可復列於士類，惡聲一播，史氏極其貶誚，若將與趙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爲，亦何至此哉！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范希朝、韓泰尊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爲者也。所未審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窮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於時宦官乘德宗之危病，方議易儲，以危社稷。順宗瘖而不理，非有夾輔之者，則順宗危，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頒大政，以止一時之邪謀，而行乎不得已，亦權也。憲宗儲位之定，雖出於鄭絪，而亦俱文

珍、劉光琦、薛盈珍等諸內豎修奪兵之怨，以爲誅逐諸人之地，則韋執誼之驚，王叔文之憂色，雖有自私之情，亦未嘗別有推奉，思搖國本，如謝晦、傅亮之爲也。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叢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僶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爲」而已。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敵衆，謗毀騰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爲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伾、叔文，誠小人也，而執誼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結於上，伾、叔文不得於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達於篤疾之順宗。嗚呼！漢、唐以後，能無內援而致人主之信從者，鮮矣。司馬温公之正，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楊大洪之剛，而所用以衛主者王安。蓋以處積亂之朝廷，欲有所爲，弗獲已而就其可與言者，爲納約之牖也。叔文、伾之就誅，八司馬之遠竄，事所自發，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韓泰之奪其兵柄，忿懟急洩而大獄疾興。諸人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監軍，復歸內豎，唐安得有斥姦遠佞之法哉？宦官之爭權而迭相勝負耳。杜黄裳、袁滋不任爲主也。故執誼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謂爲千古之敗類，則亦誣矣。繇此以觀，士之欲有爲當世者，可不慎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與天下共之。其或幾介危疑，事須密斷者，則緘之於心，而制之以獨。若驟得可（危）〔爲〕之機，震驚相耀，以光大之舉動，爲詭祕之聲容，附耳躡足，晝呼夜集，排羣言，斂衆怨，自詡爲憂國如家，乃不知旁觀側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慝。事既祕，言不能詳，欲置辯而末從，身受天下之惡，自戕而已矣。《易》曰：「不出户庭，无咎。」慎之於心也。不出門庭則凶矣。門内之密謀，門外之所疑爲叵測者也。流俗之所謂深人，君子之所謂淺夫也。讀柳宗元謫後之書，「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五《唐憲宗》 杜黄裳之請討劉闢，武元衡之請徵李錡，李絳之策王承宗、田興，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時爲之也。知時者，可與謀國矣。自僕固懷恩以河北委降賊而僭亂不可復制者，安、史之誅，非唐師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賊自敗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濟，賊所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僭逆者，皆紈袴驕惫、弋色酖酒之豎子也。其偏裨，則習於叛合，心離志怠，各圖富貴之庸夫也。而狎於兩代之縱弛，不量力而輕於言叛，乃至劉闢以白面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尋干戈，此其望風而仆、應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於有功。韋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勸興師，況黄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謀者乎？故德宗奮而啓禍，憲宗斷而有功，事同而效異也。夫既知其可以討矣，則亦知其可以不戰而屈之矣。姑試其威於四川而四川定，再試其威於鎮海而鎮海平。河北豢養之子弟，固不測朝廷之重輕，而苟求席安以自保，衆心俱弛，羣立不張，於斯時也，唐雖不自信其有必勝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悦之舊，彼自知之，亦可衆量之矣。吉甫目擊杜、武之成績，欲效之以徼功於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轍也。李絳之洞若觀火，又豈有絶人之智計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憲宗之寬而能安，亦事同而效異也。所以異者無他，惟其時也。時者，方弱而可以彊，方彊而必有弱者也。見其彊之已極，而先自震驚，遂腼縮以絶進取之望；見其勢之方弱，而遽自踖蹐，因興不揣之師。此庸人所以屢趨而屢蹶也。焚林之火，達於山椒則將熸，撲之易滅而不敢撲，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惡知盈虚之理數以御時變乎？劉淵、石虎、苻堅、耶律德光、完顔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時者，猶以爲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敗爲懲，悲夫！

樞密之名，自憲宗以任宦官劉光琦始。繹其名，思其義，責以其職，任以其功，軍之生死，國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地九天之略，皆繫焉。三代而後，天子與夷狄盜賊爭存亡，非復古者大司馬掌九伐之法，鳴鐘擊鼓馳文告以先之，整步伐以涖之，所能已天下之亂也。則此職之設，有其舉之，不可廢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惟若憲宗委之宦官，則吐突承璀、王守澄資以擅廢立，而血流宫禁，乃因此而謂分宰相之權，奪兵部之職，所宜廢也，豈非因噎廢食而不憂其餒乎？五代分中書、樞密爲二府，雖狃於戰爭，而欹重戎事，然準漢大將軍、丞相之分職，固三代以後保國之善術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而禮部之外必設太常，蓋以禮部統邦禮，職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則恪恭不摯，專責之太常，而郊廟

之事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總百揆而兼任之乎？抑可使兵部統銓敍功罪，稽核門廕，制卒伍之踐更，清四海之郵傳，覈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旦不遑，乃欲舉三軍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謀之，其不以國與寇也，不亦難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樞密所領者，戰守之變也。進止奇正，陰陽互用，存亡之大，決於呼吸，經畫之密，審於始終，文字不得而傳，語言不得而洩，上承人主帷帝之謀，遙領主帥死生之命，大矣哉！專其事而恐不勝，乃以委諸守章程而綜衆務者乎？樞密一官，必舉而不可廢，審矣。時或宇內方寧，兵戈不試，則縣其職以令宰相兼之可耳。而官屬必備，儲才必夙，一旦有疆場之事，則因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與天子定謀於尊俎。至其爲謀之得失，有宰相以參酌於前，有諫官以持議於後，亦不患其擅國柄而誤封疆矣。漢舉朝政盡委之大將軍，而丞相聽命，五代使樞密察宰相，固欹重而貽權姦之禍。唐、宋之失，在任劉光琦、童貫，蓋所任非人，而非其設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馬總戎政，攝祀事，兼任征伐，則惟封侯之天下，無夷狄盜賊之防則可耳，後世固不得而效也。

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皆以直言極諫而居顯要，當其極陳時政之得失，無所避忌，致觸李吉甫之怒，上累楊於陵、韋貫之以坐貶，而三人不遷，豈不人擬爲屈、賈，代之悲憤，望其大用以濟時艱乎？乃其後竟如之何也！故標直言極諫之名，以設科試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進浮薄，激成朋黨，撓亂國政，皆緣此而興。漢、唐之末造，蔡邕髡鉗，劉賁絀落，論者深爲憤惋，而邕以黨賊亡身，賁亦無行誼可見，則使登二子於公輔，固不能救漢之亡、起唐之衰，亦概可覩矣。人君之待諫以正，猶人之待食以生也。絕食則死，拒諫則亡，固已。然人之於食也，晨而饗，夕而飧，源源相繼，忘其爲食，而安於其所固然。如使衰瘠之夫，求穀與芻蓼而驟茹之，實非其所勝受也，則且壅滯於中，而益增其病。故明王之求諫也，自師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皆可以其見聞心得之語，因事而納誨。以道諫者，不毛舉其事；以事諫者，不淫及於他。漸漬從容，集衆腋以成裘，而受滋培於霢霂。未有驟求之一旦，使傾倒無餘，盡海內之事而纖悉言之，概在廷之人而溥徧刺之，馳騖曼延，藻帨文華，取悅天下，而與大臣爭用舍之權者也。非浮薄之士，孰任此爲截截之諞言哉？夫惟言是求，無所擇而但奬其競，抑又委取舍於考官，則僉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惡，以恣其排擊，若將忘禍福以抒忠，實則迎合希求，爲登科之捷徑，端人正士固恥爲之。牛僧孺等之允爲姦邪，不待覆輈折轂，而有識者信之早矣。夫李吉甫之爲邪佞也，楊於陵、韋貫之身爲大臣，不能以去留爭其進退，既與比肩事主，而假手舉人以詆斥之，則其懷譖以持兩端，亦可見矣。於陵、貫之以舉人爲搖擠之媒，僧孺、宗閔以考官爲奧援之託，則使擊去吉甫，而於陵、貫之爲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閔、湜之並不能爲吉甫，則驗之他日，亦既章章矣。何也？上之所以求諫者，不以其道，則下之應之也，言直而心固曲也。無人不可諫，而何待於所舉之人，何諫不可納，何必問之考官之選。以道格君者，匪搏擊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無擇。朝而漸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徹於耳，乃市納諫之名，招如簧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三代之隆無此也，漢、唐之盛無此也。此科設而爭辨興，抑揚迭用以激成朋黨，其究也，鬻直者爲枉之魁，徒以氣燄鋒鋩鼓動天下，而成不可撲之勢。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亂，以訖於亡。有識者於其始進決之矣。

憲宗志平僭亂，李絳請釋王承宗於恒、冀，而困吳少誠於申、蔡，韙已。有攻堅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堅漸夷者，存乎其時而已矣。當是時，國家積弱，而藩鎮怙彊，河北其輪囷盤錯以折斧斤者也。攻其瑕而國威伸，瑕者破而逆氣折，故西川、江淮叛而速平，惟其瑕也。然而堅者自若，則以申、蔡逼近東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河北以窺朝廷之能否，故用兵之所宜先者，莫急於淮、蔡。吳少誠處四戰之地，旁無應援，李師道殫力以爲之謀，爲盜而已，弗能出一卒以助其逆，彼瑕易脆，而國威可伸。申、蔡平而河北震驚，不於此而攻瑕，將安攻乎？若當時之最宜緩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若矣。王武俊首聽李抱真之約，發憤討逆，功固可念也。而南有魏博以爲之障，北有幽、燕以爲之援，東有淄青以爲率然之首尾，吐突承璀不揣而加兵，徒以資盧從史之逆，自取之也。自申、蔡而外，所可申討者，惟淄青耳。淄青者，南接淮海，而西與燕、魏相縣千里，勢不足以相救。故劉裕之滅慕容超也，一入大峴，而直搗其郛，窮海必亡之勢也。李納無尺寸之功，有邱山之惡，而師道繼之，以鼠竊之小醜，力不足以大逞，但恃穿窬之徒，以脅宰相，駭中外，焚帑藏，犯陵廟，宵起晝伏，幸免於天誅，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臨之，如山壓卵，莫之能禦矣。舍此不圖，而遽求多於難拔之恒、冀，不亦愚乎？《詩》不云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池者，無源之水也，故頻竭而中隨之。藩鎮之

逆，池水之溢耳。元和之世，溢者將涸，竭其頻而池自無餘。憲宗持疑不決，廟議亂於中涓，故歷年久而後平，賊雖平而國亦憊矣。

唐置神策軍於京西京北，雖以備禦吐蕃，然曾倚此軍削平叛寇，則資以建國威，捍非常，實天子之爪牙也。德、憲以來，權歸中涓與西北節鎮，虜至莫能奔命，李絳所爲欲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聽號召以擊虜之猝至，不致待請中尉，遲延莫救也。憲宗聞絳之言，欣然欲從，而終於不果，識者固知其必不果也。唐於是時，吐蕃之禍緩矣，所甚患者，內地諸節度分擁彊兵，晝地自怙，而天子無一爪牙之士。於此而欲奪之中涓之手，授之節鎮，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辭直而天子信之，又將何以折之邪？是軍也，昔嘗以授之白志貞矣，朱泚之亂，瓦解而散，外臣之無功而不足倚，有明驗也，故付之於宦官，亦無可委任，而姑使其聽命宮廷耳。如復分割隸於節鎮，則徒爲藩鎮益兵，而天子仍無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於肘腋，勿論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踉蹌道路，將一車匹馬而行乎？絳不慮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强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絳誠慮之深，策之審，則當抗言中涓攬兵之非宜，取神策一軍隸之兵部，簡選而練習之，猝有邊警，馳遣文武大臣將之以策應，外有寇則疾應外，內有亂則疾應內，與節鎮相爲呼應，而功罪均之。如此，則天子有軍，應援有責，而中涓之權亦奪矣。奈之何舍內廷之憂，而顧外鎮之患乎？如曰待邊將之奏報而後遣救，無以防虜寇之馳突。則偵探不密，奏報不夙，邊鎮之罪也，非神策之需遲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鎮，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

韓愈之諫佛骨，古今以爲闢異端之昌言，豈其然哉？衛道者，衛道而止。衛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義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非者，義之衡也；禍福者，利之歸也。君子之衛道，莫大乎衛其不謀禍福，以明義之貞也。今夫佛氏之說，浩漫無涯，纖微曲盡，而惑焉者非能盡其說也。精於其說者，歸於適意自逸，所謂「大自在」者是也。則固偷窳而樂放其心者之自以爲福者也。其愚者，或徼壽祿子孫於弋獲，或覬富貴利樂於他生，惟挾貪求幸免之心，淫泆坌起以望不然之得。夫若是者，豈可復以禍福之說，與之爭衡，而思以易天下哉？愈之言曰：「漢明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梁武捨身，逼賊餓死。」若以推究人心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嘗非無父無君之教，流禍所及。然前有暴秦之速滅，哀、平之早折，則盡舉而歸罪於浮屠，又何以服曉曉之口哉？愚者方沈酣於禍福，而又以禍福之說鼓動以啓爭，一彼一此，莫非貪生畏死、違害就利之情，競相求勝。是惡人之焚林，而使之縱火於室也，適以自焚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所以合天德，順人心，而非（畏）〔異〕端之所可與者，森森鼎鼎，卓立於禍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壽考；陳、蔡之厄，不慕甥館之牛羊，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於是帝王奉之以敷教於天下，合智愚賢不肖納之於軌物，惟曰義所當然，不得不然也。飢寒可矣，勞役可矣，襯放可矣，囚繫可矣，刀鋸可矣。而食仁義之澤，以奠國裕民於樂利者，一俟其自然而無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無可如何。而道立於己，感通自神，俟之從容，不憂暗主庸臣、曲士罷民之不潛消其妄。愈奚足以知此哉？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不出其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筆鋒，順此以遷流，使琅琅足動庸人之欣賞，愈之技止此耳，惡足以衛道哉？若曰深言之而憲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譎也，欺也，謂吾君之不能也，爲賊而已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六《唐穆宗》

元和十四年，李師道授首，平盧平。其明年，王承宗死，承元歸命，請別除帥，成德平。又明年，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送遺部將於京師，爲僧以去，盧龍平。田弘正徙鎮成德，張弘靖出師盧龍，自肅、代以來河北割據跋扈之風，消盡無餘，唐於斯時，可謂曠世澄清之會矣。乃未三載，而朱克融囚張弘靖以起，王庭湊殺田弘正以據成德，亂更酷於前代，終唐之世，訖不能平。穆宗荒宴以忘天下，而君非君；崔植、杜元穎闇淺不知遠略，而相非相；張弘靖驕貴不接政事，而帥非帥。求以敉寧天下也，誠不可得。雖然，亦何至如此之亟哉？田弘正之輸忱於王室，非忠貞之果摯也，畏衆之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劉悟之殺李師道，師道欲殺悟，而悟先發制之也。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鎮義成，懲師道之死而懼也。劉總之棄官以去，見淄青、魏博之瓦解，黨援既孤，而抱弒父與兄之巨慝不自保也。是憲宗之世，河北之漸嚮於平者，皆其帥之私心違衆，以逃內叛外孤之害，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願欲，則暫見爲定，而實則陲滔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王遂一入沂州，而王弁即反；王承元欲去趙，而諸將號哭。撫斯勢也，雖英君哲相，不可以旦暮戢其凶頑，豈徒駕馭之非人，以激成倉卒之禍乎？嗚呼！天地有遷流之運，風俗有難反之機，非大有爲者化行海寓，若舜之分北三苗，而洞庭、彭蠡之狂波永息，則必待天地之有悔心，而正

人之氣倍勝於邪慝，以力爭其勝，豈易言哉？河北者，自黃帝誅蚩尤以來，堯、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爲諸夏之冠冕，垂之數千年而遺風泯矣。永嘉之亂，司馬氏不能撫有，委之羯胡者百餘年，至唐而稍戢。乃未久而玄宗失御，進軋犖山之凶狡，使爲牧帥，淫威以脅之，私恩以啗之，披堅執銳、競彊爭勝以習之，怒焉重裘、割生飲湩以改易其嗜欲，而熒眩其耳目，於是乎人之不獸也無幾。故田承嗣、薛嵩、李寶臣之流，非有雄武機巧之足以抗天下，而唐之君臣，目睨之而不能動搖其毫髮。非諸叛臣之能也，河北之驕兵悍民，氣燄已成，而不可撲也。師道死，惡足以懲之？弘正、承元之順命，惡足以化之？其復起而樂爲盜賊，必然之勢也。垂及於石敬瑭，而引契丹以入，欣奉之爲君親。金、元相襲，凶悍相師，日月不耀，凡數百年。而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背君父、戴夷盜、結宮闈、事奄宦、爭權利、誇武魏者，皆其相尚以雄，恬不知恥之習也。天氣昌，則可以移人；人氣盛，亦可以熏天。胎之乳之，食其食，衣其衣，少與之嬉，長與之伍，雖有和粹文雅之姿，亦久而與化。耒甫釋而即尋戈，經方橫而遽躍馬，欲滌除以更新，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難矣。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劉器之、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而類皆遊宦四方，不思矜式其鄉里。邵康節猶以南人爲相爲亂階，其亦誣矣。雖然，無往不復之幾，必將變也。薛河東、趙高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啓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食衣履、嘽笑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俟之久矣。

貢舉者，議論之叢也，小人欲排異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則必於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而脅人主以必不能容。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亂，迄於唐亡而後已。近者溫體仁之逐錢謙益，奪其枚卜，廷訟日爭，邊疆不恤，以底於淪胥，蓋一轍也。貢舉之於天下，羣人士而趨之者也。其不儻者，皆能多其口說以動衆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權，公卿貪勢位，暱子孫，私姻亞，莫此著明，而其犯羣怒也爲烈。故張居正之子首臚傳，王錫爵之子冠省試，搖羣心，起議論，國以不靖，禍亦劇矣。李德裕自以門廕起家，遠嫌疑而名位亦伸，既有以謝薦紳之怨怒。其知貢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青天」之譽，迨其貶竄，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思，持此以摘發姦

私而快其誅鉏，何求而不克乎？幸而德裕之於唐，功過相半也，使德裕而爲温體仁之姦，唐亡於其手，而衆且欣戴焉，又孰懲哉？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誠小人之術矣。然所以致此者，其情固私，其事固鄙，苟知義之所不許，亦何爲而授人以口實乎？夫以賄相援者勿論已。以知交言，知其人之才，而有薦賢之任，揚之王庭，固無吝也。如其不能，則亦相愛以道，使知命而待時耳。如行能心迹，他無足取，僅以文筆之長，乍然相賞，不保衆論之譖，又奚足汲汲爲之謀利達哉？以子弟言，其才足用也，門廕有可進之資，而何須貢舉？既以文就有司之試，則才而見抑，自有司之過，而於己何尤？然而相承不舍，關節公行，雖才望之大臣，他端不枉，而於此茫茫無憀，士習不端，成千餘年之惡俗，伊可歎也。内不勝婦人孺子之嘖呶，外不勝姻亞門生之洽比，恤暮年之炎涼，念身後之榮枯，一中其隱微而情不能禁，賢者不免，勿問孰斷之賤丈夫矣。宗閔之於壻蘇巢，汝士之於弟殷士，固也。鄭覃行誼無大疵，而庇其弟朗，李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託，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勳，何患其子不與清華之選，而使其子譔膺冒昧之榮，尤可惜也。習尚之移人，特立不染者，伊何人邪？有之，則允爲豪傑之士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六《唐文宗》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弘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弒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爲逆賊草制，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尚可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宮之大臣所可逭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弘、張弘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鎛、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爲衆望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圈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蕡一摠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髡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

爲其酬恩報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惟以異己相傾之徒（此）〔爲〕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爲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弒，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弘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即乘瑕而進。功隳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户以圖伸，而依附之士，咸齩指捫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揜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彙、拒絶異己之情。爲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爲善類地也，而況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户自保，而以不與爲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剸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閒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禄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爲大臣者，皆荏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脰。唐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户，而不知有天子，無可託也。

朋黨興，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恒勢，欲爲伸其是，詘其非，晝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嚮，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亦非盡暗弱之説也。李宗閔、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而德裕晚節，功施赫然，視二子者有薰蕕之異矣。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閔，訐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爲嫌，而力薦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爲被訐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訐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爲貞邪不決矣。白居易故爲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爲膠漆之交，稹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薦宗閔以復相，乃未幾陷楊虞卿而竄宗閔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褒貶變於睚眦，是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上無折中之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顛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繇，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體，與小人比肩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起，弄其輔頰，議論興而毛舉起，權勢移而嚮背乖，貿貿焉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屆，國家至此，其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祏哉？【略】

文宗恥爲弒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託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爲相，謀之不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以致甘露之變。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繇宦豎以進，傾危顯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輿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於其時，非無勛望赫弈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僨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籌善敗，獨決意以託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類爭衡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爲四朝之元老，而陳弘志之弒，杜口包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恃陰腐爲奧援者，又勿論也。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間，則不能復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躊躇，知其無可與謀也。而宋申錫以輕狷不審去就之庶尹，爲兩黨所不推。舒元輿、王涯、賈餗則首鼠兩端，持禄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爲爪牙者耳。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爲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户，

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弒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六《唐武宗》 嗚呼！士生無道之世，而欲自拔於流俗，蓋亦難矣。文宗憑几之際，李玨等扳敬宗子成美而立之，仇士良廢成美，立武宗。武宗立，玨與楊嗣復以是竄逐，於是而李宗閔之黨不容於朝，政柄之歸必於李德裕，此屈伸之勢所必然者也。德裕即無內援，而舍我其誰？固非一樞密楊欽義之能引己也。然德裕終以淮南賂遺騰交通之名於天下後世，而黨人且据以爲口實，雖欲辭託身宦豎之醜而不可得。前此者，崔潭峻、王踐言皆能白德裕之直，然則德裕之於中人，不能自立坊表以不受磷緇，亦已久矣。夷考德裕之相也，首請政事皆出中書，仇士良挾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謝病以去。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銜勒者，不爲無力，夫豈樂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然而唐之積敝，已成乎極重難反之勢。在內則中書與樞密相表裏也，在外則節使與監軍相呼吸也，拒之而常在其左側，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踐言與於維州之謀，潭峻藉宣鄭覃之命，德裕固曰吾不爲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楊欽義之內召，無所屈節，而以寶玩厭其欲，德裕固曰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機，非辱也。吾行吾志，何恤於磽磽皎皎之嫌疑乎？然而以視君子立身之大防，則終玷矣。生斯世也，士君子之防，君且毀之，不可急挽也，則抱有爲之志，欲抒於國者誠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潔己無可羨之貲，謀國無偏私之黨，以君命而接之以禮，秉素志而持之以正，進不觸其深忌，退不取其歡心，俟時以得君，而無求成求可之躁願，庶其免乎！乃德裕功名之士也，固不足以及此也。以德裕之材，當德裕之世，勿容深責焉，可矣。

河北三鎮之不戢也，豈其富彊足以抗天下不可制哉？唐無以制之耳。盧龍之亂，陳行泰、張絳相繼攘兵以脅節鉞，張仲武起而討之，問其所有士卒幾何，合軍士土團千餘人而已，問其兵食所出，則仰給於嬀州以北而已。卒視鎮魏之太重也！張仲武既以盧龍歸命，拊鎮魏之背矣。何弘敬、王元逵非有田承嗣、王武俊之梟桀，即令納稹賂以陰相脣齒，而朝廷宣昭義問以臨之，又豈敢北不畏盧龍之乘其後，南不畏宣武之逼其前，西不畏河中之制其腋，顯相抗拒，以黨逆而蹶興哉？戰即不力，亦持兩端以視勢所趨耳。然則劉稹既滅，移弘敬、元逵於他鎮，不敢違也；召弘敬、元逵於赴闕，不敢拒也。彼雖驕蹇而憯督，抑且念昔之負固以長子孫者，不死於天誅，則死於帳下，何如束身歸闕，席富貴而保後昆。部曲雖或囂張，帥心弛而氣亦頹矣。威可服也，恩可懷也，張仲武之令圖可羨，劉稹之狂謀可鑒也。區區數州之士，兩豎子尸居其上，而曰終難化也，德裕之於此懵矣。乃遣重臣輸悃於二鎮曰：「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則既明輸左券，授以不拔之勢，儼若敵國，此言出後，其可追哉？澤潞，王土也；其人，王人也。鎮魏亦非北胡南蠻自爲君長之國也。鎮魏可，澤潞奚其不可？又何以折劉稹而服澤潞之人心乎？夫鎮魏西扼壺關，東連曹鄆，南一涉河而即汴宋，中原之堂奧也。橫骨頤中，而欲食之下咽也，必不可得。唐之所以一亂而不可再興，皆此等成之也。德裕苟且以成一時之功，曾不恤禍結兵連之無日，習之難化，豈在河朔哉？在朝廷耳。武宗聽之，詔二鎮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言不順，事不成。嗚呼！唐終不可爲矣。

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監軍之危封疆，李德裕言之至悉矣。乃天子之危，非宦者之統禁兵，遽能脅之而死生廢立之也。天子之兵，散布於天下，將皆其臣，卒皆其民也。其在內而爲禁兵，如唐神策軍者，但百之一耳，又非百戰立功能爲天下雄者也。宦者雖握固之以爲己有，而勢不能與天下爭衡。脅君自恣，乃至弒刃橫加，豈能無畏於四方之問罪乎？其無所憚而血濺宮庭、居功定策者，實恃有在外監軍之使，深結將帥而制其榮辱生死之命，指麾吏士而市以呴嘔宴犒之恩也。故王守澄、陳弘志、楊承和躬行大逆，不畏天下有問罪之師，乃至四朝元老分符持節之裴中立，亦視君父之死，噤口而不敢誰何，獨一劉從諫執言相加，而懷來又不可問。無他，諸帥之兵，皆宦者之爪牙，舉天下而在其掣肘，雖仗義欲鳴，而力窮於寡助也。於是而知德裕之爲社稷謀，至深遠矣。其以出征屢敗爲言者，指其著見之害以折之，使不敢爭耳。顯糾其沮撓軍事之失，而不揭其攬權得衆之禍，使無所激以相牴牾，則潛伏之大慝，暗消於忘言矣，此德裕之所以善

於安主而防姦也。然抑豈徒其立言之善哉？仇士良忌之而不能傷，乃乞身以去。敕監軍不得預軍務、選牙隊，而楊欽義、劉行深欣然惟命而不敢爭。極重之弊，反之一朝，如此其易者，蓋實有以制之也。唐之相臣能大有爲者，狄仁傑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天，德裕不竟，唐其可以復興乎！

後世有天下者，欲禁浮屠之教以除世蠹也良難。會昌五年，詔毀寺及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可謂令之必行矣。然不數年而浮屠轉盛，於是所謂黃檗者出，而教外別傳之邪說充塞於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興，故曰難也。武宗聽道士趙歸真之說而闢佛，以邪止邪，非貞勝之道，固也。未幾而武宗崩，李德裕逐，宣宗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緣以復進，其勢爲之也。雖然，假令武宗永世，德裕安位而行志，又豈可以舉千年之積害，一旦去之而消滅無餘哉？何也？以一日矯千年之弊，以一君一相敵羣天下狂惑氾濫之情，而欲剷除之無遺，是鯀之堙洪水以止其橫流，卒不能勝者也。夫羣天下積千年而奔趨如騖，自有原委，亦自有消歸。故天下之僧寺蘭若，欲毀之則一旦毀之，此其無難者也，勒二十餘萬僧尼使之歸俗，將奚歸哉？人之爲僧尼者，類皆孤露惰游無賴之罷民也，如使有俗之可歸，而晏然爲匹夫匹婦，以田爾田，廬爾廬，尚寧幹止也，則固十九而不爲僧尼矣。一旦壓之使無所往而得措其身，則合數十萬伏莽之戎，黠者很者陰聚於宵旦，憤懣圖惟，謀歧塗以旁出，若河之決也，得蝘穴以通，而奔流千里，安可復遏哉？故浮屠之教，至大中以後，乃益爲幽眇閃爍之論，弔詭險畸之行，以聳動生人，而莫測其首尾，以相詫而翕從之，皆其擯逐無聊之日，潛身幽谷，思以爭勝而求伸者也。夫欲禁浮屠氏者，亦何用深治之哉？自有生民以來，有四民則有巫，巫之爲術不一，要皆巫也，先王不能使無也。浮屠之以扇動天下者，生死禍福之報應而已，則亦巫之幻出者而已。若其黠者雜莊、列之說，竊心性之旨，以與君子之道相競，而見道未審者惑之，然亦千不得一也。故取浮屠之說，與君子之道較黑白，而衰王固不能保於末俗，取浮屠與巫者等而以巫道處之，則天下固多信巫而不信浮屠者，其勝負相敵也。浮屠既巫矣，人之信之也猶巫，則萬室之邑，其爲巫者凡幾？而人無愛戴巫如父母者，且猶然編户征徭之民也。如此，則浮屠燔矣。故寺院不容不亟毀也；笵金冶銅之像，不容不亟銷也；田園之稅，丁口之徭，不容不視齊民無不稅之田以豢之，無不徭之政以逸之，無金碧丹漆以豔其目，無鐘磬鈴鐸以淫其耳，黯淡蕭條，而又驗其老幼，使供役於郡邑，則不待勒以歸俗，而僧猶巫也，巫猶人也。進無所安，退思自便，必將自求田廬，自畜妻子，以偕於良民。數十年之中，不見其消而自無幾矣，即有存者，亦猶巫之雜處，弗能爲民大病者也。禁其爲僧尼，則傲岸而不聽，含怨以圖興。弗禁其僧，而僧視耕夫之賦役，弗禁其尼，而尼視織女之縷征。無所利而徒苦其身，以茹草而獨宿，未有不翻然思悔者。徒衆不依，而爲幽眇之說、弔詭之行者，亦自顧而少味。先王之不禁天下之巫，而不殊於四民之外，以此而已。然則有天下而欲禁浮屠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亦何難之有哉？特未之思耳。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六《唐宣宗》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繫囚，而馬植亟以刻覈之言進，請官典犯贓及殺人者不聽疏理。夫二者之不可遽釋，是已。而並不聽其疏理，惟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辯，宣宗用申、韓之術，束濕天下以失人心，植實首導之矣。唐自高宗以後，非弒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戀而不忍離，雖役繁賦重，死亡相接，抑且戴弈葉之天子於不忘。無他，自太宗以寬容撫士庶，吞舟漏網，則游鱗各咮沫於浦嶼，即有弱肉彊食之害，而民不怨其上也。羅希奭、吉溫以至窮凶如侯、索、周、來，抑但施慘毒於朝士，而以反叛爲名，未嘗取吏民瑣細之愆，苛求而矜其聰斷。馬植之徒，導主以淵魚之察，而後太宗之遺澤斬矣。植之言曰：「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寃無告。」亦近乎情理之說也。乃上方下寬恤之政，用答天災，而遽以綜覈虔矯之令參之，則有司相勸以武健，持法律以核吏民，廣逮繫以成鍛鍊，有故入而無矜疑，士怨於官，民愁於野，胥史操生死以取貨賄，可勝言哉？夫申、韓之以其術破壞先王之道者，豈不以爲情理之宜，誅有罪以恤無辜乎？而一倚於法，天下皆重足而立。君子之惡其賊天下而殄人國脈者，正以其近於情理，易以惑人也。以贓吏論，古今無道之世，人士相習於貪叨，而其得免於逮問者，蓋亦鮮矣。夫苟舍廉恥以縱朵頤，則白晝攫金而不見人，豈罪罟之所能禁乎？無道以止之於未淫，則察之愈密，誅之愈亟，貨緣附託行賄以祈免之塗愈開，賄不給而虐取於民者愈劇。究其抵法而無爲矜宥者，一皆拙於交游、吝於薦賄、黯墨易厭之細人而已。以法懲貪，貪乃益滋，而上徒以召百官之怨讟，下益以甚窮民之朘削，法之不可恃也明矣。以殺人論，人即不伏

歐刀於市，亦未有樂於殺人者也。已論如法，而苟全於疏理之下，雖不死而生理亦無幾矣。若其忿懟發於睚眦，則當揮拳操刃之下，惡氣薰心，固且自忘其死，抑豈暇念他日之抵法而知懲？若云死者含冤，則天地之生，業已殺一人矣，而又殺一人以益之，奚補哉？且一人抵坐，而證佐之株連，寡妻孤子之流離於寺署者，凡幾也！故貪吏伏法，殺人者死，法也。法立於畫一，而張弛之機，操於君與大臣之心。君子之道，所爲迴異於申、韓之刻薄者，不欲求快於一時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氣已不足以存，俗吏惡知此哉？綜覈行，而上下相督，還相蔽也。炫明者瞀，炫聰者聾。唐室容保之福澤，宣宗君臣銷鑠之而無餘，馬植實首導之。苛刻一行，而莫之知止，天下粗定，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固不如暴者之姑息，亂而可存也。

德、宣二宗，皆懷疑以御下者也，而有異，故其致禍亦有殊焉。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故於安危大計，不信忠諒之言，姦邪得乘之，而亂遂起。然略於細小之過，忘人於偶然之失，則人尚得以自容。於盧杞之姦傾聽之，於陸贄之忠亦傾聽之，故其臣無塗飾耳目、坐釀禍原之習，其敗亂終可拯也。宣宗則恃機警之耳目，聞一言而即挾爲成心，見一動而即生其轉念，賢與姦俱岌岌不能自保，惟蔽以所不見不聞，而上蠹國、下殃民，徼幸免於譏誅，則無所復忌。雖有若陸贄之忠者在其左右，一節稍疏，羣疑交起，莫敢自獻其悃忱。其以召亂也緩，而一敗則不可復救矣。馬植之貶，以服中涓之帶也。蕭鄴之命相，旨已宣而中止，以王歸長之覆奏也。崔慎縣之罷，以微露建儲之請也。李燧之鎮嶺南，旌節及門而返，以蕭倣之一言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語而典州，李君奭以佛祠數老而遽擢。舉進退刑賞之大權，惟視人譽欵笑語、流目舉踵之間，而好惡旋移，是非交亂。荆棘生於方寸，忮害集於俄頃。自非白敏中、令狐綯之戀寵喜榮，誰敢以身試其喜怒而爲之用乎？天下師師，交相飾以避過，則朝廷列土偶之衣冠，州郡恣穿窬之長吏，養姦匿慝，窮民其奚恃以存哉？嗚呼！懷疑以察纖芥之短長，上下離心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待懿宗而禍始發，猶幸也，又惡足以比德宗哉？雷，至動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爲非常之動，其象爲豐，豐其蔀，日中見斗，以星之明，亂日之明，則窺其户而無人，《易》之垂訓顯矣哉！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七《唐懿宗》

龐勛之亂，崔彦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留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爲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責以妄支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傔從，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待削軍饟以致軍懟，守令不致剥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鐫，則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歷歷，爲嗜欲之谿壑，而白晝攫金、巍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蕚所稱清河一郡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佞臣逢欲以邀歡天子，爲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爲法，斂積內帑，恃以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攬天下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輦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罄，而自詡爲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惟其積之已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之死，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錢苔於砌。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兵梽羸而不振，賊乘敝以急攻，輦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遲回道路，爲賊掠奪，即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橐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窒也。必將減額以剥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貪人之黠戮，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以敝襦敗甲，茹艸啜飢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子之財於京邸，一朝失守，祇爲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

聚則民散」，聚者，既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爲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而任天下之危。貪吝之説，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大計，爲腐草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爲天下僇，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雞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囤粟而朽藏之，則殃必及身，窖金而土壤之，則子孫必絶。以有用爲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也，況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温也，而非温之能滅唐也。温自起爲賊，迄於背黄巢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箠楚，食淡茹草，暑而披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葬之情，竭耕織之力，以冀免於罪罟，猶可逃也。既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徽纆之下，是蠲免之令驅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税倍急，盧攜痛哭陳之，敕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墨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忌者，何恃而然也？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貪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儷倚，若一有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饋餼，賓客之贈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妾，謫之於内。出門入室，無往非脅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難，尚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讟勿論已。懿、僖之世，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矣，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綯、路巖、韋保衡執政以來，惟貨是崇，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違詔旨，不得不爲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爲之鉗服，天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即以情理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内外，耕桑之計已輟，仰事俯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偕之上官，卮酒簋飧，一縑一篚，無可絶之人理，既不可傲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馹遞戍屯轉漕之需，且相迫而則胡不請移鎮魏、淄青之兵，下兗南，出曹、宋，拊勛之背，承訓從汝、亳以搗其膺，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茸鄙無謀以聽之，燔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温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七《唐僖宗》　君暴而天下尚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尚有財也，有司違詔令以横征蠲免之税，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箠楚，食淡茹草，暑而披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葬之情，竭耕織之力，以冀免於罪罟，猶可逃也。既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徽纆之下，是蠲免之令驅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税倍急，盧攜痛哭陳之，敕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墨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忌者，何恃而然也？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貪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儷倚，若一有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饋餼，賓客之贈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妾，謫之於内。出門入室，無往非脅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難，尚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讟勿論已。懿、僖之世，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矣，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綯、路巖、韋保衡執政以來，惟貨是崇，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違詔旨，不得不爲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爲之鉗服，天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即以情理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内外，耕桑之計已輟，仰事俯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偕之上官，卮酒簋飧，一縑一篚，無可絶之人理，既不可傲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馹遞戍屯轉漕之需，且相迫而

固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用哉？恃朝廷之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銖算尺量，盡帑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策，惟取已蠲之稅以償之，而貪人因求盈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天子固有偷心，終不能禁之懲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僖之世，三者備矣。盧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爲有司坊，而有司無坊，天子不爲有司計，而有司自爲天子。害之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黃巢之亂，唐中外諸臣戮力以效節者，惟鄭畋一人而已。畋以將佐不聽拒賊，悶絕仆地，刺血書表，誓死以斬賊使，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尚讓五萬之衆，敗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貢獻蜀中者不絕，不可謂非勇之甚，抑不可謂非智之尤。然而一鬻長安，旋即潰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益鞏固，卒使王鐸假手於反覆橫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以亡唐，而畋忠勳以成效亦毀，則惟不明於用兵之略也。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賊，而遲回鄭重，合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虛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彊弱，洞然於心目之間，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略也。善制勝者，審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動如水，不可禦矣。而畋異是。唐弘夫龍尾陂之捷，尚讓恃勝而驕，故弘夫得施其智，惡足恃爲常勝哉！賊之據長安也方五月，其獷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徧，其荒淫之欲未逞，其睽離之心未生，畋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榮之衆方鳩，高駢擁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入長安，搏爪牙方張之驁獸，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斃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徂秦，收地二千餘里，逐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且在東都，爲長安之外援，而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衆，以五圍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圍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爲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爲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爲脣齒，李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困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則陷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申、蔡、汴、宋無尺地爲其土，無一民爲其人，無粒粟爲其饋餉，所倚爲爪牙者朱溫、尚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爲羣盜，偶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擁全師於山南，未嘗挫衄，固可以遏賊之逸突。藉令畋戢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檄鐸自商、雒挖同、華以絕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淩之，思唐之民，守壁塢以絕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宮闕，僭大號，有府庫，褒然南面，而賊之量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疊，衆叛羣離，求爲脫鉤之魚，萬不得矣。朱溫即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授以散秩，且弭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前愆，復徼邊鎮之爲厚幸，何敢目營四海，竊賜姓以覬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畋未能及此也，深可惜也。古今文臣授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懦者，固藏身於紳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爲懷已夙，一旦握符奮起，矜小勝而驚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勁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以頹，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鬬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爲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志節可矜，尚不免於僨敗，況其忠貞果毅之不如畋者乎？用兵之略，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略】

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駢首而受彊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豈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爭山東，而三州之民俘掠殆盡，稼穡絕於南畝。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屆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餱糧。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雞犬。楊行密攻秦彥、畢師鐸於揚州，人以堇泥爲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市。李罕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爲事，懷、孟、晉、絳數百里間，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溫攻時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穫，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赤其族，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天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蠲稅也，額

外科率也，榷鹽稅茶也。民輒疾首以呼，延頸以望，曰：惡得天誅奄至，易吾共主，殺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如蛙蚓，驚竄如麋鹿，餒瘠如鳩鵠，子視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視妻之彊擄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十年無一薦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斂取盈、桁楊乍繫之苦，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爲大怨，詛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爲主，舉天下狺狺囂囂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爾田、廬爾廬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而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達人洞若觀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已，翹然自好者，以詆訐爲直，以歌謠諷刺爲文章之樂事，言出而遞相流傳，蠭斯民之忿懟，以詛咒其君父，於是乎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間，以干天和而獎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倫攸斁，橫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說人以無罪，故三代立國千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人哉！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爲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爲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爲民主可也。黃巢既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逞志，首挑釁於河東。朱溫，賊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爭。高駢、時溥、陳敬瑄各極用其虐，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是時，人各自以爲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剝橫尸者動逾千里，馴樸孤弱之民，僅延兩間之生氣也無幾。而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綦毋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釐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荊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專者，概可勿論也。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義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駢虐用之子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覬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衰王。以視朱溫、李克用之竭民肝腦，以自爲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爲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衛社稷之謂也，視其血染溪流，膏塗原艸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爲可矜也。何也？屠刈流離之民，固非盡怨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且啓數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爲民之主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七《唐昭宗》　宰相數易，則人皆可相，人皆可相，則人皆可爲天子之漸也。宰相之於天子，廉陛相躡者也，下廉夷而上陛亦陵。唐高宗用此術也，以輕於命相，故一婦人談笑而滅其宗祀，替其冢嗣，裴炎、傅遊藝夷之，武三思、承嗣因而陵之，相因之勢也。高宗承全盛之宇，戴太宗之澤而不保其子，況昭宗當僖宗喪敗之餘，彊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自龍紀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凡十九歲，而張濬、孔緯、劉崇望、崔昭緯、徐彥若、鄭延昌、杜讓能、韋昭度、崔胤、鄭綮、李谿、陸希聲、王摶、孫偓、陸扆、朱朴、崔遠、裴贄、王溥、裴樞、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獨孤損、柳璨、張文蔚、楊涉，或起或廢者二十七人，彊臣脅之，奄人制之，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權，固矣。抑昭宗輕率無恒，任情以爲喜怒，聞一言之得而肝膽旋傾，幸一事之成而譽魂不定，乃至登進可驚可愕之人，爲天下所姍笑，猶自矜特達之知，餙覆無餘，而猶不知悔，其識闇而自用，以一往之情爲愛憎，自取滅亡，固千古必然之債軌也。抑就諸人言之，人之樂居尊位者，上之以行其道，次之以成其名，其下則榮利之靡足耳。當高宗之世，天下方寧而宰相尊，名之所歸，利之所擅，貿貿然羣起而相凌奪以覬得，鄙夫之情類然，無足怪者。自僖宗以來，天子屢披荊榛，兩都鞠爲茂草，國門之外，號令不行，雖有三台之號，曾無一席之安，計其恫喝塗人而招納賄賂者，曾不足當李林甫、令狐綯之傔從，不安而危，不富而貧，其尊也，藩鎮視之如衙官，其榮也，奄宦得加以呵詈，一旦有變，則天子以其頸血而謝人，或殺或族，或斥遠方而斃於道路。此諸人者，稍有識焉，何樂以身試沸膏之鼎而思霑其滴瀝乎？故蘇檢欲經營

韓偓入相，而偓怒曰「以此相汚」，誠哉其汚也！而一時風會所淫，如飲醍醽之酒，奔馳恐後，而莫之能止，前者殊死，後者彈冠，人之無良，亦至是哉。嗚呼！士貴有以自立耳。無以利名爲鵠矣。當賓興之日，則以仕宦爲津矣。一涉仕宦之塗，進而不知所終，退而無以自處，則紫閣黃扉，火城堂食，人擬爲生人之止境，而自此以外，前有往古，後有來今，上有高天，下有厚地，仰有君父，俯有黎民，明有名教，幽有鬼神，凡民有口，妻子有顏，平旦雞鳴，有不可自昧之惻隱羞惡，皆學所不及，心所不辨，耳聞之而但爲聲響，目見之而但爲文章，漠不相關，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即也。嗚呼！士若此，而猶不以宰相爲人生不易得之境，鼎烹且俟之崇朝，鼎食且僥於此日，其能戒心戢志如韓偓者，凡幾人也？世亂君昏，正其逞志之日，又何怪焉？世教衰，民不興行，天下如狂，而國以亡，君以屠，生民以殄。是以先王敦廉恥，尚忠孝，後利先義，以養士於難進易退之中，誠慮周而道定也。

昭宗爲朱温所劫遷，流離道左，發間使求救於李克用、王建、楊行密，是垂死之哀鳴，不擇而發，惟足悲悼而已。夫三鎮著，其可以抗朱温，遏其篡弒之惡，而責以君臣之大義者乎？使三鎮猶然唐之臣子，而兵力足以勝温也，則温亦不敢遽圖凶逆。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之無成，温稔知之，故遲回而待之今日，則熟審彼己之形勢，目中已無三鎮，知惟予志而莫違矣。克用而可抗温邪，豈一日忘温者？昭宗嘗和解之而不聽，而況有言之可執，卷甲疾趨，豈待聞詔之求援乎？克用於時方修城塹，保太原、澤、潞、邢、洺之不遑恤，其必不能踰太行以嚮汴、雒明矣。王建北倚劍閣，東扼瞿唐，乘人之所不爭，據險以自存，身未習百戰之勞，而所用者兩川之土著，不能出穴以鬬者，如之何其能與彊暴之朱温爭生死也？楊行密雖嘗挫温矣，而舟楫之利，失水則困，故僅可以保江、淮，而不能與騎步爭逐於平野。新得朱瑾兗、鄆之餘衆，騎兵稍振，而瑾又温所魚肉之殘耳。且使出汝、亳而西討，錢鏐乘其東陲，馬殷乘其南界，田頵之徒又從中而訌，進不利而退失守，爲温之擒而已。是三鎮之力，不足以進取，爲昭宗而興師也明矣。抑以君臣之義責望三鎮，而以弱爲恥，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加以訓練，而驍桀之習未嘗替也。然亦何嘗爲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爲藩鎮之戎首。幽、燕、滄、冀、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彊，挖大河以亘塞河南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爲天下重久矣。王建得蜀，而早有公孫述、劉備、李特之全局在其意中，羈縻於唐，不敢先發以招天下之彈射耳。其逼顧彦暉逐韋昭度而走之，逆節已著，昔固嘗託勤王之名而陽出兵以掠地，非李茂貞阻之，則乘長安之虛而收洮、鞏，臨秦、鳳以稱西帝，豈復於唐有源本之思，以效桓、文之勤乎！克用，狄也；王建，奄宦之私人也，不足援名教以望之，所固然矣。然昭宗妄億而號呼，猶有説也。沙陀承恩三世，李國昌起騎將而分節鉞，克用逋逃朔漠，赦其誅族之辜，而賜以國姓；王建隨駕奔蜀，負劘以從，艱難與共之君臣，親若父子，則克用、建自逆，而唐固篤恩義以爲之君，當危急之秋，迫而呼之，非過望也。若夫楊行密者，於昭宗何有哉？高駢據千里之腴壤，一矢不加於賊，而坐擁富貴，土芥其人民，使無所控告。畢師鐸、秦彦、孫儒競起爭奪，血流盈壑，彌望蒿萊，唐弗能問也。行密足未嘗履王都，目未嘗見宮闕，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銜，削平之而撫僅存之生齒，是草澤崛起，無異以陳勝、項梁之於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爲維繫，其君臣之義，蓋已淺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鋒，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獨能不附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師範、羅紹威、韓建之所爲，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稱王，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唐何德以及行密，而望其爲郭子儀、李晟之精忠，以抵觸兇人爭一綫之存亡哉！如曰溥天率土，義不可逃也，湯、武且有慚德矣。項羽不弑懷王，漢高豈終北面？行密保境息民，以待時變，唐可再興則爲賓融，唐不可興則爲尉佗，而但不爲梟獍之爪牙，斯已足矣。既不可以君臣之義苛求其效死，而昭宗又奚望其援己哉？故三鎮者，無一可倚者也。昭宗先無自固之道，禍至而周章，「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勢之所必然者也。屠門之悲號，不如其瘖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七《唐昭宣帝》

唐之亂，藩鎮之彊爲之也。藩鎮之彊，始於河北，而魏博爲尤。魏博者，天下彊悍之區也。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亂，遂屯兵黎陽，定爲永制，而東漢以彊。故其民習於彊而以弱爲恥，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加以訓練，而驍桀之習未嘗替也。然亦何嘗爲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爲藩鎮之戎首。幽、燕、滄、冀、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彊，挖大河以亘塞河南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爲天下重久矣。

廣明以後，黃巢橫行天下，而不敢側目河朔，恃此也。汴、晉交吞以窺唐室，而王鎔、劉仁恭既不敢南嚮以爭天下，抑不至屈於汴、晉而爲其僕隸，恃此也。羅紹威以狂噬豎子聽朱溫之蠱，一夕而坑殺牙兵八千家，於是而魏博爲天下弱，天下蔑不弱也。嗚呼！豈徒紹威之自貽幽辱危亡也哉！天下之一治一亂也，其亂則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驕，驕氣僨張，無問彊弱也，彊者力足以逞而怨憤淺，弱者怨毒深，藻聚萍散，不慮死亡，以姑嘗試其譎張，而蠭起以不可遏。《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惟無拳勇者之亂，亂不可弭也。有彊者以制其左右，則猶有憚焉。天下胥弱而驕，固不可戢也。無藉以興，旋滅而旋起，既無所憚，何人不可踔躍以爲難哉！故自魏博牙兵之殲也，而朱溫之計得。於是一時割據之雄，相獎以爲得計，日取天下智計勇猛之將吏軍卒而殺之，惟恐彊者之不盡也。故迨乎溫、存勗交爭之世，而天下皆弱。蹶然而起者，猝然而仆，不能一朝自固也。胥天下而皆弱矣，勿待彊者之驕，而弱者無不驕也。於是而割天下而裂之，苟有十姓百家可持白梃張空拳者，皆棄耒耜以諠呼。高季興、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劉龔、鍾傳、馬希萼、雷滿、張文表、危全諷之瑣瑣者，翦婦人之衣繡以爲緎幹，伐空山之曲木以爲戈矛，或以自帝，或以自王，或以自霸。而石敬瑭贏病之懦夫，劉知遠單寒之孤雛，且褒然宅土中以稱元后。嗚呼！勿論其不足以君也，抑勿論其不足以霸也，即與羣盜齒，曾不足與張角、齊萬年、方臘爭雄長，皆無憚而自詫爲劉、項、孫、曹也。風淫草靡，乃進契丹而爲君父，弱天下者之召亂於無已，固如是夫！「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文王之仁也，且求武夫於中林中逵之下，曾是撫有果毅彊禦之衆，而可屠割俾盡，以啓不量力者之驕悖乎！紹威之愚，朱溫之慘，不足誅也。天有大亂之數，彊者先殲焉，匪寇匪讎，殺之若將不及，亦衰氣之使然與！

趙青黎《星閣史論・唐論》

唐藩鎮得古封建遺意，而謂其亡在此，非也。亡唐者宦豎耳。宦豎始著於高力士，漸盛於楊思勗。肅宗後，禍遂有不可勝言者。一觀軍容敗九節度矣，一關中小兒遷上皇、挾太子、弒張后矣。而漸且交張利口，忠義寒心，而漸且迭掌北軍，南牙拱手，猶曰假虎威也。顧乃敢行上弒，密專廢立，雖憲、武之英主不免。庸庸者變起甘露，幽於少陽，習爲故常，至訟言門生天子，不又其甚焉者乎！故姚南仲上言曰：「如盈珍輩不可勝數，雖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爲治。」嗟乎！終唐世二十君，而爲其所立者九，所廢者二，所弒者三，尚忍言哉！惟昭之弒、哀之立由逆藩，然召全忠者誰？微韓全誨之逼，崔胤度不出此。大抵藩鎮非盡忠良，而未若宦豎之全不畏名義。故祿山之亂，平自朔方，如陝之禍，非藩鎮也。德宗如奉天、奔梁州固藩鎮，而破朱泚、滅懷光亦藩鎮。黃巢亂民，茂貞犯闕，而誅討奠安、奉迎車駕者，又皆藩鎮也。參而考之，得且過半。夫李晟、渾瑊、馬燧、李克用之功烈矣，而韓滉轉餉以饋軍，王鐸墨敕以召克用，鄭畋傳檄天下，王處存率先入援，乃能奏績。他如設宴受代，有若賈耽；發兵襲靈武，有若楊志烈；雄鎮山東，破滔討悅，有若李抱真；常得李納陰事，有若劉玄佐；四請除代，不欲子孫染汙俗，有若張茂昭；表請太子監國，有若韋皋；却韓弘美婦人，有若李光顏；雪夜擒元濟，有若李愬；奉代而斬悍將，有若王承元；重宰相以尊朝廷，有若柳公綽；不以式微渝節，委輸不絕，有若趙匡凝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順受禍，其尤可悲者矣。藩鎮亦何負於朝廷！即跋扈如王武俊，一說而合攻滔，強悍如田季安，一說而不救趙，正已獻三十萬錢以賞將士，田悅納幣三萬匹以付度支，而各爲之漸服，亦視朝廷所處置爲何如。而誠如烏重胤所奏，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且藩鎮之逆，亦宦豎釀成之也。使代宗不遣馬承倩，則李寶臣不致玩寇。使德宗不聽宋朝鳳，則李納不致合悅。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則懷光必不反。代宗能誅魚朝恩、程元振，則雍王之副自屬汾陽，可不用僕固懷恩，不用懷恩，即不奏留嵩等，分師以失河北。嗟乎！忠貞如汾陽，其他無論，觀夫絳州軍亂，奉命往鎮，不以王元振之私已也，收而并其黨皆伏誅，辛雲京聞之，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而河東莫不奉法。寧於區區河北，有不咄嗟立辦者，則朝恩、元振之沮，爲大可恨也。況懷恩奏言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即其叛又豈本心耶？然則藩鎮之逆實由中官，而藩鎮不失爲良法。微獨其賢者也，衆悍交立，必環顧而各自戢，劉從諫之奏，并使中官斂跡。彼朱逆之肆行凶惡，固克用新喪，莊宗始立，亦茂貞屢敗，難與爭鋒故耳。不然，何三代有道之長，而太宗欲分封功臣，創業之主，識慮自遠。且同一德裕，而權能行於三鎮之効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則唐不亡於藩鎮，而亡於宦豎也益信。

翟藹《九畹史論・唐藩鎮論》

玄宗設藩鎮，天下重兵，咸徙西北。祿山豺狼，寵之使專制三道，一反范陽，河北望風瓦解，遂渡河，破武牢，陷東京，如蹈無人之境。然自郭、李師出井陘，取常山，屢敗思明，圍之博陵，復河

北十餘郡，漁陽路再絕，祿山始悔反矣。當是時，二公皆請固守潼關，毋輕敵，引兵先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帝卒用國忠之言，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翰不得已，撫膺流涕，引兵出關，戰果大敗。潼關不守，帝出奔蜀，長安遂陷。肅宗之在靈武也，子儀以兵至靈武，光弼以兵赴太原，河北復陷于思明。會慶緒殺祿山，而行在諸軍大集，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永絕根本，否者雖復兩京，恐征戰未有涯也。帝不能待，遂遣子儀副廣平，收復兩京，慶緒北走，思明亦降，亡何復叛，乘相州之潰，遂殺慶緒，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時子儀爲朝恩所沮，光弼爲元帥，代領其軍與思明戰河陽，大破之，行亦以朝恩趣戰，而有邙山之敗。思明旋殺于朝義，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會諸道軍取東京逐朝義，賊將薛嵩等皆降，李懷仙斬朝義降懷恩，恐賊平寵衰，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薛嵩節度相衛，田承嗣節度魏博，李懷仙節度盧龍，李寶臣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餘則河北諸鎮之所自始也。平盧之李正己，山南之梁崇義，皆其黨也，各擁勁卒，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自代宗之世，元振用事，光弼恚死，子儀非有急不典兵，朝廷于藩鎮，專事（始）〔姑〕息，不復能制矣。

德宗立，懲先世之弊，始欲裁之以法。田悅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不許；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悅等遂謀連兵拒命，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朱滔自幽州討惟岳，皆破降其州縣，劉洽等亦大破青魏兵于徐州，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先是，李洧以徐州降己，與海沂刺史有約，請得詔書必能成功，時盧杞爲相，怒先白張鎰，不從其請。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武俊怒不得節度，又詔分取其糧馬，皆反發兵南向。詔李懷光討之，敗績，四人皆稱王。淮西李希烈既受詔討叛崇義，益自恣，亦與朱滔等通，自稱天下都元帥。希烈寇壞城，詔發兵涇原。兵至犒薄遂變，上奔奉天。衆推朱泚據長安，遂犯奉天，懷光還兵救長安，解奉天之圍，沮盧杞不得見上，復叛，與泚通。上奔梁州，李晟痛哭誓師，逐朱泚，收復京城，迎還車駕。兵興以來，月費百餘萬緡，用陳京等議，括富商錢，用陳少遊奏，詔增稅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然自朱泚至長安，爲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而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懷光奔河中，馬燧誅之，李抱真亦說降武俊，共破朱滔，而希烈亦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得逞。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鎮，又不啻如肅、代時矣。憲宗立，平夏、平蜀、平吳、平淮西、平淄青，弘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恢然中興之美也。再傳而克融亂幽州，庭湊叛成德，憲誠反魏博，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然亂或旋定，而三鎮遂莫可誰何。歷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天子英武，相臣德裕，才猷出世，始一用，三鎮以平，澤潞皆惕，見奉命唯謹，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宣宗察察，號爲小康，訖無遠略。懿、僖失德，釁生南詔，延于江淮，而唐祚告終。要自設藩鎮迄唐之亡，而河北不可爲唐有云。

夫河北禍始于天寶，而蔓延于肅、代。德宗有志克復，而措置乖方，既經喪亂，而姑息轉甚，無可言者。憲宗中興，威行兩河，再傳而失之者何居？曰：憲宗之于河北，亦所謂羈縻之而已矣。其亂本固在焉，能再世乎？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曰：勢不可也。以天下之力，四年而平淮蔡，繼又用之淄青，兵威亦殫矣。承宗必復用兵，是黷武也，況劉總乎？故獻地質子，差勝于周鄭之所爲，亦姑聽之也已。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而後舉淮蔡也。淮蔡三小州耳，以河北爲之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爲力。若姑捨之，而專事于河北，其足爲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且敕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但扼其要而制之，自無能爲，迄于河北既定，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然則當日曷不先定河北？曰：此李絳等誤之也。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兵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謂李納跋扈，武俊有功，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此言頗近似，然不諳大計。且武宗有言，縱其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而李絳之說則尤悖，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上又密問諸學士：「今欲用承宗爲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李絳對以德、棣隸成德久，一旦割之，恐怨望，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聽不聽可無他害。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用兵，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諂躁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不知河北與二方異，二方素忠順，又旁無助援，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計，互相表裏，兵連禍結，憂患何可勝道？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可議征討，恒冀難致之功，願捨之。嗟乎！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者，祖宗之積弊而不可紛更者乎！祖宗之積弊而

當思去者乎！師直爲壯，曲爲老，其不奉教曲直，果安歸乎！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割其二州，而不敢顯言乎！堂堂十葉之天子，曾不能制三四凶人之死命，冀得免其怨望以幸無事乎！欲治之主不世出，人生之遇合亦難期。幸以天子聰明英武，夙興夜寐，惕厲憂勤，延攬羣臣，虛心訪問，思所以削僭亂致太平之略。而絳于諸臣中知遇又最深，一籌莫展，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直詆言者爲諂躁，自顧不無少愧負矣乎！朱滔反，發深州，至束鹿，士卒大譟，曰：「天子詔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救南救田悅？」其黨語之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絲纊寬汝曹賦，不謂國家無信，今南行爲汝曹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奉詔且歸鎮。」然則君臣逆順，學士或不知，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每怪肅、代以來，姑息者祇三四凶人，其將士百姓不幸爲凶人之所迫脇者，忘其爲吾人也，而不聞有德音之降，皆此等之識議誤之也。夫人情未去，有以留之斯愈固耳。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正己慚服，天下始有太平之望，此亦可以類推矣。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衆皆哭，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于是皆德悅而怨朝廷，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惟岳反孝忠以易州歸朝，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武俊窟斬惟岳，劉悟窟斬師道，將士之强幹者亦可用也。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必謂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豈不寃哉！嘗念劉裕之棄關中南歸也，三輔父老流涕諸門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今捨此欲安之乎？」想爾時之民之在彼處者，其可憐憫何獨不然？爲大臣代天子理萬民，曾此之漠不動念而棄之，而又寃之不仁，甚矣！且彼所最憚者，無如隣道之相表裏也。譚忠一說季安，而魏不救趙，一說劉總，而燕且伐趙，武俊既激而合滔，賈林可說以攻滔，交之離合，在我不在彼也，宣公有言，得其持疑，足以集事，此可爲智者道也。當是時，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討承宗無功，卒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夫宦者典兵，敗猶幸也。然天子方銳意用兵，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是激成之也。君子讀史至此，而不勝恨恨焉。

方承璀之討承宗也，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承宗通，兵馬使烏重胤誘執之，上嘉其功，欲以爲留後，會承璀奏已牒重胤。絳以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起于列校，恐河南北諸侯恥與爲伍，萬一連表罪狀承璀，陛下何以待之？不如還使從史爲之。嚮！是何言也！抱玉爲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祿山同姓，因賜姓李。重胤節度橫海，奏藩鎮跋扈，由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謹以所領州牒還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此規畫直可著爲令，爲久安長治之計。真大臣之識，忠臣之用心也。即其縛從史之時，昭義一軍盡甲，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敢違者斬。」則皆散，固已可想見其梗槩矣。以如是之人，不恥與若曹伍乎！而反爲若曹所恥乎！且藩臣自署將吏，天子不得問，今且使天子之將吏，亦必惟所置者何也？且其人既蓄姦謀，謂還當授以方面者何也？是其爲諸侯謀也則忠，非天子之利也。夫己則不能，又惡乎人？有其功，其情愈私，毋怪其辭之愈倍也已。李集之曰：「祖宗以一隅取天下，子孫以天下而不能取河朔，夫事有本難有人難之者。」

憲宗初年，杜黃裳作相時，李師古卒，請及其未定服分之，帝以方討劉闢，遂以師道爲留後，是帝之失策也。然令杜公任政久，河北旋當定耳，惜也以小故罷之，而行亦卒至謀之非其人，其何以濟。誠使及其節度之物故也，或分其鎮爲三或爲二，即其軍中簡裨將之能服衆者，與以節鉞使分領之，其故節度之子授以官，徵之入朝，若此者，彼能聽則分而易制，不聽則亂而易取。仍諭其鄰道各統領所治毋怠，其或懷不軌，陰謀黨助，所以離之，一說士力耳，俟一方既定，三方自可次及。且天子嘗發德普，下明詔，兩河南北之衆，一體有優恤獎勸之至意。其百姓皆天子之民，其將士皆天子之臣，忠順者咸思率化，强幹者類能擊奸，三四凶人智可全其子孫，愚不保其首領，孰敢怙惡！誰能助逆！除累代之積習，振王朝之綱紀，建治安之長策，樹賢哲之令規，舉之何不若反掌！運之何不若臂指！傳之世世，何不可臥赤子于天下之上而治！此賈生之所以籌七國者也，吾謂于唐藩鎮尤宜。

陳遇夫《史見》卷一《唐志論》

予讀唐志，而知三代之可復也。三代良法，皆本於井田，而後世所畏爲難而不敢爲者，乃唐制固近之。唐授田之制：丁男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老疾及寡遞減之。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田有餘，以給比縣，其更易也。以十月歲終，具民之年與地，又計來歲之民地，課役以報度支。其仕者，內官給祿，外官亦予田。至府衛之兵，則一寓之農，聯以火隊，鉗鋸斧鑿，槽幕羈絆，皆有定數。其事若甚繁，然自唐行之百餘年，不見其繁，而祇覺其易。兵雖多而不費，官不濫而易

禄。其時風俗淳美，外户不閉，行千里不齎糧，刺史縣令惟以年豐民安爲上考，訪遺逸，勸農桑，行鄉飲酒禮而已。嗚呼！何其盛也。唐承兩晉五代大亂之後，典制蕩然，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雖勵精爲治，而學術未醇，房、杜救時之相耳，乃因周、隋舊制，更張而綱紀之，所及已如此，況聖君賢相講求先王之治者哉！大抵先王之治，安民而已。其立法也，始雖若繁難，然法立而民不安之，故可經久而無弊。後世之法，其始雖若簡便而易行，然法立而民不安，不安則奸僞起，奸僞起則變法以防之，防之術益多，而奸僞益甚。蓋愈煩愈弊，以迄於亡，必然之理也。噫！後之冥悍者無論已，即讀書談道之士亦多惑於流俗之言，而以師古爲迂，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爲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爲并地不可復，此與因噎廢食無異。悲夫！後世有意先王之治者，考唐室之制而變通之，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雖謂三代不遠可也。

《全唐文》卷三七二柳芳《食貨論》 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税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顛覩。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税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説，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强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户，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户，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庸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關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計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禄，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内，尤爲暴横，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徧於天下。客户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棄人賈害，豈天道與？夫先王牧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乂。《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己，奮其長觜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胸臆，呼吸指顧，車舟沸渭於萬里之外矣。狙詐既騁，拱決而取公卿，竊富國安人以爲名，紆青拖紫以爲實，名實不其爽歟！且君以安人爲憂，而融輩擾之矣；人以豐財爲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爲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葅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説，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禄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全唐文》卷四七六沈既濟《詞科論》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纔百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遲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户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内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户選，徵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彦、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謔，無所不至焉。

《全唐文》卷四七六沈既濟《選舉論》 計近代以來，爵禄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胄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

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户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奬，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獸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覩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没死以趣上，搆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膚，而傴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虚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坯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者，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伏以爲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王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爲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産，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禄自及。禄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絶，要攢乎京，惜時懷禄，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産，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爲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厭閉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久

開，人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爲，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寧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强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爲情欲所汨，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塾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執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全唐文》卷四七七杜佑《御夷狄論》　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强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年，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以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强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他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歷初減至六千畝，畝胺一斛，減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富强，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蹔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兵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趨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全唐文》卷八四六牛希濟《貢士論》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户，歲貢若干人。更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唯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辯雄壯，臧否由己，昇沉在心，羣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銛，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凶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舍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廷無策問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鬪。抱憤之人，汨没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於傅粉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力同心，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不失取士之道。

五代

宋祁《景文集》卷二五《詆五代篇》 臣聞王者握命紀，操斗憲，題期立象，中天稱號，必有積德之祐，上凝霄極，不謀之言，下謠人口。或捍禦大患，甚享其樂；或勤勞累世，后乃有興。是故總氣徯應，則泄爲曠瑞；休震動，則耿爲烈光。塞虖天淵，施虖金石，震如雷霆，燦如日月。所以神明其位，鞏固其祚，乘雲高躋，與天同貴。大業既定，垂世長久，後世雖有僻王昏主，猶得蒙業而安。爲此者非他，君道得而本基固也。臣草茅狂闇，弗達大體，不敢紬太古之事，角無用之文，竊怪土德之衰，五代狎主。何五代無道之短，而先王有道之長也？試迹其事，儻見其端乎。先王之興也，咸有絶異之姿，甚德之度，聰文敦敏，淵泉博厚。又有格天之佐恢其謀，鷹揚之旅輔其決。尚或憔然中昃，穆然深拱，瞿然如弗克，蓽然而自戒，同寅協恭，致虖治平。五代則不然，臣主不肖，媮爲一切。自謂縮取備物，妄投天隙。庸人蹶張者列侯土，中涓刀筆者建宰相。材不逮古，謀不經遠，乃蔥蔥然相與卧積薪之上，倒太阿之柄。操持失統，斃踣不振，一夫大呼，天下合而軋之矣。先王之始王也，以治易亂，以寬代虐。人情莫不欲逸，因以輕其勢；人情莫不欲生，因以遠其死。賞未始由情而僭，罰未始爲私而濫。其改制也，使日就于正，如行舟焉，雖不截流，漸靡而往。其易俗也，使歲安其教，如種樹焉，雖未驟益，有時而大。是以四海洗心于更生之辰，萬民翹首于整綱之會。五代則不然。觀釁以動，乘時併起。桀詐桀，亂濟亂，拯人于溺而水益深，投人于焚而火益熱。收聚不逞，裒合失職之徒，以爲謀主，剽劫民屋，略奪金琖之聚，以悦武士。刈民之命，若草菅然，視邦之易，若置棋然。大欲得矣，終不知嬰廉愧，反仁誼，程天下之豪，革馬上之治。徒乃戮無罪以威下，爵匪人以悦衆。將軍臭乳，都尉爛胃，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故下利其亡，上階其亂，雖勃然而興，亦勃然而廢。古之王者，皆父事天，母事地，子育人，明德恤祀，祈天永命，以垂無窮之烈。五代則不然。誣神没禮，或不郊見。禨祥雜揉，不可方物。童山斬木，空虚地藏。殺人盈野，流血漂櫓。是以父含隕蝕之怒，絶其命，母馮震陷之威，告其變，子乘捐瘠之亂，挺其亡。不過一傳再傳，陵遲岡紹矣。古之王者，改姓易統，咸有以損益其政，故夏之敝以野，商人救之以忠。商之敝以鬼，周人救之以文。故前車已覆，而後鑒改御；彼琴不調，而此瑟更解。五代則不然。自唐家失御，藩帥迭侮，朝疏封寵，夕希姑息。甚者自裨校而下，徧置私人，招來亡命，隸于牙帳。因國府庫，煽其異圖。烏聲獸心，陰相鳴召。緩且慢法，急則稱兵。否乃燠山封水，與民爭利。方駕兼兩，輸貨無厭。靦面罔極，鈔食求飽。孰知有伏節之誼，死綏之守者哉！及罪盈情得，仰藥伏刃，尸元橫分，噍類滅絶矣。五代親罹其難，終不知損權柄，塞觖望，平鐫其邪心，漸出于公路。以謂勢之適然，亡具甚矣。自五代去雒即汴，建爲都邑，北據大河，西掩函谷，東漕淮泗，南馳陳蔡，皆天下勁兵處也，地形便利，鎧馬犀勇。五代不乘時角力，削平天下，犁其庭，掃其閭，蘄去不義諸侯，以虚其國，方且徧舞樂禍，沐猴而冠。遂使僞劉孽李，幺麽數子，限長江，捶陀塞，闕高岸，踰短垣，倔强跳梁，坐飾邊幅，以黑子之地，與中國抗衡。臣有以知五代之無能爲也。乃炕龍絶氣，非命之運，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臣聞：夫吐珠于澤，人誰不含？集烏之屋，理無妄止。是故太祖乘五精之運，契三神之驩，起而有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所以無敵也。且太祖以夏禹之敏，成湯之武，文王之小心，漢高之大度，又荷上真之眷，付畀四海。尫虎鬼藻之師效其力，負鼎俎箸之臣贊其務。受命之後，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南取吴，西取蜀，荆湘閩越，以次誅剪。靈旗所指，黄鉞所下，若震聲蚩響，雲撤席卷，日出海隅，罔不砥屬。輿櫬銜璧，赦而不誅者，嬪然成行。悍將驍帥，驕而弗制者，旋正其法。萬邦止景，羣黎檢情。剗其戾文，蠲其苛制，重惜府庫，弗崇宫室，軍雖數出，民不加賦。是時，少府、水衡見錢多矣。而又法明令具，吏知所守，與天下更始者，大功數十，臣所不能盡道。夫不鍾大亂之剡，無以啓至聖；不當弗友之壞，無以建明德。秦刑塗地，炎漢繼之，厥或享國四百年。隋酷稽天，黄唐受之，厥或享國三百年。五代殘殺，我朝承之，斬除亂徒，肇立人紀，卜世垂祚，與天無窮。此上帝所以重景命，與聖人之厚也。《詩》云：「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五代有焉。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我朝有焉。雖區區唐漢，不得竝日而語矣。贊曰：朱、石不君，漢周亂倫。殄我穌氣，煽爲妖氛。地厭流血，天蒙戰塵。長蛇薦食，險鹿横奔。六國弱姬，三户亡秦。皇矣上帝，哀此勞人。戮絶亂命，光啓聖真。

《資治通鑑》卷二九四《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　臣光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强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呂陶《淨德集》卷一六《五代論》　甚矣！天下治亂之不常，而爲君之難也。其始也，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則喪亂之勢，如洪河之去其隄防，奔衝決溢，散漫四遠，流至百年，然後其患稍止息。方其安流而未潰也，可不深窮其源，而預慮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諸侯之勢日益盛强，齊、晉、秦、楚有國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制，大吞小滅，二百餘年，然後併而爲六國，又一而爲秦，秦不能守，纔二世而遷爲漢，天下至漢而始服。晉之衰自惠帝以來，四裔之勢日益熾烈，劉聰、石勒乘王室之多故，裂中原而處之，擅王僭帝，倡爲禍首，四方巨盜如毛之多，接迹而起，百餘年間，天下分割，而爲國十六，又二百年，而傳之者七代，然後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遷爲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後，方鎮之勢日益暴橫，兵强地大，盤結于外，亂根逆本，深不可拔，百餘年間，唐祚因之以亡，唐雖亡而其遺毒餘烈存于天下，姦雄藉之以盜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底于喪亡，壞敗之極，聖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亂者，其源之從來甚長，故其流之所適甚遠，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議，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爲遠，亦可撫其既往之迹，而著爲監戒，以杜萬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禍既始于方鎮，終于盜賊，而遂爲梁之所乘。自梁以來，以亂濟亂，其覆亡之端則與唐無異。或以將帥之跋扈，或以外裔之侵迫，繼之以驕悍之兵滿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變于外，或潰于內，而不復支矣。國家蕩除根芽，混一區宇，立成法制，思與萬世爲利，罷藩侯，銷武力，將帥之臣受成于內，雖擁兵專閫，而未嘗敢擅威福，凡進退出處，惟天子之命是從。求其跋扈之狀，固無有也。然而外侮驕兵之勢，則志士仁人竊以之爲憂焉。以後唐之亡驗之，則悍兵可不爲之防耶？以石晉之亂推之，則邊圉可不爲之備耶？失慮于一日者，召患于百世矣。《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夫《詩》、《書》之所戒，必稽稱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賈山獻書漢帝，而又借以爲喻，其言最號明切，然則，條季末之迹，爲隆盛之規，豈非聖賢之心歟？此衆生所以畢其說于五代也。

蘇轍《欒城應詔集》卷三《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卨、稷，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

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絶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張耒《張耒集》卷三八《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宫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强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

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吕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毅、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毅别，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毅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毅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中物耳。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吴、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毅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何去非《何博士備論》卷下《五代論》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於宛朐羣盜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予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爲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强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易，而戎人驕功恃强，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負反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戎虜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於漢。然一旦委裘，而强臣巨室，已不爲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圖之，僥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爲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夷强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并門，彼二主者乃低摧悸迫，兒女悲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

也？有强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强也，恃勳賞之積而卒至於强；兵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勤而卒至於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强，舉而遺之沖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於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畧定，强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畧定，强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强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於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六五《周世宗平江南》 五代之君如唐莊宗、周世宗，可謂有英武之才，故事業止於偏霸，而不足稱述。世宗深患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命近臣著開邊之策。比部郎王朴獻議以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内附也。」世宗欣然納之。於是始有平江南之志焉。曾不旋踵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卒致唐主請以畫江爲界，而江北之地悉爲吾囊中之物。其爲盛烈，豈不壯哉！暨鍾謨入貢，乃遣謨歸告其主，以治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議者。以爲江南未服，則親矢石期以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規模宏大，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嗚呼！世宗之言則善矣，謂之規模宏大，則吾不知也。

范浚《香溪集》卷八《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爲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爲覆轍之戒。蓋梁由强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爲援，彼固貪惏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爲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温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輩與它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爲空，則靦顏于梁，于唐，于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縉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炭而莫之救，是朱温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糜爛於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胸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宋文選》卷一九李清臣《五代論》 天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五帝三王既去，而天下爲秦，秦亡而爲漢，自漢帝之元年歲在協洽以及於今，千二百有七十年。其間亂世多而治世少，基業宏大足以傳之子孫而久者，漢、唐、聖宋而已。魏雖有蜀而不能有吳，及魏入於晉，晉平吳而天下始一。一之者未久，散爲一十六國，而晉遷於南，魏起於北。魏衰而又爲東西，東魏入於高齊，西魏入於周閔，相與鼎峙而立。周能併齊，而天下尚爲二，及周入於隋，隋既而平陳，然後一天下而君之。隋不能堅，又化而爲唐，唐亡而爲五代，抑亦屢變矣。舍夫漢、唐而觀之，餘據土而君者，一爝火之明也。然而自古亂亡，莫甚於五代。周、秦、漢、晉之間以兵攘，間有天下之豪傑，或借仁義、本謀術。五代之際，率皆兇卒小盜，公行而無媿，膾截生民而盡之，禮義廉恥，無髮遺矣。莊周曰：「後世必有人相食者。」豈知後世之亂有過於相食耶？然而不大亂不大治。五代之大亂，天所以開聖宋也。宋有天下，相繼者四明聖，百餘年間，生民之安過於漢、唐。内無擅威之臣，外無强大諸侯，下無姦民攻掠之變。十人之盜起，則不月而傳駭於天下之耳目，況能容大盜耶？其安治如此。然而識者觀天之勢，尚爲之憂慄而不寧，其故何也？夫始治者，天下之所樂；而久治者，明知之所憂也。實之美者多

蠹，味之甘者生醯鷄，康樂而（克）〔充〕逸者萌疾病。物慎乎其極，則必至於變。古之王者知其物理之極，懼其變而爲危，則先自爲之變，使變而治，此其所以久也。居治之久而未知所以變，此非今之可憂者與？今天下之民丁，黄老幼孳，毓而繁夥，其數多於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見生齒之極於此矣。耕者升山巔，樵者入窮谷，土不爲不辟，農不爲不力，而常有凍饑之人。天時豐穰，則中户已上歉歉僅足，一有水旱螟霜之歲，則百姓流冗轉移，相枕藉而死於道路。可以常豐而不可以有凶災，見其用天時、出地利之極於此矣。國之於利，算及行人，租及動物，小吏爲公家而坐列販賣如賈人焉者，信於治人之官。世人之用，朝而夕謀，夕而朝憂，有日月之慮而無二三歲之計，可以常無事而不可以忽有爲，可以常静而不可以一動，見財力之極於此矣。至於上之政令，下之奔走，或疲極而倦厭，而朝廷之治特爲媮且，欲以循循而格萬世之安，卒未能磨濯剗刻，奮然而有所變，竊恐其失於不變也。天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可不前計而預慮者哉！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八《五代上》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梟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温，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温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温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鎔、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雒也。若云汴、雒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苻健、姚興、拓拔宏奄有漢、晉之故宫，將以何者爲正乎？倘据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册，而即許朱温以代唐，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即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鞬軛以後，朱温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惟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惟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温一篡唐，存勗一滅温，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稗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龔、王延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紜紜者皆帝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温、王建、李昇、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尚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盡地以待盡，報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爲共主乎？〔中國〕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彊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燔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小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帘者，色笑語言，必有爲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耳。至於爲唐士以閔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鏐、建、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尚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季昌介羣雄

之間，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己自伸，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鏐以可歆，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爲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詼諧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涓既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皎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鶩然。一列爲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揜，可勝歎哉！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賣之於梁，易繒纊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至漢王褒《僮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惟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惟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貲之利，則天下將舍耕桑而競於場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則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輦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即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旦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繒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跬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

汴、晉雌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己也。朱溫下兗、鄆以西臨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彊自立，不可以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爲河北彊悍之最，羅紹威愚騃而內猜，欲自戕其心膂。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發紹威之狂謀，順衆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鎮定，乘劉仁恭父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困於河東，即得不亡，爲盧芳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衆，忌勝己而惟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是而鎮定、幽、燕，人憂駢死，而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童子，知其爲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井陘以撫趙、魏，而僞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溫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悖而折入於晉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彊以自弱，而盜以此爲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閒哉！溫之亡，不待羣雄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篡弒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剿絕，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爲之而無所掩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爲予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尒朱榮、高洋、安祿山之所不爲者，溫皆爲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尺土粒米寸絲不爲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邠、岐，東不逾許、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衞，自長安達兗、鄆，橫亘一線，界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則楊師厚、劉鄩、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略。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入諂諛，而不知建國之方。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爲心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恤敗

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已矣。而既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難者，猶未有內釁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剸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耳，平一海寓之略，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未嘗一日運目遊心於天下士，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使能滅朱溫父子，定汴、雒，劉守光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往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緩收離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衆爭勸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爲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爲者，其將相雖覿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覿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在淮南乎？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渥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弒，隆演寄立人上，徐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睚、毫以行天討，尚誰望哉？行之人居吾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惟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密者，尚知安民固本，任將録賢，非存勗之僅以寬緩收離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乃至叱諸將之功爲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以後，天下無君，必欲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革、盧程依戎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爲衙官，天下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槁，弗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爲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爲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雖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怨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爲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間，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爲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泯，至此而人不

朱溫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旋奪於握兵之臣。即不能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惟無相而已。無相者，非必其時之無人也。抑非偏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崛起之日，初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僚之上，如仗象然，誰從而聽之哉！李存勗之欲爲帝久矣，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目遊心於天下士，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衆爭勸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爲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覿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吾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惟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乃至叱諸將之功爲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革、盧程依戎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爲衙官，天下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槁，弗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爲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爲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雖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怨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爲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間，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爲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泯，至此而人不

足以存矣，《詩》不云乎「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爲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賈謐、秦熲之燔亂天常也。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九《五代中》 李嗣源即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虐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爲天子有，而以之獻諛。庸主懲於播遷之貧，而恃爲非常之備，因而不拒，日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貢有涯而取無藝。龐勛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於掊斂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俛首剜肉以充獻納，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之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此爲致禍之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曰：即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爲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爲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惟恃禮以綏之，使其賓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既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清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齷齪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簞笥哉！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即已予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己。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敢褻也。奉使巡宣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黷也。君子之廉以奬，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爲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守，不敢奉其壺飧，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竿牘。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而何得藉口三代之貢享，上交以訓貪，而啓漁民之禍哉？且三代之衰也，天子求金車，而中肩之難作，大國索裘馬，而鞭尸之怨深。禹、湯、文、武承上古之流，不能遽革，其流弊亦可見矣。繼此而興者，塞源惟恐不嚴耳。通古之窮，乃可以御今；酌道之宜，乃可以制禮，故曰「所損益可知也」。使古有之，今遂行之，因流濫而莫之止，則唐、宋之進奉，何以遽召敗亡？而嗣源之禁，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

唐亡以後，不知始於何日，禁民造麴，官造賣之以收息。既自號爲帝王，而所行若此，陋無以加矣。又其甚者，禁民鑄鐵，官鑄農器，强市於民，則尤不仁之甚者也。雖然，猶未甚也。李嗣源天成三年，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又三年，聽民鑄農器，於夏秋稅二錢，畝收農具三錢，自謂寬政，而不知其賊民之益甚也。造麴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麴於人而不知造，無端而代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曰：即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爲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爲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惟恃禮以綏之，使其賓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既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清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齷齪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簞笥哉！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即已予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己。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敢褻也。奉使巡宣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黷也。君子之廉以奬，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爲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守，不敢奉其壺飧，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竿牘。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

貴奚有定哉？當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安富尊榮則貴也。太上以行其道，其次以席其安，其下以遂其欲，至於遂欲而已賤矣。然利在其身，施及其子孫，猶得以有其榮利，猶流俗之貴也。無此數者，當時恥與爲徒，後世相傳爲笑，身危而如卧於棘叢，子孫轉眄求爲庶人而不可得，則亦無可欲之甚

者，然且耽耽逐逐以求得之，其狂愚不可藥已。至貴者，天子也，其次則宰相也。朱友貞、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皆自曰「吾天子也」。悲夫！一日立乎其位，而萬矢交集於夢寐，十年之內，幸鬼禍之先及者，速病以死，全其腰領，而子姓畢血他人之刃。其未即死者，非焚則戮，一如犴狴之戮民，待秋冬而伏法耳。刑賞不得以自主，聲色不得以自娛，血胤不得以相保，賤莫賤於此焉。而設深機，冒鋒刃，以求一日之高居稱朕。襲優俳之衮冕，抑無其纏頭酒食之利賴，夫亦何樂乎此邪！於是既號爲天子矣，因而有宰相焉。其宰相者，其天子之宰相也。利祿在須臾，辱戮在眉睫，亦優俳之台輔而已矣，馮道、盧文紀、姚顗、李愚、劉昫、趙瑩、和凝、馮玉之流，皆是也。尸祿已久，磐固自如，其君見爲舊臣而不能廢，其僚友方畏時艱而不與爭，庸人忘死忘辱，乘氣運之偶及，遂亦欣然自任曰「吾宰相也」。無不可供人姍笑也。雖然，猶未甚也。桑維翰一節度使之掌書記耳，其去公輔之崇既懸絕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無所不至，力勸石敬瑭割地稱臣，受契丹之冊命。迫故主以焚死，鬬遺民使暴骨，導胡騎打草穀，城野爲墟，收被殺之遺骸至二十餘萬，皆維翰一念之惡，而滔天至此，無他，求爲相而已。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維翰效忠於汝，宜以爲相。」而居然相矣。人恫於明，鬼哭於幽，後世有識者，推禍始而懷餘怒。即在當日者，劉知遠、杜重威、景延廣亦交詆其非，卒縊殺於張彥澤之半組。計其徼契丹之寵，自號爲相之日，求一日之甘食、一夕之安寢也，而不可得。而徒以殘劉數十萬之生靈，毀裂數千年之〔冠冕〕，以博德光之一語，旦晝記而夕平章，何爲者邪！夫維翰以文翰起家，成進士，即不能如梁震、羅隱之保身而不辱，自可持祿容身，坐待遷除，如和凝、李崧之幸致三事。乃魂馳而不收，氣盈而忘死，以驟獵不可據之浮榮，其實不如盛世之令録參佐也。而塗炭九州，〔陸沉〕千載，如此其酷焉。悲夫！天之生維翰也，使其狂獧之至於斯，千秋之戾氣，集於一人，將誰怨而可哉？乞者乞人之墦，非是而不能飽。盜者穴人之室，非是而不能獲。維翰不相，自可圖溫飽以終身。維翰即相，亦不敵李林甫、盧杞之掾史。即以流俗言之，亦甚可賤而不足貴，明矣。處大亂之世，君非君，相非相，攬鏡自窺，夢回自念，乞邪，盜邪，君邪，相邪，貴邪，賤邪？徒以殃萬民、禍百世，胡迷而不覺邪？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三〇《五代下》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役非常事而猝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爲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爲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樂有其恒產而勸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者，皆悉安於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而起爲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爲患。其惠天下，利亦溥矣哉！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爲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爲輕重，則有田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恒產，而利其萊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後，即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爲不易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則加於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爲奉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窳，據地圖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爲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爲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共天職，將何爲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

石敬瑭起而爲天子，於是人皆可爲，而人思爲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冊命爲天子，於是人皆以天子爲惟契丹之命，而求立於契丹，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爲天子，而思反敬瑭之爲，拒契丹以滅石氏者，安重榮耳，雖兵敗身死，蒙叛臣之號，而以視延壽輩之腥汚，猶有生人之氣矣。劉知遠持重以待變，尤非可與敬瑭輩等倫者也。今且責知遠之擲兵晉陽，不以一矢救重貴之危，而知遠無辭。雖然，豈盡然哉？李守貞、杜重威、張彥澤兵力之彊，與不相上下，而交懷忮害之心。桑維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帥。石重貴輕躁以畜厚疑，前卻無恒，力趨於敗。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若夫君臣之義，固有不必深求以責知遠者。當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遠之器識，愈於敬瑭遠矣。爲其偏裨，以權勢而屈居其下，相

與爲賊，以奪李從珂之宗社，一彼一此，衰王相乘，豈嘗受顧命輔重貴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瑭不推心以託，知遠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則護河東片土，休兵息民，免於打草穀之掠殺，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殘疆，慰安殺戮之餘民，知遠之於天下也，不可謂無功。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之惡已播而不可揜，桑維翰媚虜以虔劉天下而自殺其軀，於是人喻於從夷之凶危，而重貴已俘，國中無主，始徐起而撫之，知遠之成謀決矣。擯契丹以全〔中夏〕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陵也。蓋自朱溫以來，差可許以長人者，惟知遠耳。嗣子雖失，而猶延河東數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延者，知遠亦沙陀也。於時〔天〕維〔地〕紀未全〔坼〕也，固不可以爲〔中國〕主也。

李業、郭允明導其主以殺大臣，而劉氏速亡。人心未固，主勢不張，而輕用不測之威，翦推戴之臣，楊邠、史弘肇、王章雖死，郭威攘重兵，據雄藩，恩結將吏，權操威福，遽欲以一紙殺之，其以國戲也，愚不可詰矣。雖然，劉氏之存亡，惡足繫天下之治亂哉？楊邠等就誅，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勢，則此舉也，論世者之所快也。自唐以來，彊臣擅兵以思篡奪者相沿成習，無有寧歲久矣。朱溫、李克用先後以得中原，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踵之以興。蓋其閒效之蹶起，或謀而不成，或幾成而敗者，鋒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勝紀。當其使爲偏裨與贊逆謀也，已伏自竊之心。延及於石、劉之代，而無人不思爲天子矣。安重榮、安從進、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李守貞雖先後授首，而主臣嗥血，以競雌雄，敗則族，勝則帝，皆徼幸於不可知之數。幸而伏誅，國亦因是而卒斬。流血成川，民財括盡，以僅夷一叛臣，而叛者又起。彼固曰：與我並肩而起者，資我以興，惡能執法以操我生死之柄？況其孱孱孺子，而敢儼然帝制，秉鈇鉞以臨我乎？自楊邠等以羽翼劉氏之宿將，威振朝廷，權行疆內，而一旦伏尸闕下，如圈豚之就烹。於是而所謂功臣者，始知人主自有其魁柄，不待戰爭，而可刈權姦，若當門之草。故郭氏之興，王峻、侯益之流，不敢復萌跋扈之心，而李穀、范質、魏仁浦乃得以文臣銜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柴氏承之，樊愛能等疾趨赴市，伏死歐刀，而人不驚爲朔舉，邠、章、弘肇之誅，實倡其始也。有邠、章、弘肇之誅，而後樊愛能等之辟，伸於俄頃，而衆心允服。有愛能等之戮，而後石守信輩以得釋兵保祿位爲幸，宋之中外載寧者三百載。嗚呼！業、允明之不量而亟殺權臣也，殆天牖之以靖百年飛揚盤踞之惡習乎！抑事會已極，無往不復，自然之數也。郭威以一頭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敢致詰。楊邠、史弘肇斥其主以禁聲，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誅，劉氏其足以存乎？劉氏即存，天下之分崩狂競，以日尋鋒刃也，寧可小息乎？邠、章、弘肇死，於是風氣以移，內難不生，而國有餘力，然後吳、蜀、楚、粵可次第而平。故此舉也，天下漸寧之始也。劉承祐之死生，國之存亡，不足論也。

周主威疾篤，遺命鑒唐十八陵發掘之禍，令嗣主以紙衣瓦棺斂己，自謂達於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遺體矣。其得國也不以正，既無以求福於天。其在位也，雖賢於亂君，而固無德於天下，以大服於人。惴惴然朽骨之是憂，而教其臣子，使不能盡一日之心力，以效於君親。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紙衣瓦棺正告天下後世，吾惡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則亂兵盜賊欲發掘者，抑必疑其欺己，愈思發之。漢文令薄葬，而霸陵之發，寶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耶？陵墓之發，自嬴政始。驪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銀寶玉，鼎彝鏡劍，玉以爲匣，汞以爲池，皆非生平待養之資，而藏之百年，愈爲珍貴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終厚葬，以盡人子之心者，斂襚之衣無算，遣車明器祭器柳衣茵器贈帛，見於《士喪禮》者，如彼其備。等而上之，至於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極孝養必具之物者，禮雖無考，而萃萬國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於藏而不適於用。則人子之忱以舒，而終鮮發掘之患。先王之慮之也周，取義也正，而廣仁孝以盡臣子之情也至，不可過也，抑不可不及也。周主威不學無術，奚足以知此哉？墨氏無父，夷人道於禽獸，惟薄葬爲其惡之大者。藉口安親，而以濟其吝物寡恩之惡，禽道也。爲君父者，以遺命倡之，亦不仁矣。

高平之戰，決志親行，羣臣皆欲止之，馮道持之尤堅，乃至面折之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夫謂其君爲不能爲唐太宗一躬帥六師之能，而大聲疾呼，絕其君以攀躋之路，小人之無忌憚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責樊愛能等曰：「欲賣朕與劉崇。」道之心，亦此而已。習於朱友貞、李從珂之腑縮困潰而亡，己不難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而己愈重，賣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憚於其虛名，而不能即斬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於英君之竄逐也。若夫高平之戰，則治亂之樞機，豈但劉、郭之興亡乎？郭氏奪人之國，失之而非其固有。劉氏興報讎之師，得之而非其不義，乃其繫天下治亂之樞機者何

也？朱友貞、李存勗、李從珂、石重貴、劉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驕帥挾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讎其不軌之志。其戰不力，一敗而潰，反戈內嚮，殪故主以迎仇讎，因以居功，擅兵攘土，尸位將相，立不拔之基，以圖度非分。樊愛能等猶是心也，馮道亦猶是心也。況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於國，王峻輩忌而思奪之夙矣。峻雖死，其懷峻之邪心者實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諸軍以禦患，小戰不勝，崩潰而南，郭從謙、朱守殷之於李存勗，康義誠之於李從厚，趙德鈞之於李從珂，杜重威、張彥澤之於石重貴，侯益、劉銖之於劉承祐，皆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周主亦如是而已矣。且不徒長逆臣之惡，以習亂於不已也，劉崇方挾契丹以入，周師潰，周國亡，草穀之毒再試，而黎民無孑遺，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國無天子，劉崇者，又豈能保其不爲劉豫？而靖康汴梁、祥興海上之禍，在此役矣。夫馮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動其心，不失其爲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惟周主決志親征，而後已潰之右軍，不足以搖衆志，潰掠之逃將，不足以劫宮闕，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七十人之伏辜，無敢爲之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爲主，臣乃成乎其爲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成乎其爲中國。周主之爲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爲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爲唐太宗，而豈馮道之老姦所可測哉？

王朴畫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嶺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後及於河東。其後宋平諸國，次第略同，而先蜀後江南，晚收河東，而置幽燕於不復，與朴說異。折中理勢以爲定論，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以勢言之，先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掃葉，得勢故也。以道言之，江南雖云割據，而自楊氏、徐氏以來，以休兵息民保其國土，不隨羣雄力競以爭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彝倫、淫虐之巨慝。嚴可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己輩雖佞，而惡不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孟知祥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昶，驕淫侈肆，縱嬖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火，固不容旦夕緩也。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盈，殆倍於孟昶。而縣隔嶺嶠，江南未平，姑俟諸其後，則勢之弗容迫圖者耳。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詘者也。此宋之用兵，賢於王朴之策也。若夫河東之與幽燕，則朴之策善矣。劉知遠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中土無君而爲之主，以拒悍夷，於華夏不爲無功。劉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祀，則天理之絕已盡。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雖在宋世，猶有可憫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闌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際者，莫此爲甚。驅之以復吾禹甸，乃可以爲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必矣。即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廬帳爲便安，視幽燕爲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羶俗，如吳巒、王權之不忍陷身汙蔿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爲膏腴，據爲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爲誰氏之餘民，晝地以爲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人飛狐、天井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謀，理勢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偉論，遂絀曹翰之成謀，以力敝於河東，置幽燕於膜外，則趙普之邪說蠱之也。普，薊人也，有鄉人爲之居間，以受契丹之餌，而偷爲其姻亞鄉鄰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姦謀進而貽禍無窮。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試樊愛能之歐刀也。

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楊、墨之賊道也，興於春秋之世，至孟子而僅及百年，且爲之徒者，惟彊力慧辨之士，能習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無有信從之者。韓愈氏曰：「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抑亦易爲廓如矣。浮屠之入中國，至唐、宋之際，幾千年矣。信從之者，自天子達於比户，貧寡之民，老稚婦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顧爲之怨憤，不旋踵而復張，無惑乎愚者之言曰：是聖教之不可蔑者也。周主榮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尚二千有奇，僧尼猶六萬，說者或病其不力爲剷除，乃不知周主之漸而殺其滔天之勢也，爲得其理。使有繼起者踵而行之數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嚴刑酷令，憑一朝之怒所可勝者也。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聞有性命之說，心儀其必有可以測知而不知所從，浮屠以浮動乍靜之罔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據。而名利之勞役已疲，從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勞極而蔭於林，因謂爲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於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

其次則畏死患貧、負疚逃刑之頑夫，或顛其即得，或望之身後，自無道以致福，無力以求安，而徼幸於不然之域，遂竭心力資財以販貿之。又其下，則目炫於塔廟形像之煇煌，耳淫於鐘磬鼓鈸之鞳韺，心侈於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貿貿然而樂爲其徒者，盡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謂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罷民，逃伍之潰卒，叛逸之臧獲，營生不給，求偶不得，無藉之惰氓，利其徒衆之繁有，可以抗句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勢殺，其額有限，其爲之師者，遼戾寒涼而不振，則翕然夸燿之情移，蕭散以幾於衰滅。然後寬徭省罰以安小人，明道正誼以教君子，百年之內，可使萍散而冰消也。急誅之而激以興，緩圖之而燄以熸，此制勝之善術，禹之所以抑洪水者，惟其漸而已矣。拓拔、宇文固不足以及此，唐武之後，繼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勢然也。周主行裁損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倫既斁，懷疚不寧，冀獲庇覆於心，忘罪滅之邪說，是以法立未久，旋復弛張。嗚呼！道喪不復，抑生人之不幸與！而導以猖狂者，李遵勗、楊億之爲世教蠹賊，亦不可勝誅也。趙抃、張九成者，清節之士也，而以身導其狂流，於是而終不可遏，豈周主除邪不盡之過乎？

周主南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而後止。江北既獻，無難席捲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饋鹽還俘，置之踰年而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則實足以一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朴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以疲矣。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引用書目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注
大唐創業起居注	温大雅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李季平、李錫厚點校
隋書	魏徵、令狐德棻	唐	中華書局點校本	
北史	李延壽	唐	中華書局點校本	
順宗實録	韓愈	唐	叢書集成本	
奉天録	趙元一	唐	叢書集成本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圓仁(日本入唐僧)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海山仙館叢書本
李文饒文集	李德裕	唐	四部叢刊本	指海本
會昌一品集	李德裕	唐	四庫本	顧承甫、何泉達點校
樊川文集	杜牧	唐	四部叢刊本	
舊唐書	劉昫等	五代	中華書局點校本	
錦里耆舊傳	句延慶	宋	四庫本	
舊五代史	薛居正等	宋	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會要	王溥	宋	中華書局重印本	
周世宗實録	佚名		煙畫東堂小品本	
吴越備史	錢儼	宋	四庫本	
小畜集	王禹偁	宋	四部叢刊本	
册府元龜	王欽若等	宋	中華書局影印本	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明本	

唐史論斷	孫甫	宋	叢書集成本	
景文集	宋祁	宋	四庫本	
五代春秋	尹洙	宋	叢書集成本	
新唐書	歐陽修、宋祁	宋	中華書局點校本	
新五代史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點校本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修	宋	四部叢刊本	
樂全集	張方平	宋	四庫本	
元豐類藁	曾鞏	宋	四部叢刊本	
資治通鑑	司馬光	宋	中華書局點校本	
稽古録	司馬光	宋	友誼出版公司點校本	
温國文正司馬公集	司馬光	宋	四部叢刊本	
淨德集	呂陶	宋	叢書集成本	
蜀檮杌	張唐英	宋	四庫本	
舍人集	孔文仲	宋	豫章叢書本	
東坡全集	蘇軾	宋	四庫本	
欒城集	蘇轍	宋	四部叢刊本	
欒城應詔集	蘇轍	宋	四部叢刊本	
唐鑑	范祖禹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張耒集	張耒	宋	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點校本	
雲溪居士集	華鎮	宋	四庫本	
竹友集	謝邁	宋	四庫本	
何博士備論	何去非	宋	四庫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宋	四庫本	
粵雅堂叢書本				
讀畫齋叢書本				
王亦令點校				
聚珍本				
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				
李逸安、孫道海、傅信點校				

梁谿集	李綱	宋	四庫本	
香溪集	范浚	宋	四庫本	
南唐書	馬令	宋	叢書集成本	
唯室集	陳長方	宋	四庫本	
玉海	王應麟	宋	四庫本	
六朝通鑑博議	李燾	宋	四庫本	
南唐書	陸游	宋	叢書集成本	
樂軒集	陳藻	宋	四庫本	
隋史斷	南宮靖一	宋	學海類編本	
平巢事蹟考	佚名	宋	叢書集成本	
歷代名賢確論	陸烜 訂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類書叢刊》本	
宋文選	佚名	宋	四庫本	
宋史	佚名	宋	四庫本	
遼史	脫脫	元	中華書局點校本	
大事記續編	脫脫	元	中華書局點校本	
遜志齋集	王禕	明	四庫本	
新舊唐書雜論	方孝孺	明	四庫叢刊本	
讀通鑑論	李東陽	明	叢書集成本	
十國春秋	吳任臣	清	世界書局印行本	
隋將相大臣年表	王夫之	清	中華書局點校本	
五代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五代諸國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墨海金壺本		
祕册彙函本		
奇晉齋叢書本		
學海類編本		
徐敏霞、周瑩點校		

吳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南唐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蜀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後蜀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南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北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清　二十五史補編
星閣史論　趙青黎　清　叢書集成本
九畹史論　翟藹　清　叢書集成本
史見　陳遇夫　清　叢書集成本
五代紀年表　周嘉猷　清　二十五史補編
全唐文　董誥等　清　嘉慶本
隋唐之際月表　黃大華　中華書局影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　二　十五史補編
涇川叢書本　涇川叢書本
嶺南遺書本